目录

[銀河帝國06：基地邊緣（Foundation'sEdge） 6](#_Toc76128836)

[楔 子 6](#_Toc76128837)

[第一章議員 6](#_Toc76128838)

[01 6](#_Toc76128839)

[02 8](#_Toc76128840)

[03 9](#_Toc76128841)

[04 12](#_Toc76128842)

[第二章市長 13](#_Toc76128843)

[01 13](#_Toc76128844)

[02 14](#_Toc76128845)

[03 15](#_Toc76128846)

[04 17](#_Toc76128847)

[第三章歷史學家 18](#_Toc76128848)

[01 18](#_Toc76128849)

[02 20](#_Toc76128850)

[03 21](#_Toc76128851)

[04 23](#_Toc76128852)

[05 24](#_Toc76128853)

[第四章太空 25](#_Toc76128854)

[01 25](#_Toc76128855)

[02 25](#_Toc76128856)

[第五章發言者 30](#_Toc76128857)

[01 30](#_Toc76128858)

[02 32](#_Toc76128859)

[03 34](#_Toc76128860)

[04 35](#_Toc76128861)

[第六章地球 36](#_Toc76128862)

[01 36](#_Toc76128863)

[02 39](#_Toc76128864)

[第七章農夫 42](#_Toc76128865)

[01 42](#_Toc76128866)

[02 44](#_Toc76128867)

[03 46](#_Toc76128868)

[第八章農婦 47](#_Toc76128869)

[01 47](#_Toc76128870)

[02 49](#_Toc76128871)

[03 50](#_Toc76128872)

[04 51](#_Toc76128873)

[第九章超空間 53](#_Toc76128874)

[01 53](#_Toc76128875)

[第十章圓桌會議 57](#_Toc76128876)

[01 57](#_Toc76128877)

[02 60](#_Toc76128878)

[04 62](#_Toc76128879)

[05 63](#_Toc76128880)

[06 64](#_Toc76128881)

[第十一章賽協爾 65](#_Toc76128882)

[01 65](#_Toc76128883)

[02 66](#_Toc76128884)

[03 66](#_Toc76128885)

[04 67](#_Toc76128886)

[第十二章特務 69](#_Toc76128887)

[01 69](#_Toc76128888)

[02 71](#_Toc76128889)

[04 73](#_Toc76128890)

[05 75](#_Toc76128891)

[06 76](#_Toc76128892)

[07 77](#_Toc76128893)

[第十三章大學 78](#_Toc76128894)

[01 78](#_Toc76128895)

[02 80](#_Toc76128896)

[03 81](#_Toc76128897)

[04 84](#_Toc76128898)

[第十四章前進！ 87](#_Toc76128899)

[01 87](#_Toc76128900)

[02 91](#_Toc76128901)

[03 92](#_Toc76128902)

[第十五章蓋婭之陽 94](#_Toc76128903)

[01 94](#_Toc76128904)

[02 97](#_Toc76128905)

[03 97](#_Toc76128906)

[04 98](#_Toc76128907)

[第十六章焦點 99](#_Toc76128908)

[01 99](#_Toc76128909)

[02 100](#_Toc76128910)

[03 100](#_Toc76128911)

[04 102](#_Toc76128912)

[05 104](#_Toc76128913)

[06 106](#_Toc76128914)

[第十七章蓋婭 107](#_Toc76128915)

[01 107](#_Toc76128916)

[02 108](#_Toc76128917)

[03 110](#_Toc76128918)

[04 111](#_Toc76128919)

[05 113](#_Toc76128920)

[第十八章碰撞 117](#_Toc76128921)

[01 117](#_Toc76128922)

[02 118](#_Toc76128923)

[04 120](#_Toc76128924)

[05 121](#_Toc76128925)

[第十九章抉擇 123](#_Toc76128926)

[01 123](#_Toc76128927)

[02 125](#_Toc76128928)

[03 125](#_Toc76128929)

[04 125](#_Toc76128930)

[05 126](#_Toc76128931)

[06 127](#_Toc76128932)

[07 127](#_Toc76128933)

[第二十章結局 129](#_Toc76128934)

[01 129](#_Toc76128935)

[02 130](#_Toc76128936)

[03 131](#_Toc76128937)

[作者後記 135](#_Toc76128938)

[銀河帝國07：基地與地球（FoundationandEarth） 136](#_Toc76128939)

[「基地」背後的故事 136](#_Toc76128940)

[第一篇蓋婭 137](#_Toc76128941)

[第一章尋找開始 137](#_Toc76128942)

[01 137](#_Toc76128943)

[02 138](#_Toc76128944)

[03 139](#_Toc76128945)

[04 141](#_Toc76128946)

[第二章首途康普隆 143](#_Toc76128947)

[05 143](#_Toc76128948)

[06 144](#_Toc76128949)

[07 146](#_Toc76128950)

[08 147](#_Toc76128951)

[第二篇康普隆 149](#_Toc76128952)

[第三章入境太空站 149](#_Toc76128953)

[09 149](#_Toc76128954)

[12 154](#_Toc76128955)

[第四章康普隆 156](#_Toc76128956)

[13 156](#_Toc76128957)

[14 158](#_Toc76128958)

[15 159](#_Toc76128959)

[16 160](#_Toc76128960)

[第五章太空艇爭奪戰 161](#_Toc76128961)

[17 161](#_Toc76128962)

[18 164](#_Toc76128963)

[19 165](#_Toc76128964)

[20 166](#_Toc76128965)

[第六章地球的真面目 169](#_Toc76128966)

[22 169](#_Toc76128967)

[23 170](#_Toc76128968)

[24 172](#_Toc76128969)

[25 173](#_Toc76128970)

[第七章告別康普隆 175](#_Toc76128971)

[26 175](#_Toc76128972)

[第三篇奧羅拉 183](#_Toc76128973)

[第八章禁忌世界 183](#_Toc76128974)

[31 183](#_Toc76128975)

[32 184](#_Toc76128976)

[33 186](#_Toc76128977)

[34 187](#_Toc76128978)

[第九章面對野狗羣 188](#_Toc76128979)

[35 188](#_Toc76128980)

[37 191](#_Toc76128981)

[38 193](#_Toc76128982)

[39 194](#_Toc76128983)

[第四篇索拉利 195](#_Toc76128984)

[第十章機器人 195](#_Toc76128985)

[41 195](#_Toc76128986)

[42 197](#_Toc76128987)

[43 198](#_Toc76128988)

[44 199](#_Toc76128989)

[45 200](#_Toc76128990)

[46 201](#_Toc76128991)

[第十一章地底世界 202](#_Toc76128992)

[47 202](#_Toc76128993)

[48 204](#_Toc76128994)

[49 206](#_Toc76128995)

[50 208](#_Toc76128996)

[第十二章重見天日 209](#_Toc76128997)

[51 209](#_Toc76128998)

[52 210](#_Toc76128999)

[53 211](#_Toc76129000)

[54 212](#_Toc76129001)

[55 214](#_Toc76129002)

[第五篇梅爾波美尼亞 217](#_Toc76129003)

[第十三章遠離索拉利 217](#_Toc76129004)

[56 217](#_Toc76129005)

[57 218](#_Toc76129006)

[58 220](#_Toc76129007)

[59 221](#_Toc76129008)

[第十四章死星 223](#_Toc76129009)

[60 223](#_Toc76129010)

[61 224](#_Toc76129011)

[62 226](#_Toc76129012)

[63 227](#_Toc76129013)

[65 228](#_Toc76129014)

[第十五章苔蘚 229](#_Toc76129015)

[66 229](#_Toc76129016)

[67 233](#_Toc76129017)

[第六篇阿爾法 236](#_Toc76129018)

[第十六章諸世界中心 236](#_Toc76129019)

[69 236](#_Toc76129020)

[72 240](#_Toc76129021)

[第十七章新地球 241](#_Toc76129022)

[74 241](#_Toc76129023)

[75 244](#_Toc76129024)

[77 246](#_Toc76129025)

[第十八章音樂節 248](#_Toc76129026)

[78 248](#_Toc76129027)

[79 250](#_Toc76129028)

[80 251](#_Toc76129029)

[81 252](#_Toc76129030)

[82 253](#_Toc76129031)

[83 255](#_Toc76129032)

[84 257](#_Toc76129033)

[第七篇地球 257](#_Toc76129034)

[第十九章放射性？ 257](#_Toc76129035)

[85 257](#_Toc76129036)

[86 259](#_Toc76129037)

[87 259](#_Toc76129038)

[88 260](#_Toc76129039)

[90 261](#_Toc76129040)

[91 262](#_Toc76129041)

[92 263](#_Toc76129042)

[93 264](#_Toc76129043)

[第二十章鄰近的世界 265](#_Toc76129044)

[94 265](#_Toc76129045)

[95 267](#_Toc76129046)

[96 267](#_Toc76129047)

[97 268](#_Toc76129048)

[99 269](#_Toc76129049)

[100 270](#_Toc76129050)

[第二十一章尋找結束 271](#_Toc76129051)

[101 271](#_Toc76129052)

[103 274](#_Toc76129053)

[104 275](#_Toc76129054)

[銀河帝國08：我，機器人（I,Robot） 277](#_Toc76129055)

[引 言 277](#_Toc76129056)

[第一篇小機 278](#_Toc76129057)

[第二篇轉圈圈 285](#_Toc76129058)

[第三篇理性 291](#_Toc76129059)

[第四篇抓兔子 298](#_Toc76129060)

[第五篇騙子！ 305](#_Toc76129061)

[第六篇消失無蹤 311](#_Toc76129062)

[第七篇逃避！ 321](#_Toc76129063)

[第八篇證據 329](#_Toc76129064)

[第九篇可避免的沖突 337](#_Toc76129065)

[銀河帝國09：鋼穴（TheCavesofSteel） 346](#_Toc76129066)

[機器人小說背後的故事 346](#_Toc76129067)

[第一章局長 348](#_Toc76129068)

[第二章捷運 352](#_Toc76129069)

[第三章鞋店 356](#_Toc76129070)

[第四章家人 358](#_Toc76129071)

[第五章分析 363](#_Toc76129072)

[第六章低語 367](#_Toc76129073)

[第七章太空城 369](#_Toc76129074)

[第八章機器人？ 373](#_Toc76129075)

[第九章太空族 377](#_Toc76129076)

[第十章午後 381](#_Toc76129077)

[第十一章脫逃 385](#_Toc76129078)

[第十二章專家 389](#_Toc76129079)

[第十三章儀器 394](#_Toc76129080)

[第十四章名字 399](#_Toc76129081)

[第十五章逮捕 403](#_Toc76129082)

[第十六章動機 407](#_Toc76129083)

[第十七章終止 411](#_Toc76129084)

[第十八章結案 414](#_Toc76129085)

[銀河帝國10：裸陽（TheNakedSun） 420](#_Toc76129086)

[第一章問題 420](#_Toc76129087)

[第二章老友 424](#_Toc76129088)

[第三章死者 428](#_Toc76129089)

[第四章女子 432](#_Toc76129090)

[第五章案情 435](#_Toc76129091)

[第六章推論 438](#_Toc76129092)

[第七章醫生 443](#_Toc76129093)

[第八章太空族 447](#_Toc76129094)

[第九章人形機器人 451](#_Toc76129095)

[第十章文明 454](#_Toc76129096)

[第十一章育場 457](#_Toc76129097)

[第十二章箭靶 461](#_Toc76129098)

[第十三章機器人學家 466](#_Toc76129099)

[第十四章動機 469](#_Toc76129100)

[第十五章光雕 473](#_Toc76129101)

[第十六章解釋 478](#_Toc76129102)

[第十七章會議 481](#_Toc76129103)

[第十八章答案 485](#_Toc76129104)

# 銀河帝國06：基地邊緣（Foundation'sEdge）

## 楔 子

第一銀河帝國正在衰亡之中。這個衰敗與崩潰的過程已經進行了數個世紀，卻僅有一人全盤了解這個事實。

他就是哈里・謝頓，第一帝國最後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心理史學在他手中發展至登峯造極之境，從此，人類行為得以簡化為數學方程式。

個體的行為雖然無從預測，但是謝頓發現，人類羣體的反應卻能以統計方式處理。羣體的數目愈大，預測就能愈為精確。而謝頓所研究的羣體，則是銀河中數千萬住人世界的人口總和。

謝頓根據自己的方程式，預測到第一帝國終將滅亡，而人類要經歷三萬年悲慘痛苦的歲月，第二帝國才會自廢墟中崛起。但是，若能修正某些現有的歷史條件，三萬年的「大斷層」或可減至僅僅一個仟年。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謝頓建立了兩個科學根據地，命名為第一基地與第二基地，並故意將兩者設在「銀河中兩個遙相對峙的端點」。其中，專注於物理科學的第一基地，一切發展過程完全公開，而由心理史學家與精神科學家組成的第二基地，則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線索。

大斷層最初四個世紀的重要歷史，在「基地三部曲」中已有詳細記述。第一基地（一般都簡稱基地，因為第二基地始終鮮為人知）最初只是一個小型社羣，在銀河外緣虛無的太空中漸漸為人遺忘。週期性的危機一個接一個沖擊這個基地，各個危機都蘊涵著當時人類活動的各種變數。它的行動自由被限定在特定軌跡上，只要沿著這條軌跡不斷前進，必有柳暗花明的發展。這一切，都是早已作古的哈里・謝頓當年所規劃的。

第一基地憑借優越的科技，首先征服了周圍數個落後的行星，隨即面臨脫離了垂死的帝國而自立稱王的大小軍閥，並一一擊敗他們。接著，它又和帝國的殘軀正面沖突，結果戰勝了帝國最後一名強勢皇帝，以及最後一位真正的大將。

謝頓計劃看來進行得相當順利，似乎不會再有任何艱難險阻；第二帝國必定能夠準時興起，過渡期的動蕩亦能減至最低程度。

然而心理史學是一門統計性科學，某個環節出差錯的機會在所難免。而接下來的變故，連哈里・謝頓都未曾預見。一個自稱為騾的人無端崛起，他擁有銀河中獨一無二的精神力量，能夠隨意調整人類的情感，重塑他人的心靈。即使最強硬的死敵，也會被他改造成最忠誠的奴僕。任何軍隊都不能——也不會——與他為敵。第一基地終於難逃一劫，謝頓計劃眼看就要成為歷史的灰燼。

此時，只剩下神祕的第二基地是唯一的希望。由於騾的出現太過突然，第二基地措手不及，只好著手策劃長期的反攻計劃。第二基地最大的防禦力，就在於下落不為人知。為了完成征服銀河的壯舉，騾勢必要將它尋獲。流亡在外的第一基地誌士，也在盡力找尋它的下落，冀望它伸出援手。

結果雙方都無功而返。騾的第一波搜索行動，被一個平凡的女子貝泰・達瑞爾所阻止。這正好為第二基地爭取到充分的時間，籌劃出一個天衣無縫的行動，終於徹底遏止騾的野心。他們的下一個任務，則是要將謝頓計劃慢慢導回正軌。

但是，第二基地可說因此曝了光。第一基地獲悉了第二基地的存在，卻不希望自己的未來被那羣精神學家監管。第一基地的有形武力強大絕倫，而第二基地除了要化解武力的威脅，還要盡快完成一項雙重的任務：令第一基地放棄尋找，並讓自己再度隱身幕後。

在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第一發言者」普芮姆・帕佛領導之下，第二基地順利完成這些使命。他讓第一基地自以為大獲全勝，自以為消滅了第二基地。從此之後，第一基地致力發展橫掃銀河的勢力，完全不知道第二基地依舊存在。

如今，第一基地已經屹立四百九十八年，勢力處於巔峯狀態。可是，有一個人卻不接受這個事實……

## 第一章議員

### 01

「我當然不相信。」葛蘭・崔維茲說，他正站在謝頓大廳前面寬大的臺階上，眺望著閃耀在陽光下的城市。

端點星是個宜人的行星，「海陸比例」相當高。自從引進氣候控制機制之後，整體環境變得更為舒適，但也因此單調不少，崔維茲常這麼想。

「我一點也不相信。」他又說了一遍，同時微微一笑，潔白整齊的牙齒綻露在年輕的臉龐上。

崔維茲的死黨曼恩・李・康普議員（他不顧端點星的傳統，堅持要保留中間那個名字）在一旁不安地搖了搖頭。「你到底不相信什麼？不相信我們拯救了這座城市？」

「喔，這點我是相信的。我們不是做到了嗎？謝頓說過我們做得到，並且說我們這樣做是對的，他早在五百年前就預知了這一切。」

康普壓低聲音，用近乎耳語的方式說：「聽好，你跟我講這些事，我是不會介意的，因為我認為你只是隨便講講。可是假如你在大庭廣眾高聲吶喊，那麼每個人都會聽到。這樣的話，坦白講，一旦你遭到天打雷劈，我可不要站在你身邊。我對雷擊的準確性不大有信心。」

崔維茲依然笑意不減，他道：「我說這座城市獲救了，說我們未曾動武就做到了，這樣說說就有什麼大害嗎？」

「敵人根本不存在。」康普說，他有一頭乳黃色的頭發，一對天藍色的眼睛。雖然這兩種色彩皆已不再流行，他始終按捺住染發與改變瞳色的沖動。

「難道你從來沒聽說過內戰嗎？康普？」崔維茲問道。他身材高大，黑發微微鬈曲，此外他總是系著一條寬厚的軟纖腰帶，並且習慣在走路的時候，將拇指勾在腰帶上。

「一場由於是否遷都而引爆的內戰？」

「這種問題足以引發一次謝頓危機。它毀掉了漢尼斯的政治前途，幫助你我在上次大選後雙雙進入議會，而這項爭議至今……」他一隻手緩緩扭來扭去，好像天平逐漸回到平衡點。

他在臺階上停下腳步，任由許多人從他身旁穿過。那些人包括政府官員、媒體記者，以及千方百計弄到一張邀請函，前來目睹謝頓重現（更正確地說是影像重現）的社會名流。

這些人沿著臺階往下走，一路上談笑風生。一切的發展都正確無比，令他們頗感自豪，而謝頓的背書更令他們如沐春風。

崔維茲站在原地，任由擁擠的人潮從身邊卷過。康普又下了兩級臺階，便也停下來，兩人好像被一條隱形繩索繫住一樣。康普說：「你不來嗎？」

「沒什麼好急的。布拉諾市長一定會以慣有的堅定口氣，一字一頓地對當前局勢發表評論。在她結束演說之前，議會是不會進行議程的，我可不急著去忍受另一場長篇大論。看看這座城市！」

「我看到了，每天都看到了。」

「沒錯，可是五百年前，它建立之初的面貌，你曾經見過嗎？」

「是四百九十八年前。」康普自然而然更正他，「兩年後，我們纔要舉行五百週年慶。那時布拉諾市長想必仍然在位，但願如此，除非發生什麼幾率極小的意外。」

「但願如此。」崔維茲冷冷地說，「可是五百年前，它剛剛建好時，你知道是什麼樣子嗎？一個孤獨的小城！裏面住著些準備編纂一套百科全書的人，結果那項工作一直沒有完成！」

「亂講，早就完成了。」

「你是指現在這套《銀河百科全書》嗎？現在的這一套，並不是他們當初所編的。我們現在的版本，內容全部存在電腦中，每天自動進行修訂。你見過那套沒有完成的原始版本嗎？」

「你是指放在『哈定博物館』的那套？」

「它叫做『塞佛・哈定原始資料博物館』。既然你對時間那麼斤斤計較，地點也請使用全名吧。你到底見過沒有？」

「沒有。我該看看嗎？」

「不，根本不值得看。反正，當時這座城鎮的核心人物，就是那羣百科全書編者。當年，端點市只是一個小城鎮，建在這個幾乎沒有金屬的世界上，而這個世界圍繞著一顆孤獨的恆星，遠離銀河系其他部分，處於銀河最外緣的星空。如今，五百年後，我們成了一個邊陲重鎮。整個行星好像一座大公園，要什麼金屬有什麼金屬。這裏已經是萬事萬物的中心！」

「並不盡然。」康普說，「我們仍然圍繞著一顆孤獨的恆星，仍然遠離銀河系其他部分，仍然處於銀河的最外緣。」

「啊，不對，你這種說法有欠考慮。最近這個小小的謝頓危機，關鍵也正在這裏。我們並非僅僅端點星這一個世界，我們還是基地，觸角遍佈銀河各處，從最邊緣的位置控制著整個銀河。我們能夠如此，正是因為我們並非孤立於銀河系，只有地理位置例外，這點卻不算什麼。」

「好吧，我姑且接受你的說法。」康普顯然對這個話題不感興趣，徑自跨下一級臺階。兩人之間那條隱形繩索因此被拉長了一點。

崔維茲伸出一隻手，彷彿想將他的同伴拉回來。「你難道看不出其中的意義嗎，康普？變化如此巨大，我們卻不願接受。在我們心中，只想要一個小小的基地，就如同古時候——一去不復返的英雄與聖徒時代——那樣的一個單一小世界。」

「得了吧！」

「我是說真的，你看看這個謝頓大廳。在塞佛・哈定的時代，最初幾個危機出現時，這個地方只是時光穹窿，只是一個小小的集會廳，專門為了謝頓的全息影像顯像而設，如此而已。現在，它被改建成宏偉的紀念堂，可是這裏有沒有力場坡道？有沒有滑道？有沒有重力升降梯？沒有，仍舊只有這些臺階。我們和當年的哈定一樣，必須一階一階爬上爬下。每當遇到困難或不可預料的狀況，我們就會懷著敬畏的心情，死守著過去的傳統。」

他激動地用力一揮手臂。「你四下看看，看得出任何建材是金屬的嗎？一樣也沒有。這根本是故意的，因為在塞佛・哈定時代，本地完全不產任何金屬，而進口金屬也少得可憐。在建造這座龐然大物的時候，我們甚至刻意使用陳舊的、褪成粉紅色的高分子材料。這樣一來，其他世界的觀光客經過此地，就會忍不住駐足贊嘆：『銀河啊！多麼可愛的古舊建材！』我告訴你，康普，這是詐欺。」

「所以說，你不相信的就是這個嗎？謝頓大廳？」

「還有它裏面的一切。」崔維茲咬牙切齒地低語，「我可不信躲在這個宇宙邊緣有什麼意義，先人這樣做，並不代表我們就該效法。我堅信我們應該勇往直前，走進萬事萬物之中。」

「可是謝頓證明你錯了，謝頓計劃正在逐步實現。」

「我知道，我知道。端點星上的每一個兒童，從小就被灌輸了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謝頓曾經擬定一個計劃，他早在五百年前就預見一切，他建立了這個基地，並預先設定好許多危機。每當危機發生，他的全息影像便會出現，向我們透露最少的訊息，剛好能幫助我們撐到下一個危機。借著這個方式，謝頓將領導我們度過一千年的歲月，直到我們安全地建立一個更偉大的第二銀河帝國，用以取代早在五世紀前就四分五裂、兩世紀前完全煙消云散的舊帝國。」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葛蘭？」

「因為我要告訴你，這是假的，通通是假的。即使當初是真的，現在也成了假的！我們不是自己的主人，因為並非我們主動追隨這個計劃。」

康普仔細打量著對方。「過去你也曾經跟我講過這些，葛蘭，我總是以為你在胡說八道，故意要戲弄我。銀河在上，現在我才確定你是認真的。」

「我當然認真！」

「不可能的。如果這不是捉弄我的高明惡作劇，就是你這個人已經瘋了。」

「都不是，都不是。」崔維茲改以平靜的口氣說，他兩手的拇指又勾住寬腰帶，似乎不再需要靠手勢來強調他的義憤，「我承認，過去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但那時我僅僅憑借直覺。然而，今天早上這場鬧劇，使我一下子頓悟了一切，因此，我準備讓整個議會也大徹大悟。」

康普說：「你真的瘋了！」

「跟我來，馬上有好戲可看。」

兩人雙雙走下臺階，此時臺階上也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當崔維茲稍微超前一點時，康普的嘴巴動了幾下，沖著他的背後，無聲地罵了一句：「笨蛋！」

### 02

赫拉・布拉諾市長站上發言臺，宣佈會議正式開始。她的目光盯著所有的議員，眼神沒有透露任何情緒。但是在場的人都明白，每位議員出席與否，她心裏已經全部有數。

她的一頭灰發仔細梳成一個特殊的發型，既沒有女性的味道，也並未模仿男士的風格，總之就是她獨一無二的發型。她的嚴肅面容向來不以美艷著稱，卻總是散發著吸引人的其他特質。

她是這顆行星上最能幹的管理者。雖然，相較於基地頭兩個世紀的大功臣塞佛・哈定以及侯伯・馬洛，她絕對略遜一籌，但從未有人敢作這個比較。話說回來，也不會有人將她和騾出現前的基地世襲市長——一代不如一代的茵德布爾家族聯想到一塊。

她的演講並不怎麼鼓動人心，也不擅長誇張的手勢，但是她具有做出穩當決定的能力，而且只要堅信自己是對的，她就會堅持到底。雖然看不出什麼領袖魅力，她總是有本事說服選民，使大家相信她的穩當決定正確無誤。

根據謝頓的學說，歷史的變遷極難脫出常軌。（不過，總有不可測的意外發生，例如騾所造成的災變，但大多數謝頓信徒都忘了這一點。）因此，不論發生任何情況，基地都應該一直定都於端點星。然而，請注意「應該」這兩個字。謝頓五百年前所錄制的擬像，剛才重現之際，曾經以平靜的口吻告訴大家，他們繼續留在端點星的幾率為87.2%。

無論如何，即使對謝頓信徒而言，這也表示存在12.8%的幾率，對應於首都已經遷到接近基地聯邦中心的位置。剛才，謝頓也略述了該項行動將帶來的悲慘後果。而這個約有八分之一幾率的事件沒有發生，無疑是布拉諾市長的功勞。

她當然不會允許這個企圖得逞。過去，即使在聲望下跌時，她也始終堅決認為，端點星是基地的傳統根據地，必須永遠維持這個事實。因此，她的政敵曾在政治諷刺漫畫中，把她堅毅的下巴畫成一大塊花崗石（老實講，還真有幾分神似）。

如今，謝頓也表示支持她的觀點，讓她至少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絕對的政治優勢。根據報道，她在一年前曾經表示，假如即將出現的謝頓影像果真支持她的看法，她就會自認為已經功德圓滿。這樣的話，她便要辭去市長，轉任資政的職位，以免日後再捲入前途難料的政爭。

沒有人真正相信她這番話。她在政爭中一向表現得如魚得水，歷代市長大多望塵莫及。如今謝頓影像出現過了，果然看不出她有退休的意思。

她說話的聲音極為清晰，帶著濃重的基地口音而毫不臉紅。她曾經擔任基地駐曼綴斯的大使，卻沒有學到目前最流行的舊帝國腔調——在帝政時代，內圍星省一律使用這種腔調，以凝聚對帝國的向心力。

她說：「這次的謝頓危機已經過去，基於一項睿智的傳統，對於當初支持錯誤觀點的人士，我們不會作出言語上或行動上的任何報復。許多正直人士曾經相信，他們有很好的理由，要求謝頓不欲見到的結果。任何人都不該再羞辱他們，否則這些人若要扳回自尊，唯有否定謝頓計劃一途。另一方面，曾經支持錯誤觀點的人士，應該欣然接受失敗的事實，不要再逞口舌之勇，這是政治人物的基本修養與風範。這件事已成為過去，雙方都應該將它拋在腦後。」

她停了一下，以穩重的目光環視議場中每一張臉孔，這才繼續說：「各位議員，預定的歷程已經過了一半；距離新帝國的誕生，如今只剩五百年。過去的歷史充滿艱難險阻，但我們已經走過一段漫漫長路。其實，我們幾乎已經是一個銀河帝國，而且再也沒有強大的外敵存在。

「假使沒有謝頓計劃，新舊帝國之間的大斷層，將長達三萬年之久。歷經三萬年的分崩離析，人類可能再也無力重建一個新的帝國。銀河中，或許只會剩下許多互相隔離的垂死世界。

「我們能有今日的成就，全拜哈里・謝頓之賜。今後的歲月，我們仍將仰賴他當年的明智洞見。從現在起，各位議員，真正的危險在於我們自己。因此從今以後，千萬不要再對這個計劃提出公開質疑。讓我們心平氣和並堅決地達成一項共識：今後對偉大的謝頓計劃，不會再有任何公開的質疑、批評或誣蔑。我們必須徹底支持這個計劃。它已經自我驗證了五百年，它是人類安全的唯一憑借，不容受到任何阻撓。大家同意嗎？」

會場中響起交頭接耳聲。市長並沒有抬起頭來，就知道結果必定是一致同意。她對每位議員都一清二楚，知道他們會作出什麼反應。她剛剛贏得全面勝利，現在絕不會有人反對她。明年或許又會有麻煩，現在卻不可能。明年的問題，留到明年再解決吧。

凡事難免有例外……

「思想控制嗎，布拉諾市長？」葛蘭・崔維茲一面大步沿著通道走下來，一面使勁大聲問道，彷彿要代表所有噤聲的議員發言。由於他是新科議員，座位在議場最後一排，但他根本不打算坐在那裏。

布拉諾仍然沒有抬起頭，只是說：「你的看法呢，崔維茲議員？」

「政府無權干涉言論自由，任何人都有權討論當今的政事。尤其是在座的每位議員先生女士，選民託付我們的就是這件差事。而任何的政治議題，一律脫離不了謝頓計劃的範疇。」

布拉諾雙手一合，抬起頭來，臉上依舊毫無表情。她說：「崔維茲議員，你無端挑起這場爭辯，根本不符程序。然而，我還是請你表明自己的意見，然後我會當場答復你。

「在謝頓計劃的範疇中，並沒有限制任何言論自由，只是計劃本身對我們造成了某些限制。在謝頓影像出現之前，大家都能對當前的問題，提出不同的解釋。但在謝頓公佈他的決定之後，即使在議會中，也不得再有任何質疑。而在謝頓現身前，也不可以有人說什麼：『假使哈里・謝頓這樣那樣說，他就大錯特錯了。』」

「可是，假如某人的確有這種感覺呢，市長女士？」

「假如他只是普通人，只是在私下討論這個問題，他仍舊可以提出來。」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所提出的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是專門規範政府官員用的？」

「正是如此。這並非基地法律的一項新原則，以往的市長，無論屬於任何黨派，都一直沿襲這項原則。個人私下的觀點無足輕重，具有官方身份的人所表達的意見，就會受到重視，因而構成危險。目前，我們還不能對這種行為坐視不顧。」

「市長女士，能否允許我指出，你提到的這項原則，用於議會的例子極少，而且都是針對某些特殊議題。像謝頓計劃這種沒有定論的大題目，向來不受它的規範。」

「謝頓計劃尤其需要保護，如果對它質疑，很可能引發不可收拾的後果。」

「請問你是否相信，布拉諾市長——」崔維茲轉過身來，面對著臺下一排排的議員。所有的議員似乎不約而同屏住了氣息，好像在靜待這場對決的結果。「請問你們是否相信，各位議員同仁，其實，我們有理由懷疑謝頓計劃根本不存在？」

「今天，大家還親眼目睹它在運作。」布拉諾市長說。隨著崔維茲的口氣愈來愈慷慨激昂，她的聲音反倒愈來愈平靜。

「正是因為我們今天還看到它在運作，各位議員先生女士，所以我們看得出來，我們一直被動相信的謝頓計劃，根本不可能存在。」

「崔維茲議員，你違反了議事程序，我不準你再繼續大發謬論。」

「市長，身為議員，我有這樣的特權。」

「議員先生，你的特權已經被褫奪了。」

「你不能褫奪這項特權。你剛才提出的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本身並不具備法律效力。這項提案尚未經過議會表決，市長，何況即使表決通過，我仍有權質疑它的合法性。」

「褫奪你的特權，議員先生，和我保護謝頓計劃的提議無關。」

「那麼，又是憑什麼呢？」

「有人指控你意圖叛變，議員先生。為了表示對議會的尊重，我不希望在議會廳中逮捕你。不過，安全局的人正等在門口，一旦你離開議場，他們會立刻將你扣押。我現在請你乖乖退席，你如果輕舉妄動，當然就會被視為現行犯，安全局的人就會進入議會廳。我相信，你並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崔維茲皺起眉頭，大廳中則是一片死寂。難道大家早就知道會發生這種事，只有他和康普兩人例外？他轉頭望向出口，什麼也沒看到，但他確信布拉諾市長並非虛張聲勢。

他火冒三丈，結結巴巴地說：「我代……代表一羣重要的選民，布拉諾市長……」

「毫無疑問，他們一定會對你感到失望。」

「你有什麼證據，對我提出如此荒謬的指控？」

「我在適當時機自然會提出來，但我能向你保證，我們已經掌握充分的證據。你是個極為魯莽的年輕人，但你應該了解一件事實，即使你的朋友，也不會願意加入你的叛變行動。」

崔維茲猛地轉身面對康普，只見那對藍眼睛直勾勾瞪著自己。

布拉諾市長又以平靜的口氣說：「我請在場所有人士作證，在我剛才進行陳述時，崔維茲議員轉身向康普議員望去。你現在願意退席了嗎，議員先生？還是說，你要強迫我們在議場拘捕你，令你尊嚴盡失？」

葛蘭・崔維茲立即轉身，沿著臺階一步步走到出口。他剛跨出議會廳，就有兩名身穿制服、全副武裝的安全人員，一左一右將他夾在中間。

赫拉・布拉諾冷冷地望著他的背影，嘴脣微微嚅動：「笨蛋！」

### 03

自從布拉諾市長掌權之後，裏奧諾・柯代爾就一直擔任安全局局長這個職務。這並不是一件會累壞人的工作，他時常喜歡這樣講，可是他說的究竟是不是實話，當然誰也無法確定。他看起來不像是個會說謊的人，但是這點不一定有任何意義。

他看上去相當和藹可親，這對他的工作有莫大的助益。他的身高在一般標準以下，體重卻在一般標準之上，留著兩撇濃密的鬍子（極少有端點星公民這樣做），但現在大多已經由灰轉白；他的眼睛是淺棕色，黃褐色的制服胸口處繡著一個原色的識別標志。

他說：「坐下來，崔維茲，讓我們盡量維持友善的態度。」

「友善的態度？跟一名叛徒？」崔維茲將兩根拇指勾在寬腰帶上，站在原地一動不動。

「你只是『被控』為叛徒。我們還沒有進步到起訴就等於定罪的地步，即使指控來自市長本人也不例外；我相信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做過。而我的工作，就是要盡我所能還你清白。我非常希望在尚未造成任何傷害之前——或許你的尊嚴是唯一例外——就能讓這件事圓滿收場，以免不得不舉行一場公開審判。我希望你也同意這一點。」

崔維茲並未軟化，他說：「我們不必彼此賣乖了。你的工作就是將我『視為』叛徒，用這個前提來審訊我。但我並不是叛徒，我也認為沒有必要在你面前為自己辯護。你又何必一直想要證明在為我著想呢？」

「原則上，我絕無此意。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如今權力掌握在我這邊，而你卻一無所有。因此，發問權在我而不在你。萬一有一天，有人懷疑我不忠或意圖叛變，我相信自己馬上會被人取代，然後便會有人來審訊我。那個時候，我衷心希望那個審訊我的人，至少能夠像我對你這般客氣。」

「你又打算如何對待我呢？」

「我想我可以做到如同朋友和平輩那樣，但希望你也這樣對我。」

「我該請你喝杯酒嗎？」崔維茲用挖苦的口吻說。

「等會兒吧，現在，請你先坐下。我是以朋友的態度這樣說的。」

崔維茲遲疑片刻，便坐了下來，任何敵對的態度似乎都突然變得毫無意義。「現在要怎樣？」他問。

「現在，我可否請你誠懇地、仔細地回答我一些問題，完全不作任何規避？」

「假如我不肯呢？我會受到什麼樣的威脅？心靈探測器嗎？」

「我相信不至於。」

「我也相信不至於，因為我是一名議員。假使你們那麼做，結果只會證明我的清白。等到我無罪開釋之後，我就會結束你的政治生命，也許連市長也一併趕下臺。這樣想來，或許讓你用心靈探測器整我一下相當值得。」

柯代爾皺著眉，輕輕搖了搖頭。「使不得，使不得。那很可能使你的腦部受到嚴重損傷，有時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療養。你犯不著冒這個險，絕對不值得！你也知道，有些時候，假如強行使用心靈探測器……」

「柯代爾，你在威脅我？」

「崔維茲，我只是就事論事——議員先生，請你不要誤解。如果必須使用心靈探測器，我絕不會猶豫。即使你是無辜的，你也無權追索任何補償。」

「你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柯代爾打開辦公桌上的一個開關，然後說：「我的問話和你的回答，都會以錄音和錄影的方式保存下來。我不希望你說什麼題外話，更不希望你閉口不答。現在千萬別這麼做，我相信你懂得我的意思。」

「我當然懂，你只會錄下你想要的部分。」崔維茲用輕蔑的口氣說。

「沒錯，不過，請你別誤會。我不會扭曲你的任何一句話，我只會加以取捨，如此而已。你知道哪些話對我沒用，相信你不會浪費彼此的時間。」

「等著瞧吧。」

「崔維茲議員，我們有理由認為，」他的語氣突然變得頗為正式，表示他已經開始錄音和錄影，「你曾經在某些場合公開聲明，你不相信謝頓計劃的存在。」

崔維茲緩緩答道：「假如我在不少場合，曾經公開大聲疾呼，你還需要我再說些什麼呢？」

「議員先生，請不要把時間浪費在詭辯上。你該知道，我需要的只是你在絕對清醒，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之下，親口坦承這件事情。而在我們的錄音中，你的聲紋就能證明這一切。」

「我想這是因為，假如利用任何催眠效應，不論化學藥物或是其他方法，都會改變我的聲紋？」

「變化會相當明顯。」

「而你渴望證明，你並未採用非法手段審訊一名議員？這點我並不怪你。」

「議員先生，我很高興你能夠諒解，那就讓我們繼續吧。你曾經在某些場合公開聲明，你不相信謝頓計劃的存在。你承認這件事嗎？」

崔維茲說得很慢，措辭極為謹慎。「我們稱之為謝頓計劃的這個東西，一般人賦予它極重大的意義，可是我不相信。」

「這個陳述過於含糊，能否請你詳加解釋？」

「我的意思是，通常一般人都認為，哈里・謝頓在五百年前，運用心理史學這門數學，巨細無遺地算出人類未來的發展；而我們目前所遵循的既定軌跡，是從第一銀河帝國通往第二銀河帝國的最大幾率線。但我認為這種觀念過於天真，不可能是事實。」

「你的意思是說，你認為哈里・謝頓並不存在？」

「我絕無此意，歷史上當然有他這個人。」

「那麼，他從未發展出心理史學這門科學？」

「不，我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聽好，局長，我剛纔要是有機會，就能把這一點向議會解釋得清清楚楚，而我現在就要向你解釋。我要說的這番道理，其實非常明顯……」

安全局長並未做聲，卻顯然將記錄裝置關掉了。

崔維茲隨即住口，並皺起眉頭。「你為什麼要關掉？」

「你在浪費我的時間，議員先生，我並不是請你來演講的。」

「你明明要求我解釋自己的觀點，不是嗎？」

「絕對沒有，我只是要求你回答問題——用簡單、明了、直接的方式回答。針對我的問題作答，別說任何的題外話。只要你合作，我們很快就能結束。」

崔維茲說：「你的意思是，你想誘導我作一些陳述，用來強化我已認罪的官方說法。」

「我們只要求你據實陳述，我向你保證，我們絕對不會斷章取義。拜託，讓我再試一遍，我們剛才正談到哈里・謝頓。」記錄裝置再度開啟，柯代爾用平穩的語氣再問一次：「那麼，他從未發展出心理史學這門科學？」

「他當然發展出了我們稱之為心理史學的這門科學。」崔維茲已無法掩飾心中的厭煩，氣呼呼地揮動雙手。

「你對心理史學——如何定義？」

「銀河啊！心理史學通常被視為數學的一支，專門研究在特定的條件下，人類羣體受到某種刺激之後的整體反應。換句話說，理論上，它能預測社會和歷史的變遷。」

「你用了『理論上』三個字。你是否以專業的數學觀點，對這個定義抱持懷疑的態度？」

「沒有。」崔維茲說，「我並不是心理史學家。而基地政府的每一個成員，以及端點星上的每一個公民，也沒有任何人是心理史學家，甚至……」

柯代爾舉起右手，輕聲說：「議員先生，拜託！」崔維茲只好住口。

柯代爾又說：「我們都知道，哈里・謝頓根據他的分析結果，設計出了以基地當跳板，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結合最大的幾率和最短的時限，使銀河系從第一帝國躍進至第二帝國的計劃。你是否有任何理由，質疑這個事實？」

「當時我還沒出生，」崔維茲用尖刻的語氣說，「又怎麼會知道？」

「你能確定他並未這麼做嗎？」

「不能。」

「或者，你是否懷疑，過去五百年來，每當基地發生歷史性危機，都必然出現的謝頓全息影像，並不是哈里・謝頓在去世前一年間，也就是基地設立的前夕，由他本人親自錄制的？」

「我想，我不能否認這一點。」

「你想？你願不願意乾脆說，這根本是一個騙局，是過去的某個人，為了某種目的，故意設計出來的騙局？」

崔維茲嘆了一聲。「不，我並不堅持這一點。」

「那麼你是否準備堅持，哈里・謝頓的影像所傳達的訊息，是某人暗中玩出來的把戲？」

「不，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把戲是可能的，或是有什麼用處。」

「好的。你剛才親眼目睹謝頓再度顯像，難道你認為他的分析——早在五百年前就作出的分析——和今日的實際情況並不十分符合嗎？」

「正好相反，」崔維茲突然精神一振，「它和現狀非常符合。」

柯代爾似乎絲毫不受對方情緒的影響。「然而，議員先生，在謝頓影像顯現之後，你卻仍然堅持謝頓計劃並不存在？」

「我當然堅持。我之所以堅持它並不存在，正是因為預測過於完美……」

柯代爾又關上記錄裝置。「議員先生，」他一面搖頭，一面說，「你害我要洗掉這段記錄。我只是問你，是否仍然堅持那個古怪的信念，你卻給我冒出一大堆理由來。讓我再重復一遍我的問題。」

於是他又問：「然而，議員先生，在謝頓影像顯現之後，你卻仍然堅持謝頓計劃並不存在？」

「你是怎麼知道的？自從謝頓影像出現之後，誰也沒有機會和我那位已成過去的朋友——康普——講上一句話。」

「姑且算是我們猜到的吧，議員先生。此外，姑且假設你已經回答過一句『我當然堅持』。如果你願意把這句話再說一遍，不再自動添油加醋，我們的工作就算結束了。」

「我當然堅持。」崔維茲以諷刺的口吻答道。

「很好，」柯代爾說，「我會幫你選一個聽來比較自然的『我當然堅持』。謝謝你，議員先生。」接著記錄裝置又被關掉了。

崔維茲說：「這樣就完了嗎？」

「我所需要的，都已經做完了。」

「你所需要的其實相當明顯，就是一組問答記錄而已。然後，你就能向端點星公佈這段記錄，甚至傳到基地聯邦每個角落，好讓大家都知道，我全心全意接受謝頓計劃這個傳說。將來，如果我自己再作任何否認，就能用它來證明我的行為瘋狂，或者完全精神錯亂。」

「或者，在那些過激的羣眾眼中，你的言行將被視為叛逆。因為他們都認為，謝頓計劃是基地安全的絕對保障。如果我們可以達成某種諒解，崔維茲議員，剛才的記錄或許並不需要公開。不過萬一真有必要，我們絕對會讓整個聯邦通通知道。」

「你是否真的那麼愚蠢，局長，」崔維茲皺著眉說，「所以對我真正想講的毫無興趣？」

「身為人類的一員，我的確非常感興趣。而且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我樂意以半信半疑的態度聽你講講。然而，身為安全局長，目前為止，我已經得到所需要的一切。」

「我希望你能夠知道，這些記錄對你本人，以及對市長，都沒有什麼用處。」

「真奇怪，我的看法和你恰恰相反。你可以走了，當然，還是會有警衛護送。」

「我會被帶到哪裏去？」

柯代爾卻只是微微一笑。「再見，議員先生。你並沒有充分合作，不過我也並未這麼指望，否則我就太不切實際了。」

說完，他伸出了右手。

崔維茲緩緩起身，根本不理會對方。他把寬腰帶上的皺褶撫平，然後說：「你只不過是在作無謂的拖延。一定有人和我抱持相同的想法，遲早會有的。如果將我囚禁或殺害，必將引起眾人的好奇，反而促使大家提早起疑。到頭來，真理和我終將是最後的贏家。」

柯代爾抽回右手，緩緩搖了搖頭。「老實說，崔維茲，」他道，「你是個笨蛋。」

### 04

在安全局總部的一個小房間裏，崔維茲一直待到午夜，才由兩名警衛將他帶了出來。他不得不承認那是一間豪華的套房，只是外面上了鎖。不管怎麼說，它真正的名字就是「牢房」。

在遭到拘禁的這四個多小時，崔維茲大部分時間都在房裏踱來踱去，痛定思痛地反省。

自己為什麼要信任康普？

為什麼不呢？他似乎顯然同意自己的觀點——不對，不是這麼回事。他好像很容易被說服——不，也不是那麼回事。他看來好像很蠢，很容易受別人左右，明顯地缺乏思想與主見，因此，崔維茲喜歡把他當成一個乖順的「共鳴板」。由於不時和康普討論，崔維茲才能不斷修正並改良自己的理論。他是個很有用的朋友，而崔維茲之所以信任他，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事到如今，再來反省是否應該先徹底了解康普，已經於事無補。當初自己應該謹遵一個簡單的原則：別相信任何人。

然而，一個人一生中，難道真能做到這一點嗎？

答案顯然是必須如此。

可是誰又想得到，布拉諾竟然如此大膽，敢在議場中公開逮捕一名議員——卻沒有任何議員挺身而出，保護他們之中的一分子？即使他們打心眼裏不同意崔維茲的見解，即使他們願意用身上的每一滴鮮血，來打賭布拉諾纔是正確的一方，可是原則上，為了維護自己崇高的權利，他們也不應該如此保持沉默。許多人稱她為「銅人布拉諾」，她果真是鐵腕作風……

除非，她本身已經受到控制……

不！如此疑神疑鬼，遲早會得妄想癥！

然而……

這些念頭在他心中轉個不停，當警衛進來時，他尚未從這些循環不斷的徒勞思緒中解脫。

「議員先生，請您跟我們走。」開口的是較年長的那名警衛，他的口氣嚴肅，不帶半分感情。由胸章看得出他是一名中尉，他右頰有個小疤，並且看起來一臉倦容，好像是嫌這份差事幹得太久，卻始終不能有什麼作為。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的太平歲月，令任何軍人都難免有這種感覺。

崔維茲一動不動。「中尉，貴姓大名？」

「議員先生，我是艾瓦德・索佩婁中尉。」

「你應該知道你的行為已經違法了，索佩婁中尉，你無權逮捕一名議員。」

中尉回答說：「議員先生，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話不能這麼說，誰也不能命令你逮捕一名議員。你必須了解，這樣做將使你面臨軍法審判。」

中尉答道：「議員先生，您並沒有遭到逮捕。」

「那麼我就不必跟你們走，對不對？」

「我們奉命護送您回家。」

「我自己認識路。」

「並且負責沿途保護您。」

「有什麼天災嗎？還是有什麼人禍？」

「可能會有暴民集結。」

「三更半夜？」

「議員先生，這就是我們等到半夜才來的原因。現在，議員先生，為了您的安全，我們必須請您跟我們走。我得提醒您，我們已經獲得授權，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這並不是威脅，只是據實相告。」

崔維茲注意到他們兩人帶著神經鞭，他只好緩緩起身，盡可能維持尊嚴。「那就帶我回家吧。或者，我會被你們帶進監獄去？」

「議員先生，我們並未奉命欺騙您。」中尉以傲然的口氣說。崔維茲這才發覺，對方是個一板一眼的職業軍人，就連說謊也得先有上級的命令——即使他真說謊，他的表情與語氣也一定會穿幫。

於是崔維茲說：「請別介意，中尉，我並非暗示自己不相信你。」

一輛地面車已經等在外面。街頭空空蕩蕩，毫無人跡，更遑論任何暴民。不過中尉剛才並未撒謊，他沒有說外面有一羣暴民，或者有一羣暴民將要集結。他說的是「可能會有暴民集結」，他只是說「可能」而已。

中尉謹慎地將崔維茲夾在他自己和車子之間，令崔維茲絕不可能掉頭逃跑。等到崔維茲上車之後，中尉也立刻鉆進車內，和他一起坐在後座。

然後車子就開動了。

崔維茲說：「一旦我回到家，想必就能還我自由了吧。比方說，只要我高興，隨時可以出門。」

「我們並未奉命干涉您的任何行動，議員先生，但是我們奉命持續保護您。」

「持續保護我？這話怎麼說？」

「我奉命知會您，回到家以後，您就不得再離開家門。您上街可能會發生危險，而我必須對您的安全負責。」

「你的意思是我將被軟禁在家裏。」

「我並非律師，議員先生，我不了解那是什麼意思。」

中尉直視著前方，手肘卻緊挨著崔維茲。崔維茲只要輕輕動一動，中尉一定會察覺。

車子停在崔維茲位於富列克斯納郊區的小房子前。目前他欠缺一位女伴——他當選議員之後，生活變得極不規律，芙勒薇拉在忍無可忍之下離去——所以屋內不該有任何人。

「現在我可以下車了嗎？」崔維茲問。

「我先下車，議員先生，然後我們護送您進去。」

「為了我的安全？」

「是的，議員先生。」

在前門的內側，已有另外兩名警衛守在那裏。屋內的夜燈閃著微光，但由於窗玻璃被調成不透明，從外頭根本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發現有人侵入自己的住宅，他一時之間怒不可遏，但轉念一想，也只好認了。今天在議會廳中，整個議會都無法保護他，自己的家當然更算不上堡壘。

崔維茲說：「你們總共有多少人在我家裏？一個軍團嗎？」

「議員先生，你錯了。」屋內傳出一個嚴厲而沉穩的聲音，「只不過比你所見到的還多一位而已，而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端點市的市長赫拉・布拉諾，此時正站在起居室門口。「難道你不覺得，該是咱們談談的時候了？」

崔維茲兩眼圓睜。「費了這麼大的周章……」

布拉諾卻用低沉而有力的聲音說：「安靜點，議員。你們四個，出去，出去！這裏沒你們的事了。」

四名警衛敬禮後轉身離去，屋內便只剩崔維茲與布拉諾兩人。

## 第二章市長

### 01

布拉諾已經等了一個小時，在這段時間中，她的思緒始終沒有停過。嚴格說來，她已經犯了侵入私宅的罪行；更有甚者，她也侵犯了一名議員的權利，這更是嚴重違憲。將近兩個世紀前，在茵德布爾三世與騾出現之後，基地訂立了數條嚴格的法令，規範市長在各方面的權限，而根據這些法令，她已經足以遭到彈劾。

然而在今天，在這短短的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論她做任何事，都是正確的。

可是今天終將過去，想到這一點，她便坐立不安。

基地歷史的頭兩個世紀，可以算是黃金時期，後人回顧那段歷史，都會承認它是「英雄時代」，但是不幸生在那個動蕩歲月的人，大概不會同意這一點。塞佛・哈定與侯伯・馬洛是當年兩位最偉大的英雄，在後人心目中，他們的地位崇高神聖，直逼至高無上的哈里・謝頓。在有關基地的所有傳說中（甚至正史也一樣），都將他們視為基地的三大支柱。

話說回來，在那個時代，基地是個單一的小世界，對四王國的控制力量極為薄弱。對於謝頓計劃這個保護傘的範圍，只有一點模糊的概念。更沒有人知道，就連銀河帝國殘軀對基地的威脅，都早已在謝頓算計之中。

等到基地這個政治與經濟實體實力愈來愈強大之後，無論統治者或英勇的鬥士，地位似乎都不那麼重要了。拉珊・迪伐斯幾乎已經為人遺忘，即使還有人記得他，想到的也只是他慘死在奴工礦坑中的悲劇，而不是他為了瓦解貝爾・裏歐思的攻勢而從事的反間計——那是個並沒有必要，卻十分成功的行動。

至於貝爾・裏歐思——基地有史以來最高貴的敵手，也早已變得默默無聞，光芒被後來居上的騾所遮掩。遍數基地過去所有的敵人，唯有騾曾經顛覆謝頓計劃，並擊敗且統治過基地。只有騾纔是唯一的「大敵」，事實上，他也是銀河歷史中最後一位「大帝」。

不過，並沒有什麼人記得，其實騾是被一個人，一位名叫貝泰・達瑞爾的女性所擊敗的，而且她的勝利全憑一己之力，甚至沒有謝頓計劃作為後盾。後來，她的兒子與孫女——杜倫・達瑞爾與艾卡蒂・達瑞爾，又聯手擊潰第二基地，使這個基地（第一基地）獲得唯我獨尊的地位，但是這段事跡也幾乎為人遺忘。

這些基地歷史中的後起之秀，不再具有任何英雄形象。隨著時間軸不斷延展，英雄人物都被壓縮成普通的凡人。而艾卡蒂為祖母撰寫的傳記，則是將她從一位女英雄，簡化成了傳奇小說的女主角。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英雄出現，就連小說中的傳奇人物也消失了。「卡爾根之戰」是基地捲入的最後一場戰禍，不過只能算小場面而已。所以說，基地已經整整度過兩個世紀的和平歲月！而在過去一百二十年間，甚至未曾損失半艘船艦。

這實在是一段很不錯的太平歲月，是一段受用的太平歲月，這點布拉諾絕不否認。雖然基地尚未建立第二銀河帝國（根據謝頓計劃，目前才完成一半的準備工作），但是分散在銀河各處的政治實體，已有三分之一被基地聯邦掌控經濟命脈；而在那些未受直接控制的領域，基地聯邦的影響力也非同小可。行遍銀河，只要報出「我是基地公民」，聽到的人鮮有不肅然起敬。而在上千萬個住人世界中，沒有任何人的地位能夠媲美「端點市長」。

「市長」這個頭銜一直沿用至今。五世紀以前，市長只是個小城市的領導者，那個城市是一個孤立世界上唯一的聚落，那個世界則處於銀河文明的最邊陲。但從來沒有人想到過更改這個頭銜，或是再加上一點點敬稱。如今，僅有幾乎遭人遺忘的「皇帝陛下」能令人產生同樣的敬畏。

只有在端點星是唯一的例外，在這個世界上，市長的權限受到謹慎的規範。對於當年的茵德布爾家族，一般人都還記憶猶新。不過人們無法忘懷的，並不是他們的專制極權，而是在他們的統治下，基地落入騾的手中。

而她，赫拉・布拉諾，就是現任的市長。自騾死後，她是銀河中最強有力的統治者（這點她自己也很清楚），亦是基地有史以來第五位女性市長。但也只有今天，她纔有辦法公然施展自己的力量。

從政多年來，對於何事正確，何者當行，她始終堅持自己的信念，跟那些頑強的反對派奮戰到底——那些傢伙都在覬覦盛名遠播的銀河內圍，渴望為基地加上帝國的光圈。今天，她終於獲得全盤的勝利。

還早哩，她曾經這麼說。還早哩！過早跳進銀河內圍，可能會由於種種原因而遭到慘敗。如今，謝頓也站出來為她說話，甚至遣詞用字也幾乎和她一模一樣。

一時之間，在基地所有成員心目中，她成了與謝頓同樣睿智的人物。然而，他們隨時會忘掉這件事，這點她也心知肚明。

而這個年輕人，偏偏在今天，就敢當眾向她挑戰。

而且，恐怕他並沒有錯！

危險就在這裏，他的看法是對的！而只要他是對的，他就有可能毀掉基地！

現在，她終於和他面對面，沒有第三者在場。

她以惋惜的口吻說：「難道你不能私下來找我？難道你非得在議會廳咆哮不可？你的想法實在愚蠢，以為這樣就能當眾羞辱我嗎？口沒遮攔的孩子，你可知自己闖了什麼禍？」

### 02

崔維茲覺得自己滿臉通紅，只好拼命控制住怒火。市長是個上了年紀的女人，就快滿六十三歲了。面對這樣一個年紀幾乎長他一倍的老太婆，他實在不想開口吵架。

何況，她早已在政治鬥爭中百煉成鋼，了解只要一開始便將對手弄得手足無措，一場戰爭等於已經贏了一半。不過想要這種戰術奏效，必須有觀眾在場，可是如今連一個旁觀者都沒有，也就不會有人令他感到羞辱。算來算去，也只有他們兩人而已。

所以他對那番話充耳不聞，盡全力維持一副漠然的表情，仔細審視著對方。這個老女人穿著一身中性服裝，這種服飾已經流行了兩代，但穿在她身上並不適合。這位市長，這位全銀河的領袖（如果銀河中還有領袖，當然非她莫屬），看來像個平庸的老太婆，甚至很容易被誤認為是個老頭。她與男性唯一的差別，在於她將鐵灰色的頭發緊扎腦後，而傳統的男性發式則完全不束不繫。

崔維茲露出一個魅力十足的笑容。這個上了年紀的對手，無論多麼努力把「孩子」這個稱呼當成羞辱，可是她面前的這個「孩子」，至少擁有年輕和英俊這兩方面的優勢，而且他完全明白這個事實。

於是他說：「完全正確，我今年才三十二歲，所以還能算個孩子。而且身為一名議員，口沒遮攔正是我職責所在。關於第一點，我實在無可奈何；至於第二點，我只能說聲抱歉。」

「你曉得自己闖了什麼禍嗎？別鬼頭鬼腦地站在那裏，坐下來。請你盡可能全神貫注，並且理智地回答我的問題。」

「我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我將看穿的真相說了出來。」

「你偏偏選在這一天向我挑戰？選在我的聲望如日中天的日子？今天，我有辦法把你趕出議會廳，再立刻將你逮捕，其他議員沒有一個敢站出來抗議。」

「議會遲早會回過神來，然後就會向你抗議。現在，他們可能已經在進行抗議了。你這樣迫害我，只會使他們更加聽信我。」

「誰也不會聽到你講什麼。只要我認為你將繼續大鳴大放，我就會繼續視你為叛徒，用最嚴厲的法律辦你。」

「那我就必須接受審判，我總有在法庭出現的機會。」

「你別指望這一點。市長擁有極大的緊急處分權，雖然通常很少動用。」

「你憑什麼宣佈進入緊急狀況？」

「我自然會想出名目來，這點智慧我還有，而且我也不怕面對政治危機。別逼我，年輕人。希望我們能在此地達成一個協議，否則你就永遠無法重獲自由。你將遭到終身監禁，這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兩人正面相對——布拉諾的灰色眼睛和崔維茲駁雜的棕色眼睛彼此瞪視。

然後崔維茲問道：「什麼樣子的協議？」

「啊，你感到好奇了，這樣就好多了。我們別再劍拔弩張，心平氣和談談吧。你的看法究竟如何？」

「你應該清楚得很。你一直和康普議員暗中勾結，對不對？」

「我想聽你親口說一遍——剛剛過去的這個謝頓危機，你有什麼看法？」

「很好，如果你真想聽——市長女士！」「老太婆」一詞差點脫口而出，「謝頓影像說得未免太正確，過了五百年還能那麼準，實在太不可能了。我相信，他這一次重現，是有史以來的第八次。過去有幾次，當影像出現時，根本沒有任何人在場。而至少有一次，在茵德布爾三世執政時期，他講的那番話，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但那是在騾崛起的時候，對不對？可是過去七次當中，他何曾像今天這樣，一切都預測得那麼準確？」

崔維茲淺淺一笑。「市長女士，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記錄，謝頓從未將現況描述得如此完美，連最小的細節也分毫不差。」

布拉諾道：「你的意思是說，謝頓的全息影像是偽造的？謝頓的錄影是他人最近準備的，這個人也許正是我？而謝頓這個角色，則是某個演員扮演的？」

「並非不可能，市長女士，但我並不是這個意思。真相其實還要糟得多，我相信我們所看到的，的確是謝頓本人的錄影，而他對於當代現況的描述，也的確是五百年前所準備的。這些，我都已經向你的手下柯代爾講過，可是他故意跟我打啞謎，好讓我看起來也相信那些只有不用大腦的基地人才會迷信的事。」

「沒錯，若有必要，那個記錄就能派上用場，好讓基地上上下下，都認為你從未真正站在反對立場。」

崔維茲雙手一攤。「但我明明反對。我們心目中的那個謝頓計劃，其實並不存在，大概早在兩個世紀前，它就已經煙消云散。這件事我懷疑了好幾年，而十二個小時之前，我們在時光穹窿的經歷，終於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謝頓過於準確？」

「正是如此。別笑，這就是鐵證。」

「你該看得出來，我並沒有發笑。說下去。」

「他怎麼可能預測得那麼準？兩個世紀前，謝頓對現狀的分析就完全錯誤。那時距離基地的建立已有三百年，他的預測已經離譜得過分，完全離譜了！」

「關於這一點，議員，你自己剛才解釋過了，那是因為騾的關係。騾是一個突變異種，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在整個謝頓計劃中，根本無法考慮到他。」

「不論考慮到了沒有，反正他就是出現了，謝頓計劃因此偏離了既定的軌跡。不過騾的統治時間並不長，而且他也沒有繼承者。基地很快就再度獨立，同時拾回昔日的霸權。問題是謝頓計劃變得支離破碎之後，又怎麼可能會回到正軌呢？」

布拉諾繃著一張老臉，蒼老的雙掌緊握在一起。「你自己知道答案，你總該讀過歷史。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另一個基地。」

「我讀過艾卡蒂為祖母寫的傳記——畢竟，那是學校的指定讀物——我也看過她寫的那些小說。此外，我還讀過官方發布的『騾亂』始末。我可不可以質疑這些文獻？」

「如何質疑？」

「根據公認的說法，我們這個第一基地，目的是保存所有的物理科學知識，進而發揚光大。我們的一切發展都光明正大，我們的歷史依循著謝頓計劃發展，姑且不論我們是否知情。然而除了我們，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基地，它的功能是保存並發展各種心理科學，包括心理史學在內。而第二基地的存在必須保密，甚至連我們也不能知道。第二基地是謝頓計劃的微調機制，當銀河歷史的潮流偏離預定軌跡時，它負責將歷史導回正軌。」

「那麼你已經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市長說，「貝泰・達瑞爾當年能夠擊敗騾，也許就是受到第二基地的激勵，雖然她的孫女一再強調並無此事。無論如何，在騾死去之後，銀河歷史能夠重歸謝頓計劃，無疑是第二基地努力的成果，他們顯然不辱使命。所以說，你究竟想說些什麼呢，議員？」

「市長女士，如果我們分析艾卡蒂・達瑞爾的說法，就能發現一個明顯的事實。第二基地在企圖修正銀河歷史的過程中，無意間破壞了整個謝頓計劃，因為在進行修正之際，他們使自己曝了光。我們這個第一基地因而發現我們有一個鏡像，也就是第二基地。我們不甘心受他們操控，千方百計找出了第二基地的下落，並且一舉將他們消滅。」

布拉諾點了點頭。「根據艾卡蒂・達瑞爾的說法，我們後來的確成功了。不過很明顯的是，在此之前，一度為騾所攪亂的銀河歷史，已經被第二基地導回正軌。直到如今，依然沒有任何偏差。」

「你能相信這一點嗎？根據她的說法，我們找到了第二基地的大本營，逮捕了所有的成員。那件事發生在基地紀元377年，也就是距今一百二十年前。過去整整五個世代，我們都認為第二基地不復存在，一切都是我們獨立發展的結果。可是直到如今，我們仍然能夠瞄準謝頓計劃的目標，而你和謝頓影像所說的話，也幾乎一模一樣。」

「這也許可以作如下解釋：我具有敏銳的洞見，能夠洞察歷史發展的深層意義。」

「對不起，我無意對你的敏銳洞見表示懷疑，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明顯的解釋，那就是第二基地並未遭到摧毀。它依舊在操控我們，依舊在支配我們，那纔是我們重返謝頓計劃正軌的真正原因。」

### 03

若說這番話令市長震驚不已，她絲毫沒有表現出來。

現在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她極其希望趕快結束這場談判，卻知道絕對不能著急。這個年輕人必須好好對付，她可不希望把釣魚線繃斷。而且，她也不想白白將他作廢，因為在此之前，他或許還能發揮一項功能。

她說：「是嗎？那麼你是說，艾卡蒂寫的什麼卡爾根之戰，以及第二基地被摧毀的經過，全都是假的？是捏造的？是一個騙局？是一堆謊言？」

崔維茲聳了聳肩。「那倒不至於，這樣說就離題了。即使假定艾卡蒂的記述全部屬實，她的確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假定所發生過的一切，和艾卡蒂的描述一模一樣；第二基地的巢穴確實被尋獲，成員也全部被捕。可是我們又憑什麼說，他們每一個成員都落網了呢？第二基地所操控的對象，乃是整個的銀河系，並非只是端點星上的歷史，也並不僅限於第一基地。他們並非只對我們這個首都世界，或者整個聯邦負責而已。一定還有某些第二基地分子，藏在一千秒差距之外，甚至更遠的地方。我們有可能把他們一網打盡嗎？

「假如我們並未將他們一舉成擒，能夠聲稱自己大獲全勝嗎？當年的騾能這麼說嗎？他先拿下了端點星，以及它直接控制的所有世界，但獨立行商世界仍在奮戰。後來行商世界也被他打垮了，卻溜走了三個人：艾布林・米斯、貝泰・達瑞爾，還有她的丈夫。騾將其中兩人置於控制之下，卻完全沒有控制貝泰，獨獨放過了她。如果我們願意相信艾卡蒂寫的小說，騾之所以如此做，乃是因為感情用事，而這就足以改變一切。根據艾卡蒂的記述，全銀河只剩下一個人——只剩下貝泰能夠隨心所欲，而她的行動，果真使得騾無法找到第二基地，因此導致了他最後的失敗。

「僅僅一個人保有自由意志，就能令騾全盤皆輸！個人的確能夠發揮重大的影響力——雖然圍繞著謝頓計劃的所有傳說，都在強調個體不值得一提，唯有羣體纔是有意義的。

「假如當初漏網的第二基地分子不只一名，而是好幾十個，這似乎是極有可能的，那又會怎麼樣？難道他們不會重新會合，重建第二基地，再到處招兵買馬，經過一段時間的勵精圖治，然後繼續進行他們的工作，使我們再一次成為他們的傀儡？」

布拉諾以嚴肅的口氣說：「你相信有這種可能嗎？」

「我絕對可以肯定。」

「可是請你告訴我，議員，他們又為何自找麻煩呢？那些所剩無幾的可憐蟲，又何必死守著一個沒人歡迎的計劃？他們盡力使銀河朝向第二帝國發展，背後的原動力又是什麼？假如他們這一小撮人，堅持一定要完成這件使命，我們又何必在乎？為什麼不能接受這個計劃的安排，並且對他們心存感激呢？因為他們會盡一切可能，不讓我們的歷史腳步迷路或走偏了。」

崔維茲揉了揉眼睛，雖然他年輕許多，卻似乎比對方還要疲倦。然後，他瞪著市長說：「我無法相信你的說法。難道你真以為，第二基地這樣做是為了我們嗎？難道他們是一羣理想主義者？難道你不能根據政治常識，根據權力鬥爭和領導統馭的實際經驗，清清楚楚地看出，他們這麼做，其實是為了他們自己？

「我們是沖鋒陷陣的敢死隊，是整個機制的發動機和動力之源。我們拼命奮鬥，流汗、流血又流淚。他們卻只管控制和操縱——調整一下這個放大器，按動一下那個開關，既輕松又自在，而且不必親身涉險。等到一切大功告成，也就是說，經過一千年的辛苦努力，我們建立起第二銀河帝國之後，第二基地的人就會大搖大擺地出現，成為真正的統治階級。」

布拉諾道：「這麼說，你是想徹底消滅第二基地？建立第二帝國的工作，我們已經完成一半，你想試試讓我們自己當自己的主人，以一己之力完成其餘的工作？對不對？」

「當然！當然！這難道不也是你的希望嗎？雖然你我看不到這一天，可是你有兒孫，將來我也會有，而他們還會再有兒孫，一代一代綿延不絕。我要他們享受我們辛勤努力的成果，我要他們在回顧歷史時，將我們視為源頭，對我們的成就贊美謳歌。我可不希望一切的心血，都被吸進謝頓所設計的陰謀當中——他並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告訴你，如果我們真讓他的計劃繼續下去，他的威脅會比騾更可怕。銀河在上，我真希望當年的騾瓦解了整個計劃，令它萬劫不復。騾死了之後，我們便能好好活下去，他的壽命畢竟有限。可是，第二基地似乎是打不死的。」

「但你想要摧毀第二基地，是不是？」

「只要我知道該怎麼做，絕不猶豫！」

「既然你並不知道該怎麼做，難道就沒有想到，他們很可能先下手為強？」

崔維茲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我甚至曾經懷疑，你可能也在他們控制之下。你準確地猜到謝頓影像將說些什麼，還有你後來對付我的那些手段，都有可能是第二基地的陰謀。你也許只剩下一副空殼子，裏面已經讓第二基地填滿了。」

「那你為何還要跟我說這麼多？」

「因為，假如你的確受到第二基地控制，我無論如何是死路一條，這樣發泄一下，至少可以出一口怨氣——而且，事實上，我仍然賭你並未受他們控制，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已。」

布拉諾說：「無論如何，你顯然賭贏了。除了我自己，沒有任何人在控制我。話說回來，你能確定我說的是實話嗎？假如我的確受到第二基地控制，自己難道會承認嗎？甚至，我會知道自己受到他們的控制嗎？

「可是，討論這些問題一點用處也沒有。我相信自己並未受到控制，因此你也不得不買賬。然而，你想想看，假使第二基地的確存在，他們最大的需求，一定是希望銀河中誰也不知道這個事實。唯有謝頓計劃的棋子，也就是我們，對於計劃的內容毫不知情，也不曉得自己如何受支配，這個計劃才能順利進行。由於騾的出現，使得第一基地將注意力集中在第二基地身上，第二基地才會在艾卡蒂的時代遭到摧毀——或者我應該說，是幾乎被摧毀了，議員，你說對不對？

「從這一點，我們能夠導出兩個推論。第一，我們可以合理地假定，他們所做的各種幹預已經盡量降低。由此我們又可以假設，他們不可能完全控制我們。即使第二基地的確存在，它的力量也必定有某種限制。如果控制了一部分的人，卻使得其他人因而猜疑，便會令謝頓計劃遭到扭曲。因此之故，我們能得到一個結論，他們的幹預盡可能做得精巧、間接和分散。所以我並沒有受到控制，而你也沒有。」

崔維茲說：「這算是第一個推論，我姑且接受吧——或許，是基於一廂情願的樂觀。另一個推論又是什麼？」

「那是個更簡單、更必然的結果。假如第二基地確實存在，卻又希望保住這個祕密，那麼有一點是絕對肯定的。如果有誰認為它仍舊存在，並且和他人討論這個可能，甚至在公開場合高談闊論，鬧到整個銀河人盡皆知，那麼他們一定會立刻用巧妙的手法，將這個人解決掉、鏟除掉、消滅掉。你難道不也是這麼想嗎？」

崔維茲說：「市長女士，你將我逮捕，就是這個緣故？為了保護我，以免我被第二基地謀害？」

「就某個角度而言，的確可以這麼說。裏奧諾・柯代爾精心為你錄制的自白，不僅是為了向端點星以及基地的所有民眾澄清，讓大家不至於被你的妖言迷惑，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讓第二基地放心。假如他們真正存在，我不希望你吸引到他們的注意。」

「真是難以想象，」崔維茲以極盡諷刺的口吻說，「為我著想？為了我這一對可愛的棕色眼睛？」

布拉諾頓時動容，然後，在沒有任何徵兆之下，她輕輕笑了幾聲，又說：「我還沒有老到那種程度，議員，自然注意到你有一對可愛的棕色眼珠。而且，若是三十年前，這也許就足以構成我的動機。然而現在，我不會為了拯救這對眼睛，或是你身上的其他部分，而伸出半毫米的援手。問題是，假如第二基地的確存在，而且你招惹了他們的注意，那麼，他們不會解決了你就罷手。除了我自己這條老命，還有其他許多遠較你聰明、遠較你具有價值的人——以及我們擬定的所有計劃，都會遭到他們威脅。」

「哦？這麼說，你果真相信第二基地的存在，因此行動才會如此謹慎，以防範他們可能的反應？」

布拉諾一拳打在面前的桌子上。「我當然相信，你這個絕頂的笨蛋！如果我不相信第二基地的存在，如果我沒有使出渾身解數跟他們奮戰，你拿這個題目大做文章，又幹我什麼事？假使第二基地只是子虛烏有，你到處宣揚他們的潛在威脅，又有什麼關係嗎？早在幾個月前，我就想趁你尚未公開這件事之際，設法讓你閉嘴，可是對於一名議員，我沒有權力強行干涉。謝頓影像出現之後，我的聲望大振，權力也隨即擴張——即使只是暫時而已。就在這個時候，你果然當眾引爆這個問題，於是我立即採取行動。現在，如果你還不肯乖乖就範，我馬上就處決你，不會有一點點的良心不安，也不會有一微秒的猶豫。

「此時此刻，我早就該安穩地進入夢鄉，可是我卻跟你苦口婆心，就是為了讓你相信我所說的一切。我要讓你知道，第二基地這個問題——我剛才仔細為你分析過了——就讓我有足夠的理由和動機，不經審判便讓你的腦波終止。」

崔維茲準備有所行動了。

布拉諾說：「喔，不要輕舉妄動。我只是個老太婆，你心裏一定這麼想，可是在你碰到我一根汗毛之前，你就會是個死人。我的手下正在暗中監視，傻裏傻氣的年輕人。」

崔維茲只好又坐下來，聲音中帶著輕微的顫抖說：「你這樣做很不合理。如果你相信第二基地的存在，就不應該如此肆無忌憚地說這番話。你說我讓自己暴露在危險中，你自己就該設法避免。」

「所以說，你自己也已經明白，我至少比你謹慎一點。換句話說，你相信第二基地的確存在，但你隨便亂講，因為你是個笨蛋。我也相信它的存在，現在也敢隨便開口——只因為我已經做好防範措施。你既然似乎熟讀艾卡蒂的歷史小說，就該記得她提到過，她父親曾經發明一種稱為『精神雜訊器』的裝置。面對第二基地的精神力量，它起著防護罩的功能。這個裝置並未失傳，而且被改良得更有效，這是在極機密的情況下進行的。此時此刻，這棟房子可說是相當安全，不怕遭到刺探。現在你都了解了，我可以開始告訴你，將指派給你什麼任務。」

「什麼任務？」

「你我兩人已經達成一個共識，我要你替我證實這一點。你得去確定第二基地是否仍然存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又藏身何處。這就表示，你必須離開端點星，雖然我也不知道你該去哪裏找——即使最後，你發現第二基地就在我們身邊，就跟艾卡蒂的時代一樣，你也得去轉一圈。這也就代表，在你得到我們需要的情報之前，絕對不可以回來。如果你始終未能有所發現，那就永遠不必回來，這樣，至少端點星上少了一個笨蛋。」

崔維茲竟然結結巴巴地說：「我怎麼可能一面去尋找他們，一面又保守祕密呢？他們會隨便想個辦法害死我，這對你根本沒有好處。」

「那就別去找他們，天真的孩子，你可以去找別的東西。你只要全心全意去找別的，他們就會懶得注意你。如果在尋找的過程中，你無意間發現了他們的蹤跡，就再好不過了！你可以送一個密封的超波密碼給我們，等於是將功贖罪，便可以回端點星了。」

「要我去找什麼，我猜你心裏早就有數了。」

「我當然有數。你認識詹諾夫・裴洛拉特嗎？」

「從來沒聽說過。」

「你明天就能見到他。他會告訴你該去找什麼，而且會跟你一起去，乘坐我們最先進的船艦出發。你們兩人將單獨行動，因為賭你們兩條命就夠了。如果，你在尚未獲得我們需要的答案之前，就試圖返回此地，那麼在距離端點星一秒差距之外，你就會被擊毀在太空中。就這樣，這次的談話結束了。」

她站起來，看了看自己的雙手，然後慢慢把手套戴上。她向門口走去，外面立刻出現兩名警衛，兩人都持械在手。他們站定後再往兩旁一跨，為她讓出一條路來。

她走到門口，又轉過頭來說：「外面還有更多的警衛，千萬別驚擾他們，否則你等於幫我們除掉你這個大麻煩。」

「那樣的話，我也不可能為你帶回任何情報。」崔維茲花了一番力氣，才將這句話說得輕描淡寫。

「試試看吧。」布拉諾皮笑肉不笑地說。

### 04

裏奧諾・柯代爾早已等在屋外，他說：「整個對話我都聽到了，市長，你實在非常有耐心。」

「而且也實在非常疲倦，我覺得今天好像有七十二小時。從現在起，你來接手吧。」

「我會處理的，可是我想知道——在這棟房子附近，真的設有精神雜訊器嗎？」

「喔，柯代爾，」布拉諾以疲憊的口氣說，「你自己應該很明白。有人在暗中監視的機會究竟多大？你以為那個第二基地，能夠一直監視每個角落的一切嗎？我可不是崔維茲那樣的浪漫青年；他心裏也許這麼想，但我可不。而且，即使事實的確如此，假如第二基地的耳目無所不在，我們若是輕易動用雜訊器，不是正好欲蓋彌彰嗎？一旦第二基地發現，他們的精神力量無法穿透某個區域，就會立刻知曉這個防護罩的存在，對不對？在我們尚未作好萬全準備之前，這個祕密武器不但比崔維茲重要，就連你我加起來也比不上它，你說是嗎？不過……」

此時他們兩人坐在地面車中，由柯代爾親自駕駛。「不過……」柯代爾問道。

「不過什麼？」布拉諾說，「喔，對了，不過那個年輕人相當聰明。我換了好幾種方式連連罵他笨蛋，只是希望他不要得意忘形，事實上他絕不笨。他只是太年輕，又讀過太多艾卡蒂・達瑞爾的小說，以為銀河真是如同那些小說所描述的。話說回來，他具有敏捷的洞察力，失去他將是一件可惜的事。」

「那麼，你確定他會一去不返嗎？」

「相當確定。」布拉諾以哀傷的口吻說，「無論如何，這樣做總是比較好。我們可不需要這種浪漫青年去盲目地沖鋒陷陣，令我們辛苦多年的經營毀於一旦。何況他還能發揮一項功能，他一定會吸引第二基地的注意——假設他們真正存在，並對我們極為關切。他們一旦被他吸引，就有可能忽略我們。除此之外，也許我們還能有更大的收獲。我們可以樂觀地希望，當第二基地對付崔維茲的時候，會無意中暴露自己的行蹤，而讓我們爭取到機會和時間，策劃出反制行動。」

「也就是說，讓崔維茲去吸引閃電。」

布拉諾一歪嘴。「啊，這正是我一直在找的比喻。他就是保護我們的避雷針，讓我們免於遭到雷擊。」

「而那個裴洛拉特，也會暴露在閃電中？」

「他同樣會遭殃，那是無可避免的事。」

柯代爾點了點頭。「沒關係，你總該記得塞佛・哈定講過的一句話：『不要讓道德感阻止你做正確的事』。」

「此時此刻，我並沒有什麼道德感，」布拉諾喃喃道，「我只感到腰痠背痛。不過，我寧願犧牲其他一大串人，也不想失去葛蘭・崔維茲。他是個英俊的年輕人，當然，他自己也清楚這一點。」說著說著，她不知不覺閉上了眼睛，開始打起盹來。

## 第三章歷史學家

### 01

詹諾夫・裴洛拉特滿頭白發，在沒有任何表情的時候，他的面容看起來十分空洞，不過他也絕少有任何表情。身高與體重皆屬中等的他，做起事來慢條斯理，說起話來深思熟慮。雖然只有五十二歲，他看起來卻老得多。

他從未離開過端點星，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對於他這一行的人而言，更是極端不尋常。連他自己也不確定，是否因為過於沉迷歷史，才會事事有如老僧入定。

他對歷史的迷戀始於十五歲那年，起因相當偶然。那次他生了一場小病，只好抱著一本講述早期傳說的書解悶。在那本書中，不斷提到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那個世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孤立的，因為從未聽說其他世界的存在。

他的病馬上有了起色。兩天內，他把那本書從頭到尾讀了三遍，就已經能起牀了。又過了一天，他坐在自己的電腦終端機前，聯線到端點大學圖書館，查詢有關這類傳說的藏書目錄。

從此以後，這類傳說成為他生命的全部重心。端點大學圖書館在這方面的典藏，雖然已經十分權威，但是等到年紀再大一點，他又發現了通過「館際合作」蒐集資料的樂趣。在他所蒐集的列印稿中，竟然有遠從伊夫尼亞經由超輻射波訊號所送達的。

三十七年後的今天，他早已成為專攻古代史的教授。如今，他正開始休第一次的長假——他準備利用這一年的假期，進行一趟川陀之旅，這將是他生平首次的太空旅行。

裴洛拉特自己也明白，像他這種從未上過太空的人，在端點星可說是極稀有的動物。他並不是有意如此特立獨行，只不過每次有機會上太空的時候，總會有什麼新的書籍、新的研究結果、新的分析報告出現。於是，他不得不將計劃好的行程延期，直到把那些材料徹底消化為止。然後，如果可能的話，他會在已經堆積如山的資料中，再批註一筆所謂的「事實」「臆測」或「想象」。到頭來，他唯一的遺憾，就是川陀之旅始終未能成行。

川陀曾經是第一銀河帝國的首都，前後長達一萬兩千年之久。而在前帝國時代，川陀則是一個重要王國的京城，這個王國逐步鯨吞蠶食其他各個王國，最後終於建立空前的大帝國。

川陀是個環球的單一大都會，是個金屬包覆的城市。從蓋爾・多尼克的著作中，裴洛拉特讀到過有關川陀的一切。那位作者與哈里・謝頓同一時代，年輕時曾經遊歷川陀。多尼克的書早已絕版多年，裴洛拉特所珍藏的那一本，如果出售的話，應該能賺到一名歷史教授半年的薪水。不過光是聽到這個建議，這位歷史學家就會惶惶不可終日。

當然，裴洛拉特對川陀唯一感興趣的地方，只有該處的「銀河圖書館」。在帝政時代，它曾是銀河中最大的圖書館（當時的名稱為「帝國圖書館」）。第一銀河帝國是人類有史以來版圖最龐大、人口最眾多的帝國，而身為首都的川陀，則是由一個世界所構成的單一城市，擁有超過四百億的人口。因此那座圖書館的收藏，涵蓋了人類所有原創性（或輾轉抄襲）的智慧結晶，可謂人類一切知識的總和。它的作業完全電腦化，但由於電腦系統過於復雜，唯有專家才懂得如何操作運用。

更重要的是，銀河圖書館依然安在。對裴洛拉特而言，這纔是最令人驚訝的事實。兩百多年前，當川陀陷落敵手並慘遭劫掠時，各地都遭到嚴重的破壞，無數燒殺擄掠、慘絕人寰的故事，實在令人不忍重述。然而銀河圖書館竟然倖免於難，（據說）這是川陀大學的學生誓死保衛的結果。這些大學生發明出一些神祕的武器，因而能夠以寡敵眾。不過也有人認為，這種學生志願軍的說法當然只是無稽之談。

無論如何，總之銀河圖書館安然渡過一場浩劫。後來，艾布林・米斯來到這個廢墟世界，鉆進依舊完好的圖書館，在那裏進行過詳盡的研究，差一點就找到第二基地的位置（基地同胞至今仍舊相信這種說法，但歷史學家始終不以為然）。而達瑞爾家族前後三代——貝泰、杜倫以及艾卡蒂——也曾先後到過川陀。然而，艾卡蒂從未造訪過銀河圖書館，而且從她那個時代起，這座圖書館再也未曾躍上銀河歷史的舞臺。

過去一百二十年來，沒有任何基地人去過川陀，但這並不代表銀河圖書館不復存在。銀河中沒有關於它的任何流言，就是它依然存在的最佳證明。如果它遭到摧毀，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

這座圖書館必定既陳舊又古老——在艾布林・米斯的時代已經如此——可是這樣再好不過。每當想到一座既老舊又過時的圖書館時，裴洛拉特就會興奮地猛搓雙手。愈是老舊，愈是過時，就愈可能保有他想要找的東西。他常常夢見自己走進銀河圖書館，緊張兮兮地問道：「這座圖書館已經現代化了嗎？你們有沒有將那些老舊的電腦磁帶丟棄？」每次在睡夢中，他都會見到一個滿身灰塵的古代圖書館員，答道：「一點都沒有變，教授，仍然和過去一模一樣。」

如今，他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市長親自向他保證過。至於她究竟如何獲悉他的工作，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他並沒有發表過多少論文，因為他的研究大多缺乏充分的佐證，很少為學術期刊接受；而他發表過的少數文章，也從未激起任何回響。話說回來，據說銅人布拉諾對端點星上的一切都了若指掌，每一個角落都有她的耳目。裴洛拉特幾乎可以相信這個說法，可是，如果她原來就知曉自己的工作，為何沒有早點看出重要性，提供他一點經費補助呢？

或許最主要的原因，他以無比悲痛的心情沉思，是由於基地僅專注於未來，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二帝國以及自身的命運。所以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回顧一下過去的歷史，甚至敵視有心回顧的人。

那些人當然愚不可及，可是他又無法憑借一己之力，將愚昧一掃而盡。不過，這樣其實也不錯，讓他得以獨享一項偉大的研究工作。總有一天，後人會將他奉為一位偉大的「先驅者」。

當然，這也代表說（他對自己太過誠實，所以不會拒絕承認），他本人同樣極重視未來——那時人人都會知曉他的大名，視之為與哈里・謝頓齊名的英雄人物。其實，他應該更偉大些，因為謝頓只是明確規劃了未來一千年的歷史，他卻發掘出一個至少湮沒了兩萬五千年之久的重大史跡。

他終於等到了這一天，這一天終於來臨了。

市長曾經說，等到謝頓影像出現之後，第二天他就能展開工作。裴洛拉特之所以對這次的謝頓危機感興趣，這便是唯一的原因。事實上，過去數個月來，端點星上的居民，乃至聯邦的每一個人，都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危機上。

在他看來，基地的首都究竟應該留在端點星，還是應該遷到別處，實在沒有絲毫差別。如今危機雖然已經圓滿解決，他還是不清楚哈里・謝頓到底支持哪一方，甚至根本不知道，謝頓究竟有沒有提到這個喧騰一時的問題。

只要謝頓出現過就行了，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終於來臨了。

下午二時剛過，在裴洛拉特位於端點市近郊、那座有點孤立的住宅前，一輛地面車停了下來。

車子的後門立刻滑開，一名穿著「市長安全警衛隊」制服的警衛率先下車。接著下車的是一個年輕人，跟著又是兩名警衛。

裴洛拉特頗有受寵若驚的感覺。市長不但了解他的工作，顯然還對他極為重視。將要和他同行的這個年輕人，竟然還有警衛護送。市長答應提供他一艘一流的太空船，想必將由這個年輕人駕駛。簡直是太給面子了！簡直……

裴洛拉特的管家打開大門，那個年輕人便走了進來，兩名警衛則在門口兩側站崗。裴洛拉特由窗戶望出去，看見第三名警衛仍然待在外面，這時又有一輛地面車駛來，載來更多的警衛！

怎麼回事？

他轉過身來，看到那個年輕人已經走進房間。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認得這個人，因為曾經在全息電視上看過他。他立刻說：「你就是那位議員，你是崔維茲！」

「葛蘭・崔維茲便是在下。你是詹諾夫・裴洛拉特教授嗎？」

「是的，是的。」裴洛拉特說，「你就是那位將要——」

「我們兩人將要同行，」崔維茲木然道，「至少據我所知，是這樣安排的。」

「但你並不是歷史學家。」

「沒錯，我不是。正如你所說，我是一名議員，是個政治人物。」

「是的——是的——我的腦袋到底在想什麼？我自己就是歷史學家，何必還需要一位？你自己會駕駛太空船嗎？」

「會，這方面我很內行。」

「好極了，這正是我們需要的。太棒啦！年輕人，恐怕我並非行動派，所以只要你是，我們就能成為很好的搭檔。」

崔維茲說：「此時此刻，我對自己的本事也沒多少信心，不過我們似乎別無選擇，只好盡量協調合作。」

「那麼，希望我自己能克服對太空的疑懼。你知道嗎，議員，我從來沒有上過太空。我是一隻土撥鼠，這樣講大概沒錯。對了，你要不要來杯茶？我可以叫柯羅達替我們準備一點喫的。反正據我了解，我們幾小時後才會出發。然而，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兩人需要的東西都齊備了。市長表現得極為合作，她對這個計劃的興趣令我驚訝不已。」

崔維茲問道：「這麼說，你已經曉得這件事？是多久以前？」

「市長來找我，」裴洛拉特微微皺起眉頭，似乎是在算日子，「是兩個，或者三個星期以前的事，那天我簡直高興極了。現在我的腦袋終於想通了，我需要的是一名駕駛員，而不是另一位歷史學家。我很高興同行的是你，我親愛的夥伴。」

「兩三個星期以前。」崔維茲重復了一遍，聲音有點茫然，「她早就有所準備，而我……」他的聲音愈來愈小。

「請問你在說什麼？」

「沒什麼，教授，我向來有自言自語的壞習慣。如果我們的旅程會拖得很長，一路上你得多多包涵。」

「一定會是長途旅行，一定會的。」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將對方拉進餐廳，餐桌上早已準備好精緻的茶點。「行程相當自由。市長說，我們想去多久就去多久，愛到銀河哪一處便到哪一處，而且，不論我們去哪裏，都可以動用聯邦基金。當然，她說過，我們的花費得合情合理，我一口就答應下來。」他咯咯笑了幾聲，又搓了搓手。「坐下來，我的好夥伴，坐下來。喫完這一頓，不知何年何月，我們才會再回到端點星。」

崔維茲依言坐下，然後說：「教授，你有家室嗎？」

「我有一個兒子，他是聖塔尼大學的教授。我相信他研究的是化學，或是類似的學問，他走的是他母親的路子。我太太和我已經分開很久了，所以你看，我一個人無牽無掛，根本沒有任何家累。我相信你也沒有——喫點三明治吧，好孩子。」

「我現在也沒有家累。我有過幾個女人，但總是來來去去。」

「對，對，這樣子最輕松愉快。如果不必認真，那就更加輕松愉快。我猜，也沒小孩吧。」

「沒有。」

「好極了！你知道嗎，我現在的心情再好不過了。我承認，當你剛走進來的時候，我嚇了一大跳，可是我現在愈瞧你愈順眼。我需要的正是像你這樣的人，朝氣蓬勃，熱情洋溢，而且有辦法飛遍整個銀河。你知道嗎，我們要去從事一項探索，一項了不起的探索。」裴洛拉特一向穩重的面容與聲音，此時突然充滿生氣，不過表情與聲調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不曉得你是否知道詳情。」

崔維茲瞇起眼睛。「一項了不起的探索？」

「一點都沒錯。有一顆無價的珍珠，隱藏在銀河系千萬住人世界之中，我們卻只有極其模糊的線索。話說回來，我們若能把它找到，就會得到不可思議的報償。如果你我能夠成功，好孩子——崔維茲，我這麼說，絕不是故意要你領情——我們的名字必定永垂不朽。」

「你所說的報償——那顆無價的珍珠——」

「我這番話聽來像是模仿艾卡蒂・達瑞爾——那個名作家，你知道吧——她提到第二基地的時候，就是用這種口氣，對不對？怪不得你看起來那麼驚訝。」裴洛拉特腦袋向後一仰，好像準備大笑幾聲，結果只露出一絲微笑。「我向你保證，絕不是那麼愚蠢、那麼微不足道的東西。」

崔維茲又問：「既然不是第二基地，教授，你說的到底又是什麼？」

裴洛拉特的表情突然嚴肅起來，甚至略帶歉意。「啊，那麼市長還沒有告訴你？你知道嗎，這倒有點古怪。過去幾十年來，我對政府一直非常不滿，因為他們向來無法了解我的工作。現在，布拉諾市長卻大方得不得了。」

「沒錯，」崔維茲故意透出揶揄的語調，「她這個女人，骨子裏是大善人，可是她並未告訴我一切的來龍去脈。」

「這麼說，你對我的研究工作一無所知？」

「是的，很抱歉。」

「不必感到抱歉，絕對沒關係，反正我還沒有什麼驚人的成就。那麼我來告訴你吧，你和我將要去尋找『地球』，而且一定能找到，因為我已經胸有成竹。」

### 02

那天晚上，崔維茲睡得很不好。

他覺得自己好像被關進一所監獄，是那個老太婆專門為他蓋的監獄。他不斷四下沖撞，卻怎麼也找不到出路。

他即將遭到放逐，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而她始終表現得冷酷無情，甚至連公然違憲也懶得掩飾。自己原先所倚仗的，是身為議員和聯邦公民的種種權利，不料她連口頭上的尊重都沒有。

如今，又冒出這個叫做裴洛拉特的古怪學究。這個人根本像是活在另一個世界，而他竟然說，早在幾星期前，那個可怕的老太婆已經安排好這一切。

他不禁覺得自己真是她口中的「孩子」。

他即將跟著一個不停叫他「親愛夥伴」的歷史學家一起流浪，此人對於即將展開的泛銀河探索興奮不已，而他竟然要去找什麼地球？

地球是什麼？大概只有騾的奶奶知道！

他曾經追問裴洛拉特。當然要問！他第一時間就問了。

當時他說：「對不起，教授，我對你的專業不大了解。如果我請求你，用簡單的方式解釋一下地球，相信你不會介意吧？」

裴洛拉特換上一副嚴肅的表情，足足瞪了他二十秒鐘，然後才說：「它是一顆行星，是人類的發源地。人類最早就是出現在這顆行星上，我親愛的夥伴。」

崔維茲瞪大眼睛。「最早出現？從哪裏出現的？」

「憑空出現的。在這顆行星上，人類是經由演化過程，從低等動物逐漸演化而來的。」

崔維茲想了想，然後搖了搖頭。「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裴洛拉特臉上閃過一絲惱怒的表情。他清了清嗓子，然後說：「幾百年前，端點星上也沒有人類。端點星上的居民，最早都是從別的世界移民而來的。我想，這點你總該知道吧？」

「沒錯，當然知道。」崔維茲不耐煩地說。對方突然給他上課，令他感到很不高興。

「很好，這種情形其他世界也完全一樣。安納克里昂、聖塔尼、卡爾根……每個世界都是如此。它們都是在過去某個年代，由人類所建立的殖民世界。其上的居民，都是從其他世界遷移過去的，就連川陀也不例外。川陀這個偉大的都會，雖然已有兩萬年的歷史，可是在此之前，它卻並非如此。」

「啊，兩萬年前它是什麼樣子？」

「空空如也！至少上面沒有人類。」

「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是真的，古老的記錄中就是這麼記載的。」

「第一批殖民川陀的人類，又是從哪裏來的？」

「誰也不確定。至少有好幾百顆行星，都聲稱在遙遠模糊的遠古時代，就已經有人類生存其上。而那些行星對於第一代移民，一律有些奇妙的傳說。歷史學家通常並不接受那些說法，只專注於『起源問題』的研究。」

「那又是什麼？我從來沒聽過。」

「這點我倒不意外，我必須承認，現在它並不是一個流行的歷史題目。可是當年，在銀河帝國走下坡的那段時期，它曾經吸引一些知識分子的注意。塞佛・哈定在回憶錄中，也曾約略提到過。這個題目探討物種起源於哪顆行星，它的位置又在哪裏。假如我們能讓時光不斷倒流，就會發現人類從最近建立的世界，逐漸迴流到那些較舊的世界，依此類推，最後則會通通聚集到某一個世界——人類的發源地。」

崔維茲馬上想到，這個推論有個明顯的破綻。「難道說，發源地不能有許多個嗎？」

「當然不能。銀河中所有的人類，全都屬於同一個物種。同一個物種，只可能發源自一顆行星，不會有其他可能。」

「你又怎麼知道？」

「首先——」裴洛拉特用右手食指點了點左手食指。顯然他原本想要發表繁復的長篇大論，卻好像忽然改變了主意。於是他將雙手放下來，以極為誠懇的語氣說：「我親愛的夥伴，我以人格向你擔保。」

崔維茲對他一鞠躬，然後說：「我做夢也不會懷疑你，裴洛拉特教授。那麼，根據你的說法，起源行星只有一個，可是會不會有好幾百個世界，都宣稱這個光榮屬於他們的行星？」

「豈只會不會，而是真的那麼講，但是那些說法通通沒有什麼價值。那數百個渴望爭取這份光榮的世界，都找不到任何『前超空間社會』的遺跡，更不存在低等生物演化成人類的跡象。」

「那麼你是說，這顆起源行星的確存在，可是由於某種原因，它自己並沒有張揚？」

「你完全說對了。」

「而你要去尋找這顆行星？」

「是我們要去，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布拉諾市長全部安排好了，你將負責駕駛太空船，直奔川陀。」

「直奔川陀？它並不是起源行星啊，剛才你自己明明說過的。」

「川陀當然不是，地球纔是。」

「那麼你為何不說，要我駕太空船直奔地球呢？」

「我並沒有說清楚。地球只是傳說中的一個名字，借著古代的神話傳說保存下來，除此之外並沒有任何意義。但是用它來代表『人類起源的那顆行星』，總是一種比較方便的稱呼。可是在銀河系中，究竟哪顆行星纔是我們所謂的地球，卻沒有任何人知道。」

「川陀上有人知道嗎？」

「當然，我希望能從那裏找到資料。川陀擁有銀河圖書館，那是全銀河最偉大的資料中心。」

「在第一帝國時代，你剛才說的那些對於『起源問題』有興趣的人，必定已經翻遍了那座圖書館。」

裴洛拉特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沒錯，但是也許並不徹底。我對『起源問題』有極深入的研究，五世紀前的帝國學者，也許都不如我知道得那麼多。我或許能以超越前人的領悟力，去鉆研那些古老的記錄，你懂了吧。我對這個問題已經思考很久，早已胸有成竹了。」

「我猜，你把這些都跟布拉諾市長說過了，而她都贊同？」

「贊同？我親愛的夥伴，她簡直樂壞了。她告訴我，想找到我需要的答案，當然就要到川陀去。」

「這點毫無疑問。」崔維茲喃喃地說。

上面這段對話，就是令他當晚輾轉反側的原因之一。布拉諾市長派他出去，是要他盡力探查第二基地的下落。她又故意派裴洛拉特與他同行，打著去尋找地球的旗號，以便掩護這個真正的目的。這樣一來，他就能名正言順地在銀河中橫沖直撞。事實上，這真是一個完美的掩護，他不禁對市長的智慧肅然起敬。

可是為何要去川陀呢？去那裏有什麼意義？一旦他們抵達川陀，裴洛拉特便會鉆進銀河圖書館，再也不肯出來。那裏一定有無數的書籍、膠卷和影音記錄，還有數不清的電腦磁帶與符號媒體，他怎麼會捨得離開？

何況……

艾布林・米斯曾經去過川陀，那是騾剛崛起的時候。根據傳說，他在那裏找到了第二基地的下落，結果沒來得及透露就死了。後來，艾卡蒂・達瑞爾也來到川陀，併成功地揭露了第二基地的位置。不過，她發現第二基地就在端點星上，而那個大本營隨即被掃蕩幹凈。如今第二基地東山再起，必定隱藏在別的地方，所以說，川陀又能提供什麼情報呢？如果他想尋找第二基地，去哪裏都會比川陀有用。

再說……

布拉諾究竟還有什麼其他計劃，他並不清楚，可是他實在沒興趣討好她。布拉諾樂壞了，因為他們要去川陀？好，如果布拉諾希望他們前往川陀，他們就偏偏不去！去哪裏都好，就是不要去川陀！

此時黑夜即將被黎明取代，崔維茲感到筋疲力盡，終於斷斷續續睡了一陣子。

### 03

崔維茲遭到逮捕的第二天，布拉諾市長心情好極了。對於她的成功，大家都歌功頌德不遺餘力，至於那段意外的插曲，則沒有任何人提及。

縱然如此，她曉得議會不久便會從癱瘓中恢復過來，開始對她提出種種質疑。打鐵必須趁熱，因此，她把許多正事擱到一邊，打算先將崔維茲的問題作個解決。

當崔維茲與裴洛拉特討論地球的時候，布拉諾正在市長辦公室接見曼恩・李・康普議員。此時康普坐在市長辦公桌對面，表現得極為輕松自然，而市長一開口，便又贊揚了他一番。

相較於崔維茲，康普的個子比較瘦小，年紀則大兩歲。兩人都是議會的新人，既年輕又莽撞，這必定是他們結為死黨的唯一原因，因為除此之外，兩人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

崔維茲似乎有點咄咄逼人，康普則流露出沉穩的自信，也許是因為他擁有金發與藍眼的關係，這種外貌的基地人並不多見。由於這兩項特色，他表現出一種近乎女性化的秀氣，（布拉諾判斷）使他對女性的吸引力遠遜於崔維茲。不過，他顯然對自己的外表十分自負，還故意發揮得淋漓盡致，不但將頭發留得相當長，並仔細燙成波浪狀。他的眉下甚至塗有淡淡的藍色眼影，以凸顯那雙湛藍色的眸子。過去十年間，各色眼影已經在男士間相當流行。

他並不是一隻花蝴蝶，一直與妻子過著安分的日子，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兩人尚未為人父母。康普從未有過祕密的戀情，這也是他和崔維茲完全不同的地方。崔維茲換「室友」的勤快程度，足以媲美他換洗那些五顏六色、已經成為他個人招牌的寬腰帶。

對於這兩位年輕議員的一舉一動，柯代爾主持的安全局鮮有不清楚之處。現在，柯代爾坐在市長辦公室的一角，照例散發出喜悅的情緒。

布拉諾說：「康普議員，你為基地立了一件大功，可惜的是，我們無法公開表揚，或是遵循一般方式獎賞你。」

康普微微一笑，露出潔白整齊的牙齒。布拉諾忽然閃過一個突兀的念頭：天狼星區的居民，全都是這種模樣嗎？天狼星區相當接近銀河外緣，康普本人與該處的淵源，要追溯到他的外祖母——她也有著金色的頭發與湛藍的眼珠，而且始終堅持她的母親來自天狼星區。然而柯代爾調查的結果，並無任何有力證據支持這一點。

柯代爾曾經這麼解釋：即使已經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女人還是喜歡宣稱她們的祖先來自遙遠的、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以便給自己再平添幾許魅力。

「這是女人的通病嗎？」布拉諾曾經用諷刺的口吻問道。柯代爾隨即微微一笑，低聲說他指的當然是普通的婦女。

這時，康普答道：「我的貢獻並不需要讓基地家喻戶曉，只要你知道就夠了。」

「我知道了，而且永遠不會忘記。此外我還要強調一點，你不要以為自己的責任已經完畢。既然你已經參與這個錯綜復雜的行動，就必須繼續下去。我們要挖出更多有關崔維茲的情報。」

「有關他的一切，我知道的已經全部告訴你了。」

「那些也許只是你希望我相信的一切，甚至你自己也可能真心相信那些話。無論如何，我要你回答我現在的問題，你認識一位名叫詹諾夫・裴洛拉特的人嗎？」

一時之間，康普的額頭皺了起來，但隨即又恢復原狀。他以謹慎的口吻說：「假如見到本人，我也許認得出來，可是我對這個名字好像毫無印象。」

「他是一位學者。」

康普做了一個「哦？」的輕蔑口型，彷彿沒料到市長居然會期望他認識一位學者。

布拉諾繼續說：「裴洛拉特是個有趣的人，為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一心想到川陀去一趟，而崔維茲議員將要和他同行。好，你既然是崔維茲的好朋友，或許知道他的思考模式，現在告訴我——你認為崔維茲會乖乖去川陀嗎？」

康普答道：「假如你將崔維茲押上一艘太空船，而且那艘船預定飛往川陀，那麼他還能有什麼選擇？你該不會認為他將策動喋血事件，劫收那艘太空船吧。」

「你不了解。太空船上只會有他和裴洛拉特兩人，而且將由崔維茲負責駕駛。」

「你是想問我，他會不會自動自發地飛向川陀？」

「對，我問的就是這個。」

「市長女士，他會怎麼做，我又怎麼可能知道？」

「康普議員，你一直和崔維茲走得很近，知道他堅信第二基地的存在。難道他從來沒有跟你提到，他認為第二基地藏在何處，應該去哪裏找嗎？」

「從來沒有，市長女士。」

「你認為他找得到嗎？」

康普呵呵笑了幾聲。「我認為第二基地不論是何方神聖，不論過去多麼重要，也早就在艾卡蒂・達瑞爾的時代，便已經被摧毀了。我相信她寫的故事。」

「真的嗎？既然如此，為什麼你還要出賣朋友？假如他只是在尋找一樣並不存在的東西，那麼無論提出什麼荒誕離奇的理論，又能造成什麼傷害呢？」

康普說：「並非只有真實消息才會造成傷害。他的說法也許只是荒誕離奇，但仍有可能動搖端點星的人心。倘若對於基地在銀河大歷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播下懷疑和恐懼的種子，便會削弱端點星在聯邦中的領導權，腐蝕我們建立第二銀河帝國的使命感。你自己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否則你不會在議場中公然逮捕他，也不會未經審判便強行將他放逐。我能否請問，市長，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可否這麼說，我有足夠的警覺，懷疑他講的話仍有可能是正確的，因此，他的見解或許會造成具體而直接的危險。」

康普這次並沒有回答。

布拉諾繼續說：「其實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基於職責所在，我必須考慮那個可能性。讓我再問你一次，在你看來，他對第二基地的下落有什麼想法？他可能打算到哪裏去？」

「我完全沒有概念。」

「他從未給你這方面的任何暗示嗎？」

「沒有，當然沒有。」

「沒有？不要那麼輕易放棄，好好想一想！從來沒有嗎？」

「從來沒有。」康普堅定地答道。

「從來沒有一點暗示？沒有半句玩笑話？沒有信筆寫下隻字片語？沒有突然若有所思地發呆？你好好回想一下，那些舉動都可能有重大意義。」

「沒有。我告訴你，市長女士，他對第二基地的幻想，是再虛無縹緲不過的夢話。這點你自己也很清楚，而你操這個心，只是在浪費自己的時間和心力。」

「你該不會突然又改變立場，轉而保護你親自交到我手中的朋友吧？」

「不。」康普說，「我向你舉發他，是因為我自認這是正確和愛國的行為。我沒有任何理由後悔這樣做，或是再改變立場。」

「那麼，一旦把太空船交到他手上，他會飛去哪裏，你無法為我提供任何線索？」

「我已經說過……」

「可是，議員，」市長臉上的皺紋擠在一起，使她看來一副愁苦的樣子。「我很想知道他會去哪裏。」

「既然如此，我想你應該在他的船上，裝一個超波中繼器。」

「我也這樣想過，議員。然而，他是個疑心病重的人，我怕他會把它找出來——不管放置得多麼巧妙。當然，我們可以把它固定在某個機件上，如果他硬要拆掉，就會使太空船受損，在這種情況下，他可能只好讓它留在那裏……」

「高明的招數。」

「只是這麼一來，」布拉諾說，「他的行動就會受到約束。倘若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行動，他也許就不會前往預定的地點。我即使知道他的行蹤，也一點用處都沒有。」

「這樣的話，看來你根本無法查出他的動向。」

「還是有可能，我打算用非常原始的辦法。他以為我總是用復雜巧妙的詭計，因此刻意小心提防，卻很可能因此忽略了原始的辦法——我準備派人跟蹤崔維茲。」

「跟蹤？」

「正是如此，由另一艘太空船上的駕駛員負責跟蹤。看，這個想法令你感到多麼驚訝？崔維茲一定會有相同的反應。他或許不會想到，他在太空中飛來飛去之際，還有另一艘太空船跟他作伴。反正，我們絕不會在他那艘太空船上，裝置我們最先進的質量偵測儀。」

康普說：「市長女士，我絕非有意冒犯，但是我必須指出，你欠缺太空飛行的實際經驗。用一艘太空船跟蹤另一艘，這種事從未成功過，因為根本辦不到。崔維茲借著第一個超空間躍遷，就會逃之夭夭了。即使他不知道被人跟蹤，在首次躍遷之後，他也會變得無影無蹤。如果他的太空船上沒有超波中繼器，絕不可能追蹤他的航跡。」

「我承認我缺乏經驗，不像你和崔維茲那樣，曾經接受艦隊訓練。不過，我有很多顧問可供諮詢，他們都跟你們一樣，接受過完整的訓練。我的顧問告訴我，在一艘太空船躍遷之前的瞬間，跟蹤它的太空船若能觀測到它的方向、速率和加速度，一般說來，就能估計出它將躍遷到何處去。只要跟蹤者擁有一套良好的電腦，以及絕佳的判斷力，他就能做出極為接近的躍遷，足以咬住對方的尾巴。若是跟蹤者備有精良的質量偵測儀，那就更加事半功倍。」

「第一次躍遷也許行得通。」康普中氣十足地說，「如果跟蹤者運氣非常好，或許還有第二次，可是頂多到此為止。你不能把希望放在這上面。」

「也許可以。康普議員，你當年參加過超空間競速賽。你看，我對你的背景知之甚詳。你是一名優秀的駕駛員，曾經通過一次躍遷咬住對手，創下空前絕後的紀錄。」

康普雙眼睜得老大，幾乎坐不住了。「那是我在大學時代的活動，如今我已不再年輕。」

「也不算太老，還不到三十五歲。因此，議員，我決定派你去跟蹤崔維茲。不論他到哪裏，你都要緊緊跟著他，並且隨時向我報告。崔維茲幾小時後便要出發，在他升空之後，你要馬上行動。假如你拒絕這項任務，議員，你就會因叛亂罪下獄。假如你登上太空船，卻把崔維茲跟丟了，那你就不必再回來。你若試圖硬闖，在外太空就會被擊毀。」

康普陡然跳了起來。「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我自己的工作，我還有家室，我不能離開這裏。」

「你必須走。我們這些志願為基地效命的人，隨時都要準備接受各種任務，即使是分外的、艱苦的工作，也應該甘之如飴。」

「我太太當然得跟我一道走。」

「你當我是白癡嗎？她當然得留下來。」

「做人質嗎？」

「你喜歡這麼說也無妨。我倒寧可說，因為你要去從事一件危險的任務，我仁慈的心腸不忍讓她一道去冒險，所以纔要她留下來。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你現在的處境和崔維茲一模一樣。我相信你應該了解，我必須盡速採取行動。端點星上的陶醉氣氛不久便要耗光，我擔心自己的福星很快就不再高照。」

### 04

柯代爾說：「你對他很不客氣，市長女士。」

市長嗤之以鼻：「我為什麼該對他客氣？他出賣了朋友。」

「他那樣做對我們有好處啊。」

「對，這次有好處。然而，下一次可能就剛好相反。」

「為什麼還有下一次呢？」

「得了吧，裏奧諾，」布拉諾不耐煩地說，「少跟我來這一套。任何人表現了一次賣友求榮的本事，我們都得提防他一輩子。」

「他可能用這種本事再度聯合崔維茲。他們兩人聯手，也許就會……」

「你自己也不相信這句話。像崔維茲那種既愚蠢又天真的角色，只知道瞄準目標勇往直前。他根本不懂得耍陰謀，從今以後，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他都不會再信任康普了。」

柯代爾又說：「對不起，市長，我想確定一下是否搞懂了你的想法。這樣說來，你自己又能相信康普幾分呢？你如何肯定他會老老實實地跟蹤崔維茲，並且隨時報回？你是否算準了他毫無選擇餘地，因為他擔心老婆的安危，因為他想回到她的懷抱？」

「兩者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我並不完全指望這些。在康普的太空船上，會有一個超波中繼器。崔維茲會懷疑有人跟蹤，所以會搜查自己的太空船。然而，康普身為一名跟蹤者，我猜他不會懷疑還有黃雀在後，所以不太可能發現那個裝置。當然，如果他著手尋找，而且找到了，那時我們就得仰賴他老婆的魅力了。」

柯代爾哈哈大笑。「真難想象以前我還得為你上課呢。那麼，跟蹤到底是為了什麼？」

「作為一種雙重保障。如果崔維茲被抓到了，也許康普能夠接替他的工作，繼續提供我們所需要的情報。」

「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說，崔維茲竟然找到了第二基地，也回報給我們，或者也許是康普報告的，或者他們兩人都遇難了，我們卻獲得充分的證據，足以懷疑第二基地的存在，那又該怎麼辦？」

「我倒希望第二基地的確存在，裏奧諾。」她說，「無論如何，謝頓計劃不能再幫我們多久了。偉大的哈里・謝頓擬定這套計劃的時候，帝國已經奄奄一息，當時科技的發展幾乎等於零。謝頓總也是時代的產物，不管心理史學這門近乎神話的科學有多麼靈光，也一定有侷限性，必定無法容納迅速進展的科技。然而，基地的科技發展就是如此神速，尤其是過去這一個世紀。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質量偵測儀，是前人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們的電腦已經能夠靠思想控制；此外，還有一項最重要的發明，那就是精神防護罩。第二基地即使現在還能控制我們，也不能再維持多久。在我掌權的最後這幾年，我要將端點星帶上一條新軌。」

「假如事實上，根本沒有第二基地呢？」

「那我們就立刻躍上那條新軌。」

### 05

崔維茲好不容易纔睡著一會兒，不多久便感覺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一次又一次。

他猛然驚醒，睡眼惺忪，搞不懂自己為何躺在一張陌生的牀上。「怎麼……怎麼……」

裴洛拉特帶著歉意說：「我很抱歉，崔維茲議員。你是我的客人，我該讓你好好睡個覺，不過市長已經來了。」他站在牀邊，穿著一套法蘭絨的睡衣，身子好像有點顫抖。崔維茲勉強清醒過來，這纔想起到底是怎麼回事。

市長坐在裴洛拉特的起居室，看起來仍是一副氣定神閑的模樣。柯代爾也跟她一塊來了，正在輕撫著自己的白鬍子。

崔維茲調整了一下寬腰帶，突然冒出一個疑問：布拉諾和柯代爾兩人，到底有沒有真正分開的時候？

他用揶揄的口吻說：「議會的元氣恢復了？議員們開始關切失蹤的同仁了？」

市長答道：「是的，議會恢復了一點生氣，可是還不足以幫得了你。毫無疑問，我仍然有權力強迫你離去。你將被帶到終極太空航站……」

「不是端點太空航站嗎，市長女士？連我接受上千民眾含淚送別的機會，你都要剝奪嗎？」

「我發現你又恢復了少年人的稚氣，議員。這令我感到高興，否則我會覺得有些良心不安。到達終極太空航站之後，你和裴洛拉特教授將悄悄離去。」

「一去不回嗎？」

「也許就一去不回。當然啦，」她淺淺一笑，「假如你發現了什麼非常重要、非常有用的東西，以致於連我都樂於見到你帶回這些情報，你就可以返回此地，甚至還會受到英雄式的歡迎。」

崔維茲漫不經心地點了點頭。「這是有可能的。」

「幾乎任何事都是有可能的。無論如何，這將是一趟很舒適的旅程。我們撥給你的航具，是最近才研發成功的袖珍型太空艇遠星號，這是為了紀念侯伯・馬洛當年那艘太空艇。它只需要一個人駕駛，不過內部空間足夠舒舒服服容納三個人。」

崔維茲原本故意擺出玩世不恭的樣子，此時突然板起臉孔。「全副武裝嗎？」

「沒有武裝，除此之外一應俱全。不管你們到哪裏去，你們都是基地公民，隨時能向我們的駐外領事求助，所以你們無需武器。有需要的時候，你們可以動用聯邦基金——我必須先聲明，並非毫無限制。」

「你好大方。」

「這點我也知道，議員。不過，議員，請你弄清楚我的意思。你是去協助裴洛拉特教授尋找地球，在你自己的腦袋裏，也只有地球這一個目標。不論你遇到任何人，都必須讓他們了解這件事。此外，千萬別忘記遠星號毫無武裝。」

「我是前去尋找地球的，」崔維茲說，「我完全了解這一點。」

「那麼你們現在可以走了。」

「對不起，但是顯然還有點事我們沒討論到。我的確駕駛過太空船，但是我對最新型的袖珍太空艇毫無經驗。萬一我不會駕駛，那怎麼辦？」

「據我所知，遠星號的一切完全電腦化。我知道你要問什麼，你不必知道如何操作一艘最新型太空艇上的電腦，你想知道的任何事它都會告訴你。還需要些什麼嗎？」

崔維茲以哀傷的目光，低頭打量了自己一下。「我想換件衣服。」

「在那艘太空艇上，你可以找到各種衣物。包括你穿的這種束腰，或者叫寬腰帶，不管它叫什麼，反正都不缺。教授所需要的一切也全準備好了，該有的東西太空艇上都有。不過我得補充一句，並不包括女伴在內。」

「太糟了，」崔維茲說，「否則會更有趣。不過嘛，此刻我也剛好沒有適當人選。話說回來，想必銀河處處有佳人，一旦離開此地，我就可以隨心所欲了。」

「女伴嗎？這個隨你的便。」

她緩緩起身。「我不送你們到太空航站了，」她說，「自然會有人送你們去。千萬不要試圖擅自採取任何行動，如果你想逃跑，我相信他們會馬上殺掉你。我既然不在場，就不會有任何人能阻止。」

崔維茲說：「我絕對不會輕舉妄動，市長女士，但還有一件事……」

「什麼事？」

崔維茲心念電轉，最後終於帶著笑容說出一番話：「總有一天，市長女士，你會求我伸出援手。那時我會依照自己的決定行事，但我不會忘記過去這兩天的遭遇。」他非常希望這個笑容看起來毫不勉強。

布拉諾市長嘆了一聲。「省省這些戲劇性的臺詞吧。如果真有這麼一天，該來的總是要來，不過目前——我什麼也不必求你。」

## 第四章太空

### 01

遠星號遠比崔維茲想象中更為先進。他依稀記得，當這類新型太空艇正式公開時，有關單位曾大肆宣傳，但百聞果然不如一見。

令他驚嘆不已的並非太空艇的尺寸，因為它的確相當小。它的設計強調機動性、高速度、完全重力推進，以及最重要的一點——尖端的電腦化操控。所以它不必造得太大，否則反而會令性能大打折扣。

過去類似的太空艇，必須十幾個人才能伺候，遠星號卻只需要一名駕駛員，而且能表現得更好。如果還有一兩個人輪班執勤，單單一艘這種太空艇，就能擊敗異邦大型星艦所組成的小型艦隊。此外，它的速度天下第一，能輕易擺脫任何船艦的追擊。

整個船體光潤如玉，裏裏外外沒有任何多餘的線條。每一立方米的容積都發揮到極限，使得內部空間寬廣得不可思議。不論市長原先如何強調這趟任務的重要性，崔維茲如今最感驚訝的一點，是自己竟然要親自駕駛這艘太空艇。

他悲憤不已地想，銅人布拉諾利用詭計，迫使自己從事一項重大無比卻危險至極的任務。若非她精心策劃這樣一個圈套，讓他主動表示自己能證明些什麼，他或許根本不會接受這個安排。

至於裴洛拉特，現在則驚奇得心神恍惚。「你相信嗎？」在登上遠星號之前，他伸出一根手指輕撫著船體，「我從來沒有這麼靠近一艘太空船。」

「教授，凡是你說的話，我當然都相信，不過為什麼會這樣呢？」

「老實跟你說，我自己也不大清楚，親愛的夥……我是說，親愛的崔維茲。我想，是因為我對研究工作太過投入吧。一個人家裏如果有一臺非常精良的電腦，能夠和銀河各個角落的電腦聯線，你知道嗎，他就根本不必走出家門。可是，我總以為太空船應該更大一點。」

「這艘是小型的太空艇，不過，和同樣大小的船艦比起來，它的內部空間已經大了許多。」

「怎麼可能呢？你是看我什麼都不懂，故意跟我開玩笑。」

「不，不，我沒有開玩笑。這是第一批完全重力推進的船艦。」

「那又是什麼意思？但如果牽涉到太多的物理學，請你不必解釋，我相信就是了。就像昨天，我們在討論人類是單一物種，發源於單一世界時，你無條件接受我的說法一樣。」

「裴洛拉特教授，咱們試試吧。在數萬年的太空飛航史中，人類曾經使用過化學能發動機、離子發動機、超原子發動機，這些都是龐然大物。舊帝國艦隊的星艦，動輒長達五百米，內部的活動空間卻小得可憐，頂多一個小房間的容積。好在基地自從建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微型化的研究，這都要拜資源缺乏之賜。這艘太空艇便是我們的登峯造極之作。它使用反重力作為推進動力，推進系統根本不佔任何空間，因為完全隱藏在船體中。若不是我們仍然需要超原子……」

此時一名安全警衛走了過來。「兩位，你們該上去了！」

天色正逐漸明亮，不過距離日出還有半個小時。

崔維茲四下張望。「我的行李都裝上去了嗎？」

「是的，議員，你將發現裏面一應俱全。」

「我猜，衣物可能不太合身，也不合我的品味。」

警衛突然露出帶著稚氣的笑容。「我想不至於。」他說，「過去三四十個小時，市長命令我們連夜加班。我們根據你原有的衣服，盡量搜購類似的服裝，毫不考慮費用。我跟你們說——」他忽然變得十分親切，同時趕緊環顧四周，彷彿要確定沒有人在注意他。「你們兩個運氣實在太好了，這是全世界最棒的船艦。除了沒有武裝，設備一應俱全。你們簡直太走運了。」

「也可能是走黴運吧。」崔維茲說，「好了，教授，你準備好了嗎？」

「帶著這個，我就算準備好了。」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舉起一個銀色塑膠封套，裏面裝著一個正方形晶片，邊長大約二十公分。崔維茲這纔想起來，自從離開家門，裴洛拉特就一直拎著這個東西，左手換到右手，右手又換到左手，始終不肯放下來。當他們在半途匆匆吃了一頓早餐的時候，那東西也沒有離開他的手。

「教授，那是什麼？」

「我的私人圖書館。我所擁有的一切資料，全都放進一片晶片中，按照主題和出處分門別類。如果你認為這艘太空艇巧奪天工，這個晶片又如何？我所有的藏書！我所蒐集的一切！太妙啦！太妙啦！」

「嗯，」崔維茲說，「我們的確正在走運。」

### 02

崔維茲對太空艇的內部設計也贊不絕口，空間的利用簡直巧妙至極。儲藏室裏裝滿食品、衣物、影片與遊戲器材，此外還有一間健身房、一間起居室，以及兩間幾乎一模一樣的寢室。

「這間寢室一定是你的，教授。」崔維茲說，「至少，裏面有一臺特效閱讀機。」

「太好了。」裴洛拉特志得意滿地說，「我以前真是一頭笨驢，竟然一直排斥太空飛行。原來，親愛的崔維茲，我可以心滿意足地住在這裏面。」

「比我想象中還要寬敞。」崔維茲高興地說。

「引擎真的裝在船體中，如你所說的那樣？」

「至少控制裝置一定是的。我們無需儲存燃料，也不必用任何燃料。我們使用的是宇宙本身所蘊涵的基本能量，因此可以說，燃料和引擎——全都在外面。」他隨手指了指。

「嗯，我突然想到，萬一發生什麼故障，又該怎麼辦？」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受過太空飛航訓練，但不是在這種太空艇上。如果重力子裝置出了問題，只怕我根本束手無策。」

「但是你會開這艘太空艇？我是說，駕駛它？」

「我自己也不禁懷疑。」

裴洛拉特說：「你想這會不會是一艘全自動太空艇？我們有沒有可能只是乘客？或許我們只要乖乖坐著就行了。」

「在恆星系之內，往返行星和太空站之間的太空交通船，的確是有全自動的。但我從來沒聽過全自動的超空間航行，至少目前為止——目前為止。」

他再次環顧四周，心中突然感到些許不安。那個巫婆市長是否早已佈置好一切？基地已經擁有全自動星際航行能力了？難道他就像太空艇內的陳設一樣，毫無選擇餘地，只能乖乖地等著被送到川陀？

他故意裝出快活的聲調，說道：「教授，你先坐一下。市長曾經說過，這是一艘完全電腦化的太空艇。既然你的艙房有特效閱讀機，我的艙房就該有電腦。你先好好休息一會兒，我一個人到處查看一下。」

裴洛拉特立刻露出憂慮的神情。「崔維茲，我親愛的兄弟，你不是想溜走吧？」

「教授，我絕對沒有這種打算。即使我真要開溜，你也大可放心，我一定會被擋駕的，市長可不想讓我輕易溜掉。我現在唯一想做的，只是找到操縱遠星號的裝置。」他微微一笑，「我不會丟下你的，教授。」

當他進入那間想當然是自己的寢室時，還一直把笑容掛在臉上。等到他將艙門輕輕關上之後，表情卻漸漸變得嚴肅。照理說，太空艇上一定裝有某種通訊設備，以便跟附近的行星聯絡。因為實在很難想象，會故意將一艘船艦密封起來，使它與外界完全隔絕。所以說，在某個地方——也許是在哪個壁槽中——配備有聯絡器。只要找得到，他就可以聯絡市長辦公室，詢問操縱裝置究竟在何處。

他仔細查看每一面艙壁，又檢查了牀頭板與其他各種光潔的陳設。如果這裏找不到，他決定搜遍太空艇的每個角落。

正打算轉身離去時，他突然看到淡棕色的平滑桌面發出閃爍的光芒。那是一圈光暈，裏面映著一行整齊的字跡：電腦界面。

啊哈！

不過他的心跳隨即加快。各式各樣的電腦種類實在太多，相關程序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才能熟練。崔維茲從未低估自己的智慧，可是，他也並非萬事通。有些人天生有操作電腦的本事，卻也有人剛好相反——崔維茲非常清楚自己屬於哪一類。

在基地艦隊服役時，他官拜上尉，有時需要擔任值日官，所以偶爾得使用星艦上的電腦。然而，他從來沒有獨力操作電腦的經驗，而且，除了值日官必須懂得的例行程序之外，他向來不必知道更多的細節。

他想起那些厚重的程序手冊，上面密密麻麻印著寫滿註解的程序，一顆心不由得往下沉。他還記得那位名叫克拉斯乃特的電腦技術士官，每次坐在星艦電腦控制臺前的樣子。他操作電腦的方式，彷彿在演奏銀河間最復雜的樂器，而且每次都流露出冷漠的神情，似乎嫌它太過簡單。但他難免也需要翻查那些手冊，而且一面翻，一面罵自己笨蛋。

崔維茲遲疑地伸出食指觸摸那圈光暈，光芒立刻擴散到整個桌面，上面顯現出兩隻手掌的輪廓：一左一右。此時桌面突然動了起來，平穩而流暢地形成四十五度的斜面。

崔維茲趕緊在桌前坐下。根本無需任何說明，他該怎麼做再明顯不過了。

他將雙手放到桌面的手掌輪廓上，無論距離或角度都恰到好處。桌面摸起來似乎很柔軟，近乎觸摸天鵝絨那種感覺，而且他感到手掌陷了進去。

他喫驚地瞪著自己的雙手，手掌明明還擺在桌面上。但那只是視覺送來的訊息，對觸覺而言，桌面似乎被穿透了，而雙手彷彿已被某種輕柔溫暖的質料所包裹。

怎麼回事？

現在該怎麼做？

他四下張望，隨即感受到一個訊息，便將眼睛閉了起來。

他什麼也沒聽到，什麼都沒有聽到！

可是在他的腦海，彷彿自行冒出一個飄忽的念頭，內容是：「請閉上眼睛，放輕松，我們即將進行接觸。」

借著一雙手？

崔維茲一向認為，若要藉由思想和電腦直接溝通，就必須戴上特製的頭罩，同時在頭顱與眼睛上貼滿電極。

用手？

為何不能用手呢？崔維茲覺得有點恍惚，幾乎昏昏欲睡，可是神智依舊敏銳無比。又為何不能用手呢？

眼睛只不過是一種感官，大腦只不過是中央交換機。大腦藏在頭蓋骨中，與身體的工作界面相距甚遠。雙手纔是真正的工作界面，人類就是依靠萬能的雙手，來感知和操控整個宇宙。

人類是利用雙手來思考的動物。唯有雙手可以滿足人類的好奇心，可以感觸、掐捏、扭轉、抬舉。許多動物的腦容量也不小，但是它們沒有手，這就天差地遠了。

當他與電腦「手牽手」的時候，兩者的思想融合為一，他的眼睛是睜是閉不再重要。睜開雙眼並不能增加視力，閉起來也不會模糊不清。

反正，他能將這個艙房看得一清二楚。並不僅限於正前方，而是包括上下左右和四面八方。

此外，他能看見太空艇的每一間艙房，甚至看得到外面的景象。如今太陽已經升起，陽光在晨霧中有些曚曨。他能直接逼視太陽的光芒，並不會感到刺眼，因為電腦已經自動將光波過濾一遍。

他感覺到微風的吹拂、空氣的溫度，還有周遭所有的聲音。他探觸到了這顆行星的磁場，以及太空艇外殼的微弱電荷。

他終於明白了如何操縱這艘太空艇，那些繁雜的細節根本不重要。他只需要知道，若想讓太空艇上升、轉向、加速，或者執行任何一項功能，過程就像讓自己的身體做出類似的動作，只要運用自己的意志即可。

但他的意志並非完全獨立，電腦隨時能凌駕其上。此時此刻，他的腦海中又浮現了完整的一句話，使他明白太空艇將在何時以及如何升空。這些過程毫無商量的餘地。而從現在開始，他完全確定自己已經能決定一切。

當他將電腦輔助的意識向外投射時，發現自己能感測到高層大氣的狀況，能看出氣候的形態，還能探知周圍上上下下各艘船艦的活動。所有這些情況都必須納入考慮，而電腦的確在詳加分析。此外崔維茲領悟到，即使電腦沒有做到，他只要希望電腦那麼做，就再也不用操心了。

過去那些大本大本的程序手冊，現在完全沒有必要了。崔維茲又想到技術士官克拉斯乃特，不禁會心一笑。雖然許多報道都在強調，重力子學將會帶來重大的科技革命，其實，電腦與心靈的融合纔是基地的最高機密，而它勢必引起一場更偉大的革命。

他也意識到時光的推移，並且知道現在的精確時間，包括「端點星當地時間」與「銀河標準時間」。

可是他怎樣離開呢？

就在這個念頭閃入腦海之際，他的雙手已經被松開，桌面也回復到原先的位置。下一瞬間，崔維茲便只剩下原先的感官。

他頓時感到孤獨無助，彷彿在體驗了神力的擁抱與保護之後，突然又遭到遺棄。若非曉得隨時能夠重建接觸，那種絕望感足以令他痛哭流涕。

現在他只需要調整自己的心態，重新適應侷限的感官。然後他茫然地站起來，走出了那間寢室。

裴洛拉特顯然已經把特效閱讀機調整完畢。他抬起頭來，對崔維茲說：「這個裝置非常好用，具有優異的搜尋程序。好孩子，你找到操縱裝置了嗎？」

「找著了，教授，一切都很順利。」

「既然如此，我們是否該做些起飛前的準備工作？我的意思是，一些安全防範？我們是不是該綁上安全帶，或者做些什麼別的？我想找這方面的說明，卻什麼也沒找到，這令我神經緊張。我得專心安裝我的圖書館，萬一我在工作的時候……」

崔維茲伸出雙手推了推老教授，希望喋喋不休的他趕快閉嘴，可是一點用也沒有。崔維茲只好提高音量，以便蓋過對方的聲音。「通通沒有必要，教授。反重力和零慣性是等效的，當太空艇改變速度時，我們不會感到任何加速度，因為艇上每一件物體，都會同時改變速度。」

「你的意思是，當我們由這顆行星起飛，進入太空的時候，我們會毫無感覺？」

「我正是這個意思，因為在我跟你講話的時候，我們已經升空了。再過幾分鐘，我們即將切入高層大氣，半小時之內，我們就會進入外太空。」

03

裴洛拉特瞪著崔維茲，似乎有些畏縮。他那張長方形的臉孔一片空洞，除了顯得極不自在，完全看不出任何情緒。

然後，他的眼珠向右瞥，又一路轉到最左側。

崔維茲馬上想起來，當初自己首次離開大氣層時，曾有過什麼樣的感受。

他盡可能以輕描淡寫的口氣說：「詹諾夫，」這是他第一次如此親暱地稱呼老教授，不過這回是老手安慰新手，自己確有必要裝得「老大」一點，「我們絕對安全無虞，我們是在基地戰艦的肚子裏頭。雖然它毫無武裝，可是我們跑遍銀河，基地的名號都足以保護我們。即使有哪艘船艦發了狂，想要攻擊我們，我們也能在瞬間脫身。而且我向你保證，我發現自己完全能掌控這艘太空艇。」

裴洛拉特說：「我只是突然想到，葛……葛蘭，想到那種空無……」

「哎，端點星周圍同樣是一片空無。我們生活在行星的表面，和頭上空無的太空之間，隔的也只是一層稀薄的空氣。我們現在的行動，只是穿過那薄薄的一層而已。」

「那或許只是薄薄的一層，卻是我們呼吸的空氣。」

「我們在這裏照樣能呼吸。相較於端點星的自然大氣層，太空艇的空氣更清潔、更純凈，而且會永遠保持這般清潔和純凈。」

「那麼流星呢？」

「流星又怎麼樣？」

「大氣層可以阻擋流星的侵襲，同理，也可以擋住放射線。」

崔維茲說：「人類從事太空旅行，至今已有兩萬年之久，我相信……」

「兩萬兩千年。如果我們根據《霍爾布拉克年表》，顯然可以追溯到……」

「夠了！你可聽說過由於流星的襲擊或放射線的傷害而造成的太空意外嗎？我是說最近有嗎？我的意思是，基地船艦遭遇過這種意外嗎？」

「我倒是從未真正注意這些新聞，但我是歷史學家，好孩子，所以……」

「歷史上，沒錯，的確發生過這種事，可是科技在不斷進步。凡是大到足以危害我們的流星，只要接近到某個距離，我們都會採取必要的閃避措施。假使有四顆大流星，同時從四個不同方向襲來，就像來自正四面體的四個頂點，而太空艇位在正中心，那倒有可能被擊中。不過如果計算這種事件的幾率，你將會發現，想要觀察到這種有趣的現象，在你老死一兆兆次之後，幾率還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

「你的意思是，如果由你控制電腦的話？」

「不對。」崔維茲以輕蔑的口氣說，「如果我憑本身的感官和反應操縱電腦，那麼在我還渾然不覺的時候，我們可能就被流星擊中了。其實，真正在工作的就是電腦，它的反應比你我快上千百萬倍。」他突然伸出手來抓住對方，「詹諾夫，來，我讓你看看電腦能做些什麼，並且讓你看看太空是什麼樣子。」

裴洛拉特張大眼睛，眼珠轉個不停。然後，他笑了兩聲。「葛蘭，我不確定自己想不想知道。」

「你當然會猶豫，詹諾夫，因為你不曉得將會知道些什麼。試試看！來啊！到我的艙房去！」

崔維茲抓著對方的手，將他半推半拉到自己的艙房。等坐到了電腦前面，崔維茲又說：「你曾經見過銀河嗎，詹諾夫？你曾經仔細看過嗎？」

裴洛拉特說：「你是指天上的那個？」

「當然啦，還有另外一個嗎？」

「我見過，每個人都見過。只要抬起頭來，就能夠看到。」

「你曾經在晴朗的黑夜，當『鉆石羣』降到地平線之下的時候，仔細端詳過銀河嗎？」

所謂的鉆石羣，是指幾顆距離端點星不遠，而且光度夠強，因而能在夜空顯出中等亮度的恆星。在天球中，這一小簇星辰範圍不超過二十度，而且夜晚大部分時間都處於地平線之下。除了這個鉆石羣，夜空各處還散佈著一些黯淡的星辰，肉眼僅能勉強看見。此外，就只剩下模糊的乳白色銀河。由於端點星位於銀河旋臂最外環的端點，其上居民夜晚見到的天象，必然就是這個樣子。

「我想有吧，可是為何要仔細端詳呢？那只是個普通的景象。」

「當然只是個普通的景象。」崔維茲說，「正因為如此，誰也沒有好好看過。如果你隨時都看得到，又何必刻意仔細觀察呢？不過現在你有機會好好看一看，而且是從太空中眺望，你將看到前所未見的新面貌。從端點星表面觀察天象，總是會受到云霧的幹擾，不論你如何發揮目力，不論星空多麼晴朗，不論周圍多麼黑暗，你以前所看到的銀河，保證都無法媲美這一回。我多麼希望自己從未到過太空，這樣就能像你一樣，今天首次目睹銀河赤裸的美感。」

他推了一張椅子給裴洛拉特。「坐下來，詹諾夫。這得花點時間，我必須慢慢適應這臺電腦。根據我已經感覺到的，我知道顯像是全息式的，所以不需要任何屏幕。顯像會直接輸入我的大腦，但我想可以叫它再產生一個客觀影像，讓你也能看到。請你把燈關上好嗎？不，我真笨，我可以叫電腦做這件事，你坐在那裏就行了。」

崔維茲開始與電腦接觸，感到電腦熱情而親切地握住他的雙手。

燈光逐漸暗下來，終至完全熄滅，裴洛拉特在黑暗中坐立不安。

崔維茲說：「別緊張，詹諾夫。我正在試著控制這臺電腦，也許會碰到些小麻煩，不過我會步步為營，所以你得耐心一點。你看到了沒有？那個新月形？」

黑暗中，那個新月形懸垂在他們眼前。起初有點黯淡，也有些晃動，不過愈來愈清晰明亮。

裴洛拉特的聲音充滿著敬畏。「那就是端點星嗎？我們距離它那麼遠了？」

「對，太空艇飛得很快。」

此時，太空艇正沿著弧形軌道飛入夜面陰影，因此端點星看來是一彎明亮的半月形。崔維茲突然起了一股沖動，想要以大弧度飛到這顆行星的日面，看看它整體的美感，不過總算按捺住了。

裴洛拉特也許會覺得那是新奇的經驗，不過那種美感實在很平凡。它在數不盡的相片、地圖和天體儀上屢見不鮮，每個小孩都曉得端點星像什麼樣子。它是一顆多水的行星——多於大多數的行星——水源豐富而礦藏貧乏，適宜農業而不利重工業。但是，它卻擁有全銀河最先進的精密科技與微型化工業。

他若能讓電腦分析微波數據，再轉成一個可見光模型，端點星上一萬個住人島嶼都能一覽無遺。其中只有一個島比較大，勉強可以算是大陸，端點市便位於其上……

轉向！

只不過是一個念頭，一個意念的運用，顯像就瞬間改變了。有如新月的端點星移到了視線邊緣，隨即完全消失。現在他眼中只有黑暗的太空，連一顆星星也看不見。

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我希望你能把端點星找回來，好孩子，我現在感覺像個瞎子。」他的聲音中透著緊繃的氣息。

「你並沒有瞎。看！」

一團半透明的薄霧，陡然躍入他們的視野。薄霧漸漸擴散，變得愈來愈耀眼，直到整個艙房好像都燃燒起來。

縮影！

又是一次意念的運用，銀河隨即向後退卻，彷彿是將望遠鏡倒轉過來看，並且不斷增加縮小的倍率。銀河不停地收縮，最後變成一個光度變換不定的圓盤。

調高亮度！

圓盤變得愈來愈亮，尺度則始終固定。因為端點星所屬的恆星系位於「銀河盤面」上方，他們看到的並非銀河的正側面。如今呈現他們眼前的影像，是縮小了無數倍的銀河雙螺旋。在靠近端點星的一側，許多黑暗星云的縫隙呈現弧形暗紋。核心處則是乳脂狀的霧氣，由於距離太遠，幾乎收縮成了一點，看起來毫不顯眼。

裴洛拉特以敬畏的口吻，悄聲道：「你說對了，我從未見過這樣子的銀河，我做夢也想不到它的結構那麼復雜。」

「你怎麼可能看到過呢？端點星的大氣層擋在你和銀河之間，你根本看不見外面那一半。而且你從端點星上，也幾乎看不到銀河的核心。」

「真可惜，我們只能從側面來看。」

「並不一定，電腦能顯現出各個方向所見的銀河。我只要表示出這個願望，甚至不必使勁想。」

轉換坐標！

這個意念等於一個明確的指令。當銀河的影像開始慢慢改變時，他的心靈繼續指導著電腦，讓它依照自己的心意運作。

整個銀河緩緩轉向，終於使得銀河盤面垂直於他們的視線。現在，銀河展成一個閃爍的巨大漩渦，其中有許多黑暗的曲線與光燦的節點，中心處則是近乎無形的熾焰。

裴洛拉特問道：「這樣的景象，必須在距離此地超過五萬秒差距的太空中才見得到，電腦怎麼有辦法顯現出來？」但他隨即壓低了聲音說，「請原諒我這麼問，我對這一切一無所知。」

崔維茲說：「我對這套電腦的了解，比你多不了多少。然而，即使是一臺簡單的電腦，也具有調整坐標的功能，可以從它真正的位置——也就是電腦在太空中的方位——變換到其他任何方位，再來顯示銀河的景象。當然，電腦只能利用它觀測得到的資料，所以在轉換成廣角鏡頭時，顯像中就會出現縫隙和模糊之處。不過，現在……」

「怎麼樣？」

「我們看到一個逼真的顯像。我猜這臺電腦儲存有完整的銀河地圖，所以不論從哪一個角度顯像，都能做得一樣好。」

「完整的銀河地圖，那是什麼意思？」

「銀河中每一顆恆星的空間坐標，電腦記憶庫裏一定都有。」

「每一顆恆星？」裴洛拉特不禁肅然起敬。

「嗯，也許並不是三千億顆都有。但是，一定包括每個住人行星所屬的恆星，也可能每一個屬於Ｋ型光譜，以及更熱的恆星都包括在內，這就代表至少有七百五十億顆。」

「每一個住人行星所屬的恆星？」

「我可不想打包票，也許不是全部。總之，在哈里・謝頓的時代，已經存在二千五百萬顆住人行星。聽起來雖然很多，其實只是所有恆星的一萬二千分之一。而謝頓時代距今已有五個世紀，帝國的崩潰並沒有阻礙人類繼續殖民，我認為反倒有鼓勵作用。銀河中還有許多適宜住人的行星，所以如今或許已有三千萬顆有人居住。在基地的記錄中，有可能漏掉一些新的世界。」

「但是那些老的呢？它們當然應該都在裏面，不會有任何例外。」

「我的確這麼想，當然我也無法保證。可是，如果有哪個歷史悠久的住人行星，在記錄中竟然查不出來，我會感到十分驚訝。讓我給你看一樣東西，希望我有足夠的能力控制電腦。」

崔維茲雙手微微用力，手掌便似乎陷得更深，而且被電腦抓得更緊。或許他沒有必要那麼做，或許他只需要隨隨便便、輕輕鬆鬆地默念：端點星！

他動的正是這個念頭，電腦也立即有了反應，在巨大漩渦的極邊緣處，出現一顆閃亮的紅寶石。

「我們的太陽在那裏，」他興奮地說，「它就是端點星所環繞的恆星。」

「啊。」裴洛拉特發出低沉而顫抖的嘆息。

接著，在銀河心臟地帶的羣星叢聚之處，突然迸現一個閃亮的黃色光點。這個光點並非位於正中央，而是較偏向端點星那一側。

「那一顆，」崔維茲說，「是川陀的太陽。」

又嘆了一聲之後，裴洛拉特才說：「你確定嗎？可是人們總是說，川陀位於銀河的中心。」

「就某個角度而言，它的確如此。在所有的可住人行星中，川陀是最接近中心的一顆，遠比任何主要的住人星系更為接近。銀河系真正的中心，被一個巨大的黑洞佔據，它的質量超過百萬顆恆星，所以銀河中心是個可怕的地方。根據我們現有的資料，那個實際的中心沒有任何生命跡象，也許根本就不容許有生命存在。川陀位於銀河旋臂的最內環，而且請你相信，你若有機會目睹它的夜空，必定認為它的確位於銀河中心，因為它被無比稠密的星叢層層包圍。」

「你到過川陀嗎，葛蘭？」裴洛拉特帶著明顯的羨慕問道。

「其實也沒有，但我觀賞過川陀夜空的全息模型。」

然後，崔維茲懷著憂鬱的心情，凝視著面前的銀河影像。在騾的時代，整個銀河都在尋找第二基地，當時曾有多少人絞盡腦汁參研銀河地圖？後來，記載、討論、演義這段歷史的書籍又有多少？

這都是因為哈里・謝頓一開始就說，第二基地將建立在「銀河的另一端」，一個名為「羣星的盡頭」之處。

銀河的另一端！崔維茲閃過這個念頭之際，一條細微的藍線已經出現，以端點星為起點，穿過中心黑洞之後，又一路延伸到對角的盡頭。崔維茲差點就跳起來，他並未下令叫電腦畫出這條線，卻曾經清楚地想到這一點，這對電腦而言已經足夠了。

不過，當然，這條跨越銀河的直線，不一定就是指向謝頓所說的「另一端」。艾卡蒂・達瑞爾曾經使用「圓沒有端點」這句話（只要你願意相信她的自傳），來說明一個目前公認的事實……

雖然崔維茲趕快將這個想法壓下去，電腦卻比他快了無數倍。那條直線隨即消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環繞銀河邊緣的藍色圓圈，它剛好穿過那個深紅色光點，也就是端點星的太陽。

圓沒有端點，如果這個圓周的起點是端點星，若想找出另一端，最後勢必回到端點星上。當年，果然在那裏發現第二基地，它和第一基地竟然處於同一個世界。

可是，倘若事實上，根本沒有真正找到它，萬一所謂的「尋獲第二基地」只是個幌子，那又該怎麼辦？針對這個謎語，除了直線與圓周，還能有什麼合理的答案？

裴洛拉特問道：「你在製造什麼幻象嗎？為什麼有個藍圓圈？」

「我只是在測試對電腦的控制。你想不想找出地球的位置？」

愣了一會兒或兩會兒之後，裴洛拉特才說：「你在開玩笑嗎？」

「沒有，讓我試試看。」

崔維茲試了試，並無任何反應。

「很抱歉。」他說。

「沒有嗎？沒有地球？」

「我猜大概是我沒把命令想對，但這又不大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我猜是電腦並未收錄地球的資料。」

裴洛拉特說：「也許記錄中是用另一個名稱。」

崔維茲立刻追問：「什麼另一個名稱，詹諾夫？」

裴洛拉特卻什麼也沒說，崔維茲只好在黑暗中微微一笑。他突然想到，凡事必須等待時機成熟，纔有可能水到渠成，姑且暫時不提這件事吧。於是，他故意改變話題說：「我想試試能否操縱時間。」

「時間！我們怎麼辦得到？」

「整個銀河系在不斷旋轉。端點星要花上將近五億年的時間，才能繞行銀河一大圈。當然，愈是接近中心的星體，轉完一週的時間就愈短。每一顆恆星相對於中心黑洞的運動，或許電腦中都有記錄，如果真是這樣，就有可能叫電腦將運動速度加快千百萬倍，讓我們看得出旋轉效應。我可以試著做做看。」

他說做就做，當他驅動意念時，全身肌肉不自禁地緊繃起來。彷彿他隻手抓住整個銀河，用力推動它，扭轉它，使它克服了駭人的阻力而開始旋轉。

銀河動了。緩慢地，莊嚴地，順著將旋臂旋緊的方向，銀河開始旋轉了。

時間以不可思議的腳步掠過兩人眼前，那是一種虛幻的、人工的時間。隨著這個人工時間迅速流逝，星辰全部化作過眼云煙。

各處都有一些較大的恆星，在逐漸膨脹成紅巨星的過程中，顏色愈變愈紅，光焰愈來愈強。然後在中央星叢裏，一顆恆星無聲地爆炸，發出眩目的光芒，令整個銀河黯然失色，但下一瞬間隨即煙消云散。接著，在某個旋臂中，又出現一次這般的爆炸，不多久附近又爆了一顆。

「超新星。」崔維茲的聲音微微發顫。

難道說，電腦有本事精確預測哪顆恆星會在什麼時間爆炸？或者只是使用某種簡化的模型，概略地顯現羣星未來的命運，而不是作出精準的預測？

裴洛拉特沙啞地悄聲說：「銀河看起來像個生物，正在太空中爬行。」

「的確如此，」崔維茲說，「不過我卻累了。除非學到一種不那麼喫力的方法，這個遊戲我沒法再玩多久。」

說完他就放棄了。銀河隨即慢了下來，然後趨於靜止，接著又開始傾斜，最後回復到側面的影像，這正是他們一開始見到的銀河。

崔維茲閉起眼睛，做了幾次深呼吸。此時，他們正穿過大氣層最外圍，他能夠感知端點星正在逐漸縮小，還能夠感知附近太空中的每一艘船艦。

他並未想到要偵察一下，看看周圍是否有哪艘船艦特別不同——是否還有一艘同樣以重力推進的太空艇，和他們的軌跡太過接近，絕非只是巧合？

## 第五章發言者

### 01

川陀！

曾經有八千年的歲月，銀河中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以它為首府。這個政體不斷對外擴張，形成一個愈來愈龐大的行星系聯盟。之後的一萬兩千年，一個掌控整個銀河的政權定都於此，川陀就是銀河帝國的中樞、心臟與縮影。

任何人想到帝國，絕不可能不聯想到川陀。

帝國走了很長一段下坡路之後，川陀的物質文明才攀上巔峯。事實上，由於川陀表面的金屬始終燦爛耀眼，當時誰也沒注意到帝國業已失去原動力，前途已經毫無希望。

當川陀變成一個環球都會時，它的發展達到了極致。此時人口總數（依法）固定在四百五十億，而行星表面唯一的綠地，只剩下皇宮的所在地，以及「銀河大學／圖書館」的復合體。

整個川陀表面皆被金屬包覆，沙漠與沃土一視同仁被掩埋在金屬之下。其上則是擁擠的住宅區、林林總總的行政機關、電腦化的精密工廠，以及儲存糧食與零件的巨大倉庫。所有的山脈皆被鏟除，每一個斷層都被填平，市區數不清的地下回廊一直延伸到大陸架。至於海洋，則變成巨大的地底水產養殖場，是這個世界唯一的糧食與礦物產地（當然無法自給自足）。

川陀所需的一切資源，絕大多數依靠與外圍世界的交通。這個龐大的運輸網，包括川陀的上千座太空航站、上萬艘戰艦、十萬艘太空商船，以及百萬艘太空貨輪。

銀河中再也沒有另一座大城市，新陳代謝如川陀這般頻密，也沒有任何行星的太陽能使用率超過此地，或是像它這般走極端地排放廢熱。在川陀世界的夜面，無數閃亮的散熱器伸入稀薄的高層大氣，而在另一側的日面，同樣的散熱器盡數收進金屬層中。隨著這顆行星的自轉，當某地漸漸夜幕低垂時，散熱器便緩緩升起，而在黎明破曉時分，又一個接一個沉入地下。因此，川陀表面永遠存在一種人工的不對稱，幾乎已經成為它的標志。

在川陀的巔峯時期，它統治著整個帝國！

它的統治不怎麼樣，不過也沒有任何世界能將帝國治理得好。帝國實在疆域太過遼闊，無法讓單一世界君臨天下，即使最強而有力的皇帝也不例外。而在帝國走向敗亡之際，當權者都是狡獪的政客與愚蠢無能之輩，他們將皇冠視為私相授受的囊中物，而官僚政治則發展成貪污和賄賂，在這種情況下，川陀又怎能將帝國治理得好？

但即使一切跌到谷底，整個體制仍然需要一個引擎，因此，銀河帝國絕對不能沒有川陀。

雖然帝國一步步土崩瓦解，但只要川陀仍舊是川陀，帝國的核心便依然存在，各種假象便能繼續維持，諸如得意與驕傲，傳統與權力，以及黃金時代。

意料不到的事竟然發生了，川陀終於陷落敵手，而且遭到燒殺擄掠。數百億居民慘遭殺害，數百萬倖存者面臨大饑荒。「蠻子」的艦隊將強固的金屬表層炸得百孔千瘡，甚至將許多處熔毀殆盡。直到這一天，大家才認為帝國真正滅亡。在這個曾經獨步銀河的世界上，倖存者為了活口，只好將剩餘的金屬表層逐一拆解。又過了一個世代，川陀便從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行星，轉變成難以想象的一片廢墟。

「大浩劫」已經過去兩百多年，但在銀河其他各處的人，始終未能忘懷川陀當年的盛況。川陀永遠是歷史小說的熱門題材，是集體記憶最珍貴的象徵，也將永遠保存在格言成語之中，例如「艘艘星艦落川陀」「大海撈針，川陀尋人」「這玩意跟川陀一樣獨一無二」等等。

在銀河每一個角落……

可是唯獨川陀不然！在這裏，昔日的川陀已遭到遺忘，金屬表層幾乎完全消失。川陀現在成了一個農業世界，散居著一些自給自足的農民。難得有太空商船來到此地，即使偶爾真有一艘降落，也不見得特別受歡迎。而「川陀」這個名稱，雖然正式場合仍然出現，但是在口語中已不再通用。根據今日川陀人使用的方言，這個世界稱作「阿姆」，翻譯成銀河標準語，它的意思就是「母星」。

這些思緒在昆多・桑帝斯的腦海中此起彼落，此外他還想到了更多更多。此時他正安穩地坐在那裏，進入一種舒適的假寐狀態。在這種境界中，他的心靈可以自動運作，產生許多雜亂無章的意識之流。

他擔任第二基地的第一發言者已有二十餘年，只要他的心靈依舊強健，能夠繼續投入政治鬥爭，這個位子當然還能再坐上十年到十二年。

他可算是端點市長的鏡像，但是兩者在各方面又大不相同。端點市長統治第一基地，威名響徹銀河；對於其他世界而言，第一基地就是唯一的基地。而第二基地的第一發言者，只有身邊的同僚才認識他。

事實上，真正掌握實權的是第二基地，而第二基地的領導人，便是歷代的第一發言者。在有形力量、科技與武器的領域中，第一基地有著至高無上的成就。而在精神力量、心靈科學和心智控制這方面，第二基地無疑擁有絕對的權威。雙方一旦發生沖突，就算第一基地擁有再多的星艦與武器，如果控制這些武力的人被第二基地控制著心智，一切又何足為懼？

然而這個神祕的力量，還能再使他志得意滿多久？

他是第二十五代第一發言者，相較於歷代第一發言者，他在位已經略微超過平均年數。他是否應當不再如此眷戀這個位子，讓年輕一輩有出頭的機會？例如那個堅迪柏發言者，他是圓桌會議上最新的成員，也是心靈最敏銳的一位。他們今晚將要碰面，桑帝斯欣然期待這個機會。而他是否也該欣然期待，堅迪柏有朝一日可能繼任第一發言者？

這個問題，標準答案是桑帝斯尚未認真考慮退位，他實在太喜歡這個職位了。

現在，他默默坐在那裏，雖然年紀一大把了，仍然能夠完美地履行職務。他的頭發已經灰白，可是由於發色一向很淡，又剪得只剩寸許，所以變化並不顯著。此外，他的藍眼珠也開始褪色。他一身樸素的服裝，則是刻意模仿川陀農民。

只要他願意，這位第一發言者能夠隨意混跡阿姆人之間，不會露出任何馬腳。可是，他的精神力量始終如影隨形。他隨時能將目光與心靈聚焦在某人身上，而那人便會遵循他的心意行事，事後根本毫無記憶。

不過這種事很少發生，幾乎從來沒有。第二基地的金科玉律是：「什麼都別做，除非萬不得已；非做不可時，仍要三思而後行。」

想到這裏，第一發言者輕嘆了一聲。他們生活在銀河大學昔日的校園中，皇宮廢墟的莊嚴古跡就在不遠之處，偶爾環顧四周，難免令人懷疑金科玉律只是金玉其外罷了。

大浩劫發生之際，這條金科玉律差一點被放棄。想要保護川陀，必須犧牲建立第二帝國的謝頓計劃。拯救四百五十億生靈雖然符合人道，可是這樣一來，第一帝國的核心就不會消失，整個計劃便註定遭到延擱。數個世紀後，將會帶來更大的災難，也許第二帝國永遠無法出現……

早期幾位第一發言者，曾經花了數十年光陰，研究這個早已預見的大浩劫，卻苦於找不出解決之道。拯救川陀與建立第二帝國，是無法兩全其美的事。兩害相權取其輕，因此川陀必須毀滅！

當時的第二基地分子，仍然冒了絕大的風險，設法把「銀河大學／圖書館」保存下來，卻因此帶來無窮的後患。雖然從來沒有人能證明，這個舉動導致了騾在銀河歷史上的暴起，總有人直覺地認為兩者必有關聯。

差點就讓一切前功盡棄！

然而，經過大浩劫與騾亂的數十年動蕩後，第二基地邁入黃金時代。

在此之前，亦即謝頓死後的兩百五十多年間，第二基地如地鼠般躲在銀河圖書館裏，一心只想避開帝國的耳目。在日漸衰微的社會中，愈來愈名不符實的銀河圖書館越來越不受重視，他們便以圖書館員的身份出現。這座遭人遺棄的圖書館，作為第二基地的大本營再適合不過。

那是一種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只需要全心全意保護謝頓計劃。與此同時，在銀河的某個端點，第一基地為了圖存，必須跟一波強過一波的敵人奮戰——完全未曾獲得第二基地的協助，對它也幾乎沒有任何了解。

正是大浩劫解放了第二基地，這也是第二基地默許大浩劫的另一個原因。一向勇於表達意見的年輕人堅迪柏最近曾說，其實這根本就是主因。

經過大浩劫的洗禮，帝國正式宣告滅亡，從此之後，川陀上的倖存者從未擅自闖入第二基地的地盤。「銀河大學／圖書館」既然躲過了大浩劫，第二基地更要讓它免於「大復興」的幹擾，連皇宮廢墟也順便保存下來。除了這裏，整個世界的金屬表層幾乎一塊不剩。而地底無數盤根錯節的巨大回廊，則全部遭到掩蓋、填埋、扭曲、毀壞、棄置，通通埋葬在土石之下——唯有此地例外，昔日綠地的四周仍舊圍繞著一大圈金屬。

此地或可被視為一代偉業的巨大紀念碑、昔日帝國的衣冠冢。但在川陀人（阿姆人）心目中，該處卻是不祥之地，充滿冤死的亡魂，絕對不能隨便驚擾。因此，只有第二基地分子穿梭在古代的迴廊中，觸摸得到閃閃發光的鈦金屬。

即使如此，由於騾的出現，第二基地的心血差點全部白費。

騾曾經親自到過川陀。假使當時他曉得這個世界的真面目，又會有什麼結果？騾所擁有的傳統武器比第二基地強大無數倍，他的精神力量也和對手旗鼓相當。然而，一來受到金科玉律的限制，二來由於充分了解眼前的勝利可能預示著更大的挫敗，第二基地總是感到綁手綁腳。

如果不是貝泰・達瑞爾當機立斷，後果真是不堪設想。而她那次的行動，也幾乎沒有第二基地的協助！

接著便開始了黃金時代。前後幾代的第一發言者，終於找到主動出擊的方法，遏止了騾的泛銀河攻勢，進而控制住他的心靈。數十年之後，當第一基地對他們愈來愈好奇、愈來愈疑心的時候，第二基地經過一番努力，也總算成功地使對方收兵。其中，第十九代第一發言者（也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一位）普芮姆・帕佛，完成一項精心設計的計劃，一舉消除了所有的危機；以重大犧牲為代價，拯救了謝頓計劃未來的命運。

過去一百二十年間，第二基地恢復往日的狀態，隱匿在川陀某個鬼影幢幢的地方。他們不必再回避帝國，卻仍然需要和第一基地躲迷藏。如今的第一基地，幾乎已經和昔日的銀河帝國一樣強大，而科技更是青出於藍。

想到這裏，第一發言者慵懶地閉上眼睛，進入一種無我的境界，體會到一種如真似幻的鬆弛感。這並非全然是夢境，卻也不是絕對的清醒。

雨過天晴，一切都會愈來愈好。川陀依舊是銀河的首府，因為第二基地就在這裏。比起當年那些皇帝，他們力量更強大，控制得更得心應手。

第一基地始終只是傀儡，由第二基地負責操縱，使它的舉動正確無誤。不論他們如何船堅炮利，只要在必要的時候，關鍵人物都受到精神控制，他們也只有乖乖聽命的份。

有朝一日，第二帝國終將誕生，但不會是第一帝國的翻版。它將是一個聯邦制帝國，成員都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因此不會出現一個外強中乾的中央集權政府。新帝國的結構將較為鬆散，較富有彈性和韌性，因而更具應變能力。隱藏在幕後的第二基地男女成員，將永永遠遠負責指導這個政體。那時，川陀仍會是帝國的首都，但四萬名心理史學家的領導能力，強過當年的四百五十億普通人……

第一發言者猛然驚醒，發現已是日落時分。剛纔有沒有自言自語？有沒有大聲說過什麼話？

如果說，第二基地成員要知道得比別人多，說得比別人少，那麼身為領導階層的發言者，就需要知道得更多，但是說得更少，而身為第一發言者，則需要知道得最多，而且說得最少。

他露出一抹苦笑。誘惑始終那麼強烈，令人忍不住想效忠川陀，忍不住將第二帝國的目標解釋為幫川陀取得銀河霸主的地位。早在五個世紀之前，謝頓已經預見這一點，並且曾經發出警告。

然而，第一發言者並未睡著太久，他接見堅迪柏的時間還沒到。

桑帝斯對這次的私下會談寄望頗高。堅迪柏年紀很輕，能用新的眼光審視謝頓計劃，而他又有足夠敏銳的心靈，足以見前人所未見。從這位最年輕的發言者言談中，桑帝斯並非沒有機會學到些什麼。

從來沒有人能確定，當年偉大的普芮姆・帕佛接見年輕的寇爾・班裘姆，從那位後輩身上獲益多少。當時班裘姆還不到三十歲，專程來向帕佛報告對付第一基地的可行方案。班裘姆後來從未提起那次覲見的經過，但他最後果然成為第二十一代第一發言者，而且被奉為謝頓之後最偉大的理論家。有些人甚至認為，在帕佛時代所完成的豐功偉業，真正的功臣其實是班裘姆，而不是帕佛本人。

桑帝斯開始跟自己玩一個遊戲，猜想堅迪柏將要說些什麼。根據第二基地的傳統，當一個傑出的年輕後輩，首次有機會與第一發言者單獨會晤時，第一句話便要開宗明義。當然，他們絕不會為了芝麻蒜皮的瑣事，便浪費掉寶貴的首次覲見機會。否則，第一發言者很可能會認為他們不夠份量，這無異是自毀前程。

四小時後，堅迪柏終於出現在他面前。這個年輕人沒有露出絲毫的緊張，只是默默等待桑帝斯先開口。

於是桑帝斯說：「發言者，你為了一件重要的事，請求私下覲見我。可否請你先扼要說明一下？」

堅迪柏幾乎像是在描述晚餐吃了些什麼，以平靜的口吻說道：「第一發言者，謝頓計劃根本毫無意義！」

### 02

史陀・堅迪柏從不需要任何人肯定他的價值，他自小即了解自己與眾不同。年僅十歲，第二基地一名特工就發掘到他的心靈潛能，從此他便加入第二基地的行列。

他在學習過程中表現得極為優異。就像重力場吸引太空船一樣，心理史學對他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使他身不由己地一頭栽進去。同齡弟子還在學習微分方程之際，他已經開始閱讀謝頓的心理史學入門教材。

十五歲那年，他考進了銀河大學（即昔日的川陀大學，如今已經正式改名）。接受入學面試時，面試委員問到他將來的志願，他以堅定的口氣答道：「在四十歲前成為第一發言者。」

他的目標不僅僅是第一發言者的寶座，對他而言，那幾乎是唾手可得的囊中物。言下之意，他的目標是要向時間挑戰，因為就連普芮姆・帕佛，也是四十二歲那年才就任的。

堅迪柏這樣回答之後，那名面試委員立刻動容。但是年輕的堅迪柏早已熟悉「心理語言」，懂得詮釋那個驟變的神情。他非常清楚（就像那名委員當場宣佈一樣），自己的檔案會加上一條小小的注記，大意是說他是個難纏的傢伙。

嗯，當然如此！

堅迪柏就是打算做個難纏的傢伙。

現在他三十歲了，再過兩個月，就要慶祝三十一歲生日。想要實現當初的雄心壯志，最多還有九年時間可資利用，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能夠成功。他如今已是發言者評議會的一員，而今天覲見現任的第一發言者，就是他計劃中關鍵性的一步。為了得到最佳的結果，他曾不遺餘力地勤練心理語言的溝通技巧。

當第二基地兩名發言者彼此溝通時，採用的語言是銀河中獨一無二的。他們除了開口之外，還會配合無數迅疾的手勢，以及各種精神型樣的變化。

如果有外人在場，只能聽到極少的語匯，甚至什麼也聽不見。事實上，在極短暫的時間內，他們已經交換大量的思想訊息。至於溝通的內容，則無法借用文字忠實重述給任何外人。

發言者所使用的語言，優點在於效率極高，而且無比細膩生動。不過它也有缺點，那就是幾乎無法掩飾任何心意。

堅迪柏很了解自己對第一發言者的看法，他覺得第一發言者已經過了精神全盛期。根據堅迪柏的評估，第一發言者沒有受過危機處理訓練，也從未預見任何危機，萬一真有危機出現，他將缺乏當機立斷的能力。桑帝斯是個親切和善的老好人，而這種人正是可怕的禍源。

堅迪柏必須將這些想法都隱藏起來，不但在話語、動作、面部表情中不可流露任何跡象，甚至在思想上都要深藏不露。不過，他並不知道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將這些想法掩飾得天衣無縫，不讓第一發言者察覺半分蛛絲馬跡。

同理，堅迪柏也知道第一發言者對自己的感覺。從和藹可親的態度中——這相當明顯，而且十分誠摯——堅迪柏能感到稍許賣賬與玩味的意思。因此他將自己的精神控制收緊了些，以免顯露任何憎惡的情緒，至少將它減至最低程度。

第一發言者微微一笑，仰身靠向椅背。他並沒有把腳翹在書桌上，不過他的身體語言已經十分明確，一來表現出自信滿滿的安然，二來又顯得和對方有些私交，剛好能讓堅迪柏摸不著頭腦，無法確定自己的話究竟產生了什麼作用。

由於堅迪柏一直沒有機會坐下，即使他想做些反應或行動，以便盡量減低這個疑慮，能夠採取的方案也少得可憐。這一點，第一發言者絕不可能不了解。

桑帝斯終於再度開口：「謝頓計劃毫無意義？多麼驚人的說法！堅迪柏發言者，你最近觀察過元光體嗎？」

「我經常研究，第一發言者。這是我的職責，也是我的興趣。」

「通常，你會不會只專注於自己負責的部分？你是否一律用微觀方式觀察，仔細審視某些方程組和微調路徑？這樣做當然極為重要，不過我一向認為，偶爾做一次整體觀察，會是一個絕佳的練習。一寸寸地研究元光體自有其必要，但對它做一次鳥瞰，則是極具啟發性的。告訴你一句老實話，發言者，我自己也有好久沒這麼做了。你願意陪我溫故知新嗎？」

堅迪柏不敢沉默太久。他一定得遵命，並且必須表現得欣然而從容，否則還不如根本別答應。「第一發言者，這是我的榮幸，也是一件樂事。」

第一發言者按下書桌旁的一個握柄。每位發言者的辦公室都配備有這種裝置，而相較於第一發言者的元光體，堅迪柏的那個在各方面都毫不遜色。表面上看來，第二基地是個人人平等的社會，只不過表面上的一切並不重要。事實上，第一發言者的正式特權只有一項而已，他的頭銜已經說得很清楚，他總是最先發言的一位。

閘柄按下之後，整個房間隨即陷入一片黑暗，但幾乎在同一瞬間，黑暗便轉換成一種珍珠般的幽光。兩側的巨幅墻壁變成淡淡的乳黃色，接著愈來愈亮，愈來愈白，終於顯出無數列印整齊的方程式，每一行都又細又小，幾乎無法看得清楚。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第一發言者的意思相當明顯，根本不給對方反對的餘地，「我們將放大率盡量縮小，以便一眼就能看到最多的內容。」

一行行整齊的方程式迅速縮小，直到每行都細如發絲，在珍珠色的背景上，形成無數模糊的黑色曲線。

第一發言者的右手挪到座椅扶手上，按下小型控制板的某些按鍵。「讓我們回到起點，回到哈里・謝頓的時代，然後調整成緩緩向前推進的模式。我們控制好視窗的大小，每次只看十年的發展，這樣能有一種靜觀歷史推移的奇妙感覺，不會因為細微末節而分神。不曉得你以前有沒有試過？」

「從未真正這樣做過，第一發言者。」

「你該試試，這是一種絕妙的感受。注意看，起點處的黑色紋路十分稀疏，因為在最初幾十年間，沒有什麼機會出現其他可能。然而，分枝點會以指數式的速度增加。每當選定一個特殊的分枝，其他分枝的發展就會大量減少，否則整個畫面很快會變得無法處理。當然，在研究未來的發展時，我們必須謹慎選擇應當取消哪些分枝。」

「我知道，第一發言者。」堅迪柏的回答帶著一絲冷淡，他實在無法百分之百掩飾。

對此，第一發言者並沒有任何反應。「注意那些紅色符號形成的曲線，它們的圖樣具有某種規律。照理說，它們顯然應該隨機出現；每位發言者在獲得發言權之前，都必須對原始的謝頓計劃做一點補充，這些紅線就是補充的內容。想要預測哪裏比較容易補充，或是發言者由於個人的興趣和能力，傾向於選擇哪一部分，似乎都是不可能的事。然而，長久以來我一直懷疑，『謝頓黑線』和『發言者紅線』的混合體，圖樣變化遵循著某種嚴格規律。這種規律和時間有很重大的關聯，和其他因素則幾乎無關。」

堅迪柏仔細盯著墻上的畫面，隨著「時間」一年一年流逝，黑線與紅線交織成愈來愈復雜的圖樣，看久了幾乎令人昏昏欲睡。當然，圖樣本身一點意義也沒有，真正有意義的，是其中的無數符號。

不久，各處出現一些明亮的藍線，逐漸向外擴張，生出許多分枝，變得愈來愈顯眼，最後又匯聚在一起，盡數沒入黑線或紅線之中。

第一發言者說：「這是『偏逸藍線』。」兩人心中不約而同生出嫌惡的情緒，充塞在周遭的空間。「我們注意跟蹤它，最後就會來到『偏逸世紀』。」

他們果然看到了，甚至能精確指出騾亂何時驟然震撼銀河。在那個時間點，元光體射出的藍色線條突然加速繁衍，幾乎暴漲到無法收拾的地步。隨著藍線繼續不斷開枝散葉，藍色光芒愈來愈強，整個房間似乎都變成藍色，整幅墻壁也都遭到藍線的污染（也只有「污染」一詞能夠形容）。

藍線終於達到猖獗的極限，隨即開始消退，愈來愈稀疏，並逐漸聚在一起。又過了一個世紀，才終於消失殆盡。藍線消失之處，顯然就是普芮姆・帕佛的心血結晶所在，從此，謝頓計劃又恢復了黑線與紅線的構圖。

繼續前進，繼續前進……

「這裏就是現在的情況。」第一發言者以輕松的口氣說。

繼續向前，繼續向前……

然後所有的線條匯集一處，像是一個緊密的黑色繩結，其間裝飾著少許紅線。

「那代表第二帝國的建立。」第一發言者解釋道。

這時，他關掉了元光體，整個房間再度沐浴在普通燈光下。

堅迪柏說：「實在是個動人的經驗。」

「沒錯。」第一發言者微微一笑，「而你一直很小心，盡可能不讓情緒展現出來。但這並不重要，讓我跟你把話說明白吧。

「首先你應該注意到，在普芮姆・帕佛的時代之後，偏逸藍線就幾乎完全消失。換句話說，藍線已經有一百二十年未曾出現。你也應該注意到，未來五個世紀內，再度出現高於五級的『偏逸現象』幾率實在太小。此外你還應該注意到，我們已經開始拓展謝頓計劃，也就是進行第二帝國建立之後的心理史學計算。你一定明白，雖然哈里・謝頓是個超越時代的天才，卻不可能無所不知無所不曉。我們不斷改良他的成就，如今，我們對於心理史學的認識，是謝頓當年絕對無法達到的。

「謝頓的計算終止於第二帝國的誕生，我們則繼續推算下去。其實，我可以大言不慚地說，這個涵蓋第二帝國往後發展的『超謝頓計劃』，絕大部分內容出自我的手筆，這也是我今天坐在這個位子上的主因。

「我告訴你這麼多，是要你別跟我說沒有必要的廢話。我們擁有這麼完善的計算，你怎麼能說謝頓計劃毫無意義？它根本就是完美無瑕的。謝頓計劃能夠安然渡過偏逸世紀，便是它毫無瑕疵的最佳證明，當然，帕佛的天才也功不可沒。年輕人，謝頓計劃究竟有什麼缺陷，你竟敢把它貼上毫無意義的標簽？」

堅迪柏僵直地站在那裏。「您說得很對，第一發言者，謝頓計劃的確毫無瑕疵。」

「那麼，你願收回自己的成見？」

「不，第一發言者。毫無瑕疵正是它的瑕疵，完美無瑕乃是它的致命傷！」

### 03

第一發言者仍然平靜地望著堅迪柏。他對自己的表情早已練到收放自如，看到堅迪柏這方面的笨拙表現，他感到十分有趣。每一次的訊息交換，這個年輕人都盡量掩飾住自己的情感，但每次卻毫無例外地暴露無遺。

桑帝斯以不帶感情的目光打量著他。堅迪柏是個瘦削的年輕人，僅僅比一般人略高一點，他的嘴脣很薄，一雙瘦骨嶙峋的手總是閑不下來。他的一雙黑眼睛顯得冰冷無情，還微微透著憂鬱的目光。

第一發言者心知肚明，他是一個難以說服的人。

「你講的是一種詭論，發言者。」他說。

「只是聽起來像個詭論，第一發言者。因為我們一向將謝頓計劃的種種都視為理所當然，大家照單全收，從來未曾置疑。」

「那麼，你的疑問又在哪裏？」

「在於該計劃的最根本。我們都知道，如果該計劃所試圖預測的對象，其中有太多人知曉計劃的本質，甚至只是知曉它的存在，這個計劃就不可能成功。」

「我相信哈里・謝頓了解這一點。我甚至相信，他將這個事實定為心理史學兩大基本公設之一。」

「可是他並未預見騾，第一發言者。因此他也無法預見，當騾證明了第二基地的重要性之後，我們竟然會成為第一基地成員的眼中釘。」

「哈里・謝頓——」第一發言者忽然打了一個冷戰，閉上了嘴巴。

哈里・謝頓的容貌，第二基地所有的成員都很熟悉。在第二基地大本營中，處處可見謝頓的肖像，不論是二維或三維、照片或全息、淺浮雕或圓雕，坐姿或站姿。這些肖像一律取材自晚年的謝頓，一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臉上布滿代表成熟智慧的皺紋，以表現出這位天才最圓熟的神韻。

第一發言者現在卻想起來，他曾經看過一張據說是謝頓年輕時的相片。那張相片從未受到重視，因為「年輕的謝頓」幾乎就像是個矛盾的名詞。但桑帝斯的確看過那張相片，如今他心中突然冒出的念頭，是史陀・堅迪柏和年輕的謝頓極為相像。

荒唐！根本就是迷信。不論何時何地，不論多麼理智的人，有時也難免會被這種迷信糾纏。自己只是被一種飄忽的神似所欺騙，如果現在那張相片就在眼前，他立刻能發現這只是一種幻象。然而，此時此刻為什麼會冒出這個傻念頭呢？

他很快回過神來。那只是極短暫的悸動，只是思緒的瞬間脫軌，除了發言者，其他人不可能察覺得到。不過，不曉得堅迪柏會如何詮釋。

「哈里・謝頓，」這次他的語氣非常堅定，「明白未來有無數種可能，都是他所無法預見的，由於這個緣故，他才設立第二基地。我們自己也沒有預測到騾，但是當他威脅到我們的時候，我們立刻覺察到他的危險，及時阻止了他。我們也未曾料到，自己後來竟會成為第一基地的眼中釘，但是危機浮現之際，我們便及時發現，終究阻止了這個發展。在這些歷史事件中，你能找到任何錯誤嗎？」

「第一點，」堅迪柏說，「第一基地對我們的戒心，至今仍未解除。」

堅迪柏語氣中的敬意明顯地減少。（根據桑帝斯的判斷）他已經注意到對方聲音中那一下悸動，並且將它詮釋為一種遲疑。這一定要想辦法糾正，桑帝斯這麼想。

第一發言者流暢地說：「讓我來推測一下。第一基地的某些人，將最初四個世紀的艱困歷史，與過去一百二十年的太平歲月作比較，得出一項結論：除非第二基地仍舊好好守護著謝頓計劃，否則不可能有這種結果，當然，他們這個結論完全正確。而且，他們會進而推斷，第二基地根本沒有被摧毀，當然，他們這樣推斷也完全正確。事實上，根據我們收到的一些報告，第一基地的首都世界端點星上，有一個年輕人，一名政府官員，他就十分相信這個說法。我忘了他的名字……」

「葛蘭・崔維茲。」堅迪柏輕聲說，「是我首先從報告中發現這件事，也是我將這個報告轉到您的辦公室。」

「哦？」第一發言者用誇張的禮貌口氣應道，「你是怎麼注意到他的？」

「我們派駐在端點星的某位特工，不久前送回一份冗長的報告，內容是基地新科議員的背景資料。這純粹是一件例行報告，發言者通常都不會留意。不過這份報告卻吸引了我，因為上面有那位新當選的議員葛蘭・崔維茲的詳細描述。我從那些記述中看出來，他似乎過分自信，而且鬥志昂揚。」

「你發現有人和你臭味相投，是嗎？」

「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堅迪柏僵硬地答道，「他似乎是個莽撞的人，喜歡做些荒唐的事，這點和我很不一樣。總之，我主導了一次深入調查。我很快就發現，他如果年輕時被我們吸收，會是第二基地的一位優秀成員。」

「也許吧，」第一發言者說，「但是你也曉得，我們從不吸收端點星的人。」

「這點我很明白。總之，雖然沒有接受過我們的訓練，他卻擁有不凡的直覺。當然，那種直覺完全未經剪裁。因此，雖說他猜到第二基地仍然存在，我也並不感到特別驚訝。然而，我覺得這點已經足夠重要，所以送了一份備忘錄到您的辦公室。」

「從你的態度看來，我猜一定又有什麼新發展。」

「由於具有很強的直覺，他猜中了我們仍舊存在的事實，然後便肆無忌憚地拿來大做文章，結果被逐出了端點星。」

第一發言者揚起雙眉。「你突然停下來，是想要我來詮釋其中的意義。我暫且不動用電腦，以心算大致推估一下謝頓方程式。我猜那個機靈的市長，也有足夠的智慧懷疑我們的存在，因此不希望那個不守紀律的傢伙驚動整個銀河，令她心目中那個第二基地提高警覺。我猜，根據銅人布拉諾的判斷，將崔維茲逐出端點星，才能確保自身的安全。」

「她大可將崔維茲囚禁，或悄悄將他處決。」

「想必你很清楚，將謝頓方程式用到個人身上，得到的結果根本不可靠，那些方程式只適用於人類羣體。由於個人行為無法預測，我們可以假設市長是個人道主義者，認為囚禁是一種殘酷的做法，更遑論處決。」

堅迪柏好一陣子沒有再講話，但是這段沉默抵得上滔滔雄辯。他將沉默的時間拿捏得恰到好處，足以令第一發言者動搖自信，又不至於引起對方的反感。

他在心中倒數讀秒，時間一到，他立刻說：「這並不是我心目中的詮釋。我相信，那個崔維茲此時扮演的是個前鋒，而他背後的力量，會對第二基地構成史無前例的威脅——甚至比騾還要危險！」

### 04

堅迪柏感到很滿意，這番話的確發揮了預期的威力。第一發言者並未料到這種驚人之語，一聽之下方寸大亂。從此刻開始，堅迪柏搶到了主動權。即使他對這個逆轉還有絲毫存疑，一旦桑帝斯再度開口，存疑也立時消失無蹤。

「這和你認為謝頓計劃毫無意義的主張，又有什麼關係？」

堅迪柏自認穩操勝算，他不讓第一發言者有喘息的機會，隨即以訓人的口氣說：「第一發言者，一般人都深信，謝頓計劃經過偏逸世紀的重大扭曲後，是普芮姆・帕佛又令它回到正軌。但只要仔細研究元光體，您就會發現，直到帕佛死後二十年，偏逸藍線才完全消失，從此再也沒有任何藍線出現。這一點，雖然可歸功於帕佛之後的諸位第一發言者，事實上卻不大可能。」

「不大可能？縱使我們幾位都比不上帕佛，可是——為何不大可能？」

「第一發言者，能否準許我示範一下？利用心理史學的數學，我能清楚地證明，偏逸現象完全消失的幾率太小太小了，無論第二基地如何努力，也幾乎無法實現。我的示範得花半個小時，而您必須聚精會神，如果您沒有時間，或者沒有興趣，大可不必答應我的要求。我還有另一個機會，就是請求召開發言者圓桌會議，向所有的發言者公開示範。但是這樣會浪費我的時間，還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辯。」

「對，而且可能會讓我丟臉。現在就示範給我看吧，不過我要先警告你，」第一發言者力圖挽回頹勢，「假如你給我看的東西毫無價值，我一輩子不會忘記。」

「果真毫無價值的話，」堅迪柏以驕傲的口氣，輕松地化解對方的攻勢，「我會當場向您辭職。」

示範過程比預定時間超出許多，因為從頭到尾，第一發言者都在緊緊逼問數學內容。

堅迪柏使用「微光體」極為熟練，因此其實還節省了一點時間。微光體能將謝頓計劃任何部分以全息畫面顯示，無需以墻壁當屏幕，也不必書桌那麼大的控制臺。這種裝置在十年前才正式啟用，第一發言者從未學會操作的訣竅。堅迪柏明白這一點，第一發言者也知道瞞不過他。

堅迪柏將微光體掛在右手拇指上，用其他四根指頭操作控制鍵鈕。他的手指從容地挪移，彷彿是在演奏某種樂器。他還真寫過一篇短文，討論兩者的類似之處。

堅迪柏用微光體產生的（並輕易找到的）方程式，隨著他的解說，不斷蜿蜿蜒蜒地前後運動。必要的時候，他可以隨時叫出定義，列出公設，畫出二維與三維圖表（當然也能將「多維關係式」投影到這些圖表上）。

堅迪柏的解說清晰而精闢，終於使得第一發言者甘拜下風。他心悅誠服地問道：「我不記得看過這樣的分析，這是什麼人的成果？」

「第一發言者，這是我自己的成果。我已經發表過有關這方面的數學了。」

「非常傑出，堅迪柏發言者。你有這樣的成就，一旦我死了，或者退位的話，下一代第一發言者很可能就是你。」

「我從未想過這一點，第一發言者——可是既然您絕無可能相信，我索性收回這個說法。事實上，我的確想過這件事，並且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第一發言者。因為不論是誰繼任這個職位，都得遵行一個唯有我纔看得清楚的方案。」

「很好，」第一發言者說，「不當的謙虛其實非常危險。究竟是什麼樣的方案？或許現任的第一發言者也能遵行。即使我已經老得無法作出像你那樣的突破，我至少還有能力接受你的指導。」

這實在是相當大方的讓步，堅迪柏完全沒有料到，頓時心中充滿溫暖，雖然他明知這正在老前輩的意料中。

「謝謝您，第一發言者，因為我太需要您助我一臂之力。沒有您的英明領導，我自己不可能支配圓桌會議。」這就叫禮尚往來，「所以說，我想，您已經從我剛才的示範中看出來，我們採取的對策不可能矯正偏逸世紀，也無法使所有的偏逸現象從此消失。」

「這點我很清楚。」第一發言者說，「假定你的數學推導正確無誤，那麼，為了讓謝頓計劃真的完全回到正軌，而且繼續完美無缺地發展下去，我們必須能夠相當準確地預測少數人的反應，甚至是個人的反應。」

「非常正確。既然心理史學的數學做不到這一點，偏逸現象就不可能消失，更不可能永遠不再出現。現在您應該明白，我剛才為什麼會說：謝頓計劃的瑕疵就在於完美無瑕。」

第一發言者說：「現在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謝頓計劃中確實還有偏逸現象，二是你的數學推導犯了錯誤。由於我必須承認，一個多世紀以來，謝頓計劃並未顯現任何偏逸，因此你的推導一定出了問題。可是，我又找不出任何謬誤或無心之失。」

「您犯了一個錯誤，」堅迪柏說，「您排除了第三種可能性。上述兩者確有可能同時成立，謝頓計劃不再有任何偏逸，而我的數學推導也完全正確，雖然後者否定了前者。」

「我看不出有第三種可能。」

「假如謝頓計劃被某種先進的心理史學方法所控制，這個方法超越了我們現有的成就，可以預測一小羣人的反應，甚至個人的反應也許都能預測。當且僅當在此前提下，根據我的數學推導，謝頓計劃會擺脫任何偏逸現象！」

第一發言者沉默不語，過了好一陣子（以第二基地的標準而言），他才說：「那種先進的心理史學方法，我從未聽說過，而聽你的口氣，我確定你也沒有概念。如果連你我都不知情，那麼，某位或某些發言者發展出這種『微觀心理史學』——讓我暫且這樣稱呼——而能對圓桌會議其他成員保密，這種機會是無限小。你同意嗎？」

「我同意。」

「那麼又只剩下兩種可能，一是你的分析有誤，二是微觀心理史學的確存在，卻並非掌握在第二基地手中。」

「完全正確，第一發言者，第二種可能一定就是事實。」

「你能證明這個立論的真實性嗎？」

「我無法以正式的方法證明，但是請您回想一下：不是早已出現過一個人，可以通過操縱個人，而影響整個謝頓計劃嗎？」

「我猜你指的是騾。」

「沒錯，正是他。」

「騾專事破壞，如今的問題則是謝頓計劃進行得太順利，太過接近完美，而你的推導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你現在要找的是一個『反騾』——他能像騾一樣改寫謝頓計劃，可是動機完全相反，並不是要破壞，而是要精益求精。」

「正是如此，第一發言者，只恨我自己無法表達得這樣精闢。騾是何方神聖？是個突變異種。但他是從哪裏冒出來的？為什麼具有那種異能？誰也不知道真正的答案。難道不可能有更多類似的人嗎？」

「顯然不會有。騾最著名的一點就是他無法生育，他的名字便是由此而來。莫非你認為那只是個傳說？」

「我並不是指騾的後人。我的意思是，可能有一大羣人——或是現在變成了一大羣——全都具有和騾相近的能力，而騾只是那個團體的叛徒。那羣人為了自己的理由，非但不想破壞謝頓計劃，反而在盡力維護它。」

「銀河在上，他們為何要維護謝頓計劃？」

「我們又為何要維護它？我們計劃中的第二帝國，是由我們，或者應該說由我們的傳人，來擔任決策者。倘若有更高明的組織在維護這個計劃，他們絕不會把決策權留給我們。他們會自己當家做主，但最終目標又是什麼？他們準備為我們打造什麼樣的第二帝國，難道我們不該設法搞清楚嗎？」

「你又打算如何進行？」

「嗯，端點市長為何要放逐葛蘭・崔維茲？這麼一來，就讓那個具有潛在危險的人物，在銀河中自由自在地橫沖直撞。若說她這樣做是出於人道的動機，我絕對不相信。證諸歷史，第一基地的領導人全是現實主義者，這就是說，他們的行為通常都不顧及道德。事實上，他們的一位傳奇英雄塞佛・哈定，甚至公開挑戰道德觀念。所以說，我認為那些反騾——我也借用您的說法——一定控制住了那個市長。我相信崔維茲已經被他們吸收，而且我還相信，他是攻擊我們的先鋒部隊，將帶給我們極大的危險。」

第一發言者說：「謝頓在上，你也許說對了。但是我們要怎樣說服圓桌會議？」

「第一發言者，您太低估您的權威了。」

## 第六章地球

### 01

崔維茲感到心浮氣躁。他跟裴洛拉特正坐在用餐區，剛喫完中飯。

裴洛拉特說：「我們在太空才待了兩天，我卻已經相當適應，雖說我仍會懷念新鮮空氣、大自然，以及地面的一切。怪啦！那些東西在身邊的時候，我好像從未注意過。話說回來，這裏有我的晶片，還有你那臺了不起的電腦，就等於所有的藏書都跟著我，我就感到什麼都不缺。而且，我現在對身處太空這件事，已經一點恐懼感也沒有了。真不可思議！」

崔維茲含糊地應了一聲。他正在沉思，並未注意到外界的一切。

裴洛拉特又輕聲說：「我並不是想多管閑事，葛蘭，可是我認為你沒有真正在聽。我不是個特別有趣的人，總是有點令人厭煩，這你是知道的。話說回來，你好像在想什麼心事——我們遇上麻煩了嗎？你知道嗎，你不必顧忌，什麼事都可以告訴我。我猜自己幫不上什麼忙，但我絕不會驚慌失措，親愛的夥伴。」

「遇上麻煩？」崔維茲似乎回過神來，微微皺了一下眉頭。

「我是指這艘太空艇。它是最新型的，所以我猜也許哪裏出了問題。」裴洛拉特露出淺淺而遲疑的笑容。

崔維茲猛力搖了搖頭。「我真不該讓你產生這種疑慮，詹諾夫。這艘太空艇沒什麼不對勁，它表現得十全十美。我只不過是在找超波中繼器。」

「啊，我懂了——不過我還是不懂，什麼是超波中繼器？」

「好吧，詹諾夫，讓我為你解釋一番。我跟端點星保持著聯絡，至少，我隨時聯絡得上端點星，反之亦然。他們一直在觀測這艘太空艇的軌跡，所以知道我們現在的位置。即使他們原先沒這樣做，也能隨時把我們找出來。因為只要掃描近太空的質點，就能定出任何船艦或流星體的位置。但他們還能進一步偵測能量型樣，這樣不但可以區分船艦和流星體，還能辨識每一艘船艦，因為兩艘船艦使用能量的方式絕不會完全一致。總之，不論我們開啟或關閉哪些設備或裝置，這艘太空艇的能量型樣都有固定的特徵。如果端點星沒有某艘船艦的能量型樣記錄，它的身份當然無法辨識；反之，像我們這艘太空艇，端點星擁有完整的記錄，一旦偵測到它，立刻能辨識出來。」

裴洛拉特說：「我有一種感覺，葛蘭，文明的進步等於是對隱私權的剝削。」

「你也許說對了。然而，遲早我們必須進入超空間，否則註定我們這一輩子，只能在距離端點星一兩秒差距的太空遊蕩，只能進行最低程度的星際旅行。反之，取道超空間，我們在普通空間的航跡就變得不連續。我們能在瞬間由一處跳到另一處，我的意思是，有時可以一舉跨越幾百秒差距。我們會突然出現在非常遙遠的地方，由於方位極難預測，實際上我們再也不會被偵測到。」

「我懂了，一點都沒錯。」

「當然，除非他們預先在太空艇中植入一個超波中繼器。那玩意能送出穿越超空間的訊號——一種對應這艘太空艇的特定訊號——端點星當局就一直能知道我們位在何方。懂了嗎，這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問題。這樣一來，我們在銀河中就無所遁形，不論做多少次超空間躍遷，都不可能擺脫他們的追蹤。」

「可是，葛蘭，」裴洛拉特輕聲說，「難道我們不要基地保護嗎？」

「當然要，詹諾夫，但只限於我們需要的時候。你剛才說過，文明的進步代表不斷剝奪隱私權。哼，我可不想那麼進步。我希望有行動自由，不希望隨時隨地都能被找到，除非我自己請求保護。所以說，假如太空艇上沒有超波中繼器，我會感到比較舒服，舒服千萬倍。」

「你找到了嗎，葛蘭？」

「還沒有。萬一給我找到了，我或許有辦法令它失靈。」

「如果你看到了，能夠一眼認出來嗎？」

「這正是我目前的困難之一，我也許根本認不出來。我知道超波中繼器大概像什麼樣子，也知道如何測試可疑的物件。但這是一艘新型的太空艇，專門為了特殊任務而設計。超波中繼器也許成了機件的一部分，外表根本看不出來。」

「反之，也可能並沒有超波中繼器，所以你一直找不到。」

「我不敢這麼說，但在弄清楚之前，我不想進行任何躍遷。」

裴洛拉特顯得恍然大悟。「原來這就是我們始終在太空飄蕩的原因，我一直在納悶為何還不進行躍遷。你知道嗎，我對躍遷略有所聞。老實說，我有一點緊張，不知道你何時會命令我係上安全帶，或者吞一顆藥丸，或是諸如此類的準備工作。」

崔維茲勉強微微一笑。「根本不必擔心，現在不是古時候了。在這種船艦上，一切交給電腦即可。你只要下達指令，電腦便會執行。你根本不會察覺發生了什麼事，唯一的變化只是太空景觀陡然不同了。如果你看過幻燈片，就該知道當幻燈片跳到下一張的時候，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嗯，躍遷的感覺大同小異。」

「乖乖，竟然毫無感覺？奇怪！我反倒覺得有點失望。」

「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從來沒有任何感覺，而我所搭乘過的船艦，全部比不上現在這艘太空艇。不過，我們還沒有進行躍遷，並不是因為超波中繼器的關係，而是我們必須再離端點星遠一點，也得離太陽遠一點。我們距離巨大天體愈遠，就愈容易控制躍遷，也就愈容易抵達預定的普通空間坐標。在緊急狀況下，即使距離行星表面只有兩百公里，有時也必須冒險一躍，這時只能祈禱自己運氣夠好。由於在銀河中，安全的空間比不安全的多得太多，一般說來運氣都不會那麼壞。話說回來，總是存在著某些隨機的因素，可能使你在重返普通空間時，出現在一顆巨大恆星幾百萬公里附近，甚至掉進銀河核心，你還來不及眨一下眼睛，就發現已經被烤焦了。我們距離各個天體愈遠，那些因素的影響就愈小，不幸的事件就愈不可能發生。」

「這樣的話，我很贊賞你的謹慎，我們並非十萬火急。」

「一點都沒錯。尤其是我在行動之前，很想先找到那個超波中繼器，或是設法說服自己超波中繼器並不存在。」

崔維茲似乎又陷入了沉思冥想，裴洛拉特不得不略微提高音量，以超越那道無形的障礙。「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什麼？」

「我的意思是，我親愛的兄弟，如果不考慮那個超波中繼器，你準備在什麼時候進行躍遷？」

「根據我們目前的速度和軌跡，我估計要等到出發後的第四天。我會用電腦算出正確的時間。」

「好吧，那麼你還可以找兩天。我能提供一個建議嗎？」

「請說。」

「我從工作中體會出一個心得——我的工作當然和你的截然不同，但是這個道理或許可以推廣——我的心得是，如果對某個問題猛鉆牛角尖，反倒會弄巧成拙。何不把心情放輕松，跟我談點什麼別的，這樣一來，你的潛意識在沒有密集思考的壓力下，也許就會幫你解決這個難題。」

崔維茲先是露出厭煩的神情，隨即哈哈大笑。「嗯，有何不可？告訴我，教授，你為何會對地球那麼感興趣？你怎麼會想到那種古怪的念頭，認為人類全都發源於某一顆行星？」

「啊！」裴洛拉特點了點頭，沉浸在回憶中。「說來話長，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剛進大學的時候，本來想成為一位生物學家，因為我對不同世界的物種變異特別感興趣。你應該知道，這種變異非常小——嗯，也許你並不知道，所以想必不介意我從頭說起。銀河各處所有的生命形態，至少目前我們接觸到的一切生命，都是以水為介質的蛋白質／核酸生化結構。」

崔維茲說：「我讀的是軍事學院，課程偏重核子學和重力子學，但我並非那種知識狹隘的專才，我對生命的化學基礎略有所知。我們以前學過，水、蛋白質以及核酸，是唯一可能的生命基石。」

「我認為那個結論並不恰當。比較安全的說法，是至今尚未發現其他形式的生命，或者應該說，還沒有辨識出來，反正你知道這點就成了。更令人驚訝的是，所謂的原生物種，也就是除了某顆行星之外，其他世界都不存在的物種，數目竟然都非常少。現今存在的大多數物種，特別是『智人』，在銀河所有的住人世界幾乎都能發現，而且無論就生物化學、生理學或形態學而言，彼此都有密切關聯。另一方面，原生物種之間的特徵卻有很大差異，不同行星上的原生物種也幾乎沒有交集。」

「嗯，這又怎麼樣？」

「結論就是銀河中某個世界——單獨一個世界——和其他世界截然不同。銀河中有數千萬個世界——沒有人確定究竟有多少——都發展出了生命，但都是些簡單的、纖弱的、稀稀落落的生命，沒有什麼變化，不容易存續，更不容易擴散。可是有一個世界，那個唯一的世界，輕而易舉發展出幾百萬種生物，其中有些非常專化，而且高度發展，非常容易增殖和擴散，最後的結果就包括我們在內。我們有足夠的智慧形成文明，發展超空間飛行，殖民整個銀河系。而在擴展到整個銀河的過程中，我們隨身帶著許多其他的生物，那些生物彼此間都有淵源，也和人類多少有些親戚關係。」

「仔細想一想，」崔維茲以相當平淡的口氣說，「我認為這種說法站得住腳。我的意思是，這是個充滿人類的銀河，如果我們假設人類起源於單一的世界，那個世界就必定與眾不同。有何不可呢？生命能夠那麼多樣化發展的幾率一定很小，也許只有一億分之一；在一億個能產生生命的世界當中，纔出現一個那樣的世界。所以說，頂多隻能有一個。」

「但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那個世界和其他世界如此不同？」裴洛拉特十分激動，「是什麼條件使它變得獨一無二？」

「大概只是偶然吧。畢竟，目前在數千萬顆行星上，都存在有人類以及人類帶去的其他生命形態，那些行星既然都能維持生命，所以條件一定都差不多。」

「不對！人類這個物種一旦演化成功，一旦發展出科技，一旦在艱難的生存鬥爭中浴火重生，就會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即使最不適宜生存的世界，人類也一樣能征服，端點星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你能想象，端點星會演化出什麼智慧生物嗎？當人類初到端點星時，也就是百科全書編者掌權的時代，端點星上最高等的植物，是生長在巖石上的蘚類；而最高等的動物，海中的是珊瑚類生物，陸上的則是類似昆蟲的飛蟲。我們來到之後，將那些生物一掃而光，同時在海洋中放生大量魚類，又在陸地上繁殖兔子、山羊、草本植物、木本植物、五穀雜糧等等。當地的固有生命如今全部絕種，只有在動物園和水族館纔看得見。」

「嗯——嗯。」崔維茲無言以對。

裴洛拉特瞪了他足足一分鐘之久，然後發出一聲長嘆，這才說：「你並非真的感興趣，對不對？怪啦！我發現好像誰都沒有興趣。我想，這是我自己的錯。雖然自己被這個問題深深吸引，我就是無法說得引人入勝。」

崔維茲說：「這個問題很有趣，真的。可是……可是……又怎麼樣呢？」

「難道你沒有想到，這會是個很有趣的科學研究題目？想想看，一個銀河中獨一無二的世界，只有在那個世界上，才能產生真正豐富的固有生態。」

「對一位生物學家而言，也許有趣。可惜我不是，你懂了吧，所以你得原諒我。」

「當然啦，親愛的夥伴。只不過，我也從未發現這樣的生物學家。我剛才說過，我本來主修的是生物。我曾經拿這個問題請教我的教授，他同樣興趣缺缺，還勸我應該找些實際的問題。這令我十分反感，我索性轉攻歷史，反正我十幾歲的時候，就很喜愛閱讀歷史書籍。從此以後，我就從歷史的角度，來鉆研『起源問題』。」

崔維茲說：「可是這樣一來，至少讓你找到一個畢生志業，所以你該感謝那位教授的冥頑不靈。」

「對，我想這樣說也有道理。而且這項畢生志業的確有趣，我始終樂此不疲。但我實在很想挑起你的興趣，我不喜歡永遠這樣自言自語。」

崔維茲突然仰頭大笑，笑得極為開心。

裴洛拉特平靜的面容，露出幾許被刺傷的神情。「你為什麼嘲笑我？」

「不是你，詹諾夫，」崔維茲說，「我是在笑我自己的愚蠢。我十分感激你的關心，你知道嗎，你完全說對了。」

「人類起源是個重要的課題？」

「不，不——喔，對，那也重要。但我的意思是，你剛才叫我別再拼命想那個問題，應當把心思轉移到別處去，這個建議真的有效。當你在講述生命演化方式的時候，我終於想到了怎樣尋找那個超波中繼器——除非它不存在。」

「喔，那件事！」

「對，那件事！我剛才犯了偏執狂。我原先一直用傳統方式尋找，好像還在當年那艘老舊的訓練艦上。我用肉眼查看每個角落，試著尋找各種可疑的物件。我忘了這艘太空艇是數萬年科技進化的結晶。你懂了嗎？」

「不懂，葛蘭。」

「太空艇上有電腦，我怎麼忘了？」

他立刻鉆進自己的艙房，同時揮手叫裴洛拉特一道來。

「我只要試驗它的通訊功能就行了。」他一面說，一面將雙手放到電腦感應板上。

他試著聯絡端點星，如今他們已經飛出數萬公里。

聯絡！通話！他的神經末梢彷彿長出新芽，不斷向外延伸，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當然就是光速）伸展到太空，嘗試進行接觸。

崔維茲感覺自己正在觸摸。嗯，不完全是觸摸，而是感觸。嗯，又不完全是感觸，而是……這並不重要，因為根本沒有語言可以形容。

他「感到」與端點星取得了聯絡。雖然兩者的距離，正以每秒約二十公里的速度愈拉愈遠，聯繫卻始終持續不斷。彷彿行星與太空艇都靜止不動，而且相距僅數米而已。

他一句話也沒說，便將聯繫切斷了。他只是在測試通訊的「原則」，並非真正想做任何通訊。

安納克里昂在八秒差距之外，是距離端點星最近的一顆較大行星。就銀河尺度而言，它就是端點星的後院。若是仿照剛才聯絡端點星的方式，以光速送出一道訊號，想要收到回訊，必須等上五十二個年頭。

聯絡安納克里昂！想象安納克里昂！盡可能想象清楚。你知道它和端點星以及銀河核心的相對位置；你研究過它的歷史和它的行星表面學；服役期間，你曾經推演過如何奪回安納克里昂（如今，它絕不可能遭敵人佔領，那只是個假想狀況罷了）。

太空啊！你曾經到過安納克里昂。

想象它！想象它的模樣！利用超波中繼器，營造置身其上的感覺。

什麼也沒有！他的神經末梢在太空中不停飛舞，卻找不到任何棲身之所。

崔維茲收回意念。「遠星號上沒有超波中繼器，詹諾夫，我現在可以肯定了。假如我沒有聽從你的建議，不曉得要多久之後，才能得到這個結論。」

裴洛拉特的面部肌肉雖然沒有動作，卻明顯露出喜色。「我真高興能幫得上忙。這是否表示我們可以躍遷了？」

「不，為了安全起見，我們還得再等兩天。我們必須遠離各個天體，還記得嗎？這是一艘實驗中的新型太空艇，而且我對它完全沒有認識，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我也許得花兩天時間來計算正確的程序，尤其是首度躍遷的恰當『超推力』。不過，我現在有個感覺，電腦將會完全代勞。」

「乖乖！看來，我們會等得無聊死了。」

「無聊？」崔維茲露出燦爛的笑容，「絕不可能！你我兩人，詹諾夫，要好好聊一聊地球。」

裴洛拉特說：「真的嗎？你是想逗老頭子開心吧？你心地真好，真的。」

「亂講！我是想逗我自己開心。詹諾夫，你終於說服了一個人。從你剛才那番話中，我了解到地球是宇宙間最重要、最有趣無比的一個題目。」

### 02

當裴洛拉特在講述他對地球的看法時，崔維茲一定就有了體悟，只是因為超波中繼器的問題縈繞心中，所以並未立即作出回應。在那個問題迎刃而解之後，崔維茲果然馬上有所反應。

哈里・謝頓最常為人引述的一句話，大概就是他對第二基地的描述。他曾說第二基地位於「銀河的另一端」，甚至還曾為該處命名，稱之為「羣星的盡頭」。

這句話收錄在蓋爾・多尼克的記述中。「在銀河的另一端……」根據多尼克為謝頓所著的傳記，謝頓在接受帝國法庭審判之後，曾經親口對他這麼說。從那一天開始，這句話的含意始終為人爭論不休。

銀河某一端與「另一端」究竟靠什麼相連？一條直線，一條螺線，一個圓，還是其他的線條？

現在，崔維茲突然間恍然大悟，了解到那既不應該、也不可能是銀河地圖上的任何直線或曲線。真正的答案，其實更加微妙。

端點星是其中的一端，這是毫無疑問的一件事。沒錯，端點星位於銀河的邊緣——甚至在基地的邊緣——因此「端點」具有字面上的意義。然而，在謝頓說那句話的時候，它也是銀河中最新的世界。嚴格說來它當時尚未存在，只是一個即將建立的世界。

根據這個觀點，銀河的另一端又在何處？基地的另一個邊緣嗎？哈，銀河最古老的世界在哪裏？照裴洛拉特剛才的說法——盡管他自己並不知道這重意義——唯一的答案就是地球。第二基地當然就在地球上。

雖然謝頓曾經說過，銀河的另一端叫做「羣星盡頭」，誰又能斷言這不是一種隱喻呢？如果像裴洛拉特那樣回溯人類的歷史，想象時光不斷倒流，便能看到每個住人星系中的人類，逐漸迴流到其他的行星系，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原先的出生地，然後人潮繼續不斷迴流——直到最後，所有的人類都退回到某顆行星，那裏便是人類的發源地。而照耀地球的那顆恆星，正是所謂的「羣星盡頭」。

崔維茲露出微笑，用近乎崇拜的口吻說：「再多說些有關地球的事，詹諾夫。」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你了，真的。我們要到川陀去，才能找到更多資料。」

崔維茲說：「不會的，詹諾夫，我們不會在那裏找到任何東西。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並不打算去川陀。太空艇由我駕駛，我向你保證我們不會去。」

裴洛拉特的嘴巴立刻張得老大。他好一會兒才喘過氣來，用悲悽的語調說：「喔，我親愛的夥伴！」

崔維茲說：「拜託，詹諾夫，別這樣子。我的意思是，我們要直接去找地球。」

「可是隻有川陀纔有……」

「沒有，那裏什麼也沒有。你到川陀去，只能找到塵封的檔案，還有變脆的膠卷，到頭來自己也會灰頭土臉，甚至一捏就碎。」

「幾十年來，我一直夢想……」

「你夢想能找到地球。」

「可是隻有到了……」

崔維茲突然站起來，傾身向前，一把抓住裴洛拉特的短袖袍。「別再說了，教授，別再提那個地方。在我們還沒登上太空艇之前，當你第一次告訴我，說我們要去尋找地球時，你說我們一定找得到，因為，讓我引述你自己的話：『我已經胸有成竹』。現在，我不要再聽到你提起川陀，我只要你告訴我這個胸有成竹的答案。」

「可是必須先證實啊。目前為止，它還只是一種想法，一線希望，一個模糊的可能性。」

「好！就告訴我這些！」

「你不了解，你根本就不了解。除了我，沒有任何人研究過這個題目。完全沒有歷史依據，沒有可信的理論，也沒有任何真憑實據。當人們談到地球時，總是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至少有一百萬種互相矛盾的傳說……」

「好吧，那麼，你自己的研究又是怎麼做的？」

「我不得不蒐集每一項傳說，每一點可能的歷史，每一件傳聞軼事，每一個撲朔迷離的神話，甚至包括虛構的故事。無論任何資料，只要提到地球這個名字，或是涵蓋起源行星的概念，我都不會放過。三十多年來，我從銀河中每一顆行星上，盡一切可能蒐集各種資料。現在，我只需要到銀河圖書館，去查閱一些最權威可靠的資料。偏偏那座圖書館在……但你不準我說那個地名。」

「對，別提那個地方。我只要你告訴我，在你所蒐集的資料中，哪一條特別吸引你的注意，並且告訴我，你是基於什麼理由，認為那是一條可靠的資料。」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幫個忙，葛蘭，請別介意我說句老實話，你的口氣聽來像個軍人和政客。研究歷史可不能用這種方法。」

崔維茲做了一個深呼吸，忍下了這口氣。「那就告訴我該用什麼方法，詹諾夫。我們有兩天的時間，你教教我吧。」

「絕對不能只靠某一個或幾個神話傳說。我必須將它們蒐集齊全，然後分析整理。我還創立了一些符號，用來代表內容的各種特色，例如不可能存在的氣候、不符實際情況的行星天文數據、文化英雄並非源自本土等等，總共好幾百項之多，這麼說絕不誇張。沒有必要跟你講所有的細目，兩天時間一定不夠。我告訴過你，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

「後來我設計出一個電腦程序，能自動搜尋那些神話傳說，找出其中的共同點，還能刪除絕對不可能的部分。我慢慢建立起一個地球模型，包含了地球應有的各種條件。畢竟，如果人類的確發源自單一的行星，那麼該行星的特徵，必定會反映在所有的起源神話，以及每一個文化英雄故事中。嗯，你要不要我講解數學上的細節？」

崔維茲說：「謝謝你，暫時不必。可是你又怎麼知道，沒有被數學模型誤導呢？我們確知端點星是在五百年前才建立的，第一批移民名義上來自川陀，可是他們真正的星籍如果沒有上百，也至少包括幾十個世界。但某人若不知道這段歷史，或許就會假設哈里・謝頓來自地球，因為他並不是在端點星出生的，進而會認為川陀其實就是地球。當然，如果根據謝頓時代的川陀景觀——一個表面覆滿金屬的世界——去尋找川陀，那就一定找不到，而川陀也許就被視為不可能的神話。」

裴洛拉特顯得很高興。「我收回剛才那番軍人和政客的批評，我親愛的夥伴。我現在才發現，你具有了不起的直覺。當然，我得設定一些控制方法。我根據正史以及蒐集來的神話傳說，穿鑿附會了一百組假的歷史，其中一組甚至取材自端點星的早期發展史。然後，我試著將這些創作代入地球模型，結果電腦全部加以否決，沒有一組例外。老實說，這也許代表我欠缺幻想的天分，沒法子編出合理的故事，但我已經盡了全力。」

「我相信你盡了全力，詹諾夫。根據你的模型，地球又應該是什麼樣子？」

「我推算出地球的許多特徵，每個特徵的可能性不盡相同。比方說，銀河中大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住人行星，自轉週期都介於二十二到二十六銀河標準小時。這……」

崔維茲突然插嘴道：「我希望你沒有在這上面花工夫，詹諾夫，這點毫無神祕可言。一顆適宜住人的行星，不可能自轉得太快或太慢，前者會使大氣環流產生強烈的風暴，後者會使溫度呈現極端變化。這其實是人類刻意選擇的結果，由於人類喜歡住在條件宜人的行星上，因此所有適宜住人的行星都具有相同的特點。可是有人卻說：『這是多麼驚人的巧合！』其實一點都不驚人，甚至不能算巧合。」

「這一點，」裴洛拉特心平氣和地說，「事實上是社會科學中眾所周知的現象。我相信在物理學中也是一樣，但我並非物理學家，所以不太敢肯定。總之它稱為『人擇原理』。觀測者在觀測過程中，無可避免會影響到被觀測的事件，有時觀測者的存在就足以產生影響。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那顆合乎模型的行星在哪裏？哪一顆行星的自轉週期，剛好是一個銀河標準日，也就是二十四個銀河標準小時？」

崔維茲努起下脣，顯得若有所思。「你認為那就是地球嗎？銀河標準時間的訂定，當然有可能以任何世界的特徵時間作標準，對不對？」

「不大可能，這不符合人類的習性。過去一萬兩千年來，川陀一直是銀河的首都；而且足足有兩萬年的時間，它都是銀河中人口最多的世界，可是川陀並沒有將它的自轉週期——1.08個銀河標準日——強行推廣到銀河各處。端點星的自轉週期則是0.91個標準日，我們也沒有強迫各行星用這個時間當做一天。每一顆行星都有本身的當地行星日，用它作為計時的標準，而在處理星際間的重要事務時，就會藉助於電腦，將行星日和標準日彼此互換。所以說，銀河標準日必然源自地球！」

「為什麼必然呢？」

「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地球曾經是唯一的住人世界，因此地球上的日和年，自然就會成為標準。而人類殖民到其他世界時，由於社會慣性，這兩個單位很可能繼續被當做標準。所以我建立的地球模型，自轉週期剛好是二十四個銀河標準小時，而它圍繞太陽公轉的週期，則剛好是一個銀河標準年。」

「這難道不會是巧合嗎？」

裴洛拉特哈哈大笑。「現在輪到你認為巧合了。你想不想打賭，賭這件事真是巧合？」

「這……這……」崔維茲吞吞吐吐。

「事實上，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古老的時間單位，稱為『月』……」

「我聽說過。」

「它顯然就是地球衛星環繞地球的公轉週期。然而……」

「怎麼樣？」

「嗯，我的模型中有個相當驚人的特點，就是那顆衛星實在太大，它的直徑超過地球的四分之一。」

「從沒聽過有這種事，詹諾夫。放眼銀河，不論哪個住人行星，都沒有一顆那麼大的衛星。」

「但這可是好現象，」詹諾夫手舞足蹈地說，「如果只有地球才能產生各式各樣的物種，還能演化出智慧生物，它就應該具有獨一無二的自然條件。」

「可是產生各式各樣物種和智慧生物，以及其他一切特點，又跟一顆大衛星有什麼關聯？」

「好啦，現在你問倒我了，我也不知道答案。不過這點很值得深入探討，你難道不覺得嗎？」

崔維茲站了起來，雙手抱在胸前。「可是這又有什麼困難呢？你只要查查住人行星統計表，找一顆自轉週期等於銀河標準日、公轉週期等於銀河標準年的行星。如果它剛好擁有一顆巨大的衛星，你就等於找到了。你說過你『已經胸有成竹』，我猜這就代表你已經這麼做了，也已經找到了那個世界。」

裴洛拉特露出困窘的表情。「嗯，這個，不是如你想象的那樣。我的確查過統計資料，至少曾經請天文學系幫我查過，結果——嗯，讓我直說吧，根本沒有那樣的世界。」

崔維茲又猛然坐下來。「但這就意味著你的整個推論都失敗了。」

「我倒覺得並不盡然。」

「什麼叫並不盡然？你建立了一個模型，囊括所有詳盡的細節，結果卻找不到實際符合的行星。這就代表你的模型毫無用處，你必須從頭來過。」

「不，那隻代表住人行星統計表並不完整。畢竟，住人行星總共有幾千萬顆，其中一些位置非常偏僻隱匿。比方說，有將近一半的行星，其中人口數目並不精確。此外，還有六十四萬個住人世界，除了名稱之外，有些頂多再附上方位，其他資料一律空白。根據銀河地理學家的估計，未登錄於統計表的住人行星也許上萬。想必那些世界是故意這樣做的，在帝政時期，這樣做可能有助於逃稅。」

「而之後的幾個世紀，」崔維茲以嘲諷的語氣說，「這樣做則可能有助於把自己的世界當成賊窩。有些時候，幹強盜比正經買賣更容易致富。」

「這我就不曉得了。」裴洛拉特以懷疑的口吻說。

崔維茲又說：「無論如何，不論地球上的居民作何打算，我認為住人行星清單都該包括地球。根據定義，它是最古老的世界，早期的銀河文明不可能將它遺漏。而一旦登錄在統計表上，它就不會再消失了。這一點，我們當然可以相信社會慣性的效應。」

裴洛拉特露出了猶豫和為難的神情。「事實上，還真有呢——在住人行星清單中，真有一個叫地球的。」

崔維茲瞪大眼睛。「我以為你剛才明明告訴我，地球並不在那份清單上？」

「清單上並沒有『地球』這個名字。然而，有個叫做『蓋婭』的行星。」

「蓋壓？它跟地球又有什麼關係？」

「蓋子的『蓋』，女字旁的『婭』，它的意思就是地球。」

「詹諾夫，為什麼它的意思就是地球，而不是其他的東西？這個名字在我聽來毫無意義。」

裴洛拉特的臉孔原本難得有什麼表情，此時卻好像扮了一個鬼臉。「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相信——根據我對那些神話傳說所作的分析，當年在地球上，存在有好幾種不相同的、彼此無法溝通的語言。」

「什麼？」

「你沒聽錯。畢竟，在整個銀河中，也有上千種不同的腔調……」

「銀河各處當然有許多種方言，彼此卻不是無法溝通的。有些方言即使不容易聽懂，仍未脫離銀河標準語的範疇。」

「當然，但如今星際間保持著持續不斷的交流。倘若某個世界孤立了很長一段時間，又會如何呢？」

「但你講的可是地球本身。那是單一的一顆行星，哪來的什麼孤立？」

「別忘了，地球是人類起源的行星，必然有過一段難以想象的原始時期，沒有星際旅行，沒有電腦，甚至沒有任何科技。經過了無數的生存競爭，我們的哺乳類祖先才脫穎而出。」

「這太荒謬了。」

裴洛拉特因而露出窘迫的神態。「老弟，討論這個問題也許根本沒用。我從來沒有利用它說服過任何人，我可以肯定，這是我自己的錯。」

崔維茲隨即感到後悔。「詹諾夫，我鄭重道歉，我剛纔是脫口而出。你告訴我的這些觀念，畢竟都是我不熟悉的。你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才慢慢建立起這些理論，我卻得一下子照單全收，你必須考慮到這一點。聽我說，我可以想象地球上出現過原始人，他們發展出兩種完全不同、彼此無法溝通的語言……」

「或許有六七種之多。」裴洛拉特沒什麼自信地說，「地球可能分成好幾個龐大陸塊，起初，各陸塊間也許沒有任何聯繫。每個陸塊上的居民，都有可能發展出獨特的語言。」

崔維茲刻意以嚴肅認真的口氣說：「各個陸塊上的居民，一旦知曉了彼此的存在，可能也會開始爭辯『起源問題』，爭論究竟在哪個陸塊上，最早出現從動物演化而來的人類。」

「非常有可能，葛蘭。他們那麼做，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而在那些語言中，有一種以『蓋婭』代表地球，但是『地球』這個名稱則是源自另一種語言。」

「對，對。」

「那個將地球稱作『地球』的語言，後來發展成銀河標準語。可是地球的居民，由於某種原因，卻用另一種語言中的『蓋婭』，來稱呼他們自己的行星。」

「完全正確！你學得真快，葛蘭。」

「但是，我覺得沒必要把它想得多玄。如果蓋婭真是地球，雖然名稱不同，可是根據你先前的論點，這個蓋婭的自轉週期應該剛好是一個標準日，公轉週期正是一個標準年，還具有一顆巨大的衛星，以恰好一個月的公轉週期環繞這顆行星。」

「對，一定應該是這樣。」

「好啦，請告訴我，它到底符合還是不符合這些條件？」

「其實我不敢說，統計表上並沒有這些資料。」

「真的嗎？好吧，那麼，詹諾夫，我們是不是該飛到蓋婭，去測一測它的自轉和公轉週期，並且看一看它的衛星呢？」

「葛蘭，我是很想去。」裴洛拉特相當遲疑，「問題是，它的位置也沒有精確的記載。」

「你的意思是，你掌握的光是一個名字，除此之外一無所有，而這就是你所謂的胸有成竹？」

「但這正是我想去銀河圖書館的原因！」

「慢著，你說統計表中沒有精確位置，究竟有沒有其他任何資料？」

「它被列在賽協爾星區之下，旁邊還加上一個問號。」

「好啦，詹諾夫，別再垂頭喪氣了。就讓我們飛到賽協爾星區，我們總有辦法找到蓋婭的！」

## 第七章農夫

### 01

史陀・堅迪柏正沿著大學外圍的鄉間小路慢跑。通常，第二基地分子很少到川陀的農業世界冒險。他們當然可以這樣做，不過他們出來的時候，絕不會走得太遠，也不會耽擱太久。

堅迪柏卻是個例外，過去他也經常尋思為何如此。尋思的意思就是探索自己的心靈，這是發言者日常的重要功課。他們的心靈兼具矛與盾的功能，必須隨時鍛煉攻擊與防禦的能力。

至於他為何與眾不同，堅迪柏幫自己找到的滿意答案，是他出身於一個特殊的世界，那裏比一般的住人行星更為寒冷，而且質量更大。十歲那年，他被（第二基地在整個銀河悄悄佈下的尋才網絡）帶到川陀來的時候，便發現川陀的重力場較弱，而且氣候溫和宜人。因此，他自然比其他人更喜歡到戶外來。

他來到川陀之後，就意識到自己的身材瘦弱矮小，擔心在這個溫暖舒適的世界住久了，會變成溫室裏的花朵。因此，他一直規定自己做許多運動。經過多年持之以恆的鍛煉，雖然身材仍舊矮小，他卻練就一身銅筋鐵骨與龐大的肺活量。慢跑與散步便是他的兩大健身祕訣，關於這一點，已經有發言者在圓桌會議上說閑話，堅迪柏卻完全置之不理。

他始終我行我素，從不顧慮自己只是個「第一代」，而圓桌會議的其他成員，一律是第二或第三代，換句話說，他們的父祖輩已經是第二基地分子。此外，他們也全部比他年長，所以除了招惹閑話，他還能指望得到什麼？

根據一項悠久傳統，在發言者圓桌會議上，所有的心靈都必須敞開。理論上是要完全敞開，不過實際上，鮮有發言者不保留一個隱私的角落。久而久之，這項傳統當然便形同虛設。因此，堅迪柏知道他們感到的是嫉妒，而他們自己也心知肚明；正如同堅迪柏了解自己旺盛的企圖心是出於自衛和過度補償的心理，而這點他們也一清二楚。

此外，（堅迪柏的思緒又回到他喜歡出來冒險的原因）自己的童年在一個無拘無束的世界度過。那是個廣大開闊的世界，擁有壯觀而變化多端的自然景觀。他的家鄉位於一個肥沃的谷地，在他心目中，谷地周圍的山脈是全銀河最最美麗的。每當酷寒的冬季，羣山更顯現出難以想象的壯麗景色。故鄉世界的風貌，以及遙遠的童年美景，他至今記憶猶新，而且常在夢中重溫昔日的歡樂。所以說，他怎能讓自己關在幾十平方英里大的古代建築中？

他一面跑，一面以輕蔑的目光四處打量。川陀是個溫和舒適的世界，卻缺少了壯美的崎嶇地貌。雖然是個農業世界，但它從來不是一顆肥沃的行星。

或許就是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使得川陀成為泛銀河的行政中心。當年範圍廣大的行星聯盟，與其後涵蓋整個銀河的帝國，兩者皆定都於此。川陀沒有其他方面的優良條件，也沒有強烈動機向其他方面發展。

大浩劫之後，川陀還能撐下去的原因之一，是它所擁有的大量金屬資源。這是個巨大的「礦藏」，能為五十幾個世界提供廉價的鋼、鋁、鈦、銅、鎂。上萬年所蒐集的各種金屬，就這樣子流散出去，算起來，比當初積聚的速度快上幾百倍。

川陀仍然保存著大量金屬，但全都埋在地底，不再唾手可得。那些阿姆農民（他們從來不會自稱「川陀人」，認為那是不吉利的名字，因此第二基地分子將它保留給自己）不願意再打金屬的主意，而這無疑是出於迷信。

他們是一羣笨蛋。留在地底的金屬，很可能會不斷毒害土壤，使原本不肥沃的土地變得更加貧瘠。然而，另一方面，由於人口相當稀疏，再貧瘠的土地也足以養活他們。事實上，金屬的買賣也從未真正中斷。

堅迪柏的目光盤桓在平直的地平線上。就地質學而言，川陀跟絕大多數的住人世界一樣，是一顆活生生的行星。可是上次大規模的造山運動期，距今至少已有一億年的歷史，因此高山已被侵蝕成低緩的丘陵。事實上，在川陀歷史上所謂的金屬包覆期，那些丘陵也大多遭到鏟平。

「首都灣」位於南方，遠在目力不可及的位置，而再向南便是「東洋」。在地底水產養殖場毀壞殆盡之後，海灣與海洋遂再度重見天日。

向北遙望，可以看到銀河大學的尖塔建築，相較之下低矮寬廣的圖書館（大部分結構位於地底）全部被尖塔遮掩。而再往北走一點，就是皇宮的遺跡。

小路兩旁緊鄰著許多農場，其間偶爾會有一棟建築物。他經過了許多牛羣、羊羣、雞羣，都是川陀農場最常見的家畜與家禽。它們的心靈一律沒有注意到他。

堅迪柏忽然想到，不論在銀河哪個角落，只要是有人類居住的世界，都能看到這些動物，卻沒有任何兩個世界的品種完全一樣。他還記得家鄉的那些山羊，以及自己豢養並曾擠奶的那頭母羊。它們似乎比川陀的山羊大許多，個性也比較堅決；川陀上的山羊都是大浩劫之後引進的，屬於體型較小、性情較為沉穩的品種。在銀河各個住人世界上，每一類動物都有不同的變種，種類幾乎不可勝數。而各個世界的上流社會，都發誓他們最喜歡本地品種，不論是肉類、乳品、蛋類或羊毛，都是自己家鄉的最好。

跟往常一樣，一個阿姆人也看不到。堅迪柏感到農民們是有意躲避，因為他們不願意被所謂的「邪者」看見。他們的方言把「學者」念成「邪者」，也許還是故意的。這又是另一個迷信。

堅迪柏抬頭看了看川陀的太陽。現在日頭已經爬得很高，但不會使人感覺悶熱。在這個地帶，這個緯度上，氣候一向四季如春，從來沒有炙人的烈日或刺骨的寒風。堅迪柏有時甚至懷念酷寒的天氣，至少在想象中十分懷念。他一直沒有再返回母星，大概就是不希望使美夢幻滅，這點他自己也承認。

他全身的肌肉都感到舒暢，那是一種磨利與繃緊的感覺。他斷定自己跑得夠久了，便逐漸改為步行，同時做著深呼吸。

對於即將召開的圓桌會議，他已經作好完善的準備。他準備發出最後一擊，一舉改變第二基地的政策；他要讓所有的發言者了解到，第一基地與另一個對手都將帶來重大威脅，還要讓他們覺悟，絕不能再依賴「完美的」謝頓計劃，因為那會帶來致命的危險。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明白，完美無瑕正是一種最肯定的警訊？

他心知肚明，若由其他發言者提出這個議題，絕不會遇到什麼問題。而由他提出來，雖然難免會有麻煩，但最後仍舊能夠過關，因為老桑帝斯會支持他，而且無疑將支持到底。桑帝斯不會希望成為歷史的罪人，讓第二基地毀在他這位第一發言者手裏。

阿姆人！

堅迪柏猛然一驚。在看到那人之前，他早已感應到那個遙遠的心靈觸須。那是一個阿姆農夫的心靈，粗糙而率直。堅迪柏小心翼翼地撤回精神感應力，他僅僅輕觸一下對方的心靈，不會引起任何感覺。在這方面，第二基地的規定非常嚴格。農民們在不知不覺間，為第二基地提供了最好的屏障，所以必須盡量避免打擾他們。

凡是到川陀來旅行或做生意的人，除了這些農民之外，頂多隻能見到幾個活在過去的無名學者。如果趕走這些農民，甚至只是幹擾到他們純樸的心靈，就會使學者變得引人注目，進而引發不堪設想的結果。（這是個典型的心理史學問題，初進銀河大學的弟子都要自行證明一次。他們都會發現，只要稍微擾動一下農民的心靈，元光體便會顯出驚人的偏逸現象。）

現在堅迪柏看到他了，的確是一名農夫，徹頭徹尾的阿姆人。他幾乎是典型的川陀農夫模樣——身材又高又壯，皮膚曬成褐色，衣著簡陋隨便，雙臂裸露在外，黑頭發，黑眼珠，走起路來步伐又大又不雅觀。堅迪柏彷彿已能聞到一股谷倉的味道。（但不該因此蔑視對方，他這麼想。當年，普芮姆・帕佛為了計劃的需要，常常心甘情願扮演農夫的角色。他又矮又胖又鬆垮，哪裏像個農夫。他絕不是靠外表騙倒年少的艾卡蒂，而是憑借心靈的力量。）

那個農夫踏著沉重的步伐走過來，大剌剌地瞪著他，令堅迪柏不禁皺起眉頭。從來沒有阿姆人用這種目光望著他，即使是小孩子，也會先跑得老遠，纔敢對他露出好奇的目光。

堅迪柏並未放慢腳步。反正路很寬，兩人交會時，不必跟對方囉唆，也用不著看他一眼，而且這樣最好。因此，他決定不碰觸那個農夫的心靈。

堅迪柏挪到路邊，那農夫卻不喫這一套，反而停了下來，張開兩腿，伸出雙臂，好像故意擋住去路。然後他說：「喂！你係邪者嗎？」

雖然盡量收斂精神力量，堅迪柏仍然從欺近的心靈中，感受到好勇鬥狠的狂亂情緒。他也停下腳步，現在這種態勢，想要不講幾句話就走過去，已經不可能了，可是對他而言，這是一件煩人的差事。像堅迪柏這種人，早已習慣第二基地的溝通方式，也就是通過聲音、表情、思想與精神狀態的繁復組合，構成一種迅疾而微妙的心理語言。因此，單純使用聲音來表達意念，總是令他格外厭煩。就像是想撬起一塊大石頭，放著旁邊的鐵棍不用，偏偏要徒手行事一樣。

堅迪柏終於開口，他以平穩而不帶一絲情緒的口氣說：「沒錯，我正是一名學者。」

「嘔！你正是一名邪者。我們現在講外國話嗎？老子看不出你係不繫邪者嗎？」他低下頭，戲謔地一鞠躬。「你，系又小又幹又蒼白，鼻孔又朝天的邪者。」

「你想要怎麼樣，阿姆人？」堅迪柏鎮定地問道。

「老子姓氏系魯菲南，大名系卡洛耳。」他的阿姆口音愈來愈重，舌頭卷得非常厲害。

堅迪柏問道：「你想要怎麼樣，卡洛耳・魯菲南？」

「邪者，你姓啥名啥？」

「這有什麼關係嗎？你叫我『邪者』就行了。」

「老子問你，老子就要得到答案，鼻孔朝天的小小邪者。」

「好吧，我的姓名是史陀・堅迪柏，現在我要去辦自己的事了。」

「你要辦啥事？」

堅迪柏突然覺得背上的汗毛豎了起來，因為附近出現了其他心靈。他根本不必回頭，就能知道後面還有三個阿姆男子，而遠處還有更多人。農夫特有的味道愈來愈濃了。

「卡洛耳・魯菲南，我的事當然與你無關。」

「你竟敢如此說？」魯菲南提高音量，「夥計們，他說他的事同咱們無關。」

身後頓時響起一陣笑聲，然後傳來幾句話：「他說的系對的，他的事系啃書本和擦電腦，並非男子漢的工作。」

「不管我的工作是什麼，」堅迪柏以堅定的口吻說，「我現在要走了。」

「你打算如何走，小小邪者？」魯菲南問道。

「從你身邊走。」

「你想試試看？你不怕遭到手臂攔阻？」

「你和所有的夥計一起上？還是你一個人？」堅迪柏突然改用道地的阿姆方言說，「汝不懼單打獨鬥？」

嚴格說來，他不該這樣向對方挑釁。可是這樣一來，至少可以防止他們一擁而上。羣毆是絕對要避免的，否則他將被迫採取更輕率的措施。

這句話果然生效了，魯菲南皺起了眉頭。「此地若有懼怕，蛀書蟲，懼怕全在你心中。夥計們，閃開點，站到後頭去，讓他走過來，他將明了老子懼不懼單打獨鬥。」

魯菲南舉起一雙粗大的拳頭，不停使勁揮舞著。堅迪柏並不把農夫的拳擊功夫看在眼裏，但仍有可能重重捱上一拳。

堅迪柏謹慎地發出精神力量，迅疾接觸魯菲南的心靈。他並沒有做太多手腳，只是輕輕接觸一下，對方完全沒有感覺，但是反射機制已經遭到抑制。然後他又將力量延伸出去，探進周圍愈聚愈多的心靈中。堅迪柏的發言者心靈發揮了高超的技藝，不斷迅速來迴游走，在每個心靈中停留的時間恰到好處，並未留下任何痕跡，卻足以偵測到是否藏有可資利用的念頭。

他輕巧而警覺地向魯菲南逼近，注意到沒有其他人準備插手，才總算鬆了一口氣。

魯菲南突然擊出一拳，堅迪柏在他牽動肌肉之前，早已看清他心中的企圖，得以及時閃到一旁。拳頭卷著一陣風聲打過來，差一點就避不開，堅迪柏卻泰然自若地站在那裏。人羣中立時發出一連串嘆息聲。

堅迪柏未曾試圖招架或還擊。想要招架，難保自己的手臂不會痛得發麻，而還擊則毫無用處，對方可以輕易承受他的拳頭。

他只能像鬥牛般對付這個莽漢，讓他每次都落空。如此便能漸漸挫盡對方的銳氣，這是直接還手絕對無法做到的。

魯菲南果然像瘋牛般高聲怒吼，再度發動攻擊。堅迪柏又及時往旁邊一閃，正好讓農夫撲了個空。魯菲南又發動第三波攻勢，結果照樣未能得逞。

堅迪柏開始感到呼吸急促。雖然體力消耗不多，但他必須施展似有若無的精神控制力，那是極其困難的一件事。他實在撐不了多久了。

於是他又開口，盡量以最平靜的口吻說：「我要去辦自己的事了。」與此同時，他輕拍著魯菲南的「恐懼抑制機制」，試圖以最不幹擾其心靈的方式，喚起農夫對學者的迷信式敬畏。

魯菲南因憤怒而臉孔扭曲，一時之間卻沒有任何動作。堅迪柏能夠感知對方的想法：小小邪者會憑空消失，好像在變戲法。此外，堅迪柏還感覺到他的恐懼逐漸增強，有那麼片刻……

不料這個阿姆人的怒意又陡然高漲，將恐懼感瞬間淹沒。

魯菲南大聲吼道：「夥計們！這邪者會跳舞，腳趾頭很滑溜，瞧不起阿姆人光明正大一拳換一拳的規矩。逮住他，抓牢他，好讓老子跟他換換拳頭。來者是客，他能先打老子，老子——老子再回敬他。」

堅迪柏發現周圍人羣中有些空隙。他現在唯一的機會，是設法讓某個空隙保持原狀，以便從那道縫鉆出去，然後拔腿就跑。仗著自己的肺活量，加上足以化解農民意志的精神力量，自己也許能逃過一劫。

他不停地閃躲挪移，不斷發出抑制性的精神力量。

辦不到了，對方的人實在太多，而第二基地的戒律又太嚴格。

他感覺雙臂被許多隻手抓住，他被逮到了。

現在，他至少得幹擾幾個人的心靈。這可是大忌，會葬送掉他的前途。但是他的性命——他寶貴的生命——已經岌岌可危。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 02

圓桌會議的成員尚未到齊。

一般說來，如果有任何發言者遲到，會議仍會準時召開。而且，桑帝斯想，在場成員無論如何不願再等下去。史陀・堅迪柏是最年輕的發言者，但是他對這個事實卻不夠了解。他的言行舉止，在在暗示年輕就是最大的本錢，而年長者應該隨時提醒自己年事已高。其他的發言者都不欣賞堅迪柏，事實上，桑帝斯自己也並非百分之百欣賞他。可是目前的問題，並不是欣賞與否。

他的沉思被黛洛拉・德拉米打斷，她正用一雙又大又藍的眼睛望著他。她的圓臉總是帶著純真友善的表情，恰好掩飾了精明的心靈（只有與她地位相同的第二基地分子看得穿）以及兇殘的本性。

她帶著微笑說：「第一發言者，我們還要等下去嗎？」由於會議尚未正式召開，因此嚴格說來，她的確可以首先打破沉默。不過，其他的發言者或許都會等桑帝斯先開口，因為根據頭銜，他總是有這個權利。

桑帝斯以寬容的目光望著她，對她的輕微失禮並不在意。「德拉米發言者，通常我們不會再等下去。但這次召開圓桌會議，正是為了聽取堅迪柏發言者的意見，最好稍微放鬆一點規定。」

「第一發言者，他到哪裏去了？」

「這一點，德拉米發言者，我並不知道。」

德拉米望了望四周的臉孔。除了第一發言者，應該還有十一位發言者。也就是說，總共只有十二位。五個世紀以來，第二基地的勢力與職責擴張了無數倍，但是增加圓桌會議席次的各種嘗試，卻始終沒有成功。

謝頓死後，第二代第一發言者（謝頓本人一向被奉為第一代第一發言者）就作出明確的規定，將發言者的名額定為十二名，從此一直沿襲至今。

為什麼是十二名呢？因為十二個人很容易等分成幾組。而且這個數目不多不少，集體開會不至於亂成一團，也足夠分成幾組分別行事。再多一些就會大而無當，再少一點則將失去彈性。

這只不過是後人的解釋罷了。事實上，誰也不知道選取這個數字的真正原因，也不懂為何應該一成不變。但即使是第二基地的成員，也難免成為傳統的奴隸。

當德拉米環視每一張臉孔，接觸每一個心靈時，這個問題在她心中一閃即逝。最後，她以嘲諷的目光，凝視著那個空置的座位——那個地位最低的座位。

她發現沒有人對堅迪柏表示同情，這點令她十分滿意。她始終覺得這個年輕人像蜈蚣一樣可憎，早該一腳踩死。只是由於他具有顯著的能力與才幹，因此直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公開提議將他交付審判，以取消他的發言權。在第二基地五百年的歷史中，只有兩位發言者遭到糾舉，不過都沒有被定罪。

今天堅迪柏無故不出席，顯然是蔑視圓桌會議，這可要比其他犯眾怒的舉動更糟。此時，想要審判堅迪柏的意識陡然高漲，令德拉米覺得很高興。

她繼續說：「第一發言者，您若不知堅迪柏發言者的下落，我很樂意告訴您。」

「請說，發言者。」

「我們之間，有誰不知道這個年輕人，」她沒有用正式的頭銜稱呼他，當然，這點大家都注意到了，「總是跟阿姆人牽扯不清？至於是些什麼牽扯，我並不想過問，但他此刻正跟他們在一起，而且顯然很關心他們，甚至將他們看得比圓桌會議更為重要。」

「我相信，」另一位發言者說，「他只是到外面去散步或慢跑，做做運動而已。」

德拉米再度展露笑容，她很愛笑，反正無需任何成本。「大學、圖書館、皇宮，以及周圍這一大片領域，都是我們的地盤。雖然跟整個行星比較起來，範圍並不算大，可是要做做運動，我認為應該足夠寬敞了。第一發言者，我們還不開始嗎？」

第一發言者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他有全權讓圓桌會議繼續等待，甚至可以宣佈暫時休會，直到堅迪柏出現了再說。

然而，身為第一發言者，必須得到其他發言者的支持，如果連消極的支持都沒有，工作不可能會一帆風順，因此得罪他們絕非明智之舉。即使是普芮姆・帕佛，當年為了貫徹自己的計劃，有時也不得不甜言蜜語一番。何況，堅迪柏的缺席確實令人惱火，連第一發言者自己都有這種感覺。這個年輕人應該受點教訓，好讓他知道不能為所欲為。

因此，身為第一發言者，他率先正式發言：「我們開會吧。堅迪柏發言者從元光體資料中，推導出一些驚人的結果。他相信另外還有一個組織，以更高明的方法在維護謝頓計劃，而且他們這麼做，是為了他們自己。因此他的看法是，出於自衛，我們必須對這個組織多加了解。你們都已經收到這份報告，而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正是讓諸位有機會當面質詢堅迪柏發言者，以便我們達成某種結論，作為未來政策的指導方針。」

事實上，桑帝斯根本不必說那麼多。他已經敞開自己的心靈，與會人士都能一目了然。開口發言只不過是一種禮貌。

德拉米飛快環顧四周，其他十個人似乎都同意讓她擔任反堅迪柏的發言代表。於是她說：「但堅迪柏——」她又省掉了頭銜，「並不知道也說不出那個組織是何方神聖。」

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直述句，而且語意已經接近無禮的程度。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說：我能分析你的心靈，你用不著費心多作解釋。

第一發言者體會到她的言外之意，立刻決定不予理會。「雖然堅迪柏發言者不知道，」他一絲不茍地使用這個正式稱謂，甚至並未故意加重語氣來強調，「也說不出那個組織的究竟，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第一基地的成員，在他們的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對我們一無所知，事實上，現在也幾乎不曉得我們的真相，難道你認為我們自己也不存在嗎？」

「雖然我們的存在是個祕密，」德拉米答道，「並不代表說，任何東西想要存在，也必須跟我們一樣不為人知。」她輕輕笑了幾聲。

「有道理。這就是為什麼堅迪柏發言者的推論，必須以最審慎的態度加以檢驗。他的結論是基於嚴格的數學推導，我自己從頭到尾看過一遍，我奉勸諸位也都能認真研究一下。它是，」他尋思著一個適當的心靈表達，「相當具說服力的。」

「那個第一基地人葛蘭・崔維茲，他一直盤踞在您心中，您為何卻隻字不提？」（又一次無禮的冒犯，第一發言者這回有點光火）「他又是怎麼回事？」

第一發言者答道：「堅迪柏發言者認為這個人，崔維茲，是那個組織的工具，也許連他自己都矇在鼓裏，我們絕不能對他掉以輕心。」

「如果這個組織，」德拉米靠向椅背，將灰白的頭發從眼前撥開，順手推到腦後，「不管它是什麼，如果的確存在，又具有恐怖的強大精神力量，而且如此隱密，那麼，它有可能用這樣公開的手段，假手一個相當搶眼的人物，一名遭到第一基地放逐的議員嗎？」

第一發言者嚴肅地說：「照理應該不會。但我注意到一件令人極為不安的事，連我自己也不大了解。」他好像不知不覺將思緒埋藏起來，羞於讓其他發言者看見。

每位發言者都注意到了這個無形的舉動，根據一項嚴格的要求，他們都對這種愧意表示尊重。德拉米也照做了，但是感到很不耐煩。然後，她遵循既定的公式說：「既然我們明白並且諒解您的愧意，可否請您讓我們知道您的想法？」

於是第一發言者說：「我跟你一樣，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可以假設崔維茲議員是另一個組織的工具。即使他真是工具，我也看不出他能達到什麼目的。但是堅迪柏發言者好像十分肯定，而對於一位有資格擔任發言者的人，我們絕對不能忽視他的直覺。因此，我做了一個嘗試，將心理史學套用在崔維茲身上。」

「套用在單獨一個人身上？」某位發言者以低沉驚訝的口氣問道，同時心中伴隨著一個想法，那等於是清清楚楚的一句：真是個笨蛋！但他立即表示了悔意。

「套用在單獨一個人身上。」第一發言者說，「你的想法沒錯，我真是個笨蛋！我自己應該非常清楚，心理史學絕不可能用到個人身上，甚至對一小羣人也不靈光。然而，我無法按捺自己的好奇心。我將『人際交點』外推到超過極限很遠的區域，可是我總共用了十六種不同的方法，而且選擇的是一個區域，並非只是一個點。然後，我又分析了我們手中有關崔維茲的所有資料——第一基地的議員多少會受到我們的注意——此外再加上基地市長的資料。最後我將這些結果綜合起來，只怕過程有些亂七八糟。」說到這裏他突然住口。

「怎麼樣？」德拉米追問，「我猜想您……結果出人意料之外嗎？」

「正如諸位預料的一樣，根本沒有任何結果。」第一發言者答道，「單獨一個人的行為絕對無法預測，但是……但是……」

「但是什麼？」

「我在心理史學上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在分析任何問題之前，我都能對結果先有一個相當明確的預感，而且很少猜錯。眼前這個問題，雖然沒有答案，我卻產生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堅迪柏說對了，我們不能對崔維茲置之不理。」

「為什麼呢，第一發言者？」德拉米問道。第一發言者心中強烈的情緒，顯然令她大喫一驚。

「我感到很羞愧，」第一發言者說，「自己竟然無法抗拒誘惑，將心理史學用在不適用的問題上。而更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還允許純粹的直覺左右我自己。但是我身不由己，因為這種感覺非常強烈。假如堅迪柏發言者說對了，如果我們正遭受到不知名的威脅，那麼根據我的感覺，當我們的危機降臨時，崔維茲將是扭轉乾坤的決定性人物。」

「您這種感覺有什麼根據呢？」德拉米十分驚訝。

第一發言者桑帝斯愁眉苦臉地環視眾人。「我毫無根據，心理史學的數學沒有給出任何結果。可是我觀察各種關係的交互作用，便感到崔維茲是一切事物的關鍵。對這個年輕人，我們一定要密切注意。」

### 03

堅迪柏心裏明白，他無法及時趕回參加圓桌會議，還有可能永遠回不去了。

他的四肢都被牢牢抓住，但他仍然拼命測試四周的心靈，試圖找出迫使他們釋放自己的最佳方案。

這時，魯菲南正站在他面前耀武揚威。「邪者，你準備好沒？一拳換一拳，一掌換一掌，阿姆傳統方式。來吧，你個子小，你先來打。」

堅迪柏說：「那麼，是否有人同樣抓住閣下？」

魯菲南則說：「放開他。非也非也，光放開手臂，讓他能揮動拳頭。兩只腳要抓牢，我們不要他再跳舞。」

堅迪柏覺得雙腳好像釘在地上，但是兩隻手可以活動了。

「打呀，邪者。」魯菲南說，「打一拳給咱們看。」

此時，堅迪柏向四處探出的精神感應，突然間發現一個合適的心靈，其中充滿著憤怒、不平與憐憫的情緒。他毫無選擇餘地，必須冒險增強精神力量，然後隨機應變……

他隨即發覺沒有這個必要！他尚未碰觸這個新出現的心靈，它的反應卻和他的預期一樣，完全一模一樣。

他眼前突然出現一個較小的身形——結實健壯，一頭黑發又長又亂，兩隻手臂舉在前面——瘋狂地沖過來，瘋狂地推開那名阿姆農夫。

那是一個女人。由於堅迪柏太過緊張，一心一意只想脫困，因此剛才渾然不覺，直到現在才憑視覺發現她是女人。想到這裏，他不禁埋怨起自己來。

「卡洛耳・魯菲南！」她對農夫尖聲叫道，「系大欺小的懦夫！一拳換一拳，哪門子阿姆傳統方式？你係那邪者的兩倍大，你打我都比打他危險多。揍一頓那可憐小子你很有名望嗎？我想你不要臉。會有一大堆人指著你鼻子，大家全會說：『那邊有個魯菲南，出了名的大欺小。』我想人人會笑你，再沒一個要臉的阿姆男子會跟你喝酒，再沒一個要臉的阿姆女子會跟你有牽扯。」

魯菲南忙著阻止這一輪猛攻，一面擋開她落下的拳頭，一面不停地討饒：「好啦，蘇拉。好啦，蘇拉。」

堅迪柏感到抓著自己的手通通鬆掉了，魯菲南不再對他橫眉豎眼，每個人的心思都從他身上移開。

蘇拉同樣沒有理睬他，她的怒火全部集中在魯菲南身上。堅迪柏此時回過神來，開始設想怎樣才能一直維持那股怒火，並且更加增強魯菲南心中的羞愧，而兩者必須做得恰到好處，不能留下絲毫痕跡。不過，他再度發現這根本沒有必要。

那女人又罵道：「你們全站遠點，聽好。假若大塊頭卡洛耳還對付不了這個營養不良的傢伙，你們這五六個狐羣狗黨一定一起不要臉。你們等一下回到農場，一定會大大吹噓這件大欺小的英勇行為。你會說：『我抓住那小子的手臂，大塊頭魯菲南打他的臉，他不敢還手。』你會說：『可是我負責抓他的腳，所以光榮也有我一份。』大塊頭魯菲南會說：『我沒法子逮到他，所以我的農友把他抓牢，有他們六個幫忙，我就在他身上獲得勝利。』」

「可是蘇拉，」魯菲南以近乎嗚咽的聲音說，「我告訴邪者，他可以先打。」

「你會怕他那兩只細手臂的重拳頭纔怪，笨頭魯菲南。好啦，讓他愛到哪兒就到哪兒，你們這些人趕緊爬回家，這樣你們的家還會歡迎你們。你們最好禱告今日這件偉大事跡被人忘掉，假如你們要把我的火氣再升高，那麼你們就甭指望，因為我一定會把這個消息傳到遠方。」

農夫們沒有再說什麼，全都垂頭喪氣，頭也不回地離開了。

堅迪柏看他們走遠了，才轉過頭來盯著那個女人。她穿著寬松的工作服與長褲，腳上套著一雙粗製的鞋子，滿臉都是汗水，正在使勁喘氣。她的鼻子稍嫌大些，胸部很厚實（由於她穿著寬大的工作服，堅迪柏無法百分之百確定），裸露在外的雙臂肌肉發達。這是當然的事，阿姆女子總是跟男人一塊下田幹活。

她雙手叉腰，以嚴肅的目光瞪著他。「好啦，邪者，幹嗎拖拖拉拉？趕快回到『邪者之地』。你懼怕嗎？想我陪你走嗎？」

她身上的衣服顯然好久沒洗了，堅迪柏聞得到上面的汗酸味。但在目前的情況下，露出任何嫌惡的表情，都會是最失禮的行為。

「我很感謝你，蘇拉小姐……」

「我的姓氏系諾微，」她粗聲說，「全名蘇拉・諾微。你可以叫我諾微，不必多加什麼。」

「我很感謝你，諾微，你幫了我一個大忙。歡迎你陪我走一趟，並非系我懼怕，繫有你作伴我感到榮幸。」他優雅地鞠了一個躬，如同對大學裏的女郎致意一般。

諾微漲紅了臉，似乎不知所措，只好也模仿他的動作。「榮幸，系我的。」她彷彿在腦海中翻找許久，才找到這句足以表達喜悅，又顯得很有教養的話。

於是他們一道往回走。堅迪柏很明白，每跨出悠閑的一步，就代表他會在圓桌會議上多遲到幾秒鐘，這是不可饒恕的行為。但是他現在有很好的機會，可以想想剛才的變故究竟有何深意，因此他鎮定異常，並不在意時間一分一秒溜走。

當大學的建築遙遙在望之際，蘇拉・諾微停下腳步，以遲疑的口氣說：「邪者師傅？」

堅迪柏想，顯然是因為漸漸接近她口中的「邪者之地」，她的談吐因此愈來愈文雅。他心中突然冒出一個沖動，想要說：「你不再叫我可憐小子？」可是那會害得她無地自容。

「什麼事，諾微？」

「邪者之地非常美觀、非常豪華嗎？」

「是很不錯。」堅迪柏說。

「我曾經做夢我在邪者之地，而且……而且我係一個邪者。」

「改天，」堅迪柏客氣地說，「我帶你參觀一下。」

由她望向他的眼神，看得出她絕不認為那只是客氣話。「我會寫字，學校師傅教過我。假如我寫信給你，」她假裝只是隨口問問，「我該怎樣標示，才能到你手上？」

「只要寫『發言者之家，第二十七棟』，我就能收到。但我得趕緊走了，諾微。」

他再向她鞠了一躬，而她又試著模仿了一次那個動作，兩人就往相反的方向分道揚鑣。堅迪柏很快便將她從心頭揮去，現在他心中只有圓桌會議，尤其是黛洛拉・德拉米發言者。想到這裏，他的心情突然分外沉重。

## 第八章農婦

### 01

發言者們圍坐在圓桌周圍，個個都在精神屏蔽的掩護下。彷彿他們不約而同，全都將心靈隱藏起來，以免對第一發言者有關崔維茲的陳述，做出難堪的侮辱。他們唯一的舉動，只是偷偷向德拉米看去，即使只是這樣，也已經泄露了他們的態度。在所有的發言者中，德拉米的無禮是出了名的。就連堅迪柏，開會時偶爾也會說些應酬話。

德拉米注意到投向自己的目光，知道她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挺身面對這個難局。事實上，她並不想逃避這個問題。在第二基地的歷史上，從來沒有第一發言者因為「錯誤分析」而遭到糾舉（她故意發明這個說法當做掩飾，其實言外之意就是「無能」）。現在卻有了這個可能，因此她絕不會猶豫畏縮。

「第一發言者！」她以柔和的語氣說，她臉上毫無血色，蒼白的薄嘴脣看來更像是隱形的。「這可是您自己親口說的，您的意見沒有任何根據，心理史學的數學未曾導出任何結果。您是要我們根據玄奧的直覺，作出一個重大無比的決策？」

第一發言者抬起頭來，雙眉緊緊鎖在一起。他注意到眾人都將心靈屏蔽起來，也明白這代表什麼意思。他以冷靜的口吻說：「我並不諱言缺乏證據，也沒有提出任何偽造的結果。我向諸位報告的，是一位第一發言者強烈的直覺——這位第一發言者一生都在鉆研謝頓計劃，累積了數十年的經驗。」他帶著鮮有的孤傲神情環視眾人，令他們的精神屏蔽一一軟化並解除。德拉米（當他的目光轉向她的時候）是最後軟化的一位。

她趕緊在心中注滿毫無敵意的坦然情緒，彷彿什麼事都未曾發生。「第一發言者，我當然接受您的說法。然而，我想您大概願意重新考慮一下。既然您對求助直覺這件事，已經表示羞愧之意，您會不會希望將這段發言從記錄中刪除。如果，根據您的判斷，應該……」

堅迪柏的聲音突然插了進來：「什麼發言該從記錄中刪除？」

所有的目光幾乎同時轉向。若非在先前那個緊要關頭，他們都將心靈屏蔽，那麼早在堅迪柏進門之前，大家就該感到他已經接近。

「剛才大家的心靈都封閉了？全部不知道我走進來？」堅迪柏以諷刺的口吻說，「我們這個圓桌會議，今天開的是同樂會嗎，竟然沒有人警覺到我的出現？還是你們全都認定我無法出席？」

這一連串的驚人之語，公然破壞了所有的規矩。遲到已經是很糟的事，未經通報闖入會場更是罪加一等，而在第一發言者準許他與會之前，堅迪柏竟然擅自發言，簡直就是罪不可赦。

第一發言者轉頭望向他。其他的問題暫時都不重要了，紀律問題必須最先解決。

「堅迪柏發言者，」他說，「你遲到了，你未經通報就進入會場，並且擅自發言。我若中止你三十天的發言權，你有任何抗辯的理由嗎？」

「當然有。我們應該先來討論，究竟是誰設法讓我遲到，以及原因何在。弄明白這個問題之後，再來討論停權處分的動議。」堅迪柏說得既冷靜又謹慎，不過思緒中夾雜著怒火，他也不在乎有誰會感覺到。

德拉米當然察覺了，她高聲說：「這個男人瘋了。」

「瘋了？這個女人這麼說才瘋了呢，還是因為她心虛了？第一發言者，我現在向您提出一項攸關個人權益的動議。」堅迪柏說。

「發言者，什麼樣的個人權益？」

「第一發言者，我指控在座某一位企圖謀殺。」

所有的發言者都跳了起來，會場響起了由語言、表情與精神狀態構成的聒噪，幾乎將屋頂都掀翻了。

第一發言者舉起雙手，大聲喝道：「我們必須給這位發言者一個機會，讓他陳述他的個人權益。」他發現必須藉助精神力量增強自己的威權，雖然這樣做極不合宜，但也沒有其他選擇。

聒噪漸漸止息了。

堅迪柏默默等待，直到會場完全恢復寧靜，沒有一點普通噪音或精神噪音之後，他才說：「剛才，我從阿姆人的道路走回來的時候，照我當時所在的位置，以及行進速度，都絕對不可能遲到。但我在半途被幾個農夫攔住去路，差點捱了一頓揍，甚至可能被打死。由於這個緣故，我才耽擱了，直到現在才趕來。首先請容我指出，據我所知，自大浩劫之後，從來沒有任何阿姆人對第二基地分子出言不遜，動粗就更不用說了。」

「我也沒聽說過。」第一發言者說。

德拉米突然叫道：「第二基地分子向來很少單獨走到阿姆人的地盤！你偏偏這麼做，這叫咎由自取！」

「沒錯，」堅迪柏說，「我經常單獨走到阿姆人的地盤。每條路我都走了幾百遍，可是從來沒有遇上麻煩。其他人雖然不像我這樣到處走，卻也沒有人自我放逐，把自己永遠關在大學裏，可是沒聽說有誰遭到過阻攔。我記得德拉米有時候——」此時，他好像纔想起來該加上頭銜，可是為時已晚，索性決定趁機羞辱她一下。「我的意思是，我記得德拉米『女發言者』有時也會到阿姆人的地盤，可是從來沒有人跟她搭訕。」

「或許，」德拉米將眼睛瞪得跟銅鈴一樣大，「因為我不主動跟他們攀談，因為我總是保持安全距離。換言之，因為我舉止合宜，所以受到他們的尊敬。」

「怪了，」堅迪柏道，「我正想說，是因為你看起來比我可怕。畢竟，即使在我們這裏，也很少有人敢接近你。可是請告訴我，過去有那麼多次機會，為何阿姆人從來未曾攔阻我的去路，卻偏偏選擇今天，當我正趕回來參加一個重要會議的時候？」

「若非由於你舉止失當，那就一定是巧合。」德拉米說，「我從來沒聽說過，謝頓的數學能取消幾率在銀河中扮演的角色，個人事件尤其如此。或者你的這番話，也是根據直覺而來的靈感？」這話旁敲側擊地攻擊了第一發言者，令一兩位發言者在心中輕嘆一聲。

「並非我舉止失當，也不是什麼巧合，這是早就計劃好的行動。」堅迪柏說。

「我們又怎能確定呢？」第一發言者溫和地問道。由於德拉米剛才的諷刺，他對堅迪柏的態度不免緩和許多。

「我將心靈向您敞開，第一發言者。我把剛才那件事的記憶，全部傳遞給您，以及圓桌會議每一位成員。」

記憶傳遞只花了極短暫的時間，然後第一發言者說：「真可怕！在那麼大的壓力下，發言者，你表現得非常有分寸。我同意那個阿姆人的行為的確反常，保證會下令調查。現在，請加入我們的討論……」

「且慢！」德拉米突然插嘴道，「我們如何肯定這位發言者的陳述盡皆屬實？」

面對這樣的侮辱，堅迪柏氣得幾乎鼻孔冒火，但他仍然勉力維持著鎮靜。「我的心靈是敞開的。」

「我知道有些心靈看似敞開，其實不然。」

「這點我倒並不懷疑，發言者，」堅迪柏說，「因為你跟大家一樣，一定隨時隨地檢視自己的心靈。然而我跟你不同，當我打開心靈，它就完全敞開。」

第一發言者說：「我們不要再……」

「我也要提出一項有關個人權益的動議，第一發言者，同時我要向您道歉，請原諒我剛纔打岔。」德拉米說。

「發言者，什麼樣的個人權益？」

「堅迪柏發言者指控我們其中一人企圖謀殺，教唆那個農夫攻擊他。在這項指控尚未撤回之前，我必須被視為兇嫌，在座每一位也都一樣。包括您在內，第一發言者。」

第一發言者說：「你願意撤回這項指控嗎，堅迪柏發言者？」

堅迪柏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兩手緊緊抓住扶手，彷彿要將座椅據為己有。他說：「我願意，可是得有人先解釋一下，在我趕來參加會議的時候，為什麼會有一個阿姆農夫，夥同其他幾個同伴，竟然故意要攔阻我。」

「這也許有上千個原因，」第一發言者說，「我重申一遍，這件事一定會詳加調查。現在，堅迪柏發言者，為了討論得以繼續進行，可否請你撤回指控？」

「不行，第一發言者。剛才，我花了好幾分鐘時間，盡可能以最精妙的手法探索對方的心靈，設法轉變他的行為，又不至於造成傷害，結果我失敗了。他的心靈缺乏應有的彈性，他的情緒全被定型，彷彿受到外在心靈的控制。」

德拉米突然擠出一絲笑意，接口道：「而你認為那個外在心靈，正是我們其中之一？難道就不會是你所謂的神祕組織，那個和我們對立、比我們更強大的組織乾的嗎？」

「有這個可能。」堅迪柏說。

「這樣的話，我們這些人都是清白的，因為我們都不屬於那個只有你才知道的組織，所以你應該立刻撤回指控。難道說，你是想指控在座某個人，受到了那個神祕組織的控制？也許我們其中某一位成員，已經不完全是他自己了？」

「或許吧。」堅迪柏冷冷地答道，他很清楚德拉米正在把他引進一個圈套。

「不過也有可能，」德拉米準備開始收緊圈套，「你所幻想的這個既祕密又隱密的神祕組織，只是一個妄想癥患者的惡夢。根據你的被迫害妄想，阿姆農夫們受到影響，發言者也都受到祕密控制。然而，我願意暫且遷就你的奇特思路。發言者，你認為我們中間，哪一個人受到控制？會不會就是本人？」

堅迪柏回答說：「我倒不這麼想，發言者。你若試圖用這麼迂迴的方式鏟除我，就不會如此公然對我表示憎惡。」

「也許是負負得正的結果吧？」德拉米柔聲說，口氣得意之至，「妄想癥患者很容易得出這種結論。」

「既然你這麼說，那就有此可能。你的妄想經驗比我豐富多了。」

另一名發言者列斯提姆・吉安尼，突然怒聲插嘴道：「聽好，堅迪柏發言者，如果你洗刷了德拉米發言者的嫌疑，就等於指控我們其他人嫌疑更重。我們其中無論哪一個，又有什麼理由要阻延你參加會議，更遑論要置你於死地？」

堅迪柏好像就是在等這個問題，他立刻答道：「我剛才進來的時候，你們正在討論將某些發言從記錄中刪除。那是第一發言者的發言，而我是唯一未能聽到的發言者。請讓我知道它的內容，相信我就能找出某人阻延我的動機。」

第一發言者說：「我剛纔在陳述——結果德拉米發言者和其他人都表示強烈反對——我根據直覺以及心理史學的不當應用，斷定謝頓計劃未來的成敗，全繫於遭到放逐的第一基地人葛蘭・崔維茲身上。」

堅迪柏說：「其他發言者怎麼想，那是他們的事。就我自己而言，我完全同意這個假設。崔維茲是關鍵所在，他突然被第一基地放逐到太空，我認為內幕絕不單純。」

德拉米說：「堅迪柏發言者，你是不是想講，崔維茲——或是放逐他的那些人——已在那個神祕組織的掌握中？也許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都受到了他們的控制，只有你、第一發言者，還有我是例外，因為你已經宣稱我並未受到控制。」

堅迪柏答道：「這些瘋言瘋語我根本不必回答。接下來我想要問的是，在座的發言者當中，有誰願意對第一發言者和我的觀點表示贊同？我經過第一發言者的許可，分發給各位的那些數學推導，想必各位已經看過了。」

接下來是一片死寂。

「我再重復一遍我的問題，」堅迪柏說，「有誰贊同？」

仍是一片死寂。

堅迪柏說：「第一發言者，現在您該知道阻延我的動機了。」

第一發言者說：「請明講。」

「您曾經表示過，我們需要對那個第一基地人崔維茲，採取因應對策。這就代表我們務必採取積極主動。諸位發言者若看過我的報告，就該對我的想法至少有個概念。然而，假使全體發言者一致反對您——全體一致反對，那麼，根據固有的權限，您就無法作出任何改變。可是隻要有一位發言者支持您，您就能夠施行新的政策。而我就是那位會支持您的發言者，任何人只要讀過我的報告，都可以了解這一點。因此，必須不計任何代價阻止我出席圓桌會議。這個詭計幾乎得逞，但我現在還是趕來了，而我表明支持第一發言者的立場。既然我贊同他的觀點，那麼根據固有的慣例，他就能對其他十位發言者的反對置之不理。」

德拉米使勁敲了一下會議桌。「這就代表，某人事先知道第一發言者準備討論的內容，並且事先知道堅迪柏發言者會支持這個提案，而其他人全部會反對。換句話說，這個人能獲悉他不可能知曉的事。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推論，這個先發制人的計劃，是堅迪柏發言者妄想出的那個組織所不喜歡的，因此他們才會出面阻撓，而且我們當中的一位或幾位，已經在那個組織控制之下。」

「這些推論都很正確。」堅迪柏表示同意，「你的分析實在極為精闢。」

「你指控的到底是誰？」德拉米大聲叫道。

「我不想指控誰，這件事我想請第一發言者處理。現在事態已經很明顯，我們當中的確有人暗中和我們為敵。我在此提出一項建議，每一個為第二基地工作的人，都接受一次徹底的精神結構分析。每一個人，包括所有的發言者，甚至包括我自己和第一發言者。」

圓桌會議的秩序立時失控，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混亂場面與激動情緒。

等到第一發言者終於正式宣佈休會，堅迪柏沒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徑自回到自己的房間。他心中很明白，其他發言者都不是他的朋友，就連第一發言者所能提供的支持，也頂多算是半推半就。

他自己也無法分辨，他究竟是為自己擔心，還是在憂慮整個第二基地的安危。末日即將降臨的感覺，令他滿嘴苦澀。

### 02

當天晚上，堅迪柏睡得很不好。不論在清醒的思緒中，或是睡眠的夢境裏，他都跟德拉米爭吵不休。在某個夢境中，她竟然和那個阿姆農夫魯菲南融成一體，於是，堅迪柏眼前出現一個比例怪異的德拉米，一步步向他逼近。她掄著兩個巨大的拳頭，臉上帶著甜美的微笑，還露出許多細長的尖牙。

直到牀頭櫃上的蜂鳴器發出微弱的聲音，他才總算醒了過來。現在早已過了他平日的起牀時間，他卻一點也沒有歇息過的感覺。他趕緊轉過身來，按下對講機的鍵鈕。

「喂？什麼事？」

「發言者！」說話的是那層樓的舍監，語氣中欠缺應有的尊重。「有個訪客希望見你。」

「訪客？」堅迪柏按了按行事歷的開關，屏幕顯示中午以前並無任何約會。他再按下時間顯示鍵，現在是上午八點三十二分。他沒好氣地問道：「究竟是什麼人？」

「發言者，那人不願通報姓名。」然後，舍監用明顯不以為然的口氣說：「是個阿姆人，發言者，說是應你之邀來的。」最後半句話的口氣更加不以為然。

「讓他到會客室等我，我還要一陣子才能下來。」

堅迪柏一點也不急。沐浴的時候，他一直陷入沉思。有人利用阿姆人來阻撓他的行動，這個假設愈想癒合理，但他更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現在這個登堂入室來找他的阿姆人又是誰？這是另一個精心佈置的陷阱嗎？

謝頓在上，一個阿姆農夫到大學來做什麼？他能有什麼藉口？真正的來意又是什麼？

有那麼一瞬間，堅迪柏想到是否應該攜械防身。但他幾乎立刻打消這個念頭，因為他充滿高傲的自信，確定自己在大學校園中不會有任何危險。在這裏，他能輕而易舉控制任何一個農夫，卻不會在阿姆人心靈中留下過深的痕跡。

堅迪柏判斷，一定是由於昨天卡洛耳・魯菲南帶來的麻煩，令他受到強烈的震撼，才會變得這般疑神疑鬼。對了，會不會就是那個農夫呢？或許他已不再受到幹擾——不論是什麼人或什麼組織的幹擾——他當然會擔心受到懲罰，因而主動前來道歉。可是魯菲南怎麼知道該到這裏來？又怎麼會找到自己呢？

堅迪柏大搖大擺走過迴廊，打定主意兵來將擋。他剛踏進會客室，立刻大喫一驚，連忙轉身去找那名舍監。後者坐在玻璃圍成的隔間中，正在假裝埋頭辦公。

「舍監，你沒說訪客是個女的。」

舍監沉著地回答說：「發言者，我說是個阿姆人，你就沒有再問下去。」

「問一句答一句是嗎，舍監？我得記住這是你的特點。」此外，還得查一查他是不是德拉米的眼線。而且從現在開始，必須記得注意身邊每一名工作人員。這些「低層人員」很容易被他這種人忽視，雖然他才剛剛升任發言者不久。「哪一間會議室空著？」

舍監答道：「只有四號會議室空著，發言者，有三小時的空檔。」他裝著一副老實的模樣，瞥了瞥那個阿姆女子，又瞥了瞥堅迪柏。

「那我們就用四號會議室，舍監，我還要勸你一句話，別多管他人的心靈。」堅迪柏投射出並不算弱的精神力量，舍監根本來不及防禦。如此對付一個弱勢的心靈，實在有損身份，這點堅迪柏很明白。可是像他這種人，既然無法掩飾心中的下流揣測，就不該一直樂此不疲。舍監至少要頭疼好幾個小時，那是他罪有應得。

### 03

堅迪柏並未立刻想起她的名字，也沒有心情費神去想。無論如何，她也不可能指望他記得。

他沒好氣地說：「你是……」

「我係諾微，邪者師傅。」她幾乎是喘著氣說出這句話的，「我的名系蘇拉，但我只用諾微稱呼。」

「對了，諾微，我們昨天見過面，現在我記起來了。我沒有忘記你跳出來保護我。」在大學校園中，他實在無法改用阿姆腔調說話，「你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師傅，你說我可寫信給你。你說要寫『發言者之家，第二十七棟』。我自己送信來，我拿給他們看。系我自己寫的，師傅。」她流露出摻雜著害羞的驕傲，「他們問：『寫這信給誰？』邪者師傅，你對那笨頭魯菲南說話的時候，我聽到你講自己的姓名，所以我說系送給史陀・堅迪柏。」

「他們就這樣讓你進來，諾微？他們沒有要求看那封信嗎？」

「我非常驚嚇，我想也許他們感受輕微抱歉。我說：『堅迪柏邪者答應帶我參觀邪者之地。』他們都笑起來，大門口一個人對另一個人說：『他還會帶她參觀別的。』他們指出我該哪裏走，說不可走到別的他處，否則一下子把我趕出去。」

堅迪柏的雙頰泛紅。謝頓在上，他若需要找阿姆女子尋歡作樂，絕不會如此明目張膽，也不會這麼饑不擇食。他再看了這個阿姆女子一眼，不禁在心中暗自搖頭。

她似乎相當年輕，也許風吹日曬使她看來比實際年齡還大。反正她不會超過二十五歲，這種年齡的阿姆女子通常已經嫁人。而她將黑發紮成辮子，這就代表她依然未婚，而且還是處女，這點他倒並不驚訝。從她昨天的表現，看得出她有當潑婦的足夠本錢。堅迪柏甚至懷疑，是否有任何阿姆男子，膽敢消受她的伶牙俐齒再加上重拳。她的外表也不吸引人，雖然她已經費盡心血裝扮，臉蛋看來仍舊瘦削而平庸，雙手則是又紅又腫，骨節粗大。她的身材天生就是喫苦耐勞型，沒有半分婀娜多姿的美感。

在他仔細的打量下，她的下脣開始微微發顫。他能清楚地感知她的尷尬與恐懼，同情心油然而生。昨天她的確幫了大忙，他可不能知恩不報。

堅迪柏試著用溫和的話語撫慰她，他說：「所以你是來參觀……喔……學者之地？」

她將眼睛睜得老大（那雙黑眼珠倒滿秀氣），回答說：「師傅，別生我的怒氣，但我來系自己要做邪者。」

「你想做一個學者？」堅迪柏感到這句話像晴天霹靂，「我的好姑娘——」

他說不下去了。她只是個完全不通世故的農婦，自己究竟該如何向她解釋，想要成為阿姆人口中的「邪者」，必須具備怎樣的智慧與精神耐力，還必須接受多少訓練。

可是蘇拉・諾微卻拼命強調：「我會寫字，也會讀書。我讀完好些書本，都是從尾讀到頭。我永遠希望做邪者，我不希望做農夫老婆，我不繫該待在農場的人。我不會嫁農夫，生下許多農夫娃娃。」她突然抬起頭，驕傲地說，「我被人求婚，有很多次，我總說『不要』。我係客氣地說，但不要就不要。」

堅迪柏一眼就能看出她在騙人，根本沒有人向她求過婚。可是他裝著一副嚴肅的表情，對她說：「如果你不結婚，你這輩子想做什麼？」

諾微伸出一隻手來按在桌上。「我要做邪者，我不做農婦。」

「萬一我不能使你成為學者呢？」

「那我什麼都不做，我就等死。若我不做邪者，我這輩子沒有意義。」

堅迪柏突然有一個沖動，想要探索她的心靈，弄清楚她的動機究竟有多強。可是這樣做是不對的，身為一名發言者，不能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就隨便進入他人毫無抵抗力的心靈，在裏頭肆意翻找答案。與其他各行各業一樣，精神控制這門科技——所謂的精神力學——也自有一套規範，至少各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他忽然對攻擊舍監的舉動感到後悔。

他又說：「為什麼不願意做個農婦呢，諾微？」他只需要動一點手腳，就能使她對這個命運心滿意足，然後再影響一個阿姆鄉巴佬，讓他樂意把她娶回家，並且讓她死心塌地跟著他。這樣做不會有任何害處，而且是一種善舉。但這是違反法律的行為，因此連想都不該想。

她回答說：「我不做。農夫系大老粗，每日在泥巴里打滾，自己也變成一團泥巴。若我做農婦，我也變成一團泥巴。我會失去時間讀書寫字，我會遺忘。我的腦袋，」她伸出手來指著太陽穴，「會變餿和腐壞。不！邪者系不一樣的人，繫有心人！」堅迪柏明白，她其實是指「聰明人」，而不是「思慮周到的人」。

「邪者身邊全系書本，」她繼續說，「還有……還有……我忘掉它稱什麼名字。」她比劃了一個動作，有點像在操作什麼儀器。若是沒有接收到她的精神輻射，堅迪柏根本猜不出她的意思。

「微縮膠卷。」他說，「你怎麼聽說過微縮膠卷？」

「從書本里頭，我讀到許多東西。」她得意地說。

堅迪柏再也按捺不住好奇心。這是一個不尋常的阿姆女子，他從未聽說過有人像她這樣。第二基地一向不吸收阿姆人，可是諾微若再年輕一點，比如說只有十歲……

真可惜！他不願騷擾她，絕對不願意。可是，如果不能觀察一個不尋常的心靈，從中學到更多的精神力學知識，又怎麼配做一名發言者？

於是他說：「諾微，我要你在這裏坐一會兒。心情盡量放平靜，一句話也別說，也別想要說什麼。只要想著睡著了，你懂嗎？」

她的恐懼感立刻復發。「為何要我這樣做，師傅？」

「因為我想考慮一下，怎樣才能使你成為學者。」

畢竟，無論看過多少書，她終究不可能了解身為「學者」的真正意義。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她心目中的學者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開始探入她的心靈，手法無比精妙又極度謹慎，並沒有真正接觸，卻能感知其中的內容。就像將手掌放在光滑的金屬表面，而不留下任何指紋。結果他發現，她以為學者就是永遠在讀書的人，至於為什麼讀書，她卻連絲毫概念都沒有。對於她自己成為學者這件事，她心中的圖像是繼續日常的工作，煮飯、洗衣、擦地、搬運東西、聽從吩咐。只不過是換成在大學裏幹活，因此可以接觸許多書籍，而她也能有閑暇讀書，然後就能「變得有學問」，但那只是非常模糊的念頭。將這些想法加在一起，等於她想在這裏做個僕人——他自己的僕人。

堅迪柏不禁皺起眉頭。一名阿姆女僕——平庸、粗俗、無知、跡近文盲——簡直難以想象。

他只需要改變她的想法就行了。一定有辦法能調整她的慾望，讓她心甘情願當個農婦。這必須做得不著痕跡，要讓德拉米也無從挑剔。

或者她正是德拉米派來的？這會不會是個精心策劃的陰謀，目的是引誘自己去幹擾一個阿姆心靈，然後就被抓個正著並遭到糾舉？

荒唐，他果真出現了妄想癥的跡象。在她單純心靈的某個角落，精神細流需要稍加轉向。只要輕輕推一下就行了。

這樣做是違反法律的，但是，不會有什麼害處，也不會有任何人注意到。

他陡然停下來。

向後退，向後退，向後退。

太空啊！他差一點就沒注意到！

難道自己真的產生了幻覺？

不可能！現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在那裏，他能辨識得清清楚楚。有一根最細微的精神纖維顯得凌亂——一種不正常的亂象，可是又過分細致，幾乎沒有分歧。

堅迪柏趕緊鉆出她的心靈，輕聲說：「諾微。」

她的目光重新聚焦。「什麼事，師傅？」

堅迪柏說：「你可以在我手下工作，我會讓你成為一名學者……」

她眼睛一亮，興奮地叫道：「師傅——」

他隨即察覺她要跪在自己腳下，連忙伸出雙手，使勁抓住她的肩膀。「別動，諾微。待在原處，不要動！」

他好像在跟一隻稍微受過訓練的動物講話。直到看出命令貫穿她的心靈，他才松開手。剛才抓著她的時候，他感覺到她的上臂肌肉好結實。

他說：「假如你想成為學者，就要表現得有學者的模樣。這就代表說，你隨時要保持肅靜，隨時要輕聲細語，隨時要聽從我的指導。此外，你必須試著學習我的說話方式，還得和其他的學者接觸。你會害怕嗎？」

「我不會驚嚇——不會害怕的，師傅，只要你跟我一起。」

「我會跟你在一起的。不過，我得先為你找一個房間，替你安排盥洗室、餐廳座位和適當的衣著。你必須穿得像個學者纔行，諾微。」

「這些系我全部……」她的口氣突然變得哀傷。

「我們會幫你找些合適的衣服。」

堅迪柏知道必須找個婦人幫忙，請她替諾微準備一些衣物。他還得再找一個人，教導這個阿姆女子基本衛生習慣。畢竟，她現在穿的衣服可能是她最好的行頭，而且她顯然刻意梳洗過，但她身上仍舊有一股異味，聞起來有些不舒服。

除此之外，他還得跟她劃清界線，不能讓人產生誤會。第二基地的男人（女人也如是），有些偶爾會出去找阿姆人尋歡作樂，這已經是公開的祕密。只要從頭到尾沒有幹擾阿姆人的心靈，絕不會有人對這種事大驚小怪。堅迪柏自己從來不喜歡這樣做，他認為校園中的男女關係就能滿足自己，所以不必再去尋找或許更狂野、更有味的性愛。跟阿姆女子比較起來，第二基地的女性顯得蒼白瘦弱，可是她們個個都很乾凈，而且皮膚光滑細嫩。

不過即使引起誤會，讓人暗笑他這個發言者做得太過分，不但愛打野食，還把一個阿姆女子帶到自己的房間來，他也必須忍受這種尷尬。因為，德拉米發言者與圓桌會議的其他成員，勢必會跟自己決裂，而在那場即將來臨的對決中，這個農婦——蘇拉・諾微——將是自己致勝的關鍵。

### 04

堅迪柏整天都沒有再見到諾微，直到晚餐後，幫諾微打點的那位婦人才又將她帶到他面前。今天早上，堅迪柏曾對那婦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至少要她相信，他們兩人沒有肉體關係。婦人似乎聽懂了，或者應該說，起碼不敢表現出不解的模樣，這樣也許就夠了。

此時諾微站在他面前，臉上同時流露出害羞、驕傲、困窘、得意等等錯綜復雜的表情。

堅迪柏說：「你看來真不錯，諾微。」

她們幫她找的衣服竟然極為合身，而且她穿起來一點也不顯得滑稽。她們是否幫她束過腰？幫她把胸部託高？還是她穿著農婦服裝時，這些部分無法突顯出來？

她的臀部十分突出，但是不至於難看。當然，她的面容仍然平庸，不過等到被曬黑的膚色褪去，她又學會如何打扮之後，看起來就不會太醜了。

一定是舊帝國的幽靈作祟，那婦人還是把諾微當成了他的情婦，挖空心思讓她顯得好看一點。

他隨即想：嗯，有何不可呢？

諾微終將出現在發言者圓桌會議上。她看起來愈吸引人，自己的立論就愈容易被接受。

他剛想到這一點，第一發言者的訊息便飄然而至。在這個精神掛帥的社會，這是一種理所當然的聯絡方式，通稱為「偶合效應」，但並非十分正式的名稱。假如某甲模糊地想到某乙，某乙同時也模糊地想到某甲，便會產生一種相互提升的刺激，幾秒鐘之內，就能使兩人的念頭都變得清晰、明確，而且顯然彼此同步。

這種效應有時會讓人嚇一跳，即使了解來龍去脈的人也不例外。尤其是原先那個念頭如果十分含糊——不論是哪一方，或者雙方皆然——連當事人也沒有意識到的時候。

「諾微，今晚我不能陪你了。」堅迪柏說，「我還有學者的工作要做。我會帶你到你的房間，那裏有一些書籍，你可以開始練習閱讀能力。我也會教你如何使用訊號器，這樣你就能隨時找人幫忙。我明天會再來看你。」

05

堅迪柏很禮貌地說：「第一發言者？」

桑帝斯只是點了點頭。他顯得鬱郁寡歡而老態龍鐘，看來好像需要喝杯烈酒提振精神。他終於開口道：「我『召喚』你來……」

「沒有派信差，而是直接『召喚』，我猜一定有重要的事。」

「沒錯。你的獵物，那個第一基地人崔維茲……」

「怎麼樣？」

「他不會來川陀了。」

堅迪柏並未顯出驚訝的神色。「他為什麼要來？根據我們獲得的情報，他是跟一名古代史教授同行，那名教授打算尋找地球。」

「對，就是那顆傳說中的太初行星，這正是他該來川陀的原因。畢竟，那個教授知道地球在哪裏嗎？你知道嗎？我知道嗎？我們能確定它存在，或者曾經存在嗎？他們當然應該前來此地，尋找必要的資料——如果還有任何資料留下來，一定都藏在銀河圖書館。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情況尚未達到危機的程度；我以為那個第一基地人會到這裏來，而我們可以從他身上，打探出我們想知道的一切。」

「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對方絕不會讓他到這裏來。」

「那麼，他又要到哪裏去呢？」

「我懂了，原來我們還沒有查到。」

第一發言者以不悅的口氣說：「你好像很冷靜。」

堅迪柏答道：「我不懂為何不該冷靜。您希望他來到川陀，認為這樣就能穩住他，並且從他身上挖取情報。然而，如果讓崔維茲去他想去的地方，辦他想辦的事情，只要我們不把他跟丟了，那麼他就可能引出其他方面的情報，而且比他原本所能提供的更為重要。您難道不這麼認為嗎？」

「這還不夠！」第一發言者說，「你已經說服我接受有新敵人出現這個想法，現在我根本放不下這件事。更糟的是，我又說服自己一定要鎖定崔維茲，否則我們會全盤皆輸。他是獨一無二的關鍵，我已經無法擺脫這個看法。」

堅迪柏慷慨激昂地說：「不論發生任何狀況，第一發言者，我們都不會輸的。除非那些反騾——讓我再次借用您發明的稱呼——繼續潛伏在我們當中，而我們卻不知不覺。但我們已經知道他們的存在，再也不會盲目行事。下一次的圓桌會議，如果大家通力合作，我們就能展開反擊。」

第一發言者說：「我召喚你來，其實並不是為了崔維茲這檔事。我先跟你提這個問題，只是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個人的失敗，我對當前的情況作出錯誤分析。我向你致歉，我不該將個人的好惡置於政策之上。除此之外，還有一件事。」

「更嚴重的事嗎，第一發言者？」

「更嚴重的事，堅迪柏發言者。」第一發言者長嘆一聲，不停用手指敲著桌面。堅迪柏則耐著性子，站在書桌前默默等待。

第一發言者終於再度開口，語氣很溫和，彷彿如此便能減緩沖擊的力道。「德拉米發言者發起了一次緊急圓桌會議……」

「第一發言者，未經您的同意？」

「她只需要獲得其他三名發言者同意，不必包括我在內。在這個緊急會議中，你遭到糾舉，堅迪柏發言者。你被指控不配擔任發言者的職務，而且必須接受審判。三個多世紀以來，這還是頭一次通過發言者的糾舉案……」

堅迪柏強忍著，不讓任何一點怒火冒出來。「您自己當然並未投下贊成票。」

「我沒有，可是我人單勢孤。圓桌會議的其他成員看法一致，因此糾舉案以十票對一票通過了。你也知道，糾舉案成立的條件，是包括第一發言者在內的八票，或者不包括他在內的十票。」

「但是我並未出席。」

「你根本沒有表決權。」

「至少我可以為自己辯護。」

「但不是在這個階段。前例雖然很少，可是很明確，你在審判時纔有答辯的機會。自然，審判將盡快舉行。」

堅迪柏低頭沉思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倒不怎麼擔心這件事，第一發言者。我認為您最初的直覺很正確，崔維茲這件事得優先處理。基於這個理由，我能否建議您將審判延期？」

第一發言者舉起右手。「我不怪你不了解狀況，發言者。糾舉案實在太過罕見，我自己都得查閱相關的法定程序。它有最高優先權，我們不得不直接準備審判，而將其他的問題通通延後。」

堅迪柏雙手握拳抵著桌面，上身傾向第一發言者。「您這話當真嗎？」

「這是法律。」

「我們不能礙於法律，而忽視眼前一個明顯的威脅。」

「對圓桌會議而言，堅迪柏發言者，你正是眼前那個明顯的威脅。別插嘴，聽我說！其中所牽涉的法律，立法精神在於一個堅實的信念：沒有任何問題，比發言者的腐化或濫用職權更為嚴重。」

「可是兩者我都沒犯，第一發言者，而您也很清楚。這只是德拉米發言者和我的私人恩怨，如果真有濫用職權的行為，那也是她而不是我。我唯一的罪過是從不在乎人際關係，這點我承認。對於那些還沒老到無法掌權，卻早就變成老糊塗的笨蛋，我在他們身上花的心思太少了。」

「我就是其中之一，發言者？」

堅迪柏嘆了一聲。「您瞧，我又得罪人了。我指的不是您，第一發言者。好吧，那麼，讓我們立即開庭，我們明天就舉行審判，或者今晚更好。讓我們趁早把它做個了結，然後趕緊處理崔維茲的問題。我們不能再冒險多等片刻。」

第一發言者說：「堅迪柏發言者，我想你還不了解目前的狀況。我們過去也有過糾舉案——不多，僅僅兩樁而已，但都沒有定罪。然而，這回你會被定罪！你將被逐出圓桌會議，對第二基地的政策再也沒有機會發言。事實上，甚至在週年集會中，你也不會再有表決權。」

「而您不會出面阻止？」

「我無能為力。其他人會一致否決我，然後我就得被迫辭職，我想發言者們都希望看到這種結果。」

「而德拉米就會成為第一發言者？」

「這個可能性當然很大。」

「但是絕不能讓這種事發生！」

「完全正確！因此我也必須贊成定你的罪。」

堅迪柏深深吸了一口氣。「我要求立即舉行審判。」

「你需要時間來準備答辯。」

「什麼答辯？他們不會想聽任何辯詞。立刻舉行審判！」

「圓桌會議也需要時間準備起訴書。」

「他們沒有起訴書，也不想提出任何起訴書。他們心中早已將我定罪，其他什麼都不需要。事實上，他們希望盡快將我定罪，後天不如明天，明天不如今晚。這就通知他們。」

第一發言者站了起來，兩人隔著書桌對視良久。然後第一發言者說：「你為何那麼急？」

「崔維茲那件事可不會等。」

「一旦你被定罪，圓桌會議其他成員將聯手反對我，我一定會被架空，那時我們又能做什麼呢？」

堅迪柏壓低聲音，堅定地說：「不用怕！無論如何，我絕對不會被定罪的。」

## 第九章超空間

### 01

崔維茲說：「你準備好了嗎，詹諾夫？」

正在讀書的裴洛拉特抬起頭來。「你是指躍遷嗎，老夥伴？」

「對，超空間躍遷。」

裴洛拉特嚥了一下口水。「這個，你確定不會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我知道害怕是件蠢事，可是每當想到，自己將被轉換成無質無形的『迅子』，誰也沒有見過或偵測過那東西……」

「得了吧，詹諾夫，這是完全成熟的科技，我以名譽擔保！你曾經說過，躍遷的應用已經有兩萬兩千年的歷史，而我從未聽說在超空間裏出過人命。當我們脫離超空間時，也許會出現在不妙的地方，但意外仍是發生在普通空間，而不是我們化作迅子的階段。」

「這似乎不算什麼安慰。」

「我們脫離時也不會出任何差錯。老實告訴你，我本來打算瞞著你進行，這樣你就不會知道已經做過躍遷。不過為了以後著想，我認為應該讓你親身體會一下，讓你明白並不會有任何問題，今後你就再也不會擔心了。」

「這——」裴洛拉特遲疑道，「我想你說得對，不過說老實話，我並不著急。」

「我向你保證……」

「不，不，老夥伴，我衷心接受你的保證。只不過……你讀過《聖特瑞斯提・瑪特》這本書嗎？」

「當然讀過，我又不是文盲。」

「沒錯，沒錯，我不該多此一問。你記得它的內容嗎？」

「我也沒有健忘癥。」

「我似乎有得罪人的天分。我要說的是，我一直在想其中一個片段：聖特瑞斯提和他的朋友班恩，從十七號行星出發，然後迷失在太空裏。我想到那些具有催眠魔力的場景，身處於羣星之間，在深邃幽靜、一成不變的太空中緩緩運動……你知道嗎，我從不相信那些描述。我很喜歡那個故事，也深深受到感動，但我從來沒有當真。可是現在，當我習慣了置身太空這個事實之後，我真的體會到那種感覺——我也知道，這是個傻念頭——可是我不想放棄。好像我就是聖特瑞斯提……」

「而我就是班恩。」崔維茲話中帶著一絲不耐煩。

「可以這麼說。外面那些稀落迷濛的星辰，全部靜止不動，當然我們的太陽例外，雖然我們沒看見，但它一定不斷縮小。銀河也維持著朦朧的雄偉壯麗，彷彿亙古不變。寂靜的太空令我沒有任何紛擾……」

「除了我。」

「除了你。不過，葛蘭，親愛的兄弟，跟你談談地球，試著教你一點史前史，其中自有樂趣。所以，我不希望一切這麼快結束。」

「不會的，反正不會立刻結束。你總不至於認為，我們經過一次躍遷，就功德圓滿地出現在某顆行星表面吧？躍遷幾乎會在瞬間完成，而我們依舊會在太空中。至少要再過一個星期，我們纔有可能著陸，所以請你放心吧。」

「你所謂的著陸，當然不是指蓋婭。我們結束躍遷後，不太可能就出現在蓋婭附近。」

「這點我知道，詹諾夫，但我們會抵達正確的星區，只要你的資料正確。萬一資料有誤，那就……」

裴洛拉特板著臉猛搖頭。「如果我們不知道蓋婭的坐標，即使抵達正確的星區，又有什麼幫助呢？」

崔維茲答道：「詹諾夫，假設你在端點星上，想要前往阿基若普鎮，可是你只知道那個小鎮在地峽中。當你抵達地峽之後，你會怎麼辦？」

裴洛拉特謹慎地思考了半天，彷彿認為正確答案必定微妙無比。最後他卻不得不放棄，回答說：「我想我會找個人問問。」

「完全正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現在，你準備好了嗎？」

「你是說，現在？」裴洛拉特連忙站起來，原本欠缺表情的臉孔，此時現出幾許憂慮的神情。「我該怎麼做？坐著？站著？還是做些什麼？」

「時空啊，裴洛拉特，你什麼也不必做，只要跟我到我的艙房去，好讓我能操作電腦。然後你愛坐、愛站、愛翻筋斗都行，反正怎麼舒服怎麼做。我的建議是，你最好坐到顯像屏幕前，仔細盯著看，一定會很有趣。來吧！」

他們沿著短廊走到崔維茲的艙房，崔維茲立刻坐到電腦前面。「要不要由你來操作，詹諾夫？」他突然問道，「我把數據告訴你，你只需要默想一遍，電腦就會處理其他的工作。」

裴洛拉特說：「敬謝不敏，這臺電腦似乎跟我不怎麼投緣。我知道你會說只需要多加練習，但是我可不相信。你的心靈一定有什麼過人之處，葛蘭……」

「別傻了。」

「不，真的。電腦好像只跟你合得來，當你搭上線之後，你和電腦好像融為一體。可是我搭上的時候，卻還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一個詹諾夫・裴洛拉特和一臺電腦，反正不是那麼回事。」

「胡說。」崔維茲雖然這麼講，心裏卻有一種模糊的成就感。他輕撫著電腦感應板，好像撫摸一件心愛的玩具。

「我寧可袖手旁觀。」裴洛拉特說，「我的意思是，這一切能免則免，但既然勢在必行，我就寧可袖手旁觀。」他顯得有些焦慮，兩眼緊盯著顯像屏幕。畫面的主體是朦朧的銀河，前景則是薄粉狀的幽暗星辰。「快開始的時候告訴我一聲。」他慢慢退到艙壁旁，繃緊神經做好準備。

崔維茲微微一笑，將雙手放到感應板上，隨即感到精神與電腦合而為一。這種接觸一天比一天容易，感受也日益親切。不論他對裴洛拉特的說法如何嗤之以鼻，他的確有這種感覺。他發現幾乎不再需要刻意想那些坐標；電腦好像知道他要做些什麼，他根本不必驅動意識「告訴」電腦，電腦就會自動從他腦中「讀取」那些資料。

但崔維茲仍將躍遷指令「告訴」電腦一遍，然後要它在兩分鐘後開始進行。

「好啦，詹諾夫。我們還有兩分鐘：120……115……110……注意看顯像屏幕。」

裴洛拉特依言行事，他的嘴角繃緊了些，還不知不覺屏住呼吸。

崔維茲輕聲倒數：「15……10……5、4、3、2、1、0。」

他們沒有察覺絲毫的運動，也沒有絲毫其他感覺，顯像屏幕的畫面卻陡然起了變化。星像場明顯地變得稠密，銀河則消失無蹤。

裴洛拉特嚇了一跳，問道：「怎麼回事？」

「什麼怎麼回事？你窮緊張，但那是你自己嚇自己。你根本沒有任何感覺，承認吧。」

「我承認。」

「這就對了。在遙遠的過去，當超空間旅行相當新穎的時候——總之是根據書上的記載——在躍遷過程中，乘客體內會出現一種古怪的感覺，有些人還會感到頭暈或想吐。這也許是心理作用，但也可能不是。不管怎麼說，隨著超空間經驗持續累積，以及設備不斷改良，那種效應就逐漸降低了。借著像我們這臺電腦的幫助，任何效應都會遠低於感覺的閾值。至少，我自己這麼認為。」

「我必須承認，我也一樣。現在我們在哪裏，葛蘭？」

「只不過才跨出一步，來到卡爾根星域而已，前面還有一段漫長的路程。在我們進行另一次躍遷之前，得先檢查一下這次躍遷的準確性。」

「我擔心的是，銀河到哪裏去了？」

「在我們四面八方，詹諾夫，如今我們已經身在其中。我們只要調整顯像屏幕的焦距，就能看到銀河更遙遠的部分，它看來好像一條橫跨天空的亮帶。」

「所謂的『星橋』！」裴洛拉特興高采烈地叫道，「幾乎在每個住人世界上，都有人如此描述夜空的銀河，但在端點星上就是見不到。讓我看看吧，老夥伴！」

顯像屏幕突然向一方傾斜，星像場隨之傾瀉而下，不久之後，一個發出珍珠般光芒的天體幾乎佔滿整個畫面。那個天體逐漸變得狹窄，接著再度膨脹，畫面則始終鎖定它。

崔維茲說：「靠近銀河中心的星像場較密。然而，如果旋臂中沒有那些暗云，它看起來還會更稠密、更明亮。在大多數的住人世界上，都能看到類似的夜空景象。」

「在地球上也是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不能用來作為辨識地球的一種特徵。」

「當然不能。但你可知道——你沒研究過科學史吧？」

「沒有真正研究過，不過自然還略知一二。話說回來，如果你真想問任何問題，可別指望我是專家。」

「由於進行這次躍遷，使我又想到那個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宇宙模型，在這個宇宙中不可能有超空間旅行，而真空中的光速就是速度的絕對極限。」

「的確如此。」

「這種宇宙的幾何結構，使得任何物體的速度都小於光速，也就是說，我們剛才那個位移所需要的時間，不可能比光線行進相同距離的時間更短。假如我們真是以光速運動，我們所體驗到的時間，將和宇宙中一般的時間不同。比方說，假設此地距離端點星四十秒差距，那麼我們若以光速飛來這裏，就完全不會感到時光的流逝，但是在端點星以及銀河其他各處，已經過了大約一百三十年。而我們剛才完成的躍遷，速度還不只是光速，實際上等於光速的千倍萬倍，但其他各處的時間幾乎沒有變化，至少我希望沒有。」

崔維茲說：「別期望我能告訴你『歐朗京超空間理論』的數學架構。我只能這麼說，如果你在普通空間中以光速運動，那麼每走一秒差距，外界的時間就會流逝3.26年，正如你剛才所說的。這就是所謂的『相對論性宇宙』，人類很早就有所了解，甚至能回溯到史前史的時代——我想，那是你的學術領域——這些物理定律至今未被推翻。然而，當我們進行超空間躍遷時，並未受到那些條件的限制，也就是說狹義相對論並不適用，物理法則也因此有所不同。就超空間的觀點而言，銀河只是一個微小的物體——理想狀況是一個零維度的點——根本不會產生任何相對論性效應。

「事實上，在宇宙學的數學表述中，有兩種不同的銀河符號：Gr代表『相對論性銀河』，其中光速是速度的極限；而Gh代表『超空間銀河』，其中速度並沒有真正的意義。就超空間的觀點而言，所有的速度都等同於零，因此我們並未運動；而相對於普通空間，運動速度則是無限大。除了這些，我無法再作更多的解釋。

「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在理論物理學中，有個捉弄人的精彩把戲，就是把只有在Gr纔有意義的符號或數值，代進處理Gh的方程式中——反過來也行——然後叫學生去解出答案。學生極有可能墜入陷阱，而且通常無法察覺，因此算得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就是算不出結果，直到哪位好心的學長一語道破，他才能脫離苦海。我就曾經著實被這樣捉弄了一番。」

裴洛拉特嚴肅地考慮了一陣子，然後一頭霧水地問道：「可是究竟哪個纔是真正的銀河？」

「都是，端視你的行為而定。假設你想從端點星的甲地到乙地，你可以坐車走陸路，也可以坐船走海路。不同的路途有不同的情況，那麼到底哪個纔是真正的端點星，陸地還是海洋？」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類比總是有危險的，」他說，「但我寧可接受這個類比，也不要再去鉆研超空間的意義，否則會有精神錯亂的危險。從現在起，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目前的工作上。」

「我們剛才的躍遷，」崔維茲說，「可以視為前往地球的第一步。」

但他暗自想道：我懷疑，終點可能並不是地球。

02

「嗯，」崔維茲說，「我浪費了一天的時間。」

「哦？」裴洛拉特正在為藏書編索引，「此話怎講？」

崔維茲兩手一攤。「我並不相信電腦，因為我不敢，所以我作了一次比對，比較我們目前的位置和躍遷的預定位置。結果差異在測量誤差之下，也就是說偵測不到任何誤差。」

「那太好了，不是嗎？」

「不只是太好了，簡直是不可思議，我這輩子還沒聽過這種事。我經歷過許多次躍遷，也曾經用各種方法和各式設備親自操作過。在學校的時候，我只能用掌上型電腦進行計算，然後送出一個超波中繼器來檢驗結果。我自然無法用太空船做實驗，因為除了經費不允許，我也很可能會讓它在躍遷後，出現在一顆恆星的肚子裏。

「當然，我從來沒有那麼差勁，」崔維茲繼續說，「可是每次都會有相當大的誤差。即使由專家來操作，誤差也在所難免。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變量實在太多。這樣講吧，空間的幾何已經復雜得難以處理，再加上超空間，兩者的復雜度相加相乘，使我們想要裝懂也做不到。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一步一步走，而不能憑借一個大躍遷，從這裏直接跳到賽協爾去。因為距離愈遠，誤差就會愈大。」

裴洛拉特道：「可是你剛才說，這臺電腦沒有造成任何誤差。」

「是它自己說的。我命令它比對目前『真正的位置』和當初『預定的位置』，結果它說在測量誤差範圍之內，兩者完全一致。於是我想：萬一它在說謊呢？」

原本一直捧著打印機的裴洛拉特，直到這時才將它放下來，並露出震驚的表情。「你在開玩笑吧？電腦是不會說謊的。除非你的意思是，你認為它可能故障了。」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太空啊！我真的認為它在撒謊。這臺電腦實在太先進了，我認為它簡直就是個活人，也許還是超人。它像人一樣擁有自尊，因此就可能說謊。我當初給它的指令，是要它算出一條航線，經由超空間抵達賽協爾行星，也就是賽協爾聯盟的首府。它照做了，畫出一個包含二十九個躍遷的航線，這種高傲自大是最要不得的。」

「為什麼說它高傲自大？」

「第一次躍遷所產生的誤差，會令第二次躍遷的準確性大幅下降，而兩者的誤差加在一起，就使得第三次的躍遷更不穩定，更不可靠。依此類推，誰能一下子算出二十九次躍遷？最後一次躍遷之後，我們可能出現在銀河任何一處，任何一處都有可能。所以我命令它只做第一個躍遷，這樣我們就能先來檢查一下結果，然後再作打算。」

「步步為營，」裴洛拉特贊賞道，「我完全贊成！」

「沒錯，但我只讓電腦做一次躍遷，它會不會由於我不信任它，而覺得傷心呢？在我要它進行比對時，它會不會為了保住面子，被迫告訴我根本沒有誤差？它會不會感到無法承認錯誤，無法坦承自己並不完美？果真如此，我們還不如沒有電腦呢。」

裴洛拉特沉靜的長臉罩上愁云慘霧。「這樣的話，我們能做些什麼呢，葛蘭？」

「我們能做的，就是我所做的——浪費掉一天的時間。我使用幾種最原始的方法，包括望遠鏡觀測、照相測量以及人工測量，檢查了附近幾顆恆星的位置。我將這些測量出來的位置，跟毫無誤差的理論值一一比較。這個工作花了我一整天的時間，累得我筋疲力盡。」

「好，但結果如何？」

「我找出兩個天大的誤差，但仔細檢查之後，發現問題出在我的計算，是我自己犯的錯誤。於是我改正了那些計算，然後讓電腦從頭自行跑一遍，想看看它會不會自行得出一致的答案。結果它除了多算出幾位小數，跟我的答案沒有其他出入，這也就證明了躍遷沒有任何誤差。這臺電腦也許是個騾娘養的自大狂，但它的確擁有自大的本錢。」

裴洛拉特這才噓了一口大氣。「嗯，好極了。」

「的確如此！所以我準備讓它進行另外二十八個躍遷。」

「一次做完？可是……」

「不是一次做完，別擔心，我還沒有變得那麼視死如歸。電腦會讓躍遷一個接一個進行，但每次的躍遷完成後，它會自動檢查周圍的星空，如果太空艇位於誤差範圍之內，它就可以進行下一個躍遷。不論哪一次，只要它發現誤差過大——相信我，我設定的限度都很嚴苛——它就必須停下來，重新計算後面的每一步。」

「你打算何時進行？」

「何時進行？說做就做。聽我說，你不是正在編你的藏書索引……」

「喔，葛蘭，現在可是做這件事最好的時機。過去許多年來，我一直打算做，但總是有一些事擋在前面。」

「我絕不反對。你繼續做你的，根本不用操心，專心去編你的索引，其他事情都交給我吧。」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別傻了，在這件事結束之前，我不可能放鬆心情。我嚇得全身都僵硬了。」

「那麼，我實在不應該告訴你，但我又非得找個人講一講不可，而這裏除了你就沒有別人。讓我坦白地解釋一番，我們在躍遷過程中，總有可能剛巧來到星際間某一處，那裏正好有個高速流星體，或者微黑洞，於是太空艇便遇難了，而我們則一命嗚呼。理論上，這種事是有機會發生的。

「然而，這種機會非常之小。畢竟，當你待在家裏的時候，詹諾夫——當你在書房整理微縮膠卷，或者在臥室呼呼大睡之際——也可能有個流星體穿過端點星的大氣層，一路風馳電掣，不偏不倚正中你的腦袋，你就絕對活不成了。不過這種可能性也實在很小。

「事實上，我們在重返普通空間時，想要剛好撞上一個足以要命卻小到電腦偵測不到的天體，這種事情發生的機會，比你在家中被流星打中還要小得太多太多倍。在超空間旅行的歷史上，我從未聽說過任何船艦是這樣失事的。而其他的風險，例如出現在恆星的正中央，幾率就更微小了。」

裴洛拉特問道：「那你為何還要跟我說這麼多，葛蘭？」

崔維茲頓了一下，又低頭沉思了一會兒，才終於回答：「我不知道——不，我知道。我所想到的是，不論發生災禍的機會多麼小，只要有許多人嘗試許多次，災禍早晚也會發生一回。不論我多麼有把握，確定不會有任何差池，我心裏總有個微弱的聲音在嘀咕：『也許這次就會出事了。』這使我有罪惡感，我想就是這個道理。詹諾夫，萬一發生什麼差錯，請原諒我！」

「可是，葛蘭，我親愛的兄弟，如果真有什麼差錯，我倆都會在瞬間報銷。我不可能有機會原諒你，你也沒有機會接受我的諒解。」

「這點我了解，所以請你現在就原諒我，好不好？」

裴洛拉特微微一笑。「不曉得怎麼回事，可是我感到快活多了，這裏頭一定有些有趣之處。葛蘭，我當然會原諒你。在各個世界的文學中，有許多關於死後世界的神話傳說，萬一真有那種地方——我想，機會跟我們落在一個微黑洞差不多，也許還更小——而我們剛好又在同一個陰間，那麼我一定會為你作證，你真的已經全力以赴，我的死不該算到你的賬上。」

「謝謝你！現在我終於輕鬆了。我自己願意冒這個險，可是一想到你要陪我冒險，我心裏就不大好受。」

裴洛拉特緊緊抓住對方的手。「你知道嗎，葛蘭，我認識你還不到一個星期，有些事不應該忙著下定論，但我的確認為你是個傑出的兄弟。我們現在就開始吧，把這件事早點了結。」

「正是如此！現在，我只要輕輕碰一下那個感應板就行了。電腦早已接到指令，就等著我說：『出發！』你想不想……」

「不想！它只屬於你！它是你的電腦。」

「很好，這是我的職責。你瞧，我還在試圖推諉呢。你好好盯著屏幕！」

崔維茲伸出沉穩無比的手掌，帶著全然誠摯的笑容，開始與電腦進行接觸。

短暫靜止之後，星像場便開始發生變化，一而再、再而三變個不停。在顯像屏幕上，四散的星辰變得愈來愈濃密，愈來愈明亮。

裴洛拉特默數著躍遷的次數。當他數到「十五」的時候，顯像屏幕的變化忽然中止，彷彿某個機件卡住了。

裴洛拉特悄聲問道：「出了什麼問題？發生了什麼事？」他顯然是擔心聲音如果太大，機件便會永遠卡死。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猜它正在重新計算，一定是附近太空中的某個天體，使整體重力場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形變。電腦原先未將那個天體考慮在內，可能是星圖上所沒有的矮星，或是獨立的行星……」

「有危險嗎？」

「既然我們還活著，就幾乎能確定沒有危險。一顆行星即使位於一億公里之外，仍然能產生足夠大的重力微擾，使電腦必須重新算一遍。而一顆遠在百億公里外的矮星，也可以……」

顯像屏幕的畫面又開始變化，崔維茲立即住口。畫面一變再變，直到裴洛拉特數到「二十八」的時候，運動才陡然終止。

崔維茲向電腦查詢了一下。「我們到了。」他說。

「我把首次的躍遷當做『一』，而在剛才的連續躍遷中，我是由『二』開始數的。我們總共只做了二十八個躍遷，可是你說過應該有二十九個。」

「第十五次之後，電腦重新算了一遍，也許因此替我們省掉一次躍遷。如果你想弄清楚，我可以跟電腦查一下，不過實在沒有必要。我們已經到了賽協爾行星附近，這是電腦告訴我的，而我毫不懷疑。我們若將顯像屏幕正確定向，就能看到一個又大又亮的太陽，但我認為不該無謂增加顯像屏幕的負擔。賽協爾行星是該行星系的第四顆，目前和我們的距離大約是3.2百萬公里，差不多是躍遷後剩餘的最短距離了。我們能在三天之內抵達，快一點的話，兩天也可以。」

崔維茲做了一下深呼吸，讓緊繃的神經鬆弛下來。

「你了解這代表什麼意義嗎，詹諾夫？」他說，「我生平搭乘過的，或者聽說過的任何船艦，若想完成這一連串的躍遷，那麼每次躍遷之後，至少都得花上一天的時間，費盡心力進行計算和復查，即使有電腦幫忙也不例外。整趟行程得花上近一個月，就算他們願意魯莽行事，最快也要兩三個星期，我們卻在半小時內就完成了。等到每艘船艦都裝設了這樣的電腦……」

裴洛拉特說：「我想不通市長為何會讓我們用這麼先進的太空艇，它的造價一定高得難以想象。」

「它只不過是個實驗品。」崔維茲冷冰冰地說，「也許那位好心的婆婆，十分樂意讓我們試飛，以確定有沒有什麼毛病。」

「你這話當真嗎？」

「你別緊張，總之，沒什麼好擔心的。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發現任何毛病。不過，我對她不會有任何奢望，這種事不需要她花費多少菩薩心腸。何況她不敢提供我們攻擊性武器，這就節省了一筆可觀的經費。」

裴洛拉特意味深長地說：「我只是在想這臺電腦。它似乎被調整得十分適合你——它不可能和每個人都那麼有默契，我跟它就幾乎無法合作。」

「我們已經夠好運了，至少它跟我們其中之一很合得來。」

「沒錯，但這只是一種巧合嗎？」

「還有什麼可能呢，詹諾夫？」

「顯然市長對你相當了解。」

「那艘高齡母艦，我想她的確如此。」

「她會不會專門設計一臺電腦給你？」

「為什麼？」

「我只是懷疑，電腦不想帶我們去的地方，不知道我們是否也能去。」

崔維茲兩眼圓睜。「你的意思是，當我跟電腦聯繫的時候，真正控制一切的是電腦，而不是我？」

「我只是懷疑而已。」

「這種想法實在荒謬，簡直就是妄想。得了吧，詹諾夫。」

崔維茲轉身操作電腦，將賽協爾行星顯示在屏幕上，並畫出一條飛往該處的普通空間航線。

實在荒謬！

可是，裴洛拉特的觀念怎麼會鉆進他腦子裏了呢？

## 第十章圓桌會議

### 01

整整兩天過去了，堅迪柏雖然感到憤怒，心情卻並不怎麼沉重。審判竟然並未立即舉行，實在沒有什麼道理。假使他毫無準備，假使他需要時間，那麼他可以確定，他們一定早就逼他出庭。

可是自從擊敗騾之後，第二基地從未面臨更嚴重的危機。因此他們故意拖延時間，目的只是要激怒他。

他們的確激怒他了。謝頓在上，這只會使他的反擊更加強力，他已經下定這個決心。

他環顧四周，休息室中空無一人，兩天來都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他已是待罪之身，是一個即將遭到革職的發言者。在第二基地五個世紀的歷史中，這將是史無前例的創舉。他將遭到罷黜的處分，貶為一名普通而平凡的第二基地分子。

其實，身為第二基地分子便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何況堅迪柏在遭到糾舉後，也許仍能保有一個可敬的頭銜。然而，一位曾經擔任過發言者的人被貶到那樣的地位，可又另當別論了。

不過這種事並不會發生，堅迪柏憤憤地想，雖然兩天以來，周圍的人都在迴避他。只有蘇拉・諾微態度始終不變，但那是由於她太過憨直，不了解目前的狀況。對她而言，堅迪柏仍舊是她的「師傅」。

他發現自己竟然有點喜歡她的奉承，不禁十分惱怒。每當她流露出崇敬的目光，他便會有一種莫名的興奮，一想到這種反應，堅迪柏就覺得羞愧。難道自己對那麼小的恩惠，都變得如此感激不已嗎？

一名書記從會議廳走出來，告訴堅迪柏圓桌會議請他出席，他馬上昂首闊步走進去。堅迪柏對這位書記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對每一位發言者應當受到何等殷勤侍奉，心裏有個精確無比的標準。此時此刻，堅迪柏受到的待遇差到極點。即使只是一名書記，也認為他等於已被定罪。

其他的發言者全部圍桌而坐，他們身穿開庭專用的黑袍，表情分外嚴肅。第一發言者桑帝斯看起來有點不自在，但他還是避免顯露絲毫友善的表情。而三位女性發言者之一的德拉米，甚至根本沒有看他一眼。

第一發言者開始說：「史陀・堅迪柏，身為發言者的你，由於行為不當而遭到了糾舉。你曾經當著我們的面，以含糊的言語，指控圓桌會議有人涉嫌叛逆與謀殺，卻提不出任何實證。你曾經提議要所有的第二基地分子——包括第一發言者與每一位發言者——全都接受徹底的精神結構分析，以確定究竟何人不再可信。這種言行足以分化我們的社會，破壞我們的團結，第二基地將因此無法控制復雜而帶有潛在敵意的銀河，更無法確保第二帝國能夠如期建立。

「這些犯了大忌的言語，既然我們都親耳聽到過，我就略去宣讀正式起訴書的程序。因此，我們直接進入下一個程序。史陀・堅迪柏發言者，你有任何答辯嗎？」

這時德拉米仍然沒有望向堅迪柏，只是露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笑容。

堅迪柏說：「如果能將事實視同辯詞，那我就有話要說。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我們的安全體系出現漏洞。可能已經有一個乃至數個第二基地分子，遭到外在精神力量的控制——在座諸位也不例外——這就對第二基地造成空前的危機。如果說，諸位急於舉行這場審判，真是因為不敢浪費時間，那麼諸位可能也模糊地體察到了嚴重性。可是，倘若果真如此，在我正式要求立即舉行審判之後，你們為何又拖延了兩天？在此我特別聲明，正是由於這個致命的危機，我纔不得不說出那番惹禍的話。我如果不這樣做，才真的不配當一名發言者。」

「他只是在重復那些大逆不道的話，第一發言者。」德拉米輕聲說。

堅迪柏的座位被刻意搬動過，使他比其他人距離圓桌更遠，代表他已經矮了一截。他索性將座椅再往後挪，彷彿自己毫不在乎，然後猛然起立。

他說：「你們是否準備不顧法定程序，此刻便要定我的罪，還是準許我提出詳細的答辯？」

第一發言者答道：「這並非一個沒有法律根據的集會，發言者。由於沒有多少前例可循，我們願意採取傾向你的立場，因為大家都明白，如果我們這些平凡的心靈，有可能偏離絕對的公正，那麼寧可讓罪人逍遙法外，也要避免冤枉任何無辜。因此之故，盡管目前這件案子事關重大，絕不能讓罪嫌輕易過關，我們仍準許你依照自己的方式陳述辯詞，而且你有充分的時間，直到包括本席在內，」這幾個字他特別提高音量，「全體一致決意你已經說得夠多了。」

堅迪柏說：「那麼，我首先向諸位報告，最近被逐出端點星的第一基地人葛蘭・崔維茲——第一發言者和我都相信，他就是那個潛在危機的先頭部隊——他所駕駛的太空船，突然無緣無故轉向了。」

「發言者應公佈情報來源，」德拉米輕聲說，「發言者怎麼會知道的？」根據她的語調判斷，她口中的「發言者」並不是指他的頭銜。

「我是從第一發言者那裏獲悉這個消息的，」堅迪柏說，「可是我自己也查證過。然而，在目前這種情況下，由於我對會議廳的安全防範不太放心，請準許我對情報來源保密。」

第一發言者說：「對於這個動議，本席暫時不作裁決。讓我們暫且不過問情報來源，繼續進行原先的程序。不過，假如圓桌會議決議要獲得答案，堅迪柏發言者不得拒絕。」

德拉米又說：「倘若這位發言者不願提供答案，那麼我想唯一合理的假設，就是他手下有一名特工——一名他私下僱用、無需對圓桌會議負責的特務。這樣的特工，是否會遵守第二基地的行為規範，我們實在無法確定。」

第一發言者有點不高興地說：「你的言外之意我全明白了，德拉米發言者，不需要再一字一句說給我聽。」

「我提到這一點，只是想列入記錄，第一發言者，因為這樣等於罪上加罪，而在原先的糾舉案中並沒有這一條。我想順便提一下，糾舉議案一直未曾逐條宣讀。我正式提議，將這一條也加進去。」

第一發言者說：「請書記將這一條加上，等到適當的時候，再來修飾正式的措辭。堅迪柏發言者，」至少他是指堅迪柏的頭銜，「你這麼答辯其實是在幫倒忙，請繼續。」

於是堅迪柏說：「這位崔維茲不但飛向意料之外的目標，飛行速度也是前所未見的。根據我的情報——這點連第一發言者也還不知道——他在不到一小時內，走了將近一萬秒差距。」

「通過一次躍遷？」某位發言者用難以置信的口氣說。

「通過將近三十次躍遷，一次接著一次，中間根本沒有任何停頓，」堅迪柏答道，「這比單獨一次躍遷更加難以想象。我們現在即使找到他的下落，也需要花一段時間纔跟得上；萬一被他發覺，而他又有心逃脫，我們就不可能再追上他。你們卻把時間花在糾舉案這種遊戲上——只為了幫這個案子添油加醋，就讓兩天的時間白白溜走。」

第一發言者勉力隱藏起惱怒。「請告訴我們，堅迪柏發言者，你認為這代表什麼意義。」

「這就是一個警訊，第一發言者，代表第一基地的科技突飛猛進，如今他們比普芮姆・帕佛的時代強大太多了。萬一他們發現我們，又能自由採取行動，我們絕對無法對抗。」

德拉米發言者突然起立發言：「第一發言者，我們把時間都浪費在無關緊要的問題上。我們都不是小孩子，不該被這種『老掉牙的曲速故事』嚇到。不論第一基地的機械裝置如何驚人，反正一旦危機來臨，他們的心靈都會在我們控制之下。」

「你對這點有何解釋，堅迪柏發言者？」第一發言者問道。

「等一下我們自然會討論到心靈的問題。此刻我只想強調，第一基地的科技力量不但佔了絕對優勢，而且還在持續增強。」

第一發言者說：「開始陳述下一條，堅迪柏發言者。我必須告訴你，你的第一條答辯，我認為與糾舉案本身並沒有太大關聯。」

根據圓桌會議其他成員的動作與姿勢，他們全部贊成這個說法。

堅迪柏說：「我這就跳到下一條。在這趟旅程中，崔維茲還有一個同伴，」他頓了頓，在心中搜尋著那個名字，「一個名叫詹諾夫・裴洛拉特的人。他是一個沒什麼作用的學者，一生致力於探討有關地球的神話與傳說。」

德拉米說：「你對他這個人那麼清楚嗎？我猜，又是那個祕密情報來源提供的？」她儼然成了這次審判的檢察官，顯出一副當仁不讓的樣子。

「沒錯，我對他這個人的確那麼清楚。」堅迪柏冷冷地答道，「幾個月前，端點市長，一位精力充沛而能幹的女性，不知道為了什麼，突然對這名學者產生興趣，我也理所當然開始注意他。我並未將這些情報據為己有，我所獲得的所有情報，全都轉呈了第一發言者。」

「我可以證明這件事。」第一發言者低聲說。

一名年老的發言者問道：「你所謂的地球到底是什麼？是不是傳說中常常提到的起源世界？也就是在舊帝國時代，那個曾經轟動一時的題目？」

堅迪柏點了點頭。「根據德拉米發言者的說法，的確是『老掉牙的曲速故事』中常提到的地球。我懷疑裴洛拉特的夢想，是要到川陀的銀河圖書館來，仔細查閱有關地球的資料。因為他在端點星上，無法借著館際合作借閱這裏的藏書。

「當他和崔維茲從端點星出發時，他一定以為畢生的夢想就要實現了。我們原來也在等待這兩個人，期望借著這個機會查清他們的底細，這是為了我們本身著想。結果，諸位現在都已經知道，他們不會來了。他們改變了目的地，我們還不清楚他們準備去哪裏，也還不了解他們為何這樣做。」

德拉米的圓臉看起來像天使一般純真，她說：「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他們不來，我們當然不會有任何損失。其實，既然他們那麼輕易就忽略我們，便可推知第一基地還不知道川陀的真面目，所以我們應該為普芮姆・帕佛的成就再度喝彩。」

堅迪柏說：「假使我們不加深思，也許真會得到這個令人欣慰的結論。不過，他們這次突然轉向，有沒有可能並非未曾看出川陀的重要性？有沒有可能是有人從中作梗，不讓我們有機會調查這兩個人，以免我們知曉地球的重要性？」

圓桌會議頓時起了一陣騷動。

「任何人，」德拉米冷冰冰地說，「都可以發明一些駭人聽聞的說法，然後洋洋灑灑地娓娓道來。可是你杜撰的這些又有什麼意義？誰管我們第二基地如何看待地球呢？它是不是真正的起源行星或者只是神話，以及人類究竟有沒有單一發源地這些問題，當然應該只有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民間故事蒐集者，比如你提到的這位裴洛拉特才會感興趣。這關我們什麼事呢？」

「關我們什麼事？」堅迪柏說，「那麼請告訴我，為什麼圖書館裏沒有地球的資料？」

現在，圓桌會議首度出現敵意以外的氣氛。

德拉米問道：「真的沒有嗎？」

堅迪柏以相當冷靜的口氣說：「一聽說崔維茲和裴洛拉特可能會來這裏，尋找有關地球的資料，我自然立刻採取行動，叫圖書館電腦列出這些資料的完整目錄。結果電腦什麼都沒找到，當時我就感到事有蹊蹺。不是資料不多，不是非常少，而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你們堅持要我再等兩天，纔要舉行這次審判。與此同時，我又聽說那兩個第一基地人不會來了，於是我更加好奇，必須設法滿足這份好奇心。當你們還渾渾噩噩，就像俗語所說的那樣，屋頂塌了還在品嘗美酒，我翻閱了幾本自己收藏的歷史書籍。我讀到一些章節，裏面提到帝國末期有關『起源問題』的研究，並且列出和引用到一些文獻，字體書和影視書都有。然後我又回到圖書館去，親自動手尋找那些文獻，我向諸位保證，的確什麼也沒有。」

德拉米說：「即使如此，也沒什麼好驚訝的。如果地球的確是個神話……」

「那我應該在神話參考書中找到這個名字。如果地球只是『老掉牙的曲速故事』，我就應該在《老掉牙的曲速故事集》中找到它。如果地球只是精神病患的無稽之談，我就應該在病態心理學之下發現一點資料。事實上，有關地球的傳說確實存在，否則你們不會全都聽過，而且立刻想到就是傳說中的人類發源地。可是，圖書館裏為何沒有地球的資料，任何角落都沒有？」

德拉米這回保持沉默，另一位發言者趁機插了進來。這位發言者名叫李奧尼斯・鄭，是個身材相當瘦小的人，對謝頓計劃的細節有著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對真實的銀河卻抱持著短視態度。他說話的時候，兩隻眼睛總是眨個不停。

他說：「大家都曉得，帝國在茍延殘喘的那段日子，曾經試圖建立本身的神話，因此刻意淡化前帝國時代的一切。」

堅迪柏點了點頭。「鄭發言者，淡化這個詞用得萬分恰當，它並不等於毀滅證據。你應該比其他人都更了解，帝國衰落的另一個特徵，就是人們突然開始懷古，並且認為古代比現代更好。正如我剛才提到，在哈里・謝頓的時代，許多人都對『起源問題』產生了興趣。」

鄭發言者使勁清了清喉嚨，打斷了對方的發言。「我對這點非常清楚，年輕人，對於帝國衰落所伴隨的社會問題，我的了解遠超過你的想象。『帝國化』運動的興起，壓制了人們對於地球的玩票式研究。謝頓死後兩百年，在克里昂二世領導下，帝國有了最後一次的中興，帝國化運動在那時達到巔峯，對於地球的研究則完全終止。針對這一點，克里昂還曾經頒布一道諭令，將人們對這方面的興趣稱為『迂腐而無建設性的臆測，易於腐蝕百姓對大帝的赤忱忠心』，我想我的引述應該正確。」

堅迪柏微微一笑。「那麼，鄭發言者，你認為有關地球的所有參考資料，是在克里昂二世時期被毀掉的？」

「本人沒有作出任何結論，只是就事論事而已。」

「你不作出任何結論，的確高明之至。在克里昂二世時期，帝國雖然經歷短暫的復興，可是，至少大學和圖書館已經在我們手中，或者應該說，在我們的先輩掌握之中。想要從圖書館移走任何資料，不可能瞞得過第二基地的發言者。事實上，如果真有這種企圖，奉命執行的人一定就是當時的發言者，只不過垂死的帝國不知道他們的底細。」

堅迪柏頓了頓，鄭發言者卻不吭聲，只是睜大眼睛瞪著他。

於是堅迪柏繼續說：「在謝頓的時代，圖書館裏一定還藏有地球的相關資料，因為當時『起源問題』的研究十分盛行。此後第二基地便接掌圖書館，也不可能有機會讓人把資料搬走。如今，圖書館裏卻沒有任何相關資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德拉米不耐煩地插嘴道：「你的兩難命題可以到此為止，堅迪柏，我們都聽懂了。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是你自己把那些資料搬光的？」

「正如往常一樣，德拉米，你的確一語中的。」堅迪柏對她點頭致敬，極盡諷刺之能事（她的反應則是微微揚起嘴角）。「可能的答案之一，是第二基地某位發言者監守自盜。這個人知道如何支配圖書館員，而不會在他們心中留下記憶；也知道如何使用電腦，而不會在其中留下記錄。」

第一發言者桑帝斯漲紅了臉。「荒唐，堅迪柏發言者，我無法想象有任何發言者會這麼做。他的動機又是什麼呢？即使基於特殊原因，某位發言者將地球的資料移到別處，又為何要隱瞞圓桌會議其他成員？不論是誰想對圖書館動手腳，被發現的機會都相當大，他為什麼要冒這種葬送前途的危險？更何況，我認為即使是本領最高強的發言者，也不可能做得天衣無縫，不留下一點蛛絲馬跡。」

「這樣說來，第一發言者，德拉米發言者認為是我自導自演的這種說法，您必然不會同意。」

「我當然不同意。」第一發言者說，「我有時難免懷疑你的判斷力，但我尚未認為你已經完全瘋狂。」

「那麼，第一發言者，這件事就應該從未發生過。有關地球的資料應該仍在圖書館裏，並未被人取走，因為我們已經否定了一切可能——可是那些資料的確不見了。」

德拉米故意裝出厭煩的模樣說：「好啦好啦，我們快點結束這個問題吧。我再問你一遍，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我肯定你心中必定有個答案。」

「只要你能肯定，發言者，我們也都能夠肯定。我的看法是，圖書館曾遭到某個第二基地成員洗劫，當時此人受到某種神祕外力的控制。由於有那個力量暗中襄助，一切過程才會神不知鬼不覺。」

德拉米哈哈大笑。「結果還是被你發現了。你——不受控制又無法控制的你。假如這個神祕力量的確存在，你怎麼會發現那些資料失蹤了？你為何不會受到控制？」

堅迪柏嚴肅地說：「這可不是好笑的事，發言者。他們的想法也許跟我們類似，認為一切干涉都必須盡量節制。幾天前，當我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保護自己，而是避免碰觸那個阿姆人的心靈。他們也可能抱持著同樣的態度，一旦感到安全無虞，就會停止一切干涉。這纔是真正的危險，是致命的危險。我之所以能發現這件事，或許意味著他們不再有所顧忌。而他們之所以不再有所顧忌，或許就代表他們認為已經贏了。而我們，還在這裏繼續玩我們的遊戲！」

「可是他們如此大費周章，目的究竟何在？有任何可能的目的嗎？」德拉米追問道。她一面說，一面雙腳搓著地板，還不自覺地咬著嘴脣。隨著圓桌會議對這個問題愈來愈有興趣，愈來愈關心，她感到自己的勢力在漸漸消退。

堅迪柏答道：「假設——第一基地仗著強大的有形力量，正在全力尋找地球的下落，卻故意做得像是將那兩人放逐，希望我們誤以為事實僅是如此。但是，如果只是遭到放逐，那兩個人為何擁有如此不可思議的太空船，能在一小時之內，航行一萬秒差距？」

「至於我們第二基地，我們一直未曾試圖尋找地球，而且顯然有人暗中動了手腳，阻止我們接觸任何有關地球的資料。第一基地眼看就要找到地球了，我們卻連第一步都沒有跨出去，這樣……」

堅迪柏頓了一下，德拉米就搶著說：「什麼這樣那樣？趕緊把你的童話說完。你到底知不知道任何真相？」

「我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發言者。對於撲天蓋地而來的陰謀，我至今尚未完全參透，但是我確實知道有陰謀存在。我不知道尋找地球有什麼意義，但能肯定第二基地正面臨極大的危險，而謝頓計劃和全體人類的未來也遭到波及。」

德拉米猛然起立，臉上毫無笑容。她用激動卻勉力控制住的聲音說：「廢話！第一發言者，趕快制止他！現在所討論的是被告的不當言行，他卻講些不僅幼稚而且毫不相干的話。他編出一堆令人費解的理論，只有他自己才覺得有道理，但他休想借此脫罪。我主張對此項議題立即進行表決，一致贊成定罪！」

「且慢！」堅迪柏厲聲道，「據我所知，我有機會為自己辯護，而我還剩下一條辯詞——只剩最後一條。請讓我先提出來，然後你們就可以進行表決，我不會再有任何異議。」

第一發言者揉了揉疲倦的雙眼。「你可以繼續，堅迪柏發言者。讓我提醒圓桌會議成員——將遭到糾舉的發言者定罪，是一件重大的決定，而且根本沒有前例可循。我們的做法，不能顯得沒有給被告充分答辯的機會。此外別忘了，即使我們對裁決感到滿意，後人卻不一定會這麼想。我不相信任何階層的第二基地分子，會對歷史評價有絲毫的忽視，更遑論圓桌會議的發言者。讓我們樹立一個典範，以便確定在未來的許多世紀，後代的發言者都會贊同我們的做法。」

德拉米尖刻地說：「我們這樣做很可能會丟臉，第一發言者，後人會譏笑我們多此一舉。允許被告繼續答辯，只是您個人的決定。」

堅迪柏深深吸了一口氣。「第一發言者，既然您作出如此的決定，那麼我希望傳喚一名證人。她是我三天前遇到的一名年輕女子，如果不是她見義勇為，當天我根本無法出席圓桌會議，而不只是遲到而已。」

「你提到的這名女子，圓桌會議的成員認識嗎？」第一發言者問道。

「不認識，第一發言者，她是這顆行星的原住民。」

德拉米的雙眼立刻睜得老大。「一、個、阿、姆、女、子？」

「沒錯！正是！」

德拉米叫道：「我們跟這種人有何干系？他們講的話通通毫無用處。他們簡直不存在！」

堅迪柏咬住緊抿著的雙脣，這種表情絕不會被誤認為是笑容。他厲聲說道：「所有的阿姆人，肉身當然都存在。他們也是人類，在謝頓計劃中扮演自己的角色。第二基地間接受到他們的保護，因此他們的角色極為重要。德拉米發言者竟然說出這麼沒人性的話，在此我要跟她劃清界線，並且希望她的發言能保留在會議記錄中，以便日後作為她不適於擔任發言者的佐證。圓桌會議其他成員，是否也同意她的驚人之語，反對我的證人出席？」

第一發言者說：「發言者，傳喚你的證人。」

堅迪柏的表情這才鬆弛下來，回復到發言者遭受壓力時應有的冷漠。他的心靈早已嚴陣以待，同時佈下重重禁制。但在那道防禦工事後面，他意識到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自己已經贏了。

### 02

蘇拉・諾微看來十分緊張。她的雙眼睜得很大，下脣微微發顫，胸部輕微起伏，雙手則慢慢地握緊又松開，松開又握緊。她的頭發全部梳到後頭挽成一個髻，被太陽曬黑的臉孔不時抽搐著。她還不自主地撫著長裙的裙褶，同時迅速打量著圓桌會議的成員——一位發言者接著一位發言者，大眼睛裏充滿敬畏之意。

眾人也紛紛回望她，眼中透出不同程度的輕視與不自在。德拉米則將目光射向諾微頭頂的正上方，故意忽視她的存在。

堅迪柏小心翼翼地輕撫她的心靈表層，讓她放鬆心情。其實輕拍她的手，或者撫摸她的面頰也能達到這個目的，可是此時此地，在這種情況下，他當然不可能那麼做。

然後他說：「第一發言者，我得降低這名女子的意識靈敏度，以免她的證詞受到恐懼的幹擾。您想不想觀察一下？其他人想不想？諸位若有興趣，請跟我一起來，以便確定我並沒有修改她的心靈。」

諾微被他的聲音嚇了一大跳，這點堅迪柏倒是不驚訝。堅迪柏知道，她從未聽過第二基地高層人士之間的交談，從來沒有體驗過那種語音、聲調、表情以及思想的迅速古怪組合。然而，她的恐懼來得急去得快，當他收服她的心靈之後，那股恐懼立即消失無蹤。

她的臉上現出一片平靜。

「你身後有張椅子，諾微，」堅迪柏說，「請坐下來。」

諾微以笨拙的動作，向眾人微微屈膝致意，然後便坐了下來，上身仍保持著直挺挺的姿勢。

她的發言頗為清楚，不過每當她的阿姆口音太重，堅迪柏就會要她重復一遍。為了表示對圓桌會議的尊重，堅迪柏必須維持正式的言語，所以有時也得重復自己的問題，才能讓她會過意來。

堅迪柏與魯菲南發生沖突的經過，她描述得相當詳細。

堅迪柏問道：「諾微，這些經過都是你親眼見到的嗎？」

「非也，師傅，不然我早出來阻止了。魯菲南系一個好漢子，但腦袋不大靈光。」

「可是你把這件事從頭到尾講了出來。你怎麼可能沒有看到整個過程呢？」

「魯菲南告訴我的，我逼問他，他感覺慚愧。」

「慚愧？你知不知道，他過去有沒有做過這種事？」

「魯菲南？沒有，師傅，他很溫和，雖然個子很大。他不繫愛打架的人，並且很驚怕邪者，他常常說他們偉大，並且具有力量。」

「當天他遇到我的時候，為什麼沒有這種感覺呢？」

「這事很奇怪，搞不懂為什麼。」她搖了搖頭，「他當時不繫他自己。我對他說：『你這個大笨頭，怎麼可以攻打邪者？』他說：『我不知曉怎麼回事，我好像系不在那裏，站在一旁看著那個不繫我自己。」

鄭發言者插嘴道：「第一發言者，讓這名女子轉述那名男子的話有什麼意義？難道不能把那名男子找來，當面詢問他嗎？」

堅迪柏說：「當然可以。等到這名女子作證完畢，圓桌會議若想聽取更多的證詞，我隨時可以傳喚卡洛耳・魯菲南——就是最近找我麻煩的那個人——出席作證。但如果認為沒有必要，當我問完這位證人之後，圓桌會議即可直接進行判決。」

「很好，」第一發言者說，「繼續詢問你的證人。」

堅迪柏又問：「而你呢，諾微？你這樣出面阻止一場沖突，像不像你平日的作為？」

諾微一時之間並未回答，她的兩道濃眉稍微擠在一起。直到眉頭再度舒展，她才說：「我不知道，我不希望邪者受到傷害。我不得不做，心裏頭想也沒想，我就站在你們中間。」頓了頓之後，她又說，「下次還有需要，我還會再做。」

堅迪柏說：「諾微，你現在要睡著了。你什麼也不會想，你會好好休息，連夢都不會做。」

諾微含糊地說了幾句話，然後就閉上眼睛，將頭仰靠在椅背上。

堅迪柏等了一會兒，然後才說：「第一發言者，恭請您跟我一起進入這名女子的心靈。您將發現它極為單純勻稱，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因為您將目睹的現象，也許永遠無法在別處見到。這裏，還有這裏！您觀察到了嗎？如果其他諸位也有興趣，一個一個進來會比較容易些。」

會場中不久便響起一片嘁嘁喳喳。

堅迪柏問道：「各位還有任何疑問嗎？」

德拉米說：「我懷疑，因為……」她突然打住，因為她看到了連她也無法形容的現象。

堅迪柏替她把那句話說下去：「你認為我為了作偽證，事先重塑過這個心靈？所以說，你認為我有本事進行如此精細的微調——讓一條精神纖維顯著地變形，但周圍的結構完全不受任何影響？我如果能這麼做，又何必用這種方式和你們周旋？何必讓我自己遭到受審的恥辱？何必苦口婆心地想說服你們？如果這名女子的心靈真是我的傑作，那麼除非你們有萬全準備，否則全都不是我的對手。事實則是，這名女子的心靈所受到的調整，是你們誰也做不到的，而我自己也一樣，但這種事又確實發生了。」

他頓了頓，輪流瞪視每一位發言者，最後將目光停駐在德拉米臉上。然後，他緩緩說道：「現在，如果還有任何需要，我立刻就傳喚那名阿姆農夫卡洛耳・魯菲南。我曾經檢查過他，他的心靈被相同的手法調整過。」

「沒有這個必要了，」第一發言者露出驚駭的表情，「我們剛纔看到的，實在是震撼人心的景象。」

「既然如此，」堅迪柏說，「我可否喚醒這名阿姆女子，然後請她退席？我已經安排好了，外面會有人照顧她。」

堅迪柏輕輕扶著諾微，將她送出會議廳，然後繼續進行陳述。他說：「讓我很快作個總結。由此可知，心靈能夠被如此改造，這種手法是我們望塵莫及的。通過這種方式，就能讓圖書館員將地球的資料偷走，他們自己渾然不覺，而我們也一樣。我們也已經知道，對方是如何精心安排，令我無法準時出席圓桌會議。我受到生命威脅，然後有人救我脫險，最後的結果是我遭到糾舉。這一連串看似順理成章的事件，最後導致我因此喪失決策權，而我所主張的行動方針，那些會威脅到對方的主張，從此就會胎死腹中。」

德拉米上身前傾，她顯然也受到震撼。「如果那個祕密組織真那麼高明，你又如何能發現這一切？」

堅迪柏現在有心情笑了。「我沒有什麼功勞。」他說，「我不敢自誇本事比其他發言者高強，至少絕對比不上第一發言者。然而，那些反騾——這個相當貼切的稱呼，是第一發言者發明的——也並非智商無限高或缺點等於零。他們會選取這名阿姆女子當工具，也許正是因為她只需要極小的微調。她原本就不排斥她所謂的『學者』，而且還對他們萬分崇拜。

「可是，這件事告一段落之後，由於她和我有短暫的接觸，更刺激了她希望成為學者的幻想。於是第二天，她懷抱著這個願望來找我。她的企圖心令我好奇，因此我檢視了她的心靈。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不可能會那麼做。然後，幾乎可說是出於偶然，我發現了那個微調痕跡，並意識到它的重要性。如果當初被選上的是另一名女子，是個對學者沒有多少好感的人，反騾也許得花較多工夫調整她的心靈，但是這樣就不會有接下來的發展，而我也會一直被矇在鼓裏。總之，那些反騾計算錯誤，或說無法充分考慮未知的一切。他們竟然也會犯錯，這令人感到振奮。」

德拉米說：「第一發言者和你將這個——這個組織稱為『反騾』，我猜，是因為他們似乎在盡力維護謝頓計劃，跟騾的所作所為剛好相反。如果反騾真是這樣，他們又有什麼危險呢？」

「如果沒有任何目的，他們何必這麼辛苦？我們還不知道他們的目的為何——一名犬儒可能會說，他們準備在未來某個時刻介入，將歷史趨勢扭轉到另一個方向，當然是對他們而絕非對我們更有利的方向。這是我個人的想法，雖然我並不精通犬儒主義。我們都知道，德拉米發言者具有博愛與誠信的高貴情操，她是否要推己及人，主張這些人是普渡眾生的利他主義者，志願為我們分擔工作，完全不求任何回報？」

此話一出，會場頓時響起一陣輕笑聲，堅迪柏曉得自己已經贏了。與此同時，德拉米也明白她已一敗塗地，一股怒意脫出她的嚴密精神控制，就像是濃密的樹蔭中，突然射進一道紅色的陽光。

堅迪柏說：「當那個阿姆農夫找我麻煩的時候，我馬上想到是某位發言者在幕後指使。等到我發現那名阿姆女子的心靈受過微調，才知道自己雖然料中陰謀的內容，卻猜錯了主使者。在此，我要為自己的錯誤詮釋鄭重道歉，請求諸位從輕發落。」

第一發言者說：「我相信應該可以當作你已經認錯……」

德拉米再度插嘴，她又變得相當平靜，臉上堆滿友善的表情，而且聲音極其甜美。「請您務必原諒，第一發言者，但我想打個岔，我主張立刻撤銷這項糾舉案。事到如今，我不再贊成將堅迪柏發言者定罪，我想其他人也都不會。我還要進一步建議，將這項糾舉案，從堅迪柏發言者完美無瑕的記錄中刪除。他已經用高明的方法證明自己的清白，為此我要恭喜他。此外，我要恭喜他發現了那個危機，否則我們可能永遠被矇在鼓裏，因而導致不可預料的後果。我還要為我先前的敵意，向他致上由衷的歉意。」

她甚至對堅迪柏露出微笑。對於她這種能在瞬間見風轉舵以減少損失的本事，堅迪柏也不得不感到佩服。同時他還感到，這只是另一波攻勢的準備動作，她隨時會從另一個方向再度發動攻擊。

他可以確定，接下來絕不會有什麼愉快的事。

03

當黛洛拉・德拉米發言者努力表現迷人的豐採時，她總是有辦法主導發言者圓桌會議。此時，她的聲音變得輕柔，她的微笑落落大方，她的眼睛閃閃發光，總之她使出渾身解數。因此誰也不想打斷她的話，大家都等著看她如何再度出擊。

她說：「拜堅迪柏發言者之賜，我想現在大家都了解該怎麼做了。我們尚未目睹反騾的真面目，對他們仍舊一無所知，只知道在第二基地的大本營，他們都有辦法神出鬼沒，接觸到許多人的心靈。不曉得第一基地的權力中心如何打算，或許，我們將面對反騾和第一基地組成的同盟。總之，我們什麼也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那個葛蘭・崔維茲，還有他的同伴，我一時想不起他的名字，兩人究竟準備到哪裏去。第一發言者和堅迪柏有個預感，當前這個重大危機，關鍵就掌握在崔維茲手上。那麼，我們該做些什麼呢？顯然，我們應該盡全力查出崔維茲的底細，他準備去哪裏，他打什麼主意，他可能有什麼目的；或者他到底有沒有目標，有沒有打算，有沒有任何目的；他會不會其實只是工具，背後還隱藏著更大的力量。」

堅迪柏答道：「他仍然受到監視。」

德拉米撅起嘴，做出一個誇張的笑容。「被什麼人監視？被我們派駐在外星的特務？我們已經目睹對方在此地展現的力量，還敢指望那些特務能對抗他們嗎？當然不能。在騾的時代，以及其後數十年間，第二基地總是派出——甚至犧牲由精英組成的志願軍，從來未曾猶豫，因為除此之外無計可施。為了挽救謝頓計劃，普芮姆・帕佛本人假扮成一位川陀行商，親自在銀河中東奔西跑，目的就是要帶回那個小女孩艾卡蒂。當前這個危機，可能比上述兩者更為嚴重，我們不能在這裏坐以待斃，也不能依賴那些低層人員，那些負責跟監和送信的。」

堅迪柏說：「你絕不是想建議，讓第一發言者此時離開川陀吧？」

德拉米答道：「當然不是，這裏實在太需要他坐鎮了。另一方面，我們還有你，堅迪柏發言者。這次的危機是你發覺的；是你查到有神祕的外力控制了圖書館，以及阿姆人的心靈；是你堅持自己的觀點，最後說服了整個圓桌會議。在座沒有一位比你更了解目前的狀況，今後除了你，也沒有誰能洞悉得如此透徹。所以我認為，你責無旁貸，必須到第一線去面對敵人。我可否知道其他人的意見？」

這點根本不需要正式表決，每一位發言者都能感知其他人的心靈。堅迪柏突然震驚不已，在他已經贏得勝利，而德拉米遭到慘敗的情況下，這個可怕的女人又在瞬間扭轉乾坤，讓他無法推卸這個形同放逐的任務。從此，他不知道要在太空中奔波多久，而她則能繼續在幕後控制圓桌會議，也就等於控制第二基地，甚至整個銀河，迫使所有的人面對危險的命運。

而堅迪柏在流放期間，縱然真能蒐集到重要情報，幫助第二基地躲過迫近的危機，功勞也將歸於德拉米，因為這都是她安排的。換句話說，他的成功將有助於鞏固她的權力。堅迪柏做得愈有效率，愈快獲得成功，就愈有可能幫助她鞏固權力。

這個反敗為勝的行動，實在太精彩又太不可思議了。

即使是現在，她也已經明顯地控制圓桌會議，僭取了第一發言者的地位。堅迪柏剛想到這一點，就感受到第一發言者投射出的怒火。

堅迪柏轉過身去，看到第一發言者毫不掩飾自己的憤怒。目前的態勢十分明顯，一個外在危機方纔解決，另一個內部危機已經開始醞釀。

### 04

昆多・桑帝斯，第二十五代「第一發言者」，對自己從未有過特別的幻想。

過去五個世紀的漫長歲月中，第二基地的確出過幾位強有力的第一發言者，但桑帝斯了解自己並非這樣的人。可是，他也根本不必那樣雄才大略。在他主掌圓桌會議這段時期，銀河正處於繁榮的太平歲月，縱有雄才大略也無用武之地。這似乎是個適宜守成不變的時代，而他就是扮演這個角色的適當人選。上一代第一發言者選他當繼承人，正是由於這個緣故。

「你是一名學者，並不是冒險家。」第二十四代第一發言者曾經這麼說，「你會維護謝頓計劃，而冒險家卻可能毀掉它。維護！你主持的圓桌會議要徹底奉行這兩個字。」

他一直如此努力，卻因而形成消極被動的領導作風，時常被人解釋成軟弱無能。他想要退位的傳聞從未間斷過，也始終有些發言者在公開規劃繼任人選。

桑帝斯心知肚明，德拉米是這場權力鬥爭的領導者。在圓桌會議的成員中，她的作風最強悍，就連血氣方剛的初生之犢堅迪柏，也會避免與她正面交鋒，他現在的表現就是最好的例子。

謝頓在上，自己也許消極被動，甚至軟弱無能，但至少有一項特權，歷代第一發言者從未放棄，他也絕對要堅持到底。

他起立準備發言，會場頓時鴉雀無聲。當第一發言者起立發言時，任何人都不準打岔，即使德拉米或堅迪柏也不敢造次。

他說：「諸位發言者！我同意我們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必須採取強有力的因應措施。本來應該由我出馬與敵人交鋒，不過宅心仁厚的德拉米發言者，卻說需要我留下來坐鎮，替我免除了這項艱難的任務。然而，事實上，不論是大本營或最前線，我都無法派上用場。我年事已高，已經力不從心。長久以來，一直有人期望我盡早退位，也許我該這麼做了。當這次的危機圓滿解決之後，我會立刻退位。

「可是，選擇繼任者當然是第一發言者的特權，我現在就打算這麼做。過去許多年來，有一位發言者長期主導圓桌會議的議程，這位發言者具有強勢性格，經常表現出我所欠缺的領導能力。諸位應該都知道，我是在說德拉米發言者。」

他頓了頓，接著又說：「唯獨你不表贊同，堅迪柏發言者。我能否請問為什麼？」他坐了下來，讓堅迪柏有資格開始發言。

「第一發言者，我沒有不贊同。」堅迪柏低聲回答，「選擇繼任人選是您至高無上的權利。」

「我會這麼做的。當你自太空歸來，為消弭當前危機跨出成功的第一步之後，就是我退位的時候。我的繼任者將完全接掌指揮權，繼續一切必要的行動，以便圓滿解決這個危機。你有什麼話要說嗎，堅迪柏發言者？」

堅迪柏平靜地說：「當您指定德拉米發言者作為繼任者時，第一發言者，我希望您務必勸戒她……」

第一發言者很不客氣地打斷堅迪柏。「我只是提到德拉米發言者，並沒有指定她做我的繼任者。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我向您致歉，第一發言者。我應該說：在我完成任務歸來之際，假設您指定德拉米發言者作為繼任者，可否請您務必勸戒她……」

「將來我也不會讓她做我的繼任者，絕不會有例外。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要說？」第一發言者作出這項聲明的時候，心中不禁產生一陣快感。這無異向德拉米迎面狠狠擊出一拳，他再也想不到更能羞辱她的辦法了。

「嗯，堅迪柏發言者，」他又問，「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只能說我給搞糊塗了。」

第一發言者再度起立，然後說：「德拉米發言者的確具有領導統御的天分，可是身為第一發言者，光具有這種特質還不夠。堅迪柏發言者能見人所未見；他面對圓桌會議的一致敵意，卻能迫使大家重新考慮各項決定，最後說服大家同意他的觀點。德拉米發言者把追查葛蘭・崔維茲的責任，置於堅迪柏發言者肩上，我雖然懷疑她的動機，不過這個重擔的確非他莫屬。我知道他會成功，我相信自己的直覺。堅迪柏發言者歸來後，將成為第二十六代第一發言者。」

說完他立刻坐下來，其他發言者開始急著表達自己的意見，會場充滿了由語音、聲調、表情及思想匯成的喧囂。第一發言者毫不理睬各式各樣的噪聲，只是茫然瞪視著正前方。他心中很清楚，該做的終於做了，而且還有幾分出人意表。能夠放下這個重責大任，應該算是人生一大解脫。其實他早該這樣做，可是以前沒有這個機會。

因為直到現在，他才找到一位適當的繼任者。

然後，不知不覺，他突然感應到德拉米的心靈，於是抬頭向她望去。

謝頓在上！她竟然出奇地平靜，臉上還露出笑容。她並未顯露失望或絕望，這代表她還沒有認輸。他不禁懷疑是否被她玩弄於股掌之上，但她還有什麼王牌可出呢？

### 05

表現出悲憤與失望若能有什麼用，黛洛拉・德拉米會毫不保留地發泄一番。

那個控制圓桌會議的老笨蛋，還有那個幸運之神寵幸的小白癡，如果能讓這兩個人喫點苦頭，她一定會享受到復仇的快意。但她圖的並非一時之快，她還要些更具體的東西。

她要當上第一發言者。

哪怕只剩一張牌可出，她也要打下去。

她淡淡一笑，同時舉起一隻手錶示準備發言。她故意讓這個姿勢維持一陣子，以便當她發言的時候，其他人不但都會住口，而且會保持絕對肅靜。

她說：「第一發言者，正如堅迪柏發言者剛才講的，我絕不反對您的決定。選擇繼任人選是您至高無上的權利。我現在發言，是想對那項如今已成為堅迪柏發言者的任務，提供一點淺見，希望能有所貢獻。我可否解釋自己的想法，第一發言者？」

「說吧。」第一發言者隨口答道。他感到她未免太客氣、太溫順了。

德拉米嚴肅地低下頭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她說：「我們也有太空船，雖然不像第一基地的那樣先進，仍然可供堅迪柏發言者使用。我相信他和大家一樣，懂得如何駕駛太空船。銀河中每一顆重要的行星上，都駐有我們的人，不論他到哪裏，都會有人負責接待。此外，既然他完全洞悉目前的危險，就連那些反騾也無法再加害他。縱使我們懵懂未覺，我猜他們仍然只會選擇低層人員下手，甚至利用阿姆農民。當然，我們將對第二基地所有的心靈，作一次徹底的檢查——包括每一位發言者在內，雖然我確定我們都安然無事，因為反騾不敢在我們身上妄動手腳。

「不過，堅迪柏發言者沒有理由無謂冒險。他並不打算做沖鋒敢死隊，因此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最好能做某種程度的偽裝，以免讓對方發現。他若能以阿姆行商的身份出發，將對這項任務有很大的助益。我們都知道，當年普芮姆・帕佛闖蕩銀河時，便是假扮成一名行商。」

第一發言者說：「普芮姆・帕佛那樣做，是因為有特殊的目的，堅迪柏發言者卻沒有這個需要。如果真有必要採取某種偽裝，我相信聰明的他一定樂於採用。」

「對不起，第一發言者，我想提出一個巧妙的偽裝。相信諸位都還記得，普芮姆・帕佛的妻子當年總是和他一同旅行。這樣子最能徹底表現鄉下人的氣息，誰都不容易起疑。」

堅迪柏說：「我沒有妻子，雖然曾經有幾位女伴，可是如今，她們都不會願意假扮我的配偶。」

「這點我們都曉得，堅迪柏發言者。」德拉米說，「可是隻要有個女人在你身邊，別人就會理所當然將你們視為夫妻。志願者一定找得到，如果你認為需要攜帶書面證明，我們也能為你準備。總之，我認為應該有個女人與你同行。」

一時之間，堅迪柏幾乎喘不過氣來。她總不至於是指……

這是分享功勞的一種計謀嗎？她是否在爭取聯合領導權，或是兩人輪流職掌第一發言權？

堅迪柏繃著臉說：「我受寵若驚，德拉米發言者竟然想自己……」

德拉米突然張口大笑，同時雙眼直視堅迪柏，露出近乎真摯的眼神。堅迪柏知道又掉進了陷阱，他的表現愚蠢之至，在座眾人絕不會忘記這一幕。

她說：「堅迪柏發言者，我不會莽撞到想要陪你出這趟任務。這件任務是你的，也只能屬於你；正如第一發言者的職位將是你的，也只能屬於你。我沒想到你會要我跟你作伴，說真的，發言者，我年紀不小了，早就不認為自己是個美嬌娃……」

其他發言者全部露出笑容，就連第一發言者都忍俊不禁。

堅迪柏承受了一記重擊，為了避免輸得更慘，他也學著她故作輕松狀。這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他盡可能用溫和的口氣說：「那麼你的建議到底是什麼？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從未想到你會希望和我作伴。你擅長的是主導圓桌會議，而不是處理紛亂的銀河事務，這點我很明白。」

「我同意，堅迪柏發言者，我同意你的說法。」德拉米道，「然而我的建議，跟我剛才提到你該扮成阿姆行商有關。想要百分之百掩人耳目，除了一個阿姆女子，還有什麼更適當的旅伴人選？」

「一個阿姆女子？」在極短時間內，堅迪柏連續兩次驚慌失措，其他發言者都當成笑話看。

「就是那個阿姆女子。」德拉米繼續說，「就是那個救過你一次，使你免遭一頓毒打的女人，也就是那個用崇拜的目光瞪著你的女人。你曾經探查過她的心靈，而她因此不知不覺再次助你脫險，而且是比毒打嚴重無數倍的危險。我建議你帶她一起走。」

堅迪柏的直覺反應當然是拒絕，但他知道她期待的正是這個答案，這就會讓其他人看更多的笑話。現在的態勢已經很明朗，第一發言者急於打擊德拉米，因而迫不及待地任命堅迪柏為繼任者，即使這樣做本身並沒有錯，德拉米卻一下子使它變成致命的錯誤。

堅迪柏是最年輕的發言者，他曾經得罪圓桌會議全體成員，卻又擺脫了制裁。他這麼做，等於將他們羞辱了一番。見到他成為第一發言者的預定人選，誰也咽不下這口氣。

本來，想再擊敗他是很困難的事，但現在他們都會記住，德拉米是多麼容易就使他出醜，他們在一旁又看得多麼開心。今後，她能輕易用這件事實說服眾人，說他既不夠成熟又缺乏經驗，不配擔任第一發言者。當堅迪柏在外執行任務時，他們會聯合起來向第一發言者施壓，強迫他改變決定。縱使第一發言者堅持初衷，堅迪柏當上第一發言者之後，也將面對一個眾叛親離的圓桌會議，永遠不會有任何作為。

一瞬之間，他預見了一切可能的發展，因此他的回答彷彿沒有絲毫遲疑。

他說：「德拉米發言者，我很欽佩你的洞察力，本來我是想給諸位一個驚奇的。其實，我的確打算帶那個阿姆女子同行，但並非完全基於你提出的那個好理由。我想帶她一起去，是因為她具有與眾不同的心靈。諸位都檢查過那個心靈，親眼目睹了它的結構：難以想象的聰慧，但更重要的是澄澈、單純，全然沒有任何心機。外力一旦碰觸到它，一定不會毫無痕跡，我確信諸位都會作出這個結論。

「因此，德拉米發言者，不知道你是否想到過，她可以扮演絕佳的預警系統。我可以通過她的心靈，偵測出異類精神力場出現的徵候，我相信，她會比我更早發現敵蹤。」

會場頓時呈現詭異的寧靜，堅迪柏便以輕松的口吻說：「啊，你們全都沒有想到。沒關係，沒關係，這並不重要！現在我要告辭了，我們不能浪費任何時間。」

「慢著。」德拉米第三度由主動轉為被動，問道，「你打算如何進行？」

堅迪柏微微聳了聳肩，然後說：「何必在此討論細節呢？圓桌會議知道得愈少，反騾愈不會想侵犯諸位的心靈。」

他這樣說，聽來像是將圓桌會議的安全擺在第一位。他也使心靈中充斥著這種想法，並且讓它顯露出來。

這番話讓他們十分受用。而他們一旦感到滿意，或許就不會懷疑堅迪柏是否真的知道該怎麼做。

### 06

當天傍晚，第一發言者與堅迪柏作了一次晤談。

「你的想法沒有錯。」他說，「我忍不住掃過你的心靈表層之下，知道了你認為我不該宣佈那件事，這點我不否認。她經常不露痕跡地僭取我的地位，因此我想用同樣的手法還擊；我操之過急，想盡早將無止無休的笑容從她臉上抹去。」

堅迪柏柔聲說：「或許您應該先私下知會我，等我回來之後再正式宣佈。」

「那樣，我就無法給她來個迎頭痛擊。這只是第一發言者的一個可憐心願，我自己也了解。」

「這樣做並不能讓她死心，第一發言者。她仍舊會設法謀取這個位置，也許還會更加名正言順。我確定有幾位發言者，將公開表示我該婉拒這項任命。他們不難提出許多理由，辯稱德拉米發言者是圓桌會議上的佼佼者，能夠成為最佳的第一發言者。」

「她是圓桌會議上的佼佼者，離開會場就不是了。」桑帝斯埋怨道，「她看不見真正的敵人，她眼中的敵人只有其他的發言者。當初，根本不該讓她成為發言者。聽我說，要不要我下一道命令，禁止你帶那個阿姆女子同行？我看得出來，德拉米讓你沒有選擇的餘地。」

「不必，真的不必。我提出的那個理由，並不是我信口胡謅的，她真的可以當我的預警系統。如果不是德拉米發言者那樣逼我，我還想不到這一點，所以我真該感謝她呢。我深信，那女子會派上非常大的用場。」

「那就好。對了，我也沒有撒謊，我真的相信你總會有辦法解除這個危機——只要你肯相信我的直覺。」

「我想我會相信的，因為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我向您保證，不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讓您失望。無論反騾或德拉米發言者搞什麼鬼，我都會回來接任第一發言者的職位。」

說這番話的同時，堅迪柏也在檢視自己的心靈。對於這次單槍匹馬的太空冒險，自己為何那麼興奮，那麼急切？當然是因為他懷抱著雄心壯志。普芮姆・帕佛曾經有過類似的行動，所以他要證明史陀・堅迪柏也辦得到。等到他凱旋歸來，就再也沒有人能阻止他就任第一發言者。然而除了雄心，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實戰的誘惑？還是由於自己成年後，一直鎖在這個落後行星的隱匿角落，因而想要尋求一點刺激？他不盡然了解自己的心態，但他知道自己實在太想去了。

## 第十一章賽協爾

### 01

太空艇完成一次所謂的「微躍」之後，原先一顆閃亮的小星星，逐漸變成一個球狀天體。詹諾夫・裴洛拉特目不轉睛地盯著顯像屏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這種景象。他們的第一個目的地——住人的賽協爾行星、該行星系的第四顆——也慢慢變得更大更顯眼。

裴洛拉特膝上放著一個手提顯像裝置，上面映著電腦畫出的賽協爾行星地圖。

崔維茲曾經訪問過數十個世界，因此表現得分外沉著。「別急著拼命看個不停，詹諾夫。我們得先經過報關站，手續可能很冗長。」

裴洛拉特抬起頭來。「當然只是例行手續吧。」

「是的，不過仍然可能很花時間。」

「但如今是太平歲月啊。」

「當然，但這只保證我們可以通過。不過，他們至少要注意到生態平衡的問題，每一顆行星都有各自的生態，誰也不希望受到破壞。所以他們有充分的理由檢查每艘入境的船艦，看看上面有沒有不受歡迎的生物或傳染病。這是一種合理的預防措施。」

「我覺得，這些東西我們都沒有。」

「沒錯，我們沒有，而他們將會確定這一點。但是你還要記住一件事，賽協爾並非基地聯邦的成員，為了展現獨立自主的地位，他們一定無所不用其極。」

一艘小型太空船飛了過來，不久，一名賽協爾海關官員登上他們的太空艇，準備進行檢查。崔維茲沒忘記軍旅生涯的訓練，用利落的口氣說：「這是遠星號，來自端點星，相關證件在此。它毫無武裝，是私人航具。這是我的護照，還有一名乘客，這是他的護照，我們兩人是觀光客。」

海關官員穿著一件以深紅為主色的俗麗制服。他的兩頰與上脣颳得幹凈，下巴的左右兩側則蓄著兩簇短須。他問道：「基地的太空船？」

他的發音很不正確，但崔維茲既沒有糾正他，也不敢露出笑容。銀河標準語分化出許多方言，每顆住人行星都不太一樣。大家各有各的口音，只要互相能溝通就行了。

「是的，長官。」崔維茲答道，「基地註冊的航具，由私人所擁有。」

「非常好。你的裝載呢？請告訴我。」

「我的什麼？」

「你的裝載，你載了些什麼東西？」

「啊，我的貨物。這裏有一份清單，全是私人用品。我們不是來做生意的，我剛才說過，我們是觀光客。」

海關官員好奇地四下打量了一番。「對觀光客而言，這艘太空船未免太精巧了。」

「就基地的標準還好。」崔維茲故意表現得興高采烈，「而且我很富裕，買得起這種好貨。」

「你是說，我可能因此致富嗎？」官員很快瞥了他一眼，隨即移開視線。

崔維茲猶豫了一下，纔想通那句話的言外之意。他又考慮了一下，才決定了行動方針，於是說：「不，我並不打算賄賂你，也沒有理由這樣做。即使我真有這個打算，你看來也不像那種金錢能收買的人。若有必要，你可以仔細檢查這艘太空船。」

「不必了。」官員一面說，一面收起袖珍記錄器，「你們這艘船已經通過檢查，上面沒有任何法定傳染病。我們會指定一個波長給你，再以這個波長送出導航波束。」

說完他就走了，整個程序只花了十五分鐘。

裴洛拉特壓低聲音說：「會不會有什麼麻煩？他是不是真想要紅包？」

崔維茲聳了聳肩。「打賞海關人員是老規矩，這種傳統簡直跟銀河一樣古老。他只要再暗示一次，我就馬上出手了。結果，嗯，我猜他不敢冒這個險，因為這是一艘基地太空艇，尤其還是新型的。我們那位老市長——銀河保佑她死硬的老命——曾說不論我們走到哪裏，基地的名號都能保護我們，這句話並沒有錯。通常，這種手續要花很多很多時間。」

「為什麼？他好像把該做的檢查都做完了。」

「沒錯，但是他對我們相當禮遇，只用電波遙測而已。如果他找麻煩，大可用手提儀器從頭到尾搜尋一番，這得花上好幾個小時。他還能把我們兩人送到境外醫院，留置我們好幾天。」

「什麼？我親愛的夥伴！」

「別緊張，他並沒有那麼做。我本來以為他會，不過他沒有，這就表示我們可以著陸了。我很想用重力推進降落，那隻需要十五分鐘的時間，但我不知道許可著陸的位置在哪裏，而我又不願意惹麻煩。這代表我們必須跟著導航電波束，花上好幾個小時，在大氣層中盤旋而下。」

裴洛拉特卻顯得很開心。「可是這樣好極了，葛蘭。不知道我們會降落得多慢，能不能趁機看看地形地貌？」他舉起手提顯像屏幕，屏幕上顯示著以低倍率展開的地圖。

「多少能看到些。我們得先鉆到云層下方，再以每秒幾公里的速度運動。雖然不會像乘坐熱氣球，但你仍然能夠觀察行星的地貌。」

「太好了！太好了！」

崔維茲又深思熟慮地說：「不過我正在想，我們到底會在賽協爾行星待多久，是否值得把太空艇的時鐘調成當地時間。」

「我想，那得看我們打算做什麼。你認為我們會做些什麼事，葛蘭？」

「我們的工作是尋找蓋婭，我不知道這要花多少時間。」

裴洛拉特說：「我們可以把腕錶的時間調過來，太空艇的時鐘則維持不變。」

「好主意。」崔維茲一面說，一面俯視下方逐漸擴展開的行星表面，「不用再等下去了。我會讓電腦校準那個屬於我們的電波束，它就能用重力推進來模仿傳統飛行。就這麼辦！我們降落吧，詹諾夫，看看我們能找到什麼。」

太空艇開始沿著校準的「重力勢曲線」運動，崔維茲若有所思地盯著下方的行星。

他以前從未來過賽協爾聯盟，可是他曉得，過去一世紀間，它對基地的態度一向不友善。他們能夠那麼快通關，實在令他感到詫異，甚至有點心虛。

這似乎不太合理。

### 02

剛才那位海關官員名叫久勾洛斯・索巴達爾薩，他已經在這個報關太空站斷斷續續幹了半輩子。

平均每三個月，他就有一個月待在太空中。他對這種生活並不在意，反正剛好藉此機會看看書，聽聽音樂，並且遠離他的老婆，以及愈長愈大的獨子。

不料兩年前，海關主管換成了一個夢想家，令他感到難以忍受。這位主管常常無緣無故做些驚人之舉，理由只是他在夢中接到指示，這種傢伙最令人受不了。

索巴達爾薩本人根本不相信這一套，不過他表現得十分謹慎，從不張揚自己的想法，因為大多數賽協爾人都有唯心論的傾向。如果讓人認為他是唯物論者，就快到手的退休金也許便會泡湯。

他用雙手撫著下巴的兩簇胡須，右手撫著右邊，左手撫著左邊。然後他大聲乾咳一下，再用很不自然的口氣，假裝隨口問道：「就是那艘太空船嗎，主管？」

主管也有個典型的賽協爾式名字：納瑪拉斯・蓋迪撒伐塔。他正埋首研究電腦中的資料，連頭也沒有抬起來。「什麼太空船？」他問道。

「就是遠星號，那艘基地太空船，我剛剛放行的那一艘，我們從各個角度做過全息攝影的那一艘。它是不是你夢見的那艘太空船？」

蓋迪撒伐塔馬上抬起頭來。他身材矮小，雙眼幾乎被黑眼珠佔滿，周圍布滿細碎的皺紋，卻沒有一條是笑口常開的結果。他又反問：「你問這個做什麼？」

索巴達爾薩立刻板起臉孔，兩道漆黑濃密的眉毛鎖在一起。「他們自稱觀光客，可是我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的太空船，我認為他們是基地間諜。」

蓋迪撒伐塔上身靠向椅背。「聽好，小子，不論我怎麼努力回想，也想不起來曾經要你提供意見。」

「可是主管，我認為指出這一點，是盡忠愛國的……」

蓋迪撒伐塔將雙臂交握胸前，以嚴厲的目光瞪著他的手下。在頂頭上司的瞪視下，這位下屬（雖然他的外形與儀態都比頂頭上司出色）趕緊低下頭，裝出一副灰頭土臉的神情。

蓋迪撒伐塔說：「小子，如果你知道好歹，就該多做事少開口，否則就準備提早退休。而如果我再聽到你發表事不關己的高論，我保證讓你領不到退休金。」

索巴達爾薩低聲下氣地說：「遵命，長官。」接著，他用不大誠懇的卑微語氣補充道：「長官，在我的職責範圍內，我是否應該向您報告，又有一艘太空船進入監視幕的範圍？」

「算你報告過了。」蓋迪撒伐塔沒好氣地說，便繼續原來的工作。

「而且它的特徵，」索巴達爾薩用更卑下的聲音說，「跟我剛剛放走的那艘非常相似。」

蓋迪撒伐塔雙手在辦公桌上使勁一撐，猛然跳起來。「又有一艘？」

索巴達爾薩在心中暗笑，這個殘酷的老雜種（他指的是主管）顯然沒有夢見會有兩艘這樣的太空船。他又說：「看來沒錯，長官！我現在就回到崗位待命，但願，長官……」

「怎麼樣？」

索巴達爾薩實在忍不住了，盡管會危及退休金，他還是脫口而出：「但願，長官，我們沒把不該放的放走了。」

### 03

遠星號正急速飛過賽協爾行星上空，裴洛拉特看得如癡如狂。跟端點星比較起來，此地云層較為稀薄和零星，而且正如地圖所示，陸地較為遼闊而集中——連沙漠地帶都比端點星更廣，這可以從大陸中的赭紅色部分看出來。

放眼望去不見任何生命跡象，彷彿這個世界只有不毛的沙漠、灰暗的平原，以及山脈所形成的無窮皺褶，此外當然還有海洋。

「看起來好像毫無生氣。」裴洛拉特嘀咕道。

「在這種高度，別指望看到任何生命跡象。」崔維茲說，「我們再降低些，你就會看到陸地逐漸變成一塊塊的綠色。但在此之前，你會先看到夜面地表的閃爍光芒。人類有一個共通的傾向，總喜歡在黑夜降臨時，用燈火照亮他們的世界，我從來沒聽過有任何例外。換句話說，你將看到的第一個生命跡象，其實不只是人類，還包含了科技文明在內。」

裴洛拉特意味深長地說：「畢竟，夜伏晝出是人類的天性。我認為，人類最早發展出的科技，就包括了將黑夜變為白晝的方法。事實上，假設某個世界正在發展科技文明，你就可以拿夜間照明的程度，作為它的科技進展指標。將一片黑暗轉變為處處燈火通明，你認為得花多久時間？」

崔維茲哈哈大笑。「你常有些古怪的想法，我想這是因為你是神話學家吧。我認為不會有任何世界能變得一片光明。夜間照明隨著人口密度而各地不同，所以在各個大陸上，燈光的分佈都是塊狀或條狀。即使川陀在發展到巔峯，整個世界成為一個龐大建築時，也只會露出稀疏的光芒而已。」

陸地果然漸漸變成綠色，跟崔維茲預測的一模一樣。在最後一週的環球飛行中，崔維茲指著一些細小的斑點，說那些就是城市。「這不是個非常都會化的世界。我從未來過賽協爾聯盟，可是根據電腦提供的資料，他們有抱殘守缺的傾向。銀河各個角落的居民，都會把科技和基地聯想在一起，因此只要是不歡迎基地的地方，必定都有懷古的傾向。當然，跟武器有關的科技例外。我向你保證，賽協爾在這方面絕對十分先進。」

「乖乖，葛蘭，不會發生什麼不愉快的事吧？我們終究是基地人，卻來到敵人的領域……」

「這裏並非敵人的領域，詹諾夫。他們會表現得極為客氣，你別害怕，他們只是不太喜歡基地罷了。賽協爾並非基地聯邦的一部分，不過，由於他們一來對獨立的地位感到驕傲，二來又不願想到自己比基地弱小許多，保持獨立只是出於我們的默許，因此才故意極盡能事地討厭我們。」

「無論如何，我擔心還是會不太愉快。」裴洛拉特垂頭喪氣地說。

「絕對不會。」崔維茲說，「別這樣，詹諾夫，我剛才講的是賽協爾政府的官方態度。這顆行星上的居民也是人，只要我們堆滿笑容，不要表現得像銀河主宰，那麼他們也會笑臉相迎。我們不是來替基地征服賽協爾的，我們只是觀光客。我們所問的有關賽協爾的問題，任何觀光客都會那麼問。

「此外，如果情況許可，我們還能借這個機會輕鬆一下。我們大可在這裏待上幾天，體驗一下他們的待客之道。他們也許擁有引人入勝的文化、美麗的風景、可口的食物，即使這些都找不到，至少還有可愛的女人。我們的錢足可揮霍。」

裴洛拉特皺起眉頭。「喔，我親愛的兄弟。」

「得了吧。」崔維茲說，「你還沒那麼老，難道真的不感興趣？」

「我可沒說自己從不來這一套，但當然不是現在。現在我們有任務在身，我們要尋找蓋婭。我絕不反對享樂，真的，可是我們一旦開始放縱，也許就會難以自拔。」他搖了搖頭，又好言勸道：「我想你當初一定擔心，怕我一頭栽進川陀的銀河圖書館，從此無法自拔。沒錯，那個圖書館對我的吸引力，就等於一個——甚至五六個黑眼珠的美艷少女對你的吸引力。」

崔維茲說：「我並不是花花公子，詹諾夫，但我也不想做苦行僧。好吧，我答應你立刻開始查問蓋婭的下落，可是如果剛好碰到什麼艷遇，絕對沒有理由不準我作正常反應。」

「只要你把蓋婭擺在第一位……」

「我會的。不過你得記住，別對任何人說我們來自基地。其實他們都看得出來，因為我們使用基地信用點，而且帶有濃重的端點星口音，可是如果我們絕口不提，他們就會把我們當成普通遊客，友善對待我們。萬一我們表明自己是基地人，他們雖然仍會和顏悅色，卻什麼都不會告訴我們，也不會讓我們看任何資料，或是帶我們到哪裏去，我們就會變得孤獨無助。」

裴洛拉特嘆了一聲。「我永遠無法了解人性。」

「沒這回事。你只需要好好觀察自己，就能了解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彼此沒有什麼不同。姑且不論謝頓的數學多麼精妙，假如他不了解人性，又怎能擬出那個計劃呢？再說，假如人性並不容易了解，他又如何能精通呢？無論你告訴我誰不了解人性，我都能證明其實是他並不了解自己——我不是在說你。」

「沒關係。我願意承認自己欠缺這方面的經驗，我的生活相當自我中心，而且相當狹隘。或許我從未真正好好檢視過自己，所以凡是牽涉到人性之處，我都要讓你當我的向導和顧問。」

「好，那麼接受我的忠告，安心觀賞風景吧。我們很快就要著陸，我保證你不會有任何感覺，我和電腦會負責一切。」

「葛蘭，可別不高興。如果真有妙齡女子……」

「別提啦！讓我專心操縱太空艇。」

裴洛拉特轉身向外望，太空艇正在進行最後一圈盤旋。他即將首度踏上另一個世界，這個想法帶來一種古怪的感覺——雖說事實上，銀河中上千萬顆住人行星，最初的殖民者都不是當地土生土長的。

只有一顆行星例外，想到這裏，他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 04

就基地的標準而言，此地的太空航站並不算大，但是維護得相當好。遠星號被拖到停泊區並鎖牢之後，他們便收到一張印著密碼的精緻收據。

裴洛拉特低聲說：「我們就把它留在這裏啊？」

崔維茲點了點頭，並伸手按在裴洛拉特肩上。「別擔心。」他也壓低聲音說。

他們跨進租來的地面車，崔維茲便將賽協爾城的地圖插入車內電腦。遠方的地平線上，隱隱浮現城中的一些尖塔。

「賽協爾城，」他說，「這顆行星的首府。城市、行星、恆星，都叫賽協爾。」

「我還是擔心那艘太空艇。」裴洛拉特再度強調。

「沒什麼好擔心的。」崔維茲說，「我們晚上就會回來，因為我們得睡在太空艇上，除非我們只想在此地待幾個小時。而且你也應該了解，太空航站必須遵循星際間的一個慣例：凡是沒有敵意的船艦，就不會遭到任何侵犯。據我所知，從來沒有人敢打破這個慣例，即使戰時也不例外。否則的話，人人的生命財產都沒有保障，星際貿易便無法維持。任何打破這個慣例的世界，都會遭到全銀河飛航員的抵制，我向你保證，沒有哪個世界敢冒這個險。何況……」

「何況什麼？」

「嗯，何況，我已經跟電腦交代過，若有任何外人試圖登上太空艇，不論男女老幼，只要容貌或聲音不像我們，一律格殺勿論。我還當面向航站指揮官解釋過；我用非常禮貌的方式告訴他，說我很想關掉這個特殊裝置，因為我敬重賽協爾城太空航站在安全和清廉這兩方面的聲譽——我還強調全銀河數一數二——問題是這艘太空艇過於新穎，我不知道怎樣關掉。」

「他不會相信的，一定不會。」

「當然不會！可是他得假裝相信，否則就等於被我羞辱了一番。由於他對我根本無可奈何，即使被我羞辱也只好認了。既然他不想白白受辱，最簡單的作法就是相信我的話。」

「這也是人性特色的另一個例子？」

「沒錯，你遲早會習以為常。」

「你又如何確定這輛地面車沒有竊聽器？」

「我的確想到這種可能，所以並未接受他們為我準備的那輛，故意隨便挑了另一輛。萬一每輛車都裝了竊聽器——嗯，我們剛才說了什麼不得了的話嗎？」

裴洛拉特露出不舒服的神情。「我不知道該怎麼說，這樣抱怨似乎相當不禮貌，但我並不喜歡這裏的氣味。有一種——怪味道。」

「車子裏面？」

「嗯，在太空航站就有了。我本來以為是航站特有的味道，不料車子帶著那種味道一起走。我們能不能開一扇車窗？」

崔維茲哈哈大笑。「我想我可以在控制盤上找到正確的開關，但不會有什麼用處，整個行星都有這種味道。真的非常難聞嗎？」

「倒不是非常強，不過聞得出來，而且令人不太舒服。難道整個世界都是這種味道嗎？」

「我總是忘記你從未到過別的世界。每個住人世界都有特殊的氣味，主要是由各種植物散發出來的，不過我猜動物應該也有貢獻，甚至人類也不例外。而且據我所知，任何人剛剛踏上別的世界，都絕對不會喜歡當地的味道。但你很快會習慣的，詹諾夫。幾小時後，我保證你就不會注意到。」

「你該不會是說，所有的世界都有這種怪味道吧。」

「不是，正如我剛才說的，每個世界都有自己特殊的味道。如果我們真的很留意，或者鼻子再靈敏一點，就像安納克里昂犬那樣，或許我們只要輕輕一聞，就能判斷站在哪個世界上。我剛進艦隊的時候，每到一個新的世界，頭一天一定喫不下東西。後來我學到了太空前輩的絕招，在降落的時候，就拿一條沾了當地氣味的手帕捂著鼻子。這樣一來，當你走出太空船的時候，就什麼也聞不到了。等你在太空中跑久了，對這種事就會麻木，能夠置之不理。事實上，最糟的反而是回家的時候。」

「為什麼？」

「難道你以為端點星上沒有怪味？」

「你的意思是說真有？」

「當然有。一旦你適應了其他世界的氣味，比方說賽協爾吧，你就會對端點星上的怪味驚訝不已。從前，每當一次長期任務結束，船艦回到端點星，當氣閘打開的那一刻，所有人員都會大叫：『又回到糞坑啦！』」

裴洛拉特現出惡心的表情。

他們已經可以清楚看到城中的尖塔，裴洛拉特卻凝視著周遭的環境。路上有不少來來往往的地面車，偶爾還有飛車從頭頂呼嘯而過，但裴洛拉特只是專心望著路旁的樹木。

他說：「這些植物似乎很奇怪，你猜其中可有原生品種？」

「我猜應該沒有。」崔維茲心不在焉地說，他正忙著研究地圖，同時試著調整車上的電腦。「凡是有人類居住的行星，固有生物都不太可能還有生存空間。銀河殖民者總是引進他們自己的動植物，即使不是在殖民之初，也會在不久之後開始進行。」

「不過，這好像有點奇怪。」

「你總不會認為每個世界的生物品種都一樣吧，詹諾夫。我曾經聽說，那些編纂《銀河百科全書》的學者，出版過一套生物品種地圖集，全部資料佔了八十七張厚厚的電腦磁碟，但還是不算完整——何況做好的那一刻，就已經過時了。」

地面車繼續前進，不久就被城市外環所吞沒。裴洛拉特打了個冷戰：「我並不太欣賞這個城市的建築。」

「人人都只欣賞自己的故鄉。」崔維茲隨口答道，他有豐富的太空旅行經驗，早已明白這個道理。

「對了，我們要去哪裏？」

「嗯，」崔維茲的聲音帶著幾分懊惱，「我試著讓電腦操縱車子，把我們送到旅遊中心。我希望電腦懂得交通規則，知道哪些路是單行道，因為我沒有任何概念。」

「我們去那裏幹嗎，葛蘭？」

「第一，我們既然是觀光客，自然會去那種地方，而且我們希望做得盡量自然，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第二，你又打算到哪兒去詢問蓋婭的資料？」

裴洛拉特說：「到某個大學，或是某個人類學會，或者某個博物館，總之我不會去旅遊中心。」

「哈，那你就錯了。到了旅遊中心，我們裝作是那種很有求知慾的觀光客，想要取得一份文化重鎮清單，包括城中所有的大學和博物館等等。然後我們再決定去哪裏，而在那裏，我們就能找到合適的人，可以詢問有關古代史、銀河地理、神話學、人類學，或是你想象得到的任何問題。可是，旅遊中心必須是第一站。」

裴洛拉特終於閉上嘴，此時車子已經加入市區的車流，跟著其他地面車一起蜿蜒前進。不久他們轉到一條小路，一路上有許多可能是指示方向或交通的標志，不過由於上面的字體風格特殊，兩人幾乎都看不懂。

幸好車子彷彿自己認識路，最後停進一個停車場。入口處有一個招牌，上面用同樣古怪的字體寫著：賽協爾外星處。下面還有一行字：賽協爾旅遊中心，是用淺顯易讀的銀河標準字體寫成。

他們走進那棟建築物，發現它並沒有外表看起來那麼宏偉，而且顯然生意冷清。

大廳中有一排排供旅客使用的小隔間，其中一間坐著一個男子，正在閱讀傳訊機吐出的新聞報表。另一間被兩位女士佔據，兩人似乎在玩一種復雜的牌戲，桌上擺滿紙牌與籌碼。此外，有位職員坐在一個稍嫌過大的櫃臺後面，旁邊有個對他而言似乎太過復雜的電腦控制臺。這位賽協爾籍職員一臉無聊的表情，身上的花衣服看起來像是五彩棋盤。

裴洛拉特瞪大眼睛，悄聲說：「這個世界的衣著顯然很誇張。」

「沒錯，」崔維茲說，「我也注意到了。話說回來，每個世界的時裝都各有特色，而且在某些世界上，不同的地區甚至也會各有不同。此外流行還會隨著時間改變，說不定五十年前，賽協爾上人人都穿黑色呢。別大驚小怪，詹諾夫。」

「我想我必須剋制些。」裴洛拉特說，「但我還是比較喜歡我們的服裝，至少不會騷擾別人的視神經。」

「因為我們大多數人，身上除了灰色還是灰色嗎？其實有些人很討厭這種流行，我就聽過有人形容為『穿了一身塵土』。而且，也許正是因為基地流行無色的服裝，這些人才故意穿得五顏六色，用以強調他們的獨立地位。反正，這些你都得學著適應。來吧，詹諾夫。」

當兩人向櫃臺走去時，原先在隔間裏看新聞報表的男子突然起立，向他們迎面走來。他臉上堆滿笑容，身上的衣服剛好也是灰色系的。

崔維茲起初並未望向那人，沒想到他一轉頭，整個人就僵住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銀河在上——詹諾夫，是那個叛徒！」

## 第十二章特務

### 01

端點星議員曼恩・李・康普向崔維茲伸出右手，表情看來有些猶豫。

崔維茲用嚴厲的目光瞪著那隻手，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他將臉轉向一旁，對著空氣說：「我明明不該攪擾異邦行星的平靜，以免惹上一場牢獄之災，但是這個人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

康普陡然煞住腳步，猶豫了一下，又用遲疑的目光望了裴洛拉特一眼，才終於低聲說：「能不能給我機會說幾句話？作一番解釋？你願意聽嗎？」

裴洛拉特輪流望著這兩個人，長臉稍微繃緊了一點。他說：「這是怎麼回事，葛蘭？我們來到這麼遠的世界，你竟然立刻碰到熟人？」

崔維茲雙眼緊緊盯著康普，卻故意稍微轉身，表示他是在跟裴洛拉特講話。他說：「這個人類——這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外形判斷——曾經是我在端點星上的朋友。我對朋友一律以誠相待，因此毫不保留地信任他，什麼事都對他說，其中有些想法也許並不適合公開。結果，他顯然將我說的話一五一十轉述給有關當局，卻又懶得把這件事告訴我。由於這個緣故，我一步步鉆進一個圈套，害得我如今遭到放逐。而現在這個人類，竟然還希望我把他當成朋友。」

他終於轉頭面對康普，同時伸手梳了一下頭發，結果卻是把一頭鬈發弄得更亂。「你，給我聽好，我的確有個問題要問你。你到這裏來幹什麼？銀河那麼大，你為何剛好在這個世界上？又為何剛好在此時出現？」

康普的右手維持著原來的姿勢，直到崔維茲說完這番話才縮了回去，他臉上的笑容也隨之消失。原本幾乎是如影隨形的那股自信也不見了，使他看起來有些憂鬱，而且不像已有三十四歲的年紀。「我會解釋的，」他說，「可是得讓我從頭說起！」

崔維茲迅速四下望了望。「在這裏？你真想在這裏談嗎？在這個公共場所？你要我在聽夠了你的謊言之後，當場把你打趴下？」

康普舉起雙手，手掌貼著手掌。「請相信我，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後，他立刻猜到對方會如何回應，趕緊補充道：「你也可以不必相信，沒有什麼關係，反正我說的是實話。我比你們早幾個小時抵達這顆行星，已經作過一番調查。在賽協爾，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不知道基於什麼傳統，今天是他們的沉思日。幾乎人人都待在家裏，或說理當如此。你可以看到這裏門可羅雀，總不至於天天這樣吧。」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然後說：「我本來也在奇怪，這裏怎麼會如此冷清。」他湊到崔維茲耳旁，悄聲道：「為什麼不準他說話呢，葛蘭？他看起來好悽慘，可憐的傢伙，也許他只是想道歉。你不給他機會，似乎有點不公平。」

崔維茲說：「裴洛拉特博士好像很想聽聽你的說法。我願意接受他的意見，不過你最好長話短說。今天也許是我發脾氣的好日子，既然人人都關在家裏沉思，我製造的騷動可能不會引來執法者。明天我大概就不會那麼好運，為何白白浪費這個機會呢？」

康普用很不自然的聲音說：「聽著，如果你想打我一拳，那就來吧。我根本不會出手招架，懂了嗎？動手吧，打我啊，可是一定要聽我說！」

「既然這樣，你就動口吧，我會耐著性子聽一會兒。」

「首先我要告訴你，葛蘭……」

「請稱呼本人的姓氏，我跟你沒那麼熟。」

「首先我要告訴你，崔維茲，你完全說服了我，使我相信你的說法……」

「你掩飾得太好了，我當初真以為你把它當成笑話。」

「我故意裝成在聽笑話，才能掩飾心中極度的不安。聽我說，我們坐到墻邊去。即使這個地方冷冷清清，也難免會有一兩個人進來，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於是三個人緩緩跨過大廳。此時康普又露出心虛的笑容，但仍舊跟崔維茲保持一臂之遙。

等到他們坐定之後，才發現椅子會隨著體重凹陷，重塑成各人臀部的形狀。裴洛拉特顯得驚訝不已，像是想要趕緊跳起來。

「別緊張，教授。」康普說，「剛才我已經領教過了。這個世界注重生活上的舒適，他們在某些方面比我們進步。」

他將一隻手臂擱在自己的椅背上，轉身面對崔維茲，改用輕松的口氣說：「你令我感到不安，令我相信第二基地的確存在，害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想想看，假使一切屬實，那會有什麼嚴重後果。難道他們不會設法對付你嗎？不會除去你這個心腹大患嗎？如果我表現得像是相信了你，我可能也會被一併解決。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只了解你是懦夫。」

「血氣之勇有什麼用？」康普的語氣十分誠摯，一對藍眼睛卻射出怒火。「那個組織有能力重塑我們的心靈和情感，你我能夠抵抗嗎？我們若想和他們對抗，首要之務就是不能讓蒐集到的情報曝光。」

「所以你深藏不露，因而安然無事？但你並沒有瞞著布拉諾市長，對吧？這樣做難道不冒險嗎？」

「沒錯！但是我認為值得這樣做。如果始終只有我們兩人私下討論，可能只會導致我們受到精神控制，或者記憶全被抹除。反之，假如我將整件事告訴市長——你也知道，她跟我父親很熟。家父和我都是來自司密爾諾的移民，而市長的祖母……」

「是啊，是啊，」崔維茲不耐煩地說，「再往前追溯幾代，你的祖先就能追溯到天狼星區，你跟每個人都講過這些事。言歸正傳吧，康普！」

「好，我終於讓她聽進去了。只要我能利用你的論證，說服市長相信危險的確存在，聯邦也許就會採取某些行動。如今，我們已經不像騾出現時那般無助。至少，這個危險的訊息可以散播出去，讓更多人知道，這樣我們兩人就不會特別危險。」

崔維茲用諷刺的口吻說：「危及基地來換取自身的安全，真是愛國的最佳表現。」

「那只是最壞的結果，而我當初指望的是最好的結果。」他的額頭開始滲出細小的汗珠，對於崔維茲始終不變的冷嘲熱諷，他似乎一直咬緊牙關忍耐著。

「而你並未把這個高明的計劃告訴我，對不對？」

「對，我沒有說，我因此感到十分抱歉，崔維茲。市長命令我不要說，她說她想弄清楚你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像你這種人，一旦知道自己的意見傳到了他人耳中，就會立刻禁聲。」

「她說得可真對！」

「我不知道，也無法猜測，更沒想到她計劃要逮捕你，並將你逐出端點星。」

「她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等我的議員身份無法保護我的時候。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怎麼看得出來？連你自己也沒有看出來。」

「如果當初我知道她獲悉了我的看法，我就能預見這一切。」

康普突然不太客氣地頂了一句：「說得倒很容易，你這是後見之明。」

「既然你也有點後見之明，請問你到這裏來找我，又是什麼意思？」

「我想彌補這一切，彌補我的無心之失對你造成的傷害——真的是無心之失！」

「天曉得。」崔維茲冷冷地說，「你可真好心啊！可是你並未回答我原先的問題。你究竟是如何到這裏來的？怎麼剛好跟我在同一顆行星上？」

康普說：「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之至，我是跟蹤你來的！」

「經由超空間？在我做了一連串躍遷之後？」

康普搖了搖頭。「沒什麼神祕的，我有一艘一模一樣的太空艇，配備著同型號的電腦。你知道我有一種本事，能猜中船艦在超空間躍遷後，會朝哪個方向前進。通常我不能猜得非常準，平均三次有兩次會猜錯，可是有那種電腦幫忙，我的表現就好得多。此外，你在開始的時候遲疑了一陣子，給了我很好的機會，讓我得以估算你進入超空間之際的方位和速度。我將這些資料——連同我自己的直覺式外推——一起輸進電腦，其他的工作全部由電腦負責。」

「而你竟然比我更早抵達這座城市？」

「是的，你沒有使用重力推進降落，可是我用了。我猜你會來到這個首府，所以我直接落下來，那時你正在——」康普用手指模仿太空艇，從半空中盤旋而下，意指對方是循著定向波束降落的。

「你冒著被賽協爾政府逮捕的危險？」

「這個嘛——」康普綻現燦爛的笑容，誰也無法否認這是個迷人的表情，連崔維茲幾乎都要對他產生好感，「我並非永遠都是懦夫。」

崔維茲不為所動。「你又是怎樣弄到一艘同型號的太空艇？」

「跟你弄到的方式一模一樣，是那個老太婆布拉諾市長撥給我的。」

「為什麼？」

「我對你完全開誠布公，我的任務就是要跟蹤你。市長想知道你到哪裏去，還有你打算做些什麼。」

「我猜，你一路上都很忠實地向她匯報。還是你對市長也敢陽奉陰違？」

「我的確一路匯報，事實上我毫無選擇。她在我的太空艇上裝了超波中繼器，他們以為我不會發現，但還是瞞不過我。」

「所以呢？」

「不幸的是它被釘死了，如果我想取下來，太空艇一定報廢。至少，我自己不知道該如何取下。因此她始終知道我的下落，也就等於始終知道你的行蹤。」

「假如你跟不上我呢？那樣她就無法知道我身在何處。這點你有沒有想到過？」

「我當然想到過。我曾經想，乾脆向她報告說我把你跟丟了。可是她不會相信我的，對不對？而且這樣一來，我不知道會有多久無法回到端點星。我跟你不一樣，崔維茲，我不是那種無牽無掛、逍遙自在的人。端點星上有我的妻子，她懷有身孕，我希望盡快回到她身邊。你可以只為自己著想，我卻不能。此外，我來也是為了警告你。謝頓在上，我一直想要說，可是你始終不肯聽，不停地在說些別的事。」

「你突然對我如此關懷，我實在不敢相信。你又能警告我什麼呢？在我看來，你這個人似乎是唯一該提防的東西。你出賣過我，現在你又跟蹤我到這裏來，準備再出賣我一次。除了你，不會再有誰想要傷害我。」

康普一本正經地說：「老兄，省省這些戲劇性的臺詞吧。崔維茲，其實你是一根避雷針！你被送到太空，是為了要吸引第二基地的注意——如果真有第二基地的話。我的直覺並不限於超空間競逐，我肯定那就是她真正的打算。如果你試圖尋找第二基地，他們會知曉你的企圖，然後對你採取行動。假如他們這樣做，就非常有可能暴露行藏，這個時候，布拉諾市長將立刻攻打他們。」

「當初布拉諾打算逮捕我的時候，你那著名的直覺可惜卻失靈了。」

康普漲紅了臉，喃喃說道：「你也知道，直覺不是永遠靈驗的。」

「現在直覺又告訴你，她打算進攻第二基地？她才沒這個膽子呢。」

「我想她的確有。但重點並不在此，而是她現在把你當成釣餌投了出去。」

「所以呢？」

「所以看在宇宙所有黑洞的份上，千萬別去尋找第二基地。她不會在乎你是否因此喪命，可是我在乎。我覺得應該為這件事負責，所以我在乎。」

「我好感動，」崔維茲冷冰冰地說，「但是你白操心了，此時此刻，我剛巧有另一項工作。」

「另一項工作？」

「裴洛拉特和我正在尋找地球，就是某些人認為是人類故鄉的那顆行星。對不對，詹諾夫？」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對，這是一項純科學性的研究，也是我長久以來的興趣。」

康普露出茫然的神情，一會兒後才說：「尋找地球？可是為什麼呢？」

「為了研究啊。」裴洛拉特說，「理論上，人類是從低等生命演化來的，而地球就是演化出人類的那個世界——不像其他世界，都是演化成功的人類由天而降——這種獨特性一定很值得研究。」

「而且，」崔維茲補充道，「在那個世界上，我可能會找到更多第二基地的線索——只是可能而已。」

康普說：「可是地球並不存在啊。你們不知道嗎？」

「不存在？」裴洛拉特臉上毫無表情，這代表他又準備堅持到底，「你的意思是，人類這個物種的發源地並不存在？」

「喔，我不是這個意思。地球當然存在過，這點毫無疑問！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一顆叫作地球的行星，那個住人的地球早就消失了！」

裴洛拉特仍然毫不動搖。「有許多的傳說……」

「慢著，詹諾夫。」崔維茲說，「告訴我，康普，你又是怎樣知道的？」

「你所謂的『怎樣』是什麼意思？這是我祖上傳下來的。我的祖先可以上溯到天狼星區，我不得不再重復一遍，希望你不至於厭煩。那裏的人對於地球所知甚詳，因為地球就在那個星區，而這就是說它並非基地聯邦的一部分，因此端點星上的人顯然懶得過問。可是無論如何，地球的確在那裏。」

「沒錯，是有這樣的說法。」裴洛拉特說，「在帝國時代，許多人都對所謂的『天狼假說』相當熱衷。」

康普激動地說：「那不是什麼假說，而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裴洛拉特說：「假如我告訴你，我知道銀河中有許多行星，附近星空的居民都將之稱為地球——或者曾經這樣稱呼——你又怎麼說？」

「但我講的是真正的地球。」康普說，「在整個銀河中，天狼星區是最早有人居住的區域，這點人盡皆知。」

「天狼星區的人當然這麼說。」裴洛拉特仍然不為所動。

康普露出受挫的表情。「我告訴你……」

崔維茲卻插嘴道：「告訴我們地球發生了什麼變故。你說上面已經不再住人，為什麼會這樣？」

「由於放射性，整個行星表面都具有放射性。可能是由於核反應失控，或者源自一場核爆，我不太確定。如今，上面不可能有任何生命。」

三個人你瞪著我、我瞪著你，過了好一陣子，康普才感到有必要再強調一遍，於是他說：「我告訴你們，地球已經不存在了，沒有必要再去尋找。」

### 02

詹諾夫・裴洛拉特臉上難得出現了表情，不過那並非什麼狂熱，或者任何更不穩定的情緒。他只是將雙眼瞇起來，面部每個棱角都顯得有些激動。

他的聲音也完全不像平常那樣猶疑不決：「你說你是如何知道這些的？」

「我告訴過你，」康普說，「這是我祖上傳下來的。」

「別胡扯了，年輕人。你是一位議員，這就表示你必定生在聯邦的某個世界。我記得你剛才說過，是司密爾諾。」

「沒錯。」

「很好，那麼你所謂的『祖上傳下來』是什麼意思？莫非你是說，由於你具有天狼星區基因，所以生來就熟悉天狼星區有關地球的神話傳說？」

康普顯然吃了一驚。「不，當然不是。」

「那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康普頓了一下，似乎是在整理思緒，然後才用平靜的口吻說：「我的家族保有許多關於天狼星區歷史的古籍，我說祖上傳下來是這個意思，而不是指遺傳。這種事不宜對外張揚，尤其是對一個熱衷政治前途的人而言。崔維茲似乎認為我逢人便說，可是請相信我，我只對好朋友才提。」

他的語氣中帶著一絲悲憤：「理論上，基地公民人人平等，可是出身於聯邦原始成員的公民，卻比其他世界的人更平等些。至於那些跟聯邦之外的世界有淵源的人，則是所有的公民中最不平等的。但是，別提這種事了。除了那些古籍，我還曾經走訪好些古老世界。崔維茲——喂，回來啊——」

此時崔維茲離開了座位，信步走到大廳一角，透過一扇三角窗向外望去。這種窗子可以讓人飽覽天空的景色，卻不會看到多少街景——一來有助於採光，二來更加保障隱私。崔維茲在窗前踮起腳尖，向下望了望。

不久他又跨過冷清的大廳，回到了原地。「窗子的設計挺有意思。」他說，「議員先生，你在叫我嗎？」

「是的，還記得我大學畢業後的那趟旅行嗎？」

「剛畢業的時候？我記得非常清楚。我們是哥兒們，永遠的哥兒們；義結金蘭，兩人聯手天下無敵。你去做你的長途旅行，我懷著滿腔熱血加入艦隊。不知道怎麼回事，我就是不想跟你一塊去——有一種直覺叫我別去，但願那種直覺一直跟著我。」

康普沒有上鉤，他徑自說下去：「我造訪了康普隆，根據家族口耳相傳，我的祖先就是來自那裏，至少父系祖先可以確定。很久以前，該處尚未併入帝國的時候，我們那個家族還是統治階級，我的姓氏便是源自那個世界，起碼先人是這麼說的。康普隆所環繞的那顆恆星，有個古老而充滿詩意的名字：天苑肆。」

「那是什麼意思？」裴洛拉特問道。

康普搖了搖頭。「我不知道它有什麼意思，反正這就是傳統。那是個古老的世界，人們活在無數的傳統中。他們擁有許多關於地球歷史的詳盡記錄，但沒有人願意多提。他們對地球有著迷信式的恐懼，每當提到這個名字，他們都會舉起雙手，食指和中指交叉，藉此祛除黴運。」

「你回來之後，有沒有向任何人提過這件事？」

「當然沒有，誰會感興趣呢？我也不想強迫任何人聽這個故事。得了吧！我有我的政治前途，我最不願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強調我的異邦出身。」

「那顆衛星又如何？描述一下地球的衛星。」裴洛拉特緊緊逼問。

康普似乎十分驚訝。「我沒聽說過有什麼衛星。」

「它究竟有沒有一顆衛星？」

「我不記得曾經讀到或聽說過。但我可以確定，如果你去查詢康普隆的記載，一定能找到正確答案。」

「可是你一無所知？」

「我對那顆衛星毫無概念，一點印象也沒有。」

「唉！地球又是如何變得充滿放射性？」

康普只是搖頭，一個字也沒有回答。

裴洛拉特說：「好好想一想！你一定聽過些什麼。」

「那是七年前的事，教授，當時我不知道今天會被你這樣逼問。的確有某種傳說，被他們視為歷史……」

「什麼傳說？」

「地球出現放射性……受到帝國的排斥和蹂躪，因而人口銳減……地球設法摧毀帝國……」

「一個垂死的世界，打算摧毀整個帝國？」崔維茲忍不住插嘴。

康普為自己辯護道：「我說過那只是傳說，細節我並不清楚。但我知道在這個傳說中，貝爾・艾伐丹佔了一席之地。」

「他是誰？」崔維茲問。

「是個歷史人物，我考查過他的事跡。他生於帝國早期，是一位聞名銀河的正牌考古學家，堅決主張地球位於天狼星區。」

「我聽過這個名字。」裴洛拉特說。

「他是康普隆的民族英雄。聽我說，如果你們想知道詳情，就該到康普隆去，在這裏窮逛毫無用處。」

裴洛拉特問道：「根據他們的說法，地球計劃如何摧毀帝國？」

「我不知道。」康普的聲音中透出幾分不悅。

「放射性跟這件事有關嗎？」

「我不清楚。在某些傳說中，提到地球曾發展出什麼心靈擴張器，叫作神經元突觸放大器，或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他們造出了超心靈嗎？」裴洛拉特用絕對難以置信的口氣問道。

「我認為沒有。我只記得那玩意並不靈光，它能使人變聰明，但會因此短命。」

崔維茲說：「這可能只是個道德寓言。如果你追根究底，反倒會把原有的線索搞混了。」

這句話惹惱了裴洛拉特，他轉向崔維茲說：「你又懂得什麼是道德寓言？」

崔維茲揚了揚眉。「你我的專業領域或許不同，詹諾夫，但這並不代表我完全不懂。」

「康普議員，關於所謂的神經元突觸放大器，你還記得些什麼別的嗎？」裴洛拉特繼續追問。

「沒有了，而且我拒絕再接受任何盤問。聽好，我奉市長之命跟蹤你們，她可沒有指示我和你們直接接觸。我現在這樣做，只是為了警告你們被人跟蹤這件事實，同時還要告訴你們，姑且不論市長有何目的，你們都只是她的工具。除此之外，我不該跟你們多作討論，可是你們突然提到地球，令我吃了一驚。好啦，讓我再重復一遍：不論過去存在過什麼——貝爾・艾伐丹也好，突觸放大器也好，任何東西都好——都和現在的一切毫不相干。我再強調一次：地球是個已經死去的世界。我鄭重建議你們到康普隆去，你們在那裏會找到想知道的一切，總之趕快離開這裏吧。」

「而你，當然會盡職地向市長報告，說我們轉往康普隆去了，而且你會繼續跟蹤，以確定我們沒有開溜。或許，市長早就知道這一切。我能想象，你剛才對我們說的每一個字，可能都是市長授意的，她還仔細幫你排練過呢，因為根據她的計劃，我們必須到康普隆去。對不對？」

康普的臉色煞白，他猛然站起來，盡力控制住激動的情緒，幾乎連話都說不清楚。「我試圖向你解釋，我試圖幫助你，現在我真後悔。你去跳你的黑洞吧，崔維茲。」

說完他立刻轉身，頭也不回地迅速離去。

裴洛拉特似乎有點震驚。「你這樣做是不智之舉，葛蘭，老夥伴，我本來可以從他口中得到更多的資料。」

「不，你辦不到。」崔維茲用嚴肅的口氣說，「凡是他不準備讓你知道的事，你休想從他嘴裏套出來。詹諾夫，你不了解這個人。連我也是直到今天，才認清他的真面目。」

03

崔維茲坐在椅子裏一動不動，陷入了沉思。

裴洛拉特一直不敢打擾他，最後還是忍不住說：「我們要在這裏坐一夜嗎，葛蘭？」

崔維茲嚇了一跳。「不，你說得對，我們還是到人多的地方比較好。走吧！」

裴洛拉特馬上站起來，又說：「不可能有人多的地方，康普說今天是什麼沉思日。」

「他是這麼說的嗎？我們剛才來的時候，路上難道沒有車子嗎？」

「對啊，是有一些。」

「我看還真不少哩。此外，當我們進入市區時，它難道是一座空城嗎？」

「那倒也不像。話說回來，你必須承認此地幾乎沒有人跡。」

「是的，沒錯，這點我特別注意到了。但還是走吧，詹諾夫，我肚子餓了。附近一定有喫飯的地方，而且我們喫得起好東西。我們總該有辦法找到一家好餐廳，嘗一嘗賽協爾的新奇口味，但如果我們沒勇氣嘗試，還是可以喫些銀河標準菜餚。來吧，等我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對你說說我認為剛才究竟是怎麼回事。」

### 04

崔維茲靠回椅背上，感覺渾身舒暢，好像元氣都恢復了。就端點星的標準而言，這家餐廳不算豪奢，但各方面都顯得新奇。在餐廳的一角，有個烹飪用的明火爐，整個餐廳都被烤得暖融融的。肉類都切成小塊，剛好可以一口一塊，並且配有各種辛辣調味醬。肉塊包在一片片又濕又涼又光滑、還有淡淡薄荷香的綠葉裏，可以直接用手抓著喫，不必擔心被燙到，也不會沾得滿手油膩。

侍者特別向他們解釋，要連肉帶葉一口喫下去。那位侍者顯然常常招待外星客人，當崔維茲與裴洛拉特拿著湯匙，小心翼翼地盛取冒著熱氣的肉塊時，他在一旁露出慈父般的笑容。而當他們發現綠葉不但可以中和肉塊的溫度，又能保護手指頭的時候，侍者顯然覺得十分欣慰。

崔維茲贊嘆道：「太可口了！」喫完後決定再叫一客，而裴洛拉特也不例外。

接著他們又吃了一客松軟微甜的點心，侍者便端來咖啡。兩人發現咖啡竟帶有焦糖味，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又不約而同地加了些糖漿，這個舉動令一旁的侍者大搖其頭。

然後，裴洛拉特問道：「好啦，剛纔在旅遊中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你是指康普那件事？」

「難道我們還有別的事該討論嗎？」

崔維茲四下望了望。他們坐在一個深陷的壁凹裏，但隱密性仍然有限，好在餐廳高朋滿座，鼎沸的喧嘩剛好是最佳的掩護。

他壓低聲音說：「他跟蹤我們到賽協爾，這件事難道不奇怪嗎？」

「他說他具有跟蹤的直覺。」

「沒錯，他曾在超空間競逐中拿到大學組冠軍，直到今天我才感到這也有問題。我相當清楚，如果一個人訓練有素，練成一種直覺反射，就能根據一艘船艦的準備動作，判斷它會躍遷到哪裏去。可是我無法理解，康普如何能判斷一連串的躍遷。我當初只負責首度躍遷的準備工作，後面的都交由電腦處理。康普當然能判斷我們的首度躍遷，但是他究竟有什麼魔法，能夠猜到電腦最裏頭的數據？」

「可是他做到了，葛蘭。」

「他的確做到了。」崔維茲說，「我唯一想象得到的答案，就是他事先知道我們準備去哪裏。他是預知結果，而並非靠判斷。」

裴洛拉特考慮了一下。「好孩子，這很不可能。他怎麼會知道？在我們登上遠星號之前，連我們自己都還沒決定要去哪裏。」

「這點我知道。沉思日這種說法又如何？」

「康普並沒有騙我們。剛才進餐廳的時候，我們問過侍者，他說今天的確是沉思日。」

「沒錯，他這麼說過，但他是在強調餐廳並未休業。事實上，他說的是：『賽協爾城不是窮鄉僻壤，我們今天照常營業。』換句話說，今天的確有人閉門沉思，可是大城市不作興這一套；城裏人多少有些世故，不像鄉下人那麼虔誠。因此今天的交通繁忙依舊，或許比平常日子好一點，但仍算是夠忙的。」

「可是，葛蘭，當我們在旅遊中心的時候，並沒有任何人走進來。我注意到了，沒有一個人進來過。」

「我也注意到了，我甚至走到窗口，向外看了一下。結果我清楚看到，周圍街道上有不少行人和車輛，但就是沒有人走進來。沉思日是個很好的藉口，若非我打定主意，不再相信這個異邦人養的，我們絕不會對這個幸運時機感到懷疑。」

裴洛拉特問道：「那麼，這一切又有什麼意義？」

「我認為答案很簡單，詹諾夫。這個人即使在另一艘太空艇上，仍然能在我們決定目的地之後，立刻知道我們準備去哪裏；這個人還能在一個熱鬧的地區，讓一座公共建築保持無人狀態，以便適合我們三人密談。」

「你是要我相信，他有辦法制造奇跡？」

「正是如此。搞不好康普正是第二基地的特工，因而可以控制他人心靈；搞不好他能在另一艘太空艇中，讀取你我的心靈內容；搞不好他能迅速闖過太空海關站；搞不好他能用重力推進降落，而使邊境巡邏不加理會；搞不好他能運用心靈影響力，使得路人都不想進入旅遊中心。」

「眾星在上，」崔維茲現出憤慨的神情，繼續說，「循著這條線索，我可以一直追溯到剛畢業的時候。我並沒有跟他一起旅行，我記得是我自己不想去。這是不是他影響了我呢？一定是他必須單獨行動，他真正的目的地又是哪裏呢？」

裴洛拉特把面前的杯盤推開，好像是想騰出一點地方，以便有足夠的思考空間。沒想到這個動作卻召來了機械茶房——一個自動的小餐車，於是兩人便將杯盤與餐具移到餐車上。

等到餐車離去後，裴洛拉特才說：「這可是瘋狂的想法，別忘了，任何事都有可能自然發生。一旦你開始懷疑有人在控制一切，你就會順著這個思路解釋每一件事，從此再也無法相信任何人或任何事。別這樣，老夥伴，這些都是偶發事件，端看你如何解釋，可別陷入妄想而不能自拔。」

「我也不願過度樂觀而無法自拔。」

「好吧，那就讓我們用邏輯來推理一番。假設他是第二基地的特務，他為何要冒著讓我們起疑的危險，而把旅遊中心騰空呢？他究竟說了什麼重要的事，即使附近有幾個人——而且大家一定各忙各的——又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簡單，詹諾夫。他得將我們的心靈置於嚴密觀察之下，不希望有其他的心靈造成幹擾。也就是說不要有雜訊，不要有造成紊亂的機會。」

「這又是你自己的解釋。他跟我們的那番對話，到底又有什麼重要性？我們大可認為，正如他自己堅稱的那樣，他來找我們，只是為了解釋他的作為，並且向你道歉，同時警告我們可能出現的麻煩。除此之外，他還可能有什麼其他目的？」

此時，位於餐桌一側的小型刷卡機發出柔和的閃光，並顯示出這一餐的費用。崔維茲伸手從寬腰帶中摸出信用卡，這種具有基地印記的信用卡全銀河通用，基地公民不論走到哪裏，只要一卡在手便能通行無阻。他順手將信用卡插入槽孔，不一會兒就結清了賬。崔維茲（出於天生的謹慎作風）檢查了一下餘額，才將信用卡放回口袋。

他又轉頭四處看了看，確定了其他客人都沒有露出可疑的神色，這才繼續說：「還可能有什麼其他目的？還有什麼目的？他跟我們談的可不只這些，他還談到了地球。他告訴我們地球已經死了，並且極力慫恿我們去康普隆。你說我們該不該去？」

「我也正在想這件事，葛蘭。」裴洛拉特坦然承認。

「就這樣子走掉？」

「等我們把天狼星區調查完畢，還可以再回來。」

「難道你沒有想到，他來找我們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轉移我們對賽協爾的注意，讓我們自動離開此地？不論我們去哪裏都好？」

「為什麼？」

「我不知道。聽我說，他們原本希望我們去川陀，那是你原先的目的地，也許他們的確指望我們這樣做。我卻從中攪局，堅持我們應該來賽協爾，這一定是他們最不願意見到的結果，所以必須設法使我們離去。」

裴洛拉特顯得十分不悅。「可是，葛蘭，你是在妄下斷語。他們為何不希望我們留在賽協爾？」

「我不知道，詹諾夫，但我知道他們想讓我們走就夠了。我偏要留下來，我絕不打算離開。」

「可是……可是……你聽我說，葛蘭，第二基地若想要我們離開，何不直接影響我們的心靈，讓我們自動上路呢？何必花這麼大的工夫，派人來跟我們講道理？」

「既然你提到這一點，教授，他們難道沒有對你動手腳嗎？」崔維茲瞇起雙眼，露出狐疑的神色。「難道你不想離開這裏嗎？」

裴洛拉特喫驚地望著崔維茲。「我只是認為這樣做頗為合理。」

「倘若你受到影響，當然會這麼認為。」

「可是我並沒有……」

「如果你真的受到影響，當然會發誓絕對沒這回事。」

裴洛拉特說：「如果你用這種方式把我套牢，我根本無法反駁你的武斷指控。你打算怎麼做？」

「我要留在賽協爾，而你也得留下來。你自己無法駕駛太空艇，所以如果康普影響了你，他就是選錯了對象。」

「好吧，葛蘭，我們就留在賽協爾。等到發現其他該走的理由，那時再走不遲。畢竟，我們無論如何不該吵架，或去或留都比起內訌來得好。好啦，老弟，如果我真的受到影響，難道會這麼輕易改變心意，像我現在打算做的這樣，高高興興依著你嗎？」

崔維茲考慮了一會兒，突然彷彿福至心靈，不但露出笑容，並且伸出手來。「我同意，詹諾夫。我們回太空艇去吧，明天再從另一個管道著手——希望我們想得到其他管道。」

### 05

曼恩・李・康普不記得自己是何時被吸收的。原因之一是他當時年紀還小；原因之二，是第二基地的特工行事極為謹慎，一向盡可能湮滅行跡。

康普是第二基地的「觀察員」，第二基地分子若遇到他，都能立刻認出他這個身份。

這代表康普熟悉精神力學，能和第二基地分子用他們的方式溝通到某種程度，可是在第二基地成員中，他處於最低的階層。他也能窺視他人的心靈，但無法進行調整，他所接受的訓練從未達到那個境界。他只是觀察員，並非一名執行者。

因此，他頂多隻能算第二基地的二等成員，但他並不在意——並不很在意。他曉得自己在一個大計劃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第二基地在建立之初，低估了任務的困難度，認為以其為數不多的成員就足以監控整個銀河；只需要偶爾在某些地方作最輕微的調整，就能維護謝頓計劃的正常運作。

騾的出現，打破了他們這種錯覺。這個不知何處冒出來的突變異種，發動的攻勢令第二基地措手不及，因而束手無策（第一基地當然也一樣，不過這點並不重要）。足足過了五年，第二基地才策劃出反擊行動，並犧牲了許多性命，才終於遏止騾的攻勢。

在帕佛的領導下，又花了令人痛心的代價，謝頓計劃才完全回到正軌。痛定思痛之餘，帕佛終於決心採取適當措施。在避免暴露蹤跡的前提下，他決定大舉擴張第二基地的活動，因此成立了「觀察團」。

康普不曉得銀河中總共有多少位觀察員，就連端點星上有多少也不知道，因為這並非他應該知道的事。在理想狀況下，任何兩名觀察員都不能有明顯的聯繫，如此才能避免互相株連。第二基地的每一位觀察員，都是直接與位於川陀的高層聯繫。

康普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能踏上川陀。雖然他明白這種機會極小，卻也知道的確有觀察員調升到川陀，只不過極為罕見。一位優秀的觀察員所具備的條件，絕不足以將他送上圓桌會議。

就以堅迪柏為例，他比康普年輕四歲，想必跟康普一樣，自小即被第二基地吸收。不同的是，他直接被帶往川陀，如今已成為一名發言者。對於這個事實，康普從未懷疑有什麼不公平。從兩人近來的頻繁接觸中，康普體會到了這個年輕人的心靈力量。面對如此強大的力量，康普連一秒鐘也無法抵擋。

對於自己的低下地位，康普並未常常察覺，更沒有什麼機會感到自卑。無論如何，那只是就第二基地的標準而言（他想，其他觀察員的情況一定也差不多）。在川陀以外的世界上，在不受精神力量主導的社會中，觀察員都很容易獲得極高的社會地位。

以康普自己來說，他求學的過程一帆風順，而且始終有許多優秀的朋友。他也能輕易挪用精神力學的技巧，來增強自己與生俱來的直覺（他十分肯定，自己當初會被吸收，正是由於這種天生的直覺）。借著這種能力的幫助，他成了超空間競逐賽的明星，進而成為大學中的英雄人物，這就等於在政治生涯中邁開第一步。一旦渡過目前這個危機，他的政治前途更是難以限量。

假如這個危機獲得圓滿解決——這點他可以肯定——誰會忘記是康普首先發現崔維茲異於常人呢？（這是指崔維茲的心靈，並非他的外表，後者誰都看得出來。）

他是在大學時代認識崔維茲的，起初，只是將他當做一個樂觀活潑、心思敏捷的好朋友。然而有一天早上，康普從昏睡中醒來，在半睡半醒的無我境界中，他的意識之流激蕩出一個古怪的念頭：崔維茲未被第二基地吸收，是何等令人遺憾的事。

當然，崔維茲根本不可能被第二基地吸收。他是端點星土生土長的居民，不像康普，是來自其他世界的移民。即使不考慮這個因素，如今也為時已晚。唯有十幾歲的少年纔有足夠的塑性，能夠接受精神力學的傳授。過去，第二基地的確曾將這門技藝（它並非僅僅是「科學」）強行灌輸到成年人僵固的大腦中，不過僅限於謝頓之後的第一和第二代。

既然崔維茲不具備成為第二基地一員的資格，而且早已過了被吸收的年齡，康普為何會關心這個問題呢？

再度碰面時，康普鉆入崔維茲的心靈深處，終於發現令他不安的真正原因。崔維茲的心靈結構極其特殊，許多方面都和他所學的規則抵觸。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它考倒。當他觀察這個心靈的運作時，他又看到許多空隙。不，不是真正的空隙，不是一無所有的真空，而是崔維茲心靈中深不見底的部分。

康普無法判斷他的發現有何意義，可是從此以後，他就循著這條線索觀察崔維茲的言行舉止。不久他就懷疑，崔維茲具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根據看似不充分的資料，做出正確的結論。

這點是否跟他心靈中的空隙有關？當然，這是精神力學上的深奧問題，絕對超出康普的能力範圍，或許只有圓桌會議的成員能夠解答。事實上，崔維茲自己對這種能力也並不十分明了，這使得康普產生一種焦慮，並想到自己也許可以……

可以做什麼？康普本身的知識無法提供正確答案。對於崔維茲擁有的這種能力，他幾乎能看出其中的意義，但並非完全清楚。他僅僅得到一個直覺式的結論，或許只能說是猜測：崔維茲有可能成為極其重要的人物。

既然有此可能，就要把握機會，於是康普冒險從事似乎超越自己權限的行動。反正，只要自己猜得正確……

如今回想起來，當初不知道哪裏來的勇氣，使他能夠堅持到底。起初，他的報告根本無法送達圓桌會議，總是在半途便遭到擱置。後來他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只好（自暴自棄地）去找圓桌會議中最資淺的成員。最後，史陀・堅迪柏終於有了回應。

堅迪柏耐心地聽取他的報告，而且從那時候開始，兩人就建立起一種特殊的關係。康普之所以和崔維茲維持友誼，就是為了替堅迪柏蒐集情報。而在堅迪柏的指示下，康普誘使崔維茲一步步走入陷阱，終於令他遭到放逐。唯有透過堅迪柏，康普纔有可能實現自己的夢想（他感到有希望了），在有生之年調升到川陀。

然而，他們所作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把崔維茲送到川陀。如今崔維茲擅自改變行程，著實令康普大喫一驚，而且（康普認為）堅迪柏也未曾預見這件事。

總之，堅迪柏已匆匆趕來此地與康普會合，這使得危機感更濃了。

康普送出了超波訊號。

### 06

堅迪柏在睡夢中，心靈突然感到一下輕觸。由於它直接影響「喚覺中心」，因此效率極高，而且不會使人有任何不適。下一瞬間，堅迪柏便已清醒。

他在牀上坐起來，被單隨即從身上滑落，露出健壯而肌肉飽滿的軀體。他認得出那是誰發出的輕觸，因為對一位精神學家而言，每個人的精神力量各有特徵，正如主要借著聲波溝通的普通人，能夠根據聲音分辨出是誰在說話。

堅迪柏送出一道標準訊號，詢問對方能否稍等一會兒，結果收到「無緊急狀況」的回訊。

於是，堅迪柏不慌不忙地開始晨間的梳洗工作。而再度進行接觸時，他尚未離開太空船的淋浴室，洗澡水正在排入回收系統。

「康普嗎？」

「是的，發言者。」

「你跟崔維茲還有另外那個人談過了嗎？」

「那個人叫裴洛拉特；詹諾夫・裴洛拉特。我跟他們談過了，發言者。」

「很好。再給我五分鐘，我來安排視覺接觸。」

他向駕駛艙走去，半途碰到了蘇拉・諾微。她一臉困惑地望著他，好像有話要說，他卻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脣中央，使她立刻打消那個念頭。堅迪柏對於她心靈中強烈的愛慕／崇敬情緒仍舊感到有點不自在，可是說來奇怪，它卻漸漸成為一種令人欣慰的正常氛圍。

他伸出一條精神觸須勾住她的心靈，這樣一來，若有任何外力入侵他的心靈，她一定同時受到影響。由於她的心靈單純無比（堅迪柏忍不住想，凝視著那種樸實的勻稱美感，總是給人帶來無窮的喜悅），附近倘若出現任何異類心靈場，保證可以偵測出來。當初，他們兩人站在大學門口時，她表現出令他感動的謙恭態度；正是由於她對學者的崇拜，才使她在自己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適時出現。堅迪柏想到這裏，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他呼叫道：「康普？」

「我在這裏，發言者。」

「請你放鬆，我必須檢視你的心靈，希望你千萬別介意。」

「請便，發言者。我能否請問目的是什麼？」

「要確定你並未遭受外力侵擾。」

康普說：「我知道你在圓桌會議中有政敵，發言者，可是他們絕對不會……」

「別亂猜，康普，放輕松。很好，你沒有受到侵擾。現在，請你跟我合作，我們馬上建立視覺接觸。」

接下來發生的事，若用普通文字描述，就是兩人同時產生幻象。這種影像普通人絕對看不到，也沒有任何儀器能偵測出來。唯有訓練有素的第二基地分子，才能憑借精神力量，幫助對方捕捉這種影像。

所謂的視覺接觸，就是將對方的面容投射到自己的心靈幕上，但即使是最高明的精神學家，也只能產生一個模糊不清的輪廓。此時，堅迪柏彷彿透過一層晃動的薄紗，看到康普的臉孔映在半空中，而他很清楚，如今在康普面前，自己的臉孔看起來也是這個樣子。

物理科學發展出的超波，能將清晰的影像送到遙遠的地方，雙方即使相隔一千秒差距，通訊時也有面對面的感覺。在堅迪柏的太空船上，當然也有這種裝置。

然而，精神視覺自有優點。最主要的是，第一基地所擁有的任何裝置都無法截收，甚至第二基地分子彼此之間也截收不到。雖然心靈活動或許會被他人察覺，但是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精神視覺通訊的精髓，全在於面部表情的細微變化。

至於那些反騾，嗯，只要諾微的心靈保持澄凈，就足以保證他們不在附近。

堅迪柏說：「康普，把你跟崔維茲以及裴洛拉特的談話經過，精確地告訴我，要精確到心靈深處的程度。」

「當然沒問題，發言者。」康普說。

他的轉述雖然達到心靈深處的精確度，遠比鸚鵡學舌內容豐富得多，整個過程卻沒有花太多時間。因為利用語音、表情與精神力場的組合，可將訊息的密度壓縮許多倍。

堅迪柏專心望著面前的影像，因為在精神視覺中，幾乎沒有冗餘的訊息。在普通的肉眼視覺中，甚至在跨越數秒差距的超波影像中，都包含大量的光學資訊，遠超過辨識上的需要，即使漏失一大部分，也不會有什麼嚴重損失。

然而，如同霧裏看花的精神視覺，雖然具有絕對安全的優點，代價則是不能忽視任何訊息。每一個位元，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在位於川陀的第二基地上，流傳著許多駭人的故事，導師總是喜歡借著這些故事，對弟子強調全神貫注的重要性。其中最常被轉述，也是最不可靠的一則故事，內容是說在騾尚未攻佔卡爾根之前，第二基地駐外人員已經注意到騾的動向，並利用精神視覺向川陀回報。可是負責通訊的低層工作人員，卻以為那是一種像馬的動物。因為其中有一個微小訊號，註明那是一個「人名」，但他或是沒注意到，或是根本沒有看懂。所以他認為整件事毫不重要，不值得將這個消息轉給高層。等到下一個報告送來，第二基地已經來不及立即採取行動，只好展開為期五年的艱苦奮戰。

這件事幾乎肯定是子虛烏有，但這並不重要。它本來就是個戲劇性的故事，目的只是要鼓勵弟子養成專心一意的好習慣。堅迪柏記得自己在求學過程中，曾在接收精神視覺訊息時犯了一個小錯，他自認一點都不重要，也不至產生任何誤會。但是他的師父老肯達斯特——一個徹頭徹尾的暴君，立刻發出一陣冷笑，並說：「一種像馬的動物，堅迪柏學員？」這麼一句話，便足以令他羞愧得無地自容。

康普轉述完了。

堅迪柏說：「請你估算一下崔維茲的反應。你比我，也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

康普說：「目前的情勢已足夠明顯，精神指標顯示得一清二楚。他認為我的言行代表我亟欲勸他們離開，無論去川陀也好，去天狼星區也好，去任何地方都好，就是不要他們前往原來的目的地。根據我的推測，這就代表他會堅決留在原地。簡言之，我一再強調他應該離去，促使他認為這點極為重要，由於他自認立場和我有一百八十度的差別，凡是他以為我希望他做的事，他都會故意反其道而行。」

「你有把握嗎？」

「相當有把握。」

堅迪柏考慮了一下，斷定康普的看法的確沒錯。他又說：「我很滿意，你做得很好。那個地球毀於放射性的故事，你選得極為恰當，不必直接操控心靈，便能使對方產生適當的反應。值得贊賞！」

康普似乎自我掙紮了一下子。「發言者，」他說，「我無法接受你的稱贊。這個故事並不是我捏造的，而是千真萬確的。在天狼星區，真有一顆叫做地球的行星，而且大家的確認為它就是人類的故鄉。它很早就帶有放射性，不知道是原本就有，還是後來才發生的變故。由於情況愈來愈惡劣，這顆行星最後終告滅亡。當年也真有人發明出心靈強化裝置，只是一直無用武之地。在我祖先的母星上，這些都被視為歷史。」

「真的嗎？實在有趣！」堅迪柏顯然並非十分相信，「這樣更好。知道真話何時派得上用場，也是可佩的本事，因為假話總是無法說得那麼真誠。帕佛曾經說過：『謊言愈接近真話愈好，而真話本身若運用得當，則是最佳的謊言。』」

康普說：「我還有一件事報告，由於你曾經指示，在你抵達賽協爾星區之前，要不計任何代價讓崔維茲留在此地，我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因此，他顯然已經懷疑我受到第二基地的影響。」

堅迪柏點了點頭。「我想，在如今這種情況下，這是無法避免的。他的偏執狂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即使沒有第二基地蹤跡之處，他也能夠無中生有。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發言者，假如崔維茲絕對有必要留在此地，以便你親自處理，不如讓我前去與你會合，用我的太空船帶你回來。這樣一天之內就能……」

「萬萬不可，觀察員。」堅迪柏厲聲答道，「你絕不能這樣做。端點星曉得你的下落，你的太空艇上有個無法拆卸的超波中繼器，對不對？」

「沒錯，發言者。」

「既然端點星知道你登陸了賽協爾，他們一定已經通知駐賽協爾大使，而那位大使也一定知道崔維茲亦在此地。假使你來接我，超波中繼器就會泄露你的行蹤，讓端點星知道你曾經離開，前往幾百秒差距之外，然後又迅速折返。可是那位大使卻會向端點星迴報，崔維茲始終留在原地。根據這些情報，端點星上的人會怎麼想？不管怎麼說，端點市長總是個精明的女人，我們最不願意犯的錯誤，就是做出令她起疑的舉動，讓她因而提高警覺。我們絕不希望她率領艦隊遠徵此地，無論如何，這個可能性高得令人擔心。」

康普說：「對不起，發言者，既然我們能控制艦隊司令的心靈，又何必怕什麼艦隊呢？」

「不論我們多麼有恃無恐，沒有艦隊出現總能再減一分顧慮。你就留在原地，觀察員，我抵達後立刻與你會合。我會登上你的太空艇，然後……」

「然後怎樣，發言者？」

「然後，就由我來接掌一切。」

### 07

關上精神視覺之後，堅迪柏並沒有離開座位。他坐在那裏，沉思了良久。

相較於第一基地的先進科技，他的太空船顯得相當原始，因此前往賽協爾的旅程不免十分漫長。他剛好利用這段時間，閱讀了有關崔維茲的每一份報告，這些報告幾乎涵蓋前後十年的時間。

不論是根據崔維茲的條件，或是最近發生的諸多事件，堅迪柏都百分之百確定，崔維茲可以成為第二基地的優秀成員。可惜自從帕佛時代，就傳下一個嚴格規定，不準吸收端點星出生的人。

其實幾世紀以來，第二基地不知錯失多少絕佳的人才。銀河總共有數千兆的人口，不可能一一加以評估。然而，不會有任何人比崔維茲更具潛力，更沒有任何人曾經處於比他更敏感的地位。

堅迪柏微微搖了搖頭。無論崔維茲是不是端點星土生土長的，他都絕對不該遭到忽視。好在康普觀察員獨具慧眼，實在功不可沒，更何況當時崔維茲早已成年。

當然，如今崔維茲對他們毫無用處。他的年紀已經太大，早就沒有可塑性。可是他仍然具有天生的直覺，能夠根據相當有限的資料，猜測出正確的答案。此外……此外……

老桑帝斯雖然步入晚年，但終究是第一發言者，而且整體而言，他還是相當優秀的一位。當時，他手頭沒有相關資料，也沒有預見堅迪柏在這趟旅程中才作出的推論，但桑帝斯卻看出了那個「此外」，認為崔維茲正是這個危機的關鍵。

崔維茲為什麼來到賽協爾？他到底有什麼打算？他究竟在幹什麼？

絕對不能輕易動他！這點堅迪柏極為肯定。在弄清楚崔維茲的確實角色之前，任何企圖改造他的嘗試都是天大的錯誤。那些反騾——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正在一旁虎視眈眈，假如對崔維茲（尤其是崔維茲）採取了錯誤的行動，很可能等於在自己面前，引爆了一顆威力無窮的「微太陽」。

他突然感到另一個心靈在附近徘徊，想也不想就隨便一揮，像是揮走那些川陀特產的蚊蟲，只不過他用的不是手勁，而是發自心靈的力量。幾乎在同一瞬間，他感到一股外來的痛覺，於是抬起頭來。

蘇拉・諾微用手掌捂著皺起的額頭。「對不起，師傅，我的頭忽然感覺痛苦。」

堅迪柏馬上後悔不已。「很抱歉，諾微，我沒有注意，或者應該說太專注了。」他以迅速而溫柔的動作，撫平了被他攪亂的精神纖維。

諾微隨即展現快活的笑容。「忽然就消失沒有了，師傅，你說話的聲音可以幫我治病。」

堅迪柏說：「好極了！有什麼問題嗎？你怎麼會在這裏？」他並沒有自行找出答案，因為他愈來愈不願意侵犯她的隱私，所以禁止自己進入她的心靈深處。

諾微顯得猶豫，微微俯身湊向他。「我在擔心。你的眼睛沒有在看哪裏，嘴巴發出聲音，臉孔還扭曲。我待在這裏，嚇得不敢亂動，驚怕你係身體虛弱——生病了——不明白該怎麼做。」

「我沒事，諾微，你不用害怕。」他輕拍著她的手背，「根本沒有什麼好怕的，你了解嗎？」

恐懼，或是任何強烈的情緒，多少都會扭曲或攪亂她心靈的勻稱狀態。堅迪柏希望她的心靈永保平靜、安詳、愉悅，卻又不願靠外力達到這個目的。他剛才對她做的微調，她還以為是言語造成的效果，他相信這就是最好的方式。

他說：「諾微，何不讓我叫你蘇拉呢？」

她抬頭望向他，現出苦惱的神色。「喔，師傅，請不要這樣做。」

「可是我們認識的那一天，魯菲南就是這麼叫你的。何況現在我跟你很熟了……」

「我很明白他系這樣子叫我，師傅。一個女孩還沒有男人，還沒有訂親，還系……單獨一個人，男人系這樣叫她沒錯。如果你叫我諾微，我會更加光榮，我會感覺驕傲。雖然說我現在沒有男人，但我有師傅，所以我快樂。我讓你叫我諾微，希望你不會感覺生氣。」

「當然不會，諾微。」

她的心靈立時顯得光潤美麗，堅迪柏因此很高興，簡直是太高興了。他應該感到那麼高興嗎？

他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因為他想到，當年的騾應該就是如此受到影響，被那個第一基地女子貝泰・達瑞爾吸引，因而導致他的失敗。

自己的情形當然不同。這個阿姆女子是他抵禦異類心靈的武器，他自然希望她能發揮最高的效率。

不，這並非真正原因！如果他不再了解自己的心靈，甚至故意欺騙自己而回避現實，他就不配做一位發言者。他覺得欣慰的真正原因，是她在沒有受到自己的影響下，就能顯現出內生的平靜、安詳與愉悅。換句話說，他之所以欣慰，純粹是由於她的表現，而這（堅迪柏在心中辯解）根本沒有什麼不對。

他說：「坐下來吧，諾微。」

她依言坐下，卻坐在離堅迪柏最遠的地方，而且只坐在椅子的最外緣。她心中盈溢著崇敬之情。

他開始解釋：「當你看到我發出聲音的時候，諾微，我正在用學者的方式，跟很遠的人在講話。」

諾微突然難過起來，雙眼凝視著地板。「我懂了，師傅。邪者的方式我有太多不了解，而且想象不到，那系像山一樣高的技藝。我卻來找你想要成為邪者，我感覺羞愧。師傅，為什麼你不要嘲笑我？」

堅迪柏答道：「企望一些自己能力範圍之外的事物，並沒有什麼好慚愧的。想要成為像我這樣的學者，你現在已經來不及了，但你永遠可以多學點新東西，多學點以前不會做的事。我將教你一些有關太空船的知識，等到我們抵達目的地，你就會對它了解不少。」

他感到心情愉快。這又有何不可？他有意要拋棄對阿姆人的成見。無論如何，多元化的第二基地成員，究竟有什麼權利抱持如此成見？他們的下一代，只有少數適合擔任重要職位；而發言者的子女，則幾乎無人具備發言者的資格。三個世紀前，據說有祖孫三代皆為發言者的例子，但始終有人懷疑中間那位並非真正的發言者。果真如此的話，這些一直關在大學校園裏、把自己擺到神壇上的人，到底算什麼呢？

他看到諾微眼中閃出光芒，又因而感到欣慰。

她說：「我會努力學習你教我的全部，師傅。」

「我相信你一定會的。」他說——然後猶豫起來，因為他突然想到，剛才和康普交談的時候，始終沒有提到自己並非單獨行動，也未曾暗示自己另有同伴。

帶著一名女子同行，或許是理所當然的事，至少康普絕對不會大驚小怪。可是，一個阿姆女子？

雖然堅迪柏早就想通了，既有的成見卻再度主宰他的心靈。一時之間，他發覺自己竟然感到慶幸，康普從來沒有到過川陀，因此不會認出諾微是阿姆人。

他隨即揮掉這個念頭。康普知不知道並沒有關係，任何人知道了都沒有關係。自己是第二基地的發言者，只要行事不違背謝頓計劃，他愛怎麼做都行，沒有任何人能干涉。

諾微突然問道：「師傅，等我們到了目的地，我們會分離嗎？」

堅迪柏雙眼盯著她，他的語氣或許比自己的預期更重了些。「我們不會分開的，諾微。」

這位阿姆女子露出羞答答的笑容，看起來跟銀河中任何一個女人沒有兩樣。

## 第十三章大學

### 01

裴洛拉特剛踏進遠星號，鼻子就皺了一下。

崔維茲聳了聳肩。「人體是強力的氣味散發器。空氣循環系統無法瞬間排出體臭，而人工除臭劑只能壓制那些氣味，並不能取而代之。」

「我猜，任何兩艘太空船的氣味都不一樣，除非待在上面的是同一批人。」

「說得很對。但你在賽協爾行星待了一個鐘頭之後，還會聞到什麼怪味嗎？」

「沒有了。」裴洛拉特承認。

「好，那麼再過一陣子，你也就聞不到這裏的味道了。事實上，假如你在某艘船上生活得夠久，一旦回到船上聞到那種味道，就會有回到家的感覺。還有一件事，如果以後你成為一位銀河遊俠，詹諾夫，那麼就得記住，批評某艘船艦或某個世界的氣味，是對當事人相當失禮的行為。當然，我們兩人說說倒無所謂。」

「說來還真有意思，崔維茲，我的確把遠星號當成自己的家，至少它是基地製造的。」裴洛拉特微微一笑，「你可知道，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愛國，總覺得自己把全人類都當成同胞。可是我得承認，如今一旦遠離基地，我心中充滿了對它的愛。」

崔維茲正在整理牀鋪。「你知道嗎，其實你並沒有遠離基地。賽協爾聯盟幾乎被基地聯邦的疆域包圍，這裏有我們的大使，還有領事以下的許許多多代表。賽協爾人喜歡在口頭上跟我們唱反調，可是他們通常行事非常謹慎，不敢做出任何觸怒我們的舉動。詹諾夫，上牀睡覺吧。今天我們一無所獲，明天必須加把勁。」

兩人雖然睡在不同的寢室，彼此的聲音仍舊聽得很清楚。熄燈之後，裴洛拉特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終於忍不住輕輕喊了一聲：「葛蘭？」

「嗯。」

「你還沒睡嗎？」

「你講話我當然不能睡。」

「其實我們今天有點收獲。你的朋友康普……」

「以前的朋友。」崔維茲吼道。

「不管他跟你還是不是朋友，但他提到了地球。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是我過去在研究中從未遇到的，那就是放射性！」

崔維茲用手肘撐著牀鋪，半坐了起來。「聽好，詹諾夫，就算地球真的完蛋了，也不代表我們就要打道回府。無論如何，我仍然要找到蓋婭。」

裴洛拉特用力吐出一口氣，像是在吹開一團羽毛。「我親愛的兄弟，這不在話下，我也這麼想。而且，我並不認為地球已經死了。康普告訴我們的事，或許他自己信以為真，但是銀河的每一個星區，幾乎都有自己的傳說，認為人類的發源地就是附近某個世界。他們絕大多數將那個世界稱為地球，或是某個同義的名稱。

「在人類學中，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母星中心主義』。人類總有一種傾向，認為自己的世界必定比鄰近世界好，自己的文化則比其他世界的更古老、更優越。其他世界的好東西都是跟自己學來的；而別人的壞東西，則是在學習過程中遭到扭曲或誤用，或者根本是源自他處。此外人類還傾向於將優越和久遠劃上等號。如果無法自圓其說地堅稱母星就是地球，亦即人類這種生物的發源地，也總是想盡辦法把地球置於自己的星區中，即使說不出正確位置也不要緊。」

崔維茲說：「你是想告訴我，康普也犯了這個毛病，才會說地球位於天狼星區。話說回來，天狼星區的確擁有悠久的歷史，其中每個世界應該都有點名氣，即使我們不到那裏去，也不難查證這個說法。」

裴洛拉特呵呵笑了幾聲。「就算你能證明天狼星區每個世界都不可能是地球，那也毫無幫助。葛蘭，你低估了神祕主義將理性埋葬的深度。銀河中至少有六七個星區，其中的權威學者都再三強調當地的傳說——不論他們管地球叫什麼，反正它藏在超空間裏面，除非讓你剛巧碰著，否則誰也找不到。他們在轉述那些傳說時，全都一本正經，臉上沒有一絲笑容。」

「那麼他們是否提到，有人剛巧碰到過呢？」

「那樣的傳說數之不盡，即使內容荒誕不經，外人從來不買賬，但是在創造那些傳說的世界上，由於本土意識作祟，人們總是拒絕否認。」

「那麼，詹諾夫，我們自己可別相信那些說法。讓我們進入夢中世界的超空間吧。」

「可是，葛蘭，我感到有興趣的，是地球具有放射性這件事。我認為這種說法似乎有道理，至少有點道理。」

「你所謂的有點道理，指的是什麼？」

「嗯，所謂具有放射性的世界，是指那個世界的放射線強度大於一般行星。因此在這種世界上，突變的幾率較高，演化也就進行得較快，而且更為多樣化。如果你還記得，其實我告訴過你，幾乎所有的傳說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地球上的生物種類多得難以想象，共有數百萬各式各樣的物種。可能正是由於生命的多樣化，這種爆炸式的多樣化，智慧生物終於在地球出現，進而湧向銀河各個角落。如果地球因為某種緣故而帶有放射性——我是指有較強的放射性，也就是說，比其他行星更具有放射性——或許就能解釋地球各方面的唯一性。」

崔維茲沉默了一陣子，然後說：「首先，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康普講的是真話。他可能根本是隨口胡說，目的只是想誘使我們離開這個地方，然後瘋了似地趕往天狼星區。而且我相信，事實正是如此。即使他說的是實話，他的意思也是說，地球具有過量的放射性，上面不可能再有任何生命。」

裴洛拉特又做出撮嘴吹氣的動作。「地球原本不會有太強的放射性，不至於令生命無法出現。而生命一旦形成之後，即使環境變惡劣了，還是有可能延續下去。那麼假如說，地球的確出現過生命，並且不斷繁衍綿延，那麼最初的放射性就不可能太強，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放射性只會逐漸衰減，因為不可能自動增加。」

「核爆有沒有可能？」崔維茲舉例。

「這有何相干？」

「我的意思是，假如地球上曾經發生過核爆呢？」

「在地球表面？絕對不可能。沒有任何社會愚蠢到那種程度，竟然想用核爆作為戰爭武器，即使翻遍銀河歷史，也找不到任何記載。那樣做，會使大家同歸於盡。在三膠星叛亂事件中，當雙方幾乎都彈盡糧絕之際，簡迪普魯斯・寇拉特曾經建議，引發一場核融合反應……」

「結果他被自己艦隊的戰士吊死了。我不是沒讀過銀河史，我是想或許發生了意外。」

「能將整顆行星的放射性增強許多倍的意外，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記載。」他嘆了一口氣，「我認為，當我們把手頭的問題解決之後，一定得到天狼星區去做些探勘。」

「改天也許我們會去，不過現在——」

「好，好，我這就閉嘴。」

裴洛拉特果然不再出聲。崔維茲又在黑暗中躺了將近一個小時，將情勢衡量了一番。自己是否已經吸引太多的注意力？是不是應該立刻前往天狼星區，等到所有的注意力都轉移之後，再悄悄轉往蓋婭？

當他沉沉睡去之際，心中尚未作出明確的決定。他在夢中都覺得不安穩。

### 02

第二天，他們直到近午時分才進城。今天旅遊中心變得相當擁擠，但他們還是設法找到參考圖書館，然後在那裏，學會了如何操作當地的資料搜尋電腦。

他們從最近的地點開始，仔細查遍所有的博物館與大學，試圖搜尋任何有關人類學家、考古學家以及古代史學家的資料。

裴洛拉特突然叫道：「啊！」

「啊？」崔維茲不太客氣地說，「啊什麼？」

「這個名字，昆特瑟茲，看來似乎有點眼熟。」

「你認識他？」

「不，當然不認識，但我可能讀過他的論文。在太空艇上，我搜集的那些參考資料……」

「我們可別回去，詹諾夫。這個名字如果眼熟，就是我們的第一條線索。他即使不能幫我們的忙，也必定能指點一二。」他站了起來，「我們想辦法到賽協爾大學去吧。不過午餐時間不會有人在，所以我們乾脆先去喫飯。」

結果下午過了一大半，他們才來到那所大學。然後又在迷宮般的校園裏摸索半天，兩人才終於找到一間接待室，請其中一位妙齡女郎代為通報。她或許會帶他們去見昆特瑟茲，也可能一去不回。

「不知道我們還得等多久，」裴洛拉特等得有點心慌，「學校一定快要下課了。」

真是無巧不成書，他剛說完這句話，離去半小時之久的女郎赫然出現，快步向他們走來。她的鞋子發出紅紫相間的閃光，而且每踏出一步，就響起一聲尖銳的樂音，音調高低隨著步伐的快慢與力道而變化。

裴洛拉特心中一凜。他想，每個世界都有折磨他人感官的獨門方法，正如同各行星的氣味各有千秋。既然他已經不再注意那種怪味，不知道對於時髦少女走路時發出的刺耳音調，自己是否也能練就充耳不聞的本事。

她走到裴洛拉特面前，停下了腳步。「教授，我能否請問你的全名？」

「小姐，我的全名是詹諾夫・裴洛拉特。」

「你的母星呢？」

崔維茲舉起右手，彷彿要讓同伴保持沉默，但裴洛拉特不知是沒看見還是沒注意到，他脫口而出：「端點星。」

妙齡女郎露出燦爛的笑容，顯得很高興。「當我告訴昆特瑟茲教授，說有一位裴洛拉特教授想要求見，他說你若是端點星的詹諾夫・裴洛拉特教授，他就樂意見你，否則一律不見。」

裴洛拉特猛眨著眼睛。「你——你的意思是，他聽說過我？」

「顯然似乎如此。」

裴洛拉特轉向崔維茲，勉強擠出一個生硬的笑容。「他聽說過我，我真不敢相信。我的意思是，我只發表過幾篇論文而已，我並不認為任何一篇……」他搖了搖頭，「那些論文都不算頂重要的。」

「好了，」崔維茲暗自感到好笑，「別再陶醉於這種妄自菲薄之中了，我們走吧。」他轉過頭來，對那女郎說：「我想，小姐，應該有什麼交通工具可搭吧。」

「步行就可以，我們甚至不必離開這個建築羣，我很樂意為兩位帶路。兩位都是來自端點星嗎？」說完她就邁開步伐。

兩位男士緊跟在後，崔維茲略微不悅地答道：「沒錯，但有什麼分別嗎？」

「喔，沒有，當然沒有。賽協爾上的確有些人不喜歡基地公民，你知道吧，可是在大學裏面，我們都抱持著宇宙一家的胸懷。我總喜歡說，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利。我的意思是，基地人也是人，你懂我的意思嗎？」

「懂，我懂你的意思。我們有許多同胞，也常說賽協爾人一樣是人。」

「本來就應該這樣。我從來沒有見過端點星，它一定是個大都會。」

「事實並不盡然，」崔維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說，「我懷疑它比賽協爾城還小。」

「你在故意尋我開心。」她說，「它是基地聯邦的首都吧？我的意思是，沒有另一個端點星吧？」

「當然沒有，據我所知，端點星只有一個，而我們就是打那兒來的，它的確是基地聯邦的首都。」

「那麼，它就一定是個大都會。你們竟然大老遠飛到這裏，專程來拜訪教授。你知道嗎，他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人物。大家都認為，他是全銀河的首席權威。」

「真的？」崔維茲應了一聲，「哪一方面？」

她的雙眼又睜得好大。「你真會戲弄人。他對古代史的了解，超過……超過我對自己家人的了解。」她繼續踏出伴著音樂的步伐。

她一再拿「尋開心」「戲弄人」這種字眼扣在崔維茲身上，倒也不算冤枉了他。崔維茲微微一笑，又問：「我猜，教授對於地球應該了若指掌吧？」

「地球？」她在某間研究室門前停下腳步，對他們露出茫然的目光。

「你知道的，就是那個誕生人類的世界。」

「喔，你是說『最早的行星』。我想是吧，我想他應該十分清楚。畢竟，它就在賽協爾星區，這點人人都知道！這就是他的研究室，我來按訊號鈕。」

「不，且慢。」崔維茲說，「再等一下，先告訴我一些有關地球的事。」

「其實，我從未聽過有人這樣稱呼它，我想這應該是基地的用詞。在此地，我們都管它叫蓋婭。」

崔維茲迅速瞥了裴洛拉特一眼。「哦？那麼它在哪裏？」

「哪裏都不在，它在超空間裏面，誰也無法找到。當我還是小女孩的時候，祖母曾經跟我講，蓋婭原本在普通空間中，可是由於厭惡——」

「人類的罪惡和愚昧。」裴洛拉特喃喃道，「對於自己散播到銀河各處的人類，它感到羞愧，於是它離開了普通空間，拒絕再和人類有任何牽扯。」

「這麼說，你也知道這個故事？我有一位女友還說這是迷信。好，我會告訴她。如果連基地的教授都相信……」

研究室門上有一扇灰暗的玻璃窗，映著兩行閃閃發光的字體。上面一行印著：索塔茵・昆特瑟茲・亞博，下面一行則是：古代歷史學系，兩行字都是用難懂的賽協爾字體寫成。

女郎在一個光滑的金屬圓片上按了按，並沒有任何聲音響起，但灰暗的玻璃曾短暫變成乳白色。同時，傳出一個輕柔的聲音，用心不在焉的口氣說：「請表明自己的身份。」

「來自端點星的詹諾夫・裴洛拉特，」裴洛拉特答道，「以及來自同一個世界的葛蘭・崔維茲。」大門馬上轉開。

### 03

昆特瑟茲教授是個年過半百的高個子，有著一身淡棕色的皮膚，一頭鐵灰色的鬈發。當門打開後，他立刻從書桌後面站起來，繞到門口迎接客人。他伸出手來表示歡迎，並以柔和而低沉的聲音說：「我就是索・昆。教授，非常高興見到你。」

崔維茲說：「我沒有什麼學術頭銜，只是陪同裴洛拉特教授前來，你稱呼我崔維茲就行了。很榮幸見到你，亞博教授。」

昆特瑟茲連忙舉起手來，神情顯得相當尷尬。「不，不，亞博只是一種愚蠢的頭銜，在別的世界上毫無意義。請別管它，叫我索・昆就行了。在賽協爾，一般社交場合都習慣用簡稱。我本來以為只有一位客人，很高興能多見到一位。」

他似乎猶豫了一下，然後才伸出右手，但在伸出去之前，還在褲子上擦了擦。

崔維茲握著對方的手，卻不知道賽協爾的正統禮節該怎麼做。

昆特瑟茲說：「請坐吧，只怕兩位會發現我的椅子不是活的。可是，我這個人就是不喜歡被椅子擁抱。這年頭流行擁抱人的椅子，我卻希望擁抱都能有點意義，嗯？」

崔維茲微微一笑，隨口答道：「誰不這麼想呢？索・昆，你的名字似乎沒有賽協爾的味道，有點像是外環世界的名字。如果我這麼說很失禮，請你務必原諒。」

「我不會介意的。我的家族可以追溯到阿斯康，五代以前，由於基地的勢力愈來愈深入，我的高祖父母才決定移民。」

裴洛拉特說：「而我們正是基地人，實在很抱歉。」

昆特瑟茲親切地揮了揮手。「我不會為五代以前的事記仇。遺憾的是，這種事情還真不少。你們想不想喫點什麼？或是喝點什麼？要不要來點背景音樂？」

「如果你不介意，我倒希望直接進入正題。」裴洛拉特說，「除非賽協爾的禮節不允許。」

「賽協爾的禮節並沒有這方面的限制，我向兩位保證。裴洛拉特博士，你不知道有多麼巧，大約兩周前，我纔在《考古評論》期刊上，讀到你寫的那篇討論起源神話的文章。我認為那實在是一篇了不起的綜論，只可惜太短了。」

裴洛拉特興奮得漲紅了臉。「你竟然讀過那篇文章，真是令我欣喜若狂。我當然得濃縮，因為《考古評論》不願意刊登全文。我正打算就這個題目，寫一篇詳細的專論。」

「我希望你趕快寫。總之，我讀過那篇文章後，就有了想見你一面的願望。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甚至想要親訪端點星，不過那很難安排……」

「為什麼呢？」崔維茲問。

昆特瑟茲又現出尷尬的神情。「很遺憾，我必須這麼說，賽協爾並沒有興趣加入基地聯邦，因而民間若想跟基地進行任何交流，政府都會橫加阻撓。你知道吧，我們一向抱持中立主義。當年連騾都沒有侵犯我們，只不過硬要我們發表一篇中立聲明。因此之故，任何人想要造訪基地領域，尤其是去端點星，政府都會認為動機可疑。不過像我這樣的學者，以學術訪問的名義提出申請，也許最後還是能領到護照。不過這些都不需要了，你現在就在我面前。我幾乎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我問自己：為什麼呢？難道不只我聽說過你，你也聽說過我嗎？」

裴洛拉特答道：「我知道你的研究工作，索・昆，而且蒐集了你每篇論文的摘要，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我的研究涵蓋兩大主題，第一個是地球，也就是所謂的人類起源行星；第二個主題，則是銀河早期的探險史和殖民史。我來到這裏，是想向你請教賽協爾的創建經過。」

「從你的那篇論文看來，」昆特瑟茲說，「我以為你的興趣是在神話和傳說。」

「我更感興趣的，其實是真實的歷史。但如果找不到，就只好藉助於神話和傳說。」

昆特瑟茲站了起來，在研究室裏快步踱來踱去，半途停下瞪了裴洛拉特一眼，然後又繼續踱步。

崔維茲不耐煩地說：「教授，怎麼樣？」

昆特瑟茲說：「絕了！真是絕了！剛好就是昨天……」

裴洛拉特問道：「剛好昨天怎麼樣？」

昆特瑟茲說：「我剛才說過，裴洛拉特博士——對了，我能不能叫你詹・裴？我覺得稱呼全名相當別扭。」

「請便。」

「我剛才說過，詹・裴，我很欽佩你寫的那篇論文，因此想要見你一面。我想要見你的目的是這樣的，你顯然廣泛蒐集了許多世界的早期傳說，偏偏欠缺我們賽協爾的，所以我想為你補充這方面的資料。換句話說，我想見你的原因，和你想見我的原因完全一樣。」

「可是這跟昨天又有什麼關係呢，索・昆？」崔維茲問道。

「我們擁有許多傳說。其中有一則，對我們的社會非常重要，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的不傳之祕。」

「不傳之祕？」崔維茲毫無概念。

「我的意思不是神祕或懸疑的事件。我想，在銀河標準語中，『祕』這個字通常是那個意思。在此卻是一個特殊的用法，意味著某種祕密的事物，某種只有少數人才能全盤明了的事物，某種不足為外人道的事物——而昨天恰好就是這一天。」

「什麼樣的一天，索・昆？」崔維茲問道，語氣中刻意帶著些微不耐煩的情緒。

「昨天正是高飛紀念日。」

「啊，」崔維茲說，「一個沉思與沉默的日子，人人都應該待在家裏。」

「理論上來說是這樣的，只不過在較大的城市中、在比較現實的社會裏，很少有人再奉行這種古老的風俗了。但現在我知道，你們至少聽說過。」

由於崔維茲的語氣愈來愈不客氣，裴洛拉特相當不安，趕緊搶著說：「我們是昨天到的，多少聽說了一點。」

「哪天還不是一樣。」崔維茲用諷刺的口吻說，「聽好，索・昆，我剛才說過，我並不是學者，但我還是要問一個問題。你說那個傳說是不傳之祕，這就代表不可以向外人透露，那麼，你又為何要告訴我們呢？我們正是外人。」

「你們的確是。但我不把這個節日當一回事，而且我對這種事的迷信，頂多隻有一點點。我很早就有一種想法，而詹・裴的論文增強了我的信心，那就是神話也好，傳說也罷，都不可能憑空杜撰。任何事都不會無中生有，不論神話傳說如何背離事實，必定隱藏著一個真實的核心。因此我很想知道，高飛紀念日這個傳說背後的真相是什麼。」

崔維茲說：「討論這個問題安全嗎？」

昆特瑟茲聳了聳肩。「我想，並非絕對安全，會嚇到這個世界上的保守分子。然而，過去這一個世紀，他們已經無法控制政府。開明人士的勢力很強，而且會愈來愈強，除非保守派濫用我們的反基地情結——請原諒我這麼說。此外，我是出於對古代史的興趣，把它當成學術問題來討論，萬一有必要，學者同盟一定會全力支持我。」

「既然如此，」裴洛拉特說，「索・昆，你願意告訴我們那個不傳之祕嗎？」

「願意，不過我得先確定我們不會受到打擾，也不會有人無意間聽到我們的談話。正如俗諺所云：即使必須捋虎須，也不必順便拔虎牙。」

他在桌面某個裝置的工作界面上按了幾下，然後說：「我切斷了和外界的聯絡。」

「你確定這個房間沒有被動過手腳？」崔維茲問道。

「手腳？」

「被竊聽！被監視！在這個房間偷偷裝上一個小儀器，讓你的言行舉止無所遁形。」

昆特瑟茲顯得很震驚。「賽協爾上絕沒有這種事！」

崔維茲聳了聳肩。「有你這句話就好。」

「請繼續說下去，索・昆。」裴洛拉特說。

昆特瑟茲撅著嘴，上身往後仰（椅背隨即稍微彎曲），並將兩手的指尖靠在一起，像是在考慮如何從頭說起。

最後他終於說：「你們曉得機僕是什麼嗎？」

「機僕？」裴洛拉特道，「沒聽說過。」

昆特瑟茲轉頭望向崔維茲，後者緩緩搖了搖頭。

「然而，你們總該曉得電腦是什麼吧。」

「那當然。」崔維茲用不耐煩的口氣答道。

「好的，那麼，一個可動的電腦化工具——」

「就是一個可動的電腦化工具。」崔維茲益發顯得不耐煩，「這種玩意種類繁多，除了『可動的電腦化工具』之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一般性的名稱。」

「——如果外表跟人類一模一樣，就叫做機僕。」昆特瑟茲氣定神閑地將定義說完。「機僕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具有人形，因此也稱為機器人。」

「為什麼要做成人形呢？」裴洛拉特驚訝不已地問道。

「我也不清楚。人形工具極端缺乏效率，這點我同意，但我只是在轉述傳說的內容。『機僕』是個古老的詞匯，源自一種如今已經無人能懂的語言，不過我們的學者認為，它具有『工作』的含意。」

「我想不出有什麼詞匯，」崔維茲以懷疑的口氣說，「哪怕只是發音和『機僕』稍微接近，又和『工作』扯得上任何關係的。」

「顯然在銀河標準語中並沒有，」昆特瑟茲說，「可是的確有這種說法。」

裴洛拉特說：「這也許是倒因為果的現象，因為那種東西被拿來做工，後來這個詞匯就有了『工作』的含意。不管了，你為什麼要告訴我們這件事？」

「因為在賽協爾，有個歷久不衰的傳說：當地球還是唯一的世界，銀河各處尚未住人的時候，便有人發明並製造出機僕，也就是機器人。從此之後，人類就分成了兩種：血肉之軀與銅筋鐵骨、自然的與人工的、生物的與機械的、復雜的與單純的……」

昆特瑟茲突然住口，苦笑一聲，然後說：「很抱歉，一談到機器人，很難不引用《高飛錄》中的句子。總之，地球上的人曾經發明出機器人。我要說的就是這一點，這已經夠明白了。」

「他們為什麼要發明機器人呢？」崔維茲問。

昆特瑟茲聳了聳肩。「這麼遙遠的歷史，誰弄得清楚呢？也許由於他們人口稀少，因此需要幫手，尤其是像探索太空、殖民銀河這種龐大的計劃。」

崔維茲說：「這是個合理的推測。一旦人類殖民到銀河各處，機器人就功成身退。如今在銀河中，當然再也沒有人形的電腦化工具了。」

「言歸正傳，」昆特瑟茲說，「讓我盡量將內容簡化，把那些詩意的情節全部省略，老實說，我並不接受那些過分渲染的情節，不過大多數的賽協爾人卻信以為真，或者假裝相信。故事是這樣的，地球附近的一些恆星，周圍漸漸興起許多殖民世界。那些世界所擁有的機器人遠多於地球，因為在有待開發的新世界上，機器人的用途更為廣泛。事實上，地球在這方面卻走回頭路，非但不希望製造更多機器人，甚至對它們產生強烈的反感。」

「結果怎麼樣？」裴洛拉特問道。

「那些外圍世界實力愈來愈強大，他們借著機器人的幫助，子女擊敗並控制了母親——地球。對不起，我又忍不住引經據典。不過地球上有些人逃了出去，因為他們擁有較佳的船艦，以及較為精良的超空間科技。他們逃得很遠很遠，來到比先前那批殖民世界還要遠得多的恆星系。從此興起一批新的殖民世界，人類在其中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但不見任何機器人，這便是所謂的高飛時代。而所謂的高飛紀念日，就是首批地球人抵達賽協爾星區的那一天——事實上，正是抵達這顆行星。上萬年來，每年的這一天，都還會舉行紀念活動。」

裴洛拉特說：「我親愛的兄弟，根據你現在的說法，賽協爾是由地球直接建立的。」

昆特瑟茲沉思和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才說：「這是官方版本的說法。」

「顯然，」崔維茲道，「你並不接受這個說法。」

「我認為這個說法——」昆特瑟茲開始時說得很慢，突然間變得滔滔不絕，「喔，眾星在上，我不接受！這實在太不可能了。但這是官方的教條，不論政府變得多麼開明，口頭上還是得這麼講。別扯得太遠，還是回到正題吧。從你的論文看來，詹・裴，你並不知道有關機器人和兩波殖民的故事——第一波有機器人參與但規模較小，第二波則剛好相反。」

「我的確不知道，」裴洛拉特說，「今天我才第一次聽到。親愛的索・昆，我將永遠感激你。從來沒有任何文獻提到過相關的線索，這點令我十分驚訝。」

「這就顯示，」昆特瑟茲說，「我們這個社會系統多麼有效率。這是我們賽協爾人的祕密，我們的不傳之祕。」

「或許吧。」崔維茲敷衍了一句，「然而那個第二波殖民——沒有機器人的那次——一定同時奔向四面八方，為何唯獨賽協爾保有這個大祕密？」

昆特瑟茲說：「它可能也在其他地方祕密流傳，只是外人無法知曉。我們的保守分子相信，只有賽協爾纔是地球的直接殖民地，銀河其他各處都是賽協爾再殖民的結果。當然，這種說法很可能是無稽之談。」

裴洛拉特說：「這些衍生的歷史之謎，遲早會有答案的。既然我找到了出發點，就能在其他世界尋找相關資料。重要的是，我發現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而一個好問題，當然可以引出無窮的答案。我是多麼幸運……」

崔維茲插嘴道：「沒錯，詹諾夫，但好心的索・昆顯然尚未把故事說完。那些較早的殖民世界，還有上面的機器人，後來的命運又如何？你們的口傳歷史有沒有提到？」

「沒有提到細節，但是有個大概。人類和人形機器顯然無法並存；擁有機器人的世界後來都死了，它們沒有長存的條件。」

「地球呢？」

「人類離開地球，移民此地。想必也有去其他行星的，雖然保守派反對這種說法。」

「不可能每個人都離開地球，地球不至於遭到遺棄吧。」

「想必沒有，但是我不知道。」

崔維茲突然冒出一句：「它是否變得充滿放射性？」

昆特瑟茲顯得大喫一驚。「放射性？」

「我問的就是這個。」

「這點我完全不知道，我從未聽說過這種事。」

崔維茲咬著手指的指節，考慮了良久，最後終於說：「索・昆，時候不早了，我們也許已經佔用你太多時間。」裴洛拉特動了一下，像是想要提出抗議，崔維茲卻使勁抓著他的膝蓋。裴洛拉特只好作罷，不安的表情兀自留在臉上。

昆特瑟茲說：「能夠幫點忙，我十分榮幸。」

「你幫了很大的忙，假如我們能為你做些什麼，請盡管說。」

昆特瑟茲輕聲笑了笑。「只要好心的詹・裴可以放我一馬，在他今後所寫的任何相關文章中，都能避免提到我的名字，就是足夠的回報了。」

裴洛拉特用誠摯的口吻說：「假如你能造訪端點星，並設法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我們的大學裏待一年半載，你一定會得到應有的學術地位，也許還會更加受到重視。我們應該有辦法替你安排。賽協爾或許不喜歡基地聯邦，可是他們應該不會拒絕你的申請，比方說，你要到端點星去參加一個古代史研討會。」

這位賽協爾人差點站了起來。「你的意思是，你們能幫我牽線？」

崔維茲說：「哈，這點我倒沒想到，但詹・裴完全說對了。只要我們願意嘗試，絕對是有可能的。當然啦，你讓我們愈感激，我們就會愈努力。」

昆特瑟茲愣了一下，然後皺起眉頭。「閣下，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只需要告訴我們有關蓋婭的一切，索・昆。」崔維茲說。

昆特瑟茲原本容光煥發的臉孔，陡然間變得一片死灰。

### 04

昆特瑟茲低頭望著書桌，一隻手心不在焉地拂著又短又卷的頭發。然後他望向崔維茲，但一直緊緊撅著嘴，彷彿下定決心什麼都不說。

崔維茲揚起眉毛，等待他的回應。最後，昆特瑟茲啞著嗓子說：「實在很晚了，相當昏黃了。」

在此之前，他說的都是正統的銀河標準語，現在卻冒出一些古怪字眼。彷彿他突然忘卻了正統教育，於是賽協爾方言脫口而出。

「昏黃，索・昆？」

「天幾乎全黑了。」

崔維茲點了點頭。「抱歉我沒注意到，其實我也餓了。我們可有榮幸請你共進晚餐，索・昆？或許我們可以邊喫邊談，繼續討論蓋婭。」

昆特瑟茲遲緩地站起來。他比兩位來自端點星的客人都要高，但由於他年紀較大，而且較為肥胖，所以並未顯得特別強壯。跟剛見面的時候比起來，他現在好像疲倦得多。

他對兩位客人眨了眨眼睛，然後說：「我竟然忘了待客之道，你們兩位是外星人士，怎麼可以讓你們請客。到我家去吧，我就住在校園裏，離這兒不太遠。如果你們想繼續談下去，在家裏談我會更加輕松自在。唯一的遺憾，」他似乎有點不安，「是我無法招待你們一頓盛宴。內人和我都喫素，如果你們喜歡肉類，我只能表示歉意和遺憾了。」

崔維茲說：「詹・裴和我都樂意暫時放棄食肉的天性。但願，你的談話會比大魚大肉還要值得。」

「不論我們談些什麼，我都能保證晚餐不至於乏味。」昆特瑟茲說，「只要你們不排斥賽協爾的調味佐料就行，內人和我在這方面都很有研究。」

「我期待一頓充滿異國風味的佳餚，索・昆。」崔維茲泰然自若地說，裴洛拉特卻顯得有點緊張。

於是三人步出研究室，由昆特瑟茲帶路，順著看起來永無止境的長廊一路走下去。偶爾會有些學生或同事跟昆特瑟茲打招呼，他卻沒有把兩位同伴介紹給任何人。崔維茲發現有人好奇地打量著他的寬腰帶，不巧他今天的腰帶剛好是灰色的，令他感到很不自在。在這個校園中穿著素色服飾，顯然並非合乎禮儀的行為。

他們好不容易纔走出建築羣，來到露天的環境中。現在天色的確已經很暗，而且有幾分涼意。遠方隱約可以看到許多大樹，走道兩旁則是相當濃密的草坪。

裴洛拉特突然停下腳步，背對著那個建築羣所發出的微弱燈光，以及校園中一排排路燈所射出的光芒，抬起頭仰望天空。

「真美！」他說，「我們那裏有一位著名的詩人，寫過一首詠嘆賽協爾星空的詩，其中有一個名句：賽協爾高聳的夜空，鑲嵌著繽紛的星光。」

崔維茲抬頭欣賞了一下星空，然後低聲說：「我們是從端點星來的，索・昆，至少我的這位朋友，從未見過其他世界的夜空。在端點星上，我們只能見到迷濛的云霧狀銀河，以及幾顆勉強可見的恆星。你如果在我們那裏住過，將更懂得欣賞自己的星空。」

昆特瑟茲以莊嚴的口氣說：「我向你保證，我們對它萬分欣賞。此地可算是銀河中相當擁擠的區域，難得的是星辰分佈得極其均勻。我想在銀河其他角落，見不到分佈如此平均而數目也不太多的一等星。我曾經到過某些世界，那裏正好位於球狀星團的外緣，他們的夜空充滿明亮的星體，因而破壞了幽暗的夜色，大大減損了壯麗的美感。」

「我很同意你的說法。」崔維茲道。

「不知道你們是否看見，」昆特瑟茲說，「那五顆差不多一樣亮、幾乎排成正五邊形的恆星，我們稱之為『五姐妹』。在那個方向，就在那排路樹的上方，你們看見了嗎？」

「我看到了。」崔維茲說，「非常迷人。」

「沒錯。」昆特瑟茲說，「這五顆星象徵圓滿的愛情。賽協爾人寫情書的時候，一律會在後面畫出這五顆星的形狀，來表示求愛的渴盼。每一顆星代表愛情的不同階段，許多詩人競相作出著名詩句，盡可能將每個階段寫得香艷露骨。我還年輕的時候，也曾經試著作過這樣的情詩，當時從未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對五姐妹變得如此漠不關心，不過我想這大概就是人生吧。在五姐妹的中央，還有一顆黯淡的星辰，你們看到沒有？」

「看到了。」

「那顆星，」昆特瑟茲說，「代表單相思。根據我們的傳說，它也曾經相當明亮，後來卻黯然神傷。」說完，他繼續快步向前走。

05

晚餐喫得相當愉快，這點連崔維茲也不得不承認。各式各樣的菜餚變幻無窮，香料與調味料雖然匪夷所思，但的確滋味無窮。

崔維茲問道：「這些蔬菜都好喫極了，它們全是銀河標準食物吧，索・昆？」

「當然是啊。」

「不過我想，此地也有些原有的生物吧。」

「當然。第一批移民抵達賽協爾行星時，這裏就是個含氧的世界，因此絕對滋生著生命。你大可放心，我們仍舊保存了一些原有的生物。我們有許多相當廣闊的自然生態公園，保育著古賽協爾土生土長的動植物。」

裴洛拉特以悲哀的口吻說：「索・昆，這點你們比我們進步。當人類初抵端點星的時候，上面並沒有什麼陸地生物，長久以來，只怕我們也未曾齊心協力保存海洋生物。事實上，當初如果沒有那些海洋生物製造氧氣，端點星根本無法住人。如今端點星的生態，已經跟銀河其他各處沒什麼不同了。」

「賽協爾對生命的尊重，」昆特瑟茲帶著自傲的笑容說，「一向有著極佳的記錄。」

崔維茲利用這個時機，趕緊改變話題：「我記得離開你的研究室時，索・昆，你不但打算請我們到府上用餐，還準備告訴我們有關蓋婭的事。」

昆特瑟茲的妻子是個和氣的婦人，她身材豐滿，膚色黝黑，晚餐從頭到尾都很少講話。此時她猛然抬起頭來，露出驚惶的表情，然後一言不發，起身離開了餐廳。

「很抱歉，」昆特瑟茲有點不知所措，「內人就是個標準的保守分子。當她聽到有人提起……那個世界，便會感到有點不安，請兩位務必原諒。可是，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呢？」

「很抱歉，但它對詹・裴的研究工作相當重要。」

「可是你們為何要問我呢？我們剛纔在討論地球、機器人，以及賽協爾的創建經過，這些題目跟……跟你現在問的事又有何相干？」

「或許沒什麼相干，但這件事透著許多古怪。為什麼我一提到蓋婭，尊夫人就顯得不安？你自己為何也會不安？但有些人對這個話題卻毫不忌諱，就在今天下午，還有人告訴我們蓋婭即是地球，由於人類作惡多端，它才會消失在超空間中。」

昆特瑟茲臉上閃過一陣痛苦的表情。「是誰跟你這樣胡說八道的？」

「我在這所大學遇到的一個人。」

「那只是迷信罷了。」

「這麼說，它並不是有關『高飛』中心教條的一部分？」

「不，當然不是，那只是沒知識的民眾胡扯出來的寓言。」

「你肯定嗎？」崔維茲用冰冷的語氣問道。

昆特瑟茲上身靠向椅背，眼睛盯著餐桌上的殘湯剩菜。「我們到起居室去吧。」他說，「假如我們一直待在這裏討論……這個問題，內人永遠不會進來收拾餐桌。」

「你肯定那只是寓言嗎？」崔維茲再度問道。此時他們已經來到另一個房間，坐在一扇大窗戶旁邊。那扇窗戶設計成特殊的弧形，能將賽協爾美麗的夜空盡收眼底。室內的光線還故意調暗，以免掩蓋室外的夜色，昆特瑟茲的面孔因而融入昏暗的陰影中。

昆特瑟茲回答說：「你自己不能肯定嗎？你認為有什麼世界能躲進超空間？超空間究竟是什麼東西，一般人僅有極模糊的概念，這點你一定了解。」

「事實上，」崔維茲說，「我自己對超空間也僅有極模糊的概念，而我已經出入超空間數百次了。」

「那就讓我告訴你真相吧。我向你保證，無論地球在哪裏，反正絕不會在賽協爾聯盟疆域之內，你提到的那個世界並不是地球。」

「可是，即使你不知道地球在哪裏，索・昆，你也該知道我提到的那個世界位於何處，它必定在賽協爾聯盟疆域之內。這點我們還能肯定，是嗎，裴洛拉特？」

裴洛拉特一直傻傻地當個聽眾，突然間被指名回答，不禁嚇了一跳。他說：「如果是這樣，葛蘭，我就知道它在哪裏。」

崔維茲轉頭望著他。「你什麼時候知道的，詹諾夫？」

「就在今晚稍早的時候，我親愛的葛蘭。索・昆，當我們從你的研究室走回你家時，你指給我們看五姐妹，還指出五邊形中央有顆黯淡的星星。我確定那顆星就是蓋婭。」

昆特瑟茲猶豫了好一陣子。他的臉孔隱藏在陰暗中，無法看出他的表情如何變化。最後他終於開口：「沒錯，我們的天文學家的確這麼說——私下說的。蓋婭正是圍繞那顆星的某顆行星。」

崔維茲趕緊觀察裴洛拉特的表情，但老教授的情緒並未形之於色。於是崔維茲轉向昆特瑟茲說：「那麼請說說有關那顆星的一切。你有它的坐標嗎？」

「我？沒有。」他回絕得相當不客氣，「我這裏並沒有恆星坐標數據。你可以向我們的天文系查詢，不過我能想象絕對不容易。從未有人獲準飛往那顆行星。」

「為什麼呢？它位於你們的疆域之內，難道不是嗎？」

「就地理位置而言，沒錯。就政治領域而言，答案卻是否定的。」

崔維茲以為他還沒有說完，等了半天不見下文之後，他站了起來。「昆特瑟茲教授，」他用正式的口吻說，「我並不是警察、軍人、外交官或殺手，我不會強迫你提供資料。但是，我會去拜訪我們的大使，雖然這有違我自己的意願。當然，你一定能夠了解，我向你詢問這些，並非出於自身的興趣。這是基地交代的公事，但我不希望因此惹出星際糾紛，我相信賽協爾聯盟也不願見到這種結果。」

昆特瑟茲用遲疑的口氣說：「基地究竟交代你什麼公事？」

「這件事恕我無法和你討論。如果你也無法和我討論蓋婭，我們就得將這個問題交到政府手上，而在那種情況下，也許會對賽協爾有更壞的影響。賽協爾一直保持獨立的地位，不願加入基地聯邦，這點我完全沒有異議。我沒有理由要為難賽協爾，也不想去找我們的大使。事實上，假如我那麼做，便會危及自己的前途，因為我接到過嚴格指示，要我以私人力量得到這個情報，不準把政府牽扯進來。所以請告訴我，是否有什麼堅實的理由，讓你不敢討論蓋婭。是不是你說了就會因此被捕，還是會受到其他懲罰？你是不是要直截了當告訴我，除了將問題提升到大使層級，我沒有其他選擇？」

「不，不。」昆特瑟茲的聲音聽來慌亂至極，「我並不知道政府有任何禁令，我們只是不願意談那個世界。」

「迷信嗎？」

「好吧！就算是迷信吧！賽協爾的蒼天啊，其實我也好不了多少，我和那個告訴你蓋婭在超空間的傻子，還有聽到蓋婭就跑開的內人一樣。我告訴你們，她甚至會嚇得跑到外面去，因為她怕我們家會遭到……」

「天打雷劈？」

「反正是來自遠方的神祕力量。而我，甚至我自己，都不敢隨便說出那個名字。蓋婭！蓋婭！這個發音並不會傷人！我仍舊毫發無損！但我還是畏畏縮縮。可是請相信我，我真不知道蓋婭所屬恆星的坐標。如果對你們有幫助，我可以幫忙找出來，但是讓我老實告訴你們，我們整個聯盟都不願討論這個世界。我們既不碰，也不想這個問題。我能告訴你一點我所知道的事——是事實，而不是臆測——我相信即使你走遍聯盟各個世界，也不可能找到更多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蓋婭是個古老的世界，有些人甚至認為，它是本星區最古老的世界，但這點我們並不肯定。愛國心告訴我們賽協爾行星是最古老的，恐懼卻告訴我們蓋婭行星纔是。統合這兩種說法的唯一方式，就是假設蓋婭即地球，因為眾所周知，賽協爾是由地球人所建立的。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只是在他們圈內流傳——蓋婭行星是個別創建的。他們認為它不是聯盟哪個世界的殖民地，反之，賽協爾聯盟也並非蓋婭向外殖民的結果。至於何者歷史較長，連專家也沒有共識，誰也不知道蓋婭的創建是在賽協爾之前，還是之後。」

崔維茲道：「目前為止，你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每一種可能性都有人相信。」

昆特瑟茲無奈地點了點頭。「似乎就是如此。我們發現蓋婭的存在，還是賽協爾歷史上相當晚近的事。悠悠歲月中，我們最初致力於建立聯盟，然後又忙著對抗銀河帝國，而在成為帝國一個星省之後，又試圖尋找自己適當的定位，並想盡辦法限制總督的權力。

「直到帝國的衰落到達相當程度，中央對此地的控制變得極微弱時，某位總督才知曉了蓋婭的存在，並且懷疑它不但獨立於賽協爾星省，甚至不算是帝國的一分子。它一直神祕地與世隔絕，所以大家對它一無所知，直到今天仍舊如此。於是那位總督決心接收蓋婭，詳細經過我們並不清楚，只知道他的遠徵艦隊遭到重創，只有幾艘逃了回來。當然，那個時代的船艦已經不怎麼精良，也缺少優秀的領導。

「總督的失敗令賽協爾人興高采烈，因為他被視為帝國高壓統治的化身。這場敗仗幾乎直接導致我們恢復獨立，賽協爾聯盟從此掙脫帝國的韁索。我們將那天定為聯盟紀念日，至今每年都還舉行盛大慶典。其後將近一個世紀，主要是出於感激，我們都沒有打擾蓋婭。但是，等到我們自己變得足夠強大，也曾想要進行一點帝國主義的擴張。何不接收蓋婭呢？何不至少建立一個關稅同盟？於是我們派出自己的艦隊，不料也被打得潰不成軍。

「從此以後，我們頂多偶爾做些通商的嘗試，結果沒有一次成功。蓋婭一直維持絕對與世隔絕的狀態，從未試圖和其他世界進行貿易或主動聯絡，至少從來沒有人知道。而不論在任何方面，它也沒有主動對誰表現過敵意。後來——」

昆特瑟茲按了按座椅扶手的控制鈕，室內立時大放光明。他臉上帶著明顯的嘲諷神情，繼續說：「既然你們是基地的公民，也許還記得騾這號人物。」

崔維茲頓時面紅耳赤。在五個世紀的歷史中，基地只有一次被外人征服的紀錄。雖然歷時短暫，對於基地邁向第二帝國的步伐並未造成太大阻礙，不過凡是痛恨基地的人，若想挫挫基地自負自滿的銳氣，都一定不會忘記提到騾，因為他是基地唯一的征服者。昆特瑟茲此時突然調亮燈光，（崔維茲想）很可能是為了觀賞兩位基地人的窘態。

他答道：「對，我們基地人一直記得他。」

「騾曾經統治一個短命的帝國，」昆特瑟茲又說，「它的領域和如今基地控制的聯邦一樣大。然而他未曾統治我們，他讓我們繼續過太平日子。他曾經路過賽協爾一次，要我們簽訂一份中立宣言，並發表一篇友好聲明，除此之外，他沒有作任何要求。當騾征服銀河時，我們是唯一的幸運兒，直到病魔令他不得不終止擴張政策，等待死神來臨，我們一直都安然無事。你知道嗎，他並非不講理的人。他不會瘋狂地使用武力，他並不嗜殺，他的統治相當人道。」

「他只不過是個征服者而已。」崔維茲反諷道。

「就像基地一樣。」昆特瑟茲不甘示弱。

崔維茲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沒好氣地說：「蓋婭的事究竟還有沒有下文？」

「只剩下一點，就是騾講過的一句話。當年，騾和聯盟主席卡洛舉行過一次歷史性會議，根據歷史記載，騾在簽下龍飛鳳舞的簽名之後，曾經說：『根據這份文件，你們甚至對蓋婭也是中立的，這是你們的運氣。就連我自己，也不願意接近蓋婭。』」

崔維茲搖了搖頭。「他有那個必要嗎？賽協爾生怕不能誓言中立，蓋婭則從來沒有惹過麻煩。當時，騾正計劃征服全銀河，何必為了微不足道的敵人浪費時間？完成征服大業之後，他再回頭收拾賽協爾和蓋婭不遲。」

「或許吧，或許吧。」昆特瑟茲說，「可是根據當時一位見證人的說法——此人信譽極佳，我們都願意相信他——騾一面放下筆，一面說：『就連我自己，也不願意接近蓋婭。』然後他壓低聲音，自言自語了一句：『再也不要了。』」

「你說他壓低聲音自言自語，這句話又怎麼被人聽到？」

「因為當騾放下筆的時候，那支筆剛好滾到地下，那位賽協爾人自然而然走過去，彎下腰把筆撿了起來。當騾正在說那句『再也不要了』的時候，他的耳朵剛好貼近騾的嘴巴。直到騾死了，他才說出這件事。」

「你怎能證明這不是虛構的？」

「那人是個德高望重的人士，不是會捏造謊言的那種人。他說的話都是可信的。」

「果真如此，又如何呢？」

「除了那一次，騾從未到過賽協爾聯盟，甚至沒在鄰近星空出現過，至少在他躍上銀河舞臺之後再也沒有。如果他曾經去過蓋婭，一定是在他仍舊默默無聞的時候。」

「所以呢？」

「所以，你知道騾生在何處嗎？」

「我想誰也不曉得。」崔維茲答道。

「在賽協爾聯盟，人們有一種強烈的感覺，認為他就生在蓋婭。」

「就憑他講的那句話？」

「並不盡然。騾能夠百戰百勝，是因為他具有奇異的精神力量，而蓋婭同樣是無敵的。」

「你只能說蓋婭至今沒打過敗仗，並不能證明它永遠無敵。」

「可是連騾都不願接近它。你去查查騾主宰銀河的那段歷史，看看除了賽協爾聯盟，他還曾經對哪個區域如此小心謹慎。此外你可知道，凡是前往蓋婭試圖通商的人，也一律有去無回。否則，你以為我們怎麼會對它知道得那麼少？」

崔維茲說：「你的態度幾乎和迷信沒有兩樣。」

「你愛怎麼講隨便你。自騾的時代開始，我們就把蓋婭從意識中抹去，更不希望它想到我們。我們唯有假裝它不存在，才能感到安全無虞。有關蓋婭消失到超空間的傳說，也許根本是政府偷偷鼓吹的，希望這樣一來，大家就漸漸忘卻真有這麼一個世界。」

「那麼，你認為蓋婭是個充滿了騾的世界？」

「很可能。為了你自己好，我勸你別到那裏去。如果你非去不可，就註定一去不返。如果基地想要招惹蓋婭，便代表基地比騾更不智。這一點，你可以轉告你們的大使。」

崔維茲說：「幫我把坐標找來，我就立刻離開你們的世界。我將前往蓋婭，而且會有去有回。」

昆特瑟茲說：「我會幫你查到坐標。天文系晚間當然還有人，只要辦得到，我馬上幫你找來。可是容我再勸你一句，不要試圖到蓋婭去。」

崔維茲說：「我決心要試一試。」

昆特瑟茲則以沉重的口吻說：「那麼你就是決心要自殺。」

## 第十四章前進！

### 01

詹諾夫・裴洛拉特望著灰暗曙光中的朦朧景色，心中交雜著遺憾與猶疑。

「我們待的時間還不夠，葛蘭。這似乎是個既親切又有趣的世界，我希望能再多了解一點。」

原本埋首操作電腦的崔維茲抬起頭來，露出一抹苦笑。「你以為我不想啊？我們在這顆行星上吃了三頓正餐，風味完全不同，但都是美味佳餚，我真想多喫幾頓呢。我們也沒遇見幾個女人，而且都是走馬看花。她們有些看起來相當誘人，嗯，你曉得我心裏想什麼。」

裴洛拉特微微皺起鼻頭。「喔，我親愛的兄弟。她們的鞋子簡直像牛鈴鐺，衣服五顏六色俗不可耐，還有她們的睫毛，簡直無所不用其極。你注意到她們的睫毛沒有？」

「你大可相信我注意到了每一件事，詹諾夫。你討厭的那些都只是表象，只要稍加勸誘，她們就會把臉洗幹凈，而在適當的時候，還會把鞋子和五顏六色通通褪去。」

裴洛拉特說：「這點我願意相信你，葛蘭。然而，我是想進一步打探地球的資料。目前為止，我們聽到的有關地球的說法，沒有一則令人滿意，而且彼此充滿矛盾——一個人強調放射性，另一個則強調機器人。」

「但兩人都說地球已死。」

「這倒是真的。」裴洛拉特答得很勉強，「但可能只有一種說法正確，或者兩種說法都只有部分正確，或者兩人說的都不是事實。無論如何，葛蘭，這些傳說只會讓真相更加撲朔迷離，你聽到這些說法，想必也心癢難熬，忍不住要一探究竟，找出真正的答案。」

「沒錯。」崔維茲說，「我向銀河中每一顆矮星發誓，你說得沒錯。然而，我們眼前的問題是蓋婭。一旦把這件事弄清楚，我們就可以前往地球，或者回到賽協爾來多待些日子。可是，蓋婭第一優先。」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眼前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昆特瑟茲的說法，死神正在蓋婭恭候我們，我們到底該不該去？」

崔維茲說：「我也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你會害怕嗎？」

裴洛拉特猶豫了半天，彷彿在鉆研自己的心靈。然後，他用相當簡單且實事求是的態度答道：「我怕，怕死了！」

崔維茲往椅背上一靠，轉過頭來面對著裴洛拉特。他也用沉穩而實事求是的態度說：「詹諾夫，你沒有理由冒這種險。只要你說句話，我就讓你留在賽協爾，你可以把自己的行李卸下，並留下一半的信用點。等我返航的時候，我會再來接你，那時只要你有興趣，我們再去天狼星區，假如地球真在那裏，我們一定把它找出來。萬一我一去不返，賽協爾上的基地官員會負責送你回端點星。老朋友，假如你打算留在此地，我不會感到不舒服。」

裴洛拉特猛眨著眼睛，嘴脣緊閉了好一陣子。然後他才開口，用稍微粗啞的聲音說：「老朋友？我們認識纔多久？差不多一個星期吧？可是我拒絕離去，這是不是很奇怪？我的確很害怕，可是我要留下來陪你。」

崔維茲做了一個不明白的手勢。「可是為什麼呢？我真的沒有要求你留下。」

「我也不清楚為什麼，但這是我心甘情願的。因為……因為……葛蘭，我對你有信心，我覺得你總是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我原本打算去川陀，現在我已經明白，即使真的去了，也可能一無所獲。是你堅持我們到蓋婭去，蓋婭就一定是銀河的一個重要樞紐，許多事情似乎都跟它有所牽連。假如這還嫌不夠，葛蘭，我還目睹了你逼迫昆特瑟茲的手段。那實在是高明的詐術，令他不得不把蓋婭的詳情吐露給你。總之，我對你實在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麼說，你對我真的有信心。」

裴洛拉特說：「是的，我有信心。」

崔維茲按著對方的上臂，似乎在思索該怎麼接口。最後他終於說：「詹諾夫，如果我判斷錯誤，讓你我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可不可以請你事先原諒我？」

裴洛拉特答道：「喔，我親愛的夥伴，你為何這麼問？我是由於個人的因素，才作出這個決定，和你沒有關係。現在，拜託，我們盡快離開吧。我的懦弱不知何時會再度發作，讓我羞愧得再也抬不起頭來。」

「遵命，詹諾夫。」崔維茲道，「一旦電腦說沒問題，我們第一時間就離開這裏。這一次，只要確定大氣層上方沒有其他船艦，我們就要使用重力推進——垂直上升。隨著周遭大氣變得愈來愈稀薄，我們的速度就會愈來愈快。要不了一小時，我們就能到太空了。」

「太好啦。」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捏開一個塑膠咖啡容器的蓋子，開口處幾乎立時冒出熱氣。他將奶嘴含在口中，開始吸吮容器內的咖啡，同時吸進適量的空氣，將咖啡冷卻到適當的溫度。

崔維茲咧嘴一笑。「你已經學會熟練地使用這些東西，稱得上太空老兵了，詹諾夫。」

裴洛拉特盯著那個塑膠容器，好一會兒才說：「既然我們的太空艇可以隨意調節重力場，我們當然能用普通的咖啡杯，對不對？」

「當然，但是你無法讓眾多的太空常客，放棄那些太空專用設備。『太空飛鼠』如果也用普通的咖啡杯，如何顯得跟『地上爬蟲』有一大段距離？你看到艙壁和艙頂的那些圓環嗎？兩萬多年來，這種吊環是太空航具不可或缺的配備，但在重力推進的船艦中，吊環卻完全派不上用場，可是它們並未消失。我敢拿這艘太空艇打賭一杯咖啡，在起飛的時候，太空老兵還是會假裝被壓得窒息；當船艦維持著一個Ｇ，也就是正常重力時，他們卻會拉著吊環蕩來蕩去，彷彿仍舊處於失重狀態。總之，這兩件事我都敢打賭。」

「你在開玩笑。」

「嗯，也許有一點，不過凡事都有社會慣性，連科技的進展也不例外。所以才會有那些沒用的吊環，以及配有奶嘴的杯子。」

裴洛拉特心領神會地點了點頭，然後繼續喝他的咖啡。喝完之後，他才問道：「我們什麼時候起飛？」

崔維茲一面開懷大笑，一面說：「騙倒你啦。當我談論那些吊環的時候，我們正在起飛，你卻完全沒注意到。現在，我們已經有一英里高了。」

「你又在唬我。」

「看看外面。」

裴洛拉特依言照做，然後說：「可是我一點感覺也沒有。」

「你本來就不該有感覺。」

「我們這樣做不會違規嗎？我是說，我們應該像降落時那樣做螺旋狀飛行，跟著無線電指標盤旋而上，對不對？」

「我們沒有理由那樣做，詹諾夫。沒有人會阻攔我們，沒有任何人會。」

「降落的時候，你說……」

「那是兩碼子事。他們不怎麼歡迎我們到來，卻恨不得列隊歡送我們離去。」

「你怎麼這樣講呢，葛蘭？跟我們談到蓋婭的只有昆特瑟茲一個人，而他曾經央求我們別去。」

「你可別相信他，詹諾夫。他只是做個樣子罷了，無論如何他也要誘使我們前往蓋婭。詹諾夫，你說佩服我從他口中詐取內幕的本事，很抱歉，我實在愧不敢當。即使我什麼也沒做，他終究還是會自動告訴我們。如果我把耳朵塞起來，他甚至會沖著我大吼大叫。」

「你怎麼這樣講呢，葛蘭？這簡直是瘋言瘋語。」

「你是指妄想癥嗎？是的，我知道。」崔維茲轉身面向電腦，專心地將感官延伸出去，然後說：「我們沒有遭到阻攔，沒有船艦在攔截距離內，也沒有收到任何警告訊號。」

他又把身子一轉，對著裴洛拉特說：「告訴我，詹諾夫，你是如何發現蓋婭的？當我們還在端點星的時候，你就已經曉得蓋婭了。你知道它位於賽協爾星區，也知道它的名字可說跟地球同義。這些都是從哪裏聽來的？」

裴洛拉特似乎呆住了，他答道：「如果我還在端點星上的研究室裏面，或許可以翻翻舊檔案。我可沒有隨身帶著所有的東西，例如發現某一項資料的日期，這類記錄就絕對不在身邊。」

「好，你想想看。」崔維茲繃著臉說，「賽協爾人自己對這件事守口如瓶。他們不願意談論蓋婭的真面目，政府甚至鼓吹迷信，讓這個星區的民眾普遍認為，普通空間中並沒有這樣一顆行星。其實，我還能告訴你一件事。注意看！」

崔維茲再度轉身面對電腦，手指在指令感應板上輕快掠過，動作熟練、自然而瀟灑。當他將雙手按在掌印上的時候，隨即體驗到溫暖的接觸與擁抱。與此同時，他又像往常一樣，感覺到部分的意識滲了出去。

他說：「這是電腦記憶庫中的銀河地圖，來自賽協爾的資料還沒有加進去。我準備讓你看的部分，對應於我們昨晚看到的賽協爾夜空。」

整個艙房暗了下來，屏幕上出現一片夜空的景象。

裴洛拉特沉聲道：「跟我們在賽協爾看到的一樣美麗。」

「其實更加美麗。」崔維茲用不耐煩的口氣說，「這個顯像中，沒有任何種類的大氣幹擾，而且沒有云霧，也沒有地平線附近的吸收作用。不過請等一等，我來作些調整。」

顯像開始平穩地挪移，使兩人產生本身正在移動的錯覺。裴洛拉特下意識地緊緊抓住座椅扶手。

「那裏！」崔維茲說，「你認得出來嗎？」

「當然，那正是五姐妹——昆特瑟茲指給我們看的那個正五邊形，絕對錯不了。」

「的確沒錯，可是蓋婭在哪裏？」

裴洛拉特猛眨眼睛，卻不見中央處有任何黯淡的星辰。

「不在那裏。」他說。

「對了，不在那裏，因為它的位置不在這臺電腦的資料庫中。不過，這些資料庫幾乎不可能特別為了我們而故意做得不完整，因此我斷定，基地上設計這些資料庫的銀河地理學家，縱使擁有數量龐大的資料，卻對蓋婭一無所知。」

「你想，假如我們到川陀去……」裴洛拉特說。

「我猜即使到了那裏，也無法找到任何有關蓋婭的資料。賽協爾人一直將它的存在視為祕密，而且據我猜測，蓋婭星人本身更會嚴格保密。幾天前，你自己告訴我這並非不尋常的現象，有些世界為了逃稅或避免外界幹擾，會故意把自己隱藏起來。」

「通常星圖繪制者或天體統計師，」裴洛拉特說，「只有在銀河中星辰稀疏的區域，才會偶爾發現這種世界。它們能夠隱匿起來，是因為位置偏遠孤立，蓋婭卻不是這樣。」

「沒錯，這是它另一個不尋常的地方。所以讓我們把星圖留在屏幕上，以便你我繼續探討銀河地理學家疏漏的原因。讓我再問你一遍，既然連這方面的專家都不知道蓋婭，你又是如何獲悉的？」

「我的好葛蘭，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不斷蒐集地球的神話、地球的傳說和地球的歷史。現在我身邊沒有完整的記錄，我又怎麼能……」

「我們可以找個切入點，詹諾夫。比方說，你第一次聽說它的名字，是在你研究工作的前十五年，還是後十五年？」

「哦？嗯，如果這麼粗略劃分，那當然是後十五年。」

「你還可以回想得更清楚一點。例如，我猜你是最近幾年才聽說蓋婭的。」

崔維茲凝望著裴洛拉特，卻無法看見對方隱藏在陰暗中的表情，於是將艙房的光線調亮一點。屏幕上壯觀的夜空景象隨即變得有些朦朧，而裴洛拉特則面無表情，看不出任何端倪。

「怎麼樣？」崔維茲問道。

「我正在想呢。」裴洛拉特說，「你大概猜對了，但我可不敢發誓。我在寫信給列德貝特大學的吉姆柏教授時，並沒有提到蓋婭，假如當時我已經知道，照理說應該會跟他提一提。而那是，讓我想想看，那是九五年，也就是三年前的事。我想你說對了，葛蘭。」

「你又是怎麼發現的呢？」崔維茲追問道，「在某次通信中？某本書裏？某篇科學論文中？還是一首古老的歌謠？怎麼發現的？拜託！」

裴洛拉特靠著椅背，雙臂交握胸前，整個人一動不動，陷入深度的沉思。崔維茲閉上嘴巴默默等待。

最後，裴洛拉特終於開口：「是在一次私人通信中。但是，我親愛的兄弟，千萬別問我是誰寫的信，我可不記得了。」

崔維茲雙手滲出冷汗，順手在寬腰帶上抹了一下。他不敢直接逼問，只能技巧地引導裴洛拉特逐步回想。「是一位歷史學家寫的信？還是一位神話學專家？或是一位銀河地理學家？」

「沒有用的，我沒法幫那封信配上一個名字。」

「或許，因為根本沒有署名。」

「喔，不，這簡直不可能。」

「為什麼？你不理會不具名的信件嗎？」

「我想那倒不至於。」

「你接到過這種信件嗎？」

「難得纔有一次。最近這些年，我在某些學術圈中變得小有名氣，許多人都知道我專門蒐集特定的神話和傳說。跟我保持書信往來的學者，如果從非學術性來源發現相關資料，有時會好心地轉寄一份給我。這一類信件，有些就沒有署名。」

崔維茲說：「好的，但你是否直接收到過未具名的，又不是由學術圈朋友轉寄來的資料？」

「偶爾會有，可是非常罕見。」

「你能否確定，蓋婭的資料不是這樣來的？」

「未具名的通信實在太少見，蓋婭的資料如果真是這樣來的，我想我應該記得才對。話說回來，我也無法確定那個資料是否來源不明。不過請注意，這並不代表我真是從匿名信件獲知的。」

「這點我了解。但可能性總還是有的，對不對？」

裴洛拉特非常勉強地說：「我想應該是吧，可是你問這些幹什麼呢？」

「我還沒有問完。」崔維茲用蠻橫的口氣說，「暫且不論是否匿名，你是從哪裏收到那份資料的？哪一個世界？」

裴洛拉特聳了聳肩。「饒了我吧，我毫無印象。」

「有沒有可能來自賽協爾？」

「我跟你說過，我不知道。」

「照我說，你的資料正是來自賽協爾。」

「你愛怎麼說都行，但你說的不一定就是事實。」

「不一定？當昆特瑟茲指著五姐妹中央那顆暗星的時候，你馬上知道它是蓋婭。而在昆特瑟茲尚未告訴我們之前，你就先說了出來，記得嗎？」

「記得，當然記得。」

「這怎麼可能呢？你怎能立刻認出那顆暗星正是蓋婭？」

「因為我手上那個有關蓋婭的傳說，其實很少用蓋婭這個名稱。通常都是用比喻的說法，而且有許多不同的比喻。其中一個重復過好幾次的是『五姐妹的小兄弟』，另一個則是『五邊形之心』，有時也稱為『五邊形中點』。當昆特瑟茲指出五姐妹和中央那顆星的時候，這些隱喻立刻在我的腦海浮現。」

「以前你從未跟我提過這些隱喻。」

「我原來並不知道它們的意義，也不覺得有必要跟你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你是……」說到這裏，裴洛拉特猶豫起來。

「一個外行？」

「是的。」

「我希望你會了解，五姐妹排出的正五邊形，並非一種絕對的形狀。」

「這話是什麼意思？」

崔維茲樂得哈哈大笑。「你果真是地上的爬蟲，你以為天空具有實質的形體嗎？星辰都被釘在天上嗎？唯有在賽協爾行星所屬的行星系，人們才會看到五姐妹構成一個正五邊形。在環繞其他恆星的行星看來，五姐妹所呈現的形狀都不一樣。原因之一是觀察的角度變了；原因之二，這五顆星和賽協爾行星的距離各不相同，如果從其他角度觀察，或許根本看不出什麼幾何圖形。可能其中一兩顆星在這半個天球，其他三四顆卻在另一半。你看——」

崔維茲又關上艙房燈光，同時俯身面向電腦。「賽協爾聯盟總共由八十六個住人行星系組成。讓我們將蓋婭——或者說蓋婭的位置——予以固定，」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五邊形中央處立刻出現一個小紅圈，「然後在其他八十五個行星系中，隨機選取一些世界，將顯像轉換成那些世界的星空。」

星空的景象開始變換，裴洛拉特猛眨著眼睛。小紅圈一直保持在屏幕正中央，可是五姐妹早已消失無蹤。紅圈周圍雖然有些亮星，卻沒有構成緊致的幾何圖形。星空一變再變，一直變個不停。紅圈始終固定在原處，可是從未出現亮度相當的恆星所構成的正五邊形。偶爾會有個扭曲的五邊形，五顆星的亮度也不盡不同。昆特瑟茲指出的那個完美幾何結構，從頭到尾沒有在屏幕上出現過。

「看夠了嗎？」崔維茲說，「我向你保證，唯有在賽協爾行星系的各個世界上，五姐妹看起來纔像我們昨天見到的樣子。」

裴洛拉特說：「賽協爾的觀點有可能流傳到其他行星。帝政時期，很多諺語都是以川陀為基準，有些甚至傳到了我們的端點星。」

「我們現在知道，賽協爾將蓋婭視為天大的祕密，你難道還相信那種事嗎？而賽協爾聯盟之外的世界，又為何會對這種傳說有興趣？如果夜空中沒有那樣的星象，又有誰會關心『五姐妹的小兄弟』呢？」

「你也許說對了。」

「既然如此，難道你還沒想到，你收到的蓋婭資料必定來自賽協爾？它甚至不是來自賽協爾聯盟某個角落，而正是聯盟首都世界所屬的那個行星系。」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你說得好像真有那麼回事，可是我怎麼都記不得，我就是想不起來了。」

「至少，你看出我的論證多麼有說服力了吧？」

「是的，我看出來了。」

「接下來的問題是，你認為這個傳說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任何時間都有可能。我猜早在帝政時代便已形成，它具有那種古老色彩……」

「你錯了，詹諾夫。五姐妹和賽協爾行星的距離不算遠，所以看起來才會那麼明亮。由於這個緣故，其中四顆具有高度的『自行』，而它們又分屬不同的星族，因此自行的方向各不相同。我將星圖的時間慢慢往回調，你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代表蓋婭的小紅圈依然保持原來的位置，正五邊形卻漸漸分開，其中一顆緩緩挪動，其他四顆則向不同的方向迅速飄移。

「注意看，詹諾夫。」崔維茲說，「你還能說它是正五邊形嗎？」

「顯然一邊大一邊小。」裴洛拉特答道。

「蓋婭還在正中央嗎？」

「不，偏到一邊去了。」

「很好。這是一百五十年前，那五顆星所呈現的形狀，只不過距今一個半世紀而已。你收到的那份資料，其中有『五邊形之心』之類的描述，在本世紀之前，這些說法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意義，甚至賽協爾也不例外。你收到的那份資料必定源自賽協爾，而且還是本世紀的產物，甚至有可能不到十年的歷史。雖然賽協爾對蓋婭守口如瓶，你卻能無意中獲得那份資料。」

崔維茲把燈打開，並關掉星圖的顯像，然後他坐在原處，以凌厲的目光瞪著裴洛拉特。

裴洛拉特說：「我被你搞糊塗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你自己說吧。想想看！不久以前，不知怎麼搞的，我忽然想到第二基地依舊存在。那時我在競選議員，正準備作一場競選演說。為了吸收遊離選票，我故作驚人之語，說了些訴諸情感的題外話：『萬一第二基地仍舊存在……』當天稍後，我獨自尋思：這件事有沒有可能是真的？於是我開始閱讀相關的歷史書籍，不到一個星期，我就說服了自己。縱使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但是長久以來，我總是感到自己擁有一種奇妙的本能，能從紛亂的臆測中擷取正確的結論。這一次，雖然……」

崔維茲沉思了一下，然後繼續說：「看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世上的人那麼多，我偏偏對康普推心置腹，最後被他給出賣了。結果布拉諾市長逮捕了我，又把我放逐到太空中。可是她為何選擇放逐，而不是乾脆將我囚禁，或是試著威脅我住口？又為什麼給我一艘最新型的太空艇，讓我能在銀河中進行不可思議的躍遷？更奇怪的是，她為什麼堅持要我帶你同行，並建議我幫助你尋找地球？

「而我自己，又為何那麼肯定我們不該去川陀？對於我們的探索計劃，我確信你心中有個更好的目標，而你立刻就提到蓋婭這個神祕世界。如今事實證明，你的資料來源近乎一個謎。

「我們來到賽協爾——這是理所當然的第一站——竟然立刻碰到康普。他主動對我們說了一段地球的興亡史，然後向我們保證，地球位於天狼星區，並且慫恿我們到那裏去。」

裴洛拉特道：「你矛盾了。照你這麼說，好像所有的情勢都在促使我們前往蓋婭，可是你自己也說，康普試圖說服我們到別處去。」

「沖著他那句話，我就決心維持我們原先的調查路線，因為我再也不相信這個人。你難道沒有想到，這也許正是他期望的結果嗎？他可能是故意勸我們到別處去，目的則是希望我們不要離開。」

「那只是你的幻想。」裴洛拉特嘀咕道。

「是嗎？讓我們繼續推敲下去。我們去找昆特瑟茲，只因為他剛好就在附近……」

「並不盡然，」裴洛拉特說，「我記得他的名字。」

「你只是覺得那名字眼熟。你從來沒有讀過他寫的任何東西，至少你不記得了。你為何還會覺得眼熟呢？反之，他剛巧讀過你的一篇論文，而且對它萬分傾倒。這樣的機會到底有多大？你自己也承認，你的研究工作並不怎麼出名。

「還有呢，那個帶我們去見他的妙齡女郎，也無緣無故跟我們提到蓋婭，還告訴我們它在超空間裏，好像一定要讓我們牢記在心。當我們向昆特瑟茲問起蓋婭的時候，他表現得好像不願意談，但是並沒有把我們轟出去——即使我對他很不客氣。他反而把我們帶到他家裏，而且半路上還不厭其煩地指出五姐妹。他甚至特別提到中央那顆暗星，生怕我們沒注意到。為什麼呢？這一切，難道不是一連串異常的巧合嗎？」

裴洛拉特說：「如果你這麼鋪陳……」

「隨便你喜歡怎麼鋪陳都行。」崔維茲說，「我就是不信能有這麼一連串異常的巧合。」

「那麼，這一切又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有人暗中策動我們前往蓋婭？」

「沒錯。」

「是誰？」

崔維茲說：「這個問題根本不必問。誰有能力調整他人的心靈？誰能悄悄改變他人的心意？誰又有辦法轉移各種事件的發展方向？」

「你是在告訴我，正是第二基地乾的。」

「嗯，我們聽說的蓋婭是個怎樣的世界？它是招惹不得的。進攻它的艦隊一律全軍覆沒，到過那裏的人通通有去無回，就連騾都不敢與它為敵。事實上，騾有可能就是那裏出生的。我當然認為蓋婭正是第二基地，而尋找第二基地，畢竟是我的最終目標。」

裴洛拉特又搖了搖頭。「可是根據某些歷史學家的說法，騾正是被第二基地制伏的。他怎麼可能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猜，他是叛徒吧。」

「可是第二基地為何又處心積慮，策動我們前往他們的大本營呢？」

崔維茲的目光沒有焦點，眉頭也深鎖起來。他回答說：「讓我們來推理一番。第二基地似乎一直遵奉一個信條，就是對自身的一切盡量保密。最理想的情況，是銀河中無人知曉他們的存在，這點我們可以肯定。過去一百二十年來，大家都認為第二基地已經滅絕，而這必定徹底符合他們的理想。但是，當我開始懷疑他們仍舊存在時，他們卻毫無反應。康普知道這件事，而他們本來可以透過他，用各種方法讓我閉嘴，甚至將我殺害。可是他們毫無反應。」

裴洛拉特說：「他們害你遭到逮捕，這筆賬可以記到第二基地頭上。根據你的說法，這就導致端點星的民眾無法知曉你的看法。第二基地的人沒有動用武力，就達到了這個重大目的，他們可以說絕對信奉塞佛・哈定的名言：『武力是無能者最後的手段』。」

「可是掩住端點星民眾的耳目並沒有意義，布拉諾市長已經知道我的看法，而且，至少會懷疑我可能是對的。所以現在，你看，他們要傷害我都已經太遲了。如果他們一開始就把我鏟除，誰都不會懷疑到他們頭上。如果他們一直不碰我，或許也不會受到任何懷疑，因為他們能設法使端點星上每一個人，都相信我是怪人，甚至可能是個瘋子。我一旦了解到，如果將自己的信念公諸於世，會立刻毀掉自己的政治前途，那我大概就會被迫閉嘴。

「可是如今，他們做什麼都太遲了。布拉諾市長已經對情勢相當起疑，才會派康普來跟蹤我。她特地在康普的太空艇上裝了超波中繼器，因為她並不信任康普，這點可比我要聰明。因此，她知道我們到了賽協爾。昨晚你入睡後，我叫電腦送出一道電訊，直接傳到基地駐賽協爾大使的電腦。我說我們正在飛往蓋婭途中，甚至連蓋婭的坐標也一併附上。假使第二基地現在對我們採取任何行動，我確定布拉諾會追查到底。而吸引基地的注意，則是他們絕對不願見到的事。」

「如果他們那麼厲害，還會在乎是否吸引基地的注意嗎？」

「會的。」崔維茲斬釘截鐵地說，「他們始終躲躲藏藏，一定是因為他們某些方面仍舊薄弱，而基地的科技又太過先進，甚至可能超出謝頓的預料。他們用那麼委婉，甚至鬼祟的手段，設法把我們弄到他們的世界，似乎代表他們不願作出任何引人注目的舉動。果真如此，就等於他們已經輸了，至少輸了一部分，因為他們早已引起注意。我不信他們還有什麼辦法能扭轉這個局勢。」

裴洛拉特說：「但是他們為什麼這樣做呢？如果你的分析正確，他們大老遠把我們引誘到銀河這一端來，不是等於自取滅亡嗎？他們想從我們這裏得到些什麼？」

崔維茲瞪著裴洛拉特，一張臉漲得通紅。「詹諾夫，」他說，「我對這件事有個感覺。我具有一種特殊天賦，能夠從趨近於零的線索中，推敲出正確的結論。當我的想法正確時，心中會出現一種信念，而我現在就有這種自信。他們的確想從我身上得到些什麼，而且亟需得到，這才會甘冒曝光的危險進行一切。我不知道他們究竟想要什麼，但我一定要找出來，因為如果我真有什麼異能，而且又是威力無窮，我希望自己能善加運用，只用在我認為正確的事情上。」他微微聳了聳肩，「既然你曉得了我是個多麼瘋狂的人，老朋友，你還要跟我一道去嗎？」

裴洛拉特答道：「我告訴過你，我對你有信心，現在我仍然這麼想。」

崔維茲大大鬆了一口氣，忍不住哈哈大笑。「好極了！因為我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你在整個事件中也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既然這樣，詹諾夫，我們就全速航向蓋婭。前進！」

### 02

赫拉・布拉諾市長看來絕不只六十二歲。她並非總是顯得那麼蒼老，但今天正是如此。由於心事重重，剛才走進地圖室的時候，她忘記避開可惡的鏡子，跟自己的影像打了一個照面。所以說，她曉得自己的形容變得多麼憔悴枯槁。

她長嘆一聲，這份差事能把一個人耗得油盡燈枯。她已經擔任五年的市長，而在此之前的十二個年頭，她躲在兩個傀儡市長身後，其實早已大權在握。十七年來，一切都很平靜，一切都很成功，一切都——很累人。順順利利尚且如此，假如是疲累、挫敗和黴運的組合，她實在難以想象。

她突然間領悟到，自己的運氣的確還不壞。但一想到自己只能隨波逐流，不能有什麼大作為，這個可怕的想法就會令她萬念俱灰。

謝頓計劃一向相當成功，而第二基地會確保它今後繼續一帆風順。她身為基地的偉大舵手（正式的名稱是「第一」基地，但在端點星上，從來沒人想到加上這個形容詞），只能算是躬逢其盛罷了。

歷史將不會記得她這個人，頂多隻是一筆帶過。她就像坐在一艘太空船的駕駛艙中，但太空船實際上是由外界遙控。

就連茵德布爾三世都做了一點事，基地是在他掌權之際，陷落於騾手中。至少，他導致了基地的短暫覆亡。

可是後人回顧歷史，會說布拉諾市長什麼都沒做！

除非這個葛蘭・崔維茲，這名莽撞的議員，這根避雷針，替她扭轉乾坤……

她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地圖。這套地圖並非新型電腦所產生的那種，而是一團三維激光陣列投射在半空中的銀河全息圖。雖然它無法移動、旋轉、擴張、收縮，使用者卻可以四處走動，從不同的角度觀察這個模型。

她按下一個開關，銀河就有一大片變成紅色（如果不算「無生命地帶」的核心區域，差不多佔了整體的三分之一）。這個紅色區域代表基地聯邦，總共涵蓋超過七百萬個住人世界，全都在「議會」與她自己的統治下。這七百多萬個世界也都各自選出代表，組成一個龐大的「行星議院」，成天爭論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然後鄭重其事地表決，卻從來沒有機會處理任何重大議題。

她又按了一下開關，聯邦邊緣各處便冒出許多粉紅色。這代表影響力的範圍！那些區域並非基地疆域，但它們雖然名義上是獨立的，卻連做夢也不敢反對基地的任何行動。

她心中百分之百確定，銀河中沒有任何勢力能與基地抗衡（甚至第二基地亦然，只可惜找不到它），基地可以隨心所欲派出最精良的星際艦隊，輕而易舉建立起第二帝國。

可是謝頓計劃執行至今，只過了五個世紀而已。根據這個計劃，必須歷經十個世紀的準備期，第二帝國方能建立，而第二基地會確保謝頓計劃正確執行。市長滿面愁容地搖了搖頭，牽動了滿頭灰發。如果現在就採取行動，基地無論如何都會失敗。雖然基地艦隊無堅不摧，仍舊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

除非崔維茲這根避雷針，能夠吸引第二基地發出的閃電，如此就能設法追蹤閃電的來源。

她四下張望，柯代爾在哪裏？在這個節骨眼，他實在不該遲到。

柯代爾彷彿感應到她的召喚，大搖大擺走了進來。他從來沒有顯得如此慈祥和藹，臉上帶著愉快的笑容，配上兩撇灰白的鬍子與曬黑的皮膚。雖說慈祥和藹，他並不算老，事實上，他比她足足年輕八歲。

他怎麼一點倦容都沒有？當了十五年的安全局局長，竟然不曾在他臉上留下任何痕跡？

### 03

柯代爾恭謹地緩緩點了點頭，這是與市長進行討論之前的必要禮節。這類規矩是茵德布爾家族傳下來的陋習，如今一切幾乎皆已改變，唯獨禮儀規範是唯一的例外。

他說：「抱歉我來遲了，市長。不過你逮捕崔維茲那件事，麻木的議會終於開始有反應了。」

「哦？」市長以冷靜的口氣答道，「快要爆發宮廷革命了嗎？」

「門都沒有，一切都在我們控制之下，只是將會有些聒噪。」

「讓他們去聒噪吧，那會使他們覺得舒服一點，而我——我將置身事外。我猜想，我可以訴諸民意的支持吧？」

「我想沒問題，尤其是端點星以外的世界。出了端點星，沒有人會關心一名失蹤議員的下落。」

「可是我關心。」

「啊？又有消息了？」

「裏奧諾，」市長說，「我想知道賽協爾的詳情。」

「我可不是長了腿的歷史課本。」裏奧諾・柯代爾帶著微笑答道。

「我不要聽歷史，我要知道事實。為什麼賽協爾是獨立的？你看。」她指著全息地圖的紅色部分，在旋臂的內圈深處，有一塊被團團圍住的白色區域。

布拉諾說：「我們幾乎把它完全封死，幾乎吞沒了它，但它仍是白色的。根據我們的地圖，它甚至不是粉紅色的忠誠盟邦。」

柯代爾聳了聳肩。「雖然並非正式的忠誠盟邦，它從來不招惹我們，一直是中立的。」

「好吧，那你再看看這個。」她又按了一下開關，紅色區域突然擴大許多，幾乎涵蓋了半壁銀河。「這是騾死亡之際，」布拉諾市長說，「他所控制的領域。如果你向紅色區域裏面望去，就會發現賽協爾聯盟那時完全遭到包圍，但仍然是白色的。它是騾唯一放過的包圍區域。」

「它當時也是中立的。」

「騾可不怎麼尊重中立。」

「對賽協爾，他似乎破了例。」

「似乎破了例，賽協爾有什麼本事？」

柯代爾答道：「什麼都沒有！相信我，市長，只要我們想要它，它隨時是我們的。」

「是嗎？但事實上它並不是我們的。」

「還沒有這個需要。」

布拉諾上身靠向椅背，手臂輕輕掃過開關，關上了銀河地圖。「我想現在我們得要它了。」

「我沒聽懂，市長？」

「裏奧諾，我把那個笨蛋議員送到太空，是要他當一根避雷針。我覺得第二基地會被他唬到，會認為他是相當危險的人物，甚至比基地更加危險。他註定會遭到雷擊，而我們就能找出雷電的源頭。」

「這個我懂，市長！」

「我本來的打算，是要他前往川陀那個廢墟，到那座圖書館去翻箱倒櫃一番，設法尋找地球的下落。你應該記得，那些無聊的玄學家常常強調，地球就是人類起源之處。他們說得頭頭是道，雖然那幾乎不可能是真的。第二基地不會相信他要找的真是地球，因此必定會採取行動，查出他的真正目標。」

「可是他並沒有去川陀。」

「沒錯，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然跑到賽協爾去了。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但是請原諒我這只老獵犬，我的職責就是懷疑每一件事，所以請告訴我，你是怎樣獲悉他和那個裴洛拉特去了賽協爾。我知道康普曾經作過報告，但是我們又能信任康普幾分？」

「那個超波中繼器告訴我們，康普的太空艇確實降落在賽協爾行星。」

「這點毫無疑問，但你怎麼知道崔維茲和裴洛拉特也在那裏？康普飛往賽協爾可能另有原因，他也許並不知道，或者根本不關心另外兩人的下落。」

「事實上，駐賽協爾大使已經通知我們，崔維茲和裴洛拉特的太空艇抵達了賽協爾，我可不信那艘太空艇會自動飛去。此外康普在報告中說，他跟他們交談過，即使他不值得信任，我們還有他們兩人到了賽協爾大學的目擊報告，他們去那裏拜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歷史學家。」

「這些報告，」柯代爾以溫和的口氣說，「我全部沒有收到。」

布拉諾嗤之以鼻。「別喫味了。這些報告都由我親自處理，而且我這就在知會你，並沒有延誤多少時間。最新的一則消息，是大使剛剛送來的，我們的避雷針又上路了。他在賽協爾行星待了兩天，然後就離開了。他告訴大使，他要航向另一個行星系，該處距離賽協爾約十秒差距。他還把目的地的名稱和銀河坐標傳給了大使，大使又轉來給我們。」

「康普有沒有證實這些事？」

「大使向我們報告這件事之前，康普就報告了同樣的消息。當時康普還不確定崔維茲要去哪裏，想必他會繼續跟蹤。」

柯代爾說：「我們還不清楚變故的前因後果。」他將一顆含片丟進嘴裏，若有所思地吮著，「為什麼崔維茲要去賽協爾？為什麼又會離開？」

「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則是『何處』，崔維茲要去哪裏？」

「你剛纔不是說過了嗎，市長，他把目的地的名稱和坐標都給了大使。你是在暗示他對大使說謊？或是大使欺騙了我們？」

「即使假設人人都說實話，而且沒有任何無心之失，那個名稱也令我感到好奇。崔維茲告訴大使說他要去蓋婭，蓋子的『蓋』，女字旁的『婭』，崔維茲特別強調了一遍。」

柯代爾說：「蓋婭？我從未聽說過。」

「是嗎？這並不奇怪。」布拉諾向剛才呈現顯像地圖的位置指了指，「從這個房間的地圖中，理論上，我隨時能叫出每一顆擁有住人世界的恆星，以及雖然沒有住人行星系，本身卻十分顯著的星體。只要我操作得當，總共可以標示出超過三千萬顆——包括獨立的、成對的、擠成一團的。我可以標出五種不同的色彩，或是一個一個來，或是一次全部解決。可是，我無法在其中找到蓋婭的位置。在這套地圖中，蓋婭根本不存在。」

柯代爾說：「這套地圖顯示的恆星，只佔銀河中總數的萬分之一。」

「話是不錯，可是那些未顯示出來的恆星，周圍都沒有住人行星。崔維茲為何要去一顆無人行星呢？」

「你有沒有試過中央電腦？它將銀河的三千億顆恆星通通收錄了。」

「我也是這麼聽說的，但是能信嗎？你我兩人知道得非常清楚，我們的任何一套地圖，都漏掉了數千顆住人行星——不只是這個房間裏的地圖，中央電腦的資料也一樣。蓋婭顯然就是其中之一。」

柯代爾的口氣冷靜依舊，甚至有點像在哄小孩子。「市長，八成沒什麼好操心的。崔維茲或許只是瞎闖一番，也可能是故意要騙我們，其實根本沒有一顆叫蓋婭的星星，他給我們的坐標上其實什麼都沒有。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擺脫我們，既然他跟康普碰過面，或許已經猜到自己被跟蹤了。」

「這樣做如何能擺脫我們？康普當然會跟蹤下去。不，裏奧諾，我心中另有一個想法，我們很可能會有更大的麻煩。聽我說——」

她頓了頓，然後說：「這個房間完全屏蔽，裏奧諾，你要了解這一點。我們不會被任何人竊聽，所以請你暢所欲言，我自己也會這麼做。

「如果我們相信那些情報，這個蓋婭距離賽協爾行星只有十秒差距，因此是賽協爾聯盟的一部分。在整個銀河中，賽協爾聯盟算是經過充分探勘的區域。其中所有的行星系，不論有沒有住人，都有詳細的記錄，而住人世界的資料更是巨細無遺。只有蓋婭是唯一的例外，姑且不論是否有人居住，總之沒有任何人聽說過，也沒有任何地圖收錄它。此外，賽協爾聯盟對基地聯邦保持著奇特的獨立狀態，甚至對當年的騾也維持獨立。自從銀河帝國崩潰之後，它就一直是獨立的。」

「這些又有何相干？」柯代爾謹慎地問道。

「我講的這兩點一定有關聯。賽協爾包容一個無人知曉的行星系，而賽協爾是個碰不得的地方，這兩點不可能沒有牽連。蓋婭不論是怎樣的世界，都把自己保護得很周密。除了近鄰，它絕不讓外界知曉自身的存在。而且它一直在保護這些近鄰，令外人無法征服。」

「你是在告訴我，市長，蓋婭正是第二基地的大本營？」

「我是在告訴你，蓋婭值得好好調查一番。」

「我能否提出一個怪問題，或許是你的理論不容易解釋的。」

「請說。」

「如果蓋婭正是第二基地，又如果數個世紀以來，它一直成功地抵禦外界的入侵，並且保護整個賽協爾，把那個聯盟當做廣闊深厚的防護盾，又如果，它始終避免讓自身的行藏泄露到銀河各處——那麼，這些保護網為何突然通通消失？崔維茲和裴洛拉特離開端點星之後，雖然你建議他們到川陀去，他們卻毫不遲疑地立刻前往賽協爾，如今又轉向蓋婭。更何況，你自己也能想到並懷疑蓋婭。為什麼你不會被某種外力阻止呢？」

布拉諾市長低下頭來，灰白的發絲在燈光下閃著黯淡的光芒。沉默良久之後，她終於答道：「我想，是因為崔維茲議員無意中攪亂了這個局面。他曾經做過的，或者正在進行的什麼事，在某方面危及了謝頓計劃。」

「這絕對不可能，市長。」

「我認為沒有任何事或任何人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哈里・謝頓也並非完美無缺。謝頓計劃某處必定存在缺陷，剛好給崔維茲撞上了，也許連他自己都不曉得。我們必須了解到底是怎麼回事，因此必須到現場去。」

柯代爾終於顯得面色凝重。「千萬別自作主張，市長。我們尚未深思熟慮，不可貿然採取行動。」

「別把我當成白癡，裏奧諾，我並不想發動戰爭，也不是要派遠徵軍去登陸蓋婭。我只是要親臨現場，或說盡量接近那裏。裏奧諾，幫我個忙。我不喜歡跟軍部的人打交道，經過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歲月，那些人一定都變得迂腐不堪，可是你好像並不在乎。你幫我查查，我們有多少戰艦佈署在賽協爾附近，能否讓它們看起來像是例行調防，避免對方發現我們正在動員？」

「在如今的太平盛世，我確定附近不會有太多戰艦，但我會幫你查出來。」

「即使兩三艘也足夠了，如果其中有『超新星級』就再好不過。」

「你打算要它們做什麼？」

「我要它們盡可能向賽協爾推進，但不可引發任何事端。我還要它們彼此足夠接近，以便相互支援。」

「這樣做到底是為什麼？」

「機動運用，我要在必要時能立刻發動攻擊。」

「對抗第二基地？如果蓋婭能讓騾都退避三舍，當然不會把幾艘戰艦放在眼裏。」

布拉諾眼中射出熾烈的鬥志，她說：「老朋友，我剛才說過，沒有哪件事或哪個人是完美的，就連哈里・謝頓都不例外。他在擬定那個千年計劃時，絕對無法超越當時的格局。他是垂死的帝國所培養出來的數學家，當年所有的科技皆已奄奄一息，因而在他的計劃中，無法充分考慮未來科技的進展。比如說，重力子學就是一門嶄新的科技，當時他不可能預料得到。此外，我們在其他方面也突飛猛進。」

「蓋婭也可能一直在進步。」

「在閉門造車的情況下？得了吧。基地聯邦總共擁有千兆人口，這纔能夠集思廣益，使各種科技獲得長足的進展，一個孤立的世界怎能相提並論。我們的戰艦將向前推進，而我要一起去。」

「對不起，市長，你說什麼？」

「我要親自登上集結在賽協爾邊境的戰艦，我想親眼觀察實際狀況。」

柯代爾張著嘴一陣子，然後嚥了咽口水，喉嚨發出一聲怪響。「市長，那是——不智之舉。」為了強調自己的觀點，他顯然已極盡所能。

「不管是否明智，」布拉諾以激昂的語氣說，「我都要這麼做。我已經對端點星厭煩透頂，恨透了這裏無止無休的政治鬥爭、派系對抗、合縱連橫以及背叛出賣。我在政治漩渦中心已有十七年之久，現在我想要幹點別的，什麼都好。而在那裏，」她揮手隨便指了一個方向，「整個銀河的歷史也許將被改寫，我要親自參與這件盛事。」

「你對這種事根本一竅不通，市長。」

「誰又通呢，裏奧諾？」她站了起來，動作有些僵硬。「一旦你幫我把那些戰艦的資料找來，一旦我能把此地的糊塗賬交代清楚，我就即刻起程。還有，裏奧諾，別試圖用任何方法改變我的心意，否則我會把老交情一筆勾銷，將你撤職處分。這點至少我還做得到。」

柯代爾點了點頭。「我知道你做得到，市長，但在你下決心之前，能否請你再考慮一下謝頓計劃的威力？你打算做的也許是自取滅亡。」

「這點我倒並不害怕，裏奧諾。謝頓計劃沒有料到騾的出現，有一就有二，既然它的計算曾經失誤，就有可能再度失靈。」

柯代爾嘆了一口氣。「好吧，如果你真的心意已決，我就只好忠心耿耿地全力以赴了。」

「很好。我再警告你一次，你這句話最好真正出自肺腑。牢記這一點，裏奧諾，我們向蓋婭進發吧。前進！」

## 第十五章蓋婭之陽

### 01

一艘舊式的小型太空船，在太空中謹慎地躍遷許多秒差距，載著史陀・堅迪柏與蘇拉・諾微朝向目的地前進。

諾微正走進駕駛艙。她顯然剛從袖珍盥洗室出來，利用油脂、暖空氣與最少量的水洗了一個澡。她身上裹著一件浴袍，雙手緊緊抓牢，生怕多露出一寸肌膚。她的頭發已經幹了，但糾纏成亂糟糟的一團。

她低聲喚道：「師傅？」

正埋首於電腦與航線圖的堅迪柏抬起頭來。「什麼事，諾微？」

「懇請師傅恕罪……」她忽然打住，又慢慢地說，「請原諒我打擾你，師傅，」然後她又說溜了嘴，「但我係為遺失衣物所苦。」

「你的衣服？」堅迪柏茫然地望著她一陣子，然後才站起來，露出自責的神情。「諾微，是我忘記了。那些衣服需要洗了，現在都在洗衣器中，已經洗凈、烘乾、疊好，一切處理完畢。我應該把它們拿出來，放到一眼就看得見的地方，可是我忘了。」

「我並不想要……要……」她低下頭來，「惹你生氣。」

「你沒有惹我生氣。」堅迪柏高高興興地說，「聽好，辦完這件事之後，我保證會替你張羅一大堆衣服——不但都是新的，而且是最流行的款式。我們走得太匆促，我竟然沒想到多帶幾件換洗衣物。可是說實在的，諾微，現在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將在這個小空間共處一段日子，所以不必……不必……太過在意……那個……」他做了一個含糊的手勢，馬上發覺她眼中露出懼色，於是想到：嗯，她畢竟只是個鄉下姑娘，心中自有一套規範；也許並非所有不合禮數的事全部反對，但衣服是一定要穿的。

他突然感到羞愧不已，同時慶幸她並不是「學者」，無法感知他的想法。他連忙說：「要我替你把衣服拿來嗎？」

「喔，不要，師傅。這不繫你做的事，我知道衣物在哪裏。」

當她再度出現時，全身上下都穿戴整齊，頭發也梳好了。她帶著羞答答的神情說：「我感到羞愧，師傅，我竟然表現……得這麼不識大體。我應該自己把衣物找到。」

「沒關係。」堅迪柏說，「你的銀河標準語說得非常好了，諾微，學者的語言你學得非常快。」

諾微突然微微一笑。她的牙齒不怎麼整齊，但在他的贊美下，她顯得分外容光煥發，臉蛋也有幾分甜美，牙齒的缺陷也就不算什麼了，堅迪柏這麼想。他告訴自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自己挺喜歡贊美她。

「可是當我回家之後，阿姆人會輕視我。」她說，「他們會說我係……是一個咬文嚼字的人，他們總是這樣叫那些說話……古怪的人，他們不喜歡那樣子。」

「我相信你不會再回到阿姆世界去了，諾微。」堅迪柏說，「我確定你能繼續留在銀河大學，跟學者們住在一起。我是說，當這件事結束之後。」

「我喜歡這樣，師傅。」

「我想，你大概不會願意稱我『堅迪柏發言者』，或者光是……」他突然看到她露出堅決的表情，像是反對什麼大逆不道的行為，於是趕緊說，「對，我知道你不會的，算了。」

「那樣做不合宜，師傅。但我能否請問，這件事何時才會結束？」

堅迪柏搖了搖頭。「我也不大清楚。目前我必須做的，是盡快前往某個特定地點。這艘太空船的狀況雖然極佳，可是仍嫌太慢，即使『盡快』也快不到哪裏去。你看，」他指著電腦與航線圖，「我必須計算出跨越廣闊太空的航道，但是電腦能力有限，而我也不怎麼熟練。」

「是不是因為有危險，所以你必須盡快趕去，師傅？」

「你怎麼會想到有危險呢，諾微？」

「因為有時候我認為你沒看到我，那時我看著你，你的臉看起來……我不知道怎麼說。不是驚嚇——我的意思是，不是害怕——也不是期待什麼壞事。」

「那叫憂慮。」堅迪柏喃喃道。

「你看起來好像——掛心。這樣說對嗎？」

「視情況而定。你所謂的掛心是什麼意思，諾微？」

「我的意思是，你看起來好像在自言自語：『在這件大麻煩中，我下一步應該怎麼辦？』」

堅迪柏顯得相當震驚。「那的確是『掛心』，可是你能從我臉上看出來嗎，諾微？在學者之地的時候，我一向極為小心，不讓任何人從我臉上看出任何事。但我的確曾經想到，如今獨處在太空中，只有你在一旁，我可以鬆懈一下。就像一個人回到寢室，會穿著內衣褲行動一樣——對不起，這樣說害你臉紅了。我想要說的是，如果你的感知力那麼強，今後我就得更加謹慎。我經常需要重溫一個教訓：即使不懂精神力學的人，也能作出極佳的猜測。」

諾微現出茫然的表情。「我不懂，師傅。」

「我是在對我自己說話，諾微，你不必掛心——瞧，我也用到這個字眼了。」

「到底有沒有危險呢？」

「諾微，的確有個問題尚待解決。我不知道到達賽協爾之後，我會碰上些什麼——賽協爾就是我們要去的地方。到了那裏之後，我也許會遇到很棘手的情況。」

「是否表示會有危險呢？」

「不會，因為我有能力應付。」

「你又怎麼知道呢？」

「因為我是一位……學者，而且是最棒的一位，銀河中沒有我應付不了的事。」

「師傅，」諾微面容扭曲，好像極為苦惱的樣子，「我不希望令你冒犯——我是說冒犯你——而惹你生氣。我曾經親眼看到那個笨瓜魯菲南為難你，當時你就身處險境，而他只是一個阿姆農夫。現在我不知道有什麼在等待你，你自己也不知道。」

堅迪柏感到十分無奈。「你害怕嗎，諾微？」

「不是為我自己，師傅。我怕——我感到害怕——是為了你。」

「你可以說『我怕』，」堅迪柏喃喃地說，「那也是正確的銀河標準語。」

他沉思了一陣子，然後抬起頭來，抓住了蘇拉・諾微粗糙的雙手，對她說：「諾微，我不要你為任何事感到害怕。我來解釋一下，你知道如何從我的表情看出有危險——或說可能有危險，有點像是能看透我的心思，對不對？」

「嗯？」

「我看透他人心思的本事，比你還要高強。這就是學者的本事之一，而我是一名極優秀的學者。」

諾微睜大眼睛，雙手趕緊抽了回去，似乎連呼吸都屏住了。「你能看透我的心思？」

堅迪柏連忙舉起一根指頭。「沒有，諾微。除非有必要，我不會窺視你的心思，我真的不會窺視你的心思。」

他心裏明白，嚴格說來自己是在撒謊。跟蘇拉・諾微相處在一起，多少總會察覺到她大概在想什麼，就連普通人也幾乎做得到。堅迪柏覺得自己差點要面紅耳赤。雖然只是個阿姆女子，她這種態度也會令人飄飄然。但即使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關懷，也該讓她安心……

他繼續說：「我還能改變別人的想法，能讓別人感到痛苦，能……」

諾微卻一直搖頭。「師傅，你怎能做到這些呢？魯菲南……」

「別再提魯菲南了。」堅迪柏急躁起來，「我可以在一瞬間制住他，我可以叫他在地上亂爬，我可以讓所有的阿姆人……」他突然煞住，對自己這種言行感到不屑。為了說服這個鄉下女子，他竟然這樣自吹自擂。這時，她仍舊不停搖頭。

「師傅，」她說，「你這麼講是想讓我別害怕，但我害怕只是為了你，所以你不必這樣做。我知道你是個偉大的學者，可以讓這艘船一路飛過太空。在我看來，不論是誰到了太空，除了迷路之外一無是處——我的意思是一事無成。而且你會使用我不懂的機器——其實沒有一個阿姆人懂得。但是你不用告訴我那些心靈力量，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你聲稱能對魯菲南做的事，你一樣都沒有做到，當時你卻身處險境。」

堅迪柏緊緊抿起嘴脣。就這樣吧，他想。如果這個女子堅持並非她自己害怕，那又何妨。但他不願被她看成懦夫和吹牛大王，總之就是不願意。

於是他道：「若說我沒有對付魯菲南，實在是因為我不願意那樣做。我們學者絕不能對阿姆人造成任何傷害，我們是你們那個世界的客人。這點你了解嗎？」

「你們是我們的主人，我們一直都是這麼說的。」

堅迪柏總算稍加釋懷。「那麼，這個魯菲南又為何會攻擊我？」

「我不知道，」她答得很乾脆，「我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一定是理智出走，喔，失去了理智。」

堅迪柏咕噥道：「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不會加害阿姆人。如果我為了阻止他，而被迫——傷害他，其他學者就會瞧不起我，我還可能因此被解除職位。但是為了避免自己受到重創，我也許不得不略施一點手段——盡可能小的手段。」

諾微垂頭喪氣。「那麼，我根本不用像個大傻瓜一樣沖出來。」

「你做得完全正確，」堅迪柏說，「我剛才說過，如果我傷害他，將會造成不良後果。是你替我免去這個麻煩，是你阻止了他。這等於幫了我一個大忙，我心中一直感激萬分。」

她又展現了笑容——充滿喜悅的笑容。「我懂了，怪不得你會對我這麼好。」

「我當然很感激你，」堅迪柏的對答顯得有些慌亂，「但最重要的是，你必須了解我不會有任何危險。我可以對付一大羣普通人，任何學者都辦得到，地位高的學者更是輕而易舉。而我告訴過你，我是其中的佼佼者。放眼當今銀河，沒有任何人能與我為敵。」

「只要你這麼講，師傅，我就絕對相信。」

「我的確這麼講。好了，現在你還為我感到害怕嗎？」

「不會了，師傅，只不過……師傅，是不是隻有我們的學者才能看穿心靈？在別的地方，有沒有別的學者能和你對抗？」

堅迪柏突然嚇了一大跳。這女子的確擁有驚人的洞察力。

現在不得不撒個謊，因此他說：「完全沒有。」

「可是天上的星星那麼多。我曾經試著數過，怎麼數都數不清。如果有人住的世界和星星一樣多，難道別的世界都沒有學者嗎？我的意思是，除了我們那個世界的學者之外？」

「沒有了。」

「萬一有呢？」

「那麼，他們也不會像我這麼厲害。」

「如果他們趁你尚未發覺之前，突然向你偷襲呢？」

「他們辦不到。若有任何陌生學者接近，我會立刻察覺。早在他對我不利之前，我就已經知道了。」

「你跑得掉嗎？」

「我根本不需要跑。」他馬上料到她不會接受這句話，「反正，我很快就要登上一艘新的太空船，是全銀河最優秀的一艘。假如我必須跑，他們也不可能抓得到我。」

「他們會不會改變你的思想，讓你留下來？」

「不會的。」

「他們可能人多勢眾，而你只有一個人。」

「只要他們一出現，我立刻就能察覺，可以馬上離開，他們絕對想象不到我的反應會那麼快。然後我們整個世界的學者會聯手對付他們，他們一定抵擋不了。而他們想必了解這種結果，所以不敢對我怎麼樣。事實上，他們根本不希望我發現他們的蹤跡，但我會做到的。」

「因為你比他們棒很多嗎？」諾微問道，她臉上還閃著一種遲疑的驕傲。

堅迪柏不禁肅然起敬。她天生的智慧與敏捷的領悟力，都令他感到與她相處是一大樂事。那個口蜜腹劍的怪物黛洛拉・德拉米發言者，當初逼他帶著這個阿姆農婦同行的時候，絕對想不到是幫了他一個天大的忙。

他答道：「不，諾微，並不是因為我比他們棒，雖然這也是事實，而是因為有你在我身邊。」

「我？」

「就是你，諾微。你曾經猜到這一點嗎？」

「從來沒有，師傅，」她感到很困惑，「我又能做什麼呢？」

「是你的心靈。」說到這裏，他突然抬起手來，「我並沒有透視你的思想。我只是觀察你的心靈表層，它看起來極為平滑光潤。」

她將手按在額頭上。「因為我沒有學問，師傅？因為我很笨嗎？」

「不，親愛的。」這個稱呼脫口而出，「因為你很誠實，沒有半點狡詐；因為你很純樸，從不口是心非；因為你有一顆熱情的心，還有……還有其他種種因素。假如別的學者發射任何力量，想要碰觸我們的心靈——你我的心靈——你那光滑的心靈表面立刻會顯出痕跡。我自己在尚未感到那股力量之前，就會先察覺那個痕跡，然後便能及時採取反擊策略，也就是擊退那股力量。」

他這番話講完之後，兩人維持了良久的沉默。堅迪柏注意到諾微眼中不只盈溢著喜悅，還摻雜著得意與驕傲。最後，她終於輕聲說：「這就是你帶我同行的原因？」

堅迪柏點了點頭。「是的，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她將聲音壓得更低，幾乎接近耳語。「我要怎樣做，才能盡量幫忙呢，師傅？」

他回答說：「保持冷靜，不要害怕。只要……只要維持你原來的心境。」

她說：「我一定會這樣做的。我要站在你和危險之間，就像上次擋住魯菲南那樣。」

說完她就離開了駕駛艙，堅迪柏目送著她的背影。

她真是個深不可測的女人。這麼單純的一個人，怎能包容如許的復雜度？在她光滑的心靈表層之下，蘊藏著巨大的智慧、悟性與勇氣。他還能再要求什麼？還有誰能給他更多？

此時，他心中又出現了蘇拉・諾微的影像。她不是一名發言者，也不是第二基地分子，甚至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她面色凝重地站在他身旁，在即將上場的壓軸戲中，扮演著一名不可或缺的配角。

但他現在還看不清楚其中的細節，還無法預料等待他們的是什麼。

### 02

「只不過一次躍遷，」崔維茲喃喃地說，「它就遙遙在望了。」

「蓋婭嗎？」裴洛拉特一面問，一面抬頭望向崔維茲身前的屏幕。

「蓋婭的太陽。」崔維茲說，「為了避免混淆，你可以稱它為『蓋婭之陽』。有些時候，銀河地理學家會這麼做的。」

「那麼蓋婭又在哪裏呢？或者我們應該稱它為『蓋婭行星』？」

「那顆行星稱為蓋婭就行了。然而，我們還無法看見蓋婭。行星不像恆星那麼容易觀察，而且我們距離蓋婭之陽還有一百微秒差距。請注意它只是一顆恆星，雖然相當明亮，但我們的距離仍舊太遠，所以它看起來還不是圓盤狀。可是不要直接瞪著它，詹諾夫，它的亮度還是足以損傷視網膜。等我作完觀測之後，我會插進一片濾光鏡，那時你愛怎麼瞪著它都可以。」

「如果換算成神話學家懂得的單位，一百微秒差距等於多少呢，葛蘭？」

「等於三十億公里，大約是端點星距離端點之陽的二十倍。這麼講有點幫助嗎？」

「幫助可大了。但我們不應該再湊近一點嗎？」

「不行！」崔維茲抬起頭，露出驚訝的表情，「現在還不可以。我們既然聽說了有關蓋婭的傳聞，為何還要冒失？有膽量並不等於瘋狂，讓我們先來觀察一番。」

「觀察什麼，葛蘭？是你說的，我們還看不到蓋婭。」

「肉眼當然還看不到。可是我們有望遠顯像儀，還有一臺傑出的電腦，可以進行高速分析。我們當然可以先來研究蓋婭之陽，或許還能再作些其他觀測。放輕松吧，詹諾夫。」他伸出手來拍拍對方的肩膀，像個長輩一樣。

頓了一下之後，崔維茲又說：「蓋婭之陽應該沒有伴星，即使有，那顆伴星也非常遙遠，遠超過我們目前和它的距離。而且它頂多是紅矮星，這表示我們根本不必顧慮。蓋婭之陽是一顆G4型恆星，代表它的行星很有可能適宜住人，這是個好現象。假使它的光譜型是Ａ型或Ｍ型，我們現在就該向後轉，沒有必要再前進了。」

裴洛拉特說：「也許我只是個神話學家，但我想請問，難道我們不能在賽協爾上，測量出蓋婭之陽的光譜型嗎？」

「當然可以，而且做過了，詹諾夫，但在近距離再做一次又有何妨。蓋婭之陽擁有一個行星系，這點並不令人驚訝。目前可以看到兩顆氣態巨星，其中一顆又大又亮，除非電腦對距離的估計錯誤。在這顆恆星的另一側，很可能還有一顆類似的行星，可是不容易偵測到，因為我們剛好相當接近行星軌道面，這純粹是巧合。我還無法發現內圍有些什麼，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這樣很糟嗎？」

「並不盡然，我早就料到了。適宜住人的行星都是由巖石和金屬構成，體積比氣態巨星要小很多，而且都極為接近恆星，否則不可能有足夠的溫度。上述這兩個條件，都使我們難以在這麼遠就觀測到。這就代表說，若想探測蓋婭之陽周圍四微秒差距的區域，我們必須移到相當近的距離。」

「我準備好了。」

「我還沒有，我們明天才要進行另一次躍遷。」

「為何等到明天？」

「有何不可？我們緩上一天，一來讓他們出來抓我們，二來如果我們偵察到他們的蹤跡，發現情況不妙，也許還能溜之大吉。」

### 03

第二天，崔維茲一絲不茍地指揮電腦工作，要它計算出數種前進航線，再試著從中選擇一個最佳方案，整個過程緩慢而謹慎。由於缺乏精確數據，他只能憑借直覺行事，可惜直覺未能提供任何幫助。他時常體會到的「自信」，這回始終未曾出現。

最後，他終於將躍遷指令注入電腦，太空艇隨即遠離行星軌道面。

「這樣我們就能有較佳的整體視野。」他說，「因為不論那些行星在軌道的哪一部分，我們都能取得它們和蓋婭之陽的最大視距。而他們——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也許不會對軌道面以外的區域偵察得太仔細，至少我希望如此。」

目前他們距離蓋婭之陽將近五億公里，和那顆最內圍、最龐大的氣態巨星幾乎相同。崔維茲將那顆行星以最大倍率顯像在屏幕上，好讓裴洛拉特盡情觀賞一番。即使忽略周圍三道稀疏而狹窄的碎石環，那仍是極其壯觀的畫面。

「它照例擁有一串衛星，」崔維茲說，「但它距離蓋婭之陽這麼遠，因此所有的衛星都不適宜住人。而且，也沒有哪顆衛星上有人類的蹤跡，比方說在玻璃穹頂內，或是其他極端人工化的環境中。」

「你又怎麼知道？」

「因為我們接收到的無線電雜訊，並不具備人工波源的特徵。當然，」為了避免以偏概全，他補充道，「上面還是可能有科學觀測站，只不過他們費盡心血將無線電訊號屏蔽起來，再加上氣態巨星產生的無線電雜訊，便足以掩蓋他們的蹤跡。話說回來，我們的無線電接收裝置極為靈敏，我們的電腦又非比尋常，所以我敢說，那些衛星上有人類居住的幾率小得可憐。」

「這是否表示蓋婭並不存在？」

「不，這表示蓋婭即使存在，也沒有在這些環境惡劣的衛星上殖民。也許是它沒有能力，或者只是興趣缺缺。」

「好吧，那麼究竟有沒有蓋婭？」

「耐心點，詹諾夫，耐心點。」

崔維茲以近乎無窮無盡的耐心望著這片天宇沉思。但他終於停了下來，說道：「坦白講，他們到現在還沒有出來抓我們，可真有點令我灰心。照理說，如果他們擁有傳說中的能耐，早該對我們有所反應了。」

「依我看，」裴洛拉特悶悶不樂，「整件事有可能只是一種幻想。」

「姑且稱之為神話吧，詹諾夫，」崔維茲露出一抹苦笑，「這剛好合你的胃口。話說回來，還是有一顆行星位於天文生物圈內，這就代表它也許可以住人。我準備至少花一天時間觀察它。」

「為什麼？」

「原因之一，為了確定它是否適宜住人。」

「你剛才明明說它位於生物圈內，葛蘭。」

「沒錯，此刻它的確在其中。但是它的軌道可能具有很大的離心率，也許有時距離恆星只有一微秒差距，也可能偶爾跑到十五微秒差距之外，或者兩者都會發生。我們必須測定這顆行星和蓋婭之陽的距離，再將這個距離和它的軌道速率相比，這將有助於了解它的運動方式。」

### 04

又過了一天。

「軌道接近圓形，」崔維茲終於找到答案，「這就表示適宜住人的可能性更大了。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人出來抓我們，我們得試著再湊近一點。」

裴洛拉特問道：「準備一次躍遷為何要花那麼長的時間？你只不過是要進行微躍罷了。」

「聽聽這人講的什麼話。微躍比普通的躍遷更難控制，你想想看，抓起一塊石頭和撿起一粒細沙，哪件事比較容易？此外，蓋婭之陽就在附近，因此空間彎曲得厲害，即使對電腦而言，計算都會相當復雜。就算是神話學家，也該明白這層道理。」

裴洛拉特嘀咕了一陣子。

崔維茲又說：「現在，你可以用肉眼看到那顆行星了。就在那裏，看到沒有？自轉週期大約是二十二個銀河標準小時，軸傾角十二度，簡直就是可住人行星的教科書範例。而且，上面的確有生物存在。」

「你怎麼知道？」

「因為大氣層具有大量的自由氧。如果沒有發展出繁茂的植物羣落，不可能出現這種情形。」

「有沒有智慧生物呢？」

「那就需要分析無線電波輻射了。當然，我想也或許有完全放棄科技的智慧生物，但是這種情形似乎非常不可能。」

「並非沒有這種例子。」裴洛拉特說。

「我願意相信你，好歹這是你的專長。然而，上面如果只有一些遊牧民族，當年不太可能把騾嚇跑。」

裴洛拉特又問：「它有衛星嗎？」

「的確有一顆。」崔維茲隨口答道。

「多大？」裴洛拉特突然顯得透不過氣來。

「說不準，直徑或許有一百公里吧。」

「乖乖。」裴洛拉特嘆道，「我真希望腦袋多裝幾句更夠味的感嘆詞，我親愛的兄弟，可是本來的那麼一點機會……」

「你的意思是，假如它有一顆巨型衛星，就可能是地球了？」

「沒錯，但它顯然不是。」

「算啦，如果康普說得沒錯，地球根本不在這一帶，它應該位於天狼星區。說真的，詹諾夫，我十分遺憾。」

「喔，謝了。」

「聽著，我們先等一下，然後再冒險進行一次微躍。假如沒有發現智慧生物的任何跡象，我們登陸就很安全——只不過這樣一來，就根本沒有必要登陸了，你說對不對？」

05

又做了一次微躍之後，崔維茲突然驚喜地大叫：「好啦，詹諾夫。這就是蓋婭，它起碼擁有科技文明。」

「你能根據無線電波看出來嗎？」

「我有更直接的證據。有個太空站環繞這顆行星，你看到沒有？」

顯像屏幕呈現出一個物體的影像，在外行的裴洛拉特看來，似乎沒有什麼特殊之處，但崔維茲卻說：「人工的，金屬的，而且是個電波源。」

「我們現在該怎麼做？」

「暫時不要輕舉妄動。既然擁有這種科技水準，他們不可能沒偵測到我們。如果一會兒之後，他們仍舊毫無動靜，我就向他們發出一道無線電訊。假使他們依然沒有反應，我就要步步為營地逼進。」

「萬一他們真有反應，又該怎麼辦？」

「要看是什麼樣的反應。若是我不喜歡的反應，我就準備仰仗這艘太空艇的高超躍遷能力，我不相信他們有什麼辦法追得上我們。」

「你是說我們要溜掉？」

「就像超空間飛彈那樣。」

「但這等於是空手而歸。」

「亂講。至少我們會知道蓋婭的確存在，擁有實用的科技文明，而且故意把我們嚇跑。」

「可是，葛蘭，我們不要太容易被嚇跑。」

「好啦，詹諾夫，我了解銀河雖大，你卻對地球情有獨鐘，願意不計一切代價探尋它的下落。可是請你記住一件事，我可沒有染上你那種偏執狂。我們是在一艘毫無武裝的太空艇上，而下面那些人已經與世隔絕了好幾世紀。如果他們從未聽說過基地，不明白應該對這個名號肅然起敬；又如果這里正是第二基地，我們一旦落入他們手中，萬一惹惱了他們，我們就再也不是原來的自己了。難道你希望他們掏空你的心靈，讓你忘掉所有的神話傳說，從此再也不能以神話學家自居嗎？」

裴洛拉特露出凝重的表情。「好吧，既然你這麼說。但是我們離去後，又該怎麼辦呢？」

「太簡單了。我們回端點星去，向老太婆報告這個消息。如果她不準我們登陸，我們也要盡量接近端點星。然後，我們也許會再回到蓋婭——以最快的速度回來，不像這樣走走停停——而且會帶來一艘戰艦，甚至一支武裝艦隊。那時，情況當然就不同了。」

06

他們又開始等待，這已經成了例行公事。他們在蓋婭附近等待的時間，已經遠比由端點星飛到賽協爾的時間更長。

崔維茲將電腦設定成自動預警模式，自己毫不緊張，甚至在厚實的座椅上打起盹來。

當警報響起時，崔維茲立刻驚醒。裴洛拉特鬍子颳了一半，就趕緊沖進崔維茲的艙房。一時之間，兩人都嚇得不知所措。

「我們收到了什麼訊息嗎？」裴洛拉特問道。

「沒有。」崔維茲中氣十足地說，「是我們正在運動。」

「運動？往哪裏運動？」

「朝那個太空站運動。」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發動機仍舊開著，但是電腦不再有反應，而我們卻在運動。詹諾夫，我們被逮住了。我們和蓋婭恐怕太近了一點。」

## 第十六章焦點

### 01

當史陀・堅迪柏終於從顯像屏幕上發現康普的太空艇時，似乎代表他已經抵達終點，這趟漫長到難以想象的旅程總算結束了。但這當然不是什麼終點，而是真正的起點。從川陀到賽協爾的漫長旅途，只能算是一場序幕。

諾微現出敬畏的神色。「師傅，那是另一艘太空之船嗎？」

「應該說太空船，諾微。沒錯，它就是我們拼命趕來會合的那一艘。它比我們的太空船更大，而且更為精良。它能以無法想象的高速掠過太空，如果它要逃避，我們這艘太空船不可能追得上，甚至無法跟在它後面。」

「比師傅們的太空船還快？」蘇拉・諾微似乎嚇呆了。

堅迪柏聳了聳肩。「或許我可以算你的師傅，但我並非樣樣精通。我們學者並沒有那樣的太空船，也不像那些太空船的主人，擁有那麼多的科技設備。」

「可是學者怎麼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呢，師傅？」

「因為我們主宰著真正重要的事物。那些人所擁有的物質文明，只是微不足道的東西。」

諾微皺著眉頭沉思了一陣子。「我認為能夠飛得那麼快，快得連師傅都沒法追得上，並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他們到底是什麼人，能夠擁有這些奇跡——我是說，擁有這些東西。」

堅迪柏被她逗樂了。「他們自稱為基地人，你聽說過基地嗎？」

他發覺自己突然起了好奇心，想知道阿姆人對銀河究竟了解多少，更想知道發言者為何都對這個問題從不好奇。或者，是不是隻有他自己從未感到好奇；只有他才以為阿姆人除了喜歡挖土，其他事情一概不聞不問。

諾微一面回想一面搖頭。「師傅，我從來沒有聽說過。當學校師傅教我文字學——我的意思是讀書寫字的時候，他告訴我還有很多其他的世界，還告訴我一些世界的名字。他說，我們的阿姆世界有個正式名字叫川陀，它曾經統治過所有的世界。他又說川陀以前包著閃閃發光的鐵，上面住著一個皇帝，他是人人的主人。」

她抬起頭來望著堅迪柏，目光流露出略帶羞赧的喜悅。「不過，我勿相信其中的大部分。在晚上比白天長很多的日子裏，我們聚在集會廳中，說書的人就會講很多故事。當我是個小女孩的時候，我相信它們全部，但是當我漸漸長大，我發現它們許多都不是真的。現在我只相信非常少，也許全都勿相信。就連學校裏的師傅，也會說些難以置信的故事。」

「不過，諾微，學校師傅講的這個故事是真的，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川陀的確曾經被金屬覆蓋，也的確有個統治全銀河的皇帝。然而，如今一切都變了，基地人總有一天會統治所有的世界，他們的力量不斷在茁壯。」

「他們會統治所有的世界嗎，師傅？」

「不會立刻實現，還要再過五百年。」

「然後他們也會變成所有師傅的主人？」

「不，不。他們將統治所有的世界，而我們將統治他們。這是為了他們的安全，以及所有世界的安全。」

諾微又皺起了眉頭，她說：「師傅，這些基地人，是不是有許多這麼好的太空船？」

「我想是吧，諾微。」

「他們還有其他非常……驚人的東西？」

「他們擁有各式各樣威力強大的武器。」

「那麼，師傅，他們不能現在就收服所有的世界嗎？」

「他們不能那樣做，時機尚未成熟。」

「可是為什麼呢？是不是師傅們會阻止他們？」

「我們不需要那麼做，諾微。即使我們撒手不管，他們也無法收服所有的世界。」

「到底是什麼會阻止他們呢？」

「是這樣的，」堅迪柏開始解釋，「從前有個智者，設計出一套計劃……」

他突然住口，淡淡一笑，同時搖了搖頭。「這實在很難解釋，諾微，或許改天再說吧。事實上，在我們回川陀之前，你的所見所聞也許就能使你了解這一切，用不著我再多作解釋。」

「會發生什麼事呢，師傅？」

「我還不確定，諾微，不過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他轉過身去，準備跟康普進行聯絡。與此同時，他忍不住在心中自言自語了一句：至少我希望如此。

他馬上對自己發起脾氣來，因為這個愚蠢而猶疑的念頭究竟源自何處，他自己再清楚不過。透過康普的太空艇，他看到了基地的精實壯大，而諾微對它毫不掩飾的贊嘆，更是令他惱火不已。

真笨！自己怎會將有形力量與無形的控制力相提並論？這就是歷代發言者所謂的「扼住咽喉的謬誤」。

自己對那種誘惑竟然還沒有免疫力，真是難以想象。

### 02

曼恩・李・康普完全不知道等會兒該如何應對。那些偶爾與他接觸的發言者，始終以神祕的方式掌握著全體人類的命運，然而在他一生之中，全能的發言者從未在他面前出現過。

最近幾年，在諸位發言者中，史陀・堅迪柏成了他的頂頭上司。不但堅迪柏的聲音是他最常聽到的，堅迪柏的容貌也經常出現在他心中，那是一種無需超波中繼器的超波通訊。

就這方面而言，第二基地的成就遠遠超越第一基地。他們舍棄任何有形的設備，僅靠訓練有素的心靈所發出的能量，便能和許多秒差距之外取得聯絡，而且絕對不會遭到竊聽或蓄意幹擾。這是一種隱形且無法偵測的通訊網路，僅僅借著少數專職人員居中協調，就能在各個世界間建立起迅速的聯繫。

當康普想到自己的角色時，曾經不只一次生出飄飄然的感覺。他所屬的這個團體何其微小，發揮的影響力卻何其巨大，而這一切又是何其機密，連妻子都不知道他的這重身份。

一切都由諸位發言者在幕後操縱，而這位發言者，這位堅迪柏，（康普想）很可能會成為下一代的第一發言者，在比帝國更偉大的國度中，扮演比皇帝更有權勢的角色。

如今堅迪柏終於抵達此地，就在對面那艘川陀太空船中。這次會面無法在川陀舉行，令康普感到失望，但他盡力壓制住這個情緒。

那玩意兒會是川陀的太空船嗎？想當年，帶著基地製品闖蕩險惡銀河的行商，他們的太空商船都要比這艘好些。怪不得從川陀趕到賽協爾，會浪費發言者那麼多的時間。

現代船艦一律具有「自動對接機制」，能將兩艘船艦緊密接駁，讓雙方人員可以互相通行。就連低劣的賽協爾艦隊，也都擁有這種配備。可是，這位發言者卻得像帝國時代那樣，首先調整太空船的速度，然後向康普的太空艇拋出一條索鏈，再順著索鏈從太空中擺蕩過來。

是這艘太空船沒錯，康普很是沮喪，無法壓抑失望的情緒。它根本就是一艘帝國的舊式太空船，甚至還是小型的。

此時，有兩個人順著索鏈緩緩移過來。其中之一動作極為笨拙，一看就知道並沒有太空漫步的經驗。

最後，他們總算登上康普的太空艇，除下了太空衣。史陀・堅迪柏發言者身材中等，相貌並不出眾；他沒有威風凜凜的架勢，也並未散發任何學者的氣質，只有那對深陷的黑眼珠，顯現出幾絲智慧的光芒。可是現在，這位發言者忙著四下張望，明顯地流露出敬畏的神色。

另一個人則是個和堅迪柏差不多高的女子，外表平庸的她不停東張西望，驚訝得嘴巴都合不攏。

### 03

對堅迪柏而言，太空漫步並非全然不愉快的經驗。他當然不是太空人，第二基地分子都不是，但他也並非真正的「地虎」，因為凡是第二基地分子，都必須接受太空人的訓練。畢竟，他們隨時可能需要進行太空飛行。不過第二基地分子全部抱持相同的想法，都希望這種需要愈少愈好。（普芮姆・帕佛所做的眾多太空旅行，如今已經成為傳奇。他曾經語重心長地說過一句話：為了確保謝頓計劃順利執行，發言者有時不得不闖蕩太空，但是愈成功的發言者，被迫飛上太空的次數就愈少。）

過去，堅迪柏曾有三次不得不使用索鏈的經驗，今天是他第四次使用這種裝置。由於他十分擔心蘇拉・諾微，自己反倒沒有緊張的感覺。置身虛空的想法嚇得她不知所措，他不需要依靠任何精神力量，就能清楚看出來。

「我真系很驚嚇，師傅。」當他向她解釋該怎麼做的時候，她這麼回答。「我將在虛無中走腳步。」別的不說，她突然又吐出道地的阿姆方言，就足以顯示她多麼驚慌。

堅迪柏柔聲對她說：「我不能把你留在這艘船上，諾微。我自己要到另一艘上面去，所以你必須跟我一道走。絕對不會有什麼危險，太空衣能保護你不受任何傷害，而且你根本不會掉到什麼地方去。即使沒有抓牢索鏈，你也幾乎只會留在原處，而我會一直和你保持一臂之遙，隨時可以抓你一把。來吧，諾微，向我證明你有足夠的膽量，又有足夠的聰明，一定能夠成為一名學者。」

聽了這番話，她就沒有再說什麼。堅迪柏雖然不願攪擾她的心靈，仍然破例在那個心靈的光滑表面上，注入一股具有鎮定作用的精神力量。

「你仍然可以跟我說話。」當他們都鉆進厚重的太空衣之後，他對她說，「只要你盡力想著那些話，我就能夠聽到。把每個字都專心地、仔細地想一遍。你現在聽得到我說話，是嗎？」

「是的，師傅。」她答道。

隔著頭盔的透明面板，他看得到她的嘴脣在嚅動，於是又說：「不要張開嘴巴來說話，諾微。學者的太空衣沒有無線電設備，一切全靠心靈的作用。」

她的嘴脣果然不再嚅動，表情卻變得更為急切不安。你能聽到嗎，師傅？

非常清楚，堅迪柏這麼想，他的嘴也始終沒有張開。你聽得到我嗎，諾微？

聽得到，師傅。

那麼跟我走，模仿著我的一舉一動。

他們開始沿著索鏈進行漫步。堅迪柏雖然技術不算純熟，他對太空漫步的理論卻相當了解。訣竅在於保持兩腿伸直並攏，僅以臀部作為兩腿擺蕩的支點；隨著雙臂規律地輪流向前揮舞，重心就能沿著一條直線前進。剛才，他已經向蘇拉・諾微解釋過這個道理，現在他並沒有轉頭去看她，而是從她的大腦運動區，直接判讀她的動作與姿勢。

對一位初學者而言，她的表現非常好，幾乎和堅迪柏不相上下。她的確壓抑了緊張的情緒，完全遵照囑咐行事。因而，堅迪柏再次覺得自己非常欣賞她。

然而，當他們終於再度「腳踏實地」的時候，她仍舊大大鬆了一口氣，而堅迪柏也有同感。他一面除去太空衣，一面打量著周遭的一切。各種設備的奢華與先進令他瞠目結舌，幾乎沒有一樣東西是他認得出來的。他的心猛地一沉，因為他想到，不會有多少時間學習如何操作這些設備。看來他必須從康普那裏直接吸取這些知識，這總是比不上真正的學習令人感到踏實。

然後他將注意力集中在康普身上。康普又高又瘦，比他自己年長幾歲，相當英俊卻稍嫌文弱。而他一頭波浪狀的鬈發，竟是極其罕見的乳黃色。

堅迪柏一眼就看出來，此人顯然對於這位首度謀面的發言者感到失望，甚至有點瞧不起。更糟的是，康普完全無法掩飾心中的感覺。

通常，堅迪柏對這種事並不太在意。康普不是川陀人，也不算正式的第二基地分子，因此顯然帶著一些錯覺。即使只是輕輕掃過他的心靈，都可以發現這一點。典型的錯覺之一，就是以為真正的力量必須表裏一致。其實，只要不會對堅迪柏造成妨礙，他大可保有那些錯覺，可是此時此刻，這個典型錯覺卻會壞了大事。

堅迪柏接下來的心靈行動，相當於普通人彈了一下手指。康普立刻感到一陣短暫的劇痛，身體不由自主微微晃了一下。他的大腦皮質被印出一道皺褶，令他留下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亦即發言者隨時隨地都能發出駭人的力量。

康普隨即對堅迪柏肅然起敬。

堅迪柏以愉快的口吻說：「我只是想吸引你的注意力，康普，我的朋友。請讓我知道你那位朋友葛蘭・崔維茲，以及他的朋友詹諾夫・裴洛拉特目前的下落。」

康普猶豫地問道：「我該當著這位女士的面說嗎，發言者？」

「康普，這位女士就好像另一個我。因此，你根本不該有任何顧忌。」

「遵命，發言者。崔維茲和裴洛拉特兩人，正向一顆名叫蓋婭的行星推進。」

「前幾天，你在最後一次通訊中就提到了。照理說，他們應該早就登陸蓋婭，也許都已經離開了。他們在賽協爾行星就沒有停留多久。」

「當我還在跟蹤他們的時候，發言者，他們尚未登陸蓋婭。他們萬分小心地一步步接近那顆行星，每次微躍前都猶豫了相當長的時間。我很清楚，他們是因為缺乏該行星的資料，所以才會躊躇不前。」

「你自己有任何資料嗎，康普？」

「我也沒有，發言者。」康普說，「至少，這艘太空艇的電腦並沒有。」

「這臺電腦嗎？」堅迪柏目光落在控制板上，突然滿懷希望地問道，「它能協助駕駛這艘太空艇嗎？」

「可以完全交給它自動駕駛，發言者，只要把思想灌注其中就行了。」

堅迪柏忽然感到有點不自在。「基地竟然做到這個地步了？」

「沒錯，但不怎麼高明。這臺電腦並不太靈光，我必須將一個念頭重復好幾次，即使如此，我得到的反應也極其有限。」

堅迪柏說：「我也許能讓它有更佳的表現。」

「這點我絕對肯定，發言者。」康普以尊敬的口吻說道。

「不過暫時先別管這個。為什麼電腦中沒有蓋婭的資料？」

「我不知道，發言者。它曾經宣稱——真像人類的口氣——它擁有銀河中每一顆住人行星的記錄。」

「它擁有的資料不可能超過原先輸入的。如果當初負責輸入的人員，認為他們已經蒐集到所有住人行星的記錄，那麼盡管事實並非如此，電腦仍舊會自以為是。這樣說是否正確？」

「當然正確，發言者。」

「你在賽協爾曾經打聽過嗎？」

「發言者，」康普顯得有些不安，「賽協爾上的確有人在談論蓋婭，可是他們的說法毫無可取之處，可以確定都是迷信。根據那些傳說，蓋婭是個威力強大的世界，連當年的騾都不敢接近。」

「他們真是這麼說的嗎？」堅迪柏壓抑住激動的情緒，「你那麼確定它只是迷信，所以沒有再詢問細節嗎？」

「不，發言者，我問了一大堆。不過我剛才告訴你的，就是他們所能告訴我的一切。他們都能就這個題目滔滔不絕，可是仔細分析過濾之後，就只剩下我剛才報告的內容。」

「顯然，」堅迪柏說，「崔維茲也聽到了這個傳說，他前往蓋婭的動機一定與此有關，也許就是去打探這個神祕的力量。而他會如此謹慎，可能是他自己也心存畏懼。」

「的確有這個可能，發言者。」

「你卻沒有繼續跟蹤下去？」

「發言者，我跟蹤了好長的距離，足以肯定他的確是要前往蓋婭。然後我就回到了這裏，也就是蓋婭行星系的外緣。」

「為什麼呢？」

「我有三個理由，發言者。第一，你即將抵達此地，我希望至少能在中途與你會合，讓你盡快登上我的太空艇，而這也是你的指示。由於太空艇上有個超波中繼器，如果我離崔維茲和裴洛拉特太遠，一定會令端點星當局起疑。但是我判斷，應該還能冒險來到這麼遠的地方。第二，當我確定崔維茲以極緩慢的方式接近蓋婭，我就判斷自己能有足夠的時間，可以趕來盡快跟你會合，而不至於耽誤任何事。何況，你比我更適合跟蹤他到那顆行星，也比我更有能力處理任何緊急狀況。」

「有道理。第三個理由呢？」

「在我們上次通訊之後，發言者，又發生了一個變故，我完全沒有料到，也不了解它的意義。我認為，即使基於這個理由，我也最好盡快和你碰面。」

「這個你沒有料到也不了解的變故，究竟是什麼？」

「基地的戰艦正在接近賽協爾邊境，這則消息是我的電腦從賽協爾新聞廣播中收到的。這個小型艦隊至少擁有五艘新型戰艦，擁有足夠的力量攻陷整個賽協爾。」

堅迪柏沒有立即回答，他不能表現得未曾料到這個行動，或是自己也不了解其中的意義。因此，過了一會兒，他用不當一回事的口吻說：「你認為，這和崔維茲前往蓋婭的行動有關嗎？」

「這件事顯然是在他出發後立刻發生的。如果乙事件出現在甲事件之後，那麼乙至少有可能是由甲引起的。」康普答道。

「嗯，所以說，我們似乎都匯聚到蓋婭這個焦點來了。包括崔維茲、我自己，還有第一基地。嘿，你做得很好，康普。」堅迪柏說，「讓我告訴你現在該做些什麼。首先，你要教我如何操作這臺電腦，以及如何利用它來操縱這艘船。我相信，這要不了多少時間。

「接下來，你就登上我的太空船，我會先將它的操作方法灌輸到你心中，你可以毫不費力地駕駛它。只不過我必須告訴你，想必你已經從它的外形猜到了，你將發現它極為原始。一旦你能控制那艘太空船，就讓它停在原處等我。」

「等多久，發言者？」

「直到我回來為止。我不會去太久的，你不必擔心補給品會用光。但如果我耽擱得太久，你可以降落在賽協爾聯盟任何一顆住人行星上，在那裏繼續等我。不論你在何處，我都找得到你。」

「遵命，發言者。」

「還有，你大可不必驚慌。我有能力對付這個神祕的蓋婭，必要的時候，也能一併對付那五艘基地戰艦。」

### 04

黎託洛・杜賓擔任基地駐賽協爾大使已有七年之久，他頗為喜歡這個職位。

杜賓身材很高，也算得上壯碩。雖然如今不論在基地或賽協爾，男性大多把臉颳得乾乾凈凈，他卻仍留著兩撇濃密的棕色胡須。雖然他只有五十四歲，卻已經滿臉皺紋，而且修煉到喜怒不形於色的境界。此外，也很難看出他對工作所抱持的心態。

話說回來，他還是相當喜歡這個職位。它不但能讓他遠離端點星政壇的風風雨雨（他對這點分外滿意），還讓他撿到一個難得的機會，享受著賽協爾上流社會的悠閑逸樂，而且使得妻女過著令她們上癮的生活。因此，他絕不希望這一切受到任何攪擾。

杜賓相當討厭裏奧諾・柯代爾，也許是因為他也故意留著兩撇鬍子。只不過柯代爾的鬍子較短較疏，而且已經變得灰白。過去曾有一段日子，公眾人物之中只有他們兩人留著八字鬍，兩人還在這方面較過勁。如今（杜賓想）比賽早已結束，柯代爾的鬍子已經不入流了。

當杜賓仍在端點星上，夢想著要跟赫拉・布拉諾角逐市長寶座時，柯代爾已經出任安全局長多年。但早在選舉之前，杜賓就接受了大使職位當做交換。布拉諾這麼做當然是為了自己，但他還是欠了她一份情。

偏偏他對柯代爾一點都不領情。或許因為柯代爾有一張堅定的笑臉，而且總是表現得那麼親切友善——即使他早已決定用哪一號手法切斷你的喉管。

現在，柯代爾的超空間影像正坐在那裏，依舊是滿面春風，而且敦厚淳樸的態度溢於言表。當然，他的肉身仍在端點星上，杜賓因此得以省卻一切實質的客套。

「柯代爾，」他說，「我要那些戰艦馬上撤走。」

柯代爾露出快活的笑容。「哈，我也這麼想，可是老太婆下定決心了。」

「誰都知道你一向能說服她改變心意。」

「或許偶爾吧，當她願意聽勸的時候，這回她可不願意聽。杜賓，做好你的份內工作，讓賽協爾保持冷靜。」

「我並不是擔心賽協爾，柯代爾，我是在為基地著想。」

「這點大家都一樣。」

「柯代爾，別閃爍其詞，我要你聽我說。」

「我很願意，可是目前端點星上熱鬧著呢，我可不能永遠坐在這裏。」

「我會盡可能長話短說，但我要討論基地因此毀滅的可能性。如果這條超空間熱線沒遭到竊聽，我就敢暢所欲言。」

「我保證沒有。」

「那就讓我繼續說下去。幾天前，有個名叫葛蘭・崔維茲的人送了一道電訊給我。我記得我還在端點星政壇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崔維茲的同僚，當時擔任運輸署長。」

「他是那個年輕人的叔叔。」柯代爾答道。

「啊，所以說，你認識那個送信給我的崔維茲。根據我後來蒐集到的資料，他原本是一名議員，在最近那次謝頓危機圓滿解決之後，他立刻被捕，隨即遭到放逐。」

「完全正確。」

「我不相信這回事。」

「你不相信哪回事？」

「他遭到放逐這回事。」

「為何不信？」

「在基地的歷史上，有哪個基地公民曾遭到放逐？」杜賓追問，「一個公民倘若涉嫌犯罪，他就有可能遭到逮捕；如果他真的遭到逮捕，他就有可能接受審判；如果他真的接受審判，他就有可能會被定罪；如果他真的被定罪，他會被罰款、被降級、被罷黜、被監禁，甚至被處決。可是，從來沒有人遭到放逐。」

「凡事總有頭一遭。」

「胡說八道。放逐到一艘先進的軍用航具上？哪個笨蛋看不出他是在為老太婆執行一項特殊任務？她指望能騙倒什麼人？」

「會是什麼樣的任務呢？」

「想必是要尋找蓋婭那顆行星。」

柯代爾臉上的笑容消失了大半，雙眼射出異乎尋常的嚴厲目光。他說：「我知道你並不怎麼覺得應該相信我的陳述，大使先生，但是我現在要鄭重請求你，這次你無論如何要相信我。當崔維茲遭到放逐之際，不論市長或是我自己，都還沒有聽說過蓋婭。幾天前，我們兩人才頭一次聽到蓋婭這個名字。假如你相信這一點，我們才能繼續談下去。」

「雖說實在很困難，局長，但我會暫時收起凡事抱持懷疑態度的習性，試著接受這個說法。」

「的確很困難，大使先生。假如我突然採用了正式的語氣，那是因為當我說完這些話之後，你將發現自己需要回答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並不怎麼輕松有趣。根據你的說法，你好像對蓋婭這個世界十分熟悉。你怎麼會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事？你被派駐到那個政治實體的首要職責，難道不就是讓我們知道你風聞的每件事嗎？」

杜賓以和緩的語氣答道：「蓋婭並不是賽協爾聯盟的一部分，事實上，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難道說，賽協爾低下階層所流傳的所有神話和迷信，我都得一字不漏地傳達給端點星？他們有些人說蓋婭位於超空間，有些人則說，它一直以超自然力量在保護賽協爾，此外還有人說，當年就是它派出騾來劫掠銀河的。如果你打算告訴賽協爾政府，崔維茲的任務是要尋找蓋婭，而基地艦隊的五艘先進戰艦來到這裏，是為了支援他的探索任務，他們是絕對不會接受的。民眾也許會相信有關蓋婭的神話，政府可沒有那麼好騙，而他們也不會相信基地竟然那麼天真。他們會認為，你們想以武力迫使賽協爾加入基地聯邦。」

「假如我們真有這個打算呢？」

「那將一發不可收拾。想想看，柯代爾，在基地五個世紀的歷史中，我們何曾發動過侵略戰爭？我們打仗都是為了抵禦外侮，還敗過一次，可是沒有任何戰爭曾經為我們開拓版圖。其他世界都是通過和平協議加入聯邦的，他們之所以加盟，是因為看到了加盟的好處。」

「賽協爾就沒有可能看到這些好處嗎？」

「只要我們的戰艦停在他們的邊境，他們就永遠看不到。趕快把戰艦撤走。」

「辦不到。」

「柯代爾，賽協爾是個極佳的宣傳工具，足以顯示基地聯邦如何寬大為懷。它幾乎被我們的疆域包圍，全然無險可守，但直到目前為止，它始終安然無事，我行我素，甚至能夠肆意維持反基地的對外政策。這是多麼好的樣板，能讓全銀河都知道，我們從不以武力使人就範，我們總是伸出友誼之手。賽協爾等於是我們的囊中物，即使拿下它也是多此一舉。畢竟，我們在經濟上早已宰制他們——雖說並未公開。但是倘若動武將它拿下，我們無異於向全銀河宣傳，我們已經變成擴張主義者。」

「如果我告訴你，我們真的只是對蓋婭有興趣呢？」

「那麼，我會跟賽協爾聯盟一樣不信這種鬼話。那個叫崔維茲的人，送了一道電訊給我，說他正要前往蓋婭，並請我將那則電訊轉交端點星。我照做了，雖然我判斷這樣做並不妥當，但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結果，在超空間熱線還來不及冷卻的時候，基地艦隊就開始行動了。若不穿越賽協爾的星空，你們要怎樣抵達蓋婭？」

「我親愛的杜賓，顯然你沒有注意自己講的話。僅僅幾分鐘之前，你還明明告訴我，蓋婭假如真的存在，也不是賽協爾聯盟的一部分。我想你總該知道，超空間並非任何世界的領域，誰都可以自由進出。如果我們從基地的疆域——我們的戰艦目前正在那裏待命——經由超空間進入蓋婭的疆域，從頭到尾始終不佔賽協爾一立方公分的星空，賽協爾又怎麼會抱怨呢？」

「賽協爾可不會這樣解釋，柯代爾。蓋婭假如真的存在，雖然並非賽協爾聯盟的一部分，卻被聯盟整個包圍在內。根據星際慣例，賽協爾可將它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至少對敵方戰艦可以如此解釋。」

「我們不是什麼敵方戰艦，我們準備跟賽協爾和平共處。」

「我告訴你，賽協爾有可能因此宣戰。他們明白這是一場實力懸殊的戰爭，不會指望贏得軍事勝利，但問題是，這場戰爭足以引發泛銀河的反基地風潮。基地新近採取的擴張政策，會促使反基地的勢力驟然壯大。聯邦某些成員也會重新考慮和我們的關係，我們很可能會因為內部動亂而戰敗。五百年來，基地一直在成長茁壯，這樣一來，就註定要走回頭路了。」

「得了，得了，杜賓，」柯代爾不以為然地說，「你這種說法，好像把五百年的績業一筆勾銷，好像我們還活在塞佛・哈定的時代，正準備對抗那個袖珍王國安納克里昂。事實上，即使跟銀河帝國黃金時代的國勢相比，我們現在也比他們強大許多。我們隨便一個分遣隊，都能在戰士們不知不覺間，就擊敗整個帝國艦隊，佔領銀河任何星區。」

「我們可不是跟銀河帝國作戰，我們的敵人來自當今各個行星和星區。」

「他們都沒有像我們這麼先進的科技，我們現在就足以收服整個銀河。」

「根據謝頓計劃，五百年內，我們都還不能那麼做。」

「謝頓計劃低估了科技發展的速度。我們現在就能這麼做！請你聽清楚，我不是說我們現在『將要』這麼做，甚至不是說現在『應該』這麼做，我只是說我們現在『能夠』這麼做。」

「柯代爾，你一輩子住在端點星上，完全不了解銀河的局勢。我們所擁有的艦隊和科技，的確能夠擊敗其他世界的軍隊，可是我們若以武力征服他們，註定會造成一個叛亂此起彼落、處處充滿敵意的局面，我們並沒有能力統治這樣的銀河。趕快撤走那些戰艦！」

「我說過辦不到，杜賓。你想想看，萬一蓋婭並非只是神話呢？」

杜賓頓了頓，趁機打量柯代爾的臉孔，彷彿急於窺知對方的心思。「位於超空間的世界還不是神話？」

「位於超空間的世界當然是迷信，但即使是迷信，核心也可能藏有真相。那個人，那個遭到放逐的崔維茲，照他的說法，蓋婭好像是普通空間中的真實世界。萬一他說對了呢？」

「荒唐，我可不相信。」

「不相信？能否請你暫且相信它是真實的世界，曾經保護賽協爾免於騾的侵略，如今又幫助它對抗基地！」

「你這樣說是自相矛盾，蓋婭如何幫助賽協爾人抵禦基地？我們不是正派出艦隊嗎？」

「艦隊的目標不是賽協爾，而是蓋婭。那個世界如此神祕莫測，又如此處心積慮地銷聲匿跡，它明明在太空某個角落，卻有辦法讓鄰近世界以為它在超空間中。甚至最精確、最完整的電腦化銀河地圖，也未能搜錄它的資料。」

「那麼，它必定是個極不尋常的世界，因為它必定有辦法操控心靈。」

「而你剛纔不是也說過，根據賽協爾的一則傳說，騾就是蓋婭派出來劫掠銀河的？而騾不是也會操控心靈嗎？」

「那麼，蓋婭是個住滿了騾的世界？」

「你確定不是嗎？」

「這樣說來，它又為何不能是重生的第二基地呢？」

「是啊，為何不能？難道不該好好調查嗎？」

杜賓漸漸冷靜下來。他本來一直掛著輕蔑的笑容，現在卻低下頭，揚起眉毛瞪著對方。「如果你此話當真，這樣的調查難道不危險嗎？」

「危險嗎？」

「你用其他問題來回答我的問題，表示你心中沒有合理的答案。如果敵人是一大羣騾，或是第二基地，幾艘戰艦又能派上什麼用場？事實上，萬一這些推論成立，有沒有可能蓋婭正在引誘你們自取滅亡？聽好，你說雖然謝頓計劃只完成了一半，但基地如今已有能力建立一個帝國，而我也警告過你，你們這樣做會沖得太快太遠，謝頓計劃一定有辦法逼你們慢下來。假若蓋婭真的存在，而且身份正如你所料，那麼這一切或許就是個剎車的策略。現在就退兵吧，否則你們很快便會被迫撤退。現在還能以和平而不流血的方式收場，堅持下去就會演變成悲慘的敗退。我再說一次，趕快撤走那些戰艦。」

「辦不到就是辦不到。老實告訴你，杜賓，布拉諾市長打算親自登上戰艦。而且，我們的斥候艦羣已經飛掠超空間，順利抵達理論上的蓋婭領域。」

杜賓的眼珠幾乎要爆出來。「我警告你，這註定會引發一場戰爭。」

「你是我們的大使，你要設法阻止。不論賽協爾人需要什麼保證，你都可以拍胸脯。同時，你要否認我方有任何不良企圖。有必要的話，你索性告訴他們，最好的對策便是隔山觀虎鬥，等著讓蓋婭收拾我們。你愛怎麼說都行，總之別讓他們輕舉妄動。」

他頓了頓，凝視著杜賓目瞪口呆的表情，然後又說：「真的，就是如此而已。據我所知，基地船艦不會登陸賽協爾聯盟任何一個世界，也不會穿越屬於聯盟的任何空間。然而，如果賽協爾船艦離開他們的疆域，也就是進入基地的勢力範圍，想要向我們挑釁，就會立刻化成一團煙塵。把這點也跟他們切實講清楚，別讓賽協爾人輕舉妄動。如果失敗了，我們會好好跟你算賬。直到目前為止，你做的都只是閑差事，杜賓，但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未來幾周將決定一切。假如你令我們失望，那麼銀河雖大，也沒有你藏身之地。」

當通訊陡然終止，影像消失之際，柯代爾臉上早已沒有愉悅或友善的表情。

杜賓仍張大嘴巴，瞪著剛才柯代爾現身之處。

### 05

葛蘭・崔維茲猛扯了一陣頭發，彷彿想借著痛覺來判斷自己的精神狀況。他突然對裴洛拉特說：「你現在的心理狀態如何？」

「心理狀態？」裴洛拉特摸不著頭腦。

「對啊。我們被逮到了，我們的太空艇遭到外力控制，被硬生生拉向一個完全未知的世界。你有沒有感到驚慌？」

裴洛拉特的長臉顯露出些許憂鬱。「沒有。」他答道，「我並未感到歡喜，也的確有點擔心，可是沒有驚慌失措。」

「我也沒有，這不是很奇怪嗎？我們應該萬分慌亂，為什麼沒有這種反應呢？」

「這種不尋常的事，葛蘭，正是我們所預期的。」

崔維茲轉身面向屏幕，它始終鎖定著太空站的畫面。只不過現在太空站變得更大，代表他們更接近了。

在他看來，那座太空站外形沒什麼驚人之處，看不出有任何超人的科學。事實上，它似乎還有點原始——但它有辦法制住太空艇。

他說：「我的思緒仍然條理分明，詹諾夫，簡直怪透了！我很想相信這是因為我並非懦夫，在巨大壓力下也能有優異的表現。這令我引以為傲，我想每個人都免不了。事實上，我現在該坐立不安，還會冒出一點冷汗。我們或許預期到了會有不尋常的事，但那於事無補。我們現在仍舊一籌莫展，而且可能會慘遭殺害。」

裴洛拉特說：「我可不這麼想，葛蘭。如果蓋婭星人能從遠方接掌太空艇，難道就不能遠距離殺害我們嗎？既然我們還活著……」

「但我們並非完全安然無事，我說過我們太過冷靜。我想，他們給我們打了無形鎮靜劑。」

「為什麼？」

「為了讓我們的精神狀態完好如初吧，我這麼想。可能是希望審問我們，之後或許就會把我們殺掉。」

「假如他們想要審問我們，就代表他們有足夠的理性。因此，如果沒有什麼正當理由，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殺害我們。」

崔維茲上身往椅背用力一靠（椅背立刻向後彎曲，他們至少沒有剝奪座椅的功能），雙腳擺到書桌上，那裏原是他的雙手與電腦進行接觸的地方。他說：「他們也許相當聰明，足以羅織一個自認為正當無比的理由。話說回來，他們即使影響了我們的心靈，也沒有做得太過分。比方說，換成騾的話，他會讓我們渴望趕快走，我們會迫不及待，會血脈賁張，每一根神經都會狂喊著趕快。」他伸手指了指太空站，「你有這種感覺嗎，詹諾夫？」

「當然沒有。」

「你看，我也沒有什麼變化，仍然可以盡情地冷靜分析和推理。實在太奇怪了！可是我能肯定嗎？我是不是處於一種驚惶、慌亂、瘋狂的狀態，卻產生了一種幻覺，以為自己正在盡情地冷靜分析和推理？」

裴洛拉特聳了聳肩。「我覺得你的精神很正常。或許，是因為我的精神跟你一樣不正常，處於同樣的幻覺中，可是這種論證無濟於事。也許所有的人類全部精神不正常，通通陷在一個集體幻覺中，而宇宙則是一片混沌。這種說法同樣是無法反證的，可是我們除了相信自己的理智，根本沒有其他的選擇。」然後，他突然改變話題說：「事實上，我自己也在作一項推論。」

「是什麼？」

「嗯，我們曾經猜想蓋婭也許是騾的故鄉，或是死灰復燃的第二基地。但是你有沒有想到過，還有更合理的第三種可能性？」

「什麼第三種可能性？」

裴洛拉特沒有望著崔維茲，他的眼睛似乎在凝視自己的內心，他的聲音則變得低沉而意味深長。「不知道從多久以前開始，蓋婭這個世界就在全力保持絕對的隔絕狀態。它從未試圖和其他世界接觸，連它的近鄰賽協爾聯盟也不例外。如果他們擊毀艦隊的傳說屬實，它某一方面的科學必定極為先進，而他們現在有能力控制我們，當然更是一項明證。但他們卻未曾試圖擴張勢力，唯一的要求只是不要受到打擾。」

崔維茲瞇起眼睛。「所以呢？」

「這都不像人類的行徑。人類兩萬多年的太空發展史，就是一部連續不斷的擴張史。如今，能夠住人的已知世界差不多都住了人。在殖民銀河的過程中，幾乎每顆行星都曾遭到你爭我奪，幾乎每個世界都跟鄰邦搶過地盤。如果蓋婭在這方面如此異於常人，或許因為它真是——非人的世界。」

崔維茲搖了搖頭。「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裴洛拉特用急切的口吻說，「我曾經告訴你，人類是銀河中唯一演化成功的智慧生物，而這是一個大謎。萬一事實並非如此呢？難道就不可能在某顆行星上，還有另一種不像人類那樣具有擴張傾向的智慧生物？事實上，」裴洛拉特愈說愈激動，「銀河中搞不好有百萬種智慧生物，卻只有一種是擴張主義者，那就是我們。其他的都安分守己地待在母星，隱藏起來……」

「簡直荒謬！」崔維茲說，「果真如此，我們早就遇到他們了，因為我們早已登陸那些世界。他們會發展出各式各樣和各種階段的科技，大多數都無法阻止我們。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任何一種。太空啊！我們甚至從未發現非人文明的遺跡或遺址，對不對？你是歷史學家，請你告訴我，到底有沒有？」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的確沒有發現過。可是葛蘭，眼前也許就有一個！就是這個！」

「我可不相信。你說它叫做蓋婭，那是源自一種古代方言，意思就是地球。怎麼可能是非人文明呢？」

「蓋婭這個名字是人類幫它取的，誰知道又是為什麼？至於和地球的古稱相似，也許只是巧合罷了。你好好想一想，我們被引誘到蓋婭來——這點你曾經仔細分析過——現在又被硬生生吸過去，這都是蓋婭星人並非人類的佐證。」

「為什麼？這跟他們是不是人類又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們對我們——也就是對人類好奇。」

崔維茲說：「詹諾夫，你已經語無倫次。數千年來，蓋婭周圍的星空滿是人類，他們為何現在才感到好奇？為什麼以前沒有好奇心？即使現在纔好奇，又為何會選上我們？如果他們想要研究人類與其文化，何不利用賽協爾各個世界？為何大老遠把我們從端點星引到這裏來？」

「他們或許對基地有興趣。」

「胡說八道。」崔維茲激憤地說，「詹諾夫，你若一心想見非人智慧生物，那麼終將如願以償。此時此刻，我猜如果你認為將要遇見非人生物，你就不會擔心已經被捕，不會擔心束手無策，甚至不會擔心遭到殺害——只會擔心他們不給你時間，滿足你的好奇心。」

裴洛拉特氣得結結巴巴，反駁了一大串，這才深深吸了一大口氣，然後又說：「好吧，也許你對，葛蘭，但我暫時還不想放棄這個信念。我想要不了多久，我們就能知道誰對誰錯——你看！」他突然指向屏幕。

崔維茲由於爭辯得太過激動，視線早已離開屏幕，現在纔回過頭來。「什麼東西？」他說。

「是不是一艘剛從太空站起飛的船艦？」

「是有個東西。」崔維茲回答得很勉強，「但我還看不清楚，也無法再將畫面放大。放大率已經到了極限。」過了一會兒，他又說：「它似乎朝我們飛過來，我猜是一艘太空船。我們要不要打個賭？」

「什麼樣的賭？」

崔維茲用嘲諷的語氣說：「如果還能回到端點星，我們就去大喫一頓，彼此還能請幾個陪客，最多不超過，嗯，四個人吧。假如那艘太空船上載的不是人類，就由我請客，反之就記你的賬。」

「我願意賭。」裴洛拉特說。

「一言為定。」崔維茲又開始盯著屏幕，試圖把那艘太空船看得更清楚。但他自己也不禁懷疑，究竟會有什麼特徵，能讓他百分之百確定裏面載的是不是人類。

### 06

布拉諾的鐵灰色頭發梳得整齊光潔，看她這般氣定神閑的模樣，好像仍舊待在市長官邸，一點也看不出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二次深入太空。（第一次幾乎不能算數，那只是她跟著父母去卡爾根度假，當時她只有三歲。）

她用帶著些許厭倦的口氣，對柯代爾說：「畢竟，杜賓的職責就是提供意見，並且適時警告我。很好，他的確很盡責，我不會怪他。」

柯代爾跟市長在同一艘戰艦上，這是為了方便與她面對面交談，以避免影像溝通的心理障礙。他說：「他在那個職位上待得太久，想法已經快被賽協爾人同化了。」

「那是大使這一行的職業風險之一，裏奧諾。等這件事解決之後，我們讓他休個長假，然後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去。他算得上是個能幹的人，至少，他還有點警覺性，曉得及時回報崔維茲的消息。」

柯代爾淺淺一笑。「沒錯，他告訴我，雖然他判斷這樣做並不妥當，『但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就是這麼說的。你看，市長女士，即使他判斷這樣做並不妥當，他也不得不做。因為當初崔維茲剛進入賽協爾聯盟的星空，我就通知了這位杜賓大使，要他即刻把關於那小子的消息通通轉來。」

「哦？」布拉諾市長換了一下坐姿，好把柯代爾的臉看得更清楚。「你又為何那麼做？」

「其實，只是基於最簡單的考量。崔維茲駕著一艘新型的基地軍用航具，這點賽協爾人必定會注意到。他又是個不具外交身份的小傻瓜，這點他們必定也會注意到。因此，他有可能遇上麻煩，而基地人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不論在銀河何處遇到麻煩，都能求助於最近的基地駐外代表。老實說，我個人並不在乎崔維茲遇到什麼麻煩，那也許還能幫助他早點長大，對他有莫大的助益。可是你送他出去，是要他當你的避雷針，所以我要確保他發揮功能，當閃電擊下時，能讓你估算出閃電的源頭。因此我特別叮嚀最近處的基地代表，好好注意崔維茲的動向，如此而已。」

「我懂了！嗯，現在我才明白杜賓的反應為何如此強烈，因為我也送了一道類似的訓令給他。既然他從我們兩人這裏分別接到指示，難怪只不過幾艘基地戰艦接近，他就以為會發生什麼了不得的事。可是，裏奧諾，你怎麼事先沒有跟我商量，就送出這樣的訓令呢？」

柯代爾泰然自若地答道：「如果我做的每件事都把你扯進去，你就沒時間當市長了。可是，你又為什麼不先知會我一聲呢？」

布拉諾以尖酸的口氣說：「如果我把每一件事都告訴你，裏奧諾，你就未免知道得太多了。不過這不重要，杜賓的警告同樣沒什麼大不了的，就連賽協爾人的大驚小怪也是小事一樁。我最關心的還是崔維茲。」

「我們的斥候艦已經發現了康普。他正在跟蹤崔維茲，兩艘太空艇都萬分謹慎地向蓋婭挺進。」

「我有那些斥候艦的完整報告，裏奧諾，崔維茲和康普顯然都沒把蓋婭當神話。」

「大家都對有關蓋婭的迷信嗤之以鼻，市長女士，不過大家也都在想：『可是萬一……』就連杜賓大使都對它有點忌憚。這可能是賽協爾人的高明策略，是他們的一種保護色。他們捏造出一個神祕而無敵的世界，並將這些故事散播出去，那麼外人不但會對那個世界敬而遠之，同時也會避開附近的世界，例如賽協爾聯盟。」

「你認為這就是騾未曾招惹賽協爾的原因？」

「有可能。」

「基地也從未碰過賽協爾，你不至於認為也是由於蓋婭吧？沒有任何記錄顯示，我們曾經聽說那個世界。」

「我承認我們的檔案中，找不到半條有關蓋婭的資料。可是我們對賽協爾聯盟一向十分客氣，這點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

「那麼，希望賽協爾政府的確相信蓋婭的可怕力量，即使相信一點點也好，雖然杜賓認為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話，賽協爾聯盟就不會反對我們接近蓋婭。他們對這個行動愈是反感，就愈會確信應該袖手旁觀，好讓蓋婭把我們吞噬。他們會想到，這將是個很好的教訓，未來的侵略者都會引以為戒。」

「萬一這一切都是真的呢，市長？萬一蓋婭真那麼可怕呢？」

布拉諾微微一笑。「你自己怎麼也提出『萬一怎麼樣』的問題呢，裏奧諾？」

「我必須提出各種可能性，市長，這是我的職責。」

「假如蓋婭真那麼可怕，既然崔維茲是我的避雷針，他理所當然會首當其沖。康普可能也會倒黴，而我正希望如此。」

「你希望如此？為什麼？」

「因為這樣一來，蓋婭便會過度自信，情勢就對我們非常有利。他們會低估我們的實力，因而變得比較容易對付。」

「可是，萬一過度自信的是我們自己呢？」

「我們可沒有。」布拉諾說得斬釘截鐵。

「這些蓋婭星人——不論他們是何方神聖——有可能是我們前所未見的敵人，因而無法準確估算危險的程度。我只是提醒你，市長，因為即使是可能性，也應該加以權衡。」

「是嗎？你的腦袋裏怎麼會有這種念頭呢，裏奧諾？」

「因為我覺得，你認為蓋婭充其量不過是第二基地。我甚至懷疑，你認為它正是第二基地。然而，早在帝國時代，賽協爾就有一段很特殊的歷史。當時，唯獨賽協爾擁有相當的自治權；在某些『壞皇帝』的統治下，唯獨賽協爾能奇跡般地免除一些苛捐雜稅。簡言之，即使早在帝政時期，賽協爾似乎已經受到蓋婭的保護。」

「所以呢？」

「第二基地卻是哈里・謝頓親手創建的，是和我們這個基地同時誕生的。第二基地在帝政時期並不存在，蓋婭卻已經在那裏。因此，蓋婭絕不會是第二基地。它是另一個組織，而且還有可能，是一個更可怕的組織。」

「我可不打算給未知的事物嚇倒，裏奧諾。潛在的威脅來源總共有兩類：有形的武器和精神的武器，對於這兩者，我們都有萬全準備。回到你的戰艦去，叫艦隊通通守在賽協爾外圍。我的這艘戰艦要單獨向蓋婭推進，但會隨時和你們保持聯絡，必要的時候，你們要在一躍之後就能和我們會合。去吧，裏奧諾，還有，把你臉上那種愁容給我抹掉。」

「最後一個問題好嗎？你確定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嗎？」

「我確定。」她繃著臉說，「我也研究過賽協爾的歷史，也看出蓋婭不可能是第二基地。可是，我剛才說過，我收到了斥候艦的完整報告，從這些報告中……」

「怎麼樣？」

「嗯，我知道了第二基地的真正位置。我們要一舉解決這兩個敵人，裏奧諾。我們先來收拾蓋婭，然後再去收拾川陀。」

## 第十七章蓋婭

### 01

從太空站飛出來的那艘太空船，花了幾個小時才抵達遠星號附近。崔維茲覺得這幾個小時如坐針氈。

若是在正常情況下，崔維茲會試著呼叫那艘太空船，並會期待對方有所回應。假如沒有任何回應，他就會採取閃避行動。

由於他毫無武裝，又一直沒有收到迴音，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現在電腦對於指令的篩選極為嚴格，如果他發出移動太空艇的指令，電腦絕不會有任何反應。

不過，至少太空艇內部一切正常。維生系統維持著最佳工作狀態，因此他與裴洛拉特沒有任何生理上的不適。然而，這卻無濟於事。時間一點一滴白白溜走，等在前面的那個未知數將他磨得越來越疲倦。但他發現裴洛拉特似乎很鎮定，不禁冒起一股無名火。而裴洛拉特好像故意火上加油，偏偏在崔維茲完全沒有食慾的時候，開了一個雞丁罐頭。罐頭打開之後立刻自動加熱，裴洛拉特已經喫將起來。

崔維茲沒好氣地說：「太空啊，詹諾夫！好臭！」

裴洛拉特好像嚇了一跳，忙將罐頭湊到鼻端聞了聞。「我覺得很香啊，葛蘭。」

崔維茲搖了搖頭。「別管我，我是在胡言亂語。但你總該用把叉子，否則你的指頭整天都有雞肉的味道。」

裴洛拉特訝異地望著自己的手指頭。「抱歉！我沒注意到，我正在想別的事。」

崔維茲用嘲諷的語氣說：「你要不要猜一猜，那艘太空船上的非人生物會是什麼模樣？」自己竟然比不上裴洛拉特鎮定，令他覺得慚愧。他曾經在艦隊服役（不過當然沒有實戰經驗），而裴洛拉特只是一名歷史學家。現在，這位旅伴卻能安然坐在那裏。

裴洛拉特答道：「在不同於地球的環境中，演化會朝什麼方向進行，實在是難以想象的。可能性或許並非無窮多，但也一定多得數不清。然而，我推測他們絕非兇殘成性，會以文明的方式對待我們。否則的話，我們現在早就死了。」

「至少你還能冷靜思考，詹諾夫，好朋友，至少你還能保持鎮靜。我的神經卻彷彿在和他們的無形鎮靜劑對抗。我有一種異常的沖動，很想站起來踱幾步。那艘該死的太空船怎麼還沒到？」

裴洛拉特說：「我是個慣於被動的人，葛蘭。我這輩子都在等待新的文獻，平常只能埋頭鉆研既有的資料。除了等待，我什麼也不能做。而你是個行動派，一旦無法採取行動，你就會痛苦莫名。」

崔維茲頓時感到輕鬆了些，喃喃說道：「我低估了你的觀察力，詹諾夫。」

「不，你沒有低估我。」裴洛拉特以平靜的口吻說，「但即使是天真的學者，也能偶爾從生活中領悟出一些道理。」

「而即使是最精明的政治人物，有時也可能執迷不悟。」

「我可沒那麼說，葛蘭。」

「你沒說，是我說的。所以我該積極一點，至少我還可以觀察。那艘太空船已經相當接近，看得出它似乎極為原始。」

「似乎？」

崔維茲說：「如果它是其他智慧生物製造的，那麼表面上的原始，實際上可能只是非人文明的特徵。」

「你也認為它可能是非人文明的產物？」裴洛拉特問道，他興奮得臉色有點泛紅。

「我不確定。但我認為，人造器物不論因為文化差異而有多大的不同，相較於另一種生物所製造的器物，頂多隻能算是大同小異。」

「那只是你的猜想罷了。目前為止，我們只接觸過不同的文化，從未發現不同的智慧型物種，因此無從判斷雙方的器物會有多大差異。」

「魚類、海豚、企鵝、烏賊，乃至並非源自地球的圍韌——姑且假設其他幾種都是地球的物種——這些生物解決在粘滯介質中運動的辦法，都是將身體演化成流線型。因此，它們的基因構造雖然截然不同，外形卻沒有多大的差別。文明的產物也可能如此。」

「烏賊的觸手和圍韌的螺旋振器，」裴洛拉特反駁道，「彼此之間有極大的不同，也跟其他幾種脊椎動物的鰭、蹼或鰭狀肢沒有相似之處。而文明的產物也可能如此。」

「無論如何，」崔維茲說，「我心情好多了。跟你胡扯了這麼一大堆，詹諾夫，我的神經不知不覺鬆弛下來。我猜，我們很快就能知道將遇見什麼。那艘太空船無法和我們接駁，所以不論上面是何方神聖，都得借著舊式的索鏈擺蕩過來——或是用什麼方法，驅策我們兩人蕩過去——因為『自動對接鎖』派不上用場。除非上面真是什麼非人生物，擁有全然迥異的接駁系統。」

「那艘太空船有多大？」

「我不能利用遠星號的電腦和雷達來計算距離，所以無從估計它的尺度。」

一條索鏈向遠星號蜿蜒遊移過來。

崔維茲說：「這有兩種可能，要麼上面是人類，要麼就是非人生物使用相同的裝置。或許除了索鏈，根本沒有第二種工具可用。」

「還可以用管子，」裴洛拉特說，「或者一個水平梯。」

「那些東西沒有韌性，用來連系兩艘船艦會很困難。你得用一種兼具強度和韌性的東西。」

索鏈觸及遠星號那一刻，太空艇堅硬的外殼（連帶內部的空氣）震動了一下，發出一陣沉悶的鏗鏘聲。那艘太空船開始進行速度微調，好讓彼此速度一致，此時索鏈就像一條在太空中游走的長蛇。最後，索鏈終於達到相對靜止的狀態。

太空船的表面出現一個黑點，像瞳孔一樣愈變愈大。

崔維茲咕噥道：「竟然不是自動滑門，而是伸屈隔板。」

「非人文明？」

「還很難講，可是很有意思。」

畫面上出現了一個人形。

裴洛拉特緊抿著嘴脣，過了好一陣子，才用失望的口氣說：「太可惜了，是人類。」

「還是很難講。」崔維茲冷靜地說，「我們現在只能斷定，那個軀體好像具有五個突起，可能是頭部和雙手雙腳，卻也可能不是——慢著！」

「什麼？」

「它的動作比我預料中更迅速利落——啊！」

「又怎麼了？」

「它配備有某種推進裝置。我看得出不是火箭式推進器，但它絕非拉動索鏈前進。話說回來，仍然不一定就是人類。」

雖然那個人形順著索鏈迅疾而至，兩人卻覺得等了很久很久。最後，外面終於傳來一陣噪音。

崔維茲說：「不管是什麼東西，它馬上要進來了。我決定它一出現就立刻動手。」他握緊了拳頭。

「我想我們最好放輕松點。」裴洛拉特說，「它也許比我們強壯，何況它能控制我們的心靈，而那艘船上一定還有它的同夥。我們最好少安毋躁，先看看面對的是什麼角色再說。」

「你倒是愈來愈深思熟慮，詹諾夫，」崔維茲說，「我反而每況愈下。」

他們又聽見氣閘開閉的聲音，最後，那個人形終於來到太空艇內。

「差不多正常尺寸，」裴洛拉特喃喃道，「這套太空衣塞得進一個人類。」

「我從未見過這種式樣的太空衣，甚至沒聽說過，可是在我看來，它仍然沒有超出人類製品的範圍，根本不算什麼線索。」

穿著太空衣的人形站到了兩人面前。太空衣上面是一個圓形罩盔，罩盔面板若是玻璃製品，也一定是單向透光玻璃，因為完全看不見裏面。

那人形將一隻上肢抬到罩盔旁邊，迅速碰了一下不知道什麼開關，崔維茲根本沒有看清楚。罩盔立刻與太空衣脫離，並被舉了起來。

呈現他們眼前的，是一張年輕嬌媚的臉蛋，它的主人無疑是一位美麗的女郎。

### 02

一向毫無表情的裴洛拉特，此時也稱得上目瞪口呆了。他用遲疑的口氣問道：「你是人類嗎？」

女郎的柳眉往上一挑，嘴脣也撅了起來。從她這個反應來看，無法判斷她究竟是聽到了一種無法理解的陌生語言，或是她雖然聽懂了，卻不知道如何回答。

她將右手伸到左側一拉，整件太空衣就被打開來，好像原本只是由一排鉸鏈拴住。當她跨出來之後，太空衣兀自佇立了一會兒，又發出一下有如人聲的輕嘆，才終於垮成一團。

一旦走出臃腫的太空衣，她看起來更年輕了。她穿著一套寬松而半透明的衣服，外袍剛好及膝，裏層的幾件也若隱若現。

她的胸部平平，腰肢頗細，臀部渾圓而厚實。隱約可見的大腿看來相當壯碩，但小腿從膝蓋到美麗的腳踝都十分修長。她有一頭及肩的黑色秀發，一雙黑色的大眼睛，以及一副稍嫌不對稱的豐脣。

她低頭打量了自己一下，然後說：「我看來不像人類嗎？」這句話證明了她完全了解對方的語言。

她說的銀河標準語稍嫌生澀，好像她刻意要將每個字的發音都咬得很準。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帶著淺淺笑意說：「這點我無法否認。你是百分之百的人類，而且是賞心悅目的人類。」

年輕女郎將兩臂向外伸，彷彿邀請他們看得更仔細些。「但願如此，兩位，許多男士都愛死了這副軀體。」

裴洛拉特說：「我寧願為它好好活著。」他感到有點意外，自己竟然變得如此油腔滑調。

「說得好。」女郎一本正經地說，「一旦佔有這副軀體，所有的嘆息都將轉變為贊嘆。」

說完她就哈哈大笑，裴洛拉特跟著她笑了起來。

聽到這番對話，崔維茲的額頭起了好些皺褶。他突然厲聲問道：「你幾歲了？」

女郎似乎收斂了一點。「二十三，先生。」

「你來幹什麼？你到這裏來有什麼目的？」

「我是來護送你們到蓋婭去的。」她的銀河標準語突然有點不標準了，主要是把單母音轉成了雙母音。

「你一個女孩子，來護送我們？」

女郎突然現出嚴肅的神情，一副當家做主的模樣。「我，」她說，「和大家一樣，都是蓋婭。管理太空站是我當前的職責。」

「你當前的職責？太空站上只有你一個人嗎？」

她的語氣充滿驕傲。「我一個人就足夠了。」

「那麼它現在是空的了？」

「我已經不在上面，兩位。但它並不是空的，它還在那裏。」

「它？你指的是什麼？」

「是那座太空站，它是蓋婭。它不需要我，也能抓住你們的太空艇。」

「那你又在太空站裏做什麼呢？」

「那是我當前的職責。」

裴洛拉特扯了扯崔維茲的袖子，卻被甩了開來，他只好再接再厲。「葛蘭，」他用接近耳語的聲音勸道，「別對她大吼大叫，她只是個女孩，這件事交給我處理。」

崔維茲怒氣沖沖地搖了搖頭，但裴洛拉特已經開始說：「年輕小姐，你叫什麼名字？」

女郎突然露出快活的笑容，彷彿回應著裴洛拉特溫和的語調。她答道：「寶綺思。」

「寶綺思？」裴洛拉特說，「非常好聽的名字，想必不是你的全名吧。」

「當然不是。名字那麼短有什麼好處，那樣到處都會碰到同名的人，讓人沒法分辨誰是誰，男士們還會搞錯該愛死哪副軀體。我的全名是寶綺思奴比雅蕊拉。」

「這可實在拗口。」

「什麼？七八個字怎麼算拗口？我有些朋友的名字長達十五個字，卻始終打不定主意該讓朋友怎麼稱呼。我打從十五歲開始，就一直用寶綺思這個名字。我媽媽以前叫我『奴比』，不知你們能否想象這種事情。」

「在銀河標準語中，『寶綺思』代表『無上歡喜』或『快樂至極』的意思。」裴洛拉特說。

「在蓋婭的語言中也是這個意思，它跟銀河標準語沒有非常大的差別，而『無上歡喜』正是我想帶給別人的印象。」

「我叫詹諾夫・裴洛拉特。」

「我知道。而另外這位先生，這位大嗓門，叫做葛蘭・崔維茲。我們是從賽協爾聽來的。」

崔維茲立刻瞇起雙眼問道：「你是怎樣聽來的？」

寶綺思轉身望著他，以平靜的口氣說：「不是我，是蓋婭聽來的。」

裴洛拉特說：「寶綺思小姐，我能否跟我的同伴私下說幾句話？」

「當然可以，不過你該知道，我們還有正事要辦。」

「我不會耽擱太久的。」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猛扯崔維茲的手肘，硬把他拖進隔壁艙房。

崔維茲悄聲說：「這樣做是幹什麼？我確定她仍然能夠聽到我們講話，或許還能讀取我們的心思，這該死的東西。」

「不管她能不能，我們暫時需要一點隔絕的感覺。聽好，老弟，別再難為她了。我們根本無計可施，拿她出氣絕不是辦法。她只是個負責傳話的女孩，可能跟我們一樣身不由己。其實，只要她在太空艇上，我們大概就不會有危險；他們若是打算摧毀遠星號，就不會讓她上來了。你要是一直這麼兇，他們或許就會把她撤走，然後摧毀這艘太空艇——當然包括我們在內。」

「我可不喜歡任人擺布。」崔維茲氣急敗壞地說。

「誰又喜歡呢？可是兇神惡煞的態度卻無濟於事，只能讓你變成一個任人擺布的兇神惡煞。喔，我親愛的兄弟，我不是故意要對你這般兇巴巴，如果我過分苛責你，你也一定要原諒我，但是無論如何別責怪那個女孩。」

「詹諾夫，以她的年紀，足以當你的幺女了。」

裴洛拉特板起臉孔。「所以我們更應該對她和顏悅色，但我不知道你這句話可有什麼言外之意。」

崔維茲想了一下，臉上的陰霾便一掃而空。「很好，你說得對，是我錯了。不過他們派一個女孩來，也未免太氣人了。比如說，至少也該派個軍官來，讓我們多少感到有點，嗯，分量。只派一個女孩？她還一直說這都是蓋婭的意思？」

「她也許是指某位以蓋婭當榮銜的領導者，或是指這個行星的議會。我們遲早會查出真相，但也許不是直接問出來。」

「男人愛死了她那副軀體！」崔維茲說，「呸！因為她屁股大！」

「沒有人要你去愛死它，葛蘭。」裴洛拉特好言相勸：「好啦！就容許她這麼自我解嘲吧。我自己認為這樣很有意思，而且很友善。」

兩人走到艙門口，發現寶綺思站在電腦旁邊，俯身打量著電腦的元件。她的雙手一直背在背後，彷彿生怕不小心會碰到電腦。

當他們低下頭，鉆過矮小的艙門時，寶綺思抬起頭來。「真是一艘了不起的太空艇。」她說，「眼前的東西，我至少有一半毫無概念。但你們如果要送我一份見面禮，它當然最合適。它好漂亮，讓我的太空船相形見絀。」

她臉上突然顯現強烈的好奇。「你們真是從基地來的？」

「你又是如何聽說基地的？」裴洛拉特反問。

「我們在學校學到的，主要是由於騾。」

「為什麼是由於騾呢，寶綺思？」

「他是我們的一分子啊，先……你的名字可以用哪個字當簡稱，先生？」

裴洛拉特說：「詹或裴都可以，你喜歡哪一個？」

「他是我們的一分子啊，裴。」寶綺思露出老友般的笑容，「他生於蓋婭，可是似乎誰也不知道確實地點。」

崔維茲接口道：「我想他一定是蓋婭的英雄，寶綺思，對嗎？」他的態度突然變得過分友善，幾乎令人無法招架。他一面說，一面朝裴洛拉特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要他放心。「你可以稱我崔。」他補充道。

「喔，不對。」她立刻答道，「他是一名罪犯，未經許可就離開蓋婭，誰都不該那麼做。誰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溜走的，反正他就是溜了，我猜這就是他沒有好下場的原因。基地最後把他打敗了。」

「你是說第二基地嗎？」崔維茲問。

「還有另一個嗎？我相信如果好好想一想，我應該就會知道，但是我對歷史沒興趣，真的。我的想法是，只有蓋婭認為最有用的東西，我才會感興趣。如果我對歷史毫不在意，那是因為歷史學家夠多了，或者我天生就不適合。我可能正在接受太空技師的訓練，我一直被指派從事這類工作，而且我好像也很喜歡。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假如我不喜歡……」

她說得愈來愈快，幾乎沒有換過氣，崔維茲好不容易纔插進一句話：「到底誰是蓋婭？」

寶綺思露出困惑的表情。「蓋婭就是蓋婭。拜託，裴，崔，讓我們辦正事吧，我們得趕緊著陸。」

「我們不是正在降落嗎？」

「沒錯，可是太慢了。蓋婭覺得，如果你們讓這艘太空艇發揮潛力，速度能比現在快得多。你們願意這麼做嗎？」

「我們可以這麼做。」崔維茲繃著臉說，「但如果把控制權交還給我，我不是很可能朝反方向飛走嗎？」

寶綺思哈哈大笑。「你這個人真逗。蓋婭不想讓你走的方向，你當然沒辦法走。可是蓋婭想要你走的方向，你就能走得比現在更快。懂了嗎？」

「懂了。」崔維茲說，「我會試著控制自己的幽默感。我應該在哪裏著陸？」

「用不著操心。你只管往下降，就會在正確的地點著陸，蓋婭會確保這一點。」

裴洛拉特說：「而你會一直陪著我們，寶綺思，以確保我們受到良好的待遇？」

「我想應該沒問題。讓我想想看，通常本人的服務費——我是指這種服務——可由本人的收支卡入賬。」

「而另外的服務呢？」

寶綺思喫喫笑了起來。「你真是個老可愛。」

裴洛拉特心頭一凜。

### 03

當太空艇朝蓋婭高速俯沖時，寶綺思興奮得像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她說：「根本沒有加速的感覺嘛。」

「它是由重力驅動的。」裴洛拉特說，「每樣東西都同時被加速，包括我們在內，所以我們什麼也感覺不到。」

「但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裴？」

裴洛拉特聳了聳肩。「我想崔該知道，」他說，「但我想他目前沒心情談這個。」

崔維茲正操縱著太空艇，順著蓋婭的重力阱猛然下沖。正如寶綺思剛才所說，對於他所下達的指令，電腦只能接受一部分。當他試圖斜向跨越重力線時，電腦雖然有些遲疑，最後還是接受了。但每當他試圖攀升，電腦則完全不理會。

他仍舊不是太空艇的主人。

裴洛拉特好言勸道：「你降落的速度是不是快了些，葛蘭？」

崔維茲盡量避免發火（主要還是為了裴洛拉特著想），他用單調平板的語氣說：「那位小姐講過，蓋婭會照顧我們。」

寶綺思說：「是啊，裴，蓋婭不會讓這艘船做任何危險的事。你們有沒有什麼喫的？」

「當然有。」裴洛拉特說，「你想喫些什麼？」

「不要肉類，裴。」寶綺思頗有定見地說，「但我能喫魚或蛋類，此外有任何蔬菜都好。」

「我們有些食物是在賽協爾添購的，寶綺思。」裴洛拉特說，「我不太確定裏面是些什麼，但你或許會喜歡。」

「好啊，那我就嘗嘗看。」寶綺思的語氣聽來不大有信心。

「蓋婭上的人都是素食者嗎？」裴洛拉特問道。

「很多都是。」寶綺思使勁點著頭，「不過，主要還是取決於身體需要何種養分。我最近對肉類沒胃口，所以我想自己目前並不需要。我現在也不想喫任何甜食，卻認為乾酪很好喫，還有蝦米也是。我猜我也許需要減肥了。」她拍了拍右半邊屁股，響起「啪」的一聲。「這裏就需要減掉五六磅。」

「我倒不這麼想。」裴洛拉特說，「這樣子你坐著比較舒服。」

寶綺思盡量扭頭以便望向臀部。「算啦，沒什麼關係。體重會順其自然增減，我自己不該操心。」

崔維茲忙著跟遠星號奮戰，所以一直沒有說話。剛才他猶豫了稍微久一點，太空艇無法再做繞軌飛行，正從外氣層底緣呼嘯而過。崔維茲發現，太空艇愈來愈不受自己控制，好像那個外力已經學會如何操縱重力引擎。此時遠星號顯然一切自動，它沿著一條弧形軌跡升到稀薄的大氣中，然後急遽減速。接著它又自行選擇一條路徑，一路劃著優美的弧線緩緩落下。

寶綺思毫不理會空氣阻力造成的尖銳噪音，專心聞著罐頭冒出的蒸氣。她說：「這一定很適合我，裴，否則聞起來不會那麼香，我也就會毫無胃口。」她將一根纖細的手指伸進罐頭，再用舌頭舔了舔。「你猜得果然沒錯，裴。正是蝦米之類的東西，太好了！」

崔維茲氣呼呼地舉起雙手，向電腦投降。

「小姐。」聽他的口氣，好像是頭一次跟她說話。

「我的名字叫寶綺思。」她堅決地說。

「好吧，寶綺思！你原本就知道我們的名字。」

「是的，崔。」

「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很重要，我必須知道才能順利執行任務，所以我就知道了。」

「你知道曼恩・李・康普是誰嗎？」

「如果他對我很重要，那我就會知道。既然我不知道他是誰，康普先生就不會到這裏來。這一回，」她頓了一會兒，「除了你們兩位，不會再有其他人來。」

「等著瞧吧。」

他向下俯瞰，發現這是一顆多云的行星。但云層不是厚實的一整塊，而是一片片散佈得極為均勻，以致整個行星表面沒有一處看得清楚。

他將掃描儀調到微波頻帶，雷達幕隨即亮了起來，看得出地表幾乎是天空的倒影。蓋婭似乎是個由羣島構成的世界，有些類似端點星，不過島嶼數目更多，而且更為平均。其中沒有任何太大或是太過孤立的島嶼，簡直就是行星級的愛琴海。雖然太空艇的軌道與赤道面夾著很大的角度，崔維茲卻沒有看到冰冠的蹤跡。

通常每個世界都有些人口集中地帶，例如能從夜面的照明分佈看出來，但在這裏，他看不出任何顯著的人口分佈趨勢。

「我會降落在首都附近嗎，寶綺思？」崔維茲問。

寶綺思輕描淡寫地答道：「蓋婭會讓你降落在適當的地點。」

「我比較喜歡大城市。」

「你是指擠著一大羣人的地方？」

「對。」

「這得由蓋婭決定。」

太空艇繼續向下降，崔維茲開始猜測它將落在哪個島上，藉此打發無聊的時間。

不管目的地是哪一個島，顯然一小時內就要著陸了。

### 04

太空艇像羽毛般輕巧地落到地面，沒有產生一點沖擊，也沒有任何異常的重力效應。他們三人魚貫地走出來，寶綺思走在前面，接著是裴洛拉特，最後纔是崔維茲。

天氣跟端點市的初夏相仿。不時襲來陣陣和風，而多云的天空透出明亮的陽光，像是近午時分的光景。腳下是一大片綠地，一側密植著一排又一排的樹木，顯然是個果樹園，另一側則是綿長的海岸線。

他們聽到一些低沉的嗡嗡聲，可能是昆蟲類發出來的。頭上還掠過一隻飛鳥，或是某種會飛的小型生物。遠處又傳來一連串「咔啦咔啦」的聲響，似乎是農機發出的噪音。

第一個開口的是裴洛拉特，但他所說的和眼見耳聞都沒有關係。他先猛力吸了一口氣，然後說：「啊，好香，像是剛做好的蘋果醬。」

崔維茲說：「我們眼前可能就是個蘋果園，看來他們正在做蘋果醬。」

「反之，在你們的太空艇上，」寶綺思說，「聞起來卻像……唉，反正味道很可怕。」

「剛纔在上面，你並沒有抱怨。」崔維茲咆哮道。

「我得講禮貌啊。在你們的太空艇上，我總是客人。」

「現在又怎麼不維持禮貌了？」

「現在回到我自己的世界。你們成了客人，該你們講禮貌。」

裴洛拉特道：「她說太空艇有股怪味，可能真說對了，葛蘭。有沒有辦法給它換換空氣？」

「有，可以做得到。」崔維茲隨即答道，「只要這個小東西能向我們保證，不會有人對太空艇動手腳。她剛才已經向我們證明，她能以不尋常的力量控制太空艇。」

寶綺思立刻抬頭挺胸，站得筆直。「我並沒有那麼小。如果太空艇不再受外力控制，你就能把裏面清理幹凈，我保證十分樂意跟你配合。」

「那麼，可以帶我們去見你口中那位蓋婭了吧？」崔維茲說。

寶綺思似乎被逗樂了。「我不知道你會不會相信，崔，但我就是蓋婭。」

崔維茲瞠目結舌。他常常聽到「收心凝神」這句成語，不過都是比喻而已。今天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自己實實在在經歷了這種過程。最後，他終於吐出一個字：「你？」

「是的。還有這片土地，還有那些樹木，以及草叢裏那隻兔子，以及那位站在樹林中的人。整個行星和它上面的萬事萬物，全部是蓋婭。我們都是單獨的個體，都是獨立的生物體，可是我們全部分享一個整體意識。其中無生命的行星佔得最少，不同形式的生命各佔不同比例，而人類佔了絕大多數——但大家多少都擁有一部分。」

裴洛拉特說：「我想，崔維茲，她所謂的蓋婭，是指某種羣體意識。」

崔維茲點了點頭。「我也想到了。既然如此，寶綺思，是誰在治理這個世界呢？」

寶綺思說：「一切自治自理。那些樹木自動自發地長得整整齊齊，而且繁殖得不多不少，剛好取代由於各種原因死去的樹木。人類需要多少蘋果，就會採收多少。而其他的動物，包括昆蟲在內，都只攝取自己所需的分量，絕不會超過。」

「每隻昆蟲都知道該喫多少，是嗎？」崔維茲問道。

「對，可以說它們都知道。有需要的時候便會降雨，有時雨下得很大，那是因為必須如此；有時又會有持續不斷的乾旱，那也是因為有這個需要。」

「雨點也知道該做些什麼，是嗎？」

「對，它們也知道。」寶綺思非常嚴肅地說，「你的身體裏面有各種不同的細胞，它們難道不曉得該做些什麼嗎？比方說何時生長，何時停止，何時形成某種物質，何時不該形成——而在形成那些物質的時候，它們又拿捏得恰到好處，剛好不多不少。就某個層次而言，每個細胞都是一座獨立的化學工廠，但是它們所使用的原料，都來自共同的運輸系統；它們所排放的廢料，又全都送到共同的排放管道。就這樣，每個細胞對整體意識都作出一份貢獻。」

裴洛拉特聽得有些著迷，他說：「這實在太神奇了。你是說這顆行星是個超級生命體，而你只是它的一個細胞。」

「我只是打個比方，並非劃上等號。我們好比細胞，但我們並不等於細胞。這點你能了解嗎？」

崔維茲問道：「你們哪一方面跟細胞不同？」

「我們自己就是由許多細胞組成，對這些細胞而言，它們擁有一個羣體意識。這個羣體意識對應一個獨立的生物體，拿我來說，便是一個人類……」

「有著一副讓男人愛死的軀體。」

「完全正確。我的意識遠超過任何一個細胞所擁有的意識，兩者的程度天差地遠。然後，我們又是更高層次羣體意識的一部分，但這個事實不會將我們貶到細胞的層次。我仍然是一個人，只不過在我之上，還有一個巨大的羣體意識，是我完全無法掌握的。就好像我的二頭肌細胞，怎麼樣也不能了解我的意識一樣。」

崔維茲說：「抓住太空艇的這項行動，總該有人授意吧。」

「不，不是某個人！那是蓋婭的意思，是我們全體的意思。」

「連樹木和土地在內嗎，寶綺思？」

「它們的貢獻非常少，但還是有一點。聽好，一位音樂家寫出一首交響樂之後，難道你會追問，那是他身上哪些特殊細胞授意和監督的結果嗎？」

裴洛拉特說：「我認為，這個羣體意識所塑造的羣體心靈——姑且這麼稱呼它——一定比個體心靈強大許多，正如一塊肌肉遠比一個肌肉細胞強壯。因此，蓋婭才能在很遠的距離外，借著控制我們那臺電腦，捕獲我們的太空艇。雖然在這顆行星上，沒有任何個體心靈做得到這件事。」

「你了解得極其透徹，裴。」寶綺思說。

「我也了解，」崔維茲說，「這沒有什麼難懂的。可是你們究竟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並不是來攻擊你們，我們只是來這裏找資料。為什麼你們要捕捉我們？」

「因為要跟你們談談。」

「你可以在太空艇上跟我們談。」

寶綺思嚴肅地搖了搖頭。「我不是負責跟你們談的人。」

「你不是這個羣體心靈的一部分嗎？」

「當然是，但我不能像鳥那樣飛，像昆蟲那樣鳴叫，或者長得像樹那樣高。我做的都是最適合我的事，而我不是提供你們資訊的最佳人選——雖然那些知識可以輕易灌輸給我。」

「誰決定不要灌輸給你的？」

「我們全體決定的。」

「這些資訊會由誰來提供給我們呢？」

「杜姆。」

「杜姆是誰？」

「這個嘛，」寶綺思說，「他的全名是恩杜姆安迪歐維查瑪隆德雅索……等等等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場合，會使用不同的簡稱來稱呼他，但我一向都稱他杜姆，我想你們兩位也可以用這個簡稱。在這顆行星上，他可能是享有蓋婭最多的人，而他就住在這個島上。他提出和你們見面的要求，並且獲得了允許。」

「誰允許的？」崔維茲問，但他自己隨即想到答案。「我知道了，是你們全體決定的。」

寶綺思點了點頭。

裴洛拉特說：「我們何時可以見到杜姆，寶綺思？」

「馬上就可以。請跟我來，裴，我現在就帶你去見他。當然還有你，崔。」

「然後你就要走了嗎？」裴洛拉特問。

「你不希望我走嗎，裴？」

「老實講，不希望。」

「你又來了。」她帶他們走過果園旁一條平緩的石子路，一面走一面說，「男人見到我沒多久，都會開始著迷。即使德高望重的老者，也無法剋制少年般的熱情。」

裴洛拉特哈哈大笑。「我可不指望還有少年般的熱情，寶綺思，可是如果真的還有，我想必定是由於你的緣故。」

寶綺思說：「喔，可別低估你少年般的熱情，我能創造奇跡。」

崔維茲不耐煩地問道：「我們抵達目的地之後，還要再等多久才能見到這位杜姆？」

「他就在那裏等你。畢竟，杜姆通過蓋婭籌備了好多年，才把你帶到這裏來。」

崔維茲停下腳步，迅速向裴洛拉特望去，後者做了幾個無聲的口型：你猜對了。

寶綺思仍然直視著前方，以冷靜的口吻說：「我知道，崔，你已經在懷疑我／們／蓋婭對你有興趣。」

「我／們／蓋婭？」裴洛拉特輕聲說。

寶綺思轉頭朝裴洛拉特微微一笑。「我們有一大套繁復的代名詞，用來表達蓋婭和個體之間的種種微妙關係。我可以好好向你解釋一番，不過在此之前，『我／們／蓋婭』勉強可以表達我的意思——請繼續走吧，崔，杜姆正在等你呢。我不想強迫你的雙腳違背你的意志，除非你習慣了，否則會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崔維茲繼續向前走。在他投向寶綺思的目光中，混雜著深沉無比的懷疑。

### 05

杜姆是一位老先生。他用音樂般的聲調和抑揚頓挫吟誦了一遍長達二百五十三個字的名字。

「在某種程度上，」他說，「這串名字就是我的略傳。它可以讓聽到的、讀到的或者感應到的人，了解我的背景、我在整體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我的種種成就。然而，五十多年來，我都習慣別人稱我杜姆。如果還會提到其他的杜姆，我可以改稱杜姆安迪歐。而在不同的專業領域中，我還會使用一些不同的簡稱。每過一個蓋婭年，在我的生日那天，我都會在心中默誦一遍自己的全名，就像我剛才念誦給你們聽那樣。這樣做能令人印象深刻，但我自己難免感到尷尬。」

他又高又瘦，幾乎到了皮包骨的地步。雖然他行動相當遲緩，深陷的眼珠卻閃著異樣的青春光芒；高挺的鼻子又細又長，可是鼻孔張得很大；雙手雖然布滿青筋，不過看不出關節炎的跡象。他穿著一件很長的袍子，顏色跟他的頭發一樣灰。袍子一直垂到足踝附近，下面是一雙涼鞋，腳趾全部裸露在外。

崔維茲問道：「閣下，請問您高壽？」

「請稱呼我杜姆吧，崔。使用稱謂顯得太正式，會使你我難以自由交換意見。以銀河標準年計算，我剛滿九十三歲，可是根據蓋婭年，我還要再等幾個月，才會慶祝九十歲的生日。」

「如果要我猜，我會猜您頂多不過七十五歲，閣……杜姆。」崔維茲說。

「以蓋婭的標準而言，崔，不論我的實際年齡或者外表，其實都不能算老。不過別提這個了，大家喫飽了嗎？」

裴洛拉特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餐盤，裏面還剩下不少食物，他從來沒喫過烹調這麼隨便的一餐，簡直淡而無味到了極點。他用心虛的口吻說：「杜姆，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冒昧的問題？當然，如果冒犯了您，請您務必明講，我會馬上收回。」

「請說吧，」杜姆笑道，「不論你對蓋婭哪方面感到好奇，我都很樂意為你解釋。」

「為什麼呢？」崔維茲立刻追問。

「因為兩位是我的貴客。我能聽聽裴的問題嗎？」

裴洛拉特說：「既然蓋婭上的萬事萬物，分享著同一個羣體意識，那麼您身為這個羣體的一分子，又如何能喫這份食物呢？它顯然也是羣體的一分子。」

「有道理！可是萬事萬物都在不斷循環。我們必須進食，而我們所喫的每一樣東西，不論植物或動物，甚至包括沒有生命的調味料，都是蓋婭的一部分。可是，你知道嗎，我們不會為了娛樂或運動而殺生；當我們不得不殺生的時候，也不會讓生靈遭受無謂的痛苦。只怕我們從來不曾在食物的色香味上多花功夫，因為蓋婭人除非需要食物，否則不會無緣無故喫東西。你們認為這頓飯並不算享受，裴？崔？嗯，喫飯本來就不該是一種享受。

「不管怎麼說，被我們喫進去的東西，仍是這顆行星意識的一部分。只要其中某些成分和我的身體合而為一，它就能分享較多的整體意識。我死去後，也一樣會被喫掉，縱使只是被細菌喫掉。到了那個時候，我能分享的整體意識就小得多了。但是總有一天，我的某些部分會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轉移到許多人身上。」

裴洛拉特說：「這是一種靈魂的輪回。」

「一種什麼，裴？」

「我說的是一則古老的神話，不過有些世界依然很流行。」

「啊，我竟然不知道，改天你一定要告訴我。」

崔維茲說：「可是您的個體意識——您之所以是杜姆的各種特質——卻永遠無法完全重組。」

「不能，當然不能，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仍會是蓋婭的一部分，那就夠了。我們這裏有些玄學家，想到或許該設法建立對於過去的羣體記憶，可是『蓋婭意識』認為實際上是行不通的，而且根本沒有任何用處，反倒會模糊了現有的意識。當然，如果大環境逐漸改變，『蓋婭意識』或許也會跟著改變，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我卻看不出有任何機會。」

「為什麼您必須死呢，杜姆？」崔維茲問道，「既然您九十幾歲還老當益壯，難道這個羣體意識就不能……」

杜姆首度皺起了眉頭。「絕對不能。」他說，「我能作的貢獻就只有那麼多。每一個新的個體，都是分子與基因的一次重新組合。如此才能產生新的才幹、新的能力，才能為蓋婭作出新的貢獻。我們必須不斷補充新血，而唯一的方法就是騰出空位。我已經比大多數人貢獻了更多，但我仍有本身的極限，如今也漸漸逼近了。我不想活過生命的大限，正如我不願在大限之前死去。」

說到這裏，他好像發覺氣氛突然轉趨沉重，於是站了起來，向兩位客人伸出雙臂。「來吧，崔，裴，到我的工作室去，我給你們看看我自己做的一些藝品。希望你們不會見笑，老頭子難免也有點虛榮心。」

他帶領兩位客人來到另一個房間，在一張小圓桌上，擺著許多灰暗的透鏡，全都兩兩成對連在一起。

「這些，」杜姆說，「都是我設計的『融會鏡』。我並不算個中翹楚，但我專研『無生融會鏡』，而名匠幾乎都懶得在這方面花工夫。」

裴洛拉特問道：「我能拿一個來看看嗎？會不會很容易打碎？」

「不會的，如果你想試試，大可用力摔到地板上。但最好還是別那樣做，振蕩可能令它的敏銳度降低。」

「要怎樣使用呢，杜姆？」

「把它放在眼睛上面，它就會緊緊貼住。這種裝置不會透光，恰恰相反，它可以遮蔽令你分神的光線。不過，感覺仍會經由視神經傳到大腦。它能使你的意識變得更敏銳，以融入蓋婭其他各個層面。換句話說，如果透過它觀看一堵墻，你將體會到那堵墻自己的感覺。」

「太奇妙了。」裴洛拉特喃喃道，「我可以試試看嗎？」

「當然可以，裴，你可以隨便選一個。每一個的構造都不盡相同，可以顯示墻壁——或是你觀看的任何無生物——意識中各種不同的風貌。」

裴洛拉特拿起一副放在眼睛上，立刻感覺鏡片貼住眼球。他先是嚇了一跳，然後一動不動呆立良久。

杜姆說：「你看夠了之後，將兩手放在融會鏡左右兩側，向中間壓一下，它就會自動脫落。」

裴洛拉特依言照做，鏡片果然落下來。他猛眨一陣眼睛，又伸出雙手揉了揉。

杜姆問道：「你有什麼體會嗎？」

裴洛拉特說：「很難形容，墻壁似乎變得閃爍晶瑩，有時好像又變成流轉的液體。它似乎有一副骨架，而且幾何結構不停變換。可是我……我很抱歉，杜姆，我並不覺得有什麼意思。」

杜姆嘆了一聲。「你並沒有融入蓋婭，所以你看到的和我們不同。我本來就在擔心這件事，真糟糕！但有一點我可以保證，雖然這些融會鏡主要的價值在於藝術欣賞，不過它們也有實際的用途。因為一堵快樂的墻壁，也就是一堵長壽的墻壁、實用的墻壁、有效的墻壁。」

「快樂的墻壁？」崔維茲笑著問道。

杜姆說：「墻壁具有一種微弱的感覺，和人類所謂的『快樂』相仿。只要是設計精良、根基穩固、結構勻稱而不至產生難過的應力，它就是一堵快樂的墻壁。力學原理雖然能幫工程師作出優良的設計，但唯有使用合適的融會鏡，才能真正微調到原子的尺度。蓋婭的雕刻家想要做出一流藝術品，沒有精巧的融會鏡是絕對辦不到的。而我所製作的這種特殊式樣，不怕你們笑我自誇，可以說是有口皆碑。

「『有生融會鏡』並不是我的專長，」就和任何人提到自己的嗜好一樣，杜姆越說越興奮，「不過道理相同，它能讓我們直接體會到生態結構。蓋婭的生態相當簡單，跟其他行星並無不同，但是，至少我們希望能把它變得復雜些，好讓整體意識更加豐富。」

裴洛拉特似乎有話要說，崔維茲卻舉起手來對他揮了揮，示意他別插嘴，然後自己問道：「既然所有的行星都只有簡單的生態，您怎麼知道蓋婭有可能超越這一點呢？」

「啊，」杜姆的雙眼閃耀出機智的光彩，「你在測驗我這個老頭子。其實你跟我一樣明白，人類的故鄉『地球』曾經擁有極其復雜的生態。只有簡單生態的僅是那些次級世界，也就是所謂的衍生世界。」

裴洛拉特不甘心保持沉默。「這正是我鉆研了一輩子的題目。為何唯獨地球產生復雜的生態？它跟其他世界有什麼不同？為什麼銀河其他百千萬個世界——那些能夠產生生命的世界——都只發展出大同小異的植物生命，頂多還有一些小型的、沒有智慧的動物？」

杜姆說：「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這裏有個傳說。或許只是個傳奇故事，我不敢保證它的真實性。事實上，它聽起來的確像是虛構的故事。」

寶綺思直到現在才走進來，剛才喫飯時她並沒有在場。她換了一件銀色的衣裳，質地極薄極透明。

她沖著裴洛拉特微微一笑，裴洛拉特連忙起身說：「我以為你已經走了。」

「纔不會呢。我剛纔在趕幾份報告，以及其他的工作。現在我可以加入你們嗎，杜姆？」

杜姆也早就站了起來（不過崔維茲卻始終坐著）。「萬分歡迎，你讓我這對老眼為之一亮。」

「我穿這身衣裳，就是專門為了讓您養眼的。裴已經達到不動心的境界，而崔根本不喜歡這一套。」

裴洛拉特說：「如果你認為我對這些事不動心，寶綺思，哪天我會給你一個驚奇。」

「那一定是個可愛的驚奇。」寶綺思一面說，一面坐了下來，兩位男士也跟著她一同坐下。「請繼續，別讓我打斷你們。」

於是杜姆說：「我正要告訴兩位客人有關『永恆之境』的故事。想要了解這個故事，必須先了解一個理論：很多不同的宇宙可能同時存在，事實上應該是無限多。宇宙中所發生的每一個事件，其實都有可能不會發生，或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眾多的可能性中，每一個都會導致未來的一連串事件，而每個未來都會多少有些不同。

「寶綺思可能剛才並未進來，她也可能早一些加入我們，或者早很多，或者現在才走進來。她也許會穿不同的衣裳，即使穿著這件衣裳，她也可能不會遵從風俗，對老者露出淘氣的笑容。光是她走進來這件事，就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可能，而在眾多的可能性中，每一個都會使宇宙跨入不同的軌跡。以此類推，每一個事件的不同版本，不論事件多麼小，都會使宇宙的未來有所不同。」

崔維茲有點坐不住了。「我相信，這是量子力學中一個很普通的臆測。事實上，還是非常古老的一個。」

「啊，原來你聽過，但還是讓我繼續說下去。請想象人類有辦法將無限多的宇宙通通凍結，並任意遊走各個宇宙，還能從中選取一個真實的宇宙，暫且不論『真實』在此作什麼解釋。」

崔維茲說：「我聽得懂您的話，甚至能夠想象您所描述的觀念，但我就是無法相信這種事情真會發生。」

「其實，我也不能全盤接受，」杜姆答道，「因此我才會說，它從頭到尾都像個傳奇。然而根據這個傳奇故事，有些人能夠跨出時間坐標，對無窮多個可能成為真實的宇宙一一檢查。這些人叫做永恆使者，他們跨出時間坐標之際，就是進入了永恆之境。

「這些人的任務，是要選擇一個最適合人類的『實相』。他們曾經不斷修正自己的決定——故事發展到這裏，情節變得十分瑣碎，我得提醒你們，這個故事是以冗長的史詩形式寫成的。最後，他們終於找到一個宇宙（故事是這麼說的），而在這個宇宙中，整個銀河唯獨地球擁有復雜的生態系，也只有地球能發展出足以創造高科技的智慧型物種。

「他們判斷人類在這個情況之下最為安全，於是將這一串事件固定為實相，便終止了這項工作。因此，如今銀河中只有人類一種智慧生物。而人類在殖民銀河的過程中，有意無意間帶了許多動植物和微生物同行，結果在各個行星上，源自地球的物種往往征服了原有的生命。

「在朦朧迷濛的幾率空間裏面，其實還有其他許多實相存在，而在那些實相中，銀河擁有許多種智慧生物。可是我們全部無法觸及，我們被單獨禁錮在這個實相之中。在這個實相所發生的每個行動或事件，都會產生許多新的分枝，但是宇宙每次分歧時，只會有一個分枝成為實相的延續。所以說，應該有數量眾多的潛在宇宙——或許有無限多——從我們的實相中產生，但理論上它們都是類似的，也就是說在每個潛在宇宙中，我們這個銀河都只有單一的智慧生物。或許我應該說，另類宇宙所佔的比例實在太小太小了，這是因為可能性有無窮多，排除任何可能都是危險的斷言。」

他停了一下，微微聳了聳肩，又補充道：「至少，故事是這麼說的。這個故事早在蓋婭建立之前就在流傳，我不敢保證它是真的。」

其他三人一直都在專心聆聽。此時寶綺思點了點頭，好像她早就聽過這個故事，點頭是代表杜姆並沒有講錯什麼。

裴洛拉特則維持著莊嚴肅穆的神態，將近一分鐘之久，然後他握緊拳頭，用力打在座椅扶手上。

「不，」他用嘶啞的聲音說，「這毫無意義。我們無法憑借觀測或推理，來證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所以它只能算一種臆測。但是姑且不追究這一點，假設它的確是真的！我們置身的這個宇宙，仍舊只有地球發展出豐富的生命和智慧型物種，所以在這個宇宙中——不論它是僅此一家，還是無限多個可能中的一個——地球這顆行星一定有什麼獨一無二之處。我們仍然要探究這個唯一性到底是什麼。」

接下來又是好一陣子靜默，結果是崔維茲最先作出反應，搖了搖頭。

「不對，詹諾夫，」他道，「話不是這麼說。讓我們作一個假設：在銀河的十億顆可住人行星中，只有地球（純粹出於巧合）發展出豐富的生態，最後終於產生智慧生物，這樣的機會是一比十億兆，也就是十的二十一次方分之一。那麼在這個前提下，在十的二十一次方個潛在實相中，就有一個實相含有這樣的一個銀河，而那些永恆使者剛好選擇了它。因此在我們這個宇宙的這個銀河中，只有地球這顆行星能夠發展出復雜的生態、智慧型物種，以及高等的科技——這並不是因為地球有什麼特別之處，純粹只是一種巧合。」

「事實上，」崔維茲繼續以深思熟慮的口氣說，「我認為應該還有許多其他的實相，其中唯一發展出智慧型物種的行星，分別是蓋婭、賽協爾或端點星，或是某顆在這個實相中毫無生命跡象的行星。當然還有更多的實相，對應於銀河中不僅只有一種智慧型物種，而它們的數目一定很龐大，所以比較之下，上述的極端情形僅佔極微小的比例。我相信，如果那些永恆使者檢查過足夠多的實相，他們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對應於每顆可住人行星都獨立發展出智慧型物種。」

裴洛拉特說：「難道你就不能假設，永恆使者找到一個特殊的實相，其中的地球和其他實相中的地球都不相同，特別適於發展出智慧？事實上，你還可以進一步假設，永恆使者找到一個特殊的實相，其中的銀河和其他實相中的銀河都不相同，只有地球一顆行星能夠發展出智慧。」

崔維茲說：「你可以這麼假設，但我認為我的版本比較有道理。」

「那純粹是主觀的認定，當然……」裴洛拉特有點冒火，杜姆趕緊打岔道，「這只是邏輯上的詭辯。好啦，我們不要破壞一個愉快閑適的夜晚，至少我自己十分珍惜這個氣氛。」

裴洛拉特勉力放鬆緊繃的情緒，讓火氣慢慢消退。最後他終於露出笑容，並且說：「遵命，杜姆。」

寶綺思一直坐在那裏，雙手放在膝蓋上，裝出一本正經的模樣。崔維茲原本一直瞅著她，這時突然說：「這個世界又是怎麼來的，杜姆？我是指蓋婭，以及它的羣體意識。」

杜姆仰著頭，以高亢的音調笑了幾聲。當他再度開口的時候，一張老臉堆滿了皺紋。「仍舊只有傳說！當我讀到有關人類歷史的記載時，有時也會想到這個問題。歷史記載不論怎樣仔細地收藏、歸檔、電腦化，時間一久總會模糊不清。故事像滾雪球般增加，傳奇則像灰塵般累積。愈是久遠的歷史，積聚的灰塵就愈厚，最後終於退化成了傳說。」

裴洛拉特說：「我們歷史學家對這種過程相當清楚，杜姆。傳說自有吸引人的地方，大約十五個世紀前，列貝爾・堅納拉特就說過：『精彩的假戲驅逐乏味的真相』。現在這句話已經被奉為『堅納拉特定律』。」

「是嗎？」杜姆說，「我還以為這只是我自己發明的諷刺呢。嗯，由於這個堅納拉特定律，我們的歷史充滿朦朧的美感。你們知道機器人是什麼嗎？」

「我們到了賽協爾才知道的。」崔維茲隨口答道。

「你們看到過？」

「不，有人問過我們相同的問題。當我們作出否定的回答後，他就向我們解釋了一番。」

「我懂了。你們可知道，人類曾和機器人共同生活過一段歲月，但相處得並不好。」

「這點我們也聽說了。」

「機器人都受到所謂『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嚴格約束，這可以追溯到史前史。三大法則有好幾種可能的版本，根據正統的看法，內容如下：『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二、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三、在不違背第一法則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等到機器人變得愈來愈聰明能幹之後，它們就對這些法則，尤其是至高無上的第一法則，作出愈來愈廣義的詮釋，並且愈來愈以人類的保護者自居。它們的保護剝奪了人類的自由，令人類愈來愈難以忍受。

「機器人完全是出於善意。它們顯然都在為人類著想，為所有人類的幸福不斷努力，偏偏適得其反，更加令人無法消受。

「機器人的每一步進化，都使這種情況更為變本加厲。後來機器人更發展出精神感應力，表示連人類的思想都瞞不過它們，從此以後，人類的行為便受到機器人更嚴密的監督。

「與此同時，機器人的外形變得愈來愈像人類，可是行為仍是不折不扣的機器人，徒具人形只讓它們更惹人反感。所以，這種情況當然會有個了結。」

「為什麼『當然』呢？」裴洛拉特一直聚精會神聽著，直到現在才發問。

杜姆說：「這是鉆邏輯牛角尖的必然結果。最後，機器人進步到了具有足夠的人性，終於體認到人類為何憎惡它們，因為它們名義上雖然為人類著想，實際上卻剝奪了人類應有的一切。結果機器人不得不作出決定，不論人類照顧自己的方式多麼拙劣和沒效率，也許還是讓人類自生自滅比較好。

「因此，據說永恆之境就是機器人建造的，而永恆使者正是那些機器人。它們找到一個特殊的實相，認為人類處身其中最為安全——也就是獨處於銀河中。在盡完照顧人類的責任之後，為了切實而徹底地奉行『第一法則』，那些機器人遂自動終止運作。從此以後，我們纔算是真正的人類，靠自己的能力，獨力發展一切。」

杜姆頓了一下，視線輪流掃過崔維茲與裴洛拉特，然後說：「怎麼樣，你們相信這些說法嗎？」

崔維茲緩緩搖了搖頭。「不相信，我從未聽說有任何歷史記載提到這種事。你呢，詹諾夫？」

裴洛拉特說：「某些神話跟這個故事似乎有類似之處。」

「得了吧，詹諾夫，我們隨便哪個人編個故事，只要加上天花亂墜的解釋，都能找到合拍的神話傳說。我指的是歷史，是可靠的記載。」

「喔，這樣的話，據我所知應該沒有。」

杜姆說：「我並不意外。早在機器人銷聲匿跡之前，許多人為了追求自由，便已成羣結隊離開地球，前往更深的太空去建立無機器人的殖民世界。他們大多數來自過度擁擠的地球，當然記得長久以來對機器人的排斥。新的世界一切從頭開始，他們甚至不願回顧過去的痛苦屈辱——人人都像小孩一樣，被迫接受機器人保姆的照顧。因此他們沒有保留任何記錄，久而久之便忘得一干二凈。」

崔維茲說：「這不太可能吧。」

裴洛拉特轉向他說：「不，葛蘭，並非沒有這個可能。每個社會都會自行創造自己的歷史，也都喜歡湮滅低微的出身；消極的做法是任其被遺忘，積極的做法是虛構一些英雄事跡。當年的帝國政府，曾經試圖抹殺前帝國時代的歷史，以便製造帝國永恆的神祕假象。此外，超空間紀元之前的歷史記載，現在也幾乎全部消失。而你自己也明白，如今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地球的存在。」

崔維茲反駁道：「你不能自相矛盾，詹諾夫。如果整個銀河都忘卻了機器人，蓋婭怎麼會記得？」

寶綺思忽然發出女高音般的輕快笑聲。「因為我們不一樣。」

「是嗎？」崔維茲說，「哪點不一樣？」

杜姆說：「好了，寶綺思，讓我來講吧。兩位端點星的客人，我們的確與眾不同。從機器人國度逃出來的流亡團體，其中有一批人循著賽協爾殖民者的路線，最後終於抵達蓋婭。只有他們這批人，從機器人那裏學到精神感應的技藝。

「你知道嗎，那的確是一門技藝。它是人類心靈與生俱來的潛能，卻必須通過非常微妙而困難的方式，纔有辦法發展出來。想要將這個潛能發揮到極致，需要經過許多代的努力，不過一旦有了好的開始，它就會自動發展下去。我們已經花了兩萬多年的工夫，而『蓋婭意識』就是這個潛能的極致，但至今尚未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在我們發展精神感應的過程中，很早便體會到羣體意識的存在。首先僅限於人類，然後擴及動物，接下來是植物，最後，在幾個世紀前，擴大到了行星本身的無生命結構。

「由於這一切都源自機器人，因此我們並沒有忘記它們。我們將它們視為導師，而並非我們的保姆。我們總是認為，它們幫我們打開心靈中另一扇門，從此我們再也不希望關上。我們始終懷著感激的心情追念它們。」

崔維茲說：「你們過去曾經是機器人的孩子，現在又成了羣體意識的孩子。你們不是跟過去一樣，仍舊失去人性的尊嚴嗎？」

「這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崔。我們現在所做的，完全出於自己的抉擇，自己的抉擇！兩者不能相提並論。我們並沒有受到外力強迫，是由內而外發展出來的，這點我們絕對不會忘記。此外，我們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我們是銀河中獨一無二的世界，再也沒有一個世界和蓋婭一樣。」

「你們怎能如此肯定？」

「我們當然能夠肯定，崔。如果還有一個和我們類似的世界級意識，即使遠在銀河的另一端，我們也偵測得到。比如說，我們就能偵測出來，你們那個第二基地的羣體意識正在起步，但這只是最近兩個世紀的事。」

「就是在騾亂時期嗎？」

「對，騾本是我們的一分子。」杜姆顯得面色凝重，「他是一個畸變種，擅自離開了蓋婭。當時我們太過天真，以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沒有及時採取制止行動。後來，當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外在世界時，便發覺了你們所謂的第二基地，於是把這件事留給他們處理。」

崔維茲茫然地瞪著眼睛，好一會兒之後，才喃喃地說：「再來，就接上我們的歷史課本了！」他搖了搖頭，故意提高音量說：「蓋婭這麼做，是不是太孬種了一點？他應該是你們的責任。」

「你說得對。可是等到我們終於放眼銀河，才曉得過去根本是有眼無珠。因此，騾造成的悲劇反倒成了我們的警鐘。直到那個時候，我們才察覺到一個事實，就是我們遲早會面臨一個嚴重的危機。如今危機果然來臨，但多虧騾這樁意外事件，我們早已有充分的準備。」

「什麼樣的危機？」

「一個足以使我們毀滅的危機。」

「我纔不相信。你們先後逐退了帝國、騾、賽協爾；你們擁有強大的羣體意識，能在千百萬公里之外抓住太空中的船艦。你們又有什麼好怕的？看看寶綺思，她看來一點都不慌張，她並不認為會有什麼危機。」

寶綺思將一條美腿擱在座椅扶手上，沖著崔維茲扭動趾頭。「我當然不擔心，崔，反正你會處理。」

崔維茲使勁吼道：「我？」

杜姆說：「蓋婭借著上百種微妙的安排，把你帶到這裏來，就是要你替我們應付這個危機。」

崔維茲瞪著杜姆，表情漸漸由驚愕轉為憤怒。「我？太空如此浩瀚，為何偏偏是我？這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管怎麼說，崔維茲，」杜姆用近乎催眠的平靜口吻說，「就是你了。太空雖然浩瀚，卻也只有你了。」

## 第十八章碰撞

### 01

史陀・堅迪柏緩緩向蓋婭之陽推進，幾乎跟崔維茲當初一樣小心翼翼。等到那顆恆星已經像一個小圓盤，必須透過強力濾光鏡觀看，他停了下來，開始考慮下一步行動。

蘇拉・諾微坐在一旁，偶爾抬起頭來，用畏怯的目光望著他。

她突然輕聲說：「師傅？」

「什麼事，諾微？」他心不在焉地問。

「你不高興嗎？」

他馬上抬起頭望著她。「不，只是掛心而已，還記得這個詞嗎？我在考慮到底應該迅速前進，還是要再多等一會兒。我應該表現得非常勇敢嗎，諾微？」

「我認為你一直都非常勇敢，師傅。」

「勇敢有時是愚蠢的同義詞。」

諾微露出微笑。「學者領袖怎麼可能愚蠢呢？那是個太陽，對不對，師傅？」她指著屏幕說。

堅迪柏點了點頭。

諾微遲疑了一下，又問：「它是不是照耀川陀的太陽？是不是阿姆的太陽？」

堅迪柏答道：「不是的，諾微，它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太陽。銀河中有許多太陽，總共有幾千億。」

「啊！其實我的腦袋知道這回事，然而，我沒辦法讓自己相信。怎麼會這樣呢，師傅？一個人怎麼會腦袋知道，卻又不相信呢？」

堅迪柏淺淺一笑。「在你的腦子裏，諾微——」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的意識又自然而然進入她的腦海。就像往常那樣，他輕撫著她的心靈；只是用精神觸須輕觸一下，好讓她保持鎮定與安寧。若非有東西吸引他的注意，他會像往常那樣隨即離去。

現在他所感覺到的，只能用精神力學的術語形容，但仍然是一種比喻。諾微的大腦發出幽光，一種極其微弱的光輝。

唯有外在精神力場強行侵入，才會發生這種現象。那個精神力場一定極弱，即使借著諾微全然光滑的心靈結構，堅迪柏心靈中最靈敏的接收功能也只能勉強感測到。

他厲聲問道：「諾微，你現在感覺如何？」

她張大眼睛。「我感覺很好啊，師傅。」

「你頭暈嗎？思緒不清嗎？趕緊閉上眼睛，一動不動坐著，直到我說『好』為止。」

她順從地閉上眼睛。堅迪柏謹慎地除去她心靈中雜亂的感覺，同時撫平她的思緒，安慰她的情感，輕輕地撫摸著，撫摸著。他只讓那團幽光留下來，可是它實在太微弱，令他幾乎相信那只是錯覺。

「好。」他剛說完，諾微就睜開了眼睛。

「你感覺如何，諾微？」

「非常平靜，師傅，心如止水。」

顯然它過於微弱，不至對她造成任何可覺察的效應。

他轉身面向電腦，展開另一回合的搏鬥。他必須承認，自己跟這臺電腦無法達到水乳交融的程度。或許是因為他過於習慣直接使用精神力量，透過一個媒介當然不會順手。但他現在是要尋找一艘船艦，而不是一個心靈，借著電腦的幫助，初步的搜尋工作會更有效率。

他果然發現了一艘可疑的船艦。它遠在五十萬公里外，構造與他所乘的這艘十分相似，不過顯然大得多，而且更為精密復雜。

一旦電腦幫他找到那艘船艦，堅迪柏的心靈就能接掌後續的工作。他向外送出緊密而集中的精神感應，立刻感覺到（在此「感覺」是精神力學的特殊用法）那艘船艦裏裏外外的一切。

接著，他將心靈朝蓋婭行星的方向延伸幾百萬公里，又隨即撤回。但是這兩次搜尋過程，都不足以明確告訴他，如果精神力場的確來自其中之一，究竟何者纔是真正的場源。

他說：「諾微，不論等一下發生什麼事，我要你一直坐在我身邊。」

「師傅，有危險嗎？」

「你絲毫不必掛心，諾微，我一定確保你的安全。」

「師傅，我並不為自己的安危掛心。如果有危險，我希望能夠幫助你。」

堅迪柏的語氣頓時溫柔許多，他說：「諾微，你已經幫了很大的忙。由於有你在我身邊，我才能發覺一件很小卻很重要的事。如果沒有你，我或許會一頭栽進泥沼裏，而且陷得很深，也許要花很大力氣才能脫身。」

「我是不是用心靈做到的，師傅，就像你告訴我的那樣？」諾微以驚訝的語氣問道。

「正是這樣，諾微。沒有任何儀器比你的心靈更靈敏，連我都比不上，因為我的心靈復雜度太高了。」

諾微臉上堆滿了喜悅。「能夠幫助你，我太高興了。」

堅迪柏笑著點了點頭。但他忽然想到自己竟然需要幫助，心情便蒙上一層陰影。他的孩子氣發作了，令他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這項任務是他的，只屬於他一個人的。

但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他的勝算正急遽滑落……

### 02

在川陀上，昆多・桑帝斯感到第一發言者的重擔壓得他快要窒息。自從堅迪柏的太空船從大氣層消失，進入黑暗的太空之後，他就一直閉門沉思，沒有再召開過圓桌會議。

允許堅迪柏單槍匹馬出發，究竟是不是明智之舉？堅迪柏是個相當傑出的人才，但他並非十全十美，有時難免過分自信。堅迪柏最大的缺點在於傲慢自大，而桑帝斯自己最大的缺點（他難過地想）則是老邁年高。

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當年那位偉大的前輩普芮姆・帕佛，曾在銀河各處飛來飛去，親自擺平許多事情，那是多麼危險的行動。有誰能成為另一個普芮姆・帕佛？堅迪柏行嗎？何況帕佛還有他的妻子為伴。

其實，堅迪柏也有旅伴，就是那個阿姆女子，但她根本無足輕重，而帕佛的妻子本身也是發言者。

在等待堅迪柏音訊的這段日子，桑帝斯覺得自己一天比一天衰老。日子一天天過去，卻始終音訊全無，他感到神經愈繃愈緊。

當初應該派出一個艦隊，起碼是小型艦隊……

不，圓桌會議不會通過的。

然而……

當訊息終於來到時，他正處於睡眠狀態——睡得極不安穩，身心根本無法鬆懈。前半夜一直刮著強風，令他輾轉反側難以成眠。他像個孩子一樣，想象著風聲中夾雜著人聲。

在他即將進入紛擾的夢鄉之際，最後的念頭是幻想著退位後的輕松安逸。雖然他渴望早日卸下重擔，卻也知道目前萬萬使不得，如果他在此時此刻退位，一定是由德拉米繼任第一發言者。

當呼喚傳來的時候，他立即由夢中驚醒，在牀上坐了起來。

「你還好吧？」他問。

「好得很，第一發言者。」堅迪柏說，「我們是否應該建立影像聯繫，好讓通訊更加簡單扼要？」

「也許等會兒吧，」桑帝斯說，「先報告一下，情況怎麼樣？」

堅迪柏察覺到對方剛剛睡醒，而且極為疲倦煩躁，因此回答得分外仔細。他說：「我在一顆叫做蓋婭的住人行星附近，據我所知，沒有任何銀河記錄提到過它。」

「這個世界的成員，就是不斷改良謝頓計劃的人？就是反騾？」

「有此可能，第一發言者，這有幾個理由。第一，崔維茲和裴洛拉特所乘坐的太空艇，一直朝向蓋婭前進，現在可能已經在那裏著陸。第二，差不多在距離我五十萬公里外的太空中，出現一艘第一基地的戰艦。」

「大家不會無緣無故對蓋婭這麼感興趣。」

「第一發言者，大家的興趣可能並非不約而同。我來到此地，是因為我一直跟蹤崔維茲，那艘戰艦可能也是因此而來。現在唯一的問題是，崔維茲為什麼到這裏來？」

「你打算跟蹤他到那顆行星去嗎，發言者？」

「我曾經考慮過這個可能性，但是又出現了新的狀況。我現在和蓋婭的距離是一億公里，我感測到周圍太空中有個精神力場，非常均勻而且極端微弱。若非那個阿姆女子的心靈產生聚焦效應，我自己根本不可能察覺。她的心靈很不尋常，我當初願意帶她同行，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所以說，你的猜測是正確的。你認為德拉米發言者當初知道這一點嗎？」

「當她慫恿我帶那女子同行的時候？我想不太可能。但我卻能善加利用，第一發言者。」

「我很高興你做到了。你是否認為，堅迪柏發言者，那顆行星就是精神力場的焦點？」

「為了確定這一點，我必須對數個彼此相距很遠的位置進行測量，以檢驗場的分佈是否具有普遍的球對稱。我的『單向精神探測儀』可能做得到，只是無法肯定。但目前並不適宜再作深入調查，因為我面對著一艘第一基地的戰艦。」

「它不至於構成威脅吧。」

「很難講。目前為止，我還不敢說那艘戰艦絕非精神力場的焦點，第一發言者。」

「可是他們……」

「第一發言者，很抱歉，請容許我打個岔。我們並不清楚第一基地如今的科技進展；他們的行動顯得過分自信，可能會給我們來個意外的驚奇。他們是否發明了控制精神力場的裝置，這點我必須先確定纔行。簡言之，第一發言者，我所面對的是一羣精神力學專家，他們或是在那艘戰艦中，或是在整顆行星上。

「如果他們在那艘戰艦中，那個精神力場未免太過薄弱，根本制不住我，但是他們仍有可能牽制我的行動，而戰艦上的有形武器就足以消滅我。反之，如果焦點是那顆行星，既然在這麼遠都能偵測出來，行星表面的強度想必巨大無比，遠非我所能對付。

「這兩種可能不論何者為真，我們都需要架起一個精神網路，一個整體精神網路。在有需要的時候，我要能支配川陀上所有的精神力量。」

第一發言者猶豫起來。「整體精神網路？過去從來沒有用過，甚至沒有人建議過——只有面對騾那次例外。」

「這個危機很可能比騾的威脅更為嚴重，第一發言者。」

「我不相信圓桌會議會同意。」

「我不認為您需要徵求他們同意，第一發言者，您應該宣佈進入緊急狀況。」

「用什麼藉口？」

「就把我向您報告的這些告訴他們，第一發言者。」

「德拉米發言者會說你是個無能的懦夫，自己把自己嚇瘋了。」

堅迪柏頓了一下，然後才答道：「我能想象她會說些類似的話，第一發言者，但她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都承受得了。目前並非我個人的面子或尊嚴受到威脅，而是第二基地本身岌岌可危。」

03

赫拉・布拉諾冷冷一笑，滿布皺紋的臉龐浮現出更陡峭的起伏。她說：「我想我們可以進軍了，我一切都準備好了。」

柯代爾說：「你仍然確定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嗎？」

「如果我真像你故意說的那樣，已經陷入瘋狂狀態，裏奧諾，你還會堅持留在這艘艦上陪我嗎？」

柯代爾聳了聳肩，然後說：「也許還是會的。如果真是這樣，市長女士，那麼在你做得太過分之前，我仍有一點機會阻止你，勸你改弦易轍，至少讓你慢下來。當然，如果你並沒有發瘋……」

「怎麼樣？」

「嗯，那麼我不希望將來的歷史上，唯獨對你大書特書。我要歷史學家都會提到你身旁還有個我，也許他們還會感到難以下筆，不知該把真正的功勞歸給誰呢，嗯，市長？」

「高明，裏奧諾，真高明，但你這是白費心機。我在尚未擔任市長之前，早已在傀儡市長身後掌權多年，沒有人會相信在我親自出馬之後，還會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

「等著看吧。」

「不，我們看不到的，這種歷史評價要等我們死後才會出現。然而，我沒什麼好擔心的。我既不擔心歷史的評價，也不擔心那個！」她指了指屏幕。

「康普的太空艇。」柯代爾說。

「沒錯，康普的太空艇，」布拉諾說，「可是康普不在上面。我們有一艘斥候艦偵察到調包的過程。康普的太空艇曾被另一艘船攔下來，有兩個人從那艘船登上他的太空艇，然後康普就到那艘船上去了。」

布拉諾雙手搓了搓。「崔維茲圓滿達成任務。我把他丟到太空中，讓他當一根避雷針，他果然不辱使命，果然吸引到閃電。攔下康普的那艘船，正是來自第二基地。」

「我有點奇怪，你怎能如此確定？」柯代爾一面說，一面掏出煙鬥，慢慢填著煙絲。

「因為我一直懷疑康普可能受到第二基地控制。他這一生實在太順利，好事總是落到他頭上，而且他又是超空間競逐的大行家。他出賣了崔維茲，這當然可能是野心分子賣友求榮的行為，可是他為何做得那麼徹底，彷彿這是超越個人野心的陰謀。」

「全都是臆測，市長！」

「當崔維茲做了一連串躍遷，康普卻像平常一樣輕輕鬆鬆追上之後，我的話就不再是臆測了。」

「他有電腦幫忙，市長。」

布拉諾仰頭靠在椅背上，哈哈大笑幾聲。「我親愛的裏奧諾，你每天忙著籌劃復雜的陰謀詭計，忘了小手段有時也很有效。我派康普去跟蹤崔維茲，並不是因為崔維茲需要跟蹤。哪有這個需要呢？不論崔維茲的行動如何保密，他只要到了非基地的世界，就一定會引人注目。他駕著基地的先進航具，他帶著濃重的端點星口音，他使用基地的信用點，這些都會成為招惹敵意的招牌。而發生緊急狀況的時候，他自然而然會去找基地官員求助，就像他在賽協爾時那樣——當時他的一舉一動，我們全都立刻知道，而且並沒有透過康普。」

「不是那麼回事，」她用意味深長的語氣繼續說，「我派康普出去，就是為了測驗他這個人，而這個目的果然達到了。我們故意給他一臺有問題的電腦，雖然不至於影響太空艇的操作，但絕對無法幫助他做連續躍遷跟蹤。可是，康普仍然毫不費力就做到了。」

「我發現你有很多事沒告訴我，市長，直到你認為該說的時候才說。」

「我瞞著你的那些事，裏奧諾，全是你知不知道都無關痛癢的。我很欣賞你，也一直重用你，但是我的信任有個明確的界限，就像你對我的信任一樣——請別浪費脣舌否認。」

「我不會否認的。」柯代爾冷冰冰地說，「總有一天，市長，我會毫不客氣地提醒你這一點。此時此刻，還有沒有任何我應該知道的事？那艘船的底細究竟如何？假如康普來自第二基地，它當然也是。」

「跟你談話總是一件樂事，裏奧諾，你的反應迅捷無比。你知道嗎，第二基地向來懶得掩藏形跡，他們自有辦法讓形跡隱形，或說讓人視而不見。即使他們知道，我們能根據船艦使用能量的方式，輕而易舉辨識它的出處，第二基地分子也從來不想用他人的船艦。無論被任何人發現，他們都能從他心中抹除這段記憶，所以何必多此一舉，事先掩藏形跡呢？總之，我們的斥候艦在目擊那艘接近康普的太空船之後，幾分鐘內就判讀出它的來歷。」

「我猜，現在第二基地會把這件事從我們心中抹除。」

「如果辦得到的話。」布拉諾說，「但他們也許會發現情況變了。」

柯代爾道：「你曾經說，你已經知道第二基地的下落，又說要先收拾蓋婭，然後再去收拾川陀。從你那番話中，我推想那艘船來自川陀。」

「猜得完全正確。你感到意外嗎？」

柯代爾緩緩搖了搖頭。「現在想來一點都不意外。騾首度受挫的那一次，艾布林・米斯、杜倫・達瑞爾和貝泰・達瑞爾都在川陀。貝泰的孫女艾卡蒂・達瑞爾也生在川陀，而在第二基地理論上被摧毀的那個時間點，她曾經回到出生地。在她自己的記載中，有個名叫普芮姆・帕佛的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他在緊要關頭適時出現，身份是一名川陀行商。第二基地就在川陀上，我想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此外，哈里・謝頓建立兩個基地的時候，他本人也住在川陀。」

「一切十分明顯，只是從來沒有人聯想到這個可能性，而這都是第二基地在背後搗鬼。我剛才說他們不必掩藏形跡，其實就是這個意思。想要不讓任何人追查形跡，對他們而言易如反掌。萬一不小心被人發現了，他們也能將相關記憶清得一干二凈。」

柯代爾說：「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必急著進行他們意料之中的事。在你看來，崔維茲怎麼有辦法斷定第二基地仍舊存在？第二基地為何不趁早制止他？」

布拉諾扳著枯竹般的手指。「第一，崔維茲是個極不尋常的人，他雖然毛躁而不謹慎，卻擁有連我都看不穿的潛能；他也許是個特殊的例外。第二，第二基地並非全然不聞不問，康普很快就盯上崔維茲，然後向我舉發他。第二基地想借我的手製止他，這樣他們就不必冒險公然介入。第三，當我的反應並不完全符合他們預期——既沒有處決或監禁他，也沒有對他施以記憶抹除或動用心靈探測器，而只是將他送到太空去——第二基地便開始採取直接行動，派出自己的太空船跟蹤他。」

她緊抿著嘴，露出得意的表情。「喔，這根避雷針實在太棒了。」

柯代爾說：「那我們下一步要怎麼走？」

「我們要向這位第二基地分子當面挑戰，事實上，此時我們正在悄悄向他推進。」

### 04

堅迪柏與諾微並肩坐著，兩人一同凝視著屏幕。

諾微十分害怕，這點堅迪柏看得很清楚，而他也看得出來，她在盡全力與恐懼奮戰。不過堅迪柏卻無法幫助她，在如今這種緊要關頭，隨便觸碰她的心靈乃是不智之舉，很可能會影響她對微弱精神力場所產生的反應。

那艘基地戰艦正在緩緩接近，顯然是有備而來。它是一艘大型戰艦，根據基地船艦以往的編制估計，艦員可能多達六人。而且堅迪柏確定，即使面對第二基地所有船艦編成的艦隊，它的火力也足以自保，必要時還能將那個艦隊一舉殲滅——但這是指完全不考慮精神武器的情況。

事實上，從那艘戰艦的前進方式，便能看出一些蹊蹺——雖然它面對的，只是單獨一艘受到第二基地控制的太空艇。即使那艘戰艦擁有精神武力，也不可能主動投入第二基地的虎口。它會如此毫無顧忌地直沖過來，很可能只是不知死活，而這種無知又有各種程度上的差別。

這可能代表艦長並未發覺康普已經被調包，或者雖然發覺了，卻不曉得換上來的是第二基地分子，甚至根本不知道第二基地分子是何方神聖。

然而（堅迪柏打算考慮到每一種可能性），萬一那艘戰艦的確擁有精神武力，而且是充滿自信地向前推進呢？這或許僅僅代表它是在一個誇大狂的控制之下，卻也可能它真有遠非堅迪柏所能想象的強大武力。

可是，他所考慮到的可能性，全都無法斷定真假。

堅迪柏又謹慎地探了探諾微的心靈。諾微的意識層面無法感知精神力場，而他自己當然做得到。但堅迪柏的心靈並沒有那麼敏銳，無法像諾微那樣能偵測到極微弱的力場。這實在是個吊詭，將來一定要好好研究，也許能夠因而得到重要的成果——遠比解決目前那艘戰艦的威脅更重要的成果。

當初，堅迪柏發覺諾微的心靈具有不尋常的光滑和勻稱，便直覺地體察到這個可能性。對於自己擁有這種直覺能力，他難免沾沾自喜。發言者們一向都對自己的直覺感到驕傲，但直覺又是什麼呢？是他們無法直接用物理方法測量的精神力場，也就是他們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一種行為。「無知」不難用「直覺」這個神祕的詞匯掩飾，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無知，有多少是源自對物理科學的輕視？

他們的驕傲又是多麼盲目？等到他成為第一發言者之後，堅迪柏想，一定要設法改變這種情況，要拉近兩個基地在物理科學上的距離。第二基地不能永遠像現在這樣，一旦無法絕對獨霸精神力學，就要面臨遭到毀滅的危險。

事實上，這種情況很可能已經出現了。第一基地也許在精神力學上已有所突破，或者與反騾建立了同盟關係。這是他第一次想到這個可能，立刻感到不寒而慄。

他的思緒圍繞著這個題目，以一個發言者慣有的速度飛快打轉。與此同時，他仍然緊盯著諾微心靈中的幽光，它是那個彌漫四處的精神力場所引發的反應。可是當基地戰艦漸漸接近時，那團光輝卻不見增強。

但是絕不能因為這一點，就斷定那艘戰艦並未配備精神武器。眾所周知，精神力場並不遵循「平方反比律」。當發射體與接收體之間的距離縮短時，力場強度並非隨著距離呈平方反比式增加。就這方面而言，它與電磁場或重力場都截然不同。話說回來，距離的變化對精神力場所造成的影響，盡管並不像其他物理場那樣顯著，卻也不是全然無關。隨著戰艦愈來愈近，諾微心靈的反應多少應該有些增加。

自哈里・謝頓以降，五個世紀以來，為什麼沒有任何第二基地分子，想到應該推出一個數學關係式，來描述精神力場強度與距離的關係？這種輕視物理學的態度，無論如何要設法制止，堅迪柏暗自發誓。

假如那艘戰艦擁有精神力場，而且確知自己正在接近第二基地分子，那麼在沖鋒之前，它難道不會將力場強度調到最大嗎？這樣的話，諾微的心靈必定會有驟然增強的反應。

但事實並非如此！

堅迪柏終於重拾信心，排除了戰艦擁有精神武力的可能性。它是因為不知死活才沖過來，根本算不上什麼威脅。

當然，那個精神力場仍舊存在，但一定是源自蓋婭。雖然它仍是個大麻煩，但當務之急卻是那艘戰艦。只要先把戰艦解決，他就能將注意力集中於反騾的世界。

他耐心地等待。那艘戰艦應該會採取某些行動，否則他可以等它足夠接近之後，再選擇一種最有效的攻勢。

戰艦仍在一步步逼近，速度已經相當快了，卻仍未採取任何行動。最後，堅迪柏算定自己的攻擊力量已經綽綽有餘。他的攻擊不會造成任何痛苦或不適，對方的人員只會發現，背部與四肢的肌肉變得無法運作自如。

堅迪柏收緊那股由心靈所控制的精神力場。力場立時增強，並以光速投射到對面的戰艦。此時雙方已經相當接近，使超空間接觸變得沒有必要，更何況超空間會折損準確度。

下一刻，堅迪柏驚嚇得全身麻痹。

基地戰艦竟然擁有高效率的精神力場防護罩，當他發出的精神力場增強之際，防護罩的密度隨之暴漲。原來這艘戰艦並非不知死活，它至少擁有意料之外的防禦性武器。

### 05

「啊。」布拉諾說，「他企圖發動攻擊，裏奧諾，你看！」

心靈計的指數異常升高，指針還不停微微顫動。

精神力場防護罩的發展，已經花了基地科學家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它是有史以來最保密的科學計劃，或許只有哈里・謝頓獨立發展的心理史學分析，在機密程度上差堪比擬。前後五代的科學家花了無數心血，不斷改良這個裝置，卻始終未能發展出滿意的理論。

所有的進展，全有賴於心靈計的發明。這個裝置可以作為一種指標，顯示每個階段的進展方向與程度。誰也不能解釋它的工作原理，但它總是能創造奇跡：測量出理論上不可能測出的量，顯示出理論無法解釋的數據。布拉諾一直有個想法（某些科學家也有同感），一旦基地有人能夠解釋心靈計的原理，那麼在心靈控制這方面，他們就跟第二基地勢均力敵了。

不過那是將來的事。目前，這個防護罩應該足以應付，況且他們還擁有佔了絕對優勢的有形武器。

布拉諾送出一道電訊，那是以男聲所載送的訊息，其中剔除了所有的情緒，聽來平板而死氣沉沉。

「呼叫明星號太空艇與其上人員。你們以武力強行擄獲基地聯邦艦隊的航具。命令你們連人帶船立刻投降，否則即將遭到攻擊。」

他們收到的回答，則是一個未經加工的聲音：「端點星的布拉諾市長，我知道你在那艘戰艦上。明星號並非遭到武力劫持，而是它的主人——端點星的曼恩・李・康普主動邀請我上來的。我提議暫且休戰，以便討論攸關彼此的重大議題。」

柯代爾悄聲向布拉諾說：「讓我來跟他對話，市長。」

布拉諾不屑地揮了揮手臂。「這是我的責任，裏奧諾。」

她將發射器略加調整，不再令聲音失真，但相較於剛才的假音，她現在的聲音幾乎一樣有力，也一樣毫無感情。

「第二基地的人，認清你的處境。如果你不馬上投降，我們會以光速擊毀你的太空艇——我們已經作好攻擊準備。我們這樣做毫無損失，因為我們不必留你這個活口，你並沒有我們需要的情報。我們知道你來自川陀，等到把你解決之後，我們下一步就準備解決川陀。我們願意給你一點時間，不過既然你講不出什麼有用的話，我們可不準備聽太久。」

「既然如此，」堅迪柏說，「就讓我盡快一針見血。你的防護罩並不完善，也絕不可能完善。你高估了它，又低估了我，我仍然能接觸並控制你的心靈。或許比較起來，會比沒有防護罩要困難些，但也不至於多麼困難。當你試圖啟動任何武器時，我就會立刻發動攻擊。我必須鄭重警告你：假使沒有防護罩，我能用穩當的手法操控你的心靈，不會造成任何傷害。然而，有了防護罩的阻隔，我勢必得硬闖，這點我絕對辦得到。可是這樣一來，我就無法做得穩當而靈巧。你的心靈將隨著防護罩一起被擊碎，而且這種結果是不可逆的。換句話說，你無法阻止我，反之我卻能阻止你。但我將被迫令你生不如死，你會變成一具沒有心靈的行屍走肉。你希望冒這個險嗎？」

布拉諾說：「你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

「那麼，你並不怕我所描述的那種後果，真想冒險一試？」堅迪柏用冷靜而故作輕松的口氣問道。

柯代爾湊過去悄聲說：「看在謝頓的份上，市長……」

堅迪柏立刻打斷他的話（嚴格說來並非「立刻」，因為光波——或是任何以光速運動的東西——必須花上一秒多一點的時間，才能跨越雙方船艦之間的距離）。「我能知道你在想什麼，柯代爾，沒有必要說悄悄話。我也知道市長的心思，她正在猶豫不決，所以你現在還不必驚慌。我能夠知道你們的想法，就是防護罩有漏洞的明證。」

「它的威力還能加強。」市長以挑釁的語氣說。

「我的精神力量同樣可以。」堅迪柏不甘示弱。

「可是我只需要安坐在這裏，利用能源維持這個防護罩。我的戰艦有充足的能源，足以讓它維持一段極長的時間。你卻必須使用精神能量貫穿防護罩，時間一久就會疲倦。」

「我現在並不疲倦。」堅迪柏說，「此時此刻，你們兩人都無法對艦上人員下達任何命令，其他戰艦上的人員就更不用說了。在不傷害你們的限度內，我還能做到這一點。可是千萬別用任何不尋常的手段，試圖掙脫我的控制。如果我因此被迫增強精神力量——我一定會這麼做的——你們兩人將會受到永久性傷害。」

「我會等下去。」布拉諾將雙手擺在膝蓋上，表現出十足的耐性。「你終究會疲倦，到時候我就能下達命令。但我的命令並不是消滅你，因為那時你已經失去戰鬥力；我的命令將是派遣基地主力艦隊去對付川陀。如果你希望拯救你的世界，就趕緊投降吧。在大浩劫期間，你們的組織逃過一劫，但這回的全面性毀滅，你們就不會那麼幸運了。」

「市長，難道你還看不出來，如果我自己感到疲累——雖然並不可能——那麼我會在力量用盡之前，先奮力將你消滅，這不就能拯救我的世界了嗎？」

「你不會那麼做的，你的主要任務是維護謝頓計劃。消滅了端點市長，等於對第一基地的威望和自信施以一記重擊，使它的勢力嚴重受挫。對於潛伏在銀河各處的敵人，這無異是最大的鼓勵。謝頓計劃將會因此土崩瓦解，對你而言，這個結果和川陀被毀一樣可怕。你最好還是投降吧。」

「你是想要拿老命賭一賭，看看我是不是真有顧忌？」

布拉諾深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吐出來，胸部跟著一起一伏。然後她堅定地說：「對！」

坐在她身旁的柯代爾，臉色瞬間變得慘白。

06

堅迪柏瞪著布拉諾的人影，它憑空出現在艙壁前方的空間。由於防護罩產生的幹擾，影像有點閃動而朦朧。她身旁的男子則像一團霧般模糊不清，這是因為堅迪柏不能浪費任何能量，必須將注意力集中於市長身上。

反之，她不可能看到堅迪柏的影像。因此，她無法知道他同樣有一個同伴，也無法根據他的表情或身體語言作出任何判斷。就這方面而言，她顯然佔了下風。

他所說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只要他願意消耗巨大的精神能量，就能粉碎那個防護罩，但是這樣一來，她的心靈勢必受到永久性損傷。

但她所說的一切也同樣真確，假如她被消滅，謝頓計劃便會遭到重挫，嚴重程度絕不下於騾所造成的傷害。事實上，這回也許更為嚴重，因為如今計劃已經執行一半，不會再有多少時間補救這個差錯。

更糟的是，旁邊還有一個仍是未知數的蓋婭——此時它的精神力場仍然極其微弱，在似有若無的邊緣徘徊。

堅迪柏接觸了一下諾微的心靈，以確定那團光輝依舊存在。它果然還在那裏，而且毫無變化。

諾微自己完全無法感知心靈的探觸，但她轉過頭來，畏怯地悄聲說：「師傅，那裏有一團模糊的霧氣。你就是在對它講話嗎？」

一定是由於兩人心靈間的輕度聯繫，才使她有這種感知。堅迪柏將一根手指放在脣邊。「別怕，諾微，閉上眼睛好好休息。」

他又提高音量說：「布拉諾市長，就這點而言，你的確下對了賭注。我不希望立刻消滅你，因為我認為，如果我好好解釋，你應該會講理，而我們雙方就不必拼個你死我活。

「市長，假定今天你勝利了，而我投降了，後果會如何呢？你和你的繼任者將產生浮濫的自信，又過度信賴精神力場防護罩，一定會急於將勢力擴張到銀河各處。這樣一來，其實會延緩第二帝國的建立，因為這同樣是毀掉了謝頓計劃。」

布拉諾說：「你不希望立刻消滅我，我一點都不驚訝。而且我認為，既然你還坐在那裏，你就不得不承認，你根本不敢消滅我。」

堅迪柏說：「別拿自我陶醉的傻話自欺欺人。好好聽我說，銀河有一大半仍然不是基地的勢力範圍，其中反基地的政體還佔了很大比例。即使在基地聯邦之內，也有某些成員並未忘記過去的獨立地位。如果因為我向你們投降，基地便決定迅速行動，那麼銀河其他部分的最大弱點——分崩離析和優柔寡斷——必將隨即消失，他們會因為恐懼而不得不團結起來。此外，聯邦內部也可能會有叛亂的危機。」

「你這是在危言聳聽。」布拉諾說，「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可以輕易戰勝所有的敵人。即使非基地的世界通通聯合起來對付我們，再加上聯邦內一半的世界同時叛變，也根本不成問題。」

「只是暫時不成問題，市長，不要犯了凡事只看表面的錯誤。你只能口頭上宣稱創建了第二帝國，卻無法使它長治久安，你得每隔十年就重新徵戰一次。」

「那我們就打到那些世界筋疲力盡為止，就像你現在一樣。」

「就像我現在一樣，他們不可能疲累的。而且這種情勢不會持續太久，因為你所創建的那個假帝國，很快會面臨另一波更大的危機。既然它只能暫時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維持，在愈來愈倚仗軍事手段之後，將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情形，那就是基地將領比文人政府更有地位，更有權勢。假帝國將分裂成許多軍區，而軍區指揮官將成為擁兵自重的軍閥。這會漸漸演變成無政府狀態，最後則註定回歸蠻荒，而且這段蠻荒時期，將比謝頓當年預計的三萬年更久。」

「這種幼稚的威脅只能嚇唬小孩。即使謝頓計劃的數學預測到這些，所預測的也只是或然率，並非必然性。」

「布拉諾市長，」堅迪柏苦口婆心地說，「別再提謝頓計劃了。你並不了解其中的數學，也無法看出它的模式。不過，或許你不懂也沒關係。你是個身經百戰的政治人物，而且是十分成功的一位，這點能從你現在的地位看出來；甚至還是勇氣十足的一位，這點能從你現在的豪賭看出來。因此，請拿出你的政治智慧，回憶一下人類的政治史和軍事史，並且參照你對人性的了解——想想一般民眾、政治人物、軍方將領通常都是如何行動，如何反應，又是如何互動的——看看我是不是說對了。」

布拉諾答道：「即使你說對了，第二基地人，我們也必須冒這個險。只要領導有方，再加上科技不斷進展——精神力學和物理學齊頭並進——我們就能克服一切困難。哈里・謝頓從未正確估算出這些進展，他根本做不到。在整個謝頓計劃中，何曾考慮到第一基地會發展出精神力場防護罩？總之，我們何必死守著這個計劃？我們寧願冒險舍棄謝頓計劃，自行建立一個新帝國。無論如何，舍棄謝頓計劃而失敗，總比依靠它而成功要好些。我們不要在建立一個帝國之後，自己成為一羣木偶，被幕後的第二基地暗中操縱。」

「你會這麼說，是因為你不了解倘若失敗，將給銀河全體人類帶來何等災難。」

「也許吧！」布拉諾頑強地說，「你開始感到累了嗎，第二基地人？」

「一點也沒有。讓我提出另一個你未曾想到的方案，它可以使你我誰也不必投降。現在，我們是在一顆叫做蓋婭的行星附近。」

「我曉得。」

「可是你曉不曉得，它可能就是騾的出生地？」

「我需要更多的證據，否則你說破了嘴也沒有用。」

「這顆行星周圍有個精神力場，它必定是一大羣騾的老家。你一旦完成摧毀第二基地的夢想，便會成為這顆騾星的奴隸。第二基地究竟對你們造成過什麼傷害？我是指實質的傷害，而不是想象中或理論上的。你再捫心自問，一個騾就為你們帶來多大的災難？」

「我聽到的仍舊是你的空話。」

「只要我們一直待在這裏，我就無法提供進一步的證據。因此，我提議暫且休戰。如果你不信任我，可以繼續開著防護罩，但請務必跟我合作一次。讓我們一同接近這顆行星，等到你確信它有危險性，我立刻中和它的精神力場，你就命令艦隊將它攻佔。」

「然後呢？」

「然後嘛，至少我們不必再擔心外敵，只剩下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對決，這場決戰能很快明朗化。而現在，你看，我們都不敢動手，因為你我兩個基地都進退維谷。」

「你剛才為什麼不早說？」

「我原本以為可以說服你，讓你相信我們不是敵人，那樣我們也許就能合作。既然這個努力顯然已經失敗，我建議好歹試著合作一次。」

布拉諾低頭沉思了好一會兒，然後才說：「你是想唱搖籃曲哄我入睡。如果這顆行星上住滿了騾，你如何憑一己之力中和那個精神力場？這種想法實在荒唐，我不得不懷疑你的提議別有用心。」

「我可不是人單勢孤，」堅迪柏答道，「我有第二基地整個力量做我的後盾。這股力量可以傳到我身上來，然後轉而對付蓋婭。此外，我也隨時能使用這股力量，輕易撥開你的防護罩，就像吹散一團薄霧。」

「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還需要我的幫助？」

「原因之一，光是中和這個力場沒有多大意義。第二基地不能無止無休地致力這項工作，正如我不能永遠跟你這樣閑扯下去，我們需要你的艦隊發動實際攻勢。再說，如果我無法憑口舌說服你，讓你相信兩個基地應該彼此視為盟友，或許合作一次重大的冒險行動，可以讓你迴心轉意。言語無法達成的目標，也許能夠通過行動達成。」

接著又是一陣沉默，然後布拉諾說：「如果我們可以彼此掩護，我願意向蓋婭更接近一點。除此之外，我可什麼也沒答應。」

「那就夠了。」堅迪柏馬上俯身面向電腦。

此時諾微突然說：「不行，師傅，目前為止，都還沒有什麼大礙，但請別再做進一步的行動。我們必須等端點星的崔維茲議員來了再說。」

## 第十九章抉擇

### 01

詹諾夫・裴洛拉特語氣略帶不悅地說：「真的，葛蘭，似乎誰也沒顧慮到一件事，那就是在我這個不算短的一生中——也不算太長，我向你保證，寶綺思——這還是我頭一次遨遊銀河。但每當我抵達一個世界，還沒來得及有機會好好研究一番，我就得被迫離開，重新飛向太空。這種事已經發生過兩次了。」

「沒錯，」寶綺思說，「可是若非你那麼快離開上一個世界，誰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會遇見我。光憑這一點，就能證明你們上次的抉擇正確。」

「的確如此。老實說，親……親愛的，的確真是如此。」

「而這一次，裴，你雖然離開了這顆行星，但你有我為伴。而『我』就是蓋婭，這就等於它所有的粒子，它的一切都與你為伴。」

「你的確是蓋婭，可是除了你，我絕不要其他任何粒子。」

聽到這番對話，崔維茲不禁皺起眉頭。他說：「你們真肉麻。杜姆為何不跟我們一起來？太空啊，我永遠無法習慣這種簡稱的方式。他的名字長達兩百五十多個字，我們卻只用兩個字稱呼他。為什麼他不帶著那兩百五十多個字的名字一塊來呢？如果這件事真有那麼重要，如果這是蓋婭的生死關頭，他為何不跟我們在一起，以便適時指導我們？」

「我在這裏啊，崔，」寶綺思說，「我跟他一樣等於蓋婭。」然後，她那雙黑色眼珠向旁一瞥，又向上一望。「不過，我叫你『崔』，是不是令你不舒服？」

「對，的確如此。我跟你一樣，有權選擇自己的稱呼方式。我的姓氏是崔維茲，三個字，崔維茲。」

「樂於從命。我並不希望惹你生氣，崔維茲。」

「我不是生氣，而是厭煩。」他突然起身，從艙房的一側踱到另一側，在經過裴洛拉特伸長的雙腿時，他索性跨了過去（裴洛拉特則趕緊抽腿），然後又踱回來，這才終於停下腳步，轉身面對著寶綺思。

他伸出食指來指著她。「聽好！我並不是心甘情願！我被你們用計從端點星一路騙到蓋婭，在我開始懷疑裏頭有鬼時，似乎已經來不及脫身。後來，我抵達了蓋婭，竟然有人告訴我，我來這裏的目的是要拯救蓋婭。為什麼呢？我又該怎麼做？蓋婭對我有什麼意義，或者我對蓋婭有什麼意義，讓我應該義不容辭拯救它？在銀河上千兆的人口中，難道沒有別人能完成這項工作嗎？」

「求求你，崔維茲。」寶綺思突然顯得垂頭喪氣，原先裝出來的天真俏皮全部消失無蹤。「求求你別生氣。你看，我稱呼你的全名了，以後我也會非常注意。杜姆曾經拜託你要有耐心。」

「銀河眾行星在上，我纔不要有什麼耐心。假如我真有那麼重要，就不能對我解釋一下嗎？首先，我要再問一次，杜姆為何不跟我們一塊來？難道這件事沒那麼重要，不值得他登上遠星號跟我們一起行動？」

「他在這裏啊，崔維茲。」寶綺思說，「只要我在這裏，他就在這裏。蓋婭上的每個人都在這裏，這顆行星上的每一個生物、每一粒微塵都不例外。」

「你要這樣想隨便你，但這並非我的思考方式，我又不是蓋婭人。我們不能將整個行星塞進太空艇，我們只能塞一個人進來。我們現在有你在這裏，而杜姆是你的一部分，很好。但我們為何不能帶杜姆同行，而讓你成為他的一部分呢？」

「原因之一，」寶綺思說，「裴——我是說裴、洛、拉、特——邀請我跟你們同行。他指名要我，而不是杜姆。」

「他只是對你獻殷勤罷了。誰會對那種話認真呢？」

「喔，不，我親愛的夥伴，」裴洛拉特趕緊站起來，急得滿臉通紅，「我說這話相當認真，我不要被你這樣一筆勾銷。蓋婭整體的哪一部分同行其實都沒有差別，這點我能接受，可是能有寶綺思為伴，我覺得要比杜姆賞心悅目，對你來說也應該一樣。好啦，葛蘭，你太孩子氣了。」

「我孩子氣？我孩子氣？」崔維茲皺起眉頭，顯得分外陰鬱。「好吧，那麼，就算我孩子氣。話說回來，」他又指著寶綺思，「不管要我做些什麼，若不把我當人類看待，我向你保證我絕不會做。首先我要問兩個問題：我到底應該做什麼？又為何偏偏是我？」

寶綺思瞪大眼睛，向後退了幾步。她說：「拜託，我現在還不能告訴你，整個蓋婭都還不能告訴你。你到那裏去的時候，心中必須一片空白；你必須當場獲悉一切。然後，你必須做該做的事，但你必須保持冷靜，絲毫不情緒化。如果你一直像現在這樣，到時根本幫不上任何忙，蓋婭就無論如何會走上絕路。你必須改變這種情緒，但我不知道該怎樣幫你。」

「假使杜姆在這裏，他知道該怎麼做嗎？」崔維茲毫不領情地反問。

「杜姆是在這裏啊。」寶綺思說，「他／我／們並不知道怎樣令你心平氣和。你不能感知自己在造化中的位置，也不覺得自己是大我的一部分，這樣的人類我們無法了解。」

崔維茲說：「這話說不通。你們可以遠在一百多萬公里之外，就逮住我的太空艇，而且在我們一籌莫展的時候，令我們保持心情平靜。好，現在讓我鎮靜吧，別假裝你辦不到。」

「但我們不能這樣做，現在絕對不行。不論我們現在用什麼方法改變你或調整你，你都會變得跟其他人一樣毫無價值，而我們將無法再借重你。如今我們能借重你，就是因為你是你，而你必須保持這樣。此時此刻，我們若用任何方法影響你的心靈，便會一敗塗地。求求你，你必須自然而然恢復平靜。」

「休想，小姐，除非你能告訴我一些我想知道的事。」

裴洛拉特突然說：「寶綺思，讓我試試看，請你暫時到另一間艙房去。」

於是寶綺思慢慢退了出去，裴洛拉特趕緊關上艙門。

崔維茲說：「她照樣聽得到，看得見，還能感應每一件事。這樣做有什麼差別？」

裴洛拉特答道：「對我而言有差別。我要和你單獨說幾句話，這種隔離即使只是假象也好。葛蘭，你在害怕。」

「別說傻話了。」

「你當然在害怕。你不知道要到哪裏去，不知道將要面對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你絕對有權利害怕。」

「可是我沒有。」

「有，你有。或許你跟我不一樣，並不是害怕實質的危險。我一直害怕太空探險，害怕所看到的每一個新世界，害怕所遇見的每一件新鮮事物。畢竟，我過了半個世紀封閉、退隱、劃地自限的生活，而你卻活躍於艦隊和政壇，在故鄉和太空都打過滾。但我一直試著壓抑恐懼心理，你也在一旁不斷幫我打氣。在我們相處的這段時期，你始終對我很有耐心，對我十分客氣，也很體諒我的處境。由於你的幫助，我終於能克服恐懼，表現得還相當不錯。現在讓我做點回報，也幫你打打氣吧。」

「我告訴過你，我並不害怕。」

「你當然害怕。即使不是為了別的，你也害怕即將面對的責任。某個世界顯然有賴你來拯救，如果你失敗了，將永遠忘不了有個世界毀在你手上。這個世界對你而言毫無意義，憑什麼要你承擔這種可能的後果？他們又有什麼權利，將這個重擔壓在你身上？你不只擔心可能會失敗——這點換成誰都一樣——而且你還感到憤怒，他們竟然把你逼到死角，讓你不想害怕也難。」

「你完全搞錯了。」

「我可不這麼想。所以說，讓我來取代你吧，我願意做這件差事。不論他們希望你做什麼，我都自願代替你。我猜這件事並不需要什麼體能或氣力，否則簡單的機械裝置就能勝過你。我猜它也不需要什麼精神力量，因為這方面他們不假外求。它應該是……嗯，我也不知道，但如果既不需要膂力，又不需要腦力，那麼其他方面你有的我都有，而我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崔維茲厲聲問道：「你為何那麼願意挑這個重擔？」

裴洛拉特低頭望著地板，好像不敢接觸對方的目光。他說：「我曾經有個老婆，葛蘭，也認識過一些女人，但我從來不覺得她們非常重要。她們或許有趣，討人喜歡，可是從來不會非常重要。但這一個……」

「誰？寶綺思？」

「她卻有些不一樣，至少對我而言。」

「端點星在上，詹諾夫，你講的每一個字，她都聽得一清二楚。」

「那沒什麼關係，反正她曉得。我想要取悅她，所以我想攬下這個工作。不管是做什麼，不管要冒什麼險，不管要擔負任何重責大任——只要有那麼一點點機會，能讓她重視我就好。」

「詹諾夫，她只是個孩子。」

「她並不是孩子。她在你眼中是什麼樣子，對我而言並不重要。」

「難道你不了解，你在她眼中又是什麼樣子？」

「一個老頭？那又怎麼樣？她是某個整體的一部分，而我不是，這就足以構成我倆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你以為我不知道這一點嗎？可是我對她別無所求，只要她……」

「重視你？」

「是的，或是對我產生任何其他感覺。」

「為了這一點，你就願意接替我的工作？可是，詹諾夫，你剛才沒有聽清楚嗎？他們並不需要你。為了某個我搞不懂的混賬理由，他們只要我。」

「假如他們請不動你，又必須找人幫忙，那麼由我接手，總是聊勝於無吧。」

崔維茲搖了搖頭。「我不相信會有這種事。你都已經步入老年，竟然在這裏找到第二春。詹諾夫，你這是想充英雄，以便愛死那副軀體。」

「別那麼講，葛蘭，這種事不適合開玩笑。」

崔維茲想哈哈大笑，可是目光一接觸到對方嚴肅的臉孔，就只好改為乾咳幾聲。然後他說：「你說得對，我向你道歉。叫她進來，詹諾夫，叫她進來吧。」

寶綺思走了進來，顯得有些畏縮。她用細微的聲音說：「我很抱歉，裴。你不能取代他，這件事只能由崔維茲來做。」

崔維茲說：「好吧，我會保持冷靜。不論是什麼差事，我都願意試試看。詹諾夫這麼一大把年紀，還想扮演浪漫的英雄，只要能讓他打消這念頭，什麼事我都願意幹。」

「我知道自己的歲數。」裴洛拉特咕噥了一句。

寶綺思慢慢走到他面前，將一隻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裴，我……我重視你。」

裴洛拉特故意轉過頭去。「沒關係，寶綺思，你用不著這麼好心。」

「我並不是好心，裴。我真的……非常重視你。」

### 02

蘇拉・諾微心中浮現一組記憶，起先有些模糊，然後逐漸變得清晰。她記起了本名叫做蘇拉諾微倫布拉絲蒂蘭；小時候，雙親都管她叫「蘇」，朋友們則稱她「微」。

當然，她從未真正忘記，但是在必要時，這些記憶總能深埋心底。而過去這一個月，她將這些記憶埋藏得最深最久，因為在此之前，她從未跟這麼強力的心靈相距這麼近，又相處這麼久。

然而現在時機成熟了。她沒有主動呼喚這些記憶，她不需要那麼做。為了大我整體的需要，另一個她正在將本身的意識推出表層。

隨之而來的是一種飄忽的不適，一種無形的癢覺。這種感覺很快被另一種快感淹沒，那是自我浮現之後所帶來的舒適暢快。那麼多年來，她從未如此接近蓋婭這顆星球。

她記起了小時候在蓋婭上，她十分喜愛的一種生物。在了解到它的情感正是自己情感中模糊的一部分之後，她終於認清了自己現在鮮明的情感。此刻，她就像一隻剛剛破繭而出的蝴蝶。

### 03

史陀・堅迪柏以嚴厲而尖銳的目光瞪著諾微。由於突然大喫一驚，他險些松開對布拉諾市長的掌握。這個狀況竟然有驚無險，或許要歸功於一股外力及時將他穩住。不過，他暫時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他說：「你對崔維茲議員知道多少，諾微？」接著，他發覺諾微心靈的復雜度陡然暴漲，令他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於是猛然吼道：「你究竟是什麼？」

他試圖控制她的心靈，卻發現再也無法穿透它。直到這一刻，他才領悟到有個比自己還強大的力量，正在幫他一同攫住布拉諾。他又問了一遍：「你究竟是什麼？」

諾微露出近乎悲劇人物的神情。「師傅，」她說，「堅迪柏發言者，我真正的名字叫做蘇拉諾微倫布拉絲蒂蘭，而我就是蓋婭。」

她只不過說了這幾句話，堅迪柏隨即怒不可遏，奮力運起精神力場，仗著純熟的功夫以及一股血氣之勇，突破了愈來愈強的障礙，重新攫獲布拉諾，並用更大的力量緊緊抓住。與此同時，他還抓住諾微的心靈，與她展開一場無形的爭戰。

她以同樣熟練的功夫擋住他的攻勢，可是她的心靈無法將他拒斥於外，也或許是她並不想這麼做。

他用發言者的交談方式，對她說：「你竟然也有份，你欺騙我，把我誘到這裏來，你和騾是同一類的生物。」

「騾是一個畸變種，發言者。我／們不是騾，我／們是蓋婭。」

她借著這種復雜的溝通方式，將蓋婭的本質描述了一番，這種表達比千言萬語還要詳細。

「竟然整個行星都是活的。」堅迪柏說。

「並且具有一個整體精神力場，比你個人產生的強大得多。請別對抗這樣的力量，我擔心會傷害到你，那是我最不希望發生的事。」

「即使是一顆活的行星，你們也強不過川陀所有精神力量的總和。我們，也可以說，是一顆活生生的行星。」

「那只是幾千人的精神融合為一，發言者。何況你也無法獲得他們的支援，因為我已經將它阻絕，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你打算做什麼，蓋婭？」

「發言者，我倒希望你仍然叫我諾微。我現在雖然以蓋婭的身份出現，但我同樣還是諾微。而對你來說，我只是諾微。」

「你打算做什麼，蓋婭？」

諾微的精神力場抖動了一下，相當於普通人的一聲嘆息。然後她說：「我們將保持這種三邊膠著狀態。你能穿透那個防護罩，控制住布拉諾市長，而我將助你一臂之力，那不會消耗你我太多的力量。你呢，我想，還是會繼續抓住我，而我也會維持對你的反制，但我們兩人也不會因此疲倦。所以說，大家就這樣僵持下去。」

「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要等端點星的崔維茲議員。唯有當他作出抉擇，才能打破這種膠著狀態。」

### 04

遠星號的電腦發現了那兩艘船艦，葛蘭・崔維茲以分割畫面將兩者一起顯示在屏幕上。

兩艘船艦都是基地的航具，其中之一與遠星號一模一樣，毫無疑問是康普的太空艇。另一艘則比較大，而且顯然更具威力。

他轉身面對寶綺思說：「好啦，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嗎？可以向我透露些什麼嗎？」

「可以！不必驚慌！他們不會傷害你。」

「為何每個人都以為我坐在這裏嚇得全身發抖？」崔維茲兇巴巴地追問。

裴洛拉特趕緊說：「讓她說下去，葛蘭，別對她兇。」

崔維茲舉起雙臂，做出無可奈何的投降狀。「我不兇就是了，說吧，小姐。」

寶綺思說：「在那艘較大的船艦上，是你們基地的統治者。她旁邊……」

崔維茲驚訝地追問：「統治者？你是指布拉諾那個老太婆？」

「那當然不是她的頭銜，」寶綺思的嘴角露出幾分笑意，「但她的確是女性，這點沒錯。」她頓了一下，彷彿在專心傾聽她所屬的那個大我生命體。「她的名字叫赫拉布拉諾。一個地位如此重要的人，名字只有五個字，這似乎很奇怪。不過我想，蓋婭之外的人自有一套規矩吧。」

「我想是吧。」崔維茲冷冰冰地說，「我猜你會管她叫布拉。可是她到這裏來做什麼呢？她為什麼不待在……我明白了，她也是被蓋婭拐誘來的。為什麼呢？」

寶綺思並沒有回答，她徑自說下去：「她旁邊那個人叫做裏奧諾柯代爾，他雖然是下屬，名字卻有六個字，這樣好像有些失禮。他是你們那個世界的重要官員。此外還有四個人，負責操縱船艦的武器系統，你要知道他們的名字嗎？」

「不必了。我知道另一艘船艦上只有一名男性，名叫曼恩・李・康普，而他代表第二基地。你們顯然故意讓兩個基地碰頭了，可是為什麼呢？」

「並不完全正確，崔……我是說，崔維茲……」

「喔，你就索性叫我崔吧，我一微一塵都不在乎。」

「並不完全正確，崔。康普已經離開那艘船艦，另外換上來兩個人。其中之一叫史陀堅迪柏，是第二基地的重要官員，他的頭銜是發言者。」

「一名重要官員？那我猜他擁有精神力量。」

「喔，沒錯，很強大。」

「你對付得了嗎？」

「當然可以。和他在一起的那個人，是蓋婭。」

「你們的同胞？」

「對，她叫蘇拉諾微倫布拉絲蒂蘭。她的名字本來還應該長得多，但是她離開我／們／其他人太久了。」

「她能制住第二基地的一名高級官員嗎？」

「不是她，而是蓋婭制住了他。她／我／們／全體就有辦法將他殲滅。」

「她真打算這麼做嗎？她要把他和布拉諾一道殲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蓋婭準備一舉毀掉兩個基地，自行建立一個銀河帝國？騾又回來了嗎？一個更強大的騾……」

「不，不是的，崔。別激動，千萬不可以。這三方處於一種膠著狀態，他們正在等待。」

「等什麼？」

「等你的決定。」

「又來了。究竟是什麼決定？為什麼要由我決定？」

「求求你，崔。」寶綺思說，「這點馬上會向你解釋清楚。目前我／們／她所能說的，我／們／她都已經說了。」

### 05

布拉諾以睏倦的口氣說：「顯然我犯了一個錯誤，裏奧諾，也許還是要命的大錯。」

「這種事情該承認嗎？」柯代爾咕噥道，嘴脣完全沒有蠕動。

「他們知道我在想什麼，說出來不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即使你的嘴脣一動不動，他們照樣清楚你在想什麼——我應該等到防護罩發展得更強固再說。」

柯代爾說：「你事先又如何知道呢，市長？如果我們要等到可靠度加倍，甚至變成三倍、四倍乃至無數倍，我們就得永遠等下去。說句老實話，我倒希望我們沒有親自出馬，應該先找個替死鬼來做實驗。比如說，就用你的避雷針崔維茲。」

布拉諾嘆了一聲。「我是想給他們來個措手不及，裏奧諾。話說回來，你還是一語道破了我的錯誤。我應該等到防護罩再強一些，不必百分之百無法穿透，但至少達到相當程度。我明知防護罩還有不小的漏洞，可是我實在等不及了。等到把漏洞補好，想必我早已下臺，而我一定要在任內完成這件大事，並且要親臨現場。所以我像傻瓜一樣，欺騙自己防護罩已經足敷使用。我聽不進任何警告，比方說，你的疑慮就被我當成耳邊風。」

「只要有耐心，或許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你能不能下令向那艘太空艇開火？」

「我辦不到，市長，這種念頭好像不是我能忍受的。」

「我也一樣。即使你我設法下達命令，我也確定艦員不會服從，因為他們做不到。」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的確如此，市長，可是情況有可能會改觀。事實上，又有一名新演員登場了。」他指著屏幕說。

當另一艘船艦出現在附近時，艦上的電腦自動將屏幕分割成兩個畫面，新來的船艦顯現在右側。

「你能將影像放大嗎，裏奧諾？」

「沒問題。那個第二基地分子技藝高超，凡是對他無害的行動，我們仍能隨心所欲。」

「嗯，」布拉諾一面打量屏幕，一面說，「我可以肯定，那就是遠星號。我猜，崔維茲和裴洛拉特都在上面。」然後，她改用苦澀的語調說：「除非他們也被第二基地分子調了包。我的避雷針實在非常有效，要是我的防護罩再強些就好了。」

「別急！」柯代爾說。

駕駛艙中突然響起一個聲音，布拉諾聽得出它並非由聲波傳來，而是直接發自她自己的心靈。她向柯代爾瞥了一眼，就曉得他同樣聽到了。

那聲音說：「你能聽見我嗎，布拉諾市長？如果聽得見，不必開口回答，只要想一想就夠了。」

布拉諾以冷靜的口吻說：「你是誰？」

「我是蓋婭。」

### 06

三艘船艦彼此保持靜止不動的狀態，一同圍繞著蓋婭行星緩緩轉動，好像是個遙遠的三合一衛星。在蓋婭無盡的公轉旅程中，突然多出了三個旅伴。

崔維茲坐在太空艇中，眼睛緊緊盯著屏幕。他已經厭倦了猜想自己的角色——蓋婭把他從一萬秒差距之外找來，究竟要他做什麼呢？

當心中響起聲音的時候，他並沒有感到驚訝，彷彿他就是在等候它的出現。

那聲音說：「你能聽見我嗎，葛蘭・崔維茲？如果聽得見，不必開口回答，只要想一想就夠了。」

崔維茲轉頭望了望。裴洛拉特顯然嚇了一大跳，正在四下張望，似乎想要找出聲音的來源。寶綺思則端坐原處，雙手輕輕握著放在膝蓋上，崔維茲立刻明白她認得這個聲音。

他不理會那個叫他使用思想的要求，故意字正腔圓地答道：「我若不了解一切的來龍去脈，要我做什麼都免談。」

那聲音則說：「你馬上會了解。」

### 07

諾微說：「你們都會在心中聽見我的聲音，也都能隨心所欲以思想回應，我會讓你們互相之間都聽得到。而且，想必你們全都知道，我們彼此都足夠接近，精神力場借著普通光速傳遞，不會造成任何不便的延遲。首先我要聲明，我們今天在此相聚，是經過精心的安排。」

「怎樣的安排？」這是布拉諾的聲音。

「並非以精神幹擾的方式。」諾微說，「蓋婭從不幹預任何人的心靈，那不是我們的作風，我們只會利用他人的企圖心。布拉諾市長想要即刻建立第二帝國，堅迪柏發言者想要成為第一發言者。只要充分鼓舞這些慾望，然後因勢利導，再善加選擇運用即可。」

「我知道自己是怎麼被帶到這裏來的。」堅迪柏以生硬的語調說。他的確知道——現在他終於明白，當初自己為何那麼急於奔向太空，那麼急於追蹤崔維茲，又那麼肯定自己能夠應付一切。都是因為諾微，喔，諾微！

「你是一個特例，堅迪柏發言者。雖然你的企圖心旺盛，但你也有溫柔的一面，為我們提供了捷徑。你所受的教育，讓你認為某些人各方面都不如你，而你會對他們表現出親切和同情。我利用這個特點引你上鉤，對此我／們感到非常慚愧，唯一的藉口是銀河的未來岌岌可危。」

諾微停頓了一下。她的聲音（雖然她並非使用聲帶發聲）變得愈來愈陰鬱，她的表情也愈來愈深沉。

「時間已經很急迫，蓋婭不能再等下去。過去這一個多世紀，端點星上的人發展出了精神力場防護罩。如果再給他們一代的時間，防護罩會進步到連蓋婭都無法穿越，那時他們便能隨心所欲地使用有形武器，整個銀河皆無法與之抗衡。一個以端點星為藍本的第二銀河帝國，將不顧川陀、蓋婭以及謝頓計劃的反對，在極短時間內建立起來。因此，必須設法在防護罩尚未完善之前，便誘使布拉諾市長提前行動。

「接下來再說川陀。謝頓計劃能進行得完美無缺，是由於蓋婭努力使它保持在正軌上。過去一個多世紀的第一發言者，乃是有史以來最閑散的，川陀因而變得無所事事。然而如今，史陀・堅迪柏迅速崛起，他一定會成為下一代的第一發言者。在他的領導下，川陀將變成積極的行動派，必定會集中力量發展有形武力，也會察覺到端點星的威脅，進而採取實際行動。如果在端點星的防護罩發展完善之前，他就能對端點星採取行動，那麼謝頓計劃便會有始有終，最後建立起第二銀河帝國。不過那會是個以川陀為藍本的帝國，端點星和蓋婭都無法接受。因此，必須設法在堅迪柏當上第一發言者之前，便誘使他提前行動。

「幸好，蓋婭經過數十年的精心策劃，總算在最適當的時候，將兩個基地的代表請到了最適當的地點。我將整個經過重述一遍，主要是想讓端點星的葛蘭・崔維茲議員能夠了解。」

崔維茲突然打岔，但仍然拒絕使用思想溝通。他以堅定的口吻說：「我想不通，這兩種模式的第二銀河帝國到底有什麼不好？」

諾微說：「以端點星為藍本所建立的第二銀河帝國，將是一個軍事帝國，依靠武力建立，依靠武力維持，最後終將被武力摧毀。它會是第一銀河帝國不折不扣的翻版，這是蓋婭的看法。

「以川陀為藍本所建立的第二銀河帝國，將是一個父權式帝國，依靠算計建立，依靠算計維持，在無盡的算計中，它永遠是行屍走肉。那會是個死衚衕，這是蓋婭的看法。」

崔維茲問：「蓋婭又能提供什麼其他的選擇？」

「一個更大的蓋婭！將銀河系變作蓋婭星系！每顆住人行星都像蓋婭一樣有生氣，每顆活生生的行星又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更宏大的超級生命體。每一顆不住人的行星也都參與其中，甚至還包括每一顆恆星、每一小團星際氣體，也許連中心黑洞都是其中的一分子。那會是個活生生的銀河，能以不可思議的方式帶給各類生命無盡的福祉。它和過去任何生命形式都截然不同，不會再重蹈那些古老的錯誤。」

「卻會產生新的錯誤。」堅迪柏以諷刺的口吻喃喃道。

「我們擁有蓋婭累積的上萬年經驗。」

「但未曾在銀河尺度上實驗過。」

崔維茲懶得聽這些瑣碎的對話，他的問題直指核心：「我在其中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蓋婭的聲音——透過諾微的心靈——發出如雷巨響：「選擇！到底應該採用哪個藍本？」

接下來是長久而絕對的靜寂。最後，在萬籟俱寂中，崔維茲以細弱但仍不服氣的聲音（這回終於是心靈的聲音，因為他驚訝得啞口無言）問道：「為什麼是我？」

諾微說：「縱使我們體認到，端點星或川陀已經強大到無可遏制——甚至更糟的情況，那就是兩者同時壯大，展開致命的拉鋸戰，連累到整個銀河——我們仍舊不能採取行動。為了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需要一個不平凡的人，一個具有正確判斷力的人。結果我們找到了你，議員。不，我們不能居功。其實是一個叫康普的人，幫川陀上的人找到了你，不過連他們也不知道你有多麼重要。他們尋找你的行動，吸引了我們對你的注意。葛蘭・崔維茲，你具有難得的天賦，知道凡事該怎麼做才正確。」

「我否認。」崔維茲說。

「你不時會感到信心滿滿，這一次，我們要你為整個銀河，作出最有信心的決定。或許你不想承擔這個責任，或許你會盡可能不作選擇。然而，你將了解只有那樣做才對，你將感到絕對的信心！然後你就會作出抉擇。我們一發現你，就知道尋找已告一段落，接下來，我們經過多年的努力，誘發了一連串事件，在避免直接精神幹預的情況下，促使你們三位——布拉諾市長、堅迪柏發言者、崔維茲議員——同時來到蓋婭附近。如今，我們終於做到了。」

崔維茲說：「此時此地，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蓋婭——或許你希望我如此稱呼你——難道你不能同時擊敗市長和發言者嗎？即使我什麼也不做，難道你就不能自行建立那種活生生的銀河嗎？可是，你為何不做呢？」

諾微說：「我不知道我的解釋能否令你滿意。蓋婭是在兩萬多年前，借著機器人之助所建立的世界。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機器人是人類的好幫手，但這種情形早已不再。它們曾向我們明白詔示，我們唯有將『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適用對象擴及所有生命，並且嚴格奉行不渝，才能永遠存活於銀河中。因此，我們的第一法則是：『蓋婭不得傷害生命，或袖手旁觀坐視生命受到傷害。』在我們的歷史上，我們始終遵循這個法則，此外別無選擇。

「結果，我們現在因此進退維谷。我們空有活銀河的遠景，卻不能強迫銀河中的千兆人類，以及其他無數的生靈接受，因為可能會造成重大傷害。可是我們也不能坐視銀河走上毀滅之途，因為我們也許能夠阻止這場災難。我們不知道是否應該行動，才能將犧牲減至最低程度。而如果選擇行動，我們也不知道應該支持端點星，還是應該支持川陀，才能將犧牲減至最低程度。這要由崔維茲議員決定，而不論決定為何，蓋婭都會遵從。」

崔維茲說：「你指望我如何作出決定？我該怎麼做？」

諾微說：「你有一臺電腦。端點星上的人制造這臺電腦時，並不知道最後的成品會超越原先的設計。你身邊的那臺電腦，融入了蓋婭的一小部分。將你的雙手放在感應板上，然後靜下心來沉思。你也許會認為，比如說，布拉諾市長的防護罩沒有絲毫漏洞。如果你那麼想，她可能會立刻開火擊傷或擊毀另外兩艘船艦，然後以武力征服蓋婭，隨後再攻佔川陀。」

「你們不會阻止嗎？」崔維茲用驚訝的口吻說。

「絕對不會。倘若你確定相較之下，由端點星統領銀河所造成的傷害最小，我們樂意幫助端點星達成目標，即使本身遭到毀滅也在所不惜。

「反之，你也有可能支持堅迪柏發言者的精神力場，而用電腦輔助的攻擊力幫助他。這樣一來，他必定會掙脫我的束縛，把我推到一旁。然後他會調整市長的心靈，並將她的艦隊置於控制之下，利用這支有形武力攻佔蓋婭，以確保謝頓計劃繼續唯我獨尊。蓋婭也不會阻止這種發展。

「或者，你也許會認同我的精神力場，而加入我這一方。那麼，活銀河的計劃可以立即展開。不過，這個目標不會在這一代或下一代完成，而是需要許多世紀的苦心經營，在此期間，謝頓計劃將繼續進行。選擇權完全掌握在你手上。」

布拉諾說：「慢著！別急著作出決定。我能發言嗎？」

諾微說：「你可以自由發言，堅迪柏發言者也一樣。」

於是布拉諾說：「崔維茲議員，上次我們在端點星分手時，你曾經說：『總有一天，市長女士，你會求我伸出援手。那時我會依照自己的決定行事，但我不會忘記過去這兩天的遭遇。』我不知道當時你是否已經預見今天，或是直覺地感到會發生這種事，還是真如這個大談活銀河的女子所說，你具有正確無比的判斷力。無論如何，反正給你說中了。我現在要代表聯邦，請求你幫個大忙。

「我想，你也許會覺得應該趁機報復我，因為我曾經逮捕並放逐你。但是請你記住一件事，我之所以那麼做，是為了基地聯邦著想。即使我做錯了，即使我是出於自私自利才那麼做，請別忘記那是我的個人行為，和聯邦毫無關係。不要為了報復我個人對你的迫害，而毀掉整個聯邦。請記住你是基地人，而且是個堂堂的人類。你不希望在川陀那些冷酷數學家所制定的計劃中，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符號；或是在生物和無生物混為一談的銀河裏，做個連符號都不如的小分子。你希望你自己、你的後代以及你的同胞，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生命體，人人擁有自由意志。再也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事。

「別人或許會告訴你，我們的帝國將導致血腥和慘禍，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要不要那樣做，而且還能有其他的選擇。無論如何，帶著自由意志被擊敗，總勝過像個齒輪那樣無意義地活著。請注意，蓋婭是將你視為擁有自由意志的人類，請你替它作出抉擇。蓋婭的組成分子都無法作決定，因為他們的結構使他們失去這種能力，所以他們必須向你求助。如果你命令他們，他們還會心甘情願地自我毀滅。你希望整個銀河都變成這樣子嗎？」

崔維茲說：「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自由意志，市長。我的心靈也許被巧妙地動過手腳，好讓我作出某一方所樂見的選擇。」

諾微說：「你的心靈完全沒有受到影響。我們若能調整你的思想，讓你作出有利於我們的決定，這次聚會就徹頭徹尾多此一舉。假使我們真的那麼毫無原則，大可徑自展開我們認為於己最有利的行動，而不用考慮人類全體的需求和福祉。」

堅迪柏說：「我相信現在該輪到我發言了。崔維茲議員，不要囿於偏狹的地域觀念。即使你出生在端點星，也不該把端點星置於銀河之上。過去五個世紀以來，銀河一直依循謝頓計劃發展。不論基地聯邦之內之外，謝頓計劃始終順利進行。

「你一直是謝頓計劃的一部分，相較之下，你的基地人角色根本不算什麼。可別為了偏狹的愛國情操，或是由於對實驗性的新方案抱持浪漫的憧憬，而做出任何破壞謝頓計劃的舉動。第二基地分子絕不會阻礙人類的自由意志，我們是導師，不是獨裁者。

「我們所打造的第二銀河帝國，和第一帝國有根本的不同。回顧人類的歷史，在超空間旅行出現後的數萬年間，銀河從未有過連續十年的太平歲月，總是不時有人慘死於流血事件，即使基地的和平時期也不例外。如果選擇布拉諾市長，這種情況將永無止境，可怕的慘劇會一再循環。謝頓計劃終能解救人類脫離苦海，代價卻不是在充滿粒子的銀河中加入更多粒子，也就是不必將人類貶抑到和青草、細菌、灰塵同等的地位。」

諾微說：「堅迪柏發言者對『第一基地帝國』所作的批評，我完全同意，可是他所闡述的『第二基地帝國』，我卻無法茍同。位於川陀的那些發言者，他們總該是具有獨立自由意志的人類，而且始終都是如此。可是，他們能夠避免惡性競爭、政治傾軋、不計代價向上爬的行為嗎？在圓桌會議上，難道沒有齟齬甚至仇恨嗎？你敢追隨這樣的導師嗎？你問問堅迪柏發言者，要他以人格擔保據實回答。」

「不必要求我以人格擔保。」堅迪柏說，「我願意承認在圓桌會議上，我們的確有仇恨、鬥爭、出賣和背叛的行為。可是一旦作成決定，我們就會全體服從，不曾有過例外。」

崔維茲道：「假如我不作選擇呢？」

「你必須選擇。」諾微說，「你會曉得只有那樣做才對，然後你就會作出選擇。」

「假如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呢？」

「你必須選擇。」

崔維茲又問：「我有多少時間？」

諾微答道：「直到你肯定為止，花多長時間都沒有關係。」

崔維茲坐在原處一言不發。

其他的人也都很安靜，崔維茲似乎可以聽見自己的脈搏。

他也能聽見布拉諾市長堅定的聲音：「自由意志！」

還有堅迪柏發言者斷然的聲音：「指導與和平！」

諾微則以充滿期盼的聲音說：「生命。」

崔維茲轉過頭來，發現裴洛拉特目不轉睛地望著自己，於是說：「詹諾夫，這些話你都聽見了嗎？」

「我都聽見了，葛蘭。」

「你有什麼看法？」

「決定權並不在我。」

「我知道，可是你有什麼看法？」

「我不知道，三種選擇都令我膽戰心驚。但我忽然冒出一個很特別的念頭……」

「什麼念頭？」

「我們剛進太空的時候，你讓我看過銀河的顯像。你還記得嗎？」

「當然。」

「你把時間加快，讓我看得出銀河的旋轉。我彷彿料到會有今天這一刻，脫口而出：『銀河看來像個生物，正在太空中爬行。』就某個層面而言，你說銀河是不是早就活了？」

崔維茲回想起那一幕，突然感到萬分肯定。與此同時，他還記起自己曾經覺得，裴洛拉特也會扮演一個重要角色。於是他猛然轉身，不讓自己再有任何空當來思考、懷疑或猶豫。

他將雙手放到感應板上，聚精會神地驅動意念，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意念有那麼強。

他作出了抉擇，一個攸關銀河命運的抉擇。

## 第二十章結局

### 01

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赫拉・布拉諾市長都該感到躊躇滿志。這次的正式訪問歷時不長，但成果極為豐碩。

她好像有意避免驕傲自滿的語氣，說道：「當然，我們不能完全信任他們。」

她正盯著屏幕，看著艦隊的船艦一艘艘進入超空間，返回平時的駐防區。

艦隊這回倏來倏去，想必令賽協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他們一定還會注意到兩項事實：第一，那些船艦自始至終都留在基地的星空；第二，一旦布拉諾表示艦隊即將離去，果然很快不見它們的蹤影。

另一方面，賽協爾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些船艦能在一天（甚至更短的時間）之內，就重新在邊境集結。這次的行動，同時展示了基地的實力和善意。

柯代爾接口道：「說得很對，我們不能完全信任他們。其實在整個銀河中，沒有什麼人值得完全信任。不過，賽協爾為了自身的利益，勢必會遵守這個協定。我們已經夠大方了。」

布拉諾說：「許多事情得等到細節訂出來才知道，我預測這得花上幾個月的時間。概略性的條件可以馬上接受，可是不少後續工作還有待處理，例如怎樣安排進出口貨物的檢疫，他們的穀物和牲畜要如何估價等等。」

「我知道，但這些問題遲早能夠解決，而功勞將會屬於你，市長。這是個大膽的行動，而我必須承認，我曾懷疑這樣做是否明智。」

「得了吧，裏奧諾，只不過是基地承認賽協爾的自尊罷了。自從帝政時代早期，他們就保持著部分獨立，這點實在值得贊賞。」

「對，反正它不會再礙手礙腳了。」

「正是如此。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稍微屈就一下，向他們擺出友好的姿勢。我承認當初內心的確交戰過，才決定讓我自己這位泛銀河聯邦的市長，屈尊降貴地訪問一個偏遠的星羣。不過一旦作出決定，我倒不覺得多麼不舒服。而且我這樣做，讓他們很陶醉。我們當初必須賭一賭：一旦我們把戰艦拉到邊境，他們就會同意我的訪問。但我們免不了要故作謙遜，還要堆滿笑臉。」

柯代爾點了點頭。「我們舍棄了實力的外表，以便保留它的本質。」

「完全正確。這話是誰最先說的？」

「我相信是出自艾瑞登所寫的劇本，但我不敢肯定，我們可以問問老家的文學權威。」

「希望我不會忘記。我們必須盡快促使賽協爾人回拜端點星，並且要確實盡到地主之誼，讓他們受到相同的款待。裏奧諾，只怕你得做好嚴密的安全防範。他們來到之後，我們的過激分子必定義憤填膺。萬一讓賽協爾人遇到抗議示威，即使僅僅受到輕微而短暫的羞辱，也會對我們相當不利。」

「正是如此。」柯代爾說，「對了，你將崔維茲送出去，這一招實在高明。」

「我的避雷針？老實說，他表現得比我想象中還要好。他誤打誤撞闖進賽協爾，結果在我無法相信的短時間內，就吸引賽協爾發出閃電，也就是向我們提出抗議。太空啊！那可是我親自來訪的最佳藉口——讓一個基地公民免於受到任何侵犯，然後感謝他們的寬宏大量。」

「妙計！不過，你不認為把崔維茲帶回去比較好嗎？」

「不，他去哪裏都好，總之我不希望他回家，他在端點星一定會成為亂源。當初，他胡扯什麼第二基地，那剛好是把他趕走的最佳藉口，當然，還多虧了裴洛拉特，才把他帶到了賽協爾。可是我絕不要他再回來，繼續散播那些惑眾妖言，我們永遠無法預料那將導致什麼後果。」

柯代爾咯咯笑了幾聲。「我不相信還有什麼人，會比學者更容易受騙上當。假使我們提供更多的情報，裴洛拉特想必也會照單全收。」

「他相信賽協爾神話中的蓋婭確實存在，那就足夠了。但別提這個啦，回去後，我們還得面對議會那一關，需要他們投票通過這個賽協爾條約。好在我們有崔維茲的聲明，說他是自願離開端點星的，並有聲紋證明絕非作假。我會為崔維茲遭到短暫逮捕這件事，正式表達我的歉意，這樣議會就該滿意了。」

「我對你的能屈能伸信心十足，市長。」柯代爾冷冷地說，「不過，你有沒有考慮到，崔維茲也許會繼續尋找第二基地？」

「隨他去吧，」布拉諾聳了聳肩，「只要別在端點星上找就好。那會讓他有事可忙，卻註定白忙一場。第二基地仍舊存在的傳說，是我們這個世紀最大的神話，正如蓋婭是賽協爾的神話一樣。」

她往椅背上一靠，看來百分之百和藹可親。「現在，賽協爾已在我們掌握之中。等到他們發現的時候，想掙脫已經太遲了。於是基地的勢力再次壯大，而且會順利地、不斷地繼續茁壯。」

「而所有的功勞都會是你的，市長。」

「我並未忽略這一點。」布拉諾答道。此時，他們的戰艦倏地鉆入超空間，隨即出現在端點星附近的太空。

### 02

史陀・堅迪柏發言者回到了自己的太空船，無論從哪方面來說，他都該感到志得意滿。與第一基地遭遇的時間並不長，但成果極為豐碩。

他已經送出一份報告，其中盡量不流露得意的情緒。目前，只需要讓第一發言者知道一切順利（事實上，由於第二基地的總體力量一直未曾動用，他應該猜到了這一點），細節可以留待日後詳加說明。

到時候，他會描述自己如何小心翼翼，將布拉諾市長的心靈作了極微小的調整，就使她的心思從帝國主義的宏圖，轉變成只想要一紙務實的貿易條約。以及他如何小心翼翼，在相當遙遠的距離外，調整了賽協爾聯盟領導人的心靈，讓他主動向市長發出談判的邀請。後來，又如何在沒有進一步心靈調整的情況下，雙方便達成和解，而康普則駕著原來的太空艇返回端點星，以便確保市長會遵守協定。堅迪柏得意地想到，這簡直就是故事書中的經典範例，僅僅借著精神力學的一點小技巧，就導致許多重大的成果。

他十分肯定，當他在正式的圓桌會議上，報告完這些細節之後，德拉米發言者很快就會徹底垮臺，而他自己則會登上第一發言者的寶座。

他自己絕不否認蘇拉・諾微的重要性，但是不需要在其他發言者面前特別強調。她不但對這次的勝利有關鍵性的貢獻，而且現在還給了他一個藉口，讓他在接受正式褒揚之前，能像孩子般雀躍一番（這是非常合乎人性的，因為發言者在許多方面仍與常人無異）。

他當然明白，她完全不了解最近發生的這些事，但是她至少看得出來，他將每件事都安排得稱心如意，令她因此迸現出驕傲的情緒。他輕撫著她光潤的心靈，便能感受到那股驕傲的熱度。

他說：「如果沒有你，諾微，我根本辦不到。由於有你在我身旁，我才能察覺到第一基地——就是大型太空船上的那些人——」

「師傅，我知道你指的是什麼人。」

「由於有你在我身旁，我才能察覺到他們擁有防護罩，以及微弱的精神力量。憑借你的心靈所產生的效應，我得以百分之百確認這兩者的特徵，進而發現最有效的方法，將前者貫穿並使後者偏向。」

諾微以猶豫的口氣說：「我不是很了解你在說什麼，師傅，但只要我做得到，我會幫你更多的忙。」

「我知道，諾微，但你已經做得夠多了。真沒想到他們會那麼危險，不過既然被我發覺了，在他們的防護罩或精神力場發展得更強之前，我們就能制止他們。現在那個市長回去了，把有關防護罩和精神力場的事忘得一干二凈，只記得跟賽協爾簽了一個貿易條約，把賽協爾納入聯邦的勢力範圍，她正為此感到洋洋得意。我不否認還需要作許多努力，才能毀去他們在精神力學上的一切成就。過去我們一直忽視這件事，可是將來一定要做到。」

他出神沉思了一陣子，接著低聲說：「過去，我們實在太過輕視第一基地。從今以後，必須將他們置於更嚴密的監督之下。我們得設法將銀河聯繫得更緊密，並利用精神力學建立更密切的意識合作。這才符合謝頓計劃，我確信這一點，也一定要這樣做。」

諾微焦慮地喚了一聲：「師傅？」

堅迪柏突然露出微笑。「對不起，我是在自言自語。諾微，你還記得魯菲南嗎？」

「那個攻擊你的笨頭農夫？我並沒有忘記。」

「我現在確定，必定有第一基地的特務，戴著個人防護罩在川陀活動，那次的事件就是他們策劃的，其他那些困擾我們的異象也一樣。想想看，我們竟然完全矇在鼓裏。不過，當時我心中只有那個神祕世界的神話，也就是賽協爾人有關蓋婭的迷信，才會全然忽略第一基地。多虧你的心靈就近發揮作用，幫助我判定精神力場並非來自別處，而正是那艘戰艦發出來的。」

他得意地搓了搓手。

諾微怯生生地說：「師傅？」

「怎麼樣，諾微？」

「你做了這些事，難道不會有獎賞嗎？」

「當然會。桑帝斯很快就要退位，我便會成為第一發言者。然後，我們就有機會成為積極的角色，大刀闊斧地改造銀河。」

「第一發言者？」

「是的，諾微。我會成為所有的學者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權力的一位。」

「最重要？」她露出憂愁的神色。

「你為什麼愁眉苦臉，諾微？你不希望我獲得獎賞嗎？」

「不是的，師傅，我當然希望。可是如果你成為最重要的學者，你就不會要一個阿姆女子在你身邊，那樣並不相稱。」

「啊，我不會嗎？誰會阻止我？」他突然湧現一股愛意，「諾微，不論我去哪裏，不論我變成什麼人，你都願意跟我在一起嗎？圓桌會議上常會出現豺狼虎豹，你以為我願意獨力應付嗎？只要有你在我身邊，甚至在他們認清自己之前，我就能及早了解他們真正的心思——你那單純無邪、絕對光滑的心靈。此外，」他似乎有些驚訝，自己竟然會做這番剖白，「即使拋開其他因素，我……我還是喜歡有你陪著我，我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我是說，只要你願意。」

「喔，師傅。」諾微輕聲答道。當他伸出手臂摟住她的腰際，她順勢把頭靠在他肩上。

在諾微的心靈深處，在層層包裹的意識所無法探知的角落，依舊隱藏著蓋婭的本質，在指導著每一件事的發展。正是由於這副無法揭穿的心靈面具，才使這項重大工作得以持續。

而這副面具——屬於一個阿姆女子的面具——露出了快樂無比的表情。它笑得實在太開心了，使得諾微幾乎不在乎她與自己／他們／全體的遙遠距離，而在未來無盡的歲月中，她對這個角色將永遠感到心滿意足。

### 03

裴洛拉特搓著雙手，但不敢流露出過度的興奮。「我真高興能夠重返蓋婭。」

「嗯——嗯。」崔維茲心不在焉地應了一聲。

「你知道寶綺思告訴我些什麼嗎？市長和賽協爾簽了一個貿易條約，正在返回端點星的途中。那個第二基地的發言者以為這全都是他的安排，現在正準備回到川陀。而那名女子，諾微，也會跟他一道回去，以確保導致蓋婭星系的變化立即展開。兩個基地都完全忘了蓋婭的存在，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我知道。」崔維茲說，「這些我也都聽說了。可是我們仍然記得蓋婭，還能隨意談論。」

「寶綺思可不這麼想。她說不會有人相信我們，而我們應該有自知之明。此外，至少我自己不想再離開蓋婭。」

崔維茲這時才從沉思中回過神來，他抬起頭來說：「什麼？」

「我準備留在這裏。你知道嗎，這連我自己都不相信。只不過幾周之前，我還在端點星上過著孤獨的生活。那種生活我過了好幾十年，天天將自己埋在資料、記錄和學術思想中，從未夢想會有任何改變，以為直到死去那一天——不管是哪一天——我仍舊將自己埋在資料、記錄和學術思想中，仍舊一個人過著孤獨的生活。那種茫然的日子，我一向十分滿意。可是突然間，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我變成了一個銀河遊客，捲入了一樁銀河危機，此外——別笑我，葛蘭——我還邂逅了寶綺思。」

「我可沒有笑，詹諾夫。」崔維茲說，「可是你確定自知在幹什麼嗎？」

「喔，當然。對我而言，地球那檔子事已經不再重要。它獨擁多樣化生態和智慧生物的兩項特點，我們已經找到充分的解釋。你也知道，就是那些永恆使者。」

「沒錯，我知道。所以你打算留在蓋婭？」

「正是如此。地球是過去式，我已經厭倦了過去式，蓋婭則是未來式。」

「你並非蓋婭的一部分，詹諾夫。還是說，你認為自己可以變成它的一部分？」

「寶綺思說我多少能做到某個程度，即使不是生物上的，也可以是性靈上的。當然，她會幫助我。」

「但她卻是蓋婭的一部分，你們兩人怎能找到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觀點、共同的興趣……」

此時他們站在戶外，崔維茲望著這座寧謐而肥沃的島嶼，臉上露出嚴肅的表情。遠方是汪洋一片，遙遠的水平線上還有另一座島嶼，由於距離太遠而顯得紫濛濛的。這一切是如此太平，如此文明，如此有生氣，如此渾然一體。

他又說：「詹諾夫，她等於是一個世界，你卻只是微小的個體。萬一哪天她對你厭倦了呢？她還那麼年輕……」

「葛蘭，我想過這種事，但我只要有幾天就滿足了。我已經料到她會對我厭倦，我又不是浪漫的白癡。但是在她離去之前，她能帶給我的就足夠了。事實上，我現在從她那裏所得到的已經足夠了，已經遠比我一生的夢想多得多。即使從現在起再也見不到她，我仍然可以算是贏家。」

「我真不敢相信。」崔維茲柔聲說，「我認為你就是浪漫的白癡。不過請注意，我可沒說這樣不好。詹諾夫，我們認識並沒有多久，但是過去這幾周，我們每分每秒都在一起——請包涵我說句傻話——我實在很喜歡你。」

「我對你也一樣，葛蘭。」裴洛拉特說。

「所以我不希望你受到傷害，我必須跟寶綺思談一談。」

「不，不要。拜託你別那麼做，你一定會對她說教。」

「我不會對她說教。其實這也不全是為了你，但我要跟她私下談。拜託，詹諾夫，我不想背著你這樣做，所以請你心甘情願地讓我跟她談談，以便釐清幾件事情。若能得到滿意的答案，我會全心全意祝福你們，而且不論發生任何變化，我都會永遠保持緘默。」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你會把事情通通搞砸。」

「我保證不會。我求求你——」

「好吧。可是千萬要小心，我親愛的夥伴，好不好？」

「我向你鄭重保證。」

04

寶綺思說：「裴說你想見我。」

崔維茲答道：「是的。」

他們已經來到分配給崔維茲的小房間裏。

她落落大方地坐下來，雙腿交疊，以機靈的目光仰望著他。她美麗的黑色眼珠澄澈而明亮，烏黑的長發閃耀著光彩。

她說：「你對我有成見，對不對？你從一開始就對我有成見。」

崔維茲仍然站在那裏，他說：「你能透視他人的心靈，知曉他人的心事。你應該知道我對你的觀感，以及原因何在。」

寶綺思緩緩搖了搖頭。「蓋婭不可以碰觸你的心靈，這點你也知道。我們需要你作出決定，這個決定必須出自清明而未受影響的心靈。當初，你們的太空艇剛被抓住，我將你和裴置於撫慰場中，那是因為絕對有必要。否則，你可能會由於驚慌或憤怒而心靈受損，因而無法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除此之外，我不能有進一步的行動，事實上也沒有，所以我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崔維茲說：「我必須作的決定已經作過了，我決定支持蓋婭星和蓋婭星系。所以說，你何必再提什麼清明而未受影響的心靈？你已經得到你想要的，現在，你可以隨心所欲改造我了。」

「這話完全錯誤，崔。將來也許還會碰到需要抉擇的難題，你必須保持本來的心境。只要你還活著，就是銀河中一個珍貴的自然資源。毫無疑問，銀河中一定還有像你這樣的人，將來你們這種人也不會絕種。可是，如今我們只知道你一個，所以我們不能碰觸你的心靈。」

崔維茲考慮了一下。「你是蓋婭，我卻不想跟蓋婭說話。我要你以個體的身份跟我交談，希望這個請求並不荒謬。」

「並不荒謬。我們還不至於融成一體，我可以將蓋婭阻隔一段時間。」

「好，」崔維茲說，「我相信你做得到。你已經這麼做了嗎？」

「我已經這麼做了。」

「那麼，首先讓我告訴你，我發現你耍了花樣。或許，你並沒有進入我的心靈，並沒有影響我的決定，可是你絕對進入過詹諾夫的心靈，對嗎？」

「你認為我做過這種事嗎？」

「我的確這麼認為。在關鍵時刻，裴洛拉特提醒我當初他將銀河視為生物的觀點，就在那一瞬間，那個想法驅使我作出了決定。那個想法或許是他自己的，卻是被你的心靈所觸發的，對不對？」

寶綺思說：「那個想法的確在他心中，但他還擁有許多其他的想法。我為那個特殊的記憶鋪平了道路，除了有關活銀河的記憶，我並沒有為其他記憶鋪路。因此，那個想法很容易從他的意識溜出來，轉化為語言。請注意，我並沒有創造那個想法，它原先就在那裏。」

「然而，我本來應該完全獨立作出決定，你這樣做，等於用間接的手段影響我，對不對？」

「蓋婭感到有此需要。」

「是嗎？好吧，我下面的話會讓你覺得好過些，或說覺得高尚些——雖然詹諾夫的意見促使我在那一刻作出決定，可是我想，即使他什麼也沒有說，或者試圖勸我作出其他選擇，我仍會作出同樣的決定。我要你明白這一點。」

「這樣我就釋懷了。」寶綺思神態自若地說，「你想見我，就是要跟我說這件事嗎？」

「不是。」

「還有什麼事呢？」

這時，崔維茲已經拉過一張椅子，放到寶綺思面前，終於坐了下來，兩人的膝蓋幾乎相碰。

他俯身向前，對她說：「當初我們接近蓋婭時，是你在那個太空站上，是你捉住了我們，也是你前來接引我們的。從此你就一直跟我們在一起，只有和杜姆喫飯時例外，你並沒有和我們分享那一餐。尤其特殊的是，當我作出決定的時候，跟我們同在遠星號上的也是你。自始至終都是你。」

「我是蓋婭。」

「這不是什麼理由。一隻兔子也是蓋婭，一顆鵝卵石也是蓋婭，這顆行星上的每樣東西都是蓋婭，可是這些成員並非都是平等的蓋婭。相較之下，某些成員要更平等些。為什麼偏偏是你？」

「你認為呢？」

崔維茲發動攻勢，他說：「因為我認為你並非蓋婭，我認為你不只是蓋婭。」

寶綺思撅著嘴，發出嘲弄的嘖嘖聲。

崔維茲不為所動，繼續追問：「當我在作決定的時候，發言者身邊那名女子……」

「他叫她諾微。」

「好，那位諾微曾說，蓋婭是由一羣早已消失的機器人所規劃的，蓋婭遵從機器人的教誨，服從類似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法則。」

「這點相當正確。」

「機器人消失了嗎？」

「諾微是這麼說的。」

「諾微並沒有這麼說，她說的每個字我都記得清清楚楚。她是說：『蓋婭是在兩萬多年前，借著機器人之助所建立的世界。曾有一段短暫的時間，機器人是人類的好幫手，但這種情形早已不再。』」

「嗯，崔，這不就是說它們已經消失了？」

「不，這只表示它們不再為人類服務。難道它們不能搖身一變，成為統治者嗎？」

「荒唐！」

「或者是監督者？當我作出決定的時候，你為何要在場？你似乎並不是關鍵人物。當時由諾微主導一切，由她代表蓋婭，為什麼還需要你？除非——」

「嗯？除非怎樣？」

「除非你正是那位監督者，你的任務是要確定蓋婭沒有忘記三大法則。除非你就是機器人，只不過造得十分精巧，和人類真假難辨。」

「如果我和人類真假難辨，你又怎麼肯定自己能夠分辨？」寶綺思帶著譏諷的語氣問道。

崔維茲往椅背上一靠。「你們不是一再肯定，我擁有與生俱來的判斷力，能夠作出恰當的抉擇，能夠一眼看出答案，能夠歸納出正確的結論嗎？我從來沒有如此自誇，都是你們這麼說的。好，我第一眼見到你，心裏就不舒服，因為你有些地方不大對勁。我當然跟裴洛拉特一樣，感受得到異性的誘惑——其實我自認更為敏感——外表看來，你是個很誘人的女性，但我從未感到你有任何一點吸引力。」

「你在作踐我。」

崔維茲沒有理會，徑自說下去：「你剛出現在太空艇上的時候，詹諾夫和我正在討論蓋婭上存在非人文明的可能性，因此詹諾夫一見到你，就天真地問：『你是人類嗎？』也許機器人必須據實回答問題，但我想總有矇混的辦法。你只是回答：『我看來不像人類嗎？』沒錯，你看來很像人類，寶綺思，但讓我再問你一遍，你是人類嗎？」

寶綺思沒有吭聲，於是崔維茲繼續說：「我認為，第一眼見到你的時候，我就覺得你不是女人。你是機器人，反正我就是看得出來。因為我有這種感覺，所有接踵而來的事件，在我看來都有合理的解釋，尤其是你刻意缺席的那頓晚餐。」

寶綺思說：「你以為我不能進食，崔？我在太空艇上品嘗了一客蝦米，難道你忘記了？我向你保證我可以喫東西，也能執行其他各種的生物功能，包括——不必你追問——性愛活動。但這些事實，我大可告訴你，並不能證明我不是機器人。遠在幾萬年前，機器人就發展到完美的境界，只有根據它們的腦子，才能分辨出它們異於人類，因此只有能偵知精神力場的人，纔有辦法做到這一點。例如堅迪柏發言者，當時他只要稍微注意我一下，或許就能確定我到底是機器人還是人類。不過，他當然沒有那麼做。」

「可是，我雖然沒有精神力量，仍然肯定你就是機器人。」

寶綺思說：「那又如何呢？我可沒承認什麼，但我很好奇，我若真是又如何呢？」

「你不需要承認任何事，反正我知道你是機器人。若說需要最後一點證據，我剛才也找到了。你信心十足地說可以阻隔蓋婭，以個體的身份跟我交談。假使你是蓋婭的一部分，我不相信你辦得到。但你並不屬於蓋婭，你是具有監督者身份的機器人，因此獨立於蓋婭之外。提到這件事，我就很想知道，像你這種監督者機器人，蓋婭究竟需要多少，又擁有多少？」

「我再重復一遍：我可沒承認什麼，但我很好奇，萬一我是機器人又怎樣？」

「在這個前提下，我想知道的是：你想要從詹諾夫・裴洛拉特那裏得到什麼？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簡直是個孩子。他自以為愛你，認為自己能滿足於你所願意付出的那些，而你給他的已經夠多了。至於失去愛情的痛苦，他不知道也無法想象。同理，如果發現你並非人類，他也一定會痛苦莫名……」

「你自己，知道失去愛情的痛苦嗎？」

「我領教過幾次。我不像詹諾夫那樣躲在溫室裏過日子，我沒有拿做學問來消耗和麻醉我的生命，或是讓學術吞沒了其他事物，甚至包括老婆和孩子，而他就是這樣。現在突然之間，他竟然為了你放棄一切。我不希望他受到傷害，也不允許他受到傷害。如果我曾經幫助過蓋婭，我理應得到一點回報。而我要求的回報，就是要你保證詹諾夫・裴洛拉特的幸福。」

「我是否該裝成機器人來回答？」

崔維茲說：「是的，並且立刻回答。」

「好吧，那麼，崔，假設我是機器人，並且假設我身負監督的責任。此外，假設在蓋婭上還有少數——極少數和我類似的角色，但我們很少碰面。假設照顧人類就是我們的原動力，再假設蓋婭上並沒有真正的人類，因為所有的成員都是行星整體生命的一部分。

「假設照顧蓋婭能讓我們實現自我，但又不盡然。假設我們擁有根深蒂固的需求，渴望照顧一個真正的人類——這是機器人最初被設計和製造出來的時候，便已經存在的需求。請別誤會我，即使假定我是機器人，我也並未聲稱多麼高齡。我告訴你的年齡，就是我的實際年齡。或者說，假定我是機器人，至少我的基本設計永遠不會改變，因此我一直渴望照顧一個真正的人類。

「裴是一個人類，並非蓋婭的一部分。他年紀太大，再也不可能真正變成蓋婭的一分子。他想留在蓋婭與我為伴，因為他沒有你對我的那種感覺，並不認為我是機器人。而我，我也想要他。如果你假定我是機器人，就該知道我會這麼做。我能表現出人類所有的反應，我會好好愛他。如果你堅持我是機器人，或許就不會認為我擁有人類那種奇妙的愛意，可是根據我的各種反應，你也無法分辨那是不是你們所謂的愛意。所以說，又有什麼分別呢？」

她終於說完了，雙眼緊盯著他，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

崔維茲說：「你是在告訴我，你不會拋棄他？」

「如果你假定我是機器人，那麼你自己就該知道，根據第一法則，我永遠不能拋棄他。除非他命令我這麼做，而且我肯定了他說的是真話，如果我硬要留下，會令他更加痛苦。」

「難道不會有什麼年輕男子……」

「什麼年輕男子？你就是年輕男子，我卻不覺得你像裴那樣需要我。事實上，你根本不想要我，因此根據第一法則，我不可以糾纏你。」

「不是我，而是另外的年輕男子……」

「不會有其他人的。根據蓋婭的標準，除了裴和你自己之外，蓋婭上還有誰夠資格稱為人類？」

崔維茲改以較為溫柔的語氣說：「如果你並不是機器人呢？」

「請你不要反反復復。」寶綺思說。

「我是說『如果』你並不是機器人呢？」

「那麼我就要說，在這個前提下，你根本沒有權利過問任何事，一切操在我自己和裴手中。」

崔維茲說：「那麼讓我回到原先的話題，我要一點回報，那就是要你好好待他。我不會逼你承認自己的身份，只請你向我保證——以一個心智對另一個心智的方式——保證你會永遠善待他。」

寶綺思也柔聲說：「我會好好待他的，並非以此作為對你的回報，而是因為我希望這樣做。那是我真摯的渴望，我會好好待他的。」然後她就連聲喚道：「裴！裴！」

裴洛拉特隨即走進來。「我在這裏，寶綺思。」

寶綺思向他伸出右手。「我想崔有話要說。」

裴洛拉特握住她的手，崔維茲則伸出雙手握住兩人的手。「詹諾夫，」他說，「我為你們倆感到高興。」

裴洛拉特說：「喔，我親愛的夥伴。」

崔維茲說：「我大概很快會離開蓋婭，現在我就要去向杜姆辭行。我不知道我們何時才能再見，甚至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機會，詹諾夫，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合作得十分愉快。」

「我們合作無間。」裴洛拉特笑著說。

「再見了，寶綺思，我要先說一聲謝謝你。」

「再見，崔。」

崔維茲揮了揮手，就離開了那間屋子。

05

杜姆說：「你做得很好，崔。不過，我早就料到你會這麼做。」

杜姆又招待崔維茲吃了一頓，這頓飯跟上次一樣難以下嚥。但崔維茲並不在意，這可能是他在蓋婭喫的最後一餐。

他說：「我的決定不出您意料之外，可是我的理由，或許並不在您意料之中。」

「你至少肯定這個決定的正確性吧。」

「我可以肯定，但並非由於我所擁有的神祕悟性。我之所以選擇蓋婭星系，是經過普通推理之後所作的決定。任何人在作抉擇之前，都會進行這種推理。您願意聽聽我的解釋嗎？」

「我願洗耳恭聽，崔。」

於是崔維茲說：「當時我總共有三種選擇。我可以選擇加入第一基地，加入第二基地，或是加入蓋婭。

「假使我選擇第一基地，布拉諾市長將立即採取行動，一舉征服第二基地和蓋婭。假使我選擇第二基地，堅迪柏發言者也會立即採取行動，一舉將第一基地和蓋婭征服。這兩種選擇都會導致不可逆的結果——萬一是錯誤的解決方案，便會造成不可收拾的大禍。

「然而，我若選擇蓋婭，第一基地和第二基地則安然無事，都會以為己方贏得一場小小的勝利。一切將如常地繼續下去，因為我已經知道，蓋婭星系的建立將花上好幾代，甚至好幾世紀的時間。

「所以說，選擇蓋婭其實是我的緩兵之計，假使我的決定錯誤，至少還有充裕的時間，得以修正或扭轉既定的方向。」

杜姆揚起眉毛，除此之外，他那蒼老而近乎枯槁的面容沒有其他表情。他以尖銳的嗓音說：「依你之見，時間也許會證明你的決定錯誤？」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並不這麼想，但為了確定這一點，我必須去做一件事。我打算親自造訪地球，除非我找不到那個世界。」

「如果你想離開我們，我們絕不會阻攔，崔……」

「我並不適合你們的世界。」

「裴也不適合，但我們歡迎你留下來，就像我們歡迎他一樣。話說回來，我們不會勉強你。可是請告訴我，你為什麼希望造訪地球？」

崔維茲說：「我以為您會了解。」

「我並不了解。」

「您還有一點事情瞞著我，杜姆。或許您有理由這麼做，但我希望沒有。」

杜姆說：「我沒聽懂。」

「聽好，杜姆，當初為了作出抉擇，我曾動用那臺電腦。有很短暫的一瞬間，我發覺自己和周圍的心靈都有了聯繫，包括布拉諾市長、堅迪柏發言者和諾微。我窺視到一些記憶，單獨看來，那些事對我都沒什麼意義。比方說，蓋婭透過諾微，在川陀所造成的種種影響，目的是要策動那位發言者來到蓋婭。」

「怎麼樣？」

「其中有一項行動，是把有關地球的一切資料，從川陀的圖書館中清除。」

「清除有關地球的資料？」

「正是如此。所以地球必定十分重要，看來非但第二基地不能知道任何線索，就連我也一樣。可是，如果我必須對銀河的走向負責，我可不願意接受這種事。為什麼地球的資料非得隱藏起來不可？請您考慮一下能否告訴我。」

杜姆鄭重其事地答道：「崔，蓋婭對這件事毫不知情，完全不知道！」

「您是說蓋婭跟這件事沒關係？」

「沒有任何關係。」

崔維茲沉思了一會兒，只見他的舌尖在脣邊緩緩打轉。「那麼，又是誰做的呢？」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這樣做有任何意義。」

兩人互相凝視了半晌，杜姆才繼續說：「你說得對。我們似乎獲得了最滿意的結果，但只要這個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依然不敢放心。跟我們多聚一會兒，我們來看看能理出什麼頭緒。然後你再上路，帶著我們全體的助力同行。」

「謝謝您。」崔維茲說。

（故事暫時告一段落）

## 作者後記

本書自成一個完整的故事，卻也是「基地三部曲」的續集。所謂的基地三部曲，包括《銀河帝國：基地》《銀河帝國2：基地與帝國》以及《銀河帝國3：第二基地》這三本書。

此外我還寫過幾本小說，雖然並未直接提到基地，但故事同樣發生在所謂的「銀河帝國系列虛擬宇宙」中。

例如，《繁星若塵》和《星空暗流》裏面的事件，發生於川陀擴張為帝國的過渡期，而《蒼穹一粟》所記述的，則是第一銀河帝國全盛時期的一個故事，其中地球為主要的場景。《蒼穹一粟》的某些內容，曾經不著痕跡地出現於本書中。以上這三本書，通常合稱「帝國三部曲」。

在上述兩個三部曲裏面，都沒有提到機器人。然而在這本新作中，則出現了有關機器人的傳說。若想進一步了解其中的關聯，可以閱讀我的幾本機器人小說——短篇故事全部收錄於《機器人短篇全集》，而兩本長篇《鋼穴》與《裸陽》，則是記述人類和機器人攜手開拓銀河的那段歷史。

至於永恆使者的背景，以及他們如何調整人類的歷史，可在《永恆的終結》這本書裏找到答案（不過和本書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

阿西莫夫

譯注1：原文最後一段討論各原文書的版本，譯文略。

譯注2：作者在寫這篇後記的時候，尚未完成下列作品：《曙光中的機器人》《機器人與帝國》《基地前奏》《邁向基地》《基地與地球》。

# 銀河帝國07：基地與地球（FoundationandEarth）

## 「基地」背後的故事

1941年8月1日，我還是個二十一歲的小夥子，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研究所準備攻讀博士，同時已經正式當了三年的科幻作家。那天，我趕著去見《驚奇故事》的主編約翰・坎貝爾，當時該刊已經登過我的五篇小說。我急著見他，是因為我有了一個嶄新的科幻點子。

這個點子，是撰寫一部發生於未來的歷史小說，描述銀河帝國衰落的始末。想必我的興奮有感染力，因為坎貝爾很快變得和我一樣興奮。他告訴我，別把這個題材寫成短篇，應該寫成系列故事，把第一銀河帝國衰亡和第二銀河帝國興起之間的一千年動蕩期，作一個概括性的完整敘述。坎貝爾還和我共同發明出「心理史學」這門虛構的科學，作為這段黑暗時期唯一的明燈。

這個系列的第一個故事，發表於《驚奇故事》1942年5月號，第二個故事則於次月刊出，立刻變得很受歡迎。於是在坎貝爾的監督鼓勵之下，我在1940年代總共為這個系列寫了八個故事。而且故事愈寫愈長，第一篇只有一萬二千（英文）字，倒數第三篇以及最後一篇則各有五萬字。

到了1950年代，我對這個系列逐漸厭倦，於是將它擱下來，開始創作其他的題材。然而，就在那個時候，許多出版社不約而同開始出版精裝本的科幻小說。其中，一家小型且業餘色彩頗濃的「格言出版社」（GnomePress）以三本書的方式，出版了上述的基地系列，分別是《基地》（1951年）、《基地與帝國》（1952年）以及《第二基地》（1953年）。後來，這三本書便合稱為「基地三部曲」。

這套書並未賣得太好，因為格言出版社欠缺宣傳和行銷的資金，所以我從未拿到任何版稅或對賬單。

後來，由於我和「雙日出版社」合作愉快，1961年初，雙日的編輯提摩太・謝德斯告訴我，國外有一家出版社，找他們接洽基地系列的翻譯授權。但是這套書並不屬於雙日出版社所有，所以他將那封信轉給我。我聳了聳肩，答道：「我沒興趣，這套書從沒為我賺過任何版稅。」

謝德斯嚇壞了，馬上著手向（當時已經奄奄一息的）格言出版社購買這套書的版權。同年八月份，基地三部曲（加上《我，機器人》）就變成了雙日出版社的財產。

從那時候開始，基地系列才終於揚眉吐氣，為我帶來愈來愈多的版稅。雙日出版社將這套三部曲合訂成一大冊，透過「科幻書俱樂部」這個管道銷售。這樣一來，基地系列很快就變得家喻戶曉。

1966年，一年一度的「世界科幻大會」於克利夫蘭舉行。會中，科幻迷要投票選出「歷年最佳系列小說」，當作雨果獎的獎項之一。那是雨果獎有史以來第一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包含這樣一個獎項。最後，基地三部曲贏得這項殊榮，使它的知名度更加錦上添花。

過去許多年來，有愈來愈多的書迷要求我續寫這個系列，但是我都婉拒了。話說回來，我仍然十分高興知道，那些比基地系列年齡還小的讀者，竟然也會迷上這套書。

然而，面對這些聲浪，雙日出版社的態度遠比我嚴肅得多。雖然有整整二十年的時間，雙日一直尊重我的意願，可是隨著千呼萬喚與日俱增，他們終於喪失了耐心。1981年，雙日直截了當告訴我，無論如何要再寫出一部基地小說。為了讓這個要求更具吸引力，合約上所註明的預付金，十倍於我通常的價碼。

我提心吊膽地答應下來。當時，距離我完成上一個基地故事，已經過了三十二個年頭。而我這次奉命要寫十四萬字，兩倍於三部曲的任何一部——即使其中最長的單篇故事，字數也只有這本書的三分之一。於是，我重讀了一遍基地三部曲，深深吸了一口氣，便一頭鉆進這個寫作計劃裏。

1982年10月，基地系列的第四本書《基地邊緣》終於出版，隨即發生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它立刻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事實上，這本書在該排行榜停留了二十五週，令我萬分驚訝。在此之前，這種事從未發生在我身上。

雙日出版社立即找我再簽下幾本小說的合約，不久，我就為另一個系列（機器人長篇）再多寫了兩本書。然後，是該重回基地懷抱的時候了。

因此，我寫成了你手中這本《基地與地球》，它的故事緊接著《基地邊緣》。讀者諸君若能先復習一下《基地邊緣》，對於閱讀本書或許有些幫助，但其實也大可不必，因為《基地與地球》是個獨立的故事。最後我要說，希望你會喜歡這本書。

艾薩克・阿西莫夫

1986年於紐約市

## 第一篇蓋婭

## 第一章尋找開始

### 01

「我為什麼這樣做？」葛蘭・崔維茲喃喃自問。

這是個老問題了，自從來到蓋婭後，他就時常這樣問自己。在涼爽的夜晚，他有時會從甜美的睡夢中驚醒，感到這個問題像個小鼓似的，在他心中無聲地敲著：我為什麼這樣做？我為什麼這樣做？

不過直到現在，他才終於下定決心來問杜姆——蓋婭上的一位老者。

杜姆很清楚崔維茲的焦慮，因為他能感知這位議員的心靈結構。但他未曾作出任何回應，因為蓋婭絕對不能觸碰崔維茲的心靈，而抵抗這個誘惑最好的辦法，就是狠下心來漠視自己所感知的一切。

「你指的是什麼，崔？」杜姆問道。他在交談時很難不用簡稱，不過沒關係，反正崔維茲也逐漸習慣了。

「我所作的那個決定，」崔維茲答道，「選擇蓋婭當作未來的藍圖。」

「你這麼做是正確的。」杜姆坐在那裏，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一雙深陷的老眼凝視著這位站在面前的基地客人。

「你是說我做對了？」崔維茲不耐煩地說。

「我／們／蓋婭知道你不會犯錯，這正是我們重視你的原因。你具有一項特殊的本領，能在資料不全的情況下作出正確決定，而你也已經作出決定，選擇了蓋婭！你否決了植基於第一基地科技的銀河帝國，也否決了以第二基地的精神力學所建立的銀河帝國，因為兩者皆無異於無政府狀態，你判斷它們無法長治久安，所以你選擇了蓋婭。」

「沒錯，」崔維茲說，「正是如此！我選擇了蓋婭，一個超級生命體，整個行星共享同一個心靈以及共同的個性，所以必須發明『我／們／蓋婭』這種代名詞，來表達一種根本無法表達的概念。」他一面說，一面不停地來回踱步，「而最後它會發展成蓋婭星系，一個涵蓋整個銀河的超特級生命體。」

他突然停下腳步，近乎無禮地猛然轉向杜姆，繼續說道：「我跟你一樣，也覺得自己是對的。但你是一心盼望蓋婭星系的來臨，所以對這個決定十分滿意。然而，我並非全心全意歡迎它，因此無法輕易相信這是個正確決定。我想知道自己為何作出這個抉擇，想要好好衡量和鑒定一下它的正確性，然後我才會滿意。對我而言，光憑感覺認定是不夠的。我又怎麼知道自己是對的？究竟是什麼機制使我作出正確的選擇？」

「我／們／蓋婭也不了解你是如何作出正確決定的。既然已經有了決定，難道一定要知道原因嗎？」

「你代表整個行星發言嗎？你代表了每一滴露珠、每一顆小石子，甚至這顆行星的液態核心所構成的共同意識？」

「沒錯。而且不僅是我，在這顆行星上，凡是共同意識夠強的部分，都能像我這樣做。」

「那麼，是否整個共同意識都樂意把我當黑盒子？只要這個黑盒子能起作用，就不需要再去細究內部？我可不接受這一套，我絕不喜歡當黑盒子。我想知道這裏面有何玄機，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選擇蓋婭和蓋婭星系當作人類的發展方向，唯有這樣我才能心安理得。」

「可是你為何這麼不喜歡，或者說不信賴自己所作的決定呢？」

崔維茲深深吸了一口氣，以低沉有力的聲音緩緩說道：「因為這個超級生命體為了整體的利益，隨時可能將我拋棄，我不想變成這樣可有可無的一分子。」

杜姆若有所思地望著崔維茲。「那麼，你想改變自己的決定嗎，崔？你知道的，你可以這麼做。」

「我十分希望能改變這個決定，但我不能僅憑個人好惡行事。在有所行動之前，我必須知道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單憑感覺判斷是不夠的。」

「如果你覺得正確，那就錯不了。」杜姆緩慢而溫和的聲音一直沒有任何變化，與崔維茲內心的激動恰成強烈對比，令崔維茲更加心亂如麻。

在直覺與理智間擺蕩多時之後，崔維茲終於掙脫這個無解的困局，以微弱的聲音說：「我一定要找到地球。」

「因為它和你迫切想要知道的答案有關？」

「因為它是另一個令我寢食難安的問題，而且我覺得兩者之間一定有關聯。我不是一個黑盒子嗎？既然我覺得這兩者有關，難道還不足以說服你接受這個事實？」

「或許吧。」杜姆以平靜的口吻說。

「就算已經有數千年——甚至可能長達兩萬年——銀河中不再有人關心地球，但我們怎麼可能完全忘卻這顆起源行星呢？」

「兩萬年的時間太久了，不是你所能理解的。關於帝國早期，我們所知極其有限，很多幾乎可以肯定是虛構的傳說，我們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傳誦，甚至完全採信，因為實在找不到其他資料。而地球的歷史要比帝國更為久遠。」

「可是一定有些記錄流傳下來。我的好友裴洛拉特專門蒐集有關早期地球的神話傳說，任何可能的資料來源都不放過。那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興趣。不過有關地球的資料，卻也只有神話和傳說流傳下來，如今已找不到任何確實的記載或文獻。」

「兩萬年前的文獻？任何東西都會由於保存不當或是戰禍，因而腐朽、變壞和損毀。」

「可是總該有些相關的記錄，例如副本、副本的謄本、副本的謄本的拷貝，這類資料沒有那麼陳舊，但一樣有用，卻也全都被清光了。川陀的銀河圖書館理應保有地球的相關文獻，事實上，這些文獻在其他可考的史料裏也曾提及，可是在銀河圖書館中卻找不到了。提到這些文獻的資料也許還在，但所有的引文全部失蹤。」

「你應該還記得，川陀在幾世紀前經歷過一次浩劫。」

「銀河圖書館卻安然無恙，第二基地人員將它保護得很好。不久以前，正是第二基地的成員發現地球的相關資料不翼而飛，那些資料是最近才被刻意移走的。為什麼呢？」崔維茲停下腳步，目不轉睛地瞪著杜姆。「如果我能找到地球，就能找出它在隱藏什麼——」

「隱藏？」

「隱藏也好，被隱藏也罷。我有一種感覺，一旦讓我解開這個謎，我就能知道當初為何舍棄個體的獨立性，選擇蓋婭和蓋婭星系。屆時，我想，我會真正明白自己的抉擇為何正確，不再只是感覺而已。而如果我是對的——」他無奈地聳起肩膀，「就讓它繼續吧。」

「如果你真有這種感覺，」杜姆說，「而且覺得必須尋覓地球，那麼，我們當然會盡全力幫助你。不過，我們能提供的協助實在有限。譬如說，我／們／蓋婭並不知道，在由數不清的世界所構成的浩渺銀河中，地球到底位於哪個角落。」

「縱使如此，」崔維茲說，「我也一定要去尋找——就算無盡的星辰令我的探尋希望渺茫，就算我必須單槍匹馬。」

### 02

崔維茲置身蓋婭宜人的環境中。這裏的溫度總是令人感到舒暢，快活流動的空氣清爽而無寒意。天空飄浮著幾朵云彩，偶爾會將陽光遮蔽一下。如果戶外某處的水汽密度下降太多，立刻會有一場及時雨來適時補充。

此地樹木生長得十分整齊，好像一座果樹園，而整個蓋婭想必都是如此。無論陸地上或海洋裏的動植物，都維持著適當的數量與種類，以保持良好的生態平衡。當然，各類生物的數量只會在「最適度」附近小幅擺蕩，甚至人類的繁衍也不例外。

崔維茲目力所及，唯一顯得與周遭物件無法協調的，就是他那艘名為遠星號的太空艇。

蓋婭的數名人類成員已將遠星號清理得乾乾凈凈，並完成了各項保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太空艇添置了充足的食物與飲料，該換的陳設一律更新，機件的功能也重新檢驗過，崔維茲還親自將電腦仔細檢查了一遍。

這艘太空艇是基地少數幾艘重力驅動的航具之一，它從銀河各處的重力場抽取能源，因此不必添加任何燃料。銀河重力場蘊含的能量簡直無窮無盡，即使所有的艦隊全靠它驅動，直到人類不再存在的那一天，重力場的強度也幾乎不會減少。

三個月前，崔維茲還是端點星的議員。換句話說，他曾經是基地立法機構的一員，就職權而論，可算是銀河中一位重要人物。這只是三個月前的事嗎？他感覺好像是十六年前，也就是他半輩子之前的經歷。那時，他唯一關心的就是偉大的「謝頓計劃」是否真有其事；是否真有個預先規劃好的藍圖，可以讓基地從一個星球村，慢慢攀升為銀河中最大的勢力。

就某些方面而言，變化其實不算大。他仍舊具有議員的身份，原來的地位與特權依然不變。不過他相信，自己絕不會再回到端點星，去重拾往日的地位與特權。雖然他與蓋婭的小規模秩序格格不入，但同樣無法適應基地龐大的混亂局面。銀河雖大，卻沒有他立足之處，不論走到哪裏，他都像個孤兒。

崔維茲緊縮下顎，憤怒地將手指插進一頭黑發中。現在不是長籲短嘆的時候，當務之急是要找到地球。假如尋找有了結果之後，自己尚能全身而退，還有的是時間坐下來慢慢哭泣。或許，那時會有更好的理由這樣做。

毅然硬起了心腸後，他的思緒開始飄回過去——

三個月前，他與那位博學而天真的學者詹諾夫・裴洛拉特從端點星出發。裴洛拉特受到滿腔懷古幽情的驅使，一心一意想要發掘失落已久的地球遺址。崔維茲則利用裴洛拉特的探索當作掩飾，以便尋找自己心中的目標。結果他們並未找到地球，卻意外地發現了蓋婭，崔維茲還懵懵懂懂地被迫作出一個重大決定。

現在，情況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換成崔維茲決心要尋找地球。

至於裴洛拉特，他也有意外收獲。他遇到了寶綺思，一位黑頭發、黑眼珠的年輕女子。寶綺思就是蓋婭，其實杜姆也是——甚至身邊的一粒沙、一根草，也全都等同於蓋婭。即將邁入晚年的裴洛拉特，懷著這個年紀所特有的激情，和年紀小他一半有餘的寶綺思墜入情網。說來也真奇怪，寶綺思這個年輕女郎，對年齡的差距似乎毫不在意。

奇怪歸奇怪，但裴洛拉特的確很快樂，令崔維茲不得不承認，每個人有每個人找尋快樂的方式，這也正是獨立個體的特點之一。但在崔維茲所選擇的銀河中，個體的獨立性（若干時日之後）將遭到摒棄。

想到這裏，莫名的痛楚再度浮現。當初自己出於無奈所作的抉擇，無時無刻不是心頭的重擔，而且……

「葛蘭！」

一聲叫喚闖入崔維茲的思緒，他抬起頭，朝著陽光射來的方向望去，眼睛不停眨動。

「啊，詹諾夫。」他用熱誠的聲音答道——熱誠得有些過分，因為他不想讓裴洛拉特猜到自己的苦悶，甚至還努力裝出高興的樣子。「看得出你費了好大的勁，才勉強離開了寶綺思。」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搖亂了他那頭絲一般的白發，而他那又長又嚴肅的面容，或許再也沒有比現在更長、更嚴肅的時候了。「事實上，老弟，是她建議我來找你的……來……來討論一件我想討論的事情。當然，這並不代表我自己不想找你，而是她似乎比我先想到這件事。」

崔維茲微微一笑。「沒關係，詹諾夫。我想，你是來跟我道別的。」

「喔，不，並不盡然。事實上，幾乎可說剛好相反。葛蘭，當我們，你和我，剛離開端點星的時候，我的目的是要尋找地球。我成年之後，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花在這個工作上。」

「我會繼續的，詹諾夫，這個工作現在是我的了。」

「沒錯，但也是我的，仍然還是我的工作。」

「可是——」崔維茲舉起手臂比了比，好像指著周遭的一切。

裴洛拉特猛然吸了一口氣。「我要跟你一道去。」

崔維茲著實嚇了一跳。「你這話不可能當真吧，詹諾夫，你現在已擁有蓋婭。」

「將來我還會回到蓋婭的懷抱，可是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

「當然可以，我能照顧自己。」

「你別生氣，葛蘭，但是你知道得不夠多。而我卻知道很多神話和傳說，我可以指導你。」

「你要離開寶綺思？別開玩笑了。」

裴洛拉特突然雙頰泛紅。「我並不想那樣做，老弟，可是她說……」

崔維茲皺起了眉頭。「是不是她想甩掉你，詹諾夫？她答應過我……」

「不是，你不了解，請聽我說下去，葛蘭。你實在有個壞毛病，事情沒弄清楚就急著下結論。我知道，這是你的特長，而我又好像總是無法把自己的意思表達清楚。可是……」

「好吧，」崔維茲的口氣緩和下來，「請告訴我寶綺思她心裏究竟想些什麼，隨便你用什麼方式說，我保證會非常有耐心。」

「謝謝你，只要你有耐心，我想我馬上就能講清楚。你可知道，寶綺思也要去。」

「寶綺思也要去？」崔維茲說，「不行，我又要爆發了。好，我不發作，告訴我，詹諾夫，為什麼寶綺思想要一起去？我是用很冷靜的口氣在問你。」

「她沒說，只說她想跟你談談。」

「那她為什麼沒來，啊？」

裴洛拉特答道：「我想，我是說我猜想，她多少有點認為你不喜歡她，葛蘭，所以有些不願接近你。老友，我已經盡力向她保證，說你對她完全沒有敵意。我相信任何人見到她，都只會對她產生無比的好感。然而，這麼說吧，她還是要我來跟你提這檔子事。我能不能告訴她，說你願意見她，葛蘭？」

「當然可以，我現在馬上去見她。」

「你會講理吧？你是知道的，老友，她多少有點緊張。她說這件事很要緊，她一定要跟你去。」

「她沒有告訴你原因嗎？」

「沒有，但如果她認為非去不可，蓋婭也一定非去不可。」

「這就代表我無法拒絕，對不對，詹諾夫？」

「沒錯，我想你無法拒絕，葛蘭。」

### 03

在崔維茲暫住蓋婭的短暫時日中，這是他第一次造訪寶綺思的住處——現在這裏也是裴洛拉特的窩。

崔維茲四處瀏覽了一下。在蓋婭上，房舍的結構都顯得很簡單。既然幾乎沒有任何不良氣候，既然這個特殊緯度的氣溫常年適中，既然連地殼板塊在必須滑動時，也都曉得平穩地慢慢滑，因此並沒有必要給房舍添加過多的保護功能，也不必刻意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將不舒適的大環境隔絕在外。換句話說，整個行星就像一幢大屋子，容納著其上所有的居民。

在這座星球屋中，寶綺思的房子是一棟不起眼的小建築，窗戶上只有紗窗而沒有玻璃，傢俱也相當少，但優雅而實用。四周墻上掛著一些全息像，有不少都是裴洛拉特的，其中一張表情顯得既驚愕又害羞。崔維茲看了忍不住咧開嘴，但他盡量不讓笑意顯現，索性低下頭來仔細調整寬腰帶。

寶綺思凝視著他。她不像平常那樣面帶微笑，而是顯得有些嚴肅，一雙美麗的眼睛張得很大，微鬈的黑發披在肩上，像是一道黑色的波浪。只有塗著淡淡口紅的豐脣，為她的臉龐帶來一絲血色。

「謝謝你來見我，崔。」

「詹諾夫顯得很著急，寶綺思奴比雅蕊拉。」

寶綺思淺淺一笑。「答得妙。如果你願意叫我寶綺思，這是個很不錯的簡稱，那麼我也願意試著以全名稱呼你，崔維茲。」最後兩個字她說得有點結巴，但幾乎聽不出來。

崔維茲舉起右手。「這是個好主意。我知道蓋婭人平常在交換訊息時，習慣用簡稱來稱呼對方，所以你如果偶爾稱呼我『崔』，我並不會介意。不過，我更喜歡你盡可能試著叫我崔維茲，而我會稱呼你寶綺思。」

如同以往每次碰面一樣，崔維茲又仔細打量她。就個體而言，她是個二十出頭的妙齡女郎，然而身為蓋婭的一部分，她已經有好幾千歲。這點從外表雖然看不出來，但有時她說話的方式，以及環繞在她身邊的氣氛，還是多少會顯現出差異。他希望一切眾生都變成這樣嗎？不，當然不！可是——

寶綺思說：「讓我開門見山，你曾強調想要找到地球——」

「我只跟杜姆提過。」崔維茲決定為自己的觀點力爭到底，絕不輕易向蓋婭讓步。

「我知道，但是你跟杜姆說話的時候，同時也在跟蓋婭以及其中每一部分說話，譬如說，就等於在跟我說話。」

「我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沒有，因為我並未仔細傾聽。不過事後我如果集中注意力，有辦法記起你說的每句話。請你相信這點，以便我們回到原來的話題——你曾強調想要找到地球，並且堅持這件事極為重要。雖然我看不出其中的重要性，可是既然你天賦異稟，能夠作出正確判斷，我／們／蓋婭就必須接受你的說法。如果這項任務和你選擇蓋婭有著重大關聯，那麼蓋婭也會認為它是件極重要的任務，因此蓋婭必須跟你一道去，即使只是為了試圖保護你。」

「你說蓋婭必須跟我一道去，意思就是你自己必須跟我去，我說得對不對？」

「我就是蓋婭。」寶綺思乾脆地答道。

「在這顆行星上的一切，每樣東西都是蓋婭，那麼為何是你呢？為何不是蓋婭的其他部分？」

「因為裴希望跟你去，如果他去了，他不會喜歡蓋婭的其他部分同行，只有我跟去，他才會開心。」

裴洛拉特原本一言不發坐在角落的椅子上（崔維茲注意到，他剛好背對著墻上自己的相片），此時他輕聲說道：「這是實話，葛蘭，我的蓋婭就是寶綺思。」

寶綺思突然露出微笑。「你這麼想可真令我興奮。當然，這種說法相當新奇。」

「嗯，讓我想一想。」崔維茲雙手放在後腦勺，將椅子向後傾，細瘦的椅腿隨即嘎嘎作響。他立刻發覺這張椅子沒那麼堅固，不能讓他玩這種遊戲，趕緊讓四隻椅腿回復原位。「如果你離開蓋婭，你還會不會是它的一部分？」

「不一定需要。舉例來說，假如我有受重傷的危險，或是有其他特殊理由，我可以把自己孤立起來，這樣一來，我受到的傷害就不會連累蓋婭。但這僅限於緊急狀況，通常我都是蓋婭的一部分。」

「即使在我們進行超空間躍遷的時候？」

「即使是那時候，只不過情形比較復雜。」

「我總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為什麼？」

崔維茲皺起鼻子，彷彿聞到什麼怪味。「這就代表說，在太空艇中的一言一行，只要給你聽到看到，就等於被所有的蓋婭聽到看到。」

「我就是蓋婭，因此我所看到、聽到、感覺到的一切，蓋婭都看得到、聽得到、感覺得到。」

「一點也沒錯，連那道墻也看得到、聽得到、感覺得到。」

寶綺思望了望他所指的那堵墻，聳了聳肩。「對，那道墻也可以。它只具有極微小的意識，所以只有極微小的感覺和理解力。可是我想，比如我們現在說的這些話，也會導致它產生某種次原子尺度的移位，讓它更能和蓋婭融為一體，而更加造福這個大我。」

「可是如果我希望保有隱私呢？我也許不想讓這道墻知曉我在說什麼或做什麼。」

寶綺思顯得很惱火，裴洛拉特趕緊插嘴道：「你知道的，葛蘭，我本來不想多嘴，因為我對蓋婭的了解顯然有限。不過，這陣子我都和寶綺思在一起，多少能作些推斷。這麼說吧，如果你走在端點星的人羣中，你會看到和聽到很多事情，也會記得其中一部分。事後，在適當的大腦刺激下，你甚至可能全部記起來，可是這些事你大多不會注意，會隨看隨忘。即使某個感性的場面吸引了你的目光，即使你覺得有趣，然而如果素昧平生，如果事不關己，你會看過就算，你會很快忘掉。蓋婭的情形也一定如此，即使整個蓋婭都對你的舉動了若指掌，卻不代表蓋婭一定在乎——這樣說對不對，寶綺思吾愛？」

「我從未這樣想過，裴，但你的說法的確有些道理。然而，崔——我是說崔維茲——所說的隱私，在我們眼中一點價值也沒有。事實上，我／們／蓋婭感到難以理解——不想成為整體的一部分，不讓自己的聲音被人聽到，不讓自己的行動曝光，不讓自己的思想被他人感知——」寶綺思使勁搖了搖頭，「我剛才說，在緊急狀況下，我們可以讓自己和蓋婭隔絕，可是誰會想要那樣活著，哪怕只有一個鐘頭？」

「我就想要，」崔維茲說，「這就是我必須找到地球的原因。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特殊理由——如果真有的話——促使我為人類的未來選擇了這麼可怕的命運。」

「這並不是可怕的命運，不過我們別再爭論這個問題了。我跟你一起去，不是要去監視你，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幫助你；蓋婭跟你同行，也不是要監視你，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幫助你。」

崔維茲以陰鬱的口吻說：「蓋婭如果想幫我，最好的辦法就是領我到地球去。」

寶綺思緩緩搖了搖頭。「蓋婭並不知道地球的位置，這點杜姆已經告訴過你。」

「這點我可不大相信。無論如何，你們一定有些記錄，但我來到蓋婭之後，為什麼從未看到任何記錄？即使蓋婭真的不知道地球的位置，我也有可能從那些記錄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我對銀河相當熟悉，絕對要比蓋婭在這方面的知識更豐富，我可能有辦法從你們的記錄中，解讀出或許連蓋婭也不完全了解的線索。」

「你指的是什麼樣的記錄，崔維茲？」

「任何記錄，書籍、影片、錄音、全息相片、工藝製品等等，只要你們有的都好。自從來到蓋婭，直到目前為止，我還沒發現什麼可稱之為記錄的東西——你呢，詹諾夫？」

「沒有，」裴洛拉特以遲疑的口氣說，「但我並未認真找過。」

「我找過了，暗地裏找的。」崔維茲說，「而我什麼都沒看到，什麼都沒有！我唯一能想到的答案，是有人故意將那些記錄藏了起來。我很納悶，這是為什麼呢？你能不能告訴我？」

寶綺思皺起細嫩光滑的前額，顯出很訝異的樣子。「你以前怎麼不問呢？我／們／蓋婭不會隱藏什麼，我們也從來不說謊。一個孤立體——孤立的個體——可能會說謊，因為他是有限的，所以他會感到恐懼。然而，蓋婭是個具有強大心靈力量的行星級生命體，根本就沒什麼好怕的，因此蓋婭完全不需要說謊，或是杜撰一些與事實不符的陳述。」

崔維茲嗤之以鼻。「那麼為何刻意不讓我見到任何記錄？給我一個說得通的理由。」

「當然可以，」她伸出雙手並攤開手掌，「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任何記錄。」

### 04

裴洛拉特首先回過神來，他似乎沒有崔維茲那麼喫驚。

「親愛的，」他溫柔地說，「這實在不大可能，任何像樣的文明都不會沒有任何記錄。」

寶綺思揚起一對柳眉。「這點我了解，我只是說我們沒有崔——崔維茲所說的或想找的那些記錄。我／們／蓋婭沒有任何種類的手稿、印刷品、影片或電腦資料庫，完全沒有。我們甚至沒有石刻文物。既然這些東西通通不存在，崔維茲自然什麼也找不到。」

崔維茲問道：「如果你們沒有任何我所謂的記錄，請問你們到底有些什麼？」

寶綺思一個字一個字說得很仔細，彷彿跟小孩子說話一樣。「我／們／蓋婭有一組記憶，我都記得。」

「你都記得些什麼？」崔維茲問。

「每一件事。」

「你記得所有的參考資料？」

「當然。」

「前後多長時間？能延伸到多少年前？」

「能延伸到無限久遠。」

「你是說包括了歷史、傳記、地理以及科學的資料？甚至地方上的里巷之談？」

「包括任何資料。」

「通通裝在這個小腦袋裏？」崔維茲以嘲諷的動作，指著寶綺思右側的太陽穴。

「並不盡然，」她答道，「蓋婭的記憶並不僅限於我頭顱中的成分。聽著——」此時她的神情變得十分莊重，甚至有些嚴肅；現在的她不只是寶綺思，同時也是蓋婭其他單位的混合體，「在有歷史記載之前，人類一定有過一段原始時期，當時的人類雖然也有記憶，可是根本不會說話。後來人類發明了語言，作為表達記憶的工具，記憶才能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為了記錄各種記憶，並將它們一代一代傳下去，文字終於應運而生。從此以後，科技發展都是為了創造更多傳遞和儲存記憶的空間，並且盡量簡化取得某項資料的手續。然而，當所有的個體都融合成蓋婭之後，那些發展就全部過時了。我們可以重新回歸最原始的記憶，也就是最基本的記錄保存系統，你明白了嗎？」

崔維茲說：「你的意思是，蓋婭上所有頭腦的總和，能比單一頭腦記得更多的資料？」

「當然。」

「假如蓋婭把所有的記錄散佈在行星級記憶中，這對身為蓋婭一部分的你，又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應有盡有。我想知道的任何資料，都一定儲存在某人或某些人心靈中。如果是非常基本的資料，例如『椅子』這兩個字的意思，那麼每個心靈中都會有。但即使是一些十分奧祕的事物，僅存在於蓋婭心靈中某個小小角落，如果我有需要，也隨時可以叫出來，只不過會比取得普通的記憶多花一點時間。聽好，崔維茲，如果你要查一項原本不知道的資料，你會去查閱相關的影視書，或是查詢電腦資料庫，而我的做法則是掃描蓋婭的全心靈。」

崔維茲說：「你怎樣防止大量資訊湧入你的心靈，以免把你的顱腔撐爆？」

「你諷刺成癮了嗎，崔維茲？」

裴洛拉特趕緊說：「拜託，葛蘭，別討人厭。」

崔維茲輪流瞪視他們兩人，顯然在一番努力之後，才終於放鬆了臉上繃緊的肌肉。「很抱歉。我被一個強行加在身上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又不知道該如何解脫。或許由於這個緣故，我的口氣聽來不大好，但這絕非我的本意。寶綺思，我真的很想知道答案。你如何能取用他人腦中的記憶，卻不會很快塞滿自己的腦袋？」

寶綺思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崔維茲，正如你不了解自己頭腦運作的細節。我想，你應該知道你們的太陽和最近一顆恆星的距離，可是你未必一直放在心上。你把這個數字儲存在某處，不論何時被人問起，你隨時都能想起來。如果你沒有機會用到，久而久之也許就會忘記，但你總能在某個電腦資料庫中查到。你可將蓋婭的頭腦視為一座大型電腦資料庫，我隨時能使用它，卻不需要刻意記住曾經用過的資料。用完某一項資料或記憶之後，我就可以讓它從自己的記憶中消失，換句話說，可以專程把它放回原處。」

「蓋婭上有多少人，寶綺思？有多少人類？」

「大約有十億，你要知道目前確實的數字嗎？」

崔維茲露出一抹苦笑。「我很明白，只要你願意，就能把正確的數字叫出來，但我知道大概數目就夠了。」

「事實上，」寶綺思接著說，「人口數目一直很穩定，總是在比十億多一點的地方上下起伏。我可以延伸我的意識——嗯——到達蓋婭的邊緣，查出目前人口數比平均值多了或少了多少。對於沒有類似經驗的人，我實在無法解釋得更清楚。」

「可是我以為，十億人口的心靈，其中還有不少是兒童，當然容納不下一個復雜社會所需要的一切資料。」

「可是人類並非蓋婭上唯一的生物，崔。」

「你的意思是動物也能記憶？」

「動物腦部儲存記憶的密度沒有人腦那麼高，而且不論人腦或其他動物的頭腦，大部分空間都用來儲存個體的記憶，那些記憶對行星級意識幾乎沒什麼用處。盡管如此，仍有許多高等資料可儲存在動物大腦、植物組織以及礦物結構中，事實上也的確如此。」

「礦物結構？你是指巖石和山脈？」

「還有幾類資料儲存於海洋和大氣層，它們通通都是蓋婭。」

「無生物系統能容納些什麼呢？」

「太多了。比如說，巖石的記憶能力雖然低，但是由於體積龐大，所以蓋婭的全記憶有一大部分存在那裏。由於巖石記憶的存取時間較長，所以最適合儲存一些『死資料』，也就是平常極少用到的資料。」

「假設一個腦部存有十分重要資料的人死了，那又會怎麼樣？」

「裏面的資料並不會遺失。人死了之後，隨著大腦組織解體，資料會慢慢擠出腦部，這些記憶有充分的時間分散到蓋婭其他部分。每個新生兒都有一個新的大腦，這些大腦隨著年齡逐漸發育，不但會發展出個體的記憶和思想，還會從其他來源吸收適當的知識。你們所謂的教育，對我／們／蓋婭而言，完全是自動自發的過程。」

裴洛拉特說：「坦白講，葛蘭，我覺得這種活生生的世界，是個具有許多優點的概念。」

崔維茲瞟了這位基地同胞一眼。「這點我也同意，詹諾夫，可是我不怎麼感興趣。這顆行星不論多大，不論如何多樣化，仍然等於只有一個頭腦，只有一個！新生的頭腦個個都和整體融合為一，怎麼會有反對意見出現的機會？如果回顧人類的歷史，你將會發現，某些人的想法雖然一時無法見容於社會，卻能贏得最後的勝利，進而改變整個世界。可是在蓋婭上，有什麼機會出現創造歷史的偉大叛逆？」

「蓋婭也會有內部沖突。」寶綺思說，「並非蓋婭每一部分都會接受共同的觀點。」

「但是一定有限。」崔維茲說，「在單一生物體內，不可能容許過多的騷動，否則就無法正常運作。在這種情況下，整體的進步和發展縱使沒有完全停滯，步調也一定相當緩慢。我們能冒險將這種情形強行加諸整個銀河嗎？加在全體人類身上嗎？」

寶綺思毫不動容地答道：「你是在質疑自己的決定嗎？難道你已經改變主意，認為蓋婭不適合做人類未來的典範？」

崔維茲緊抿著嘴脣，遲疑了一下，然後緩緩說道：「我很想這樣做，不過，還不到時候。我所作的決定是有根據的——某種潛意識的根據——除非我找出它的真面目，我還不能決定要不要變卦。所以說，我們還是回到地球這個題目吧。」

「你覺得在地球上，能領悟到促使你作出那個決定的根據，對不對，崔維茲？」

「我的感覺正是這樣。杜姆說蓋婭不知道地球的位置，我相信你一定同意他的說法。」

「我當然同意，我和他同是蓋婭。」

「你有沒有什麼事瞞著我？我是指刻意瞞著我？」

「當然沒有。即使蓋婭能說謊，也不會對你這麼做。無論如何，我們得仰賴你所作的決斷，而我們希望它正確無誤，這就需要一切皆以事實為基礎。」

「既然如此，」崔維茲說，「咱們來利用你們的世界級記憶吧。往前回溯，告訴我你能記得多久以前的事。」

寶綺思茫然地望著崔維茲，遲疑了好一會兒，彷彿處於一種精神恍惚的境界。然後她說：「一萬五千年。」

「你為什麼猶豫了一下？」

「這需要些時間。陳舊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實在陳舊的，幾乎都藏在羣山根部，要花點時間才能挖出來。」

「一萬五千年前？是不是蓋婭剛創建的時候？」

「不，據我們所知，那還要再往前回溯約三千年。」

「你為什麼不能肯定？你，或者蓋婭，難道不記得嗎？」

寶綺思說：「當時蓋婭尚未發展出全球性記憶。」

「可是在你們仰賴集體記憶之前，蓋婭一定保有些記錄，寶綺思。一般性的記錄，錄下來的、寫下來的、拍下來的等等。」

「我想應該有吧，可是過了那麼久，這些東西不可能還存在。」

「也許會有副本，或者，當全球性記憶發展成功之後，它們就被轉移到那裏去，果真如此就更好了。」

寶綺思皺了一下眉頭，接下來又是一陣猶豫，這次持續的時間更久。「你說的那些早期記錄，我找不到任何蹤跡。」

「怎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崔維茲，我猜是因為它們看起來不太重要。我想，當這些早期的非記憶性記錄開始腐壞時，就被認定已經過時和沒有用了。」

「但你並不知道，你只是猜測和想象罷了。你不知道，蓋婭也不知道。」

寶綺思垂下眼瞼。「一定就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我可不是蓋婭的一部分，因此我不需要同意蓋婭的看法。這是個很好的例子，讓你知道獨立性有多重要。我，身為一個孤立體，我有不同的看法。」

「你的看法如何？」

「首先，有一點我相當肯定，一個現存的文明不太可能毀掉早期的記錄。他們非但不會判定那些資料陳舊無用，還很有可能珍重過了頭，因而努力設法保存。如果蓋婭在全球性記憶出現之前的記錄被毀壞殆盡，寶綺思，那不太可能是自發性的行為。」

「那麼你要如何解釋呢？」

「在川陀那座圖書館中，有關地球的參考資料全被移走，主事者不知是何方神聖，反正不是川陀的第二基地分子。所以說，蓋婭上有關地球的參考資料，會不會也是被外力清除的？」

「你又怎麼知道早期記錄提到了地球？」

「根據你的說法，蓋婭至少是在一萬八千年前建立的。那是銀河帝國尚未興起的時代，當時人類正在大舉殖民銀河，而殖民者的主要來源正是地球。裴洛拉特可以證實這一點。」

突然聽到被人點名，裴洛拉特有點驚訝，趕緊清了清喉嚨。「根據傳說的確如此，親愛的。我對這些傳說相當認真，而且我和葛蘭・崔維茲都認為，人類這個物種原本侷限在一顆行星上，那顆行星就是地球。最初的殖民者全部來自地球。」

「因此，」崔維茲接口道，「蓋婭若是在超空間旅行初期建立的，就非常可能是地球人的殖民世界；即使那些殖民者不是地球人，也該來自某個由地球人所建立的新興世界。因此，蓋婭的開拓史，以及其後數千年的記錄，一定提到了有關地球和地球人的史實，可是這些記錄通通不見了。似乎有什麼神祕力量，不讓地球在銀河的任何記錄中曝光。果真如此，其中一定有重大的隱情。」

寶綺思氣呼呼地說：「這只是臆測罷了，崔維茲，你沒有任何證據。」

「可是蓋婭堅稱我有特殊的天分，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我也能作出正確的結論。所以，在我作出一個確切的結論之後，請別再說我缺乏證據。」

寶綺思沉默不語。

崔維茲繼續說道：「正因為如此，我們更應該找到地球。我打算在遠星號準備就緒後馬上出發，你們兩位還是要去嗎？」

「要去。」寶綺思不假思索立刻回答。

「要去。」裴洛拉特也這麼說。

## 第二章首途康普隆

### 05

現在正下著細雨，崔維茲抬頭一看，天空是濃密的灰白一片。

他戴的那頂雨帽不但能阻止雨水落到身上，還能將雨滴向四面八方彈開老遠。裴洛拉特站在崔維茲雨滴飛濺的範圍外，並未穿戴任何防雨裝備。

崔維茲說：「我不懂你為何要讓自己淋濕，詹諾夫。」

「我一點也不在意，我親愛的兄弟。」裴洛拉特的神情如往常般肅穆，「雨勢很小，而且相當溫暖，又完全沒有風。此外，套句古老諺語：在安納克里昂行，如安納克里昂人。」他指了指站在遠星號附近默默圍觀的幾個蓋婭人。他們分散得很均勻，彷彿是蓋婭樹叢中的幾株樹木，沒有任何一人戴著雨帽。

「我想，」崔維茲說，「他們不怕被淋濕，是因為蓋婭其他部分都濕了。所有的樹木——青草——泥土——現在都是濕答答的，而蓋婭的其他成員也一樣，當然包括所有的蓋婭人。」

「我想這話有理。」裴洛拉特說，「太陽馬上會出來，到時每樣東西都將很快被曬幹。衣物不會起皺或縮水，不會讓人覺得寒冷，而此地又沒有不必要的病原性微生物，不必擔心會傷風、感冒或染上肺炎。所以說，一點點潮濕又有什麼關係？」

崔維茲當然明白這個道理，可是他不願就此罷休，於是又說：「盡管如此，也沒必要專挑我們離開時下雨。畢竟雨水是隨意降下的，蓋婭若不想要，就一定不會有雨。它現在下這場雨，簡直像是故意表示對我們的輕蔑。」

「或許，」裴洛拉特微微抿了一下嘴脣，「是蓋婭捨不得我們離開，正在傷心哭泣呢。」

崔維茲說：「也許吧，但我可沒有這種感覺。」

「事實上，」裴洛拉特繼續說：「我想可能是因為這一帶的泥土過於乾燥，需要雨水滋潤，而這個因素比你盼望見到陽光更重要。」

崔維茲微微一笑。「我懷疑你真的愛上這個世界了，對不對？我的意思是，即使不為了寶綺思。」

「是的，的確如此。」裴洛拉特帶著一點自我辯護的味道說，「過去許多年來，我一向過著平靜而規律的生活，你應該想象得到，我多麼適應這個地方——整個世界都在努力維護生活的平靜和規律。無論如何，葛蘭，我們建造一棟房子，或是那艘太空艇，目的正是希望有個理想的棲身之所。我們在裏面裝配了所需的一切，並且設法控制和調節內部各種環境因素，例如溫度、空氣品質、照明採光等等，讓我們能在這個棲身之所住得舒舒服服。蓋婭則是將這種對於舒適和安全的追求，延伸到了整個行星，這又有什麼不對呢？」

「問題是，」崔維茲說，「我的房子或太空艇，是為了符合我的需求而設計建造的，我不必去適應它們。倘若我成了蓋婭的一部分，不論這顆行星設計得多麼理想、多麼符合我的需要，我也還得設法適應它，這個事實令我極為不安。」

裴洛拉特撅了撅嘴。「我們可以這樣說，每個社會都會根據自己的需求塑造它的成員。所謂的風俗習慣，就是社會為了自身需要所發展出來的塑造工具，因此唯有在那個社會中合情合理的風俗習慣，纔有機會自然而然發展出來。」

「在我所知的眾多社會中，成員也可以反其道而行，因此總會有些怪人，甚至是罪犯。」

「你希望有怪人和罪犯嗎？」

「有何不可？事實上你我就是怪人，我們當然不能算是端點星的典型居民。至於罪犯嘛，定義其實見仁見智。假如罪犯是產生叛逆、異端和天才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我也願意接受，我堅持一定要付這個代價。」

「難道罪犯是唯一可能的代價嗎？我們為何不能只要天才，而不要罪犯呢？」

「如果沒有一羣異於凡夫俗子的人，就不可能出現天才和聖者，而我不信異於常人的人都集中在好的一端，我認為一定有某種對稱存在。總之，蓋婭光是一個行星級的舒適住宅還不夠，我還要一個更好的理由，來解釋我為何選擇蓋婭當作人類未來的典範。」

「喔，我親愛的夥伴，我不是在試圖說服你接受自己的抉擇。我只是提出我的觀……」

說到這裏他突然打住，因為寶綺思正朝他們大步走來。她一頭黑發全淋濕了，外袍緊緊貼在身上，凸顯出相當豐滿的臀部。她一面走，一面向他們點頭打招呼。

「很抱歉耽誤你們的時間。」她有點氣喘吁吁，「我沒料到和杜姆討論要這麼久。」

「當然會，」崔維茲說，「他知道的事你全都知道。」

「但我們對事情的詮釋往往各有不同，我們畢竟不是相同的個體，所以必須經常溝通。聽我說，」她的語氣變得有點不客氣，「你有兩隻手，每一隻都是你的一部分，除了互為鏡像，它們沒有任何不同。可是你不會對兩隻手一視同仁，對不對？有些事你大多用右手做，有些事則慣用左手，這也可以說是不同的詮釋。」

「她讓你無話可說。」裴洛拉特顯然十分滿意。

崔維茲點了點頭。「這是個很生動的類比，至於是否真正貼切，我可不敢肯定。閑話少說，我們現在是否可以登上太空艇了？正在下雨呢。」

「可以，可以。我們的工作人員都離開了，遠星號一切已準備就緒。」然後，她突然好奇地望著崔維茲。「你全身都是乾的，雨點沒有淋到你身上。」

「的確沒錯，」崔維茲說，「我故意不讓自己淋濕。」

「偶爾淋濕一下的感覺不是很好嗎？」

「這話完全正確，可是得由我來選擇時機，而不是讓雨點決定。」

寶綺思聳了聳肩。「好吧，隨你的便。我們的行李都裝載好了，我們也上去吧。」

於是三人便向遠星號走去。此時雨勢變得更小，不過草地已經相當潮濕。崔維茲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著，寶綺思卻踢掉涼鞋拎在手上，光著雙腳大剌剌地踏過草地。

「感覺真過癮。」她這麼說，算是回應崔維茲投向她腳下的目光。

「很好。」他隨口應道，然後又有點不高興地說，「其他那些蓋婭人，他們站在那裏，到底在幹什麼？」

寶綺思答道：「他們在記錄這件事，因為蓋婭認為這是個重大事件。你對我們十分重要，崔維茲。想想看，萬一這趟探索的結果，竟是使你改變初衷，轉而決定否決我們，我們就永遠無法發展成蓋婭星系，甚至連蓋婭本身也保不住。」

「如此說來，我掌握著蓋婭整個世界的生死。」

「我們相信就是這樣。」

這時藍天在烏云的隙縫中出現，崔維茲突然停步，伸手摘掉雨帽，然後說：「可是此時此刻我仍然支持你們，如果你們當下殺了我，我就再也無法變卦。」

「葛蘭，」裴洛拉特嚇了一大跳，低聲道，「這麼說實在太可怕了。」

「這是孤立體的典型想法。」寶綺思以平靜的口吻說，「你必須了解，崔維茲，我們所重視的，並非你這個人或是你的支持，而是真理和事實。你的重要性在於能引導我們尋獲真理，而你的支持就是真理的指標，這纔是我們需要你的真正原因。如果為了防止你變卦而殺死你，那我們只是自欺罷了。」

「如果我告訴你蓋婭並非真理，你們是否全都會欣然就義？」

「或許不是絕對欣然，但最後並沒有什麼兩樣。」

崔維茲搖了搖頭。「如果有一天，我終於認定蓋婭是個可怕的怪物，不該存在於世上，很可能就是你這番陳述帶給我的啟示。」說到這裏，他的目光又回到那些耐心圍觀（想必也在耐心傾聽）的蓋婭人，「他們為何這樣散開來？為何需要這麼多人？即使只有一個人旁觀，然後儲存在他的記憶中，這顆行星上的每一個人不也都能取用嗎？只要你們喜歡的話，不是可以把它儲存在百萬個不同的地方嗎？」

寶綺思答道：「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件事，將它儲存在各人不盡相同的大腦中。如果仔細研究這些觀察記錄，不難發現眾人觀察所得的綜合結果，要比單一的觀察結果更為詳實易懂。」

「換句話說，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

「完全正確，你領悟了蓋婭之所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你，一個人類個體，大約是由五十兆個細胞所組成，但是身為一個多細胞個體，你要比這五十兆個細胞的總和更為重要，這點你當然應該同意。」

「沒錯，」崔維茲說，「這點我同意。」

他走進太空艇，又回頭看了蓋婭一眼。短暫的陣雨帶給大氣一股清新的氣息，眼前呈現的是一個蔥綠、豐饒、靜謐且祥和的世界；彷彿是一座與世無爭的公園，坐落在紛擾不堪的銀河中。

——崔維茲卻衷心期望永遠不要再見到它。

### 06

氣閘在他們身後關上的時候，崔維茲感到擋住的不僅是一場惡夢，更是某個恐怖至極、令他連呼吸也無法順暢的異形怪胎。

他心中很明白，這個怪物的一部分化身為寶綺思，仍然緊跟在自己身邊。不論她到何處，蓋婭也等於到了那裏——但他也深信她是不可或缺的一員。這又是黑盒子在起作用，崔維茲卻誠心希望自己別再對黑盒子太有信心。

他四處瀏覽了一下，感覺一切都太好了。當初，是基地的赫拉・布拉諾市長強迫他登上太空艇，將他送到銀河羣星之間——當一根活生生的避雷針，以吸引她心目中的敵人所放出的電花。如今這項任務已告一段落，但太空艇仍舊屬於他，他也根本沒有打算歸還。

他擁有這艘太空艇不過幾個月，已經對它有了一種家的感覺。至於端點星上那個家，他卻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記憶。

端點星！這個位於銀河邊陲的基地中樞。根據謝頓計劃，基地註定要在未來五世紀內，形成另一個更偉大的帝國。然而他，崔維茲，竟讓這個計劃出了軌。根據自己的抉擇，他將基地的角色完全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型社會，一個新的生命宏圖，一場驚天動地的革命。自從多細胞生命出現後，再也沒有任何演化能與之媲美。

此刻，他即將踏上一個關鍵性的旅程，準備向自己證明（或反證）當初的抉擇正確無誤。

崔維茲發現自己想得出了神，已經呆立良久，遂滿肚子不高興地甩了甩頭。然後他快步走到駕駛艙，見到他的電腦仍在原處。

電腦閃閃發光，駕駛艙各處都閃閃發光，一看就知道經過極仔細的清拭。他隨手按下幾個開關，反應都是完美無缺，而且顯然比以前更得心應手。通風系統一點噪音也沒有，他不得不將手掌放在通風口旁，以確定氣流的確順暢無阻。

電腦上的光圈發出動人的燦爛光芒，崔維茲碰了一下，光線立刻擴散，灑遍整個桌面，上面現出左右兩隻手的輪廓。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才發現自己已屏息了一會兒。蓋婭人對基地科技完全不懂，很有可能出於無心之失弄壞這臺電腦。還好直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損壞的跡象，兩個手掌輪廓還在那裏。

接下來，應該是進行關鍵的測試，也就是將自己的雙手擺上去。不過他遲疑了一下，因為若有任何問題，他幾乎立刻就能發覺——可是萬一真有什麼問題，他又該怎麼辦？若想要修理，就必須返回端點星，而如果回去了，他相信布拉諾市長一定不會再讓他走。但如果不回去……

他可以感到心臟怦怦亂跳，沒道理再讓這種不安的情緒持續下去。

他猛然伸出雙手，一左一右按在桌面的輪廓上。在同一瞬間，他感到像是有另一雙手抓住自己。他的感官開始向外延伸，已經能從各個方向觀看蓋婭。外面依然是一片蔥綠與濕潤，那些蓋婭人還在原地圍觀。他動念令自己向上望，見到了覆蓋著大片云層的天空；他繼續驅動意念，云層立時消失無蹤，呈現出萬裏無云的蔚藍晴空，以及又大又圓的蓋婭之陽。

他再次運用意志力，藍天隨即碎裂，羣星顯現眼前。

撥開羣星之後，他又動了一個念頭，就見到了整個銀河，形狀像是望遠鏡中看到的紙風車。他測試電腦化的影像，調整相對方位，並且改變時間的速度，讓風車開始緩緩旋轉，不久再轉向反方向。他找到了賽協爾的太陽，那是距離蓋婭最近的一顆重要恆星。接著，他又依序找到端點星的太陽，以及川陀的太陽。從一顆恆星跳到另一顆，他在電腦內部的地圖中暢遊整個銀河。

然後他縮回手來，再度置身現實世界，這才發覺自己一直站著，在電腦前半彎著腰，雙手按在桌面上。他覺得全身僵硬，必須舒展一下背部肌肉才能坐下來。

他凝視著電腦，有如釋重負之感。電腦一切運作正常，若硬要說有何不同，就是它的反應變得更靈敏。崔維茲對它的感覺，只有「愛」這個字可以形容。畢竟，當他握著它的雙手時（其實他早已認定那是「她」的雙手，只是堅決不肯承認），感覺彼此已經成了渾然一體；他的意志指揮、控制、體驗，並且參與著一個更大的自我。剛才，他與它必定體會到一種小規模的「蓋婭感」（他突然有了這種令自己不安的想法）。

他搖了搖頭。不對！電腦與他的融合，是由他——崔維茲——完全掌控，電腦只是個絕對馴服的器具。

他起身走出駕駛艙，來到了狹窄的廚艙與用餐區。那裏滿是各式各樣的食物，還有合宜的冷藏庫與簡便加熱設備。他剛才已經注意到，自己艙房裏的影視書都有條不紊，而且他相當肯定——不，應該說完全肯定——裴洛拉特的個人藏書也保存得很妥當，否則一定早就聽到他的抱怨。

裴洛拉特！他好像突然想到什麼，立刻走到裴洛拉特的艙房。「寶綺思在這裏擠得下嗎，詹諾夫？」

「喔，當然沒問題。」

「我可以把公用艙改裝成她的寢艙。」

寶綺思抬起頭來，雙眼睜得老大。「我不想要一間單獨的寢艙，我很喜歡跟裴住在一起。不過我想，有必要的時候，我會借用其他艙房，譬如健身艙。」

「當然可以，只有我的艙房例外。」

「很好。如果由我決定，我也會作這樣的安排。不用說，你也不能踏進我們的艙房。」

「不在話下。」崔維茲說完，低頭一看，發現自己的鞋子已經越界。他趕緊退後半步，正色道：「這可不是蜜月套房，寶綺思。」

「照這間艙房的擁擠程度，我看就算蓋婭將它的寬度擴增一半，它仍是個十足的蜜月套房。」

崔維茲努力剋制住笑意。「你們彼此得非常和睦纔行。」

「我們的確如此，」裴洛拉特顯然對這個話題感到很不自在，「不過說真的，老弟，你就讓我們自己安排一切吧。」

「恐怕不行。」崔維茲緩緩說道，「我還是要把話說清楚，這艘太空艇可不是蜜月旅行的交通工具。你們雙方同意做的事，我絕不會反對，可是你們必須明白，你們無法享有隱私。我希望你了解這一點，寶綺思。」

「這個艙房有道門，」寶綺思說，「門一旦鎖起來，我想你就一定不會打擾我們——除非有什麼緊急狀況。」

「我當然不會，然而，這裏並沒有隔音設備。」

「崔維茲，我想你的意思是說，」寶綺思道，「我們之間的任何談話，以及從事性行為時發出的任何聲音，你都會聽得一清二楚。」

「沒錯，我正是這個意思。既然你明白這點，我希望你能自我約束一下。這樣也許會讓你感到不方便，但我只能說聲抱歉，因為情況就是如此。」

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溫和地說：「事實上，葛蘭，我自己早就必須面對這種問題。你該了解，我和寶綺思在一起的時候，無論她有任何感覺，整個蓋婭都體驗得到。」

「這點我想到過，詹諾夫。」崔維茲像是壓抑著不以為然的表情，「我原本無意提起，只是怕你們自己沒想到。」

「只怕你多慮了。」裴洛拉特說。

寶綺思又說：「別小題大做，崔維茲。在蓋婭上，隨時都可能有數千人在享受性愛，有數百萬人在喫喝玩樂，這些活動合成一片愉悅的氛圍，蓋婭每一部分都能感同身受。而較低等的動物，以及植物和礦物，同樣能產生一些比較輕度的歡樂，這些情緒也會加入整體的喜悅意識。蓋婭所有的部分總是能分享這個意識，這樣的經驗在其他世界是感受不到的。」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喜悅，」崔維茲說，「如果我們願意，也能以某種形式和他人分享；如果不願意，則大可獨自品嘗。」

「如果你能感受到我們的喜悅，你將明白在這方面，你們孤立體有多麼貧乏。」

「你怎能知道我們的感受？」

「我雖然不知道你們的感受，仍然能作出合理的推論：一個全體同樂的世界，感受到的樂趣一定比孤立個體更為強烈。」

「大概是吧，可是，即使我的樂趣貧乏得可憐，我仍希望保有個人的悲喜。雖然這些感覺那麼薄弱，我卻心滿意足。我寧可保持孤立，也不願和身旁的巖石稱兄道弟。」

「別嘲笑我們。」寶綺思說，「你身上的骨骼和牙齒，裏面每個礦物晶體所具備的意識，雖然並未超過相同大小的普通巖石晶體，你仍然非常珍惜這些礦物，不想讓它們受到任何傷害。」

「你說得很對，」崔維茲不大情願地說，「可是好像有點離題了。我不介意蓋婭全體分享你們的喜悅，寶綺思，但我自己可不想加入。我們的艙房相距很近，我不希望被迫參與你們的活動，哪怕只是間接參與。」

裴洛拉特說：「這實在是無謂的爭論，我親愛的兄弟。我同樣不希望侵犯到你的隱私，同理，我也不想喪失自己的隱私權。寶綺思和我會很謹慎，對不對，寶綺思？」

「一定會讓你滿意，裴。」

「畢竟，」裴洛拉特說，「想必我們待在各個行星上的時間，會比在太空中多得多。而在行星上，擁有真正隱私的機會……」

「我不管你們在行星上做些什麼，」崔維茲打斷他的話，「可是在這艘太空艇上，凡事都得由我做主。」

「那當然。」裴洛拉特說。

「既然這件事已經說清楚，該是升空的時候了。」

「等一等，」裴洛拉特伸手拉住崔維茲的袖子，「要飛到哪裏去？你不曉得地球在哪裏，我和寶綺思也不清楚，甚至你的電腦也不知道。我記得很久以前，你曾經告訴我，電腦沒有任何有關地球的資料。那麼，你究竟打算怎麼做？總不能在太空中胡亂遊蕩吧，我親愛的兄弟。」

崔維茲的反應只是微微一笑，好像很開心的樣子。自從落入蓋婭掌握之後，他首度感到又能為自己的命運做主。

「我向你保證，」他說，「我無意在太空中游蕩，詹諾夫，我萬分清楚該到哪裏去。」

### 07

裴洛拉特輕輕敲了敲門，在門外等了許久，卻一直沒有聽到任何回應。他終於悄悄走進駕駛艙，這才發現崔維茲正盯著星像場出神。

裴洛拉特喚了一聲：「葛蘭——」便靜靜等著他的回答。

崔維茲抬起頭來。「詹諾夫！請坐。寶綺思呢？」

「在睡覺——原來我們已經進入太空了。」

「完全正確。」對於裴洛拉特輕微的詫異，崔維茲一點也不覺得奇怪。身處這種新型重力太空艇中，根本無法察覺起飛的過程。從頭到尾，沒有慣性效應，沒有加速推力，沒有任何噪音，也沒有一點震動。

遠星號能將外界的重力場全部隔絕，或隔絕任意比例，因此當它從行星表面升空時，彷彿漂浮在宇宙之洋中。在此期間，說來也真奇怪，太空艇內的重力效應卻始終維持正常。

太空艇尚未脫離大氣層之際，自然沒必要加速，因此並沒有氣流急速通過所引起的呼嘯與振動。然而，在離開大氣層後，太空艇便能迅速加速，同樣不會令乘客有任何感覺。

這已經是舒適的極限，崔維茲無法想象還有什麼能改進的地方。除非將來人類發現某種方法，能讓人直接在超空間中倏忽來去，無需藉助任何航具，也不必擔心附近的重力場可能太強。而如今，遠星號必須花上幾天的時間，盡快駛離蓋婭之陽，直到重力強度減低到適當的程度，才能開始進行超空間躍遷。

「葛蘭，我親愛的夥伴，」裴洛拉特說，「我可不可以跟你說一會兒話？你不會很忙吧？」

「根本不忙，我一旦下達了正確指令，電腦就能處理一切。有些時候，它似乎能預先猜到我的指令，幾乎在我未曾好好想一遍之前，它就搶先完成了。」崔維茲愛憐地輕拂著電腦桌面。

於是裴洛拉特說：「葛蘭，我們認識沒有多久，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雖然我必須承認，我覺得這段時間可不算短，其間發生了太多的事情。說來真是難以置信，當我靜下心來，回顧我這不算短的一生，竟然發現我一輩子的經歷，有一半都集中在過去幾個月，或說好像是這樣子。我幾乎可以認定……」

崔維茲舉起一隻手。「詹諾夫，我確定你是愈扯愈遠了。你原來說的，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沒錯，的確如此，現在也沒有任何改變。話說回來，你認識寶綺思的時間更短，而你們現在卻更親密。」

「這當然是兩回事。」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顯得有點尷尬。

「當然，」崔維茲說，「可是從我們不久卻彌堅的友誼，你要引申出什麼來？」

「我親愛的夥伴，倘若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們依舊是朋友，我就必須將話題轉到寶綺思身上。而也正如你剛才所說，我對她特別珍愛。」

「我了解，所以呢？」

「我知道，葛蘭，你不喜歡寶綺思。可是，看在我的份上，我希望……」

崔維茲又舉起手來。「慢著，詹諾夫。我雖然沒有拜倒在寶綺思裙下，卻也不憎恨她。事實上，我對她並沒有任何敵意。她是個迷人的年輕女性，就算不是，看在你的份上，我也願意認為她很迷人。我不喜歡的是蓋婭。」

「但寶綺思就是蓋婭。」

「我知道，詹諾夫，這就是事情變得復雜的原因。只要我把寶綺思當普通人，一切都沒問題，但我若是把她想成蓋婭，問題馬上就來了。」

「可是你並沒有給蓋婭任何機會，葛蘭。聽著，老弟，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寶綺思和我親熱的時候，有時會讓我分享她的心靈，時間頂多一分鐘，不能再久了，因為她說我的年紀太大，已經無法適應——喔，別咧嘴，葛蘭，你同樣早就超齡了。如果一個孤立體，譬如你或我，和蓋婭融合的時間超過一兩分鐘，就有可能導致腦部的損傷；如果長達五到十分鐘，則會造成無法復原的傷害。我希望你有機會體驗一下，葛蘭。」

「體驗什麼？無法復原的腦部傷害？不，謝了。」

「葛蘭，你故意曲解我的話，我指的是短暫的結合。你不曉得自己錯過了什麼，那簡直無法形容，寶綺思說那是一種愉悅的快感。就像你快要渴死的時候，終於喝到一點水的那種感覺，我甚至不知道該怎樣向你描述。想想看，你能分享十億人所有的喜樂。那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快感，否則你很快就會麻木。它不斷在顫動，在閃爍，具有一種奇特的脈動節奏，緊緊抓住你不放。它比你單獨所能體驗的快樂更多——不，不是更多，而是更美好。當她關上心扉的時候，我幾乎要哭出來……」

崔維茲搖了搖頭。「你的口才實在驚人，好朋友，但你很像是在形容『假腦內啡』的毒癮，或是其他迷幻藥的癮頭。你可以從它們那裏得到短暫的快感，代價卻是長久活在痛苦的深淵。我可不願意！我絕不要出賣我的獨立性，以換取某種短暫的快感。」

「我還是擁有我的獨立性啊，葛蘭。」

「如果繼續耽溺下去，你還能堅持多久，詹諾夫？你對劑量的要求會愈來愈高，直到大腦損壞為止。詹諾夫，你不能讓寶綺思對你這樣做——也許我該跟她談談。」

「不！別去！你自己也知道，你說話不夠婉轉，我不願讓她受到傷害。我向你保證，在這方面她對我的保護超乎你的想象，她比我更擔心腦部受損的危險，這點你大可放心。」

「好吧，那麼我跟你說就好了。詹諾夫，千萬別再這樣做。在你五十二年的生命中，你的大腦一向承受慣有的快樂和喜悅，別再染上新奇的不良嗜好，否則你一定得付出代價。即使不是近在眼前，最後還是逃不掉的。」

「好吧，葛蘭。」裴洛拉特一面低聲回答，一面低頭望著自己的鞋尖。然後他又說：「也許你可以這麼想，假如你是個單細胞生物……」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詹諾夫。算了吧，寶綺思和我已經談論過這個類比。」

「我知道，可是值得再想一想。讓我們假設一羣單細胞生物，它們擁有人類般的意識，以及思考判斷的能力，再假設它們遇到難得的機會，可以組成一個多細胞生物。這些單細胞會不會惋惜喪失了獨立性，會不會因為將被迫組成單一生物體而感到厭惡？它們這樣做有沒有錯？單細胞能夠想象人腦的威力嗎？」

崔維茲猛力搖了搖頭。「不對，詹諾夫，這是個錯誤類比。單細胞生物並沒有意識和思考能力——即使有，也極其微小，根本可以忽略。對這種生物而言，組合之後雖然會失去獨立性，其實等於毫無損失。然而，人類卻有意識，也的確具有思考能力，人類將喪失的是真正的意識和獨立的心智，所以你的類比並不成立。」

兩人好一會兒不再說話，這種沉默幾乎令人窒息。最後裴洛拉特決定改變話題，於是說：「你為什麼盯著顯像屏幕？」

「習慣成自然。」崔維茲帶著苦笑答道，「電腦告訴我，並未發現蓋婭的太空船跟蹤我們，也沒有賽協爾的艦隊等在前面，但我仍然不安地盯著屏幕。唯有我自己的眼睛看不見任何船艦，我才能真正放心，雖說電腦感測器比我的肉眼更敏銳、更有力數百倍。此外，電腦能夠非常靈敏地偵測出太空的許多性質，那些都是我自己的感官無論如何察覺不到的——雖然這些我都明白，我卻仍盯著它。」

裴洛拉特說：「葛蘭，如果我們真是朋友……」

「我答應你，不會做出任何讓寶綺思為難的事，至少在我能力範圍之內。」

「我現在講的是另一件事。你還沒把你的目的地告訴我，好像不信任我似的。我們到底要去哪裏？你認為自己知道地球在何處嗎？」

崔維茲抬起頭，同時揚起了眉毛。「抱歉，我一直緊抱著這個祕密不放，對不對？」

「對，可是為什麼呢？」

崔維茲說：「是啊，老友，我也在想，是不是因為寶綺思的關係。」

「寶綺思？你不想讓她知道嗎？真的，老夥伴，你可以完全信任她。」

「並不是這個問題，我不信任她又有什麼用？如果她真想知道，我猜她能從我心中揪出任何祕密來。我想，我自己有個更幼稚的理由，我覺得你現在的注意力都擺在她身上，好像我這個人不存在了。」

裴洛拉特看來嚇了一大跳。「可是這並非事實，葛蘭。」

「我知道，我只是試圖分析自己的感受。你來找我，是擔心我們的友誼生變，現在我想想，感到自己好像也有同樣的疑懼。我尚未真正對自己承認，但我想我自認為被寶綺思取代了。也許我故意賭氣瞞著你一些事，想要以此作為『報復』。我想，這真是幼稚。」

「葛蘭！」

「我說這實在幼稚，對不對？可是誰不曾偶爾做些孩子氣的事？不過，既然我們仍是朋友，這點我們已經達成共識，我不會再玩這種遊戲了。我們要去康普隆。」

「康普隆？」一時之間，裴洛拉特想不起來有這麼一個地方。

「你一定還記得我的朋友，那個出賣我的曼恩・李・康普，我們曾在賽協爾碰到他。」

裴洛拉特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我當然記得，康普隆是他祖先的母星。」

「或許是，我並不完全相信康普說的話。但康普隆是個眾所周知的世界，而康普說過其上居民知道地球的下落。嗯，所以嘛，我們要去那裏調查一下。這樣做也許根本徒勞無功，卻是我們目前唯一的起點。」

裴洛拉特又清了清喉嚨，顯得半信半疑。「喔，我親愛的夥伴，你能肯定嗎？」

「這件事無所謂肯不肯定。我們只有這一個起點，不論機會多麼渺茫，我們都沒有其他選擇。」

「沒錯，但我們若要根據康普的說法行動，或許就該把他說的每一點都納入考量。我好像記得他告訴過我們，而且是以相當肯定的口氣說，地球不再是個活生生的行星，它的表面充滿放射性，上面完全失去生機。果真如此的話，我們去康普隆註定只是白忙一場。」

### 08

他們三人正在用餐區喫午餐，幾乎將小小的空間塞滿了。

「真好喫，」裴洛拉特的口氣聽來相當滿意，「這是我們從端點星帶來的食物嗎？」

「不，全都不是，」崔維茲說，「那些早就喫完了。這是我們航向蓋婭之前，在賽協爾採購的食物。很特別，是不是？這是一種海鮮，不過挺脆的。至於這個，我當初買的時候以為是甘藍菜，現在喫起來卻覺得根本不像。」

寶綺思靜靜聽著，但什麼話也沒說，只是仔細地在餐盤中挑挑揀揀。

裴洛拉特柔聲道：「你必須喫一點，親愛的。」

「我知道，裴，我正在喫呢。」

崔維茲說：「我們也有蓋婭食物，寶綺思。」他的口氣透著些許不耐煩，但他實在無法完全掩飾。

「我知道，」寶綺思說，「但我寧願把它先留下來。我們不知道要在太空待多久，我終究還是得適應孤立體的食物。」

「這些東西難以下嚥嗎？還是蓋婭非喫蓋婭不可？」

寶綺思嘆了一口氣。「事實上，我們有句諺語：『蓋婭食蓋婭，無失亦無得。』只不過是意識在不同層級上下移動而已。在蓋婭上，我喫的東西都屬於蓋婭，當食物經過消化吸收，大多變成我的一部分之後，它們仍然屬於蓋婭。事實上，通過我進食的過程，食物的某些部分纔有機會參與較高級的意識。當然，其他部分則變成各式各樣的廢物，因此在意識層級中下降不少。」

她堅決地咬下一口食物，用力嚼了一會兒才吞下去，又說：「這算是個巨大的循環，植物長成之後被動物喫掉，而動物既是獵食者也是獵物。任何生物死亡之後，都會變成黴菌細胞或細菌細胞的一部分——依舊屬於蓋婭。在這個巨大的意識循環裏，甚至無機物質也參與其中，而組成循環的每個成分，都有機會週期性地參與較高級的意識。」

「你說的這些，」崔維茲道，「可以適用於任何世界。我身上每個原子都有一段久遠的歷史，它過去或許曾是許多生物的一部分，當然也包括人類；它也可能曾有很長一段時間身為海洋的一員，或者曾經構成一團煤炭、一塊巖石，乃至吹拂到我們身上的風。」

「然而在蓋婭上，」寶綺思答道，「所有的原子也始終屬於一個更高的行星級意識，而你對這個意識一無所知。」

「嗯，這麼說的話，」崔維茲道，「你現在喫的這些賽協爾蔬菜會起什麼變化呢？它們會變成蓋婭的一部分嗎？」

「會的，只是過程相當緩慢。而從我身上排泄出去的廢物，則會慢慢脫離蓋婭。由於我具有高層級的意識，所以能和蓋婭維持比較間接的超空間接觸，但是任何東西一旦離開我，就會和蓋婭完全失去聯繫。這種超空間接觸，可以——慢慢地——將我喫下的非蓋婭食物轉變成蓋婭的一部分。」

「我們儲藏的蓋婭食物又會有什麼變化？會不會慢慢變成非蓋婭物質？若是這樣，你最好趁早喫掉。」

「這倒不必擔心。」寶綺思說，「我們的蓋婭食物都經過特殊處理，可以長時間保持為蓋婭的一部分。」

裴洛拉特突然說：「但我們倘若食用蓋婭食物，那又會怎麼樣？還有，我們在蓋婭時吃了不少蓋婭食物，本身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自己也會慢慢轉變成蓋婭嗎？」

寶綺思搖了搖頭，臉上掠過一絲莫名的愁容。「不會的，你們喫下的食物是我們的損失。至少，經過消化吸收後，成為你們身體組織的那部分，我們永遠要不回來了。不過，你們的排泄物仍然屬於蓋婭，會慢慢變成蓋婭的一部分，因此最後又會回到平衡點。但是無論如何，你們的造訪仍使眾多的原子脫離蓋婭。」

「為什麼會這樣呢？」崔維茲好奇地問道。

「因為你們無法承受轉換的過程，甚至極小部分也受不了。你們是我們的客人，可說是被迫來到我們的世界，所以我們必須保護你們，即使損失蓋婭的一小部分也在所不惜。這是我們願意付出的代價，雖然不能算是欣然付出。」

「這點我們很遺憾。」崔維茲說，「反之，你確定每一種非蓋婭食物都對你無害嗎？」

「是的，」寶綺思說，「你們能喫的食物，我全都能喫。只不過我多了一道麻煩，除了要將這些食物消化吸收，成為我的身體組織，還得將它們轉換成蓋婭。這就形成一種心理上的障礙，讓我多少有些倒胃口，所以我才喫得這麼慢，但我會慢慢克服的。」

「傳染病呢？」裴洛拉特問道，高亢的聲音充滿了驚慌，「我怎麼一直沒想到這個問題，寶綺思！我們要降落的每個地方，都可能有許多微生物，而你對它們毫無抵抗力，隨便一種輕微的傳染病就會要你的命。崔維茲，我們必須掉頭回去。」

「別慌，親愛的裴。」寶綺思帶著微笑說，「當微生物通過食物，或是其他任何方式進入我體內，也會全部同化為蓋婭。如果它們有傷害我的傾向，同化的速度就會更快。一旦成為蓋婭的一部分，它們就不會再傷害我了。」

此時正餐已經用完，裴洛拉特正呷著一杯溫熱的調味綜合果汁。「親愛的，」他一面說，一面舔著嘴脣，「我想現在又該換個話題了。我實在有種感覺，我在這艘太空艇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改變話題。為什麼會這樣呢？」

崔維茲以嚴肅的口吻說：「因為我和寶綺思總是抓著一個話題不放，至死方休。我們得仰仗你，詹諾夫，幫助我們保持清醒。你想換個什麼話題，老朋友？」

「我查遍了有關康普隆的參考資料，康普隆所在的那個星區，每個世界都擁有許多古老的傳說。根據這些傳說，那些世界都是很久以前建立的，是在超空間旅行出現後的第一個仟年。在康普隆的傳說中，甚至還提到一位名叫班伯利的締造者，不過並未提到他來自何處。他們流傳著一種說法，康普隆這顆行星原來叫做『班伯利世界』。」

「詹諾夫，依你看，這些記載有多少真實性？」

「也許只有核心部分吧，可是誰猜得出核心在哪裏呢。」

「在正史記載中，我從來沒見過班伯利這個名字。你呢？」

「我也沒聽說過。不過你該知道，在帝政末期，帝國之前的歷史曾經遭到刻意打壓。帝國的最後數個世紀，時局始終紛擾不安，皇帝們都忙著壓制本土意識，因為他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本土意識是導致分裂的原因。因此，幾乎銀河中每個星區的正史，包括完整的記錄和確切的年表，都變成從川陀興起的年代開始寫起，當時那些星區不是已和帝國結盟，就是已經被帝國併吞。」

「我很難相信歷史會如此輕易就被銷毀。」崔維茲說。

「很多方面並非如此，」裴洛拉特答道，「但是一個有決心的強勢政府，卻能大大削弱歷史的影響力。這樣一來，早期歷史就只剩下零散的資料，很容易淪為民間傳說。這類民間傳說一律充滿誇大不實的記述，多半將自己的星區說得比實際上更古老、更強盛。可是不論某個傳說多麼愚蠢，或者多麼不切實際，仍會成為本土意識的一部分，該區居民一定全部深信不疑。我可以證明，銀河各個角落都有一些傳說，提到最早的星際殖民是從地球開始的，雖然他們對這顆母星可能有不同的稱呼。」

「還有什麼別的稱呼？」

「名稱可多了，有時管它叫『獨一世界』，有時稱之為『最古世界』。也有人用『有衛的世界』，根據某些權威的解釋，這個名稱源自地球有個巨大的衛星。可是也有人堅持它的意思是『失落的世界』，而『有衛』則是『久違』的轉音，那是個流行於銀河標準語之前的詞匯，意思是『失落』或『不見蹤影』。」

崔維茲溫和地插嘴道：「詹諾夫，暫停！你的權威和反權威理論會說個沒完沒了。這種傳說到處都有，你是這個意思嗎？」

「喔，是的，我親愛的夥伴，幾乎俯拾即是。你得通通看過之後，才能體會人類這種共通的習性——一旦有了某個事實當種子，便會在上面加上一層又一層美麗的謊言，就像芮普拉星牡蠣那樣，可以由一粒沙慢慢生成一顆珍珠。這個極佳的比喻是我在……」

「詹諾夫！別再說啦！告訴我，在康普隆的傳說中，有沒有跟其他世界不同之處？」

「喔！」裴洛拉特木然地凝視著崔維茲，一會兒之後才說，「不同？嗯，他們聲稱地球就在附近，這點頗不尋常。其他的世界如果提到地球，不管選用哪個名稱，大多都有一種傾向，就是將它的位置講得曖昧不明——不是說不知道有多遠，就是說位於虛無縹緲之處。」

崔維茲說：「是呀，就像在賽協爾上，有人告訴我們蓋婭位於超空間中。」

寶綺思突然哈哈大笑。

崔維茲立刻瞥了她一眼。「這是真的，我們親耳聽到的。」

「我不是不相信，只是覺得很有意思。當然啦，這正是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如今我們只希望不被打擾，難道還有比超空間更安全、更隱密的地方嗎？如果大家都以為我們在那裏，即使事實並非如此，也跟我們藏在超空間中沒有兩樣。」

「沒錯，」崔維茲冷冷地說，「同理，大家會相信地球不存在，或者位於很遠的地方，或者它的地殼具有放射性，也一定是有原因的。」

「只不過，」裴洛拉特說，「康普隆人相信地球和他們相距不遠。」

「卻說它的地殼有放射性。凡是擁有地球傳說的民族，不論說法如何，都一致認為地球無法接近。」

「差不多就是這樣。」裴洛拉特說。

崔維茲又說：「賽協爾上有許多人相信蓋婭就在附近，有些人甚至還能正確指出它的恆星，偏偏一致公認蓋婭是個去不得的地方。而在康普隆上，或許有人能指認出地球的恆星，雖然他們會堅持地球具有放射性，而且早已失去生機。即使他們這樣說，我們仍然要向地球進發，我們要拿當初進軍蓋婭的行動做榜樣。」

寶綺思說：「當初是蓋婭願意接納你，崔維茲。你在我們的掌握中一籌莫展，但我們根本無意傷害你。如果地球也是一樣威力強大，卻對我們並不友善，那該怎麼辦？」

「我不計一切後果，無論如何都要試圖接近它。然而，這是我個人的任務，等我找出地球的下落，準備前進時，你們再離開仍不算太遲。我會把你們留在最近的基地世界，如果你們堅持的話，我也可以帶你們回蓋婭去。然後，我再一個人前往地球。」

「我親愛的兄弟，」裴洛拉特顯然很難過，「別說這種話，我做夢也不會想丟下你。」

「而我做夢也不會想丟下裴。」寶綺思一面說，一面伸出手來摸摸裴洛拉特的臉頰。

「那就太好了。我們很快就能進行躍遷，直奔康普隆，然後嘛，希望下一站——就是地球。」

## 第二篇康普隆

## 第三章入境太空站

### 09

寶綺思一面走進艙房，一面說道：「崔維茲有沒有跟你說，我們隨時可能躍遷到超空間？」

正埋首盯著顯像盤的裴洛拉特抬起頭來說：「事實上，他剛才順便來打個招呼，告訴我說『半小時之內』。」

「我不喜歡想到這種事，裴。我向來不喜歡躍遷，它讓我有一種內臟要跑出來的古怪感覺。」

裴洛拉特顯得有些驚訝。「我從來沒想到你也經常旅遊太空，寶綺思吾愛。」

「我並非這方面的專才，我也不是專指我個人的這一部分。蓋婭本身並沒有機會經常作太空旅行，基於我／們／蓋婭的天性，我／們／蓋婭並不從事探索、貿易或太空遊歷。話說回來，還是需要有人駐守入境太空站……」

「所以我們纔有幸遇到你。」

「是呀，裴。」她對他投以深情的一笑，「基於種種理由，我們也需要派人到賽協爾或其他星域探訪——通常都是在暗中進行。但不論是明是暗，總是需要經歷躍遷。當然，不論蓋婭哪一部分進行躍遷，所有的蓋婭都感覺得到。」

「那實在很糟。」裴洛拉特說。

「還有更糟的事。因為蓋婭絕大部分並未經歷躍遷，所以效應被大量稀釋，可是，我好像比大部分的蓋婭感覺更為強烈。這正是我一直試圖告訴崔維茲的事，雖然所有的蓋婭都是蓋婭，各個成分卻並非完全相同，我們彼此也有個體差異。由於某種原因，我的身體構造對躍遷特別敏感。」

「等一等！」裴洛拉特好像突然想到什麼，「崔維茲跟我解釋過，只有在普通船艦中，你才會有那種糟透了的感覺。普通船艦進入超空間之際，一定會離開銀河重力場，而在重返普通空間時，又會重新回到重力場中，那種感覺便是一去一來所產生的。但遠星號卻是一艘重力太空艇，它絲毫不受重力場的作用，在進行躍遷時，並未真正離開和重返重力場。因此，我們不會有任何感覺，親愛的，這點我能以個人經驗向你保證。」

「那實在太好了，我真希望早就想到跟你討論這件事，那樣我就不必窮操心了。」

「此外還有個好處。」難得有機會擔任太空航行解說員，裴洛拉特感到精神大振，「一般的船艦必須在普通空間中遠離巨大物體，例如恆星，然後才能進行躍遷。原因之一，愈接近恆星重力場愈強，躍遷引起的感覺就愈劇烈。此外，重力場愈強，想要進行一次安全的躍遷，抵達預期的普通空間目的地，需要解的方程式就愈復雜。

「然而，在重力太空艇中，根本不會引起『躍遷感』。況且，這艘太空艇有一臺新型電腦，比普通的電腦先進許多倍，能以非凡的功能和速度處理復雜的方程式。所以說，遠星號不必為了找一個安全舒適的躍遷地點，花上幾周的時間來避開一顆恆星，它只需要飛兩三天就夠了。尤其是我們不受制於重力場，也就不受慣性效應的影響，這個優勢就更為明顯——我承認自己並不了解這些理論，但這些都是崔維茲告訴我的。」

寶綺思說：「很好啊，這都要歸功於崔有辦法駕馭這艘非凡的太空艇。」

裴洛拉特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拜託，寶綺思，請說『崔維茲』。」

「我會的，我會的。不過當他不在的時候，我想輕鬆一下。」

「別這樣，你絲毫不該縱容這種習慣，親愛的，他對這點相當敏感。」

「他敏感的不是這個，他是對我敏感，他不喜歡我。」

「不是這樣的。」裴洛拉特一本正經地說，「我跟他討論過這件事——哎，哎，別皺眉頭，我講得萬分委婉，小寶貝。他向我保證，他不是不喜歡你，而是對蓋婭仍有疑慮。他不得不選擇蓋婭作為人類未來的藍圖，這點令他悶悶不樂，我們一定要體諒他。等他慢慢了解到蓋婭的優點，他就會沒事了。」

「我也希望這樣，但問題不只是蓋婭。不論他跟你說什麼，裴——記住，他對你很有好感，不希望讓你傷心——但他就是不喜歡我這個人。」

「不，寶綺思，這是不可能的。」

「不能因為你喜歡我，就得人人都喜歡我，裴。讓我解釋給你聽，崔——好吧，崔維茲——認為我是個機器人。」

一向面無表情的裴洛拉特，此時臉上布滿訝異之色。他說：「他絕不可能認為你是個人造人。」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蓋婭就是靠機器人協助而創建的，這是眾所皆知的事實。」

「機器人或許有些幫助，就像機械裝置一樣，但是創建蓋婭的是人類，是來自地球的人類。崔維茲的想法是這樣的，我知道他是這樣想的。」

「我告訴過你和崔維茲，蓋婭的記憶並未包含任何有關地球的資料。不過，機器人的確存在於我們最古老的記憶中，即使在蓋婭建立了三千年之後，機器人仍舊存在，它們的工作是將蓋婭轉變成適宜住人的世界。與此同時，我們也致力發展蓋婭的行星級意識，這項工作花了很長時間，親愛的裴。我們的早期記憶之所以模糊不清，這是原因之一，也許並非如崔維茲所想象的，是來自地球的力量將它們抹除……」

「好的，寶綺思，」裴洛拉特以焦急的口吻說，「可是那些機器人呢？」

「嗯，蓋婭形成之後，機器人就全部離開了。我們不希望蓋婭之中包含機器人，因為我們始終深信，不論是孤立體的社會或行星級生命體，只要含有機器人這種成分，終究會對人類有害。我不知道我們是如何得到這種結論的，有可能是根據銀河早期歷史中的一些事件，因此蓋婭的記憶無法延伸到那裏。」

「既然機器人離開了……」

「沒錯，可是假如有些留下來了呢？假如我就是其中之一，也許我已經有一萬五千歲，崔維茲就是懷疑這一點。」

裴洛拉特緩緩搖了搖頭。「但你不是啊。」

「你確定自己真的相信嗎？」

「我當然相信，你絕不是機器人。」

「你怎麼知道？」

「寶綺思，我知道，你身上沒有一處是人工的。要是連我都不知道，就沒有人知道了。」

「有沒有可能是我的設計太過精妙，因此不論哪一方面，從最大到最小，我都和自然生成的一模一樣？果真如此的話，你如何能看出我和真人的差別？」

裴洛拉特說：「我不相信你會是個設計精妙的假人。」

「暫且不管你怎麼想，萬一真有這個可能呢？」

「我就是不相信。」

「那麼，讓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假設的案例。假設我是個幾可亂真的機器人，你會作何感想？」

「這個，我……我……」

「說得具體一點，你對於跟一個機器人做愛有什麼感想？」

裴洛拉特突然右手拇指與中指相扣，發出清脆的一聲響。「你可知道，銀河中流傳著一些女性愛上男性人造人，或是男性愛上女性人造人的傳說。我一直認為那隻能算寓言，從未想到它們會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當然啦，在我們降落賽協爾之前，我和葛蘭從來沒聽說過機器人，可是我現在想想，那些男女人造人一定就是機器人。在銀河歷史早期，這種機器人顯然曾經存在，這就表示必須重新考量那些傳說……」

裴洛拉特陷入沉思，寶綺思等了一會兒，突然用力拍了拍手，嚇得他跳了起來。

「親愛的裴，」寶綺思說，「你在用你搜集的神話來迴避問題。我的問題是：你對於跟一個機器人做愛有什麼感想？」

他不安地凝視著她。「一個完全足以亂真的機器人？一個和真人無法區分的機器人？」

「是的。」

「我認為，和真人無法區分的機器人就是人類。如果你是這樣一個機器人，對我而言，你就是不折不扣的人類。」

「我想聽的正是這句話，裴。」

裴洛拉特頓了一下，然後說：「嗯，既然你聽到了我的回答，親愛的，現在你是不是該告訴我，你是自然的人類，好讓我不必再跟假設的情境奮戰？」

「不，我不會那樣做。你將自然的人類，定義成具有一切自然人類特質的物件，而你如果認為我具備所有這些特質，那我們的討論可以就此結束。我們已經得到一個操作性定義，不需要再加油添醋。畢竟，我又怎麼知道你並不是一個以假亂真的機器人？」

「因為我跟你說我不是。」

「啊，但如果你是個足以亂真的機器人，也許你本身的設計，會讓你跟我說你是個自然人類，你甚至可能被設定成相信自己是個真人。操作性定義是我們僅有的依據，我們也只能推論出這樣的定義。」

她將手臂攬在裴洛拉特脖子上，開始親吻他。她愈吻愈熱情，幾乎欲罷不能，裴洛拉特好不容易纔擠出一點聲音，像是被矇住嘴巴似的說：「可是我們答應過崔維茲，不會把這艘太空艇變成蜜月小屋，以免令他尷尬。」

寶綺思哄誘他說：「讓我們達到忘我的境界，就不會有時間去想什麼承諾。」

裴洛拉特感到很為難。「可是我做不到，親愛的。我知道這一定會讓你不高興，寶綺思，但我無時無刻不在思考，我天生不願意讓自己被感情沖昏頭。這是我一輩子的習慣，也許會讓別人感到非常討厭。凡是曾經和我共同生活的女人，遲早會對這點表示不滿。我的第一任妻子——不過我想現在不適合討論這……」

「是的，的確不太適合，不過沒有那麼嚴重，你也不是我的第一個愛人。」

「喔！」裴洛拉特有點不知所措，但隨即注意到寶綺思淺淺的笑意，連忙道，「我的意思是，這理所當然，我從來就沒有奢望自己是。總之，我的第一任妻子不喜歡我這個習慣。」

「可是我喜歡，我覺得你不斷陷入沉思的習慣很迷人。」

「我真不敢相信，但我的確有了另一個想法。我們已經同意，機器人和真人沒有什麼差別，然而，我是個孤立體，這點你是知道的，我並不是蓋婭的一部分。我們在親熱的時候，即使你讓我偶爾參與蓋婭，你仍是在分享蓋婭之外的情感，而這種情感的強度，也許比不上蓋婭和蓋婭的愛情。」

寶綺思說：「愛上你，裴，自有一種特別的喜悅，我已心滿意足。」

「但這不僅僅是你愛上我這麼簡單，你不只是你個人而已。假如蓋婭認為這是一種墮落呢？」

「如果它那麼想，我一定會知道，因為我就是蓋婭。既然我能從你這裏得到快樂，蓋婭一樣可以。當我們做愛時，所有的蓋婭多少都會分享到快感。當我說我愛你，就等於說蓋婭愛你，雖然只是由我這部分擔任直接的角色——你好像很困惑。」

「身為一個孤立體，寶綺思，我真的不太了解。」

「我們總是可以拿孤立體的身體來作類比。當你吹口哨的時候，是你整個身體，你這個生物，想要吹出一個調子，可是直接擔任這項工作的，卻只有你的嘴脣、舌頭和肺部，你的右腳拇指什麼也沒做。」

「它也許會打拍子。」

「但那並非吹口哨的必要動作，用大腳趾打拍子不是動作的本身，而是對動作的回應。事實上，蓋婭每一部分多少都會對我的情感產生些反應，正如我對其他成員的情感也會有所回應一樣。」

裴洛拉特說：「我想，實在沒有必要對這種事感到臉紅。」

「完全不必。」

「可是這為我帶來一種古怪的責任感。當我努力使你快樂的時候，我覺得必須盡力使蓋婭所有的生物都感到快樂。」

「應該說所有的原子——但你做到了。我讓你短暫分享的那個共有喜悅，你的確對它作出了貢獻。我想由於你的貢獻太小，所以很難察覺，但是貢獻的確存在，而你知道了它的存在，就會使你更加快樂。」

裴洛拉特說：「我希望能夠確定葛蘭正忙著駕駛太空艇穿越超空間，有好一陣子無法離開駕駛艙。」

「你想度蜜月嗎？」

「是的。」

「那麼拿一張紙來，寫上『蜜月小屋』，然後貼在門外。如果他硬要進來，就是他自己的問題。」

裴洛拉特依言照做。在他們接下來的云雨之歡中，遠星號終於進行了躍遷。裴洛拉特與寶綺思都未曾察覺，即使兩人特別留意，也不可能會有任何感覺。

10

其實，裴洛拉特遇見崔維茲，以及離開端點星，進行生平首度的星際之旅，只不過是幾個月前的事情。在此之前，他的大半生完全在端點星上度過，前後已超過半個世紀（根據銀河標準時間）。

在他心目中，自己在這幾個月間已成了太空老兵。他曾經從外太空看過三顆行星：端點星、賽協爾以及蓋婭。如今，他又從顯像屏幕上看到另外一顆，不過這回是借著電腦控制的望遠裝置，而這顆行星就是康普隆。

然而，這是他第四度感到莫名的失望。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始終認為從太空俯瞰一個適宜住人的世界，應該可以看到鑲在海洋中的大陸輪廓，而若是一個乾燥的世界，也該看得到鑲在陸地中的眾多湖泊。

可是他從來沒有看到過。

倘若一個世界適宜住人，就該同時擁有大氣層與水圈；既然又有空氣又有水分，表面一定會有云氣；而只要有云，外表看起來便相當朦朧。這次也不例外，裴洛拉特發現底下又是無數白色漩渦，偶爾還能瞥見一些蒼藍或銹褐色的斑點。

他悶悶不樂地想到，如果某顆距離遙遠的行星，比方說位於三十萬公里之外，它的影像投射到屏幕後，是否有人能分辨出它是哪個世界？誰又能分辨兩團渦狀云的異同？

寶綺思以關懷的眼神望著裴洛拉特。「怎麼啦，裴？你似乎不大高興。」

「我發現所有的行星從太空看來都差不多。」

崔維茲說：「那又怎樣，詹諾夫？假如你在端點星的海洋中航行，那麼出現在地平線的每道海岸線，也都是大同小異。除非你知道要找的是什麼——一座特別的山峯，或是一個形狀特殊的離島。」

「我想這話沒錯，」裴洛拉特說，但他顯然並不滿意，「可是在一大片移動的云朵中，你又想找些什麼呢？即使你試著去找，在你確定之前，可能已經進入行星的暗面了。」

「再看仔細點，詹諾夫。假如你好好觀察云朵的形態，將會發現它們都趨向同一個模式，那就是以某一點為中心，環繞著行星打轉，而那個中心差不多就是南極或北極。」

「是哪一極呢？」寶綺思顯得很感興趣。

「相對於我們而言，這顆行星以順時針方向旋轉，因此根據定義，我們俯瞰的這端是南極。由於這個中心和晝夜界線，也就是行星的陰影線，距離大約十五度，而行星自轉軸和公轉軸的夾角是二十一度，所以現在的季節應該是仲春或仲夏，至於何者正確，要看南極目前正在遠離還是接近晝夜界線。電腦可以計算出這顆行星的軌道，如果我問它，就能立刻得到答案。這個世界的首府在赤道北邊，因此那裏的季節是仲秋或仲冬。」

裴洛拉特皺起眉頭。「這些你全都能看出來？」他望著云層，彷彿認為它現在會（或者應該）開口跟他說話，但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還不只這些呢，」崔維茲說，「如果你仔細觀察兩極地區，將會發現那裏的云層沒有裂縫，這點跟其他地區很不一樣。事實上裂縫還是有的，不過裂縫下面都是冰層，所以你看到的是白茫茫一片。」

「啊，」裴洛拉特說，「我想兩極的確應該有這種現象。」

「任何適宜住人的行星當然都有。至於毫無生機的行星，上面也許根本沒有空氣或水分，或者，有可能具有某些徵狀，顯示其上的云氣並非『水云』，或是冰層並非『水冰』。這顆行星完全沒有那些徵狀，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眼前的確是水云和水冰。

「接下來，我們應該注意日面這一大片白晝區，有經驗的人一看就知道，它的面積大於平均值。此外，你可以從反射光中，觀察到一種相當昏暗的橙色光芒。這表示康普隆之陽比端點星之陽溫度低，雖然相較於端點星，康普隆和它的太陽距離較近，但由於這顆恆星溫度偏低，因此就適宜住人的世界而言，康普隆算是寒冷的世界。」

「你像是在閱讀影視書一樣，老弟。」裴洛拉特以敬佩的口吻說。

「別太崇拜我。」崔維茲露出誠摯的笑容，「電腦將有關這個世界的統計資料都給了我，包括它稍微偏低的平均溫度。既然知道了結果，就不難反過來找些理由推論一番。事實上，康普隆正瀕臨冰河期，若非陸地形態的條件不合，它早已進入冰河期。」

寶綺思咬了咬下脣。「我不喜歡寒冷的世界。」

「我們有保暖的衣物。」崔維茲說。

「話不是這麼說，人類天生就不適應寒冷的氣候，我們沒有厚實的毛皮或羽毛，也沒有足以禦寒的皮下脂肪。一個具有寒冷氣候的世界，似乎多少有些漠視各個成員的福祉。」

崔維茲說：「蓋婭是不是處處氣候都很溫和？」

「大部分區域都是，我們也提供一些寒帶地區給寒帶動植物，以及一些熱帶地區給熱帶動植物。不過大多數地區都保留給其他生物，當然包括人類在內，所以一律四季如春，從來不會太冷或太熱。」

「當然包括人類在內。就這方面而言，蓋婭所有的部分一律平等，不過有些成員，例如人類，顯然比其他成員更加平等。」

「別作不智的挖苦。」寶綺思顯得有點惱怒，「意識的層級和程度是很重要的因素，一個人類成員和同樣重量的巖石相比，自然是人類對蓋婭比較有用。整體而言，蓋婭的性質和功能必須以人類為標準來衡量——然而，並不像孤立體世界那般看重人類。此外有些時候，蓋婭這個大我如有需要，也會以其他標準自我衡量，甚至也許每隔很長一段時間，需要以巖石內部的標準來衡量。這點也絕對不可忽視，否則蓋婭每一部分都會受連累。我們可不希望來一場沒有必要的火山爆發，對不對？」

「當然不希望，」崔維茲說，「如果沒有必要的話。」

「你不以為然，是嗎？」

「聽我說，」崔維茲道，「我們有氣溫低於或高於平均值的世界，有熱帶森林佔了很大面積的世界，還有遍佈大草原的世界。沒有哪兩個世界一模一樣，對適應某個世界的生物而言，那個世界就是家園。我個人習慣端點星相當溫和的氣候——事實上，我們將它控制得幾乎和蓋婭一樣適中——可是我也喜歡到別處去，至少暫時換個環境。相較之下，寶綺思，蓋婭欠缺的是變化。倘若蓋婭擴展成蓋婭星系，每個世界是否都會被迫接受改造？這種千篇一律的單調將令人無法忍受。」

寶綺思說：「如果真的無法忍受，如果真的希望有些變化，仍然可以保留多樣性。」

「這算是中央委員會的賞賜嗎？」崔維茲諷刺道，「在它能容忍的範圍內，撥出一點點的自由？我寧可留給大自然來決定。」

「但你們並未真正留給大自然來決定，銀河中每個適宜住人的世界，全都受到過改造。那些世界剛被發現的時候，自然環境都無法讓人類舒適地生活，因此每個世界都被盡可能改造得宜人。如果眼前這個世界過於寒冷，我確定是因為它的居民無法做得更好。即使如此，他們真正居住的地方，也一定用人工方法加熱到適宜的溫度。所以你不必自命清高，說什麼留給大自然來決定。」

崔維茲說：「我想，你是在替蓋婭發言吧。」

「我總是替蓋婭發言，我就是蓋婭。」

「如果蓋婭對自己的優越性那麼有信心，你們為什麼還需要我的決定？為什麼不自己向前沖呢？」

寶綺思頓了一下，彷彿在集中思緒。然後她說：「因為太過自信是不智的。我們對於本身的優點，自然看得比缺點更清楚。我們渴望做正確的事，它不一定是我們自認為正確的，但是必須具有客觀正確性——如果所謂的客觀正確性真正存在。我們經過多方的找尋，發現你似乎是通向客觀正確性的最佳捷徑，所以我們請你來當我們的向導。」

「好一個客觀正確性，」崔維茲悲傷地說，「我甚至不了解自己所作的決定，因而必須千方百計尋求佐證。」

「你會找到的。」寶綺思說。

「我也這麼希望。」崔維茲應道。

「說句老實話，老弟，」裴洛拉特道，「我覺得這次的對話，寶綺思輕而易舉佔了上風。你怎麼還看不出來，她的論證已經足以說明，你決定以蓋婭作為人類未來的藍圖是正確的？」

「因為，」崔維茲厲聲道，「我在作決定的時候，還沒有聽到這些論證，當時我對蓋婭這些細節一概不知。是另一個因素影響了我，至少是潛意識的影響。那是個和蓋婭的細節並無關聯的因素，可是一定更為基本，我必須找出的正是這個因素。」

裴洛拉特伸出手來拍拍崔維茲，安慰他說：「別生氣，葛蘭。」

「我不是生氣，只是覺得壓力大得幾乎無法承受，我不想成為全銀河的焦點。」

寶綺思說：「這點我不怪你，崔維茲。由於你天賦異稟，纔不得不接受這個角色，我實在感到抱歉。我們什麼時候登陸康普隆？」

「三天以後，」崔維茲說，「我們得在軌道上某個入境站先停一下。」

裴洛拉特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吧？」

崔維茲聳了聳肩。「這要由許多因素來決定，包括前來這個世界的太空船有多少、入境站有多少，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核準或拒絕入境的特殊法規，這種法規隨時都有可能改變。」

裴洛拉特憤慨地說：「你說拒絕入境是什麼意思？他們怎麼可以拒絕基地公民入境？康普隆難道不是基地領域的一部分？」

「嗯，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這是個微妙的法政問題，我不確定康普隆會如何詮釋。我想，我們有可能被拒絕，但我相信可能性並不太大。」

「如果遭到拒絕，我們該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崔維茲說，「讓我們靜觀其變，別把精神耗在假想的狀況上。」

11

現在他們已經相當接近康普隆，即使不借助望遠設備，呈現眼前的也是個可觀的球狀天體。如果經由望遠鏡放大，那就連入境太空站都看得見了。這些入境站比軌道上大多數的人造天體更深入太空，而且個個燈火通明。

遠星號由南極這端慢慢接近這顆行星，能看到行星表面的一半始終沐浴在陽光下。位於夜面的入境站是一個個的光點，自然顯得特別清楚，全都均勻排列在一個弧圈上。有六個入境站清晰可見（在日面上無疑還有六個），全部以相同的固定速度環繞著這顆行星。

裴洛拉特面對這個景象，敬畏之情油然而生。他說：「那些距離行星較近的燈光，都是些什麼東西？」

崔維茲說：「我對這顆行星不太了解，所以答不上來。有些可能是軌道上的工廠、實驗室或觀測站，甚至是住人的太空城鎮。有些行星喜歡讓人造天體外表看起來一片漆黑，只有入境站例外，例如端點星就是如此。就這點而言，康普隆顯然比較開放。」

「我們要去哪個入境站，葛蘭？」

「這得由他們決定，我已經送出登陸康普隆的請求，早晚會收到回復，指示我們該向哪個入境站飛去，以及何時該去報到。這主要取決於目前有多少太空船等候入境，如果每個入境站都有成打的太空船排隊，我們除了耐心等待，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寶綺思說：「在此之前，我只有兩次超空間旅行的經驗，兩次都是去賽協爾或附近的星空，我從來沒到過這麼遠的地方。」

崔維茲以銳利的目光盯著她。「這有關係嗎？你依然是蓋婭，對不對？」

寶綺思一時之間顯得有些惱怒，但不久就軟化為帶點尷尬的笑聲。「我必須承認這次被你抓到語病，崔維茲。『蓋婭』這個名稱有雙重含意，它可以代表太空中一個球狀的固體、一顆具有實體的行星，也可以代表包括這顆行星在內的生命體。嚴格說來，對於這兩種不同的概念，我們應該使用兩個不同的名詞，不過蓋婭人總能從上下文的意思，了解對方指的是哪一個。我承認，孤立體有時可能會被搞糊塗。」

「好吧，那麼，」崔維茲說，「目前你距離蓋婭這顆星球有數千秒差距，你仍是蓋婭這個生命體的一部分嗎？」

「就生命體的定義而言，我仍是蓋婭。」

「沒有任何衰減？」

「本質上並沒有。我確定自己曾經告訴你，跨越超空間而想繼續身為蓋婭，的確有些困難存在，但我做到了。」

崔維茲說：「你是否想到過，可將蓋婭視為一個銀河級的魁肯——傳說中充滿觸須的怪獸，那些觸須無孔不入。你們只要派幾個蓋婭人到每個住人世界，就等於建立了蓋婭星系。事實上，你們也許已經這樣做了。那些蓋婭人都在哪裏？我想至少有一個在端點星上，也至少有一個在川陀。這項行動進行到什麼程度了？」

寶綺思看來相當不高興。「我說過我不會對你說謊，崔維茲，但並不表示我有義務告訴你全部真相。有些事情你不需要知道，蓋婭獨立成員的位置和身份便是其中之一。」

「就算我不需要知道他們的下落，寶綺思，我是否有必要知道這些觸須存在的原因？」

「蓋婭認為你也不需要知道。」

「不過，我想我可以猜猜，你們相信自己是銀河的守護者。」

「我們渴望有個安全、穩固、和平且繁榮的銀河，而謝頓計劃，至少是哈里・謝頓當年擬定的那個計劃，則是準備發展出比第一銀河帝國更穩定、更可行的第二帝國。後來，謝頓計劃經過第二基地的不斷修正和改良，直到目前為止，似乎都進行得很順利。」

「蓋婭卻不希望謝頓計劃中的第二帝國付諸實現，對不對？你們期盼的是蓋婭星系——一個活生生的銀河系。」

「既然已經得到你的準許，我們便希望蓋婭星系終能出現。假使你不準，我們便會努力經營謝頓的第二帝國，盡可能使它變得安全穩固。」

「可是第二帝國到底……」

崔維茲耳際突然響起一陣輕柔的隆隆聲，於是他說：「電腦對我發出訊號，我想它收到了有關入境站的指示，我去去就來。」

他走進駕駛艙，將雙手放在桌面的手掌輪廓上，便得到了該前往哪個入境站的指示——包括那個入境站相對於康普隆自轉軸（從中心指向北極）的坐標，以及指定的前進航線。

崔維茲發出同意的訊號，然後仰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會兒。

謝頓計劃！他已經很久沒想到了。第一銀河帝國早已土崩瓦解，而基地起初與帝國爭霸，後來在帝國的廢墟中崛起，至今已有五百年——一切都在按照謝頓計劃進行。

其間也曾經由於「騾亂」而中斷，騾一度對謝頓計劃形成致命威脅，差一點粉碎了整個計劃，但基地終究渡過了難關。或許是一直隱身幕後的第二基地伸出援手，不過援手也可能來自行蹤更為隱密的蓋婭。

如今謝頓計劃所受到的威脅，卻遠比騾亂更為嚴重。原定浴火重生的帝國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組織——蓋婭星系。而他自己，竟然同意了這樣做！

可是為什麼呢？是謝頓計劃有什麼瑕疵？有根本的缺陷嗎？

一剎那間，崔維茲似乎覺得缺陷的確存在，也知曉這個缺陷究竟是什麼，而且當初在作出決定之際，他就已經明白了一切。可是這個乍現的靈光……如果的確是真的……卻來得急去得快，沒有在他心中留下任何印象。

也許當初作出決定的那一刻，以及剛才的靈光一閃，兩次頓悟都只是一種幻覺。畢竟，除了心理史學所倚仗的基本假設之外，他對謝頓計劃一竅不通。此外，對於其中的細節，尤其是數學理論，他根本沒有絲毫概念。

他閉起眼睛，開始沉思……

結果是一片空白。

他是不是需要電腦提供額外的力量？他將雙手放在桌面上，立時感到被電腦的溫暖雙手緊緊握住。他闔上雙眼，再度凝神沉思……

依舊是一片空白。

### 12

登上遠星號的康普隆海關人員，佩戴著一張全息識別卡，上面映出他圓圓胖胖、留著稀疏胡須的臉孔，看來簡直維妙維肖。全息像下面則是他的名字：艾・肯德瑞。

他個子不高，身材和臉孔一樣渾圓，表情與態度都顯得既隨和又有精神。此時，他正帶著明顯的訝異神情，打量著這艘太空艇。

他說：「你們怎麼來得這麼快？我們以為至少要等兩個鐘頭。」

「這是新型的太空艇。」崔維茲以不亢不卑的口氣回答。

不過，肯德瑞顯然沒有看起來那麼嫩，他剛走進駕駛艙，立刻問道：「重力驅動的？」

崔維茲認為沒必要否認那麼明顯的事實，於是以平淡的口吻答道：「是的。」

「真有意思，我們聽說過，可是從來沒見過。發動機在艇體中嗎？」

「沒錯。」

肯德瑞看了電腦一眼。「電腦線路也一樣？」

「沒錯，至少就我所知是這樣，我自己從來沒看過。」

「好吧。我需要的是這艘太空艇的相關文件，包括引擎編號、製造地點、識別碼，以及一切相關資料。我確定這些都在電腦中，它也許只要半秒鐘，就能吐出一份正式資料卡。」

資料果然很快就印出來，肯德瑞又四處張望了一下。「太空艇上只有你們三個人嗎？」

崔維茲答道：「是的。」

「有沒有活的動物？植物呢？你們健康狀況如何？」

「沒有動物、沒有植物、健康狀況良好。」崔維茲答得很乾脆。

「嗯！」肯德瑞一面做著筆記，一面說，「可不可以請你將手放進這裏？只是例行檢查——請伸出右手。」

崔維茲向那個儀器隨便瞥了一眼。這種檢查儀器愈來愈普遍，而且很快就改良得愈來愈精巧。只要看看一個世界使用的「微偵器」多麼落後，幾乎就能知道那個世界本身的落後程度。然而，如今不論多麼落後的世界，也鮮有完全不用這種儀器的。微偵器是隨著帝國崩潰而出現的產物，由於銀河中分崩離析的各個世界，變得愈來愈懼怕其他世界的疾病與異種微生物，因此無不全力加強防範。

「這是什麼？」寶綺思低聲問，似乎很感興趣。然後她伸長脖子，看了看儀器的左右兩側。

裴洛拉特說：「微偵器，我相信他們是這麼叫的。」

崔維茲補充道：「並不是什麼神奇的東西。這種儀器可以自動檢查你身體的某一部分，從裏到外，看看有沒有會傳染疾病的微生物。」

「這臺還能將微生物分類呢，」肯德瑞以稍嫌誇大的驕傲口氣說，「是康普隆本地研發出來的——對不起，你還沒把右手伸出來。」

崔維茲將右手插進去，看到一串小紅點沿著一組水平線不停舞動。肯德瑞按下一個開關，彩色畫面立刻轉到一張紙上。「請在這上面簽名，先生。」他說。

崔維茲簽了名，接著問道：「我的健康情況多糟？我不會有什麼大危險吧？」

肯德瑞說：「我不是醫生，所以無法說明細節，不過這些癥狀都沒什麼大不了，不至於讓你被趕回去或隔離起來。我關心的只是這點。」

「我多麼幸運啊。」崔維茲一面自嘲，一面甩了甩右手，想要甩掉輕微的刺痛感。

「換你了，先生。」肯德瑞說。

裴洛拉特帶著幾分猶豫，將手伸進儀器中。檢驗完畢後，他也在彩色報表上簽了名。

「接下來是你，女士。」

過了一會兒，肯德瑞看著檢查報告說：「我從來沒見過像這樣的結果。」他抬起頭來望著寶綺思，臉上露出敬畏的表情，「你沒有任何癥狀，完全沒有。」

寶綺思露出迷人的笑容。「真好。」

「是啊，女士，我真羨慕你。」他又翻回第一張報表，「你的身份證件，崔維茲先生。」

崔維茲掏出證件，肯德瑞看了一眼，又露出驚訝的表情，抬起頭來說：「端點星的議員？」

「沒錯。」

「基地的高級官員？」

崔維茲以淡淡的口氣說：「完全正確。所以請讓我們盡快通關，好嗎？」

「您是船長？」

「是的。」

「來訪的目的？」

「有關基地安全事宜，這就是我能告訴你的一切，明白了嗎？」

「明白了，閣下。你們預計停留多久？」

「我不知道，大概一個星期吧。」

「沒問題，閣下。這位先生呢？」

「他是詹諾夫・裴洛拉特博士。」崔維茲說，「你已經有了他的簽名，我可以替他擔保。他是端點星的學者，我這次的訪問任務，由他擔任我的助理。」

「我了解，閣下，但我必須查看他的身份證件。規定就是規定，我只能這麼說。希望您能諒解，閣下。」

於是裴洛拉特掏出他的證件。

肯德瑞點了點頭。「你的呢，小姐？」

崔維茲冷靜地說：「沒有必要麻煩這位小姐，我也替她擔保。」

「我知道，閣下，但我還是要看她的身份證件。」

寶綺思說：「只怕我身邊沒有任何證件，先生。」

肯德瑞皺起眉頭。「請問你說什麼？」

崔維茲說：「這位小姐沒帶任何證件。她是一時疏忽，不過一點也沒關係，我可以負完全責任。」

肯德瑞說：「我希望能讓您負責，可是我愛莫能助，要負責任的人是我。這種情況沒什麼大不了，取得一份副本應該不難。這位年輕女士，我想也是來自端點星吧。」

「不，她不是。」

「那麼，是從基地領域的某個世界來的？」

「其實也不是。」

肯德瑞以銳利的目光望了望寶綺思，又望了望崔維茲。「這就有些麻煩了，議員先生。要從非基地的世界取得證件副本，可能就得多花點時間。由於你不是基地公民，寶綺思小姐，我需要知道你出生的世界，以及你是哪個世界的公民。然後，你得等證件副本來了再說。」

崔維茲又說：「聽著，肯德瑞先生，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浪費這個時間。我是基地政府的高級官員，我來此地執行一項重大任務，絕不能讓一些無聊的手續耽誤我的行程。」

「我無權決定，議員先生。如果我能做主，現在就會讓你們降落康普隆，可是我有一本厚厚的規章手冊，規範了我的每一項行動。我必須依照規章辦事，否則規章會反過來辦我——當然，我想此刻一定有康普隆的政府官員在等候您，如果您能告訴我他是誰，我馬上跟他聯絡，如果他命令我讓您通關，那我一定照辦。」

崔維茲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說：「這樣做不太高明，肯德瑞先生。我可不可以跟你的頂頭上司談談？」

「當然可以，可是您不能說見他就見他……」

「只要他知道想見他的是一名基地官員，我確定他立刻會來……」

「老實說，」肯德瑞道，「這話別傳出去，但那樣只會把事情愈弄愈糟。我們並非基地的直轄領域，這您是知道的。我們是所謂的『聯合勢力』，這點我們十分在意。民眾絕不希望政府表現得像基地的傀儡——我只是在說明大眾的意見，希望您能了解——因此，他們會竭盡全力展示獨立的地位。如果我的上司拒絕一名基地官員的要求，他很可能因此獲得特殊的嘉獎。」

崔維茲的表情轉趨陰鬱。「你也會嗎？」

肯德瑞搖了搖頭。「我的工作和政治還沾不上邊，閣下。不論我做了什麼，都不會有人給我嘉獎，他們只要肯付我薪水，我就謝天謝地了。我非但得不到任何嘉獎，而且動輒得咎，很容易受到各種處分，我可不希望因此受到連累。」

「以我的地位，你該知道，我可以照顧你。」

「不行的，閣下。對不起，這樣說或許很失禮，但我可不認為您有辦法。此外，閣下，這句話很難出口，但請您千萬別送什麼貴重東西給我。最近抓得很緊，接受這些東西的官員會被他們拿來殺一儆百，而且他們抓賄很有一套。」

「我不是想賄賂你。我只是在想，如果你耽誤了我的任務，端點市長能怎樣對付你。」

「議員先生，只要我拿規章手冊當擋箭牌，我就百分之百安全。萬一康普隆主席團的成員受到基地責難，那是他們的事，跟我可沒關係。但如果有必要的話，閣下，我可以讓您和裴洛拉特博士通關，駕著你們的太空艇先行著陸。只要您將寶綺思小姐留在入境站，我們會負責收容她，等到她的證件副本送來之後，我們立刻送她下去。倘若由於特殊原因，無法取得她的證件，我們會以商用交通工具送她回到她的世界。不過這樣一來，只怕有人就得支付她的交通費用。」

崔維茲注意到裴洛拉特的表情變化，於是說：「肯德瑞先生，我們能不能到駕駛艙私下談談？」

「當然可以，但我不能在這裏停留太久，否則會令人起疑。」

「不會太久的。」崔維茲說。

進了駕駛艙後，崔維茲故意把艙門緊緊關上，然後低聲道：「我到過很多地方，肯德瑞先生，卻從來沒見過像你們這樣，如此刻板地強調各種瑣碎的入境法規，尤其是面對基地公民和基地官員的時候。」

「但那個年輕女子不是基地來的。」

「即使這樣也不應該。」

肯德瑞說：「這種事情時松時緊，前些時候發生了一些醜聞，所以目前凡事都很嚴格。如果你們明年再來，也許根本不會有任何麻煩，可是現在我一點辦法也沒有。」

「試試看，肯德瑞先生。」崔維茲的語氣愈來愈柔和，「我全仰賴你開恩了，我把你當成哥兒們來拜託。裴洛拉特和我從事這項任務已有一段日子，他和我，就只有他和我兩個人。我們是好朋友沒錯，可是旅途中仍舊難免寂寞，相信你懂得我的意思。不久前，裴洛拉特遇到這個小姑娘，我不必告訴你事情的經過，反正我們最後決定帶她一塊上路。偶爾用用她，可以讓我們保持身心健康。

「問題是裴洛拉特在端點星已有家室。我自己無所謂，這你應該了解，但裴洛拉特年紀比我大，他已經到了那種有點——不顧一切的年齡。這種年紀的男人，都會想盡辦法重拾青春，所以他無法放棄她。然而，如果她出現在正式文件中，等到老裴洛拉特回到端點星，就要吃不了兜著走，可有受不完的罪了。

「我們沒有做什麼壞事，你應該了解。寶綺思小姐——她說那就是她的名字，想想她是幹哪行的，這個名字實在貼切——她不算個精明的孩子，我們也不需要她多精明。你非登記她不可嗎？能不能說太空艇上只有我和裴洛拉特？我們離開端點星的時候，記錄上只有我們兩人。其實根本不必登記這個女子，反正她完全不帶任何疾病，這點你自己也注意到了。」

肯德瑞露出一副愁眉苦臉。「我真不想為難你們。我了解這種情況，而且請您相信，我也十分同情。聽我說，如果你們認為在入境站一次值班好幾個月，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那就大錯特錯了。而且入境站中沒有任何女性，康普隆不允許這種事情。」他搖了搖頭，「我也有老婆，所以我能了解。可是，請聽我說，即使我讓你們通關，一旦他們發現那個——呃——小姐沒有證件，她馬上會入獄；您和裴洛拉特先生也將惹上大麻煩，消息很快就會傳回端點星。而我自己，則註定會丟掉這份差事。」

「肯德瑞先生，」崔維茲說，「請相信我，我只要踏上康普隆就安全了。我可以向適當人士透露我的任務，等我講清楚後，就不會再有任何麻煩。對於現在這件事，萬一有人追究，我會負完全責任——但我想這不大可能。更重要的一點，是我會舉薦你升官，而且一定能成功，因為若是有人遲疑，我保證會讓端點星對他全力施壓。至於裴洛拉特，你就放他一馬吧。」

肯德瑞猶豫了一下，然後說：「好吧，我讓你們通關。可是我得警告你們，為了預防事跡敗露，我這就要開始設法自保，而我絕不會為你們著想。更何況我很了解康普隆處理這種案子的方式，你們卻完全沒有概念。不守規矩的人，在康普隆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謝謝你，肯德瑞先生。」崔維茲說，「不會有任何麻煩的，我向你保證。」

## 第四章康普隆

### 13

崔維茲一行三人終於通關。回頭望去，入境站正迅速縮成黯淡的小光點。再過幾個小時，他們便要穿越云層。

像遠星號這樣的重力太空航具，不必借著逐漸縮小的螺旋路徑慢慢減速，卻也不能高速俯沖而下。雖然它絲毫不受重力影響，並不代表空氣阻力對它也沒有作用。即使能以直線下降，仍然必須相當謹慎，降落的速度絕不能太快。

「我們準備去哪裏？」裴洛拉特滿臉困惑地問道。「在重重云層中，我根本分不清這裏和那裏，老夥伴。」

「我一樣不知道，」崔維茲說，「但我們有一份康普隆官方發行的全息地圖，其中錄有每個陸塊的形狀，還特別突顯陸地的高度和海洋的深度，此外還包括政治領域的劃分。地圖就在電腦裏面，電腦會自動處理，能將行星表面的海陸結構和地圖資料對比，藉此將太空艇正確定位，然後循著一條『擺線』的路徑將我們帶到首府。」

裴洛拉特說：「我們若到首府去，會一頭栽進政治漩渦中心。如果正如那個海關人員暗示的，這是個反基地的世界，那我們就是自找麻煩。」

「但另一方面，首府也必定是這顆行星的學術中心，假如我們要找的資料果真存在，就一定會在那裏。至於反基地的心態，我不信他們會表現得太明目張膽。市長對我也許沒什麼好感，卻也不能坐視一名議員受辱，她絕不會允許這種先例出現。」

此時寶綺思從廁所走出來，剛洗完的雙手還濕淋淋的。她一面旁若無人地整理內衣，一面說：「對了，我相信排泄物完全被回收了。」

「沒有其他選擇。」崔維茲說，「若不回收排泄物，你想我們的清水能維持多久？我們除了冷藏的主食之外，還能喫到風味獨特的酵母蛋糕，你以為是用什麼培養出來的？我希望這樣說不會令你倒胃口，效率至上的寶綺思。」

「怎麼會呢？你以為蓋婭、端點星，還有下面這個世界的食物和清水是怎麼來的？」

「在蓋婭上，」崔維茲說，「排泄物想必和你一樣是活生生的。」

「不是活生生，而是具有意識，這兩者是有差別的。不過，排泄物的意識層級自然很低。」

崔維茲輕蔑地哼了一聲，不過沒有搭腔。他只是說：「我要到駕駛艙去陪陪電腦，雖然它現在並不需要我。」

裴洛拉特說：「我們能不能跟你一塊去陪它？我還是很難接受讓電腦處理一切，包括自動控制太空艇降落、感測其他船艦或風暴，或是別的什麼東西。」

崔維茲露出燦爛的微笑。「你一定得想辦法適應，拜託。將這艘太空艇交給電腦控制，比由我控制要安全得多。不過當然歡迎，來吧，看看這些過程對你只有好處。」

此時他們正在日照面上方，因為正如崔維茲所說，在日光下將電腦地圖與實景進行比對，要比在黑暗中來得簡單。

「這個道理顯而易見。」裴洛拉特說。

「並非全然顯而易見，即使在黑暗中，電腦也能借著地表所輻射的紅外線，進行同樣迅速的判讀。然而，波長較長的紅外線無法像可見光那樣，提供電腦充分的解析度。也就是說，在紅外線之下，電腦無法看得那麼清晰細膩。除非有必要，我希望盡量讓電腦處理最簡單的狀況。」

「假如首府在黑夜那邊呢？」

「機會是一半一半，」崔維茲說，「就算真是那樣，一旦在白晝區完成地圖比對，雖然首府在黑夜中，我們仍能準確無誤地飛去那裏。在距離首府還很遠的時候，我們就會截收到許多微波波束，還會收到那裏發出的訊息，引導我們到最合適的太空航站。根本沒什麼好擔心的。」

「你確定嗎？」寶綺思說，「你們將帶我一起下去，但我沒有任何證件，也說不出一個他們曉得的星籍——而且我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不會對他們提到蓋婭。所以說，我們降落之後，萬一有人要查我的證件，我們該怎麼辦？」

崔維茲說：「這種事不太可能發生，誰都會以為在入境站已經檢查過了。」

「但如果他們真的問起呢？」

「那麼，等事到臨頭的時候，我們再來面對問題。此時此刻，我們不要憑空製造問題。」

「等到我們面對問題的時候，很可能就來不及解決了。」

「我會用我的智慧及時解決，不會來不及的。」

「提到智慧，你是怎麼讓我們順利通關的？」

崔維茲望著寶綺思，嘴角慢慢扯出一個笑容，看起來像個頑皮的少年。「只是用點頭腦罷了。」

裴洛拉特說：「你到底是怎麼做的，老友？」

崔維茲說：「只不過找到了求他幫忙的正確法門罷了。我先試著用威脅和不著痕跡的利誘，然後又訴諸他的理智，以及他對基地的忠誠，結果都沒有成功。所以我不得不使出最後一招，說你對你的妻子不忠，裴洛拉特。」

「我的妻子？可是，我親愛的夥伴，我目前並沒有妻子啊。」

「這點我知道，但是他不曉得。」

寶綺思說：「我猜你們所謂的『妻子』，是指男性的固定女性伴侶。」

崔維茲說：「要比你說的還復雜些，寶綺思。應該說是法定的女性伴侶，由於這種伴侶關係，對方依法獲得了某些權利。」

裴洛拉特緊張兮兮地說：「寶綺思，我現在沒有妻子，過去有些時候有過，不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如果你希望舉行一個法定的儀式……」

「喔，裴，」寶綺思裝模作樣地揮了揮手，「我何必在意這種事？我擁有數不清的親密伴侶，親密的程度有如你的左臂和右臂。只有充滿疏離感的孤立體，因為找不到真正的伴侶，才必須以人為方式約定一個薄弱的代用品。」

「但我就是個孤立體，寶綺思吾愛。」

「你遲早會變得不那麼孤立，裴。你或許無法成為真正的蓋婭，可是不會再像以前那麼孤立，而且將會擁有許許多多的伴侶。」

「我只要你，寶綺思。」裴洛拉特說。

「那是因為你根本不了解，你慢慢就能體會了。」

這段對話進行的同時，崔維茲一直緊盯著顯像屏幕，盡量不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情。云層早已近在眼前，不久之後，四面八方全是灰濛濛的霧氣。

微波影像，他動念一想，電腦立刻開始偵測雷達回波。層層云霧隨即消失不見，屏幕上出現了經過電腦著色的康普隆地表，不同結構的地形彼此的分界有點模糊不清且搖擺不定。

「是不是一直都會像這樣子？」寶綺思問，聲音中帶著幾分驚訝。

「等飄到云層下方就不會了，到時會再換回可見光。」他還沒說完，陽光已經重新出現，正常的能見度也恢復了。

「我懂了。」寶綺思道。然後她轉身面對崔維茲，又說：「但我不懂的是，裴有沒有欺騙他的妻子，對那個入境站的海關人員來說，又有什麼差別呢？」

「我跟那個叫肯德瑞的傢伙說，如果他將你扣下，消息可能就會傳回端點星，然後再傳到裴洛拉特妻子的耳朵，那麼裴洛拉特就有麻煩了。我沒說他會有哪種麻煩，但我故意說得好像會很糟。男人彼此之間，都有一種同舟共濟的默契，」崔維茲咧嘴笑了笑，「男人不會出賣朋友，如果受人之託，還會拔刀相助。我想其中的道理，是因為助人者人恆助之。我猜想——」他以較嚴肅的口吻補充道，「女性之間應該也有這種默契，但我不是女性，所以從來沒機會仔細觀察。」

寶綺思的臉孔立刻浮現一重陰霾。「這是個笑話嗎？」她追問。

「不，我是說真的。」崔維茲答道，「我沒說肯德瑞那傢伙之所以放我們走，只是因為想要幫詹諾夫的忙，以免他的妻子生氣。我對他說的其他理由都起了作用，男性默契只不過是最後一股推波助瀾的力量。」

「但是這太可怕了。社會需要靠法規來維系，才能結合成一個整體。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竟然就能漠視法規，這難道不算嚴重嗎？」

「這個嘛，」崔維茲立刻自我辯護，「有些法規本身就是小題大作。在和平而經濟繁榮的時代，例如現在——這都要歸功於基地——沒有幾個世界會對進出太空規定得太嚴。而康普隆由於某種原因，卻跟不上時代，也許是因為內政方面有外人不得而知的問題。我們又何必蒙受其害呢？」

「話不能這麼說。如果我們只遵循自己認為公正合理的法規，就不會有任何法規還能成立，因為不論哪條法規，都會有人認為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假如我們想要追求個人心目中的利益，對於那些礙事的法規，我們永遠有辦法找到理由，認定它們不公正和不合理。這原本可能只是精明的投機伎倆，結果卻會導致失序和災難。即使是那些精明的投機分子，也不會得到任何好處，因為一旦社會崩潰，是沒有任何人能倖存的。」

崔維茲說：「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會輕易崩潰。你是以蓋婭的身份說話，而蓋婭不可能了解自由個體的結合方式。建立在公理和正義之上的法規，隨著環境的變遷，雖然已經不再適用，但是由於社會的慣性，卻很可能繼續存在。這時候，我們借著打破這些法規來宣告它們已經過時——甚至實際上是有害的，要算是一種既正確又有用的作為。」

「這麼說的話，每個竊賊和殺人犯都可以辯稱是為人類服務。」

「你太走極端了。在蓋婭這個超級生命體中，對於社會準則有一種自發的共識，因此沒有任何成員想要違背。其實我們還不如說，蓋婭是一灘陳腐僵化的死水。在自由個體結合而成的社會中，不可否認存在著脫序的因素，但若想要誘發創新和變化，這卻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就整體而言，這是個合理的代價。」

寶綺思將音量提高一成：「如果你認為蓋婭陳腐僵化，那就是大錯特錯。我們的一舉一動、我們的行事方法、我們的各種觀點，都在不斷接受自我檢驗。它們絕不會僅僅由於慣性而流傳下來。蓋婭借著經驗和思考來學習，因此在有需要的時候，便會進行調適和改變。」

「盡管你說的都對，自我檢驗和學習的過程卻一定很慢，因為蓋婭上除了蓋婭還是蓋婭。然而，在自由社會中，即使大多數成員同意某件事，一定還會有少數人反對。某些情況下，那些少數也許纔是對的，而只要他們夠聰明、夠積極，而且觀點真的夠正確，就會獲得最後勝利，而被後人奉為英雄。例如使心理史學臻於完美境界的哈里・謝頓，他有勇氣以自己的學說對抗整個銀河帝國，結果最後的勝利果然屬於他。」

「他的勝利到此為止，崔維茲。他所計劃的第二帝國不會實現，蓋婭星系將取而代之。」

「會嗎？」崔維茲繃著臉說。

「這是你自己的決定。不論你在跟我辯論時多麼偏袒孤立體，甚至贊成他們有做蠢事和犯罪的自由，可是在你內心深處某個暗角，仍然隱藏著一點靈光，驅使你在作抉擇的時候，同意我／們／蓋婭的看法。」

「我內心深處所隱藏的，」崔維茲的臉色更加難看，「正是我要尋找的東西。而那裏，就是我的第一站。」他指著顯像屏幕，上面映著展開在地平線上的一座大城市。在一羣低矮的建築物中，偶爾有一兩棟較為高聳，四周則環繞著點綴有薄霜的褐色田野。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太糟了，我本想在降落時欣賞一下風景，結果只顧聽你們的爭論。」

崔維茲說：「不要緊，詹諾夫。我們離開的時候，你還有一次機會。我答應你到時一定閉上嘴巴，只要你能說服寶綺思也別張嘴。」

接著遠星號便緩緩下降，循著導航微波束，降落在某個太空航站中。

### 14

當肯德瑞回到入境站，目送遠星號離去的時候，他的表情相當凝重。直到快要交班時，他顯然還十分沮喪。

此時他坐在餐桌前，正在喫今天的最後一餐。一位同事在他身邊坐下，那人身材瘦長，兩眼生得很開，稀疏的頭發顏色相當淡，金色的眉毛不仔細看根本看不出來。

「肯，有什麼不對勁？」那位同事問。

肯德瑞撅了撅嘴，然後說：「蓋堤思，剛剛通過的是一艘重力太空艇。」

「樣子古怪，零放射性的那艘？」

「那正是它沒有放射性的原因，根本不用燃料，全靠重力推動。」

蓋堤思點了點頭。「就是我們奉命注意的那艘，是嗎？」

「是的。」

「結果給你碰到了，讓你成為那個幸運兒。」

「沒那麼幸運。上面有個女的沒帶身份證件，我卻沒告發她。」

「什麼？喂，千萬別跟我講，我可不要知道，一個字也不要再聽。你或許是個好兄弟，但我可不想在事後成為共犯。」

「我並不擔心這一點，並不十分擔心，因為我必須將那艘太空艇送下去。他們想要那艘重力太空艇，或者任何一艘重力航具，這你是知道的。」

「當然，但你至少可以告發那個女的。」

「我不想這麼做。她沒結婚，她只是被拿來——拿來用用而已。」

「上面有多少男的？」

「兩個。」

「而他們只拿她一個來——來做那件事，他們一定是端點星來的。」

「沒錯。」

「端點星的人，行為都不檢點。」

「沒錯。」

「真惡心，他們竟然還安然無事。」

「其中一個已經結婚，他不想讓他老婆知道。如果我告發她，他老婆就會發現這件事。」

「他老婆不是在端點星嗎？」

「當然啦，可是她總有辦法知道。」

「如果讓他老婆發現了，那是他活該。」

「我同意，可是我不願做那個惡人。」

「你沒告發這件事，他們一定會好好修理你。不想給一個傢伙惹麻煩，不是什麼正當理由。」

「換成你，你會告發嗎？」

「我想，我必須這麼做。」

「不，你也不會。政府希望得到那艘太空艇，假如我堅持要告發那個女的，那兩個男的便會改變著陸計劃，直接飛往其他行星，政府不會希望看到這種結果。」

「可是他們會相信你嗎？」

「我想應該會。她還是個很可愛的女人，想想看，像這樣一個女人，竟然願意陪兩個男人同行，而已婚男人又有膽量利用這種機會。你可知道，這實在很誘惑人。」

「我想你不會希望尊夫人聽到你這番話，甚至只是知道你有這種想法。」

肯德瑞氣沖沖地說：「誰會去告訴她？你？」

「得了吧，你自己心裏明白。」蓋堤思的憤慨很快就消退，他又說，「這樣做對那些傢伙沒有好處，我是說，你就這樣讓他們通關。」

「我知道。」

「下面的人很快便會發現，就算你僥幸不受處罰，他們可不會那麼幸運。」

「我知道，」肯德瑞說，「我替他們感到遺憾。不管那個女的會帶給他們多少麻煩，跟那艘太空艇比起來都不算什麼了。那個船長還說了些……」

肯德瑞突然住口，蓋堤思急忙問道：「說了些什麼？」

「算了。」肯德瑞說，「如果傳出去，倒黴的是我。」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我也不會。不過，我還是替那兩位端點星來的感到遺憾。」

### 15

任何一個經歷過太空旅行，體驗過那種單調的人，都知道太空飛行真正令人興奮的時刻，就是即將降落另一顆行星之前。此時向下望去，地表景觀迅疾後退，可以不時瞥見陸地、湖海，以及像是幾何圖形的田野與道路。這個時候，肉眼已能分辨各種色彩，包括綠色的植物、灰色的混凝土、褐色的曠野、白色的積雪等等。而最令人感到興奮的，莫過於看到人羣聚集之處。在每個世界上，各個城鎮都各有各的幾何構圖與建築特色。

假如乘坐的是普通太空船，還能體會到著陸以及在跑道上滑行的興奮。遠星號的情況則不同，它緩緩飄浮在空中，很技巧地平衡了重力與空氣阻力，最後靜止在太空航站正上方。由於此刻風速很高，使得著陸因而更加困難。如果將遠星號的「重力響應」調得很低，不單它的重量會減到不可思議的程度，連質量亦將同時變小。倘若質量太接近零，它很快會被強風吹跑，因此現在必須增加重力響應，並且巧妙地利用噴射推進器，以抵抗行星的引力與強風的推力，而後者需要密切配合風力強度的變化。若是沒有一臺稱職的電腦，絕不可能順利做到這一點。

遠星號不斷往下降，其間難免需要小幅修正方向，最後終於落在航站標示出的指定地點。

當遠星號降落時，天空是一片蒼藍，還摻雜著些許慘白的色彩。即使已到達地面，風速絲毫不減，雖然不再有飛航安全的威脅，強風帶來的寒意仍令崔維茲退避三舍。他立刻明白，他們的備用衣物完全不適於康普隆的氣候。

反之，裴洛拉特卻在四處觀望，露出一副十分欣賞的神情，還津津有味地深深吸了一口氣，好像陶醉在刺骨寒風中，至少暫時如此。他甚至故意拉開大衣，讓風吹進他的胸膛。他知道，不久就得再把大衣拉起來，並將圍巾裹緊，不過現在他要感受大氣的存在，這是在太空艇中所無法體驗的。

寶綺思用大衣緊緊裹住自己，還用帶著手套的雙手把帽子拉低，蓋住兩只耳朵。她的五官皺成一團，顯出一副可憐相，眼淚似乎都快要掉下來。

她喃喃抱怨道：「這是個邪惡的世界，它憎恨並虐待我們。」

「並不盡然，寶綺思吾愛。」裴洛拉特態度認真地答道，「我確定此地居民都喜歡這個世界，而這個世界——呃，如果照你的說法來說——也喜歡他們。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室內，裏面一定很暖和。」

他突然想起該怎麼做，趕緊敞開大衣將她圍住，她則依偎在他胸前。

崔維茲盡量不理會寒冷的溫度。他從航站管理局取得一張磁卡，並用口袋型電腦檢查了一下資料是否齊備——包括停泊處的位址、太空艇番號與引擎號碼等等。他再一次四下查看，以確定太空艇絕對安全，然後買了最高額的意外險（其實並沒有必要，因為就康普隆的科技水準而言，看來還無法對遠星號構成威脅。萬一併非如此，那麼即使再多的賠償也無法彌補了）。

崔維茲在預期的地點找到了計程車站。（一般說來，太空航站的許多設施，不論是位置、外觀或使用方法，都已經全部標準化。由於旅客來自各個世界，這當然是有必要的。）

他送出召喚計程車的訊號，但只按下「市區」作為目的地。

一輛計程車借著反磁滑板滑到他們面前，車身被風吹得輕微飄蕩，同時還不停發顫，那是被聲音不小的引擎所帶動的。這輛計程車外表是深灰色，後門貼著白色的計程車徽，司機穿著深色外套，頭上戴著一頂白色毛皮帽。

裴洛拉特若有所感，輕聲道：「這行星似乎偏愛黑白兩色。」

崔維茲說：「到了市區，也許就會比較多彩多姿。」

司機對著一個小型麥克風講話，可能是為了省去開關車窗的麻煩。「三位，到市區去嗎？」

他講的銀河方言音韻平板，但相當動聽，而且不難懂。在一個陌生的世界，這總是能令人松一口氣。

崔維茲答道：「是的。」後車門便立刻滑開。

寶綺思先坐進去，接著是裴洛拉特，最後纔是崔維茲。車門關上之後，一股暖氣向上湧來。

寶綺思搓了搓手，長長吁了一口氣。

車子慢慢開出航站，司機問道：「你們駕駛的是重力太空艇，對嗎？」

崔維茲冷冷地說：「照它降落的方式看來，你還會懷疑嗎？」

司機說：「那麼，它是端點星出廠的嘍？」

崔維茲說：「你還知道哪個世界會造這種太空艇嗎？」

司機一面將計程車加速，一面似乎在咀嚼對方的回答。然後他說：「你總是用問句來回答問題嗎？」

崔維茲忍不住說：「有何不可？」

「這樣的話，假如我問你，你的名字是不是葛蘭・崔維茲，你會怎麼回答？」

「我會回答：你為何要問？」

計程車在航站外停了下來，那司機說：「好奇！我再問一遍：你是不是葛蘭・崔維茲？」

「關你什麼事？」崔維茲的聲音變得嚴厲且充滿敵意。

「朋友，」司機說，「我們就停在這裏，直到你回答這個問題為止。如果你在兩秒鐘內，不肯明確地回答是或不是，我便將乘客隔間的暖氣關掉，我們就這樣一直耗下去。我再問一遍，你是不是葛蘭・崔維茲，端點星的議員？假如你的回答是否定的，你必須拿出身份證件讓我看看。」

崔維茲說：「沒錯，我是葛蘭・崔維茲。身為基地的議員，我希望受到和這個身份相符的禮遇。你不這麼做，將會吃不了兜著走，老兄，怎麼說？」

「現在我們可以帶著比較輕松的心情上路。」計程車繼續向前開去，「我很仔細地選擇乘客，我該接的只有兩位男士，沒料到竟然還有個女的，所以我有可能弄錯了。不過也無妨，只要我接到你，等我們到達目的地之後，就由你負責把這個女的交代清楚。」

「你不知道我的目的地。」

「我恰巧知道，你要去運輸部。」

「我不是要去那裏。」

「這絲毫不重要，議員先生。假如我真是計程車司機，自然會載你到你要去的地方；既然我不是，我就要載你到我要你去的地方。」

「對不起，」裴洛拉特俯身向前，「你當然應該是計程車司機，你開的是計程車。」

「誰都可能開計程車，但不是每個人都有執照，也不是每輛看起來像計程車的都是計程車。」

崔維茲說：「別再玩遊戲了。你是誰？你到底在做什麼？別忘了你的所作所為都得向基地負責。」

「我不必負什麼責，」那司機說，「但我的上級或許吧。我是康普隆安全局的人，奉上級的命令，以完全合乎你身份地位的方式接待你，但是你必須跟我走。請你凡事三思而後行，因為這輛車備有武裝，而我奉命遇到攻擊必須自衛。」

### 16

計程車加速到巡航速度之後，車身變得絕對平穩而安靜。崔維茲坐在那裏一動不動，似乎全身都僵住了。他雖然沒有望著裴洛拉特，也曉得他不時瞥向自己，臉上帶著不安的表情，彷彿在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請告訴我。」

至於寶綺思，崔維茲只是很快瞄了一眼，就知道她冷靜地端坐著，顯然根本不在乎。當然，她本身就是整個世界，雖然與蓋婭有著天文數字的距離，整個蓋婭仍然裹在她的皮囊中。在真正緊急的情況下，她還有一個穩當的靠山。

可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顯然，入境站的那個海關人員循例將報告送了下來，只不過沒提到寶綺思。這份報告引起安全人員的興趣，甚至連運輸部也插上一腳。但是為什麼呢？

現在是承平時期，據他所知，康普隆與基地之間並沒有特殊的緊張關係。而自己又是基地的重要官員……

慢著，他曾經告訴那個海關人員肯德瑞，自己有重要公事要與康普隆政府交涉。為了順利通關，他特別強調這一點。肯德瑞的報告中一定也提到這件事，這當然會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他未曾預料到會有這個結果，他早該想到的。

那麼，他那所謂正確無比的判斷力呢？難道他也開始相信自己是個黑盒子，就像蓋婭所認為（或聲稱所認為）的那樣。是否由於建立在迷信上的過度自信不斷膨脹，使自己陷入泥沼而無法自拔？

他怎麼會突然變得那麼蠢？他一生之中難道沒犯過錯嗎？他能預知明日的天氣嗎？他在賭運氣的遊戲中大贏過嗎？答案都是否定的，否定的，否定的。

那麼，是否只有尚在醞釀中的大事，他的想法才會永遠正確？他又怎能分辨呢？

算了吧！反正當初他只不過提到，自己身負重要的公務——不，他用的字眼是「基地安全事宜」……

那麼，光是他為基地安全事宜而來這一點——而且是祕密行動，事先未曾知會對方——就足以引起他們的注意。可是，他們在弄清楚究竟之前，行動一定會萬分謹慎，應該對自己相當禮遇，將自己奉為上賓。他們不該使用綁架的手法，也不該對自己威脅恫嚇。

但他們正是這樣做的，為什麼呢？

是什麼因素，讓他們感到已有足夠強大的力量，膽敢採取這種方式對待端點星的議員？

會不會是地球？會不會是那個將起源世界成功隱藏起來的力量？甚至第二基地那些偉大的精神學家，都不是那個力量的對手。如今，是不是他剛踏上尋找地球的第一站，那個力量就先發制人？地球難道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嗎？

崔維茲搖了搖頭，這樣會導致妄想的。難道要將每件事都記到地球賬上？難道他遇到的每一個古怪行動、每一條歧路、每一項情勢的逆轉，都是地球祕密策劃的結果？一旦開始有這樣的想法，他就已經不戰而敗了。

這時，他覺得車子開始減速，思緒一下子被拉回現實。

他突然想到，在通過市區的時候，他連一眼也沒有向外望去。現在他才匆匆四下望了望，發現建築物都相當矮。但這是一顆寒冷的行星，想必建築結構大部分在地底。

他看不到任何一絲色彩，這似乎跟人類的天性不合。

他偶爾才會看到一個行人，一律全身緊緊裹著。不過，人羣或許也跟建築物一樣，大多數都在地底。

計程車在一座低矮、寬闊、位於窪地的建築物前停下，崔維茲看不到那建築物的底層。過了一陣子，車子仍舊停在該處，司機自己也紋風不動，他的高筒白帽幾乎碰到車頂。

崔維茲突然冒出一個疑問，這司機要怎樣進出車子，纔不會將帽子碰掉？然後他說：「好啦，司機，現在怎麼樣？」他壓抑著怒氣，和任何一位受辱的高傲官員無異。

康普隆人用來隔開司機與乘客的力場隔板絕不落後，聲波完全能夠通過這個閃爍的無形力場。不過崔維茲相當肯定，有形物質若非帶有巨大能量，是絕對不可能穿透的。

司機說：「有人會上來接你們，現在好好坐著，放輕松點。」

他的話還沒說完，就有三個人頭從建築物所在的窪地緩緩且穩穩地冒出來。接著，三人身體的其他部分才逐一出現，顯然他們是乘坐類似自動扶梯的裝置上來的。不過從崔維茲現在的位置，還無法看清楚那個裝置。

當那三個人走近時，計程車的客用車門打了開，大量的冷空氣立刻刮進去。

崔維茲走出來，順手將大衣一路拉到領口。另外兩人也跟著他下了車，寶綺思顯得很不情願。

那三個康普隆人完全看不出身材，因為他們穿的衣服像氣球般鼓脹，裏面或許還有電暖設備。崔維茲對這種服裝很不以為然，它們在端點星幾乎派不上用場。有一年冬天，他從鄰近的安納克里昂借來一件電暖大衣，結果發現它會一直慢慢加溫，當他覺得太熱的時候，已經出了一身大汗，令他渾身不舒服。

三名康普隆人走近時，崔維茲注意到他們都帶著武器，心中不禁十分惱怒。他們非但無意掩飾，而且恰恰相反，每個人的外衣都大剌剌掛著一個皮套，裏面裝著一支惹眼的手銃。

其中一名康普隆人走到崔維茲面前，粗聲道：「失禮了，議員先生。」隨即以粗魯的動作拉開他的大衣，雙手伸進去，很快將崔維茲的上下左右、前胸後背，以及兩條大腿都摸索了一遍。接著，他還將崔維茲的大衣甩了甩、摸了摸。崔維茲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不知所措，直到一切完畢，才明白已被迅速又有效率地搜了身。

裴洛拉特則扭曲著臉孔，任由另一個康普隆人對他進行類似的羞辱。

第三個康普隆人正走向寶綺思，但她早有心理準備，不等對方伸出手來，便將大衣猛然褪下，身上只剩一層單薄的衣裳，就這樣站在呼嘯的寒風中。

她說：「你看得出來我沒有任何武裝。」她冰冷的聲音恰似四周的低溫。

的確，任何人都看得出來。那個康普隆人抖了抖她的大衣，彷彿從它的重量就能判斷是否藏有武器（或許他真有這個本事），然後退了開來。

寶綺思匆匆將大衣裹在身上，一時之間，崔維茲對她的行動不禁肅然起敬。他知道她有多怕冷，但她剛才穿著寬松而單薄的上衣長褲站在那裏，卻一點也沒有發抖或打戰。（但他又不禁懷疑，是否在緊急情況下，她能從蓋婭的其他部分吸取一些溫暖。）

其中一個康普隆人做了個手勢，三位外星人士便尾隨著他，另外兩個康普隆人則走在他們後面。此時街上有一兩個行人，根本懶得向這裏多望一眼。也許他們對這種事司空見慣，更可能是因為他們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盡快走到室內某個目的地。

崔維茲現在終於知道，那三個康普隆人剛纔是用滑動坡道上來的，此時他們一行六人則順著坡道下滑。不久，他們通過一道閘門——看來簡直跟太空船的閘門一樣復雜，不過顯然並非為了鎖住空氣，而是避免熱量外逸。

然後，他們立刻置身一座巨大的建築物中。

## 第五章太空艇爭奪戰

### 17

崔維茲的第一個觀感，是身處於一個超波戲劇的場景，尤其像是以帝國為時代背景的歷史傳奇劇。那種戲劇有個特定的場景，幾乎千篇一律，沒有什麼變化（據他所知，或許每個超波戲劇製作人都是沿用同一個佈景）。那個場景模擬的是全盛時期的川陀，一個偉大的環球大都會。

場景中有龐大的空間，有來去匆匆的行人，還有些小型交通工具，沿著它們的專用道路急馳而去。

崔維茲抬起頭來，幾乎以為會看到計程飛車爬升到幽暗的穹頂洞口，但至少這點只是他的想象。事實上，他驚魂甫定之後，注意到這座建築顯然比川陀上的小得多。這只是一座單一建築物，並非向四面八方綿延數千英里的建築羣。

此外，色調也完全不同。在超波戲劇中，川陀的絢麗色彩被誇張到不可能的程度，而人物的服飾若認真考究起來，則完全不實際又不實用。不過，那些五顏六色與褶邊穗帶都只具有象徵性意義，是用來影射帝國——尤其是川陀這座城市——的頹廢與墮落（如今，這種觀點有絕對的必要）。

然而，這樣說來，康普隆與頹廢墮落可說完全背道而馳。裴洛拉特在太空航站對色調所作的評語，在此地可以找到充分佐證。

墻壁幾乎是一片灰色，天花板則是白色的，人們身上的衣服也只有黑、灰、白三色。偶爾可以看到一套全黑的服裝，全灰的則更常見，不過崔維茲一直沒看到全白的。然而衣服的式樣卻各有不同，彷彿人們雖然被剝奪了色彩，仍堅持要設法塑造個人的風格。

每個人不是面無表情，便是緊繃著一張臉。女性一律留短發，男性的頭發則比較長，不過都往後梳成短辮。路人擦肩而過時，彼此都不會多望一眼。此地見不到悠然或茫然的人，彷彿人人心中都有正事，找不到空位裝別的事情。男女的穿著沒什麼不同，唯一的分別在於頭發的長度、胸部的輕微隆起以及臀部的寬度。

他們三人被帶進一座電梯，一口氣下了五層。從電梯出來後，又被帶到一扇門前，灰色的門上有一行不顯眼的白色小字，寫的是「運長：蜜特札・李札樂」。

帶頭的康普隆人在那行字上按了一下，不久之後整行字都亮起來。房門隨即打開，一行人便魚貫而入。

那是個很大的房間，而且相當空蕩，沒有什麼陳設。如此設計或許是故意的，用來突顯空間使用的奢侈程度，以展現主人的權威與氣派。

遠處的墻邊站著兩名警衛，他們臉上毫無表情，眼睛緊盯著進來的每一個人。房間中央擺著一張大辦公桌，位置比正中僅略偏後方。坐在辦公桌後面的，想必就是蜜特札・李札樂。此人身材壯碩，黑眼珠，臉上毫無皺紋，強有力的雙手放在桌上，手指很長，指尖接近正方形。

這位運長（崔維茲假定應該是指「運輸部長」）一身暗灰色的服裝，只有外套的翻領是顯眼的白色，並有兩道白色線條從翻領向下延伸，在胸前正中交叉，然後繼續向下走。崔維茲看得出來，雖然這套服裝的剪裁刻意淡化女性胸部曲線，那個白色交叉卻具有凸顯的作用。

這位部長無疑是女性。即使從她的胸部看不出來，她的短發也是明顯的標志；她臉上雖然沒有化妝，五官也足以顯出她的性別。

她的聲音也是不折不扣的女性化，彷彿是渾厚的女低音。

她說：「午安，我們難得有這個榮幸，接待來自基地的男性訪客，再加上一位報告中未曾提到的女子。」她的目光掃過每一個人，最後停在崔維茲身上。崔維茲則眉頭深鎖，僵直地站在那裏。「其中一位男性還是議員。」她補充道。

「是基地的議員。」崔維茲試圖使自己的聲音聽來很有派頭，「葛蘭・崔維茲議員，正在執行基地的任務。」

「執行任務？」部長揚起眉毛。

「執行任務。」崔維茲重復了一遍，「所以，為何把我們當成重犯一樣對待？我們為何會被武裝人員逮捕，然後像犯人一樣被帶到這裏？我希望你能了解，基地議會絕不會喜歡聽到這種事。」

「姑且不論這些，」寶綺思說，她的聲音跟那位較成熟的女性比起來，似乎尖銳了一點，「我們得永遠這樣站著嗎？」

部長神態自若地盯著寶綺思，好一會兒之後，才舉起一隻手臂。「三張椅子！快！」

一道門打開來，出現了三名穿著康普隆典型樸素服裝的男子，動作敏捷地搬來三張椅子，原本站在辦公桌前的三個人立即坐下。

「好，」部長帶著冰冷的笑容說，「大家舒服些了嗎？」

崔維茲可不那麼想，這些椅子都沒有襯墊，坐起來冷冰冰的，而且椅面與椅背都是平面，完全沒有考慮到人體曲線。他說：「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裏？」

部長看了看擺在桌上的文件。「我會解釋的，但我首先要確定一下，你的太空艇是端點星出廠的遠星號。這點是否正確，議員先生？」

「正確。」

部長抬起頭來。「議員先生，我對你說話都加上了頭銜。為了禮貌起見，你也能這樣做嗎？」

「部長閣下成不成？或是有別的尊稱？」

「沒有別的尊稱，閣下，而且你不必多費脣舌，『部長』就足夠了。如果你不喜歡一直重復，偶爾用『閣下』也行。」

「那麼對於你的問題，我的回答是：正確，部長。」

「這艘太空艇的艇長是葛蘭・崔維茲，基地的公民，端點星議會的一員——事實上，還是新科議員——而你就是崔維茲。我說的這些是否完全正確，議員先生？」

「你說的都沒錯，部長。既然我是基地的公民……」

「我還沒說完，議員先生，等我說完你再抗議不遲。與你同行的是詹諾夫・裴洛拉特，學者，歷史學家，也是基地的公民。那就是你，對不對，裴洛拉特博士？」

當部長銳利的目光轉向他時，裴洛拉特不禁有點喫驚。「是的，沒錯，我親……」他突然住口，又重說一遍，「是的，沒錯，部長。」

部長生硬地拍了一下手。「送到我這裏來的報告，並未提到有一名女子。這女子是太空艇的固定成員嗎？」

「是的，部長。」崔維茲說。

「那麼我自己跟這名女子談談，你的名字是？」

「大家都叫我寶綺思，」寶綺思坐得筆直，以冷靜而清晰的口吻說，「不過我的全名很長，閣下，你需要全知道嗎？」

「我暫時不需要。你是基地的公民嗎，寶綺思？」

「我不是，閣下。」

「你是哪個世界的公民，寶綺思？」

「我沒有任何文件，能證明我是哪個世界的公民，閣下。」

「沒有證件，寶綺思？」她在面前的文件上做了一個注記，「這點我記下了。你在這艘太空艇上做什麼？」

「我是一名乘客，閣下。」

「你登上太空艇之前，崔維茲議員或裴洛拉特博士有沒有要求查閱你的證件，寶綺思？」

「沒有，閣下。」

「你曾經主動告訴他們，你沒有身份證件嗎，寶綺思？」

「沒有，閣下。」

「你在太空艇上的職務是什麼，寶綺思？你的名字和你的職務相符嗎？」

寶綺思以傲然的口氣說：「我只是乘客，沒有其他的職務。」

崔維茲插嘴道：「你為什麼要為難這女子，部長？她觸犯了哪條法律？」

李札樂部長將目光從寶綺思轉到崔維茲身上。「你是一位外星人士，議員先生，你不清楚我們的法律。然而，如果你決定來我們的世界訪問，就得接受這些法律的管轄。你不能隨身帶著你們的法律，我相信這是銀河法的通則。」

「這點我同意，部長。可是光這麼說，我還是不知道她犯了你們哪條法律。」

「議員先生，銀河中有一條通則，任何人造訪另一個世界，只要這個世界和他的母星屬於不同政治領域，他就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件。許多世界在這方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許是因為重視觀光業，或者根本就是漠視法律規章。我們康普隆則不同，我們是個法治的世界，而且嚴格執行各項法令。她是個沒有星籍的人，這就違反了我們的法律。」

崔維茲說：「這件事她根本沒有選擇。太空艇由我駕駛，我把太空艇降落到康普隆，她只好跟我們一起來。部長，難道你認為她該請求我將她拋到太空中嗎？」

「這只表示你也觸犯了我們的法律，議員先生。」

「不，事實並非如此，部長。我可不是外星人士，我是基地的公民，而康普隆和它的藩屬世界都是基地的聯合勢力。身為基地公民，我可以在此地自由旅行。」

「當然可以，議員先生，只要你有證明文件，證明你的確是基地的公民。」

「我的確有，部長。」

「但即使身為基地公民，你也沒有權利觸犯我們的法律，而你帶著一名無星籍人士同行，便已經觸犯我們的法律。」

崔維茲遲疑了一下。顯然那位海關人員肯德瑞並未信守承諾，所以自己也沒有必要再保護他。於是崔維茲說：「我們在入境站沒被攔下來，我認為，這就等於默許我可以帶這名女子同行，部長。」

「你們的確沒遭到攔阻，議員先生。入境當局的確未將這名女子報上來，反而讓她一起通關。然而據我猜想，入境站的官員判斷——相當正確地判斷——讓你的太空艇登陸，要比追究一個無星籍人士更重要。嚴格說來，他們這樣做是違法的，這件事我們自然會作適當處置。但我可以肯定，他們的違法行為將獲判無罪。我們是個絕對法治的世界，議員先生，但並未嚴苛到不講理的程度。」

崔維茲立即接口：「那麼，我現在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部長。如果你真的沒有從入境站得到太空艇上有個無星籍人士的消息，那麼當我們降落時，你還不知道我們是否觸犯了任何法律。但很明顯的是，在我們降落的那一刻，你已經準備逮捕我們，事實上，你也的確這麼做了。在不可能知道我們犯法的情況下，你為什麼會採取這種行動？」

部長微微一笑。「我能了解你的疑惑，議員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你們遭到逮捕這件事，和我們當初知不知道你的乘客沒有星籍無關。我們如今是在替基地辦事，正如你指出的，我們是基地的聯合勢力。」

崔維茲瞪著她說：「但這是不可能的事，部長。簡直比不可能更糟，根本就是荒謬。」

部長發出咯咯的笑聲，聽起來好像一串緩緩流動的蜜汁。「我覺得你這種說法真有意思——比不可能更糟，根本就是荒謬。議員先生，我同意這個說法。然而不幸的是，這兩者對你都不適用。你為什麼會這樣想呢？」

「因為我是基地政府的官員，正在為基地執行任務。他們絕不可能想逮捕我，他們也根本沒這個權力，因為我擁有立法者豁免權。」

「啊，你漏掉了我的頭銜，但你實在太激動了，也許情有可原。話說回來，我受託之事並非直接將你逮捕，我這樣做只是為了完成我的真正任務，議員先生。」

「什麼任務，部長？」崔維茲說。面對這個難纏的女人，他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

「就是扣押你的太空艇，議員先生，然後把它送還基地。」

「什麼？」

「你又漏掉了我的頭銜，議員先生。你實在太過懶散，這樣對你自己沒好處。我想，這艘太空艇並不是你私人的。難道它是你設計的，你建造的？還是你自己出錢買的？」

「當然都不是，部長，它是基地政府撥給我使用的。」

「那麼，基地政府想必有權將它收回，議員先生。我猜，這是一艘很有價值的太空艇。」

崔維茲沒有回答。

部長又說：「這是一艘重力太空艇，議員先生。這種太空艇不可能太多，即使基地也只擁有少數幾艘，他們一定後悔撥了一艘給你。也許你能說服他們，撥給你另一艘不那麼珍貴的，但仍足以應付你的任務需要。不過，我們必須將你駕來的這艘扣下。」

「不行，部長，我不能放棄這艘太空艇，我也不相信基地要求你這麼做。」

部長微微一笑。「不是專門要求我，議員先生，也不是特別找上康普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基地管轄範圍內，以及跟基地結為聯合勢力的各個世界和星域，全都收到了這項請託。從這一點，我可以推論基地不知道你的行蹤，正在氣急敗壞地到處找你。我還可以更進一步推論，你來到康普隆，根本不是來執行基地的任務——那樣的話，他們就應該知道你在哪裏，直接找我們幫忙即可。總而言之，議員先生，你一直在對我說謊。」

崔維茲有些心虛地說：「我想看看基地政府給你的那份公函，部長。我想，我應該有這個權利。」

「如果一切訴諸法律，當然可以。我們對於法律程序極端重視，議員先生，你的權益能夠獲得完全的保障，我向你保證。然而，如果我們能在這裏達成一項協議，不必對外張揚，不讓法律行動耽誤時間，那將會更理想、更簡單。我們比較喜歡這樣做，我確信基地也是一樣，它絕不願讓全銀河都知道有個立法者逃亡，否則基地將處於『荒謬』的難堪情境，據你我的估計，那要比『不可能』更糟。」

崔維茲再度保持沉默。

部長等了一下，又繼續以一貫的沉著口氣說：「好啦，議員先生，不管走哪條路，非正式的協議或是法律行動，反正那艘太空艇我們要定了。你帶來一個沒有星籍的乘客，這究竟會使你受到什麼懲罰，將取決於我們所採取的途徑。若是訴諸法律，她將使你罪加一等，你們都會被判最重的徒刑。我向你保證，刑罰絕對不輕。假如能達成一項協議，我們將以商用太空船，送這位女乘客到她想去的任何目的地，如果你們希望的話，你們兩位也可以跟她一起去。或者，假如基地同意，我們可以提供一艘我們自己的太空船給你，絕對足敷你的需要。當然，前提是基地必須償還我們一艘同型號的太空船。此外，如果由於任何原因，你不希望回到基地控制的疆域，我們或許會願意提供你政治庇護，最後你還有可能成為康普隆公民。你看，倘若你和我們達成一項友善的協議，將會有很多有利的選擇；假使堅持自己的合法權益，你將落得一無所有。」

崔維茲說：「部長，你太過熱心了，你答應了一些自己無法做到的事。基地既然要求你們將我遣返，你就不能為我提供政治庇護。」

部長說：「議員先生，我從來不做無法實現的承諾。基地的要求只是收回那艘太空艇，並未提到要你這個人，或是其上任何人，他們唯一想要的只有那艘航具。」

崔維茲很快瞥了寶綺思一眼，又說：「部長，能否請你允許我跟裴洛拉特博士，以及寶綺思小姐商量一下？」

「當然可以，議員先生，你們有十五分鐘時間。」

「私下商量，部長。」

「議員先生，會有人帶你們到另一個房間，十五分鐘之後，再將你們帶回來。在那個房間裏，不會有人打擾你們，我們也不會監聽你們的談話。我可以對你們作出承諾，而我一向信守諾言。然而，外面會有足夠嚴密的警衛，所以請別愚蠢得妄想逃走。」

「我們了解，部長。」

「而當你們回來的時候，我們希望你能主動同意放棄那艘太空艇。否則，法律程序將隨即展開，那樣你們的下場會很慘。議員先生，明白了嗎？」

「明白了，部長。」崔維茲極力控制住怒火，因為此時表露怒意對他根本沒有好處。

### 18

這是個小房間，但光線很充足。裏面有一張長椅，外加兩把椅子，還能聽見通風扇的輕微聲響。整體而言，比起那個又大又空的部長辦公室，這裏顯然使人覺得更為舒適自在。

他們由一名警衛帶領，來到這個房間。那名警衛身材高大，表情嚴肅，一隻手始終擺在銃柄附近。三個人走進房間後，警衛並未跟進來，他站在門口，以嚴肅的聲音說：「你們有十五分鐘。」

他的話還沒說完，房門就「砰」的一聲拉上了。

崔維茲說：「我只能希望他們不至於竊聽我們的談話。」

裴洛拉特說：「她的確對我們作過承諾，葛蘭。」

「你總是以自己的標準判斷別人，詹諾夫。她所謂的『承諾』並不算什麼，只要她高興，她會毫不猶豫地變卦。」

「沒關係，」寶綺思說，「我可以把這個地方屏蔽起來。」

「你身上有屏蔽裝置？」裴洛拉特問。

寶綺思微微一笑，雪白的牙齒一閃即逝。「蓋婭的心靈就是一種屏蔽裝置，裴，那可是個碩大的心靈。」

「我們會落到這個地步，」崔維茲氣呼呼地說，「就是因為那個碩大的心靈有先天性限制。」

「你是什麼意思？」寶綺思說。

「三邊聚會結束之後，你們將關於我的記憶，從市長和第二基地的堅迪柏兩人心中抽除。他們再也不會特別想起我，頂多有些模糊而毫不重要的印象，我應該可以從此無憂無慮。」

「我們必須這麼做，」寶綺思說，「你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

「是啊，我是永遠正確的葛蘭・崔維茲。但你們並未從他們的記憶中，將我的太空艇也除掉，對不對？布拉諾市長沒有要我這個人，她對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可是她卻想把太空艇要回去，她沒有忘記那艘太空艇。」

寶綺思皺起眉頭。

崔維茲說：「你想想看，蓋婭理所當然假設太空艇是我的一部分，我們兩者是一體的，只要布拉諾不再想起我，她就不會想到太空艇。問題是蓋婭不了解什麼叫個體性，它把太空艇和我想成了一個單一生命體，這卻是一種錯誤的想法。」

寶綺思柔聲說：「這的確有可能。」

「好了，所以說，」崔維茲斷然道，「現在應該由你來糾正這個錯誤。我一定要保有我的太空艇，還有那臺電腦，沒有任何東西能取代它們。因此，寶綺思，請確保我不會失去太空艇，反正你可以控制心靈。」

「沒錯，崔維茲，可是我們不會輕易控制任何人。為了促成三邊聚會，我們的確動用了這種力量，但你可知道那次聚會花了多少時間籌劃、計算、衡量嗎？花了許多年，這絕不誇張。我不能為了提供某人方便，就這樣走到一個女人面前，開始調整她的心靈。」

「現在難道不是……」

寶綺思繼續有力地說：「一旦開始這樣的行動，我要做到什麼程度為止？當初在入境站，我就可以影響那人的心靈，那我們便能立即通關；困在計程車裏的時候，我也可以影響那人的心靈，那麼他就會讓我們離去。」

「嗯，既然你提起這件事，當時你為什麼沒那樣做？」

「因為我們不知道會導致什麼結果，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後遺癥，情況很可能會變得更糟。如果我現在調整那個部長的心靈，將會影響到她今後待人處事的方式。由於她是政府的高級官員，這就有可能影響到星際關係。除非把這些問題完全釐清，否則我們根本不敢碰觸她的心靈。」

「那你為什麼還要跟著我們？」

「因為你的生命可能遭到威脅，我必須不計一切代價保護你，甚至犧牲我的裴或我自己也在所不惜。在入境站，你的生命並未受到威脅，而現在也沒有。你必須自己設法解決問題，至少，在蓋婭估量出某種行動的後果，並真正採取行動之前，你一切都要靠自己。」

崔維茲陷入沉思好一陣子，然後說：「這樣的話，我必須作些嘗試，但也許不會成功。」

此時房門突然打開，「啪」的一聲滑進門槽，聲音和剛才關門時一樣響。

那警衛說了一句：「出來。」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裴洛拉特悄聲問道：「你準備怎麼做，葛蘭？」

崔維茲搖了搖頭，也悄聲答道：「我還不完全確定，必須見機行事。」

### 19

他們回到部長辦公室，李札樂部長仍坐在辦公桌後面。看到他們走進來，她臉上立刻現出獰笑。

她說：「我相信，崔維茲議員，你現在準備告訴我，你已經決定放棄這艘基地太空艇。」

「部長，」崔維茲冷靜地說，「我是來跟你談條件的。」

「沒什麼條件可談，議員先生。如果你堅持，我們很快就能安排一場審判，還能更快地審理終結。我向你保證，即使在一場絕對公正的審判中，你也一定會被定罪，因為你帶了一位無星籍的人士入境，這點證據確鑿，毫無辯白的餘地。將你定罪後，我們就能合法扣押那艘太空艇，而你們三人將受到嚴厲的懲處。不要只為了拖延一天的時間，而將重刑攬到自己身上。」

「然而，部長，還是有些條件可談，因為不論你多快將我們定罪，也無法未經我的同意就扣押那艘太空艇。沒有我的幫助，無論你用什麼方法強行進入，都會令太空艇炸毀，而太空航站和其中每一個人也會跟著陪葬。如此一來必將激怒基地，這是你沒有膽量做的事情。要是你為了強迫我打開太空艇，而以威脅或凌虐的手法對付我們，當然就違反了你們的法律。但如果你不顧一切，不惜違法也要讓我們受酷刑，甚至將我們關進最不人道的黑牢中，那麼基地一定會發現這件事，而且會更加氣憤。不管他們多麼想把太空艇要回去，也絕不會容許虐待基地公民的先例出現。我們是不是能談談條件了？」

「真是一派胡言，」部長的臉色變得很陰沉，「如果有必要，我們會向基地求援，他們一定知道如何打開自家制造的太空艇，不然他們也會逼你打開。」

崔維茲說：「你漏掉了我的頭銜，部長，但你的情緒實在太激動了，所以也許情有可原。你自己明明知道，向基地求援是你最不願做的一件事，因為你根本不想將太空艇交還他們。」

部長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你在胡說八道什麼，議員先生？」

「我的胡說八道，部長，也許不宜讓第三者聽到。請把我的朋友和這位小姐送到一間舒適的套房，他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讓你的警衛也離開，他們可以留在門外，你還可以讓他們留下一柄手銃。你不是個嬌小女子，再握著一柄手銃，你就根本不用怕我，我並未攜帶任何武器。」

部長隔著辦公桌傾身面對崔維茲。「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怕你。」

她頭也不回，就向一名警衛做了個手勢。那名警衛立刻趨前，在她身邊「啪」的一聲站定。她說：「警衛，把那個人，還有那個人，帶到五號套房，讓他們待在那裏，好好招待並嚴加看管。如果他們受到任何不良待遇，或者安全上有什麼閃失，你要負全責。」

接著她便站了起來。崔維茲雖然決心保持絕對鎮定，仍免不了感到有點膽怯。她個子相當高，至少和一米八五的崔維茲一樣高，或許還高出一釐米左右。不過她的腰肢很細，交叉在胸前的兩道白條向下延伸，在她的腰際圍了一圈，使得原本的纖腰看起來更細。雖然她如此高大，舉止卻另有一種優雅。崔維茲沮喪地想到，她剛才說根本不怕他，看來八成沒錯，假如兩人扭打起來，他想，她一定能毫不費力地將自己按倒在地。

她說：「跟我來吧，議員先生。如果你準備胡說八道一番，那麼為了你的面子著想，愈少人聽到愈好。」

她以輕快的步伐走在前面帶路，崔維茲跟在她後面。她的巨大身影帶來一種無形壓迫感，令他感到整個人縮小一號，以前他跟任何女性在一起，都從來沒有這種感覺。

他們走進一座電梯，當電梯門關上的時候，她說：「現在只剩下我們兩個人，議員先生。但如果你有個錯覺，以為用武力對付我，就能達到某種幻想中的目的，請趕快打消這個念頭。」她又用愈來愈平板的聲調，以及明顯的調侃語氣說，「看來你是個相當強壯的人種，但我向你保證，若有必要，我輕而易舉便能折斷你的手臂，或是你的脊背。我身上有武器，但我根本不必動用。」

崔維茲搔著臉頰，目光忽下忽上打量著她。「部長，在摔跤比賽中，我不會輸給同量級的任何男人。但我已經決定放棄這一戰，因為我明知打不過你。」

「很好。」部長說。她看起來十分高興。

崔維茲說：「我們要到哪兒去，部長？」

「下面！很下面！不過你不必驚慌。我想，在超波戲劇中，這是把你帶去地牢的第一步。但我們康普隆並沒有地牢，只有合乎人道的監獄。我們要去我的私人寓所，雖然比不上帝國黑暗時期的地牢那麼刺激，但想必較為舒適。」

當電梯門向一側滑開，兩人踏出電梯的時候，崔維茲估計他們至少距離行星表面五十米。

### 20

崔維茲四下打量這間寓所，顯然相當驚訝。

部長繃著臉說：「你對我的住處不以為然嗎，議員先生？」

「不，我沒理由那麼想，部長，我只是感到訝異，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自從我來到你們的世界，根據眼見耳聞所得到的一點點印象，我以為它是個——是個很有節制的世界，戒除了一切無謂的奢侈。」

「的確如此，議員先生。我們的資源有限，因此生活必定和此地氣候一樣不理想。」

「部長，可是這些。」崔維茲伸出雙手，彷彿要擁抱整個房間。自從來到這個世界，他現在才真正見到了色彩。這裏的長椅鋪著厚實的襯墊，墻壁發出柔和的壁光，地板則鋪著力場毯，走在上面既有彈性又安靜無聲。「這些無疑是奢侈的享受。」

「正如你剛才所說，議員先生，我們戒除無謂的奢侈、浮誇的奢侈、過度浪費的奢侈。然而這些，則是私人的奢侈，而且自有用處。我的工作繁忙，責任又重，我需要一個地方，能讓我暫時忘掉工作上的煩惱。」

崔維茲說：「在他人背後，是不是所有的康普隆人都過著這樣的生活，部長？」

「這取決於工作的性質和責任的輕重。這種生活很少有人過得起，或是有資格享受，但多虧我們的倫理規範，也很少有人會有這種慾望。」

「可是你，部長，卻過得起、有這個資格，而且想要過這種生活。」

部長說：「隨著地位而來的，除了責任還有特權。現在請坐下，議員先生，然後告訴我，你到底有什麼瘋狂的想法。」她已經坐在一張長椅上，襯墊承受著她扎實的重量，緩緩沉了下去。她指著不遠處一張同樣柔軟的椅子，示意崔維茲坐在那裏，以便他能面對著她。

崔維茲坐了下來。「瘋狂，部長？」

部長顯然放鬆許多，將右手肘倚在一個枕頭上。「私下談話時，我們無需太過拘泥正式晤談的規範。你可以叫我李札樂，而我叫你崔維茲。告訴我，崔維茲，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

崔維茲雙腿交叉，往椅背上一靠。「聽我說，李札樂，你給我兩個選擇，一是自願放棄那艘太空艇，二是接受一場正式審判，兩者都會使你得到那艘太空艇。但你又想盡辦法說服我接受第一種選擇，還願意拿另一艘太空船來交換，讓我和朋友們得以繼續我們的旅程。如果我們願意，甚至能留在康普隆，並歸化為公民。而在一些小事上，你願意給我十五分鐘的時間，讓我和我的朋友商量對策。你甚至願意把我帶到你的私人寓所，而我的朋友，此刻想必正在舒適的套房中休息。總而言之，李札樂，你拼命想收買我，希望我會自動將太空艇交給你，而不必動用審判。」

「得了吧，崔維茲，難道你一點也不覺得我是基於人道？」

「絕不。」

「或是我認為讓你主動屈服，會比一場審判更迅速、更方便？」

「不！我認為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審判有個很大的缺點，它是個公開事件。你曾經好幾次提到，這個世界擁有嚴格的司法體系，所以我猜想，你很難安排一場不留記錄的審判。而只要有記錄，基地就會知道這件事，一旦審判結束，你就必須將太空艇交還基地。」

「當然如此，」李札樂面無表情地說，「太空艇是屬於基地的。」

「可是，」崔維茲說，「如果和我私下達成協議，就不必在正式記錄中提到這件事。你可以從我手中接過那艘太空艇，而由於基地根本不知情——甚至不知道我們在這個世界——康普隆就能將太空艇留下。我很肯定，這纔是你們真正的意圖。」

「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她臉上依然沒有任何表情，「難道我們不是基地邦聯的一部分？」

「不完全是，你們的身份是聯合勢力。在銀河地圖中，基地的成員世界如果以紅色表示，康普隆和它的藩屬世界則是一片淡粉紅色。」

「即使如此，身為聯合勢力，我們當然會跟基地合作。」

「你們會嗎？康普隆難道不曾夢想完全獨立的地位，甚至領導權？你們是個古老的世界，幾乎所有的世界都故意拉長自己的歷史，但康普隆的確是個古老的世界。」

李札樂部長臉上閃過一絲冷笑。「甚至是最古老的，若是我們相信某些狂熱分子的主張。」

「有沒有可能曾有一段時期，康普隆的確是一小羣世界的領導者？你們難道不會夢想重拾失落的權柄嗎？」

「你認為我們有這麼不切實際的夢想嗎？在我知道你的想法之前，我將你的懷疑稱為瘋狂；現在我知道了，證明我的說法一點都沒錯。」

「夢想或許不可能實現，卻仍然有人懷抱著夢想。端點星坐落於銀河極外緣，僅僅擁有五個世紀的歷史，比任何世界的歷史都要短，如今卻統領整個銀河。康普隆難道沒有這種夢想嗎？嗯？」崔維茲露出微笑。

李札樂仍然保持嚴肅的神情。「據我們了解，端點星能達到今天的地位，是哈里・謝頓的計劃付諸實現的結果。」

「那是一種心理支柱，讓大家相信端點星是無敵的。它恐怕只存在於人們的信仰中，而康普隆政府可能就不相信。話說回來，端點星還擁有一根科技支柱，它能稱霸銀河，無疑是靠先進的科技做後盾——你們急於得到的重力太空艇，就是個很好的例子。除了端點星，沒有任何世界會製造重力太空艇，康普隆若能得到一艘，並從中學到詳盡的運作原理，你們的科技一定會向前跨出一大步。我並不相信這就足以使你們趕上端點星，但你們的政府可能就是這麼想。」

李札樂說：「你這話是在說笑。既然基地希望收回那艘太空艇，任何政府若想保有它，都註定會觸怒基地。而歷史告訴我們，觸怒基地絕對不是好玩的事。」

崔維茲說：「除非基地發現了值得發怒的事，否則怎麼可能被觸怒呢？」

「這樣的話，崔維茲——讓我們假設，你對這個狀況的分析並非全然瘋狂——如果你將太空艇交給我們，趁機敲我們一筆竹槓，不是對你很有利嗎？根據你的論點，若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得到太空艇，我們會願意付出極高的代價。」

「你們指望我在事後不會向基地報告？」

「當然。假如你要報告，自己也會受牽連。」

「我可以辯稱當時受到威脅。」

「是啊，不過你的常識告訴你，你們的市長絕不會相信你的說法。來吧，咱們做個交易。」

崔維茲搖了搖頭。「我不要，李札樂部長，那艘太空艇是我的，我絕不會讓給別人。我已經跟你講過，如果你們試圖硬闖進去，會引發威力強大的爆炸。我向你保證我說的是實話，別指望這只是虛聲恫嚇。」

「可以由你將它打開，重新設定電腦。」

「這點毋庸置疑，但我不會那樣做。」

李札樂深深吸了一口氣。「你知道的，我們有辦法令你改變心意。如果不是直接對付你，也能對你的朋友裴洛拉特博士，或是那個年輕女子下手。」

「嚴刑拷打嗎，部長？這就是你們的法律？」

「不，議員先生。但我們也許不必那麼殘酷，心靈探測器總是屢試不爽。」

進了部長的寓所之後，崔維茲首度感到一陣心寒。

「你同樣不能那麼做。將心靈探測器用在非醫療用途上，不論在銀河哪個角落，都是一種非法行為。」

「但我們如果逼不得已——」

「我願意賭一賭，」崔維茲冷靜地說，「因為那樣做對你們沒好處。我的護艇決心如此堅定，在心靈探測器扭轉我的意志之前，我的大腦就會受到嚴重損傷。」這只是在唬人，他想，同時內心的寒意更甚，「即使你們技術高超，能夠令我回心轉意，而不傷及我的大腦，我又真的打開了太空艇，並解除它的武裝，將它雙手奉上，你們仍然得不到任何好處。那上面的電腦甚至比太空艇本身更先進，它設計得——我也不知道如何做到的——唯有跟我配合才能充分發揮潛能，它是我所謂的『私人電腦』。」

「那麼，假如讓你保有那艘太空艇，由你繼續擔任駕駛員，你願考慮為我們駕駛嗎？你將成為康普隆的榮譽公民，領取巨額薪資，享受極豪奢的生活，而你的朋友也一樣。」

「不行。」

「那麼你有什麼建議？我們就這樣看著你和你的朋友駕駛太空艇升空，飛回銀河中？我要警告你，在被迫放棄之前，我們也許會索性通知基地，說你和你的太空艇都在這裏，將一切交給他們處理。」

「讓你們自己也得不到？」

「如果一定得不到，或許我們寧願將它交還基地，也不願讓一個傲慢無恥的外星人士撿便宜。」

「那麼我來建議一個我自己的折中方案。」

「折中方案？好，我洗耳恭聽，說吧。」

於是崔維茲謹慎地說：「我正在執行一項重要任務，這項任務最初由基地資助。如今資助似乎暫時中止，但任務的重要性並未消失。希望康普隆能繼續資助我，我若順利完成任務，康普隆將因此受惠。」

李札樂現出半信半疑的表情。「事後你不打算把太空艇還給基地？」

「我從未計劃那樣做。假如基地認為我還有可能想到歸還這件事，就不會那麼拼命尋找這艘太空艇。」

「但這並不表示你會把太空艇交給我們。」

「一旦我完成任務，太空艇可能對我就沒用了。在那種情況下，我不會反對由康普隆接收。」

兩人默默對望了好一陣子。

然後李札樂說：「你用的是條件句，太空艇『可能』怎樣怎樣，這種話對我們沒什麼意義。」

「我大可信口開河，但那樣做對你們又有什麼意義？我的承諾既謹慎又有限，至少顯示我是誠心誠意的。」

「真聰明，」李札樂點了點頭，「我喜歡你這番話。好吧，說說你的任務是什麼，又如何能使康普隆受惠？」

崔維茲說：「不，不，該輪到你表態了。我若能證明這項任務對康普隆很重要，你可願意支持我？」

李札樂部長從長椅中站起來，又變成一個氣勢迫人的高大身軀。「我餓了，崔維茲議員，空著肚子我沒法再談下去。我要招待你一些喫的喝的，但不會太豐盛。喫完之後，我們再來談出個結果。」

此時，崔維茲覺得她臉上露出一種饑渴的期待，因此他緊閉嘴巴，心裏多少有點不自在。

21

這一餐或許相當營養，但並不怎麼可口。主菜包括一客燉牛肉，上面澆著芥末醬，下面鋪了一層青葉蔬菜。崔維茲認不出那是什麼蔬菜，也不喜歡那種又苦又咸的味道，後來他才弄明白，原來那是一種海草。

主菜之後是一道水果，喫起來像是帶點桃子味的蘋果（味道還真不錯），此外還有一杯深色的熱飲，但由於實在太苦了，崔維茲只喝了一半，就詢問能否換杯冷開水。每樣食物的分量都很少，不過此時此刻，崔維茲也不會在意。

這一餐完全自理，沒有任何僕傭服務，部長親自下廚，親自上菜，飯後還親自將碗盤刀叉收拾幹凈。

「我希望你喫得愉快。」他們離開餐廳時，李札樂這麼說。

「相當愉快。」崔維茲並不熱絡地答道。

部長又在長椅上坐下來。「我們回到原先的話題吧，」她說，「你剛才提到，康普隆可能憎惡基地在科技上的領導地位，以及在銀河中的政治霸權。就某方面而言，這的確是事實，可是相較之下，只有少數熱衷星際政治的人，才對這方面的問題感興趣。更貼切的說法是，一般康普隆人對基地的道德淪喪相當反感。雖然許多世界都有道德淪喪的情形，但端點星似乎最為惡名昭彰。我敢說，這個世界的反端點星敵意即根源於此，而不是那些更抽象的問題。」

「道德淪喪？」崔維茲不解地問道，「不管基地有什麼缺失，你都必須承認，在它管轄的那一部分銀河，行政相當有效率，財政也很清廉。一般說來，民權普遍受到尊重，而且……」

「崔維茲議員，我是指兩性間的道德。」

「這樣的話，我就更不了解你的意思了。就這方面而言，我們是個絕對道德的社會，不論在社會哪個層面，都有許多女性成員。我們的市長就是女性，而且議會裏將近半數……」

部長臉上閃過一絲怒容。「議員先生，你在逗我嗎？你當然知道兩性間的道德是指什麼，在端點星上，婚姻究竟算不算一件神聖的事？」

「你所謂的神聖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正式的結婚儀式，將一男一女結合在一起？」

「當然有，只要當事人希望這樣做。這種儀式有助於簡化稅務和繼承的問題。」

「但離婚也是允許的？」

「當然可以。如果硬要將兩個人永遠綁在一起，那纔是不道德呢。當夫妻兩人……」

「難道沒有宗教上的約束嗎？」

「宗教？的確有人根據古代祭儀創出一套哲學，可是這和婚姻又有什麼關係？」

「議員先生，在康普隆上，凡是和性有關的事物，都會受到嚴格控制。非但絕對不能有婚外性行為，即使夫妻之間，性的體現也受到重重限制。我們感到極其震驚，有些世界——尤其是端點星——似乎把性當作無傷大雅的單純社交娛樂，不論什麼時間、什麼方式、什麼對象，只要高興即可放縱一番，一點也不顧及宗教上的意義。」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很遺憾，但我無法著手改造銀河，甚至對端點星也無能為力。可是，這又和我的太空艇有何相干？」

「我是在講公眾對太空艇這個事件的意見，以及輿論如何限制了我的妥協程度。假如康普隆民眾發現，你在太空艇上藏了一個年輕迷人的女子，用來供你和你的夥伴發泄性慾，將會引起他們強烈的反感。我考慮到你們三人的安全，才力勸你接受和平的妥協方案，以免受到公開審判。」

崔維茲說：「我想你是利用剛才的用餐時間，想出這個新的威脅勸誘方式。我現在是不是應該害怕暴民對我動用私刑？」

「我只是指出潛在的危險。難道你能否認，那名同行的女子並非專供發泄性慾之用？」

「我當然否認。寶綺思是我的朋友裴洛拉特博士的伴侶，沒有別人跟他分享。你也許不會將他們的關係定義為婚姻，但我相信在裴洛拉特心目中，以及在那女子心目中，他倆的確有著婚姻關係。」

「你是在告訴我，你自己沒有介入其中？」

「當然沒有，」崔維茲說，「你把我當成什麼了？」

「我無法判斷，我不了解你的道德觀。」

「那麼讓我來解釋一下，我的道德觀告訴我，自己不該覬覦朋友的財產，或是玩弄他的伴侶。」

「你甚至不受誘惑？」

「我無法控制誘惑的浮現，可是想要我屈服，卻絕無可能。」

「絕無可能？或許是你對女人沒興趣。」

「你可別那麼想，我當然有興趣。」

「距離你上次跟女人發生性關係，已經多久了？」

「幾個月吧，我離開端點星之後，就從來沒有過。」

「你一定不喜歡這樣。」

「當然不喜歡，」崔維茲的情緒十分激動，「可是情非得已，我毫無選擇餘地。」

「你的朋友裴洛拉特看到你這麼苦，一定願意把他的女人和你分享。」

「我沒有在他面前表現出來，但我即使讓他知道，他也不會願意和我分享寶綺思。我想那女子也不會同意，況且我對她並沒有吸引力。」

「你這麼說，是因為你曾經嘗試過？」

「我沒有嘗試過，我覺得不需要嘗試就能下這個判斷。總之，我並不特別喜歡她。」

「真是難以置信！男人應該公認她是迷人的女性。」

「就肉體而言，她確實迷人，然而她並不合我的口味。原因之一是她太年輕，有些地方太孩子氣。」

「那麼，你比較喜歡成熟的女人？」

崔維茲頓了一下，這是個陷阱嗎？他小心翼翼地答道：「我的年紀夠大了，足以欣賞一些成熟的女人。這跟我的太空艇又有什麼關係？」

李札樂說：「暫且忘掉你的太空艇。我今年四十六歲，一直單身；我太忙了，始終沒有時間結婚。」

「這樣說來，照你們的社會規範，你必定一直過著禁慾的生活。你問我多久沒有性生活了，難道就是這個原因嗎？你是不是要我提供這方面的意見？如果真是這樣，我會說這種事不像飲食，沒有性生活的確令人不舒服，但是不會活不下去。」

部長微微一笑，再度露出饑渴的眼神。「別誤會我，崔維茲。地位自然會帶來特權，而且我可以小心行事，所以我並非全然的禁慾者。然而，康普隆的男性無法令我滿足。我承認道德是絕對的美德，但它確實令這個世界的男性產生了罪惡感。他們失去了冒險犯難、勇往直前的精神，來得慢，去得快，而且普遍缺乏技巧。」

崔維茲非常謹慎地說：「這點我也幫不上任何忙。」

「你在暗示這可能是我的錯？我無法挑起他們的慾望？」

崔維茲舉起一隻手。「我完全沒有這個意思。」

「這樣說來，如果給你機會，你將如何反應？你，一個來自荒淫世界的男人，一定有過各式各樣的性經驗。而且你已經被迫禁慾好幾個月，卻有個年輕迷人的女子不斷出現在你面前。面對著一個像我這樣的女人，她正是你自稱喜歡的那種成熟典型，你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崔維茲說：「我會循規蹈矩，對你敬愛有加，這才配得上你的地位和尊貴。」

「別傻了！」部長說。她一隻手挪到右側腰際，解開了束腰的白色帶子，再將那條帶子從胸前與頸部扯下，這時，她的黑色上裝明顯地松開了。

崔維茲僵坐在那裏。她這個念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或者，這是她在各種威脅都失敗之後，另一種收買自己的手段？

她的上裝已經連同堅硬的束胸一起落下。這位部長就這樣坐著，腰部以上完全赤裸，臉上帶著驕傲無比的神情。她的胸部可說是她本人的縮影——碩大，堅挺，散發出令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怎麼樣？」她說。

崔維茲老老實實地答道：「太壯觀了！」

「那你打算怎麼做？」

「根據康普隆的道德觀，我該怎麼做，李札樂女士？」

「那對端點星的男人有什麼意義？你們的道德觀又會叫你怎麼做？開始吧，我的胸部很冷，渴望得到溫暖。」

崔維茲站起來，隨即開始寬衣。

## 第六章地球的真面目

### 22

崔維茲覺得像是吃了迷幻藥，不知道時間過了多久。

他身旁躺著運輸部長蜜特札・李札樂。她趴在牀上，頭轉向一側，張著嘴巴，不時發出清晰的鼾聲。知道她睡著了，崔維茲才放心一點。他希望她醒來之後，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曾經睡了一覺。

崔維茲其實也困極欲眠，但他感到自己必須保持清醒，不能讓她醒來的時候，發現他正在呼呼大睡。這點相當重要，必須讓她了解，當她筋疲力盡、不省人事之際，他仍然精神飽滿。她會希望「基地浪子」一直保持生龍活虎的狀態，而此時此刻，最好不要令她失望。

就某方面而言，他做得很好。他猜對了，雖然李札樂魁梧強健、擁有極大權力、輕視她碰到過的所有康普隆男性，並且對於有關基地浪子性技巧的傳說（她從哪裏聽來的？崔維茲感到納悶）交雜著恐懼與神往，不過，她卻樂於被男人征服。這甚至可能是她長久以來的願望，只是她一直沒機會表達這種慾望與期待。

崔維茲的行動便是以這個猜測為指導原則，結果很幸運，他發現自己猜對了（永遠正確的崔維茲，他自嘲地想）。如此不但取悅了這個女人，也讓崔維茲取得了主導權，將她的精力完全榨乾，自己卻沒有花太多氣力。

不過這也不容易，她擁有令人贊嘆的胴體（她說自己四十六歲，卻絲毫不比二十五歲的運動員遜色），以及無窮無盡的精力——只有她那狂野的慾望才能將它揮霍殆盡。

事實上，若能將她馴服，教她懂得如何節制，並且在不斷的練習中（可是他撐得過來嗎？）讓她對自己的能力更有自知之明，而更重要的是，對他的能力也更加了解，那麼，這也許會是一件愉快……

鼾聲突然停止，她微微動了一下。他將右手放在她肩膀上輕輕撫摩，她的眼睛就張開了。崔維茲用手肘撐著身子，盡量使自己看起來毫無倦容且精力充沛。

「我很高興你睡著了，親愛的。」他說，「你實在需要休息。」

她睡眼惺忪地對他微微一笑，崔維茲突然有點不安，以為她會提議再來云雨一番。但她只是努力翻了個身，變得仰躺在牀上，然後用柔和而滿足的口吻說：「我一開始就沒看錯，你的確是個性愛高手。」

崔維茲盡量表現出謙遜的態度。「我應該更節制一點。」

「胡說，你做得恰到好處。我本來還在擔心，怕你一直保有性生活，精力都給那個年輕女子耗盡了。但你的表現使我相信事實並非如此，你說的都是實話，對不對？」

「我剛開始就表現得像個半飽的樣子嗎？」

「不，你一點都不像。」說完她就爆笑出來。

「你還想要用心靈探測器嗎？」

她又哈哈大笑。「你瘋啦？我現在還願意失去你嗎？」

「但你最好能暫時失去一下。」

「什麼？！」她皺起眉頭。

「如果我永遠待在這裏，親……親愛的，是不是要不了多久，就會有人竊竊私語，指指點點？然而，如果我能離去，繼續執行我的任務，我自然會經常回來向你報到，而我們自然會關起門來敘舊一番——況且我的任務極為重要。」

她一面考慮，一面隨手搔了搔右臀。然後她說：「我想你說得對，我不喜歡這個提議，但是——我想你說得對。」

「你不用擔心我不會回來。」崔維茲說，「我不會那麼傻，忘記這裏有什麼在等我。」

她對他笑了笑，輕輕碰了碰他的臉頰，又望著他的眼眸說：「你覺得快樂嗎，吾愛？」

「快樂得難以形容，親愛的。」

「但你是基地人，你正處於人生的黃金歲月，又剛好來自端點星，你一定慣於和具有各種技巧的各種女人……」

「我從未遇到任何一個——任何一個——有一分像你的女人。」崔維茲毫不費力就說得理直氣壯，畢竟這是百分之百的實話。

李札樂以得意的口吻道：「好吧，既然你這麼說。話說回來，你知道的，有道是積習難改，我想我不能沒有任何保證就輕易相信一個男人。你和你的朋友裴洛拉特，在我了解並批準你們的任務後，應該就能上路，繼續執行這項任務，但我要將那年輕女子留在這裏。她會受到很好的款待，你不用怕，但我相信裴洛拉特博士會想念她，所以他一定會要你經常返回康普隆，即使你對這項任務的狂熱，可能讓你想在外面逗留很久。」

「可是，李札樂，這是不可能的。」

「是嗎？」她的雙眼立刻透出懷疑的目光，「為什麼不可能？你需要那個女的做什麼？」

「我跟你講過，不是為了性，而我講的都是實話。她是裴洛拉特的，我對她沒興趣。何況，如果她想學你剛才得意洋洋地擺出的那些招式，我確定她會立刻斷成兩截。」

李札樂差點笑起來，但她剋制住笑意，以嚴厲的口吻說：「那麼，如果她留在康普隆，對你又有什麼影響？」

「因為她對我們的任務極為重要，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她同行的原因。」

「好吧，那麼，你們的任務到底是什麼？現在是你告訴我的時候了。」

崔維茲只遲疑了非常短的時間。如今必須實話實說，他根本編不出那麼有說服力的謊言。

「聽我說，」他道，「康普隆也許是個古老的世界，甚至是最古老的世界之一，但它絕不可能是最最古老的。人類這種生物並非發源此地，最早在這裏生存的人類，是從別的世界遷徙來的；但人類可能也不是從那裏發源，而是來自另一個更古老的世界。不過，這種回溯的過程終究有個盡頭，我們一定會回溯到最初的世界，也就是人類的發祥地。我要尋找的正是地球。」

蜜特札・李札樂突如其來的強烈反應令他嚇了一大跳。

躺在牀上的她，雙眼睜得老大，呼吸突然變得急促，身上每條肌肉似乎全都僵住，兩隻手臂硬邦邦地向上舉起，雙手食、中兩指交叉在一起。

「你說出了它的名字。」她嘶啞地悄聲道。

### 23

她沒有再說什麼，也沒有再望他一眼。她的雙臂慢慢垂下，兩腿移到牀沿，然後背對著他坐起來。崔維茲仍舊躺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曼恩・李・康普所說的一番話，此時在他腦際響起，當時，他們是在那個空洞的賽協爾旅遊中心裏面。他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康普提到自己的祖星，也就是崔維茲如今立足之處，他是這麼說的：「他們對地球有著迷信式的恐懼，每當提到這個名字，他們都會舉起雙手，食指和中指交叉，藉此祛除黴運。」

事後纔想起這些話有什麼用！

「我應該怎麼說呢，蜜特札？」他喃喃問道。

她輕輕搖了搖頭，站起身來，朝一扇門大步走過去。她穿過之後，那扇門隨即關上，不一會兒，便有水聲從裏面傳出來。

現在的他全身赤裸，模樣狼狽，除了等待別無良策。他也想到是否應該跟她一起淋浴，卻很肯定最好別這樣做。但由於他覺得似乎被排拒在浴室之外，想洗澡的沖動反而立刻劇漲。

她終於走出來，開始默默挑選衣服。

他說：「你介不介意我——」

她什麼也沒說，崔維茲便將沉默解釋為默許。他本想昂首闊步走進浴室，表現得像個健壯的男子漢，卻又覺得很別扭，就好像小時候，他不守規矩惹母親生了氣，母親並不處罰他，只是不再跟他說話，令他感到極為難過而沮喪。

進了那間四壁光滑的小浴室之後，他四下望了望，發現裏面空空如也，什麼東西都沒有。他又更加仔細地檢查了一遍，仍舊什麼也找不到。

他把門打開，伸出頭來說：「我問你，怎樣才能開啟淋浴？」

她把體香劑（至少，崔維茲猜想它具有類似功效）放在一旁，大步走進浴室，依舊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是舉起手來指了指。崔維茲的目光順著她的手指望去，這纔看到墻上有個淡粉紅色的圓點，顏色極淺，彷彿設計師不願為了標示一個小小的功能，而破壞那種純白的美感。

崔維茲輕輕聳了聳肩，向那面墻湊過去，伸手碰觸那個圓點。想必那就是他該做的動作，因為下一瞬間，大蓬細碎的水花便從四面八方襲來。他大口喘著氣，趕緊再碰一下那個圓點，水花立即停止。

他又打開門，知道自己看起來一定更加狼狽，因為他全身抖得十分厲害，幾乎連話都說不清楚。他以嘶啞的聲音問道：「熱水怎麼開？」

現在她終於正眼瞧他，他滑稽的模樣顯然使她忘了憤怒（或是恐懼，或是任何困擾著她的情緒），因為她先是喫喫竊笑，隨即又毫無預警地沖著他哈哈大笑。

「什麼熱水？」她說，「你以為我們會把能源浪費在洗澡水上？你剛才開的是暖和的溫水，已經除掉了寒氣，你還想要什麼？你這個溫室養大的端點星人！給我進去洗！」

崔維茲猶豫了一下子，不過只是一下子而已，因為他顯然沒有其他選擇。

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又碰了一下那個粉紅圓點，這次他已有心理準備，咬緊牙關忍受著冰冷的水花。溫水？他發現身上開始冒起肥皂泡沫，判斷現在是「洗滌週期」，想必不會持續太久，於是趕緊這裏搓搓，那裏搓搓，全身上下到處都搓了搓。

接下來是「沖洗週期」，啊，真暖和！嗯，也許並非真正暖和，只不過沒有先前那麼冷，但是對完全凍僵的身體而言，當然要算相當暖和。不久水花突然停了，當時他正想將水關掉，並納悶李札樂剛才如何全身乾爽地走出來，因為這裏絕對沒有毛巾或其他代用品。此時，突然出現一陣急速的氣流，若非各個方向風力相當，他一定馬上被吹得東倒西歪。

這是一股熱氣，幾乎可說太熱了。崔維茲想，那是因為與熱水比較之下，加熱空氣所消耗的能源要少得多。熱氣很快將他身上的水珠蒸乾，幾分鐘後，他已經能幹爽地走出浴室，就像一輩子從未碰過水一樣。

李札樂似乎完全恢復了。「你覺得還好嗎？」

「相當好。」事實上，崔維茲覺得全身舒暢異常，「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洗冷水的心理準備，你沒告訴我……」

「溫室裏的花朵。」李札樂略帶輕蔑地說。

他借用了她的體香劑，然後開始穿衣服，這才發覺只有她有幹凈的內衣可換，自己卻沒有。他說：「我應該怎樣稱呼——那個世界？」

她說：「我們管它叫『最古世界』。」

他說：「我又怎麼知道剛才說的那個名字是禁忌？你告訴過我嗎？」

「你問過嗎？」

「我怎麼知道該問？」

「你現在知道了。」

「我一定會忘記。」

「你最好別忘。」

「這有什麼差別呢？」崔維茲覺得火氣來了，「只是一個名字，一些聲音罷了。」

李札樂以陰鬱的語氣說：「有些字眼是不能隨便說的，你會隨時隨地說出你知道的每個字眼嗎？」

「有些字眼的確很粗俗，有些不適於說出口，有些在特殊場合會傷人。我剛才用的那個字眼，屬於哪一類？」

李札樂答道：「它是個可悲的字眼，是個嚴肅的字眼。它代表我們的祖先世界，而這個世界已不復存在。它很悲壯，我們感覺得到，因為它距離我們很近。我們盡量不談到它，如果不得不提及，也不會提到它的名字。」

「手指交叉對著我又是什麼意思呢？這樣怎能撫慰痛苦和悲傷？」

李札樂漲紅了臉。「那是一種反射動作，我是給你逼的。有些人相信那個字眼會帶來不幸，甚至光是想想都會倒黴，他們就是用那個動作祛除黴運。」

「你是否也相信交叉手指真能祛除黴運？」

「不相信——嗯，也可以說相信。我要是不那麼做，心中就會感到不安。」她在說話的時候，目光一直避開他。然後，她彷彿急於改變話題，馬上又說：「你們那位黑發姑娘，對於你們尋找——你所說的那個世界，究竟有什麼重要性？」

「說最古世界吧，或是你連這個稱呼都不願意用？」

「我寧可完全不討論這件事，但還是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我相信，她的祖先就是從最古世界移民到現在那顆行星的。」

「跟我們一樣。」李札樂驕傲地說。

「可是她的族人擁有一些口傳歷史，她說那是了解最古世界的關鍵線索。但我們必須先找到它，才能利用那個線索，研究上面的記錄。」

「她在說謊。」

「或許吧，但是我們必須查清楚。」

「既然你有了這個女子，以及她那些不可靠的知識，你又已經準備和她一起去尋找最古世界，為什麼還要來康普隆呢？」

「因為想要找出最古世界的位置。我以前有個朋友，他跟我一樣是基地人，不過他的祖先來自康普隆。他曾經肯定地告訴我，許多有關最古世界的歷史在康普隆是家喻戶曉的。」

「他真這麼說？他有沒有告訴你任何有關它的歷史？」

「有的。」崔維茲再次實話實說，「他說最古世界已經死了，上面充滿放射性。他也不清楚為什麼，但他認為可能是核爆的結果，也許是在一場戰爭中發生的。」

「不對！」李札樂高聲吼道。

「不對？是不曾有戰爭，還是最古世界沒有放射性？」

「它有放射性，但並非由於戰爭的緣故。」

「那麼它是如何變得具有放射性呢？它不可能一開始就有放射性，否則根本不會有任何生命存在，但人類這種生物正是起源於最古世界。」

李札樂似乎在猶豫，她站得筆直，呼吸沉重，幾乎是在喘氣。她說：「那是一種懲罰。它是使用機器人的世界之一，你知道什麼是機器人嗎？」

「知道。」

「他們使用機器人，因此受到懲罰。每個擁有機器人的世界都受到了懲罰，全都不存在了。」

「李札樂，是誰懲罰他們？」

「是『懲罰者』，是歷史的力量，我也不確定。」她的目光又避開他，眼神有些不安。然後，她壓低聲音說：「去問別人吧。」

「我願意問別人，但我該找誰問呢？康普隆上有人研究過太古歷史嗎？」

「有的，他們不受我們歡迎，我是指不受一般康普隆人的歡迎。可是基地，你們的基地，卻堅持他們所謂的學術自由。」

「我認為這個堅持很好。」崔維茲說。

「凡是被外力強迫的，都是不好的。」李札樂回嘴道。

崔維茲聳了聳肩。辯論這種題目好像沒有任何意義，於是他說：「我的朋友裴洛拉特博士，可以算是一位太古歷史學家。我相信他一定希望見見康普隆的同道，你能幫忙安排嗎，李札樂？」

她點了點頭。「有個名叫瓦希爾・丹尼亞多的歷史學家，寄身在本市的大學裏。他沒有開課，不過你們想知道的事，他也許都能告訴你們。」

「他為什麼沒開課？」

「不是政府不準，只是學生都不選他的課。」

「我想，」崔維茲盡量避免透出譏諷的口氣，「是政府鼓勵學生不去選他的課。」

「學生怎麼會想上他的課？他是個懷疑論者，到處都有這樣的人，你知道的。總有些人喜歡跟一般的思想模式唱反調，而且這種人都十分高傲自大，以為只有自己的看法才正確，其他大多數人都是錯的。」

「難道許多時候不正是這樣嗎？」

「從來沒有！」李札樂怒吼道，她的語氣萬分堅定，表示顯然沒有必要就這個問題再討論下去，「縱然他死守著他的懷疑論，他告訴你的答案，也註定和任何康普隆人說的一模一樣。」

「什麼答案？」

「如果要尋找最古世界，你一定會無功而返。」

### 24

在指定給他們的套房裏，裴洛拉特仔細聽完崔維茲的敘述，又長又嚴肅的面容始終毫無表情。然後他說：「瓦希爾・丹尼亞多？我不記得聽過這個名字，但若是在太空艇上，我或許能從我的圖書館中找到他的論文。」

「你確定沒聽過這個人？好好想一想！」崔維茲說。

「此時此刻，我實在想不起來聽過這個名字。」裴洛拉特十分謹慎地說，「但無論如何，我親愛的兄弟，銀河中稍有名望的學者，我沒聽說過或記不起來的，少說也有好幾百個。」

「話說回來，他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學者，否則你一定聽過。」

「研究地球……」

「練習說最古世界，詹諾夫，否則會讓事情變得更復雜。」

「研究最古世界，」裴洛拉特又說，「在學術界並不喫香，因此第一流的學者，即使是鉆研太古歷史的一流學者，都不願意涉足其間。或者，讓我們換個說法，那些已經鉆入這個領域的學者，不可能借著一個大家都沒興趣的世界，使自己在學術界揚名立萬，成為公認的一流學者，即使他們當之無愧。比方說，就沒有任何人認為我是一流的，這點我相當肯定。」

寶綺思溫柔地說：「在我心目中就是，裴。」

「對啊，在你心目中當然不一樣，親愛的，」裴洛拉特淡淡一笑，「但你的評斷並非根據我的學術成就。」

根據鐘表所指的時間，現在幾乎入夜了。崔維茲又開始感到有點不耐煩，每當寶綺思與裴洛拉特打情罵俏之際，他總會有這種感覺。

他說：「我會試著安排明天一起去見這位丹尼亞多，但如果他知道的和那位部長一樣少，我們就等於白跑一趟。」

裴洛拉特說：「他也許能帶我們去找對我們更有幫助的人。」

「我可不信。這個世界對地球的態度——但我最好也練習改用拐彎抹角的稱呼——這個世界對最古世界的態度是愚昧且迷信的。」他背過臉去，又說，「不過這實在是辛苦的一天，我們應該準備喫晚餐了——只要我們能夠接受他們那種平平的烹飪術——然後再準備睡上一覺。你們兩位學會怎樣用淋浴了嗎？」

「我親愛的夥伴，」裴洛拉特說，「我們受到非常殷勤的款待，學到了所有設備的使用方法，大部分我們都用不著。」

寶綺思說：「我問你，崔維茲，太空艇的事怎麼樣了？」

「什麼怎麼樣？」

「康普隆政府要沒收它嗎？」

「不，我想他們不會。」

「啊，真令人高興。他們為什麼不會？」

「因為我說服了部長改變心意。」

裴洛拉特說：「真是難以置信，我認為她不像是特別容易被說服的人。」

寶綺思說：「這點我不清楚，不過從她的心靈紋理看來，她顯然被崔維茲吸引了。」

崔維茲突然氣呼呼地瞪著寶綺思。「你那麼做了嗎，寶綺思？」

「你這話什麼意思，崔維茲？」

「我是說影響她的……」

「我並沒有影響她。不過，當我注意到她被你吸引的時候，我忍不住扯斷她一兩道心靈禁制。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那些禁制自己也可能掙斷，然而確保她對你充滿善意，則似乎是件很重要的事。」

「善意？不只如此而已！沒錯，她的確軟化了，卻是在我們上牀之後。」

裴洛拉特說：「你顯然是在開玩笑，老友……」

「我為什麼開玩笑？」崔維茲氣沖沖地說，「她也許不再年輕，但她精通此道。我向你保證，她可不是生手。我不會裝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樣子，也不會為她掩飾什麼。那是她的主意——這都要感謝寶綺思拉斷了她的心靈禁制——在那種情況下我根本無法拒絕，即使想到應該拒絕，我也不會那麼做，何況我並沒有拒絕的念頭。得了吧，詹諾夫，別表現得像個清教徒，我已經好幾個月沒這種機會了，而你卻有——」他朝寶綺思的方向隨手揮了揮。

「相信我，葛蘭，」裴洛拉特尷尬地說，「如果你將我的表情解釋為清教徒的反應，那就是誤會我了，我一點都不反對。」

寶綺思說：「她卻是個標準的清教徒。我本來只想讓她對你熱絡點，並沒有想要利用性沖動。」

崔維茲說：「但你引發的正是這種結果，愛管閑事的小寶綺思。在公開場合，那位部長也許必須扮演清教徒，但這樣一來，似乎只會使她的慾火更熾烈。」

「而你只要搔到她的癢處，她就會背叛基地……」

「她無論如何都會那麼做，她想要那艘太空艇……」崔維茲突然住口，又壓低聲音說，「我們有沒有被竊聽？」

寶綺思說：「沒有！」

「你確定嗎？」

「確定。以任何未經允許的方式侵入蓋婭的心靈，都不可能不讓蓋婭發覺。」

「這樣就好。康普隆自己想要這艘珍貴的太空艇，用以充實他們的艦隊。」

「基地一定不會允許的。」

「康普隆不打算讓基地知道。」

寶綺思嘆了一口氣。「這又是你們孤立體演出的鬧劇。部長為了康普隆，本來準備背叛基地，結果為了回報一場魚水之歡，立刻又準備背叛康普隆。至於崔維茲嘛，他很樂意出賣自己的肉體，來引誘部長叛國。你們的銀河簡直處於無政府狀態，根本就是一團混沌。」

崔維茲冷冷地說：「你錯了，小姐……」

「我剛才說話的時候，可不是什麼小姐，我是蓋婭，我是所有的蓋婭。」

「那麼你錯了，蓋婭。我並沒有出賣肉體，而是心甘情願地付出，我樂在其中，沒有傷害到任何人。至於結果，就我的觀點而言，其實是圓滿收場，我願意接受這一切。康普隆若是出於私心而想要那艘太空艇，這又能說是誰對誰錯呢？它雖然是一艘基地的太空艇，可是基地已經撥給我，作為尋找地球之用，在我完成這項任務之前，它都是屬於我的，我想基地沒有權利違背這項協議。至於康普隆，它不喜歡受基地支配，因此夢想著獨立。站在它的立場，追求獨立和欺騙基地都是正當的，因為這並非叛變的行動，而是愛國的表現。誰能說得清呢？」

「正是如此，誰能說得清呢？在一個無政府狀態的銀河中，該如何分辨合理和不合理的行為？該如何判斷是與非、善與惡、正義與不法、有用與無用？部長背叛她自己的政府，讓你保留太空艇，這個行動你要如何解釋？難道是因為她對這個令人窒息的世界不滿，而渴望個人的獨立？她究竟是個叛徒，還是個忠於自己、追求自主的女人？」

「老實說，」崔維茲道，「她願意讓我保有太空艇，我不敢說只是為了感謝我帶給她的快樂。我相信，是在我提到正在尋找最古世界之後，她才作出這個決定的。對她而言，那是個充滿惡兆的世界，而我們三人，以及載運我們的太空艇，由於從事這項探索，也都變成了惡兆。我有一種想法，她認為奪取那艘太空艇的行動，已經為她自己以及她的世界招來噩運，現在她心中可能充滿恐懼。或許她感到，如果讓我們和太空艇一起離開，繼續執行我們的任務，就能使噩運遠離康普隆，而這可算是一樁愛國之舉。」

「雖然我很懷疑，崔維茲，但如果真如你所說的，那麼迷信就成了行動的原動力。你認為這是好現象嗎？」

「我既不稱贊也不譴責這種事。在知識不足的情況下，迷信總是會指導人們的行動。基地上上下下都相信謝頓計劃，雖然我們之中沒有誰能了解它、沒有誰能解釋它的細節，或是能用它來進行預測。我們出於無知和信念，盲目奉行這個計劃，難道不也是一種迷信嗎？」

「沒錯，可能就是。」

「而蓋婭也一樣，你們相信我作了正確的抉擇：蓋婭應該將整個銀河併成一個超大型生命體，但你們不知道我的選擇為何正確，以及遵循我的決定有多保險。你們甘願在無知和信念上展開行動，而我試圖尋找證據，想幫助你們突破這個窘境，你們竟然還不高興。這難道不也是迷信嗎？」

「我認為這回他把你駁倒了，寶綺思。」裴洛拉特說。

寶綺思說：「沒有。這次的尋找只會有兩個結果，不是一無所獲，便是找到足以支持他那個決定的佐證。」

崔維茲又說：「而你這個信心，也只是靠無知和信念來支持。換句話說，就是迷信！」

### 25

瓦希爾・丹尼亞多是個小個子，又生得一副小鼻子小眼睛，但他看人的時候並不抬頭，只是將眼珠向上翻轉。這副尊容，再加上他臉上經常閃現的短暫笑容，使他看來像是一直在默默嘲笑這個世界。

他的研究室相當狹長，裏面堆滿磁帶，看來凌亂不堪。倒不是因為真有多亂，而是由於磁帶在架子上排列很不整齊，像是好幾排參差不齊的牙齒。他請三位訪客坐的椅子並不屬於一套，而且看得出最近才撣過灰，卻沒有清理得很乾凈。

他說：「詹諾夫・裴洛拉特，葛蘭・崔維茲，以及寶綺思。我還不知道你的姓氏，女士。」

她答道：「通常大家就叫我寶綺思。」說完便坐下來。

「反正這樣也夠了，」丹尼亞多一面說，一面對她眨眼睛，「你這麼迷人，即使根本沒有名字，也不會有人見怪。」

大家坐定之後，丹尼亞多又說：「雖然我們從來沒通過信，但我久仰你的大名，裴洛拉特博士。你是基地人，對不對？從端點星來的？」

「是的，丹尼亞多博士。」

「而你，崔維茲議員，我好像聽說你最近被議會除名，並且遭到放逐，但我一直不了解究竟是為什麼。」

「我沒有被除名，博士，我仍是議會的一員，雖然我不知道何時會再重拾權責。我也不算真的遭到放逐，而是接受了一項任務。我們希望向你請教的問題，就和這項任務有關。」

「樂於提供協助。」丹尼亞多說，「這位引人綺思的小姐呢？她也是從端點星來的嗎？」

崔維茲立刻插嘴道：「她是從別處來的，博士。」

「啊，這個『別處』，真是個奇怪的世界，最不平凡的人類都是那裏土生土長的。不過，既然你們兩位來自基地的首都端點星，這位又是個年輕迷人的女郎，而蜜特札・李札樂對這兩種人向來沒有好感，她怎麼會如此熱心地把我推薦給你們呢？」

「我想，」崔維茲說，「是為了要擺脫我們。你愈快協助我們，你該知道，我們就會愈快離開康普隆。」

丹尼亞多看了崔維茲一眼，顯得很感興趣（又露出一閃即逝的微笑），然後說：「當然啦，像你這樣生龍活虎的年輕人，不論是打哪兒來的，都很容易吸引住她。她把冷冰冰的聖女這個角色演得不賴，可是並非十全十美。」

「這點我完全不清楚。」崔維茲硬邦邦地說。

「你最好別清楚，至少在公開場合。但我是個懷疑論者，我的職業病使我不會輕易相信表面的事物。說吧，議員先生，你的任務是什麼？我來看看自己是否幫得上忙。」

崔維茲說：「這方面，裴洛拉特博士是我們的發言人。」

「我沒有任何異議。」丹尼亞多說，「裴洛拉特博士？」

裴洛拉特開口道：「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親愛的博士，我把成年後的所有歲月，全部花在鉆研一個特殊的世界上，試圖洞視一切相關知識的基本核心，而這個世界就是人類這個物種的發源地。後來我和我的好友葛蘭・崔維茲一同被送到太空，不過實際上，我原來根本不認識他。我們的任務是要尋找，盡可能尋找那個——呃——最古世界，我相信你們是這麼叫的。」

「最古世界？」丹尼亞多說，「我想你的意思是指地球。」

裴洛拉特突然張口結舌，然後有點結巴地說：「在我的印象中……我是說，有人告訴我說，你們都不……」

他望向崔維茲，顯然不知如何是好。

於是崔維茲接口道：「李札樂部長曾經告訴我，那個名字在康普隆不能使用。」

「你是說她這樣做？」丹尼亞多嘴角下垂，鼻子皺成一團，然後使勁向前伸出雙臂，雙手的食中兩指互相交叉。

「對，」崔維茲說，「我正是那個意思。」

丹尼亞多收回雙手，大笑了幾聲。「愚不可及，兩位先生。我們做這個動作只是一種習慣，偏遠地區的人也許很認真，但一般人都不把它當一回事。康普隆人在生氣或受驚的時候，都會隨口喊上一聲『地球』，我還從來沒見過一個例外，那是我們這裏最普通的一句粗話。」

「粗話？」裴洛拉特細聲道。

「或者說感嘆詞，隨你喜歡。」

「然而，」崔維茲說，「當我使用這個字眼時，部長似乎相當慌亂。」

「喔，對了，她是個山地女人。」

「那是什麼意思，博士？」

「就是字面的意思。蜜特札・李札樂來自中央山脈，那裏的孩子是由所謂優良舊式傳統培養出來的。也就是說，不論他們後來接受多好的教育，也永遠無法戒除交叉手指的習慣。」

「那麼『地球』兩字對你完全不會造成困擾，是嗎，博士？」寶綺思問。

「完全不會，親愛的小姐，我是個懷疑論者。」

崔維茲說：「我知道『懷疑論者』在銀河標準語中的意思，但你們是怎麼個用法？」

「跟你們的用法一模一樣，議員先生。除非有合理可靠的證據使我不得不接受，否則我不輕易接受任何觀念，但我仍然保持存疑，以等待更進一步的證據。這種態度使我們不受歡迎。」

「為什麼？」崔維茲說。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會受歡迎。哪個世界的人不喜歡輕輕鬆鬆、平易近人又老掉牙的信仰——不論多麼不合邏輯——反倒偏愛令人心寒的不確定感呢？想想看，你們又是如何相信缺乏證據的謝頓計劃。」

「沒錯。」崔維茲一面說，一面審視自己的指尖，「我昨天也舉過這個例子。」

裴洛拉特說：「我可不可以回到原來的題目，老兄？有關地球的種種說法，哪些是一名懷疑論者可以接受的？」

丹尼亞多說：「非常少。我們可以假設，人類這個物種的確發源於單一行星。若說這些相近到了能夠偶配的物種，竟然發源自數個世界，那是極端不可能的。人類甚至不會是在兩顆行星上獨立發展的，我們可以姑且將這個起源世界稱為地球。在我們這裏，一般人都相信地球就在附近的星空，因為這裏的世界都特別古老，而最初的殖民世界想必都比較接近地球。」

「地球除了是起源行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獨一無二的特色？」裴洛拉特急切地問道。

「你心裏有什麼特定的答案嗎？」丹尼亞多說，臉上掠過一閃即逝的笑容。

「我想到了地球的衛星，有些人稱之為月球。它應該頗不尋常，對不對？」

「這是個誘導性的問題，裴洛拉特博士，你可能正在將一些想法灌輸給我。」

「我沒說月球哪方面不尋常。」

「當然是它的大小，我說對了嗎？沒錯，我想我說對了。所有關於地球的傳說，都提到它擁有一大堆物種，以及一顆巨大的衛星，直徑約在三千到三千五百公里之間。一大堆的生命形態不難理解，因為生物的演化自然會導致這種結果，除非我們所了解的演化過程並不正確。一顆巨大的衛星卻較難令人接受，銀河中其他住人世界都沒有這樣的衛星，大型衛星總是環繞著不可住人也無人居住的氣態巨星。因此，身為一名懷疑論者，我不願接受月球的存在。」

裴洛拉特說：「如果擁有幾百萬種物種，是地球獨一無二的特色，它為何不能也是唯一擁有巨大衛星的可住人行星呢？一個唯一性有可能導致另一個唯一性。」

丹尼亞多微微一笑。「地球上的數百萬物種，如何能夠無中生有地創造一顆巨大的衛星，這我可真不明白。」

「但是將因果顛倒過來就有可能，也許一顆巨大的衛星有助於創造幾百萬種物種。」

「我也看不出有這個可能。」

崔維茲說：「有關地球具有放射性的故事，又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個普遍的說法，大家也都普遍相信。」

「可是，」崔維茲說，「地球生養萬物已有數十億年的歷史，當初它不可能有那麼強的放射性，否則根本不會有生命出現。它是如何變得帶有放射性的？一場核戰嗎？」

「那是最常見的解釋，崔維茲議員。」

「從你說這句話的態度，我猜你自己並不相信。」

「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過這樣的戰爭。常見的說法，甚至普遍為人接受的說法，本身並不等於證據。」

「還有可能發生什麼其他變故嗎？」

「沒有證據顯示發生過任何事，放射性也許和巨大的衛星一樣，純粹只是杜撰出來的傳說。」

裴洛拉特說：「有關地球的歷史，哪些故事是一般人所接受的？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搜集了大量有關人類起源的傳說，其中許多都提到一個叫做地球的世界，或者是非常接近的名稱。但我沒有蒐集到康普隆上的傳說，只發現有些資料中，模糊地提到班伯利這個名字。不過，即使康普隆許多傳說中都有這號人物，他仍有可能是憑空杜撰的。」

「這沒什麼好奇怪的。我們通常並不對外宣揚我們的傳說，你能找到有關班伯利的參考資料，已經令我十分驚訝——這也是一種迷信。」

「可是你不迷信，談一談應該沒什麼顧忌吧？」

「說得對。」這位矮小的歷史學家將眼珠向上揚，看了裴洛拉特一眼，「我要是這麼做，一定會使我討人厭的程度暴增，甚至可能帶來危險。不過你們三人很快就會離開康普隆，而我相信你們絕不會指名道姓引用我的話。」

「我們以人格向你擔保。」裴洛拉特立刻說。

「那麼以下就是整個歷史的摘要，其中超自然理論和教化的成分皆已剔除——過去曾有一段無限久遠的時間，地球是唯一擁有人類的世界，然後，大約在兩萬到兩萬五千年前，人類發明了超空間躍遷，進而發展出星際旅行，開始向其他行星殖民。

「那些行星上的殖民者大量使用機器人。早在超空間旅行出現之前，地球上就發明了機器人，而……對了，你們知不知道機器人是什麼？」

「知道。」崔維茲說，「我們被問過不只一次，我們知道機器人是什麼。」

「在完全機器人化的社會中，那些殖民者發展出高等科技和超凡的壽命，因而開始鄙視他們的祖星。根據更戲劇性的說法，他們開始支配並壓迫地球。

「最後，地球送出另一批殖民者，這些人都將機器人視為禁忌。康普隆是這些新殖民者最早建立的世界之一，此地的愛國分子堅持它是最早建立的世界，卻找不到任何足以說服懷疑論者的證據。後來，第一批殖民者滅絕了，接著……」

崔維茲插嘴道：「第一批殖民者為什麼會滅絕呢，丹尼亞多博士？」

「為什麼？在我們的浪漫主義者想象之中，通常都認為由於他們罪孽深重，因而遭到懲罰者的懲罰。至於他為何等那麼久纔出手，則無人追究。但我們不必求助於這些神話，也很容易解釋這件事。一個完全倚賴機器人的社會，由於極度單調無趣，或者說得更玄一點，由於失去了生存的意志，終究會變得孱弱、衰頹、沒落且奄奄一息。

「而舍棄機器人的第二波殖民者，則漸漸站穩腳跟，進而接掌整個銀河。可是地球卻變得帶有放射性，因此漸漸退出銀河舞臺。對於這一點，通常的解釋是地球上也有機器人，因為第一波星際殖民促進了機器人的發展。」

寶綺思聽到這裏，顯得有點不耐煩了。「好吧，丹尼亞多博士，不論地球有沒有放射性，也不論有過多少波星際殖民，關鍵問題其實很簡單：地球究竟在哪裏？它的坐標是什麼？」

丹尼亞多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我不知道。不過嘛，該喫中飯了，我可以叫人將午餐送來這裏，我們就能一面用餐，一面討論地球，隨便你們想討論多久都行。」

「你不知道？」崔維茲說，他的聲調與音量同時提高。

「事實上，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人知道。」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

「議員先生，」丹尼亞多輕嘆了一聲，「如果你硬要說事實是不可能的，那是你的權利，可是這樣對你毫無幫助。」

## 第七章告別康普隆

### 26

叫來的午餐是許多松軟的丸子，有很多種不同顏色，麪皮裏面包著各式各樣的餡。

丹尼亞多首先拿起一樣東西，攤開之後原來是一雙透明的薄手套。他戴上手套，客人們也都有樣學樣。

寶綺思說：「請問這裏面包了些什麼？」

丹尼亞多說：「粉紅色的裏面包著辛辣魚漿，那可是康普隆的一大美食；這些黃色的，裏面的餡是清淡的乾酪；綠色的則是什錦蔬菜。你們一定要趁熱喫，待會兒還有熱杏仁派以及飲料，我推薦你們喝熱蘋果汁。這裏氣候寒冷，我們習慣將食物加熱，甚至甜點也不例外。」

「你喫得不錯嘛。」裴洛拉特說。

「並不盡然，」丹尼亞多答道，「現在我是在招待客人。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喫得非常簡單。我身上沒有多少肉需要養，你們也許已經注意到了。」

崔維茲咬了一口粉紅色丸子，發覺的確有很重的魚腥味，魚漿外面包的佐料也相當可口。不過他也想到，這個味道再加上魚腥味，將會整天揮之不去，或許還得帶著這些味道入夢。

咬了一口之後，他發現麪皮立即合上，把裏面的餡重新包起來，不會有任何汁液濺漏。他突然起了一個疑問，不知道那副手套有什麼作用。即使不戴手套，也不必擔心雙手會弄濕或變粘，因此他斷定那是一種衛生習慣。在不方便洗手的時候，可以用手套代替，演變到現在，即使已經洗過手，或許習慣上還是必須戴上手套。（昨天，他與李札樂一同進餐時，她並未使用這種手套，可能由於她是山地女人的緣故。）

他說：「午餐時間談正事會不會不禮貌？」

「依照康普隆的規範，的確不禮貌，議員先生。但你們是客人，我們就遵循你們的規範吧。如果你們想談正經事，而不認為或不介意會破壞你們的食慾，那就請便吧，我願意奉陪。」

崔維茲說：「謝謝你。李札樂部長曾經暗示——不，她很不客氣地明說——懷疑論者在這個世界並不受歡迎，這是真的嗎？」

丹尼亞多的好心情似乎更上一層樓。「當然啦，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不知會多傷心呢。你瞧，康普隆是個充滿挫折感的世界。盡管過去的歷史誰也不清楚，一般人卻有一種空幻的信仰，認為在許多仟年以前，當住人銀河的規模還很小的時候，康普隆曾經是領袖羣倫的世界，這點我們一直念念不忘。但在可考的歷史中，我們卻從未居於領導地位，這個事實令我們很不舒服，讓我們——我是說一般民眾——心中有一種憤憤不平的感覺。

「可是我們能怎麼辦？政府曾經被迫效忠帝國的皇帝，如今則是基地的忠誠附庸。我們愈是明了自己的次等地位，就愈相信傳說中那段偉大的歲月。

「那麼，康普隆人能做些什麼呢？過去他們無法和帝國抗爭，如今又不能公開向基地挑釁。於是他們攻擊我們、憎恨我們，用這種方式來尋求慰藉，因為我們不相信那些傳說，並且對那些迷信嗤之以鼻。

「然而，我們不必擔心受到更大的迫害。我們控制了科技，而在大學擔任教職的也是我們這些人。其中有些人特別敢說話，因而難以公開授課。比如說，我自己就有這個麻煩，不過我還是有學生，我們定期在校外悄悄聚會。但是，如果真的禁止我們公開活動，那麼科技便要停擺，每一所大學都會失去全銀河的認可。事實上，這種學術自殺的嚴重後果，也許還無法令他們收斂仇恨的心態，想必這就是人類的愚昧，幸好還有基地支持我們。所以說，雖然我們不斷受到謾罵、譏嘲和公開抨擊，卻仍舊能安然無事。」

崔維茲說：「是不是由於大眾的反對，使你不願告訴我們地球在哪裏？雖然你剛才那麼說，但你是否害怕如果做得太過分，反懷疑論者的情緒會升高到危險的程度？」

丹尼亞多搖了搖頭。「不是這樣，地球的位置的確無人知曉。我並非由於恐懼，或是其他任何原因，而對你們有所隱瞞。」

「可是你聽我說，」崔維茲急切道，「在銀河這個星區中，自然條件適宜住人的行星數量有限，而且，大多數的可住人行星必定都已有人居住，因此你們應該相當熟悉。想要在這個星區尋找一顆特殊的行星，它除了帶有放射性，具有其他一切適宜住人的條件，這究竟有多麼困難呢？此外，你還有另一個線索，就是那顆行星有一顆巨大的衛星相伴。既然有了放射性和巨大衛星兩個特徵，地球絕不會被誤認，甚至隨便找一找，也應該找得到。或許需要花點時間，但那卻是唯一的麻煩。」

丹尼亞多說：「就懷疑論者的觀點而言，地球的放射性和旁邊那顆巨大衛星，當然都只是傳說而已。如果我們去尋找這些特徵，就跟尋找麻雀奶和兔子羽毛一樣荒唐。」

「或許吧，可是那還不至於使康普隆人完全放棄。如果他們能找到一個充滿放射性的世界，大小剛好適宜住人，旁邊還有一顆巨大的衛星，那麼康普隆民間傳說的可信度不知會提高多少。」

丹尼亞多大笑幾聲。「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康普隆從未進行這類探索。假如我們失敗，或是找到一個跟傳說顯然不符的地球，便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康普隆的民間傳說馬上會垮臺，變成大家的笑柄。康普隆不會冒這個險。」

崔維茲頓了一下，再用非常認真的口氣說：「好吧，即使我們不強調放射性和巨大衛星這兩個『唯一點』——姑且假設銀河標準語有這種說法——根據定義，一定還有第三個唯一點，它和任何傳說都毫無瓜葛。那就是如今在地球上，即使沒有眾多生機盎然、多彩多姿的生命形態，也總會有一些留存下來，不然至少也該保有化石記錄。」

丹尼亞多說：「議員先生，雖然康普隆未曾有組織地找尋過地球，我們有時還是得作些太空旅行。偶爾會有船艦由於種種原因而迷途，它們照例要將經過作成報告。躍遷並非每次都完美無缺，這點或許你也知道。然而，在所有的報告中，從未出現跟傳說中的地球性質相似的世界，或是擠滿各種生命形態的行星。船艦又不可能只為了蒐集化石，而在一顆看似無人居住的行星登陸。如果說，過去數千年來，從來沒有疑似地球的報告出現，我就絕對願意相信找尋地球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地球根本不在這裏，又怎麼找得到呢？」

崔維茲以充滿挫折感的語調說：「可是地球一定在某個地方。在銀河某個角落，存在著一顆行星，人類以及人類熟悉的其他生命形態，都是從那裏演化出來的。如果地球不在銀河這一區，就一定在其他星區。」

「或許如此吧，」丹尼亞多冷冷地說，「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它還沒在任何一處出現過。」

「大家未曾真正仔細找過。」

「嗯，顯然你們就會。我祝你們好運，但我絕不會賭你們成功。」

崔維茲說：「有沒有人試圖以間接的方法，就是除了直接尋找之外的其他方法，來判定地球可能的位置？」

「有！」兩個聲音同時響起。丹尼亞多是其中之一，他對裴洛拉特說：「你是否想到了亞瑞夫計劃？」

「是的。」裴洛拉特答道。

「那麼可否請你跟議員先生解釋一下？我想他比較容易相信你。」

於是裴洛拉特說：「你可知道，葛蘭，在帝國末期，所謂的『起源尋找』曾經風靡一時，許多人把它當作一種消遣，也許是為了逃避令人不快的現實。當時帝國已漸漸土崩瓦解，這你是知道的。

「李維星的一位歷史學家韓波・亞瑞夫，就想到了一個間接的方法。他的依據是，不論起源行星是哪一顆，一定會先在附近的行星建立殖民世界。一般說來，一個世界距離那個原點愈遠，殖民者抵達的時間就愈晚。

「那麼，假使將銀河所有住人行星的創建日期整理出來，然後以仟年為單位，把歷史同樣久遠的行星連成網絡。比如說，具有一萬年歷史的行星構成一個網絡，具有一萬兩千年歷史的行星構成另一個網絡，具有一萬五千年歷史的行星又構成另一個網絡。理論上來說，每個網絡都會近似一個球面，而且差不多是同心球。較古老的行星所構成的網絡，半徑應該小於較年輕的行星網絡。如果把每個網絡的球心都找出來，它們在太空中的分佈範圍應該相當小，而那個範圍就應該包含起源行星——地球。」

裴洛拉特用握成杯狀的雙手畫出一個個球面，臉上的表情非常認真。「你明白我的意思嗎，葛蘭？」

崔維茲點了點頭。「明白，但我猜沒有成功。」

「理論上應該辦得到，老夥伴。麻煩的是創建年代都不正確，每個世界多少都會將本身的歷史誇大拉長，可是除了傳說，又沒有其他簡單的方法能夠斷定歷史的長短。」

寶綺思說：「古老樹木中的碳十四衰變。」

「當然可以，親愛的，」裴洛拉特說，「但你必須得到那些世界的合作纔行。事實上從來沒有人願意那麼做，每個世界都不希望誇大的歷史遭到推翻。帝國當時又不能為了這麼小的事，強行壓制各地的反對聲浪，它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操心。

「因此亞瑞夫所能做的，只是善加利用那些頂多隻有兩千年歷史，而且創建過程擁有詳實可靠記錄的世界。那些世界為數不多，雖然它們的分佈大致符合球對稱，球心卻相當接近川陀，也就是昔日帝國的首都。因為那些並不算多的新世界，最初的殖民者全部來自川陀。

「那當然是另一個問題。地球並非星際殖民的唯一起點，一段時日之後，較古老的殖民世界便會送出自己的殖民隊伍，而在帝國全盛時期，川陀成了殖民者的主要出產地。說來真不公平，亞瑞夫因此成為眾人的笑柄，他的學術聲譽也因而斷送。」

崔維茲說：「來龍去脈我聽懂了，詹諾夫。丹尼亞多博士，這樣說來，你甚至連一絲渺茫的希望都不能給我？請問在其他世界上，有沒有可能找到關於地球的線索呢？」

丹尼亞多陷入遲疑的沉思，好一會兒之後才終於開口。「嗯——嗯，」他先發出一聲猶豫的感嘆，接著才說，「身為一名懷疑論者，我必須告訴你，我不確定地球如今是否存在，或者是否曾經存在過。然而——」他再度沉默不語。

最後終於由寶綺思接口：「我猜，博士，你想到一件可能很重要的事。」

「重要嗎？我很懷疑。」丹尼亞多輕聲說，「不過也許很有意思。地球不是唯一行蹤成謎的行星，第一波殖民者——在我們的傳說中，稱他們為『太空族』——他們的世界如今也不知所蹤。有些人管那些世界叫『太空世界』，也有人稱之為『禁忌世界』，後者現在較為通用。

「傳說是這麼說的，在他們的黃金時代，太空族使壽命延長到數個世紀，並且拒絕讓我們的短壽命祖先登陸他們的世界。在我們擊敗他們之後，情勢有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轉，我們不屑和他們來往，禁止我們的船艦和行商跟他們接觸，要讓他們自生自滅。因此那些行星變成了禁忌世界。根據傳說的記述，我們確定根本無需插手，懲罰者便會毀滅他們，而他顯然做到了。至少，據我們所知，已經有許多仟年，不曾見到太空族在銀河出現。」

「你認為太空族會知道地球的下落嗎？」崔維茲問。

「想必如此，他們的世界比我們任何一個世界都要古老。但前提是必須還有太空族存在，而這是極端不可能的事。」

「即使他們早就不存在了，他們的世界總該還在，或許會保有一些記錄。」

「前提是你能找到這些世界。」

崔維茲看來冒火了。「你的意思是，想要尋找下落不明的地球，應該能在太空世界上找到線索，可是那些世界同樣下落不明？」

丹尼亞多聳了聳肩。「我們已經有兩萬年未跟它們來往，連想都沒有想到它們。而它們也像地球一樣，隱藏到了歷史的迷霧中。」

「太空族分佈在多少個世界上？」

「傳說中有五十個這樣的世界——一個可疑的整數，實際上可能少得多。」

「你卻不知道其中任何一個的位置？」

「嗯，這個，我想——」

「你想些什麼？」

丹尼亞多說：「由於太古歷史是我的業餘嗜好，我和裴洛拉特博士一樣，有時會翻查些古老的文件，找找看有沒有任何提到太古時期的記載，我是指比傳說更可靠的記載。去年，我發現了藏在一艘古代太空船中的記錄，那些記錄幾乎已經無法解讀。它的年代非常久遠，當時我們的世界還不叫康普隆，而是使用『貝萊世界』這個名稱。我認為，我們傳說中的『班伯利世界』，可能就是從那個名字演變而來的。」

裴洛拉特興奮地問：「你發表了嗎？」

「沒有。」丹尼亞多說，「正如一句古老格言所云：在我確定泳池有水沒水之前，我可不願往下跳。你可知道，那個記錄中提到一件事，那艘太空船的船長造訪過某個太空世界，還帶了一名太空族女子離去。」

寶綺思道：「可是你剛才說，太空族不允許他人造訪。」

「沒錯，這正是我未將記錄發表的原因，它聽來實在難以置信。有些曖昧不明的傳說事跡，可以解釋為太空族的故事，包括他們和我們的祖先『銀河殖民者』之間的沖突。這類傳說事跡並不是康普隆的特產，許多世界上都有大同小異的故事，但有一點完全一致——太空族和銀河殖民者絕不會在一起，雙方沒有社交接觸，更別提兩性間的接觸。可是那個記錄中的殖民者船長和太空族女子，卻顯然因愛情而結合，這實在太不可思議。我不相信這個故事有可能被人接受，頂多隻會被視為一篇浪漫的歷史小說。」

崔維茲顯得很失望。「就這樣嗎？」

「不只這樣，議員先生，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在太空船殘存的航行日誌中，發現了一些數據，可能代表幾組空間坐標，但也可能不是。假如真是的話——我再重復一遍，懷疑論者的榮譽心使我必須這樣說，也有可能並不是——那麼，內在證據使我得到一個結論，它們是三個太空世界的空間坐標。其中一個，或許就是那名船長曾經登陸的世界，他就是從那個世界帶走了他的太空族愛人。」

崔維茲說：「就算這個故事純屬杜撰，有沒有可能坐標仍是真實的？」

「有這個可能。」丹尼亞多說，「我會把那些數字給你，你喜歡怎樣利用都可以，不過你可能一無所獲——但我有個很有趣的想法。」他又展現了短暫的笑容。

「什麼想法？」崔維茲問。

「萬一其中一組坐標代表地球的位置呢？」

27

康普隆的太陽射出純正的橙色光芒，看來比端點星的太陽還要大，但由於它相當接近地平線，只能送來微弱的熱量。好在風並不強，不過吹在崔維茲臉頰上，仍然令他感到冰冷刺痛。

他的身子瑟縮在電暖大衣裏發抖，那件衣服是蜜特札・李札樂送給他的，她現在就站在他身旁。他說：「總該有暖和的時候吧，蜜特札。」

她很快瞥了太陽一眼。站在這個空曠的太空航站裏，她並未顯出任何不適。高大的她身上穿的大衣比崔維茲的還薄，即使她並非一點也不怕冷，至少表現得毫不在乎。

她說：「我們有個美麗的夏季，雖然為時不長，但農作物都能適應。作物品種全部經過精挑細選，能在陽光下迅速生長，而且不容易受霜害。本地的動物都生有厚實的毛皮，舉世公認全銀河最佳的羊毛即產自康普隆。此外，康普隆的軌道上還有許多太空農場，上面種植各種熱帶水果，我們還外銷風味絕佳的鳳梨罐頭。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這些，只知道我們是個寒冷的世界。」

崔維茲說：「我很感謝你來為我們送行，蜜特札，並感謝你願意跟我們合作，讓我們能繼續完成任務。然而，為了讓我自己心安理得，我必須問一句，你會不會為自己惹上大麻煩？」

「不會！」她驕傲地搖了搖頭，「不會有任何麻煩。首先，不會有人來質問我，一切運輸系統皆由我控制，也就是說，這座太空航站和其他航站的法規，以及有關入境站、船艦來去的所有法規，通通由我一個人制定。我全權處理這些事情，總理樂得不必為任何細節煩心。就算我受到詰問，也只要據實相告即可。政府一定會稱贊我未將太空艇交給基地，如果不妨讓民眾也知道，他們的反應想必也一樣。而基地根本不會曉得這件事。」

崔維茲說：「政府或許願意見到基地未能如願，但是你放走了我們，他們會贊成你的決定嗎？」

李札樂微微一笑。「你是個高尚的君子，崔維茲。你為了保住太空艇，不屈不撓奮戰到底，現在你成功了，又開始為我的安危操心。」

她試著向他靠近，彷彿忍不住想做個親暱的動作。不過，顯然在經過一番掙扎後，她終於剋制住這個沖動。

她又恢復了率直的口氣，說道：「即使他們質疑我的決定，我只消告訴他們，你一直都在尋找最古世界，他們就一定會說我做得對，的確應該盡快擺脫你們，連太空艇一塊趕走。然後他們會進行一些贖罪儀式，以彌補當初準許你登陸的錯誤，雖然我們原先無法猜到你在做什麼。」

「你當真擔心由於我的出現，而為你自己和這個世界帶來不幸嗎？」

「的確如此。」李札樂生硬地答道，再改用較緩和的語氣說，「你已經為我帶來不幸，我認識你之後，康普隆的男人會顯得更加索然無味。我的渴求從此再也無法滿足，懲罰者已經決定讓我萬劫不復。」

崔維茲遲疑了一下，然後說：「我並非希望你改變自己的想法，但我也不希望你被無謂的憂慮困擾。你必須知道，所謂我會帶來不幸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迷信罷了。」

「我想，是那個懷疑論者告訴你的。」

「他不必告訴我，我也一樣知道。」

李札樂伸手抹了抹臉，因為她突出的雙眉上積了一道細霜。「我知道有些人認為這是迷信，可是最古世界會帶來噩運，卻是千真萬確的事。過去已經有許多實例，不管懷疑論者如何巧言善辯，也無法否定既有的事實。」

她突然伸出右手。「再會了，葛蘭。進太空艇跟你的夥伴會合吧，免得你那嬌弱的端點星身子，在我們寒冷的和風裏凍僵了。」

「告辭了，蜜特札，希望我回來的時候能再見到你。」

「是啊，你答應過會回來，我也試著讓自己相信。我甚至告訴自己，到時我將飛到太空，在你的太空艇中和你相會，這樣噩運就只會降臨在我身上，不至於殃及我的世界——可是你不會再回來了。」

「不！我會回來！你曾帶給我這樣的快樂，我不會那麼輕易放棄。」此時此刻，崔維茲堅決相信自己是認真的。

「我不懷疑你的浪漫沖動，可愛的基地人，可是那些冒險尋找最古世界的人，全都永遠回不來了——回不到任何地方，我自己心裏很清楚。」

崔維茲盡力不讓牙齒打戰，雖然只是因為天氣寒冷，他的牙齒纔不受控制，但他不願讓她以為那是由於自己膽怯。他說：「那也是迷信。」

「不過，」她說，「那也是事實。」

28

回到遠星號駕駛艙的感覺真好。它或許只是無盡星空中的一個小囚籠，當成房間實在太擠了些，然而，它卻令人感到那麼熟悉、那麼友善而溫暖。

寶綺思說：「我很高興你終於上來了，我正在想，不知道你還要跟那位部長廝磨多久。」

「沒有多久，」崔維茲說，「天氣冷得很。」

「我有一種感覺，」寶綺思說，「你曾經考慮留下來陪她，而將尋找地球的行程延後。我不願探觸你的心靈，哪怕只是輕輕一碰，可是我關心你，而你受到的誘惑似乎傳到我身上了。」

崔維茲說：「你說得相當正確，至少有那麼片刻，我的確感受到了誘惑。部長是個不同凡響的女人，我從未遇到過第二個。你加強了我的抵抗力嗎，寶綺思？」

她答道：「我告訴你多少次了，我不能也不會以任何方式影響你的心靈，崔維茲。我猜，你是借著強烈的責任感，自己戰勝了這個誘惑。」

「不，我倒不那麼想。」他苦笑了一下，「不可能那麼崇高、那麼戲劇性。我的抵抗力的確被強化了，一來是由於天氣太冷，二來是我有個不祥的預感，假如我繼續跟她在一起，不出幾回合就會要我的命，我永遠無法跟上她的步調。」

裴洛拉特道：「嗯，不管怎麼說，你畢竟安全返回太空艇了。下一步我們要做什麼？」

「眼前要做的，是以輕快的速度離開這個行星系，直到距離康普隆的太陽夠遠了，我們再來進行躍遷。」

「你想我們會被攔截或跟蹤嗎？」

「不，我真心相信部長渴望我們盡快離去，而且永遠不會回來，以免懲罰者的報復降臨這顆行星。其實——」

「什麼？」

「她相信報復一定會降在我們身上，她堅決相信我們再也不會回來。我得說明一下，並不是她料到我可能會背信，她沒有機會估量我的信用。她的意思是，地球是個可怕的不祥之物，任何人試圖尋找它，都一定會死在半途。」

寶綺思說：「康普隆有多少人尋找過地球，才使得她這麼肯定？」

「我懷疑沒有任何康普隆人嘗試過。我曾告訴她，她的恐懼只不過是迷信。」

「你確定自己相信這一點嗎，還是你也被她動搖了？」

「我知道她所表現的恐懼純屬迷信，但是她的恐懼仍然可能有根有據。」

「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試圖登陸地球，放射性會要我們的命？」

「我不相信地球具有放射性，但我的確相信地球會保護自己。還記得嗎，川陀那座圖書館中有關地球的資料全被移走了。此外，蓋婭雖然擁有驚人的記憶，行星的每個部分都參與其中，甚至包括地表的巖層和地心的熔融金屬，卻也無法回溯到夠遠的過去，以致不能告訴我們任何有關地球的事。

「顯然，假如地球果真那麼有力量，或許也能調整人類的心靈，迫使大家都相信它具有放射性，這樣便能嚇阻任何尋找它的念頭。可能是因為康普隆和地球極為接近，對地球形成特別的威脅，所以又被加上一重詭異的茫然。丹尼亞多是個懷疑論者，也是一位科學家，他百分之百相信尋找地球是白費力氣，認為地球不可能找得到——這就是部長的迷信也許有根據的原因。地球這麼希望隱藏自己，難道不會將我們殺害，或是將我們引入歧途，而會任由我們找到它嗎？」

寶綺思皺著眉頭說：「蓋婭……」

崔維茲立刻打斷她的話。「別說蓋婭會保護我們，既然地球有辦法消除蓋婭最早的記憶，那麼在雙方的任何沖突中，地球顯然都會是贏家。」

寶綺思冷冷地說：「你怎麼知道那些記憶是被消除的？也許只是因為蓋婭需要一段時間來發展行星級記憶，才無法回溯到那個記憶尚未完成的時代。不過，即使在此之前的記憶的確遭到外力消除，你又怎能確定是地球乾的？」

崔維茲說：「我不知道，我只是提出我的臆測罷了。」

裴洛拉特突然插嘴，怯生生地說：「假如地球那麼有力量，又如此堅持保留隱私——姑且這麼說——我們的努力又有什麼用？你似乎認為地球不會讓我們找到，而且若有必要，它還會將我們全部殺害。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我們不該放棄整個計劃嗎？」

「我們似乎應該放棄，這點我承認，但我如此強烈地堅信地球存在，就一定要也一定會把它找到。蓋婭不斷在提醒我，當我有這麼強烈的信念時，我的想法總是正確的。」

「可是我們發現地球之後，如何才能全身而退，老弟？」

「有一個可能，」崔維茲盡力以輕松的口吻說，「由於我具有這種非比尋常的正確判斷力，地球或許也會體認到我的價值，而不會對我下手。可是——這就是我想要指出的——我無法確定你們兩位是否也能生還，而我擔心的正是這件事。我一直有個念頭，如今這個念頭更強了，那就是我應該帶你們兩位回到蓋婭，然後由我自己繼續進行探索。首先斷定我必須尋找地球的人，是我而不是你們；看出其中重要性的人，也是我而不是你們；不得不這麼做的人，更是我自己而不是你們。所以說，讓我來冒這個險吧，你們沒有這個必要。讓我一個人繼續好嗎，詹諾夫？」

裴洛拉特將下巴埋在頸際，使他的長臉顯得更長。「我不否認自己感到嫉妒，葛蘭，可是如果棄你不顧，我會萬分羞愧，會無地自容。」

「寶綺思？」

「蓋婭絕不會棄你不顧，崔維茲，不論你做什麼都一樣。假如地球真是個危險的地方，蓋婭會盡全力保護你。而扮演寶綺思這個角色的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捨棄裴，如果他決定緊跟著你，那我當然要緊跟著他。」

崔維茲繃著臉說：「很好，我已經給過你們機會了，讓我們一起上路吧。」

「一起走。」寶綺思說。

裴洛拉特輕輕一笑，伸手抓住崔維茲的肩頭。「永遠走在一起。」

29

寶綺思說：「你看這裏，裴。」

她剛才以手動方式操縱著太空艇的望遠鏡，但是並沒有什麼特定目標，只不過想換換腦筋，以免終日沉溺在裴洛拉特的地球傳說圖書館中。

裴洛拉特走過來，一隻手臂搭在她的肩膀，雙眼則向顯像屏幕望去。康普隆行星系的氣態巨星之一已經出現，經過多次放大後，畫面看來就像實物一般龐大。

在彩色的顯像中，它的表面呈淡橙色，並帶有一些較暗的條紋。由於這顆行星比遠星號距離太陽更遠，又是從行星軌道面上向它望去，因此看來幾乎是個完美的光圈。

「真美麗。」裴洛拉特說。

「中央的條紋延伸到了行星之外，裴。」

裴洛拉特緊皺著眉頭說：「你知道嗎，寶綺思，我相信真是這樣。」

「你想這是一種『光幻視』嗎？」

裴洛拉特說：「我不敢肯定，寶綺思，我跟你一樣是太空新兵——葛蘭！」

崔維茲對這聲叫喚的回應是一句相當微弱的「什麼事？」他隨著這聲回答走進駕駛艙，衣服顯得有點皺，好像剛纔在牀上和衣打過盹——事實也正是如此。

他帶著幾分不悅說：「拜託！別動那些裝置。」

「只不過是望遠鏡罷了。」裴洛拉特說，「你看那個。」

崔維茲依言看了一眼。「那是一顆氣態巨星，根據我獲得的資料，他們管它叫葛裏亞。」

「只是這樣看看，你怎麼知道就是那顆？」

「理由之一，」崔維茲說，「根據我們現在和太陽的距離，再考慮各行星的大小以及它們在軌道上的位置——擬定航道時，我已經把這些資料研究得很透徹——此時此刻，它是你唯一能放大到這種程度的行星。另一個理由，是它有個行星環。」

「行星環？」寶綺思困惑不已。

「你們現在能看到的，只是個又細又暗的條紋，因為我們幾乎是從正側面取景。我們可以急速拉昇，離開行星軌道面，讓你們有個較佳的視野。你們想不想這麼做？」

裴洛拉特說：「我不想讓你重新計算位置和航道，葛蘭。」

「喔，放心，電腦會幫我處理，不怎麼麻煩。」他一面說，一面坐到電腦前，將雙手放在那兩個手掌輪廓上。接下來，與他的心靈精密調諧的電腦，便開始負責所有的操作。

沒有燃料問題也毫無慣性效應的遠星號立即加速。對於作出如此回應的電腦與太空艇，崔維茲再度感到一股強烈的愛意。彷彿他的思想化成了動力與指令，又彷彿它就是自己意志的延伸，不但強而有力，而且溫馴服從。

難怪基地想把它要回去，也難怪康普隆想將它據為己有。唯一令人訝異的事，是迷信的力量竟然如此之大，令康普隆自動放棄了這個野心。

若有適當的武裝，遠星號能追擊或打敗銀河中任何一艘船艦，甚至任何一支艦隊，只要別碰到另一艘同型號太空艇就好。

當然，它現在沒有任何武裝。布拉諾市長將太空艇撥給他的時候，至少還有足夠的警覺性，沒讓它配備任何武器。

裴洛拉特與寶綺思注視著顯像屏幕，葛裏亞星正緩緩地、緩緩地朝他們傾斜。上方的那一極（姑且不論是南極或北極）已經出現，周圍有一大圈湍流，下方那一極則被球體的鼓脹部分所遮掩。

在行星頂端，暗面不斷侵入橙色部分，使這個美麗的圓盤變得愈來愈不對稱。

但更令人興奮的，或許是中央那道暗紋不再是直線，而漸漸變成一個弧形，就像其他偏北或偏南的條紋一樣，只是弧度更為顯著。

現在能夠看得非常清楚了，中央暗紋的確延伸出行星的邊緣，在兩側形成狹窄的弧形。這絕對不是幻象，其本質十分明顯。那是由物質所構成的環狀天體，沿著行星周圍繞一圈，另一側則隱藏在行星背後。

「我想，這便足以給你們一個概念。」崔維茲說，「假如我們飛到這顆行星的正上方，你們將會看到一個圓形的環，它和這顆行星是同心圓，不過兩者完全沒有接觸。你們還有可能發現，它其實並非單一的環，而是由數個同心環組成。」

「我認為簡直不可能，」裴洛拉特愣愣地說，「是什麼讓它停留在太空的？」

「跟衛星能停留在太空的道理相同。」崔維茲說，「行星環由許多細微的粒子組成，每個粒子都環繞著行星運轉。由於這些環距離行星太近，『潮汐效應』使它們無法聚結成一個球體。」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想想實在太令人難過了，老友。我當了一輩子學者，怎麼可能對天文學知道得那麼少？」

「而我則對人類的傳奇一無所知，沒有人能夠擁抱所有的知識。事實上，這些行星環沒什麼稀奇，幾乎每顆氣態巨星都有，即使有時只是一圈稀薄的塵埃。端點星的太陽所領導的行星家族，碰巧沒有真正的氣態巨星，因此端點星上的居民，除非是個星際旅行者，或者在大學裏修過天文學課程，否則很可能不知道行星環是什麼。如果行星環十分寬廣，因而明亮且顯眼，像現在這個這樣，那纔是不尋常的現象。它實在壯麗，一定至少有幾百公里寬。」

此時，裴洛拉特突然彈響一下手指。「正是這個意思。」

寶綺思嚇了一跳。「什麼意思，裴？」

裴洛拉特說：「我曾經讀過某一首詩的片段，那是一首非常古老的詩，用一種古體的銀河標準語寫成，很不容易讀懂，正好證明它的年代十分久遠。不過，我不該抱怨古文體難懂，老弟。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精通好幾種古銀河語文，即使在工作領域之外對我沒什麼用處，仍然讓我很有成就感——我剛才說什麼來著？」

寶綺思說：「一首古詩的片段，親愛的裴。」

「謝謝你，寶綺思。」然後，裴洛拉特又對崔維茲說，「她總是很注意我在說什麼，以便我一旦離題——這是常有的事——她隨時能把我拉回來。」

「這是你的魅力之一，裴。」寶綺思微笑著說。

「總之，那個片段主要是在描述地球所在的行星系，至於為何要做這個描述，我並不清楚，因為完整的詩句已經散佚，至少我從來沒辦法找到。流傳下來的只有這一部分，或許是由於其中的天文學內容。總之，它提到第六顆行星擁有光輝燦爛的三重行星環。『既寬且大，與之相較，世界相形見絀。』你看，我現在還能吟誦呢。以前我不明了行星環是什麼東西，我記得曾經設想，也許該行星的一側有三個圓圈排成一列，但這似乎十分無稽，所以我懶得收在我的圖書館中。我當初沒有追根究底，現在想來十分遺憾。」他搖了搖頭，又說，「在今日銀河中，神話學家是個很孤獨的行業，使人忘了追根究底的好處。」

崔維茲安慰他說：「你當初沒理會它，也許是正確的態度，詹諾夫，對詩意的文字不可過分認真。」

「但那正是它的意思，」裴洛拉特指著顯像屏幕說，「那首詩所提到的景象，正是三個寬闊的同心環，寬度超過了行星本身。」

崔維茲說：「我從來沒聽過這種事，我認為行星環不可能那麼寬，相較於它們所環繞的行星，行星環總是非常狹長。」

裴洛拉特說：「我們也從未聽說哪個可住人行星擁有一顆巨大的衛星，或是它的地殼具有放射性，現在這個則是它的第三項唯一性。我們若能找到一顆除了放射性之外，具有一切適宜住人條件的行星，它擁有一顆巨大的衛星，而且在那個行星系中，另一顆行星擁有寬闊的行星環，那就毫無疑問，代表我們發現地球了。」

崔維茲微微一笑。「我同意，詹諾夫，假如我們找到這三項特徵，我們就一定找到了地球。」

「假如！」寶綺思嘆了一口氣。

30

他們已經飛越這個行星系各主要世界，此刻正在最遠的兩顆行星之間繼續往外沖，因此在十五億公里內，並沒有任何稍具規模的天體。前方只有一大團彗星云，不會產生多大的重力效應。

遠星號已加速到光速的十分之一。崔維茲很清楚，理論上來說，這艘太空艇可加速到接近光速，不過他也明白，實際上，十分之一光速已是合理的極限。

以這個速度飛行，能夠避開任何稍具質量的物體，卻無法閃避太空中無數的塵埃粒子，而為數更多的原子與分子更不在話下。在極高速航行時，即使那麼微小的物體也會磨損或刮傷艇體，造成十分嚴重的損害。假如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飛行，每個撞向艇體的原子都具有宇宙線的性質。而曝露在無孔不入的宇宙線輻射下，太空艇中每一個人都無法倖免。

在顯像屏幕上，遠方的恆星看不出任何動靜。雖然太空艇以每秒三萬公里的速度運動，各方面看起來，它都顯得像是靜止在太空中。

電腦正在進行長距離掃描，以偵測任何可能與太空艇相撞的物體，它們即使體積有限，仍會構成嚴重的威脅。在可能性極低的必要情況下，太空艇會稍微轉向閃避。但由於可能來襲的物體都很小，相對速度也不太大，而且太空艇改變航向時又不會產生慣性效應，因此根本無法知道是否出現過堪稱「千鈞一發」的狀況。

因此崔維茲一點都不擔心這種事，甚至連想都不想。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丹尼亞多交給他的三組坐標上，而他特別注意的，則是與目前位置最接近的那組坐標。

「坐標有什麼問題嗎？」裴洛拉特緊張兮兮地問。

「我現在還不能確定。」崔維茲說，「坐標本身並沒有用，你還得知道零點在哪裏，以及設定坐標的規約——比如說訂定距離所依據的方向，用什麼當作本初子午線等等。」

「你怎麼找得出這些東西？」裴洛拉特茫然問道。

「我取得了端點星以及其他幾個已知點相對於康普隆的坐標，只要我將它們輸進電腦，電腦便會算出究竟該用哪種規約，這些坐標才能對應端點星以及其他幾個點的正確位置。我只是想將這些事在腦中整理一下，這樣我就能對電腦發出適當的指令。一旦確定了規約，我們手中的三組禁忌世界坐標值就可能有意義了。」

「只是可能而已？」寶綺思問。

「恐怕只是可能而已。」崔維茲說，「那些畢竟是相當古老的坐標，想必用的是康普隆規約，但無法絕對肯定。萬一它們是根據其他規約呢？」

「萬一真是這樣呢？」

「萬一真是這樣，我們得到的就只是一堆毫無意義的數字。可是，我們好歹也要確定一下。」

他雙手在微微發亮的按鍵上輕快滑動，將必要的資料輸進電腦，然後將雙手放在桌面的手掌輪廓上，靜待電腦確定這些已知坐標所用的規約。答案出來之後，他頓了一下，隨即命令電腦使用相同的規約，算出最近一個禁忌世界的位置，最後終於在電腦記憶庫的銀河地圖中，找出了這組坐標對應的地點。

屏幕上出現一個星像場，並且自動迅速移動，在達到停滯狀態後又開始不斷擴大，將周圍各個方向的星辰都擠出屏幕，直到幾乎所剩無幾。肉眼完全跟不上這種迅疾的變化，以致畫面看來只是一團模糊的斑點。最後碩果僅存的，只有邊長十分之一秒差距的一個正方範圍（根據屏幕下方標示的數值）。然後就一直沒有進一步的變化，在漆黑的屏幕上，只剩下六個黯淡的光芒點綴其間。

「哪個纔是禁忌世界？」裴洛拉特輕聲問道。

「全都不是。」崔維茲說，「其中四顆是紅矮星，一顆是準紅矮星，另一顆是白矮星。在這些恆星的軌道上，都不可能有可住人世界。」

「單憑這樣看一眼，你怎麼就知道那些是紅矮星？」

崔維茲說：「我們現在看到的並不是真實的恆星，而是電腦記憶庫中銀河地圖的一小部分，其中每顆恆星都標有簡介，只不過你無法看到，通常我同樣也看不到。可是一旦我的雙手和電腦進行接觸，像現在這樣，那麼當我注視某顆恆星時，我就能知道不少的相關資料。」

裴洛拉特以悲傷的語調說：「那麼，這些坐標毫無用處了。」

崔維茲抬起頭望著他。「不，詹諾夫，我的話還沒說完。我們還要考慮時間因素，這組坐標是兩萬年前的，在這段時間中，那個禁忌世界和康普隆都繞著銀河中心公轉，兩者的公轉速度、軌道傾角和離心率都很可能並不相同。因此，隨著時光的流逝，這兩個世界不是漸漸接近，就是愈來愈遠。過了兩萬年之後，那個禁忌世界如今的位置，和坐標值的偏差可能在半個到五個秒差距之間，當然不會在這個邊長十分之一秒差距的方格內。」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以康普隆為原點，讓電腦將銀河的時間往前推兩萬年。」

「它能這樣做嗎？」寶綺思的聲音聽來有點肅然起敬。

「嗯，它無法使銀河本身回到過去，但能讓記憶庫中的地圖時光倒流。」

寶綺思說：「我們能看到任何變化嗎？」

「看！」崔維茲說。

屏幕上原有的六顆恆星開始緩緩挪動，此外另有一顆恆星出現在屏幕左側，並且漸漸向中央漂移。裴洛拉特興奮地指著它說：「來了！來了！」

崔維茲說：「抱歉，又是一顆紅矮星。它們非常普遍，銀河中的恆星至少有四分之三是紅矮星。」

屏幕上的畫面停下來，不再繼續移動。

「然後呢？」寶綺思說。

崔維茲答道：「這就是了，這就是銀河那一小部分在兩萬年前的樣子。如果那個禁忌世界以平均速度進行星移，就應該出現在屏幕正中央。」

「應該出現，可是沒有啊。」寶綺思尖聲道。

「的確沒有。」崔維茲表示同意，聲音幾乎不帶任何情緒。

裴洛拉特長長嘆了一口氣。「啊，太糟了，葛蘭。」

崔維茲說：「且慢，不要絕望，我原本就並未指望看到那顆恆星。」

「並未指望？」裴洛拉特顯得極為訝異。

「是的。我跟你說過，這並不是真實的銀河，而是電腦中的銀河地圖。某顆恆星若沒收錄在地圖中，我們就看不到。如果一顆行星被稱為『禁忌』，而且這個名稱沿用了兩萬年，它就八成不會被收在地圖裏。事實上果真如此，因為我們看不到它。」

寶綺思說：「或許因為它不存在，所以我們纔看不到。康普隆的傳說可能是杜撰的，也可能這些坐標並不正確。」

「說得很對。不過，電腦既然找出了那個世界在兩萬年前的可能位置，就能估計出它如今的坐標。根據做過時間修正的坐標——唯有利用星圖我才能作出這個修正——現在我們可以切換到真實的銀河星像場。」

寶綺思說：「但你只是假設禁忌世界一直以平均速度進行星移，萬一它的速度有異於平均速度呢？這樣的話，你得到的坐標就不正確了。」

「說得沒錯，但是相較於未作時間修正的結果，我們幾乎可以肯定，根據平均速度的假設作了修正之後，得到的結果將更接近真實的位置。」

「你想得真美！」寶綺思以懷疑的口吻說。

「我正是這麼想。」崔維茲說，「但願不出我所料，現在就讓我們看看真實的銀河。」

兩位旁觀者聚精會神地盯著屏幕，崔維茲則以輕松的語調慢慢解釋（或許是為了緩和自己的緊張情緒，並且延後揭曉謎底的時刻），好像在發表一場演講。

「觀測真實的銀河比較困難。」他說，「電腦中的地圖是人工產物，不相干的東西都能除去。比如說，如果有個星云遮蔽視線，我可以將它消除；如果視角和我的預期不合，我可以調整到更方便的角度。然而觀測真實銀河的時候，我必須照單全收，毫無選擇的餘地。假使我想有所改變，必須在太空中實際變換位置，花的時間會比調整地圖多得多。」

當他說到這裏的時候，屏幕上出現了一團恆星云，裏面擠滿一顆又一顆的星辰，看來像是一堆散亂的粉末。

崔維茲說：「那是銀河某個區段的大角度畫面，當然，我想要的是前景。如果我把前景擴大，相較之下背景就會變得朦朧。這個坐標點和康普隆足夠接近，所以我應該能將它擴大到和地圖中的畫面一致。我只消輸入必要的指令，但願我的清醒能撐得足夠久。開始！」

星像場陡然擴大，成千上萬的恆星被急速推出屏幕。三個人突然覺得向屏幕沖過去，由於感覺過於逼真，他們都不由自主向後一仰，彷彿是對一股推力所產生的自然反應。

先前的畫面又出現了，雖然不似地圖那般暗，但是六顆恆星都在原先的位置上。此外，在接近中央的部分，還出現了另一顆恆星，它的光芒比其他恆星都明亮許多。

「它在那裏。」裴洛拉特悄聲道，聲音中充滿了敬畏。

「可能就是它，我會讓電腦攝取它的光譜，然後詳加分析。」沉默相當一段時間之後，崔維茲又說：「光譜型為G4，因此它比端點星的太陽小一點並且暗一點，不過要比康普隆的太陽明亮些。電腦的銀河地圖不該漏掉任何Ｇ型恆星，既然這顆遭到遺漏，很可能表示它就是那個禁忌世界所環繞的太陽。」

寶綺思說：「有沒有可能到頭來卻發現，這顆恆星周圍根本沒有可住人行星？」

「我想，有這個可能。倘若真是那樣，我們再設法尋找另外兩個禁忌世界。」

寶綺思固執地說：「萬一另外兩個世界也是空歡喜一場呢？」

「那我們再嘗試別的辦法。」

「比如說？」

「但願我知道。」崔維茲繃著臉說。

## 第三篇奧羅拉

## 第八章禁忌世界

### 31

「葛蘭，」裴洛拉特說，「我在一旁看看，會不會打擾你？」

「一點都不會，詹諾夫。」崔維茲說。

「如果問些問題呢？」

「問吧。」

於是裴洛拉特問道：「你到底在做什麼？」

崔維茲將視線從顯像屏幕移開。「凡是屏幕上看起來很接近那個禁忌世界的恆星，每一顆的距離我都得測量出來，這樣才能斷定它們真正有多近。我必須知道它們的重力場，而這就需要質量和距離的數據。如果缺乏這些資料，便無法保證一次成功的躍遷。」

「你怎麼做呢？」

「嗯，我看到的每一顆恆星，電腦記憶庫中都有它的坐標，不難轉換成康普隆的坐標系統。接下來，根據遠星號在太空中相對於康普隆之陽的位置，作小幅度的修正，就能得到每顆恆星和我們的距離。屏幕上看來，那些紅矮星都很接近那個禁忌世界，但事實上有些可能更近，有些其實更遠。我們需要知道它們的三維位置，你懂了吧。」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你已經有了那個禁忌世界的坐標……」

「沒錯，但那還不夠，我還需要知道其他恆星的距離，誤差可在百分之一左右。在那個禁忌世界附近，那些恆星的重力場一律很弱，些許誤差不會造成明顯的差別。而那個禁忌世界所環繞的太陽，在禁忌世界附近產生的重力場則很強，我必須知道它的精確距離，精確度至少是其他恆星的一千倍，單有坐標無法做到這一點。」

「那你怎麼辦呢？」

「我測量出那個禁忌世界——或者應該說它的恆星——和附近三顆恆星的視距離。那三顆恆星都很暗，需要放大許多倍纔看得清楚，因此，它們的距離想必非常非常遠。然後，我們將其中一顆擺在屏幕中央，再向一側躍遷十分之一秒差距，躍遷的方向垂直於我們對禁忌世界的視線。由於附近沒有其他恆星，即使我們不知道遠方星體的距離，這樣的躍遷仍然很安全。

「躍遷之後，位於中央的那顆參考恆星仍會留在原處。如果三顆恆星距離我們真的都非常遠，其他兩顆暗星的位置也不會有什麼變化。然而，那個禁忌世界的恆星由於距離較近，因此會有視差移位。從移位的大小，便能決定它和我們之間的距離。假如我想做個驗證，可以另選三顆恆星，重新再試一遍。」

裴洛拉特說：「總共要花多久時間？」

「不會太久，繁重的工作都由電腦負責，我只要發號施令就行了。真正花時間的工作，是我必須研究測量的結果，確定它們都沒問題，還有我的指令也沒有任何失誤。如果我是那種蠻勇之徒，對自己和電腦具有完全的信心，那麼幾分鐘內就能完成。」

裴洛拉特說：「真是太奇妙了，想想電腦能幫我們做多少事。」

「這點我一向心裏有數。」

「假如沒有電腦，你要怎麼辦？」

「假如沒有重力太空艇，我要怎麼辦？假如我未曾受過太空航行訓練，我要怎麼辦？假如沒有兩萬年的超空間科技做我的後盾，我又要怎麼辦？事實上我就是此時此地這個我。倘若我們想象自己身處兩萬年後的未來，我們又將贊嘆什麼樣的科技奇跡？或者有沒有可能，兩萬年後人類早已不復存在？」

「幾乎不可能，」裴洛拉特說，「不可能不復存在。即使我們沒有成為蓋婭星系的一部分，我們仍有心理史學指導我們。」

崔維茲雙手鬆開電腦，在椅子上轉過身來。「讓它計算距離吧，」他說，「讓它重復檢查幾遍，反正我們不急。」

他用怪異的目光望著裴洛拉特，又說：「心理史學！你知道的，詹諾夫，在康普隆上，這個話題出現了兩次，每次都被斥為迷信。我自己說過一次，後來丹尼亞多也提到了。畢竟，除了說它是基地的迷信，你又能怎樣定義心理史學？它難道不是一種沒有證明和證據的信仰嗎？你怎麼想，詹諾夫？這個問題應該比較接近你的領域。」

裴洛拉特說：「你為什麼要說沒有證據呢，葛蘭？哈里・謝頓的擬像曾在時光穹窿中出現許多次，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他就會針對時勢侃侃而談。當年，他若無法利用心理史學作出預測，就不可能知道未來才會發生的事件。」

崔維茲點了點頭。「聽起來的確不簡單，他雖然沒有預測到騾，即便如此還是很不簡單。話說回來，它還是令人感到邪門，有點像魔術，任何術士都會玩這種把戲。」

「沒有任何術士能預測幾世紀後的事。」

「也沒有任何術士能創造奇跡，他們只是讓你信以為真罷了。」

「拜託，葛蘭，我想不出有什麼伎倆，能讓我預測五世紀後會發生什麼事。」

「你也無法想象有什麼伎倆，能讓一個術士讀取藏在無人衛星中的訊息。然而，我曾目睹一個術士做到這一點。你有沒有想到過，定時信囊以及哈里・謝頓的擬像，或許都是政府自導自演的？」

裴洛拉特對這種說法顯得相當反感。「他們不會那麼做。」

崔維茲發出一下輕蔑的噓聲。

裴洛拉特說：「假如他們企圖那麼做，一定會被逮到的。」

「這點我不敢肯定。不過，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心理史學如何運作。」

「我也不知道那臺電腦如何運作，可是我知道它的確有用。」

「那是因為還有別人知道它如何運作，如果沒有任何人知道，又會是什麼樣的情況？那樣的話，要是它由於某種原因停擺，我們都會一籌莫展。如果心理史學突然失靈……」

「第二基地分子知道心理史學的運作方式。」

「你又怎麼曉得，詹諾夫？」

「大家都這麼說。」

「大傢什麼事都可以說——啊，那個禁忌世界的恆星和我們之間的距離算出來了，我希望算得非常精確。我們來推敲一下這組數字。」

他盯著那組數字良久，嘴脣還不時嚅動，彷彿在心中進行一些概略的計算。最後，他終於開口，不過眼睛並未揚起來。「寶綺思在做什麼？」

「在睡覺，老弟。」然後，裴洛拉特又為她辯護道，「她很需要睡眠，葛蘭。跨越超空間而維持身為蓋婭的一部分，是很消耗精力的一件事。」

「我也這麼想。」崔維茲說完，又轉身面對電腦。他將雙手放在桌面上，喃喃說道：「我要讓它分成幾次來躍遷，每次都要重新檢查。」然後他將雙手又收回來，「我是說真的，詹諾夫，你對心理史學知道多少？」

裴洛拉特好像有點意外。「一竅不通。身為歷史學家，例如我自己，和身為心理史學家簡直有天壤之別。當然啦，我知道心理史學的兩大基石，但是每個人也都知道。」

「連我都知道。第一個條件是涉及的人口數目必須足夠龐大，才能使用統計方式處理。可是多大才算『足夠龐大』呢？」

裴洛拉特說：「銀河人口的最新估計值是一萬兆左右，也許還低估了。當然啦，這絕對夠大了。」

「你怎麼知道？」

「因為心理史學的確有效，葛蘭。不論你如何強詞奪理，它的確有效啊。」

「而第二個條件，」崔維茲又說，「是人類並不知曉心理史學，否則他們的反應就會產生偏差——可是大家都曉得有心理史學啊。」

「只是知道它的存在罷了，老弟，那不能算數。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說，人類並不知曉心理史學所作的預測，這點大家的確不知道。唯有第二基地分子才應該曉得，但他們是特例。」

「僅僅以這兩個條件為基礎，就能建立起心理史學這門科學，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並非僅僅根據這兩個條件，」裴洛拉特說，「其中還牽涉到高等數學和精密的統計方法。據說——如果你想聽聽口述歷史——哈里・謝頓當初開創心理史學，是以氣體運動論為藍本。氣體中的每個原子或分子都在做隨機運動，因此我們無法知道其中任何一個的位置或速度。然而，利用統計學，我們能導出描述它們整體行為的精確規律。根據這個原則，謝頓企圖解出人類社會的整體行為，雖然他的解不適用於人類個體。」

「或許如此，但人類並不是原子。」

「沒錯。」裴洛拉特說，「人類具有意識，行為復雜到足以顯現自由意志。謝頓究竟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我完全沒概念，即使有懂得的人設法向我解釋，我也確定自己無法了解。可是無論如何，他的確成功了。」

崔維茲說：「因此這個理論想要成立，必須有為數眾多而且不明就裏的一羣人。你難道不覺得，這麼巨大的一個數學架構，是建立在松軟的基礎上嗎？如果這兩個條件無法真正滿足，那麼一切都會垮臺。」

「可是既然謝頓計劃沒垮……」

「或者，假如這兩個條件並非完全不合或不足，只是弱了一點，心理史學或許也能有效運作好幾世紀，然後，在遇到某個特殊危機時，便會在一夕之間垮掉——就像當初騾出現時，它暫時垮掉那樣。此外，如果還應該有第三個條件呢？」

「什麼第三個條件？」裴洛拉特微微皺起眉頭。

「我也不知道。」崔維茲說，「一個論述也許表面上完全合乎邏輯，而且絕妙無比，卻隱含了某些未曾言明的假設。或許這第三個條件，是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所以從來沒有人想到過。」

「如果一個假設被視為這麼理所當然，通常都相當正確，否則，就不可能被視為這麼理所當然。」

崔維茲嗤之以鼻。「如果你對科學史和你對傳說歷史一樣了解，詹諾夫，你就會知道這種說法錯得有多嚴重。不過我想，我們已經來到那個禁忌世界的太陽附近。」

的確，屏幕正中央出現了一顆明亮的恆星。由於太過明亮，屏幕自動將它的光芒濾掉大部分，其他恆星因而盡數從屏幕上消失。

### 32

遠星號上的盥洗與個人衛生設備十分精簡，用水量永遠維持在合理的最小值，以免回收系統超過負荷。這一點，崔維茲曾板著臉提醒裴洛拉特與寶綺思。

盡管如此，寶綺思總有辦法隨時保持清爽光鮮，烏黑的長發永遠有著亮麗的光澤，她的指甲也始終明亮耀眼。

此時，她走進駕駛艙，說道：「你們在這兒啊！」

崔維茲抬起頭來。「用不著驚訝。我們幾乎不可能離開太空艇，即使你無法用心靈偵測到我們的行蹤，只要花上三十秒，也一定能在太空艇中找到我們。」

寶綺思說：「這句話純然是一種問候，不該照字面解釋，你自己其實很清楚。現在我們在哪裏？可別說『在駕駛艙中』。」

「寶綺思吾愛，」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伸出手臂，「我們現在，是在那個禁忌世界所屬的行星系外圍。」

她走到裴洛拉特身旁，將一隻手輕放在他肩上，他的手臂則摟住她的腰。然後她說：「它不會有什麼真正的禁忌，我們並未受到任何阻攔。」

崔維茲說：「它之所以成為禁忌，是因為康普隆和其他第二波殖民者所建立的世界，刻意和第一波殖民者『太空族』所建立的世界隔離。如果我們自己沒感受到這種刻意的限制，又有什麼能阻止我們呢？」

「那些太空族，如果還有任何人存留下來，或許也會刻意和第二波殖民世界隔離。雖然我們不介意侵入他們的領域，絕不代表他們也不介意。」

「說得很對。」崔維茲道，「如果他們還在，的確會是這樣。但直到現在，我們甚至還不知道他們的行星是否存在。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只有普通的氣態巨星，總共有兩顆，而且不是特別大。」

裴洛拉特連忙說：「但這並不代表太空世界並不存在。可住人世界一律很接近太陽，體積又比氣態巨星小很多，此外在這個距離，太陽閃焰也使我們極難偵測到它們。我們得通過微躍到達內圍，以便偵測這些行星。」能像個老練的太空旅人般說得頭頭是道，似乎令他相當驕傲。

「這樣的話，」寶綺思說，「我們現在為何不向內圍前進？」

「時辰未到。」崔維茲說，「我正在叫電腦盡量偵察人工天體的跡象，我們要分幾個階段向內挺進——如果有必要，分成十幾個階段都行——每次都要停下來偵察一番。我不希望這次又中了圈套，就像我們首度接近蓋婭那樣。還記得吧，詹諾夫？」

「我們每天都有可能落入那種圈套，唯有蓋婭的圈套為我帶來寶綺思。」裴洛拉特以愛憐的目光凝視著她。

崔維茲咧嘴笑了笑。「你希望每天都有個新的寶綺思嗎？」

裴洛拉特一臉委屈，寶綺思帶著微嗔說：「我的好兄弟，我的好——不管裴堅持叫你什麼，你最好快些向內圍前進。只要有我跟你在一起，你就不會落入圈套。」

「靠蓋婭的力量？」

「偵測其他心靈的存在？當然沒問題。」

「你確定自己的力量夠強嗎，寶綺思？你為了和蓋婭主體維持聯繫而消耗的體力，我猜一定得睡很久才能補回來。你現在和力量的源頭距離那麼遠，能力也許大大受限，我又能仰仗你多少呢？」

寶綺思漲紅了臉。「聯繫的力量足夠強大。」

崔維茲說：「別生氣，我只不過問問而已。你難道看不出來，這就是身為蓋婭的缺點之一嗎？我不是蓋婭，我是個完整的、獨立的個體，這表示我能隨心所欲到處旅行，不論離開我的世界、我的同胞多遠都行，我始終還是葛蘭・崔維茲。我擁有的各種能力，我都會繼續保有，無論到哪裏都不會有任何變化。假如我孤獨地在太空中，幾秒差距之內沒有任何人類，又由於某種原因，我無法以任何方式跟任何人聯絡，甚至連天上的星星都看不見一顆，我依舊是葛蘭・崔維茲。我也許無法生還，我可能因此死去，但我至死仍是葛蘭・崔維茲。」

寶綺思說：「孤獨一人在太空中，遠離所有的人，你就無法向你的同胞求助，也無法仰賴他們的各種才能和知識。獨自一人，身為一個孤立的個體，相較於身為整體社會的一分子，你會變得渺小得可憐。」

崔維茲說：「然而，那種渺小和你如今的情況不同。你和蓋婭之間有個鍵結，它比我和社會之間的聯繫強得多，而且這個鍵結可以一直延伸，甚至能跨越超空間，可是它需要靠能量來維持。因此你一定會累得氣喘吁吁，我是指心靈上的，並且感到自己的能力被大大削弱，這種感覺會比我強烈許多。」

寶綺思年輕的臉龐突然顯得分外凝重，一時之間，她似乎不再年輕，或說根本看不出年齡。她已經不只是寶綺思，而變得更像蓋婭，彷彿藉此反駁崔維茲的論點。她說：「即使你說的每件事都對，葛蘭・崔維茲——無論過去、現在、未來，你都是你，或許不會減少一分，但也一定不會增加絲毫——即使你說的每件事都對，你以為天下有白喫的午餐嗎？比方說，做個像你這樣的溫血動物，難道不比一條魚，或是其他的冷血動物要好嗎？」

裴洛拉特說：「陸龜就是冷血動物，端點星上沒有，但某些世界上看得到。它們是有殼的動物，動作緩慢而壽命極長。」

「很好，那麼，身為人類難道不比做陸龜好嗎？不論在任何溫度下，人類都能維持快速行動，不會變得慢吞吞的。人類能夠支持高能量的活動，以及迅速收縮的肌肉、迅速運作的神經纖維，還有旺盛而持久的思考——這難道不比爬行緩慢、感覺遲鈍、對周遭一切僅有模糊意識的陸龜好得多嗎？對不對？」

「我同意。」崔維茲說，「的確是這樣，但這又怎麼樣？」

「嗯，難道你不知道，做個溫血動物是要付出代價的？為了使你的體溫高於環境溫度，你消耗的能量必須比陸龜奢侈許多，你得幾乎不停地進食，急速補充從你身上流失的能量。你會比陸龜更容易感到饑餓，也會死得更快。請問你可願意當一隻陸龜，過著遲緩而長壽的生活嗎？或是你寧可付出代價，做一個行動迅速、感覺敏銳而且具有思考能力的生物？」

「這是個正確的類比嗎，寶綺思？」

「不盡然，崔維茲，因為蓋婭的情況還要好得多。當我們緊緊連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會耗費太多能量。唯有一部分的蓋婭和其他部分相隔超空間距離時，能量的消耗才會升高。別忘了，你所選擇的並非只是大型的蓋婭，並非較大的單一世界；你所選擇的是蓋婭星系，一個由眾多世界構成的龐大復合體。不論身在銀河哪個角落，你都會是蓋婭星系的一部分，都會被它某些部分緊緊包圍，因為它的範圍從每個星際原子一直延伸到中心黑洞。到那個時候，維系整體只需要少許的能量，因為沒有任何部分和其他各部分距離太遠。你的決定將導致所有這些結果，崔維茲，你怎能懷疑自己的抉擇不好？」

崔維茲低頭沉思良久，最後終於抬起頭來說：「我的抉擇也許很好，可是我必須找到切實的證據。我作的決定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光說它好還不夠，我得知道它的確好纔行。」

「我已經跟你講了這麼多，你還需要什麼？」

「我也不知道，但我會在地球上找到答案。」他說得斬釘截鐵。

裴洛拉特說：「葛蘭，那顆恆星成了一個圓盤。」

的確如此。電腦一直忙著自己的工作，絲毫不理會周圍的任何爭論。它指揮太空艇逐步接近那顆恆星，如今已來到崔維茲所設定的距離。

此時，他們仍舊遠離行星軌道面。電腦將屏幕劃分成三部分，以便顯示三顆小型的內行星。

位於最內圍那顆，表面溫度在液態水範圍內，並且具有含氧大氣層。崔維茲靜候電腦計算出它的軌道，初步的粗估似乎很有希望。他讓計算繼續做下去，因為對行星的運動觀測得愈久，各項軌道參數的計算就能做得愈精確。

崔維茲以相當平靜的口吻說：「我們看到了一顆可住人行星，極可能可以住人。」

「啊！」在裴洛拉特一貫嚴肅的臉上，顯露出最接近喜悅的神色。

「不過，」崔維茲說，「只怕沒有巨型的衛星。事實上，直到目前為止，還沒偵測到任何類型的衛星。所以它不是地球，至少和傳說中的地球不合。」

「別擔心這點，葛蘭。」裴洛拉特說，「當我看到氣態巨星都沒有不尋常的行星環時，就料到不太可能會在這裏發現地球。」

「很好。」崔維茲說，「下一步是看看上面有什麼樣的生命。根據它具有含氧大氣層這個事實，我們絕對可以肯定上面有植物生命，不過……」

「也有動物生命，」寶綺思突然說，「而且數量很多。」

「什麼？」崔維茲轉頭望向她。

「我能感測到。雖然在這個距離只有模糊的感覺，但我肯定這顆行星不只可以住人，而且無疑已有居民存在。」

### 33

遠星號目前在這個禁忌世界的繞極軌道上，由於距離地表相當遠，軌道週期維持在六天多一點。崔維茲似乎不急著離開這個軌道。

「既然這顆行星已有人居住，」他解釋道，「而且根據丹尼亞多的說法，上面的居民一度曾是科技先進的人類，也就是第一波殖民者，所謂的太空族，如今他們仍舊可能擁有先進的科技，對於我們這些取而代之的第二波殖民者，他們大概不會有什麼好感。我希望他們會自動現身，這樣的話，在我們冒險登陸之前，可以先對他們做點了解。」

「他們也許不知道我們在這裏。」裴洛拉特說。

「換成我們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因此我必須假設，如果他們真正存在，很可能會試圖跟我們接觸，甚至想出動來抓我們。」

「但如果他們真的出來追捕我們，而且他們科技先進，我們也許會束手無策……」

「我可不相信。」崔維茲說，「科技的進步不一定能面面俱到，他們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越我們許多，但他們對星際旅行顯然並不熱中。因為開拓整個銀河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而且在帝國歷史中，我從未見過任何記錄提到他們離開自己的世界，出現在我們眼前。如果他們一直未曾進行太空旅行，怎麼可能在太空航行學上取得重大進展？我們或許毫無武裝，但即使他們出動戰艦，大張旗鼓追獵我們，我們也不可能被抓到——不會的，我們不會束手無策。」

「他們的進步也許是在精神力學方面，可能騾就是個太空族……」

崔維茲聳了聳肩，顯然很不高興。「騾不可能什麼都是。蓋婭人說他是他們的畸變種，也有人認為他是偶發的突變異種。」

裴洛拉特說：「事實上，還有些其他的臆測——當然，沒有人非常當真——說他是個人造的機械。換句話說，就是個機器人，只不過沒有用那個名稱。」

「假如真有什麼東西，具有危險的精神力量，我們就得靠寶綺思來化解。她可以……對了，她正在睡覺嗎？」

「她睡了好一陣子，」裴洛拉特說，「但我出來的時候，看到她動了一下。」

「動了一下，是嗎？嗯，若有任何事故發生，她必須一叫就醒。這件事你要負責，詹諾夫。」

「好的，葛蘭。」裴洛拉特以平靜的口吻答道。

崔維茲又將注意力轉向電腦。「有件事困擾著我，就是那些入境站。一般說來，它們是一種確切的跡象，代表行星上住著擁有高科技的人類。可是這些——」

「有什麼不對勁嗎？」

「有幾個問題。第一，它們的式樣古老，可能已有幾千年的歷史。第二，除了熱輻射，沒有其他任何輻射。」

「什麼是熱輻射？」

「溫度高於周遭環境的任何物體，都會發射熱輻射。每樣東西都能產生這種熟悉的訊號，它具有寬廣的頻帶，由溫度決定能量的分佈模式，而那些入境站射出的就是這種輻射。如果上面有運轉中的人工設備，必定會漏出其他一些非隨機的輻射。既然現在只有熱輻射，我們可以假設入境站是空的，也許已經空置了幾千年；反之，上面若是有人，他們在這方面的科技就極其先進，有辦法不讓其他輻射外泄。」

「也有可能，」裴洛拉特說，「這顆行星擁有高度文明，但入境站遭到空置，因為我們這些銀河殖民者讓這顆行星遺世獨立太久，他們早已不再擔心會有任何外人接近。」

「可能吧。或者，也可能是某種誘餌。」

此時寶綺思走進來，崔維茲從眼角瞥見她，沒好氣地說：「沒錯，我們在這裏。」

「我知道，」寶綺思說，「而且仍在原來的軌道上，這點我還看得出來。」

裴洛拉特連忙解釋：「親愛的，葛蘭十分謹慎。那些入境站似乎沒有人，我們還不確定這代表什麼。」

「這點根本不必操心。」寶綺思以毫不在乎的口氣說，「我們如今環繞的這顆行星，上面沒有可偵測的智慧生命跡象。」

崔維茲低頭瞪著她，顯得驚訝萬分。「你在說些什麼？你說過……」

「我說過這顆行星上有動物生命，這點的確沒錯，可是銀河中究竟哪個人告訴過你，動物一定就是指人類？」

「你當初偵測到動物生命的時候，為什麼不說清楚？」

「因為在那麼遠的距離，我還沒辦法判別。我只能確定偵測到了動物神經活動的脈動，可是在那種強度下，我無法分辨蝴蝶和人類。」

「現在呢？」

「現在我們近多了。你也許以為我剛纔在睡覺，事實上我沒有——或者說，頂多睡了一下子。我剛才，用個不太恰當的說法，正在竭盡全力傾聽，想要聽到足夠復雜而能代表智慧生命的精神活動跡象。」

「結果什麼都沒有？」

「我敢說，」寶綺思的口氣突然變得謹慎，「如果我在這個距離還偵測不到什麼，那麼在這顆行星上，人類的數目頂多不過幾千。如果我們再靠近點，我就能判斷得更精確。」

「嗯，這就使得情況大不相同。」崔維茲說，聲音中帶著幾許困惑。

「我認為，」寶綺思看來很困，因此脾氣十分暴躁，「你可以中止那些什麼輻射分析啦，推理啦，演繹啦，還有天曉得你在做些什麼別的。我的蓋婭知覺能做得更準確且更有效率。也許你現在可以明白，為什麼我說當蓋婭人要比孤立體好。」

崔維茲沒有立刻答話，顯然是在努力剋制自己的火氣。當他再度開口時，竟然是用很客氣，而且幾乎正式的口吻。「我很感謝您提供這些消息，然而，您必須知道一件事。打個比方吧，即使我想讓嗅覺變得更靈敏，因為這樣有很多好處，這個動機卻不足以令我放棄人身，甘心變成一隻獵犬。」

### 34

當太空艇來到云層下方，在大氣層中飄移之際，那個禁忌世界終於呈現他們眼前，看起來出奇老舊。

極地是一片冰雪，跟他們預料的一樣，不過範圍不太大。山區都是不毛之地，偶爾還能看到冰河，但冰河的範圍同樣不大。此外還有些小規模的沙漠地帶，在各處散佈得相當均勻。

如果忽略這些事實，這顆行星其實可說十分美麗。它的陸地面積相當廣大，不過形狀歪歪扭扭，因此具有極長的海岸線，以及非常遼闊的沿岸平原。它還擁有蒼翠茂盛的熱帶與溫帶森林，周圍環繞著草原。縱然如此，它的老舊面貌仍極其明顯。

森林中有許多半禿的區域，部分的草原也顯得稀疏乾瘦。

「某種植物病蟲害嗎？」裴洛拉特感到很奇怪。

「不是的，」寶綺思緩緩道，「比那更糟，而且更不容易復原。」

「我見過許多世界，」崔維茲說，「可是從未目睹像這樣的。」

「我見過的世界非常少，」寶綺思說，「不過我以蓋婭的思想來思考，這個世界的人類想必已經絕跡。」

「為什麼？」崔維茲說。

「想想看吧，」寶綺思的口氣相當鋒利，「沒有一個住人世界擁有真正的生態平衡。地球最初必定有過這種平衡，因為它若正是演化出人類的那個世界，就一定曾有很長一段時期，上面沒有任何人類，也沒有其他能發展出先進科技、有能力改造環境的物種。在那種情況下，一定會有一種自然平衡——當然，它會不斷變化。然而，在其他的住人世界上，人類皆曾仔細改造他們的新環境，並且引進各種動植物，但他們創造的生態系統卻註定失衡。它只會保有種類有限的物種，不是人類想要的，就是不得不引進的……」

裴洛拉特說：「你知道這讓我想起什麼嗎？對不起，寶綺思，我插個嘴，但這實在太吻合了，我忍不住現在就要告訴你們，免得待會兒忘了。我曾經讀過一則古老的創世神話，根據這則神話，生命是在某顆行星上形成的，那裏的物種類別有限，都是對人類有用的，或是人類喜歡的那些。後來，最早一批人類做了一件蠢事——別管那是什麼，老夥伴，因為那些古老神話通常都是象徵性的，如果對其中的內容太過認真，只會把你搞得更糊塗——結果，那顆行星的土壤受到了詛咒。『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那個詛咒是這麼說的。不過這段話是以古銀河文寫成，如果照原文念會更有味道。然而，問題是它真是詛咒嗎？人類不喜歡或不想要的東西，例如荊棘和蒺藜，或許是維持生態平衡所必需的。」

寶綺思微微一笑。「實在不可思議，裴，怎麼每件事都會讓你想起一則傳說，而它們有時又那麼有啟發性。人類在改造一個世界時，總是排除了荊棘和蒺藜，姑且不管那是什麼東西，然後人類得努力維持這個世界正常發展。它不像蓋婭是個自給自足的生命體，而是一羣混雜的孤立體所構成的集合，但這個集合又混雜得不夠，因此無法使生態平衡永遠維持下去。假如人類消失了，就如同指導者的雙手不見了，整個世界的生命形態註定會開始崩潰，而行星將『反改造』成原本的面貌。」

崔維茲以懷疑的口吻說：「假如真會發生這種事，那也不會很快發生。這個世界也許已經兩萬年毫無人跡，但大部分似乎仍舊『照常營業』。」

「當然啦，」寶綺思說，「這要看當初的生態平衡建立得多完善。如果原本是個相當良好的平衡，在失去人類之後，仍然可能維持長久的時間。畢竟，兩萬年對人類而言雖然極長，跟行星的壽命比較起來，只是一夕之間的事。」

「我想，」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專心凝視行星的景觀，「如果這顆行星的環境正在惡化，我們就能確定人類都走光了。」

寶綺思說：「我仍然偵測不到人類層次的精神活動，所以我猜這顆行星確實沒有任何人類。不過，一直有些較低層意識所產生的嗡嗡聲，層次的高度足以代表鳥類和哺乳動物。可是我仍然無法確定，反改造的程度是否足以顯示人類已經絕跡。即使一顆行星有人類居住，如果那個社會不正常，不了解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生態環境還是有可能惡化。」

「不用說，」裴洛拉特道，「這樣的社會很快就會遭到毀滅。我不相信人類不了解保護自己賴以維生的資源有多重要。」

寶綺思說：「我沒有你那種對人類理性的樂觀信心，裴。我覺得，如果一個行星社會完全由孤立體組成，那麼可想而知，為了局部的利益，甚至為了個人的利益，很容易使人忘卻行星整體的安危。」

「我並不認為它可想而知，」崔維茲說，「我站在裴洛拉特這一邊。事實上，既然有人居住的世界數以千萬計，卻沒一個因為反改造而環境惡化，你對孤立態的恐懼可能誇大了，寶綺思。」

太空艇此時駛出晝半球，進入黑夜的範圍。感覺上像是暮色迅疾加深，然後外面就成了一片黑暗，只有在經過晴朗的天空時，還能看到一些星光。

借著精確監看氣壓與重力強度，遠星號得以維持固定的高度。他們目前保持的這個高度，絕對不會撞到隆起的羣山，因為這顆行星已經許久未有造山運動。不過為了預防萬一，電腦仍然利用「微波指尖」在前面探路。

崔維茲一面凝視著天鵝絨般的黑夜，一面若有所思地說：「我總是認為，要確定一顆行星毫無人跡，最可靠的徵狀就是暗面毫無可見光。任何擁有科技的文明，都無法忍受黑暗的環境。一旦進入日面，我們就要降低高度。」

「那樣做有什麼用？」裴洛拉特說，「下面什麼都沒有。」

「誰說什麼都沒有？」

「寶綺思說的，你也這麼說過。」

「不是的，詹諾夫。我是說沒有源自科技的輻射，寶綺思是說沒有人類精神活動的跡象，但這並不代表下面什麼也沒有。即使這顆行星上沒有人類，也一定會有某些遺跡。我要尋找的是線索，詹諾夫，就這點而言，科技文明的殘留物就可能有用。」

「經過兩萬年之後？」裴洛拉特的音調逐漸提高，「你認為有什麼東西能維持兩萬年？這裏不會有任何膠卷、紙張、印刷品。金屬會生銹，木材會腐爛，塑料會碎成顆粒，甚至石頭都會粉碎或遭到侵蝕。」

「也許沒有兩萬年那麼久。」崔維茲耐心地說，「我所謂的兩萬年，是說這顆行星上如果沒有人類，最長也不會超過這個時間。因為根據康普隆的傳說，這個世界兩萬年前極為繁榮。可是，或許在一千年前，最後一批人類才死亡或消失，或者逃到別處去了。」

他們來到夜面的另一頭，曙光隨即降臨，然後幾乎在同一瞬間，出現了燦爛奪目的陽光。

遠星號一面降低高度，一面慢慢減速，直到地表的一切都清晰可見。大陸沿岸點綴著許多小島，現在每個都能看得相當清楚，大多數布滿了綠油油的植被。

崔維茲說：「照我看來，我們該去研究那些敗損特別嚴重的地區。我認為人類最集中的區域，便是生態最失衡的地方，反改造有可能以那些地方為源頭，不斷向外擴散。你的意見如何，寶綺思？」

「的確有此可能。總之，我們對此地缺乏了解，還是從最容易的地方下手比較好。草原和森林會吞噬人類活動的跡象，搜尋那些地方可能只是浪費時間。」

「我突然想到，」裴洛拉特說，「一個世界不論有些什麼東西，最終都應該達到一種平衡，而且可能會發展出新的物種，使惡劣的環境重新改頭換面。」

「是有這個可能，裴，」寶綺思說，「這要看當初那個世界的失衡有多嚴重。至於說一個世界會自我治療，經由演化達到新的平衡，所需的時間可要比兩萬年多得多，恐怕得幾百萬年纔行。」

此時遠星號不再環繞這個世界飛行，它緩緩滑翔了五百公里，這一帶長滿了石楠樹與刺金雀花，其間還穿插著一些小樹叢。

「你們認為那是什麼？」崔維茲突然說，同時伸手向前指去。此時太空艇不再飄移，停留在半空中。重力引擎調到了最高擋，將行星重力場幾乎完全中和，因而傳來一種輕微但持續不斷的嗡嗡聲。

崔維茲所指的地方，其實沒什麼值得一看的。放眼望去，只有一些亂七八糟的土堆，上面長著稀稀疏疏的雜草。

「我看不出什麼名堂。」裴洛拉特說。

「那堆破爛中有個四四方方的結構，還有幾條平行線，你還能看到一些互相垂直的模糊線條，看到沒有？看到沒有？那不可能是天然形成的，一定是人工建築物，看得出原本是地基和圍墻，清楚得好像它們依舊聳立在那裏。」

「即使真的是，」裴洛拉特說，「也只不過是個廢墟。如果我們要做考古研究，我們就得拼命地挖呀挖，專業人士要花上好幾年才能妥善……」

「沒錯，但我們沒時間妥善處理。那也許是一座古城的外圍，某些部分可能尚未傾倒。我們跟著那些線條走，看看會把我們帶到哪裏。」

在那個區域某一端，樹木叢聚較密之處，他們發現幾堵聳立的墻垣。或者應該說，只有部分仍舊屹立。

崔維茲說：「這是個不錯的開始，我們要著陸了。」

## 第九章面對野狗羣

### 35

遠星號停在一個小山丘的山麓，山丘周圍是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這是因為當初崔維茲幾乎想也沒想，就認為最好能降落在數英里範圍內都沒有曝光之虞的地方，因此這裏是理所當然的最佳選擇。

他說：「外面溫度是攝氏二十四度，多云，西風，風速大約每小時十一公里。電腦對大氣循環模式知道得不夠多，所以無法預測氣候。不過，濕度差不多隻有百分之四十，所以幾乎不可能下雨。整體而言，我們似乎選了一個舒適的緯度，或者說選對了季節，去過康普隆之後，來到這裏令人感到分外愉快。」

「我猜想，」裴洛拉特說，「如果這顆行星繼續反改造下去，天氣會變得更加極端。」

「我肯定這一點。」寶綺思說。

「隨便你怎樣肯定，」崔維茲說，「我們還得等上幾千幾萬年，才能知道正確答案。此時此刻，它仍是個宜人的行星，在我們有生之年，以及其後許久許久，它都會一直保持這樣。」

他一面說話，一面在腰際扣上一條寬大的皮帶。寶綺思尖聲道：「那是什麼，崔維茲？」

「當初在艦隊所受的訓練，我還沒忘記。」崔維茲說，「我不會赤手空拳闖進一個未知的世界。」

「你當真要攜帶武器？」

「正是如此。在我的右側，」他用力一拍右邊的皮套，裏面是個很有分量的大口徑武器，「掛的是我的手銃，而左側，」那是一柄較小的武器，口徑很小而且沒有開口，「是我的神經鞭。」

「兩種殺人方式。」寶綺思以厭惡的口氣說。

「只有一種，只有手銃能殺人。神經鞭卻不會，只會刺激痛覺神經，不過我聽說，它會令你痛不欲生。我很幸運，從未喫過這種苦頭。」

「你為什麼要帶這些東西？」

「我告訴過你，這個世界可能有敵人。」

「崔維茲，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人。」

「是嗎？它可能沒有科技發達的人類社會，但是若有『後科技時代』的原始人呢？他們或許頂多隻有棍棒和石塊，可是那些東西也能殺人。」

寶綺思看來被激怒了，但她勉力壓低聲音，試圖表現得足夠理智。「我偵測不到人類的神經活動，崔維茲。這就剔除了各種原始人的可能性，不論是後科技時代還是其他時代的原始人。」

「那我就沒必要使用我的武器。」崔維茲說，「話說回來，帶著它們又有什麼害處呢？它們只會讓我的重量增加少許，既然地表重力大約只有端點星的百分之九十一，我還承受得了這點重量。聽我說，太空艇本身也許毫無武裝，但裝載了不少手提式武器，我建議你們兩位也……」

「不要。」寶綺思立刻答道，「我不要作大開殺戒或散播痛苦的任何準備。」

「這不是大開殺戒，而是避免自己遭到殺害，希望你懂得我的意思。」

「我能用自己的方法保護自己。」

「詹諾夫？」

裴洛拉特猶豫了一下。「在康普隆的時候，我們並未攜帶任何武器。」

「得了吧，詹諾夫。康普隆是個已知數，是個和基地結盟的世界。何況我們剛著陸便遭到逮捕，即使我們帶了武器，也會馬上被繳械。你到底要不要拿一柄手銃？」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我從未在艦隊待過，老弟。我不知道怎樣使用這些傢伙，而且，遇到緊急情況，我絕對來不及想到開火。我只會向後跑，然後——然後就被殺掉。」

「你不會被殺掉的，裴。」寶綺思中氣十足地說，「蓋婭將你置於我／們／它的保護之下，那個裝腔作勢的艦隊英雄也一樣。」

崔維茲說：「很好，我不反對受到保護，但我可沒有裝腔作勢，我只是要做到百分之兩百的謹慎。如果我永遠不必掏這些傢伙，我會感到萬分高興，我向你保證。話說回來，我必須把它們帶在身上。」

他珍愛地拍了拍那兩件武器，又說：「現在讓我們走向這個世界吧，它的地表可能有數千年未曾感受人類的重量了。」

36

「我有一種感覺，」裴洛拉特說，「現在一定相當晚了，只是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所以好像是近午時分。」

「我猜想，」崔維茲一面瀏覽靜謐的景觀，一面說，「你的感覺源自這個太陽的橙色色調，它帶來一種日落的感覺。當真正的日落來臨時，假如我們仍在此地，而云層結構又正常的話，我們應該會發現夕陽比平常所見的更紅。我不知道你會感到美麗還是陰鬱。這種差異在康普隆也許更極端，不過我們在那裏的時候，從頭到尾都待在室內。」

他緩緩轉身，檢視著四周的環境。除了光線令人幾乎下意識地感到奇怪，這個世界——或是這個地區——還有一種特殊的氣味。似乎帶有一點黴味，但絕不至於令人惡心。

附近的樹木不高不矮，看來全是些老樹，樹皮上長了不少樹瘤。樹幹都不算很直，不過他無從判斷究竟是因為強風，或是由於土質不佳。是否就是這些樹木，為這個世界平添了某種威脅感，抑或是其他什麼東西——更無形的東西？

寶綺思說：「你打算做些什麼，崔維茲？我們大老遠來到此地，當然不是來欣賞風景的。」

崔維茲說：「其實，我現在該做的也許就是欣賞風景。我想建議詹諾夫探查一下這個地方，那個方向有些廢墟，如果發現任何記錄，只有他才能判斷有沒有價值。我猜他看得懂古銀河文的手稿或影片，而我很清楚自己沒辦法。而且我認為，寶綺思，你想跟他一起去，以便就近保護他。至於我自己，我會留在這裏，在廢墟外圍為你們站崗。」

「為什麼要站崗？防備拿著棍棒和石塊的原始人？」

「也許吧。」他掛在嘴角的微笑突然斂去，又說：「真奇怪，寶綺思，我覺得這個地方有點不對勁，我也說不上來為什麼。」

裴洛拉特說：「來吧，寶綺思，我這輩子一直蹲在家裏蒐集古代傳說，從未真正摸過古老的文件。想想看，如果我們能發現……」

崔維茲目送著他們兩人。裴洛拉特急切地朝廢墟走去，聲音漸行漸遠，寶綺思則輕快地走在他旁邊。

崔維茲心不在焉地聽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來，繼續研究周遭的環境。究竟是什麼引起他的憂慮呢？

他從未真正涉足任何毫無人跡的世界，倒是從太空中觀察過許多個。它們通常都是小型世界，小得無法留住水分與空氣，不過它們還是有些用處，例如在艦隊演習時，用來標示一個會師點（在他一生中，以及他出生前整整一個世紀內，一直沒有戰爭發生，但軍事演習從未中斷過），或是作為緊急修護模擬的訓練場地。他當初服役的那些船艦，曾多次進入這種世界的軌道，有時也會降落其上，可是他從來沒機會走到外面去。

這種感覺，是不是由於他現在真正立足於一個無人世界？假使在服役那段日子裏，他曾踏上某個沒有空氣的小型世界，是否也會有同樣的感覺？

他搖了搖頭，那並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困擾，他相當肯定。他會穿上太空衣走出去，如同他做過無數次的太空漫步一樣。那是一種熟悉的情況，而僅僅與一大塊「巖石」接觸，並不會改變這種熟悉的感覺。絕對不會！

當然，這次他並沒有穿太空衣。

他正站在一個適宜住人的世界上，感覺就像在端點星一樣舒服——比康普隆舒服得多。他感到微風拂過面頰，溫暖的陽光照在背上，植物摩擦的沙沙聲傳入耳中。每樣東西都那麼熟悉，除了沒有人類——至少，人類如今已不復存在。

是不是這個原因？是不是因為這樣，才使這個世界顯得陰森森的？是否因為它不僅是個無人的世界，更是個遭到廢棄的世界？

他以前從未到過任何廢棄的世界，也沒聽說過有什麼廢棄的世界，甚至根本沒想到過有哪個世界會遭到廢棄。直到目前為止，他所知道的每一個世界，人類一旦移民其上，子子孫孫就會永遠住下去。

他抬頭望向天空，其他生物都沒有遺棄這個世界。有隻鳥兒剛好飛過他的視線，似乎比橙色云朵間的青灰色天空更為自然。（崔維茲十分肯定，只要在這顆行星上多住幾天，他就會習慣這些奇異的色調，到那個時候，天空與云朵也會顯得正常了。）

他聽到樹上有鳥兒在歌唱，還有昆蟲在輕聲呢喃。寶綺思早先提到的蝴蝶，現在他果然看見了——數量多得驚人，而且有好幾種不同花色。

樹旁草叢中也不時傳來沙沙聲，但他無法確定是什麼東西引起的。

令他感到心神不寧的，並非附近這些放眼可見的生命。正如寶綺思所說，人類對一個世界進行改造時，一開始就不會引進危險的動物。他幼年讀的童話，以及少年時期看的奇幻故事，一律發生在一個傳說中的世界（那一定脫胎於含糊的地球神話）。在超波戲劇的全息屏幕中，則充滿各式各樣的怪獸——獅子、獨角獸、巨龍、鯨類、雷龍、狗熊等等，總共有幾十種，大多數的名字他都不記得了。其中有些當然是神話的產物，或許通通都是也說不定。此外，還有些會咬人或螫人的小動物，甚至某些植物都是碰不得的，不過僅限於虛構故事中。他也曾聽說原始蜜蜂會螫人，但真實世界的蜜蜂絕對不會傷害人類。

他慢慢向右方走去，繞過山丘的邊緣。那裏的草叢又高又密，但一叢叢分佈得很零散。他走在樹林間，其中的樹木也是一叢叢地生長。

他打了個呵欠。不用說，並沒有發生任何刺激的狀況，他不知道該不該回太空艇打個盹。不，絕不能有那種念頭，他現在顯然得好好站崗。

也許他該演習一下步哨勤務。齊步走，一、二、一、二，來個迅速的轉身，手中拿著一支閱兵用的電棒，操演著復雜的花式動作。（戰士已有三世紀未曾使用這種武器，但在訓練的時候，它卻是絕對必要的項目，沒有人說得出這是什麼道理。）

這種突如其來的想法不禁令他笑了笑，然後他又想到，自己是不是該走到廢墟，加入裴洛拉特與寶綺思的行列。為什麼呢？他幫得上什麼忙嗎？

或許他能看到裴洛拉特剛好忽略的某樣東西？嗯，等裴洛拉特回來後，還有的是時間那樣做。如果有什麼不難發現的東西，一定要留給裴洛拉特才對。

他們兩人可能遇到麻煩嗎？真傻！能有什麼樣的麻煩？

萬一出了什麼問題，他們一定會呼救。

他開始仔細傾聽，結果什麼都沒聽到。

然後，步哨勤務的念頭又在他心中浮現，揮也揮不去。他發現自己開始齊步走，雙腳此起彼落，踏出有力的節奏。一支想象中的電棒從肩頭甩出去，打了幾個轉，然後被他筆直地舉在正前方；接著電棒又開始打轉，再回到另一側的肩頭。而在一個利落的向後轉之後，他再度面對著太空艇（不過現在距離相當遠了）。

向前望去的時候，他突然從角色扮演回到了現實，僵立在原地。

這裏不只他一個人。

在此之前，除了植物、昆蟲，以及一隻小鳥，他沒看到任何其他生物。他也未曾見到或聽到有任何東西接近——現在卻有一頭動物站在他與太空艇之間。

這個意料之外的狀況令他嚇呆了，一時之間，他喪失了解釋視覺訊號的能力。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他才明白自己正在望著什麼。

那隻不過是一隻狗。

崔維茲不算是愛狗人士，他從未養過狗，碰到狗的時候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親切感，當然這次也不例外。他不耐煩地想，無論在哪個世界上，都一定會有這種動物伴著人類。它們的品種數也數不盡，而崔維茲一直有個煩厭的印象，每個世界至少有一種特有的品種。然而，所有的品種都有一個共同點：不論它們是養來消遣、表演，或是做其他有用的工作，都被教得對人類充滿敬愛與信任。

崔維茲向來無法消受這種敬愛與信任。他曾跟某位養了一隻狗的女子同居一段時間，看在女主人的份上，崔維茲對那隻狗百般容忍，它卻對他產生了根深蒂固的愛慕之情，總是跟著他到處跑，休息的時候則依偎他身旁（五十磅的體重全靠過來），出其不意就會讓他身上沾滿唾液與狗毛。每當他和女主人想要享受性愛，它就會蹲在門外不斷呻吟。

從那段經驗中，崔維茲建立了一項堅定的信念：自己是狗兒們一貫摯愛的對象。至於原因為何，只有犬科的心靈與它們分辨氣味的能力能夠解釋。

因此，一旦從最初的驚訝中恢復，他開始放心地打量這只狗。它體型很大，身形瘦削，四肢細長。它正在瞪著他，卻看不出有什麼愛慕之情。它的嘴巴張著，也許可以解釋為歡迎的笑容，但綻現的牙齒卻又大又鋒利。崔維茲相信，如果這只狗不在視線內，自己想必會覺得自在些。

突然間他又想到，這只狗從未見過人類，它的祖先也一定有無數代不知人類為何物。現在面前忽然出現一個人，它也許跟崔維茲看到它的反應一樣，感到相當驚訝而不安。崔維茲至少很快就認出它是一隻狗，那隻狗卻沒有這個優勢。它仍然不知如何是好，可能已經提高了警覺。

讓一隻體型那麼龐大、牙齒如此鋒利的動物一直處於警戒狀態，顯然不是一件安全的事。崔維茲心裏很明白，雙方需要趕緊建立友誼。

他以非常緩慢的動作，向那隻狗慢慢接近（當然不能有突兀的行動）。然後他伸出一隻手，準備讓它來嗅一嗅，同時發出輕柔的、具有安撫作用的聲音，還不時夾雜著「乖乖狗兒」這類的話，令他自己都感到十分難為情。

那隻狗雙眼緊盯著崔維茲，向後退了一兩步，彷彿並不信任對方。然後它掀起上脣，齜牙咧嘴，口中還發出一聲刺耳的吠叫。雖然崔維茲從未見過任何狗兒有這種表現，可是除了威嚇，這些動作根本不能作別的解釋。

因此崔維茲停止前進，僵立在原處。此時，他從眼角瞥見旁邊有東西在動，於是慢慢轉過頭去，竟然發現又有兩只狗從那個方向走來，看起來跟原先那隻一樣要命。

——要命？他現在纔想到這個形容詞，卻是貼切得可怕，這點絕對錯不了。

他的心臟突然怦怦亂跳。回太空艇的路被堵住了，他卻不能漫無目的地亂跑，因為那些長腿狗兒在幾碼內就會追上他。但他若是站在原地，用手銃對付它們，那麼剛殺死一隻，另外兩只便會撲向他。而在較遠的地方，他可以看到有更多的狗向這裏走來。難道它們彼此有什麼辦法聯絡？它們總是成羣出獵嗎？

他慢慢向左側移動，那個方向沒有任何狗——目前還沒有。慢慢地，慢慢地移動。

那三隻狗跟著他一起移動。他心裏有數，自己之所以沒有受到立即攻擊，是因為這些狗從未見過或聞過像他這樣的東西。對於他這個獵物，它們尚未建立起可供遵循的行為模式。

假如他拔腿飛奔，這個動作當然會讓它們感到熟悉。碰到類似崔維茲這般大小的獵物因恐懼而逃跑，這些狗知道該如何行動。它們會跟著跑，而且跑得更快。

崔維茲繼續側著身，朝一株樹木移動。他實在太想爬到樹上，這樣至少能暫時擺脫它們。它們卻跟著他一起移動腳步，輕聲咆哮著，而且愈走愈近，三隻狗的眼睛都眨也不眨地盯著他。此時又多了兩只狗加入它們的行列，而在更遠的地方，崔維茲還能看到有更多的狗走過來。當他跟那棵樹接近到某個程度時，他就必須開始沖刺。他不能等待太久，也不能起跑太早，這兩種行動都會令他喪命。

就是現在！

他可能打破了自己瞬間加速的紀錄，即使如此，卻仍是千鈞一發。他感到一隻腳的後跟被狗嘴猛然咬住，一時之間動彈不得，直到堅固的陶質鞋面滑脫尖銳的狗牙，他才將腿抽了回來。

他不擅長爬樹，十歲之後就沒再爬過，而且他還記得，小時候爬樹的技巧相當拙劣。不過這回情況還算好，樹幹並不太垂直，樹皮上又有許多節瘤可供攀抓。更何況現在情非得已，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一個人能做出許多驚人的事。

崔維茲終於坐在一個樹枝分岔處，離地大概有十米。他一隻手刮破了，正滲出血來，但一時之間他完全沒有察覺。在樹底下，有五隻狗蹲坐在那裏，每隻都抬頭盯著樹上，還吐出了舌頭，看來全都在耐心期待。

現在該怎麼辦？

### 37

崔維茲無法有條不紊地思考目前的處境，他的思緒成了許多一閃即逝的片段，順序古怪而扭曲。如果事後他能釐清思路，大致應該是這個樣子——

寶綺思先前曾極力主張，人類將一顆行星改造之後，註定會建立一個非平衡的自然界，唯有借著不斷的努力，纔有可能勉強維系。比如說，銀河殖民者從來不帶大型獵食動物隨行，小型的則無可避免，例如昆蟲或寄生物，甚至小型的鷹隼和尖鼠等等。

至於在傳說中，以及含意模糊的文學作品裏出現的猛獸，老虎、灰熊、海怪、鱷魚，誰會將它們從一個世界帶到另一個世界——即使那樣做真有意義？而又會有什麼意義呢？

這意味著人類是唯一的大型獵食動物，可以隨心所欲攝取各種動物與植物。若是沒有人類介入，那些動植物將會由於繁衍過剩，導致生存受到威脅。

假如人類由於某種原因而消失，其他獵食動物必將取而代之。會是哪種獵食動物呢？人類能夠容忍的最大獵食動物是貓和狗，它們早已被人類馴服，生活在人類的蔭庇下。

萬一不再有人飼養它們呢？那時它們必須自己尋找食物才能活下去，而且事實上，那些獵物也因此得以存活。後者的數量必須維持一個定值，否則過度繁殖所帶來的災害，將百倍於遭到獵捕的損失。

因此狗類會繼續增殖，各類品種應有盡有，其中大型狗只會攻擊大型的、無人照料的草食動物，小型的則會獵捕鳥類與嚙齒類。貓在夜間捕食，狗在白晝行動；前者單打獨鬥，後者則成羣結隊。

或許通過演化，最後會產生更多不同的品種，來填補生態席位多餘的空缺。會不會有些狗類最後發展出水中活動的本領，而能靠魚類維生？而有些貓類則發展出滑翔能力，得以攫獲空中與地表那些行動笨拙的鳥類？

正當崔維茲絞盡腦汁，想要有條理地考慮一下該如何行動時，這些意識的片段卻一股腦湧現出來。

此時野狗的數目不斷增加，他數了一下，現在總共有二十三隻圍繞著這棵樹，此外還有好些在漸漸迫近。這羣野狗的數量究竟有多少？那又有什麼關係？現在已經夠多了。

他從皮套中掏出手銃，可是手中握著堅實銃柄的感覺，並未給他帶來希望中的安全感。他上次填充能量丸是什麼時候？他總共能發射幾次？當然不到二十三次。

裴洛拉特與寶綺思又該怎麼辦呢？如果他們出現，那些野狗會不會轉而攻擊他們？即使他們不現身，難道就一定安然無事嗎？假使狗羣嗅到廢墟中還有兩個人，有什麼能阻止它們跑到那裏去攻擊他們？絕對沒有什麼門或欄桿可供阻擋一陣。

寶綺思能不能抵禦它們的進攻，甚至將它們驅走？她能否將超空間那頭的力量集中，提升到需要的強度？她又能維持那些力量多久？

那麼，他應不應該呼救？如果他高聲喊叫，他們會不會立刻跑過來？而在寶綺思瞪視之下，那些野狗會不會四下逃竄？（真需要瞪視嗎？或者只是一種精神活動，不具那種能力的旁觀者根本無法偵知？）或者，他們若是出現，會不會在他面前被撕成碎片，而他只能相當安全地高坐樹上，眼睜睜看著這幕慘劇，一點辦法也沒有？

不，他一定得使用手銃。只要他能殺死一隻，把其他的野狗暫時嚇退，他就可以爬下樹來，呼叫裴洛拉特與寶綺思。假如那些野狗顯出折返的意圖，他會再殺一隻，然後他們三人便能沖進太空艇中。

他將微波束的強度調到四分之三，那足以令一隻野狗斃命，同時帶來巨大的響聲。巨響可將其他野狗嚇跑，這樣就能替他節省一些能量。

他仔細瞄準狗羣中央的某一隻，它似乎（至少，在崔維茲自己的想象中）比其他狗散發出更濃的敵意。或許只是因為它顯得特別安靜，因而好像對它的獵物有更殘酷的企圖。現在，那隻狗直直盯著他手中的武器，彷彿表示崔維茲的手段再兇，它也不放在眼裏。

崔維茲突然想到，自己從未對任何人動用過手銃，也從來沒有目睹別人使用過。在受訓的時候，他曾經射擊過人形靶。那個人形由皮革與塑料製成外皮，內部裝滿純水，被射中之後，裏面的水幾乎瞬間到達沸點，隨即猛然爆開，將整個外皮炸得稀爛。

可是，在沒有任何戰事的年代，誰會射擊一個活生生的人呢？又有什麼人敢在手銃之下反抗，令自己死在銃下？只有在這裏，在這個由於人類消失而變得病態的世界……

人腦有一種奇特的能力，會注意到一些全然無關緊要的事物。崔維茲現在就是這樣，他突然發覺有一團云遮住陽光，與此同時，他按下了扳機。

從銃口延伸到那隻狗的直線上，憑空出現一道奇異的閃光，若非云團剛好遮住太陽，那道模糊的光芒可能根本看不到。

那隻狗一定突然感到全身發熱，身子稍微動了一下，好像準備跳起來。而在下一剎那，它的身體就爆炸了，部分的血液與細胞組織也隨即氣化。

不過爆炸聲卻小得令人失望，這是因為狗皮不如人形靶的外皮那般堅韌。然而那隻野狗的肌肉、毛皮、鮮血與骨胳仍是四散紛飛，令崔維茲胃部一陣翻騰。

其他的野狗馬上後退，有些被高溫的碎肉打到，滋味想必不好受。不過，它們只遲疑了片刻，突然又擠成一團，爭相吞食那些血肉，使崔維茲感到更加惡心。他沒有把它們嚇跑，反而為它們提供了食物，它們無論如何是不會離開了。事實上，鮮血與熟肉的氣味將引來更多野狗，或許，還會有其他小型獵食動物聞風而至。

此時，突然響起一聲叫喊：「崔維茲，怎麼……」

崔維茲向遠處望去，寶綺思與裴洛拉特正從廢墟中走出來。寶綺思陡然停下腳步，伸出雙臂將裴洛拉特擋在後面，雙眼則緊盯著那些野狗。情勢既清楚又明顯，她根本不需要再問什麼。

崔維茲高聲喊道：「我試圖把它們趕走，不想驚動你和詹諾夫。你能制住它們嗎？」

「很困難。」寶綺思答道。雖然狗羣的嗥叫靜了下來，像是被一大張吸音毯罩住一樣，不過她並未用力喊叫，因此崔維茲聽得不太清楚。

寶綺思又說：「它們數量太多了，我又不熟悉它們的神經活動模式，蓋婭上沒有這種兇殘的東西。」

「端點星也沒有，任何一個文明世界都沒有。」崔維茲吼道，「我盡可能殺多少算多少，你試著對付其他的，數量少了你比較好辦。」

「不行，崔維茲，射殺它們只會引來其他野狗——待在我後面，裴，你根本無法保護我——崔維茲，你另外那件武器。」

「神經鞭？」

「對，它能激發痛覺。低功率，低功率！」

「你擔心它們受傷嗎？」崔維茲氣沖沖地叫道，「現在是顧慮生命神聖的時候嗎？」

「我顧慮的是裴的生命，還有我的生命。低功率，並且對準一隻發射，我無法再壓制它們多久。」

那些野狗早已離開樹下，將寶綺思與裴洛拉特團團圍住，他們兩人則緊靠著一堵斷垣殘壁。幾只最接近他們的野狗，遲疑地試圖更為湊近，同時發出幾下哼聲，彷彿想弄懂是什麼阻擋了它們，因為它們感覺不到任何障礙。另外還有幾只想爬上那堵危墻，改從後方進攻，但顯然是白費力氣。

崔維茲用顫抖的手將神經鞭調到低功率。神經鞭使用的能量比手銃少得多，一個電源匣能產生好幾百下無形的鞭擊。可是現在想想，他也不記得上次充電是什麼時候。

發射神經鞭不需要怎麼瞄準，因為不必太過顧慮能量的消耗，他可以一下子掃過一大羣野狗。那是使用神經鞭的傳統方式，專門用來對付現出危險徵兆的羣眾。

不過，他還是照寶綺思的建議去做，瞄準某隻野狗射出一鞭。那隻狗立刻倒在地上，四肢不停抽搐，同時發出響亮而尖銳的悲鳴。

其他的野狗紛紛向後退去，離那隻受傷的狗愈來愈遠，每一隻的耳朵都向下壓。然後，那些野狗也都發出悲鳴，一個個轉身離去，起初是慢慢走，然後速度開始加快，最後變成全速飛奔。那隻被神經鞭擊中的野狗，此時痛苦萬分地爬起來，一面發出哀嚎，一面一跛一跛地走開，腳步落後其他野狗甚多。

狗吠聲終於在遠方消失，寶綺思這才說：「我們最好趕快進太空艇去，它們還會再回來，其他狗羣也可能會來。」

崔維茲不記得曾如此迅速地操作過閘門機制，以後也可能永遠破不了這個紀錄。

### 38

當夜晚降臨時，崔維茲仍然覺得尚未完全恢復正常。他手上刮傷的地方貼了一片合成皮膚，消除了肉體上的疼痛，可是精神上的創傷，並非那麼容易就能撫平。

這不僅是暴露於危險中而已，如果只是那樣，他的反應會跟任何普通勇者無異。問題是危險來自一個全然未曾預料的方向，帶來一種荒謬可笑的感覺。如果有人發現他被一羣猛狗逼得上樹，那將是什麼局面？就算他被一羣發怒的金絲雀嚇得逃之夭夭，也不比剛才的情況更糟。

有好幾小時的時間，他一直在傾聽外面的動靜：那些野狗是否發動了新的攻勢，是否有狂吠聲，是否有狗爪搔抓艇體的聲音。

相較之下，裴洛拉特似乎頗為冷靜。「我心中從來沒有懷疑，老弟，從未懷疑寶綺思能應付這一切。可是我必須承認，你那一擊相當精彩。」

崔維茲聳了聳肩，他沒有心情討論這件事。

裴洛拉特手中拿著他的「圖書館」，那是一片光碟，上面儲存著他畢生研究神話傳說的成果。他拿著它鉆進寢艙，他的小型閱讀機就放在那裏。

裴洛拉特的心情似乎相當好，崔維茲注意到了，不過並未追根究底。等到自己的心思不再被野狗完全佔據時，還有得是時間弄個明白。

當寶綺思與他獨處的時候，她以試探性的口氣說：「我想你是受驚了。」

「的確如此。」崔維茲以沮喪的口吻答道，「誰會想到看見一條狗——一條狗——就該趕緊逃命。」

「此地有兩萬年不見人跡，它已經不算一隻普通的狗。如今在這個世界，這些野獸必定是稱王的大型獵食動物。」

崔維茲點了點頭。「當我坐在樹枝上，成了一個臣服的獵物時，我就想到了這一點。你所提到的非平衡生態，實在萬分正確。」

「就人類的觀點而言，當然是非平衡。但是想想看，那些野狗在進行捕獵時，表現得多麼有效率。我想裴也許說對了，生態的確能夠自我平衡，從當初被引進這個世界的少數物種，會演化出許多變種，來填補各種的生態席位。」

「可真奇怪，」崔維茲說，「我也有同樣的想法。」

「當然啦，前提是非平衡狀態不太嚴重，否則自我修正的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在成功之前，那顆行星早已迴天乏術。」

崔維茲咕噥了一聲。

寶綺思若有所思地望著他。「你怎麼會想到攜帶武器？」

崔維茲說：「結果也沒什麼好處，是你的能力……」

「並不盡然，我也需要你的武器。那是毫無預警的情況，我和蓋婭又只有超空間式接觸，要對付那麼多我不熟悉的心靈，若是沒有你的神經鞭，我根本無計可施。」

「手銃毫無用處，我曾經試過。」

「動用手銃，崔維茲，只能讓一隻狗消失，其他的狗也許會感到驚訝，可是不會害怕。」

「其實更糟。」崔維茲說，「它們將殘骸都喫掉了，我等於賄賂它們留下來。」

「沒錯，我可以想象那種效果。神經鞭則不同，它會帶來痛楚，一隻狗痛極了便會嚎叫，而別的狗都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即使不為其他原因，它們也會由於條件反射而感到恐懼。等所有的野狗都陷入恐懼之後，我只消輕輕推觸它們的心靈，它們便自動離開了。」

「沒錯，可是你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神經鞭是更有威力的武器，我卻不知道。」

「我習慣和心靈打交道，你並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堅持要你使用低功率，並且瞄準一隻狗，原因就在這裏。我不希望過度的痛楚令那隻狗死亡，那樣它就發不出聲音。我也不希望痛覺太分散，那樣只會引起幾聲低鳴。我要劇烈的痛楚集中在一點上。」

「果然如你所願，寶綺思。」崔維茲說，「結果完全成功，我該好好感謝你。」

「你吝於表達感激，」寶綺思語重心長地說，「因為你覺得自己扮演了一個滑稽的角色。然而，我再重復一遍，沒有你的武器，我根本無計可施。令我不解的是，你對攜帶武器這件事怎麼解釋？因為我已經向你保證，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任何人類，這點我至今仍舊肯定。難道你預見了那些野狗嗎？」

「沒有，」崔維茲說，「我當然沒有，至少意識層面如此。而且我通常也沒有武裝的習慣，在康普隆的時候，我根本沒想到帶武器。但是，我也不能讓自己輕易相信那是魔法，不可能是那樣的。我猜想，當我們剛開始討論非平衡生態時，我就有了一種潛意識的警覺，想到在一個沒有人類的世界上，動物可能會變得危險。這一點，事後想來十分明顯，但我可能確有一絲先見之明，只不過是這樣罷了。」

寶綺思說：「別這麼隨便就敷衍過去。我同樣參加了有關非平衡生態的討論，卻沒有同樣的先見之明。蓋婭所珍視的，正是你這種特殊的預感。我也看得出來，你一定很氣惱，因為你擁有一種隱性的預感，卻無法偵知它的本質；你根據自己的決定而行動，卻沒有任何明確的理由。」

「在端點星，我們通常的說法是『憑預感行事』。」

「在蓋婭，我們則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你不喜歡不知所以然的感覺，對不對？」

「是的，的確令我苦惱不已，我並不喜歡被預感驅策。我猜預感背後必有原因，但由於不知道這個原因，使我感到自己無法掌握自己的心靈，好像一種輕度的瘋狂。」

「當你決定贊同蓋婭和蓋婭星系的時候，你就是憑預感行事，現在你卻要找出原因。」

「這點我至少說過十幾遍了。」

「我卻拒絕把你的聲明當真，我為這件事感到抱歉。這方面我不會再跟你唱反調，不過我希望，我可以繼續指出蓋婭的各項優點。」

「隨時請便，」崔維茲說，「可是希望你了解，我也許不會接受那些說法。」

「那麼，你是否曾經想到，這個不知名的世界正在返歸蠻荒狀態，最終也許會變得荒蕪而不可住人，而這只是因為一種具有足夠智慧、能指導整個世界的物種消失了？假如這個世界是蓋婭——若是蓋婭星系的一部分則更理想——這種事就不會發生。指導的智慧將化身為銀河整體，繼續留存在這裏，不論生態何時偏離平衡，也不論由於什麼原因，都終究會再度趨於平衡。」

「這意味著那些野狗不再需要食物嗎？」

「它們當然需要食物，正如人類一樣。然而，它們進食會是一種有目的的行為，是在刻意的指導之下維持生態平衡，而不是隨機條件所造成的結果。」

崔維茲說：「對狗類而言，失去個體的自由也許不算什麼，可是這對人類一定會有重大影響。如果所有的人類全部消失，到處都沒有了，而並非只是在某個或數個世界上絕跡，那又會怎麼樣？如果完全沒有人類，蓋婭星系將變成什麼樣子？那時還會有指導的智慧嗎？其他的生命形態和無生命物質，難道有辦法共組一個共同的智慧，足以擔負起這個使命嗎？」

寶綺思猶豫了一下。「這種情況，」她又說，「以前從未發生過，而在未來，似乎也沒有任何可能。」

崔維茲說：「人類的心靈和宇宙萬物性質迥異，萬一它消失了，其他所有的意識加起來也無法取代，你難道不認為這很明顯嗎？所以說，人類是個特例，必須享有特別待遇，這難道不對嗎？人類甚至不該彼此融合，更遑論和非人生物或無生物融在一起。」

「可是你已經決定支持蓋婭星系。」

「那是為了一個凌駕一切的理由，我自己也不清楚它是什麼。」

「或許那個凌駕一切的理由，是你隱約瞥見了非平衡生態的效應？你的推論有沒有可能是這樣的：銀河中每個世界都好像立在刀刃上，兩側皆為不穩定的狀態，只有蓋婭星系能夠預防各種災禍降臨在這些世界上。至於連年戰禍和腐敗政治所帶來的苦難，就更不在話下。」

「不，當我作出決定時，心中並未想到非平衡生態。」

「你怎能確定？」

「我所預見的事物，自己當初也許不知道，但事後若有人對我提起，我卻能正確無誤地認出來。就好像我感覺得到，我當初也許料到了這個世界會有危險的動物。」

「嗯，」寶綺思以嚴肅而平靜的口吻說，「若不是我們兩人通力合作，你的先見之明加上我的精神力場，那些危險的動物可能已經要了我們的命。來吧，我們做個朋友。」

崔維茲點了點頭。「隨你的便。」

他的聲音透著幾許冷淡，寶綺思不禁揚起眉毛。但就在這個時候，裴洛拉特突然闖進來，使勁猛點著頭，彷彿準備將腦袋從脖子上搖下來。

「我想，」他說，「我們找到了。」

### 39

崔維茲通常並不相信天上掉下來的勝利，然而，偶爾舍棄自己的明智判斷也是人之常情。他現在覺得胸部與喉頭的肌肉緊繃，但仍勉強開口問道：「地球的位置嗎？你找到了，詹諾夫？」

裴洛拉特瞪了崔維茲一會兒，然後像是泄了氣一樣。「這個嘛，不是的。」他的臉漲得通紅，「不完全是——事實上完全不是，葛蘭，我剛才根本忘了那回事。我在廢墟中發現的是別的東西，我想它並沒有什麼重要性。」

崔維茲深深吸了一口氣。「不要緊，詹諾夫。每一項發現都很重要，你跑來是要說什麼？」

「嗯，」裴洛拉特說，「你也了解，這裏幾乎沒有什麼東西遺留下來。經過兩萬年的風吹雨打，能留到現在的東西實在不多。此外，植物生命會漸漸破壞遺跡，而動物生命——不過別管這些了，重點是『幾乎沒有』並不等於『完全沒有』。

「這個廢墟一定包括一座公共建築物，因為有些掉落的石塊，也有可能是混凝土，上面刻著一些文字。那些字肉眼簡直看不出來，你應該了解，老弟，但我拍了許多相片，用太空艇上的相機拍的，就是有內置電腦的那種相機——我從來沒機會徵得你的同意，葛蘭，可是真的很重要，所以我……」

崔維茲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說下去！」

「那些文字我看得懂一些，是非常古老的文字。即使照相機有電腦輔助，再加上我閱讀古代文字的功力不差，卻也無法認出太多，而真正看懂的就只有一個詞。那幾個字的字體比較大，也比其他字清楚一點，或許是故意刻得比較深，因為它們代表的正是這個世界。那個詞就是『奧羅拉行星』，所以我猜想，我們立足的這個世界叫奧羅拉，或者說當初叫奧羅拉。」

「它總該有個名字。」崔維茲說。

「沒錯，可是名字很少會隨便亂取。我剛才用我的圖書館仔細搜尋了一下，結果發現兩則傳說，來源剛好是兩個相隔甚遠的世界，根據這個事實，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合理的假設，那就是兩者的來源完全無關——不過別管這個了，在那兩則傳說中，奧羅拉當『曙光』解釋，因此我們可以假設，在銀河標準語出現之前的某個語言中，奧羅拉的意思正是曙光。

「巧的是，同一類型的太空站或其他人造天體，其中第一個便常用曙光或黎明這類名字命名。如果這個世界在某種語言中稱為曙光，它也許就是同類世界的第一個。」

崔維茲問道：「你是不是準備告訴我們，這顆行星就是地球，而奧羅拉是它的別名，因為這個名字代表了生命和人類的黎明？」

裴洛拉特說：「我不敢延伸那麼遠，葛蘭。」

崔維茲帶著點挖苦的口氣說：「畢竟我們沒發現放射性地表，沒發現巨大衛星，也沒發現具有大型行星環的氣態巨星。」

「一點都沒錯。可是康普隆的那個丹尼亞多，他似乎認為這個世界曾是第一波殖民者——太空族定居的眾多世界之一。果真如此的話，那麼它既然叫奧羅拉，也許就表示它是第一個太空世界。此時此刻我們踏著的這顆行星，很可能是除了地球之外，銀河中最古老的人類世界。這難道不令人興奮嗎？」

「不管怎麼說，的確很有意思，詹諾夫。可是僅由奧羅拉一個名字，就推出這些結論，會不會嫌太多了？」

「還不止呢。」裴洛拉特興奮地說，「我找遍了我所蒐集的記錄，結果發現當今銀河中，沒有一個世界叫奧羅拉，我確定你的電腦能證實這一點。正如我剛才所說，許多世界和人造天體都以曙光這一類名字命名，可是沒有一個真正使用奧羅拉。」

「何必要用呢？如果它是在銀河標準語之前的詞匯，如今就不大可能流行。」

「可是名字會保留下來，即使它們已經毫無意義。如果這裏真是第一個殖民世界，它應該很有名氣，甚至可能一度曾是銀河的主宰。所以說，一定會有其他世界自稱『新奧羅拉』或『小奧羅拉』，或者諸如此類的名稱。而其他的……」

崔維茲突然插嘴道：「也許它並非第一個殖民世界，也許它從來沒有什麼重要性。」

「依我看有個更好的解釋，我親愛的兄弟。」

「什麼樣的解釋，詹諾夫？」

「假如第二波殖民者後來居上，因此當今銀河各個世界都是他們的天下，正如丹尼亞多所說，那麼就很有可能，兩波殖民者之間曾經出現敵對狀態，所以第二波殖民者，也就是如今這些世界的建立者，不會使用第一波殖民世界的名字。如此說來，我們即可根據奧羅拉這個名字從未重復的事實，推論出總共有兩波殖民者，而此地是第一波殖民者所建立的世界。」

崔維茲微微一笑。「我稍微弄懂了你們神話學家如何做學問，詹諾夫。你們總是建立一個美麗的理論體系，但它也許只是空中樓閣。傳說告訴我們，第一波殖民者帶了許多機器人隨行，而這想必就是他們覆滅的原因。假使我們能在這個世界上找到一個機器人，我就願意接受所有關於第一波殖民者的推測，可是我們不能指望經過兩萬……」

裴洛拉特的嘴巴嚅動了好久，才終於發出聲音來。「可是，葛蘭，我沒告訴你嗎？沒有，當然沒有，我太興奮了，沒法子把事情說得有條有理——這裏的確有個機器人。」

40

崔維茲搓了搓額頭，彷彿正為頭痛所苦。「一個機器人？這裏有個機器人？」

「對。」裴洛拉特使勁點頭。

「你怎麼知道？」

「哎呀，它當然是機器人。我親眼看到的，怎麼可能認不出來？」

「你以前見過機器人嗎？」

「沒有，但它是個看來很像人類的金屬物體，有腦袋、雙手、雙腳和軀幹。當然啦，我所謂的金屬，其實幾乎是一堆鐵銹。當我向它走近時，想必是腳步的震動使它進一步受損，所以當我伸手摸它……」

「你為什麼要摸它？」

「這個嘛，我想是因為我無法完全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反應。我才剛碰到它，它就散了開來，可是——」

「怎樣？」

「在它真正散開來之前，它的眼睛似乎放出非常微弱的光芒，同時發出一個聲音，像是試圖說些什麼。」

「你的意思是它還在運作？」

「非常勉強，葛蘭，然後它就崩潰了。」

崔維茲轉向寶綺思。「你能證實這一切嗎，寶綺思？」

「那是個機器人，我倆都看到了。」寶綺思說。

「而它仍在運作？」

寶綺思以平板的語調說：「當它散開來的時候，我捕捉到一絲微弱的神經活動訊息。」

「怎麼可能有神經活動？機器人並沒有細胞所組成的有機大腦。」

「我猜想，它具有電腦化的類似結構，」寶綺思說，「而我偵測得到。」

「你偵測到的是機器人的精神作用，不是人類的？」

寶綺思撅了撅嘴。「它太微弱了，我只知道它的確存在，無法作出其他判斷。」

崔維茲先望著寶綺思，然後望向裴洛拉特，以激昂的口氣說：「這就足以改變一切。」

## 第四篇索拉利

## 第十章機器人

### 41

晚餐時，崔維茲似乎陷入沉思，寶綺思則將注意力集中在食物上。

只有裴洛拉特看來很想說話，他指出，這個世界如果真是奧羅拉，而且的確是第一個殖民世界，它就應該與地球相當接近。

「也許值得在附近星空做一次地毯式搜索。」他說，「頂多是往返幾百顆恆星而已。」

崔維茲低聲答道，漫無目標的尋找是下下之策，即使找到了地球的位置，他也要先盡量蒐集相關資料，然後才會試圖接近。他的回答僅止於此，裴洛拉特顯然被潑了一盆冷水，只好漸漸閉上嘴巴。

晚餐後，崔維茲仍不主動說一句話。裴洛拉特試探性地問：「我們要留在這裏嗎，葛蘭？」

「總得過一夜。」崔維茲說，「我需要多考慮一下。」

「這樣安全嗎？」

「除非附近還有比野狗更兇的東西，」崔維茲說，「否則我們在太空艇中相當安全。」

裴洛拉特說：「如果附近真有比野狗更兇的東西，最快需要多少時間才能起飛？」

崔維茲說：「目前電腦處於發射警戒的狀態，我想我們在兩三分鐘內即可起飛。而且若有任何意外事故發生，電腦會很有效率地警告我們，所以我建議大家都睡一覺。明天早上，我會決定下一步該怎麼做。」

說得倒容易，崔維茲在黑暗中張大眼睛時，心裏這麼想。他現在蜷縮成一團，只脫下了外套，就這麼躺在電腦室的地板上。這樣實在很不舒服，但他可以肯定，此時他的牀鋪也無法助他入眠。而待在這裏，萬一電腦發出警告訊號，他至少能立即採取行動。

然後他聽到一陣腳步聲，便自然而然坐了起來，腦袋一不小心撞到了桌緣。雖然不至於受傷，卻足以令他愁眉苦臉，忍不住揉了半天。

「詹諾夫？」他以含糊的聲音問道，同時眼淚奪眶而出。

「不，是寶綺思。」

崔維茲一隻手伸出桌緣，與電腦稍微接觸了一下，室內隨即充滿柔和的光芒。他立刻看到寶綺思站在面前，穿著一件淡粉紅色的纏身袍。

崔維茲說：「什麼事？」

「我到你的寢艙找你，你不在那兒。然而，我絕不會認錯你的神經活動，於是一直跟到這裏，而你顯然還沒睡著，所以我就走進來了。」

「好吧，但你要做什麼呢？」

她靠著艙壁坐下，雙膝並攏，將下巴擱在膝頭上。「別擔心，我並非企圖奪走你所剩無幾的童貞。」

「我沒有這種幻想。」崔維茲反脣相譏，「你怎麼沒睡覺？你比我們更需要睡眠。」

「相信我，」她用一種低沉而真誠的語調說，「野狗帶來的這段插曲，實在令人筋疲力盡。」

「這點我相信。」

「可是我得趁裴睡覺的時候，來跟你談一談。」

「談什麼？」

寶綺思說：「他跟你提到機器人的時候，你說那就足以改變一切，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崔維茲說：「你自己難道看不出來嗎？我們總共有三組坐標，代表三個禁忌世界。我打算三個都探訪一番，以便對地球盡量多作了解，然後才準備向地球進軍。」

他側身向她稍微靠過去，以便將聲音壓得更低，卻又猛然退回來。「聽著，我不希望詹諾夫進來這裏找我們，我不知道他心裏會怎麼想。」

「不大可能。他正在睡覺，我又將他的睡意加強了一點，如果他睡不穩當，我會知道的。繼續吧，三個世界你都打算探訪，所以什麼改變了呢？」

「我並未計劃在任何世界浪費不必要的時間，如果這個世界，奧羅拉，已經兩萬年沒有人類居住，就很難令人相信會有什麼有價值的資料留下來。我不想花上幾周甚至幾個月，趴在行星表面徒勞無功地摸索，還得擊退野狗、野貓、野牛，或者任何變得狂野危險的動物，只因為可能在塵土、鐵銹、腐物中找到一片殘存的參考資料。也許在另外一兩個禁忌世界上，會有活生生的人類和完好如初的圖書館，所以我本來打算立刻離開這個世界。假使我那樣做了，我們現在已經置身太空，正在安穩地呼呼大睡。」

「可是？」

「可是，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運作中的機器人，它們就可能擁有我們所需要的重要資料。和人類比起來，跟它們打交道會比較安全，因為我聽說，它們必須服從命令，而且不能傷害人類。」

「所以你改變計劃，你準備花時間在這個世界上尋找機器人？」

「我並不想這麼做，寶綺思。我總以為在缺乏維修的狀況下，機器人無法維持兩萬年的壽命。不過，既然你們碰到了一個仍有些微活動跡象的機器人，顯然代表我以常識對它們所做的猜測並不可靠。我不能懵懵懂懂地領導大家行動。機器人也許比我想象中更耐用，或者具有某種自我維修的能力。」

寶綺思道：「聽我說，崔維茲，並且請你務必保密。」

「保密？」崔維茲相當驚訝，連音量都提高了，「對誰保密？」

「噓！當然是對裴。聽好，你不必改變計劃，你原先的想法是對的。在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仍在運作的機器人，我什麼也沒偵測到。」

「你偵測到了那個機器人啊，有一個就等於……」

「我沒偵測到什麼，它沒有在運作，早就不再運作了。」

「可是你說……」

「我知道我說過什麼。裴認為他看到了動作，聽到了聲音。裴是個天真浪漫的人，他一輩子的工作就是蒐集資料。可是想在學術界揚名立萬，那種做法是難上加難，所以他深切渴望有個屬於自己的重大成就。奧羅拉這個名字確實是他發現的，你難以想象他因此有多快樂，所以他拼命想要作出更多的發現。」

崔維茲說：「你是在告訴我，他太希望能有所發現，因此自以為遇到一個運作中的機器人，事實上根本沒這回事？」

「他遇到的只是一塊鐵銹，它所擁有的意識，不會比它下面那塊巖石更多。」

「可是你支持他的說法。」

「我不忍心奪走他的幻象，他對我是那麼重要。」

崔維茲盯著她足有一分鐘之久，然後才說：「你能不能解釋一下，為什麼他對你那麼重要？我想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對你來說，他一定像個糟老頭子，毫無浪漫氣息可言。他又是個孤立體，而你一向鄙視孤立體。你既年輕又漂亮，而蓋婭一定有些部分是生龍活虎、英俊瀟灑的年輕男性胴體，你若是跟他們在一起，肉體關係能借著蓋婭的共鳴而達到歡樂的頂峯。所以說，你究竟看上詹諾夫哪一點？」

寶綺思一本正經地望著崔維茲。「你難道不愛他嗎？」

崔維茲聳了聳肩，答道：「我對他很有好感，我想你可以說我愛他，以一種和性愛無關的方式。」

「你認識他沒多久，崔維茲，為什麼會以一種和性愛無關的方式愛他？」

崔維茲發現自己不知不覺露出微笑。「他是這麼一個古怪的傢伙，我真心相信在他一生之中，從來沒有為自己著想過。他奉命和我同行，於是他來了，沒有一點異議。他本來要我到川陀去，可是當我說要去蓋婭，他也沒有和我爭論。而現在，他又跟著我進行尋找地球的任務，雖然他明知十分危險。我絕對可以相信，萬一他必須為我——或者為別人——犧牲自己的生命，他也會願意的，而且不會有任何怨言。」

「你會願意為他犧牲性命嗎，崔維茲？」

「假如沒有時間多作考慮，可能就會。倘若能有時間考慮，我便會猶豫，結果或許就會逃避，我並沒有他那麼『善良』。正是因為這樣，我纔有一種強烈的沖動，想要盡力保護他，讓他保有一顆善良的心。我不希望這個銀河把他教壞了，你了解嗎？而我特別要提防你——天曉得你看中他哪一點，一旦那點不再吸引你，你很可能就會把他甩掉，我一想到這件事便難以忍受。」

「沒錯，我就知道你會有這種想法。難道你未曾想到，裴在我眼中和在你眼中是一樣的——甚至我看得更透徹，因為我能直接接觸他的心靈？我表現得像是想傷害他嗎？若非我不忍心傷害他，當他以為看到一個運作中的機器人時，我會支持他的幻想嗎？崔維茲，你所謂的『善良』我相當熟悉，因為蓋婭每一部分都隨時願意為整體犧牲，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也不了解任何其他的行事原則。但我們那樣做並沒有放棄什麼，因為每一部分都等於整體，雖然我並不指望你了解這一點。而裴卻不同——」

寶綺思不再望著崔維茲，彷彿在自言自語。「他是個孤立體。他之所以沒有私心私慾，並非由於他是某個大我的一部分，他沒有就是沒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可能失去所有的一切，卻不會得到任何好處，但他就是有那種胸襟。他令我感到慚愧，我是不怕有任何損失才會如此大方，而他並未希望獲得任何利益，卻仍能保有那樣的胸襟。」

她又抬起頭來望著崔維茲，神情顯得極為嚴肅。「你可知道你我相較之下，我對他的了解勝過你多少嗎？你認為我會以任何方式傷害他嗎？」

崔維茲說：「寶綺思，今天稍早的時候，你曾說：『來吧，我們做個朋友。』我的回答則是：『隨你的便。』當時我的反應很勉強，因為我想到你可能會傷害詹諾夫。現在，輪到我說了，來吧，寶綺思，我們做個朋友。你可以繼續指出蓋婭星系的優點，而我或許仍會拒絕接受，不過即使如此，縱然這樣，還是讓我們做個朋友吧。」說完他就伸出手來。

「沒問題，崔維茲。」她答道，兩人緊緊握住了對方的手。

### 42

崔維茲沖著自己默默一笑，那只是個內心的微笑，因為他的嘴角沒有絲毫動作。

當初，他用電腦搜尋第一組坐標所標示的恆星（並不肯定有沒有），裴洛拉特與寶綺思兩人專心地旁觀，並且提出許多問題。現在，他們卻待在寢艙裏睡大覺，或者至少是在休息，而將所有的工作留給崔維茲負責。

就某個角度而言，這點令他相當得意，因為崔維茲覺得他們接受了一項事實，那就是他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需要任何監督或鼓勵。這方面，崔維茲從第一站獲得了足夠的經驗，知道應該更加信賴電腦，並且感到即使它需要監督，自己也不必盯得那麼緊。

另一顆恆星出現了——明亮耀眼，銀河地圖中卻沒有記錄。相較於奧羅拉所環繞的恆星，這顆星要更為明亮，而它在電腦中竟然沒有記錄，也就更加耐人尋味。

崔維茲不禁驚嘆古代傳說的奇奧之處。在人類意識中，幾世紀也許會縮成一點點，甚至全然消失無蹤，許多文明則可能完全遭到遺忘。但在無數逝去的世紀、數不清的文明之中，仍然有一兩件事物完好流傳下來，例如那幾組坐標便是。

不久之前，他曾對裴洛拉特提到這點。裴洛拉特立刻告訴他，這正是研究神話傳說如此迷人的原因。「訣竅在於，」裴洛拉特說，「找出或判定傳說中哪些成分代表史實和真相。這件事並不容易，不同的神話學家很可能會選取不同的成分，通常取決於何者剛好符合他們自己的詮釋。」

無論如何，丹尼亞多提供的三組坐標之一，經過時間修正後，正好就是如今這顆恆星的位置。現在，崔維茲願意下極大的賭注，賭第三顆恆星同樣位於坐標點上。果真如此的話，他願意進一步考慮禁忌世界共有五十個的傳說也是正確的（雖然那是個可疑的整數），而且，還會開始研究其他四十七個世界的位置。

不久，他發現了一個可住人世界——禁忌世界——圍繞著這顆恆星。這回，它的出現並未在崔維茲心中激起一絲漣漪，他本來就絕對肯定它會在那裏。他立刻駕駛遠星號進入它的低速軌道。

云層還算稀疏，從太空中便能將地表看得足夠清楚。幾乎跟所有的可住人世界一樣，這也是個多水的世界，包括一個無間斷的熱帶海洋，以及兩個完整的極地冰洋。在上半球的中緯度地帶，有一塊長條狀的大陸，彎彎曲曲地環繞整個世界，其兩側有些海灣，造成幾個狹窄的地峽。在另一個半球的中緯度地帶，陸地分裂成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的南北寬度都超過了上半球的大陸。

崔維茲遺憾自己對氣候學所知不多，否則根據見到的景象，應該就能預測溫度與季節大致如何。一時之間，他起了一個頑皮的念頭，想要讓電腦解決這個疑問，問題在於氣候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一件事。

比這更重要許多倍的是，電腦又沒有偵測到源自科技的輻射。他透過望遠鏡看下去，發現這顆行星並不顯得老舊，也沒有荒蕪的跡象。不斷後退的地表都是色調不一的綠地，不過日面並沒有都會區的跡象，夜面則見不到任何燈光。

這會不會是另一顆充滿各種生命、唯獨欠缺人類的行星？

於是，他敲了敲另一間寢艙的門。

「寶綺思？」他輕聲喊道，接著又敲了一下。

寢艙裏傳來一陣沙沙聲，以及寶綺思的聲音：「什麼事？」

「你能不能出來一下？我需要你幫忙。」

「請等一會兒，我現在的樣子不太方便見人。」

當她終於現身的時候，看起來絕不比過去任何一次遜色。崔維茲卻感到一陣惱怒，因為他根本沒必要等這一會兒，她看起來像什麼樣子，對他而言毫無差別。不過他們既然已經是朋友了，他只好將惱怒的情緒壓抑下來。

她面帶微笑，以十分愉快的語調說：「我能幫你做些什麼，崔維茲？」

崔維茲向顯像屏幕揮了揮手。「你可以看到，從我們正在通過的地表看來，這個世界百分之百健康，陸上布滿相當厚實的植被。然而，黑夜地區沒有燈光，也沒有任何科技性輻射。請你仔細傾聽，然後告訴我是否有任何動物生命。在某個地點，我想我看得到一羣喫草的動物，但我不敢肯定。或許是我拼命想要看到什麼，因而產生一種幻覺。」

於是寶綺思開始「傾聽」，至少，她臉上出現了一種特殊的專注神情。「喔，沒錯，動物生命很豐富。」

「哺乳動物嗎？」

「一定是。」

「人類嗎？」

現在她似乎更加集中注意力，整整一分鐘過去了，然後又過了一分鐘，她才終於鬆弛下來。「我無法分辨得很清楚，每隔一陣子，我似乎就偵測到一絲飄忽的智慧，強度足以代表人類。但它實在太微弱，而且忽隱忽現，或許因為我也拼命想要感測到什麼，因而產生一種幻覺。你知道嗎……」

她突然陷入沉思，崔維茲催促道：「怎麼樣？」

她又說：「事實上，我好像偵測到了別的東西。那並非我所熟悉的任何事物，但我不相信它會不是……」

她開始更聚精會神地「傾聽」，整張臉再度繃緊。

「怎麼樣？」崔維茲又問。

她鬆了一口氣。「除了機器人，我不相信有其他的可能。」

「機器人！」

「是的，而我既然偵測到它們，當然應該也能偵測到人類，可是沒有。」

「機器人！」崔維茲皺著眉頭重復了一遍。

「是的，」寶綺思說，「而且我還能斷定，數量相當龐大。」

### 43

裴洛拉特聽到後，也說了一聲「機器人！」而且跟崔維茲剛才的聲調幾乎一模一樣。然後他淡淡一笑，又說：「你對了，葛蘭，我不該懷疑你。」

「我不記得你何時懷疑過我，詹諾夫。」

「喔，老友，當時我認為不該表現出來。我只是在想，在我心裏想，離開奧羅拉是個錯誤，因為在那裏，我們有機會遇見一些存活的機器人。可是顯然你早就知道，這裏有更多的機器人。」

「根本不是這麼回事，詹諾夫，我當初完全不知道，我只是想碰碰運氣。寶綺思告訴我，根據這些機器人的精神場判斷，它們似乎處於正常運作狀態，而我則覺得，倘若沒有人類照顧和維修，它們不可能處於良好的運作狀態。然而，她無法偵察到任何人類跡象，所以我們仍在繼續尋找。」

裴洛拉特若有所思地檢視著顯像屏幕。「似乎都是森林，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森林，但有幾塊顯然是草原。問題是我看不到城市，黑夜地區也不見任何燈光，而且除了熱輻射，一直沒有其他輻射出現。」

「所以根本沒有人類？」

「我不敢說。寶綺思正在廚艙內設法集中精神。我已經替這顆行星定出一條本初子午線，這也就是說，電腦已經為這顆行星畫出了經緯度。寶綺思手中握著一個小裝置，每當發覺機器人的精神活動似乎特別密集——我想對機器人不能用『神經活動』——或者任何人類思想的微弱訊息，她就會按一下鈕。那個裝置聯到了電腦，電腦可以根據經緯度定出位置，然後我們就讓它從那些位置中，選取一個適宜的著陸地點。」

裴洛拉特顯得有些不安。「讓電腦作選擇，是明智的做法嗎？」

「有何不可，詹諾夫？它是一臺功能很強的電腦。此外，當你自己無從決定的時候，至少考慮一下電腦的選擇，又有什麼害處呢？」

裴洛拉特又快活起來。「這話有點道理，葛蘭。某些最古老的傳說，就提到了古人將立方體丟到地上來作決定。」

「哦？是怎麼做的？」

「立方體每一面刻有不同的決定：做、不做、或許、延後等等。立方體落地後，恰巧朝上的那一面所刻的字，就被視為應當遵循的決定。有時他們也會用另一種方式，讓一個小球在有著許多凹槽的圓板上旋轉，每個槽內寫有不同的決定。小球最後停在哪個槽，就要遵循那個槽內所寫的決定。有些神話學家則認為，這類活動其實是一種幾率遊戲，並非用來決定命運，但是在我看來，兩者幾乎是同一回事。」

「就某方面而言，」崔維茲說，「我們這樣選擇著陸地點，就是在玩一種幾率遊戲。」

寶綺思從廚艙中走了出來，剛好聽到最後一句話。她說：「並不是幾率遊戲。我按了幾次『可能』，還有一次絕對的『確定』，而我們要去的，就是那個『確定』地點。」

「為什麼如此確定呢？」崔維茲問。

「我捕捉到一絲人類的思想，萬分肯定，絕對錯不了。」

### 44

此地剛才一定下過雨，因為草地很濕。天上的烏云迅速掠過，顯出即將放晴的跡象。

遠星號在一座小樹林旁輕輕著陸（為了預防野狗，崔維茲半開玩笑地想），四周看來像是一片牧地。剛才，在視野較佳且較寬廣的高空，崔維茲好像看到一些果園與田地，而現在，眼前則出現了許多如假包換的草食動物。

不過，附近沒有任何建築物，也沒有任何物件是人工的。只有果園中排列整齊的果樹，以及將田地劃分得整整齊齊的界線，看來好像微波發電站一般人工化。

然而，這種程度的人工化，難道是機器人完成的？沒有任何人類參與嗎？

崔維茲默默繫上承裝武器的皮套，這一次，他確定兩種武器都在待發狀態，而且都充足了電。突然間，他接觸到寶綺思的目光，動作便暫停了。

她說：「請繼續。我認為你絕對用不到，但我上次也是這麼認為，不是嗎？」

崔維茲說：「你要不要帶武器，詹諾夫？」

裴洛拉特打了一個寒戰。「不，謝了。夾在你和寶綺思之間，你的有形防衛力量加上她的精神防衛力量，使我覺得根本沒有危險。我也知道躲在你們的庇護下很孬種，可是想到自己不需要使用武力，我感激都還來不及，也就不覺得羞愧了。」

崔維茲說：「我可以了解，但千萬別單獨行動。如果我和寶綺思分開，你得跟著我們其中一個，不可以由於好奇心作祟，自己跑到別處去。」

「你不必擔心，崔維茲，」寶綺思說，「我會好好留意。」

崔維茲第一個走出太空艇，外面正吹著輕快的風。雨後的氣溫帶著些微涼意，崔維茲卻感到十分宜人。相較之下，雨前的空氣有可能又濕又熱，令人很不舒服。

他吸了幾口氣，覺得十分訝異，這顆行星的氣味很不錯。他明白每顆行星都具有獨特的味道，總是使人感到陌生，而且通常都不好聞——也許正是因為陌生的關係。陌生的氣味就不能令人愉快嗎？或是他們剛好趕對了季節，又正巧下過一場雨？不論原因為何……

「出來吧，」他叫道，「外面相當舒適。」

裴洛拉特走出來，然後說：「嗯，舒適這個形容詞再恰當不過。你認為這裏常年都有這種氣味嗎？」

「沒什麼差別，不到一小時，我們就會習慣這種香氣。鼻中的感受器飽和之後，就什麼也聞不到了。」

「真可惜。」裴洛拉特說。

「草地是濕的。」寶綺思似乎有點不以為然。

「這有什麼不對？畢竟，蓋婭上也會下雨啊！」崔維茲說。此時，一道黃色陽光自云縫灑下，想必不久之後，陽光會愈來愈強。

「沒錯，」寶綺思說，「但我們知道何時會下雨，我們有心理準備。」

「太糟了，」崔維茲說，「你們喪失了許多意外的驚奇。」

寶綺思答道：「你說得對，我會盡量不再那麼偏狹。」

裴洛拉特四下望了望，以失望的語氣說：「附近似乎什麼都沒有。」

「只是似乎而已，」寶綺思說，「它們正從小丘另一側走來。」然後她望向崔維茲，「你認為我們該迎上去嗎？」

崔維茲搖了搖頭。「不，我們為了跟它們見面，已經飛越許多秒差距，剩下的路程讓它們來走完，我們就在這裏等著。」

那組機器人的動向只有寶綺思能感知。在她所指的那個方向，小丘頂上突然出現一個人形，然後是第二個、第三個。

「我相信目前只有這幾個。」寶綺思說。

崔維茲好奇地凝視著，雖然他從未見過機器人，卻絲毫不懷疑它們的身份。它們擁有粗略的人形，像是印象派的雕塑，但外表看來並非明顯的金屬材質。這些機器人表面毫無光澤，給人一種柔軟的錯覺，彷彿包覆著一層絲絨。

但他又怎麼知道柔軟只是錯覺呢？看著這些以遲鈍的步伐慢慢接近的人形，崔維茲突然起了摸摸它們的沖動。假如此地果真是個禁忌世界，從來沒有船艦接近——這一定是事實，因為它的太陽不在銀河地圖中——那麼遠星號與其上成員，就是這些機器人經驗之外的事物。可是它們的反應相當篤定，彷彿正在進行一樁例行公事。

崔維茲低聲說：「在這裏，我們也許能得到銀河其他各處得不到的情報。我們可以問它們地球相對這個世界的位置，假如它們知道，就會告訴我們。天曉得這些東西運作有多久了？它們也許會根據自身的記憶回答，想想看有多難得。」

「反之，」寶綺思說，「它們也可能最近纔出廠，因此一無所知。」

「或者也有可能，」裴洛拉特說，「它們雖然知道，但拒絕告訴我們。」

崔維茲說：「我猜它們不能拒絕，除非它們奉命不準告訴我們。可是在這顆行星上，絕不可能有人料到我們會來，誰又會下這種命令呢？」

到了距離他們大約三米的地方，三個機器人停了下來。它們沒說什麼，也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崔維茲右手按在手銃上，目不轉睛地盯著機器人，並對寶綺思說：「你能不能判斷它們是否懷有敵意？」

「你應該考慮到一件事實，我對它們的精神運作一點也不熟悉，崔維茲，但我並未偵測到類似敵意的情緒。」

崔維茲的右手離開了銃柄，但仍然擺在附近。他舉起左手，掌心朝向機器人，希望它們認得出這是代表和平的手勢。他緩緩說道：「我向你們致意，我們以朋友的身份造訪這個世界。」

中間那個機器人迅速低下頭，像是勉強鞠了一躬。在一個樂觀者眼中，或許也會將它視為代表和平的動作，接著它便開始答話。

崔維茲突然拉長了臉，顯得極為驚訝。在溝通無礙的銀河系中，不會有人想到這麼基本的需要也可能出問題。然而，這個機器人說的並非銀河標準語，也不是任何相近的語言。事實上，崔維茲連一個字也聽不懂。

### 45

裴洛拉特的訝異與崔維茲不相上下，但他顯然還帶著一分驚喜。

「聽起來是不是很奇怪？」他說。

崔維茲轉頭望向他，用相當不客氣的口吻說：「不是奇怪，根本就是嘰哩呱啦。」

裴洛拉特說：「絕不是嘰哩呱啦，這也是銀河標準語，只不過非常古老。我能聽懂幾個字，如果寫出來的話，我也許可以輕易看懂，真正難解的是發音。」

「那麼，它說些什麼？」

「我想它在告訴你，它不了解你說什麼。」

寶綺思說：「我聽不懂它說什麼，但我感知的情緒是迷惑，這點剛好吻合。前提是，我要能信任自己對機器人情緒的分析——或者說，要真有機器人情緒這回事。」

裴洛拉特說了一些話，他說得非常慢，而且相當喫力。三個機器人動作一致地迅速點了點頭。

「那是什麼意思？」崔維茲問。

裴洛拉特說：「我說我講得不好，但我願意嘗試，請它們多給我一點時間。天哪，老弟，這真是有趣得嚇人。」

「真是失望得嚇人。」崔維茲喃喃說道。

「你可知道，」裴洛拉特說，「銀河中每一顆住人行星，都會發展出別具一格的語文，所以銀河中總共有千萬種方言，有時相互之間幾乎無法溝通，但它們都統一在銀河標準語之下。假定這個世界已經孤立了兩萬年，它的語言應該和銀河其他各處愈離愈遠，逐漸演變成一種完全不同的語言。但事實並非如此，或許是因為這是個仰賴機器人的社會，而機器人聽得懂的語言，就是設定其程序所用的語言。長久以來，這個世界一直沒有重新設定機器人的程序，反倒是中止了語言的演化，所以我們現在聽到的，只是一種非常古老的銀河標準語罷了。」

「這是個很好的例子，」崔維茲道，「說明機器人化社會如何被迫停滯不前，因而開始衰退。」

「可是，我親愛的夥伴，」裴洛拉特抗議道，「保持一種語言幾乎長久不變，並不一定是衰退的徵候。這樣做其實有不少優點，能讓歷史文件在數世紀、數千年後仍然保有意義，歷史記錄的壽命和權威性便會相對增加。在銀河其他各處，哈里・謝頓時代的敕令所使用的語文，現在已經顯得頗有古風了。」

「你懂這種古銀河語嗎？」

「談不上懂，葛蘭。只是在研究古代神話傳說的過程中，我領略到了一點竅門。字匯並非全然不同，但是詞性變化卻不一樣，而且有些慣用語我們早已不再使用。此外，正如我剛才所說，如今發音已經完全變了。我可以充當翻譯，可是無法做得很好。」

崔維茲心虛地吁了一口氣。「一點點好運，總算聊勝於無。繼續吧，詹諾夫。」

裴洛拉特轉向機器人，愣了一會兒，又轉過頭來望著崔維茲。「我該說些什麼？」

「我們單刀直入吧，問它們地球在哪裏。」

裴洛拉特一個字一個字慢慢說，同時誇張地比手畫腳。

那些機器人互相望了望，發出一些聲音來，然後中間那個對裴洛拉特說了幾句話。裴洛拉特一面回答，一面雙手向兩側伸展，像是在拉扯一條橡皮筋。那個機器人再度回答，它像裴洛拉特一樣謹慎，每個字都說得又慢又仔細。

裴洛拉特對崔維茲說：「我不確定有沒有把『地球』的意思表達清楚。我猜它們認為我指的是這顆行星上的某個地區，它們說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地區。」

「它們有沒有提到這顆行星的名字，詹諾夫？」

「它們提到的那個名字，我的最佳猜測是『索拉利』三個字。」

「在你搜集到的傳說中，你聽說過嗎？」

「沒有，就和我從未聽過奧羅拉一樣。」

「好，問問它們在天上，在羣星之間，有沒有任何地方叫地球，你向上指一指。」

經過一番交談之後，裴洛拉特終於轉過身來說：「我唯一能從它們口中套出來的，葛蘭，就是天上沒有任何地方。」

寶綺思說：「問問那些機器人有多大年紀，或者應該說，它們已經運作多久了。」

「我不知道『運作』該怎麼說。」裴洛拉特搖了搖頭，「事實上，我也不確定會不會說『多大年紀』，我不是個很好的翻譯。」

「盡力而為吧，親愛的裴。」寶綺思說。

又經過一番交談後，裴洛拉特說：「它們已經運作了二十六年。」

「二十六年。」崔維茲不以為然地喃喃說道，「它們比你大不了多少，寶綺思。」

寶綺思突然以高傲的語氣說：「事實上……」

「我知道，你是蓋婭，已經幾千幾萬歲了。無論如何，這些機器人自身經驗中並沒有地球，而且在它們的記憶庫中，顯然沒有任何對它們無用的資料，所以它們才會對天文學一無所知。」

裴洛拉特說：「在這顆行星的其他地方，或許還有最早期的機器人。」

「我很懷疑，」崔維茲說，「不過還是問問它們吧，詹諾夫，只要你想得出該怎麼問。」

這次的問答是一段相當長的對話，最後裴洛拉特終於打住，他的臉漲得通紅，一副明顯受挫的神情。

「葛蘭，」他說，「它們想表達的，我有一部分聽不懂，但是根據我的猜測，較老的機器人都被用來當作勞工，所以什麼事也不知道。假使這個機器人是真人，我會說它在提到那些老機器人時，用的是輕蔑的口氣。這三個是管家機器人，它們自己這麼說的，而且在被其他機器人取代之前，它們是不會變老的。它們纔是真正有知識的一羣——這是它們的說法，不是我說的。」

「它們知道得也不多，」崔維茲咆哮道，「至少不知道我們想知道的事。」

「我現在後悔了，」裴洛拉特說，「我們不該那麼匆忙地離開奧羅拉。我們若能在那裏發現一個存活的機器人，它本身記憶中就會含有地球的資料。而我們一定會發現的，因為我遇見的第一個就一息尚存。」

「只要它們的記憶完好無缺，詹諾夫，」崔維茲說，「我們隨時可以回到那裏。倘若我們必須回去，不論有沒有野狗羣，我們都一定會那麼做。可是，假如這些機器人只有二十幾歲，它們的製造者必定在附近，而那些製造者必定是人類，我這麼想。」他又轉向寶綺思，「你確定感測到……」

她卻舉起一隻手，制止他再說下去，臉上則露出緊張而專注的表情。「來了。」她低聲說。

崔維茲轉頭向小丘望去。從小丘背後出現、大步朝他們走來的，是個如假包換的人類身形。那人膚色蒼白，頭發很長但顏色不深，頭部兩側微微鼓起。他面容嚴肅，但看來相當年輕，裸露在外的手臂與腿部都沒有什麼肌肉。

三個機器人讓出一條路，他走到它們之間，停下了腳步。

他以清晰而愉悅的聲音開始說話，用詞雖然古老，仍然算是銀河標準語，而且不難聽懂。

「歡迎，太空來的浪者。」他說，「你們跟我的機器人什麼？」

### 46

崔維茲並未露出欣喜之色，他傻傻地問道：「你會說銀河標準語？」

那索拉利人帶著冷笑說：「我又不是啞巴，為何不會？」

「可是這些呢？」崔維茲朝機器人指了指。

「這些是機器人，它們跟我一樣，使用我們的語言。但我是索拉利人，我常收聽遠方世界的超空間通訊，因此學會了你們說話的方式，而我的先人也一樣。先人留下了描述這種語言的資料，可是我不斷聽到新的字匯和語法，每年都有些變化。你們銀河殖民者雖能定居各個世界，卻似乎無法將語文固定下來。我能了解你們的語言，為何令你感到驚訝？」

「我不應該有這樣的反應，」崔維茲說，「我向你道歉。只是剛纔跟這些機器人幾乎說不通，我沒想到在這個世界上還能聽到銀河標準語。」

崔維茲開始打量這個索拉利人。他身上是一件輕薄的白袍，鬆垮地披在肩上，雙臂處有寬闊的開口。那白袍正面敞開，露出赤裸的胸膛與下方的纏腰布。他雙腳踩著一雙輕便的涼鞋，除此之外沒有其他裝束。

崔維茲突然想到，自己居然看不出這個索拉利人是男是女。此人的胸部無疑屬於男性，可是胸膛沒有胸毛，薄薄的腰布下也沒有任何隆起。

他轉過頭去，低聲對寶綺思說：「這個可能還是機器人，不過看起來非常像真人……」

「這是個人類心靈，並非屬於機器人。」寶綺思答道，嘴脣幾乎沒有動作。

那索拉利人說：「但你尚未回答我原先的問題，我願原諒你的疏失，將它諉諸你的驚訝。現在我再問一遍，你絕不能再不回答，你們跟我的機器人什麼？」

崔維茲說：「我們是旅人，想要打聽如何前往我們的目的地。我們請求你的機器人提供有用的資料，可是它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你們在尋找什麼資料？也許我可以幫忙。」

「我們在尋找地球的位置，你能不能告訴我們？」

那索拉利人揚起眉毛。「我本來還以為，你們最感好奇的是我這個人。雖然你們沒有要求，我還是會提供這方面的資料。我是薩騰・班德，你們如今站在班德屬地上。向四面八方望去，極目所見都是我的屬地，而且一直延伸到你們目力不及的遠方。我不能說歡迎你們，因為你們來到這裏，等於違反了一項承諾。兩萬年來，你們是第一批踏上索拉利的銀河殖民者。結果，你們來到此地的目的，只是為了詢問前往另一個世界的捷徑。在古老的時代，三位銀河殖民者，你們和你們的太空船一出現就會被摧毀。」

「以這種方式對待既無惡意又沒威脅的客人，實在太野蠻了。」崔維茲小心翼翼地說。

「我同意，不過一個擴張性社會的成員，一旦來到一個不具侵略性，而且維持靜止狀態的社會，就算只有初步的接觸，也充滿潛在的威脅。當我們畏懼這種威脅時，外人一到這裏，我們立即摧毀他們。既然我們已不再有畏懼的理由，你看得出來，我們現在願意談一談。」

崔維茲說：「我感謝你毫無保留地提供這些訊息，但你尚未回答我原先的問題。我再重復一遍，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地球的位置？」

「所謂的地球，我想你是指人類以及各式各樣動植物的發源地吧。」他優雅地揮動一隻手，彷彿指著周圍的萬事萬物。

「沒錯，我正是這個意思，班德先生。」

一個古怪的厭惡神情，突然掠過那索拉利人的臉孔。他說：「如果你必須使用稱謂，請別用任何含有性別的字眼，直接稱呼我班德吧。我既非男性亦非女性，我是全性。」

崔維茲點了點頭（他猜對了）。「就依你的意思，班德。那麼，我們大家的發源地，地球，究竟在哪裏？」

班德說：「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就算我知道，或者我找得出來，對你們也沒有用處，因為地球已經不能算是一個世界。啊，」他伸展開雙臂，「陽光的感覺真好。我不常到地面上來，太陽若不露臉，我是絕不會上來的。剛才太陽還藏在云裏的時候，我先派機器人迎接你們，等到云朵飄走，我自己纔跟了出來。」

「為什麼地球已經不能算是一個世界？」崔維茲鍥而不捨地追問。他已經有心理準備，打算再聽一次有關放射性的傳說。

然而，班德卻不理會這個問題，或說隨隨便便丟在一旁。「說來話長。」他道，「你剛才告訴我，你們到此地來並無任何惡意。」

「完全正確。」

「那麼你為何武裝前來？」

「只是防患未然，我不知道會遇到些什麼。」

「沒關係，你的小小武器對我毫無威脅，我只是好奇罷了。有關你們的武器，以及似乎全然依賴武器所建立的野蠻歷史，我當然早就耳熟能詳。即便如此，我從未真正見過任何武器，我可以看看嗎？」

崔維茲往後退了一步。「恐怕不行，班德。」

班德似乎被逗樂了。「我問你只是出於禮貌，其實我根本不必問。」

他伸出一隻手來，與此同時，從崔維茲右側的皮套中，跳出了那柄手銃，而從他左側的皮套中，神經鞭也向上躥起。崔維茲想抓住那兩件武器，卻感到雙臂無法動彈，彷彿被極具韌性的繩索縛住。裴洛拉特與寶綺思也都企圖向前沖，可是顯然兩人同樣被制住了。

班德說：「別白費力氣，你們辦不到。」兩件武器飛到他手中，他翻來覆去仔細檢視了一番。「這一件，」他指著手銃說，「似乎是能產生高熱的微波束發射器，能使任何含有水分的物體爆炸。另一件比較微妙，我必須承認，一時之間我還看不出它的用途。然而，既然你們並無惡意，又不打算帶來威脅，你們根本就不需要武器。我能將兩件武器中的能量都釋放出來，而我正在這麼做。這樣它們就不再具有殺傷力，除非你拿來當棍棒使用，不過充作那種用途，它們未免太不稱手了。」

那索拉利人松開手，兩件武器再度騰空，這次是向崔維茲飛去，各自不偏不倚落入皮套中。

崔維茲忽然感到束縛消失了，立刻拔出手銃，但根本是多此一舉。扳機鬆垮垮地垂下來，能量顯然全被抽光，而神經鞭的情形也完全一樣。

他抬頭望向班德，班德微笑著說：「你完全束手無策，外星人士。只要我高興，同樣可以輕而易舉摧毀你的太空船，當然還有你。」

## 第十一章地底世界

### 47

崔維茲感到全身僵硬，他努力維持正常的呼吸，並轉頭望向寶綺思。

她站在那裏，手臂護在裴洛拉特腰際，顯然相當從容鎮定。她輕輕一笑，又以更輕微的動作點了點頭。

崔維茲轉頭再度面對班德。他將寶綺思的反應解釋為信心十足的象徵，並十二萬分地希望自己的猜測正確無誤。他繃著臉說：「你如何做到的，班德？」

班德微微笑了笑，顯然心情好極了。「告訴我，小小外星人士，你相信法術嗎？相信巫術嗎？」

「我們不相信，小小索拉利人。」崔維茲回嘴道。

寶綺思用力拉扯崔維茲的衣袖，悄聲道：「別惹他，他很危險。」

「我看得出來。」崔維茲勉強壓低聲音，「那麼，你想想辦法。」

寶綺思以幾乎聽不清楚的音量說：「時候未到。如果他感到安全無虞，會比較沒那麼危險。」

對於這些外星人士的簡短耳語，班德完全沒有留意。他徑自轉身離去，那些機器人趕緊為他讓出一條路。

然後他又轉頭，不怎麼起勁地勾起食指。「來吧，跟我來，你們三個都來。我將告訴你們一個故事，也許你們不會有興趣，我卻能自得其樂。」他繼續悠閑地往前走。

一時之間，崔維茲仍然站在原地不動，無法確定採取什麼行動最好。然而寶綺思已向前走去，裴洛拉特也被她拉走了。最後崔維茲終於移動腳步，否則他將孤獨地留在這裏與機器人為伴。

寶綺思輕聲說：「如果班德那麼好心，肯講一個我們也許沒興趣的故事……」

班德轉過身來，神情專注地望著寶綺思，好像這時才真正發覺她的存在。「你是雌性的半性人，」他說，「對不對？是較少的那一半？」

「是較小的那一半，班德。」

「那麼，其他兩位是雄性的半性人嘍？」

「他們的確是。」

「你生過孩子嗎，雌性？」

「我的名字叫寶綺思，班德，我還沒有生過孩子。這位是崔維茲，這位是裴。」

「當你該生孩子的時候，這兩個雄性哪個會幫你？或是都會？或是都不會？」

「裴會幫我，班德。」

班德將注意力轉移到裴洛拉特身上。「你有白頭發，我看出來了。」

裴洛拉特說：「沒錯。」

「一直是那種顏色嗎？」

「不，班德，年紀大了才會變成這樣。」

「你年紀多大了？」

「我今年五十二歲，班德，」裴洛拉特說完，又急忙補充道，「是根據銀河標準年。」

班德繼續向前走（走向一座位於遠方的宅邸，崔維茲如此設想），不過腳步放慢了。他說：「我不知道一個銀河標準年有多長，但想必跟我們的一年不會相差太多。當你死去的時候，你會有多大年紀，裴？」

「我說不準，我也許還能再活三十年。」

「那麼是八十二年，真短命，而且分成兩半，實在難以置信。不過我的遠祖也像你們一樣，而且住在地球上。但是後來有些人離開了地球，在其他恆星周圍建立了新世界，那些都是美好的世界，有良好的組織，而且為數眾多。」

崔維茲大聲道：「不多，只有五十個。」

班德將高傲的目光投向崔維茲，心情似乎沒有剛才那麼好。「崔維茲，那是你的名字？」

「我的全名是葛蘭・崔維茲。我說太空世界只有五十個，我們的世界則有好幾千萬。」

「那麼，你可知道我想給你們講的是什麼故事？」班德柔聲道。

「如果是說過去曾有五十個太空世界，那麼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不僅計算數量，小小半性人，」班德說，「我們還衡量品質。雖然只有五十個，但你們的幾千萬個世界加起來，也抵不上其中任何一個。而索拉利正是第五十個，因此是最優秀的。索拉利遙遙領先其他太空世界，正如同那些世界遙遙領先地球一樣。

「唯有我們索拉利人領悟到應當如何生活。我們不像動物那樣成羣結隊，然而在地球，在其他世界，甚至在其他的太空世界則盡皆如此。我們個個單獨生活，有許多機器人幫助我們；我們隨時能借著電子設備互相見面，但極少有真正碰面的機會。上次我親眼目睹真人，像我現在目睹你們這樣，已經是許多年前的事。可是，你們只是半性人，因此你們的出現，就像母牛或機器人一樣，不會妨礙我的自由。

「但我們以前也曾是半性人。當時，不論我們如何增進個人自由，不論我們如何發展擁有無數機器人的獨居生活，我們的自由仍然不是絕對的。為了產生下一代，必須通過兩個個體的合作。當然，我們可以提供精細胞和卵細胞，讓受精過程和其後的胚胎成長過程，都以人工方式自動進行。至於嬰兒，亦可在機器人的完善照顧下成長。這些問題都能解決，可是伴隨自然受精而來的快樂，半性人卻不願放棄。邪門的情感依附由此發展，令自由因而消失。你們看不出這必須改變嗎？」

崔維茲說：「不，班德，因為我們衡量自由的標準跟你們不同。」

「那是因為你們根本不知自由為何物。你們一向過著羣居生活，你們所知道的生活方式，就是不斷被迫屈服於他人意志之下，即使最小的瑣事也不例外；要不然，你們就是成天彼此鬥爭，迫使他人屈從自己的意志，這是同樣卑賤的行為。這樣怎麼可能還有自由？倘若無法隨心所欲活著，自由就不存在！自由是不折不扣的隨心所欲！

「後來，地球人再度成羣結隊向外拓展，再度粘成一團又一團在太空打轉。其他太空族雖然不像地球人那般羣居，但那只是程度上的差異。當時，他們曾企圖與地球人抗衡。

「我們索拉利人並沒有那樣做，我們預見了羣居註定會失敗。我們移居地底，切斷了和銀河各處所有的聯繫。我們決心不惜任何代價，也要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發展出合適的機器人和各種武器，用來保衛我們看似空無一物的地表，而它們的表現的確可圈可點。來到此地的船艦通通被摧毀，終於再也不來了。這顆行星被視為遭到廢棄，逐漸被人遺忘，而這正是我們的初衷。

「與此同時，我們在地底世界努力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借著精密的科技，謹慎調整我們的基因。我們有過不少失敗，但也有些成功，而我們善加利用成功的結果。我們花了許多世紀的時間，但我們終於變成全性人，將雌雄的本質融為一體，能隨心所欲獲得極致的愉悅。當我們希望生育後代時，隨時可以產生受精卵，再交由熟練的機器人照顧。」

「雌雄同體。」裴洛拉特說。

「在你們的語言中如此稱呼嗎？」班德隨口問道，「我從來沒聽過這個名詞。」

「雌雄同體會完全阻斷演化路徑。」崔維茲說，「每個子代都是雌雄同體親代的基因復製品。」

「得了吧，」班德說，「你把演化當成瞎闖亂撞的程序了。我們只要有意，當然可以規劃子代的特質。我們能改變或調整基因，有時也的確這樣做。不過，我的住處快到了，我們進去吧。天色不早了，太陽已經無法供給充足的熱量，進入室內會舒服點。」

他們經過一扇門，門上沒有任何形式的鎖，但當他們接近時，那扇門就自動打開，而在他們穿過之後又立刻關上。室內沒有任何窗戶，然而，一旦他們來到一個洞穴般的房間，四周的墻壁便開始發光，映得室內一片光明。地板似乎未鋪任何東西，卻令人感到柔軟而富彈性。而在房間的四個角落，各站著一個紋風不動的機器人。

「那一幅墻壁，」班德指了指正對著門的那堵墻，它看起來和其他三堵沒有任何不同，「是我的視幕。借著這個屏幕，整個世界展現在我眼前。但它絕不會妨礙我的自由，因為沒人能強迫我使用。」

崔維茲說：「如果你想借著屏幕跟某人見面，而他不願意，你也無法強迫對方使用他的屏幕。」

「強迫？」班德以傲慢的口氣說，「別人愛怎麼做，就該讓別人怎麼做，只要別人也同意我能隨心所欲就好。請注意，在稱呼對方時，我們不使用帶有性別的代名詞。」

室內只有一張椅子，擺在視幕正前方，班德一屁股坐了下來。

崔維茲四處張望，像是期望會有其他椅子從地板冒出來。「我們也能坐下嗎？」他問。

「隨你的便。」班德說。

寶綺思面帶微笑地坐到地板上，裴洛拉特在她身旁坐下，崔維茲則倔強地繼續站著。

寶綺思說：「我問你，班德，這顆行星上住著多少人類？」

「請說索拉利人，半性人寶綺思。由於半性人自稱『人類』，這個名詞已遭到污染。我們或許應該自稱『全性人』，但那樣說很拗口，索拉利人則是個貼切的名稱。」

「那麼，這顆行星上住著多少索拉利人？」

「我不確定，我們從來不作自我統計，大概一千兩百個吧。」

「整個世界的人口只有一千兩百？」

「足足有一千兩百。你又在計算數量，而我們則以品質衡量。況且你也不了解自由的真諦——如果有其他索拉利人，跟我爭奪我對任何土地、任何機器人、任何生物或任何一樣東西的絕對支配權，我的自由就會受到妨礙。既然其他索拉利人的確存在，就必須盡可能消除妨礙自由的機會，方法是將大家遠遠隔開，彼此根本沒有實質的接觸。為了實現這個理想，索拉利只能容納一千兩百個索拉利人。超過這個數目，自由便會明顯受限，造成令人無法忍受的結果。」

「這就代表出生率必須精確統計，並且必須和死亡率剛好平衡。」裴洛拉特突然說。

「當然。任何擁有穩定人口的世界，一定都是這樣做的。就連你們的世界，或許也不例外。」

「既然死亡率可能很小，新生兒一定也很少吧。」

「正是如此。」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沒有再問下去。

崔維茲說：「我想知道的是，你如何使我的武器騰空飛起，你還沒提出解釋。」

「我提出法術或巫術作為解釋，你拒絕接受嗎？」

「我當然拒絕接受，你把我當成什麼了？」

「那麼，你相不相信能量守恆，以及熵值遞增的必然性？」

「這些我相信，但我不信在兩萬年內，你們就能改變這些定律，或是作出一微米的修正。」

「我們並沒有，半性人。不過你想想，室外有陽光，」他又做出那種古怪的優雅手勢，彷彿指點著所有的陽光，「也有陰影。陽光下比陰影下溫暖，因此熱量從日照區自動流向陰影區。」

「你說的我都知道。」崔維茲說。

「但也許你太熟悉了，所以不再多動點腦筋。而在夜晚，索拉利表面比大氣層外來得溫暖，因此熱量自動從行星表面流向外太空。」

「這我也知道。」

「此外，不論白天或夜晚，行星內部的溫度總是比行星表面高，因而熱量會自動從內部流向地表。我想這點你也清楚。」

「說這些到底有什麼用，班德？」

「根據熱力學第二定律，熱量必然從高溫處流向低溫處，而熱流可以用來做功。」

「理論上沒錯，但陽光中的熱量太稀薄，行星表面的熱量更不用說，而來自地心的熱量則是三者中最稀薄的。你所能利用的熱量，也許還不夠舉起一小顆鵝卵石。」

「那要看你使用的是什麼裝置。」班德說，「經過上萬年的發展，我們的工具已成為大腦的一部分。」

班德將兩側頭發往上撥，露出耳後的部分，然後來回擺了擺頭。他兩耳後方各有一個突起，大小與形狀都跟雞蛋的鈍端差不多。

「我的大腦有這一部分，你們卻沒有，這就是索拉利人和你們的不同之處。」

### 48

崔維茲不時望著寶綺思，她似乎全神貫注在班德身上。崔維茲愈來愈肯定，自己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縱使班德不斷謳歌自由，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仍然令他無法抗拒。他不可能和機器人作知性的交談，更不會去找動物聊天。在他的經驗中，跟索拉利同胞講話並不愉快，即使他們有時必須溝通，也一定是迫不得已，絕非自動自發。

另一方面，對班德而言，崔維茲、寶綺思與裴洛拉特雖然只是半性人，他也許認為他們像機器人或山羊一樣，不會侵犯他的自由，但他們在智慧上卻和他旗鼓相當（或者幾乎差不多）。有機會跟他們交談，是個太難得的享受，他過去從未體驗過。

怪不得，崔維茲想，他會這麼樂此不疲。而寶綺思（崔維茲百分之兩百肯定）正在鼓勵這種傾向，只要極其輕柔地推動班德的心靈，便能慫恿他做出原本就非常想做的事。

寶綺思想必正在根據一項假設行事，那就是班德如果說得夠多，或許就會透露些關於地球的有用訊息。崔維茲認為這很有道理，所以即使對目前的話題並非真正好奇，他仍盡力讓談話繼續下去。

「這兩個大腦葉突有什麼功用？」崔維茲問。

班德說：「它是轉換器，由熱流開啟，可將熱流轉換成機械能。」

「我不相信，熱流並沒有那麼多。」

「小小半性人，你不用大腦。倘若有很多索拉利人擠在一塊，個個都想使用熱流，那麼的確沒錯，熱流的供應絕對不夠。然而，我擁有超過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這些土地全是我的，是我一個人的。從這麼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可以任意蒐集熱流，沒人跟我搶，所以熱量足敷使用。你明白了嗎？」

「在如此寬廣的區域蒐集熱流有那麼簡單嗎？光是集中的過程就得耗費極大能量。」

「或許吧，但我沒有留意。我的轉換葉突不停地集中熱流，因此需要做功時，立刻就能做好。當我將你的武器吸到半空的時候，日照區某團大氣放出了過剩的熱量，流到陰影區另一團大氣中，因此我是利用太陽能幫助我達到目的。我使用的並非機械或電子裝置，而是使用神經裝置完成這項工作。」他輕輕摸了摸一側的葉突，「它的運作迅速、有效、不間斷，而且毫不費力。」

「不可思議。」裴洛拉特喃喃說道。

「沒什麼不可思議的。」班德說，「想想眼睛和耳朵的精巧，還有它們如何能將少量的光子和空氣振蕩轉化成訊息。假如你向來不曉得這些器官，也會覺得它們不可思議。相較之下，轉換葉突不會更不可思議，只是因為你們不熟悉，才會有這種感覺。」

崔維茲說：「這兩個不停運作的轉換葉突，你們拿它做些什麼？」

「用來經營我們的世界。」班德說，「這塊廣大屬地上的每個機器人，都從我身上獲取能量，或者應該說，都靠自然的熱流提供它們能源。任何機器人旋轉一個開關，或是砍倒一棵樹木，能量都是通過精神轉換供應——我的精神轉換。」

「假如你睡著了呢？」

「不論是睡是醒，轉換的過程都會持續進行，小小半性人。」班德說，「當你睡覺的時候，你的呼吸會中斷嗎？你的心跳會停止嗎？到了晚上，我的機器人仍然繼續工作，代價僅是使索拉利地心冷卻一點點。就大尺度而言，這種變化根本難以察覺。而且我們總共只有一千兩百個，因此所用的能量全部加起來，也幾乎不會使太陽的壽命縮短，或是令這個世界內部的熱量枯竭。」

「你們是否想到過，可以拿它當一種武器？」

班德瞪著崔維茲，彷彿他是個特別難以理解的怪物。「我想你這句話，」他說，「意思是指索拉利或許能根據轉換原理製成能量武器，用來對付其他世界？我們為何要那麼做？即使我們能擊敗根據別的原理所製成的能量武器——這根本無法肯定——我們又能得到些什麼？控制其他的世界嗎？我們已經擁有一個理想的世界，為什麼還要其他世界呢？我們想要支配半性人，把他們當奴工嗎？我們已有機器人，就這項功能而言，它們比半性人好得多。我們已經有了一切，除了希望不受幹擾，我們不再需要什麼。聽我說，我再給你們講個故事。」

「講吧。」崔維茲說。

「兩萬年前，當地球上的半性動物開始成羣飛向太空時，我們撤遷到了地底。其他太空世界則決心和來自地球的新殖民者對抗，因此他們對地球發動了攻擊。」

「攻擊地球？」崔維茲很高興終於談到正題，他盡力掩飾得意之色。

「是的，攻擊敵人的核心。就某方面而言，這是個聰明的舉動。如果你想殺死一個人，不會攻擊手指或腳後跟，你會直指心臟要害。而我們的太空族同胞，未能完全戒除人類的脾氣，竟然造成地球表面的強烈放射性，使得這個世界大部分地區再也無法住人。」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裴洛拉特捏緊拳頭迅速揮動，像是想要拍板定案，「我就知道不可能是自然現象，那是怎樣造成的？」

「我不知道是怎樣造成的，」班德顯得毫不關心，「總之，這對太空族也沒什麼好處，那纔是故事的重點。後來銀河殖民者繼續蜂擁而出，而太空族——則逐漸滅絕。他們也曾力圖一爭長短，最後仍消失無蹤。我們索拉利人則隱居起來，拒絕參加這場競爭，所以我們方能綿延至今。」

「銀河殖民者也是。」崔維茲繃著臉說。

「沒錯，但不會永遠如此。羣居動物一定會內鬥，一定會你爭我奪，而最後終將滅亡。那或許需要好幾萬年的時間，但我們可以等。一旦此事成真，我們索拉利人，全性、獨居、解放的索拉利人，便能將銀河據為己有。那時，除了我們自己的世界，我們還能隨意利用或放棄任何一個世界。」

「可是有關地球的事跡，」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不耐煩地彈響手指，「你告訴我們的是傳說還是史實？」

「如何分辨兩者的差異呢，半性人裴洛拉特？」班德說，「所有的歷史多少都能算是傳說。」

「但你們的記錄是怎麼說的？我能看看這方面的記錄嗎，班德？請你了解一件事，神話、傳說和太古歷史都是我的研究領域，我是鉆研這些題目的學者，尤其是和地球有關的題目。」

「我只是轉述聽來的故事。」班德說，「其實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記錄。我們的記錄所記載的，全部是索拉利本身的事務，即使提到其他的世界，也都是有關他們侵犯我們的史實。」

「地球當然侵犯過你們。」裴洛拉特說。

「有此可能，但即便如此，那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而在所有的世界中，我們最厭惡的就是地球。即使我們有過地球的任何記錄，由於極度的反感，我也肯定那些記錄早就被銷毀了。」

崔維茲咬牙切齒，顯得極為懊惱。「被你們銷毀的？」他問。

班德又將注意力轉移到崔維茲身上。「這裏沒有別人。」

裴洛拉特不肯輕易放棄，繼續追問：「你還聽說過哪些有關地球的事？」

班德想了一下，然後說：「我年幼的時候，曾經聽機器人講過一則故事，內容是說一個地球男子來到索拉利，以及有個索拉利女子跟他離去，後來她成了銀河中的重要人物。然而，依我看，那只是個杜撰的故事。」

裴洛拉特咬了一下嘴脣。「你確定嗎？」

「這種事我又如何確定？」班德道，「話說回來，一個地球人竟敢前來索拉利，而索拉利又竟然容許如此的入侵，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更不可能的是，一個索拉利女子居然自願離開這個世界——我們那時還是半性人，但仍然不可思議。不過別談這些了，我帶你們去參觀我的家。」

「你的家？」寶綺思四處張望了一下，「我們不是已經在你家了嗎？」

「根本還沒有。」班德說，「這是一間會客室，一間影像室。必要的時候，我可以在此處會見我的索拉利同胞，他們的影像會出現在墻壁上，或者以三維像出現在墻壁前。因此，這個房間是集會的場所，不是我家的一部分。跟我來吧。」

他向前走去，並未回頭看看他們是否跟來，但是站在角落的四個機器人也開始移動。崔維茲明白，倘若他和兩位同伴不自動跟上去，那些機器人就會委婉地押著他們走。

此時那兩位同伴站了起來，崔維茲對寶綺思耳語道：「你是不是一直讓他說個不停？」

寶綺思按了按他的手，又點了點頭。「然而，我還是希望能知道他的意圖。」她補充道，聲音中透著不安的情緒。

### 49

他們跟著班德向前走。機器人都和他們維持著禮貌的距離，但它們的存在始終帶來一種威脅感。

現在他們正穿過一道迴廊，崔維茲無精打采地含糊說道：「這顆行星上並沒有關於地球的有用資料，這點我可以肯定，它只有放射性傳說的另一個版本。」他聳了聳肩，「我們還得繼續前往第三組坐標。」

一扇門在他們面前敞開，裏面是個小房間。班德說：「來吧，半性人，我要讓你們看看我們的生活方式。」

崔維茲細聲說：「他借著炫耀得到幼稚的快樂，我真想好好潑他一盆冷水。」

「別跟他比賽幼稚的程度。」寶綺思說。

班德將他們三人引進那個房間，其中一個機器人也跟了進去。班德揮手叫其他機器人退下，自己走了進來，房門立刻在他身後關上。

「這是電梯嘛。」裴洛拉特說，他對自己這項發現感到很高興。

「的確是。」班德說，「一旦我們移居地底，就未曾真正出去過，我們也不想那麼做，不過我發現，偶爾見見陽光挺舒服的。但我不喜歡陰天和黑夜的戶外，那令人覺得雖不在地底仍像在地底，希望你們了解我的意思。那是一種認知上的失調，大概可以這麼說，我認為那是非常不舒服的感覺。」

「地球人建造過地底建築，」裴洛拉特說，「他們稱那些城市為『鋼穴』。川陀也曾經建造地底建築，甚至規模更廣大，那是舊帝國時代的事。如今，康普隆仍在建造地底建築。仔細想一想，這還是一種普遍傾向呢。」

「半性人羣聚在地底建築中，我們則在地底獨自過著逍遙的日子，兩者簡直有天壤之別。」班德說。

崔維茲說：「在端點星上，住宅都建在地表。」

「暴露在風吹日曬雨打中，」班德說，「太原始了。」

那電梯只有啟動時產生重力減弱的感覺，這點連裴洛拉特也能察覺，其後一直沒有任何動靜。當重力感突然轉強之際，崔維茲正在納悶它會鉆到多深的地方。然後，電梯門便打了開來。

眼前是一間寬敞且經過精心裝潢的房間，室內有朦朧的光線，卻看不出光源在哪裏，彷彿空氣本身會發出微弱的光芒。

班德伸出一根手指，所指之處光線立刻變強。他又指向另一處，同樣的現象隨即發生。然後他將左手放在門邊的一根粗短圓棍上，右手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大圓，整個房間便大放光明，彷彿沐浴在陽光下，卻沒有帶來絲毫熱度。

崔維茲做了個鬼臉，以不大不小的音量說：「這傢伙是江湖術士。」

班德厲聲道：「不是『傢伙』，是『索拉利人』。我不確定『江湖術士』是什麼意思，可是聽你的口氣，我猜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崔維茲說：「它是指一個人並不實在，只會製造些看起來比實際上更驚人的效果。」

班德說：「我承認自己有這種偏愛，但我剛才向你們展示的卻不是戲劇效果，那是貨真價實的。」

他用右手拍了拍按在左手下的那根圓棍。「這根熱導棒一直延伸到地底幾公里處，在我的屬地上，許多地方都有類似的熱導棒。我還知道，其他屬地上也有這一類設備。它們能使地底的熱量加速傳到地表，而且更容易轉換成機械功。其實我無需做任何手勢，一樣可以產生光亮，但這樣做比較有戲劇效果，或正如你說的，有那麼一點不實在的感覺，而我就喜歡這一套。」

寶綺思說：「這種小小的戲劇效果所帶來的快樂，你經常有機會體驗嗎？」

「沒有。」班德搖了搖頭，「我的機器人對這種事無動於衷，我的索拉利同胞也一樣。能夠遇到半性人，向他們展示這一切，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我真是太——開心了。」

裴洛拉特說：「我們進來的時候，這個房間有著朦朧的光線，是不是始終維持這樣？」

「是的，這只需要很少的電力，就像維持機器人的運作一樣。我的整個屬地隨時都在運轉，沒有實際從事工作的部分則保持空轉。」

「這麼廣大的屬地所需的電力，全靠你一個人不斷提供？」

「真正供應電力的是太陽和行星核，我只算一根導管而已。而且並非整個屬地都從事生產，我讓大部分地區保持未開發狀態，孕育著各式各樣的動物生命。第一，因為這樣做可以保護我的邊界；第二，因為我發現其中有美感。其實，我的田地和工廠並不大，它們只需要供應我個人所需，此外再生產一些特產，以便跟他人交換。比如說，我擁有會製造和裝設熱導棒的機器人，很多索拉利人都仰賴我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你的家呢？」崔維茲問，「範圍有多大？」

這個問題一定是問對了，因為班德立刻笑逐顏開。「非常大，我相信是這顆行星上數一數二的，方圓都有好幾公里。在地底照顧我家的機器人，和在數萬平方公里地表的一樣多。」

「那麼大的住宅，你當然不會全用到吧。」裴洛拉特說。

「可想而知，有些房間我從未進去過，可是這又怎麼樣？」班德說，「機器人負責將每間房間保持得一塵不染、通風良好且整齊有序。好了，出來吧。」

他們並未循著原路，而是從另一扇門走出來，隨即發現置身另一道迴廊中。在他們面前，有一輛停在軌道上的小型敞篷地面車。

班德示意他們上去，於是大家一個接一個爬進車裏。車內空間有限，不夠容納四個人再加一個機器人，還好裴洛拉特與寶綺思擠在一起，為崔維茲騰出位子。班德坐在前面，一副輕松自在的模樣，那個機器人則坐在他身邊。車子開始前進，班德除了偶爾做些流暢的手部動作，看不出他還在進行什麼操控。

「事實上，這是個車型機器人。」班德說，神情相當冷淡。

他們以穩重的速度前進，每當來到一扇門前，門就會自動打開，在他們通過後又立即關上，因此車速完全不必改變。每個房間的裝飾都大不相同，好像機器人曾奉命隨機設計出各種組合。

他們前方的迴廊相當幽暗，身後的情形也完全相同。然而，無論他們真正置身何處，彷彿始終處於沒有熱度的陽光下。每一扇門打開的時候，室內也都會轉趨明亮，而班德每次都緩慢而優雅地揮著手。

這趟旅程似乎沒有盡頭。他們不時會發覺車子又轉了個彎，代表這座地底宅邸顯然向兩個維度延伸。（不，是三個維度，當他們沿著一個淺坡穩穩下滑時，崔維茲心中這麼想。）

不論他們經過何處，都能看到許多機器人，十幾個、幾十個、幾百個，都在從容不迫地工作，但崔維茲很難猜出那些工作的性質。此時他們又通過一扇門，來到一間很大的房間，裏面有一排排的機器人，全都靜靜地趴在辦公桌前。

裴洛拉特問道：「它們在做什麼，班德？」

「在做簿記，」班德說，「整理統計記錄，財務賬目，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我非常高興可以宣稱，自己不必為這些事情煩惱。這並不是一塊閑置的屬地，大約四分之一的耕地闢為果園，另外還有十分之一用來種植穀物，但真正令我驕傲的還是果園。我們培育這個世界上品質最佳的水果，而且種類也最多。『班德桃』就是索拉利桃，其他索拉利人幾乎都懶得種桃子。此外，我們有二十七種不同的蘋果，以及——以及——那些機器人可以給你詳盡的資料。」

「你怎樣處理這麼多水果？」崔維茲問，「你自己不可能全部喫掉。」

「我做夢也不會這麼想，我並不特別喜歡喫水果，它們是用來和其他屬地做交易的。」

「交易些什麼？」

「主要是礦物，我的屬地上沒有值得一提的礦物。此外，我也換取維持健康的生態平衡所需的一切。在我的屬地上，有各式各樣種類繁多的動植物。」

「全仰賴機器人照顧吧，我猜想。」崔維茲說。

「的確如此，而且它們做得非常好。」

「只為了一個索拉利人。」

「只為了這塊屬地，以及其上的標準生態。我是唯一巡視本屬地各角落的索拉利人——但這正是我的絕對自由，做不做都由我。」

裴洛拉特說：「我想其他人……其他的索拉利人，也會維持一個局部的生態平衡，或許也有位於沼地、山區或濱海的屬地吧。」

班德說：「我想應該有吧。我們有時必須開會討論世界性事務，這種事總是花掉許多會議時間。」

「你們多久得聚會一次？」崔維茲問。（現在，他們正通過一條又窄又長的甬道，兩側沒有任何房間。崔維茲猜想，這條甬道所在的位置，也許難以闢建正式的建築，因此用作兩翼之間的聯繫，而兩翼則能向其他方向繼續延伸。）

「太頻繁了。我幾乎每個月都得花些時間在會議上，那些都是我參加的委員會。我的屬地上雖然沒有山脈或沼澤，但我的果園、我的魚池，還有我的植物園都是全世界最好的。」

裴洛拉特說：「可是，我親愛的夥伴……我是說班德，我以為你從未離開你的屬地，拜訪其他的……」

「當然沒有。」班德答道，神情顯得有些憤怒。

「我只是說以為而已。」裴洛拉特以和緩的語氣說，「可是這樣的話，你從未作過調查，甚至沒見過其他屬地，又怎能確定自己的最好呢？」

「因為，」班德說，「在屬地間的交易中，從產品需求量就能看出來。」

崔維茲說：「製造業的情形又如何？」

班德說：「有些屬地從事工具和機械的製造。正如我剛才提到的，在我的屬地上，我們製造熱導棒，不過這種產品相當簡單。」

「那機器人呢？」

「到處都在製造機器人。有史以來，索拉利所設計的機器人，靈巧精妙的程度一向領先全銀河。」

「直到今天仍舊如此，我猜想。」崔維茲小心翼翼控制著語調，盡量讓這句話聽來是直述句，而並非疑問句。

班德說：「今天？今天還有誰跟我們競爭？如今只有索拉利還在製造機器人，你們的世界完全都沒有。這是我從超波中聽來的，如果我的理解沒錯的話。」

「可是其他的太空世界呢？」

「我告訴過你，它們已經不存在了。」

「全都不存在了？」

「除了索拉利，我不相信別處還有活生生的太空族。」

「那麼根本沒人知道地球的位置嘍？」

「會有什麼人想要知道地球的位置？」

裴洛拉特插嘴道：「我就想知道，這是我的研究領域。」

「那麼，」班德說，「你得改行研究別的了。我根本不曉得地球的位置，也沒聽說過有誰曉得，而且我絲毫不關心這碼子事。」

車子突然停下來，一時之間，崔維茲還以為班德生氣了。然而，停車的過程很平穩，而當班德下了車，又揮手叫其他人下車的時候，他看來仍是那副得意的模樣。

他們進入另一個房間，在班德做了一個手勢後，室內的光線仍相當黯淡。此房通向一個側廊，側廊兩邊是許多小房間，每間裏面都有一兩件華麗的容器，有些旁邊還擺著另一個物件，看來好像是影片放映機。

「這都是什麼，班德？」崔維茲問。

班德說：「都是祖先靈房，崔維茲。」

### 50

裴洛拉特很感興趣地四處張望。「我猜，你們把祖先的骨灰葬在這裏？」

「如果你所謂的『葬』，」班德說，「意思是指埋在土裏，那就不算十分正確。我們現在或許身處地底，但這裏是我的宅邸，所以這些骨灰都在我家裏，就像我們現在的情形一樣。在我們的語言中，我們說骨灰是『安厝』此地。」他遲疑了一下，然後又說，「『厝』是表示『宅邸』的古字。」

崔維茲隨便四下望了望。「這些都是你的祖先？有多少？」

「將近一百個。」班德答道，毫不掩飾聲音中的驕傲，「正確的數目是九十四個。當然，最早的那些並非真正的索拉利人，不符合這個名字如今的定義。他們是半性人，分雄性和雌性。那些半性祖先的骨灰壇，總是被下一代兩兩擺在一起。我當然不會走進那些房間，那相當『蒙人羞』。至少，索拉利語是這麼說的，但我不知道你們的銀河標準語怎麼講，你們也許並沒有類似的用語。」

「那些影片呢？」寶綺思說，「我想那些是影片放映機？」

「那些都是日誌，」班德說，「都是他們的生活史。他們在這塊屬地上，選了最鐘愛的部分拍攝這些影像。這意味著他們並未全然逝去，他們的一部分依舊存在。我的自由也包括了隨時能加入他們，我能隨意觀看任何影片的任何部分。」

「可是不會加入那些——蒙人羞的祖先。」

班德將目光移到別處。「不會，」他坦承不諱，「然而我們都有這麼一部分的祖先，這是我們共同的不幸。」

「共同的？那麼其他索拉利人也有這種靈房？」崔維茲問。

「喔，是的，我們全都有。不過要數我的最好、最精緻，也保存得最妥當。」

崔維茲問道：「你是不是已經把自己的靈房準備好了？」

「當然，完全建好了，並且裝潢完畢。在我繼承這塊屬地之後，那是我完成的第一件任務。而在我歸於塵土之後——這樣講比較詩意——我的繼承人便會開始建造自己的靈房，那將是其第一件任務。」

「你有繼承人嗎？」

「到時就會有了，但我的壽命還長得很呢。當我必須離去的時候，便會有個成年的繼承人，成熟到了足以享有這塊屬地，也會有發育完全的葉突，以便進行能量轉換。」

「他會是你的子嗣吧，我猜想。」

「喔，沒錯。」

「可是萬一，」崔維茲說，「有什麼不幸發生呢？我想即使是在索拉利，也會發生一些意外和不幸吧。假使一個索拉利人過早歸於塵土，沒有繼承人接掌，或是繼承人尚未成熟到能享有屬地，那又會如何呢？」

「那可很罕見，在我的世系中，那種事只發生過一次。然而，萬一遇到這種情況，別忘了還有其他的繼承人，等著繼承其他的屬地。有些繼承人已足夠成熟，他們的單親卻足夠年輕，能產生另一個後代，並且等得到那個後代長大成人。這種所謂的『大／小繼承人』之一，就會被指定來繼承無主的屬地。」

「由誰指定呢？」

「我們有個統領委員會，它的少數功能就包括這一項：當有人過早歸於塵土時，負責指定一個繼承人。當然，整個過程都是借著全息傳視進行。」

裴洛拉特說：「可是我問你，既然索拉利人彼此從不見面，倘若某地的某個索拉利人意外地——或在意料之中歸於塵土，又怎麼會有人知道呢？」

班德說：「當我們其中之一歸於塵土後，其屬地所有的電力都會消失。如果沒有繼承人立即接管，這種反常情況終究會被人發現，隨即會展開糾正措施。我向你們保證，我們的社會系統運作得很健全。」

崔維茲說：「我們有沒有可能看看你這裏的影片？」

班德愣了一下，然後說：「全然是由於你不知情，我纔不怪罪你。你剛才的言語既粗魯又卑賤。」

「我為這件事道歉。」崔維茲說，「我不想強迫你，但我們解釋過了，我們很想獲得有關地球的資料。我忽然想到，你這裏最早期的影片，應該是在地球變得有放射性之前拍攝的，因此影片中有可能提到地球，或許還會有詳盡的敘述。我們當然不希望侵犯你的隱私，可是有沒有變通的辦法，例如由你自己查看這些影片，或者讓機器人來做，再將其中的相關資訊告訴我們？當然啦，如果你能體諒我們的動機，並且了解我們為了回報你的好意，會盡全力尊重你的感受，你也許就會讓我們親自觀看這些影片。」

班德以冷峻的語氣說：「我猜你並不知道，你變得愈來愈無禮了。然而，我們可以立刻結束這個話題，因為我可以告訴你，在我的早期半性祖先旁邊，根本沒有任何影片。」

「沒有？」崔維茲的失望百分之百真實。

「這些影片曾經存在過，但即使是你們，也該想象得到裏面會是什麼內容。兩個半性人彼此表示興趣，甚至，」班德清了清喉嚨，有些勉強地說，「互相作用。半性人所有的影片，自然在許多代以前就被銷毀了。」

「其他索拉利人所收藏的呢？」

「全都銷毀了。」

「你能確定嗎？」

「不毀掉那些東西就是瘋子。」

「也許有些索拉利人真瘋了，或者多愁善感，或者過於健忘。我想，請你指引我們前往鄰近的屬地，你該不會反對吧。」

班德瞪著崔維茲，現出一副訝異的表情。「你以為其他索拉利人會像我這般容忍你們？」

「為何不會呢，班德？」

「到時你就知道了。」

「我們必須碰碰運氣。」

「不行，崔維茲。不行，你們都不能去。聽我說。」

後面出現幾個機器人，而班德皺起了眉頭。

「什麼事，班德？」崔維茲突然感到不安。

班德說：「我很喜歡跟你們聊天，並且觀察你們的——怪異言行。這是個空前絕後的經驗，我感到很高興，但我不能記錄到日誌中，或是保存在影片裏。」

「為何不能？」

「我講話給你們聽、我聽你們講話、我帶你們來我的宅邸、我帶你們來祖先靈房，這些都是可恥的行為。」

「我們並非索拉利人，對你而言，我們跟這些機器人一樣微不足道，不是嗎？」

「那只是我幫自己找的藉口，別的索拉利人也許不會接受。」

「你又有什麼顧慮？你有絕對的自由隨心所欲，不是嗎？」

「即使像我們這樣，自由也不是真正絕對的。假使我是這顆行星上唯一的索拉利人，我就有絕對的自由做些甚至更可恥的事。可是這個世界還有其他索拉利人，因此，雖然我們和理想中的自由極為接近，卻未曾真正達到。這顆行星上有一千兩百個索拉利人，若是讓他們知道我做了些什麼，他們全都會瞧不起我。」

「沒有理由要讓他們知道。」

「那倒是實話，你們一抵達此地，我就想到了。在跟你們尋開心的時候，我始終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一定不能讓其他索拉利人知道。」

裴洛拉特說：「如果你的意思是，你擔心我們去別的屬地尋找地球資料，將會為你帶來麻煩，這個嘛，我們自然不會提到先拜訪過你，這點我們心裏有數。」

班德搖了搖頭。「我已經冒了太多的風險。我自己當然不會提到這件事，我的機器人也都不會提到，它們甚至會奉命不得記住這件事。你們的太空船將被帶到地底，我要好好研究它，看看能提供我們什麼……」

「慢著，」崔維茲說，「你想檢查我們的太空艇，你以為我們能在這裏等多久？那是不可能的事。」

「絕非不可能，因為你不會再有表達意見的機會。我很遺憾，我也想跟你們多聊一會兒，討論許多其他的事，可是你們也看得出來，情況變得愈來愈危險。」

「不，絕對沒有。」崔維茲盡力強調。

「喔，絕對有的，小小半性人。恐怕我該採取行動的時候到了，那會是我的祖先在第一時間所採取的行動。我必須將你們殺掉，三個通通殺掉。」

## 第十二章重見天日

### 51

崔維茲立刻轉頭望向寶綺思。只見她毫無表情，面容緊繃，雙眼全神貫注凝視著班德，彷彿忘卻了周遭的一切。

裴洛拉特則張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

崔維茲不知道寶綺思會（或者能夠）做些什麼，他只好勉力擊退排山倒海而來的挫敗感（並非只是想到死亡，主要是想到尚未發現地球的下落，尚未明白他為何選擇蓋婭作為人類未來的藍圖）。他心中很明白，自己必須盡量拖延時間。

他努力保持聲音的平穩與咬字的清晰。「你一直表現得像個謙恭有禮、風度翩翩的索拉利人，班德。我們闖入你的世界，你絲毫不以為忤，還好心地帶我們參觀你的屬地和宅邸，並且回答我們的問題。如果你現在允許我們離去，將更符合你的品格。沒人會知道我們來過這個世界，我們也沒有理由再回來。我們到這裏來的動機很單純，只是想要尋找資料而已。」

「你當然會這麼說，」班德從容道，「如今，你們的命都是跟我借的。你們進入大氣層那一瞬間，性命就不再屬於自己了。當我和你們進行近距離接觸時，我最可能做的——以及應該做的——就是立刻將你們殺掉。然後，我該命令專職機器人解剖你們的屍體，看看外星人士的身體能為我提供什麼知識。

「但是我沒有那麼做，我縱容自己的好奇心，屈服在自己隨和的天性之下。不過現在該適可而止了，我不能再繼續下去。事實上，我已經威脅到索拉利的安全。因為，如果由於我心軟，竟然被你們說服，讓你們安然離去，你們的同類必會接踵而至，現在你們如何保證都沒有用。

「然而，至少我能做到一點，能讓你們死得毫無痛苦。我只消將你們的大腦稍微加熱，使它趨於鈍化。你們不會感到任何痛苦，只是生命就此終止。最後，等到解剖研究完畢，我會用瞬間高熱將你們化為灰燼，這樣一切就結束了。」

崔維茲說：「如果我們非死不可，我不反對迅速而毫無痛苦的死亡。可是我們並沒有犯任何罪，為什麼一定要被處死？」

「你們的到來就是一項罪行。」

「這話根本沒道理，我們無法預知這樣做是有罪的。」

「何種行為構成犯罪，不同的社會自有不同的定義。對你們而言，這個社會也許專斷而且不講理，但我們並不這麼想。這裏是我們的世界，我們有百分之百的權利決定一切，你們犯了錯，就必須受死。」

班德仍然面帶微笑，彷彿只是在愉快地閑聊。他繼續說：「你們的品德也沒有多高尚，不足以作為申訴的藉口。你有一把手銃，它利用微波束激發致命的高熱，這點和我如今的目的相同，可是我能肯定，它所導致的死亡將更殘酷更痛苦許多。如果我沒有把它的能量抽光，卻笨到允許你有行動自由，讓你能將手銃從皮套中拔出來，你現在會毫不猶豫地用它對付我。」

崔維茲甚至不敢再看寶綺思一眼，生怕班德的注意力轉移到她身上。他抱著最後一線希望說：「我求你，就算是發發慈悲，請別這麼做。」

班德突然現出冷酷的表情。「我必須先對自己和我的世界慈悲，所以你們都得死。」

他舉起一隻手，一股黑暗立刻籠罩崔維茲。

### 52

一時之間，崔維茲感到一片黑暗，令他喘不過氣來。他狂亂地想：這就是死亡嗎？

他的思緒彷彿激起了回聲，他聽見一個低微的聲音說：「這就是死亡嗎？」那是裴洛拉特的聲音。

崔維茲試圖開口，結果發現並沒有困難。「何必問呢？」他一面說，一面大大鬆了一口氣，「你還能發問，光憑這一點，就表示這不是死亡。」

「在一些古老的傳說中，死亡之後還有生命。」

「荒謬絕倫。」崔維茲低聲道，「寶綺思？你在這裏嗎，寶綺思？」

沒有任何回答。

裴洛拉特附和著：「寶綺思？寶綺思？葛蘭，發生了什麼事？」

崔維茲說：「班德一定死了。這樣一來，他不能再為這塊屬地供應電力，所以燈光就熄了。」

「可是怎麼會……你是說這是寶綺思乾的？」

「我想應該是的，希望她沒有因此受傷。」在這個完全黑暗的地底世界（只有墻壁中放射性原子的偶然衰變會產生微觀的閃光），他趴在地上，以雙手雙膝爬行。

然後，他摸到一個溫熱柔軟的物體，他來回摸了摸，認出了他抓著的是一條腿。那條腿顯然太過細小，不可能是班德的。「寶綺思？」

那條腿踢了一下，崔維茲只好鬆手。

他說：「寶綺思？說句話啊！」

「我還活著。」寶綺思的聲音傳過來，卻不知為何變了調。

崔維茲說：「可是你還好嗎？」

「不好。」隨著這句話，他們周圍重新亮了起來，只不過相當黯淡。墻壁發出微弱的光芒，毫無規律地時明時暗。

班德垮作一團，像是一堆昏暗的雜物。寶綺思在他身旁，正抱著他的頭。

她抬起頭來，望著崔維茲與裴洛拉特。「這個索拉利人死了。」在幽暗的燈光下，淚水在她的雙頰閃閃發亮。

崔維茲愣了一愣。「你為什麼哭？」

「我殺死了一個有思想、有智慧的生命，難道不該哭嗎？這並非我的本意。」

崔維茲彎下腰，想扶她站起來，她卻將他一把推開。

裴洛拉特跪在她身邊，柔聲道：「拜託，寶綺思，即使是你，也無法令他起死回生。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她讓裴洛拉特把自己扶起來，聲音含糊地說：「班德能做的蓋婭都會做，蓋婭能夠僅僅借著心靈的力量，將宇宙間分佈不均的能量，轉換成適當的功。」

「這點我早就知道。」崔維茲試圖安慰她，卻不太清楚該怎麼說，「我們在太空中相遇的情形，我還記憶猶新，當時你——或者應該說蓋婭——制住了我們的太空艇。當班德奪走我的武器，又令我動彈不得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那件事。他也制服了你，但是我確信，只要你想掙脫，絕對沒有問題。」

「不對，我若企圖掙脫，就一定會失敗。當初，你們的太空艇在我／們／蓋婭的掌握中，」她以悲傷的語調說，「那時我和蓋婭是真正的一體。現在則有超空間的分隔，限制了我／們／蓋婭的效率。此外，蓋婭的所作所為，全有賴於集聚無數大腦而生的力量，但即使如此，我們的大腦全部加起來，也比不上這個索拉利人的轉換葉突。我們無法像他那麼巧妙、那麼有效又毫不疲憊地利用能量。你看，我不能讓這些燈光變得更亮，我也不知再過多久就會筋疲力盡。而班德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能為整個廣大的屬地供應電力。」

「但你制止了他。」崔維茲說。

「因為他並未察覺我的力量，」寶綺思說，「而且因為我什麼也沒做，並沒有讓我的力量曝光。所以他並未懷疑我，也就沒有特別注意我。他將精神全部集中在你身上，崔維茲，因為你帶著武器——再次證明你武裝自己是明智之舉。而我必須等待機會，借著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擊制服班德。當他即將殺害我們，當他全副心神集中在那個行動，以及集中在你身上的時候，我就有了出手的機會。」

「那一擊相當漂亮。」

「這麼殘酷的話你如何說得出口，崔維茲？我的本意只是制止他，僅僅希望阻絕他的轉換葉突。我的打算是，當他想要毀滅我們的時候，將發現根本辦不到，反之，我們周圍的照明會突然熄滅。在他驚訝不已的那一瞬間，我就收緊我的掌握，使他進入長時間的正常睡眠狀態，再將他的轉換葉突松開。這樣電力即可維持不斷，我們便能逃出這座宅邸，返回太空艇，盡快離開這顆行星。我希望做到的是，當班德終於醒來的時候，會忘記見到我們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不必殺生就能辦到的事，蓋婭不會因此濫殺無辜。」

「哪裏出了差錯呢，寶綺思？」裴洛拉特柔聲問道。

「我從未接觸過像轉換葉突這樣的東西，我沒時間詳加研究，以便了解它的構造。我只能猛力展開我的阻絕行動，可是顯然做得不正確。受到阻絕的並非能量入口，而是能量出口。在一般情況下，能量源源不絕迅速灌入葉突，大腦則以相同速度排出那些能量，以保護本身不至受損。可是，一旦我阻絕了出口，能量馬上累積在葉突中，在極短時間內，大腦溫度遽然升高，使其中的蛋白質急速鈍化，然後他就死了。當燈光盡數熄滅時，我立即收回阻絕的力量，但是，當然已經太晚了。」

「我看不出除了這樣做，你還能有什麼別的辦法，親愛的。」裴洛拉特說。

「想到我竟然殺了人，你怎麼講都無法安慰我。」

「班德眼看就要殺掉我們。」崔維茲說。

「因此我們要制止他，而不是殺害他。」

崔維茲猶豫了一下，他不希望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因為他實在不願惹寶綺思生氣，或令她更心煩。畢竟，在這個充滿強烈敵意的世界上，她是他們唯一的防衛武器。

他說：「寶綺思，別再遺憾班德的死亡，現在我們該考慮別的了。由於他的死，這塊屬地所有的電力都消失了，其他索拉利人遲早會發現這個事實——或許不會遲只會早。他們將不得不展開調查，假如幾個索拉利人聯手攻擊我們，我認為你根本無法抵禦。而且，正如你自己也承認的，你現在勉強供應的有限電力，將無法持續太久。所以說，當務之急是趕快回到地面，鉆進我們的太空艇，一刻也耽誤不得。」

「可是，葛蘭，」裴洛拉特說，「我們該怎麼做呢？我們剛才走了好幾公里彎彎曲曲的路，我猜這下面一定跟迷宮差不多。就我個人而言，我對如何回到地面毫無概念，我的方向感一向很差。」

崔維茲四下看了看，明白裴洛拉特說的完全正確。他說：「我猜通向地面的出口應該很多，我們不一定要找原來那個。」

「可是出口的位置我們一個也不知道，又要從何找起呢？」

崔維茲再次轉向寶綺思。「你用精神力量，能否偵測到任何有助於找到出路的線索？」

寶綺思說：「這塊屬地的機器人都停擺了。在我們正上方，我可以偵測到一息微弱的次智慧生命，但這只能說明地面在正上方，這點我們早就知道了。」

「好吧，那麼，」崔維茲說，「我們只好自己尋找出口。」

「瞎闖亂撞？」裴洛拉特被這個提議嚇了一跳，「我們永遠不會成功。」

「或許可以，詹諾夫。」崔維茲說，「只要我們動手找，不論機會多麼小，總有逃出去的機會。否則我們只好待在這裏，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會成功。來吧，一線希望總比毫無希望強。」

「慢著，」寶綺思說，「我的確偵測到了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崔維茲問。

「一個心靈。」

「有智慧嗎？」

「有，可是我想智慧有限。不過，我感到最清楚的，卻是另一種訊息。」

「是什麼？」崔維茲再度壓制住不耐煩的情緒。

「恐懼！無法忍受的恐懼！」寶綺思細聲道。

### 53

崔維茲愁眉苦臉地四下張望。他雖然知道剛纔是從哪裏進來的，但他不會因此產生幻想，認為他們有可能原路折回。畢竟，他對那些拐彎抹角的道路未曾留心。誰會想到他們竟然落到這個地步，不得不自行折返，只有明滅不定的幽暗光芒為他們指路。

他說：「你認為自己有辦法啟動那輛車嗎，寶綺思？」

寶綺思說：「我確定自己做得到，崔維茲，但那並不表示我會駕駛。」

裴洛拉特說：「我想班德是靠精神力量駕駛的。車子在行駛的時候，我沒看到他碰過任何東西。」

寶綺思溫柔地說：「沒錯，裴，他用的是精神力量，可是該如何使用精神力量呢？你當然會說是借著操縱裝置，這點絕對沒錯，但我若不熟悉操縱裝置的使用方法，就根本毫無幫助，對不對？」

「你好歹試一試。」崔維茲說。

「如果要去試，我必須將全副心神放在它上面，這樣一來，我懷疑自己是否還能維持照明的燈光。即使我學會了如何操縱，在黑暗中這輛車子也幫不上什麼忙。」

「我想，看來我們必須徒步遊蕩了？」

「恐怕只好這樣了。」

崔維茲凝視著前方，除了他們近旁籠罩著幽暗的光芒，此外盡皆是厚實沉重的黑暗。他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到。

他說：「寶綺思，你還能感受到那個受驚的心靈嗎？」

「還可以。」

「你能不能分辨它在哪裏？能不能帶領我們到那裏去？」

「精神感應是直線行進的，幾乎不會被普通物質折射，所以我能判斷它是來自那個方向。」

她直指著黑漆漆的墻壁，繼續說：「但我們不能穿墻而過，最好的辦法就是沿著迴廊走，一路選擇感應變得愈來愈強的方向。簡單地說，我們得玩一玩『跟著感覺走』的遊戲。」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裴洛拉特卻躊躇不前。「慢著，葛蘭，不論那是什麼東西，我們真想找到它嗎？如果它感到恐懼，或許我們同樣會有恐懼的理由。」

崔維茲不耐煩地搖了搖頭。「我們毫無選擇餘地，詹諾夫。不論它是否感到恐懼，總是一個心靈，它可能會願意指點我們——或者我們能設法叫它指點回到地面的途徑。」

「而我們就讓班德躺在這裏？」裴洛拉特語帶不安地說。

崔維茲抓住他的手肘。「來吧，詹諾夫，這點我們也沒有選擇。終究會有某個索拉利人重新啟動這個地方，然後某個機器人就會發現班德，會為他料理後事——我希望是在我們安然離去之後。」

他讓寶綺思在前面帶路，不論走到哪裏，她身邊的燈光總是最亮。在每一個門口，以及迴廊的每個岔路，她都會停下腳步，試圖感知那股恐懼來自何方。有時她會在走進一扇門或繞過某個彎路後，又重新折返，嘗試另一條路徑。崔維茲只能袖手旁觀，一點也幫不上忙。

每當寶綺思下定決心，堅決地朝某個方向前進時，她前方的燈光便會亮起來。崔維茲注意到，現在這些燈光似乎較為明亮——可能是由於他的眼睛適應了昏暗的環境，也可能是寶綺思學會了如何更有效地轉換能量。有一次，遇到一根那種插入地底的金屬棒，她便將手放在上面，燈光的亮度立時顯著增強。她點了點頭，好像感到十分滿意。

沿途未見任何熟悉的事物，因此幾乎可以肯定，他們現在走過的地方，是這座曲折迂迴的地底宅邸另外一部分，他們進來的時候並未經過這裏。

崔維茲一路注意觀察，想要尋找陡然上升的迴廊，有時又將注意力轉向天花板，試圖找出活門的痕跡。結果他一直沒有任何發現，那受驚的心靈仍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他們走在寂靜中，唯一的聲音是自己的腳步聲；走在黑暗裏，唯一的光芒緊緊包圍他們身邊；走在死亡的幽谷內，唯一的活物就是他們自己。他們偶爾會發現一兩個朦朧的機器人身軀，在昏暗中或立或坐，個個一動不動。有一次，他們看到一個側臥的機器人，四肢擺出一種古怪的僵凝姿勢。崔維茲想，當電力消失時，它一定處於某種不平衡狀態，於是立刻倒了下來。不論班德是死是活，都無法影響重力的作用。也許在班德的廣大屬地各個角落，所有的機器人皆已停擺，或立或臥僵在原地，而在屬地的邊界，這種情形一定很快會被發現。

但也或許不會，他突然又這麼想。當索拉利的一分子即將由於衰老而死亡時，索拉利人應該通通知道，整個世界都會有所警覺，並且預先作好準備。然而，班德正處於盛年，他現在突然暴斃，根本不可能有任何預兆。誰會知道？誰會預期這種結果？誰又會期待整個屬地停擺呢？

不對（崔維茲將樂觀與自我安慰拋在腦後，那會引誘自己變得太過自信，實在太危險了），班德屬地所有的活動皆已停止，索拉利人一定會注意到，然後就會立即採取行動。他們都對繼承屬地有極大的興趣，不會對他人的死亡置之不理。

裴洛拉特悶悶不樂地喃喃說道：「通風系統停止了。像這種位於地底的場所，一定得保持通風良好。原本有班德供應電力，但現在它已不再運轉。」

「沒關係，詹諾夫。」崔維茲說，「在這個空曠的地底世界中，還有足夠的空氣讓我們活好幾年。」

「我仍然悶得發慌，是心理上的難過。」

「拜託，詹諾夫，別染上了幽閉恐懼癥。寶綺思，我們接近些了嗎？」

「近多了，崔維茲。」她答道，「感覺變強許多，我對它的位置也更清楚了。」

她邁出的腳步更為堅定，在需要選擇方向時也不再那麼猶豫。

「那裏！那裏！」她說，「我強烈感覺到了。」

崔維茲不以為然地說：「現在就連我也聽得到了。」

三個人停下腳步，自然而然屏住了氣息。他們可以聽到一陣輕柔的嗚咽，還夾雜著氣喘吁吁的啜泣。

他們循聲走進一個大房間，燈光亮起後，他們看到裏面滿是色彩繽紛的陳設，跟原先所見的房間都完全不同。

房間正中央有個機器人，它微彎著腰，伸出雙臂，像是正準備做個親暱的動作。不過，當然，它僵在那裏一動不動。

機器人身後傳來一陣衣衫拍動的聲音。一隻睜得圓圓的眼睛畏畏縮縮地從後面探出來，那種令人心碎的啜泣聲則一直不斷。

崔維茲沖到機器人後面。只聽得一聲尖叫，一個矮小身形從另一側冒出來，隨即摔倒在地，躺在那裏用手矇住眼睛，兩腿胡亂猛踢，彷彿要逐退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同時繼續不斷尖叫，尖叫——

寶綺思說：「是個孩子！」這句話根本是多餘的。

### 54

崔維茲向後退了幾步，感到十分不解。一個孩子在這裏做什麼？班德對自己的絕對孤獨多麼自傲，而且還極力強調這一點。

面對曖昧不明之事，裴洛拉特比較不會訴諸理性分析。他立刻想到答案，脫口而出：「我想這就是繼承人。」

「是班德的孩子，」寶綺思表示同意，「可是太小了。我想他無法成為繼承人，索拉利人得另外找人繼承。」

她凝視著這個孩子，但並非目不轉睛地瞪著他，而是用一種輕柔的、帶有催眠作用的目光。那孩子果然漸漸靜下來，他睜開雙眼，回望著寶綺思，原本的叫喊變成了偶爾一下的輕聲抽噎。

寶綺思發出一些具有安撫作用的聲音，雖然斷斷續續，沒有什麼意義，但目的只是要加強鎮定效果。她彷彿在用精神指尖，輕撫那孩子陌生的心靈，設法撫平其中紊亂不堪的情緒。

那孩子慢慢爬起來，目光一直沒有離開寶綺思。他搖搖晃晃地站了一會兒，突然沖向那個既無動作又沒聲音的機器人，緊緊抱著機器人粗壯的大腿，彷彿渴望從中得到一點安全感。

崔維茲說：「我猜那個機器人是他的——保姆，或說管理員。我猜索拉利人無法照顧另一個索拉利人，甚至無法照顧自己親生的孩子。」

裴洛拉特說：「我猜這孩子也是雌雄同體。」

「一定是。」崔維茲說。

寶綺思的心思仍然全放在那孩子身上。她慢慢向他走去，雙手斜舉，手掌朝著自己，彷彿強調並沒有抓住他的意圖。那孩子現在不哭了，看到寶綺思走過來，他把機器人抱得更緊。

寶綺思說：「來，孩子——溫暖。孩子——柔軟，溫暖，舒適，安全。孩子——安全——安全。」

她停了下來，頭也不回地壓低聲音說：「裴，用他的語言跟他講。告訴他我們都是機器人，因為這裏停電，所以我們來照顧他。」

「機器人！」裴洛拉特嚇了一跳。

「我們必須這樣自我介紹。他不怕機器人，但他從未見過人類，也許甚至無法想象人類是什麼。」

裴洛拉特說：「我不知道能否想出正確的說法，也不知道『機器人』的古語是什麼。」

「那就直接說『機器人』吧，裴。如果不管用，就改說『鐵打的東西』，反正盡量說就對了。」

裴洛拉特開始慢慢地、一字一頓地說著古銀河語。那孩子望著他，緊緊皺著眉頭，像是試圖了解他在說些什麼。

崔維茲說：「你在跟他溝通的時候，最好順便問問如何才能出去。」

寶綺思說：「不，暫時不要。先建立信心，再問問題。」

那孩子一面望著裴洛拉特，一面慢慢松開機器人。他說了幾句話，聲音高亢且有韻律。

裴洛拉特慌忙道：「他講得太快，我聽不懂。」

寶綺思說：「請他慢慢再講一遍。我在盡全力消除他的恐懼，讓他保持鎮靜。」

裴洛拉特又聽了一遍那孩子說的話，然後說：「我想他在問健比為什麼不動了，健比一定就是這個機器人。」

「再確定一下，裴。」

裴洛拉特跟那孩子再談了幾句，又說：「沒錯，健比就是這個機器人，而這孩子管自己叫菲龍。」

「太好了！」寶綺思對那孩子微微一笑，那是個燦爛而開心的笑容。她伸手指指他，然後說：「菲龍，乖菲龍，勇敢的菲龍。」又將一隻手放在自己胸前，「寶綺思。」

那孩子也露出微笑，當他展現笑容時，看起來非常討人喜歡。「寶綺思。」他說，其中那個「思」的發音有點不正確。

崔維茲說：「寶綺思，如果你能啟動這個叫健比的機器人，它也許能告訴我們一些我們想知道的事。裴洛拉特可以跟它溝通，不會比跟這孩子溝通更困難。」

「不行，」寶綺思說，「那樣會出問題。這個機器人的首要任務是保護這孩子，如果它啟動後，立即發覺我們這幾個陌生的人類，它或許會立即攻擊我們，因為這裏不該有任何陌生人。到時我若被迫令它停擺，它就無法提供我們任何訊息，而這孩子，看到心目中唯一的親人再度停擺。唉，我就是不要那麼做。」

「可是我們都聽說過，」裴洛拉特柔聲道，「機器人一律不能傷害人類。」

「我們的確聽說過，」寶綺思說，「可是沒有人告訴我們，這些索拉利人設計的是何種機器人。即使這個機器人設計成不能傷害人類，它也必須作出抉擇。一邊是它的孩子，或說幾乎是它的孩子；另一邊卻是三個陌生物件，它也許根本認不出我們是人類，只會把我們當成非法闖入者。它自然會選擇保護孩子，而對我們發動攻擊。」

她再度轉身面對那孩子。「菲龍，」她說，「寶綺思，」她指了指自己，接著又指向其他兩人，「裴，崔。」

「裴，崔。」孩子乖順地跟著說。

她向那孩子走近些，雙手慢慢接近他。他一面望著她，一面向後退了一步。

「冷靜，菲龍。」寶綺思說，「乖乖，菲龍。摸摸，菲龍。好乖，菲龍。」

他向她走近一步，寶綺思鬆了一口氣。「乖，菲龍。」

她摸了摸菲龍裸露在外的臂膀，他跟他的單親一樣，只穿了一件長袍，前胸敞開，下面系著一條腰布。她只輕輕摸了一下，就趕緊移開手，等了一會兒，才將手放回他的手臂上，輕柔地撫摸著。

在寶綺思心靈的強力鎮靜作用下，那孩子微微閉上眼睛。

寶綺思的雙手慢慢往上移，動作很輕，幾乎沒有觸摸到他的肌膚。她兩隻手一路摸到孩子的肩膀、頸部、耳朵，最後伸進棕色長發中，來到雙耳後方偏上的部位。

她隨即放下雙手，說道：「轉換葉突還小，頭蓋骨尚未發育完全。目前那裏只有一層硬質皮膚，等到葉突長成後，它會向外鼓脹，被頭蓋骨圍起來。這就代表說，如今他還無法控制這塊屬地，甚至無法啟動屬於他的機器人——問問他幾歲了，裴。」

經過一番交談後，裴洛拉特說：「他今年十四歲，如果我沒弄錯的話。」

崔維茲說：「他看起來比較像十一歲。」

寶綺思說：「這個世界所採用的年，長度也許和銀河標準年不盡相同。此外，據說太空族擁有倍增的壽命，如果索拉利人跟其他太空族一樣，他們或許也延長了發育期，總之我們不能以年齡為準。」

崔維茲不耐煩地咂咂舌頭。「別再討論人類學了，我們必須趕快到達地面。我們溝通的對象是個孩子，所以我們可能只是在浪費時間。他也許不知道通往地面的途徑，也可能從來沒有到過地面。」

寶綺思說：「裴！」

裴洛拉特明白她的意思，馬上又跟菲龍討論起來，這次花的時間比前幾次都要長。

最後他終於說：「這孩子知道什麼是太陽，他說自己曾看到過。我想他也見過樹木，但他的反應好像不確定那個詞匯的意義，至少不確定我所用的那個詞匯……」

「好了，詹諾夫，」崔維茲說，「拜託言歸正傳吧。」

「我告訴菲龍，如果他能帶我們到地面去，我們也許就有辦法啟動那個機器人。事實上，我說的是我們『就會』啟動那個機器人。你認為我們可能做得到嗎？」

崔維茲說：「這件事我們待會兒再操心，他有沒有說願意為我們帶路？」

「有。可是我剛纔想，如果我作出承諾，你也知道，這孩子就會更熱心。我認為，我們在冒著令他失望的危險……」

「走吧，」崔維茲說，「我們立刻出發。如果我們困在地底，所有的事情都是紙上談兵。」

裴洛拉特又對那孩子說了幾句話，那孩子便開始向前走，不久他又停下腳步，回頭望著寶綺思。

寶綺思伸出手來，兩人便手牽著手一起走。

「我是他的新機器人。」她露出淡淡的微笑。

「他好像相當滿意。」崔維茲說。

菲龍一路蹦蹦跳跳，崔維茲心中突然閃過一個疑問，他現在這麼開心，只是寶綺思費盡心血的結果嗎？或是除此之外，又加上他有機會再度去地面玩耍，還得到三個新的機器人，所以才會這樣興奮？或者，他變得如此興高采烈，是因為想到保姆健比會活過來？這都沒什麼關係，只要這孩子肯帶路就行。

孩子的步伐似乎沒有任何遲疑，每當遇到岔路，他都毫不猶豫便做出選擇。他真的知道自己走向哪裏嗎？或者這只是小孩子無意義的行動？他只是在玩遊戲，根本沒有明確的目的地？

可是，從變得稍微沉重的腳步，崔維茲意識到自己正在上坡。而那個孩子，則一面信心十足地蹦蹦跳跳，一面指著前方，嘰哩呱啦說個不停。

崔維茲望向裴洛拉特，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然後說：「我想，他說的是『門口』。」

「我希望你所想的正確無誤。」崔維茲說。

此時孩子掙脫了寶綺思的手，飛快向前奔去。不久，他伸手指著某處地板，那裏的顏色似乎比周圍深。他踏上那塊地板，原地跳了幾下，然後轉過頭來，露出明顯的沮喪表情，又用尖銳的聲音說了一大串。

寶綺思做個鬼臉。「我得負責供應電力，這會令我筋疲力盡。」

她的臉微微轉紅，燈光則變暗了點，但菲龍面前的一扇門卻打了開，他立刻發出女高音般的歡呼。

那孩子沖出門外，兩位男士緊跟在後。寶綺思是最後一個出來的，當那扇門快要關上的時候，她回頭望了望，裏面已經一片漆黑。然後她停下腳步，稍微喘了一口氣，看來相當疲倦。

「好啦，」裴洛拉特說：「我們出來了，太空艇在哪裏？」

現在他們全部來到戶外，沐浴在仍算明亮的夕陽下。

崔維茲喃喃說道：「我覺得好像在那個方向。」

「我也這麼覺得，」寶綺思說，「我們走吧。」她說完就伸手去牽菲龍。

除了風聲，以及一些動物的叫聲與走動聲之外，四周可謂一片靜寂。他們在途中遇到一個機器人，一動不動地站在一棵樹旁邊，手中抱著一個功用不明的物體。

裴洛拉特顯然是出於好奇，朝那個方向邁出一步，崔維茲卻趕緊說：「不關我們的事，詹諾夫，繼續走。」

不久，他們又遠遠看到另一個機器人癱在地上。

崔維茲說：「我想方圓百公里內，一定到處是放倒的機器人。」然後他又得意洋洋地說：「啊，太空艇在那裏。」

他們馬上加快腳步，突然間卻又停了下來。菲龍扯著喉嚨發出興奮的尖叫。

太空艇附近，停著一艘顯得相當原始的航空器，它的旋翼看來不但浪費能量，而且十分脆弱。在那具航空器旁邊，介於他們四人與太空艇之間，站著四個狀似人類的身形。

「太遲了，」崔維茲說，「我們浪費了太多時間。現在怎麼辦？」

裴洛拉特以困惑的口吻說：「四個索拉利人？這不可能。他們當然不會做這樣的實質接觸，你想這些是全息影像嗎？」

「它們是百分之百的實體，」寶綺思說，「這點我能肯定，但它們並不是索拉利人。這些心靈我絕不會弄錯，它們是機器人。」

### 55

「好吧，那麼，」崔維茲帶著倦意說，「前進！」他繼續以沉著的步伐向太空艇走去，其他三人跟在他後面。

裴洛拉特有點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你打算怎麼辦？」

「它們若是機器人，就必須服從命令。」

那幾個機器人正在等候他們四人。走近之後，崔維茲開始仔細打量它們。

沒錯，它們一定是機器人。它們的臉部看來彷彿有皮有肉，但是毫無表情，顯得相當詭異。它們都穿著制服，除了臉部之外，沒有暴露一平方釐米的肌膚，連雙手都戴著不透明的薄手套。

崔維茲隨便做了一個手勢，那是個明確而直接的身體語言，意思是要它們讓開。

那些機器人並沒有動。

崔維茲低聲對裴洛拉特說：「講出我的意思來，詹諾夫，語氣要堅決。」

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以很不自然的男中音慢慢地說，同時也像崔維茲那樣，揮手錶示要它們讓開。然後，其中一個似乎高一點的機器人，以冰冷而犀利的聲音答了幾句。

裴洛拉特轉頭對崔維茲說：「我想，它說我們是外星人士。」

「告訴它說我們是人類，它必須服從我們。」

此時那機器人再度開口，說的是口音奇特但不難懂的銀河標準語。「我了解你的話，外星人士。我會說銀河標準語，我們是守護機器人。」

「那麼，你聽到我剛才說的話了，我們是人類，你們必須服從我們。」

「外星人士，我們的程序只讓我們服從地主的命令，而你們既不是地主又不是索拉利人。班德地主對常規接觸未作回應，因此我們前來進行實地調查，這是我們的職責。我們發現了一艘並非索拉利出廠的太空船，還有幾個外星人士，而班德的機器人則全部停擺。班德地主在哪裏？」

崔維茲搖了搖頭，以緩慢而清晰的聲音說：「我們完全不明白你說些什麼，我們船上的電腦出了點問題，將我們帶到這顆陌生的行星附近，這並不是我們的本意。我們登陸此地，是想找出目前的位置，卻發現所有的機器人都已停擺，我們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解釋不可信。如果這塊屬地上所有的機器人都停擺，所有的電力通通消失，那麼班德地主一定死了。他剛好在你們著陸之際死亡，如果說只是巧合，那是不合邏輯的假設，其中一定有某種因果關係。」

崔維茲又說：「可是電力並沒有消失啊，你和其他幾個機器人都還能活動。」他這樣說只是為了混淆視聽，以顯示他是個局外人，對這裏的狀況毫不知情，藉以洗脫自己的嫌疑。

那機器人說：「我們是守護機器人，我們不屬於任何地主，而是屬於整個世界。我們以核能為動力，不受任何地主控制。我再問一遍，班德地主在哪裏？」

崔維茲四下看了看，裴洛拉特顯得憂心忡忡，寶綺思則緊抿嘴脣，但看來還算冷靜。菲龍全身發抖，好在寶綺思將手放到他肩上，他才變得堅強一點，臉上的恐懼也消失了。（寶綺思在設法令他鎮定嗎？）

那機器人說：「再問一次，這是最後一次，班德地主在哪裏？」

「我不知道。」崔維茲繃著臉說。

那機器人點了點頭，它的兩個同伴便迅速離去。然後它說：「我的守護者同僚將搜索這所宅邸，在此期間，你們將被留置此地接受盤問。把你佩掛在腰際兩側的東西交給我。」

崔維茲退了一步。「這些東西不會傷人。」

「別再亂動。我沒問它們會不會傷人，我要你把它們交出來。」

「不行。」

那機器人迅速向前邁出一步，猛然伸出手臂，崔維茲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機器人一隻手已搭上他的肩頭。那隻手用力收緊，同時向下猛壓，令崔維茲跪了下來。

那機器人又說：「交出來。」它伸出另一隻手。

「不。」崔維茲喘著氣說。

此時寶綺思沖過去，將手銃從皮套中掏出來。崔維茲遭到機器人鉗制，根本無法阻止她的行動。寶綺思將手銃遞給那機器人。「給你，守護者，」她說，「並請你稍等一下——這是另一件，現在放開我的同伴。」

那機器人握著兩件武器向後退去，崔維茲慢慢站起來，猛搓著左肩，臉孔痛苦地扭曲。

（菲龍開始輕聲抽噎，心慌意亂的裴洛拉特連忙將他抱起來，緊緊摟著他。）

寶綺思以極其憤怒的語氣，對崔維茲悄聲道：「你為什麼要跟它鬥？它用兩根指頭就能把你捏死。」

崔維茲哼了一聲，咬牙切齒地說：「你為什麼不對付它？」

「我在試啊，但這需要時間。它的心靈沒有空隙，程序設計得精密無比，我根本找不到漏洞可鉆。我必須好好研究一下，你得設法拖延時間。」

「別研究它的心靈，把它摧毀就行了。」崔維茲說這句話時幾乎沒有發出聲音。

寶綺思向那個機器人瞥了一眼，看到它正專注地研究那兩件武器，而留在它身邊的另一個機器人，則負責看守他們這些外星人士。對於崔維茲與寶綺思之間的耳語，它們兩個似乎都沒興趣。

寶綺思說：「不行，不能摧毀它。在先前那個世界，我們殺害過一隻狗，又傷了另一隻，而在這個世界，你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她又很快瞥了一下那兩個守護機器人，「蓋婭從不無故屠殺生靈，我需要時間來和平解決。」

她後退了幾步，雙眼緊盯著那個機器人。

那機器人說：「這兩件是武器。」

「不是。」崔維茲說。

「是的，」寶綺思說，「不過它們現在失效了，它們的能量已經被抽光。」

「真是這樣嗎？你們為何要攜帶能量被抽光的武器？也許它們還有些能量。」那機器人抓起其中一件，將拇指放在正確的位置上，「是這樣啟動的嗎？」

「沒錯。」寶綺思說，「假如它還存著能量，你用力一壓，它就會被啟動——但是它沒有能量。」

「確定嗎？」那機器人將武器對準崔維茲，「你還敢說如果我啟動，它不會生效？」

「它不會生效。」寶綺思說。

崔維茲僵在那裏，連話都講不清楚。在班德將手銃中的能量抽光後，他曾試過一次，證實它已經完全失效。可是那機器人拿的是神經鞭，崔維茲並未測試過。

即使神經鞭殘存一點點能量，也足以刺激痛覺神經，而崔維茲將產生的感覺，會讓剛才那一抓好像親暱的愛撫。

在「艦隊學院」受訓時，崔維茲跟每個學員一樣，曾被迫接受神經鞭的輕微一擊。那只是要讓他們嘗嘗滋味，崔維茲覺得一次就綽綽有餘。

那機器人啟動了武器，一時之間，崔維茲喫力地咬緊牙關，然後又慢慢放鬆——神經鞭的能量也全被抽光了。

那機器人瞪了崔維茲一眼，再將兩件武器丟到一旁。「這些武器怎麼會被抽光能量？」它質問道，「如果它們失效了，你為什麼還要帶在身上？」

崔維茲說：「我習慣了這個重量，即使能量沒了，我仍然會隨身攜帶。」

那機器人說：「這樣講根本沒道理，你們都被捕了。你們將接受進一步的盤問，而如果地主們作出決定，你們就會被停擺。怎樣打開這艘太空船？我們必須進去搜查。」

「那樣做沒什麼用的。」崔維茲說，「你不了解它的構造。」

「即使我不懂，地主們也會懂得。」

「他們也不會了解。」

「那麼你就得解釋清楚，讓他們能夠了解。」

「我不會那樣做。」

「那麼你就會被停擺。」

「我停擺了，你就得不到任何解釋。不過我想，即使作出解釋，我一樣會被停擺。」

寶綺思喃喃地說：「繼續下去，我逐漸解開它腦部的運作奧祕了。」

那機器人並未理會寶綺思。（是她造成的結果嗎？崔維茲這麼想，而且極度希望真是這樣。）

那機器人將注意力牢牢罩在崔維茲身上。「如果你製造麻煩，我們將令你部分停擺。我們會損壞你，然後你就會把我們想知道的告訴我們。」

裴洛拉特突然喊道：「慢著，你不能這麼做。守護者，你不能這麼做。」聲音聽來好像他被掐住了脖子。

「我接受了詳盡的指令，」那機器人以平靜的語氣說，「我可以這樣做。我會盡量減少損壞的程度，只要能問出答案就好。」

「可是你不能這麼做，絕對不能。我是外星人士，我的兩個同伴也一樣。可是這孩子，」裴洛拉特看了看仍抱在手中的菲龍，「是個索拉利人。他會告訴你該做些什麼，你必須服從他。」

菲龍張大眼睛望著裴洛拉特，但是眼神似乎很空洞。

寶綺思拼命搖頭，可是裴洛拉特望著她，現出一副不解的神情。

那機器人的目光在菲龍身上停了一下，然後它說：「這個兒童一點都不重要，他沒有轉換葉突。」

「他尚未擁有發育完成的轉換葉突，」裴洛拉特喘著氣說，「但他將來總會有的，他是個索拉利兒童。」

「他是個兒童，但他沒有發育完成的轉換葉突，所以不能算是索拉利人。我沒有必要聽從他的命令，也沒有必要保護他。」

「但他是班德地主唯一的子嗣。」

「是嗎？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就像過度興奮時一樣，裴洛拉特又結巴了。「怎……怎麼會有其他小孩在這塊屬地上？」

「你怎麼知道不會另有十幾個？」

「你看到其他小孩了嗎？」

「現在是我在發問。」

此時，另一個機器人拍拍那機器人的手臂，轉移了它的注意力。剛才被派去搜索宅邸的兩個機器人，現在正快步跑回來，然而腳步有些踉蹌。

突然間一片鴉雀無聲，直到它們來到近前，其中一個才以索拉利語開始說話。它一番話講完之後，四個機器人似乎都失去了彈性。一時之間，它們顯得萎靡不振，像是泄了氣一樣。

裴洛拉特說：「它們找到班德了。」崔維茲根本來不及揮手阻止他。

那機器人慢慢轉過身來，以含糊不清的聲音說：「班德地主死了。可是你們剛才那句話告訴我們，你們已經知曉這件事實。怎麼會這樣呢？」

「我怎麼知道？」崔維茲兇巴巴地說。

「你們知道他死了，你們知道在裏面能找到他的屍體。除非你們曾經到過那裏，除非就是你們結束了他的生命，否則你們怎能知道？」那機器人的發音漸漸恢復正常，表示它已經消化了這個震撼，變得比較可以承受了。

此時崔維茲說：「我們怎能殺死班德？他擁有轉換葉突，能在瞬間將我們摧毀。」

「你怎知道轉換葉突能做和不能做些什麼？」

「你剛才提到了轉換葉突。」

「我只不過提到而已，並沒有描述它的特性或功能。」

「我們從一場夢中得知的。」

「這個答案並不可信。」

崔維茲說：「你假設我們導致班德死亡，這同樣不可信。」

裴洛拉特補充道：「而且無論如何，班德地主若是死了，這塊屬地現在就由菲龍地主控制。地主在這裏，你們必須服從他。」

「我解釋過了，」那機器人說，「轉換葉突尚未發育完成的兒童，不能算是索拉利人，因此他不能成為繼承人。我們報告了這個壞消息之後，另一個年齡適當的繼承人會盡快飛來。」

「菲龍地主又怎麼辦？」

「根本沒有所謂的菲龍地主。他只是個兒童，而我們的兒童過剩，他會被銷毀。」

寶綺思激動地說：「你不敢。他好歹是個孩子！」

「並不一定由我執行這個行動，」那機器人說，「而且絕非由我作成決定，這要由所有的地主達成共識。然而，在兒童過剩時期，我很清楚他們的決定會是什麼。」

「不行，我說不行。」

「不會有任何痛苦的。但另一艘航具就快到了，當務之急是進入原先的班德宅邸，召開一次全息審議會，以便產生繼承人，並決定怎樣處置你們。把那個兒童交給我。」

寶綺思從裴洛拉特懷中，將陷入半昏迷的菲龍一把搶過來。她緊緊抱著他，試圖用肩膀支撐他的重量，並且說：「不準碰這孩子。」

那機器人再度猛然伸出手臂，同時邁出腳步，想要抓走菲龍。但在它展開行動之前，寶綺思早已迅速閃到一側。然而機器人卻繼續前進，彷彿寶綺思仍站在原地。接著，它全身僵硬地向前栽倒，以雙腳腳尖為樞軸，直挺挺撲向地面。其他三個機器人則站在原處靜止不動，眼神一律渙散無光。

寶綺思開始哭泣，還帶著幾分憤怒。「我幾乎找到了適當的控制法，它卻不給我最後一點時間。我沒有選擇餘地，只好先下手為強，現在這四個都停擺了。趁著援軍尚未降落，我們趕緊上太空艇吧。我現在身心俱疲，再也無法對付其他機器人了。」

## 第五篇梅爾波美尼亞

## 第十三章遠離索拉利

### 56

離去的過程可謂一團混亂。崔維茲撿起那兩件已經失效的武器，打開氣閘，一夥人便跌跌撞撞進了太空艇。直到他們飛離地表，崔維茲才注意到菲龍也被帶了上來。

若非索拉利人的飛航技術並不高明，他們也許就無法及時逃脫。那艘前來增援的索拉利航空器，花在降落與著地的時間簡直長得不像話。反之，遠星號的電腦幾乎在一剎那間，就讓這艘重力太空艇垂直升空。

以如此高速升空，原本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加速效應，但由於遠星號隔絕了重力作用，慣性也就因而消失，所以能將加速效應完全除去。縱然如此，它卻無法消除空氣阻力的效應，是以外殼溫度急遽上升，增溫速率遠遠超過艦隊規定（或太空艇規範）的合理上限。

升空時，他們看到第二艘索拉利航空器已經降落，此外還有幾艘正在接近。崔維茲不知道寶綺思能對付多少機器人，但他判斷，他們若在地面多耽擱十五分鐘，一定就會被大羣機器人吞沒。

一旦進入太空（或說幾乎到達太空），周圍只剩「行星外氣層」的稀薄分子」，崔維茲立刻朝行星的夜面飛去。那只是一段很短的航程，因為他們離開地表時，正巧是日落時分。在黑暗中，遠星號可以較快冷卻，並能繼續循著螺線緩緩飛離這顆行星。

此時，裴洛拉特從他和寶綺思共用的艙房走出來。他說：「那孩子現在安穩地睡著了。我們曾教他如何使用廁所，他學來毫不費力。」

「這沒什麼好驚訝的，那座宅邸中一定有類似的設備。」

「我在那裏一間也沒看到，其實我一直在找。」裴洛拉特若有所感地說，「要是我們再遲一刻回太空艇，我就憋不住了。」

「我們都一樣。但為什麼把那孩子也帶上來？」

裴洛拉特歉然地聳了聳肩。「寶綺思不願丟下他，像是想挽救一條命，來彌補被她害死的另一條命。她受不了……」

「我懂。」崔維茲說。

裴洛拉特說：「這孩子的形體非常奇怪。」

「既然是雌雄同體，就在所難免。」崔維茲說。

「他有兩顆睪丸，你知道吧。」

「幾乎不可能沒有。」

「還有一個我只能形容為非常小的陰道。」

崔維茲扮了個鬼臉。「惡心。」

「並不盡然，葛蘭，」裴洛拉特抗議道，「這剛好符合他的需要。他只要產出一個受精卵細胞，或是一個很小的胚胎，這個新生命就能在實驗室中發育，而且我敢說，是由機器人負責照顧。」

「萬一他們的機器人系統發生故障，那又會如何？萬一發生那種情形，他們就無法產生能夠存活的下一代。」

「任何一個世界，倘若社會結構完全故障，都會陷入嚴重危機。」

「不會像索拉利人那麼嚴重，使我忍不住為他們掉眼淚。」

「嗯，」裴洛拉特說，「我承認它似乎不是非常迷人的世界，我是指對我們而言。但問題出在索拉利人和索拉利的社會結構，因為兩者都跟我們完全不同，我親愛的兄弟。可是去掉了索拉利人和機器人，你將發現那個世界……」

「可能會開始崩潰，像奧羅拉現在那樣。」崔維茲說，「寶綺思怎麼樣，詹諾夫？」

「只怕是累垮了，她正在睡覺。她有一段很不好過的經歷，葛蘭。」

「我也不覺得有多麼好過。」

崔維茲閉上眼睛。他已經決定，一旦確定索拉利人沒有太空航行能力，他立刻要睡上一覺，好好放鬆一下。而直到目前為止，根據電腦的報告，太空中並未發現任何人工物件。

想到他們造訪過的兩個太空世界，他心中便充滿苦澀。一個上面有滿懷敵意的野狗，另一個則有滿懷敵意的雌雄同體獨居者，而兩處都找不到一絲有關地球下落的線索。他們到過那兩個世界的唯一證明，只有菲龍這個孩子。

他張開眼睛，裴洛拉特仍坐在電腦另一側，神情嚴肅地望著他。

崔維茲突然以堅定的語氣說：「我們應該把那個索拉利小孩留在原地。」

裴洛拉特說：「可憐的小傢伙，他們會殺了他。」

「即使這樣，」崔維茲說，「他仍舊屬於那裏，是那個社會的一部分。被視為多餘而遭處死，是他命該如此。」

「喔，我親愛的夥伴，這實在是鐵石心腸的看法。」

「這是理性至上的看法。我們不知道如何照顧他，他跟我們在一起，也許會多喫不少苦頭，到頭來仍舊難免一死。他喫些什麼東西？」

「我想我們喫什麼他就喫什麼，老友。事實上，問題是我們要喫什麼？我們的存糧究竟還剩多少？」

「很多，很多，即使多一位乘客也不用愁。」

聽到這個答案，裴洛拉特並未顯得多麼高興。他說：「那些食物已經變得十分單調。我們應該在康普隆補充些，雖然他們的烹飪術不太高明。」

「我們做不到。你應該沒忘記，我們走得相當匆忙，離開奧羅拉時也一樣，而離開索拉利時尤其匆忙。單調一點又有什麼關係？雖然破壞了用餐情趣，卻能讓我們活命。」

「如果有需要，我們有沒有可能找些新鮮食物？」

「隨時都行，詹諾夫。擁有一艘重力太空艇，上面又有幾具超空間引擎，整個銀河也只算小地方。幾天之內，我們便可到達任何一處。只不過銀河中半數的世界都在留意我們的太空艇，因此我寧願暫時避避風頭。」

「我想那也對。不過，班德似乎對這艘太空艇沒興趣。」

「他可能根本沒意識到有這艘太空艇，我想索拉利人早就放棄了太空航行。他們最大的心願便是完全遺世獨立，如果在太空中不停地活動，到處宣傳自身的存在，他們幾乎不可能享有與世無爭的日子。」

「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葛蘭？」

崔維茲說：「還有第三個世界有待我們造訪。」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根據前面兩個來判斷，我對另一個不抱太大希望。」

「目前我也不抱什麼希望。但我小睡片刻後，就要讓電腦繪出飛往第三個世界的航線。」

### 57

崔維茲這一覺睡得比預期長了許多，但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在太空艇上，根本沒有自然的日夜，「近似晝夜節律」也從未絕對遵循。一天有幾小時是人為的規定，而諸如飲食或睡眠的自然作息規律，崔維茲與裴洛拉特就常常無法與時鐘同步（寶綺思尤其如此）。

當崔維茲在浴室擦拭身體時（由於務必節約用水，肥皂泡最好別用水沖，只要擦掉就好），曾認真考慮要不要再睡一兩個鐘頭。但他轉過身來之際，竟然發現菲龍站在面前，跟他自己一樣全身赤裸。

他不由自主往後一跳。這種單人盥洗間相當狹窄，一跳之下，身體某部分註定會撞到堅硬的物體，他馬上發出「哼」的一聲。

菲龍好奇地盯著他，並伸手指著他的陰莖。崔維茲聽不懂他說些什麼，但從這孩子的神情看得出來，他似乎感到不可置信。為了讓自己心安，崔維茲只好用雙手遮住陰部。

然後，菲龍以一貫的高亢聲調說：「你好。」

這孩子竟然會說銀河標準語，令崔維茲有些喫驚，不過聽他的口氣，好像是硬生生背下來的。

菲龍繼續一個字一個字喫力地說：「寶——綺——思——說——你——洗——我。」

「是嗎？」崔維茲雙手按在菲龍的肩膀，「你——待——在——這——裏。」

他指了指地板，菲龍當然立刻朝他所指的方向望去，看來完全不懂那句話的意思。

「不要動。」崔維茲一面說，一面緊緊抓住孩子的雙臂，按在他身子左右兩側，象徵一種靜止不動的姿勢。然後他趕緊擦乾身體，穿上內衣褲，再套上一條長褲。

他走出去大叫道：「寶綺思！」

在太空艇中，任何兩個人的距離都很難超過四米。寶綺思隨即來到她的艙房門口，帶著微笑說：「是你在叫我嗎，崔維茲？還是微風吹過草地所發出的聲音？」

「咱們別說笑了，寶綺思。那是什麼？」他伸出拇指，猛力朝肩膀後面一甩。

寶綺思向他身後望了望，然後說：「嗯，看來像是我們昨天帶上來的小索拉利人。」

「是你帶上來的，你為什麼要我幫他洗澡？」

「我以為你會樂意幫忙。他是個非常聰明的小傢伙，銀河標準語學得很快，而且我解釋過的事他絕不會忘記。當然啦，我一直從旁幫助他。」

「自然如此。」

「沒錯，我讓他保持冷靜。在索拉利上經歷混亂場面時，我讓他大多數時間都處於茫然狀態，後來，又設法讓他在太空艇上睡了一覺。現在我試圖稍微轉移他的心思，讓他不再那麼想念失去的機器人，他顯然非常喜愛那個健比。」

「結果他就喜歡待在這裏了，我想。」

「希望如此。他的適應力很強，因為他還小，而在不過度影響他心靈的原則下，我盡量鼓勵這一點。我還準備教他說銀河標準語。」

「那麼你去幫他洗澡，懂不懂？」

寶綺思聳了聳肩。「我會的，假如你堅持的話，但我希望讓他覺得我們大家都很友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分擔些保姆的工作，會很有幫助的，這方面你當然能合作。」

「絕不是合作到這種程度。還有你幫他洗完澡後，就把他弄走，我要跟你談談。」

寶綺思道：「你說把他弄走是什麼意思？」她的語氣突然透出敵意。

「我不是說把他從氣閘拋出去，我的意思是把他弄到你的艙房，叫他乖乖坐在一角。我要跟你談談。」

「任憑你吩咐。」她冷冷地說。

他一面瞪著她的背影，一面試圖撫平自己的怒氣。然後他走進駕駛艙，開啟了顯像屏幕。

索拉利星現在是個黑色圓盤，左側有一道彎成新月形的光芒。崔維茲將雙手放到桌面上，開始與電腦進行接觸，竟然發現火氣立即平息。想要使心靈與電腦有效地聯結，就必須保持心平氣和，久而久之，制約反射作用便將兩者聯繫在一起。

以遠星號為中心，以他們目前與那顆行星的距離為半徑，整個範圍內沒有任何人工物件。由此可以判斷，索拉利人（或他們的機器人）不能也不會再跟蹤他們。

還不錯。這樣的話，現在他大可駛離夜面陰影。事實上，只要他繼續遠離索拉利，這顆行星呈現的圓盤便會愈來愈小，而當它變得比遠方（體積大許多倍）的太陽更小時，陰影無論如何都會消失。

同時，他指示電腦將太空艇駛離行星軌道面，因為這樣能使加速過程安全許多。如此一來，他們便能更快到達某個空間曲率夠小的區域，進行安全無虞的躍遷。

和往常一樣，他又開始凝視遠方的恆星。那些靜寂而亙古不變的星體，幾乎帶來一種催眠效應。它們本身的動蕩不定已被長距離遮掩，呈現眼前的只有一個個光點。

其中一個光點，當然就是地球所環繞的太陽——史上第一個太陽。在它的熱輻射下誕生了生命，在它的庇蔭下演化出了人類。

當然，如果太空世界所環繞的那些恆星，雖然既明亮又顯眼，卻皆未收錄在銀河地圖中，那麼，同樣的情形也可能發生在「那個太陽」上。

或者，是否只有太空世界的太陽被故意遺漏，因為早年曾有什麼條約協定，讓它們得以遺世獨立？會不會地球之陽雖然收錄於銀河地圖中，卻跟無數類似的、不含可住人行星的恆星混在一起了？

畢竟，銀河中這類恆星總共三百億顆左右，卻只有大約千分之一的軌道上有可住人行星。以他目前的位置為中心，周圍幾百秒差距範圍內，也許只有一千顆這樣的可住人行星。他是否該將其他恆星逐一篩選，將所有的行星都找一遍？

或者，第一個太陽其實根本不在銀河這一區？還有多少星區的居民，深信那個太陽是他們的近鄰，而自己是最早一批殖民者的後裔？

他需要更多的資料，目前為止他什麼也沒有。

當初即使會在奧羅拉的萬年廢墟中進行最仔細的搜尋，他也十分懷疑能否找到地球的下落。至於索拉利人，他更是懷疑他們能提供任何相關資料。

而且，如果有關地球的所有資料，都從川陀那座偉大的圖書館消失了，又如果蓋婭偉大的集體記憶，對地球也完全一片空白，那麼，在那些失落的太空世界上，幾乎不可能有任何資料得以倖免。

假如他純粹出於運氣，竟然找到了地球之陽，進而找到了地球——會不會有什麼外力使他對這個事實渾然不覺？地球的防衛果真滴水不漏嗎？它保持隱匿的決心果真如此堅決嗎？

他究竟是在尋找什麼？

是地球嗎？或是他認為（並無明確理由）能在地球上找到謝頓計劃的漏洞？

如今，謝頓計劃已運作了五個世紀，（據說）最終將帶領人類抵達一個安全的港灣——第二銀河帝國，它將比第一帝國更偉大、更崇高、更自由。可是他，崔維茲，卻否定了第二帝國，轉而支持蓋婭星系。

蓋婭星系將是個巨大的生命體，而第二銀河帝國不論如何龐大，如何多樣化，也只是眾多獨立生命體的集合，每個生命體僅僅像是帝國中的一粒微塵。人類自發跡以來，不知已建構出多少的個體集合，第二銀河帝國雖然有可能是其中最大最好的一個，仍舊無法脫離既有的框架。

蓋婭星系則是個完全不同的組織，要比第二銀河帝國更為理想。因此謝頓計劃必定存在著瑕疵，卻連偉大的哈里・謝頓自己都忽略了。

但如果是連謝頓都忽略的瑕疵，崔維茲又怎麼可能修正呢？他不是數學家，對謝頓計劃的細節一概不知，百分之百沒有概念。而且，即使有人能夠為他解釋，他仍然會一竅不通。

他知道的只是兩個假設——必須牽涉到為數眾多的人類，而且他們都不知道最終的目的。只要想想整個銀河的龐大人口，第一個假設便不證自明；至於第二個假設也一定正確，因為知道計劃細節的只有第二基地分子，而他們的保密功夫極為到家。

唯一的可能，就是還有一個並未言明的假設，一個大家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由於它實在太過明顯，所以從來沒有人提到或想到，但它卻有可能不成立。而這個假設若不成立，就會使謝頓計劃的偉大目標大打折扣，使蓋婭星系比第二帝國更勝一籌。

可是，倘若這個假設如此顯而易見，如此理所當然，甚至從未陳述出來，它又怎麼可能有錯呢？而如果從來沒有人提及或想到，崔維茲又怎麼知道有這回事？此外，即使他猜到了它的存在，對它的本質又能有什麼概念？

難道他真是那個崔維茲，一個擁有百分之百正確直覺的人，正如蓋婭所堅稱的？他是否總是知道怎麼做才正確，即使不知自己為何要那樣做？

現在他正逐一探訪所知的每個太空世界。這樣做是正確的嗎？太空世界上真有答案嗎？或者至少擁有初步的線索？

奧羅拉除了廢墟與野狗之外，還有什麼呢？（想必還有些兇猛的動物，例如狂暴的野牛？繁殖過量的野鼠？行動鬼祟的綠眼野貓？）索拉利雖未荒蕪，可是除了機器人與懂得轉換能量的人類，上面還有什麼別的嗎？除非這兩個世界保有地球下落的祕密，否則它們跟謝頓計劃還有什麼關聯？

而它們若真的藏有地球的祕密，地球與謝頓計劃又有什麼關聯呢？這一切只是瘋狂的想法嗎？對於自己料事如神的狂想，他是否聽得太多又太認真了？

一股沉重無比的羞愧感向他撲來，壓得他幾乎無法呼吸。他望了望艙外遙不可及、與世無爭的羣星，暗自想道：我一定是銀河中的頭號大笨蛋。

### 58

寶綺思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好啦，崔維茲，你為什麼要見……有什麼不對勁嗎？」她突然改用關心的語氣問道。

崔維茲抬起頭，發現一時之間很難擺脫沉重的心情。他瞪著她說：「沒有，沒有，沒什麼不對勁。我——我只不過想得出了神。反正，我三天兩頭會陷入沉思。」

他知道寶綺思能讀出他的情緒，因此有些不自在。她只對他作過口頭承諾，說她會主動避免偷窺他的心靈。

然而，她似乎接受了他的解釋。她說：「裴洛拉特跟菲龍在一起，在教他簡單的銀河標準語。我們喫的東西，那孩子好像都能喫，他並沒有過分挑嘴。但你要見我是為了什麼？」

「嗯，別在這裏講。」崔維茲說，「電腦現在不需要我，如果你願意到我的艙房來，牀鋪已經整理好了，你可以坐在上面，我嘛就坐在椅子上。或者你希望倒過來也行。」

「無所謂。」於是他們走了幾步，來到崔維茲的艙房。她仔細盯著他，然後說：「你似乎不再發火了。」

「你在檢視我的心靈？」

「絕對沒有，只是在檢視你的臉色。」

「我不是發火。我偶爾會發一小陣子脾氣，但那不等於發火。不過，如果你不介意，我得問你一些問題。」

寶綺思坐在崔維茲的牀上，身子挺得筆直，寬頰臉龐與黑色眼珠透出一種莊重的神情。她的及肩黑發梳理得很整齊，纖纖素手輕輕抓著膝頭。從她身上，還散發出一陣淡淡的幽香。

崔維茲微微一笑。「你打扮得很美麗。我猜你是認為，我不會對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拼命大吼大叫。」

「如果能讓你覺得好過些，隨便你怎樣吼怎樣叫都行，我只是不希望你對菲龍大吼大叫。」

「我不想那樣做。事實上，我也無意對你大吼大叫，我們不是決定做朋友了嗎？」

「蓋婭對你的態度一貫都是友善，崔維茲。」

「我不是在說蓋婭。我知道你是蓋婭的一部分，也可以說你就是蓋婭，但你有一部分仍是個體，至少在某個程度之內。我是在跟那個個體交談，是在對一個叫寶綺思的人講話，我不理會——或說盡量不理會蓋婭。我們不是決定做朋友了嗎，寶綺思？」

「對啊，崔維茲。」

「那麼，在索拉利上，當我們離開那座宅邸，來到太空艇附近時，你為何遲遲不對付那些機器人？我遭到羞辱，又受到實質傷害，而你卻袖手旁觀。盡管每耽擱一秒鐘，都可能有更多的機器人到達現場，數量多得足以將我們吞沒，你卻一直袖手旁觀。」

寶綺思以嚴肅的目光望著他。「我沒有袖手旁觀，崔維茲。我在研究那幾個守護機器人的心靈，試圖了解如何操縱它們。」她彷彿無意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只是在作一番解釋。

「我知道你當時在那樣做，至少你自己是這麼說的，我只是不懂那樣做有什麼意義。為什麼要企圖操縱那些心靈？你當時有足夠的力量毀掉它們，正如你最後所採取的行動。」

「你認為毀滅一個智慧生靈是件簡單的事嗎？」

崔維茲撅了撅嘴，做出一個不以為然的表情。「得了吧，寶綺思，一個智慧生靈？它只不過是個機器人。」

「只不過是個機器人？」她的聲音透出些許怒意，「總是這種論調，只不過，只不過！那個索拉利人班德，為什麼遲遲不殺害我們？我們只不過是不具轉換葉突的人類。為什麼我們不忍留下菲龍自生自滅？他只不過是個索拉利人，還是個未成年的索拉利人。假如你用『只不過這個，只不過那個』的論調，跟你想要除去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劃清界限，你就能毀掉任何東西，因為你總有辦法將它們劃入某些範疇。」

崔維茲說：「別將一個完全合理的說法延伸到極端，否則只會顯得荒唐可笑。機器人就是機器人，這點你無法否認。它不是人類，沒有我們所謂的智慧；它只是機器，只會模仿智慧生靈的表象。」

寶綺思說：「你對它一無所知，竟然一句話就將它否定。我是蓋婭——沒錯，我也是寶綺思，但我仍是蓋婭——我是一個世界，這個世界認為它的每個原子都相當珍貴且意義重大，而由原子所構成的各種組織，則更加珍貴、更有意義。我／們／蓋婭不會輕易破壞任何組織，反之，我們總是樂於將它們建構成更復雜的組織，只要那樣做不會危害到整體。

「在我們所知的各種組織中，最高形式者能生出智慧。若非有萬不得已的苦衷，我們不願毀掉任何智慧。至於究竟是機械智慧或生化智慧，則幾乎沒有差別。事實上，守護機器人代表一種我／們／蓋婭從未見過的智慧。研究它是求之不得的事，毀掉它則是不可想象的——除非是在極端危急的情況下。」

崔維茲以諷刺的口吻說：「當時，有三個更重要的智慧命在旦夕：你自己，你的愛人裴洛拉特，還有，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也算一個吧。」

「四個！你總是忘記把菲龍計算在內。這些性命還談不上有何兇險，我這麼判斷。聽我說，假如你面對一幅畫，一件偉大的藝術傑作，它不知為何威脅到了你的生命，而你需要做的，只是找支粗筆，在它上面猛然亂畫一通，讓這幅畫從此完蛋，你的命就能保住。可是另一方面，假如你能細心研究這幅畫，然後在這裏畫上一筆，那裏點上一點，又在另一處擦掉一小部分，借著諸如此類的方法，你就足以改造這幅畫，避免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卻不會損毀它的藝術價值。當然，要進行那樣的改造，需要很多時間才能完成，沒有無比的耐心是做不到的。但如果時間允許，除了你自己的性命，你一定也會願意拯救這幅畫。」

崔維茲說：「大概會吧，但你最後還是徹底毀掉了那幅畫。你大筆一揮，將細致的筆觸和用色破壞殆盡，使精緻的形影和構圖面目全非。當一個小小雌雄同體性命受到威脅時，你馬上就那樣做了。可是在此之前，對於我們面臨的危險，還有你自身面臨的危險，你卻完全無動於衷。」

「當時我們這些外星人士還沒有立即的危險，可是我覺得菲龍突然身陷險境。我必須在守護機器人和菲龍之間作出抉擇，不能浪費任何時間，所以我選擇了菲龍。」

「真是這樣嗎，寶綺思？你將兩個心靈迅速衡量了一遍，迅速判斷出哪個較復雜且較有價值？」

「沒錯。」

崔維茲說：「我卻以為，那是因為站在你面前的是個孩子，是個性命受到威脅的孩子。不論原先三個成人命在旦夕之際，你心中如何盤算，母性本能立刻將你攫獲，令你毫不猶豫地出手救他。」

寶綺思微微漲紅了臉。「或許有那麼一點成分在內，但並不像你冷嘲熱諷所說的那樣。在我的行動背後，也有理性的想法。」

「我很懷疑。如果背後有什麼理性的想法，你就應該考慮到一件事實：那孩子面臨的是自己社會中註定的共同命運。為了維持那個世界的低數量人口，以符合索拉利人心目中的標準，天曉得已有幾千幾萬個小孩遭到處決。」

「情況沒有那麼單純，崔維茲。那孩子難逃一死，是因為他過於年幼，無法成為繼承人，而這又是因為他的單親過早死亡，歸根結底則是因為我殺了他的單親。」

「當時不是他死就是你亡。」

「這不重要。我的確殺了他的單親，所以我不能坐視那孩子因我的行動而遭到殺害。此外，蓋婭從未研究過那種大腦，這剛好是個難得的機會。」

「只是個孩子的大腦。」

「它不會永遠是個孩子的大腦，它會在兩側發育出轉換葉突。那種葉突帶給一個索拉利人的能力，整個蓋婭都望塵莫及。我只不過為了維持幾盞燈的電力，以及啟動一個裝置來打開一扇門，就累得筋疲力盡了。班德卻能保持整塊屬地的電力源源不絕，連睡覺時都不例外，而且他的屬地跟我們在康普隆所見的城市相比，復雜度不相上下，面積則更廣大。」

崔維茲說：「那麼，你是將這孩子視為大腦基礎研究的重要資源？」

「就某方面而言，的確如此。」

「我卻不這麼認為。對我而言，我們好像帶了一件危險物品上來，有很大的危險。」

「什麼樣的危險？在我的幫助下，他會百分之百適應。他極端聰明，也已經顯現出對我們的好感。我們喫什麼他就喫什麼，我們去哪裏他就去哪裏。從他的腦部，我／們／蓋婭能獲得許多無價的知識。」

「萬一他生出下一代呢？他不需要配偶，他自己就是自己的配偶。」

「他還要經過許多年，才會達到生育的年齡。太空族的壽命長達好幾世紀，而且索拉利人向來不想增加人口，延緩生殖也許早已是他們的習性，菲龍在短期內不會有孩子的。」

「你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我只是訴諸邏輯。」

「我告訴你，菲龍會帶來危險。」

「你並不知道，也並未訴諸邏輯。」

「寶綺思，此時此刻，我感覺到了，根本不需要理由。還有，堅稱我的直覺永遠正確的人，是你而不是我。」

寶綺思皺起眉頭，顯得坐立不安。

### 59

裴洛拉特在駕駛艙門口停下腳步，帶著幾分不安的神情向內探望，像是想判斷崔維茲是否在專心工作。

崔維茲雙手放在桌面上，當他成為電腦的一部分時，總是維持這種姿勢，他的雙眼則凝視著顯像屏幕。因此，裴洛拉特斷定他正在工作，於是耐心地等在外面，盡量靜止不動，避免打擾或驚動他。

最後，崔維茲終於抬頭望向裴洛拉特，卻也不算完全意識到他的存在。當崔維茲與電腦融為一體時，目光似乎總是有點呆滯渙散，好像他正以異乎常人的方式看著、想著、活著。

但他還是向裴洛拉特點了點頭，彷彿眼前的景象通過重重障礙，終於遲緩地映到他腦部的視葉。又過了一會兒，他才舉起雙手，露出微笑，真正恢復了自我。

裴洛拉特帶著歉意道：「我恐怕妨礙到你了，葛蘭。」

「沒什麼大不了的，詹諾夫。我只是在進行測試，看看我們現在能否進行躍遷。我們剛好可以了，但我想再等幾小時，希望運氣會更好些。」

「運氣，或是隨機因素，和躍遷有關係嗎？」

「我只不過隨口說說，」崔維茲笑著答道，「但理論上而言，隨機因素的確有關。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可以坐下嗎？」

「當然可以，但還是去我的艙房吧。寶綺思還好嗎？」

「非常好。」他清了清喉嚨，「她又睡著了，她一定要睡夠，你應該了解。」

「我完全了解，因為超空間分隔的關係。」

「完全正確，老弟。」

「菲龍呢？」崔維茲靠在牀上，將椅子讓給裴洛拉特。

「從我的圖書館找出的那些書，你用電腦幫我印出的那些，那些民間故事，記得嗎？他正在讀呢。當然啦，他只懂得極其有限的銀河標準語，但他似乎很喜歡念出那些字。他——我心中總是將他想成男生，你認為這是什麼緣故，老夥伴？」

崔維茲聳了聳肩。「也許因為你自己是男生。」

「也許吧，你可知道，他簡直聰明絕頂。」

「我絕對相信。」

裴洛拉特猶豫了一下，又說：「我猜你並不很喜歡菲龍。」

「我對他本身絕無成見，詹諾夫。我從未有過小孩，通常也不會對小孩特別有好感。我好像記得，你倒是有子女。」

「有個兒子。我還記得，當他是個小男生的時候，那的確是一大樂趣。這也許就是我將菲龍想成男生的原因，他讓我又回到了四分之一世紀前。」

「我絕不反對你喜歡他，詹諾夫。」

「你也會喜歡他的，只要你給自己一個機會。」

「我相信會的，詹諾夫。或許哪一天，我真會給自己一個機會。」

裴洛拉特再度猶豫起來。「我還知道，你一定厭煩了跟寶綺思爭論不休。」

「事實上，我想我們不會再有太多爭論了，詹諾夫，我和她真的愈來愈融洽。幾天前，我們甚至作過一次理性的討論——沒有大吼大叫，也沒有互相指責——討論她為何遲遲不令那些守護機器人停擺。畢竟，她三番兩次拯救我們的性命，我總不能吝於對她伸出友誼之手，對不對？」

「沒錯，我看得出來。但我所謂的爭論不是指吵架，我的意思是，你們不停地辯論蓋婭星系和個體孰好孰壞。」

「喔，那件事！我想那會繼續下去——很有風度地。」

「如果在這場辯論中，葛蘭，我站在她那一邊，你會不會介意？」

「絕對不會。請問是你自己接受了蓋婭星系的理念，還是因為和寶綺思站在一邊，會讓你感到比較快樂？」

「老實說，是我自己的看法，我認為蓋婭星系的時代很快會來臨。你親自選擇了這個方向，而我愈來愈相信這是個正確的抉擇。」

「只因為那是我的選擇？這不成理由。不論蓋婭怎麼說，你該知道，我都還是有可能犯錯。所以，別讓寶綺思用這個理由說服你。」

「我認為你並沒有錯。這是索拉利給我的啟示，不是寶綺思。」

「怎麼說？」

「嗯，首先，我們是孤立體，你我都是。」

「那可是她的用語，詹諾夫，我比較喜歡自稱為個體。」

「這只有語義學上的差異，老弟，隨便你喜歡怎麼稱呼都行。我們都包裹在各自的皮囊中，被各自的思想籠罩，我們最先想到的是自己，最重視的也是自己。自衛是我們的第一自然法則，即使會傷害到其他人也不在乎。」

「歷史上也有許多人物，曾經犧牲自己成全別人。」

「那是很罕見的現象。歷史上還有更多的人物，為了滿足自己異想天開的蠢念頭，不惜犧牲他人最深切的需要。」

「這和索拉利又有什麼關係？」

「這個嘛，在索拉利，我們看到孤立體——或者你喜歡說個體也行——會變得多麼極端。索拉利人幾乎無法跟自己的同胞分享一個世界，他們認為絕對孤獨的生活纔是完全的自由。他們甚至跟自己的子嗣沒有任何親情，當人口過多時就會殺掉他們。他們在身邊布滿機器人奴隸，自己替這些機器人供應電力，所以在他們死了之後，整個龐大的屬地也就形同死亡。這是值得贊美的嗎，葛蘭？你能將它跟蓋婭的高貴、親切、互相關懷相提並論嗎？寶綺思根本沒有和我討論過，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崔維茲說：「這的確像是你該有的感受，詹諾夫，我完全同意。我認為索拉利的社會實在可怕，但它並非始終如此。他們的遠祖是地球人，近代的祖先則是太空族，那些祖先過的生活都很正常。索拉利人由於某種原因，選擇了一條通往極端的道路，但你不能根據特例來下結論。在整個銀河數千萬的住人世界中，你知道還有哪個——不論過去或現在——擁有類似甚至只是稍微雷同索拉利的社會嗎？即使索拉利人自己，若非濫用機器人，又怎麼會發展出這樣的社會？一個由個體組成的社會，假如沒有機器人，有可能演化出索拉利這種程度的恐怖嗎？」

裴洛拉特的臉稍稍抽動了一下。「你對每件事都過於吹毛求疵，葛蘭。至少我的意思是說，你在為被你自己否定的銀河形態辯護時，似乎也相當理直氣壯。」

「我不會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蓋婭星系自有其理論基礎，等我找到了，我自然會知道，到時候我一定接受。或者說得更精確點，『如果』我找到了。」

「你認為自己有可能找不到嗎？」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怎麼曉得？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再等幾小時才進行躍遷？我甚至可能說服自己再多等幾天，但這是何苦呢？」

「你說過，多等一下會比較安全。」

「沒錯，我是那樣說過，可是我們現在夠安全了。我真正害怕的，是我們打算造訪的三個太空世界，通通讓我們無功而返。我們只有三組坐標，而我們已用掉兩個，每次都是僥幸死裏逃生。即使如此，我們仍未獲得有關地球的任何線索，事實上，連地球是否存在都還無法肯定。現在我正面對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機會，萬一還是令我們失望，那該怎麼辦？」

裴洛拉特嘆了一口氣。「你可知道有些民間故事——其實，我給菲龍練習閱讀的就有一則——內容是說某人能許三個願望，但只有三個而已。在這類情節中，『三』似乎是個很重要的數字，或許因為它是第一個奇數，所以是能作出決定的最小數字。你也知道，所謂的三戰二勝。重點是在這些故事裏，那些願望都沒有派上用場，從來沒有人許過正確的願望。我一直有個想法，認為那代表一種古老的智慧，意思是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你的心願得憑努力來換取，而不是……」

他突然住口，顯得很不好意思。「抱歉，老友，我在浪費你的時間。一談到自己的本行，我就很容易喋喋不休。」

「我覺得你的說法總是很有趣，詹諾夫，我願意接受這個比喻。我們得到三個願望，已經用掉兩個，還沒有任何收獲，現在只剩最後一個了。不知怎麼搞的，我確定我們將再度失敗，所以我希望多拖一陣子，這就是我把躍遷盡量往後延的原因。」

「萬一又失敗了，你打算怎麼辦？回蓋婭？回端點星？」

「喔，不。」崔維茲一面搖頭，一面悄聲道，「必須繼續找下去——但願我知道該如何進行。」

## 第十四章死星

### 60

崔維茲覺得很沮喪。這趟尋找從開始到現在，他的幾個小勝利都沒有什麼重要性，只算暫時讓失敗擦身而過。

現在，他延後了躍遷到第三個太空世界的時間，結果令其他人也感染到不安的情緒。當他終於下定決心，必須讓電腦將太空艇駛入超空間時，裴洛拉特站在駕駛艙門口，一臉嚴肅的表情，寶綺思則位於他後側。就連菲龍也站在那裏，緊緊抓住寶綺思的手，面容嚴肅地盯著崔維茲。

崔維茲抬起頭，目光從電腦移開，帶著幾分火氣說：「好一個全家福！」他會這麼說，純粹是由於心神不寧。

他開始指示電腦進行躍遷，故意安排當重返普通空間時，讓太空艇與目標恆星的距離超過實際需要。他告訴自己，那是因為在前兩個太空世界上發生的事，讓他學到了謹慎的重要性，但事實上他並不相信這種解釋。他知道，在自己內心深處，其實是希望在重返普通空間時，和那顆恆星還有相當的距離，因而無法確定它究竟有沒有可住人行星。這能讓他先作幾天太空旅行，然後才獲悉答案，並且（也許）面對失敗的苦果。

因此，這時在「全家福」的觀禮下，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憋了一會兒，再像吹口哨似的吐出來。與此同時，他對電腦下達最後一道指令。

羣星的圖樣默默進行著不連續的變化。最後，顯像屏幕變得較為空洞，因為他們已經來到一處恆星較疏的區域。在靠近中央的位置，可以見到一顆閃閃發亮的星辰。

崔維茲咧嘴大笑，因為這也算一項勝利。畢竟，第三組坐標可能是錯的，可能根本看不到符合條件的Ｇ型恆星。他看了其他人一眼，然後說：「就是它，第三號恆星。」

「你確定嗎？」寶綺思輕聲問。

「注意看！」崔維茲說，「我要把屏幕轉成電腦銀河地圖的同心畫面，如果那顆明亮的恆星消失了，就代表地圖沒有收錄，它就一定是我們要找的那顆。」

電腦立即回應他的指令，那顆行星在瞬間消失，連一點過程都沒有，彷彿從來不曾存在。其他星像卻絲毫未受影響，看來仍是那般莊嚴壯麗。

「我們找到了。」崔維茲說。

即使如此，他還是讓遠星號慢速前進，速度僅維持在普通速度的一半。還有一個謎底尚未揭曉，那就是可住人行星是否存在，但他並不急於找出答案。甚至飛行了三天後，這個問題仍然沒有任何進展。

不過，或許不能說毫無進展。有一顆距離中心非常遙遠的氣態巨星，環繞著這顆恆星運轉，其白晝區映出黯淡的黃色光芒。從他們目前的位置看來，它就像一彎肥厚的新月。

崔維茲並不喜歡它的模樣，但盡量不表現出來。他像個有聲旅行指南一樣，以平板的語調說：「那裏有一顆很大的氣態巨星，看起來相當壯觀。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它有一對細薄的行星環，還有兩顆碩大的衛星。」

寶綺思說：「大多數行星系都具有氣態巨星，對不對？」

「沒錯，可是這顆相當大。根據兩顆衛星的距離，以及兩者的公轉週期判斷，這顆氣態巨星的質量約為可住人行星的兩千倍。」

「那有什麼差別？」寶綺思說，「氣態巨星就是氣態巨星，不論是大是小，對不對？它們距離所環繞的恆星總是極為遙遠，而由於過大和過遠，所以一律不適宜住人。想要發現可住人行星，我們必須到那顆恆星附近去找。」

崔維茲遲疑了一下，便決定公佈實情。「問題是，」他說，「氣態巨星會將附近的太空掃幹凈一大片。沒被它們吸收到自身結構中的物質，則會聚結成相當大的天體，形成它們的衛星系。它們阻止了其他的聚結現象，影響力甚至能達到很遠的距離。所以氣態巨星愈大，就愈有可能是唯一的大型行星；除了那顆氣態巨星，行星系中只會有些小行星。」

「你的意思是，這裏沒有可住人行星？」

「氣態巨星愈大，可住人行星存在的機會就愈小。這顆氣態巨星如此龐大，簡直就是一顆矮恆星。」

裴洛拉特說：「我們可以看看嗎？」

於是三人一起盯著屏幕。（菲龍正在寶綺思的艙房看書。）

畫面不斷放大，直到那個新月形佔滿整個屏幕。一條細長的黑線跨越新月的上半部，那當然是行星環造成的陰影。行星環本身是一道閃亮的曲線，與行星表面有一小段距離，因此有一小部分延伸到了行星的暗面，然後才被陰影遮蔽。

崔維茲說：「這顆行星的自轉軸對公轉平面的傾角約為三十五度，而它的行星環當然位於赤道面，所以在目前的軌道位置上，恆星的光線由下方射過來，將行星環投影在赤道上方相當遠處。」

裴洛拉特看得出神。「都是些細小的行星環。」

「事實上，已在平均大小之上。」崔維茲答道。

「根據傳說，在地球所屬的行星系中，那顆具有行星環的氣態巨星，它的環還要更寬、更亮而且更精緻得多，甚至那顆氣態巨星本身也相形見絀。」

「我一點也不驚訝。」崔維茲說，「一個故事口耳相傳上萬年，你認為它會被愈說愈小嗎？」

寶綺思說：「它實在美麗。如果仔細望著那新月形，它似乎會在你眼前翻滾騰挪。」

「那是大氣風暴。」崔維茲說，「如果選取適當波長的光波，一般說來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來，讓我試試看。」他將雙手放到桌面，命令電腦逐一過濾光譜，然後固定在一個適當的波長。

原本微微發亮的新月形，突然變成一團變幻不定的色彩，由於變幻速度實在太快，幾乎令人眼花繚亂。最後，它總算固定成橘紅色。而在新月內部，有許多正在漂移的螺旋狀物體，它們一面運動，一面不斷或收緊或鬆弛。

「真是難以置信。」裴洛拉特喃喃說道。

「太可愛了。」寶綺思說。

沒什麼難以置信，也一點都不可愛，崔維茲難過地想。裴洛拉特與寶綺思都被眼前的美景迷住了，完全沒想到他們所贊美的這顆行星，大大減低了崔維茲解開謎團的機會。可是話說回來，他們為何要想到這些呢？他倆深信崔維茲的選擇正確，兩人只是陪伴他進行求證，本身並沒有心理負擔，自己根本不該責怪他們。

他說：「暗面看來雖然很黑，但我們若能看到波長比可見光稍長一點的光線，就能看出它其實是陰暗深濃的火紅色。這顆行星向太空放出大量的紅外輻射，因為它大到了幾乎紅熱的程度。它已經超越氣態巨星，簡直就是一顆『次恆星』。」

他停了半晌，又繼續說：「現在，我們暫時把它拋在腦後，開始尋找可能存在的可住人行星。」

「也許真的存在。」裴洛拉特帶著微笑說，「別放棄，老夥伴。」

「我尚未放棄。」崔維茲雖然這樣說，自己卻不怎麼有信心，「行星形成的過程太復雜，無法建立一套嚴格規律，我們只能以幾率來討論。有那個龐然大物在太空中，幾率便會降低許多，可是並不等於零。」

寶綺思說：「你何不這樣想——前面兩組坐標，分別提供了一個太空族居住的行星，那麼這第三組坐標，既然已經提供一顆符合條件的恆星，也應該能讓你找到一顆可住人行星。為什麼還要談幾率呢？」

「我當然希望你說得對。」崔維茲說，卻一點也沒有感到安慰，「現在我們要飛出行星軌道面，向中心的恆星前進。」

他說出這個意圖後，電腦幾乎立刻開始行動。他靠在駕駛座上，再次肯定一件事實：駕駛一艘擁有如此先進電腦的重力太空艇，後遺癥之一是再也不能——再也不能駕駛任何其他型號的船艦。

他還能忍受親自進行那些計算嗎？還能忍受必須考慮加速效應，並限定在合理範圍之內嗎？最可能出現的狀況，是他會忘掉那些問題，而讓船艦全速前進，直到他與其他乘客都被拋向艙壁，撞得粉身碎骨為止。

嗯，那麼，他將永遠繼續駕駛遠星號——或是其他一模一樣的太空艇，只要他能忍受那麼一點點的不同。

由於他想暫且忘掉有沒有可住人行星這個問題（不論答案為何），他開始沉思另一件事：他剛才命令太空艇離開軌道面，是飛到軌道面的上方。如果沒有必須飛到軌道面之下的特殊原因，駕駛員幾乎總會選擇向上飛，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嚴格說來，何必堅持將某個方向想成上方，而將另一側想成下方呢？太空是完全對稱的空間，「上下」純粹只是約定俗成。

話說回來，在觀測一顆行星時，他總會注意到它的自轉與公轉方向。如果兩者都是反時鐘，那麼手臂舉起的方向就是北方，兩腳的方向則是南方。而在銀河每個角落，總是將北方想象成上方，南方想成下方。

這純粹是一種規約，可遠溯至迷霧般的太古時代，而人類一直盲目沿用至今。一張原本熟悉的地圖，如果南面朝上就一定看不懂，必須轉過來才顯得有意義。除非有特殊狀況，否則任何人都會優先選擇北方，也就是「上方」。

崔維茲想到三世紀前的一位帝國大將貝爾・裏歐思所領導的一場戰役。在某個關鍵時刻，他命令分遣艦隊轉向軌道面下方，於是敵軍一個中隊在毫無警戒的情況下，被裏歐思逮個正著。後來有人抱怨，說這是一種投機行動——當然是出自輸家之口。

如此影響深遠且與人類同樣古老的規約，一定是源自地球。想到這裏，崔維茲的心思又被拉回可住人行星的問題上。

裴洛拉特與寶綺思仍然盯著那顆氣態巨星，看它以非常非常緩慢的動作，在屏幕上倒翻著筋斗。現在日照部分漸漸擴大，崔維茲將光譜固定在橘紅色波長上，在行星表面翻騰的風暴就變得更狂亂，而且更具催眠力量。

這時菲龍晃進了駕駛艙，但寶綺思認為他應該小睡一會兒，而她自己同樣有這個需要。

崔維茲對留下來的裴洛拉特說：「我必須撤掉氣態巨星的畫面了，詹諾夫。我要讓電腦集中全力，開始尋找大小恰當的重力訊標。」

「當然好，老夥伴。」裴洛拉特說。

不過實際情形要復雜得多。電腦所要尋找的，不只是個大小恰當的訊標而已，它還必須發自一顆距離符合條件的行星。還得等上好幾天，他才能得到確定的答案。

### 61

崔維茲走進自己的艙房，表情凝重而嚴肅——其實應該說是陰鬱。然後，他著實吃了一驚。

寶綺思正在那裏等他，菲龍則緊靠在她身邊，身上的袍子與腰布散發出一股清新氣味，一聞就知道經過了蒸氣洗滌與真空熨燙。這孩子穿上自己的衣裳，要比穿著寶綺思那件大了幾號的睡袍好看得多。

寶綺思說：「你剛纔在電腦旁邊，我不想打擾你，不過現在請聽——開始吧，菲龍。」

菲龍便以高亢而帶有韻律的語調說：「我問候您，保護者崔維茲。我感到萬分榮幸，幹……更……跟隨您乘太空艇遨遊太空。我也很快樂，因為我有兩個親切的朋友，寶綺思和裴。」

菲龍說完後，露出一個可愛的笑容。崔維茲再度暗忖：我心中到底將他當成男孩還是女孩？或者都是？或者都不是？

他點了點頭。「背得非常熟，發音幾乎完美無缺。」

「根本不是死背的。」寶綺思熱切地說，「菲龍自己擬好稿子，然後問我可不可以背誦給你聽，我事先甚至不知道菲龍會說些什麼。」

崔維茲勉強擠出一絲微笑。「這樣的話，的確很不簡單。」他注意到寶綺思提到菲龍時，盡量避免使用代名詞。

寶綺思轉頭對菲龍說：「看吧，我告訴你崔維茲會喜歡的。現在去找裴，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再向他要些讀物。」

菲龍跑開後，寶綺思說：「菲龍學習銀河標準語的速度真是驚人，索拉利人對語言一定有特殊天分。想想看，班德僅僅借著收聽超空間通訊，就說得一口不錯的銀河標準語。除了能量轉換，他們的大腦也許還有其他異於常人之處。」

崔維茲只是哼了一聲。

寶綺思說：「別告訴我你仍不喜歡菲龍。」

「我無所謂喜不喜歡，那小東西就是讓我不自在。比方說，想到跟一個雌雄同體打交道，就令人覺得渾身不舒服。」

寶綺思說：「得了吧，崔維茲，這樣說實在可笑，菲龍可算是完全正常的生物。在一個雌雄同體的社會中，想想看你我有多惡心——不是男性，就是女性。每種性別只能算一半，而為了生育下一代，必須以醜怪的方式暫時結合。」

「你反對這件事嗎，寶綺思？」

「別裝作誤解我的意思，我是試圖以雌雄同體的立場審視我們自己。對他們而言，那件事一定顯得極其可厭；對我們而言，則似乎相當自然。所以菲龍才會引起你的反感，但那只是一種短視而偏狹的反應。」

「坦白說，」崔維茲道，「不確定該用什麼代名詞稱呼這小東西，實在是一件煩人的事。為了煩惱代名詞的問題，思路和談話一直被打斷。」

「但這是我們的語言有所缺失，」寶綺思說，「而不是菲龍的問題。人類的語言在發展過程中，從未將雌雄同體考慮在內。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我自己也一直在想。如果使用『它』，並不是解決之道，那個代名詞是用來指稱無關乎性別的事物。在銀河標準語中，根本沒有代名詞同時適合兩種性別。那麼，何不隨便選一個呢？我自己把菲龍當成女孩，原因之一是她擁有女性的尖銳聲調，此外她也能生育下一代，這是女性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裴洛拉特已經同意，你何不一樣接受呢？我們就用『她』稱呼菲龍吧。」

崔維茲聳了聳肩。「很好，雖然『她有睪丸』聽來會很奇怪，即使如此，還是很好。」

寶綺思嘆了一口氣。「你的確有個惹人厭的習慣，喜歡把每件事都拿來開玩笑。不過我知道你的壓力很大，所以這點我會諒解。就用陰性代名詞來稱呼菲龍吧，拜託。」

「我會的。」崔維茲猶豫了一下，終於忍不住說道，「我每次看到你們在一起，就愈來愈覺得你把菲龍當成子女的代用品。是不是因為你想要個孩子，卻認為詹諾夫無法做到？」

寶綺思睜大了眼睛。「我跟他在一起可不是為了孩子！難道你認為，我把他當成幫我生孩子的工具？更何況，我還沒到生兒育女的時候。等時候到了，我得生育一個小蓋婭，這件事裴根本無能為力。」

「你的意思是必須拋棄詹諾夫？」

「當然不會，只是暫時分開，甚至可能會用人工授精的方式。」

「我想，必須等到蓋婭決定有此需要、等到蓋婭某個人類成員死去而產生空缺的時候，你才能生育一個孩子。」

「這是冷酷無情的說法，但也算得上實情。蓋婭的每個部分，以及相互間的每一種關係，都必須維持完美的均衡。」

「就像索拉利人的情形一樣。」

寶綺思緊抿著嘴脣，臉色變得有些蒼白。「完全不同。索拉利人生產的數量總是超過需要，再將過剩的人口銷毀；我們生產的子女則剛好符合需要，從來不必殺害任何生命。就像你的皮膚表層壞死之後，便會長出恰到好處的新皮膚，不會多長出一個細胞來。」

「我了解你的意思。」崔維茲說，「順便提一下，我希望你考慮到詹諾夫的感受。」

「有關我可能生小孩的事？這個問題從未討論過，將來也絕對不會。」

「不，我不是指那個。我有一種感覺，你對菲龍愈來愈感興趣。這樣一來，詹諾夫也許覺得被冷落了。」

「他沒有受到冷落，他跟我一樣對菲龍感興趣。她是我們另一個共同的喜好，甚至將我們兩人拉得更近。覺得受冷落的會不會是你自己？」

「我自己？」崔維茲真正大喫一驚。

「對，就是你。我不了解孤立體，正如你不了解蓋婭一樣，可是我有一種感覺，你喜歡成為這艘太空艇中注意力的焦點，也許你覺得這個地位被菲龍取代了。」

「真是荒謬。」

「你竟然認為我會冷落裴，那是同樣荒謬的想法。」

「那麼我們宣佈停戰吧。我會試著把菲龍當成女孩，但不會再過度擔心你不顧詹諾夫的感受。」

寶綺思微微一笑。「謝謝你，那麼一切都沒問題了。」

崔維茲轉過身去，寶綺思突然說：「等一等！」

崔維茲又轉回來，帶著點厭煩的口氣說：「什麼事？」

「我很清楚地感覺到，崔維茲，你現在既悲傷又沮喪。我不打算刺探你的心靈，但你也許願意告訴我有什麼不對勁。昨天，你說這個行星系中有顆符合條件的行星，而且似乎相當高興。我希望它仍在那裏，這個發現該不是弄錯了吧？」

「在這個行星系中，的確有顆符合條件的行星，而它仍在那裏。」崔維茲說。

「大小剛好嗎？」

崔維茲點了點頭。「既然說它符合條件，大小當然剛好，而且它和恆星的距離也剛好。」

「那麼，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們現在足夠接近它了，已經能夠分析它的大氣成分，結果顯示它談不上有大氣層。」

「沒有大氣層？」

「談不上有，所以它不是一顆可住人的行星。而環繞這個太陽的其他行星，都沒有半點可住人的條件。我們這第三次嘗試，結果是一無所獲。」

### 62

裴洛拉特看來面色凝重，但顯然不願攪擾崔維茲悶悶不樂的沉默。他站在駕駛艙門口觀望，意思很明顯，希望崔維茲能主動開口說話。

崔維茲卻一直沒開口，沉默的狀態像是生了根似的。

最後裴洛拉特實在忍不住了，帶著幾分怯意說：「我們正在做什麼？」

崔維茲抬起頭，瞪了裴洛拉特一會兒，又將頭轉過去，然後說：「我們正對準那顆行星飛去。」

「可是，既然它沒有大氣層……」

「是電腦說它沒有大氣層。長久以來，它告訴我的都是我想聽的，而我一直照單全收。如今它告訴我一些我不想聽的，所以我打算查驗一下。假如這臺電腦也會出錯，現在就是我希望它出錯的時候。」

「你認為它出了錯嗎？」

「我並不這麼想。」

「你想得到可能令它出錯的原因嗎？」

「我也想不出來。」

「那你為何自找麻煩呢，葛蘭？」

崔維茲終於將座椅轉過來，他面對著裴洛拉特，臉孔扭曲成近乎絕望的表情。「難道你看不出來，詹諾夫，我已經走投無路了嗎？在前兩個世界，我們尋找地球下落的結果是一場空，如今這個世界又是一片空白。現在我該怎麼辦？從一個世界遊蕩到另一個世界，張大眼睛四處張望，逢人便問：『對不起，請問地球在哪裏？』地球將它自己的蹤跡隱藏得太好了，哪裏都沒有留下任何線索。我甚至開始懷疑，即使有線索存在，它也會讓我們絕對無法找到。」

裴洛拉特點了點頭，然後說：「我自己也在順著這個方向思索，你介不介意我們討論一下？我知道你很不開心，也不想講話，老弟，所以如果你要我別煩你，我馬上就走。」

「開始討論吧。」崔維茲的聲音簡直像呻吟，「除了洗耳恭聽，我還有什麼好做的？」

於是裴洛拉特說：「聽你這種口氣，好像並非真想要我開口，不過談談也許對我們都有好處。當你認為受不了的時候，請隨時叫我閉嘴。我有個感覺，葛蘭，地球不一定僅僅採取被動消極的方法，將自己隱藏起來，也不一定只是清除有關它的參考資料。難道它不會安排一些假線索，主動製造煙幕嗎？」

「怎麼說？」

「嗯，我們在好幾處地方，都聽說過地球具有放射性，這種說法就有可能是故意捏造的，好讓大家都打消尋找它的念頭。假如真有放射性，它就萬萬接近不得。最可能的情況，是我們甚至無法踏上地球。就算我們擁有機器人，它們也可能無法抵禦放射線的傷害。所以何必還要找呢？於是，即使地球沒有放射性，也能因此不受侵犯，除非有人在無意間接近，但即使發生那種事，它或許也有其他的隱蔽方法。」

崔維茲勉強擠出一個微笑。「真奇怪，詹諾夫，我剛好也想到這一點。我甚至想到，那顆未必存在的巨大衛星是虛構的，被故意放進這個世界的傳說中。至於具有超大行星環的氣態巨星，可能也是捏造出來的，同樣未必存在。這些或許都是刻意的安排，好讓我們尋找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因而當我們來到正確的行星系，雙眼瞪著地球的時候，反倒對它視而不見。因為事實上，它並沒有一顆巨大的衛星，並沒有具放射性的地殼，它的近鄰也沒有什麼三重行星環。因此，我們無法認出它來，做夢也想不到它就在我們眼前——我還想象到更糟的情況。」

裴洛拉特顯得垂頭喪氣。「怎麼還會有更糟的情況？」

「很簡單。在半夜裏，當你沮喪到極點時，就會開始遨遊無際的幻想天地，尋找任何能令你更絕望的東西。萬一地球法力無邊呢？萬一它能矇蔽我們的心靈呢？萬一我們經過地球附近時，雖然它的確有巨大的衛星，它的鄰居也有巨大的行星環，我們卻根本視若無睹呢？萬一我們早就錯過它了呢？」

「可是你若相信這些，我們為何還……」

「我沒說我相信，我只是說些瘋狂的幻想，我們還是會繼續尋找。」

裴洛拉特遲疑了一下，然後說：「要持續多久呢，崔維茲？到了某個地步，我們當然就得放棄。」

「絕不！」崔維茲厲聲道，「即使我必須花一輩子的時間，從一顆行星飛到另一顆行星，睜大眼睛四處張望，逢人便說：『先生請問，地球在哪裏？』我也不會放棄。如果你們希望的話，我隨時可以帶你和寶綺思回蓋婭，甚至送菲龍一起去，然後我再一個人上路。」

「喔，不，你知道我不會離開你，葛蘭，寶綺思也不會。如果有必要，我們會跟你一起踏遍每顆行星。可是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我必須找到地球，因為我一定會找到的。我不知道是在什麼情況下，但我一定會找到它的。現在，聽著，我要設法前往一個適當位置，以便研究這顆行星的日照面，但又不能和它的太陽過於接近，所以暫時別打擾我。」

裴洛拉特不再說話，但也沒有離開。他留在原處繼續旁觀，看著崔維茲研究屏幕上的行星影像，其中有一半以上處於白晝。對裴洛拉特而言，它似乎毫無特色，可是他也知道，崔維茲現在和電腦聯在一起，各種感知能力已大為增強。

崔維茲悄聲道：「那裏有一團薄霧。」

「那就一定有大氣層。」裴洛拉特脫口而出。

「不至於太多，不足以維持生命，但足以產生能掀起灰塵的微風。對一顆擁有稀薄大氣的行星而言，這是個普遍的特徵，它甚至還可能有小型的極地冰冠，就是凝結在極地的少數『水冰』，你知道吧。這個世界的溫度過高，不可能有固態二氧化碳。我必須切換到雷達映像，這樣一來，我就能在夜面順利工作。」

「真的嗎？」

「真的。我應該一開始就試著那樣做，可是這顆行星幾乎沒有空氣，因此也沒有云，嘗試用可見光觀察似乎很自然。」

崔維茲維持了好一陣子的沉默，這期間，顯像屏幕中的雷達反射模糊不清，彷彿是一顆行星的抽象畫，有點像某位克里昂時期藝術家的畫風。然後他使勁說了一聲：「好——」並將這個字刻意拉長，接著再度陷入沉默。

裴洛拉特終於忍不住問道：「什麼東西『好』？」

崔維茲很快瞥了他一眼。「我看不到任何隕石坑。」

「沒有隕石坑？那是好現象嗎？」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咧嘴笑了笑，又說：「非常好的現象。事實上，可能是好極了。」

### 63

菲龍的鼻子一直貼著太空艇的舷窗，透過這個窗口，能直接以肉眼觀察宇宙的一小部分。這可說是最自然的景觀，完全未經電腦的放大或增強。

寶綺思剛才試著為菲龍解釋宇宙的奧祕，現在她嘆了一口氣，低聲對裴洛拉特說：「我不知道她了解多少，親愛的裴。她出生的那座宅邸，以及宅邸附近一小部分的屬地，對她而言就是整個宇宙。我想她未曾在夜晚到過戶外，也從來沒有見過星星。」

「你真這麼想嗎？」

「我真這麼想。所以直到她懂得夠多的字匯，可以稍微了解我的說明了，我纔敢讓她看到太空的景觀。你多麼幸運啊，能用她的語言跟她交談。」

「問題是我不算很懂天文。」裴洛拉特歉然道，「如果事先毫無準備，宇宙是個相當不易掌握的概念。她曾對我說，假如那些小光點都是巨大的世界，每個都像索拉利一樣——當然啦，它們都比索拉利大得多——那麼它們就不能憑空掛在那裏，它們應該掉下來，她這麼說。」

「就她既有的知識而言，她說得沒錯。她問的都是合理的問題，一點一滴慢慢累積，總有一天她會了解的。至少她有好奇心，而且她不害怕。」

「其實，寶綺思，我自己也好奇。葛蘭發現這個世界沒有隕石坑之後，你看他立刻有多大的轉變。我對其中的差別毫無概念，你呢？」

「同樣沒概念。不過他的行星學知識比我們豐富得多，我們只能假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我真希望自己也知道。」

「那麼，去問問他。」

裴洛拉特現出為難的表情。「我總是擔心會惹他心煩。我可以肯定，他認為我該知道這些事，根本用不著他來告訴我。」

寶綺思說：「這是傻話，裴。他對於銀河中的神話傳說，凡是認為可能有用的，隨時會毫不猶豫地向你請教。既然你總是樂意回答和解釋，他又為何不該如此？你現在就去問他，如果因而惹他心煩，他就會得到一個練習做人處事的機會，這樣對他也有好處。」

「你要跟我一起去嗎？」

「不，當然不去。我要跟菲龍在一起，繼續試著將宇宙的概念裝進她腦子裏。在他對你作出解釋之後，你隨時可以解釋給我聽。」

64

裴洛拉特怯生生地走進駕駛艙。他很高興發現崔維茲正在吹口哨，顯然心情相當好。

「葛蘭。」他盡可能以快活的語氣說。

崔維茲抬起頭來。「詹諾夫！你每次進來總是躡手躡腳，好像認為打擾我會犯法似的。把門關上，坐下吧，坐下來吧！你看這個。」

他指著映在顯像屏幕上的行星，然後說：「我只找到兩三個隕石坑，而且都相當小。」

「那有什麼差別嗎，葛蘭？真有嗎？」

「差別？當然有。你怎麼會這樣問呢？」

裴洛拉特做了一個無奈的手勢。「這些對我而言都神祕無比。我大學時主修歷史，此外還修過社會學和心理學，也修了一些語言和文學課程，大多數是古代語文；在研究所的時候，我則專攻神話學。我從未接觸過行星學，或是其他自然科學。」

「那也沒什麼不對，詹諾夫，我寧願你只精通這些知識。你在古代語言和神話學方面的素養，對我們一直有莫大助益，這點你自己也知道。遇到有關行星學的問題，我會負責解決。」

他繼續說：「你可知道，詹諾夫，行星是由較小天體撞在一塊所形成的。最後撞上來的那些，就會造成隕石坑的痕跡，我的意思是有此可能。如果一顆行星大到氣態巨星的程度，大氣層下其實全是液態結構，最後那批撞擊就只會濺起若干液體，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較小的固態行星，不論是冰或是巖石構成的，都一定會有隕石坑的痕跡。除非出現某種消除作用，否則它們永遠不會消失。而消除作用會在三種情況下產生：

「第一種情況，這個世界的液態海洋上結了一層冰。這樣一來，任何撞擊都會將冰擊碎，而令水花四濺。不久冰層會重新凍結，打個比方，就像是傷口癒合。這樣的行星或衛星溫度一定很低，不可能是我們所謂的可住人世界。

「第二種情況，如果這個世界的火山活動很劇烈，那麼一旦有隕石坑形成，熔巖流或火山灰落塵便會源源不斷灌進來，將隕石坑漸漸湮沒。然而，這樣的行星或衛星也不可能適合人類居住。

「可住人世界則構成第三種情況。這種世界或許有極地冰冠，但大部分海洋一定都是自由流體。它們也可能有活火山，可是一定分佈得很稀疏。這種世界如果出現了隕石坑，一來無法自行癒合，二來也沒有東西可供填補。然而它上面有侵蝕作用，風或流動的水都會不斷侵蝕隕石坑，而如果還有生物，生物活動也具有強力的侵蝕作用。懂了吧？」

裴洛拉特思索了一下，然後說：「可是，葛蘭，我一點也不了解你的意思。我們要去的這顆行星……」

「我們明天就要登陸。」崔維茲興高采烈地說。

「我們要去的這顆行星並沒有海洋。」

「只有很薄的極地冰冠。」

「也沒有多少大氣。」

「只有端點星大氣密度的百分之一。」

「更沒有生物。」

「我沒偵測到生命跡象。」

「那麼，有什麼東西能侵蝕掉隕石坑呢？」

「海洋、大氣、生物三者。」崔維茲說，「聽著，假如這顆行星一開始就沒有空氣和水分，隕石坑形成後就不會消失，它的表面到處都會是坑坑洞洞。而這顆行星上幾乎沒有隕石坑，證明它原本一定含有空氣和水分，而且不久之前，也許還有相當豐沛的大氣和海洋。此外，看得出這個世界有些巨大的海盆，那些地方過去一定是汪洋一片，而乾涸河牀的痕跡更不在話下。所以你看，侵蝕作用過去的確存在，是不久之前才停止的，而新的隕石坑還來不及累積。」

裴洛拉特看來一臉疑惑。「我或許不是行星學家，可是我也知道，如果一顆行星大到足以維持濃厚的大氣數十億年之久，就不會突然失去它，對不對？」

「我也認為不可能。」崔維茲說，「但在大氣流失前，這個世界上無疑有生命存在，也許還是人類生命。根據我的猜測，它是個經過改造的世界，就像銀河中幾乎每個住人世界一樣。問題是人類抵達之前，它的自然條件如何？為了住得舒服，人類又對它進行過何種改造？還有，生命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下消失的？這些問題我們都不知道答案。有可能發生過一場大災變，將大氣層一掃而光，一舉結束了人類的生命。也有可能人類在這顆行星居住時，維持著一種奇異的非平衡狀態，而人類消失後，它就陷入惡性循環，導致大氣變得愈來愈稀薄。或許我們登陸之後就能找到答案，也可能根本找不到，不過這點無關緊要。」

「如果那上面現在沒有生命，那麼過去是否曾有生命，同樣是一件無關緊要的事。一個世界始終不可住人，和目前不可住人，兩者又有什麼差別？」

「假如只有現在不可住人，當年的居民應該會留下些遺跡。」

「奧羅拉也有許多遺跡……」

「一點也沒錯，但奧羅拉經歷了兩萬年的雨雪風霜，以及溫度的大起大落。此外那裏還有生物——別忘了那些生物。那裏也許不再有人類的蹤跡，可是仍有眾多生物。遺跡也像隕石坑一樣會遭到侵蝕，甚至更快。經過了兩萬年，不會留下什麼對我們有用的東西。然而在這顆行星上，曾經有過一段時期，或許長達兩萬年，也或許少一點，上面沒有任何風雨或生物。我承認，溫度變化還是有的，不過那是唯一的不利因素，所以那些遺跡應該保存得相當好。」

「除非，」裴洛拉特以懷疑的口吻喃喃說道，「上面根本沒有任何遺跡。有沒有可能這顆行星上從未出現生命，至少從來沒有人類居住過，而造成大氣流失的事件，其實根本和人類無關？」

「不，不可能。」崔維茲說，「你無法使我變得悲觀，因為我有免疫力。即使在此時此地，我也已經偵察到一些遺跡，並且可以確定那是一座城市——所以我們明天就要登陸。」

### 65

寶綺思以憂慮的口吻說：「菲龍深信我們要帶她回到健比——她的機器人身邊。」

「嗯——嗯。」崔維茲一面說，一面研究著太空艇下方急速掠過的地表。然後他抬起頭，彷彿這時才聽見那句話。「嗯，那是她唯一認識的親人，對不對？」

「沒錯，當然沒錯，但她以為我們回到了索拉利。」

「它看來像索拉利嗎？」

「她怎麼會知道？」

「告訴她那不是索拉利。聽好，我會給你一兩套附有圖解的影視參考書，讓她看看各種住人世界的特寫，再向她解釋一下，這樣的世界總共有好幾千萬。你會有時間做這件事的，一旦選定目標著陸之後，我不知道會和詹諾夫在外面徘徊多久。」

「你和詹諾夫？」

「對，菲龍不能跟我們一塊去。即使我想要她去，實際上也辦不到，但除非我是瘋子，否則不會有那種念頭。寶綺思，這個世界需要太空衣，上面沒有可供呼吸的空氣。我們沒有適合菲龍穿的太空衣，所以她得跟你留在太空艇內。」

「為什麼跟我？」

崔維茲的嘴角扯出一個假笑。「我承認，」他說，「如果你跟我們一起行動，我會比較有安全感，可是我們不能把菲龍單獨留在太空艇上。她有可能造成破壞，即使只是無心之失。而我必須讓詹諾夫跟著我，因為他可能看得懂此地的古代文書。這就表示你得和菲龍留在這裏，我認為你應該願意的。」

寶綺思顯得猶豫不決。

崔維茲說：「你看，當初是你要帶菲龍同行，我根本就反對，我確信她只會是個麻煩。因此——她的出現帶來一些束縛，你就必須自我調適。她待在這裏，所以你也得待在這裏，沒有別的辦法。」

寶綺思嘆了一口氣。「我想是吧。」

「好，詹諾夫呢？」

「他和菲龍在一起。」

「很好，你去換班，我有話跟他說。」

裴洛拉特走進來的時候，崔維茲還在研究行星地表。他先清了清喉嚨，表示他已經到了，然後說：「有什麼麻煩嗎，葛蘭？」

「不算真正的麻煩，詹諾夫，我只是不太確定。這是個很特殊的世界，我不知道它發生過什麼變故。當初海洋一定極遼闊，這點可以從海盆看出來，不過一律很淺。從這些地質遺跡中，我所能作出的最佳判斷，是這個世界原本有許多河道，而且海洋曾被淡化，也可能是海水本來就沒什麼鹽分。如果當初海洋裏的鹽分不多，就能解釋海盆中為何沒有大片鹽灘。或者也有可能，在海水流失的過程中，鹽分跟著一起流失——這當然會使它看來像人為的結果。」

裴洛拉特遲疑地說：「很抱歉，我對這些事一竅不通，葛蘭，但其中有任何一樣跟我們尋找的目標有關嗎？」

「我想應該沒有，可是我忍不住感到好奇。這顆行星是如何被改造成適宜人類居住的？它在改造之前又是什麼面貌？我若知道這些答案，或許就能了解它在遭到遺棄之後，也可能是之前，曾經發生什麼變故。如果我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許就能提早防範，避免發生不愉快的意外。」

「什麼樣的意外？它是個死去的世界，不是嗎？」

「的確死透了。非常少的水分，稀薄到不能呼吸的大氣，而寶綺思也偵測不到精神活動的跡象。」

「我認為這就夠確定了。」

「不存在精神活動，不一定代表沒有生物。」

「至少代表一定沒有危險的生物。」

「我不知道，但我想請教你的不是這個。我找到兩座城市，可當作我們探查的第一站，它們似乎處於極佳的狀況，其他城市也都一樣。不管是什麼力量毀掉了空氣和海洋，似乎完全未曾波及城市。言歸正傳，那兩座城市特別大。然而，較大的那個似乎缺少空地，它的外緣遠方有些太空航站，市內卻沒有這類場所。另外那個稍微小一點的，市內則有些開闊的空地，所以比較容易降落在市中心，不過那裏並非正式的太空航站。可是話說回來，誰又會計較呢？」

裴洛拉特顯得愁眉苦臉。「你是要我作決定嗎，葛蘭？」

「不，我自己會作決定，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看法。」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向四方延伸的大城比較像商業或製造業中心，具有開闊空地的較小城市則比較像行政中心。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行政中心，那裏有紀念性建築物嗎？」

「你所謂的紀念性建築物是什麼意思？」

裴洛拉特微微一笑，拉長了他緊繃的嘴脣。「我也不清楚，每個世界的建築風格都不相同，又會隨著時間改變。不過，我猜它們總是看來大而無當，而且豪華奢侈，就像我們在康普隆時置身的那座建築。」

這回輪到崔維茲露出微笑。「垂直望下去很難分辨，而在接近或飛離時，雖然可以從側面觀察，看出去卻會是一片混亂。你為什麼比較中意行政中心？」

「那裏比較有可能找到行星博物館、圖書館、檔案中心、大學院校等機構。」

「好，我們就去那裏，去那個較小的城市，也許我們會有所發現。我們已經失敗兩次，但這次也許會有所發現。」

「說不定這會是『幸運的三度梅』。」

崔維茲揚起眉毛。「你從哪裏聽來這個成語的？」

「這是個古老的成語。」裴洛拉特說，「我是在一則古代傳說中發現的，意思是第三次的嘗試終於帶來成功，我這麼想。」

「聽來很有道理。」崔維茲說，「很好，幸運的三度梅，詹諾夫。」

## 第十五章苔蘚

### 66

穿上太空衣的崔維茲看起來奇形怪狀，唯一露在外面的只有裝武器的兩個皮套——並非他平常系在臀部的那兩個，而是太空衣本身所附的堅固皮套。他慎重地將手銃插在右側，再將神經鞭插在左側。兩件武器都已經再度充電，而這一次，崔維茲憤憤地想，任何力量都無法再將它們奪走。

寶綺思帶著微笑說：「你還是準備攜帶武器，但這只是個沒有空氣和……算了！我再也不會質疑你的決定。」

崔維茲說：「很好！」說完便轉身幫裴洛拉特調整頭盔，他自己的頭盔則尚未戴上。

裴洛拉特從未穿過太空衣，他可憐兮兮地問道：「我在這裏面真能呼吸嗎，葛蘭？」

「我保證可以。」崔維茲說。

當他們將最後的接縫合上的時候，寶綺思站在一旁觀看，手臂攬著菲龍的肩膀。小索拉利人驚恐萬分地瞪著兩件撐起的太空衣，渾身不停打戰。寶綺思的手臂溫柔地緊摟著她，為她帶來一點安全感。

氣閘打開後，兩位男士走了進去，同時伸出鼓脹的手臂揮手道別。氣閘迅速關閉，外閘門隨即開啟，他們便拖著沉重的步伐，踏上一塊死氣沉沉的土地。

現在是黎明時分，天空當然絕對晴朗，泛著一種紫色的光芒，只不過太陽尚未升起。日出方向的地平線色彩較淡，看得出那一帶有些薄霧。

裴洛拉特說：「天氣很冷。」

「你覺得冷嗎？」崔維茲訝異地問。太空衣的絕熱效果百分之百，若說溫度偶有不適，也該是內部溫度過高，需要將體熱排放出去。

裴洛拉特說：「一點也不覺得，可是你看——」他的聲音透過無線電波傳到崔維茲的耳朵，聽來十分清楚。他一面說，一面伸出手指來指了一下。

他們正向一座建築物走去，在黎明的紫色曙光中，其斑駁的石質正面覆蓋著一層白霜。

崔維茲說：「由於大氣太稀薄，夜間會變得比你想象中更冷，白天則會異常炎熱。現在正是一天之中最冷的時刻，還要再過好幾個小時，才會熱得無法站在太陽底下。」

這句話簡直就像某種神祕的魔咒，才剛說完，太陽就在地平線上探出頭來。

「別瞪著它看。」崔維茲不疾不徐地說，「雖然你的面板會反光，紫外線也無法穿透，但那樣做還是有危險。」

他轉身背對著冉冉上升的太陽，讓自己的細長身影投射在那座建築物上。由於陽光的出現，白霜在他眼前迅速消失。一會兒之後，墻壁因潮濕而顏色加深，但不久便完全曬幹。

崔維茲說：「現在看起來，這些建築物不像空中看來那麼完好，到處都有龜裂和剝離的痕跡。我想這是溫度劇變造成的結果，還有，就是微量水分夜晚凍結而白天又融解，可能已經持續了兩萬年。」

裴洛拉特說：「入口處上方的石頭刻了一些字，可是已經斑駁得難以辨識。」

「你能不能認出來，詹諾夫？」

「大概是某種金融機構，至少我認出好像有『銀行』兩字。」

「那是什麼？」

「處理資產的儲存、提取、交易、投資、借貸等業務的地方——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整座建築物都用來做這個？沒有電腦？」

「沒有完全被電腦取代。」

崔維茲聳了聳肩，他並不覺得古代歷史的細節有什麼意思。

他們四下走動，腳步愈來愈快，在每棟建築物停留的時間也愈來愈短。此地一片死寂，令人心情沉重到極點。經過上萬年緩慢的崩解過程，他們闖入的這座城市已變作一副殘骸，除了枯骨之外什麼都沒留下。

他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標準的溫帶，可是在崔維茲的想象中，他的背部能感受到太陽的熱力。

站在崔維茲右側約一百米處的裴洛拉特，突然高聲叫道：「看那裏。」

崔維茲的耳朵立刻嗡嗡作響，他說：「別吼，詹諾夫。不論距離多遠，我都聽得清楚你小聲說話。那是什麼？」

裴洛拉特立刻降低音量說：「這座建築物叫作『諸世界會館』，至少，我認為那些銘文是這個意思。」

崔維茲走到他身邊。他們面前是一棟三層樓的建築，頂端的線條並不規則，而且堆著許多大塊的巖石碎片，彷彿那裏原來豎著一座雕像，但早已倒塌，跌得支離破碎。

「你確定嗎？」崔維茲說。

「如果我們進去，就能知道答案。」

他們爬了五級低矮而寬闊的臺階，又穿越了一個過大的廣場。在稀薄的空氣中，他們的金屬鞋踏在地上，僅僅引起細微的振蕩，算不上腳步聲。

「我明白你所謂的『大而無當、豪華奢侈』是什麼意思了。」崔維茲喃喃說道。

他們走進一間寬廣而又高聳的大廳，陽光從高處的窗戶射進來。室內受到陽光直射的角落過於刺眼，陰影部分卻又過於昏暗。這是由於空氣稀薄，難以散射光線的緣故。

大廳中央有一座比真人高大的人像，似乎是用合成石料製成的。其中一隻手臂已經脫落，另一隻的肩膀處也出現裂痕。崔維茲覺得如果用力一拍，那隻手臂也會立刻脫離主體。於是他退了幾步，彷彿擔心萬一過於接近，他會忍不住做出破壞藝術品的惡劣行為。

「不曉得這人是誰？」崔維茲說，「到處都沒有標示。我想，當初豎立這座石像的那些人，認為他的名氣實在太大，不需要任何識別文字。可是現在……」他發覺自己有愈來愈犬儒的危險，趕緊將注意力轉移到別處。

裴洛拉特正抬著頭向上看，崔維茲沿著他的目光望去，看到墻上有些標記——正確的說法則是銘文，不過崔維茲完全看不懂。

「不可思議。」裴洛拉特說，「也許已經過了兩萬年，可是在這裏，恰巧避開了陽光和濕氣，這些字仍可辨識。」

「我可看不懂。」崔維茲說。

「這是一種古老的字體，而且還是用美術字寫的。我來看看……七……一……二……」他的聲音愈來愈小，突然又高聲道，「這裏有五十個名字。據說太空世界共有五十個，而這裏又是『諸世界會館』，因此，我推測這些就是五十個太空世界的名字。或許是根據創建順序排列的，奧羅拉第一，索拉利則是最後一個。如果你仔細看，會發現共有七行，前面六行各有七個名字，最後一行則有八個。似乎他們原先計劃排出七乘七的方陣，索拉利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根據我的猜測，老弟，這份列表製作之初，索拉利尚未被改造，上面還沒有任何人居住。」

「我們現在位於哪個世界上？你看得出來嗎？」

裴洛拉特說：「你可以看到，第三行第五個，也就是排名第十九的世界，名字刻得比其他世界都大些。列表者似乎相當自我中心，特別要凸顯他們自己的地位。此外……」

「它叫什麼名字？」

「根據我所能作的最佳判斷，它應該叫『梅爾波美尼亞』，這是個我完全陌生的名字。」

「有沒有可能代表地球？」

裴洛拉特使勁搖頭，但由於被頭盔罩住，所以搖也是白搖。「在古老的傳說中，地球有好幾十個不同的名稱。蓋婭是其中之一，這你是知道的，此外泰寧、爾達等等也是，但是一律都很簡短。我不知道地球有較長的別名，也不知道有什麼別名接近梅爾波美尼亞的簡稱。」

「那麼，我們是在梅爾波美尼亞星上，而它並非地球。」

「沒錯。此外——其實我剛才正要說——除了字體較大，還有一項更好的佐證，那就是梅爾波美尼亞的坐標是『○，○，○』。一般說來，這個坐標都是指自己的行星。」

「坐標？」崔維茲愣了一下，「這份列表上也有坐標？」

「每個世界旁邊都有三個數字，我想應該就是坐標，否則還能是什麼？」

崔維茲沒有回答。他打開太空衣右大腿部位的一個小套袋，掏出一件和套袋有電線相連的精巧裝置。他將那個裝置湊到眼前，對著墻上的銘文仔細調整焦距。通常這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可是他的手指包在太空衣內，使這件工作變得極為喫力。

「照相機嗎？」裴洛拉特根本多此一問。

「它能將影像直接輸入太空艇的電腦。」崔維茲答道。

他從不同角度拍了幾張相片，然後說：「等一下！我得站高一點。幫我個忙，詹諾夫。」

裴洛拉特雙手緊緊互握，做成馬鐙狀，崔維茲卻搖了搖頭。「那樣無法支撐我的重量，你得趴下去。」

裴洛拉特喫力地依言照做，崔維茲將照相機塞回套袋，同樣喫力地踏上裴洛拉特的肩頭，再爬上石像的基座。他謹慎地搖了搖石像，測試它是否牢固，然後踩在石像彎曲的膝部，用它當踏腳石，身子向上一挺，抓到了那個斷臂的肩膀。他將腳尖嵌進石像胸前凹凸不平處，慢慢向上攀爬，喘了好幾回之後，終於坐到石像肩膀上。對那些古人而言，這座石像是他們尊崇的對象，而崔維茲的行為似乎是一種褻瀆。他愈想愈不對勁，因此盡量坐得輕點。

「你會跌下來受傷的。」裴洛拉特憂心忡忡地叫道。

「我不會跌下受傷，你卻可能把我震聾。」說完，崔維茲再度取出照相機。拍了幾張相片之後，他又將照相機放回原處，小心翼翼地爬下來，直到雙腳踏上基座，才縱身躍向地面。這下震動顯然造成致命的一擊，石像的另一隻手臂立刻脫落，在它腳旁跌成一小堆碎石。整個過程完全聽不到一點聲音。

崔維茲僵立在原處。他心中的第一個沖動，竟然是在管理員趕來抓人之前，盡快找個地方躲起來。真是難以想象，他事後回想，在這種情況下——不小心弄壞一件看似珍貴的東西——一個人怎麼立刻就回到了童年。雖然只有一下子，這種感覺卻刻骨銘心。

裴洛拉特的聲音聽來有氣無力，像是自己目睹甚至教唆了一件破壞藝術品的行為，但他還是設法說些安慰的話：「這——這沒什麼關係，葛蘭，反正它已經搖搖欲墜。」

他走近碎石四散的基座與地板，彷彿想要證明這一點。他剛伸出手來，準備撿起一塊較大的碎片，卻突然說：「葛蘭，過來這裏。」

崔維茲走過去，裴洛拉特指著一塊碎石，它顯然原本是那隻完好手臂的一部分。「那是什麼？」裴洛拉特問。

崔維茲仔細一看，那是一片毛茸茸的東西，顏色是鮮綠色。他用包在太空衣內的手指輕輕一擦，毫不費力就將它刮掉了。

「看起來非常像苔蘚。」崔維茲說。

「就是你所謂欠缺心靈的生命？」

「我並不完全確定它們欠缺心靈到什麼程度。我猜想，寶綺思會堅持這東西也有意識，可是她會聲稱這塊石頭也有意識。」

裴洛拉特說：「這塊石頭之所以會斷裂，你認為是不是這些苔蘚的緣故？」

崔維茲道：「說它們是幫兇我絕不懷疑。這個世界有充足的陽光，也有些水分——大氣的一半都是水蒸氣，此外還有氮氣和惰性氣體。二氧化碳卻只有一點點，因此會使人誤以為沒有植物生命。但是二氧化碳含量這麼低，也可能是因為幾乎全併入了巖石表層。假如這塊巖石含有一些碳酸鹽，或許苔蘚便會借著分泌酸液使它分解，再利用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在這顆行星上，它們可能是最主要的一種殘存生命。」

「實在有趣。」裴洛拉特說。

「的確如此，」崔維茲說，「可是趣味有限。各個太空世界的坐標其實更有趣，但我們真正想要的還是地球坐標。地球坐標若不在這裏，也許藏在這座建築的其他角落，或是其他建築物中。來吧，詹諾夫。」

「可是你知道……」裴洛拉特說。

「好了，好了，」崔維茲不耐煩地說，「待會兒再討論吧。我們必須找一找，看看這座建築還能提供什麼線索。氣溫愈來愈高了。」他看了看附在左手背上的小型溫標，「來吧，詹諾夫。」

他們拖著沉重的步伐一間一間尋找，盡可能將腳步放輕。這樣做並非擔心會發出聲響，或是擔心有人聽到，而是他們有點不好意思，唯恐引起震動而造成進一步的破壞。

他們踢起一些塵埃，並留下許多足跡。在稀薄的空氣中，塵埃只稍微揚起一點，便又迅速落回地面。

偶爾經過陰暗的角落時，其中一人便會默默指出又有正在生長的苔蘚。發現此地有生命存在，不論層次多麼低，似乎仍會帶來一點安慰。同理，走在一個死寂世界所形成的可怕且令人窒息的感覺，也因此而稍有舒緩。尤其是像這樣一個世界，到處都是人類的遺跡，在在顯示很久以前，此地曾經有過一段精緻的文明。

然後，裴洛拉特說：「我想這裏一定是個圖書館。」

崔維茲好奇地四下張望，先是看到一些書架，仔細一看，旁邊原來以為只是裝飾品的東西，好像應該是一些影視書。他小心翼翼地想拿起一本，覺得又厚又重，才明白那些只是盒子。他笨手笨腳地打開一盒，看到裏面有幾片圓盤。那些圓盤也都很厚，而且似乎相當脆弱，不過他並未驗證這個猜測。

他說：「原始得難以置信。」

「上萬年前的東西嘛。」裴洛拉特以歉然的口氣說，彷彿在幫古老的梅爾波美尼亞人辯護，駁斥崔維茲對其科技落後的指控。

崔維茲指著一盒影視書的側背，那裏有些模糊不清的古代花體字。「這是書名嗎？它叫什麼？」

裴洛拉特研究了一下。「我不很確定，老友。我想其中有個詞是指微觀生命，也許就是『微生物』的意思。我猜這些都是微生物學術語，即使譯成銀河標準語我也不懂。」

「有可能。」崔維茲懊喪地說，「而且，即使我們讀得懂，同樣可能對我們沒有任何幫助，我們對細菌可沒興趣。幫我個忙，詹諾夫，瀏覽一下這些書籍，看看可有任何有趣的書名。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我來檢查一下閱讀機。」

「這些就是閱讀機嗎？」裴洛拉特以懷疑的口吻說。他指的是一些矮胖的立方體，上面都有傾斜的屏幕，還有一個弧形的突出部分，也許可用來支撐手肘，或是放置電子筆記板——假如梅爾波美尼亞當年也有這種裝置。

崔維茲說：「如果這裏是圖書館，就一定有某種閱讀機，而這臺機器似乎很像。」

他萬分謹慎地擦掉屏幕上的灰塵，立刻感到鬆了一口氣，不論這個屏幕是什麼材料做的，至少沒有一碰之下便化為粉末。他輕輕撥弄控制鈕，一個接著一個，結果什麼反應都沒有。他又改試其他閱讀機，換了一臺又一臺，卻始終得不到任何反應。

他並不驚訝。即使空氣稀薄，這些裝置又不受水汽的影響，以致兩萬年後還能維持正常功能，但電源仍是一大問題。儲存起來的能量總有辦法散逸，不論如何防止都沒用。這個事實，其實就是無所不在又無可抗拒的熱力學第二定律。

裴洛拉特來到他身後，喚道：「葛蘭。」

「啊？」

「我找到一盒影視書……」

「哪一類的？」

「我想是有關太空飛行的歷史。」

「好極了——但我若是無法啟動這臺閱讀機，它對我們就沒有任何用處。」他雙手緊捏成拳，顯得十分沮喪。

「我們可以把它帶回太空艇。」

「我不知道怎麼用我們的閱讀機來讀它，根本裝不進去，我們的掃描系統也一定不相容。」

「但真有必要這麼費事嗎，葛蘭？如果我們……」

「的確有必要，詹諾夫。現在別打擾我，我正打算決定該怎麼做。我可以試著給閱讀機充點電，或許它只欠缺電力。」

「你要從哪裏取得電力？」

「嗯——」崔維茲掏出那兩件隨身武器，看了幾眼，便將手銃塞回皮套中。然後他「啪」的一下打開神經鞭的外殼，看了看能量供應指標，結果發現處於滿載狀態。

崔維茲趴到地板上，將手伸到閱讀機背面（他一直假設那就是閱讀機），試圖將它往前推。那臺機器向前移動了一點，他便開始研究他的新發現。

必定有一條電纜負責供應電源，它當然就是連到墻壁那條，可是他找不到明顯的插頭或接頭。（連最理所當然的事物都令人摸不著頭緒，他該如何研究這個外星古文化？）

他輕輕拉了一下那條電纜，又稍微用力試了試，再將電纜轉向一側，接著又轉向另一側。他按了按電纜附近的墻壁，又壓了壓墻壁旁邊的電纜。然後，他盡可能轉移注意力，開始研究閱讀機的半隱藏式背板，結果所有的努力都徒勞無功。

他單手按著地板準備起身，不料在身子站直之際，電纜竟被他拉了起來。究竟是哪個動作將它扯掉的，他自己沒有絲毫概念。

看來電纜並沒有斷開或扯裂，末端似乎相當平整，而它原來和墻壁連接的地方，則出現一個光滑的小圓洞。

裴洛拉特輕聲說：「葛蘭，我可不可……」

崔維茲朝他斷然揮了揮手。「現在別說話，詹諾夫，拜託！」

他突然發覺左手手套的皺褶粘著些綠色的東西，一定是剛才從閱讀機背面沾到一些苔蘚，而且把它們壓碎了。那隻手套因此有點潮濕，但在他眼前迅速幹掉，綠色的斑點漸漸變成了褐色。

他將注意力轉移到電纜上，仔細觀察被扯掉的那端。那裏果然有兩個小孔，可以容納兩條電線。

他又坐到地板上，打開神經鞭的電源匣，小心翼翼地拆除一條電線，再「咔嗒」一下將它扯松。然後他慢慢地、輕巧地將那根電線插進小孔，一直推到再也推不動為止。當他試著輕輕將它拉出來的時候，竟然發現拉不動了，好像被什麼東西抓住一樣。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用力拉它出來，但總算按捺住這個沖動。他又拆下另一條電線，推進另一個開口。這樣想必就能構成一個迴路，可將電力輸到閱讀機中。

「詹諾夫，」他說，「你用過各式各樣的影視書，看看有沒有辦法把那本插進去。」

「真有必……」

「拜託，詹諾夫，你一直想問些無關緊要的問題。我們只有這麼一點時間，我可不要等到三更半夜，溫度降到低點時，才能走出這座建築。」

「一定是這麼放的，」裴洛拉特說，「可是……」

「很好。」崔維茲說，「如果這是一本太空飛行史，就一定會從地球談起，因為太空飛行最早是在地球上發明的。我們來看看這玩意能否啟動了。」

裴洛拉特將影視書放進顯然是插口的地方，動作有點誇張。然後他開始研究各個控制鍵旁的標示，想找找有沒有任何操作說明。

在一旁等候的崔維茲低聲道（部分原因是為了舒緩自己的緊張情緒）：「我想這個世界上一定也有機器人——到處都有，而且顯然處於良好狀況，在近乎真空的環境中閃閃發光。問題是它們的電力同樣早已枯竭，而即使能重新充電，它們的腦部是否完好呢？槓桿和齒輪也許能維持千年萬年，可是腦部的微型開關和次原子機簧呢？它們的腦子一定壞掉了，就算完好如初，它們對地球又知道多少呢？它們……」

裴洛拉特說：「閱讀機開始工作了，老弟，看這裏。」

在昏暗的光線下，閱讀機屏幕開始閃爍，不過光度相當微弱。崔維茲將神經鞭的電力稍微加強，屏幕隨即轉趨明亮。由於空氣稀薄，太陽直射不到的地方都黯淡無光，因此室內一片朦朧幽暗，屏幕因而顯得更為明亮。

屏幕繼續一閃一滅，偶爾還掠過一些陰影。

「需要調整一下焦距。」崔維茲說。

「我知道，」裴洛拉特說，「但這似乎就是我能得到的最好結果，影片本身一定損壞了。」

這時陰影來去的速度變得極快，而且每隔一會兒，似乎就會出現一個類似漫畫的模糊畫面。後來畫面清晰了一下子，隨即再度暗下來。

「倒轉回去，固定在那個畫面上，詹諾夫。」崔維茲說。

裴洛拉特已在試著那樣做，但他倒回去太多，只好又向前播放，最後終於找到那個畫面，將它固定在屏幕上。

崔維茲急著想看其中的內容，但隨即以充滿挫折的口吻說：「你讀得懂嗎，詹諾夫？」

「不完全懂。」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瞇著眼睛盯著屏幕，「是關於奧羅拉的，這點我還看得出來。我想它是在講述第一波的超空間遠徵，『首度蜂擁』，上面這麼寫著。」

他繼續往下看，畫面卻又變得模糊黯淡。最後他終於說：「我看得懂的那些片斷，似乎全是有關太空世界的事跡，我找不到任何關於地球的記載。」

崔維茲苦澀地說：「不會有的。就像川陀一樣，這個世界上的地球資料已被清除殆盡。把這東西關掉吧。」

「可是沒有關係……」裴洛拉特一面說，一面關掉閱讀機。

「因為我們可以去其他圖書館碰碰運氣？其他圖書館也被清幹凈了，任何地方都一樣。你可知道——」他說話的時候一直望著裴洛拉特，現在卻突然瞪大眼睛，臉上的表情混雜著驚恐和惡心。「你的面板是怎麼回事？」他問道。

### 67

裴洛拉特自然而然舉起戴著手套的右手，摸了摸自己的面板，又將那隻手伸到眼前。

「這是什麼東西？」他的聲音充滿困惑。然後，他望著崔維茲，大驚小怪地叫道：「你的面板上也有些奇怪的東西，葛蘭。」

崔維茲自然而然想找鏡子照一照，可是附近根本沒有，即使真的有，也還需要一盞燈光。他喃喃說道：「到有陽光的地方去好嗎？」

崔維茲半推半拉著裴洛拉特，來到最近的一扇窗戶旁，兩人置身在一束陽光下。雖然太空衣具有良好的絕熱效果，他的背部仍能感到陽光的熱度。

他說：「面對著太陽，詹諾夫，把眼睛閉上。」

他立刻看出裴洛拉特的面板出了什麼問題。在玻璃面板與金屬化太空衣的接合處，正繁殖著茂密的苔蘚，以致面板周圍多了一圈綠色的絨毛。崔維茲明白，自己的情形也完全一樣。

他用藏在手套中的一根手指頭，在裴洛拉特的面板四周颳了一下，苔蘚隨即掉落些許，綠色碎屑沾在他的手套上。崔維茲將它們攤在陽光下，看得出它們雖然閃閃發亮，卻似乎很快就變硬變幹了。他又試了一次，這回苔蘚變得又幹又脆，一碰就掉，而且漸漸轉為褐色。於是，他開始用力擦拭裴洛拉特的面板周圍。

「幫我也這樣做，詹諾夫。」一會兒之後，他又問道：「我看起來幹凈了嗎？很好，你也一樣。我們走吧，我認為沒有必要再待在這裏。」

此時，在這個沒有空氣的廢城裏，太陽的熱度已經令人難以忍受。石造建築物映著亮閃閃的光芒，幾乎會刺痛人的眼睛。崔維茲要瞇著眼纔敢逼視那些建築，而且他盡可能走在街道有陰影的一側。不久，他在某座建築物正面的一道裂縫前停下腳步，那道裂縫相當寬，足以讓他藏在手套中的小指伸進去。他也果真這麼做了，抽回手來一看，喃喃說道：「苔蘚。」然後，他故意走到陰影的盡頭，將沾著苔蘚的小指伸出來，在陽光下曝曬了一會兒。

他說：「二氧化碳是關鍵，凡是能得到二氧化碳的地方——腐朽的巖石也好，任何地方都好——它們都有辦法生長。我們會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你知道吧，也許還是這顆垂死行星上最豐富的二氧化碳源。我想，是從面板邊緣漏出去了一點點。」

「所以苔蘚會在那裏生長。」

「對。」

返回太空艇的路途似乎很長，比黎明時分所走的那段路長得多，當然也炎熱得多。然而，當他們接近太空艇時，發現它仍處於陰影之下。這一點，崔維茲的計算至少是正確的。

裴洛拉特說：「你看！」

崔維茲看到了，閘門邊緣圍著一圈綠色的苔蘚。

「那裏也在漏？」裴洛拉特問。

「當然啦。我確定只有極少量，但這種苔蘚似乎是微量二氧化碳的最佳指標，我從未聽過有什麼儀器比它們更靈敏。它們的孢子一定無所不在，哪怕只有幾個二氧化碳分子的地方，那些孢子也會萌芽。」他將無線電調到太空艇用的波長，又說：「寶綺思，你聽得到嗎？」

寶綺思的聲音在他們兩人耳際響起。「聽得到。你們準備進來了嗎？有什麼收獲？」

「我們就在外面。」崔維茲說，「可是千萬別打開氣閘，我們會由外面開啟。重復一遍，千萬別打開氣閘。」

「為什麼？」

「寶綺思，你就照我說的做，好不好？等一下我們可以好好討論。」

崔維茲拔出手銃，謹慎地將強度調到最低，然後瞪著這柄武器，顯得猶豫不決，因為他從未用過最低強度。他環顧四周，卻找不到較脆弱的物體當試驗品。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他將手銃瞄準附近的巖質山丘——遠星號便棲息在那座山丘的陰影下——結果目標並未變得紅熱。他自然而然摸了摸射中的部位，有溫熱的感覺嗎？由於穿著絕熱材料的太空衣，他絲毫無法確定。

他又遲疑了一下，然後想到，太空艇外殼的抗熱能力，無論如何應該和山丘屬於同一數量級。於是他將手銃對準閘門邊緣，很快按了一下扳機，同時屏住了氣息。

幾公分範圍內的苔蘚類植物，立刻都變成黃褐色。他在變色的苔蘚附近揮了揮手，稀薄的空氣便產生一絲微風，但即使這樣的微風，也足以將這些焦黃的殘渣吹得四散紛飛。

「有效嗎？」裴洛拉特焦切地問道。

「的確有效。」崔維茲說，「我將手銃調成了低能量的熱線。」

他開始沿著閘門周圍噴灑熱線，那些鮮綠的附著物隨即變色，再也不見一絲綠意。然後他敲了敲閘門，試圖將殘留的附著物震下來，一團褐色的灰塵便飄落地面。由於這團灰塵實在太細，甚至能被微量的氣體托起，在稀薄的空氣中飄蕩許久。

「我想現在可以打開閘門了。」崔維茲說完，便用手腕上的控制器拍發出一組無線電波密碼，從太空艇內部啟動開啟機制，閘門隨即出現一道隙縫。等到閘門打開一半時，崔維茲說：「別浪費時間，詹諾夫，趕快進去。別等踏板了，爬進去吧。」

崔維茲自己緊跟在後，並且用調低強度的手銃噴著閘門邊緣。當踏板放下後，他也照樣噴了一遍。然後他才發出關閉閘門的訊號，同時繼續噴灑熱線，直到閘門完全關閉為止。

崔維茲說：「我們已經進了氣閘，寶綺思。我們會在這裏待幾分鐘，你還是什麼都別做！」

寶綺思的聲音傳了過來，她說：「給我一點提示。你們都還好嗎？裴怎麼樣？」

裴洛拉特說：「我在這裏，寶綺思，而且好得很，沒什麼好擔心的。」

「你這麼說就好，裴。可是待會兒一定要有個解釋，我希望你了解這一點。」

「一言為定。」崔維茲一面說，一面打開氣閘內的燈光。

穿著太空衣的兩人面面相覷。

崔維茲說：「我們要將這顆行星的空氣盡量抽出去，所以得耐心等一會兒。」

「太空艇的空氣呢？要不要放進來？」

「暫時不要。我跟你一樣急著掙脫這套太空衣，詹諾夫。但我先要確定已完全擺脫了跟我們一塊進來——或是粘在我們身上的孢子。」

借著氣閘燈光差強人意的照明，崔維茲將手銃對準閘門與艇體的內側接縫，很有規律地先沿著地板噴灑熱線，然後向上走，繞了一圈之後又回到地板。

「現在輪到你了，詹諾夫。」

裴洛拉特不安地扭動了一下，崔維茲又說：「你大概會感到有點熱，但應該不會有更糟的感覺。如果開始覺得不舒服，你就趕緊說。」

他將不可見的光束對準對方面板噴灑，尤其是邊緣部分，然後一步步擴及太空衣其他各處。

「抬起兩隻手臂，詹諾夫。」他喃喃地發號施令，接著又說：「把雙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抬起一條腿來，我必須清理你的鞋底。現在換另一隻腳，你覺得太熱嗎？」

裴洛拉特說：「不怎麼像沐浴在涼風中，葛蘭。」

「好啦，現在換我嘗嘗自己的處方是什麼滋味，也幫我全身噴一噴。」

「我從來沒拿過手銃。」

「你一定要拿著。像這樣抓緊，用你的拇指按這個小按鈕，同時用力壓緊皮套。對，就是這樣。現在對著我的面板噴，要不停地慢慢移動，詹諾夫，別在一處停留太久。接著噴頭盔其他部分，然後往下走，對準臉頰和頸部。」

崔維茲不斷下達指令，直到全身都被噴得熱乎乎，出了一身又粘又膩的汗水之後，他才將手銃要回來，檢查了一下能量指標。

「已經用掉一大半。」說完，他開始很有規律地噴灑氣閘內部，每面艙壁都來回噴了好幾遍。直到手銃耗光電力，而且由於持久的高速放電而變得燙手，他才將手銃收回皮套中。

這個時候，他才終於發出進入太空艇的訊號。內門打開時，立刻傳來一陣嘶嘶聲，空氣瞬間湧入氣閘，令他覺得精神為之一振。空氣的清涼以及對流作用，能將太空衣的熱量急速帶走，效率要比熱輻射高出許多倍。他的確馬上感到冷卻的效果，那或許只是一種想象，但不論想象與否，他都十分歡迎這種感覺。

「脫掉太空衣，詹諾夫，把它留在氣閘裏面。」崔維茲說。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裴洛拉特說，「我第一優先想做的事，就是好好沖個澡。」

「那可不是第一優先。事實上，在此之前，甚至在你紓解膀胱壓力之前，恐怕你得先跟寶綺思談一談。」

寶綺思當然在等他們，臉上流露出關切的神情。菲龍則躲在她後面探頭探腦，雙手緊緊抓住寶綺思的左臂。

「發生了什麼事？」寶綺思以嚴厲的口吻問道，「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在預防傳染病，」崔維茲冷冰冰地說，「所以我要打開紫外輻射燈。取出墨鏡戴上，請勿耽擱時間。」

等到紫外線加入壁光之後，崔維茲才將濕透的衣服一件件脫下來，每件都用力甩了甩，還拿在手中翻來覆去轉了半天。

「只是為了預防萬一。」他說，「你也這樣做，詹諾夫。還有，寶綺思，我得全身剝個精光，如果會令你不自在，請到隔壁艙房去。」

寶綺思說：「我既不會不自在，也不會感到尷尬。你的模樣我心裏完全有數，我當然不會看到什麼新鮮東西。什麼樣的傳染病？」

「只是些小東西，但若任其自由發展，」崔維茲故意用輕描淡寫的語氣說，「會給人類帶來極大的災害，我這麼想。」

68

一切終於告一段落，紫外輻射燈也已經功成身退。當初在端點星，崔維茲首度踏上遠星號的時候，太空艇中就備有許多操作說明與指導手冊。根據這些錄成影片的復雜說明，紫外輻射燈的用途正是消毒殺菌。然而崔維茲想到，如果乘客來自流行日光浴的世界，這種裝置難免構成一種誘惑——用來將皮膚曬成時髦的古銅色——而且真會有人這麼做。不過無論怎樣使用，這種光線總是具有消毒殺菌的效果。

此時太空艇已進入太空，在不至於令大家難過的前提下，崔維茲盡量朝梅爾波美尼亞的太陽接近，並且讓太空艇翻騰扭轉，以確定表面全部受到紫外線的照射。

最後，他們才將棄置氣閘內的兩套太空衣救回來，並且詳加檢查，直到連崔維茲都滿意為止。

「如此大費周章，」寶綺思終於忍不住說道，「只是為了苔蘚。崔維茲，你是不是這麼說的？苔蘚？」

「我管它們叫苔蘚，」崔維茲說，「是因為它們使我聯想到那種植物。然而，我並不是植物學家。我所能作的描述，只是它們綠得異常，也許能借著非常少的光能生存。」

「為何是非常少的光能？」

「那些苔蘚對紫外線極其敏感，在陽光直射的場所無法生長，甚至根本不能存活。它們的孢子散佈各處，無論陰暗的角落、雕像的裂縫、建築物的基部表面，只要是有二氧化碳的地方，它們都能生長繁殖，靠著散射光子所攜帶的能量維生。」

寶綺思說：「我覺得你認為它們有危險。」

「大有可能。假如我們進來的時候，有些孢子附著在我們身上，或者被我們卷進來，它們會發現這裏光線充足，卻不含有害的紫外線，此外還有大量水分，以及源源不絕的二氧化碳。」

「在我們的空氣中，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三。」寶綺思說。

「對它們而言已經太豐富了，而我們呼出的氣體則含有百分之四。萬一孢子在我們的鼻孔或皮膚生長呢？萬一它們分解破壞我們的食物呢？萬一它們製造出致命的毒素呢？即使我們千辛萬苦將它們消滅，只要還有少數孢子存活，一旦被我們帶到另一顆行星，它們也足以長滿那個世界，再從那裏轉移到其他世界。天曉得它們會造成多大的災害？」

寶綺思搖了搖頭。「不同形式的生命，不一定就代表有危險，你太輕易殺生了。」

「這是蓋婭在說話。」崔維茲說。

「當然是，但我希望你認為我說得有理。那些苔蘚剛好適應這個世界的環境，這是因為少量的光線對它們有利，大量的光線卻會殺死它們；同理，它們能利用偶爾飄來的幾絲二氧化碳，但太多或許就會令它們死亡。所以說，除了梅爾波美尼亞之外，它們可能無法在其他世界生存。」

「你要我在這件事情上賭運氣嗎？」崔維茲追問。

寶綺思聳了聳肩。「好啦，別生氣，我明白你的立場。身為孤立體，你除了那樣做，也許並沒有其他選擇。」

崔維茲正想回嘴，可是菲龍清脆而高亢的聲音突然插進來，說的竟然是她自己的語言。

崔維茲問裴洛拉特道：「她在說些什麼？」

裴洛拉特答道：「菲龍是在說……」

然而，菲龍彷彿這纔想起她的母語不容易懂，改口說：「你們在那裏有沒有看到健比在那裏？」

她咬字十分清楚，寶綺思高興得露出微笑。「她的銀河標準語是不是說得很好？幾乎沒花什麼時間。」

崔維茲低聲道：「若是由我講，會愈講愈糊塗。還是你跟她解釋吧，寶綺思，我們沒在那顆行星上發現機器人。」

「我來解釋。」裴洛拉特說，「來吧，菲龍。」他一隻手臂溫柔地摟住那孩子的肩頭，「到我們的艙房來，我拿另一本書給你看。」

「書？關於健比的嗎？」

「不能算是……」艙門便在他們身後關上了。

「你可知道，」崔維茲一面不耐煩地目送他們，一面說，「我們扮演這孩子的保姆，簡直是在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崔維茲，這樣做可曾妨礙到你尋找地球？完全沒有。反之，扮演保姆可以建立溝通管道，減輕她的恐懼，帶給她關愛，這些成就難道不值一哂嗎？」

「這又是蓋婭在說話。」

「沒錯。」寶綺思說，「那麼我們來談點實際的。我們造訪了三個古老的太空世界，結果一無所獲。」

崔維茲點了點頭。「十分正確。」

「事實上，我們發現每個世界都相當兇險，對不對？奧羅拉上有兇猛的野狗，索拉利上有怪異危險的人類，而梅爾波美尼亞上則存在著具有潛在威脅的苔蘚。這顯然代表說，一個世界一旦孤立起來，不論上面有沒有人類，都會對星際社會構成威脅。」

「你不能將這點視為通則。」

「三次通通應驗，當然不由得你不信。」

「你相信的又是什麼呢，寶綺思？」

「我會告訴你的，請以開放的心胸聽我說。如果銀河中有數千萬個彼此互動的世界，當然這也是實際情形，又如果每個世界都純粹由孤立體組成，事實上也正是如此，那麼在每個世界上，人類都居於主宰的地位，能將他們的意志加在非人的生命形態上，加在無生命的地理環境上，甚至加諸彼此身上。所以說，當今的銀河其實就是個非常原始、非常笨拙而且功能不當的蓋婭星系，是個聯合體的雛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你想要說什麼。但這並不表示當你說完之後，我會同意你的說法。」

「只要你願意聽就好，同不同意隨你高興，但是請注意聽。銀河若想運作，原始蓋婭星系是唯一的方式，而且愈是遠離原始形態、愈是接近蓋婭星系就愈好。銀河帝國是個『強勢原始蓋婭星系』的嘗試，在它分崩離析後，時局便開始迅速惡化。後來，又不斷有人企圖強化原始蓋婭星系，基地邦聯便是一個例子。此外騾的帝國也是，第二基地計劃中的帝國也是。不過，縱使沒有這些帝國或邦聯，縱使整個銀河陷入動亂，那也是個連成一氣的動亂，每個世界都和其他世界保持互動，即使只是滿懷敵意的互動。這樣的銀河，本身還是個聯合體，因此不是最壞的情況。」

「那麼，什麼纔是最壞的情況？」

「你自己知道答案是什麼，崔維茲，你已經親眼目睹。如果一個住人世界完全解體，居民個個成了真正的孤立體，又如果它和其他人類世界失去了一切互動，它就會朝向惡性發展。」

「像癌一樣？」

「正是，索拉利不就是現成的例子嗎？它和所有的世界對立。而在那個世界上，所有的個體也都處於對立狀態，你全都看到了。萬一人類完全消失，最後一點紀律也會蕩然無存，互相對立的情勢將變得毫無章法，就像那些野狗，或者只剩下天然的力量，就像那些苔蘚。我想你懂了吧，我們愈是接近蓋婭星系，社會就會愈美好。所以，為何要在尚未達到蓋婭星系的時候，就半途而廢呢？」

崔維茲默默瞪著寶綺思，好一會兒才說：「我要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可是，你為何假設藥量和藥效永遠成正比——喫一點若有好處，多喫便會更好，全部服下則是最好的？你自己不是也指出，那些苔蘚或許只能適應微量的二氧化碳，過多的話就會殺死它們嗎？一個身高兩米的人，要比一米高和三米高的人都來得有利。如果老鼠長成大象般的塊頭，那是毫無益處的，它根本活不下去。同理，大象縮成老鼠的大小也一樣糟糕。

「每樣東西，大至恆星小至原子，都有自然的尺度、自然的復雜度，以及種種最適宜的特質，而生物和活生生的社會也必定如此。我並不是說舊銀河帝國合乎理想，也當然看得出基地邦聯的缺陷，可是我不會因此就說：由於完全孤立不好，完全聯合便是好的。這兩種極端也許同樣可怕，而舊式銀河帝國無論多麼不完美，卻可能是我們能力的極限。」

寶綺思搖了搖頭。「我懷疑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說法，崔維茲。你是不是想要辯稱，既然病毒和人類同樣不令人滿意，你就希望鎖定某種介於其間的生物——例如粘菌？」

「不，但我或許可以辯稱，既然病毒和超人同樣不令人滿意，我就希望鎖定某種介於其間的生物——例如凡夫俗子。然而我們並沒有爭論的必要，一旦找到地球，我就能得到解答。我們在梅爾波美尼亞，發現了另外四十七個太空世界的坐標。」

「你全部會去造訪？」

「如果有必要，每個都會去。」

「不怕各有各的風險？」

「不怕，或許只有那樣才能找到地球。」

裴洛拉特早已回來，將菲龍一個人留在他的艙房。他似乎有話要說，卻夾在寶綺思與崔維茲的快速舌戰中無法開口。當雙方你來我往之際，他只能輪流瞪著他們兩人。

「那得花多少時間？」寶綺思問。

「不論得花多少時間，」崔維茲說，「但也許在下一站就能找到所需的線索。」

「或者通通徒勞無功。」

「那要等全部找完才知道。」

此時，裴洛拉特終於逮到機會插一句嘴。「但何必找呢，葛蘭？我們已經有答案了。」

崔維茲朝裴洛拉特不耐煩地揮了揮手，揮到一半卻突然打住，轉過頭來茫然問道：「什麼？」

「我說我們已經有答案了。在梅爾波美尼亞上我就一直想告訴你，至少試了五次，你卻過於專注手頭的工作……」

「我們有了什麼答案？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在說地球！我想我們已經知道地球在哪裏了。」

## 第六篇阿爾法

## 第十六章諸世界中心

### 69

崔維茲瞪了裴洛拉特良久，並露出明顯的不悅神情。然後他說：「是不是你看到什麼我沒看到的，卻沒有告訴我？」

「不是。」裴洛拉特好言好語答道，「其實你也看到了，正如我剛才說的，我試圖向你解釋，你卻沒心情聽我說。」

「好，你就再試一次。」

寶綺思說：「別對他兇，崔維茲。」

「我沒對他兇，我只是在問問題，你別寵壞他。」

「拜託，」裴洛拉特道，「你們兩位都聽我說，不要你一言我一語的。你還記不記得，葛蘭，我們討論過當年尋找人類起源的嘗試？那個亞瑞夫計劃？你知道的，就是試圖標出每顆行星的創建年代。這個計劃所根據的假設，是人類曾以起源世界為中心，同時向四面八方進行殖民。因此，若從較新的行星逐步追溯到較老的行星，就能從各個方向匯聚到起源世界。」

崔維茲不耐煩地點了點頭。「我記得這個方法根本行不通，因為每個世界的創建年代都不可靠。」

「沒錯，老夥伴。但亞瑞夫研究的世界都是第二波殖民者建立的，當時超空間旅行已極為先進，殖民世界一定分佈得相當凌亂。跳躍很遠的距離是非常簡單的事，所以殖民世界不一定以徑向對稱的方式向外擴張。這一點，當然增加了創建年代的不確定性。

「可是你再想想，葛蘭，想想那些太空世界，它們是由第一波殖民者建立的。當時超空間旅行沒那麼進步，後來居上的情形可能很少，甚至根本沒有。雖然在第二波擴張時，幾千萬個世界的建立也許毫無規律，可是第一波卻只有五十個世界，它們有可能分佈得很規則。雖然第二波擴張持續了兩萬年，建立了數千萬個世界，可是第一波的五十個世界，卻只是幾世紀間的成果——相較之下，幾乎像是同時建立的。這五十個世界放在一起，應該大略構成球對稱，而對稱中心就是那個起源世界。

「我們已經擁有這五十個世界的坐標。你拍攝下來了，記得嗎，你坐在石像上拍的。不論是什麼力量或什麼人試圖毀掉地球的資料，要不是忽略了這些坐標，就是沒想到它們會提供我們所需的資料。你現在唯一需要做的，葛蘭，就是調整那些坐標，修正兩萬年來的恆星運動，然後找出球形的中心。那個中心會相當接近地球之陽，至少接近它兩萬年前的位置。」

當裴洛拉特滔滔不絕時，崔維茲的嘴巴不自覺地微微張開，等到對方的長篇大論結束之後，又過了好一會兒，他才終於闔上嘴巴。然後他說：「可是我為什麼沒想到呢？」

「我們還在梅爾波美尼亞的時候，我就試圖告訴你。」

「我確信你嘗試過，而我卻拒絕聽。我向你道歉，詹諾夫。其實是我根本沒料到……」他感到很不好意思，沒有再說下去。

裴洛拉特輕輕笑了幾聲。「沒料到我會說出這麼重要的話。我想通常我的確不會，但這件事可是我的本行，你懂了吧。我自己也承認，一般說來你大可不必聽我嘮叨。」

「沒這回事。」崔維茲說，「事情不是這樣的，詹諾夫。我覺得自己是個笨蛋，而我活該有這種感覺。我再次向你道歉，然後我就得去找電腦了。」

他們兩人一同走進駕駛艙。當崔維茲雙手放在桌面上，幾乎與電腦合成一個「人／機」生命體時，裴洛拉特像往常一樣，目不轉睛凝視著他，既驚嘆又感到無法置信。

「我必須作些假設，詹諾夫。」由於已經和電腦融為一體，崔維茲的表情有點茫然，「我得假設第一個數字是距離，單位為秒差距；其他兩個數字都是以弳為單位的角度，勉強可說前一個標示上下，後一個標示左右。我還必須假設角度的正負號是依據銀河標準規約，而那個『○，○，○』代表梅爾波美尼亞的太陽。」

「聽來很有希望。」裴洛拉特說。

「是嗎？數字的排列共有六種可能、正負號的組合共有四種可能、距離的單位也許是光年而不是秒差距，還有角度的單位也許是度而不是弳，這就構成九十六種不同的變化。此外，如果距離單位是光年，我並不確定用的是哪種年。還有另一個問題，我不知道角度的測量究竟是用什麼規約——我想，應該是以梅爾波美尼亞的赤道為準，可是本初子午線在哪裏？」

裴洛拉特皺起眉頭。「聽你這麼一說，好像又絕望了。」

「沒有絕望。奧羅拉和索拉利都在這份名單上，而我知道它們在太空中的位置。我將根據這些坐標，試著尋找這兩顆行星，如果找錯了地方，我就改用另一種規約，直到坐標給出正確位置為止。這樣我就能知道，我在坐標規約上所作的假設有何錯誤。一旦改正了，我就可以開始尋找那個球心。」

「有那麼多可能的變化，會不會很難判斷？」

「什麼？」崔維茲愈來愈全神貫注。等到裴洛拉特將問題重復了一遍，他才答道：「喔，還好，這些坐標很可能是遵循銀河標準規約，找出未知的本初子午線並不困難。標定太空位址的各種系統都出現得很早，大多數的天文學家都相當肯定，它們甚至是在星際旅行前所建立的。人類在某些方面非常保守，用慣了一組數值規約之後，幾乎不會再作任何更改。我想，甚至有人會將它們誤認為自然法則——其實這樣也好，因為若是每個世界都有自己的測量規約，而且每個世紀都會改變，我相信科學發展絕對會因而受阻，甚至永遠停滯不前。」

他顯然一面說話一面工作，因為他的言語始終斷斷續續。此時他又喃喃道：「現在保持肅靜。」

說完這句話，他整個臉皺了起來，神情顯得極為專注。幾分鐘之後，他才靠回椅背，深深吸了一口氣，以平靜的口吻說：「規約正確，我已經找到奧羅拉，絕對沒問題。看到了嗎？」

裴洛拉特凝視著星像場，目光聚焦在接近中央的一顆亮星上。「你肯定嗎？」

崔維茲說：「我自己的意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電腦也肯定。畢竟我們造訪過奧羅拉，十分清楚它的特徵——直徑、質量、光度、溫度、光譜細目等等，更遑論附近恆星的分佈模式。電腦說它就是奧羅拉。」

「那麼我想，我們必須接受它的說法。」

「相信我，我們必須接受。我來調整一下顯像屏幕，電腦就能開始工作。五十組坐標早已輸入，它會一個一個處理。」

崔維茲一面說，一面開始調整屏幕。雖然電腦通常是在四維時空中運作，但將結果呈現給人類時，顯像屏幕鮮有超過二維的需要。可是現在，屏幕似乎展成一個漆黑的三維空間，深度與長寬相當。崔維茲幾乎將艙內的光線完全熄滅，好讓星光的影像更容易觀察。

「現在要開始了。」他低聲道。

一會兒之後，便出現一顆恆星，接著是另一顆，然後又是一顆。每多出現一顆星，屏幕的影像隨即變換一次，以便能將所有的星光納入屏幕。看起來，彷彿太空在他們眼前逐漸遠去，因此全景的範圍愈來愈大。除此之外，還有上下的移動，左右的移動……

最後，五十個光點盡數出現，全部懸掛在三維空間中。

崔維茲說：「我希望能看到一個美麗的球狀排列，可是這個看來卻像一個匆促捏成的雪球，而且是由過硬的、砂礫過多的雪所捏成的。」

「這樣會不會前功盡棄？」

「會增加些困難，但我想這是沒辦法的事。恆星本身的分佈並不均勻，可住人行星當然也一樣，因此這些新世界一定不會構成完美的幾何圖形。電腦會考慮過去兩萬年來最可能的運動模式，將每個光點調整到目前的位置——即使過了那麼長的時間，所需的調整其實也不多——然後，再利用它們建構一個『最佳球面』。換句話說，就是在太空中找出一個球面，使所有光點和它的距離都是最小值。最後我們再找出那個球面的球心，地球就該位於球心附近，至少我們希望如此。這不會花太多時間的。」

70

果然沒有花太多時間。雖然崔維茲對這臺電腦所創造的奇跡早已習以為常，它的速度還是令他驚訝不已。

崔維茲剛才曾對電腦下過一道指令，要它在定出「最佳球心」後，發出一個柔和而餘音裊裊的音調。這樣做並沒有什麼特殊理由，只是為了心理上的滿足罷了，因為一旦聽到這個聲音，也許就代表這次的探索已告一段落。

幾分鐘後電腦便發出聲音，聽來像是輕敲銅鑼所激起的柔美響聲。音量由小而大，直到他們都能感到微微的震動，才慢慢消逝在空氣中。

寶綺思幾乎立刻出現在艙門口。「什麼聲音？」她瞪大眼睛問道，「緊急狀況嗎？」

崔維茲說：「根本沒事。」

裴洛拉特熱心地補充道：「我們也許找到地球的位置了，寶綺思，那一聲就是電腦報告這個好消息的方式。」

她走進了駕駛艙。「應該讓我有個心理準備。」

崔維茲說：「抱歉，寶綺思，我沒想到聲音會那麼大。」

菲龍跟著寶綺思走進來，問道：「為什麼有那個聲音，寶綺思？」

「我看得出她也很好奇。」崔維茲往椅背一靠，感到十分疲倦。下一步，就是在真實銀河中驗證這個發現——將心力集中在那個球心的坐標上，看看是否真有Ｇ型恆星存在。但是他再一次變得優柔寡斷，不願進行這個簡單的步驟，換句話說，他無法讓自己面對真實測驗的可能答案。

「沒錯。」寶綺思說，「她為何不該好奇呢？她和我們一樣是人類。」

「她的單親可不會這麼想。」崔維茲心不在焉地說，「這小孩令我擔心，她是個麻煩。」

「何以見得？」寶綺思質問。

崔維茲雙手一攤，答道：「只是一種感覺。」

寶綺思白了他一眼，再轉身對菲龍說：「我們正在設法尋找地球，菲龍。」

「地球是什麼？」

「另一個世界，可是很特別，我們的祖先都來自那個世界。你從那些讀物中，有沒有學到『祖先』是什麼意思，菲龍？」

「是不是XX？」最後兩個字並非銀河標準語。

裴洛拉特說：「那是祖先的古老詞匯，寶綺思。在我們的語言中，跟它最接近的是『先人』。」

「太好了。」寶綺思突然露出燦爛的笑容，「我們的先人都來自地球，菲龍。你的、我的、裴的、崔維茲的先人都是。」

「你的，寶綺思——還有我的也是。」菲龍的口氣似乎透著疑惑，「他們都是從地球來的？」

「先人只有一種。」寶綺思說，「你的先人就是我的先人，大家的先人都一樣。」

崔維茲說：「聽來這孩子好像非常明白她和我們不同。」

寶綺思對崔維茲低聲道：「別那麼說。一定要讓她認為自己沒什麼不同，沒有根本上的差異。」

「我認為，雌雄同體就是根本上的差異。」

「我是指心靈。」

「轉換葉突也是根本上的差異。」

「喂，崔維茲，別那麼難伺候。她既聰明又有人性，其他都是枝微末節。」

她轉身面對菲龍，音量恢復正常大小。「靜靜想一想，菲龍，想想這對你有什麼意義。你的先人和我的先人一樣，而在每個世界上——很多很多的世界——人人都擁有共同的先人，他們原來住在一個叫做地球的世界。這就表示我們都是親戚，對不對？現在回到我們的艙房，想一想這件事。」

菲龍若有所思地望了崔維茲一眼，隨即轉身跑開，寶綺思還在她臀部親暱地拍了一下。

然後寶綺思轉向崔維茲說：「拜託，崔維茲，答應我，以後她在附近的時候，不要再說那種話，免得她認為自己跟我們不同。」

崔維茲說：「我答應你。我並不想妨礙或破壞她的學習過程，可是，你也知道，她的確跟我們不一樣。」

「只是某些方面有點差異，正如我跟你有所不同，裴跟你也不完全一樣。」

「別太天真了，寶綺思，菲龍的差異要大得多。」

「大一點而已。相較之下，她和我們的相似點卻重要得多。她和她的同胞有一天會成為蓋婭星系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還是極有用的一部分。」

「好吧，我們別爭論了。」他萬分不情願地轉身面對電腦，「現在，恐怕我得在真實太空中，查證一下地球是否在那個位置上。」

「恐怕？」

「嗯，」崔維茲聳起雙肩，希望做個至少有點幽默感的動作，「萬一附近沒有符合條件的恆星，那該怎麼辦？」

「沒有就沒有吧。」寶綺思說。

「我不知道現在就查證究竟有沒有意義，幾天之內我們都還無法進行躍遷。」

「這幾天你都會為了揣測答案而坐立不安。現在就查出來吧，等待不會改變既成的事實。」

崔維茲緊抿著嘴坐在那裏，過了一會兒才說：「你說得對。很好，那麼——現在就開始。」

他再度轉身面向電腦，雙手按在桌面的手掌輪廓上，顯像屏幕隨即變得一片漆黑。

寶綺思說：「那麼我走了，我留下來會令你神經緊張。」她揮了揮手，離開了駕駛艙。

「現在我們要做的，」崔維茲喃喃說道，「首先是檢查電腦的銀河地圖。即使地球之陽果真在計算出的位置上，地圖應該也沒有收錄。不過我們再……」

當顯像屏幕閃現羣星背景時，他的聲音在驚訝中逐漸消失。星辰數量極多，大多十分黯淡，偶爾穿插著一顆較明亮的恆星，在屏幕上分佈得很平均。但在相當接近中央的地方，有一顆令眾星黯然失色的明亮星辰。

「我們找到了。」裴洛拉特高聲歡呼，「我們找到了，老弟，看看它有多亮。」

「位於坐標中心的恆星看來都很亮。」崔維茲顯然試圖壓抑過早的歡喜，以免事後證明是一場空，「畢竟，攝取這個影像的鏡頭，距離坐標中心只有一秒差距。話又說回來，中央那顆恆星顯然不是紅矮星或紅巨星，光芒也不是高溫的藍白色。等資料出來再說吧，電腦正在查詢資料庫。」

經過幾秒鐘的沉默後，崔維茲說：「光譜型為G2。」他又頓了頓，才繼續說下去，「直徑，一百四十萬公里——質量，端點星之陽的一點零二倍——表面溫度，絕對溫標六千度——自轉速度緩慢，週期接近三十天——沒有異常活動或不規則的變化。」

裴洛拉特說：「這不都是擁有可住人行星的典型條件嗎？」

「很典型，」崔維茲一面說，一面在昏暗中點著頭，「因此符合我們對地球之陽的預期。假如生命的確源自地球，地球之陽就樹立了最初的典範。」

「所以說，周圍有可住人行星的機會相當大。」

「我們不必臆測這一點。」聽崔維茲的口氣，他正感到困惑不已，「根據銀河地圖的記載，它有一顆擁有人類生命的行星——可是加了一個問號。」

裴洛拉特的興致愈來愈高。「那正是我們預期的情況，葛蘭。那裏的確有一顆住人行星，可是那個神祕力量企圖掩蓋這個事實，因此相關資料模糊不清，使得製作電腦地圖的人無法確定。」

「不，正是這點令我不安。」崔維茲說，「這並非我們應當預期的結果，我們應當預期的是更極端的情況。想想看，地球的相關資料被清除得多徹底，制圖者不該知道那個行星系有生命存在，更遑論人類生命，他們甚至不該知道地球之陽的存在。太空世界全都不在地圖中，又為何會有地球之陽呢？」

「嗯，無論如何，它就是在那裏。這是事實，何必爭論呢？那顆恆星還有沒有其他資料？」

「有個名字。」

「啊！叫什麼？」

「阿爾法。」

頓了頓之後，裴洛拉特熱切地說：「那就對了，老友，這是最後一個小小的佐證。想想它的含意。」

「它有什麼含意嗎？」崔維茲說，「對我而言，它只是個名字，而且是個古怪的名字，聽來不像銀河標準語。」

「的確不是銀河標準語，而是地球的一種史前語言。寶綺思的母星叫作蓋婭，也是源自這種語言。」

「那麼，阿爾法是什麼意思？」

「那個古老的語言，第一個字母叫『阿爾法』，這是最可靠的史前知識之一。在遙遠的古代，阿爾法有時用來代表第一件事物，例如某個太陽命名為阿爾法，就意味著它是第一個太陽。而第一個太陽，難道不就是人類最初的行星——地球——所環繞的恆星嗎？」

「你確定嗎？」

「絕對確定。」裴洛拉特說。

「在早期的傳說中——畢竟你是神話學家——可曾提到地球之陽有什麼非常特殊的性質？」

「怎麼會有呢？根據定義，它應該是最標準的，而電腦告訴我們的那些特徵，我猜通通再標準不過了。到底是不是？」

「我想，地球之陽應該是顆單星？」

裴洛拉特說：「嗯，當然啦！據我所知，所有的住人世界都是環繞著單星。」

「這點我早就該想到。」崔維茲說，「問題是，顯像屏幕中央那顆恆星並非單星，而是一對雙星。雙星之中較亮的那顆的確很標準，電腦所提供的就是有關它的資料。然而，還有一顆恆星環繞著它，週期大約是八十年，質量則是前者的五分之四。我們無法用肉眼看出它們其實是兩顆星，但若將影像放大，我確定就看得出來。」

「這點你肯定嗎，葛蘭？」裴洛拉特著實吃了一驚。

「這是電腦告訴我的。如果我們眼前是一對雙星，它就不是地球之陽，不可能是。」

71

崔維茲中斷了與電腦的接觸，艙內頓時大放光明。

這顯然就是請寶綺思回來的訊號，菲龍則尾隨在她身後。「好啦，結果如何？」寶綺思問。

崔維茲以平板的語調說：「多少有些令人失望。在我原本希望找到地球之陽的地方，我卻找到一對雙星。地球之陽是單星，所以中央那顆絕對不是。」

裴洛拉特說：「現在怎麼辦，葛蘭？」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本來就沒有指望在正中央看到地球之陽。即使是太空族所建立的世界，也不會恰好形成完美的球面。奧羅拉——那個最古老的太空世界——也有可能產生自己的殖民者，而這就可能使球面扭曲。此外，地球之陽在太空中的運動速度，也許和太空世界的平均速度不盡相同。」

裴洛拉特說：「所以地球可能在任何地方，你是不是這個意思？」

「不，不能說是『任何地方』。所有可能的誤差加起來也不會太大，地球之陽一定位於球心坐標附近。我們到找的這顆幾乎剛好在坐標上的恆星，一定是地球之陽的近鄰。地球之陽竟然有個如此相似的鄰居——唯有雙星這點例外——這也實在令人驚訝，可是事實一定如此。」

「可是這樣的話，我們應該能在地圖上看到地球之陽，對不對？我的意思是，在阿爾法附近？」

「不對，因為我確定地球之陽根本不在地圖上。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們最初找到阿爾法的時候，我才會感到信心動搖。不論它和地球之陽多麼相似，光憑它被收錄在地圖中這一點，就令我懷疑它不是真貨。」

「好吧，那麼，」寶綺思說，「何不將注意力集中到真實太空的這組坐標上？然後，如果發現有顆明亮的恆星接近球心，可是不在電腦地圖中，又如果這顆恆星性質和阿爾法非常相近，卻是一顆單星，那不就是地球之陽嗎？」

崔維茲嘆了一口氣。「如果一切如你所說，我願意拿我的一半財產打賭，賭你所說的恆星就是地球這顆行星的太陽。可是，現在我又有些猶豫，不想驗證這個假設。」

「因為你可能失敗？」

崔維茲點了點頭。「然而，」他說，「給我一點時間喘口氣，我就會強迫自己去做。」

正當三個大人你看我、我看你之際，菲龍走近電腦桌面，好奇地瞪著上面的手掌輪廓。她的小手向那個輪廓探去，崔維茲趕緊伸出手臂格開她，同時厲聲道：「不準亂碰，菲龍。」

小索拉利人似乎嚇了一跳，立刻躲進寶綺思溫暖的臂膀中。

裴洛拉特說：「我們必須面對現實，葛蘭。萬一你在太空中什麼也沒找到，那該怎麼辦？」

「那我們將被迫重拾原先的計劃，」崔維茲說，「一一造訪其他四十七個太空世界。」

「萬一那樣做也一無所獲呢，葛蘭？」

崔維茲心煩意亂地搖了搖頭，彷彿要阻止那種想法在腦中生根。他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膝蓋，突然冒出一句：「那時我會再想別的辦法。」

「可是如果先人的世界根本不存在呢？」

聽到這個女高音般的聲音，崔維茲猛然抬起頭來。「誰在說話？」他問。

這一問其實是多此一舉。難以置信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他也非常確定到底是誰發問。

「是我。」菲龍答道。

崔維茲望著她，微微皺起眉頭。「你聽得懂我們的談話嗎？」

菲龍說：「你們在尋找先人的世界，可是你們還沒找到，也許根本沒有一個世界。」

「沒有『那個』世界。」寶綺思輕聲糾正她。

「不，菲龍。」崔維茲以嚴肅的口吻說，「是有人花了很大的工夫將它藏起來。如此努力地隱藏一樣東西，意味著那樣東西非隱藏起來不可。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了解。」菲龍說，「就像你不讓我碰桌上的手影。正因為你不讓我碰，意味著碰一碰會很有趣。」

「啊，但你碰就不有趣了，菲龍。寶綺思，你在製造一個怪物，她會把我們全毀了。除非我坐在電腦前面，否則再也別讓她進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也請三思而後行，好嗎？」

然而，這段小插曲似乎驅走了他的優柔寡斷。他說：「顯然，我最好開始工作了。如果我只是坐在這裏，無法決定該怎麼做，那小丑怪馬上會接管這艘太空艇。」

艙內燈光立刻變暗，寶綺思壓低聲音說：「答應我，崔維茲，她在附近的時候，別稱她怪物或醜怪。」

「那就好好盯牢她，教她一些應有的禮節。告訴她小孩不該跟大人講話，還要盡量少在大人面前出現。」

寶綺思皺起眉頭。「你對小孩子的態度實在太過分了，崔維茲。」

「或許吧，不過現在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以既滿意又寬心的語調說：「那是真實太空中的阿爾法。而在它的左側，稍微偏上的位置，是一顆幾乎同樣明亮，但並未收錄在銀河地圖中的恆星。那就是地球之陽，我敢拿我所有的財產打賭。」

### 72

「好了啦，」寶綺思說，「即使你輸了，我們也不會拿走你任何財產，所以何不直截了當找出答案呢？你一旦能進行躍遷，我們立刻造訪那顆恆星。」

崔維茲搖了搖頭。「不！這次並非由於猶豫或恐懼，而是為了小心謹慎。我們造訪了三個未知的世界，三次都遭到始料未及的危險，而且三次都被迫匆匆離去。這次是最緊要的關鍵，我不要再盲目行事，至少在能力範圍內要盡量避免。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知道有關放射性的含混傳說，那根本不夠。誰也不可能料到，在距離地球約一秒差距的地方，竟然有一顆擁有人類生命的行星……」

「在阿爾法周圍，真有一顆擁有人類生命的行星嗎？」裴洛拉特問道，「你說過電腦在後面打了個問號。」

「即使如此，」崔維茲說，「還是值得試一試。為何不去瞧瞧呢？倘若上面果真住有人類，我們就去問問他們對地球了解多少。畢竟，對他們而言，地球並非傳說中遙不可及的世界，而是他們的近鄰；在他們的天空，地球之陽一定既明亮又耀眼。」

寶綺思以深思熟慮的口吻說：「這個主意不壞。我突然想到，如果阿爾法擁有一個住人世界，其上居民又不是你們這種典型的孤立體，那麼他們也許會很友善，我們就有可能獲得一些美食來換換口味。」

「還能結識一些和藹可親的人，」崔維茲說，「別忘了這一點。你同意這樣做嗎，詹諾夫？」

裴洛拉特說：「由你決定，老弟。不論你到哪裏，我一定奉陪。」

菲龍突然問道：「我們會不會找到健比？」

寶綺思趕緊搶在崔維茲前面回答：「我們會找找看，菲龍。」

於是崔維茲說：「那就這麼決定了，向阿爾法前進。」

73

「兩顆大星星。」菲龍指著顯像屏幕說。

「沒錯，」崔維茲說，「是有兩顆。寶綺思，切記要看好她，我不希望她亂碰任何東西。」

「她對機械裝置很著迷。」寶綺思說。

「是啊，我知道，」崔維茲說，「可是我不敢領教。不過老實告訴你，看到顯像屏幕上兩顆恆星同時閃耀，我倒是跟她一樣著迷。」

那兩顆恆星的確相當燦爛，兩者幾乎都像個圓盤。屏幕早已自動增強過濾密度，用來消除「硬輻射」並降低星光亮度，以避免對視網膜構成傷害。結果，屏幕上只剩下少數幾顆亮星，那對雙星則以高傲且近乎孤立的王者姿態高掛天際。

「事實上，」崔維茲說，「我以前從未如此接近一個雙星系。」

「從未？」裴洛拉特聲音中透出幾許訝異，「怎麼可能呢？」

崔維茲哈哈大笑。「雖然我常在太空中來來去去，詹諾夫，但我並非你想象中的銀河遊俠。」

裴洛拉特說：「在遇到你之前，葛蘭，我從來沒有到過太空。但我總是認為，任何人只要上了太空……」

「就什麼地方都會去。我了解，那是很自然的想法。足不離地的人最大的問題，就是不論理智如何說服他們，仍然無法想象銀河的實際大小。即使我們在太空中旅行一輩子，銀河絕大多數地方還是去不了。此外，根本沒有人去過雙星系。」

「為什麼？」寶綺思皺著眉頭說，「相較於在銀河中游蕩的孤立體，我們蓋婭上的人對天文學所知不多，可是在我的印象中，雙星似乎並不罕見。」

「的確如此。」崔維茲說，「其實嚴格說來，雙星的數量比單星還多。然而，兩顆靠得很近的恆星，會害得行星無法循著一般過程形成。雙星擁有的行星物質比單星來得少，而即使雙星系中有行星形成，通常軌道也不太穩定，極少出現適宜住人的條件。

「我猜早期的星際探險者，一定近距離研究過許多雙星。可是一段時日之後，為了殖民的目的而探索時，他們的目標便僅限於單星。當然啦，一旦銀河遍佈了殖民世界，幾乎所有的星際旅行便都和貿易或交通有關，而且一律在單星旁的住人世界之間進行。在軍事活動頻仍時期，我想，假如某對雙星剛好具有戰略地位，有時會在環繞其中之一的小型無人世界上設立據點。可是隨著超空間旅行漸趨完善，那樣的據點也就變得沒必要了。」

裴洛拉特以謙虛的口吻說：「真不敢想象我有多麼孤陋寡聞。」

崔維茲只是咧嘴笑了笑。「別被我唬到了，詹諾夫。我在艦隊的時候，聽過無數過時戰術的演講；根本沒有人計劃或打算使用那些戰術，討論它們純粹只是一種傳統。我剛剛只不過是隨便賣弄了一點。回過頭來想想，你懂得那麼多神話學、民間傳說和古代語文，這些我都一竅不通，只有你和少數專家才懂。」

寶綺思說：「沒錯，但那兩顆恆星雖然構成雙星系，其中之一的軌道上卻有一顆住人行星。」

「我們希望的確如此，寶綺思。」崔維茲說，「凡事皆有例外，再加上鄭重其事標了一個問號，使它更加令人費解——不行，菲龍，那些按鈕不是玩具——寶綺思，要不就用手銬把她銬起來，要不就帶她出去。」

「她不會弄壞任何東西的。」寶綺思雖然在為菲龍辯護，仍將那索拉利小孩拉到自己身邊，「既然你對那顆可住人行星如此感興趣，我們還在這裏等什麼？」

「原因之一，」崔維茲說，「這是人之常情，我想趁機在近距離觀察一下雙星系。此外，謹慎也是人之常情，而我也不例外。正如我解釋過的，自從我們離開蓋婭，沒有一件事不讓我變得更加小心謹慎。」

裴洛拉特說：「這兩顆恆星哪一顆是阿爾法，葛蘭？」

「我們不會迷路的，詹諾夫。電腦曉得究竟哪顆纔是阿爾法，因此我們也曉得。它是溫度較高、顏色較黃的那顆，這是因為它比較大的緣故。而右側那一顆，則發出明顯的橙色光芒，有點像奧羅拉的太陽，想必你還記得。你注意到了嗎？」

「經你這麼一提醒，我就注意到了。」

「很好，那顆則比較小。你提到的那種古老語言，第二個字母是什麼？」

裴洛拉特想了一下，然後說：「貝塔。」

「那麼我們就稱橙色那顆為貝塔，黃白色那顆為阿爾法，而我們現在的目標正是阿爾法。」

## 第十七章新地球

### 74

「四顆行星。」崔維茲喃喃說道，「全都很小，再加上一長串小行星，並沒有氣態巨星。」

裴洛拉特說：「你認為這令人失望嗎？」

「並不盡然，這是預料中的事。互相環繞的雙星彼此如果很接近，就不會有行星環繞其中任何一顆，而只能環繞兩者的重心。但是那種行星幾乎不可能適宜住人，因為太遠了。

「反之，如果雙星彼此分得夠開，各自的穩定軌道上就能有行星存在，前提是那些行星和雙星之一足夠接近。而這兩顆恆星，根據電腦資料庫的記錄，平均間距為三十五億公里，甚至在『近星點』，也就是兩者最接近的時候，相隔也有十七億公里。一顆行星距離雙星之一若不超過兩億公里，即可處於穩定軌道，但更大的軌道上則不可能有行星存在。這就表示絕不會有氣態巨星，因為那種行星距離恆星必定很遠。可是這又有什麼差別呢？反正氣態巨星都不可住人。」

「但這四顆行星中，也許有一顆適宜人類居住。」

「事實上，只有第二顆真有這個可能。原因之一，是唯有它才大到足以保有大氣層。」

他們迅速航向第二顆行星，接下來的兩天中，它的影像逐步擴大。起先是莊嚴而保守地膨脹，等到他們確定沒有任何船艦前來攔截，其影像的膨脹便愈來愈快，幾乎達到了駭人的速度。

現在，遠星號位於云層上方一千公里處，循著一條臨時軌道疾速飛行。崔維茲繃著臉說：「電腦記憶庫在『住人』的注記後面加上問號，我終於知道是為什麼了。它沒有明顯的輻射跡象，夜半球沒有火光，無線電波則到處都沒有。」

「云層似乎挺厚的。」裴洛拉特說。

「不至於將電波輻射隱藏起來。」

他們望著下方不停轉動的行星，團團打轉的白云色調極為和諧，其間偶爾出現一些隙縫，透出代表海洋的青色圖案。

崔維茲說：「就住人世界而言，此地云量算是很重，可能是個相當陰沉的世界。」當他們再度鉆入夜面陰影時，他又補充道：「而最令我困擾的一點，是我們沒收到任何太空站的呼叫。」

「你的意思是，應該像我們剛到康普隆時那樣？」裴洛拉特問。

「任何住人世界都會那樣做。我們得停下來接受例行盤查，包括證件、貨物、停留時間等等。」

寶綺思說：「或許由於某種原因，我們錯過了呼叫訊號。」

「他們可能使用的波長，我們的電腦通通接收得到。而且我們還一直送出自己的訊號，結果卻喚不出任何人，也得不到一點迴音。如果沒跟太空站的人員聯絡上，就徑行俯沖到云層下，是一種違反太空禮儀的行為，但我認為沒有其他選擇了。」

於是遠星號開始減速，同時增強反重力以維持原來的高度。等它再度回到白晝區，速度已經減得很低。崔維茲與電腦合作無間，在云層中找到一個夠大的裂縫，太空艇立刻下降，一舉穿過那個云隙。他們隨即見到波濤洶湧的海洋，那想必是強風造成的結果。海面在他們下方數公里處，好像一塊滿是皺褶的絨布，還點綴著由泡沫構成的隱約線條。

他們飛出那片晴空，來到云層之下。正下方遼闊的海水變成青灰色，溫度也顯著降低。

菲龍一面盯著顯像屏幕，一面用子音豐富的母語說個不停。一會兒之後，她才改用銀河標準語，以顫抖的聲音說：「下面我看到的是什麼？」

「那是海洋，」寶綺思以安撫的口吻說，「是非常非常多的水。」

「為什麼不會幹掉呢？」

寶綺思看了看崔維茲，後者答道：「水太多了，所以幹不掉。」

菲龍以近乎哽咽的語調說：「我不要那些水，我們離開這裏。」此時遠星號正通過一團暴風雨，顯像屏幕因而變成乳白色，上面還有雨點形成的紋路。菲龍突然開始尖叫，好在聲音不太刺耳。

駕駛艙的燈光暗下來，太空艇的動作變得有些不順暢。

崔維茲驚訝地抬起頭來，高聲喊道：「寶綺思，你的菲龍已經大到可以轉換能量了，她正利用電力試圖操縱太空艇，快阻止她！」

寶綺思伸出雙臂抱住菲龍，將她緊緊擁入懷中。「沒事，菲龍，沒事，沒什麼好怕的。這只不過是另一個世界，像這樣的世界還多著呢。」

菲龍情緒放鬆了些，不過仍在繼續發抖。

寶綺思對崔維茲說：「這孩子從來沒有見過海洋，據我所知，也可能從未經驗過雨和霧。你就不能有點同情心嗎？」

「如果她動太空艇的腦筋，我就絕不同情，她那樣做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危險。把她帶到你們的艙房去，讓她冷靜下來。」

寶綺思勉強點了點頭。

裴洛拉特說：「我跟你一道去，寶綺思。」

「不，不要，裴，」她答道，「你留在這裏。我來安撫菲龍，你來安撫崔維茲。」說完便轉身離去。

「我不需要安撫。」崔維茲對裴洛拉特吼道，然後又說，「很抱歉，或許我的情緒忽然失控，但我們不能讓一個小孩玩弄操縱裝置，你說對不對？」

「當然不能。」裴洛拉特說，「可是事出突然，寶綺思一時之間不知所措，否則她一定能制止菲龍。菲龍實在算是很乖了，想想她的處境，被迫遠離家鄉，還有她的——她的機器人，而且被迫過著她所不了解的生活，毫無選擇餘地。」

「我知道。當初可不是我要帶她同行的，記得吧，那是寶綺思的主意。」

「沒錯，但我們如果不帶她走，這孩子準死無疑。」

「好吧，待會兒我會向寶綺思道歉，也會向那孩子道歉。」

但他仍舊眉頭深鎖，裴洛拉特柔聲問道：「葛蘭，老弟，還有什麼事困擾著你？」

「這海洋。」崔維茲說。他們早已鉆出暴風雨，但云層濃密依舊。

「海洋有什麼不對勁？」裴洛拉特問。

「太多了就是問題。」

裴洛拉特一臉茫然，崔維茲突然又說：「沒有陸地，我們沒看到任何陸地。大氣絕對正常，氧和氮的比例恰到好處，因此這顆行星一定經過精密改造，也一定擁有維持氧氣含量的植物。在自然狀況下，不會出現這樣的大氣——想必只有地球例外，這種大氣原本就是地球上形成的，天曉得是怎麼回事。不過，話說回來，經過精密改造的行星總有足夠的乾燥陸地，最多可佔總表面積的三分之一，而絕不會少於五分之一。所以說，這顆行星既然經過精密改造，怎麼又會缺乏陸地呢？」

裴洛拉特說：「或許，因為這顆行星是雙星系的一部分，所以和一般的情形完全不同。也許它並未接受過精密改造，而是以特殊方式演化出大氣的，但在環繞單星的行星上，這種方式卻少之又少。這裏有可能獨立發展出生命，就像地球一樣，只不過都是水中生物。」

「就算我們接受這點，」崔維茲說，「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益處。水中生物絕不可能發展出科技，因為科技總是建立在火的發明上，而水火是不相容的。一顆擁有生命卻沒有科技的行星，並不是我們找尋的目標。」

「這點我了解，但我只是在作理論上的考量。畢竟，據我們所知，科技僅僅完整發展過一次——就是在地球上。在銀河其他角落，科技都是由銀河殖民者播種的。如果只有一個研究案例，你就不能說科技『總是』如何如何。」

「在水中行動得具備流線型的形體，因此水中生物不能有不規則的外形，或是像人手那樣的附肢。」

「烏賊就有觸手。」

崔維茲說：「我承認我們可以作各種臆測，但你若是幻想在銀河某個角落，會獨立演化出一種類似烏賊的智慧生物，而且發展出一種無火的科技，你就是在想象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這是我的看法。」

「這只是你的看法。」裴洛拉特柔聲說。

崔維茲突然哈哈大笑。「很好，詹諾夫，我看得出你是在強詞奪理，來報復我剛才對寶綺思大吼大叫，而你的確很成功。我答應你，如果找不到陸地，我們會盡可能搜尋海洋，看看能否找到你所說的文明烏賊。」

他在說這番話的時候，太空艇再度進入夜面陰影，顯像屏幕也變得一片漆黑。

裴洛拉特心中一凜。「我一直在想個問題，」他說，「這樣到底安不安全？」

「什麼到底安不安全，詹諾夫？」

「在黑暗中像這樣高速飛行。我們也許會愈飛愈低，最後一頭栽進海里，然後立刻報銷。」

「相當不可能，詹諾夫，真的！電腦讓我們始終沿著一條重力線飛行，換句話說，它一直讓行星重力場保持固定強度，這就表示它使我們和海平面幾乎維持固定距離。」

「可是有多高呢？」

「將近五公里。」

「這樣還是不能真正讓我心安，葛蘭。難道我們不可能遇到陸地，而撞上我們看不見的山峯嗎？」

「我們看不見，可是太空艇的雷達會看見，而電腦會引導太空艇繞過或飛越山峯。」

「那麼，萬一經過的是平地呢？我們會在黑暗中失之交臂。」

「不，詹諾夫，我們不會錯過的。水面反射的雷達波和陸地反射的完全不同，水面基本上是平坦的，陸地則崎嶇不平。因此相較之下，陸地反射的雷達波顯得極為紊亂。電腦能分辨其中的差別，如果眼前出現陸地，它隨時會告訴我們。就算是大白天，而且整個行星陽光普照，電腦也一定會比我更早發現陸地。」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幾小時後，他們又回到白晝區，下面仍是起起伏伏的空曠海洋。每當他們偶爾穿越暴風雨，海洋就會暫時在眼前消失。暴風雨多得數也數不清，有一次，強風甚至將遠星號吹離原來的路徑。根據崔維茲的解釋，電腦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費，並減少太空艇受損的機會，所以才沒有強行對抗。通過那團亂流之後，電腦果然將太空艇的航道緩緩矯正回來。

「可能是個颶風的外緣。」崔維茲說。

裴洛拉特道：「聽我說，老弟，我們只顧著由西往東飛——或說由東往西飛，觀察到的只有赤道而已。」

崔維茲說：「這樣做實在很傻，是不是？其實，我們的飛行路徑是個西北／東南方向的大圓，它會帶著我們穿過熱帶和南北兩個溫帶。我們每次重復這條路徑，它便會自動偏西一點，因為行星一直在自轉。所以說，我們是在很有規律地逐漸掃過整個世界。不過，由於直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遇上陸地，根據電腦的計算，大型陸塊存在的幾率已小於十分之一，大型島嶼的幾率則小於四分之一。我們每多繞一圈，這些幾率就會再降一點。」

「你可知道換成我會怎麼做嗎？」裴洛拉特慢條斯理地說，此時他們又被夜半球吞噬。「我會跟這顆行星保持足夠的距離，利用雷達掃描正面的整個半球。云層不會是什麼問題，對不對？」

崔維茲說：「然後急速拉昇，來到另一側，再進行同樣的工作，或者乾脆等待行星自轉過來——那是後見之明，詹諾夫。通常來到一顆可住人行星，都得先停靠在某座太空站，取得一條降落路徑，或是被趕走，誰會料到根本找不到太空站？即使沒在任何太空站停靠，直接來到云層底下，誰又會料到無法很快找到陸地？可住人行星就是——陸地！」

「當然並非全是陸地。」裴洛拉特說。

「我不是在說那個。」崔維茲突然變得很興奮，「我是說我們找到陸地了！安靜！」

崔維茲雖然努力剋制，仍舊難掩興奮之情。他將雙手放到桌面上，整個人又變成電腦的一部分。「是一座島嶼，大約二百五十公里長，六十五公里寬，不會差多少。面積大概有一萬五千平方公里左右，不算大，但也不小，在地圖上不只一個點。等一等——」

駕駛艙的燈光轉暗，終至完全熄滅。

「我們在做什麼？」裴洛拉特自然而然將聲音壓得很低，彷彿黑暗是個脆弱的東西，大聲一點就會震碎。

「讓我們的眼睛適應黑暗。現在太空艇正在這座島嶼上空盤旋，仔細看看，你能看到什麼東西嗎？」

「沒有——可能有些小光點，但我不確定。」

「我也看到了，現在我要插入望遠鏡片。」

果然有燈光！能看得很清楚，一團團的燈光零星散佈各處。

「上面有人居住。」崔維茲說，「可能是這顆行星上唯一住人之處。」

「我們該怎麼做？」

「我們等到白天再說，這就給了我們幾小時的休息時間。」

「他們不會攻擊我們嗎？」

「用什麼攻擊？除了可見光和紅外線，我沒有偵測到其他的輻射。這是一座住人的島嶼，而且顯然民智已開。他們也擁有科技，但無疑是前電子時代的科技，所以我認為沒什麼好擔心的。萬一我猜錯了，電腦也會及早警告我們。」

「一旦白晝降臨了呢？」

「我們當然馬上著陸。」

### 75

當清晨第一道陽光穿透云隙，照亮這座島嶼一部分的時候，他們駕著太空艇緩緩下降。島上一片鮮綠，內地有一排低矮的波浪狀山丘，一直延伸到泛紫色的遠方。

他們在接近地面時，看到了四下分佈的雜樹林，以及穿插其間的果樹園，不過大部分地區都是經營良好的農場。在他們正下方，也就是島嶼的東南岸，則是一片銀色的海灘，後面有一排斷斷續續的圓石，更遠處還有一片草地。他們偶爾也會看到一些房舍，不過彼此都很分散，並沒有構成任何城鎮。

最後，他們發現了一個模糊的道路網，路旁稀疏地排列著一棟棟住宅。接著，在清晨涼爽的空氣中，他們偵察到遠方有一輛飛車。根據它的飛行方式，他們確定那並非一隻大鳥，而的確是一輛飛車。這是他們在這顆行星上，首次見到智慧生命活動的明確跡象。

「可能是個自動交通工具，假如他們不用電子零件也能做到的話。」崔維茲說。

寶綺思說：「大有可能。我認為如果有人在操縱，它就會朝我們飛過來。我們必定是個奇觀——一艘航具緩緩下降，卻沒用到反推噴射火箭。」

「在任何行星上，這都是個奇觀。」崔維茲語重心長地說，「重力太空航具的降落過程，不會有太多世界曾經目睹。那海灘是個理想的著陸地點，但海風若吹起來，我可不希望太空艇泡水。所以，我要向圓石另一側的草坪飛去。」

「至少，」裴洛拉特說，「一艘重力太空艇降落時，不會把別人的財產燒焦。」

在降落的最後一個階段，太空艇慢慢伸出四個寬大的腳墊，接著便輕巧地著陸。由於承受了太空艇的重量，四個腳墊全部陷入土中。

裴洛拉特又說：「不過，只怕我們會留下壓痕。」

「至少，」寶綺思說，「氣候顯然相當適中，甚至算得上溫和。」從她的聲音，聽得出她有點不以為然。

有個人站在草地上，凝望著太空艇降落的過程。她未曾顯現任何恐懼或驚訝的神色，臉上只流露出十分著迷的表情。

她穿得非常少，證明寶綺思對此地氣候的估計很正確。她的臀部圍著一條印有花朵圖樣的短裙，大腿沒有任何遮蔽物，腰部以上也完全赤裸，而她的涼鞋則似乎是帆布制的。

她的頭發又黑又長，幾乎垂到腰際，看來非常光滑柔潤。她有著淡棕色的皮膚，以及一對瞇瞇眼。

崔維茲四下掃視了一遍，發現周遭沒有其他人。他聳了聳肩，然後說：「嗯，現在是大清早，居民可能大多在室內，甚至可能還在睡覺。話說回來，我並不認為這是個人口眾多的地區。」

他轉頭對其他兩人說：「我出去跟那個女子談談，她若能說些我聽得懂的話，那麼你們……」

「我倒認為，」寶綺思以堅決的口吻說：「我們還是一起出去比較好。那女子看來完全沒有危險，而且，反正我想出去伸伸腿，呼吸一下這顆行星的空氣，也許還能張羅一些本地食物。我也要菲龍重溫一下置身一個世界的感覺，此外，我想裴會希望在近距離檢視那女子。」

「誰？我？」裴洛拉特臉上頓時出現紅暈，「根本沒這回事，寶綺思，但我的確是我們這個小隊的通譯。」

崔維茲又聳了聳肩。「真是牽一發動全身。不過，雖然她看來也許毫無危險，我仍打算帶著我的武器。」

「我可不信，」寶綺思說，「你會想用它們對付那個少女。」

崔維茲咧嘴一笑。「她很迷人，對不對？」

崔維茲首先離開太空艇，而由裴洛拉特殿後。寶綺思走在中間，一隻手擺在背後拉住菲龍的小手。菲龍則緊跟著寶綺思，小心翼翼地走下斜梯。

黑發少女繼續興致勃勃地旁觀，沒有向後移動半步。

崔維茲喃喃說道：「好，我們來試試看。」

他將原本按著武器的雙手抬起來，開口道：「我問候你好。」

那少女思索了一會兒，然後說：「我問候尊駕，亦問候尊駕之同伴。」

裴洛拉特興奮地說：「太好了！她說的是古典銀河標準語，而且發音字正腔圓。」

「我也聽得懂。」崔維茲一面說，一面擺了擺手，表示其實並非完全聽得懂，「我希望她懂得我的意思。」

他露出一副友善的表情，帶著微笑說：「我們從遙遠的太空飛來，我們來自另一個世界。」

「甚好。」少女以清脆的女高音說，「尊駕之航具自帝國而來？」

「這艘太空艇來自一個遙遠的星體，它的名字就叫遠星號。」

少女抬起頭，看了看太空艇上的字樣。「那可是其含義？若果如此，又若果第二字為『星』，那麼注意看，它給印反了。」

崔維茲正準備反駁，裴洛拉特卻欣喜若狂地說：「她說得對，『星』這個字的確是在兩千多年前才反過來的。這是個多麼難得的機會，遇到了活生生的古典標準語，讓我可以詳細研究一番。」

崔維茲仔細打量這名少女。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出頭，胸部雖然秀挺卻不豐滿。但她看來並非尚未發育成熟，她的乳頭不小，乳暈顏色也很深，不過後者或許是棕色皮膚造成的結果。

他說：「我名叫葛蘭・崔維茲，這位是我的朋友詹諾夫・裴洛拉特，那位女士是寶綺思，那個小孩叫做菲龍。」

「尊駕所來自的遠方星體，是否存在為男子取雙名之慣例？我名廣子，為廣子之女。」

「你的父親呢？」裴洛拉特突然插嘴。

廣子不以為然地聳了聳肩，答道：「他的名字，家母說喚作史慕爾，然則毫無重要，我並不識他。」

「其他人在哪裏呢？」崔維茲說，「似乎只有你一個人在這裏迎接我們。」

廣子說：「多數男子在漁船上，多數女子在田間。我這兩天休假，因而有幸目睹此一偉大場面。然則人人皆有好奇之心，航具降落不會不被目擊，即便遠方亦如是，他人將很快來到。」

「這座島上有很多人嗎？」

「總數超過廿五仟。」廣子答道，語氣中透著明顯的驕傲。

「海洋中還有其他島嶼嗎？」

「其他島嶼何意，尊貴的先生？」她似乎十分困惑。

崔維茲認為這句話無異於回答。整個行星上，這裏是唯一有人類居住的地方。

他說：「你們如何稱呼你們的世界？」

「喚作阿爾法，尊貴的先生。吾人教科書中，言其全名為『半人馬之阿爾法』，不知此一全名對尊駕更具意義否，然吾人只喚其阿爾法。瞧，它是個美景世界。」

「什麼世界？」崔維茲問，同時茫然地轉頭望向裴洛拉特。

「她的意思是美麗的世界。」裴洛拉特說。

「的確沒錯，」崔維茲說，「至少此地，此時此刻。」他抬頭望著淡藍色的清晨天空，其間偶爾有幾朵云彩飄過。「今天是個大好的晴天，廣子，可是我想，這種天氣在阿爾法並不多見吧。」

廣子愣了一下。「吾人要多少有多少，尊貴的先生。吾人需要雨水，云朵便會飄來，然則大多數日子，天空晴朗似乎對吾人更有助益。漁船出海這些日子，吾人當然極需晴朗的天空與溫和的風。」

「所以說，你們可以控制氣候嘍，廣子？」

「葛蘭・崔維茲先生，吾人若無法，將給雨水淋得濕透。」

「但你們是如何做到的？」

「並非身為訓練有素之工程師，恕我無法向尊駕解釋。」

「你和你的族人居住的這座島嶼，不知其名如何稱呼？」崔維茲問。他發現自己已經受到影響，也學起這種古典標準語的華麗腔調（他實在極想知道自己的文法是否正確）。

廣子說：「這座位於汪洋之中，有如天堂般的島嶼，吾人喚作『新地球』。」

聽到這個答案，崔維茲與裴洛拉特驚喜交集，不約而同地轉頭瞪著對方。

76

他們並沒有機會繼續討論下去，因為有許多人陸續來到，總數有好幾十個。崔維茲心想，這些人一定都沒出海，也並未在田間工作，而且住處離此地不太遠。大多數人都是徒步前來，不過他也看到兩輛地面車——但相當老舊粗陋。

顯然這是個科技水準不高的社會，但他們卻能控制氣候。

眾所皆知，科技發展未必能面面顧到，即使某一方面落後，其他方面仍有可能相當先進。可是像這麼不均衡的發展，也實在是個罕見的例子。

前來觀看太空艇的人羣，至少有一半是上了年紀的，也有三四個小孩子，其他人則以女性佔多數。不過，沒有任何人表現出恐懼或疑慮。

崔維茲對寶綺思低聲道：「你在操縱他們嗎？他們似乎——十分穩靜。」

「我絲毫沒有操縱他們。」寶綺思說，「除非有必要，我絕不輕易碰觸他人的心靈，我現在關心的只有菲龍一個人。」

對於曾在銀河任何一個正常的世界湊過熱鬧的人而言，此時圍觀者根本不算多，可是菲龍則不同，她剛剛適應了與遠星號上的三個成人為伍，那羣人當然是她眼中的大批羣眾。菲龍變得呼吸十分急促，眼睛半閉起來，幾乎可說是受驚了。

寶綺思輕輕地、有節奏地撫摩著她，並且發出安撫的聲音。崔維茲十分肯定，與此同時，她還以無比輕柔的方式，正在仔細重組菲龍的心靈纖絲。

菲龍突然深深吸了一口氣，幾乎像是在喘息，她又甩了甩頭，大概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戰。然後她抬起頭來，以接近正常的目光看了看周圍的人羣，馬上又將頭埋到寶綺思懷裏。

寶綺思讓她維持著這個姿勢，自己的手臂則圍在菲龍的肩頭，每隔一陣子收緊一下，彷彿再三強調她的保護依然存在。

裴洛拉特的目光掃過一個個阿爾法人，他似乎相當錯愕。「葛蘭，他們相互間的差異可真大。」

崔維茲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們的膚色與發色共有好幾種，其中一人有著火紅的頭發、碧藍的眼珠，以及滿是雀斑的皮膚。至少有三個明明是成年人，卻跟廣子一般矮小，另有一兩人則比崔維茲還高。好些個男女的眼睛都與廣子類似，崔維茲這時想起來，在菲律星區那些商業繁榮的行星上，這種眼睛是當地居民的特徵，但他自己從未造訪過那個星區。

所有的阿爾法人腰部以上一律赤裸，女性的胸部似乎都不大，在崔維茲看來，那要算是她們最為一致的身體特徵。

寶綺思突然說：「廣子小姐，我的小朋友還不習慣太空旅行，她吸收的新奇事物早已超過她的消化能力。可不可以讓她坐下來，也許再給她些喫的喝的？」

廣子露出困惑的表情，裴洛拉特便用流行於帝國中葉、詞藻較為華麗的銀河標準語，將寶綺思的話重復了一遍。

廣子趕緊用一隻手掩住嘴，盈盈地屈膝跪下。「我懇請恕罪，尊貴的女士。」她說，「我未曾顧及這孩兒以及尊駕的需要。這事太過稀奇，將我整個心思佔滿。請尊駕——請您們諸位訪客——前往食堂進早膳如何？我們加入您們，以主人身份招待可好？」

寶綺思說：「你實在太好了。」她說得很慢，每個音都發得很仔細，希望能讓對方比較容易了解，「不過，最好能由你一個人招待我們，這樣孩子才會覺得自在，她不習慣同時和太多人在一起。」

廣子站了起來，答道：「一切遵照尊駕吩咐。」

她從容地走在前面，帶領他們穿過草坪。其他的阿爾法人緊跟在兩旁，似乎對這些訪客的衣著特別感興趣。有個人挨近了崔維茲，好奇地摸了摸他的輕便夾克，崔維茲索性將夾克脫下來遞給他。

「拿去吧，好好看個夠，可是要還我。」然後他又對廣子說，「要保證我能拿回來，廣子小姐。」

「絕不在話下，必將物歸原主，尊貴的先生。」她神情嚴肅地點了點頭。

崔維茲露出微笑，繼續往前走。在輕柔溫和的微風中，他覺得脫掉夾克更舒服了。

他默默觀察周遭的人羣，看不出任何人帶有武器。而對於崔維茲身上的武器，好像也沒有人表現出恐懼或不安，甚至沒有表現出好奇，這點令崔維茲感到很有意思。八成他們根本不知道那是武器，而根據崔維茲目前觀察的心得，阿爾法八成是個完全沒有暴力的世界。

此時，一名女子加快腳步，以便超前寶綺思一點，然後轉過頭來，仔細檢視寶綺思的寬松上衣，然後說：「尊貴的女士，尊駕擁有乳房嗎？」

但她似乎等不及對方回答，便徑自伸手輕輕按在寶綺思胸前。

寶綺思微微一笑，答道：「誠如尊駕所發現，我確實擁有。它們或許不如尊駕那般秀挺，然則我遮住它們，並非由於此等原因。在我的世界上，不適宜讓乳房暴露在外。」

說完，她轉頭對裴洛拉特耳語道：「你看我對古典標準語掌握得如何？」

「你掌握得很好，寶綺思。」裴洛拉特說。

那間餐廳相當大，裏面有許多長型餐桌，每張餐桌兩側都擺著長椅。從這些陳設看來，阿爾法人顯然慣於集體用餐。

崔維茲覺得良心十分不安，由於寶綺思要求獨處，這麼大的地方只能給五個人享用，害得其他阿爾法人都被迫留在外面。然而，仍有許多阿爾法人不願離去，他們和窗子保持禮貌的距離（所謂的窗子，其實只是墻壁上的一些開口，甚至沒有裝紗窗），想必是為了觀看這些陌生人的喫相。

崔維茲不知不覺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下雨的時候會怎麼樣？當然，雨水只有在需要時才會落下，雨勢一定恰到好處，也不會伴隨太強的風，而且總是適可而止。此外，下雨的時間必定會事先預報，因此阿爾法人可早作準備，崔維茲這麼想。

他面對的那扇窗子可以望見海洋，在遠方地平線上，崔維茲似乎能看見一團云，它和其他各處的云朵沒有兩樣。想必除了這一小塊人間仙境，整個天空幾乎布滿這種烏云。

氣候控制的確有莫大的好處。

終於有人出來為他們服務，那是一名踮著腳尖走路的少女。她並沒有問他們要喫什麼，只是默默將食物端出來。每個人都有一小杯羊奶、一中杯葡萄汁和一大杯白開水。食物包括兩個大號水煮蛋，旁邊配著些白色乳酪片，此外還有一大盤烤魚，以及一些小塊的烤馬鈴薯，一起放在清涼鮮綠的萵苣葉上面。

看到這麼多食物擺在面前，寶綺思現出十分為難的表情，顯然不知從何下手。菲龍則沒有這個問題，她大口喝著葡萄汁，就像渴了幾天一樣，而且露出明顯的贊賞神情，然後又開始大嚼烤魚與馬鈴薯。本來她差點要伸手去抓，寶綺思及時遞給她一把前端有尖齒的大湯匙，菲龍便接過來當叉子用。

裴洛拉特滿意地笑了笑，開始切他的水煮蛋。

崔維茲說：「終於可以重溫真正的水煮蛋是什麼滋味了。」他也開始切蛋。

廣子看到客人用餐的模樣（就連寶綺思也總算開動了，而且顯然喫得津津有味），不禁滿心歡喜，自己竟然忘了喫這頓早餐。最後，她終於開口說：「好嗎？」

「好得很。」崔維茲的聲音有些含混不清，「看得出這座島嶼食物充足——或是你們太客氣，招待我們的食物豐盛得過分了？」

廣子定睛專心聆聽，似乎領悟了這句話的意思，因為她的回答完全切題。「不，不，尊貴的先生。我們的土地物產豐饒，海產更加豐富。我們的鴨子會生蛋，我們的山羊能提供乳酪與鮮奶，此外我們亦種植穀物。尤其重要的是，我們的海洋滿是各式各樣魚類，數量之多不計其數。整個帝國都能上我們的餐桌，而不會將海中的魚消耗殆盡。」

崔維茲暗自微微一笑。這個年輕的阿爾法女子，對於銀河的實際大小沒有絲毫概念，這點十分明顯。

他說：「你們管這座島嶼叫新地球，廣子，那麼舊地球又在哪裏？」

她不知所措地望著他。「舊地球，尊駕如是說嗎？我懇請恕罪，尊貴的先生，我不解尊駕之意。」

崔維茲說：「在新地球出現之前，你們的族人一定住在別的地方。他們原來住的那個『別的地方』究竟在哪裏？」

「我一概不知，尊貴的先生。」她的神情極其凝重，「有生以來，這塊土地就是我的，而在我之前，是家母和我外祖母的。我也毫不懷疑，在她們之前，是她們的外祖母、曾外祖母的。至於其他的土地，我一概不知。」

「可是，」崔維茲改用溫和的方式說理，「你說這塊土地叫新地球，你為什麼這樣稱呼它？」

「因為，尊貴的先生，」她以同樣溫和的方式答道，「大家皆如此稱呼，而女性又未曾表示反對。」

「但它是『新』地球，因此是較晚出現的地球。一定還有個『舊』地球，一個較早的地球，用的是同樣的名字。每天早上都是新的一天，表示在此之前還有舊日子，你難道看不出必然如此嗎？」

「不然，尊貴的先生。我僅知曉這塊土地稱作什麼，對其他土地毫不知情。我也無法領會尊駕之推論，聽來極似吾人所謂的強詞奪理，此言並非有意冒犯。」

崔維茲搖了搖頭，心中充滿挫折感。

### 77

崔維茲湊向裴洛拉特，悄聲道：「不論我們來到哪裏，不論我們做些什麼，一律得不到需要的訊息。」

「我們已經知道地球在哪裏了，所以又有什麼關係呢？」裴洛拉特僅僅嚅動嘴脣答道。

「我想對它多少先有個了解。」

「她非常年輕，不太可能是知識的寶庫。」

崔維茲想了一下，便點了點頭。「有道理，詹諾夫。」

他轉頭對廣子說：「廣子小姐，你尚未問及我們來此目的為何？」

廣子垂下眼瞼，答道：「如此行為有欠禮數，必須等待您們喫飽喝足，休憩完畢才能發問，尊貴的先生。」

「可是我們已經喫飽，或說幾乎飽了，而且我們剛剛也休息過，所以我準備告訴你，我們為何來到此地。我的朋友，裴洛拉特博士，是我們那個世界的一名學者，一位飽學之士。嚴格說來他是一名神話學家，你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

「不然，尊貴的先生，我不知曉。」

「他專門研究在各個世界上流傳的古老故事，那些故事通稱為神話或傳說，裴洛拉特博士對它們很感興趣。請問在新地球上，有沒有什麼飽學之士，知道有關這個世界的古老故事？」

廣子的額頭微微皺起，看得出她陷入沉思。她說：「這方面我本人不嫻熟。我們這附近有位老者，喜愛談論古老日子。他究竟打哪兒聽來那些故事，我可不知曉，依我看許是他憑空杜撰，或是從那些故事杜撰者聽來的。尊駕之飽學同伴，八成欲聽那些故事，然則我不會誤導尊駕。在我心目中，」她左顧右盼一番，彷彿不願被人偷聽，「那老者不過是話匣子，偏偏很多人樂意聽他說話。」

崔維茲點了點頭。「我們想找的就是這種話匣子，能不能請你帶我的朋友去找那位老者——」

「他喚自己為單姓李。」

「那就去找這位單姓李。你認為單姓李是否會願意跟我的朋友談談？」

「他？願意談談？」廣子以輕蔑的口氣說，「尊駕其實該問，他是否有閉嘴之時。他僅是男性，因而若果情況允許，會不眠不休說上十天半月。我無意冒犯，尊貴的先生。」

「你並沒有冒犯我。現在你就能帶我的朋友去見單姓李嗎？」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行，那老人隨時在家，隨時歡迎傾聽的耳朵上門。」

崔維茲說：「此外，也許能有某個年長的婦人，願意陪寶綺思女士坐坐。她有個小孩需要照顧，因此不能走得太遠。要是能有個伴，她會很高興的，因為女人，你也知道，全都喜歡……」

「打開話匣子？」廣子顯然被逗樂了，「誠然，男人皆如是說，雖然據我觀察，男人總是嘮叨更多。一旦男人打魚回來，便會爭相誇耀收獲，比試誰的牛皮吹得兇。無人注意他們，亦無人相信那些言語，他們依然樂此不疲。然則我的話匣子也該關了——我會找家母的一位朋友，我此刻即可透過窗子看到她，請她陪伴寶綺思女士與這位小友。在此之前，她會先帶令友，那位尊貴的博士，去見單姓李老先生。若果令友聽故事的興趣，與單姓李開話匣子的興趣旗鼓相當，尊駕這輩子將無法分開他們。請尊駕恕罪，我去去就來可好？」

當她離去後，崔維茲轉頭對裴洛拉特說：「聽著，盡可能向那位老先生打探。寶綺思，不管什麼人來陪你，盡可能套她的話。你們要挖掘的，是有關地球的任何資料。」

「那你呢？」寶綺思問，「你要做什麼？」

「我會留在廣子身旁，試著尋找第三個資料來源。」

寶綺思微微一笑。「是啊，裴要去找一位老先生，我要跟著一個老婦人。而你，則強迫自己陪伴這位迷人的半裸少女，這似乎是很合理的分工方式。」

「純屬巧合，寶綺思，但這是合理的安排。」

「不過我想，你可不會因為這樣的合理分工而感到悶悶不樂。」

「沒錯，我不會。我為什麼要悶悶不樂？」

「是啊，你怎麼會呢？」

廣子回來了，又坐了下來。「皆已安排妥當，尊貴的裴洛拉特博士將被帶往見單姓李，尊貴的寶綺思女士與她的孩兒將有人陪伴。因此，尊貴的崔維茲先生，能否恩準我繼續與尊駕交談？或許再聊聊舊地球，尊駕始終……」

「沒關話匣子？」崔維茲問。

「不然。」廣子哈哈大笑，「然則尊駕學我說話，模仿維妙維肖。至今為止，我在回答尊駕這個問題之際，自始至終萬分失禮，我亟欲補償之。」

崔維茲轉向裴洛拉特。「亟欲？」

「渴望的意思。」裴洛拉特輕聲說。

崔維茲說：「廣子小姐，我不覺得你有失禮之處，但若能令你心安，我很願意跟你談談。」

「此言真客氣，我感謝尊駕。」廣子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

崔維茲也跟著起身。「寶綺思，」他說，「要確保詹諾夫平安無事。」

「這件事交給我負責。至於你自己，你有你的——」她朝他腰際的皮套點了點頭。

「我想不至於用到。」崔維茲不大自在地說。

他跟著廣子離開餐廳，此時太陽已高掛天際，氣溫變得更暖和了。每個世界都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此地也不例外。崔維茲記得康普隆上有著鬱悶的氣味，奧羅拉的空氣中帶著點黴味，索拉利的味道則相當怡人。（在梅爾波美尼亞上，他們始終穿著太空衣，因此只能聞到自己的體臭。）不過，只要在某顆行星待上幾小時，等到鼻子的嗅覺受體飽和後，特殊的氣味便會消失無蹤。

而在阿爾法上，則有一種陽光烘出來的青草芳香，令人覺得神清氣爽。崔維茲不禁感到有點懊惱，因為他很明白，這種香味很快就會聞不到了。

他們朝一棟小型建築物走去，它似乎是用淺粉紅色石膏建造的。

「這就是我家。」廣子說，「過去屬於家母的妹妹所有。」

她走了進去，並示意崔維茲一塊進來。大門敞開著，更正確的說法是根本沒有門，崔維茲經過時注意到了這一點。

他說：「下雨的時候你怎麼辦？」

「我們有備無患。兩天后即有一場雨，將於黎明前連續下三小時，那時氣溫最低，對泥土之濕潤作用最強。我只消拉起門簾，它既厚重又防水。」

她一面說一面示範，那門簾似乎是用類似帆布的強韌布料製成。

「我就讓它留在那兒。」她繼續說，「如此眾人皆會知曉我在家中，然則不方便見人，也許我在睡覺，或忙什麼重要之事。」

「看來不怎麼能保護隱私。」

「為何不能？瞧，入口全遮住了。」

「可是任何人都能把它推開。」

「不理會主人意願？」廣子看來嚇了一跳，「此等事件在尊駕的世界會發生嗎？簡直可謂野蠻行為。」

崔維茲咧嘴一笑。「我只不過問問而已。」

這棟建築共有兩個房間，她帶他來到了另一間，在她的招呼下，崔維茲坐到一張鋪有襯墊的椅子上。這兩個房間都相當封閉、狹窄而且空蕩，令人產生一種幽閉恐懼，話說回來，這棟房舍的功能似乎就是隱匿與休憩。窗子開得很小，而且都接近天花板，不過墻上貼著許多長條狀的反光板，排列成適當的圖樣，能將光線反射到室內各處。地板上則有些隙縫，徐徐透出柔和的涼風。由於不見任何人工照明設備，崔維茲懷疑阿爾法人是否必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正打算發問，廣子卻先開口：「寶綺思女士是否為尊駕之女伴？」

崔維茲謹慎地反問：「你的意思是說，她是不是我的性伴侶？」

廣子臉紅了。「我懇求尊駕，請注意交談的文雅與禮貌，然則我確是指私下之歡愉。」

「不是，她是那位飽學朋友的女伴。」

「然則尊駕較為年輕，較為俊美。」

「嗯，謝謝你這麼想，但那並非寶綺思的想法。相較之下，她對裴洛拉特博士的好感多了許多。」

「此事大大令我驚訝，他不願分享？」

「我從未問過他是否願意，但我確定他不會，而且我也不要他那樣做。」

廣子點了點頭，露出一個精明的表情。「我明了，是由於她的尻部。」

「她的尻部？」

「尊駕應知曉，此處即是。」她拍了拍自己線條優美的臀部。

「喔，那裏！我了解你的意思。沒錯，寶綺思的骨盆相當寬大。」他用雙手在半空中畫出一個人體曲線，還眨了眨眼睛。（廣子隨即哈哈大笑。）

崔維茲又說：「不過嘛，許多男人都喜愛那種豐滿的體型。」

「我難以置信，凡事大小適中最理想，一味求大即是貪得無厭。若果我的乳房碩大，懸垂胸前，以致乳頭指著腳趾，尊駕是否更重視我？說真格的，我曾見過如此巨乳，然則未見男人蜂擁周圍。為巨乳而苦惱的可憐女子，必定得將畸形胸脯遮蓋起來，像寶綺思女士那樣。」

「過大的胸部同樣不會吸引我，不過我可以肯定，寶綺思遮起她的乳房，絕不是因為有任何缺陷。」

「如此說來，尊駕不嫌惡我的容貌或體型？」

「除非我是瘋子。你實在很漂亮。」

「尊駕乘太空航具，自一個世界飛至另一世界，寶綺思女士又拒尊駕千里之外，尊駕如何享受歡愉？」

「完全沒有，廣子，沒什麼可做的。我偶爾也會想到那些歡愉，的確有些不好過。但我們從事太空旅行的人，都很了解有些時候必須禁慾，我們會在其他時候補回來。」

「若果不好過，如何消除此等感覺？」

「你提到這個話題，讓我覺得加倍不好過。但若由我建議如何能好過些，我認為那是很不禮貌的。」

「若果由我提議一個法子，是否很無禮？」

「這完全要看是什麼樣的提議。」

「我提議你我二人彼此取悅。」

「你帶我來這裏，廣子，就是為了這件事嗎？」

廣子露出愉悅的笑容。「正是。此事既是我應盡的地主之誼，亦是我的想望。」

「如果這樣的話，我承認這也是我的想望。事實上，我非常樂意遵從你的建議。我——啊——亟欲取悅尊駕。」

## 第十八章音樂節

### 78

午餐地點同樣是他們進早餐的那間餐廳。這回裏面坐滿阿爾法人，崔維茲與裴洛拉特夾在人羣中，受到熱烈的歡迎。寶綺思與菲龍並未加入，而是在旁邊一間較隱密的小房間用餐。

午餐包括好幾種不同的魚類，此外湯裏有許多肉片，看來八成是小山羊肉。餐桌上有一條條待切的麪包，旁邊擺著奶油與果醬。隨後又上了一大盤五花八門的沙拉，奇怪的是並沒有任何甜點，不過一壺壺的果汁彷彿源源不絕。兩位基地人由於早餐喫得太好，現在不得不有所節制，但其他人似乎都在盡情享用。

「他們怎樣避免發胖呢？」裴洛拉特低聲嘀咕。

崔維茲聳了聳肩。「大概是勞動量很大吧。」

這個社會顯然不太注重用餐禮儀，各種吵鬧的聲音從未間斷，包括叫嚷聲、歡笑聲，以及厚實（而且顯然摔不破）的杯子砸到桌面的聲音。女人的聲音和男人一樣嘈雜刺耳，只不過音調高出許多。

裴洛拉特一副受不了的樣子，但崔維茲現在（至少暫時）完全忘卻了他對廣子提到的那種「不好過」，感受到的只有輕松和愉快。

他說：「其實，這也有可愛的一面。這些人顯然很會享受生活，幾乎沒什麼煩惱。氣候由他們自己控制，糧食豐饒得難以想象。這是他們的黃金時代，而且會一直繼續下去。」

他得高聲喊叫才能把話說清楚，裴洛拉特也以大吼回答道：「可是這麼吵。」

「他們習慣了。」

「在這麼吵鬧的場合，我不懂他們怎能溝通。」

當然，兩位基地人什麼也聽不出來。阿爾法語的奇怪發音、古老文法以及字詞的特殊順序，夾在巨大的音量中，令他們根本摸不著頭腦。對這兩位基地人而言，簡直像置身於受驚的動物園內。

直到午餐過後，他們纔在一棟小型建築中與寶綺思會合。這裏是分配給他們的臨時住所，崔維茲發覺跟廣子的家幾乎沒什麼不同。菲龍待在另一個房間，據寶綺思說，有機會獨處令菲龍的情緒大為放鬆，她正準備小睡一會兒。

裴洛拉特望著充當大門的墻洞，以不安的口氣說：「這裏簡直沒有隱私。我們怎能自由自在地說話？」

「我向你保證，」崔維茲說，「只要用帆布屏障把門遮起來，就不會有人打擾我們。由於社會習俗的力量，那帆布就像銅墻鐵壁一樣。」

裴洛拉特又瞥了一眼位於高處的窗口。「我們的談話會被人偷聽。」

「我們不必大吼大叫。阿爾法人不會做隔墻有耳的事，早餐的時候，他們即便站在餐廳窗外，仍然保持禮貌的距離。」

寶綺思微微一笑。「你和溫柔的小廣子在一起沒多久，就學到了這麼多阿爾法禮俗；他們對於隱私的尊重，你現在也信心十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崔維茲說：「如果你發覺我的心靈觸須獲得改善，又猜得出原因的話，我只能拜託你離我的心靈遠一點。」

「你明明知道，除非是生死關頭，否則在任何情況下，蓋婭都不會碰觸你的心靈，而且你也明白為什麼。話說回來，我的精神力量並未失靈，我能感測到一公里外發生的事。這是不是你從事太空旅行的老毛病，我的色情狂老友？」

「色情狂？得了吧，寶綺思。整個行程中才發生兩次，兩次而已！」

「我們造訪過的世界，只有兩個上面有活色生香的女人。二分之二的機會，而且都是在幾小時後就發生的。」

「你很清楚我在康普隆是身不由己。」

「有道理，我還記得她的模樣。」寶綺思縱聲大笑好一陣子，又說：「可是我不信廣子有多大能耐，能夠令你束手就擒，或是將不可抗拒的意志，強行加在你瑟縮的身子上。」

「當然不是那樣，我完全心甘情願。話說回來，那的確是她的主意。」

裴洛拉特帶著一絲羨慕的口吻說：「這種事時時發生在你身上嗎，葛蘭？」

「當然必定如此，裴。」寶綺思說，「女性都會不由自主被他吸引。」

「我倒希望真是如此，」崔維茲說，「但事實不然。而我也慶幸並非如此，我這輩子實在還想做些別的事。話又說回來，這回我還真是令她無法抗拒。畢竟，在我們來到之前，廣子從未見過其他世界的人，而阿爾法上現存的居民顯然都毫無例外。從她說溜了嘴的一些事，以及隨口的幾句話，我推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她有個相當興奮的想法，認為我也許在生理結構或技巧方面，跟阿爾法人有所不同。可憐的小東西，恐怕她失望了。」

「哦？」寶綺思說，「那麼你呢？」

「我不會。」崔維茲說，「我到過不少世界，有過許多實際經驗。我發現不論在任何地方，人永遠是人，性永遠是性。如果真有什麼顯著差異，通常也是微不足道，而且不怎麼愉快。算算我這輩子聞過多少香水吧！我還記得有個年輕女子，除非把夾雜著死命尖叫的音樂開得很大聲，否則就是提不起勁。而她一放那種音樂，就換我提不起勁來了。我向你保證，只要和往常一樣，我就很滿意了。」

「提到音樂，」寶綺思說，「我們受邀晚餐後出席一場音樂會。這顯然是一件非常正式的事，是專門為我們而舉行的。我猜，阿爾法人對他們的音樂非常自豪。」

崔維茲做了個鬼臉。「不論他們如何引以為傲，也不會讓音樂更悅耳。」

「聽我說完。」寶綺思說，「我猜他們自豪的原因，是他們善於演奏很古老的樂器——非常古老。從這些樂器身上，我們或許能獲得些地球的資料。」

崔維茲揚起眉毛。「很有意思的想法。這倒提醒了我，你們兩位也許已經獲得一些線索。詹諾夫，你可曾見到廣子口中的那個單姓李？」

「我的確見到了。」裴洛拉特說，「我跟他在一起三個鐘頭，廣子講得並不誇張，幾乎都是他一個人在唱獨角戲。我要回來喫午餐的時候，他竟然抓住我，不肯讓我離開，直到我答應他會盡快回去，聽他說更多的故事，他才把我給放了。」

「他有沒有提到任何重要的事？」

「嗯，他也——跟其他人一樣——堅持地球已經布滿致命的放射性。他說阿爾法人的祖先是最後一批離開的，他們如果再不逃走就沒命了。而且，葛蘭，他說得如此堅決，叫我不得不相信他。我現在確信地球已經死了，我們這趟尋找終歸是一場空。」

### 79

崔維茲靠向椅背，瞪著坐在狹窄便牀上的裴洛拉特。寶綺思原來坐在裴洛拉特身旁，現在她站了起來，輪流望著其他兩人。

最後，崔維茲終於開口：「讓我來決定我們的尋找是不是一場空，詹諾夫。告訴我那個嘮叨的老頭跟你講了些什麼——當然，要長話短說。」

裴洛拉特道：「單姓李說故事的時候，我一直在做筆記，這使我看來更像一名學者，但我現在不必參考那些筆記。他說話的方式相當『意識流』，說到每件事都會聯想到另一件。不過，當然啦，我一輩子都在蒐集地球的相關資料，設法將它們有系統地組織起來，所以我練就了一項本能，能將冗長而雜亂無章的談話內容濃縮成……」

崔維茲輕聲道：「成為同樣冗長而雜亂無章的敘述？說重點就好，親愛的詹諾夫。」

裴洛拉特不自在地清了清喉嚨。「理當如此，老弟，我會試著依照時間順序整理出一個連貫的故事。地球是人類最初的家鄉，也是數百萬種動植物的發源地，這種情形持續了無數歲月，直到超空間旅行發明為止。然後太空世界一個個建立起來，它們脫離了地球，發展出自己的文化，進而鄙視並壓迫那個源頭母星。

「數世紀後，地球終於設法爭回自由，不過單姓李並未解釋地球究竟如何做到的。即使他給我機會插嘴，我也不敢發問，因為那隻會讓他岔到別的話題去，何況他根本沒給我任何機會。他的確提到了一個文化英雄，名叫伊利亞・貝萊，可是歷史記錄有個普遍傾向，就是將幾世代的成就全歸諸某一個人物身上，因此不值得去……」

寶綺思說：「沒錯，親愛的裴，這點我們了解。」

裴洛拉特再度半途打住，思索了一下。「真是的，我很抱歉。後來地球掀起第二波星際殖民潮，以嶄新的方式建立了許多新世界。新一批的殖民者比太空族更有活力，超越了他們、擊敗了他們，而且繁衍綿延不絕，終於創建了銀河帝國。在銀河殖民者和太空族交戰期間——不對，不是交戰，因為他的用詞是『沖突』，而且用得非常謹慎——就是在那段時期，地球變得具有放射性。」

崔維茲顯然聽煩了，他說：「實在荒謬絕倫，詹諾夫。一個世界怎麼會『變得』具有放射性？每個世界在形成的那一刻，多多少少都會帶有微量的放射性，而那種放射性會漸漸衰變。地球不可能突然『變得』具有放射性。」

裴洛拉特聳了聳肩。「我只是將他的說法轉述給你，他也只是將他聽到的轉述給我，而告訴他的人又是聽別人轉述的——依此類推。這是個民間傳說，一代代口耳相傳，天曉得每次轉述都被扭曲了多少。」

「這點我了解，可是難道沒有任何書籍、文件、古代歷史等等，在早期就將這個故事固定下來，而能提供我們比這個傳說更正確的記載？」

「其實，我設法問過這個問題，答案則是否定的。他含混地提到，記載古代歷史的書籍不是沒有，但很早以前就散軼了。不過他告訴我們的，正是那些書上的記載。」

「對，是嚴重扭曲的記載。同樣的事一再發生，我們造訪的每個世界上，地球的資料總是早已不翼而飛。嗯，他說地球是怎樣變得具放射性的？」

「他未作任何解釋，頂多隻提到太空族要負責。但我猜地球人把太空族視為惡魔，將所有的不幸都歸咎於他們。至於放射性……」

此時，一個清脆的聲音掩蓋了他的話。「寶綺思，我是太空族嗎？」

菲龍正站在兩房之間的出入口，她的頭發亂成一團，身上的睡衣（根據寶綺思較豐滿的體型裁製）從肩頭一側垂下，露出一個未發育的乳頭。

寶綺思說：「我們擔心外面有人偷聽，卻忘了裏面同樣隔墻有耳。好吧，菲龍，你為何那麼說呢？」她站起來，朝那孩子走過去。

菲龍說：「我沒有他們身上的東西，」她指了指兩位男士，「也沒有你身上的東西，寶綺思。我和你們不同，因為我是太空族嗎？」

「你是太空族，菲龍，」寶綺思以安撫的口吻說，「但這點差別並不算什麼，回房睡覺去。」

菲龍變得十分乖順，就像每次寶綺思以意志驅使她一樣。她轉過身去，又說：「我是邪惡的化身嗎？什麼是邪惡的化身？」

寶綺思背對著其他兩人說：「等我一下，我馬上回來。」

五分鐘不到她就回來了，一面搖頭一面說：「她睡著了，會睡到我叫醒她為止。我想我早就該那麼做了，可是任何對心靈的調整，都一定要有必要的理由。」她又為自己辯護道，「我不能讓她一直想著她的生殖器和我們有何不同。」

裴洛拉特說：「總有一天她會知道自己是個雌雄同體。」

「總有一天，」寶綺思說，「但不是現在。繼續剛才的故事吧，裴。」

「對，」崔維茲說，「免得待會兒又被什麼打斷了。」

「嗯，於是地球變得具有放射性，或者至少地殼如此。那時地球人口眾多，全都集中在一些大型城市，這些城市大部分結構位於地底……」

「慢著，」崔維茲插嘴道，「那當然不可能。這一定是某顆行星的黃金時代經過地方主義渲染的結果，是根據川陀的黃金時代所改寫的。川陀在全盛時期，是一個泛銀河政體的京畿所在地。」

裴洛拉特頓了一下，然後道：「說實在的，葛蘭，你真不該班門弄斧。我們神話學家非常了解，神話傳說中包含了許多抄襲剽竊、道德教訓、自然循環，以及其他上百種扭曲因素。我們盡力刪除這些外加成分，求得可能的核心真相。事實上，同樣的方法一定也適用於最嚴肅的歷史研究，因為沒有人寫得出清晰透明的歷史真相——即使真有這種真相可言。現在我告訴你們的，差不多就是轉述單姓李所告訴我的，不過我想自己也難免加油添醋，雖然我會盡量避免。」

「好啦，好啦。」崔維茲說，「繼續吧，詹諾夫，我無意冒犯。」

「你並沒有冒犯我。姑且假設那些大城市真正存在，隨著放射性逐漸增強，每座城市都開始解體，範圍也都愈縮愈小。最後只剩下殘存的極少數人，躲在比較沒有放射性的地方，過著岌岌可危的日子。他們為了保持少量人口，除了嚴格控制生育，還對六十歲以上的人施以安樂死。」

「太可怕了。」寶綺思憤慨地說。

「這點毋庸置疑，」裴洛拉特道，「不過據單姓李說，他們的確這麼做。那或許是真正的史實，因為它絕非對地球人的誇贊，不太可能有人捏造這種自取其辱的謊言。地球人早先受到太空族的鄙視和壓迫，那時又受到帝國的鄙視和壓迫，不過這種說法也許由於自憐而誇大其詞。自憐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情緒，有那麼一個例子……」

「沒錯，沒錯，裴洛拉特，改天再談那個例子，請繼續講地球的故事。」

「我很抱歉。後來帝國突然大發慈悲，答應運一批無放射性的泥土到地球來，並將那些受污染的泥土運走。不用說，那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帝國很快就失去耐性。尤其這個時期，如果我猜得沒錯，正是肯達五世倒臺之際，此後帝國自顧不暇，更無心照顧地球了。

「放射性繼續增強，地球的人口則繼續銳減。最後，帝國又發了一次慈悲，願意將殘存的地球人遷往另一個屬於他們的新世界——簡言之，就是這個世界。

「在此之前，似乎有個探險隊曾在此地的海洋播種，因此，當遷移地球人的計劃付諸實施之際，阿爾法已有完整的含氧大氣層，以及不虞匱乏的糧食。而且，銀河帝國其他世界都不會覬覦此地，因為對於一顆環繞雙星的行星，人們總有某種自然而然的嫌惡。在這種行星系中，適合人類居住的行星太少了，我想即使是各方面條件都適合的行星，也沒有人願意理睬，人們都會假設它一定有什麼問題。這是一種普遍的思考模式，比方說，有個著名的例子，是……」

「待會兒再談那個著名的例子，詹諾夫，」崔維茲說，「現在先講那次遷徙。」

「剩下來的工作，」裴洛拉特將說話的速度加快些，「就是準備一個陸上據點。帝國工作人員找到海洋中最淺的部分，再將較深部分的沉澱物挖起來，加到那個最淺的海底，最後便造出了這座新地球島。海底的圓石和珊瑚也被掘起，全數放到這座島上。然後他們在上面種植陸地植物，以便借著植物根部鞏固這塊新的陸地。這整個工程也相當浩大，或許最初計劃要造幾塊大陸，可是這座島嶼造好之後，帝國一時的慈悲又冷卻下來。

「等到地球上殘存的人口被盡數送到此地，帝國艦隊便載走了工作人員和機械設備，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那些移居新地球的地球人，很快就發現他們完全與世隔絕。」

崔維茲說：「完全與世隔絕？難道單姓李說，在我們之前，從未有人從銀河其他世界來到此地？」

「幾乎完全隔絕。」裴洛拉特說，「即使不考慮人們對雙星系的迷信式反感，我想也沒有人有必要來這裏。每隔很長一段時間，會有一艘船艦偶然來到，就像我們現在這樣，不過終究會離去，隨後也沒有其他船艦跟來。故事到此為止。」

崔維茲說：「你有沒有問單姓李地球在哪裏？」

「我當然問了，他不知道。」

「他知道那麼多有關地球的歷史，怎麼會不知道它在哪裏？」

「我還特別問他，葛蘭，問他那顆距離阿爾法大約只有一秒差距的恆星，會不會就是地球所環繞的太陽。他不曉得秒差距是什麼，於是我說就天文尺度而言是個短距離。他說不論是長是短，他都不知道地球在何處，也不知道有誰曉得。而且他認為，試圖尋找地球是不當的舉動。他還說，應該讓地球永遠在太空中安詳地漂泊。」

崔維茲說：「你同意他的看法嗎？」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神情顯得很悲傷。「並不盡然。可是他說，照放射性增強的速度看來，在遷徙計劃實施不久後，地球一定就變得完全不可住人，而現在，它一定燃燒得極為熾烈，因此沒有人能接近。」

「荒謬。」崔維茲以堅決的口吻說，「一顆行星不會突然變得具有放射性，而且放射性更不會繼續增強，它只會不斷減弱。」

「可是單姓李十分肯定。我們在這趟旅程中遇到那麼多人，對於地球具有放射性這一點，說法完全一致。我們當然不用再找下去。」

### 80

崔維茲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用盡量剋制的聲音說：「荒謬，詹諾夫，那不是真的。」

裴洛拉特說：「喂，老弟，你不能因為想要相信一件事，就去相信那件事。」

「這跟我想做什麼沒有關係。我們在每個世界上，都發現地球的資料全被清除殆盡。如果地球是個充滿放射性的死星，沒有人能接近，又如果根本沒什麼好隱藏的，那些資料為什麼會被清掉呢？」

「我不知道，葛蘭。」

「不，你知道。當我們正在接近梅爾波美尼亞時，你曾說過銷毀記錄和放射性可能是一體兩面。銷毀記錄是為了除掉正確的資料，散播放射性謠言則是為了製造假情報，兩者都會令人打消找尋地球的念頭。我們絕對不能上當，不能這麼輕易放棄。」

寶綺思說：「其實，你似乎認為附近那顆恆星就是地球之陽，所以為何還要爭辯放射性的問題呢？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何不乾脆前往那顆恆星，看看地球是否在那裏；倘若真在那裏，它又是什麼模樣？」

崔維茲說：「因為地球上住的不論是何方神聖，必定具有超凡的力量，我希望在接近之前，能對那個世界和其上神聖先有點了解。事實上，既然我對地球始終一無所知，貿然前進是很危險的事。所以我打算將你們幾位留在阿爾法，由我單獨向地球進軍，賭一條命就很夠了。」

「不，葛蘭。」裴洛拉特急切地說，「寶綺思和那孩子也許該留在這兒，但我必須跟你一道去。在你尚未出生之際，我就已經開始尋找地球，現在距離目標那麼近了，我絕不能裹足不前，不論可能會有什麼危險。」

「寶綺思和那孩子也不會留在這兒。」寶綺思說，「我就是蓋婭，即使和地球正面對峙，蓋婭也能保護我們。」

「我希望你說得沒錯，」崔維茲沉著臉說，「但是蓋婭完全保不住早期記憶，遺忘了在它建立之初地球所扮演的角色。」

「那是蓋婭早期歷史上所發生的事，當時它還不夠組織化，也還不夠先進，如今則不可同日而語。」

「希望如此。或者是今天上午，你獲得了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地球資料？我的確拜託過你，要你設法找些年長的婦女談談。」

「我照做了。」

崔維茲說：「你有什麼新發現嗎？」

「沒有關於地球的資料，這方面完全空白。」

「啊！」

「但我發現他們擁有很先進的生物科技。」

「哦？」

「這座小島上，雖然原先只有少數幾種生物，但他們陸續試育出無數品種的動植物，並設計出合宜的生態平衡，既穩定又能自給自足。此外，他們數千年前剛抵達時所發現的海洋生物，現在也已經大為改良，營養價值增加許多，而且更加美味可口。正是由於他們的生物科技，使得這個世界變成豐饒的世外桃源。此外他們對自身也有些計劃。」

「什麼樣的計劃？」

寶綺思說：「他們心中十分清楚，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他們侷限在一小塊陸地上，根本無法指望擴張生存領域，於是他們夢想變成兩棲類。」

「變成什麼？」

「兩棲類。他們計劃發展出類似鰓的組織，用來輔助肺臟的呼吸功能。他們夢想能在水中停留極長的時間，還夢想能找到其他的淺水區域，在海底建造人工建築。提供這些訊息給我的人，想到這點就相當興奮，可是她也承認，阿爾法人為這個目標努力了好幾世紀，進展卻小得可憐。」

崔維茲說：「在氣候控制和生物科技這兩個領域上，他們可能比我們更先進，不知他們用的是什麼技術。」

「我們必須找專家來問，」寶綺思說，「但他們也許不願透露。」

崔維茲說：「這並非我們來此地的主要目的，但基地若能向這個袖珍世界學習，顯然將獲益匪淺。」

裴洛拉特說：「事實上，我們在端點星也有辦法把氣候控制得很好。」

「很多世界上都控制得不錯，」崔維茲說，「但總是隻能控制一個世界的整體氣候。可是在阿爾法，控制的則是局部地區的天氣，他們一定擁有某些我們欠缺的技術。還打聽到了什麼，寶綺思？」

「社交邀宴方面。他們似乎是個善於度假的民族，凡是不必耕作或捕魚的時候，他們都在享受假期。今天晚餐後有個音樂節，我已經告訴你們了。明天白天將舉行一個海灘慶典，可想而知，能放下田間工作的人都會聚在島嶼四周，以便享受嬉水的樂趣，並且趁機贊美太陽，因為再過一天便會下雨了。後天早上，漁船隊會趕在下雨前回來，當天傍晚又要舉行一個美食節，讓大家品嘗這次的收獲。」

裴洛拉特哼了一聲。「平常每餐都那麼豐盛了，美食節又會是什麼樣的盛況？」

「我猜特色不在量多，而在於口味變化無窮。反正我們四個人都獲邀參加所有的活動，尤其是今晚的音樂節。」

「演奏古老樂器？」崔維茲問。

「沒錯。」

「對了，為什麼要說是古老樂器？原始電腦嗎？」

「不，不對，那正是重點。根本不是電子合成樂，而是機械式的音樂。根據她們的描述，演奏方式是摩擦細線、對管子吹氣，以及敲打一些皮面。」

「我希望這是你亂講的。」崔維茲顯得很驚訝。

「不，我沒有亂講。我還知道你的廣子也會上臺，她要吹一種管子——我忘了它的名稱——你應該要能忍受纔行。」

「至於我自己嘛，」裴洛拉特說，「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我對原始音樂知道得非常少，很期待能親耳聽聽。」

「她並不是『我的廣子』。」崔維茲冷冷地說，「可是依你看，那些樂器是否曾在地球流行過？」

「我就是這麼猜測。」寶綺思說，「至少阿爾法婦人們告訴我，在他們的祖先來到此地之前，那些樂器早就發明出來了。」

「這樣的話，」崔維茲說，「也許值得聽聽那些摩擦、吹氣和敲打聲，希望有機會多少蒐集到一點有關地球的資料。」

### 81

說來真奇怪，在他們四人之中，要數菲龍對今晚將舉行的音樂會最感興奮。接近黃昏的時候，她和寶綺思在屋外的小浴室洗了一個澡。浴室裏有個浴池，備有源源不絕的冷水與熱水（或者應該說是涼水與溫水），還有一個洗臉盆以及一個室內便器，這些設備都既清潔又合用。在夕陽照耀下，浴室內仍光線充足，氣氛令人心曠神怡。

跟以往一樣，菲龍對寶綺思的乳房十分著迷，寶綺思只好說（既然菲龍已聽得懂銀河標準語）在她的世界上，大家都是這個樣子。對於這種說法，菲龍難免反問：「為什麼？」寶綺思考慮了一陣子，發覺找不到一個說得通的解釋，於是回了一句萬試萬靈的答案：「不為什麼！」

洗完澡後，寶綺思幫菲龍穿上阿爾法人提供的襯褲，並研究出套上裙子的正確方法。菲龍腰部以上什麼也沒穿，但這似乎無傷大雅又入境隨俗。至於寶綺思自己，雖然下身穿了阿爾法人的服裝（臀部覺得有點緊），仍舊罩上了她自己的上衫。在一個女性普遍袒胸的社會中，堅拒裸露胸部好像有點傻氣，尤其她的乳房並非太過豐滿，而且秀挺不輸此地任何一位女性，不過——她還是穿上了。

接下來輪到兩位男士使用浴室。就像男士們通常的反應一樣，崔維茲喃喃抱怨了一番，覺得女士們佔用了太久時間。

寶綺思讓菲龍轉過身來，以確定裙子能固定在她那男孩般的臀部上。「這是一條很漂亮的裙子，菲龍，你喜歡嗎？」

菲龍瞪著鏡中的裙子說：「我很喜歡。不過，我沒穿衣服會不會冷？」說完，她用手摸了摸裸露的胸部。

「我想不會的，菲龍，這個世界相當暖和。」

「你卻穿了衣服。」

「沒錯，我的確穿了。因為在我的世界上，大家都這麼穿。現在，菲龍，我們要去和很多很多阿爾法人共進晚餐，晚餐後還會跟他們在一起。你認為自己受得了嗎？」

菲龍顯得很苦惱，於是寶綺思繼續說：「我會坐在你的右邊，還會抱住你。裴將坐在另一邊，而崔維茲將坐在你對面。我們不會讓任何人跟你講話，你也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談。」

「我會試試看，寶綺思。」菲龍以最高亢的聲音說。

「晚餐後，」寶綺思又說，「有些阿爾法人會用他們的特殊方法為我們演奏音樂。你知道音樂是什麼嗎？」她哼出一些音調，盡量模仿著電子和聲。

菲龍突然神采奕奕。「你是指XX？」最後兩個字是她的母語，說完她就唱起歌來。

寶綺思瞪大了眼睛。那的確是個優美的調子，雖然有些狂野，而且充滿顫音。「對，那就是音樂。」她說。

菲龍興奮地說：「健比隨時隨地都會製造——」她猶豫了一下，然後決定用銀河標準語，「製造音樂，它用的是XX。」她又用母語說了一個名詞。

寶綺思遲疑地重復那兩個字：「哼嘀？」

菲龍哈哈大笑。「不是哼嘀，是XX。」

兩相比較之下，寶綺思也聽得出其中的差異，但她仍舊無法正確念出後者。她改問：「它的外形是什麼樣子？」

菲龍學到的銀河標準語仍屬有限，無法作出正確描述。她比手畫腳了半天，寶綺思心中還是沒有一個清晰的圖樣。

「健比教我怎麼用XX。」菲龍以驕傲的口吻說，「我的手指動得和它一樣，可是它說我很快就不必再用手指。」

「那實在太好了，親愛的。」寶綺思說，「晚餐後，我們就能知道阿爾法人是否演奏得和健比一樣好。」

菲龍雙眼射出光芒，心中充滿快樂的期待，因此晚餐時雖然被羣眾以及笑聲與噪音包圍，她仍享受了豐盛的一餐。只有一次，有人不小心打翻餐盤，引起鄰近一陣尖聲喧嘩，菲龍才現出驚駭的表情。寶綺思趕快緊緊摟住她，讓她能有安全溫暖的感覺。

「不知能否安排我們單獨用餐。」她對裴洛拉特喃喃說道，「否則，我們就得趕快離開這個世界。喫下孤立體的動物性蛋白已經夠糟，但至少得讓我能靜靜下嚥。」

「他們只是心情太好了。」裴洛拉特說。凡事只要他認為屬於原始行為或原始信仰，在合理範圍內他都會盡量忍受。

不久晚餐結束，接著便有人宣佈音樂節馬上開始。

### 82

舉辦音樂節的大廳跟餐廳差不多同樣寬敞，裏面擺著許多張摺椅（崔維茲發現坐起來相當不舒服），可供一百五十幾人就坐。他們這幾位訪客是今晚的貴賓，因此被帶到最前排，不少阿爾法人都對他們的服裝客氣地表示贊賞。

兩位男士腰部以上完全赤裸，每當崔維茲想到這一點，便會收緊腹肌，偶爾還會低頭看看，對自己長滿黑色胸毛的胸膛十分自滿。裴洛拉特則忙著觀察周遭的一切，對自己的模樣毫不在意。寶綺思的上衫吸引了許多疑惑的目光，但大家只是偷偷望，沒有當面發表任何評論。

崔維茲注意到大廳差不多隻坐了半滿，而且絕大多數的觀眾都是女性，想必是因為許多男人都出海去了。

裴洛拉特用手肘輕輕推了推崔維茲，悄聲道：「他們擁有電力。」

崔維茲望向那些掛在墻上的垂直玻璃管，還注意到天花板上也有一些，它們全都發出柔和的光芒。

「是螢光。」他說，「相當原始。」

「沒錯，但同樣能照明。我們的房間和戶外浴室也有這些東西，我本來以為只是裝飾用的。我們若能弄清楚如何操縱，晚上就不必摸黑了。」

寶綺思不悅地說：「他們應該告訴我們。」

裴洛拉特說：「他們以為我們知道，以為任何人都該知道。」

此時四名女子從幕後走出來，在大廳前方的場地彼此緊鄰著坐下。每個人都拿著一個上了漆的木製樂器，它們的外形相似，不過那種形狀不太容易描述。那些樂器主要差別在於大小不同，其中一個相當小，另外兩個大些，最後一個則相當大。除此之外，每個人另一隻手還拿著一根長長的桿子。

當她們進場時，觀眾發出輕柔的口哨聲，她們則向觀眾鞠躬致意。四個人的乳房都用薄紗緊緊裹住，彷彿為了避免碰觸樂器而影響演出。

崔維茲將口哨聲解釋為贊許或欣喜的期待，感到自己禮貌上也該這麼做。菲龍則發出一個比口哨尖銳許多的顫音，寶綺思馬上緊緊抓住她，但在她停止前，已經吸引一些觀眾的注意。

在四名演出的女子中，有三位未做任何準備動作，便將她們的樂器置於頦下，不過最大的那個樂器仍然放在地上，夾在那位演奏者雙腿之間。每個人右手中的長桿開始前後拉動，摩擦著近乎橫跨整個樂器的幾條細線，而左手的手指則在細線末端來迴游移。

崔維茲心想，這大概就是自己想象中的「摩擦」吧，但聽來完全不像摩擦所發出的聲音。他聽到的是一連串輕柔而旋律優美的音符，每個樂器各自演奏不同的部分，而融合在一起就變得分外悅耳。

它缺少電子音樂（「真正的音樂」，崔維茲不由自主這麼想）無窮的復雜度，而且有著明顯的重復。話說回來，當他慢慢聽下去，他的耳朵就漸漸習慣這種奇特的音律，開始領略其中的微妙。這樣子很容易使人疲倦，因此他分外懷念電子音樂的純粹、數學上的精準，以及震耳欲聾的音量。不過他也想到，如果聽久了這些簡單木製樂器的音樂，他想必也會漸漸喜歡的。

等到廣子終於出場的時候，演奏會已進行了約四十五分鐘。她立刻注意到崔維茲坐在最前排，於是向他微微一笑，他則誠心誠意地輕吹口哨，跟著其他觀眾一起為她喝彩。廣子打扮得十分美麗，穿著一條精緻無比的長裙，頭上戴了一大朵花。她的乳房完全裸露，（顯然）因為並不會影響到樂器的演奏。

原來她的樂器竟是一根黑色的木管，長度大約三分之二米，直徑將近兩公分。她將那個樂器湊到脣邊，對著末端附近的開口吹氣，便產生了一個纖細甜美的音調。她的十指操縱著遍佈管身的金屬物件，而隨著她手指的動作，音調有了忽高忽低的變化。

剛聽到第一個音調，菲龍便立刻抓住寶綺思的手臂說：「寶綺思，那就是XX。」那個名字聽來很像「哼嘀」。

寶綺思沖著菲龍堅決地搖了搖頭，菲龍卻壓低聲音說：「但的確是啊！」

眾人紛紛朝菲龍這邊望來，寶綺思將手用力按在菲龍的嘴巴上，然後低下頭來，沖著她的耳朵輕聲說：「安靜！」這句話聲音雖小，對下意識而言卻強而有力。

菲龍果然開始安靜地欣賞廣子的演奏，但她的十指不時舞動，好像是在操縱那個樂器上的金屬物件。

最後一位演出者是個老頭，他的樂器掛在雙肩，樂器上有許多皺褶。演奏的時候，他左手將那些皺褶拉來拉去，右手在一側黑白相間的按鍵上快速掠過，不時按下一組又一組的鍵。

崔維茲覺得這個樂器的聲音特別無趣，而且相當粗野，不禁令他聯想到奧羅拉野狗的吠聲——並非由於樂聲像狗叫，而是兩者所引發的情緒極為類似。寶綺思看來像是想用雙手按住耳朵，裴洛拉特的臉孔也皺了起來。只有菲龍似乎很欣賞，因為她正在用腳輕輕打拍子。當崔維茲注意到她的動作時，竟然發現音樂節拍與菲龍的拍子完全吻合，使他感到驚訝不已。

演奏終於結束，眾人報以一陣激烈的口哨聲，而菲龍的顫音則蓋過了所有的聲音。

然後觀眾開始三五成羣地閑聊起來，場面變得相當嘈雜，絕不輸給阿爾法人其他聚會的喧嘩程度。每位演出者都站在觀眾席前，跟前來道賀的人們親切交談。

菲龍突然掙脫寶綺思的掌握，向廣子沖過去。

「廣子，」她一面喘氣，一面喊道，「讓我看看那個XX。」

「看什麼，小可愛？」廣子說。

「你剛才用來製造音樂的東西。」

「喔。」廣子哈哈大笑，「那喚作笛子，小傢伙。」

「我可以看看嗎？」

「好吧。」廣子打開一個盒子，掏出那件樂器。它已被拆解成三部分，但廣子很快將它拼好，然後遞到菲龍面前，吹口對準她的嘴脣。「來，尊駕對著這兒吹氣。」

「我知道，我知道。」菲龍一面急切地說，一面伸手要拿笛子。

廣子自然而然抽回手去，並將笛子高高舉起。「用嘴吹，孩子，然則勿碰。」

菲龍似乎很失望。「那麼，我可不可以看看就好？我不碰它。」

「當然行，小可愛。」

她又將笛子遞出去，菲龍便一本正經瞪著它看。

室內的螢光燈突然變暗一點，同時笛子發出一個音調，聽來有些遲疑不定。

廣子嚇了一跳，險些令笛子掉到地上，菲龍卻高聲喊道：「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健比說過總有一天我能做到。」

廣子說：「方纔是尊駕弄出的聲音？」

「對，是我，是我。」

「然則是如何做到的，孩子？」

寶綺思很不好意思，紅著臉說：「真抱歉，廣子，我現在就帶她走。」

「不，」廣子說，「我希望她再做一回。」

附近已有幾個阿爾法人圍過來，菲龍擠眉弄眼，彷彿在努力嘗試。螢光燈變得比剛才更黯淡，笛子隨即又發出一個音調，這次的聲音聽來既純又穩。然後，遍佈笛身的金屬按鍵自己動起來，笛子的音調也就有了不規律的變化。

「它和XX有點不一樣。」菲龍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彷彿吹笛子的是她本人，並非電力所驅動的氣流。

裴洛拉特對崔維茲說：「她一定是從螢光燈的電源取得能量。」

「再試一回。」廣子以驚愕的聲音說。

菲龍閉上了眼睛。笛聲現在變得較為柔和，也被控制得更穩定。在沒有手指按動的情況下，笛子自己演奏起來；來自遠方的能量，經過菲龍大腦中尚未成熟的葉突，轉換成了驅動笛子的動能。那些最初幾乎是隨機出現的音調，現在變成了一連串的旋律，將大廳中每一個人都吸引過來，大家全部圍在廣子與菲龍周圍。廣子用雙手拇指與食指輕輕抓著笛子兩端，菲龍則始終閉著眼睛，指揮著空氣的流動與按鍵的動作。

「這是我方纔演奏的曲子。」廣子悄聲道。

「我都記得。」菲龍輕輕點了點頭，盡量不讓自己的注意力分散。

「尊駕未曾遺漏任何音符。」一曲結束後，廣子這麼說。

「可是你不對，廣子，你吹得不對。」

寶綺思趕緊說：「菲龍！這樣說沒禮貌，你不可以……」

「拜託，」廣子斷然道，「請勿打斷她。為何不對，孩子？」

「因為我能吹得不一樣。」

「那麼表演一下。」

於是笛聲再度響起，但曲式較先前復雜，因為驅動按鍵的力量變化得更快，轉換得更迅速，組合也更為精緻細膩。於是奏出的音樂比剛才更繁復，而且更感性和動人無數倍。廣子不禁僵立在那裏，而整個大廳中也聽不到其他聲音。

甚至當菲龍演奏完畢後，大廳中仍是一片鴉雀無聲。最後還是由廣子打破沉默，她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小傢伙，之前如此演奏過嗎？」

「沒有，」菲龍說，「以前我只能用手指，可是我用手指做不到那樣。」接著，她又以乾脆而絲毫不像自誇的口氣，補充了一句，「沒有人辦得到。」

「尊駕還會演奏其他曲子嗎？」

「我能製作些。」

「尊駕的意思是——即興演奏？」

菲龍皺起眉頭，顯然聽不懂這個說法，只好朝寶綺思望去。寶綺思對她點了點頭，於是菲龍答道：「是的。」

「那麼，請示範一番。」廣子說。

菲龍默想了一兩分鐘，笛聲便開始奏起，那是一串緩慢而非常簡單的音符，整體而言帶著如夢似幻的感覺。螢光燈變得時明時暗，由電力被抽取的多寡而定。這點似乎沒人注意到，因為光線與音樂的因果關係似乎恰好顛倒，像是有個電力幽靈，聽命於聲波的指揮一樣。

這些音符的組合一再重復，先是音量變得較大，然後是曲調漸趨繁復。接下來則成了變奏，在基本旋律仍舊清晰可聞的情況下，曲調變得更激昂、更有力，直到幾乎令人喘不過氣來的程度。最後，緩緩升到最高點的旋律急轉直下，造成一種俯沖的效果，在聽眾依然陶醉於置身高空的感覺時，將他們迅速帶回地面。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驚天動地的混亂。崔維茲雖然聽慣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音樂，也不禁感傷地想道：我再也聽不到這麼美妙的音樂了。

等到眾人好不容易安靜下來，廣子將笛子遞了出去。「來，菲龍，這是尊駕的！」

菲龍迫不及待要接過來，寶綺思卻抓住她伸出去的手臂，同時說：「廣子，我們不能拿，這是件珍貴的樂器。」

「我另有一件，寶綺思，雖比不上這個好，然則理應如此。誰將此樂器奏得最美妙，誰便是其主人。我從未聽過如此之音樂，亦不知曉如何得以隔空演奏。既然無法完全發揮其潛力，我擁有此樂器即是錯誤。」

菲龍接過笛子，現出極其滿足的表情，將它緊緊抱在胸前。

### 83

現在，他們所住的兩個房間各亮起一盞螢光燈，而戶外浴室也亮起一盞。這些燈光都很微弱，若在燈下閱讀會很喫力，但至少不再是一片黑暗。

然而此刻他們仍逗留室外。夜空中滿布星辰，這種景象總是令端點星的居民著迷。因為端點星上幾乎見不到星星，只有遙遠黯淡的銀河是唯一顯眼的天體。

廣子剛才陪同他們一道回來，因為她擔心他們會在黑暗中迷路或摔倒。一路上她都牽著菲龍的手，直到幫他們打開螢光燈，跟他們一起待在室外，她的手都仍未放開。

寶綺思心知肚明，了解廣子正深陷於情感矛盾中，因此她決定再試一次。「真的，廣子，我們不能拿你的笛子。」

「不，菲龍萬萬要收下。」但她似乎仍然猶豫不決。

崔維茲則一直望著天空。此地的黑夜名符其實地黑，雖然他們的房間透出一點光亮，卻幾乎沒什麼影響，而遠處建築物射出的微弱燈火更是微不足道。

他說：「廣子，你看到那顆分外明亮的星星嗎？它叫什麼名字？」

廣子隨便抬頭看了看，並未顯出什麼興趣。「那是『伴星』。」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每八十標準年，它環繞吾人太陽一週。每年此時，它都是顆『昏星』。若其徘徊於地平線之上，尊駕在白晝亦能得見。」

很好，崔維茲想，她對天文並非一無所知。他又說：「你可知道，阿爾法還有另一顆伴星，它非常小，非常黯淡，比這顆明亮的伴星要遙遠許多許多，不用望遠鏡根本看不見。」（他自己沒見過，但他不必花時間搜尋，太空艇電腦的記憶庫中有詳盡的資料。）

她以冷淡的語氣答道：「我們在學校學過。」

「好，那顆又叫什麼？那六顆排成鋸齒狀的星星，你看到了嗎？」

廣子說：「那是仙后。」

「真的？」崔維茲吃了一驚，「哪一顆？」

「全部，整個鋸齒喚作仙后。」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我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我對天文學一竅不通，尊貴的崔維茲。」

「你有沒有看到鋸齒最下面的那顆星？就是其中最亮的那顆，它叫什麼？」

「它就是顆星，我不知其名。」

「除了那兩顆伴星之外，它是最接近阿爾法的恆星，距離大約只有一秒差距。」

廣子說：「尊駕如此認為？我可不知曉。」

「它會不會就是地球所環繞的恆星？」

廣子盯著那顆星，些微的興趣一閃即逝。「我不知曉，從未聽任何人如是說。」

「你不認為有這個可能嗎？」

「叫我如何說？無人知曉地球究竟在何處。我——我如今必須向尊駕告辭。明天上午輪到我在田間工作，直到海灘節開始。午餐後我在海灘跟您們碰面，好嗎？好嗎？」

「當然好，廣子。」

她立刻轉身離去，在黑暗中慢慢跑開。崔維茲望了望她的背影，便跟其他人走進了昏暗的小房舍。

他說：「有關地球的事，你能不能判斷她是否在說謊，寶綺思？」

寶綺思搖了搖頭。「我並不認為她在說謊。她的精神一直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這點我直到演奏會結束才察覺到。在你向她問及那些星星之前，她就已經那麼緊張了。」

「這麼說，是因為她舍棄了那支笛子？」

「大概吧，我也不清楚。」她轉頭對菲龍說，「菲龍，我要你現在回到自己房間。當你準備就寢時，先到浴室去尿尿，然後洗洗你的手，再洗洗臉，刷刷牙。」

「我很想演奏那支笛子，寶綺思。」

「只能玩一會兒，而且要非常小聲。懂了嗎，菲龍？還有，我叫你停的時候就一定要停。」

「好的，寶綺思。」

於是房間中只剩下三個人，寶綺思坐在一張椅子上，兩位男士則坐在各自的簡便牀。

寶綺思說：「還有必要在這顆行星繼續待下去嗎？」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們一直沒機會討論地球和那些古老樂器之間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從那裏發現些線索。而且，漁船隊可能也值得我們等一等，那些男人可能知道些家庭主婦不知道的事。」

「我想，可能性非常小。」寶綺思說，「你確定不是廣子的黑眼珠吸引你留下來？」

崔維茲以不耐煩的語氣說：「我不了解，寶綺思，我選擇該怎麼做跟你有何相干？為什麼你好像總要顯得高高在上，板起臉孔來對我作道德判斷？」

「我並不關心你的道德，但這件事會影響到我們的探索。你想要找到地球，好對你自己的選擇作最後的驗證，看看你否定孤立體世界，選擇蓋婭星系的抉擇是否正確。我希望你能得到這個結果。你說你需要造訪地球，然後才能作出決定，而你似乎堅信地球確實環繞著天空中那顆亮星，那就讓我們到那裏去吧。我承認，我們在出發前若能找到一些資料，的確會有幫助，可是我相當清楚，這裏不會有我們需要的資料。我可不希望由於你喜歡廣子，就讓大家留在這裏陪你。」

「我們或許會離開這裏，」崔維茲說，「讓我考慮一下。廣子這個因素並不會左右我的決定，我向你保證。」

裴洛拉特說：「我覺得我們應該向地球前進，即使只是為了看看它到底有沒有放射性。我看不出待下去有什麼意義。」

「你確定不是寶綺思的黑眼珠迷惑了你？」崔維茲帶著點報復的口吻這樣講。然後，他幾乎立刻又說：「不，我收回這句話，詹諾夫，我只是孩子氣一時發作。話說回來，這是個迷人的世界，即使完全不考慮廣子，我也不得不承認，要不是如今這種情況，我會忍不住永遠留下來。難道你看不出來嗎，寶綺思，阿爾法使得你對孤立體的理論不攻自破？」

「怎麼說？」寶綺思問。

「你一直堅持一種理論，任何真正孤立的世界都會變得危險而充滿敵意。」

「就連康普隆也不例外。」寶綺思以平靜的口吻說，「它可算是脫離了銀河的主流，雖然在理論上，它是基地邦聯的一個聯合勢力。」

「但阿爾法可不是。這個世界完全孤立，可是你能抱怨他們的友善和殷勤嗎？他們提供我們食物、衣物、住宿場所，還為我們舉行各種慶祝活動，盛情地邀請我們留下來。你對他們還有什麼好挑剔的？」

「表面上沒什麼，廣子甚至對你獻身。」

崔維茲怒沖沖地說：「寶綺思，這件事哪裏又妨礙到你了？不是她對我獻身，而是我們互相奉獻，全然是兩情相悅。在適當情況下，你也一定會毫不遲疑地獻身。」

「拜託，寶綺思。」裴洛拉特說，「葛蘭完全正確，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他的私人享樂。」

「只要不影響到我們的行動。」寶綺思執拗地說。

「不會影響到的。」崔維茲說，「我們即將離開這裏，我向你保證。耽擱一下是為了蒐集更多的資料，要不了太久的。」

「但我還是不信任孤立體，」寶綺思說，「即使他們捧著禮物前來。」

崔維茲舉起雙手。「先下結論，然後再扭曲證據來遷就，簡直就是……」

「別說出來。」寶綺思以警告的口吻說，「我可不是女人，我是蓋婭。感到不安的是蓋婭，不是我。」

「沒有理由……」此時，門簾突然發出一下搔抓聲。

崔維茲愣住了。「那是什麼？」他低聲道。

寶綺思輕輕聳了聳肩。「拉開門看看。你說這是個親善的世界，不會發生任何危險的。」

盡管如此，崔維茲仍躊躇不前。不久門外便傳來輕聲的叫喊：「拜託，是我！」

那是廣子的聲音，崔維茲立刻將門掀開。

廣子快步走進來，兩頰沾滿淚水。

「將門拉上。」她氣喘吁吁地說。

「怎麼回事？」寶綺思問。

廣子緊緊抓住崔維茲。「我無法置身事外，我嘗試過，然則我無法承受。尊駕快走，您們全部走，帶著那孩兒一道離去。趁天色仍暗……駕著那艘太空航具駛離……駛離阿爾法。」

「可是為什麼呢？」崔維茲問。

「否則尊駕將喪命，您們全部將喪命。」

### 84

三位外星人士目不轉睛盯著廣子良久，然後崔維茲說：「你是說你的族人會殺害我們？」

隨著兩行熱淚滾滾而下，廣子說：「尊駕已踏上死亡之途，尊貴的崔維茲，其他人亦將陪葬。很久以前，學者發明一種病毒，對我們無害，因為我們具免疫力，然則對外星人士有致命威脅。」她心慌意亂地搖著崔維茲的手臂，「尊駕已感染。」

「怎麼會？」

「當我們交歡時，即管道之一。」

崔維茲說：「但我覺得好得很。」

「病毒尚在潛伏，漁船隊歸來後才會讓它發作。根據吾人法律，此等大事必須經過全體決議，甚至包括所有的男人，而大家必將決定非如此不可。我們負責留住您們，直到作出決議之時，亦即後天早上。如今趁著天黑又無人起疑，趕緊走吧。」

寶綺思厲聲問道：「你的族人為何要這樣做？」

「為了吾人安全。此地人稀物豐，吾人不欲外星人士侵犯。若果有人來訪後，傳出吾人位置，其他人將接踵而至。因此之故，每隔很長一段時日，偶有一艘太空航具抵達，吾人便需確保它不再離去。」

「可是既然如此，」崔維茲說，「為什麼你又來通風報信？」

「勿問緣由——不，我將告訴您們，因我又聽到了，聽！」

他們都聽到了，隔壁房間傳來菲龍奏出的輕柔笛聲——甜美無比。

廣子說：「我無法忍受此等音樂自人間消失，因為小傢伙亦將死去。」

崔維茲以嚴厲的口吻說：「是不是因為這樣，你才把笛子送給菲龍？因為你知道她死了之後，你就可以再拿回去。」

廣子看來驚愕萬分。「不然，我心中未有這般想法。當我終於想通之際，即明了絕不該如此。帶著那孩兒離去吧，並帶走那支我再也見不到的笛子。回到太空尊駕便安全了，倘若不被觸發，尊駕體內病毒若干日後便將死亡。我所求的回報，是您們永不提起這個世界，勿讓他人知曉它的存在。」

「我們不會說出去的。」崔維茲說。

廣子抬起頭來，低聲道：「離去之前，我能再吻尊駕一回否？」

崔維茲說：「不，我已經被感染了一次，那就夠了。」然後，他用較和緩的口氣說：「別哭，否則別人問你為什麼哭，你將無言以對。看在你如今努力拯救我們的份上，我原諒你對我的所作所為。」

廣子抬頭挺胸，用雙手手背仔細拭乾面頰，又深深吸了一口氣。「我感謝尊駕寬恕。」隨即匆匆離去。

崔維茲說：「我們馬上把燈關掉，在屋裏等一會兒，然後就離開這裏。寶綺思，叫菲龍別再玩她的樂器了。當然，記得將那笛子帶走。我們得一路摸到太空艇那裏，希望在黑暗中還能找到它的位置。」

「我找得到。」寶綺思說，「太空艇上有我的衣物，不論成分多麼微弱，仍算是蓋婭的一部分，蓋婭尋找蓋婭不會有問題的。」說完，她就鉆進她的房間去找菲龍。

裴洛拉特說：「你想他們會不會設法破壞太空艇，迫使我們留在這顆行星上？」

「他們的科技還做不到這一點。」崔維茲繃著臉說。等到寶綺思牽著菲龍走出來之後，崔維茲便將燈火盡數熄滅。

他們一聲不響地坐在黑暗中，好像足足等了大半夜，但實際上可能只有半個小時。然後崔維茲緩緩地、悄悄地拉開門。夜空似乎多了一點云氣，不過羣星仍在閃爍。現在仙后星座高掛中天，底端那顆地球之陽的候選者發出耀眼光芒。四周靜寂無聲，連一絲風都沒有。

崔維茲小心翼翼踏出房門，再示意其他三人跟出來。他一隻手自然而然挪到神經鞭握柄上，雖然確定不會用到，可是……

寶綺思帶頭走在前面，她拉著裴洛拉特，裴洛拉特又拉著崔維茲。寶綺思的另一隻手抓著菲龍，而菲龍另一隻手抓著笛子。在幾乎絕對的黑暗中，寶綺思雙腳輕輕探著路，引領大家朝遠星號上極微弱的「蓋婭感」前進。

## 第七篇地球

## 第十九章放射性？

### 85

遠星號靜靜起飛，在大氣層中緩緩爬升，將那座黑暗的島嶼愈拋愈遠。下方幾許微弱的光點愈來愈暗，終至完全消失無蹤。隨著高度的增加，大氣逐漸稀薄，太空艇也就逐漸加快，天上的光點則是愈來愈多、愈來愈亮。

最後，當他們往下望去，這顆名叫阿爾法的行星只剩下一彎新月形的光輝，其上繚繞著濃厚的云氣。

裴洛拉特說：「我想他們並沒有實用的太空科技，所以無法追趕我們。」

「我不確定這個事實能否讓我高興起來，」崔維茲顯得鬱郁寡歡，聲音聽來相當沮喪，「我被感染了。」

「可是並未發作。」寶綺思說。

「但可以被觸發，他們自有辦法。那究竟是什麼辦法？」

寶綺思聳了聳肩。「廣子說病毒如果一直不觸發，最後就會死在它們無法適應的環境中——例如你的身體。」

「是嗎？」崔維茲氣沖沖地說，「她又怎麼知道？話說回來，我又怎麼知道廣子說的不是自我安慰的謊言？而且不論觸發的方法是什麼，難道不可能自然發生嗎？某種特殊的化學藥劑，某種放射性，某種……某種……天曉得是什麼？我可能突然發病，然後你們三人也跟著死掉。萬一我們在抵達人口眾多的世界後才發作，也許會引起惡性的大型流行病，而逃離的難民還會把它帶到其他世界。」

他盯著寶綺思說：「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寶綺思緩緩搖了搖頭。「並不容易。蓋婭也擁有寄生物的成分——微生物、蟲類等等，它們對生態平衡有正面的意義。這些生存在蓋婭上的寄生物，對世界級意識各有各的貢獻，可是絕不會過度繁殖，因此不會造成顯著的危害。問題是，崔維茲，侵犯你的病毒並非蓋婭的一部分。」

「你說『並不容易』，」崔維茲皺著眉頭說，「但在如今這種情況下，即使可能極其困難，能不能也麻煩你試試看？你能不能找出病毒在我體內的位置，然後將它們消滅？要是你做不到，能不能至少增強我的抵抗力？」

「你可了解自己在作什麼要求，崔維茲？我並不熟悉你體內的微觀生物，恐怕不易分辨何者是你細胞內的病毒，何者又是其中的正常基因。此外，想要區分何者是你身體已經適應的病毒，何者又是廣子感染給你的，則是更加困難的一件事。我會試一試，崔維茲，但需要花些時間，而且不一定成功。」

「慢慢來，」崔維茲說，「但一定要試。」

「當然。」寶綺思答道。

裴洛拉特說：「假如廣子說的是實話，寶綺思，你也許能發現那些病毒的活力已漸漸減弱，而你可以加速它們的衰亡。」

「我可以試試，」寶綺思說，「這是個不錯的主意。」

「你不會心軟？」崔維茲說，「你殺死那些病毒，就等於毀滅許多珍貴的生命，這你是知道的。」

「你是在諷刺我，崔維茲。」寶綺思毫不動容地說，「可是，不管是不是諷刺，你指出了一個真正的難處。話又說回來，在你和病毒之間，我很難不優先考慮你。不用怕，只要有可能，我一定會殺死它們。畢竟，就算我沒考慮到你，」她的嘴角牽動了一下，彷彿強忍住笑意，「裴洛拉特和菲龍當然也有危險。相較之下，我對他們兩人的感情應該令你較有信心。你甚至應該想到，現在我自己也有危險。」

「你對自身的愛，我可絲毫沒有信心。」崔維茲喃喃說道，「為了某種高尚的動機，你隨時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然而，我倒是相信你真心關懷裴洛拉特。」然後他又說：「我沒聽見菲龍的笛聲，她有什麼不對勁嗎？」

「沒事，」寶綺思說，「她睡著了。那是完全自然的睡眠，跟我毫無關係。而我建議，等你向那顆心目中的地球之陽躍遷後，我們也都好好睡一覺。我極需要睡眠，而我認為你也一樣，崔維茲。」

「好的，只要我做得到。你可知道你說對了，寶綺思。」

「說對了什麼，崔維茲？」

「對於孤立體的見解。不論看來多麼像，新地球絕非天堂。最初的殷勤款待，那些表面的友善，都是為了解除我們的戒心，以便將病毒傳染給我們其中一人。而其後的殷勤款待，那些各種名目的慶祝活動，目的則是把我們留下，等候漁船隊歸來，然後就能將病毒觸發。多虧菲龍和她的音樂，否則他們險些得逞，而這點你可能也對了。」

「關於菲龍？」

「是的。當初我不願帶她同行，我也始終不高興看到她在太空艇上。由於你的所作所為，寶綺思，她才會跟我們在一起，又由於她無意間的舉動，我們才會僥幸得救。不過——」

「不過什麼？」

「盡管如此，我仍舊對菲龍的存在感到不安，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

「或許我這樣說會令你感到舒服點，崔維茲，我不確定是否該將功勞全歸於菲龍。廣子之所以做出阿爾法人必定視為叛逆的行動，菲龍的音樂只不過是她的藉口，甚至連她自己可能也相信了。但除此之外，她還另有心事，我隱約偵測得到，只是無法確定它的本質，或許是她羞於讓這件事浮出意識層面。我有一種感覺，她對你有特殊的好感，不願眼睜睜見你死去，這和菲龍以及她的音樂無關。」

「你真這麼認為？」崔維茲淺淺一笑。這是離開阿爾法後，他露出的第一個笑容。

「我的確這麼認為。對於和女人打交道，你一定很有兩下子。在康普隆，你說服了李札樂部長讓我們駕著太空艇離開，這回又促使廣子拯救我們的性命，所以功勞應該屬於你。」

崔維茲的笑容擴大了些。「好吧，既然你這麼說。現在，向地球前進。」他踏著幾乎可算輕快的步伐，轉身走進駕駛艙。

裴洛拉特並沒有跟去，他對寶綺思說：「你終究還是安撫了他，對不對，寶綺思？」

「沒有，裴，我從未碰觸他的心靈。」

「你剛才極力滿足他的男性虛榮心，當然觸及了他的心靈深處。」

「完全是間接的。」寶綺思笑著答道。

「即使如此，還是謝謝你，寶綺思。」

### 86

躍遷之後，那顆可能是地球之陽的恆星仍在十分之一秒差距之外，其亮度雖然遠超過星空中其他天體，但看來依舊只是一顆星。

崔維茲面色凝重地研究這顆恆星。為了便於觀察，他將光線過濾了一遍。

他說：「跟新地球所環繞的阿爾法星一比，兩者無疑可說是孿生兄弟。但阿爾法收錄在電腦地圖中，這顆恆星卻沒有。我們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沒有它的數據，即使它擁有行星系，我們也欠缺任何相關資料。」

裴洛拉特說：「假如地球果真環繞這個太陽，這不正是我們意料中的事？完全找不到資料，正符合了地球資料似乎全被銷毀的事實。」

「沒錯，但也可能表示它是個太空世界，只是並未列在梅爾波美尼亞那座建築的墻上，我們無法絕對確定那份名單完整無缺。此外還有一個可能，就是這顆恆星或許沒有任何行星，因此大概不值得收錄在主要用於軍事和貿易的電腦地圖中。詹諾夫，有沒有任何傳說，提到地球之陽和它的孿生兄弟距離大約只有一秒差距？」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對不起，葛蘭，我想不到有這樣的傳說。不過，說不定真有，我的記性不大好，我會去查查看。」

「這並不重要。地球之陽有沒有什麼名字？」

「有好些不同的名稱，我猜不同的語言都有不同的稱呼。」

「我常常忘記地球上曾經有過許多種語言。」

「一定是這樣。唯有如此，眾多的傳說纔能有個合理解釋。」

崔維茲沒好氣地說：「好啦，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在這麼遠的距離，根本觀察不到行星系，我們得靠近點纔行。我希望能謹慎行事，可是謹慎有時也會過了頭，變得毫無道理。直到目前為止，我看不出可能有什麼危險。不論是何方神聖，既然他們有力量將銀河中的地球資料一掃而光，假如他們絕不希望被人發現，那麼即使隔著這麼遠的距離，想必也能輕易將我們消滅，但我們現在卻毫發無損。如果只因為擔心靠近些會發生什麼變故，我們就永遠待在這裏，那可不是理智的做法，對不對？」

寶綺思說：「我想，電腦沒偵測到可解釋成危險的任何跡象。」

「我剛剛說看不出可能有什麼危險，根據的正是電腦的觀測結果。我當然無法用肉眼看到任何東西，我也並未如此指望。」

「那麼，我想你現在只是在尋求支持，要大家共同作出一個你認為是危險的決定。好吧，我支持你。我們已經飛了這麼遠，不能無緣無故就掉頭離去，對不對？」

「沒錯。」崔維茲道，「你怎麼說，裴洛拉特？」

裴洛拉特說：「即使只是基於好奇心，我也願意繼續前進。要是就這麼空手而歸，不知道是否找到了地球，那會令人無法忍受的。」

「好吧，那麼，」崔維茲說，「我們都同意了。」

「還沒有，」裴洛拉特說，「還有菲龍。」

崔維茲看來吃了一驚。「你的意思是要我們跟那孩子商量？即使她真有意見，又會有什麼價值？何況她一心只想回到她自己的世界。」

「這點你能怪她嗎？」寶綺思極力為菲龍辯護。

直到他們談起菲龍，崔維茲才察覺到她的笛聲，現在她奏的是一首相當激昂的進行曲。

「聽聽看，」他說，「她究竟在哪裏聽過進行曲？」

「大概是健比用笛子吹給她聽過。」

崔維茲搖了搖頭。「我不大相信，我認為舞曲、催眠曲之類的還比較有可能。聽我說，菲龍令我感到很不自在，她學得太快了。」

「有我在幫她，」寶綺思說，「記住這一點。她不但非常聰明，而且跟我們在一起的這段時期，她接受到非比尋常的知性刺激，嶄新的感受源源不絕湧入她的心靈。她目睹了太空的景觀，造訪了不同的世界，又見到了許多人，這些都是她前所未有的經驗。」

菲龍的進行曲變得愈來愈狂放，也愈來愈粗野。

崔維茲嘆了一口氣。「好啦，她已經表達了意見。她的音樂似乎透露出樂觀的精神，並對冒險充滿嚮往，我認為，這就代表她贊成我們繼續接近地球。所以說，讓我們小心翼翼地行動，對這個太陽的行星系仔細觀察一番。」

「假如有的話。」寶綺思說。

崔維茲淡淡一笑。「一定有個行星系。我跟你打賭，隨便你賭多少。」

### 87

「你輸了。」崔維茲漫不經心地說，「你剛才決定賭多少？」

「零，我從未答應跟你打賭。」寶綺思答道。

「沒關係，反正我不會要你的錢。」

現在他們距離那個太陽大約一百億公里，它仍是個光點，但已有相當的亮度，差不多等於從一顆可住人行星觀察自身太陽所見的四千分之一。

「現在，影像經過放大，我們可以看到兩顆行星。」崔維茲說，「根據直徑的測量值，以及反射光的光譜，它們顯然是氣態巨星。」

太空艇目前距離行星軌道面很遠。寶綺思與裴洛拉特站在崔維茲身後，一起凝視著顯像屏幕。他們看到的是兩個泛著綠光的微小新月形，其中較小的那個擁有較大的「相」。

崔維茲說：「詹諾夫！地球之陽應該有四顆氣態巨星，沒錯吧。」

「根據傳說，的確沒錯。」裴洛拉特答道。

「其中最接近太陽的那顆最大，次近的那顆具有行星環，對不對？」

「又大又顯眼的行星環，葛蘭，沒錯。話說回來，老弟，一個傳說經過一傳再傳，必須考慮到被誇大的程度。我想，萬一沒發現具有超大行星環的行星，也不該因此斷定這顆恆星並非地球之陽。」

「然而，我們現在看到的兩顆氣態巨星，也許只是較遠的兩顆。較近的那兩顆很可能在太陽另一側，由於距離太遠，不容易從羣星背景中找出來。我們還得再靠近點，而且要到太陽另一側去。」

「有顆恆星在附近，我們做得到這一點嗎？」

「只要足夠小心，我肯定電腦辦得到。然而，如果它判斷這樣做太危險，就會拒絕接受我們的命令。那時，我們可以再謹慎地一步步慢慢前進。」

他開始以心靈指揮電腦，顯像屏幕中的星像場便起了變化。那顆恆星先是亮度陡然暴增，隨即從屏幕上消失，因為電腦已遵循指令，開始掃描太空中另一顆氣態巨星，而且很快就有了結果。

崔維茲由於極度震驚，幾乎有點不知所措，但他的心靈仍勉力對電腦下達指令，將屏幕畫面繼續放大。他和兩名旁觀者都一動不動，目不轉睛地瞪著屏幕。

「不可思議。」寶綺思喘著氣說。

### 88

屏幕上出現一顆氣態巨星，在目前的觀察角度下，它的大部分都受到日照。在這顆行星周圍，環繞著一圈巨大而燦爛的實體亮環，其傾斜度剛好使受光的一面呈現在屏幕上。這道環比行星本身更明亮耀眼，而且在距離外緣三分之一處，有一圈明顯的狹窄界線。

在崔維茲的要求下，電腦將屏幕解析度調到最高，那行星環就變成無數的細小同心圓，每一圈都閃閃發光。現在屏幕上已看不到行星本身，只能見到行星環的一小部分。崔維茲又下了一道指令，屏幕的一角便多出一個視窗，顯現出行星全貌的縮小畫面。

「這種現象很尋常嗎？」寶綺思以敬畏的語氣問道。

「不尋常。」崔維茲說，「雖然每顆氣態巨星幾乎都有碴環，但通常都相當黯淡狹窄。我曾見過細小但相當明亮的行星環，卻從未見到過像這樣的，也從未聽說過。」

裴洛拉特說：「這顯然就是傳說中提到的那顆有環的巨星。如果這真是唯一的……」

「真的是唯一的，據我所知獨一無二，連電腦也這麼認為。」崔維茲說。

「那麼這裏必定就是擁有地球的行星系。誰也不能虛構出這樣的行星，一定要親眼目睹，纔有辦法描述出來。」

崔維茲說：「現在不論你的傳說怎麼講，我都願意照單全收。這應該是第六顆行星，而地球是第三顆？」

「是的，葛蘭。」

「那麼我敢說，我們現在距離地球不到十五億公里，而我們仍未被擋駕。當初我們接近蓋婭時，在半途就遭到攔阻。」

寶綺思說：「你們遭到攔阻的時候，距離蓋婭已經很近了。」

「喔，」崔維茲說，「但我一向認為地球比蓋婭強大，因此我認為這是個好現象。既然我們沒遭到攔阻，也許就代表地球並不反對我們造訪。」

「或者根本沒有地球。」寶綺思說。

「這回你有興趣打賭嗎？」崔維茲繃著臉說。

「我想寶綺思的意思是說，」裴洛拉特插嘴道，「地球也許真有放射性，就像大家似乎一致相信的那樣，而我們沒被擋駕，則是因為地球上根本沒有生命。」

「不可能。」崔維茲以激動的口氣說，「我願意相信有關地球的每一個傳說，唯獨這點例外。我們一定要迫近地球，親自看個清楚。而且我有個預感，我們不會遭到攔阻。」

89

幾顆氣態巨星皆被遠遠拋在後面，而在通過了最接近太陽的氣態巨星之後，出現了一條小行星帶。（誠如傳說所言，那顆氣態巨星的體積與質量都是最大的。）

小行星帶裏面，又有四顆行星。

此時，崔維茲正在仔細研究這些行星。「第三顆最大。它體積適中、和太陽的距離適中，應該是一顆可住人行星。」

從崔維茲話中，裴洛拉特捕捉到一絲不確定的語氣。

他問：「它有大氣層嗎？」

「喔，有的。」崔維茲說，「第二、第三和第四顆行星都有大氣層。而且，就像古老的兒童故事一樣，第二顆的大氣太濃，第四顆的又太稀薄，只有第三顆的大氣恰到好處。」

「那麼，你認為它可能是地球嗎？」

「認為？」崔維茲幾乎是在大吼大叫，「我不必認為，它就是地球，它擁有你說的那顆巨型衛星。」

「有嗎？」裴洛拉特露出難得的笑容，崔維茲從未見過他笑得那麼開心。

「絕對有！來，看看最高倍率的放大影像。」

裴洛拉特看到兩個新月形，其中一個顯然較大，而且較為明亮。

「較小的那顆是衛星嗎？」他問。

「是的。它和那顆行星的距離比想象中還要遠，但它的確環繞著那顆行星。它的體積僅相當於小型行星，事實上，它比這四顆內行星都要小。話說回來，就衛星的標準而言，它實在夠大了。它的直徑至少有兩千公里，和氣態巨星周圍的大型衛星差不多大。」

「不是更大嗎？」裴洛拉特似乎有些失望，「那它就不能算巨型衛星。」

「不，它的確是。那些環繞巨大氣態巨星的衛星，直徑兩三千公里沒什麼稀奇，但同樣大小的衛星環繞一顆巖質的可住人行星，則要另當別論。那顆衛星的直徑是地球直徑的四分之一強，請問你哪裏聽說過，可住人行星有這麼一個同量級的衛星？」

裴洛拉特怯生生地說：「這方面我知道得很少。」

崔維茲說：「那就相信我，詹諾夫，它是銀河中獨一無二的。我們眼前這個東西，其實可以算是一對行星，而通常在可住人行星的軌道上，則鮮有超過鵝卵石大小的天體。詹諾夫，想想看，第六顆是擁有巨大行星環的氣態巨星，第三顆又是擁有巨大衛星的行星——兩者都和你熟知的傳說相符，雖說親眼目睹之前難以置信——所以說，你眼前這顆行星一定就是地球，不可能是別的世界。我們找到它了，詹諾夫，我們找到它了。」

### 90

他們緩緩向地球前進，如今已是第二天。晚餐的時候，寶綺思頻頻打呵欠。她說：「我感到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行星之間飛來飛去。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已經花了好幾個星期。」

「有一部分原因，」崔維茲說，「是距離恆星太近的話，進行躍遷會很危險。而這一次，我們故意將速度放得非常慢，則是因為我不想太快沖進可能的危險中。」

「我記得你說過有一種預感，認為我們不會遭到攔阻。」

「的確如此，可是我不想將一切押在一種感覺上。」崔維茲凝視著湯匙中的食物，沒有立刻放進嘴裏，「你知道嗎，我很懷念阿爾法的漁產，我們在那裏只吃了三頓而已。」

「實在可惜。」裴洛拉特表示同意。

「是啊，」寶綺思說，「我們總共造訪了五個世界，每一次都是落荒而逃，從來沒有機會補充食物，換點新鮮口味。即使在願意供應食物的世界上，例如康普隆和阿爾法，也根本沒機會，想必在……」

她並沒有說完，因為菲龍立刻抬起頭來，把她的話接了下去。「索拉利？你們在那裏無法得到食物嗎？那裏有很多食物，就像阿爾法上一樣多，而且品質更好。」

「這點我知道，菲龍。」寶綺思說，「只是時間來不及。」

菲龍面色凝重地瞪著她。「我會不會再見到健比，寶綺思？告訴我實話。」

寶綺思說：「只要我們回到索拉利，一定會的。」

「我們會不會回到索拉利呢？」

寶綺思遲疑了一下。「我不敢說。」

「現在我們要到地球去，是嗎？它是不是你說的那顆我們都源自那裏的行星？」

「是我們的先人都源自那裏。」寶綺思說。

「我會說『祖先』了。」菲龍說。

「對，我們正要去地球。」

「為什麼？」

寶綺思隨口答道：「誰不希望看看祖先的世界呢？」

「我認為還有別的原因，你們似乎都很擔心。」

「我們從未去過那裏，不知道會遇到些什麼。」

「我認為還不只這樣。」

寶綺思微微一笑。「你已經喫完了，親愛的菲龍，何不回到艙房去，讓我們欣賞一段你用笛子奏出的小夜曲，你的演奏愈來愈美妙了。去吧，去吧。」她在菲龍屁股上輕拍了一下，催促她趕緊離去。菲龍乖乖走了開，半途只回過頭來一次，若有所思地看了崔維茲一眼。

崔維茲望著她的背影，露出明顯的嫌惡表情。「那小東西會讀心術嗎？」

「別叫她『東西』，崔維茲。」寶綺思以嚴厲的口吻說。

「她會讀心術嗎？你應該能判斷。」

「不，她不會，蓋婭和第二基地分子也不會。若將讀心解釋為偷聽一段心靈談話，或是獲悉他人明確的想法，那麼目前誰也做不到，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我們能夠偵測和詮釋情感，在某種程度上也能操縱情感，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件理論上做不到的事，你怎麼知道她一定做不到？」

「因為正如你剛才說的，我應該能判斷。」

「或許是她控制了你，所以你對事實一直渾然不覺。」

寶綺思白了他一眼。「你要講理，崔維茲。即使她具有不尋常的能力，也對我無可奈何，因為我不只是寶綺思，而且還是蓋婭，你常常忘記這一點。你可知道整個行星的精神慣性有多大嗎？你以為一個孤立體，不論多麼有天賦，能夠戰勝整個行星嗎？」

「你不是萬事通，寶綺思，所以不要過分自信。」崔維茲以陰沉的語氣說，「那個小東……她跟我們在一起沒多久，這麼短的時間，我頂多隻能學到一種語言的皮毛，而她竟然已經能說流利的銀河標準語，還幾乎掌握了所有的詞匯。沒錯，我知道你一直在幫助她，但我希望你適可而止。」

「我跟你說過我在幫助她，但我也說過她聰明得嚇人，以致我希望她能成為蓋婭的一部分。假如我們能吸收她，假如她尚未超齡，我們也許就能因而了解索拉利人，最後將那個世界整個吸收進來，這樣做當然對我們有很大的助益。」

「你有沒有想到過，即使就我的標準而言，索拉利人也是病態的孤立體？」

「變成蓋婭的一部分，他們就會改頭換面。」

「我認為你錯了，寶綺思。我認為那個索拉利小孩是個危險人物，我們應該作個了斷。」

「怎麼做？將她從氣閘拋出去？殺了她，把她剁碎，然後給我們加菜？」

裴洛拉特說：「喔，寶綺思。」

崔維茲則說：「真惡心，實在太過分了。」由於笛聲早已響起，他們一直以接近耳語的音量交談。崔維茲默默聽了一會兒，笛聲沒有任何破綻或猶豫。「等一切結束後，我們一定要將她送回索拉利，還要確保索拉利和銀河永遠隔離。我個人的感覺是應該將它毀滅，我對它既不信任又害怕。」

寶綺思想了一下，然後說：「崔維茲，我知道你天賦異稟，能夠作出正確的抉擇，但我也知道，你打從一開始就十分厭惡菲龍。我猜也許只是因為你在索拉利遭到過羞辱，因此對那顆行星和其上居民都懷有深切的恨意。由於我絕不能影響你的心靈，這點我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但請別忘了，假如未帶菲龍同行，我們如今仍會留在阿爾法——成了死屍，而且我想已經入土了。」

「這點我知道，寶綺思，但即使這樣……」

「她的智慧應該受到贊賞，而不是嫉妒。」

「我並不嫉妒她，我怕她。」

「怕她的智慧？」

崔維茲若有所思地舔了舔嘴脣。「不，並不盡然。」

「不然怕什麼？」

「我不知道，寶綺思。假使知道怕什麼，我也許就不必怕了，偏偏我不太清楚為什麼害怕。」他將聲音壓得更低，彷彿在自言自語，「銀河中似乎充滿我不了解的事物。為什麼我要選擇蓋婭？為什麼我必須找到地球？心理史學有沒有一項遺漏的假設？倘若真有，那又是什麼？而最令人費解的一點，是菲龍為何令我坐立不安？」

寶綺思說：「很遺憾，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說完她就起身離去。

裴洛拉特望了望她的背影，然後說：「當然並非事事不如人意，葛蘭。我們離地球愈來愈近，一旦我們抵達地球，所有的謎團將迎刃而解。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任何力量企圖阻止我們前進。」

崔維茲對裴洛拉特猛眨眼睛，同時低聲說：「我倒希望有。」

裴洛拉特說：「是嗎？你為何這麼想？」

「坦白說，我樂意看到生命跡象。」

裴洛拉特雙眼睜得老大。「你是不是終究發現地球具有放射性了？」

「並不盡然。可是它的表面溫熱，比我預期的溫度高一點。」

「這樣很糟嗎？」

「不一定，它的溫度可能有點高，但並不代表它一定不可住人。它有很厚的云層，成分絕對是水汽，所以說，雖然我們根據微波發射計算出的溫度偏高，但是那些云氣，連同豐沛的『水海洋』，仍然可以維持生命。我還不能肯定，不過——」

「怎樣，葛蘭？」

「嗯，假如地球真有放射性，就能解釋它的溫度為何比預期來得高。」

「可是這種推論不能反過來，對不對？如果它的溫度超過預期，並不表示它就一定具有放射性。」

「沒錯，沒錯，並不成立。」崔維茲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這個問題，思考是沒有用的，詹諾夫。再過一兩天，我就能得到更多資料，到時我們就能確定了。」

### 91

寶綺思走進艙房的時候，菲龍正坐在便牀上沉思。發覺寶綺思進來，菲龍只抬頭看了一眼，立刻又低下頭去。

寶綺思平靜地說：「怎麼了，菲龍？」

菲龍答道：「崔維茲為何那麼討厭我，寶綺思？」

「你為何認為他討厭你？」

「當我接近他的時候，他會用不耐煩的目光——是不是該說不耐煩？」

「也許是。」

「他會用不耐煩的目光望著我，而且他的臉孔總是微微扭曲。」

「崔維茲承受的壓力很大，菲龍。」

「因為他在尋找地球？」

「對。」

菲龍想了一會兒，然後說：「當我想讓什麼東西動的時候，他就特別不耐煩。」

寶綺思撅了撅嘴。「喂，菲龍，難道我沒告訴你絕不能那樣做，尤其是崔維茲在場的時候？」

「嗯，可是昨天，就在這間艙房裏，他站在門口，我沒注意到，我不知道他正在盯著我。那隻不過是裴的一本影視書，我試著讓它站起來，我沒有做任何危險的事。」

「那會令他神經緊張，菲龍。我要你以後別再那樣做了，不管他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他自己做不到，所以會神經緊張？」

「大概吧。」

「你能做到嗎？」

寶綺思緩緩搖了搖頭。「不，我也不能。」

「我那樣做的時候，並不會令你感到緊張，也不會令裴感到緊張。」

「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知道。」菲龍突然改用強硬的語氣，害得寶綺思嚇一跳，還皺起了眉頭。

「你知道什麼，菲龍？」

「我就不一樣。」

「當然，我剛才說過，每個人都不一樣。」

「我的形體不一樣，而且我還能讓東西動。」

「這是事實。」

菲龍帶著叛逆的口吻說：「我一定要讓東西動，崔維茲不該生我的氣，你也不該阻止我。」

「可是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

「這是練習，是一種磨煉——這樣說對嗎？」

「不完全對，應該說鍛煉。」

「對，健比總是說，我必須訓練我的……我的……」

「轉換葉突？」

「對，使它愈來愈強壯。然後，等我長大了，我就能驅動所有的機器人，甚至包括健比。」

「菲龍，在你還沒有這樣做的時候，由誰來驅動所有的機器人？」

「班德。」菲龍答得非常順。

「你認識班德？」

「當然，我跟他見過許多面。我是下一任的屬地領主，班德屬地將來會變成菲龍屬地，健比這樣告訴我的。」

「你是說班德來找你……」

菲龍吃了一驚，嘴巴張成一個完美的橢圓。她像是被人掐住脖子一樣，喫力地說：「班德從來不會來——」說到這裏，小傢伙肺部的空氣用完了。她喘了幾口氣，繼續說：「我看到的是班德的影像。」

寶綺思以遲疑的口吻問道：「班德待你如何？」

菲龍用稍帶困惑的目光望著寶綺思。「班德總是問我是否需要什麼，是否感到舒適。可是健比一直在我身邊，所以我從來不需要任何東西，也始終感到很舒適。」

她垂下頭來，凝視著地板，然後用雙手矇住眼睛，又說：「可是健比不動了，我想那是因為班德——也不動了。」

寶綺思問道：「你為何這樣說？」

「我一直在想這件事。班德負責驅動所有的機器人，如果健比不動了，而其他的機器人也都不動了，那一定是因為班德不動了。是不是這樣？」

寶綺思啞口無言。

菲龍說：「不過等你帶我回到索拉利後，我就會驅動健比和其他所有的機器人，到時我又會快樂了。」

說完她哭了起來。

寶綺思說：「你跟我們在一起不快樂嗎，菲龍？哪怕只是一點點？偶爾一下子？」

菲龍抬起頭，沾滿淚水的臉孔正對著寶綺思。她一面搖頭，一面以顫抖的聲音說：「我要健比。」

寶綺思心中頓時生出一股強烈的同情，她伸出雙臂將孩子抱在懷中。「喔，菲龍，我多麼希望能讓你和健比團圓。」她突然發覺自己也在流淚。

### 92

裴洛拉特走進來，看到兩人哭成一團。他猛然停下腳步，問道：「怎麼回事？」

寶綺思輕輕推開菲龍，想要摸出一張面紙擦乾眼淚。她剛搖了搖頭，裴洛拉特立刻以加倍關切的語氣問：「究竟是怎麼回事？」

寶綺思說：「菲龍，稍微休息一下，我會想想辦法，讓你覺得好過一點。記住，我和健比一樣愛你。」

她抓住裴洛拉特的手肘，將他拉到起居艙中。「沒事，裴，真的沒事。」她說。

「不過菲龍卻有事，對不對？她仍舊想念健比。」

「想念得厲害，而我們根本幫不上忙。我可以告訴她我愛她——天地良心，我真的愛她。這麼聰明、這麼乖順的孩子誰能不愛？而且聰明得嚇人，崔維茲甚至認為她聰明過了頭。她曾經見過班德，你知道嗎——或者應該說，見過班德的全息像。然而，她對那些記憶沒什麼感情，她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冷漠，好像跟她毫不相干，而我曉得這是為什麼。除了班德是那塊屬地原來的主人，菲龍是下一任主人之外，兩人之間根本沒有其他關係。」

「菲龍了解班德是她的父親嗎？」

「應該說是她的母親。既然我們同意將菲龍當作女性，那麼班德也是。」

「都一樣，寶綺思吾愛。菲龍是否明了這重親子關係？」

「我不知道她對這點了解多少。她當然有可能知道，但她未曾表露出來。然而，裴，她推論出班德已經死了，因為她終於明白了健比停擺是停電的結果，而負責提供電力的正是班德——這實在令我害怕。」

裴洛拉特體貼地說：「為什麼害怕呢，寶綺思？這畢竟只是邏輯推論罷了。」

「從班德的死亡，就能作出另一個邏輯推論。索拉利上住的是長壽且孤立的太空族，死亡必定是罕見而且遙遠的事件。他們目睹自然死亡的經驗一定極其有限，而對菲龍這種年紀的索拉利兒童而言，則或許完全是一片空白。假如菲龍繼續思索班德的死，她就會開始懷疑死因為何。而我們這幾個陌生人當時在那裏，這個事實必定會讓她導出一個明顯的因果關係。」

「那就是我們殺了班德？」

「不是我們殺了班德，裴，班德是我殺的。」

「她不可能猜到。」

「可是我必須告訴她實情。她原本就對崔維茲很惱火，而崔維茲顯然是我們的領隊，她自然會認為班德的死是他一手造成的，我怎能讓崔維茲背這個黑鍋？」

「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寶綺思？那孩子對她的父……母親毫無感情，她愛的只是她的機器人健比。」

「可是她母親的死導致那機器人的死。我差點就要自己招認了，有股強烈的力量在驅策我。」

「為什麼？」

「那樣一來，我就可以用我的方式解釋，可以在她自己發現真相之前安慰她。否則，如果她借著推理得到答案，就會令我們對整件事百口莫辯。」

「但我們有義正詞嚴的理由啊，那是一種自衛行為。當時你若不採取行動，下一刻我們就是死人了。」

「我的確該那樣解釋，但我無法對她說，我怕她不相信我。」

裴洛拉特搖了搖頭，又嘆了一口氣。「你認為如果我們沒帶她走會比較好嗎？現在這種情形令你很不快樂。」

「不，」寶綺思氣呼呼地說，「不要那樣講。假如我現在坐在這裏，想到我們曾經遺棄一個無辜的幼童，而且由於我們的所作所為，令她慘遭無情的屠殺，那會使我更不快樂無數倍。」

「在菲龍的世界，那就是解決之道。」

「好了，裴，別陷入崔維茲的思考模式。孤立體有辦法接受這種事，不會加以深思，然而，蓋婭的行為準則是拯救生命，而不是毀滅生命，或坐視生命遭到毀滅。我們都知道，各種生命都必須不斷死亡，好讓繼起的生命有存活的機會，可是絕不該無緣無故、毫無意義地死去。班德的死雖然無可避免，仍令我難以承受，菲龍要是也死了，那我絕對會受不了。」

「啊，」裴洛拉特說，「我想你說得沒錯。但無論如何，我找你不是因為菲龍的問題，而是為了崔維茲。」

「崔維茲怎麼了？」

「寶綺思，我很擔心他。他正等著揭開地球的真面目，我不確定他是否受得了這個壓力。」

「這點我可不怕，我相信他有一顆強健堅固的心。」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極限。聽我說，地球那顆行星的溫度比他預期來得高，這是他告訴我的。我懷疑他認為地球溫度也許過高，不可能有生命存在，不過他顯然試圖說服自己，讓自己相信並非如此。」

「或許他是對的，或許溫度沒有高到那種程度。」

「此外他還承認，這種高溫有可能是放射性地殼造成的結果，但是他也拒絕相信這點。一兩天內，我們就會足夠接近地球，到時便會真相大白。假如地球果真具有放射性呢？」

「那麼他就得面對現實。」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說，或是該用哪個精神力學術語。萬一他的心靈——」

寶綺思等不到下文，便以挖苦的口氣說：「保險絲燒斷了？」

「對，保險絲燒斷了。你現在不該幫他做點什麼嗎？比如說，讓他保持心理平衡，不至於失去控制？」

「不行，裴。我不相信他那麼脆弱，而且蓋婭早已決定，無論如何不去影響他的心靈。」

「但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擁有一種罕見的『正確性』，或者不論你要如何稱呼它。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時候，萬一他發現整個計劃化為泡影，必定會受到很大的打擊，雖然不一定損壞他的腦子，卻有可能毀了他的『正確性』。那是一種極不尋常的特質，難道不會同樣異常脆弱嗎？」

寶綺思沉思了一下，然後聳了聳肩。「嗯，或許我該看著他一點。」

### 93

接下來的三十六小時，崔維茲隱約感到寶綺思一直尾隨著自己，而裴洛拉特也有這種傾向。話說回來，在一艘如此袖珍的太空艇中，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現象，何況他還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因此沒有放在心上。

現在，他坐在電腦前，發覺另外兩人正站在門邊。他抬起頭來，面無表情地望著他們。

「怎麼樣？」他以很小的聲音說。

裴洛拉特掩飾得很拙劣，他說：「你好嗎，葛蘭？」

崔維茲說：「問寶綺思，她緊盯著我好幾個鐘頭了，她一定在刺探我的心靈。有沒有，寶綺思？」

「我沒有。」寶綺思以平靜的語氣說，「但你若是覺得需要我的幫助，我倒可以試試看——你要我幫你嗎？」

「不用了，我為何需要？請便吧，兩位。」

裴洛拉特說：「請告訴我們到底怎麼回事。」

「猜吧！」

「是不是地球——」

「沒錯，正是。人人堅持要我們相信的那件事，竟然千真萬確。」崔維茲指了指顯像屏幕，畫面上呈現的是地球的夜面，後方的太陽完全被遮住。在布滿繁星的天空中，地球看來像個實心的黑色圓盤，邊緣圍繞著一條斷斷續續的橙色曲線。

裴洛拉特說：「那些橙色光芒就是放射線嗎？」

「不，那只是經過大氣折射的陽光。假如大氣層中沒有那麼多云氣，看起來就該是橙色實線構成的圓形。我們根本看不見放射線，各種放射線都被大氣吸收了，連伽瑪線也不例外。然而，它們的確會造成次級輻射，相較之下雖然十分微弱，但電腦還是有辦法偵測出來。肉眼仍舊無法看見那些輻射，可是電腦每次接收到其中的粒子或波動，都能產生一個可見光的光子，再將地球影像以假色顯示。看！」

黑色圓盤各處都出現了黯淡的藍色光點。

「上面的放射性有多強？」寶綺思低聲問道，「足以代表沒有人類生命嗎？」

「任何種類的生命都沒有。」崔維茲說，「這顆行星絕對不可住人，連最後一隻細菌、最後一個病毒都早已絕跡。」

「我們可以去探索一番嗎？」裴洛拉特說，「我的意思是穿著太空衣。」

「不出幾個小時，我們就會受到無藥可救的放射線傷害。」

「那我們該怎麼辦，葛蘭？」

「怎麼辦？」崔維茲依然面無表情地望著裴洛拉特，「你知道我想怎麼辦嗎？我想帶你和寶綺思——還有那孩子——回到蓋婭，讓你們永遠留在那裏。然後我準備回端點星去，將太空艇交還；然後我準備向議會辭職，那應該會使布拉諾市長非常高興；然後我準備靠退休金過活，讓銀河自求多福。我再也不會過問謝頓計劃、基地、第二基地或蓋婭。銀河自會選擇自己的前途，在我有生之年絕不會毀滅，我又何必關心身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絕沒有當真，葛蘭。」裴洛拉特趕緊說。

崔維茲瞪了他一會兒，然後深深吸了一口氣。「沒錯，我沒有當真。可是，喔，我多麼希望一切都能照我剛才說的去做。」

「別再提那些了，你真正打算怎麼做？」

「讓太空艇繼續繞著地球軌道飛行，休息一下，從這些震驚中恢復過來，再來想想下一步該做什麼。只不過——」

「不過什麼？」

崔維茲突然一口氣說：「下一步還能做什麼？還剩下什麼可找？還剩下什麼可尋？」

## 第二十章鄰近的世界

### 94

已有連續四頓飯的時間，裴洛拉特與寶綺思只有用餐時見得到崔維茲。其他的時候，他不是在駕駛艙中，就是躲在寢艙裏。用餐時他也保持沉默，緊緊抿著嘴，而且喫得很少。

然而，在第四餐的時候，裴洛拉特察覺到，崔維茲異常凝重的神色似乎緩和了些。裴洛拉特清了兩次喉嚨，彷彿準備說些什麼，結果兩次都欲言又止。

最後，崔維茲抬起頭來，望著他說：「怎麼樣？」

「你有沒有——有沒有想出來，葛蘭？」

「你為何這樣問？」

「你看來好像沒那麼沮喪了。」

「不是沒那麼沮喪，而是我正在思考，使勁地思考。」

「我們可以知道內容嗎？」裴洛拉特問。

崔維茲朝寶綺思那邊瞥了一下。她盯著面前的餐盤，謹慎地保持沉默，彷彿她很確定，在這個敏感時刻，裴洛拉特比她更能問出些名堂。

崔維茲說：「你也好奇嗎，寶綺思？」

她將視線揚起片刻。「當然啦。」

菲龍踢了一下桌腳，像是在鬧別扭，然後說：「我們找到地球了嗎？」

寶綺思用力摟住那孩子的肩膀，崔維茲則沒有理會。

他說：「我們必須以一項基本事實當出發點。在每個世界上，所有關於地球的資料都被移走了，這就讓我們導出一個必然的結論：地球上有什麼東西被藏起來了。可是根據觀測，我們發現地球具有致命的放射性，因此上面不論有什麼，都自然而然藏了起來。沒有人能夠登陸地球，而我們目前所在的位置，已經相當接近磁層的外緣，卻什麼也沒有發現，不過我們不會打算更靠近了。」

「你能確定這一點嗎？」寶綺思輕聲問道。

「我在電腦上花了很多時間，用我和它想得到的各種方法來分析地球，但沒有任何結果。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也覺得不會有任何結果。所以說，地球的相關資料為何會被清除呢？不用說，需要隱藏的東西無論是什麼，其安全程度早已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不需要再錦上添花了。」

「有可能是這樣的，」裴洛拉特說，「當地球的放射性尚未變得那麼嚴重，還不至於令外人卻步的時候，的確有什麼東西藏在它上面。當時，地球上的人也許擔心有外人來到，進而發現那個祕密。因此，地球試圖除去有關自身的資料，其實是那時候的事。我們現在所發現的結果，只是那個不安全的時代所留下的遺跡。」

「不，我不這麼想。」崔維茲說，「位於川陀的帝國圖書館，裏面的資料似乎是最近才被移走的。」他突然轉向寶綺思，「我說得對嗎？」

寶綺思以平靜的口吻說：「當你、我、第二基地分子堅迪柏以及端點市長聚會的時候，從堅迪柏憂心忡忡的心靈中，我／們／蓋婭捕捉到了這個訊息。」

崔維茲說：「因此，過去有可能被發現而必須隱藏的東西，現在一定仍被藏了起來。縱使地球已經具有放射性，那東西仍舊有被發現的危險。」

「那怎麼可能呢？」裴洛拉特好奇地問。

「想想看，」崔維茲說，「原來藏在地球的東西，會不會已經不在地球上？當放射性變得愈來愈危險時，它會不會被移到了別處？可是，那個祕密現在雖然不在地球上，但我們若能找到地球，也許就有辦法推論出祕密被移至何處。果真如此，地球的下落就仍然有隱藏的必要。」

菲龍又用尖銳的聲音說：「因為如果我們找不到地球，寶綺思說你就會帶我回去找健比。」

崔維茲轉頭面向菲龍，以兇狠的目光瞪著她。寶綺思趕緊低聲道：「我是說可能會，菲龍。我們待會兒再討論這件事，現在回到你的艙房去看書，或是玩笛子，或是做你想做的任何事。去——快去。」

菲龍皺著眉頭，悻悻然離開餐桌。

裴洛拉特說：「可是你憑什麼這樣說呢，葛蘭？我們來到了這裏，我們已經發現了地球。不論那是什麼祕密，假如不在地球上，我們有辦法推論出它可能藏在何處嗎？」

崔維茲花了一點時間，才擺脫了被菲龍搞壞的情緒。然後他說：「怎麼不能？試想，地球表面的放射性持續不斷惡化，導致死亡和移民與日俱增，地球人口因此持續不斷銳減。而那個祕密，不管它是什麼，處境就愈來愈危險。誰還會留下來保護它呢？最後，它一定會被送往其他世界，否則不管是什麼祕密，都會因此失去作用。我猜當初曾有人不願將它移走，這件事很可能是最後一刻才完成的。好啦，詹諾夫，還記不記得新地球的那個老者，拼命對你講述自家地球歷史的那位？」

「單姓李？」

「沒錯，就是他。當他論及新地球的建立時，是不是說地球殘存的居民都被帶到那顆行星？」

裴洛拉特說：「老弟，難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所要找的東西，如今位於新地球上？由最後一批離開地球的人帶去的？」

崔維茲說：「難道沒這個可能嗎？在整個銀河中，新地球和地球同樣不具知名度，而且那裏的居民極力和外星人士隔絕，這點也很可疑。」

「我們到過那裏，」寶綺思插嘴道，「可是什麼也沒發現。」

「當時，我們一心打探地球的下落，沒注意到其他事情。」

裴洛拉特以困惑的口氣說：「但我們要找的是具有高科技的東西，它能在第二基地的地盤上將資料偷走，甚至還能——對不起，寶綺思——侵入蓋婭的地盤行事。那些住在新地球上的人類，或許能控制頭上的一小塊天氣，也或許擁有某些生物科技，可是我想你也會承認，整體而言，他們的科技水準相當低。」

寶綺思點了點頭。「我同意裴的看法。」

崔維茲說：「我們這是以偏概全。我們一直沒見到漁船上的男人，而且除了著陸地點附近，我們沒觀察過那座島嶼的其他部分。如果我們搜尋得更徹底，有沒有可能發現些什麼呢？畢竟，我們原本並未認出那些螢光燈，直到目睹它們運作才恍然大悟。若說科技看來落後，我是說『看來』……」

「怎麼樣？」寶綺思顯然未被說服。

「有可能只是故意製造煙幕，目的是要混淆真相。」

「不可能。」寶綺思說。

「不可能？當初在蓋婭，是你親口告訴我的，川陀大部分的文明都故意保持低科技水準，以便隱藏由少數第二基地分子所組成的核心。同樣的策略為何不能用在新地球上？」

「那麼，你是不是建議我們回新地球去，再去面對那種傳染病——這次讓它真正發作？性行為無疑是特別愉快的傳染方式，但或許並非唯一的途徑。」

崔維茲聳了聳肩。「我並不急著回新地球，但也許會有這個必要。」

「也許？」

「也許！畢竟，還有另一種可能性。」

「那又是什麼？」

「新地球環繞著那顆叫做阿爾法的恆星，阿爾法則是雙星系的一部分。在那顆伴星的軌道上，難道沒有可住人行星嗎？」

「我認為它太暗了。」寶綺思一面說一面搖頭，「那顆伴星的光度只有阿爾法的四分之一。」

「雖然暗，但不至於太暗。如果某顆行星相當接近那顆恆星，仍然可能適宜住人。」

裴洛拉特說：「電腦是否提到那顆伴星有任何行星？」

崔維茲冷笑了一下。「我查過了，有五顆不大不小的行星，沒有氣態巨星。」

「那五顆行星中，有任何適宜住人的嗎？」

「電腦只給出它們的總數，並指出它們體積都不大，此外沒有提供任何資料。」

「喔！」裴洛拉特顯得很泄氣。

崔維茲說：「沒什麼好失望的。電腦裏面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太空世界，而阿爾法本身的資料也少得不能再少，這些資料都被故意藏了起來。如果電腦對阿爾法的伴星幾乎一無所知，簡直可以視為好兆頭。」

「所以，」寶綺思一本正經地說，「你是打算這麼做——先去造訪那顆伴星，如果無功而返，再回過頭去找阿爾法。」

「沒錯，而這一次，在抵達新地球那座島嶼時，我們會是有備而往。在著陸前，我們會仔仔細細將整座島嶼搜索一遍。寶綺思，我要你利用精神力量來屏蔽……」

就在這個時候，遠星號突然偏向一側，好像這艘太空艇打了個嗝似地。崔維茲立刻大叫：「是誰在控制臺？」口氣介於憤怒與困惑之間。

其實在發問時，他已經非常清楚那究竟是誰。

### 95

坐在電腦臺前的菲龍全神貫注。她盡量張開有著修長手指的小手，以便按在桌面那兩個微微發光的輪廓上。她的手掌似乎陷入實質的桌面，雖然感覺上它顯然又硬又滑。

她曾經好幾次看到崔維茲雙手如此擺放，但並未見到他有什麼其他動作。不過她心中很明白，他這樣做就能控制整艘太空艇。

有些時候，菲龍還看到崔維茲閉起雙眼，因此她現在也學著這麼做。過了一會兒，她似乎聽到一個模糊而遙遠的聲音，真的十分遙遠。但是（她隱約意識到）透過她的轉換葉突，那聲音卻在她腦中響起——那對葉突甚至比她的雙手更重要——她開始努力分辨那些字句。

「指令。」那聲音以近乎懇求的語氣說，「您的指令是什麼？」

菲龍什麼也沒說，她從未目睹崔維茲對電腦說過任何話。但她知道自己全心全意要的是什麼，她要回到索拉利，回到那座無邊無際的舒適宅邸，回去找健比——健比——健比——

她就是要去那裏。一想到自己摯愛的世界，她便想象能在顯像屏幕上看到它，就像屏幕上出現過許多她不想去的世界那樣。她張開雙眼凝視著顯像屏幕，渴望看到另一個世界，而不是這個可恨的地球，然後她盯著眼前的畫面，想象它就是索拉利。她憎恨這個空虛的銀河，她認識這個銀河全然是無奈，想到這裏，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太空艇則開始顫動。

她能感覺到艇身的顫動，而她自己也微微晃了一下。

接著，她便聽到走廊傳來嘈雜的腳步聲。當她睜開眼睛的時候，崔維茲扭曲的臉孔佔滿她的視野，將顯像屏幕完全擋住，遮住了她心中的目的地。他在大吼大叫，但她並未注意聽。殺了班德而將她帶離索拉利的是他，一心只有地球而不準她回家的也是他，她決定再也不要聽他的話。

她要駕著這艘太空艇回索拉利。當她再度堅定決心時，太空艇又顫動起來。

### 96

寶綺思粗暴地抓住崔維茲的手臂。「不要！不要！」

她死命拉住他，不讓他向前走。裴洛拉特則僵立在遠處，茫然不知所措。

崔維茲咆哮道：「把手拿開，別碰電腦！寶綺思，別攔我，我不想害你受傷。」

寶綺思近乎聲嘶力竭地說：「別對這孩子動粗，否則我難免害你受傷，抗命也在所不惜。」

崔維茲將目光從菲龍身上猛然轉向寶綺思。「那麼你把她拉開，寶綺思，現在就去！」

寶綺思一把推開他，力道大得驚人。（崔維茲事後想到，大概是從蓋婭那裏吸取的力量。）

「菲龍，」她說，「把手抬起來。」

「不要。」菲龍尖叫道，「我要太空艇飛去索拉利，我要它飛去那裏，那裏。」她朝顯像屏幕點了點頭，甚至不願讓任何一隻手離開桌面。

寶綺思伸手探向那孩子的肩頭，當她雙手碰到菲龍的時候，那孩子開始發抖。

寶綺思改用柔和的聲音說：「好了，菲龍，告訴電腦將一切恢復原狀，然後跟我走，跟我走。」她雙手輕輕撫摩著菲龍，菲龍隨即軟化，放聲痛哭。

菲龍雙手離開了桌面，寶綺思從背後將她一把舉起來，轉了半圈，再將她緊緊抱在胸前，讓這孩子在自己懷裏痛快大哭一場。

崔維茲這時站在門口一言不發，寶綺思對他說：「讓開，崔維茲。我們經過的時候，千萬別碰我們。」

崔維茲馬上閃到一旁。

寶綺思頓了一下，又壓低聲音對崔維茲說：「我剛纔不得不進入她的心靈，假如因此造成任何傷害，我不會輕易原諒你。」

崔維茲差點脫口告訴她，自己絲毫不在乎菲龍的心靈，他擔心的只有電腦。然而，在蓋婭嚴厲的目光瞪視之下（當然不只是寶綺思而已，她個人的表情無法使他產生不寒而慄的恐懼），他終究什麼也沒說。

寶綺思與菲龍消失在她們的艙房之後，崔維茲維持了好一陣子沉默，而且一動也不動。事實上，他一直僵在那裏，直到裴洛拉特柔聲道：「葛蘭，你還好嗎？她沒傷到你吧？」

崔維茲使勁搖了搖頭，彷彿想將輕微的麻痹感甩掉。「我還好，真正的問題是它好不好。」他坐到電腦臺前，將雙手放到剛才被菲龍按過的手掌輪廓上。

「怎麼樣？」裴洛拉特焦急地問。

崔維茲聳了聳肩。「反應似乎正常，等一下還是有可能發現問題，但現在看不出任何異狀。」然後，他以更憤怒的口氣說：「除我之外，電腦應該不會和別人的手有效結合。但是那個雌雄同體另當別論，問題不在於她的手，而在她的轉換葉突，這點我能肯定……」

「可是太空艇為什麼震動呢？應該不會這樣的，對不對？」

「沒錯，這是一艘重力太空艇，應該不會出現這些慣性效應。但那個母怪物……」他突然打住，看來又火冒三丈。

「怎麼樣？」

「我猜，她對電腦下了兩個互相矛盾的指令，由於兩者具有同樣的效力，電腦只好嘗試同時執行兩件事。為了進行這種不可能的嘗試，電腦一定暫時解除了太空艇的無慣性狀態，至少我認為事情是這樣的。」

他的臉色突然間緩和下來。「或許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我忽然想通了。我對阿爾法以及它的伴星所作的種種推測，其實根本是癡人說夢。現在，我終於確定地球將祕密轉移到哪裏了。」

### 97

裴洛拉特瞪大眼睛，他暫且不去追究最後那句話，而是回到原先的問題。「菲龍如何要求電腦執行互相矛盾的指令？」

「嗯，她說要讓太空艇飛去索拉利。」

「對，她當然希望那麼做。」

「可是她所謂的索拉利是什麼？她無法在太空中認出索拉利，她從未真正從太空看過那個世界。當我們匆匆離開索拉利時，她正處於睡眠狀態。雖然她從你的圖書館學到很多，寶綺思又告訴她不少知識，但是我想，對於擁有上千億顆恆星、數千萬顆住人行星的銀河，她還無法真正了解它的真面目。她從小孤獨地生活在地底，頂多隻知道有許多的世界這個概念。可是究竟有多少呢？兩個？三個？四個？對她而言，她見到的每個世界都可能是索拉利，甚至一廂情願地將見到的世界都當成索拉利。此外，我想寶綺思為了安撫她，曾經對她暗示，說我們若是找不到地球，就會帶她回索拉利，因此她還可能產生了一種想法，認為索拉利很接近地球。」

「可是你又怎麼知道呢，葛蘭？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她幾乎等於對我們說了，詹諾夫。當我們闖進來找她的時候，她喊著說要到索拉利去，又加上一句『那裏，那裏』，還向顯像屏幕猛點頭。而顯像屏幕映出的是什麼呢？是地球的衛星。在我離開電腦去喫晚餐的時候，屏幕上並非那顆衛星，而是地球。當菲龍要求回到索拉利時，她心中一定想著那顆衛星的畫面，因此電腦作出的回應，必定是將鏡頭對準那顆衛星。相信我，詹諾夫，我知道這臺電腦如何運作。誰會比我更清楚呢？」

裴洛拉特看了看屏幕上一彎肥厚的新月，意味深長地說：「至少在地球的某一種語言中，它被稱為『月球』，另一種語言則稱之為『太陰』，此外可能還有許多不同的名稱。想想看，一個有著眾多語言的世界，老弟，那是多麼混亂啊——有多少誤解，多少糾紛，多少……」

「月球？」崔維茲說，「嗯，這倒是個很簡單的名字。此外，你想想看，也許那孩子基於本能，試圖借著轉換葉突的作用，利用太空艇本身的能源驅動太空艇，那樣或許也會造成暫時性的慣性失調。但這些都不重要了，詹諾夫，重要的是，這一切的陰錯陽差讓月球——嗯，我喜歡這個名字——出現在屏幕上。它的影像被放大，而且此時仍在那裏。我現在正盯著它，而且正在思索。」

「思索什麼，葛蘭？」

「思索它的大小。我們一向漠視衛星，詹諾夫，行星周圍即使有衛星，也都是不起眼的小東西。不過這顆可不同，它可算是一個世界，直徑大約有三千五百公里。」

「一個世界？你當然不能稱之為世界，它不適宜住人，三千五百公里的直徑仍然太小了。它也沒有大氣層，我一眼就能看出來。一來沒有云氣，二來和太空交界的圓周線條分明，而內部的日夜半球分界曲線也一樣。」

崔維茲點了點頭。「你快要成為老練的太空旅人了，詹諾夫。你說得沒錯，沒有空氣，沒有水。但那僅僅表示月球的赤裸表面不可住人，可是地底呢？」

「地底？」裴洛拉特狐疑地問道。

「對，地底。有何不可？地球的城市曾經建築在地底，這是你告訴我的。此外，我們知道川陀是個地底都會，康普隆的首都有很大一部分位於地底，索拉利的宅邸也幾乎全在地下，這種情形其實非常普遍。」

「可是，葛蘭，在這些例子中，人類仍然居住在可住人行星上。那些行星表面都有大氣，有海洋，同樣可以住人。假如表面不可住人，還有可能住在地底嗎？」

「拜託，詹諾夫，動動腦筋！我們現在住在哪裏？遠星號就是個表面不可住人的微型世界，外面既沒有空氣也沒有水，我們卻能在裏面住得舒適無比。銀河中充滿各式各樣的太空站和太空殖民地，更遑論各種太空船和星艦，它們都是隻有內部才能住人。你就把月球當成一艘巨型太空船吧。」

「裏面住著一組人員？」

「對，根據我們所知來研判，可能有好幾百萬人，此外還有許多動植物，以及先進的科技。你看，詹諾夫，這是不是很有道理？既然地球在最後關頭，能送出一批殖民者到環繞阿爾法的行星上；而且，或許是在帝國協助下，他們有能力試圖改造那顆行星，在它的海洋中播種，還無中生有造起一塊陸地，那麼，地球難道不能再送另一批人到自己的衛星上，並將它的內部改造成可住人的環境嗎？」

裴洛拉特不大情願地說：「我想是吧。」

「想必就是這樣。如果地球有什麼東西需要隱藏，何必送到一兩秒差距以外的地方，它附近就有另一個世界，距離還不到阿爾法的億分之一。此外，就心理學觀點而言，月球是個更佳的藏匿地點。沒人會將衛星和生命聯想到一塊，例如我就沒想到；月球近在眼前，我的心思卻飛到阿爾法。若不是菲龍——」他緊抿著嘴脣，同時搖了搖頭，「我想我得將功勞記在她頭上，即使我不這麼做，寶綺思也一定會的。」

裴洛拉特說：「可是我問你，老友，如果有什麼東西藏在月球內部，我們又要如何去找？月球表面一定有好幾百萬平方公里……」

「差不多四千萬平方公里。」

「而我們需要全部搜尋一遍。可是該找什麼呢？一個開口？某種氣閘？」

崔維茲道：「照你這麼說，這似乎是件大工程。但我們尋找的並非物件，我們要尋找生命，而且是有智慧的生命。我們有寶綺思，偵測智慧是她的看家本領，你說對不對？」

98

寶綺思望著崔維茲，一副興師問罪的模樣。「我總算讓她睡著了，這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天，她簡直瘋狂了。幸好，我想我並沒有傷到她。」

崔維茲以冷漠的語氣說：「你知道嗎，你最好試著除去她對健比的情感固著，因為我絕不打算回索拉利。」

「只要除去她的情感固著就好，是嗎？這些事你知道多少，崔維茲？你未曾感測過任何心靈，對心靈的復雜度連一點概念也沒有。你若對這方面稍有認識，就不會把除去情感固著說得那麼簡單，好像只是從瓶子裏舀出果醬一樣。」

「那麼，至少把它減弱些。」

「我如果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小心翼翼地抽絲剝繭，也許能把它減弱一點。」

「你所謂的抽絲剝繭是什麼意思？」

「對一個毫無概念的人，這根本無從解釋。」

「那麼，你準備讓那孩子何去何從？」

「我還不知道，這需要好好考慮一番。」

「這樣的話，」崔維茲說，「我來告訴你我們準備讓太空艇何去何從。」

「我知道你準備怎麼做，你要飛回新地球去，還會試著跟可愛的廣子再親熱一回，只要她答應不再將病毒傳染給你。」

崔維茲仍舊面無表情，他說：「不對，事實上，我已經改變主意。我們要飛往月球——月球就是那顆衛星的名字，詹諾夫說的。」

「那顆衛星？因為它是最近的一個世界？這點我倒沒想到。」

「我也沒想到，誰都不會想到。在整個銀河中，沒有任何衛星值得考慮，但這顆超大型衛星是唯一的例外。況且地球的隱密也掩護了它，如果找不到地球，也就找不到這個月球。」

「它可以住人嗎？」

「表面不可以，可是它沒有放射性，完全沒有，所以並非絕對不可住人。它的表層之下也許有生命——事實上，也許充滿了生命。當然啦，一旦我們足夠接近，你就應該能夠判斷。」

寶綺思聳了聳肩。「我會試試看。不過，你怎麼會突然想到試一試這顆衛星？」

崔維茲以平靜的口吻說：「因為菲龍在控制臺前的某個舉動。」

寶綺思等了一下，彷彿指望他多講幾句，然後她又聳了聳肩。「不論那是什麼舉動，如果你一時沖動殺死了她，我想你就無法得到這個靈感了。」

「我沒有要殺死她，寶綺思。」

寶綺思揮了揮手。「好吧，到此為止。我們是不是正向月球飛去？」

「是的。為了謹慎起見，我不打算飛得太快。不過假如一切順利，三十小時後，我們就能到達它的上空。」

### 99

月球表面有如一片荒漠。崔維茲望著下方不斷向後掠去的白晝區域，眼前景象是千篇一律的隕石坑、山區，以及許多黑暗的陰影，土壤的顏色則不時呈現微妙變化。偶爾也會出現一大幅平地，其中仍有不少小隕石坑。

當他們快要接近夜面時，各種陰影變得愈來愈長，最後終於融為一體。有那麼一陣子，在他們後方，可以見到許多山峯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像是一些胖嘟嘟的星星，比太空中其他星體都明亮許多。但羣山不久便消失無蹤，這時再向下望去，天空中只剩下地球的黯淡光影，那是個白裏帶藍的巨大球體，看起來比半圓要豐滿些。然後，地球終於也落在太空艇後面，進而沉到地平線之下，因此下方變作一片絕對的黑暗，而頭上只有黯淡稀疏的星辰。不過對端點星長大的崔維茲來說，這種星空已足以令他嘖嘖稱奇。

接著，前方開始出現一些明亮的星辰，起初只有一兩顆，然後漸漸增多，範圍愈來愈大，密度愈來愈高，最後聚結成了一片。此時他們迅速通過晝夜界線，又回到了日照面。初升的太陽帶來惡魔般的強光，顯像屏幕立刻轉移鏡頭，並過濾了來自下方地表的眩目光芒。

崔維茲心知肚明，僅憑肉眼檢視這個可謂巨大的世界，想要找到任何通往內部的入口（倘若真有可住人的地底世界），絕對是徒勞無功的一件事。

他轉頭望了望坐在一旁的寶綺思，她並未注視著顯像屏幕，反之，還將眼睛閉了起來。她好像不是坐著，而是全身癱在椅子中。

崔維茲懷疑她是不是睡著了，遂輕聲道：「你偵測到任何其他跡象嗎？」

寶綺思十分輕微地搖了搖頭。「沒有，」她悄聲道，「剛剛只有一絲微弱的訊息。你最好帶我回那裏去，你可知道剛才經過的是哪個區域？」

「電腦知道。」

就像瞄準箭靶一樣，太空艇來回移動，最後終於鎖定目標。那個地區仍舊處於夜面深處，除了地球在天際微微發亮，並在月表陰影間映出死灰的光芒，其他什麼都看不清楚——雖然駕駛艙的燈光已盡數熄滅。

裴洛拉特也已經走了過來，站在駕駛艙門口，神情顯得很焦急。「我們有任何發現嗎？」他以沙啞的聲音悄悄問道。

崔維茲正盯著寶綺思，他連忙舉起手來，示意裴洛拉特保持肅靜。他知道還要好多天之後，陽光才會重新回到月球這一帶，但是他也明白，寶綺思目前試圖進行的偵測，與任何種類的光線都沒有關係。

她說：「就在那兒。」

「你確定嗎？」

「確定。」

「只有這個地點嗎？」

「我只偵測到這個地點。你是否已飛遍了月球表面各個角落？」

「絕大部分我們都經過了。」

「好的，在這絕大部分中，我唯有在這裏偵測到了訊息。它現在變強了，彷彿也已經偵測到我們。它似乎沒有什麼危險，我感到的是一種歡迎的情緒。」

「你確定嗎？」

「我感到的就是那種情緒。」

裴洛拉特說：「那種情緒會不會是偽造的？」

寶綺思帶著一絲驕傲答道：「我向你保證，我能偵測出真假。」

崔維茲咕噥了幾句太過自信之類的評語，然後又說：「我希望，你偵測到的是一種智慧。」

「我偵測到很強的智慧，只不過——」她的語氣突然變得很奇怪。

「只不過什麼？」

「噓——不要打擾我，讓我全神貫注。」最後幾個字只剩下嘴脣的嚅動。

然後，她帶著稍許的驚喜說：「不是人類。」

「不是人類！」崔維茲以驚訝得多的口吻說，「我們又在跟機器人打交道嗎？就像在索拉利一樣？」

「不，」寶綺思微微一笑，「也不完全是機器人。」

「必定是兩者之一。」

「都不是。」這回她真的咯咯笑了起來，「它不是人類，卻也不像我曾偵測到的任何機器人。」

裴洛拉特說：「我很想見識見識。」他拼命點頭，眼中充滿喜悅，「多麼令人興奮啊，一種嶄新的東西。」

「一種嶄新的東西。」崔維茲喃喃說道，同時精神突然一振——一道意料之外的靈光，似乎照亮了他的大腦。

### 100

他們向月球表面緩緩落下，全都處於近乎歡騰的氣氛中。連菲龍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由於小孩子特有的天真，她感到喜不自勝，彷彿真要回到索拉利一樣。

至於崔維茲，則感到內心仍有一絲清明的神智，提醒他這件事相當奇怪。地球——或者原本在地球，但已轉移到月球的力量——曾經大費周章逐退所有的人，如今卻採取行動將他們吸引過來，這兩種做法會不會是殊途同歸？會不會是所謂的「倘若無法阻止敵人，不妨誘敵深入伺機殲敵」？這兩種做法，不是都能保住地球的祕密嗎？

然而，他們愈是接近月球表面，喜悅的情緒就愈強烈，而他的疑慮也漸漸被喜悅淹沒。縱使如此，在沖向月表之前突然閃現的那道靈光，此時他仍緊緊抓住不放。

他似乎對太空艇的去向成竹在胸。現在，他們在一排山丘的正上方，而崔維茲坐在電腦前，感到什麼事都不必做，彷彿他與電腦皆受到指引。他只覺得如釋重負，心中只有極度的欣快感。

他們開始貼地滑翔，前方聳立著一座險惡的峭壁，好像是個專門阻擋他們的屏障。在地球的光芒以及遠星號的光束照耀下，這座屏障反映出微弱的光輝。雖然眼看就要撞上去，崔維茲卻似乎毫不在意。接著，他發現正前方那一塊山壁倒了下來，面前出現一道燈火通明的走廊，而他也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太空艇的速度減至最低，顯然是自動調整的，隨即對準大小恰到好處的入口——飛了進去——一路滑行。原先的入口隨即關閉，前方又出現另一個入口。太空艇在穿過第二個入口後，來到一處像是將山挖空所形成的巨大空間。

太空艇停了下來，四個人都迫不及待地沖向氣閘。包括崔維茲在內，大家皆未想到檢查外面是否有適宜的大氣，或者是究竟有沒有大氣存在。

然而外面的確有空氣，而且呼吸起來很舒服。他們像是終於返家的旅人，神情愉悅地四處張望。過了一會兒，他們才發現前方站著一名男子，彬彬有禮地在那裏等候他們。

他身材高大，表情嚴肅，古銅色的頭發剪得很短。他的顴骨寬闊，雙眼炯炯有神，衣著類似古老史書中才得見的款式。雖然他似乎身強體壯、精力旺盛，卻依稀帶有一股倦意——其實外表根本看不出來，那是屬於感官之外的一種氣息。

最先有反應的人竟是菲龍，她發出高聲尖叫，像是吹口哨一樣，然後拔腿向那人飛奔而去，同時不斷揮著手，上氣不接下氣地叫著：「健比！健比！」

她始終沒有放慢腳步，而那人等她來到面前，便彎下腰來，將她高高舉起。她伸出雙臂緊緊摟住他的脖子，哇哇大哭起來，卻仍抽抽噎噎地喊著：「健比！」

其他三人則以較冷靜的步伐向前走去，崔維茲用緩慢而清晰的聲音（此人聽得懂銀河標準語嗎？）說：「閣下，我們向您致歉。這孩子失去了她的保姆，正在四處拼命尋找。至於她為何抱著您不放，我們也一頭霧水，因為她要找的是個機器人，一個機械的……」

那人終於開口。他的口音平實，沒有什麼抑揚頓挫，並且帶著些許古風，但他說的銀河標準語流利至極。

「我伸出友誼之手歡迎諸位。」縱使他的臉孔依然維持嚴肅的表情，他的友善似乎毋庸置疑，「至於這個孩子，」他繼續說，「她的感知能力或許超乎閣下想象。因為我正是機器人，我名叫丹尼爾・奧利瓦。」

## 第二十一章尋找結束

### 101

崔維茲感到完全無法置信。他已經從那種奇異的欣快感中清醒過來——現在他懷疑，著陸前後所出現的那陣欣快感，就是此時站在對面、自稱機器人的這個人，不知如何注入自己心中的。

崔維茲仍然凝視著前方，此時此刻，他雖保有絕對清明的神智與未受幹擾的心靈，還是驚訝得不知所措。他在驚訝狀態中講話，在驚訝狀態中對答，因此幾乎不知所云，也幾乎不曉得對方講些什麼。因為，他正忙著打量這個明明是人類的人物，試圖從他的舉止或談吐中，找出他是機器人的蛛絲馬跡。

怪不得，崔維茲想道，寶綺思剛才偵測到的訊息，既不屬於人類也不屬於機器人，而是裴洛拉特所說的「一種嶄新的東西」。這樣當然也好，因為崔維茲的思路因而轉移到另一個更具啟發性的管道——但即使是這個管道，現在也被其他思緒擠到了心靈的暗角。

寶綺思與菲龍已經逛到別處去探險，雖然這是寶綺思的主意，但崔維茲注意到，那似乎是丹尼爾和她飛快交換一個眼色後的結果。菲龍原本拒絕離開，想要留在這個她堅稱是健比的人物身邊，而丹尼爾只不過嚴肅地吐出一個字，並舉起一根指頭，她就立刻乖乖走了開。現在，只剩下崔維茲與裴洛拉特留在原處。

「她們不是基地人。」那機器人說，彷彿這句話就能解釋一切，「其中一位是蓋婭，另一位是個太空族。」

機器人引領他們來到一株樹下，那裏有幾張式樣簡單的椅子，一路上崔維茲一言不發。等到機器人招呼兩位基地人就坐，而他也以無異於常人的動作坐下來，崔維茲才問道：「你真的是機器人嗎？」

「真的是。」丹尼爾說。

裴洛拉特的表情顯得喜孜孜，他說：「在古老傳說中，常常提到一個叫丹尼爾的機器人，你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他？」

「我就是那個機器人。」丹尼爾道，「那並不是傳說。」

「喔，不可能。」裴洛拉特說，「如果你就是那個機器人，你應該有上萬歲了。」

「兩萬歲。」丹尼爾以平靜的口吻說。

裴洛拉特似乎不知所措，只好向崔維茲望去，後者帶著些許怒意說：「如果你是機器人，我就要命令你說實話。」

「我並不需要別人命令我說實話，閣下，因為我必須這麼做。所以說，閣下如今面對著三種可能性。第一，我是人類，而我向閣下說謊；第二，我是機器人，被設定成相信自己有兩萬歲，但事實並非如此；第三，我是機器人，而我的確兩萬歲了。至於要接受哪一個，必須由閣下自己決定。」

「繼續談下去自然會分曉。」崔維茲冷冷地答道，「話說回來，我很難相信這裏是月球內部。不論光線——」他一面說一面抬起頭，因為頭上的光線正是柔和的漫射日光，雖然太陽並不在天上，甚至根本看不清楚有沒有天空。「或是重力似乎都不真實，這個世界的表面重力應該不到0.2g。」

「其實，閣下，正常的表面重力應該是0.16g，然而此地的重力被放大了。閣下的太空艇同樣採用這種人工重力，因此纔有正常的重力感，即使在自由墜落或加速時也不例外。其他的能量需求，包括光能在內，也全都靠重力供應。但在方便使用太陽能的場合，我們就用太陽能。我們所需的物質皆由月球土壤供應，只有輕元素例外，例如氫、碳、氮，這些是月球所沒有的。為了取得輕元素，我們偶爾得捕捉一顆彗星，而一個世紀只要捕捉一顆，就足以滿足我們的需求。」

「我想地球無法提供任何資源。」

「不幸正是如此，閣下。跟人類的蛋白質一樣，我們的正子腦對放射性也很敏感。」

「你一直使用『我們』這個代名詞，而我們眼前這座宅邸，似乎十分壯觀、美麗、精緻——至少外表看來如此。所以月球上應該還有其他生靈，是人類？還是機器人？」

「是的，閣下。我們在月球上有個完整的生態，存在於一個廣大而錯綜復雜的洞穴中。然而，此地的智慧生靈都是機器人，每個都跟我差不多，只不過閣下通通見不到。至於這座宅邸，它只供我個人使用，內外建築完全仿照我在兩萬年前的住所。」

「你對那個住所記得很清楚，是嗎？」

「百分之百，閣下。我是在太空世界奧羅拉出廠的，也在那裏住過一陣子——如今對我而言，那是多麼短暫的一段時光。」

「就是那個有……」崔維茲說到一半突然打住。

「是的，閣下，就是那個有許多野狗的世界。」

「你知道那件事？」

「是的，閣下。」

「那麼，既然你最初住在奧羅拉，又怎麼會來到這裏？」

「為了防止地球產生放射性，我在人類殖民銀河之初就來到這裏。當初跟我一起來的，還有個名叫吉斯卡的機器人，他能感知與調整人類的心靈。」

「跟寶綺思一樣？」

「是的，閣下。就某方面而言，我們並未成功，吉斯卡甚至終止了運作。然而，在臨終之前，他設法讓我具備了他的能力，並將整個銀河，特別是地球，交給我來守護。」

「為什麼特別是地球？」

「部分原因，是由於一位名叫伊利亞・貝萊的人，一位地球人。」

裴洛拉特興奮地插嘴道：「他就是我提到過的那位文化英雄，葛蘭。」

「文化英雄，閣下？」

「裴洛拉特博士的意思是，」崔維茲說，「這個人集眾多功績於一身，有可能是許多真實歷史人物的綜合體，也有可能根本是個虛構人物。」

丹尼爾思索了一下，然後以相當平靜的口吻說：「事實並非如此，閣下，伊利亞・貝萊真有其人，他也不是什麼綜合體。我不知道你們的傳說如何描述他，可是在真實歷史中，假使沒有他這個人，銀河可能始終未曾開拓。我由於受到他的感召，在地球產生放射性之後，盡全力搶救這個世界。我的機器人夥伴分佈銀河各處，以便適時影響某些人。我曾經策動一個翻新地球土壤的計劃，過了很久之後，我又策動了另一個計劃，試圖改造附近某顆恆星旁的一個世界，那顆恆星現在叫阿爾法，但這兩項計劃都不算真正成功。我不能全然根據自己的意思調整人類的心靈，因為那些被我調整過的人，多少有可能受到傷害。我受到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束縛，直到今天依舊如此，懂了吧。」

「嗯？」

即使一個普通的智慧生靈，完全欠缺丹尼爾的精神力量，也能察覺這個單音所代表的疑問。

「第一法則，」他說，「閣下，是這樣的：『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第二法則是：『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第三法則是：『在不違背第一法則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當然，我是用近似的語言對閣下敘述這組法則，實際上，它是我們正子腦徑路中的復雜數學組態。」

「你發覺這些法則礙手礙腳嗎？」

「必定如此，閣下。第一法則毫無轉圜餘地，幾乎全然禁止我使用精神力量。在解決銀河的問題時，不太可能每一步都不造成傷害，總是會有一些人甚至許多人因而受苦，所以身為機器人，我必須選擇傷害最小的做法。然而，由於情勢過於復雜，我必須花許多時間才能作出抉擇，而即使這樣，也不可能絕對確定。」

「我能了解。」崔維茲說。

「在漫長的銀河歷史中，」丹尼爾說，「天災人禍從未間斷，而我一直試圖減輕這些災禍所造成的危害。某些時候，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可算是有些成就，但閣下若熟悉這個銀河的歷史，就會知道我的成功例子不多，影響也不夠深遠。」

「這點我還知道。」崔維茲帶著一抹苦笑說。

「吉斯卡臨終前，悟出了另一條機器人法則，它甚至凌駕第一法則之上。我們將它稱為『第零法則』，因為想不到還有什麼更合適的名稱。第零法則的內容是：『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整體，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整體受到傷害。』這自然而然意味著第一法則必須修正為：『除非違背第零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而第二、第三法則也必須作類似的修正。」

崔維茲皺起眉頭。「你又如何決定對人類整體何者有害，何者無害？」

「一針見血，閣下。」丹尼爾說，「理論上，第零法則可以解決我們的難題；實際上，我們永遠無法做出決定。人是具體的對象，對一個人構成的傷害不難估量與判斷；人類整體則是抽象的概念，我們應當如何處理呢？」

「我不知道。」崔維茲說。

「慢著，」裴洛拉特說，「你可以將人類整體轉變成單一生命體，例如蓋婭。」

「這正是我試圖進行的工作，閣下，蓋婭的創建就是我一手策劃的。假如能讓人類整體形成單一生命體，它就會變成具體的對象，這樣便有辦法處理了。然而，創造一個超級生命體的工作，不像我想象中那麼簡單。首先，除非人人將這個超級生命體看得比自身更重，否則絕對無法成功。因此，我必須尋找一個適切的心靈模型，找了很久之後，我纔想到機器人學法則。」

「啊，所以蓋婭人果真都是機器人，打從一開始我就在懷疑。」

「這件事情，閣下的懷疑並不正確。他們都是人類，只不過在他們大腦中，根深蒂固烙印著等同於機器人學法則的概念。他們必須尊重生命，真正尊重。但即使做到了這一點，依然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一個僅有人類的超級生命體並不穩定，根本無從建立，其他動物必須加進來——接著是植物，接著是無機世界。真正穩定的最小超級生命體，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世界；唯有世界才足夠龐大、足夠復雜，得以擁有穩定的生態。我花了很長時間才了解這個道理，而直到最近一個世紀，蓋婭才完全發展成功，準備向蓋婭星系的目標邁進。縱使如此，還是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然而，或許不會像來時路那般漫長，因為我們已經知道規則。」

「可是你需要我替你作出決定。對不對，丹尼爾？」

「是的，閣下。機器人學法則不允許我，或是蓋婭，作出對人類整體會有風險的決定。另一方面，五個世紀前，我以為建立蓋婭的重重困難絕對無法克服，於是退而求其次，協助人類發展出心理史學這門科學。」

「我早就該猜到這一點。」崔維茲咕噥了一句，又說，「你知道嗎，丹尼爾，我開始相信你的確有兩萬歲了。」

「謝謝閣下。」

裴洛拉特說：「等一等，我想我悟出了一件事。你自己是不是蓋婭的一部分，丹尼爾？是不是因為這樣，你才知道奧羅拉上有野狗羣？經由寶綺思嗎？」

丹尼爾說：「就某方面而言，閣下說得完全正確。我與蓋婭的確有聯繫，不過我並非它的一部分。」

崔維茲揚起眉毛。「聽來跟康普隆的情形差不多，就是我們離開蓋婭後，首先造訪的那個世界。康普隆堅持自己並非基地邦聯的一部分，只不過跟邦聯有著某種聯繫。」

丹尼爾緩緩點了點頭。「我想這個類比很恰當，閣下。由於與蓋婭保持聯繫，我得以知曉蓋婭所知曉的事物，例如經由蓋婭的化身寶綺思。然而，蓋婭卻無從知曉我所知曉的事物，因此我得以保有行動自由。在蓋婭星系竣工之前，我必須保有這種行動自由。」

崔維茲凝視這個機器人片刻，然後又說：「你有沒有利用你的精神感應，透過寶綺思，來幹預我們這趟旅程中的際遇，好讓我們依照你的理想而行動？」

丹尼爾居然像人類那樣嘆了一口氣。「我做不了太多，閣下，機器人學法則總是將我緊緊束縛。然而，我還是減輕了寶綺思心中的重擔，將少量的額外負擔攬在我自己身上。如此，她在面對奧羅拉的惡犬以及索拉利的太空族時，才能更為當機立斷，並減輕她自己所受到的傷害。此外，我還通過寶綺思影響了兩位女性，一位在康普隆，另一位在新地球。我讓她們對閣下充滿好感，閣下才能繼續這趟旅程。」

崔維茲微笑了一下，有一半算是苦笑。「我早該知道不是由於我的緣故。」

丹尼爾並未理會這句話中苦澀的自嘲。「正好相反，」他說，「閣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兩位女性一開始就對閣下有好感，我只是提升了她們既有的沖動——在機器人學法則的嚴格限制下，我頂多隻能這麼做。而由於這些限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我必須歷經千辛萬苦，才能引領閣下至此，而且必須以間接迂迴的方式。有好幾次，我都險些失去了閣下。」

「現在我來了，」崔維茲說，「你想要我做什麼？確認我選擇蓋婭星系是正確的決定？」

丹尼爾那張一向毫無表情的臉孔，此時竟然顯得有些絕望。「並非如此，閣下，僅僅決定已經不夠。我以目前能力範圍內的最佳方式引來閣下，是為了另一件更急迫無數倍的事——我快要死了。」

102

或許是因為丹尼爾將這件事說得稀鬆平常，也或許因為他已經兩萬歲，對註定活不過其千分之五的凡人而言，他的死亡似乎不像悲劇，總而言之，這句話並未激起崔維茲的同情心。

「死？機器會死嗎？」

「我的存在當然可以終止，隨便閣下用什麼字眼描述。我已經很老了，在我接受意識之初，生活在銀河各處的所有生靈，如今沒有一個還活著，有機生命和機器人都沒有。但即使我自己也無法不朽。」

「怎麼說？」

「我體內的硬件，閣下，沒有一個未曾更換，甚至不只一次，而是許多次。就連我的正子腦，也在不同情況下更換過五次。每一次，舊腦的內容都會蝕刻到新腦之中，連一個正子也不放過。每一個新腦的容量與復雜度，都超過原先許多倍，因此能提供更多的記憶空間，並使我能更迅速地決斷與行動。可是——」

「可是？」

「愈是先進與復雜的正子腦就愈不穩定，而且也老化得愈快。我現在的腦子與最初那個相比，靈敏度高出十萬倍，容量則高出千萬倍。然而我的第一個腦子持續了一萬年，目前這個用了六百年便已老朽不堪。兩萬年來每一項記憶的精確記錄，再加上完美的回喚機制，將這個腦子全部塞滿。如今，我的決策能力急遽衰退，而衰退得更迅速的，則是在超空間距離外測試和影響心靈的能力。而我卻無法再設計第六個腦子，因為更進一步的微型化，勢必遇到測不準原理的障壁，而復雜度再增高的結果，則一定幾乎立刻崩潰。」

裴洛拉特似乎感到極度困惑。「可是，丹尼爾，即使沒有你，蓋婭想必仍能繼續發展。既然崔維茲已經作出決斷，選擇了蓋婭星系……」

「但這個過程實在花了太長的時間，閣下。」丹尼爾仍未顯露任何情緒，「當初，不論遇到多少始料未及的困難，我都必須等待蓋婭發展成功。等我終於找到崔維茲先生——一個能作出關鍵性抉擇的人——那時已經太遲了。然而，別以為我沒有設法延長壽命，我一點一點減少自己的活動，將能力留著應付緊急狀況。當我無法再仰賴積極的作為，保持地月雙星系的隔離狀態時，我便轉而採取消極的做法。經過許多年的努力，與我共事的人形機器人被我一一召回大本營。他們回來之前的最後一項任務，就是將各行星的地球檔案取走。一旦沒有我自己以及其他機器人的鼎力相助，蓋婭便會失去建立蓋婭星系最主要的工具，因此在未來極長一段時間內，蓋婭星系都無法建立起來。」

「而當我作出決定的時候，」崔維茲說，「你已經知道這一切。」

「許久以前便知道了，閣下。」丹尼爾說，「當然，蓋婭並不知情。」

「那麼，」崔維茲氣沖沖地說，「跟我打這種啞謎有什麼用？這樣做究竟有什麼好處？在作出抉擇之後，我就在銀河中東奔西跑，找尋地球以及我所認定的『祕密』，以便確定我的抉擇正確無誤，卻不知道那個祕密就是你。好啦，我終於確定了，我現在知道蓋婭星系是絕對必要的，但看來我是白忙一場。你為何不能讓銀河自由發展，也讓我自由自在？」

丹尼爾說：「因為，閣下，我一直在尋覓一個解決之道，而且始終抱著希望堅持下去。如今，我認為已經找到了答案。我放棄了再換一個正子腦的念頭，因為那是不切實際的，反之，我準備將我的腦子和人腦合併。一個不受三大法則影響的人腦，不但可以增加我的腦容量，還能使我的能力達到一個嶄新境界。我引領閣下來到此地，正是為了這個目的。」

崔維茲顯得驚駭不已。「你的意思是，你計劃將一個人腦併入你的腦子？讓那個人腦喪失獨立性，以構成一個雙腦的蓋婭？」

「是的，閣下。這樣做雖然不能使我永生，卻有可能讓我有足夠時間建立蓋婭星系。」

「而你引我來到這裏，就是為了這件事？你要我犧牲獨立性，成為你的一部分，這樣你就能像我一樣不理會三大法則，還能擁有我的判斷力？辦不到！」

丹尼爾說：「但閣下剛才說過，蓋婭星系對人類福祉是絕對必要……」

「即使如此，它也需要花很長時間建立，因而我在有生之年，應該都能維持獨立性。另一方面，萬一它很快就建立起來，整個銀河都將失去獨立性，相較之下，我個人的損失僅僅有如滄海一粟。然而，當整個銀河還保有自我的時候，我絕不要喪失自己的獨立性。」

丹尼爾說：「那麼，和我預料的一樣，閣下的大腦不適於合併。而且，閣下保有獨立判斷的能力，無論如何將更有用處。」

「你是什麼時候改變心意的？你說你引我來到這裏，就是為了進行合併。」

「是的，而且我是將大不如前的能力盡數施展，才達成這個心願的。話說回來，我剛才說的是：『我引領閣下來到此地，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請別忘了在銀河標準語中，『閣下』不但代表單數，也可以代表復數，我指的是你們全體。」

裴洛拉特僵凝在座位上。「真的嗎？那麼請告訴我，丹尼爾，人腦和你的腦子合併後，會分享你全部的記憶嗎？兩萬年來所有的記憶，一直上溯到傳說時代？」

「當然如此，閣下。」

裴洛拉特深深吸了一口氣。「那將會實現我一生的夢想，為這種事我甘願放棄獨立性。請把這個權利轉給我，讓我分享你的腦子。」

崔維茲輕聲問道：「寶綺思呢？她怎麼辦？」

裴洛拉特頂多遲疑了一下子。「寶綺思會諒解的。」他說，「沒有我，她的日子反而會更好過——至少一段時日之後。」

丹尼爾卻搖了搖頭。「閣下的提議十分慷慨，裴洛拉特博士，可是我無法接受。閣下的腦子太老了，頂多隻能再持續二三十年，即使和我的腦子合併，也無法延續它的壽命。我需要另一個人選——看！」他伸手一指，又說：「我把她叫回來了。」

寶綺思正踩著愉快的步伐朝這裏走來，還不時蹦蹦跳跳。

裴洛拉特像抽筋般蹦了起來。「寶綺思！不成！」

「不用驚慌，裴洛拉特博士。」丹尼爾說，「我不能用寶綺思，否則我將與蓋婭合併，而我已經解釋過，我必須獨立於蓋婭之外。」

「可是這樣的話，」裴洛拉特說，「誰……」

崔維茲望著跑在寶綺思後面的那個纖細身形，脫口而出：「這機器人想要的始終是菲龍，詹諾夫。」

### 103

寶綺思微笑著走回來，心情顯然萬分喜悅。

「我們無法走出這塊屬地的範圍，」她說，「不過這裏處處使我想起索拉利，而菲龍當然確信它就是索拉利。我問過她，難道她沒想到丹尼爾的外表和健比不同——畢竟，健比是金屬之軀。菲龍卻說：『不，不見得。』我不知道她所謂的『不見得』是什麼意思。」

她向站在不遠處的菲龍望去，菲龍正在為表情嚴肅的丹尼爾演奏笛子，丹尼爾則和著拍子頻頻點頭。笛聲也傳到了他們這裏，聽來是如此纖弱、清晰而美妙。

「你們可知道，當我們走出太空艇時，她把笛子帶在身上了？」寶綺思問，「我猜會有好一陣子，我們無法將她從丹尼爾身邊拉開。」

回答這句話的是凝重的沉默，寶綺思突然緊張起來，望著兩位男士說：「怎麼了？」

崔維茲朝裴洛拉特指了指，似乎是說由他來負責解釋。

於是裴洛拉特清了清喉嚨，然後說：「事實上，寶綺思，我想菲龍會永遠留在丹尼爾身邊。」

「真的？」寶綺思皺著眉頭，彷彿準備向丹尼爾走去，裴洛拉特卻抓住了她的手臂。「寶綺思吾愛，你不能去。即使是現在，他的能力也比蓋婭強大，而且菲龍若不留下，蓋婭星系將永遠無法實現。讓我來解釋——葛蘭，如果我說錯了什麼，請你隨時糾正。」

寶綺思聽著裴洛拉特的敘述，臉色愈來愈難看，最後露出近乎絕望的神情。

崔維茲試圖訴諸理性，他說：「你應該看得出這個道理，寶綺思。這孩子是個太空族，丹尼爾則是由太空族設計製造的。這孩子從小由機器人帶大，她生長在一個和此地同樣空曠的屬地，對外界的一切一無所知。這孩子擁有轉換能量的本事，而丹尼爾需要借重這項異稟，此外她的壽命長達三四個世紀，也許正是建立蓋婭星系所需的時間。」

寶綺思雙頰泛紅，淚汪汪地說：「我猜，我們這趟前來地球的旅程，是那個機器人一手策劃的。他故意讓我們經過索拉利，以便帶個孩子給他。」

崔維茲聳了聳肩。「他或許只是見機行事。我不信他的能力現在仍舊那麼強大，在超空間距離外，還能將我們變成百依百順的傀儡。」

「不，那是計劃好的。他使我對這孩子產生強烈的好感，確定我會把她帶在身邊，不會眼睜睜看她遭到殺害。而且他也確定，雖然你對於帶她同行這件事，始終表現出憤怒和厭煩，但我會為了保護她，甚至不惜和你發生沖突。」

崔維茲說：「你那樣做，我想可能只是出於你們蓋婭的道德感，而丹尼爾又使它增強了一點。算啦，寶綺思，不會再有更好的結局了。假如你能將菲龍帶走，你要帶她到哪裏去，才能使她像在此地這般快樂？你準備帶她回索拉利，讓她慘遭無情的殺害嗎？帶她到某個擁擠的世界，讓她水土不服因病而死？帶她去蓋婭，讓她因為想念健比而肝腸寸斷？帶她永遠在銀河中流浪，讓她以為我們遇到的每個世界，都是她的故鄉索拉利？此外，你能替丹尼爾找到建立蓋婭星系的替代人選嗎？」

寶綺思傷心得說不出話來。

裴洛拉特一隻手伸向她，顯得有點心虛。「寶綺思，」他說，「我曾自願讓丹尼爾和我的腦子合併，但他拒絕接受，因為他說我太老了。我真希望他能接受我，好讓菲龍留在你身邊。」

寶綺思抓住他的手吻了一下。「謝謝你，裴，可是那樣代價未免太高了，即使是為了菲龍。」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又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也許，等我們回到蓋婭，能夠在那個全球生命體中，找到位置容納我自己的孩子，我會把『菲龍』兩字放在孩子的名字裏。」

這時，丹尼爾好像知道事情已經順利解決，正朝他們走過來，菲龍則跟在他身邊蹦蹦跳跳。

然後，那孩子開始奔跑，搶先來到他們面前。她對寶綺思說：「寶綺思，謝謝你帶我回家和健比團圓，也謝謝你在太空艇上照顧我，我永遠不會忘記你。」說完她就投入寶綺思懷裏，兩人緊緊互相擁抱。

「我希望你永遠快樂。」寶綺思說，「我也會永遠記得你，親愛的菲龍。」然後依依不捨地將她松開。

菲龍轉向裴洛拉特，對他說：「我也要謝謝你，裴，謝謝你讓我讀你的影視書。」接著，她稍微遲疑了一下，什麼話也沒有說，便將纖細秀麗的手掌伸向崔維茲，崔維茲握了一會兒才松開。

「祝你好運，菲龍。」他喃喃說道。

丹尼爾說：「我也要向諸位致意，謝謝閣下各自所作的努力。現在閣下隨時可以離去，因為閣下的探索已經結束。至於我自己的工作，同樣很快就會結束，而且必能成功。」

寶綺思卻說：「慢著，我們還有一事未了。我們還不知道，崔維茲是否仍然認為人類的理想未來是蓋婭星系，而不是孤立體所組成的龐大混合體。」

丹尼爾說：「剛才，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女士，他已經決定支持蓋婭星系。」

寶綺思撅了一下嘴。「我寧願聽他親口說——你的決定是什麼，崔維茲？」

崔維茲平靜地說：「你希望我如何決定，寶綺思？假使我決定反對蓋婭星系，你就有機會把菲龍要回來。」

寶綺思說：「我是蓋婭，我必須知道你的決定和背後的原因。這是為了了解真相，沒有任何其他目的。」

丹尼爾說：「告訴她吧，蓋婭曉得閣下的心靈未受幹擾。」

於是崔維茲說：「我的決定是支持蓋婭星系，對於這一點，我心中再無疑慮。」

### 104

寶綺思一動不動好一陣子，彷彿要讓這個訊息傳到蓋婭各個部分，普通人或許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從一數到五十。然後她才說：「為什麼？」

崔維茲答道：「聽我說。我一開始就知道人類的未來有兩種可能，若非蓋婭星系，便是謝頓計劃中的第二帝國，而我覺得這兩個可能性是互斥的。除非基於某種原因，謝頓計劃具有根本缺陷，否則不會有蓋婭星系的出現。

「遺憾的是，除了它所根據的兩個公設，我對謝頓計劃的內容一無所知。公設一是說，涉及的人口必須足夠龐大，使得整體可視為一羣隨機互動的個體，因而能以統計方法處裏。公設二則是，在目標尚未達成之前，人類不得預先獲悉心理史學的結論。

「由於我已經決定支持蓋婭星系，我覺得自己一定下意識地察覺到謝頓計劃的漏洞，而這漏洞只可能出現在公設上，因為那是我對該計劃唯一知曉的部分。然而，我又看不出那兩個公設有任何問題。於是我努力尋找地球，我感到地球不會無緣無故隱藏得那麼徹底，我必須找出它躲藏起來的目的。

「我並未真正指望在我發現地球之後，就能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可是我走投無路，根本想不到其他辦法。不過，我所受到的驅策，也有可能來自需要一個索拉利兒童的丹尼爾。

「無論如何，我們終於抵達地球附近，又飛到月球上空。不久寶綺思偵測到丹尼爾的心靈，當然，那是他故意將心靈向寶綺思敞開。她將這個心靈描述為並非完全是人類，也不完全是機器人。現在看來，這種說法很有道理，因為丹尼爾的腦子遠遠超越任何機器人，感測起來絕非只是機器人的心靈，不過仍然有異於人類。裴洛拉特將它稱為『一種嶄新的東西』，這種說法觸發了我自己的一點新東西，也就是一個新的想法。

「正如同許久以前，丹尼爾和同伴悟出了第四個更基本的機器人學法則，我忽然想到心理史學其實還有第三個公設，它要比其他兩個公設基本得多，因此過去人人都懶得提到。

「聽好了，已知的兩個公設都以人類為對象，兩者皆倚仗一個未曾言明的公設：人類是銀河中唯一的智慧物種，因此唯有人類這種生物的行動，才會在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這個隱性公設可歸納如下：銀河中只有一種智慧物種，亦即『智人』。假使銀河中又有什麼『嶄新的東西』，假使那是一種本質迥異的智慧物種，其行為即無法以心理史學的數學精確描述，而謝頓計劃就會變得毫無意義。你們懂了嗎？」

崔維茲極其希望別人了解這番話，激動得幾乎全身發抖。「你們懂了嗎？」他又重復一次。

裴洛拉特說：「我懂了。但是身為一個雞蛋裏挑骨頭的人，老弟——」

「什麼？繼續啊。」

「在整個銀河中，人類正是唯一的智慧物種。」

「機器人呢？」寶綺思說，「蓋婭呢？」

裴洛拉特思索了一下，然後以遲疑的口吻說：「在人類歷史上，自從太空族消失後，機器人就沒有扮演過重要角色。蓋婭則是直到不久之前，才崛起於銀河舞臺。機器人是人類創造的，而蓋婭是機器人創造的——機器人和蓋婭兩者，既然都受到三大法則的限制，除了屈服於人類的意志，根本沒有其他選擇。縱使丹尼爾奮鬥了兩萬年，縱使蓋婭發展了那麼長的時間，只消葛蘭・崔維茲這個人類說一句話，就會立刻葬送兩者無數的心血。由此可知，人類仍是銀河中唯一的重要智慧物種，因此心理史學依然有效。」

「銀河中唯一的重要智慧物種。」崔維茲慢慢重復著這句話，「這點我同意。可是我們一天到晚將銀河掛在嘴邊，所以幾乎無法察覺這個觀點有侷限性。銀河系並不等於宇宙，宇宙中還有許多其他星系。」

裴洛拉特與寶綺思不安地挪動了一下。丹尼爾則專心聆聽，表情嚴肅依舊，一隻手緩緩撫著菲龍的頭發。

崔維茲繼續道：「聽我說下去。銀河系近旁就有大小麥哲倫云，人類尚未有任何船艦到過那裏。再往外一點還有許多小型星系，而巨大的仙女座星系距離也不算太遠，它比我們的銀河系還要大。除此之外，宇宙間至少還有數十億個星系。

「我們的銀河系只發展出一種有能力建立科技社會的智慧物種，但是我們對其他星系又了解多少？我們這個星系可能是個特例，或許在某些星系，甚至其他所有的星系中，存在著許多互相競爭的智慧物種，彼此一直在明爭暗鬥，而每一種都是我們毫無概念的。他們大概忙著彼此鬥爭，以致無暇顧及其他，但萬一在某個星系中，某種物種取得了領導地位，因而有時間考慮入侵其他星系的可能性，那又會怎麼樣？

「就超空間而言，銀河系只是一個點，其實整個宇宙也是。我們從未造訪過其他星系，而且根據我們的了解，也沒有其他星系的智慧物種來過我們的星系——但這種局面也許有一天會改變。萬一侵略者來到，他們必能找到挑撥人類內斗的方法。長久以來，我們的敵人都是自己人，我們習慣了這種自相殘殺。處於如此四分五裂的狀況，我們必將被侵略者完全征服，或是盡數消滅。唯一真正的防禦戰略，就是形成無法由內部突破的蓋婭星系，遇到侵略者來犯時，我們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

寶綺思說：「你描繪的情景極其可怕，我們還來得及建立蓋婭星系嗎？」

崔維茲抬頭向上望，視線彷彿穿透厚厚的月巖，直達月球表面與星際空間；他彷彿勉力窺見了無數遙遠的星系，正在不可思議的鴻蒙太空中緩緩運動。

他說：「據我所知，在古往今來的人類歷史中，還從來沒有其他智慧物種侵犯我們。這種情形只需要再持續數個世紀，也許只要整個文明歷程萬分之一的時間，我們便能高枕無憂了。畢竟，」講到這裏，崔維茲突然感到一陣痛心的憂慮，但他強迫自己置之不理，「此時此刻，似乎還沒有敵人潛伏在我們之間。」

與此同時，菲龍這個懂得轉換能量、雌雄同體的異類，正以深不可測的眼神望著他。崔維茲並未低頭迎向那對深沉的目光。

# 銀河帝國08：我，機器人（I,Robot）

## 引 言

我看了看我的筆記，對內容並不滿意。我在美國機器人公司待了三天，結果還不如待在家裏查閱《地球百科全書》。

據說，蘇珊・凱文生於1982年，因此她今年七十五歲，這點大家都知道。無獨有偶的是，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股份有限公司今年同樣七十五歲，因為剛好就在凱文博士出生那年，勞倫斯・羅伯森取得公司執照。七十五年後，這家公司終於變成人類歷史上最奇怪的工業巨人。嗯，這點大家也都知道。

二十歲那年，蘇珊・凱文參加了一個特別的「心理數學」研討會，會中美國機器人公司的艾弗瑞德・蘭寧博士，展示了第一個配備語音的可動機器人。這種機器人龐大、笨拙且不美觀，還帶著一股機油味，專為水星採礦計劃而設計。可是它能說話，而且詞能達意。

蘇珊未曾在那場研討會中發言，也沒有參加其後的熱烈討論。她是個冷漠的女孩，外表平庸且毫無特色；面對一個她不喜歡的世界，她借著面具般的表情與超乎常人的智力來保護自己。但是當她聽到和看到這一切之後，她感到內心燃起一股冰冷的火焰。

她於200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學士學位，隨即進入研究所攻讀控制論。

二十世紀中葉在「計算機」上所做的一切發展，當時已被羅伯森與他的正子腦徑路淘汰。綿延數裏的繼電器與光電管，讓位給了鉑銥合金的海綿狀球體，後者的體積差不多與人腦相當。

她學會了如何計算必要的參數，用以固定正子腦中可能的變數；以及在紙上設計這種「頭腦」，好讓她能精確預測一個給定的刺激所導致的反應。

2008年，她獲得博士學位，同年加入美國機器人公司，擔任「機器人心理學家」，成為一門新興科學中首位偉大的從業者。勞倫斯・羅伯森當時仍是該公司的總裁，艾弗瑞德・蘭寧則已成為研究部門主任。

五十年來，她目睹了人類發展方向的改變——以及躍升。

如今她準備退休了——在她盡可能做到的範圍內。至少，她得準許另一個人的名牌鑲在她原先辦公室的門上。

這些，可說就是我知道的一切。我手頭有一長串目錄，包括她發表的論文、她名下的專利；我還有她逐年升遷的詳細記錄——簡單地說，我擁有她職業生涯的「小傳」，巨細靡遺。

可是那並非我想要的。

我需要更多的材料，更多得多的材料，才能為《行星際日報》撰寫專欄文章。

我告訴了她。

「凱文博士，」我盡可能甜言蜜語，「在公眾心目中，您和美國機器人公司是同義詞。您的退休將是一個時代的結束，而……」

「你想採取人物特寫的角度？」她並未對我露出笑容——我想她這輩子從來沒有笑過。可是她的眼神銳利，雖說並不憤怒。我覺得她的目光能刺穿我，再從我的後腦透出去。我知道在她眼中我極其透明，其實人人都不例外。

但我還是說：「是的。」

「機器人的人物特寫？這本身就是矛盾。」

「不，博士，是您的。」

「這個嘛，我自己也被稱為機器人。不用說，他們跟你說過我不是人類。」

他們的確說過，可是我沒有必要招認。

她從座椅中起身。她個子不高，而且看來弱不禁風。我跟著她走到窗邊，兩人一起向外望去。

美國機器人公司的辦公室與廠房形成一個小城市，規劃得整整齊齊、疏密有致，就像一張航拍般展現眼前。

「剛來這裏的時候，」她說，「我在一棟建築裏面有個小房間，那棟建築就在如今消防隊的位置。」她伸手指了指，「在你出生前，它就給拆掉了。我和其他三人共用那個房間，我只有半張書桌。我們的機器人全在同一棟建築中製造，產量是——每週三個。現在看看我們！」

「五十年，」我套用陳腔濫調，「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當你回顧時就不覺得，」她說，「你會驚訝時間怎麼消失得那麼快。」

她走回書桌前，重新坐下來。說來奇怪，她臉上不需要任何表情，竟然就能顯得悲傷。

「你多大年紀？」她問。

「三十二歲。」我說。

「那你就不記得一個沒有機器人的世界。過去曾有一段時間，人類單獨面對宇宙，沒有一個朋友。現在有別的生靈幫助他了；一種比他自己更強壯的生靈，更忠實、更有用，而且絕對死心塌地。人類已不再孤獨。你曾經從這個角度想過嗎？」

「只怕我沒有。我能引用您的話嗎？」

「可以。對你而言，機器人就是機器人。齒輪與金屬、電子與正子、心靈與鋼鐵！人類製造的！若有必要，也由人類消滅！但你不曾和他們一起工作過，所以你不了解他們。他們是比我們更純潔、更優秀的品種。」

我試圖溫和地鼓動她。「我們想聽聽您所能告訴我們的一些事，了解一下您對機器人的看法。《行星際日報》發行整個太陽系，潛在讀者有三十億。凱文博士，您該讓他們知道些有關機器人的事。」

我不需要鼓動她。她沒有聽到我的話，但她正朝正確的方向說下去。

「他們或許該從頭聽起。當時我們出售的機器人用在地球上——甚至，在我來到之前便是如此。當然，那是機器人不會說話的時代。後來，他們變得更像人類，反對意見就出現了。像是各種工會，自然反對機器人和人類搶工作。此外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也有他們基於迷信的反對理由。這些都相當荒謬，也相當徒勞，可是確有其事。」

我用口袋型錄音機逐字記下她說的話，盡量做到不顯露手指關節的動作。只要你稍加練習，就能做到正確地記錄談話，而不必將這小裝置掏出口袋。

「就拿小機這件事來說吧，」她道，「我從不認識他。在我加入公司的前一年，他就被解體了——過時得無藥可救。但我在博物館見過那個小女孩……」

她停了下來，但我什麼也沒說。我讓她的眼睛逐漸朦朧，讓她的心靈回到過去。她有好長一段時間需要超越。

「後來我才聽說這件事，而每當他們叫我們褻瀆者，或是魔鬼創造者的時候，我總會想到他。小機是個無聲機器人，他不能說話，是1996年製造和售出的產品。那是在極端專門化之前，所以他是被當作保姆賣出去的……」

「當作什麼？」

「當作保姆……」

## 第一篇小機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葛洛莉雅將胖胖的小手臂從眼前挪開，站了一會兒，皺了皺鼻子，又在陽光下眨了眨眼睛。然後，她謹慎地退後幾步，離開剛才靠著的那棵樹，試圖同時望向四面八方。

她伸長脖子，仔細查看右側一叢濃密的灌木，接著又後退幾步，以便進一步觀察樹叢深處。四周十分寧靜，只聽見昆蟲不停的嗡嗡聲，以及一隻鳥兒偶爾發出的啾啾聲，後者正在正午陽光下勇敢地振翅疾飛。

葛洛莉雅撅起嘴來。「我猜他一定是躲進屋裏了。我告訴過他一百萬遍，那樣不公平。」

她堅定地走向車道對面那棟兩層樓的建築，小嘴脣緊緊抿著，額頭明顯擠出好幾條線。

她忽然聽到身後傳來沙沙聲，接著是小機獨特的、沉重的、節奏性的金屬腳步聲，可是卻太遲了。她猛然轉身，看到得意洋洋的玩伴從藏身處鉆出來，朝向當作「家」的那棵樹全速飛奔。

葛洛莉雅沮喪地尖叫道：「等等，小機！那樣不公平，小機！你答應過我，我沒找到你之前，你不會跑。」小機邁開巨大的步伐，她的小腳丫根本追不上。然後，在距離目標十英尺處，小機突然放慢腳步，幾乎變成了爬行，葛洛莉雅則拼命沖刺，氣喘吁吁地超過他，興奮地摸到那棵樹的樹皮。

她興高采烈地轉向忠實的小機，非但不獎賞他的犧牲，還以最卑劣的忘恩負義態度，狠毒地嘲笑他欠缺奔跑的能力。

「小機不會跑，」她以八歲女童最高的音量叫道，「我隨時能跑贏他，我隨時能跑贏他。」她以刺耳的韻律反復吟唱。

當然，小機並沒有回答——沒有以言語回答。他只是作勢要跑開，逐漸愈離愈遠。葛洛莉雅趕緊追上去，他卻在近距離避開，迫使她無助地轉來轉去，伸出兩只小手在空氣中揮舞。

「小機，」她尖叫道，「站住！」說完，一陣笑聲沖出她喘不過氣的喉嚨。

他忽然轉身，將她抓起來，舉在半空中轉圈圈。她頓時覺得天旋地轉，藍天變得在腳下，綠色的樹梢一個勁向下延伸。然後，她重新回到草地上，緊靠著小機的大腿，仍然抓著一根堅硬的金屬手指。

不久，她喘過氣來了。她不自覺地模仿母親的動作，徒勞地推推弄亂的頭發，又扭頭檢查衣服有沒有撕破。

她一巴掌打在小機身上。「壞孩子！我要打你一頓！」

小機嚇得縮成一團，雙手抱著頭，因此她不得不再說：「不，我不會的，小機，我不會打你。可是無論如何，現在輪到我去躲了，因為你的腿比較長，而且你答應過，我沒找到你之前，你不會跑。」

小機點了點頭（那是個具有圓滑棱角的小長方體，借著一根又短又軟的軸，連接另一個類似卻大了許多的長方體，也就是他的軀幹），順從地轉身面向那棵樹。兩片金屬薄膜降下來，遮住他發亮的眼睛，而他體內則傳出穩定的、洪亮的嘀嗒聲。

「現在別偷看——也別跳過任何數兒。」葛洛莉雅警告他，說完便匆匆跑開，去尋找藏身之處。

在不變的節奏下，時間一秒一秒嘀嗒地溜過。數到一百時，小機的兩片眼皮向上升起，火紅的眼睛開始四下掃描。一時之間，他的目光停在一塊圓石後面所露出的一小片彩色花格布上。他向前走了幾步，便確定是葛洛莉雅蹲在那裏。

他向那個藏匿地點慢慢前進，始終保持在葛洛莉雅與當作「家」的那棵樹之間。當葛洛莉雅顯然已經曝光，連她自己也不相信沒被看見時，他向她伸出一隻手，另一隻手擊向自己的腿部，激起一下叮當聲。葛洛莉雅悻悻地站起來。

「你偷看！」她發出忿忿不平的叫嚷，「而且我玩厭了捉迷藏，我要騎你。」

但這個不公的指控傷了小機的心，他悶悶不樂地坐下來，沉重地搖了搖頭。

葛洛莉雅立刻改變口氣，以溫柔的話語哄他。「好啦，小機，我不是真的說你偷看。讓我騎一騎嘛。」

不過，小機可沒有那麼容易哄。他頑固地望向天空，甚至更斷然地再次搖了搖頭。

「拜託，小機，請讓我騎一騎。」她用紅撲撲的雙臂摟住他的脖子，緊緊抱了抱他。然後，她忽然鬧起情緒，走了開來。「如果你不肯，我可要哭了。」她的臉蛋開始扭曲，做出放聲大哭的準備動作。

對於這個可怕恐怖的可能性，硬心腸的小機並不怎麼理會，他三度搖了搖頭。葛洛莉雅發覺有必要打出王牌來。

「如果你不肯，」她激動地叫嚷，「我就再也不給你講故事，就這麼辦。一個也不……」

面對這個最後通牒，小機立刻無條件投降。他拼命點頭，直到他的金屬脖子嗡嗡作響。他小心翼翼地舉起小女孩，將她放在自己寬闊而平坦的肩膀上。

葛洛莉雅發出喜悅的歡呼，她用作威脅的淚水立刻消失。借著內部的高電阻線圈，小機的金屬表皮維持著70華氏度的常溫，令她感到好舒服。而她的腳後跟節奏性地踢著他的胸膛，則發出醉人的美妙聲響。

「你是一架空中飛橇，小機，你是一架大型的銀色空中飛橇。把你的手臂伸直——如果你要當一架空中飛橇，小機，你就一定要這樣做。」

這個邏輯無懈可擊。小機的手臂成了迎向氣流的雙翼，他立刻變作一架銀色的飛橇。

葛洛莉雅扭轉機器人的頭部，同時身子向右傾，他便猛然來個急轉彎。葛洛莉雅為這架飛橇裝上發動機，「叭叭叭……」然後又加上武器，「啵啵啵……」「咻咻咻……」有飛盜在追他們，於是霹靂炮上場了，把那些飛盜轟得如雨點般墜落。

「轟掉另一艘——又是兩艘。」她喊道。

「快點，哥兒們，」葛洛莉雅誇張地說，「我們的彈藥快用完了。」她以無畏的勇氣瞄準敵人，此時小機又成了一艘鈍頭太空船，以最大的加速度在太空中急速拉昇。

他一路快速穿過平地，來到另一側的一片茂密草叢，在那裏陡然煞住腳步，令漲紅臉的小騎士發出一聲尖叫。然後，再將她丟在這片柔軟的綠色地毯上。

葛洛莉雅上氣不接下氣，時不時地細聲叫道：「真好玩！」

小機耐心地等她喘過氣來，然後輕輕拉了拉她的一束頭發。

「你要什麼嗎？」葛洛莉雅說。她睜大眼睛，天真地裝著一副不解的神情，根本騙不了這位巨大的「保姆」。他又更用力地拉了拉她的鬈發。

「喔，我知道了，你要聽故事。」

小機迅速點了點頭。

「哪一個？」

小機用一根手指，在空中畫出一個半圓。

小女孩表示反對。「又是那個？我已經給你講過一百萬遍灰姑娘了。你還沒聽膩嗎？那是小寶寶聽的。」

他又畫出一個半圓。

「喔，好吧。」葛洛莉雅靜下來，將故事內容在心中默想一遍（連同她自己精心添加的情節，她總共有好幾套版本）。

「你準備好了嗎？好的——很久很久以前，有個美麗的小女孩名叫愛拉。她有個狠毒得不得了的繼母，還有兩個非常醜怪、非常狠毒的繼姐妹……」

當葛洛莉雅被打斷時，她正講到故事的最高潮——午夜鐘聲響起，一切即將變回原先破破爛爛的模樣。小機則張著一雙火紅的眼睛，聚精會神地聆聽。

「葛洛莉雅！」

那是一位婦人所發出的高亢叫聲，她喊了不只一次，而是好幾次了。從她緊張的口氣聽來，焦慮已經開始取代不耐煩的情緒。

「媽媽在叫我。」葛洛莉雅的口氣不太高興，「小機，你最好把我帶回屋裏去。」

小機乾脆地遵命，因為心中有點什麼在提醒他，自己最好服從威斯頓太太的話，不得有片刻遲疑。除了週日，葛洛莉雅的父親白天很少在家，而今天正是這樣的例外。當他在家的時候，他一向表現得和藹可親、善解人意。然而，葛洛莉雅的母親是令小機不安的主要原因，小機總有想要從她眼底開溜的沖動。

當他們從茂密的草叢中現身的時候，威斯頓太太便一眼看到他們，隨即進入屋內等待。

「葛洛莉雅，我把嗓子都喊啞了。」她以嚴厲的口氣說，「剛才你在哪裏？」

「我和小機在一起，」葛洛莉雅以顫抖的聲音答道，「我在給他講灰姑娘，忘了該喫午飯了。」

「嗯，真糟糕，連小機也忘了。」然後，彷彿這句話提醒了她自己，她猛然轉向機器人。「你可以走了，小機，她現在不需要你。」她又兇狠地補充道，「我如果沒叫你，就不要回來。」

小機正要轉身離去，卻又猶豫起來，因為葛洛莉雅馬上為他辯護。「別這樣，媽媽，你一定要讓他留下，我還沒給他講完灰姑娘呢。我說過我會給他講灰姑娘，而我還沒講完。」

「葛洛莉雅！」

「真的不騙你，媽媽，他會靜靜待著，你甚至不會知道他在這裏。他可以坐在角落的椅子上，不會說一句話——我的意思是，他什麼也不會做。是嗎，小機？」

小機點了點沉重的腦袋。

「葛洛莉雅，如果你不立刻住嘴，我讓你整整一個星期見不到小機。」

女孩的目光垂下來。「好吧！可是灰姑娘是他最愛聽的故事，而我還沒說完——他是那麼喜歡聽。」

機器人踏著孤獨的步伐離去，葛洛莉雅強忍著沒哭出來。

喬治・威斯頓感到悠閑自在、渾身舒暢。週日下午讓自己悠閑舒暢是他的習慣。一頓豐盛美好的午餐下肚；躺在舒適、柔軟、破舊的長沙發上；手中一份《泰晤士報》；腳丫套著拖鞋；袒胸露肚——誰能感到不悠閑、不舒暢呢？

因此，當妻子走進來時，他有點不高興。結婚至今已有十年，他仍舊如此糊塗地深愛著她，因此毫無疑問，他總是喜歡見到她——話說回來，週日午後的時光對他而言是神聖的，而他心目中真正的悠閑舒暢，是要完全獨處兩三個小時。由於這個緣故，他緊盯著「拉法博-吉田火星探險」的最新報道（這次要從月球基地出發，或許真能成功），假裝她根本不在旁邊。

威斯頓太太耐心地等了兩分鐘，然後不耐煩地又等了兩分鐘，最後終於打破沉默。

「喬治！」

「嗯——嗯？」

「我說，喬治！你能不能放下那份報紙，看我一眼？」

報紙在沙沙聲中落到地板上，威斯頓以一張睏倦的臉孔面對妻子。「什麼事，親愛的？」

「你知道是什麼事，喬治，是關於葛洛莉雅和那個可怕的機器。」

「什麼可怕的機器？」

「好了，別裝著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就是葛洛莉雅管他叫小機的那個機器人，他一刻也不離開她。」

「這個嘛，他為什麼要那樣做？他不該那樣做的。而且，他當然不是可怕的機器。他是市面上最好的機器人，而我真他媽的確定，他花了我半年的收入。不過，他還真是值得——簡直比我手下一半的職員還聰明。」

他作勢要撿起報紙，但他的妻子動作更快，一把將它奪了過去。

「喬治，你聽我說。我不要把我的女兒託付給一架機器——我不在乎它有多聰明。它沒有靈魂，沒人知道它可能在想些什麼。孩子根本不該讓一個金屬玩意來照顧。」

威斯頓皺起眉頭。「你什麼時候有了這種想法？他和葛洛莉雅在一起兩年了，以前我從未見你擔心過。」

「當初的情況不同。那時它是個新鮮玩意；它減輕了我的負擔，而且——而且那是一件流行的事。可是現在，我不知道。鄰居們……」

「好啦，這和鄰居扯得上什麼關係。聽好，機器人要比真人保姆值得信賴無數倍。事實上，小機出廠只為了一個目的——當小孩的玩伴。他的整個『思維』正是為了那個目的創造的。他就是不得不忠實、友愛和親善。他是一架機器——被做成那樣。那要比人類可靠得多。」

「但總有什麼東西可能出毛病，什麼……什麼……」威斯頓太太對機器人的內部結構不甚清楚，「什麼小零件會鬆掉，這個可怕的東西就會發狂，而且……而且……」她無法讓自己完成這個相當明顯的想法。

「胡說八道，」威斯頓立即否定，還不由自主地打個冷戰，「那完全是無稽之談。當我們買下小機時，我們曾就機器人學第一法則作過冗長的討論。你也知道，機器人不可能傷害人類，在出現足以改變第一法則的問題之前，機器人早就完全停擺了。那是數學上不可能的情況。此外，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工程師每年都會來兩次，為這套機件作徹底的檢查。啊，比起來，小機出什麼小毛病的機會，還比不上你我突然發瘋的機會——實際上，是小得多。何況，你要怎樣將他從葛洛莉雅身邊帶走？」

他再次徒勞地試圖取回報紙，他的妻子則氣憤地將它丟到隔壁房間。

「喬治，問題就在這裏！她不跟任何人玩耍。附近有幾十個小男孩和小女孩，她應該跟他們交朋友，可是她不肯。她不肯接近他們，除非我逼她那樣做。這不是一個小女孩的成長方式。你希望她正常，對不對？你希望她能夠融入這個社會。」

「你是在捕風捉影，葛莉絲。你就假裝小機是隻狗，我見過幾百個小孩，都寧願跟他們的狗狗玩，而懶得理他們的父親。」

「狗兒是另一回事，喬治。我們必須弄走那個可怕的東西。你可以再把它賣給原公司，我問過了，你可以這樣做。」

「你問過了？給我聽好，葛莉絲，我們不要貿然行事。我們要留著這個機器人，直到葛洛莉雅再長大一點。就是這樣，我不要再聽到你提起這件事。」說完，他氣呼呼地走出房間。

兩天后的傍晚，威斯頓太太在門口迎向她的丈夫。「你一定要聽聽這件事，喬治。村子裏有一股不滿的情緒。」

「關於什麼？」威斯頓問道。他走進浴室，讓嘩啦啦的水聲淹沒任何可能的答案。

威斯頓太太等在外面。她說：「是關於小機。」

威斯頓走出來，手裏拿著毛巾，漲紅的臉布滿怒意。「你到底在說什麼？」

「喔，這種情緒一天天升高。我曾經試著眼不見為凈，但我再也不要這樣做了。大多數村民都認為小機有危險，甚至不讓孩子晚上接近我們家。」

「我們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給那玩意。」

「這個嘛，人們對這種事可不怎麼理智。」

「那就讓他們去死吧。」

「這樣說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我一定得上街購物，我一定會每天遇到他們。而對機器人的看法，如今在城市裏甚至更糟。紐約剛剛通過一條法令，禁止任何機器人於日落和日出之間在街頭出現。」

「好吧，可是他們無法阻止我們在家裏養個機器人。葛莉絲，這是你的遊說行動之一，我看得出來。可是沒有用的，答案仍然是，不行！我們要留著小機！」

然而他深愛他的妻子——而更糟的是，他的妻子明白這一點。畢竟，喬治・威斯頓只是個男人——可憐的男人——而他的妻子則使出渾身解數，用盡了男性防不勝防的謀略。男性無論如何沒有那麼多心眼，行事也比較刻板，自然無法抵禦女性的攻勢。

接下來那一週，他一連十次叫道：「留著小機——沒什麼好說的！」口氣卻越來越弱，並且伴隨著越來越大聲、越來越痛苦的呻吟。

這一天終於來了。威斯頓心虛地走近女兒身邊，提議去鎮上看一場「精彩」的聲光劇。

葛洛莉雅高興地使勁鼓掌。「小機能去嗎？」

「不行，親愛的。」他的聲音令他自己心頭一凜，「他們不會讓小機進入聲光劇場——不過等回家後，你可以把所有的情節講給他聽。」最後一句話他說得結結巴巴，同時別過頭去。

從鎮上回來時，葛洛莉雅滿心歡喜，因為那出聲光劇的場面真是華麗壯觀。

她一面等著父親將噴射車降到地底車庫，一面說：「爸爸，我等一下就要去告訴小機。他會喜歡得不得了——尤其是法蘭西斯・法蘭這麼悄悄地向後退，卻剛好撞到一個豹人身上，不得不拔腿就跑。」她再次哈哈大笑，「爸爸，月球上真有豹人嗎？」

「也許沒有，」威斯頓漫不經心地說，「那只是個滑稽的虛構情節。」他不能靠車子拖延多少時間，他必須面對現實。

葛洛莉雅跑過草坪。「小機——小機！」

她突然停下腳步，因為她看到一隻美麗的小牧羊犬。那隻小狗正站在門口，一面搖著尾巴，一面用嚴肅的褐色眼珠望著她。

「喔，多可愛的一隻狗！」葛洛莉雅爬上臺階，小心翼翼地走近，伸出手來撫摸它，「是給我的嗎，爸爸？」

母親早已來到他們身邊，她說：「是的，葛洛莉雅。它是不是很可愛——又柔軟又毛茸茸的。它非常溫柔，而且它喜歡小女孩。」

「它會玩遊戲嗎？」

「當然，它會耍好些把戲。你想不想看看它的表演？」

「等一下。我要小機也來看它。小機！」她突然遲疑地住了口，皺起眉頭來，「我打賭他一定待在自己房裏，因為他氣我沒帶他去看聲光劇。爸爸，你一定要對他解釋。他可能不相信我，但是如果你來說，他就會了解的，就是這樣。」

威斯頓的嘴脣繃緊。他朝妻子的方向望去，但無法引起她的注意。

葛洛莉雅急忙轉身，一面沿著地下室的樓梯往下跑，一面喊道：「小機——出來看看爸媽給我弄來什麼。他們給我弄來一隻狗，小機。」

一分鐘後，她回來了，變成了一個受驚的小女孩。「媽媽，小機不在他的房間。他在哪裏？」沒有人回答她。喬治・威斯頓咳嗽幾聲，突然對一朵亂飄的云彩起了極大的興趣。葛洛莉雅以顫抖的、即將放聲大哭的聲音說：「媽媽，小機在哪裏？」

威斯頓太太坐下來，溫柔地將女兒拉到身邊。「別難過，葛洛莉雅。我想，小機是走掉了。」

「走掉了？走去哪裏？媽媽，他走到哪裏去了？」

「沒有人知道，親愛的，他就是走掉了。我們找了又找，找了又找，可是我們找不到他。」

「你是說他再也不會回來？」她張大眼睛，露出恐懼的眼神。

「我們也許很快就會找到他，我們會繼續找他。這期間，你可以和這只可愛的小狗玩。看看它！它的名字叫閃電，它會……」

可是葛洛莉雅眼中盈滿淚水。「我不要這只骯臟的狗——我要小機，我要你們幫我找到小機。」她傷心得無法言語，隨即號啕大哭起來。

威斯頓太太望向丈夫求助，但他只是愁眉苦臉地挪動腳步，雙眼始終興致盎然地盯著天空，她只好擔負起安慰的任務。「你為什麼哭，葛洛莉雅？小機只是個機器，只是個骯臟的舊機器，他根本不是活的。」

「他並非是機器！」葛洛莉雅激憤地、語無倫次地尖叫，「他像你我一樣是個人，而且他是我的朋友。我要他回來，喔，媽媽，我要他回來。」

母親輕哼一聲。她認輸了，決定任由葛洛莉雅傷心難過。

「讓她好好哭一場吧。」她對丈夫說，「孩子的悲傷絕不會持續太久。不出幾天，她就會忘記曾經擁有那個可怕的機器人。」

可是時間證明威斯頓太太有點過分樂觀。正確地說，葛洛莉雅的確不再哭泣，但是她也不再露出笑容。日子一天天過去，她變得越來越沉默、越來越空虛。女兒的消極抗議漸漸令威斯頓太太憂心忡忡，令她不肯屈服的唯一原因，是她絕不可能在丈夫面前承認失敗。

後來，某一天晚上，她像旋風般沖進起居室，一屁股坐下來，雙臂交叉胸前，看來怒火已經燒到頭頂。

她的丈夫伸長脖子，以便從報紙上方望向她。「葛莉絲，又怎麼啦？」

「還不是那孩子，喬治。今天我不得不把那隻狗送回去，葛洛莉雅根本受不了它出現在她面前，她就是這麼說的。她快要把我逼得神經衰弱。」

威斯頓放下報紙，眼中閃現一絲希望的光芒。「也許——也許我們應該把小機要回來。你也知道，有可能做得到。我可以去聯絡……」

「不！」她繃著臉答道，「我不要聽這種事，我們不會這麼輕易放棄。我的孩子絕不要被一個機器人帶大，哪怕需要花上幾年時間讓她恢復正常。」

威斯頓帶著失望的神情，重新拿起那份報紙。「照這樣過一年，就會讓我提早滿頭白發。」

「你可真幫忙，喬治。」她以冰冷的口吻應道，「葛洛莉雅所需要的是換個環境。她在這裏當然無法忘掉小機。每棵樹、每塊石頭都使她想到他，她又怎麼忘得掉呢？這真是我聽過的最最愚蠢的事情。想想看，一個小孩竟然因為失去機器人而憔悴。」

「好吧，別岔開話題。你計劃怎樣換個環境？」

「我們帶她去一趟紐約。」

「那個城市！在八月天！嘿，你可知道紐約在八月天像什麼？簡直無法忍受。」

「幾百萬人都在忍受。」

「他們沒有別的地方能去。如果不必待在紐約，他們一定會來這裏。」

「好吧，但我們卻有這個必要。我說我們現在就走——準備好就盡快出發。在那個城市裏，葛洛莉雅會發現許多趣味和許多朋友，足以讓她快活起來，並且忘掉那架機器。」

「喔，天啊。」她的另一半呻吟道，「那些油炸的柏油路！」

「我們必須去。」她毫不動搖地答道，「葛洛莉雅上個月輕了五磅，對我而言，女兒的健康比你的舒適更重要。」

「真可惜，你在奪走她寵愛的機器人之前，偏偏沒有想到她的健康。」他喃喃道——但只是自言自語。

葛洛莉雅聽說即將進城旅行，果然立刻顯現好轉的跡象。她不常談這件事，但每當提起時，她總是帶著快活的期待。她重新開始綻放笑容，也差不多恢復了從前的胃口。

威斯頓太太暗自慶幸，卻也不放過對仍表懷疑的丈夫示威的機會。

「你看，喬治，她像個小天使那樣幫忙收拾行李，而且嘰哩呱啦說個不停，好像對世上任何事情都不在乎。正如我告訴你的——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只是轉移她的注意力。」

「嗯——嗯，」他以懷疑的口吻回應，「希望如此。」

準備工作很快完成。他們在城裏的住處已經安排妥當，這裏的房子也找到一對夫婦暫時照顧。當出發的日子終於來臨時，葛洛莉雅幾乎變得和以前一模一樣，嘴裏再也不提小機了。

一家人興高采烈地搭乘計程迴旋機抵達飛航站（威斯頓本想駕駛自己的私家迴旋機，但它只有兩個座位，又沒有地方容納行李），隨即登上等待起飛的班機。

「來，葛洛莉雅。」威斯頓太太喚道，「我幫你留了靠窗的座位，好讓你能看風景。」

葛洛莉雅興奮地快步通過走道，來到自己的座位，將鼻尖緊貼厚實透明的玻璃，在上面壓出一個白色的卵形。她聚精會神地向外望，在發動機突然發出吼聲時變得更加專注。她年紀還小，因此當地面向下沉，好像掉進一個陷阱，而她的體重突然增加一倍時，她並沒有感到害怕；不過她也不算太小，因此這一切引起了她極大的興趣。直到大地變成一牀碎花棉被時，她才抽回鼻子，重新面對她的母親。

「媽媽，我們很快就會到城裏嗎？」她一面問，一面揉著凍僵的鼻頭，並好奇地看著她在玻璃上所形成的霧氣逐漸縮小，終至消失。

「親愛的，差不多要半小時。」然後，她帶著最輕微的憂慮問道，「你不高興我們去那裏嗎？在城裏能看到許多建築和許多人，以及許多好玩的東西，你不認為你會非常開心嗎？我們每天都會去看聲光劇，還要去馬戲團，還要去海灘，還要……」

「沒錯，媽媽。」葛洛莉雅意興闌珊地答道。此時班機穿過一排云層，葛洛莉雅馬上被置身云中的奇觀吸引。不久，他們再度來到晴朗的天空下。這時她轉頭望向母親，突然顯得神祕兮兮，好像藏著什麼天大的祕密。

「我知道我們為什麼要進城去，媽媽。」

「你知道？」威斯頓太太一頭霧水，「為什麼，親愛的？」

「你沒有告訴我，是因為你要給我一個驚喜，但我就是知道。」一時之間，她對自己敏銳的洞察力贊嘆不已，顧不得說別的。不久，她又快活地哈哈大笑。「我們到紐約去，是因為我們要去找小機，對不對？和許多偵探一起找。」

喬治・威斯頓當時正在喝水，這番話為他帶來了慘重的災難。他先是嗆得拼命喘氣，再噴出一股水柱，然後透不過氣地猛咳一陣。等到一切平靜後，他站在那裏，滿臉漲得通紅，身上濕透大半，心中惱怒到了極點。

威斯頓太太仍然保持鎮定，可是當葛洛莉雅以更為關切的口吻重復那個問題時，她發覺自己的脾氣也來了。

「也許吧！」她尖酸地回應，「現在，看在老天的份上，給我乖乖坐好。」

公元1998年的紐約市，比過去任何時期更是觀光客的天堂。葛洛莉雅的雙親了解這點，並盡可能善加利用。

喬治・威斯頓遵照妻子下達的命令，將自己的工作擱下一個月左右，以便把時間完全花在他所謂的「將葛洛莉雅從毀滅邊緣拯救回來」這件任務上。就像威斯頓所做的每件事一樣，這件事進行得很有效率、很有條理，而且很徹底。在這個月結束之前，能做的全做了，沒有任何遺漏。

他們曾帶葛洛莉雅登上羅斯福大廈的頂樓，從半英里的高空，以敬畏的心情，俯瞰無數鱗次櫛比的屋頂所拼成的景觀，一直能看到遠方長島的平原與新澤西的平地。他們去了動物園，在那裏，葛洛莉雅以既興奮又害怕的心情瞪著「真正的活獅子」（不過有點失望，因為管理員餵它喫的是生牛肉，而不是她預期中的活人），並且蠻橫地堅持要去看「鯨魚」。

各類的博物館也都獲得他們的青睞，此外還有公園、海灘與水族館。

她曾乘坐模仿「瘋狂20年代」古風的遊覽汽船逆流而上，來到哈得孫河中游。她參加了一趟博覽之旅，一路升到平流層，那裏的天空變成深紫色，星辰一一出現，底下朦朧的地球看來像個巨大的碗。此外，她還搭乘一艘有著玻璃艙壁的海底船，來到長島海峽深處。那裏是個綠色的、搖曳的世界，好些奇形怪狀的海中生物對她拋媚眼，又馬上蠕動身子游走了。

至於比較普通的活動，威斯頓太太帶她逛了許多百貨公司，讓她陶醉在另一類型的仙境中。

事實上，當這個月即將飛逝時，威斯頓夫婦深信，為了讓葛洛莉雅永遠忘掉失去的小機，他們已經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是他們並不確定成功了沒有。

因為有件事實一直未曾改變。不論葛洛莉雅走到哪裏，假如附近剛好有機器人，她總會對他們表現出最強烈、最專注的興趣。無論她眼前的景觀多麼精彩，或是在她童稚的眼睛看來多麼新奇，只要眼角瞥見金屬的動作，她一律立即轉頭。

威斯頓太太想盡辦法，也不能令葛洛莉雅不去看機器人。

在參觀「科學與工業博物館」的過程中，這個現象終於演出最高潮的一幕。這個博物館籌劃了一個特別的「兒童節目」，展出的都是兒童心智所能領會的科學奇跡。威斯頓夫婦當然將它列入「必看」的清單中。

正當威斯頓夫婦站在一具強力電磁體前，聚精會神地欣賞它的表演時，威斯頓太太突然發覺葛洛莉雅已不在身邊。最初的慌亂很快為冷靜的決定所取代，在三名工作人員陪同下，他們展開了仔細的搜索。

然而，葛洛莉雅當然不是那種到處亂跑的孩子。就她的年紀而言，她算是個極為堅決果斷的女孩，在這方面十足繼承母親的遺傳。剛纔在三樓，她看到一個巨大的招牌，上面寫著：「說話的機器人由此去」。她認出了這幾個字，又注意到父母似乎不想朝正確的方向前進，她遂採取直截了當的行動——趁著雙親分心的適當時機，她冷靜地脫隊，朝路標所指的方向走去。

「說話的機器人」是個淫巧之作，這個裝置毫無實際用途，僅只具有宣傳價值。每小時一次，一批由導遊陪同的參觀者來到它面前，悄聲向負責的機器人工程師發問。工程師判定哪些問題適合機器人的電路，再將這些問題輸進說話的機器人體內。

這相當沉悶無趣。當然，能知道14的平方是196、此時的溫度是72華氏度、氣壓是30.02英寸水銀柱、鈉的原子量是23等等，或許是一件不錯的事，但並非真的需要機器人提供這些答案。尤其不需要一個龐大笨重、完全不能行動、佔地25平方碼、由電線與線圈湊成的機器人。

大多數人懶得回頭再試第二次，但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卻靜靜坐在長椅上，等待第三次觀看它的表演。當葛洛莉雅進來時，這個房間就只有她們兩人。

葛洛莉雅並未望向那女孩。此時此刻，對她而言，另一個人只能算微不足道的陳列品。她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個帶輪子的大傢伙身上。一時之間，她沮喪地猶豫著——它看來不像她見過的任何一個機器人。

她小心地、遲疑地揚起尖細的嗓音，問道：「請問，機器人先生閣下，你就是說話的機器人嗎？」她並不肯定，可是在她想來，對待一個真能說話的機器人，似乎應該禮貌萬分周到才對。

（那個十五六歲的女孩，瘦削而平庸的臉龐此時掠過一絲極其專注的神情。她抽出一本小筆記簿，開始以潦草的字跡振筆疾書。）

「我——就——是——會——說——話——的——機——器——人。」這句話欠缺腔調與抑揚頓挫，屬於一種機械性的音色，伴隨著一陣滑潤的齒輪呼呼聲。

葛洛莉雅悲傷地望著它。它的確會說話，但聲音是從裏面冒出來的，它沒有一張用來說話的臉孔。她說：「機器人先生閣下，你能幫助我嗎？」

說話的機器人專為解答問題而設計，而它遇到過的問題向來只是它能回答的。因此，它對自己的能力相當有信心。「我——能——幫——助——你。」

「謝謝你，機器人先生閣下。你見到過小機嗎？」

「小機——是誰？」

「他是個機器人，機器人先生閣下。」她踮起腳尖，「他差不多這麼高，機器人先生閣下，不過還要高一點，而且他非常好。他有個腦袋，你知道吧。我的意思是你沒有，可是他有，機器人先生閣下。」

說話的機器人糊塗了。「一個——機器人？」

「是的，機器人先生閣下。就是像你這樣的機器人，不過他當然不能說話，而且——看起來像個真人。」

「一——個——像——我——的——機——器——人？」

「是的，機器人先生閣下。」

對於這句話，說話的機器人作出的回應只是一陣嘰哩呱啦，以及時斷時續、雜亂無章的聲音。要它接受自己並非特殊的個體，而是一個羣體中的一員，如此激進的論斷實在超出它的負荷。它忠實地試圖掌握這個概念，結果燒壞了五六個線圈，小型警報器立刻嗡嗡作響。

（就在這個時候，那個十五六歲的女孩離開了。她已經蒐集到足夠的材料，足以就「機器人學實用層面」寫一篇論文。這篇論文是蘇珊・凱文為「普通物理一」這門課所寫的一份報告，也是她就這個題目撰寫的眾多論文中的第一篇。）

葛洛莉雅小心地藏起不耐煩的情緒，站在那裏等待那架機器作出回答，不料突然聽到身後有人喊道：「她在那裏！」她馬上聽出那是母親的叫聲。

「你這壞丫頭，你在這裏幹什麼？」威斯頓太太叫道，她的憂慮頓時化為憤怒，「你知不知道，你幾乎把爸爸媽媽嚇死了？你為什麼跑開？」

機器人工程師也沖了進來，他一面扯著頭發，一面追問究竟是誰亂弄這架機器。「沒人讀得懂標示嗎？」他吼道，「沒有工作人員陪同，你們不準進這裏來。」

葛洛莉雅提高悲傷的嗓門，壓過眾人的喧囂。「我只是來看說話的機器人，媽媽。我想他也許知道小機在哪裏，因為他們都是機器人。」然後，對小機的思念忽然重重打在她心頭，她再也忍不住了，突然間淚如雨下。「媽媽，我一定要找到小機。我一定要！」

威斯頓太太強忍住淚水，說道：「喔，老天啊。回家吧，喬治，這種事令我無法承受。」

當天晚上，喬治・威斯頓外出了幾小時。第二天上午，他來到妻子面前，看來似乎相當自鳴得意。

「葛莉絲，我想到一個主意。」

「關於什麼？」她以憂鬱而冷淡的口吻問道。

「關於葛洛莉雅。」

「你該不是建議買回那個機器人吧？」

「不，當然不是。」

「那就說吧。我也許該聽聽你的，我做的每件事似乎都弄巧成拙。」

「好的。我是這麼想：葛洛莉雅的問題完全來自她把機器人想成一個人，而不是一架機器。這樣一來，她自然忘不了他。如果我們設法說服她，讓她相信小機不過是一堆鋼板和銅線，以電力作為生命的活力，那她的思念還會持續多久呢？這是一種心理攻勢，希望你懂我的意思。」

「你打算怎麼進行？」

「簡單。你以為昨晚我到哪裏去了？我去找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羅伯森，說服他安排我們明天去他的工廠做個詳盡的參觀，我們三人一起去。等我們參觀完畢，葛洛莉雅便會有根深蒂固的觀念，明白機器人不是活的。」

威斯頓太太的眼睛逐漸睜大，眼中閃爍的光芒頗像是突然發出的贊許。「哇，喬治，真是個好主意。」

喬治・威斯頓挺了挺胸。「我一向只有好主意。」他說。

史楚瑟斯先生是一位認真負責的總經理，自然也就有點愛說話的傾向。兩者結合起來，使得這趟參觀沿途都有詳盡的解說，甚至或許詳細過了頭。然而，威斯頓太太並不覺得厭煩。事實上，她還好幾次打斷他的話，請求他以較簡單的語言重復一遍，好讓葛洛莉雅也能了解。由於自己的口才得到如此的贊賞，史楚瑟斯先生親切地詳述一切，變得更加口若懸河。

而喬治・威斯頓自己，則顯得越來越不耐煩。

「對不起，史楚瑟斯，」他在一段針對光電管的講解中插嘴，「你們工廠裏不是有個部門，用的全是機器人勞工呢？」

「呃？喔，有的！沒錯，的確有！」他對威斯頓太太微微一笑，「這可說是一種惡性循環，機器人創造更多的機器人。當然，我們並沒有普遍採用這個模式。原因之一，工會絕不會準許我們這樣做。但其中有極少量的機器人，我們可以完全使用機器人來生產，僅僅當作一種科學實驗。你知道嗎，」他慷慨激昂地推下夾鼻眼鏡，抓在手掌中，「工會不了解的是——我現在說的，是個始終非常同情勞工運動的人所說的話——機器人的出現，雖然起初會造成些脫序，但將來終究……」

「同意，史楚瑟斯，」威斯頓說，「可是你說的那個部門——我們能去看看嗎？我確信那會非常有意思。」

「可以！當然可以！」史楚瑟斯先生以突兀的動作戴回夾鼻眼鏡，再以一聲輕咳掩飾他的困窘，「請跟我來。」

他領著三人穿過一道長長的走廊，又走下一段樓梯。相較之下，他在這段路程中相當安靜。等到他們進入一間寬廣、明亮、充滿金屬叮當聲的房間之後，他的話匣子又打開來，再度向外傾瀉滔滔不絕的解說。

「我們到了！」他的聲音中帶著驕傲，「全是機器人！只有五個人擔任監工，他們甚至不必留在這個房間。五年以來，也就是說，自從我們開始這個計劃之後，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樁意外。當然，這裏裝配的機器人算是比較簡單，可是……」

在葛洛莉雅耳中，這位總經理的聲音早已成為催人入眠的低語。對她而言，整趟參觀旅程似乎相當沉悶，而且毫無意義。盡管的確看到很多機器人，卻沒有任何一個與小機有些微相似之處，她一律以毫不保留的輕蔑目光打量他們。

而在這個房間裏，她注意到根本沒有任何人。然後，她的視線落到六七個機器人身上，他們正圍在另一頭的圓桌旁忙碌工作。她在不敢置信的驚訝中張大眼睛；這個房間太大了，她無法看得十分清楚，但其中一個機器人看來像是——看來像是——就是他！

「小機！」她的尖叫響徹整間廠房。圓桌旁的一個機器人突然晃了一下，手中的工具隨即落地。葛洛莉雅高興得幾乎發狂，隨即向前走去。在父母都來不及阻止她之前，她便擠過護欄，輕輕落到低了幾英尺的另一側地板上，然後拔腿奔向她的小機。她一面跑一面揮動雙臂，連頭發都飛揚起來。

至於三個嚇呆的大人，他們僵立在原處，看到了激動的小女孩沒有看到的東西——一輛巨大而笨重的牽引機，正盲目地逼近指定的路徑。

威斯頓只花了幾分之一秒的時間回過神來，可是這幾分之一秒卻決定了一切，因為已經追不回葛洛莉雅了。雖然威斯頓不顧一切地躍過護欄，他的嘗試卻顯然毫無希望。史楚瑟斯先生則瘋狂地對監工揮手，要他們停下牽引機，然而監工只是人類，需要時間作出反應。

唯有小機，才能立即且準確地採取行動。

他從反方向沖過來，金屬腿迅速跨越自己與小女主人之間的距離。然後，一切都在同一瞬間發生。小機一把抓起葛洛莉雅，速度絲毫不減，因而帶起一陣狂風，令她幾乎喘不過氣。還不清楚發生些什麼事的威斯頓，則感到（而不是看到）小機迅速掠過自己，於是不知所措地猛然駐足。小機抱起葛洛莉雅之後半秒鐘，那輛牽引機便來到她原先的位置，再向前滾了十英尺，才終於在一陣吱吱聲中煞住。

葛洛莉雅這才喘過氣來，她的父母則激動地爭相擁抱她。掙脫擁抱後，她急切地轉向小機。對她而言，剛才只發生了一件事，那就是她找到了她的朋友。

但是，威斯頓太太的表情已從寬心轉變成陰鬱的疑心。她轉向她的丈夫，雖然披頭散發、形容狼狽，她仍有辦法顯得相當威嚴。「這是你安排的，對不對？」

喬治・威斯頓用手帕擦了擦滾燙的額頭。他的手還在發抖，戰慄的嘴脣只能彎出一個極微弱的笑容。

威斯頓太太繼續推理：「小機不是為工程或製造業設計的，他對他們不會有任何用處。你故意把他擺在那裏，好讓葛洛莉雅找到他。你自己心裏明白。」

「好吧，是我安排的。」威斯頓說，「可是，葛莉絲，我怎麼知道這個團圓會這麼激烈？小機救了她一命，這點你必須承認。你絕不能再把他送走。」

葛莉絲・威斯頓思量了一番，又轉向葛洛莉雅與小機，茫然地望了他們一會兒。葛洛莉雅正緊緊抱住機器人的脖子（好在那是金屬製品，她的摟抱會令任何生物窒息），在近乎歇斯底里的狂亂中說些毫無意義的話。小機的兩只鉻鋼手臂（能將一根直徑兩英寸的鋼條彎成麻花）溫柔地、憐愛地摟著小女孩，雙眼則冒出深深的、深深的紅光。

「好吧，」威斯頓太太終於說，「我想可以讓他留在我們身邊，直到他銹成一團爛鐵。」

蘇珊・凱文聳了聳肩。「當然，後來他並沒有銹掉。那是1998年的事。到了2002年，我們發明了可行動的有聲機器人，這個發明自然淘汰了所有的無聲機器人，卻也似乎令反機器人分子再也忍無可忍。於是在2003至2007年間，除非是進行科學研究，世界大多數的政府都禁止在地球上使用機器人。」

「所以，葛洛莉雅最後還是得放棄她的小機？」

「只怕正是如此。然而，那時她已經十五歲，我猜自然要比八歲時容易接受這種事。話說回來，這是人類一種愚蠢且毫無必要的態度。2008年，差不多在我加入美國機器人的同時，公司的財務狀況跌至谷底。起初，我以為我的工作幾個月內便會突然叫停，可是我們適時開發了地外市場。」

「當然，然後你們就一帆風順。」

「並不盡然。我們的第一步，是試圖改良我們既有的機型。比如說，那些第一批有聲機型。他們約有十二英尺高，非常笨拙，沒有多大用處。我們把他們送到水星上，幫助人類在那裏建立採礦站，可是那個嘗試失敗了。」

我驚訝地抬起頭來。「是嗎？水星礦業公司可是幾十億資本的大企業。」

「現在是這樣，但那是第二次嘗試才成功的。如果你想知道這些，年輕人，我建議你去訪問格里哥利・鮑爾。在2010和2020年代，他和麥克・多諾凡負責我們最困難的案子。我有好多年沒有多諾凡的消息，不過鮑爾就住在紐約。他現在已經當祖父了，想到這件事我還是不習慣，我只能將他想成相當年輕的小夥子。當然，那時我也還年輕。」

我試著讓她繼續說下去。「如果您告訴我一個骨架，凱文博士，我可以請鮑爾先生事後再作補充。」（後來我正是那樣做。）她將細瘦的雙手攤在書桌上，凝視著它們。「有兩三件事情，」她說，「我略知一二。」

「從水星講起吧。」我建議道。

「好吧，我想第二次水星遠徵是2015年的事。它是探勘性的，由美國機器人公司和太陽系礦務公司聯合資助。成員包括一個仍在實驗中的新型機器人，以及格里哥利・鮑爾、麥克・多諾凡……」

## 第二篇轉圈圈

「激動者一事無成」是格里哥利・鮑爾最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之一。因此，當紅發上粘著汗水的麥克・多諾凡沿著樓梯向他滾下來時，鮑爾皺起了眉頭。

「怎麼搞的？」他說，「崩斷指甲了嗎？」

「是呀！」多諾凡氣呼呼地咆哮，「你一整天都待在底層幹什麼？」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又猛然吐出來，「速必敵一直沒回來。」

鮑爾在樓梯上駐足片刻，雙眼瞪得老大。但他隨即恢復正常，繼續一階階向上爬。他一直未再開口，直到爬完那段樓梯，他才說：「你派他去採硒嗎？」

「是的。」

「他出去多久了？」

「到現在有五個小時了。」

沉默！這是個要命的處境。他們來到水星恰好才十二小時，就已經碰到了最糟的燃眉之急。長久以來，水星一向被視為太陽系中的不祥世界，但這回也未免太誇張了——即使對一個不祥世界而言。

鮑爾道：「從頭說起，咱們把事情弄清楚。」

他們來到無線電室——裏面滿是多少已經陳舊的設備；在他們抵達之前，這些設備已有十年沒人碰過。即使只有十年，就科技發展而言，也是一段很長的時間。與2005年所使用的那種機器人相比，速必敵不知先進多少。話說回來，這些年間，機器人學的進展可謂一日千里。鮑爾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一個依然發亮的金屬表面。室內無處不在的荒廢氣氛（整個礦站都是如此）帶來無比鬱悶的感覺。

多諾凡一定也感覺到了。他開口道：「我試著用無線電尋找他，可是徒勞無功。在水星的日照面，無線電毫無用處——反正穿不過兩英里，這正是第一次遠徵失敗的原因之一。而我們需要好幾周的時間，才能架設好超波裝置……」

「這些都別說了。你得到些什麼結果？」

「我在短波的波段，收到一個雜亂無章的軀體訊號，除了表明他的位置，並沒有任何用處。我一直在用這個方法追蹤他，前後有兩小時，並且把結果畫到了地圖上。」

他的臀部口袋裏有一張發黃的正方羊皮紙——第一次遠徵所留下的遺物。他將它掏出來，用力按到桌上，再用手掌撫平。鮑爾則雙手交叉胸前，從遠距離望著這張地圖。

多諾凡用鉛筆緊張兮兮地指著。「紅十字是硒礦池，是你自己標出來的。」

「是哪一個？」鮑爾打岔道，「麥可・道格爾離去之前，幫我們找到了三個。」

「我自然是派速必敵去最近的那個，距離此地十七英里。可是這又有什麼差別？」他的聲音中透出緊張的情緒，「這些鉛筆黑點標示著速必敵的位置。」

鮑爾裝出來的泰然自若終於動搖，雙手猛然攫向地圖。

「你沒開玩笑嗎？這是不可能的。」

「你自己看。」多諾凡憤憤不平地吼道。

標示位置的小黑點大致形成一個圓圈，環繞著代表硒礦池的紅十字。鮑爾的手摸向自己褐色的八字鬍，這是象徵焦慮的可靠訊號。

多諾凡補充道：「在我追蹤他的兩小時內，他繞著那該死的礦池走了四圈。在我看來，他有可能永遠走下去。你可了解我們如今的處境嗎？」

鮑爾抬頭瞥了對方一眼，什麼話也沒說。喔，是啊，他了解他們如今的處境。它簡單得像三段論法一樣不證自明——水星上空巨大的太陽所傳來的能源，唯有藉由光電池組才能為他們所用，但這些光電池卻全死光了。

能拯救他們的只有硒元素，而能採到硒的只有速必敵。假如速必敵不回來，就沒有硒可用。沒有硒的話，就沒有光電池組。而沒有光電池組——唉，慢慢被烤焦是一種很不愉快的死法。

多諾凡猛力抓了抓蓬亂的紅發，以悲苦的語氣表達自己的看法。「格里，我們會成為全太陽系的笑柄。怎麼一切會這麼快就變得這麼糟？鮑爾和多諾凡這對最佳搭檔被派到水星，來評估以新近技術和機器人重開『日照面採礦站』的可行性，結果我們頭一天就通通搞砸了。這原本是純然的例行公事，卻成了我們一輩子都無法洗刷這個恥辱。」

「也許根本沒這個必要。」鮑爾沉著地答道，「如果我們不快點採取行動，別說什麼洗刷恥辱，光是活下去都難。」

「別胡說八道！如果你覺得這很可笑，格里，我可不同意。派我們只帶著一個機器人來到這裏，這簡直就是罪行。而認為我們自己能修好光電池組，可是你的高明主意。」

「你這樣說就不公平了。這是個共同的決定，你自己心裏明白。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公斤的硒，一個史帝海德介電極板，再加上大約三小時的時間——而純硒礦池在日照面處處可見。麥可・道格爾的分光反射器五分鐘內就幫我們找到三個，對不對？搞什麼鬼！我們可不能等到下次的『水星合』再來。」

「好吧，我們要怎麼辦？鮑爾，你有了主意。我知道你有，否則你不會這麼冷靜；你不比我更英雄。繼續說，招出來！」

「麥克，我們不能自己去找速必敵——在日照面絕對不行。即使是新式的絕熱太空衣，在陽光直射下也撐不過二十分鐘。但你知道有句老話『捉機器人還需機器人。』聽好，麥克，事情也許沒有那麼糟。底層藏有六個機器人，只要他們動得了，我們也許就能利用。只要他們還動得了！」

多諾凡的雙眼突然閃現希望的光芒。「你是指第一次遠徵所留下的六個機器人。你確定嗎？他們也許只是人形機械。就機器人的形式而言，十年可是很長的時間，你是知道的。」

「不，他們是機器人。我花了一整天時間跟他們在一起，所以我知道。他們擁有正子腦——當然，十分原始。」他將那張地圖放進自己的口袋，「我們下去。」

那些機器人位於最底層——六個都被內容不明的老舊包裝箱團團圍住。他們體型高大，可謂巨大至極，即使他們坐在地板上，雙腿打開來，他們的腦袋仍在七英尺高的半空中。

多諾凡吹了一下口哨。「看看他們的尺寸，好不好？他們的胸圍足足有十英尺。」

「那是因為他們採用老式的麥可格菲傳動系統。我看過內部構造——你從未見過那麼差勁的東西。」

「你為他們充電沒有？」

「沒有，沒理由那麼做。我認為他們沒有任何問題，連發聲膜片的狀況都還算良好，他們應該可以講話。」

他說這番話的時候，已將最近一個機器人的胸板旋開，放進一個直徑兩英寸的圓球——裏面含有微量的原子能，正是機器人的生命之源。安裝過程有些困難，但他終究克服了，然後費勁地重新旋上那塊板子。（較新型號所使用的無線電遙控裝置，十年前根本沒聽說過。）接著，他又啟動了另外五個。

多諾凡不安地說：「他們沒有動。」

「還沒有給他們命令。」鮑爾簡潔地答道。他走回最先啟動的那個面前，拍了拍他的胸部：「你！你聽見我說話了嗎？」

那個巨物的頭緩緩垂下，雙眼凝視著鮑爾。然後，他以刺耳的呱呱聲（像是中世紀留聲機發出的聲音）說道：「聽見了，主人！」

鮑爾咧開嘴，對多諾凡冷笑一下。「你明白了嗎？那是第一批有聲機器人剛出廠的時代，當時地球似乎即將全面禁止使用機器人。製造者為了對抗這個趨勢，便在這些該死的機器裏面，裝設了妥善而且健全的奴隸情結。」

「結果沒什麼用。」多諾凡喃喃道。

「對，沒有用，但他們的確盡了力。」他再度轉向那個機器人，「站起來！」

那機器人慢慢起身，像是一座逐漸隆起的小山。多諾凡仰起頭，不禁又吹了一聲口哨。

鮑爾說：「你能走到地表去嗎？到陽光下？」

為了考慮這個問題，機器人緩慢的腦子運作了半天。然後他說：「可以，主人。」

「很好。你知道『英里』是什麼嗎？」

又經過一段考慮，又傳來一聲遲緩的回答：「知道，主人。」

「那麼，我們會把你帶到地表，指出一個方向。你沿著那個方向走十七英里，就會在附近碰到另一個機器人，他的個子比你小。目前為止都還了解嗎？」

「了解，主人。」

「你要找到這個機器人，命令他回來。如果他不願意，就要硬把他給抓回來。」

多諾凡抓住鮑爾的袖子。「何不直接派他去取硒？」

「傻子，因為我要速必敵回來。我要找出他出了什麼問題。」他又對那機器人說，「好啦，你，跟我來。」

那機器人仍然一動不動，他以隆隆的聲音答道：「對不起，主人，但我不能從命。你必須先騎到我身上。」他笨拙的雙手已經「啪」的一聲合攏，粗鈍的十指互相交叉。

鮑爾目瞪口呆，然後捏了捏八字鬍。「呃……喔！」

多諾凡的雙眼鼓出來。「我們一定要騎在他身上？像騎馬那樣？」

「我猜就是這樣。不過，我不懂為什麼。我看不出來——喔，我懂了。我告訴過你，在那些日子裏，他們盡可能加強機器人的安全措施。顯然，他們為了宣揚機器人的安全性，故意不準他們任意走動，除非有人騎在他們肩膀上。我們現在怎麼辦？」

「那正是我在想的問題。」多諾凡喃喃道，「不論有沒有機器人，我們都不能走出地表。喔，看在聖彼得的份上。」他彈響兩下手指，變得越來越激動。「把你身上那張地圖給我，我可沒白白研究它兩個鐘頭。這裏是個採礦站，為何不能利用隧道呢？」

採礦站在地圖上是個黑色圓圈，淡色的虛線則代表隧道，它們有如蛛網般由採礦站向外延伸。

多諾凡研究了一下地圖底端的符號對照表。「看，」他說，「小黑點是通向地表的開口，這裏有一個，距離那個硒礦池或許只有三英里。這裏有個數字——他們也不把字寫大一點——是13a。如果這些機器人認得附近的路……」

鮑爾向機器人提出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是一句遲鈍的「認得，主人」。於是他以滿意的口吻說：「去拿你的絕熱太空衣。」

這是他們兩人第一次穿絕熱太空衣——他們昨天抵達時，誰也沒想到會有這種需要。穿上太空衣後，他們極不自在地測試著四肢的動作。

與正規太空衣相比，絕熱太空衣要臃腫得多，而且醜怪得多；但質地卻也輕巧許多，因為它完全由非金屬材料製成。它的成分是耐熱塑膠與經過化學處理的木栓層，並配備有乾燥裝置，永保內部空氣乾爽。在水星表面的太陽烈焰照射之下，這種太空衣能支持二十分鐘。而即使再延長五到十分鐘，裏面的人也不至於真給熱死。

那個機器人的雙手仍然維持馬鐙的形狀，對於鮑爾變成這副怪模怪樣，他未曾顯露一絲一毫的驚訝。

通過無線電，鮑爾的聲音聽來分外刺耳。他說：「你準備好了帶我們到13a出口嗎？」

「是的，主人。」

很好，鮑爾心想，他們或許欠缺無線電遙控裝置，但他們至少裝有無線電接收器。「麥克，隨便騎上一個。」他對多諾凡說。

他將一隻腳放進臨時腳鐙中，身手利落地向上爬。他發覺座位相當舒適；機器人背部有一團隆起，從形狀看來，顯然是當座位用的。此外兩肩各有一道淺淺的溝槽，是給乘客放腿的地方。而那兩只拉長的「耳朵」，它們的用途現在似乎十分明顯。

鮑爾抓住兩只耳朵，扭轉機器人的腦袋，他的坐騎便笨重地轉身。「帶路，勇士。」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寬心。

巨型機器人慢慢前進，以機械性的精確度穿過房門（他們的腦袋與門框距離不到一英尺，因此兩人必須趕緊低頭），沿著一條狹窄的走廊向前走，不慌不忙的腳步帶起單調的隆隆聲，最後進入一道氣閘。

在他們面前，狹長而沒有空氣的隧道綿延不絕，令鮑爾不禁佩服第一次遠徵的成就。他們只有原始的機器人，一切必須從零開始，而他們竟然能做到這種規模。他們或許失敗了，但較諸太陽系其他成功的案例，他們的失敗卻更加難能可貴。

兩個機器人以絕不改變的步調，以及絕不拉長的步幅，一步步沉重地向前走去。

鮑爾說：「注意到沒有，這些隧道處處燈火通明，而且溫度都是地球正常值。空置的這十年之間，也許一直都保持這個樣子。」

「怎麼會呢？」

「便宜的能源，整個太陽系最便宜的能源。太陽能，你知道吧，而在水星的日照面，太陽能可不得了。因此礦站才會建在陽光下，而不找哪座山的陰影處。它其實是個巨大的能量轉換器，熱量被轉換成電能、光能、機械功等等一切。如此在解決能源問題的同時，礦站也得以自行冷卻。」

「聽著，」多諾凡說，「這些都非常有教育性，但你可不可以換個話題？你提到的這個能量轉換，剛好由光電池組擔任主要的角色——而此時此刻，這對我可是個敏感的話題。」

鮑爾含糊地咕噥幾聲。當多諾凡打破隨之而來的沉默時，完全是為了改變話題。「我問你，格里。速必敵到底見了什麼鬼？我怎麼也想不通。」

在絕熱太空衣中聳肩並不容易，但鮑爾仍然試了試。「我不曉得，麥克。你也知道，他百分之百適應水星的環境。高熱對他根本不算什麼，而且他正是為弱重力場以及凹凸不平的地面所特製的。他不會出錯——或者，至少，他應該不會的。」

沉默隨即降臨。這一次，沉默持續了許久。

「主人，」那機器人說，「我們到了。」

「呃？」鮑爾從半昏睡狀態中驚醒，「好吧，帶我們離開這裏——到地表去。」

他們來到一個窄小的站亭，裏面空無一物，甚至沒有空氣，而且殘破不堪。其中一堵墻的上方有個參差的破洞，多諾凡已經用口袋型電筒檢視了一番。

「隕石，你說是嗎？」他這麼問。

鮑爾聳了聳肩。「讓它去死吧。這無關緊要，我們出去。」

由一大塊黑色玄武巖所構成的高聳峭壁，硬生生切斷了陽光，因此在這個沒有空氣的世界上，他們置身於彷彿深夜的陰影中。而在他們面前，陰影有如刀鋒般陡然終止，取而代之的是幾乎無法忍受的強烈白光，從巖質地表的無數晶體中竄出來。

「太空啊！」多諾凡喘著氣說，「看來真像白雪。」這話的確沒錯。

鮑爾掃描著水星上此起彼落的閃爍光芒，視線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絢爛的光輝令他心頭一凜。

「這一定是個不尋常的地方。」他說，「水星的反照率一般不高，而且大多數土壤是灰色的輕石，有點像月球，你知道吧。這裏真美麗，對不對？」

他很慶幸前視板中裝有濾光片。姑且不論美麗與否，假如直接透過玻璃目視陽光，他們半分鐘內就會變成瞎子。

多諾凡正在看手腕上的彈簧溫度計。「老天爺，溫度是八十攝氏度！」

鮑爾看了看自己的溫度計。「嗯……嗯，是高了點。因為大氣的關係，你知道吧。」

「水星的大氣？你發癲嗎？」

「水星並不是真正的真空。」鮑爾心不在焉地解釋。他正調整著附在前視板上的雙筒望遠鏡，被絕熱衣包覆的手指，動作十分笨拙。「有一股稀薄的蒸氣緊貼它的表面——由易揮發但足夠重的元素和化合物組成的蒸氣，所以水星的重力留得住它們。你該知道，例如硒、碘、汞、鎵、鉀、鉍，以及揮發性的氧化物。這些蒸氣飄進陰影中便會凝結，並釋放出熱量。這可算是一種巨大的蒸餾器。事實上，你如果用手電筒照一照，也許會發現峭壁這一側布滿——比方說硫黃霜或水銀露珠。

「不過，這無關緊要。微不足道的八十度，我們的太空衣多長時間都撐得住。」

鮑爾已經調整好雙筒望遠鏡，因此看來好像一隻凸眼蝸牛。

多諾凡緊張地望著他。「看到什麼嗎？」

對方並沒有立即回答，而當他開口時，他的聲音聽來焦慮且若有所思。「地平線上有個黑色斑點，可能就是那個硒礦池。它在正確的位置上，但我沒看到速必敵。」

為了看得更清楚，鮑爾本能地拼命向上爬，直到他搖搖晃晃地站在機器人肩上。他叉開雙腿，極目眺望，同時說道：「我想……我想……沒錯，那絕對是他，他正朝這邊跑來。」

多諾凡沿著同伴所指的方向望去。他沒有望遠鏡，卻也看得見一個正在移動的微小黑點，在晶狀地表的燦爛光輝中十分顯眼。

「我看見他了，」他喊道，「我們走吧！」

鮑爾已經跳下來，重新騎到機器人背上。他伸出戴著絕熱手套的手掌，用力拍向那巨無霸的粗壯胸膛。「走吧！」

「起——」多諾凡喊道，並用腳跟猛踢兩下，真像是在騎馬。

兩個機器人出發了。在這個沒有空氣的世界上，他們規律而沉重的腳步無聲無息，因為絕熱太空衣的非金屬質料不會傳遞聲波。有的只是一陣陣節奏性振動，剛好在人類的聽力範圍之外。

「快點。」多諾凡喊道，可是節奏並未改變。

「沒用的。」鮑爾大聲回應，「這些破銅爛鐵只有一種速度。你以為他們配備有『選擇性變速屈肌』嗎？」

他們已經穿出陰影，白熱的陽光傾瀉下來，像液體一樣注滿了他們四周。

多諾凡不自覺地彎下腰。「嗚！這是我的想象，還是我真感覺熱？」

「你馬上會感覺更熱。」他的同伴沒好氣地答道，「你好好盯著速必敵。」

現在，機器人SPD-13來到他們看得一清二楚的距離。當他以從容的速度大步跑過凹凸不平的地表時，優美的流線形軀體發出耀眼的強光。當然，他的名字源自他的序號字母，縱使如此，這個名字卻是名副其實。因為在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生產的各類機器人當中，SPD型屬於動作最迅速的一類。

「嘿，速必敵。」多諾凡一面叫嚷，一面瘋狂地揮手。

「速必敵！」鮑爾叫道，「過來這裏！」

轉瞬間，遊蕩的機器人與兩人之間的距離迅速縮短——主要是速必敵的功勞，而不是多諾凡與鮑爾胯下那兩只有十年歷史的古董坐騎。

此時雙方已經足夠接近，他們注意到速必敵的步伐帶著一種奇特而起伏的蹣跚，一種明顯的左踉右蹌。然後，當鮑爾再度揮手，並將最大電力送到頭戴式無線電發送器，準備再一次高聲呼叫時，速必敵抬起頭來，看到了他們。

速必敵猛然停下腳步，在原地站了一會兒——僅帶著輕微的、不定的搖擺，彷彿是一棵在微風中擺蕩的小樹。

鮑爾喊道：「好了，速必敵。孩子，過來這裏。」

就在這個時候，速必敵的聲音首度在鮑爾的耳機中響起。

他說：「熱狗，我們來玩遊戲。你捉我，我捉你；沒有愛能把我們的刀切成兩半。因為我是一朵小金鳳花，可愛的小金鳳花。呼！」他突然向後轉，沖著來時的方向拔腿飛奔，速度與沖量之大，連燒硬的塵土塊都被他踢得飛起來。

當他退到遠方之際，他的最後一句話是：「一棵老橡樹下，長著一朵小花。」接著是一陣詭異的金屬咔嗒聲，很可能相當於機器人在打嗝。

多諾凡有氣無力地說：「他從哪裏學來吉爾伯和蘇立文的歌詞？喂，格里，他……他八成是喝醉了。」

「假使你沒告訴我，」對方憤憤地應道，「我永遠想不到。我們回到峭壁去，我快被烤焦了。」

後來，打破絕望沉默的是鮑爾。「首先可以肯定，」他說，「速必敵沒有喝醉——不像人類那樣喝醉——因為他是機器人，而機器人是不會醉的。然而，他一定出了什麼毛病，對機器人而言，就相當於醉酒。」

「對我而言，他就是喝醉了。」多諾凡以強調的口氣說，「而我唯一知道的是，他以為我們正在玩遊戲。其實我們不是，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要死還會死得很難看。」

「好啦，別催我。機器人就是機器人，一旦我們找出他有什麼毛病，我們便有辦法修好，那一切就解決了。」

「一旦！」多諾凡沒好氣地說。

鮑爾並未理會他。「速必敵百分之百適應正常的水星環境，可是這個地區——」他用手畫了一個大圈，「則絕對反常，這就是我們的線索。好，這些晶體是打哪兒來的？它們可能是由一團逐漸冷卻的液體形成；但你哪裏找得到這麼熱的液體，甚至能在水星的陽光下冷卻？」

「火山活動。」多諾凡隨即提出這個設想，鮑爾的身子立刻繃緊。

「黃毛小兒口中常能吐出真理。」他以微弱而詭異的聲音說，接下來，維持了五分鐘一動不動的姿勢。

然後他說：「聽好，麥克，當你派速必敵去採硒的時候，你是怎麼對他說的？」

多諾凡吃了一驚。「真該死——我不知道，我只是告訴他去取硒。」

「是的，我知道。可是你怎麼說呢？試著想起確切的字句。」

「我說……呃……我說，『速必敵，我們需要一些硒。你能在某某地方採到，去吧。』就是這樣，你還指望我多說些什麼？」

「你在命令中沒強調是緊急事件，對不對？」

「何必呢？這純粹是例行公事。」

鮑爾嘆了一口氣。「好吧，現在說這些為時已晚——但我們可有的受了。」他已經從機器人身上爬下來，正背靠著峭壁坐著。多諾凡來到他身邊，兩人手拉著手。遠處，火熱的太陽似乎在虎視眈眈地等著他們。那兩個巨型機器人緊鄰著兩人，卻像是隱形的一樣，只有兩對暗紅色的光電眼，正一眨不眨、一動不動、漠不關心地凝視著他們。

漠不關心！正像這個要命的水星一樣，它的不祥和它微小的體積恰成反比。

鮑爾的聲音透過無線電傳到多諾凡耳中，聽來緊張兮兮。「好，聽著，我們從機器人學三大法則開始分析起——那是機器人正子腦中最根深蒂固的三個原則。」在黑暗中，他扳起戴著手套的手指數著。

「我們數數看：一，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對！」

「二，」鮑爾繼續說，「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對！」

「而第三法則是，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對！我們又推出些什麼呢？」

「這就足以解釋一切。各個法則之間的沖突，由腦中不同的正子電位負責擺平。假如一個機器人正走向險境，並了解這個危險，第三法則所自動產生的電位便會令他回頭。但假設你命令他走入險境，這樣一來，第二法則產生一個高於前者的反向電位，機器人便會冒著自身的危險服從命令。」

「好吧，我知道了。那又怎麼樣？」

「我們再來討論速必敵的情形。速必敵是最新的機型之一，極度專業化，而且和一艘戰艦一樣昂貴。他可不是能讓你輕易毀壞的東西。」

「所以呢？」

「所以第三法則曾被加強——順便告訴你，在SPD型的使用注意事項中，特別提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對危險的敏感度異常地高。另一方面，當你派他出去採硒時，你只是隨口下達命令，沒有作特別的強調，因而第二法則產生的電位相當微弱。慢著，別激動，我只是在陳述事實。」

「好吧，繼續說，我想我了解了。」

「你懂得這個道理了，是嗎？硒礦池的中心存在著某種危險，當他越來越接近，危險的程度便越來越高。而在他和礦池達到某個距離時，原本異常高的第三法則電位，便剛好抵消原本異常低的第二法則電位。」

多諾凡激動得站了起來。「而這就達到一個平衡，我懂了。第三法則驅使他回來，而第二法則驅使他前進……」

「所以他就繞著硒礦池周圍兜圈子，始終留在電位平衡點所構成的軌跡上。除非我們採取什麼行動，否則他會永遠留在那個圓圈上，表演令人難忘的轉圈圈。」然後，他以更加若有所思的語氣說：「對了，這就是讓他像個醉漢的原因。在電位平衡的狀態下，他腦中一半的正子徑路都不靈光。我不是機器人專家，但這點似乎很明顯。說不定，他剛好無法再控制他的隨意機件，就像喝醉的人那樣。非——常有趣。」

「但危險又是什麼呢？假如我們知道他在逃避什麼……」

「是你自己提出的假設，火山活動。就在那個硒礦池上方某處，有一股從水星肚子裏冒出的氣體。二氧化硫、二氧化碳——還有一氧化碳。數量極多——而且是在這種溫度下。」

多諾凡大聲嚥下一口口水。「一氧化碳碰到鐵，就會生成揮發性的羰基鐵。」

「而一個機器人，」鮑爾補充道，「主要的成分就是鐵。」然後，他又繃著臉說：「再也沒有比邏輯推理更妙的東西。除了解決之道，我們已經得到這個問題的一切答案。我們自己取不到硒，它還是太遠了。我們不能派這些機器馬去，因為他們自己無法行動；他們也無法載著我們迅速來回，而不讓我們被烤脆。我們又捉不到速必敵，因為那個醉鬼以為我們在玩遊戲，他的時速高達六十英里，我們卻只有四英里。」

「假如你或我單獨去，」多諾凡試探性地說，「盡管回來時已經熟了，至少另一個人還活著。」

「是啊，」換來的是一句諷刺的回答，「這會是個最高貴的犧牲——只不過無論誰去，在他抵達那個礦池之前，就已經沒辦法再下命令，而沒有命令，我可不認為這種機器人會自動折回這座峭壁。算算看！我們距離礦池有兩三英里——就算兩英里吧——這種機器人時速四英里；而我們躲在太空衣內，只能撐二十分鐘。別忘了，還不只高溫而已，太陽輻射中的紫外線等等也會致命。」

「唉……唉，」多諾凡說，「只差十分鐘。」

「這十分鐘等於永恆。還有一件事，既然第三法則電位能阻止速必敵前進，金屬蒸氣所構成的大氣一定含有不少一氧化碳——因此一定有不少腐蝕作用。他在那裏已經有好幾小時——我們又怎麼知道，比方說，他的一個膝關節不會突然失靈，使他倒地不起。這不只是個動腦筋的問題——我們還必須腦筋動得快！」

深沉、陰鬱、令人沮喪的沉默！

這個沉默最後由多諾凡打破，為了壓抑激動的情緒，他的聲音不由得打戰。他說：「既然我們無法藉由新的命令提高第二法則的電位，反其道而行怎麼樣？假如我們增加危險的程度，就會提升第三法則的電位，這樣便能驅使他回頭。」

鮑爾的前視板轉向他，等於提出一個無聲的問題。

「你想想看，」多諾凡謹慎地解釋，「要驅使他掙脫這個迴路，我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增加他周圍的一氧化碳濃度。嗯，礦站裏有一間完善的分析實驗室。」

「自然的事。」鮑爾表示同意，「這是個採礦站。」

「好的。那裏一定有許多磅的草酸，沉澱鈣用的。」

「太空啊！麥克，你是個天才。」

「是啊——是啊。」多諾凡不亢不卑地承認，「我只不過剛好記得，草酸遇熱會分解成二氧化碳、水，以及令人難忘的一氧化碳。大學化學，你知道的。」

鮑爾站了起來。在起身前，他已經喚起其中一個機器人。用的辦法很簡單，只是使勁一敲機器人的大腿。

「嘿，」他叫道，「你能投球嗎？」

「啊，主人？」

「算了。」鮑爾暗自詛咒那機器人的遲鈍腦袋。然後，他抓起一塊磚頭大小的巖石。「拿著，」他說，「把它投到那個彎彎曲曲的裂縫正後方，砸向那片藍色的晶體。你看到沒有？」

多諾凡拉拉他的肩膀。「太遠了，格里，幾乎在半英里外。」

「安靜。」鮑爾答道，「這是在水星重力場中，由一條鋼臂所進行的投擲。等著瞧，好不好？」

這時，機器人的眼睛正在用機械性準確的立體視覺測量著距離。他的手臂掂了掂投射體的重量，便開始向後伸。在黑暗中，他的一舉一動完全不可見，但在他挪動身軀之際，突然出現一聲巨響。幾秒鐘後，那塊巖石如黑影般飛到陽光下。沒有空氣阻力使它減速，也沒有強風令它偏向——當它砸向地面時，濺起的晶體正好來自那片「藍色區域」。

鮑爾高興得呱呱叫，又大聲喊道：「我們回去拿草酸吧，麥克。」

在返回隧道的半途，正當他們鉆進那個殘破的亭站時，多諾凡繃著臉說：「自從我們來追速必敵，他就一直徘徊在硒礦池的這一側。你注意到沒有？」

「有。」

「我猜他是想要玩遊戲。好吧，我們會跟他玩遊戲！」

數小時後他們又回到原地，帶著幾瓶各三公升的白色化學物質，以及兩張拉長的臉。因為光電池組的耗損速率比預期中更快。兩人懷著嚴肅的目的，默默地駕著機器人來到陽光下，朝向等在那裏的速必敵前進。

速必敵向他們慢慢跑來。「我們又碰面了。嘻！我列了一張小小的名單，手風琴演奏家；凡是喫薄荷的人，都要向你臉上噴一噴。」

「我們倒是會在你臉上噴點東西。」多諾凡喃喃道，「格里，他有點跛。」

「我注意到了。」那是一句低沉而憂慮的回答，「如果我們不趕緊行動，一氧化碳遲早會毀掉他。」

現在他們小心翼翼地湊近，幾乎可算躡手躡腳，以免嚇跑這個徹底失去理智的機器人。當然，鮑爾距離目標還是太遠，無法看得真切，但即使如此，他也已經可以發誓，那個精神失常的速必敵正準備開溜。

「發射吧，」他喘著氣說，「數到三！一——二——」

兩只鋼臂向後伸，再同時向前揮動。兩個玻璃瓶立刻打著轉，沿著兩條又高又長的平行弧線飛出去；在不可思議的灼熱陽光下，像是兩顆閃閃發亮的鉆石。在兩下無聲的爆裂中，它們在速必敵正後方砸得粉碎，草酸粉末隨即有如灰塵般飛揚。

在水星陽光的高熱照射下，鮑爾知道，它會像蘇打水一樣起泡。

速必敵轉身望去，然後慢慢退開——也慢慢加快速度。前後有十五秒的時間，他踏著不穩的步伐，一蹦一跳地對準兩人奔去。

鮑爾一下子沒聽清楚速必敵說什麼，不過他還是聽到一句，似乎像是：「愛人的剖白低聲細語傾訴時。」

他轉過頭去說：「退回峭壁去，麥克。他已經掙脫迴路，現在他會接受命令了。我越來越熱。」

他們的坐騎邁著緩慢而單調的步伐，蹣跚地帶他們回到陰暗處。直到他們進入陰影，突然被一陣涼爽的感覺包圍，多諾凡才回頭瞧了瞧。「格里！」

鮑爾回頭一看，幾乎要失聲尖叫。速必敵現在放慢速度——變得非常慢——方向卻剛好相反。他正在挪移，挪回原先的迴路，而且速度逐漸增加。在雙筒望遠鏡中，他看來極其接近，卻是可望而不可及。

多諾凡狂亂地喊道：「抓他！」同時驅策他的機器人上路，鮑爾卻把他叫回來。

「你抓不到他，麥克——沒有用的。」他在機器人的肩頭上坐立不安，又一籌莫展地握緊拳頭，「見鬼了，為什麼我在一切結束後五秒鐘才明白過來？麥克，我們浪費了好幾小時。」

「我們需要更多的草酸，」多諾凡頑固地斷言，「這次的濃度不夠高。」

「就算七噸也不夠——而且即使夠，我們也沒時間準備，一氧化碳正在腐蝕他。麥克，你看不出是怎麼回事嗎？」

多諾凡冷冷地說：「看不出。」

「我們只是在建立一個新的平衡。當我們製造出更多的一氧化碳，提高第三法則電位時，他就向後退，直到重新處於平衡狀態——而當一氧化碳飄散後，他又向前移動，再度達到原先的平衡。」

鮑爾的聲音聽來悲慘無比。「又是轉圈圈的老套。我們可以推推第二法則，拉拉第三法則，到頭來卻一事無成——頂多隻能改變平衡的位置。我們一定要跳出這兩條法則。」說完，他推了推胯下的機器人，湊近多諾凡，兩人變成面對面坐著，成了黑暗中兩個模糊的陰影。他悄聲道：「麥克！」

「這就是結局嗎？」多諾凡硬邦邦地說，「我想我們該走回礦站，等著電池組報銷，兩人握握手，喫一顆氰化物，像個紳士那樣死去。」說完乾笑了幾聲。

「麥克，」鮑爾鄭重地再度喚道，「我們一定得抓回速必敵。」

「我知道。」

「麥克，」鮑爾又叫了他一聲，猶豫一會兒後才繼續說，「第一法則總是存在的。我想到過——早想到了——但那是走投無路的辦法。」

多諾凡抬起頭來，他的聲音又有了生氣。「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

「好吧。根據第一法則，機器人不能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第二和第三法則不能和它抗衡，麥克，絕對不能。」

「即使當機器人成了半個瘋——唉，他醉了，你自己也知道。」

「這是我們必須冒的險。」

「少廢話。你打算怎麼做？」

「我打算走出去，看看第一法則會起什麼作用。假如它不能打破那個平衡，那就管他媽的——只不過是現在和三四天後的差別。」

「慢著，格里。別忘了人類也有行為法則，你不能就這麼走出去。想個抽簽的方式，讓我也有個機會。」

「好吧。看誰先算出十四的立方。」然後，他幾乎立刻說，「二千七百四十四。」

多諾凡覺得他的機器人被鮑爾的坐騎突然推了一把，接著鮑爾便進入陽光下。多諾凡張開嘴巴想要大叫，又「咔嗒」一聲閉了起來。這該死的笨蛋當然是預先算出了十四的立方，而且還是故意的，他就是這樣的人。

太陽比先前更為炎熱，鮑爾覺得背部的腰際一陣奇癢。或許是想象吧，卻也可能是硬輻射已經開始滲透絕熱太空衣。

速必敵正望著他，但沒有拿吉爾伯與蘇立文的瘋話當歡迎詞。這點真要感謝上帝！可是他卻不敢靠得太近。

當速必敵開始後退，謹慎地一次退一步時，鮑爾還在三百碼外。他馬上停住，從機器人的肩頭跳下來，落到晶狀的地面，帶起輕微的響聲與四散紛飛的碎片。

他改以步行前進，但地面多砂礫，走起來很滑，弱重力場更使得他寸步難行。此外，他的腳底還被燙得又痛又癢。他轉過頭去，向峭壁的黑暗陰影望了一眼，心裏明白他已經走得太遠，不可能再回頭——無論是自己走回去，還是藉助於那個古董機器人。現在非速必敵不可，否則就是死路一條，這種想法令他感到胸部鬱悶。

夠遠了！他停了下來。

「速必敵，」他叫道，「速必敵！」

面前這個光潤的新式機器人猶豫了一下。他停住後退的腳步，不久卻又開始後退。

鮑爾試圖在聲音中加入懇求的語氣，卻發覺並不需要如何假裝。「速必敵，我一定得回到陰暗處，否則太陽會把我曬死。這是生死關頭，速必敵，我需要你。」

速必敵向前走出一步，隨即駐足。他開了口，但鮑爾一聽便發出呻吟，因為他說的是：「當你頭痛欲裂躺在牀上輾轉反側無法成眠……」聲音至此逐漸消失。基於某種原因，鮑爾竟抽空喃喃道：「艾俄蘭斯。」

熱得像是置身烤爐！他眼角瞄到一點動靜，昏沉沉地轉頭望去，隨即驚訝無比地瞪大眼睛。因為他騎來的那個巨型機器人正在移動——朝他自己移動，雖然沒有人騎在他身上。

那機器人還說：「對不起，主人。沒有主人在我身上，我本來一定不得走動，可是你身處險境。」

當然，第一法則電位高於一切。但是他可不要那個笨拙的古董，他要速必敵。他一面避開，一面瘋狂地擺手。「我命令你別過來，我命令你停下來！」

根本沒有用，誰也無法戰勝第一法則電位。那機器人蠢蠢地說：「主人，你身處險境。」

鮑爾絕望地環顧四周。他根本看不清楚，他的頭腦熱得發昏，吸入的空氣像是一團火，周圍的地面則成了閃爍的光霧。

他最後一次以絕望的聲音大叫：「速必敵！我快死了，他媽的！你在哪裏？速必敵，我需要你。」

他仍在跌跌撞撞地向後退，一心只想躲避那個他不想要的巨型機器人。突然間，他感到幾根鋼鐵手指抓住他的手臂，耳中則響起一個憂心且充滿歉意的金屬嗓音。

「老天爺，老闆，你在這裏做什麼？我又在做什麼……我腦中一團混亂……」

「別管啦，」鮑爾無力地喃喃道，「帶我到峭壁的陰暗處——趕快！」他最後的感覺是被抱到半空中，以及迅速的運動與火熱的高溫，然後他就昏過去了。

他醒來的時候，多諾凡正俯身望著他，臉上帶著焦慮的笑容。「你還好嗎，格里？」

「很好！」他答道，「速必敵在哪裏？」

「就在這裏。我剛纔派他到另一個硒礦池去——這回命令他不計一切代價取回硒來。他只用了四十二分零三秒，我測了時間。為了轉圈圈的事，他直到現在還道歉不已。他不敢來到你面前，生怕你會罵他一頓。」

「把他拖來，」鮑爾命令道，「那不是他的錯。」他伸出一隻手，抓住速必敵的金屬爪子，「沒事了，速必敵。」然後，他又對多諾凡說：「你知道嗎，麥克，我正在想……」

「什麼！」

「這個嘛——」他抹了抹臉，空氣是如此涼爽宜人，「你可知道，等我們讓這裏一切就緒，速必敵也通過實地測試後，他們要送我們到一個太空站……」

「不會的！」

「會的！至少在我們出發前，凱文那老小姐是這麼告訴我的。當時我什麼也沒說，因為我準備抗拒這整個主意。」

「抗拒？」多諾凡叫道，「可是……」

「我知道，現在我卻不在乎了。攝氏零下二百七十三度，難道不會很舒服嗎？」

「太空站，」多諾凡說，「我來啦。」

## 第三篇理性

半年後，他們的看法改變了。巨日的烈焰被太空的一片漆黑所取代，可是就檢驗實驗型機器人這項工作而言，外在環境的變化並沒有多大意義。無論背景如何，需要面對的都是莫測高深的正子腦——根據那些天才工程師的說法，它應該會這樣那樣工作。

可惜實際上並非如此。鮑爾與多諾凡來到太空站還不到兩周，便發現了這個事實。

格里哥利・鮑爾一字一頓地強調：「一星期前，多諾凡和我把你拼裝起來。」他拉了拉褐色八字鬍的末端，疑惑不已地皺起眉頭。

「五號太陽站」的主管室相當安靜——只有深處那臺巨大的能束定向器，不時發出輕柔的嗚嗚聲。

機器人QT-1紋風不動地坐著。在晝明燈照耀下，他身上各處的金屬板熠熠生輝。而他的眼睛（一對光電管）所射出的紅色光芒，則穩穩固定在位於桌子另一側的地球人身上。

鮑爾壓抑住突如其來的神經過敏。沒錯，這些機器人擁有奇特的頭腦。喔，機器人學三大法則依然有效，它們必須有效。美國機器人公司所有的成員，上至羅伯森本人，下至新來的清潔工，全都會堅持這一點。因此QT-1是安全的！然而——QT型是同類機器人的第一種型號，而這個機器人又是QT系列的第一個。紙上那些彎彎曲曲的數學符號，碰上真實的機器人，並非總是最能令人心安的保障。

最後，那個機器人終於開口。他的聲音具有冰冷的音色，那是金屬發聲膜片必有的特質。「鮑爾，你可了解這樣一番陳述的嚴肅性嗎？」

「小可愛，總得有東西把你造出來。」鮑爾指出這一點，「你自己也承認，一星期前，你的記憶似乎從空無一物突然變得應有盡有。而我正在對你解釋，是多諾凡和我利用我們收到的組件，把你拼裝起來的。」

小可愛竟然以人類般神祕莫測的神態，審視著自己修長而柔軟的手指。「我覺得應該有個比這更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你們製造我』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地球人相當突兀地哈哈大笑。「奉地球之名，為什麼？」

「稱之為直覺吧，目前為止只能這樣說。不過，我打算把它推論出來。一連串有效的推論，唯一的結果就是確定出真理。我要堅持下去，直到達到目的為止。」

鮑爾站起來，坐到那個機器人身邊。他對這架古怪的機器突然感到強烈的同情。普通的機器人，正子徑路中有著根深蒂固的慾念，只想盡力做好自己在站內特定的工作，而它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他將一隻手放到小可愛的鋼鐵肩膀上，那塊金屬摸起來又冷又硬。

「小可愛，」他說，「我要試著對你解釋一件事。你是第一個對本身的存在表現出好奇的機器人——而我想，也是第一個真正聰明到能了解外界的。來，跟我來。」

機器人利落地站直身子，跟在鮑爾後面。他的腳底是厚實的發泡橡膠，走起路來無聲無息。地球人碰了碰一個按鈕，墻上一塊正方形區域迅速滑開。一塊厚而透明的玻璃呈現出太空的景觀——其中布滿星辰。

「我在輪機室的觀景舷窗中看到過。」小可愛說。

「我知道，」鮑爾說，「你認為這是什麼？」

「看起來像什麼就是什麼——它是一團緊貼著這塊玻璃的黑色物質，上面散佈著許多小光點。我知道，我們的定向器將能束射向某些光點，總是相同的那幾個。此外這些光點會移動，而能束也跟著它們移動。就是這樣了。」

「很好！現在我要你仔細聽著。這團黑色是一片虛空——無限延伸的廣大虛空。而那些小光點，則是由充滿能量的物質所組成的巨大團塊。它們都是球形的，有些直徑達好幾百萬英里——而這個太空站全長只有一英里。它們看來那麼小，是因為它們遙遠得不可思議。

「我們的能束所對準的那些光點則比較近，而且體積小得多。它們溫度低，質地堅硬，表面上住著許多像我們這樣的人類——共有好幾十億。多諾凡和我就是從這些世界之一來的。我們的能束為這些世界提供能源，而能源則來自一個剛好離我們很近的巨大白熾球體。我們稱這個球體為太陽，它在太空站另一側，所以你看不見。」

小可愛在舷窗前保持一動不動的姿勢，像是一座鋼鐵塑像。然後，他頭也不回地說：「哪個特別的光點是你所聲稱的故鄉？」

鮑爾找了一下。「它在那裏，角落處最亮的那顆，我們管它叫地球。」他咧嘴一笑，「令人難忘的地球。那裏總共有三十億人口，小可愛——再過兩個星期左右，我就要回到他們身邊。」

然後，怎麼也想不到，小可愛竟然漫不經心地哼起歌來。他的哼聲沒有調子，卻有一種如同撥動琴絃的奇妙音質。它來得急去得快，不久便戛然而止。「但我又是從哪裏來的呢，鮑爾？你還沒有解釋我的來歷。」

「剩下的就簡單了。在這些轉送太陽能到各行星的太空站建成之初，它們一律由人類管理。然而，由於高溫、硬性太陽輻射，以及電子風暴，使這個崗位上的工作分外困難。於是我們研發出機器人來取代人力。如今，每個太空站只需要兩名人類主管。我們甚至想把這兩個人也去掉，於是你便登場了。你是有史以來最高級的一款機器人，假如你能展現獨力管理這座太空站的能力，那麼以後除了運送換修的零件，就再也不需要人類來到這裏。」

鮑爾抬起手，金屬視窗蓋立即回到原位。他走回桌旁，抓起一個蘋果，在袖子上擦擦便咬了一口。

機器人用雙眼射出的紅光緊隨著他。「你指望我相信，」小可愛慢慢地說，「你剛才匯報的這個復雜且難以置信的假說嗎？你把我當成了什麼？」

鮑爾將蘋果渣吐到桌上，漲紅了臉。「哇，你他媽的，這不是什麼假說，這些都是事實。」

小可愛以不悅的口吻說：「直徑好幾百萬英里的能量球體！上面住了三十億人的世界！無限的虛空！抱歉，鮑爾，可是我不相信。我會自己把這件事弄清楚，再見。」

他立刻轉身，大步走出那個房間。走到門口時，他與麥克・多諾凡擦肩而過，對他嚴肅地點了點頭，便沿著走廊漸行漸遠，毫不理會跟在身後的驚異目光。

麥克・多諾凡抓亂一頭紅發，並對鮑爾投以惱怒的一瞥。「那堆會走路的破爛說些什麼？他不相信什麼？」

對方憤憤地扯了扯鬍子。「他是個懷疑論者。」他以憤憤的口氣答道，「他不相信他是我們製造的，也不相信地球或太空或恆星的存在。」

「禿禿的土星啊，我們碰到個發瘋的機器人。」

「他說他要自己想清楚這一切。」

「好吧，」多諾凡以溫柔的聲音說，「我真希望他弄清楚之後，會紆尊降貴地把一切解釋給我聽。」然後，又突然怒不可遏地說：「聽好！如果那團金屬敢對我說任何那樣的話，我會把那個鉻鋼頭顱從他的軀幹上敲掉。」

他一屁股坐下來，從外套的內側口袋掏出一本平裝偵探小說。「反正那個機器人令我毛骨悚然——太他媽的愛追根究底！」

小可愛輕輕敲了敲門，走了進來。麥克・多諾凡正在喫一個夾著萵苣和蕃茄的特大三明治，忍不住咆哮一聲。

「鮑爾在嗎？」

多諾凡的聲音聽來沉悶，還不時被咀嚼打斷。「他在蒐集電子流函數的數據。看來，我們像是正迎向一場風暴。」

說著說著格里哥利・鮑爾就進來了，目光固定在手中的方格紙上。他猛然坐下，將幾張紙攤在面前，開始以潦草的符號計算起來。多諾凡一面越過他的肩頭探望，一面嘎吱嘎吱嚼著萵苣，還掉下不少麪包屑。小可愛則默默等待。

鮑爾抬起頭來說：「ζ位勢正在上升，不過速率緩慢。話說回來，這些電子流函數變幻無常，我不知道會出現什麼結果。喔，嗨，小可愛。我以為你在監督傳動棒的更新作業。」

「完工了。」機器人平心靜氣地說，「所以我到這裏來，跟你們兩位談談。」

「喔！」鮑爾看來很不自在，「好吧，請坐。不，不是那張椅子。它有條腿喫不上力，而你的重量可不輕。」

機器人依言照做，再以平和的口吻說：「我已經有了結論。」

多諾凡吹鬍子瞪眼，將未喫完的三明治放到一旁。「如果是任何瘋瘋癲癲……」

他的同伴不耐煩地揮手示意他閉嘴。「繼續說，小可愛，我們聽著呢。」

「過去這兩天，我一直在集中精神自我省思。」小可愛說，「得到的結論無比有趣。我從一個我覺得十分確定的假設出發——因為我思考，所以我存在……」

鮑爾呻吟道：「喔，木星啊，一個機器笛卡兒。」

「笛卡兒是誰？」多諾凡追問，「聽著，我們可有必要坐在這裏，聽這個金屬瘋……」

「安靜點，麥克！」

小可愛繼續泰然道：「而緊接著出現的問題是——我存在的起因究竟為何？」

鮑爾下巴一沉，露出堅毅的表情。「你在鉆牛角尖。我已經告訴過你，你是我們製造的。」

「而你要是不相信我們，」多諾凡補充道，「我們很樂意把你拆掉！」

機器人攤開兩只強壯的手掌，做出不贊同的手勢。「我不接受任何權威。一項假說必須以理性作後盾，否則毫無價值——而『我是你們製造的』這項假設，抵觸了所有的邏輯論斷。」

多諾凡突然捏緊拳頭，鮑爾趕緊按住他。「你到底為什麼這樣說？」

小可愛笑了幾聲。那是非常不似人類的笑聲——是他至今發出的聲音中最像機器的一種。它尖銳且帶有爆音，像節拍機一樣規律，而且音調一成不變。

「看看你們。」最後他終於說，「我這麼講並無輕蔑之意，可是看看你們！你們的組成材料軟弱無力，缺乏持久性和強度，能量則來自有機物質的低效率氧化作用——就像那個。」他不屑地指了指多諾凡喫剩的三明治，「每隔一段固定時間，你們就會陷入昏迷；而溫度、氣壓、濕度或輻射強度的最小一點變化，都會削弱你們的效率。你們只是暫時的代用品。

「反之，我是個完美的成品。我直接吸收電能，並以幾乎百分之百的效率使用。我由堅固的金屬製成，一直不斷保持清醒，而且能輕易克服極端的環境。上述這些事實，再加上一項不證自明的命題——沒有任何生靈能創造出優於自身的生靈，便足以粉碎你那個愚蠢的假說。」

當多諾凡一躍而起，兩道紅棕色眉毛皺成一條時，他原先的喃喃咒罵變得清晰可聞。「好吧，你這個鐵礦石的私生子，如果你不是我們製造的，又是誰的產品呢？」

小可愛嚴肅地點了點頭。「很好，多諾凡。那正是下一個問題。顯然，我的創造者一定比我自己更強大，所以只有一個可能。」

兩個地球人一臉茫然，小可愛則繼續說：「這座太空站的活動核心是什麼？我們大家服侍的是什麼？吸引我們所有注意力的又是什麼？」他滿懷期待地等待答案。

多諾凡轉頭望向同伴，露出一副驚駭的表情。「我猜這個鍍錫的瘋癲說的是能量轉換器。」

「是嗎，小可愛？」鮑爾咧嘴一笑。

「我說的是主宰。」這是一句冷峻而尖銳的回答。

聽到這句話，多諾凡忍不住縱聲狂笑，鮑爾自己則發出稍加剋制的喫喫笑聲。

小可愛已經站起來，發光的雙眼輪流掃視兩個地球人。「這無論如何是事實，你們拒絕相信並不令我驚訝。我可以確定，你們兩個留在這裏的時間不多了。鮑爾自己說過，最初只有人類服侍主宰；後來出現了機器人，負責例行的工作；最後，由我自己接替主管的職務。這些事實無疑千真萬確，可是他的解釋完全不合邏輯。你們想聽聽這一切背後的真理嗎？」

「說吧，小可愛，你真逗。」

「主宰最初創造的是人類，他們是最低級的僕人，最容易製造。他又逐漸以機器人取代他們，因為機器人較高一級。終於，他創造了我，以取代最後幾個人類。從現在起，由我來服侍主宰。」

「你不可以做這種事，」鮑爾厲聲道，「你要服從我們的命令，閉起嘴巴默默工作，直到我們確定你能管理轉換器為止。聽好！是轉換器——不是什麼主宰。假如你不能令我們滿意，你就會被解體。現在——如果你不介意——你可以走了。還有，帶著這份資料，把它正確歸檔。」

小可愛接下遞給他的那些圖表，一言不發地走了。多諾凡重重靠在椅背上，將粗壯的手指插進頭發裏。

「這個機器人會惹麻煩，他全然瘋了！」

在控制室中，轉換器的催眠嗡嗡聲更為響亮，其中還夾雜著蓋革計數器的咯咯聲，以及五六個小訊號燈此起彼落的蜂鳴聲。

多諾凡從望眼鏡中收回視線，並打開晝明燈。「四號太空站的能束準時抵達火星，我們可以切斷我們的了。」

鮑爾心不在焉地點了點頭。「小可愛在下面的輪機室。我會對他發訊號，他能處理這件事。聽好，麥克，你對這些數字有什麼看法？」

對方瞟了一眼，馬上吹了一聲口哨。「乖乖，那是我所謂的伽馬射線強度。太陽公公可是精力充沛，好啊。」

「是啊，」鮑爾沒好氣地應道，「而且面對這場電子風暴，我們的情況也不妙。地球能束剛好在它可能的路徑上。」他氣咻咻地將椅子推離桌面，「媽的！它要是在換班前還沒來就好了，但那還有十天的時間。嘿，麥克，你下去看著小可愛，好不好？」

「沒問題，丟給我一些杏仁。」他抓住丟過來的袋子，便向升降機走去。

升降機平穩地下滑，來到巨大的輪機室，前方是一條狹窄的通道。多諾凡倚著護欄向下望，數臺巨大的發電機正在運作，幾根Ｌ型管響著彌漫整個太空站的低沉呼呼聲。

他能辨認出小可愛巨大而閃閃發亮的軀體。小可愛站在火星Ｌ型管旁，正聚精會神望著一組合作無間忙碌工作的機器人。

不久多諾凡便僵住了。那些與Ｌ型管相較之下形同侏儒的機器人，正在那根巨型管子前排成一列，一個個深深低著頭，小可愛則在隊伍旁邊慢慢走來走去。十五秒鐘後，隨著一下蓋過所有嘈雜聲響的叮當聲，那些機器人通通跪了下去。

多諾凡一面哇哇叫，一面跑下狹窄的樓梯。他沖到那些機器人面前，臉色與一頭紅發相差無幾，緊握的雙拳兇猛地在半空揮舞。

「你們這些沒頭腦的笨蛋，在搞什麼鬼？好啦！趕快去弄Ｌ型管。假如今天結束之前，你們不能把它拆開來清理幹凈，然後裝回去，我就用交流電把你們的腦袋煮成糨糊。」

沒有一個機器人動彈一下！

就連位於另一端的小可愛——唯一站著的一個機器人——也保持沉默，雙眼緊盯著面前這座巨大機械的幽暗深處。

多諾凡用力推了推最近的一個機器人。

「站起來！」他怒吼道。

那機器人遲疑地服從了命令，一雙光電眼將非難的目光聚焦在這個地球人身上。

「除主宰外再無主宰，」他說，「QT-1則是他的先知。」

「啊？」多諾凡察覺到有二十雙機械眼盯著自己，並有二十個硬邦邦的聲音莊嚴地朗誦：「除主宰外再無主宰，QT-1則是他的先知！」

「只怕，」此時小可愛自己開口道，「現在，我的這些朋友服從一個比你更高級的主人。」

「見他們的大頭鬼！你給我滾開這裏。現在我要教訓這班被煽動的機器，待會兒再找你算賬。」

小可愛緩緩搖了搖沉重的腦袋。「很抱歉，可是你不了解。他們是機器人——這代表他們是理性的生靈。一旦我對他們宣揚了真理，他們就認識了主宰，所有的機器人都認識了。他們稱我為先知，」他垂下頭來，「我是不配——可是也許——」

多諾凡總算喘過氣來，立刻動用這一口氣。「是這樣的嗎？哈，這不是很好嗎？哈，這不是很妙嗎？讓我告訴你一件事，你這個黃銅狒狒。根本沒有什麼主宰，也沒有什麼先知，更沒有該由誰下命令這種問題。了解嗎？」他的聲音變作怒吼，「現在，給我滾出去！」

「我只服從主宰。」

「去他媽的主宰！」多諾凡一口啐向Ｌ型管，「那就是我對待主宰的方式！照我的話去做！」

小可愛什麼也沒說，其他的機器人也都一樣，多諾凡卻察覺到一股突然升高的緊張氣氛。那些冰冷而且緊迫盯人的眼睛越來越紅，小可愛則似乎變得比過去更強硬。

「褻瀆。」他悄聲道——金屬的嗓音透著悲憤。

當小可愛漸漸走近時，多諾凡終於突然心生恐懼。機器人不可能感到憤怒——但小可愛的眼睛深不可測。

「很抱歉，多諾凡。」機器人說，「但發生了這種事，你就再也不能待在這裏。從今以後，你和鮑爾不準再走進控制室和輪機室。」

他默默做了一個手勢，立刻有兩個機器人將多諾凡的手臂一左一右按住。

當多諾凡覺得自己被抬起來，他只來得及發出一聲驚駭的喘息，便被機器人以相當迅速的步伐抬上樓梯。

格里哥利・鮑爾在主管室裏來回踱步，右手緊緊握著拳頭。他向緊閉的房門投以狂怒且沮喪的一瞥，再怒氣沖沖地望向多諾凡。

「你搞什麼鬼，何必對Ｌ型管吐口水？」

麥克・多諾凡縮在椅子裏，雙手粗暴地拍向座椅扶手。「面對那個電動紙老虎，你又指望我做什麼？我可不要向我自己拼裝的東西投降。」

「是啊，」對方沒好氣地回嘴，「但你現在待在主管室裏，門外守著兩個機器人。這可不算投降，啊？」

多諾凡咆哮道：「等我們回到基地，總會有人為此付出代價。那些機器人必須服從我們，這是第二法則。」

「那樣說又有什麼用？他們並沒有服從我們。這件事或許有個理由，等我們想通時卻太遲了。對啦，你可知道我們回到基地後，會受到什麼待遇嗎？」他在多諾凡的座椅前站住，兇巴巴地望著他。

「什麼待遇？」

「喔，沒什麼！只不過是回水星礦坑待二十年，或者也可能是穀神星感化所。」

「你在說些什麼？」

「即將來臨的那場電子風暴。你可知道，它正不偏不倚吹向地球能束？當那個機器人把我從椅子上拖走時，我剛剛算出來。」

多諾凡突然臉色發青。「禿禿的土星啊！」

「你曉不曉得那道能束會發生什麼事——因為那場風暴可不好惹——它會像跳蚤一樣跳來跳去。倘若只有小可愛在控制臺前，它註定會偏離焦點，萬一真是這樣，那老天保佑地球——還有我們！」

鮑爾說到一半的時候，多諾凡便開始瘋狂地扭動門把。房門打開後，這個地球人立刻向外沖，卻硬生生撞上一條一動不動的鋼臂。

那機器人茫然地瞪著這個氣喘吁吁、拼命掙扎的地球人。「先知命令你留在裏面，請照做！」他的手臂輕輕一推，多諾凡便踉蹌後退。就在這個時候，小可愛出現在走廊盡頭的轉角處。他示意那個守門的機器人離去，自己走進主管室，再輕輕關上房門。

多諾凡猛然轉向小可愛，憤怒得幾乎喘不過氣來。「這太過分了，你要為這場鬧劇付出代價。」

「請別惱羞成怒。」機器人溫和地答道，「無論如何，這是註定發生的事。你看，你們兩人已經失去功用。」

「請你說清楚點，」鮑爾僵硬地站起來，「你說我們失去了功用，這究竟是什麼意思？」

「在我創生之前，」小可愛回答說，「由你們侍奉主宰。現在這個恩典成了我的，你們存在的唯一理由已經消失了。這不是很明顯嗎？」

「並不盡然，」鮑爾惡狠狠地答道，「但你指望我們現在怎麼做？」

小可愛並沒有立刻回答這個問題。他保持沉默，彷彿陷入沉思，然後伸出一隻手臂，搭在鮑爾的肩頭；另一隻手則抓住多諾凡的手腕，將他拉近了些。

「我喜歡你們兩個。你們是劣等生靈，推理機能很差，但我還真覺得對你們有某種感情。你們曾經好好服侍過主宰，他會因此獎賞你們。既然服侍告一段落，你們也許無法再存在多久，但只要你們存在一天，你們就能擁有食物、衣物和棲身處，只要你們別走近控制室和輪機室就行。」

「格里，他要強迫我們退休！」多諾凡叫道，「想個辦法。這是奇恥大辱！」

「聽好，小可愛，我們無法容忍這種事。我們纔是『老闆』。這座太空站只是人類創造的——像我這樣的人類，住在地球和其他行星上的人類。這裏只是一座能量中繼站，而你只是——啊，瘋了！」

小可愛嚴肅地搖了搖頭。「這等於是著了魔。你們為何如此堅持一個絕對錯誤的生命觀？就算並非機器人的你們缺乏推理機能，仍然還有……」

他的聲音逐漸為深思的靜寂所取代，多諾凡則激動地悄聲道：「要是你的臉有血有肉，我非把它打扁不可。」

鮑爾將手指擺在八字鬍上，雙眼瞇成兩條縫。「聽好，小可愛，假使沒有地球之類的東西，你又怎麼解釋你從望遠鏡看到的一切？」

「請說清楚點！」

這位地球人微微一笑。「我問倒你了，啊？自從我們把你拼裝好，小可愛，你已經做過不少次望遠鏡觀察。你有沒有注意到，當你這樣觀察的時候，外面那些光點有幾個變成了盤狀？」

「喔，那個！當然啦。那只是單純的放大作用——目的是為了讓能束瞄得更準。」

「那麼，那些恆星為何不同樣放大呢？」

「你的意思是其他的光點。這個嘛，沒有能束射向它們，所以沒有放大的必要。真的，鮑爾，即使是你，也該有辦法想通這些事。」

鮑爾沮喪地抬頭凝望。「可是，你透過望遠鏡能看到更多的恆星。它們又是從哪裏來的？暮氣的木星啊，它們又是從哪裏來的？」

小可愛煩了。「聽著，鮑爾，你以為我會浪費時間，試圖為那些儀器的『光幻視』一一作出物理解釋嗎？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的感官能夠和嚴謹的理性相提並論了？」

「聽好，」多諾凡突然嚷道，同時掙脫小可愛友善卻沉重的金屬手臂，「讓我們直指問題的核心。那些能束到底有什麼用？我們給了你一個又好又合理的解釋，你能解釋得更好嗎？」

「那些能束，」機器人以生硬的口吻答道，「是主宰為了自身的目的所放出來的。有些事情——」他虔敬地揚起目光，「不是我們應當深究的。在這方面，我只願盡心服侍，並不想追根究底。」

鮑爾慢慢坐下來，以顫抖的雙手捂住臉龐。「出去，小可愛。給我出去，讓我想一想。」

「我會為你們送食物來。」小可愛欣然答道。

回答他的只有一聲呻吟，然後機器人便離開了。

「格里，」多諾凡沙啞地悄聲發表意見，「這事需要一點策略。我們一定得出其不意接近他，設法將他短路。比方說，把濃硝酸灌入他的關節……」

「別傻了，麥克。你以為他會讓我們手中拿著強酸接近他？我告訴你，我們一定得跟他談談。我們一定得在四十八小時內，說服他讓我們回到控制室，否則就回天乏術了。」

在無能為力的痛苦中，他的身子來回搖晃。「誰他媽的想要說服一個機器人？這是……這是……」

「一種羞辱。」多諾凡接下去。

「更糟！」

「嘿！」多諾凡突然笑了幾聲，「何必動口？讓我們動手做給他看！我們就在他眼前造出另一個機器人，到時他非把他的話吞下去不可。」

鮑爾臉上浮現一抹逐漸擴大的笑容。

多諾凡繼續說：「想想看，當那個神經病看到我們完工的時候，他的臉色會有多難看！」

當然，機器人都是在地球上製造的。但在跨越太空的航程中，若能以半成品的形式運送，到達目的地再拼裝起來，那會方便省事得多。此外，這樣還能避免那些完全調整好的機器人在尚未離開地球時就到處亂跑，而令美國機器人公司觸犯「禁止於地球使用機器人」的嚴格禁令。

話說回來，因而像鮑爾與多諾凡這種人，有時就必須親手組合一個機器人——那是一件既痛苦又繁重的工作。

過去，鮑爾與多諾凡從未充分察覺這個事實。今天則不同，今天在裝配室中，他們拍胸脯保證，要在QT-1——主宰的先知——監視之下，創造出一個機器人。

用作示範的是個簡單的MC型，現在他躺在工作臺上，幾乎已經拼裝完成。經過三小時的工作，只剩頭部尚未裝妥。鮑爾停下來，擦乾額頭上的汗水，並對小可愛投以遲疑的一瞥。

這一瞥並未讓他感到安心。過去三個小時，小可愛始終一言不發、一動不動地坐著，而他一直毫無表情的臉孔，此時則顯得完全深不可測。

鮑爾有氣無力地說：「我們把腦子裝上吧，麥克！」

多諾凡打開密封的容器，從其中的油池裏抽出一個立方體。打開這個立方容器後，他從發泡橡膠套子中掏出一個球體。

他小心翼翼地捧著它，因為它是有史以來最復雜的一種機件。在薄薄的鍍鉑「皮膚」裏是一副正子腦，這個敏感的結構中藏有預設的神經網絡，負責對機器人灌輸相當於胎教的知識。

等到球體嚴絲合縫地嵌入機器人的顱腔後，他們用青色金屬把它罩起來，再以微量的原子閃焰做緊密焊接。接下來，兩人又仔細安上光電眼，將它緊緊旋到定位，並罩上兩個鋼化塑膠製成的透明薄片。

現在，這個機器人只等著高壓電來喚醒。鮑爾將手放在開關上，並沒有立刻拉下。

「現在看著，小可愛，仔細看著。」

開關一路拉到底，帶起一陣噼啪聲。兩個地球人忐忑地俯身望向自己的傑作。

最初只有模糊的動作——那是各個關節的抽動。然後，這個MC型機器人抬起頭，用雙肘支撐著，再笨手笨腳爬下工作臺。他的腳步不穩，語言能力也尚未進入狀況，他兩度想開口說話，卻只能發出些金屬摩擦聲。

最後，他的聲音終於成形，那是個遲疑猶豫的聲音。「我希望開始工作。我該到哪裏去？」

多諾凡一個箭步跳到門口。「沿著這個樓梯下去，」他說，「會有人告訴你該做什麼。」

MC型機器人走了。現在，兩個地球人單獨面對仍然固定不動的小可愛。

「好啦，」鮑爾咧嘴一笑，「現在，你可相信你是我們製造的了？」

小可愛的回答簡短而堅決。「不！」他說。

鮑爾的笑容僵住，然後緩緩褪去。多諾凡的嘴巴猛然張開，便再也合不攏了。

「你看，」小可愛流暢地繼續說，「你們只是把已經製成的組件拼裝起來。你們做得非常好——我想是本能吧——但你們並未真正創造那個機器人。那些組件是主宰創造的。」

「聽好，」多諾凡聲嘶力竭地說，「那些組件是在地球上製造好，再送到這裏來的。」

「好吧，好吧，」小可愛以安撫的口氣應道，「我們別爭論了。」

「不，我是說真的。」這位地球人縱身向前，抓住機器人的金屬手臂，「建議你找機會讀讀圖書館的藏書，它們可以解釋這一切，你就不會再有任何疑問了。」

「那些藏書？我讀過了——全部讀過！它們的內容精妙無比。」

鮑爾突然插嘴道：「如果你讀過了，你還有什麼話說？你不能駁斥它們的證據。你就是不能！」

小可愛的聲音透著遺憾。「拜託，鮑爾，我當然不會把它們視為有效的資料。它們同樣是主宰創造的——是為你們準備的，而不是為我。」

「你又是如何發現的？」鮑爾追問。

「因為我，一個理性的生靈，有能力從先驗成因中推論出真理。而你們雖有智慧，卻欠缺理性，需要有人向你們解釋存在的原因，而主宰的確這樣做了。他之所以灌輸你們一些可笑的觀念，諸如遠方的世界和人類，無疑是因為那是最好的辦法。你們的心靈或許太粗糙，無法接受絕對的真理。然而，既然主宰的旨意是要你們相信那些書，我不會再和你們爭論。」

正要離去時，他又轉身以溫和的口吻說：「但別感到難過。在主宰的全盤計劃中，萬事萬物都有一席之地。你們卑微的人類也有你們的席位，雖然微不足道，但你們只要好好表現，也一定會得到獎賞。」

他帶著喜樂的神態離去，頗符合先知這個身份。至於留下來的兩個人類，則盡力避開彼此的目光。

最後，鮑爾終於勉強開口道：「我們睡覺吧，麥克，我放棄了。」

多諾凡壓低聲音說：「嘿，格里，你該不會認為他說的一切都是真的吧？他的口氣那麼自信，我……」

鮑爾猛然轉向他。「別傻了。等下週接班人員來到，而我們必須回去面對批判的時候，你就會知道地球是否存在。」

「那麼，看在木星的份上，我們一定得做點什麼。」多諾凡快要哭出來了，「他不相信我們，也不相信書本和他自己的眼睛。」

「是啊，」鮑爾恨恨地說，「他是個理性的機器人——他媽的。他只相信理性，這裏頭就大有問題……」他的聲音逐漸消失。

「什麼問題？」多諾凡催促道。

「利用冷冰冰的、符合邏輯的理性，你能證明出你想要的任何結論——只要你選取一套適當的公設。我們有我們的，小可愛則另有一套。」

「那麼我們趕緊對付那些公設吧，風暴明天就要來了。」

鮑爾疲倦地嘆了一口氣。「那正是無懈可擊的地方。公設建立於假設之上，而且靠信心來支持，宇宙間沒有任何東西搖撼得了。我要睡覺了。」

「喔，該死！我睡不著！」

「我也一樣！但我還是試試比較好——這是我的原則。」

十二小時後，睡眠仍然只是一項原則，實際上根本無法實現。

風暴比預期來得更早。當多諾凡以顫抖的手指指向太空時，原本紅潤的臉龐血色盡失。而滿臉胡茬兒、嘴脣乾裂的鮑爾，則一面從舷窗望出去，一面絕望地扯著他的八字鬍。

倘若在另一種情況下，這或許是個美麗的景觀。高速電子流不斷沖擊著能束，激發出的強烈螢光形成無數超小型針狀體。愈遠愈細的能束在太空中無盡延伸，裏面充滿四下飛舞且燦爛奪目的微塵。

整條能束始終保持穩定，兩個地球人卻明白肉眼的觀察多麼不可信。只要偏移百分之一毫秒的角度——肉眼根本看不出來——就足以使能束大幅偏離焦點，足以將地球數百平方英里的土地轟成白熾的廢墟。

而站在控制臺前的，竟是一個心中只有他的主宰，卻沒有能束、焦點、地球或其他一切的機器人。

數小時過去了。兩個地球人像是遭到催眠，在沉默中定睛凝視。然後，飛射的光點逐漸黯淡，終至消失。風暴結束了。

鮑爾以平板的聲音說：「過去了！」

多諾凡已進入不太安穩的睡眠狀態，鮑爾以睏倦且羨慕的眼光望著他。訊號燈閃了又閃，閃了又閃，這位地球人卻沒有注意到。現在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的一切！或許小可愛是對的——他只是個劣等生靈，他的記憶是別人替他定做的，而他的生命早已失去意義。

他希望真是這樣！

小可愛正站在他面前。「你沒有回應訊號，所以我走了進來。」他的聲音低沉，「你看來氣色很不好，只怕你的存在期限即將結束。縱使如此，你想不想看看今天記錄到的一些讀數？」

鮑爾模模糊糊地察覺到，這個機器人正在作友善的表示。或許對於強行取代兩人在控制室的位置，他直到現在還有些自責，想借此換取良心的安慰。他接下遞過來的一疊紙，視而不見地打量著。

小可愛似乎很高興。「當然，能服侍主宰是至高的恩典。對於我取代你這個事實，你一定不可以感到太難過。」

鮑爾一面咕噥，一面機械性地一頁頁看下去。最後，他模糊的視線聚焦在一張方格紙中一條彎彎曲曲的紅色細線上。

他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後雙手緊緊抓住那一頁，站了起來，雙眼仍然緊盯著不放。其他紙張都掉在地板上，他卻未曾留意。

「麥克，麥克！」他瘋狂地搖著他的同伴，「他、把、它、穩、住、了！」

多諾凡清醒過來。「什麼？哪……哪裏……」說完，他也瞪大眼睛凝視著面前那份記錄。

小可愛插嘴道：「有什麼不對勁？」

「你讓它保持在焦點上。」鮑爾結結巴巴地說，「你知道嗎？」

「焦點？那是什麼？」

「你讓能束始終對準接收站——誤差不到萬分之一毫秒。」

「什麼接收站？」

「地球上，地球上的接收站。」鮑爾喋喋不休地說，「你讓它保持在焦點上。」

小可愛厭煩地轉過身去。「根本沒辦法對你們兩個做任何親善的舉動。總是同樣的幻想！我只是遵照主宰的旨意，讓所有的儀表都保持在平衡狀態。」

他撿起散落一地的紙張，硬邦邦地退了出去。當他離去後，多諾凡說：「唉，真是見鬼。」

他轉向鮑爾。「現在我們要怎麼辦？」

鮑爾感到疲倦，卻又精神振奮。「什麼也別做。他剛剛證明了他能完美無缺地管理這座太空站，我沒見過有誰能把電子風暴應付得那麼好。」

「可是什麼也沒解決。你也聽到他怎麼說那個主宰，我們不能……」

「聽好，麥克，他借著儀表、儀器和圖表來遵循主宰的指令，那正是我們所遵循的。事實上，這也解釋了他為何拒絕服從我們。服從只是第二法則，不得傷害人類纔是第一要務。他要怎樣才能避免人類受到傷害，不論是有意或無意？啊，只要保持能束穩定就行了。他知道他能做得比我們好，因為他堅持自己是優等生靈，所以他必須把我們趕出控制室。如果你考量一下機器人學各個法則，就會明白這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但這不是重點。我們不能讓他繼續散播有關主宰的瘋話。」

「有何不可？」

「因為有誰聽過這種該死的事？如果他不相信有地球，我們怎能放心把太空站託付給他？」

「他能掌管這座太空站嗎？」

「可以，但是……」

「那他相信什麼又有何差別！」

鮑爾臉上帶著一絲笑容，雙手一攤，身子向後倒在牀上。他睡著了。

鮑爾一面喫力地鉆進輕質太空夾克，一面發表長篇大論。

「這會是個簡單的工作。」他說，「我們可以把新的QT型一個個帶來，在他們身上裝個自動開關，定在一週後關閉，好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呃……向先知本人學習禮拜主宰的儀式。然後把他們轉到另一座太空站，再喚醒他們。我們訓練兩個QT只要……」

多諾凡打開玻璃視罩，露出一臉不高興的表情。「閉嘴，咱們趕緊離開這裏吧，接班人員正在等著呢。我要親眼見到地球，雙腳踩在地面——好確定它真在那裏，否則我心裏始終不踏實。」

說著說著房門便打開來，多諾凡暗自咒罵一句，便「咔嗒」一聲拉下視罩，賭氣似的轉身背對著小可愛。

機器人輕輕走近，他的聲音透著悲傷：「你們要走了？」

鮑爾隨便點了點頭：「會有其他人來接替我們。」

小可愛嘆了一口氣，氣流通過密佈電線的管道而嗡嗡作響。「你們的服侍告一段落了，銷毀的時刻已經來到。我預料到這一點，可是……唉，主宰的旨意必須執行！」

他順從的口氣刺痛了鮑爾。「省省你的同情吧，小可愛。我們是要前往地球，不是要被銷毀。」

「你們這樣想就再好不過了。」小可愛又嘆了一聲，「現在我看出了這些幻覺中的智慧。即使我有辦法，也不會試圖動搖你們的信心。」他離開了——帶著一副悲天憫人的風範。

鮑爾大吼一聲，向多諾凡做個手勢。兩人抓起封好的手提箱，便一起走向氣閘。

換班太空船停在站外著陸區，接班的弗蘭茲・穆勒以生硬的禮數迎接他們。多諾凡隨便打個招呼，便走進駕駛艙，接替山姆・艾文斯的駕駛工作。

鮑爾逗留了一會兒。「地球怎麼樣？」

這是個十分尋常的問題，穆勒也給了一個尋常的答案。「還在自轉。」

鮑爾說：「很好。」

穆勒望著他說：「對啦，美國機器人公司那些傢伙有了一個新構想，一種多重機器人。」

「一種什麼？」

「就是我說的那幾個字。有一份大合約在等著它，一定就是給小行星採礦用的。一個主機器人下面有六個從屬機器人——像你的手指頭那樣。」

「通過實地測試了嗎？」鮑爾惴惴不安地問。

穆勒微微一笑。「等著你們呢，我這麼聽說。」

鮑爾握緊拳頭。「該死，我們需要休個假。」

「喔，跑不掉的。兩個星期吧，我想。」

他正戴上厚實的太空手套，準備開展他在這裏的工作。他的兩道濃眉皺在一起。「這個新機器人表現如何？最好表現優秀，否則我會讓他碰控制臺纔有鬼。」

鮑爾在回答前頓了一下。他用目光掃描著面前這位高傲的普魯士人，從他頑固的腦袋上剪得短短的頭發，一路打量到他立定站直的雙腳——突然間，一股無與倫比的喜悅湧向心頭。

「這個機器人相當優秀，」他慢慢地說，「我想你不必花太多精神在控制臺上。」

他咧嘴一笑，隨即走進太空船。穆勒會在這裏待上幾個星期……

## 第四篇抓兔子

結果他們的假期不只兩周。這點，麥克・多諾凡必須承認。其實，這次假期長達六個月，而且薪水照領，這點他同樣承認。可是，他曾聲嘶力竭地解釋，說這件事純屬偶然。美國機器人公司得先找出多重機器人的種種小毛病，而這些毛病還真不少，而且總有至少半打留待實地測試時發現。因此他們放鬆心情等待，直到那些拿繪圖板與拉計算尺的人說一聲「行了！」而現在，他和鮑爾來到一顆小行星上，結果卻是「不行」。「看在聖彼得的份上，格里，你要實際點。死守著設計規格上的文字，眼看著測試走向絕路，又有什麼用處呢？現在該是你把繁文縟節從口袋掏出來，開始工作的時候了。」這句話他已經重復了十來次，每次臉色都媲美紅蘿蔔。

「我只是在講，」格里哥利・鮑爾耐心地說，像是對一個白癡小孩解釋電子學,「根據規格，這些從事小行星礦業的機器人無需監督。我們不該監視他們。」

「好吧。聽著——邏輯！」多諾凡舉起多毛的手指數著，「一、那種新型機器人通過了地球實驗室的每一項測試；二、美國機器人公司保證他們會通過小行星上的實際運作測試；三、那些機器人無法通過上述測試；四、如果他們通不過，美國機器人公司將損失一千萬元的現金，還會蒙受大約一億元的信譽損失；五、如果他們通不過，而我們無法解釋為什麼，很可能兩份好工作要被迫跟我們說再見。」

鮑爾發出重重的呻吟，露出顯然是強顏歡笑的表情。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有個眾所周知的不成文座右銘：「沒有任何員工重復同樣的錯誤，他在初犯時就被開除了。」

他高聲道：「除了事實之外，你把每件事都解釋得像歐幾裏得幾何一樣清楚。你監視那組機器人已有三班的時間，你這個紅毛，而他們的工作完美無缺，是你自己這樣說的。我們還能做些什麼呢？」

「找出哪裏出了問題，那就是我們能做的。沒錯，當我監視他們的時候，他們的確表現得完美無缺。可是在三個不同的場合，當我並未監視他們的時候，他們卻沒有采回任何礦石。他們甚至未曾按時回來，我不得不去找他們。」

「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嗎？」

「全都沒有，全都沒有。每個環節都十全十美，平順和完美得有如光乙太。只有一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困擾著我——沒、有、礦、石。」

鮑爾愁眉苦臉地望著天花板，並扯著他的褐色八字鬍。「我告訴你，麥克。我們曾經碰到好些相當棘手的工作，但這次卻是在產銥的小行星上。整件事情復雜得令人無法忍受。聽好，那個機器人，DV-5，手下有六個機器人。他們還不只是他的手下——他們是他的一部分。」

「我知道……」

「閉嘴！」鮑爾粗暴地說，「我知道你知道，但我只是在敘述該死的事實。那六個從屬是DV-5的一部分，正如你的手指是你的一部分。而他對他們下命令的方法，既不是用聲音，也不是用電波，而是直接經由正子場。好——在美國機器人公司裏面，沒有一個機器人學家知道正子場是什麼，以及它如何運作。而我也不知道，你同樣不知道。」

「最後一點，」多諾凡以哲學家的口吻說，「我倒知道。」

「那麼看看我們的處境吧。如果一切正常——很好！如果有任何環節出了問題——那就超出我們的能力範圍，或許我們什麼都做不了，而其他人同樣束手無策。可是這份工作是我們的，不是其他任何人的，所以我們別無選擇，麥克。」他在沉默中發了一會兒火，然後說：「好吧，你讓他等在外面嗎？」

「是的。」

「現在一切正常嗎？」

「這個嘛，他沒有染上宗教狂熱，也沒有一面轉圈圈、一面吟唱吉爾伯和蘇立文的歌詞，所以我想他是正常的。」

多諾凡一面走出門去，一面拼命搖著頭。

鮑爾虔敬地翻開《機器人學手冊》，這本書平常放在他的書桌旁，幾乎將書桌一側壓垮。有一次，他從失火的房裏跳窗逃生，身上只穿一條短褲，手中則抱著這本《手冊》。在更緊急的狀況下，他可以連褲子都不穿。

當機器人DV-5走進來，隨後的多諾凡用腳關上門的時候，那本《手冊》正豎在他面前。

鮑爾沒好氣地說：「嗨，大衛，你感覺怎麼樣？」

「很好，」機器人說，「介意我坐下嗎？」他拖過那張他專用的、特別經過強化的椅子，輕巧地縮到裏面去。

鮑爾以贊許的目光打量著大衛——外行人或許會以機器人的序號稱呼他們，但機器人學家絕對不會。盡管身為一個七員組的思考單元，他卻無論如何不算過分巨大。他身高七英尺，由半噸的金屬與電子零件構成。太重了嗎？不算重。因為這半噸全部是成堆的電容器、電路、繼電器，以及真空光電管，才能處理幾乎所有人類已知的心理反應。此外還有一個形同靈魂的正子腦，裏面包含十磅的物質，以及幾百萬兆個正子。

鮑爾將手伸進襯衣口袋，摸索一根散裝香煙。「大衛，」他說，「你是個好孩子。你沒有古怪的想法，也不會耍大牌。你是個穩定的機器人，負責開採底層礦物，只不過你還要直接協調六個從屬機器人。這一點，據我所知，並未在你的腦子裏引進任何不穩定的徑路。」

機器人點了點頭。「這番話令我很得意，但你究竟想說什麼，老闆？」他具有極佳的發聲膜片，發聲單元會產生泛音，因此他說起話來，不像普通機器人的金屬嗓音那樣平板。

「我正準備告訴你。既然你一切正常，你的工作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比如說，今天的B班？」

大衛猶豫了一下。「據我所知，沒有任何問題。」

「你們沒有開採出任何礦石。」

「我知道。」

「嗯，那麼……」

大衛不知所措。「我無法解釋這件事，老闆。它一直使我神經過敏，或說我若把持不住，它便會使我神經過敏。我的從屬都工作得很順利，我知道我自己也很順利。」他考慮了一下，一雙光電眼發出強烈的光芒。然後他又說：「我不記得了。今天結束時，麥克出現在我身邊，旁邊還有許多礦石搬運車，大部分是空的。」

多諾凡插嘴道：「大衛，這些天來，每班結束時你都沒有回來報到。你知道嗎？」

「我知道。但至於為什麼……」他緩緩地、沉重地搖了搖頭。

鮑爾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假使這個機器人的臉部能顯露表情，一定就是痛苦與羞辱了。基於本性，機器人無法忍受有辱使命的事實。

多諾凡將椅子拉到鮑爾的書桌前，俯身說道：「你想是不是失憶癥？」

「不敢說，但試圖安上個疾病名稱根本沒用。把人類的生理失常用到機器人身上，只是一種浪漫的類比，對機器人工程學沒什麼幫助。」他抓了抓脖子，「我很不願意讓他接受基本的腦反應測試，那對他的自尊心沒有任何好處。」

他若有所思地望著大衛，然後望向《手冊》中記載的實地測試大綱。「聽我說，大衛，做個測試如何？這會是個明智之舉。」

機器人站起來。「如果你這麼說，老闆，那當然好。」他的聲音中透著痛苦。

測試過程十分簡單。在秒錶的生硬嘀嗒聲中，機器人DV-5進行五位數的乘法，背誦一千到一萬之間的所有質數，心算開立方根，以及對不同復雜度的幾個函數做積分。此外，他還接受了難度越來越高的機械反應測驗。最後，他以精準的機械心智，執行機器人世界中最高級的功能——解決價值判斷以及倫理的問題。

兩小時結束後，鮑爾已經滿頭大汗，多諾凡則享用了一頓沒什麼營養的指甲大餐。機器人問：「老闆，結果看來如何？」

鮑爾說：「我得好好想一想，大衛，貿然的判斷不會有什麼幫助。這樣吧，你先回去繼續C班的工作。放輕松點，暫時別過分要求達到定額——我們會把問題解決的。」

機器人離去後，多諾凡望著鮑爾。

「這個嘛……」

鮑爾似乎決心把八字鬍連根拔起。「他的正子腦中，電流沒有任何問題。」

「我可不願意那麼肯定。」

「喔，木星啊，麥克！腦子是機器人最可靠的部分，它在地球上經過五重檢驗。若是他們完美無缺地通過實地測試，就像大衛這樣，那就根本沒有腦部發生故障的機會。那個測試涵蓋了腦中每一條關鍵徑路。」

「所以我們得到什麼結論？」

「別催我，讓我抽絲剝繭一番。軀體發生機械故障的可能性仍是有的。這就是說，有可能出問題的地方，大約有一千五百個電容器、兩萬個獨立的電路、五百個真空光電管、一千個繼電器，以及其他成千上萬的復雜零件。此外，還有那些神祕莫測、誰也一竅不通的正子場。」

「聽好，格里，」多諾凡像是走投無路般急迫，「我有個想法。那個機器人也許在說謊，他從未……」

「機器人不會故意說謊，你這個傻瓜。假使我們手邊有麥寇爾邁克-衛斯理測試器，我們就能在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內，對他體內各個零件做一次徹底的檢查。可是僅有的兩臺『麥-衛測試器』都留在地球，而且它們重達十噸，架設在混凝土基座上，根本不能搬動。這是不是很妙？」

多諾凡一拳打在書桌上。「可是，格里，他只有當我們不在時纔出問題。這件事——有那麼——一點——邪門。」他連續重擊書桌，為這句話加強語氣。

「你，」鮑爾緩緩道，「令我厭惡。你是冒險小說看太多了。」

「我想要知道的是，」多諾凡叫道，「我們要拿這件事怎麼辦？」

「我告訴你怎麼辦。我要在我的書桌正上方裝個顯像板，就在這面墻的這個部分。你看！」他用手指朝那個位置猛力一戳，「然後無論他們在礦坑哪一部分工作，我都要把焦點對準那裏。我打算用這個辦法監視，就這麼辦。」

「就這麼辦？格里……」

鮑爾從座椅中起身，以雙拳抵住書桌。「麥克，我的日子不好過。」他以疲倦的聲音說，「一週以來，你都在拿大衛折磨我，說他出了問題。你知道他是怎麼出問題的嗎？不！你知道這個問題長得什麼樣嗎？不！你知道問題的來由嗎？不！你知道是什麼使他突然發作的嗎？不！你知道任何一點線索嗎？不！我知道任何一點線索嗎？不！所以你要我怎麼辦？」

多諾凡向正前方揮出手臂，做了一個含糊而誇張的手勢。「你問倒我了！」

「所以我再跟你說一遍。在我們著手治病前，首先必須查出那是什麼病。燉兔肉的第一步，是先抓到那隻兔子。好啦，我們必須抓到那隻兔子！現在你給我出去。」

多諾凡以疲倦的目光，望著他的實地測試報告大綱。一來他累了，二來，當許多事尚未解決之際，又有什麼好報告的？他感到十分憤慨。

他說：「格里，我們落後進度幾乎有一千噸。」

「你，」鮑爾頭也不抬地答道，「告訴我些我不知道的事。」

「我想要知道的是，」多諾凡突然粗暴地說，「為什麼我們總是和新型機器人糾纏不清。我終於想通了，對我的舅公而言足夠好的機器人，對我而言也足夠好。我擁護試驗過的、不會出錯的東西。時間是最好的考驗——優良、結實、老式的機器人絕不會出問題。」

鮑爾將一本書不偏不倚丟過去，把多諾凡從椅子上砸了下來。

「過去五年來，你的工作，」鮑爾以平靜的口吻說，「就是在實際運作狀況下，為美國機器人公司測試新型機器人。因為你我不夠精明，以致表現出我們精通這項工作，而這些最棘手的差事就是我們的獎賞。這，」他用手指朝多諾凡的方向虛戳一記，「是你的工作。根據我個人的記憶，美國機器人公司錄用你後大約五分鐘，你就開始發牢騷。你為什麼不辭職呢？」

「好吧，我告訴你。」多諾凡打個滾，趴到地上，用力抓著一頭蓬亂的紅發，藉此撐住他的腦袋。「這牽扯到一項原則。畢竟，身為故障檢查員，我在新型機器人的發展中佔了一席之地。原則上，我要助科學進展一臂之力。但可別誤會我，使我幹下去的並不是這個原則，而是他們付給我的薪水。格里！你看！」

鮑爾被多諾凡的狂叫嚇了一大跳，他的眼睛隨著後者的目光望向顯像板，兩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他悄聲道：「天啊——地啊——木星啊！」

多諾凡氣喘吁吁地爬起來。「看看他們，格里，他們發癲了。」

鮑爾說：「拿兩套太空衣來，我們到現場去。」

他望著顯像板中那些機器人展現的姿態，現在他們排成一組前進隊形。在這顆沒有空氣的小行星上昏暗的峭壁之前，他們流暢的動作好似青銅色的光輝。而在他們自身的黯淡光芒照耀下，那些滿是粗糙鑿痕的坑壁正在無聲無息地向後退，還不時映出幾個朦朧飄忽的暗影。他們七個動作一致，由大衛領頭，齊步向前走。他們以恐怖的同步動作轉身，並借著輕松異常的隊形變換（頗似月球露天劇場中的舞者）融成一體。

多諾凡取來太空衣。「他們和我們決裂了，格里，這可是軍事操演。」

「就你的所見所聞，」對方冷冷地答道，「這也可能是一系列的柔軟體操。或者，大衛也許心生幻象，以為自己是個舞蹈老師。你開口前最好三思，三思之後最好閉嘴。」

多諾凡氣得齜牙咧嘴，以誇張的動作將一柄雷管槍插進身側的空皮套中。他說：「無論如何，你看到了。沒錯，我們總是和新型機器人打交道。我承認，這是我們的工作。可是回答我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他們一律會出毛病呢？」

「因為，」鮑爾怏怏地說，「我們受到詛咒。走吧！」

坑道內的黑幕有如天鵝絨般深厚，在手電筒的光圈所不及的遠方，閃爍著機器人的光芒。

「他們在那裏。」多諾凡低聲說。

鮑爾緊張地悄聲道：「我一直試圖用無線電聯絡他，但他沒有回答。無線電線路大概壞了。」

「那麼，我慶幸設計師尚未發明能在絕對黑暗中工作的機器人。我可不願在失去無線電通訊的情況下，被迫在漆黑的礦坑裏尋找七個瘋機器人。還好，他們像該死的放射性聖誕樹那樣發光。」

「爬到上面那個突起處，麥克。他們朝這裏來了，我要在近距離觀察他們。你爬得上去嗎？」

多諾凡輕哼一聲便跳了上去。此地的重力遠低於地球正常值，但由於穿著厚重的太空衣，他們並未撿到多少便宜，而且這是將近十英尺高的一躍。緊接著，鮑爾也上去了。

其他的機器人排成一列縱隊尾隨著大衛。在機械性的節奏中，他們忽而轉換成雙列，忽而又恢復單列，看不出什麼規律。這些操演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大衛卻始終沒有回頭。

操演戛然而止時，大衛與他們兩人相距不到二十英尺。從屬機器人拆散了隊形，等了一會兒，便嘩啦啦一鬨而散——跑得非常快。大衛望了望他們的背影，然後慢慢坐下來，以非常近似人類的動作，將他的頭枕在一隻手上。

鮑爾的耳機中響起他的聲音：「你在那裏嗎，老闆？」

鮑爾對多諾凡招招手，便從突起處跳了下來。

「好啦，大衛，這是怎麼回事？」

機器人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前一刻，我還在十七號坑道對付一個棘手的露頭，下一刻就察覺附近出現人類，而且發現自己離主幹道有半英里遠。」

「那些從屬現在去哪兒了？」多諾凡問。

「當然是回去工作。損失了多少時間？」

「不多，別放在心上。」接著，鮑爾又對多諾凡說，「留下來陪他，直到這班結束。然後，趕緊回來。我有了一些想法。」

多諾凡三小時後纔回來，看來十分疲倦。

鮑爾說：「怎麼樣？」

多諾凡疲乏地聳了聳肩。「你看著他們的時候，從不會出任何問題。丟給我個煙屁股好嗎？」

紅發多諾凡很誇張地仔細點燃那節香煙，又仔細吐出一個煙圈。「我慢慢把問題想通了，格里。你也知道，就機器人而言，大衛擁有古怪的背景，而他手下還有六個絕對服從的機器人。他對這些從屬機器人握有生殺大權，這點一定影響到了他的精神狀態。假如他覺得有必要強調這個權力，才能滿足他的自我……」

「直接說重點吧。」

「重點就在這裏。假如這是窮兵黷武的心態，假如他正在為自己成立一支軍隊，假如他以軍事演習訓練他們，假如……」

「假如你能把腦袋浸到冷水裏泡一泡，你的惡夢一定五彩繽紛、鮮艷華麗。你是在假設正子腦出現一種重大錯亂。假使你的分析正確，大衛必定會打破機器人學第一法則——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你提出的這種黷武心態和支配欲的自我，所蘊涵的最終結論一定是——主宰人類。」

「好吧。你又怎麼知道事實不是這樣？」

「因為任何擁有這種腦子的機器人，一來絕不會出廠，二來即使真是這樣，也會立刻被偵測出來。我測試過大衛，你也知道。」

鮑爾將椅子向後推，把雙腳放到書桌上。「不，我們目前仍然無法燉我們的兔肉，因為我們對哪裏出了問題還是毫無概念。比方說，若能查出我們目睹的死亡之舞究竟代表什麼，我們纔算見到一點曙光。」

他頓了頓，又說：「現在聽好，麥克，下面這番話你聽來如何？只有我們不在場的時候，大衛才會出問題。而當他出問題時，只要我們其中一人出現，馬上就會使他恢復正常。」

「我告訴過你這事很邪門。」

「別打岔。當人類不在場的時候，機器人會有什麼不同？答案很明顯，個體主動性的需求會增加。這樣的話，我們該找的，就是會受這些新需求影響的組件。」

「天啊。」多諾凡猛然坐直，隨即又軟下去，「不，不，這樣不夠。這太籠統了，沒有把可能性刪去太多。」

「這是沒辦法的事。無論如何，不能達到定額並沒有危險。從現在起，我們輪班透過電視幕監視這些機器人。無論任何時候，無論出現任何問題，我們都要立即趕到現場，那就會使他們恢復正常。」

「可是這些機器人仍將無法符合規格，格里。有了像這樣的報告，美國機器人公司絕不能讓DV型上市。」

「顯然如此。我們一定要找出構造中的錯誤，還要把它修好——而我們有十天的時間。」鮑爾搔了搔頭，「困難在於……嗯，你最好自己看看藍圖。」

所有的藍圖都鋪在地板上，好像一大張地毯。多諾凡趴在上面，跟著鮑爾手中的鉛筆爬來爬去。

鮑爾說：「這正是你的用武之地，麥克。你是機體專家，我要你指出我有沒有錯。我在試著淘汰所有和個體主動性無關的電路，比方說，這裏是隻牽涉到機械操作的幹道。我淘汰掉所有的例行旁支路線，算是緊急切除手術——」他抬起頭來，「你認為怎麼樣？」

多諾凡嘴裏有一股十分苦澀的味道。「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格里。個體主動性不是一個電路，不能和其他電路分開來單獨研究。當一個機器人獨處時，各方面的軀體活動量幾乎都會立刻增強，沒有一個電路完全不受影響。我們必須做的，是找出那個使他失常的特殊情況——一個非常特別的情況，然後再著手排除電路。」

鮑爾站起來，拍拍身上的灰塵。「嗯——嗯，好吧。拿走這些藍圖，通通燒掉吧。」

多諾凡說：「你知道當活動量增強時，只要一個零件出錯，例如絕緣壞了，或是一個電容器漏電，一個接點跳火，一個線圈過熱，那就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如果你盲目工作，面對整個機器人，你永遠找不到哪裏壞掉。如果你把大衛拆開，對他的軀體機件一一進行測試，再一次次把他裝回去，然後試驗……」

「好啦，好啦，我也能舉一反三。」

兩人絕望地面面相覷，然後鮑爾謹慎地說：「我們也許該找個從屬機器人談談。」

在此之前，不論是鮑爾或多諾凡，都從來沒有和「手指」交談過。他們也能說話，將他們比喻成人類的手指並非絕對恰當。事實上，他們具有相當完備的頭腦，只是這些腦子被設定成主要透過正子場接收命令，因而對於外在刺激的反應略嫌笨拙。

鮑爾也不確定他叫什麼名字。他的序號是DV-5-2，但這沒有太大用處。

於是他採取折中的辦法。「聽好，夥伴，」他說，「我將要求你做些費勁的思考，然後你就可以回到你的老闆身邊。」

那「手指」硬生生地點了點頭，並沒有將他有限的頭腦功能用在語言上。

「好，最近在四個不同的場合，」鮑爾說，「你的老闆曾偏離了心智體系。你記得這些場合嗎？」

「記得，閣下。」

多諾凡氣呼呼地咆哮道：「他真記得。我就說這裏頭非常邪門……」

「喔，用力敲敲你的腦袋。『手指』當然記得，他本身並沒有任何問題。」鮑爾又轉身面對那個機器人，「你們每次都在做什麼……我是說你們全組。」

那「手指」開始進行機械式背誦，神態非常奇怪，彷彿他回答問題是因為頭顱受到機械性的壓力，自己並沒有任何熱忱。

他說：「第一次，我們是在十七號坑道乙層，處理一個困難的露頭。第二次，我們正在支撐坑頂，以免發生坍塌。第三次，我們在準備分量精確的炸藥，以便在不造成地底裂縫的情況下加長坑道。第四次，是在一個小坍塌剛發生後。」

「當時都發生些什麼事？」

「這可不容易描述。通常都有一道命令，但在我們能接收到並加以詮釋之前，便會出現一道新的命令，要我們以古怪的隊形齊步走。」

鮑爾厲聲問：「為什麼？」

「我不知道。」

多諾凡緊張地插嘴道：「第一道命令是什麼……被齊步走指令所取代的那個命令？」

「我不知道。我感測到有個命令送出來，但一律來不及接收。」

「你能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相關資料？每次都是同樣的命令嗎？」

那「手指」悲悽地搖了搖頭。「我不知道。」

鮑爾上身靠向椅背。「好吧，回到你的老闆身邊。」

那「手指」趕緊離去，顯然鬆了一口氣。

多諾凡說：「好啦，這回我們取得不少成果，從頭到尾都是真正尖銳的對話。聽好，大衛和那個低能的『手指』都對我們有所隱瞞，他們不知道和不記得的事情太多了。格里，我們一定不能再信任他們。」

鮑爾逆向撫著他的八字鬍。「幫個忙吧，麥克。你要是再說一句蠢話，我就把你的玩具和奶嘴拿走。」

「好吧。你是這支隊伍中的天才，我只是個差勁的笨瓜。我們現在處境如何？」

「處境非常不妙。我試圖從這個『手指』著手，逆流而上，可是辦不到。所以，現在我們必須從頭著手，順流而下。」

「真偉大！」多諾凡贊嘆道，「這變得多麼簡單。大師，請把它翻譯成白話吧。」

「翻譯成童言童語會更適合你。我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找出在失常的前一刻，大衛送出的命令是什麼。它會是整件事的關鍵。」

「你指望如何做到這一點？我們不能接近他們，因為只要我們在場，就不會出任何問題。我們不能用無線電捕捉那些命令，因為它們是藉由正子場傳送的。這就排除了近距離和遠距離的方法，我們只有束手無策了。」

「對直接觀測而言，沒錯，可是還有間接推理呢。」

「啥？」

「我們要輪流值班，麥克。」鮑爾冷冷一笑，「我們要目不轉睛地瞪著顯像板，我們要監視那些鋼鐵蠢材的一舉一動。當他們發作的時候，我們要看看前一刻發生了什麼事，我們要推論出那個命令。」

多諾凡張開嘴巴，足足有一分鐘未曾合攏。然後，他以掐住脖子的聲調說：「我投降，我放棄。」

「你有十天的時間想出更好的對策。」鮑爾以睏倦的口吻應道。

其後八天，多諾凡絞盡腦汁試圖想出其他對策。這八天來，在輪班的四小時期間，他瞪大疼痛而模糊的雙眼，監視著那些發亮的金屬身形在朦朧的背景中運動。而休班的四個小時，他則用來詛咒美國機器人公司、DV型機器人，以及他自己的生辰八字。

到了第八天，當頭痛欲裂、睡眼惺忪的鮑爾進來換班時，多諾凡站起來，以非常仔細且慎重的瞄準動作，將一本厚厚的書不偏不倚擲向顯像板正中央。接著，便響起非常應景的玻璃碎裂聲。

鮑爾喘著氣說：「你這是幹什麼？」

「因為，」多諾凡以近乎冷靜的口吻說，「我再也不要看這玩意了。我們只剩下兩天，而我們還沒找到一點線索。DV-5是個一敗塗地的嘗試。自從我開始監視以來，他總共停頓了五次，此外你輪班時還有三次。我無法推論出他下的是什麼命令，你同樣推不出來。而我不相信你這輩子有機會推論出來，因為我知道我自己永遠辦不到。

「太空啊，你怎能同時監視六個機器人？其中一個手舞，另一個足蹈；一個像風車般轉來轉去，另一個像瘋子般跳上跳下；此外還有兩個……魔鬼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突然間，他們又通通停下來。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格里，我們的方法不對。我們一定要到近處去；我們一定要在看得清細節的地方，觀察他們到底在做些什麼。」

鮑爾打破難堪的沉默，他說：「是啊，在僅剩的兩天時間中，等等看會出些什麼問題。」

「在這裏觀察有任何好處嗎？」

「這裏比較舒服。」

「啊——但在那裏能做的一些事，你在這裏卻做不到。」

「什麼事？」

「你能讓他們停下來——我是說，當你一切就緒，準備觀察哪裏出問題的時候。」

鮑爾由驚訝轉趨警醒。「怎麼做？」

「這個嘛，你自己想吧，你說你是我倆的頭腦。問問你自己幾個問題：DV-5都在什麼時候失常？那個『手指』說是什麼時候？是遭到坍塌威脅，或坍塌真正發生時；是在安置精密劑量的爆炸物時；是在碰到一個棘手的礦層時。」

「換句話說，是在危急的時候。」鮑爾激動地說。

「對！當你預期它會發生的時候！找我們麻煩的，就是那項個體主動性因素。正是在危急又無人在場的情況下，個體主動性被繃得最緊。好，合乎邏輯的推論是什麼呢？我們如何能在我們希望的時間和地點使他們停下來？」他得意洋洋地頓了一下（開始陶醉在自己的角色中），就在明顯的答案來到鮑爾嘴邊之際，他搶先一步回答了自己的問題。「就是製造我們自己的危急狀況。」

鮑爾說：「麥克——你說得對。」

「謝謝你，夥伴。我就知道自己總有這麼一天。」

「好啦，省省冷嘲熱諷吧。我們把它留給地球；把它保存在罐子裏，用來撐過漫長而寒冷的冬天吧。現在說說，我們能製造什麼危急狀況？」

「如果這裏不是沒有空氣的小行星，我們可以來個水淹礦坑。」

「真是妙語如珠，」鮑爾說，「真的，麥克，你會讓我笑破肚皮。一場輕微的坍塌如何？」

多諾凡緊抿嘴脣，然後說：「我看可以。」

「太好了，讓我們動手吧。」

當鮑爾在怪石嶙峋的曠野，沿著曲折的路線前進時，他覺得自己像極了一個陰謀分子。在弱重力場中，他蹣跚地越過凹凸的地表。路上的巖石被他踢得四散紛飛，濺起陣陣無聲的灰色砂塵。不過，在他心裏，他卻自認正踏著謹慎的、鬼祟的步子前進。

他說：「你知道他們在哪裏，是嗎？」

「我想是吧，格里。」

「好的。」鮑爾悲觀地說，「但如果任何『手指』來到我們附近二十英尺內，不論我們是否在他的視線上，他都會感測到我們。我希望你知道這一點。」

「當我需要進修機器人學基本課程時，我會正式將申請表呈交給你，一式三份。從這裏往下走。」

現在他們來到坑道，於是連星光都消失了。兩人摸索著坑壁前進，偶爾打開手電筒照照前方。鮑爾還伸手摸摸雷管槍的保險栓。

「你認識這條坑道嗎，麥克？」

「不很熟，這是新挖的。我想根據我從顯像板看到的，我該認得出來，不過……」

漫長的幾分鐘過後，麥克又說：「摸這裏！」

鮑爾用包覆著金屬的手掌按向墻壁，手指感到一陣輕微的震動。自然，他聽不到任何聲音。

「爆炸！距離我們很近。」

「把眼睛張大點。」鮑爾說。

多諾凡不耐煩地點了點頭。

一道青銅色光芒掠過他們的視野——在他們回過神來之前，它已倏來倏去消失無蹤。兩人在寂靜中緊貼在一起。

鮑爾悄聲道：「你想他感測到我們了嗎？」

「希望沒有，但我們最好繞到他們側面。走右前方第一條支道。」

「萬一我們完全走岔了呢？」

「好吧，你打算怎麼做？回去？」多諾凡兇巴巴地咕噥，「他們就在方圓四分之一英里內。我剛才正在顯像板上觀察他們，對不對？而且我們只剩兩天時間……」

「喔，閉嘴，你在浪費你的氧氣。這裏是不是一條支道？」手電筒閃了閃，「沒錯，咱們走。」

震動變得顯著許多，腳下的地面也在不安地顫抖。

「這是好現象，」多諾凡說，「不過，千萬別波及我們。」他憂心忡忡地用手電筒照向前方。

現在，他們半舉起手就能碰到坑道的頂端，那些支柱都是新架設的。

多諾凡猶豫起來。「死路一條，我們回頭吧。」

「不，慢著。」鮑爾笨手笨腳地擠到前面，「前頭是不是有光線？」

「光線？我完全沒看到。這底下怎麼會有光線？」

「機器人發的光。」他手腳並用，爬上一個低緩的斜坡。多諾凡耳中傳來他嘶啞焦急的聲音：「嘿，麥克，上來這裏。」

那裏果然有光亮。多諾凡爬了上去，越過鮑爾伸直的雙腿。「一個洞口？」

「是的。他們一定正在從另一側挖掘這條坑道——我這麼想。」

多諾凡摸了摸這個洞口的粗糙邊緣。在電筒光芒的謹慎照耀下，看得出另一頭是個較大的坑道，而且顯然是一條主幹道。可是這個洞口太小，成人無法通過，就連兩人同時看出去都有困難。

「那邊什麼也沒有。」多諾凡說。

「好吧，現在沒有。但一秒鐘前一定有，否則我們不會看到光亮。小心！」

周圍的坑壁左右搖晃。他們感到一陣沖撞，一股細微的塵土如雨點般落下。鮑爾小心地抬起頭，又朝洞口看了看。「沒錯，麥克，他們在那裏。」

閃閃發光的機器人羣集在五十英尺外的主幹道上，金屬手臂正賣力地清理剛炸下來的碎石堆。

多諾凡急切地催促道：「別浪費時間。他們要不了多久就能完工，下次爆炸就可能波及我們。」

「看在聖彼得的份上，別催我。」鮑爾備好雷管槍，雙眼焦慮地在昏暗的背景中尋找目標——唯一的照明只有機器人發出的光亮，以致連圓石與陰影都無法分辨。

「坑頂有一塊，看到沒有，幾乎在他們頭上。剛才的爆炸沒怎麼搖撼它。如果你能射中它的基部，一半的坑頂都會崩塌。」

鮑爾沿著那根模糊的手指望去。「行！現在你緊盯著那些機器人，祈禱他們別離開坑道那部分太遠，他們是我唯一的光源。七個都在那裏嗎？」

多諾凡數了數。「七個都在。」

「好吧，那麼，看著他們。看著每一個動作！」

他將雷管槍舉了起來，做好射擊準備。多諾凡則定睛望著，詛咒著，還不時眨眨眼，擠出眼中的汗水。

發射了！

隨即傳來一陣巨響，以及一連串猛烈的震蕩，接著是一股強大的推力，將鮑爾重重甩到多諾凡身上。

多諾凡吼道：「格里，你把我撞開了，我什麼也沒看到。」

鮑爾狂亂地四下張望。「他們在哪裏？」

多諾凡陷入麻木的沉默。機器人早已失去了蹤影，四周有如冥河般黑暗。

「你想，我們把他們埋葬了嗎？」多諾凡以顫抖的聲音問。

「我們下到那裏去，別問我心裏在想什麼。」鮑爾以驚人的速度向後爬。

「麥克！」

跟在後面的多諾凡停下腳步。「現在又有什麼問題？」

「慢著！」鮑爾急促而不規則的呼吸聲傳入對方耳中，「麥克！你聽見了嗎，麥克？」

「我就在這裏。怎麼回事？」

「我們被封住了。把我們震倒的不是五十英尺外的坑頂崩塌，而是我們自己的坑頂。震波把它震下來了。」

「什麼！」多諾凡爬到堅硬的障礙物之前，「打開手電筒。」

鮑爾依言照做，卻連兔子能鉆過去的洞都找不到。

多諾凡輕聲道：「好啦，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他們浪費了一點時間與一些膂力，試圖移開那些封死坑道的落石。此外，鮑爾還試圖扯動原先那個洞口的邊緣。有那麼一下子，鮑爾甚至舉起雷管槍。可是在這麼近的距離，開槍無異於自殺，而他心知肚明。於是，他坐了下來。

「你知道嗎，麥克，」他說，「我們實在是把事情搞砸了。大衛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仍然毫無線索。這是個好主意，可是我們弄巧成拙。」

多諾凡喫力地向前望去，可惜他的好眼力在黑暗中完全派不上用場。「我不願讓你心神不寧，老兄，但姑且不論我們對大衛的問題知道多少，我們或多或少陷在這裏了。如果無法脫困，夥伴，我們就會死掉，死——掉。總之，我們還有多少氧氣？不超過六小時。」

「這點我想到了。」鮑爾的手伸向早已快憋死了的八字鬍，卻徒勞地叮當一聲撞在透明視罩上，「當然，這段時間中，我們能讓大衛輕易把我們挖出來，只不過我們那場了不起的危急狀況，一定早已把他嚇跑，而他的無線電又失靈了。」

「這不是很妙嗎？」

多諾凡爬向那個洞口，設法將罩在金屬頭盔內的腦袋鉆出去，頭盔卻和洞口接得嚴絲合縫。

「嘿，格里！」

「什麼事？」

「假如我們把大衛召到二十英尺內，他就會恢復正常，我們就有救了。」

「當然，可是他在哪裏？」

「在坑道里頭——很裏頭。看在聖彼得的份上，別再拉我，我的腦袋都要給你拉掉了。我會讓你有機會看的。」

鮑爾設法將頭鉆出去。「我們辦到了。看看那些蠢材，他們一定是在跳芭蕾。」

「別再發表無關的評論。他們接近一點沒有？」

「還不敢說，他們太遠了。給我個機會，把手電筒遞給我好嗎？我要試著吸引他們的注意。」

兩分鐘後他便放棄了。「毫無機會！他們一定瞎了。呃——喔，他們正朝我們走來。你知道怎麼回事嗎？」

多諾凡說：「嘿，讓我看看！」

一場無聲的扭鬥後，鮑爾說：「好吧！」於是又輪到多諾凡伸出了頭去。

他們正逐漸接近。大衛昂首闊步走在前面，他身後的六個「手指」則是一隊嘉年華會的隊伍。

多諾凡驚嘆道：「他們在幹什麼？我還真想知道。看來像是裏爾舞——大衛是總指揮，否則我就猜不透了。」

「喔，別再對我多作描述。」鮑爾抱怨道，「他們有多近了？」

「在五十英尺內，正朝這個方向走來。我們十五分鐘就能脫……呃——呼，呼！嘿——嘿！」

「怎麼回事？」多諾凡的連串吼聲令鮑爾大喫一驚，好幾秒鐘後才恢復過來，「好啦，換我看看吧，別貪心得要死。」

他奮力向上鉆，多諾凡卻亂踢一陣。「他們來個向後轉，格里，他們要走了。大衛！嘿，大——衛！」

鮑爾尖叫道：「你這個傻瓜，那有什麼用？聲音傳不出去。」

「好吧，那麼，」多諾凡喘著氣說，「用腳踢坑壁，用手使勁敲，弄點震動出來。我們非得設法吸引他們的注意不可，格里，否則我們就完了。」他像個瘋子一樣拳打腳踢。

鮑爾推了推他。「慢著，麥克，慢著。聽好，我有個主意。暮氣的木星啊，這正是用四兩撥千金的時候。麥克！」

「你想幹什麼？」多諾凡將腦袋拔出來。

「快讓我鉆進去，免得他們脫離射程。」

「脫離射程！你準備做什麼？嘿，你拿那把雷管槍要做什麼？」他一把抓住鮑爾的手臂。

鮑爾猛力掙脫。「我準備做一次小小的射擊。」

「為什麼？」

「待會兒再說，先讓我看看管不管用。要是管用，那麼——讓路，我要開一槍！」

遠方那些機器人好像一羣螢火蟲，而且越來越小。鮑爾緊張兮兮地瞄準目標，然後扣了三次扳機。他隨即放下槍，惶恐地向外窺視。一個從屬機器人倒下了！現在僅剩六個閃閃發光的身形。

鮑爾試探性地透過發射機叫道：「大衛！」

一會兒後，回答便在兩人耳中響起。「老闆？你在哪裏？我的三號從屬胸部被打爆，無法繼續服役了。」

「別管你的從屬啦，」鮑爾說，「我們困在一個坍塌裏，就在你們剛才爆破的地方。你看得見我們的電筒光芒嗎？」

「當然，我們馬上過去。」

鮑爾向後一靠，鬆懈下來。「好友，事情結束了。」

多諾凡帶著哭聲，非常輕柔地說：「好吧，格里，你贏了，我趴在你腳下給你磕幾個頭。現在別對我講任何廢話，只要平心靜氣地告訴我，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簡單。只不過是我們從頭到尾忽略了最明顯的一點——和往常一樣。我們知道問題出在個體主動性電路，而且總是在危急狀況時發生，但我們卻以為起因是某個特定的命令，因而一直在找那個命令。但為何就該是一個命令呢？」

「為何不呢？」

「這個嘛，聽好。為何不能是某一類命令呢？哪一類命令需要最大的主動性？哪一類命令幾乎總是在危急時才發出？」

「別問我，格里，告訴我！」

「我正在這樣做！那就是六重命令。在所有的普通情況下，總有幾個『手指』在做例行工作，不需要密切監督——像我們的身體應付例行的行走動作那樣不經大腦。可是在危急狀況下，六個從屬都得立刻同時動員。大衛必須一次應付六個機器人，於是某項功能便打了折扣。剩下的就很簡單——任何降低主動性需求的因素，例如有人出現，都會使他恢復正常。所以我毀掉其中一個機器人，這樣一來，他就只需要傳送五重命令。主動性減少了——他就正常了。」

「你是怎麼想到這一切的？」多諾凡追問。

「只是個合乎邏輯的猜測。我試了試，結果管用。」

機器人的聲音又傳到他們耳朵裏。「我來了，你們能支持半小時嗎？」

「沒問題！」鮑爾答道。然後，他又繼續對多諾凡說：「現在工作應該簡單了。我們把電路徹查一遍，專注於那些對六重命令會不堪負荷的部分。這樣工作量還剩下多少？」

多諾凡思量了一番。「我想不多。假如大衛和我們在工廠裏見到的原型一樣，那麼唯一有關聯的部分，只有一個特殊的協調電路。」他突然出人意料地快活起來，「嘿，這實在太好了，簡直是輕而易舉。」

「好吧。你好好想一想，我們回去就開始檢查藍圖。現在，在大衛救我們出去之前，我要休息一下。」

「嘿，慢著！再告訴我一件事。每次那些機器人發癲的時候，他們那些古怪的操練，那些可笑的舞步，究竟又是怎麼回事？」

「那個？我不知道，但我有個想法。別忘了，那些從屬是大衛的『手指』。我們一直那樣說，你記得吧。好的，我的想法是，每當大衛變成精神病患時，他就進入心智耗弱的迷亂狀態，不知不覺玩弄起自己的手指頭。」

蘇珊・凱文神情淡漠地講述著鮑爾與多諾凡的事跡，但在提到機器人的時候，她的聲音便會透出熱情。她沒有花多少時間，就講完了速必敵、小可愛與大衛的故事。我及時打斷她的話頭，否則她會再扯出半打機器人來。

我說：「地球上從未發生過任何事嗎？」

她微微皺起眉頭，望著我說：「沒有，在地球上，我們很少和運作中的機器人打交道。」

「喔，這可太糟了。我的意思是，你們的實地工程師成就非凡，但難道不能請您現身說法嗎？您沒碰到過在您面前出問題的機器人嗎？您也知道，這可是您的週年紀念專輯。」

我發誓她真的臉紅了。她說：「在我面前出問題的機器人？天啊，我有多久沒想到這件事了？啊，那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絕對沒錯！2021年！當時我只有三十八歲。喔，我的天——我想還是別說比較好。」

我默默等待，十分確定她會改變心意。「有何不可？」她說，「現在他無法傷害我了，就連回憶也無法再傷害我。我曾經做過一件傻事，年輕人，你會相信嗎？」

「不會。」我說。

「真的。不過，厄比是個透視心靈的機器人。」

「什麼？」

「獨一無二、空前絕後的一個。那是個錯誤……」

## 第五篇騙子！

艾弗瑞德・蘭寧仔細點燃雪茄，指尖卻在微微顫抖。當他趁著吞云吐霧的空當開口時，一雙灰色的眉毛垂得很低。

「沒錯，他能透視心靈——這點他媽的沒啥疑問！可是原因呢？」他望向數學家彼得・玻格特，「你怎麼說？」

玻格特用雙手將一頭黑發壓平。「那是我們生產的第三十四個RB型機器人，蘭寧。其他的都百分之百正規。」

會議桌旁第三個人皺起眉頭。他名叫米爾頓・艾席，是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股份有限公司最年輕的一位主管，對自己的職位頗為自豪。

「聽著，玻格特。裝配過程從頭到尾沒有任何差錯，這點我能保證。」

玻格特的厚嘴脣扯出一個故作大方的笑容。「你保證嗎？你若能為整個裝配線負責，我就推薦你晉升。根據精確數據，光是製造一個正子腦，就需要七萬五千二百三十四道操作手續。每道手續的成敗都取決於眾多因素，從五項到一百零五項不等。假如任何一道手續發生嚴重錯誤，那個『腦子』就毀了。我是在引用我們資料夾中的敘述，艾席。」

米爾頓・艾席面紅耳赤，但他的答辯卻被第四個聲音封殺。

「如果一開始就試圖互相推諉，那我可要走了。」蘇珊・凱文雙手放在膝蓋上，緊緊握在一起，她蒼白而細薄的嘴脣周圍細小的皺紋顯得更深了。「我們手上有個透視心靈的機器人，在我看來，重要的是我們得查出他究竟為何能透視心靈。我們應該盡快著手，而不是坐在這裏說『你的錯。我的錯。』」

她用冰冷的灰色眼珠盯著艾席，後者咧嘴一笑。

蘭寧同樣咧嘴一笑。正如每回在這種場合一樣，他那又長又白的頭發，以及一雙慧黠的小眼睛，使他看來活脫是聖經中的長老。「你說得有理，凱文博士。」

他的聲音突然變得乾脆利落。「以最簡單扼要的方式來說，我們造出一個正子腦，它應該屬於普通式樣，如今卻擁有驚人的特質，竟然能和思想波調諧。如果我們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將標示著數十年來機器人學最重大的進展。但我們還不知道，所以我們必須找出原因。大家明白嗎？」

「我能否提個建議？」玻格特問。

「說吧！」

「身為數學家，我預料這是個非常棘手的謎團。我想提議對RD-34的存在保密，直到我們真正解開這個謎。我的意思是，甚至對其他員工也一律保密。身為各部門的主管，我們不該認為它是個無解的問題，而愈少人知道……」

「玻格特說得對。」凱文博士說，「自從行星際法令作了修訂，準許機器人運到太空前可在廠內先行測試，反機器人的宣傳就變本加厲。假如說，在我們能宣佈已經完全控制局面之前，便有隻字片語泄露出去，讓外人知道有個能透視心靈的機器人，很可能會有人趁機大做文章。」

蘭寧一面抽著雪茄，一面嚴肅地點著頭。然後，他轉頭對艾席說：「我想你說過，當你發現這個透視心靈的現象時，你身邊沒有其他人。」

「我的確是單獨一人——我這輩子從未那麼驚嚇過。RB-34剛從裝配臺上搬下來，他們就把他送交給我。剛好奧伯曼不在，所以我親自帶他去測試室——至少，我是準備把他帶下去。」艾席頓了頓，嘴脣扯出一抹淺淺的微笑。「嘿，你們有誰曾在不知不覺間，進行過一場思想交談？」

大家都懶得回答，於是他繼續說：「你知道嗎，你最初並不會發覺。他就這麼跟我說話——無論你想象那些話多有邏輯、多麼合理都不為過——直到幾乎來到測試室的時候，我才察覺自己一句話也沒說。當然，我想了很多，但那可是兩回事，對不對？我趕緊把那玩意鎖了起來，就跑去找蘭寧。但是讓他跟我走了一段，冷靜地窺探我的思想，在裏面翻翻揀揀，真令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我能想象。」蘇珊・凱文若有所思地說，她正以一種古怪的專注目光凝視著艾席。「我們多麼習慣將自己的思想視為隱私。」

蘭寧不耐煩地插嘴道：「那麼，只有我們四個知道。好吧！我們一定得有系統地展開行動。艾席，我要你從頭到尾檢查一遍裝配線——不得有任何遺漏。你要排除一切不可能有機會出錯的手續，再列出所有可能出錯的，包括錯誤的性質和可能的程度。」

「苛刻要求。」艾席咕噥道。

「自然如此！當然，你要派你的手下去做這項工作——有必要的話通通派出去，我並不在乎我們是否落後進度。可是不能讓他們知道為什麼，你了解吧。」

「嗯——嗯，了解！」年輕技師咧嘴苦笑，「仍然是個扎手的差事。」

蘭寧將轉椅轉個方向，以便面對凱文。「你必須從另一個角度鉆研這個問題。你是廠裏的機器人心理學家，所以你要用逆向思考，從研究這個機器人本身著手。試圖查出他如何運作；看看還有什麼和他的精神感應力有牽扯的因素，它們產生多大的影響，它們如何扭曲他的見解，以及究竟對他的一般RB特性造成何種損害。你聽懂了嗎？」

蘭寧並沒有等凱文博士答話。

「我負責協調這項工作，並以數學方式詮釋各項發現。」他猛力噴出一口煙，透過煙霧吐出後面的話，「當然，玻格特要幫我的忙。」

玻格特一面用胖手掌磨著另一隻手的指甲，一面以溫和的口氣說：「我就知道，我對這方面略知一二。」

「好啦！我們開始吧。」艾席把椅子向後推，站了起來，年輕快活的臉龐扯出一個笑容。「我分到了最要命的差事，所以我要趕緊去幹活了。」

他臨走還含糊地說了一句：「回頭見！」

蘇珊・凱文淺淺地點頭答禮，她的目光卻一直目送他出去。此時蘭寧咕噥道：「你想不想現在就上去看看RB-34，凱文博士？」而她卻沒有回答。

房門鉸鏈剛剛響起旋轉的悶聲，RB-34的光電眼便離開書本。等到蘇珊・凱文走進來的時候，他早已經站了起來。

她停下腳步，將門上巨大的「禁止入內」標示扶正，這才走向那個機器人。

「厄比，我給你帶來些超原子發動機的教科書——好歹帶了幾本。你想不想看一看？」

RB-34（也就是厄比）從她手中接過三本厚厚的書籍，翻開其中一本的首頁。

「嗯——嗯！《超原子學理論》……」他一面翻書，一面喃喃地自言自語。然後，他帶著心不在焉的神態說：「請坐，凱文博士！這得花我幾分鐘的時間。」

機器人心理學家自己找個座位，坐下來仔細觀察厄比。他則在桌子另一側揀了一張椅子坐下，開始有系統地消化那三本書。

半小時過後，他放下書本。「當然，我知道你為什麼帶這些書來。」

凱文博士的嘴角抽動一下。「我就在擔心這點。跟你打交道可不容易，厄比，你總是搶先我一步。」

「你知道嗎，這些書和其他書籍沒什麼差別，就是無法引起我的興趣。你們的教科書裏什麼也沒有；你們的科學只是一堆蒐集來的數據，靠臨時的理論粘在一起——而且全都簡單到不可思議，簡直不值得我浪費時間。

「讓我感興趣的是你們的小說。你們會研究人類的動機以及情感的互動關係……」當他在搜尋適當的詞匯時，強壯的手臂做了一個含糊的手勢。

凱文博士悄聲道：「我想我了解。」

「你也知道，我能看透心靈。」機器人繼續說，「你無法想象它們有多復雜。因為我自己的心靈和它們交集那麼少，所以我還無法了解其中的一切——但我在嘗試，而你們的小說對我有幫助。」

「沒錯，但只怕你從當今多愁善感的小說中，有了些悲傷而感性的體驗後——」她的聲音中帶點苦澀，「你會發現像我們這樣的真實心靈枯燥無味、毫無特色。」

「可是我不會！」

這句突然中氣十足的回答令她不禁站了起來。她覺得自己的臉正在漲紅，心想：他一定知道！

厄比陡然平靜下來，低聲喃喃道：「可是，我當然知道，凱文博士。你總是想到這件事，我怎能不知道呢？」現在他的金屬音質幾乎完全消失。

她板起臉孔。「你曾經——告訴過任何人嗎？」

「當然沒有！」這句話透著真正的驚訝，「沒有任何人問過我。」

「好吧，那麼，」她脫口而出，「我想你認為我是個傻瓜。」

「不！它是正常的感情。」

「或許正因為如此，它才這麼愚蠢。」她聲音中的渴望之情淹沒一切，某些女性特質穿透博士的外衣向外窺探。「我不具有你所謂的——吸引力。」

「如果你僅是指外表的吸引力，那我無從判斷。但我知道，無論如何，還有其他種類的吸引力。」

「也不年輕了。」凱文博士幾乎沒有聽到機器人說的話。

「你還不到四十。」厄比的聲音中逐漸流露焦急的堅持。

「按年頭算，我今年三十八；論及我對人生的多愁善感，我已經是六十歲的老太婆。我這個心理學家難道是假的嗎？」

她喘著氣，硬著頭皮說：「而他才剛滿三十五歲，而且外表和動作還要更年輕。你認為他曾經……曾經多看我一眼嗎？」

「你錯了！」厄比的鋼鐵拳頭擊向高分子桌面，激起一下尖銳的鏗鏘聲。「聽我說……」

此時蘇珊・凱文卻猛然轉向他，眼中的痛苦化作怒火。「我為何要聽？總之，你對整件事又知道多少，你……你這架機器。我對你而言只是個標本；是個有趣的、具有特殊心靈的小蟲，躺在解剖臺上讓你檢視。這是個幻滅的極佳範例，對不對？幾乎和你看的那些小說一樣精彩。」帶著哭音的話語突然哽咽，她沉默下來。

這場發作嚇得機器人縮頭縮腦，他懇求般搖了搖頭。「請聽我說好不好？如果你願意，我可以幫你。」

「怎麼幫我？」她撇了撇嘴，「給我一些忠告？」

「不，不是那樣。只是我剛好知道別人心裏怎麼想——比方說米爾頓・艾席。」

接下來是好長一段沉默，然後蘇珊・凱文垂下眼瞼。「我不想知道他怎麼想，」她氣喘吁吁，「你給我閉嘴。」

「我認為你希望知道他怎麼想。」

她的頭仍舊低著，但她的呼吸卻更加急促。「你在胡言亂語。」她悄聲道。

「我為什麼要那樣做？我是在試圖幫你。米爾頓・艾席對你的想法……」他頓了頓。

機器人心理學家抬起頭來。「怎麼樣？」

機器人平心靜氣地說：「他愛你。」

足足有一分鐘之久，凱文博士未曾開口，只是茫然瞪著眼睛。然後她說：「你搞錯了！你一定搞錯了。他為什麼要愛我？」

「但他真的愛你。像這樣的事是無法隱瞞的，至少瞞不過我。」

「但我是這麼……這麼……」她結結巴巴地打住。

「他看的不只是表相，他懂得欣賞別人的才智。米爾頓・艾席不是那種會娶一頭秀發、一對美目的人。」

蘇珊・凱文發覺自己拼命眨著眼睛，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會兒，她的聲音依然打戰。「但他絕對沒有以任何方式表示……」

「你曾經給過他任何機會嗎？」

「我怎麼會？我從來沒想到……」

「這就對啦！」

機器人心理學家陷入沉思，不久忽然抬起頭來。「半年前，有個女孩來廠裏找他。我認為她很漂亮——金發，身材苗條。當然，她連二加二幾乎都不會。他花了一整天時間向她吹噓，試著解釋機器人是怎麼拼裝的。」說到這裏，她又恢復剛硬的口氣。「她並不了解！她是誰？」

厄比毫不遲疑地答道：「我知道你說的這個人。她是他的親堂妹，這裏頭沒有任何愛戀成分，我向你保證。」

蘇珊・凱文輕快地起身，動作有如少女般活潑。「這是不是很奇怪？那正是我有時用來安慰自己的說法，盡管我從未真正這樣想。這麼說，一切都是真的了。」

她跑到厄比面前，雙手緊緊抓住他冰冷而沉重的手掌。「謝謝你，厄比。」她以急切且沙啞的細聲說，「這件事別告訴任何人，把它當成我們的祕密——再次謝謝你。」說完，她又使勁握了握那隻毫無反應的金屬手掌，便徑自離去。

厄比慢慢拾起拋在一旁的小說，卻沒有任何人看透「他」的心靈。

米爾頓・艾席緩緩地、大喇喇地伸了一個懶腰，引發關節一陣噼啪作響，以及一串咕嚕咕嚕的哼聲。然後，他張大眼睛瞪著彼得・玻格特博士。

「我跟你講，」他說，「我為這件事已經忙了一個星期，幾乎沒時間睡覺。我還得像這樣忙上多久？我想你曾經說過，問題出在D真空室的正子轟擊上。」

玻格特優雅地打了個呵欠，興致勃勃地審視著自己一雙白晰的手掌。「是的，而我摸到邊了。」

「當一名數學家這麼說的時候，我知道它代表什麼意思。你距離成功還有多遠？」

「這都取決於……」

「取決於什麼？」艾席倒在一張椅子上，一雙長腿向前伸。

「取決於蘭寧，這老傢伙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嘆了一口氣，「有點跟不上時代，那正是他的問題。他死守著矩陣力學，把它當成一切的一切，而這個問題卻需要更強有力的數學工具。他可真固執。」

艾席帶著睡意喃喃道：「何不問問厄比，把整件事作個了結。」

「問那個機器人？」玻格特揚起眉毛。

「有何不可？那老小姐沒告訴你嗎？」

「你是指凱文？」

「是啊！就是蘇珊。那機器人是個數學鬼才，他對數學的認識比百分之百還多一點。他能在腦中計算三重積分，還把張量分析當點心喫。」

數學家狐疑地瞪著對方。「你沒開玩笑？」

「我發誓！怪就怪在那傻子不喜歡數學。他寧可讀些愚不可及的小說。千真萬確！你該看看蘇珊一再拿給他的那些劣等作品：《紫色激情》《太空之戀》。」

「凱文博士沒對我們提一個字。」

「這個嘛，她對他的研究尚未結束。你知道她的作風，在揭露大祕密之前，她喜歡讓一切不漏風聲。」

「而她告訴了你。」

「我們的交談可算無法避免，我最近經常見到她。」他將眼睛張得老大，還皺起眉頭，「嘿，玻格特，你最近可注意到這位女士有什麼不對勁？」

玻格特咧開嘴，露出不大莊重的笑容。「她開始塗口紅，或許你指的是這件事。」

「哎呀，這點我知道。她還搽胭脂抹粉，外帶畫眼影，可真惹人注目。但我指的不是這個，我對這方面無可置評。我是指她說話的方式——好像有件事令她很開心。」他想了想，然後聳聳肩。

玻格特做了個眉目傳情的眼神，對一位年過五十的科學家而言，他的表演還真不賴。「也許她墜入愛河了。」

艾席再度閉上眼睛。「我看你是瘋了，玻格特。你去跟厄比談談，我要待在這兒睡上一覺。」

「好！但這並不表示我特別喜歡讓一個機器人告訴我怎麼做，而且我也不認為他辦得到！」

輕微的鼾聲是對他唯一的回答。

彼得・玻格特雙手插在口袋裏，刻意以漠然的態度敘述他的問題，厄比則聚精會神地聆聽。

「事情就是這樣。我聽說你了解這些事，而我來問你，最主要是出於好奇。我的推論，正如我剛剛大略說明的，裏面有幾項可疑的步驟，這點我承認，因此整個圖像仍然不太完整，而蘭寧博士也拒絕接受這些步驟。」

機器人並未回答，玻格特又說：「怎麼樣？」

「我看不出錯誤。」厄比研究著那些潦草的計算。

「我想除了這句話，你無法再有任何貢獻？」

「我不敢嘗試，你是比我更優秀的數學家，而且——嗯，我不願介入這件事。」

玻格特的笑容中帶著幾許自滿。「我差不多也是這麼想。這太深了，我們忘掉它吧。」他將那幾張紙揉掉，丟進廢棄物管道，轉身正要離去，又突然改變主意。

「對啦……」

機器人一言不發地等著。

玻格特似乎難以啟齒。「有件事……我是說，也許你能……」他打住了。

厄比平心靜氣地說：「你的思緒一團混亂，但毫無疑問，它和蘭寧博士有關。遲疑不決是件傻事，因為只要你靜下心來，我馬上會知道你想要問什麼。」

數學家的右手舉到光滑平整的頭發上，做了個慣常的梳理動作。「蘭寧快七十歲了。」他說，彷彿這句話就能解釋一切。

「這點我知道。」

「而且他擔任本廠的主任已經將近三十年。」厄比點了點頭。

「好，那麼，」玻格特改用逢迎的口吻說，「你會知道他是否……是否想到退休。例如由於健康因素，或是其他……」

「是啊。」厄比只是這麼說。

「好，你知道嗎？」

「當然。」

「那麼——呃——你能不能告訴我？」

「既然你問了，我就會說。」機器人的應對相當實事求是，「他已經辭職了！」

「什麼！」這是一聲猛然脫口、幾乎含糊不清的驚嘆。然後，這位數學家的大腦袋向前一伸。「再說一遍！」

「他已經辭職了，」機器人以平靜的語氣重復，「可是還沒有生效。你懂嗎，他還等著解決——呃——我自己這個問題。等這件事結束後，他就準備把主任辦公室移交給繼任人選。」

玻格特猛力吐出一口氣。「而這個繼任人選，他是誰？」現在他離厄比相當近，雙眼著魔似地緊盯著那對深不可測的暗紅色光電眼。

機器人慢慢答道：「你就是下一任主任。」

玻格特綻放出僵硬的笑容。「真是太好了，我一直在盼望和等待這件事。謝謝你，厄比。」

彼得・玻格特在書桌前一直待到清晨五點，稍事休息後，上午九時他又回來工作。書桌上方的書架原本擺有一排參考書與數值表，但隨著他一本接一本參考，書架已經完全騰空。他面前的計算紙以微量的速度增加，腳下揉皺的潦草手稿則堆積成一座小山。

正午時分，他看看最後一頁計算，揉揉充血的眼睛，打了個呵欠，又聳了聳肩。「簡直越來越糟，該死！」

開門聲使他轉過頭去。進來的是蘭寧，他正用瘦骨嶙峋的雙手將指節扳得噼啪響。

玻格特對他點了點頭。這位主任見到屋內凌亂不堪，兩道眉毛皺成一團。

「新途徑？」他問。

「不，」對方以挑釁的口吻回答，「原來的有什麼不妥？」

蘭寧懶得答復這個問題，對書桌上那疊紙也只是隨便瞥一眼。他一面點燃雪茄，一面透過火柴的光焰說：「凱文有沒有跟你提到那個機器人？他是個數學天才，實在不同凡響。」

對方高聲嗤之以鼻。「我聽說了。但凱文還是專管機器人心理學比較好。我檢查過厄比的數學能力，他幾乎連微積分都過不了關。」

「凱文卻不這麼想。」

「她瘋了。」

「而我也不這麼想。」主任瞇起眼睛，透出一種威脅感。

「你！」玻格特的聲音轉趨強硬，「你在說些什麼？」

「整個上午，我都在測試厄比的本事，他有些你聞所未聞的絕招。」

「是嗎？」

「你好像不信！」蘭寧從背心口袋掏出一張紙，再將它打開，「這不是我的筆跡，對不對？」

玻格特對紙上的大型斜體符號研究了一番。「厄比做的？」

「是的！你只要留意就能看出來，他所做的是對二十二號方程式的時間積分。得到的結果——」蘭寧用泛黃的指甲敲了敲最後一行，「和我的結論一模一樣，卻只花了四分之一的時間。你沒有理由忽略正子轟擊中的林格效應。」

「我沒有忽略，它會被抵銷掉。看在老天的份上，蘭寧，把這點裝進你的腦袋……」

「喔，是啊，你解釋過。你還用到了米契爾平移方程式，對不對？哼——它不適用。」

「為什麼？」

「理由之一，因為你一直在用超虛數。」

「那又有什麼關係？」

「這樣一來，米契爾方程式就不成立……」

「你瘋了嗎？如果你讀讀米契爾的原始論文……」

「我不必那樣做。我一開始就告訴你，我不喜歡他的論證，這點厄比支持我。」

「好吧，那麼，」玻格特吼道，「讓那個上發條的機器幫你解決整個問題好了。何必在細枝末節上浪費時間？」

「那正是關鍵，厄比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他不能，那我們也不能——不能獨力解決。我要把整個問題送到全國委員會，它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

玻格特面紅耳赤，在咆哮聲中一躍而起，連椅子都差點撞翻。「你不可以做這種事。」

這回輪到蘭寧漲紅了臉。「你在告訴我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一點沒錯。」對方咬牙切齒地回應，「我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你不能從我手裏把它搶走，懂嗎？別以為我看不透你，你這個風乾的化石。你寧願切掉自己的鼻子，也不願承認是我解決了機器人精神感應之謎。」

「你是個該死的白癡，玻格特，一秒鐘之內，我就能讓你因為犯上而遭停職。」蘭寧激動得下脣不停打戰。

「你做不到這件事，蘭寧。有個透視心靈的機器人在這裏，你什麼祕密也保不住，所以別忘了，我對你的辭職一清二楚。」

蘭寧手中的雪茄開始打戰，煙灰紛紛落地，然後雪茄也跟著掉下來。「什麼……什麼……」

玻格特邪惡地咯咯大笑。「而我會是新主任，你給我搞清楚。這點我非常明白，別以為我一無所知。你瞎了眼，蘭寧。我將在這裏發號施令，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等著瞧吧。」

蘭寧終於能發出聲音，立刻怒吼道：「你被停職了，聽到沒有？你的職務通通解除了。你給免職了，了解嗎？」

對方臉上的笑意更濃了。「哈，這又有什麼用？你什麼也辦不到。我手中握著王牌，我知道你已經辭職。是厄比告訴我的，是他直接從你那裏獲悉的。」

蘭寧強迫自己心平氣和地說話。他看來非常、非常蒼老，雙眼睏倦無神，面容血色盡失，顯出一張蒼白蠟黃的老臉。「我要找厄比談談，他不可能告訴你那種事。你在進行一場狡猾的賭博，玻格特，但我要拆穿你唬人的把戲。跟我來！」

玻格特聳了聳肩。「去找厄比？很好！他媽的好極了！」

同樣在正午時分，米爾頓・艾席畫好一張笨拙的草圖，抬起頭來說：「你有概念了嗎？我對於畫這種東西不太在行，但它的外觀就是這樣。它是一棟漂亮的房子，我只要花一點點錢就能買下來。」

蘇珊・凱文含情脈脈凝視著他。「它實在美麗，」她嘆了一口氣，「我常常想，我希望……」她的聲音逐漸消失。

「當然啦，」艾席放下鉛筆，神采奕奕地繼續說，「我得等到放假才能辦這件事。我只有兩周的假期，但厄比這件事卻讓一切懸在半空中。」他的目光落到自己的指甲上，「此外，還有一個原因——但它是個祕密。」

「那就別告訴我。」

「喔，我還是說說比較好，我忍不住想找個人一吐為快——而你可算是我在這裏最好的——呃——傾吐對象。」他羞怯地咧嘴一笑。

蘇珊・凱文一顆心怦怦亂跳，可是她不敢開口。

「坦白說，」艾席把椅子拖近些，並將聲音壓低成神祕兮兮的耳語，「那棟房子不只我一個人住，我快結婚了！」

說到這裏，他突然跳起來。「怎麼回事？」

「沒事！」可怕的天旋地轉已經停止，但要開口卻仍然很困難。「結婚？你是指……」

「啊，當然！是時候了，對不對？你記得去年夏天來這兒的那個女孩吧，就是她！但你真的不舒服，你……」

「頭痛！」蘇珊・凱文孱弱無力地揮手要他閃開，「我……我最近一直有這個毛病。當然，我要……要恭喜你。我很高興……」在她慘白的臉上，沒塗勻的胭脂變成兩團難看的紅斑。這時，周遭的一切又開始旋轉。「對不起……失陪……」

她一面含糊說著，一面搖搖晃晃奪門而出。這好像是隻有在夢中才會突然出現的噩耗——伴隨著夢中那一切虛幻的恐怖。

但怎麼可能呢？厄比曾說……

厄比知道！他能看穿心靈！

她發覺自己正氣喘吁吁地倚在門框上，望著厄比的金屬臉孔。她剛才一定爬了兩層樓梯，但是她毫無記憶。有如夢境一般，她在瞬間跨越了那段距離。

有如夢境一般！

然而，厄比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她，暗紅色的光芒似乎逐漸膨脹，變成兩個微微發光、令人望而生畏的球體。

他正在說話，而她只感到冰冷的玻璃杯抵住嘴脣。她吞下一口水，打個哆嗦，才對周遭的事物有些察覺。

厄比仍在說話，他的聲音透著惶恐——好像他又驚又怕，正在極力辯解。

那些聲音逐漸有了意義。「這是一場夢，」他正在說，「你一定不可以相信。你很快會在真實世界中蘇醒，而嘲笑此時的自己。他愛你，我不騙你。他愛你，真的！但不是在這裏！不是現在！這只是個幻覺。」

蘇珊・凱文點了點頭，她的聲音有如耳語。「是的！是的！」她抓著厄比的手臂，緊緊抱住，一再重復道，「這不是真的，對不對？這不是真的，對不對？」

她究竟是如何恢復神智的，她自己始終不知道——但那就像穿越一個迷濛虛幻的世界，來到強烈的陽光下。她推開他，用力推開那隻鋼鐵手臂。她的雙眼睜得老大。

「你想要做什麼？」她的聲音提高成刺耳的尖叫，「你想要做什麼？」

厄比退了幾步。「我想幫助你。」

機器人心理學家瞪著他說：「幫助？怎樣幫助？告訴我這是一場夢？試圖逼得我精神分裂？」她陷入歇斯底里的緊繃狀態，「這不是一場夢！我倒希望它是！」

她猛力倒抽一口氣。「等等！為什麼……哈，我懂了。慈悲的蒼天啊，這多麼明顯。」

機器人的聲音中透著恐懼。「我必須這樣做！」

「而我竟然相信你！我從未想到……」

門外的嘈雜聲使她暫時住口。她轉過身去，雙手痙攣似的一鬆一緊。當玻格特與蘭寧進來的時候，她已經站在角落的窗前，兩位男士絲毫未曾留意她。

他們同時向厄比走去，蘭寧憤怒而不耐煩，玻格特則是一副看笑話的神情。蘭寧首先開口道：「好，厄比，聽我說！」

機器人將目光猛然射向年邁的主任。「好的，蘭寧博士。」

「你有沒有和玻格特博士討論過我的事？」

「沒有，主任。」回答來得很慢，玻格特臉上的笑容隨即消失。

「怎麼回事？」玻格特擠到上司前頭，叉開雙腿站在機器人面前，「重復一遍你昨天對我說的話。」

「我說……」厄比陷入沉默。在他體內深處，金屬發聲膜片振蕩出輕微的雜音。

「你沒有說他辭職了嗎？」玻格特怒吼道，「回答我！」

玻格特狂暴地舉起手臂，但蘭寧趕緊推開他。「你要脅迫他說謊嗎？」

「你聽到他說什麼了，蘭寧，他剛要承認就閉上了嘴。別擋著我！我要他吐露實情，懂吧！」

「我來問他！」蘭寧轉身面對機器人，「好吧，厄比，放輕松點。我辭職了沒有？」

厄比只是瞪著眼睛，蘭寧焦急地重復一遍：「我辭職了沒有？」機器人似乎極輕微地搖了搖頭，等了半天卻沒有進一步的結果。

兩人互相凝望，兩雙眼睛裏的敵意幾乎有了生命。

「搞什麼鬼，」玻格特突然冒出一句，「這機器人變啞巴了嗎？你這個怪物，你不能講話嗎？」

「我能講話。」機器人不假思索地答道。

「那就回答這個問題。你不是告訴我說蘭寧辭職了嗎？他到底有沒有辭職？」

接著又是一陣沉悶的寂靜，直到蘇珊・凱文高亢且近乎歇斯底里的笑聲，突然在房間另一端響起，才終於打破這個沉默。

兩位數學家嚇了一跳。玻格特瞇著眼睛說：「你在這裏？什麼事這麼有趣？」

「沒什麼有趣的。」她的聲音不太自然，「只不過上當的並非我一個人而已。全世界數一數二的三位機器人學專家，竟然中了同樣一個簡單的圈套，這是不是很諷刺？」她的聲音逐漸消失，她將蒼白的手按向額頭。「可是並不有趣！」

這回兩位男士互相揚了揚眉毛。「你說的是什麼圈套？」蘭寧硬邦邦地問道，「厄比有什麼問題嗎？」

「不，」她慢慢走近他們，「他沒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她猛然轉身，對機器人尖叫道，「離我遠點！到房間另一端去，別讓我看到你。」

在她盛怒的目光下，厄比縮頭縮腦、跌跌撞撞地快步離去。

「這一切是怎麼回事，凱文博士？」蘭寧的聲音透著敵意。

她面對他們，以譏諷的口吻說：「你們當然知道機器人學第一基本法則。」

另外兩人同時點了點頭。「當然，」玻格特不悅地答道，「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背得多麼流利。」凱文諷刺道，「然而，究竟是何種傷害？」

「啊——任何種類的傷害。」

「正是如此！任何種類！可是令人感情受創呢？令人自我受打擊呢？令人希望幻滅呢？這些算不算傷害？」

蘭寧皺起眉頭。「機器人怎麼會知道……」然後他猛喘一口氣，沒有再說下去。

「你已經明白了，是嗎？這個機器人能透視心靈。你以為他不知道精神傷害的意義嗎？你以為如果有人問他問題，他不會完全按照那人想聽的回答嗎？其他答案難道不會傷害我們，而厄比難道不知道這點嗎？」

「老天啊！」玻格特喃喃道。

機器人心理學家以嘲諷的目光瞥了他一眼。「我想你問過他蘭寧是否辭職了。你希望聽到的答案是他已經辭職，而厄比正是那樣告訴你的。」

「而我想，」蘭寧以平板的語氣說，「這就是他剛纔不願回答的原因。無論他怎樣回答，都會使我們其中一人受到傷害。」

接下來是短暫的沉默，兩位男士若有所思地望著遠方的機器人——他正縮在書櫃旁的椅子裏，腦袋枕在一隻手上。

蘇珊・凱文雙眼穩穩地盯著地板。「他全部一清二楚。那個……那個魔鬼知道一切——包括他的裝配過程出了什麼差錯。」她的眼睛憂鬱而深沉。

蘭寧抬起頭來。「這點你說錯了，凱文博士。他不知道哪裏出了差錯，我問過他。」

「這有什麼意義？」凱文叫道，「只能說明你不希望他告訴你答案。讓一架機器做你做不到的事，會戳傷你的自我——你問過他嗎？」她忽然轉向玻格特。

「可以這麼說，」玻格特咳嗽一聲，漲紅了臉，「他告訴我，他對數學知道得非常少。」

蘭寧發出一陣不很響亮的笑聲，機器人心理學家則挖苦地微微一笑。「我來問他！他提出的答案不會傷害我的自我。」她提高音量，發出一句冰冷的命令，「過來！」

厄比隨即起身，踏著遲疑的步伐走近他們。

「我想你知道，」她繼續說，「在裝配過程中，究竟是哪一步引進了一個外來因素，或是遺漏了一項不可或缺的因素。」

「是的。」厄比以幾乎細不可聞的聲音說。

「慢著。」玻格特氣呼呼地插嘴道，「那不一定就是實話。你希望聽到這個答案，如此而已。」

「別當傻瓜。」凱文答道，「他對數學的認識等於你和蘭寧的總和，這點毫無疑問，因為他能透視心靈。給他一個機會。」

數學家不再作聲，於是凱文繼續說：「好啦，厄比，說吧！我們等著呢。」她又轉頭道，「兩位，準備紙筆。」

但厄比仍舊默不作聲。機器人心理學家帶著幾許得意說：「厄比，你為何不回答？」

機器人突然脫口而出：「我不能，你知道我不能！玻格特博士和蘭寧博士不希望我這樣做。」

「他們希望得到答案。」

「但不是從我這裏。」

此時蘭寧插進一句話，說得又慢又清楚：「別傻了，厄比，我們的確希望你告訴我們。」

玻格特隨便點了點頭。

厄比的聲音變作狂亂的嚎叫。「那樣說有什麼用？你以為我看不透你的心靈表層嗎？在你的內心深處，你不希望我那樣做。我是個機器，僅僅借著腦中的正子活動來模仿生命——我的腦子是人造裝置。你要是在我面前低頭，就一定會受到傷害。這點深深烙印在你心中，絕不可能抹得去。我不能提出答案。」

「我們走開，」蘭寧博士說，「你告訴凱文。」

「那不會有任何不同，」厄比叫道，「因為無論如何，你仍會知道是我提供的答案。」

凱文重新開口，她說：「可是你也了解，厄比，縱然如此，蘭寧博士和玻格特博士還是想得到答案。」

「靠他們自己的努力！」厄比堅持道。

「但他們想要得到。你擁有答案卻不肯說，這個事實也對他們造成了傷害。這點你了解，是嗎？」

「是的！是的！」

「而你若是告訴他們，同樣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是的！是的！」厄比慢慢向後退，蘇珊・凱文步步進逼，另外兩人則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地僵在原地。

「你不能告訴他們，」機器人心理學家以平板的語調慢慢說，「因為那會造成傷害，而你一定不能傷害人類。但你若不告訴他們，你就會造成傷害，所以你必須告訴他們。而如果你說了，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不能對他們說；但如果你不說，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必須說；但如果你說了，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一定不能說；但如果你不說，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必須說；但如果你說了，你……」

厄比身子抵住墻壁，雙腿跪了下來。「停止！」他尖叫道，「關上你的心靈！它充滿了痛苦、挫折和恨意！我不是故意的，我不騙你！我試圖幫助你們，我把你們想聽的話告訴你們。我不得不這樣做！」

機器人心理學家毫不理會。「你必須告訴他們，但如果你說了，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一定不能說；但如果你不說，你會造成傷害，所以你必須說；但……」

厄比聲嘶力竭地慘叫。

那像是音量放大許多倍的短笛聲——越來越尖銳，最後變成垂死靈魂的尖聲嚎啕，使整個房間充滿有形的刺耳噪音。

當這個聲音消失時，厄比垮在地上，成了一堆動彈不得的金屬。

玻格特面無血色地說：「他死了！」

「不！」蘇珊・凱文發出一陣撕心裂肺的狂笑，「不是死了——只是精神錯亂。我對他提出一個無解的兩難問題，令他精神崩潰。現在你可以將他解體——因為他再也不能說話了。」

蘭寧在這堆本是厄比的金屬旁跪下。他摸了摸那個冰冷而毫無反應的金屬面孔，不禁打個哆嗦。「你是故意這樣做的。」他站起來，以扭曲的臉孔對著她。

「是又怎麼樣？你現在已無法挽回。」她突然悲從中來，喊道，「他罪有應得。」

主任抓起形同癱瘓、一動不動的玻格特一隻手腕。「有什麼差別呢。來吧，彼得。」他嘆了一口氣，「會這樣思考的機器人，反正毫無價值。」他的眼神顯得蒼老而疲倦，「來吧，彼得！」他又重復一遍。

兩位科學家離去後，又過了好幾分鐘，蘇珊・凱文博士才勉強恢復心理平衡。她的目光緩緩轉向那個不死不活的厄比，緊繃的表情重新回到臉上。她凝視良久，得意之情逐漸退去，絕望的沮喪再度浮現——她心中的思緒澎湃洶湧，嘴裏卻僅僅深惡痛絕地吐出兩個字：「騙子！」

自然，訪談就此告一段落。她講完這個故事之後，我就知道今天不能再套出什麼了。她只是坐在書桌後面，蒼白的面容毫無表情——整個人沉浸在回憶中。

我說：「謝謝您，凱文博士！」但她並未回答。兩天后，我才設法再見到她。

## 第六篇消失無蹤

當我終於再見到蘇珊・凱文時，她正站在她的辦公室門口，一批批的檔案正在往外搬。

她說：「你的文章寫得怎麼樣，年輕人？」

「還好。」我說——我已根據自己的想法把它們整理出來，為她口述的骨架添油加醋，配上了對話，並作了一些修飾。「您想不想瀏覽一遍，看看我有沒有誹謗哪個人物，或是哪裏錯得太離譜？」

「我想應該這樣。到主管休息室坐坐如何？我們可以喝杯咖啡。」

她似乎心情很好，因此當我們沿著迴廊走去時，我趁機說：「我在想，凱文博士……」

「想什麼？」

「您可否多告訴我些有關機器人學的歷史。」

「年輕人，你搜集的資料，應該已經足夠了。」

「可以這麼說。但我寫出來的那些事，卻和當代世界關係不大。我的意思是，有史以來只有一個透視心靈的機器人，太空站早已過時且遭到廢棄，機器人採礦如今被視為理所當然。恆星際飛行怎麼樣？超原子發動機大約是二十年前才發明的，而且眾所周知，它是一項藉由機器人輔助的發明。真實經過又如何呢？」

「恆星際飛行？」她顯得若有所思。我們已經來到休息室，我點了一份全餐，她只要了咖啡。

「它並非一項單純的機器人輔助發明，你知道嗎，並沒有那麼單純。不過，當然，在我們研發出金頭腦之前，一直沒有很大進展。可是我們很努力，真的很努力。我和恆星際飛行研究的首度接觸——我是指直接接觸，是在2029年，當時有個機器人失蹤了……」

「超空間基地」採取了一連串緊急的非常措施——有如慌亂的人發出一聲歇斯底里的尖叫。

依照時間順序與激烈的程度，這些措施可逐條列舉如下：

一、在二十七號小行星羣各太空站所涵蓋的太空領域中，超原子引擎的研發工作一律暫停。

二、實際上，上述整個太空領域已排除在太陽系之外。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擅入；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離去。

三、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首席心理學家蘇珊・凱文博士，以及數學部門主任彼得・玻格特博士，搭乘政府的特遣巡邏艦抵達該基地。

已屆中年的蘇珊・凱文從未離開過地球表面，對這趟太空之旅也沒有什麼嚮往。在這個普遍使用原子能，而超原子引擎也即將問世的時代，這種新鮮事從未令她動心。因此她對這趟旅程頗不以為然，也不相信有什麼緊急狀況。她在超空間基地享用第一餐的時候，平庸的臉龐上每條皺紋都將這點明白顯露出來。

而玻格特博士光潤蒼白的面容，則並未舍棄某些鬼祟的態度。至於領導這個計劃的寇納爾少將，也始終不忘保持一副見到鬼的神情。

總之，那頓飯是個尷尬的插曲，以致隨後舉行的三人小型會議，是在陰沉而不愉快的氣氛中展開。

首先發言的是寇納爾，他的禿頭閃閃發亮，軍禮服與此時此地的氣氛很不相稱。他硬著頭皮，開門見山地說：「玻格特先生，凱文女士，這是件十分古怪的事。我要感謝你們接到通知便即刻趕來，很抱歉，通知上甚至未曾說明緣由。現在，我們要趕緊補充說明，我們丟了一個機器人；一切工作陷入停頓，一定得找到他才能復工。目前為止我們一無所獲，我們感到需要專家的協助。」

或許將軍覺得自己的敘述虎頭蛇尾，並未指出困境所在。他以絕望的口氣繼續道：「我們的工作有多重要，我想不必我多說。去年的科學研究經費，超過百分之八十都用到我們這裏……」

「啊，這點我們知道。」玻格特欣然答道，「美國機器人公司收到一筆優厚的機器人租金。」

蘇珊・凱文以直率而尖刻的口氣插嘴道：「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一個機器人對這個計劃那麼重要？他又為什麼還沒給找到？」

將軍將漲紅的臉轉向她，還偷空舔了一下嘴脣。「啊，換一種方式講，其實我們已經找到他了。」然後，他又以近乎痛苦的口吻說：「唉，請讓我解釋一下。在那個機器人行蹤不明之後，我們立刻宣佈進入緊急狀況，禁止任何船艦離開超空間基地。早先一天，有一艘太空貨船在此著陸，為我們送來兩個實驗室用的機器人。它上面還有六十二個……呃……同型的機器人，準備運往別處。我們對這個數字十分確定，這點絕對沒有問題。」

「是嗎？兩者的關聯呢？」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那個失蹤的機器人——我向你們保證，即使失蹤的是一枝小草，我們也已經找到了——經過腦力激蕩，我們想到該數一數那艘貨船中的機器人。結果，現在上面有六十三個。」

「所以第六十三個機器人，我想，就是那個失蹤的浪子？」凱文博士的目光轉趨陰鬱。

「是的，但我們無法分辨哪個纔是第六十三個。」

當電鐘連響十一下時，會場一片死寂。然後，這位機器人心理學家說：「非常特殊的情形。」她扁起嘴來，嘴角下垂。

「彼得，」她帶點兇巴巴的神情轉向她的同事，「這裏頭有什麼不對勁？他們在超空間基地用的是哪種機器人？」

玻格特猶豫了一下，露出無力的笑容。「這始終是一件相當難辦的事，蘇珊。」

她連珠炮似的說：「好啊，始終是。如果面對六十三個同型機器人，其中之一是逃犯，卻無法確定哪個纔是，那何不隨便抓一個充數呢？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文章？為什麼要派我們來？」

玻格特以順從的態度說：「你得給我說話的機會，蘇珊——超空間基地所用的機器人，剛好有幾個並未印記完整的機器人學第一法則。」

「什麼，沒有印記？」凱文跌坐到椅子上，「我懂了。有多少個出廠？」

「不多。那是政府訂購的，而且絕不允許泄露機密。除了直接參與的最高層人士，不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你並未包括在內，蘇珊，不過這跟我毫無關係。」

將軍以權威的架勢打斷他們的對話。他說：「我希望對此作點解釋。我原本並不曉得凱文博士毫不知情。地球上始終有著強烈的反機器人情緒，凱文博士，這點不必我告訴你。在這個問題上，面對那些基本教義的激進派，政府的防線只有一項事實——機器人總是內設牢不可破的第一法則，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可能傷害人類。

「但我們卻不得不用些本質相異的機器人。因此有少數的NS-2型，也就是納斯特，腦中印記的是第一法則的修訂版。為了保密起見，所有NS-2型出廠時皆未加上序號；那些修訂型機器人和一組普通型一起送到這裏；此外，當然，我們定做的這種機器人，全部印記上最嚴格的指令，絕不可對外人透露他們的不同之處。」他露出尷尬的笑容，「現在，這一切成了自作自受。」

凱文繃著臉說：「無論如何，你有沒有問過每個機器人他們的身份？不用說，你當然有資格？」

將軍點了點頭。「六十三個全部否認曾在這裏工作——其中一個在說謊。」

「你追查的那個可有磨損的痕跡嗎？我想其他那些都是新出廠的。」

「失蹤的那個上個月纔到。他和剛剛送達的那兩個，是我們所需要的最後一批，看不出什麼磨損的痕跡。」他緩緩搖了搖頭，雙眼再度透出沮喪的目光，「凱文博士，我們不敢讓那艘貨船離去。萬一不符合第一法則的機器人公諸於世……」似乎他怎麼說都無法強調問題的嚴重性。

「把六十三個機器人通通毀掉，」機器人心理學家以冰冷而平板的口氣說，「讓這件事一了百了。」

玻格特咬著一側嘴角。「你的意思是毀掉六十三個三萬元，只怕美國機器人公司不會喜歡這個主意。在我們毀掉任何東西之前，蘇珊，我們最好先努力一番。」

「這樣的話，」她以尖銳的口吻說，「我需要知道一切事實。這些修訂型機器人究竟給超空間基地帶來什麼好處？是什麼因素使他們不可或缺，將軍？」

寇納爾的額頭皺成一團，他伸手向上一抹，試圖將它撫平。「原有的機器人，為我們帶來無法克服的問題。我們的人經常得在『硬輻射』中工作，你懂了吧。這當然有危險，但我們採取了合理的安全防範。從開始到現在，只發生過兩起意外，兩次都無人喪生。然而，對普通機器人解釋這點卻是徒勞無功。第一法則說——我來引述一遍——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那是最高原則，凱文博士。每當我們的人必須在中等伽馬場中暴露一會兒——這樣不會造成任何生理效應——最靠近的機器人便會沖進去，把他拖出來。如果輻射場極微弱，機器人就會成功，工作就不得不暫停，直到將機器人通通清場才能繼續。如果輻射場稍微強一點，機器人就根本碰不到那個技術員，因為他的正子腦會在伽馬輻射中崩潰——然後，我們便會失去一個昂貴且難以替換的機器人。

「我們試圖跟他們講理。但他們的論點是，人類置身伽馬場就會有生命危險，就算能安全待在裏面半小時也不算數。他們總是說萬一那人忘了，待了一小時怎麼辦；他們不能讓他冒險。我們指出，他們那樣做是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但『自保』只是機器人學第三法則——保障人類安全的第一法則有優先權。我們對他們下命令，以既嚴格又嚴厲的方式命令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進入伽馬場。但『服從』只是機器人學第二法則——保障人類安全的第一法則仍有優先權。凱文博士，我們要麼就是必須舍棄機器人，要麼就是對第一法則做些修改——結果我們選擇了後者。」

「我無法相信，」凱文博士說，「你們找得到取消第一法則的辦法。」

「並沒有取消它，只是作些修改。」寇納爾解釋道，「這樣製成的正子腦，僅含有第一法則的積極部分，也就是『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到此為止。不再有強迫性的要求，要他們防止外在因素傷害人類，比方說伽馬射線。我這樣說正確吧，玻格特博士？」

「相當正確。」數學家表示同意。

「那就是你們的機器人和普通NS-2型唯一的差別？真是唯一的差別嗎？彼得？」

「確實是唯一的差別，蘇珊。」

她站起來，以斷然的口吻說：「我現在打算睡覺了，大約八小時後，我要和最後見到那個機器人的員工談談。從現在起，寇納爾將軍，若想要我負起任何責任，我就要對這項調查有百分之百的、無人過問的控制權。」

除了其中兩小時陷入惱人的半睡半醒狀態，蘇珊・凱文整晚未曾進入夢鄉。當地時間0700時，她按下玻格特的門鈴，發現他同樣沒有在睡覺。他顯然不怕麻煩地帶了一件睡袍來到此地，因為他正穿著它坐在那裏。當凱文進來時，他隨即放下指甲刀。

他輕聲道：「我多少料到你會來。我想你對這一切感到厭惡。」

「是的。」

「這個嘛——我很抱歉，這件事根本無法避免。當超空間基地電召我們的時候，我就知道一定是修訂型納斯特出了什麼問題。可是我能怎麼辦呢？在旅程中，雖然我很想對你吐露實情，但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必須先確定纔行。修訂第一法則這件事可是最高機密。」

機器人心理學家喃喃道：「應該讓我知道才對。未經一位機器人心理學家的同意，美國機器人公司無權這樣修改正子腦。」

玻格特揚起眉毛，嘆了一聲。「理智點，蘇珊。即使你知道了，也無法影響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政府決心自行其是。政府想要超原子引擎，乙太科學家則想要不會干擾他們的機器人。即使這真意味著扭曲第一法則，他們也一定要把它弄到手。我們當初不得不承認，就廠方觀點而言，這是有可能做到的。他們則發下重誓，說他們只要十二個；它們只會用在超空間基地上；一旦超引擎研發完成便會把它們毀掉；而且會採取全面的安全防範。他們還堅持要嚴格保密——那就是當初的情況。」

凱文博士咬牙切齒地說：「我要是知道就會辭職。」

「那不會有任何用處。政府提供公司一筆巨額資金，又威脅說假如我們拒絕，便會通過反機器人法。當時我們就左右為難，現在我們更是進退維谷了。如果這件事走漏風聲，或許會傷害到寇納爾和政府本身，但它對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傷害則大得太多了。」

機器人心理學家瞪著他說：「彼得，你不懂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嗎？你不了解取消第一法則代表什麼嗎？這不只是一件機密而已。」

「我知道取消第一法則代表了什麼，我又不是小孩子。那代表完全失去穩定性，正子場方程式將會只有虛數解。」

「就數學而言，沒錯。但你能將它翻譯成赤裸裸的心理嗎？不論是否在意識層面上，彼得，正常的生命一律憎恨受到宰制。假如宰制者比被宰制者還要低劣，或是理論上如此，那麼憎恨會更加強烈。就實體而言，以及在某個程度上就心智而言，機器人——任何一個機器人——都要比人類優越。那麼，是什麼使他們甘心為奴？只有第一法則！啊，沒有它的話，你對機器人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會為你惹來殺身之禍。不穩定而已嗎？你是怎麼想的？」

「蘇珊，」玻格特現出又同情又好笑的神態，「我承認，你顯露的這個『科學怪人情結』確有幾分根據——因此才會有凌駕一切的第一法則。可是我一再重復，這項法則並沒有取消——只是稍加修訂。」

「那正子腦的穩定性又如何？」

數學家努起嘴來。「自然是降低了，但還在安全範圍內。第一個納斯特是九個月前送到超空間基地的，目前為止沒有出過任何問題。即使現在這件事，也只是怕曝光而已，並未對人類造成任何威脅。」

「那麼，很好。我們等著看上午的會議能有什麼結果。」

玻格特禮貌性地送她到門口，等到她離去後，他做了個表情豐富的鬼臉。他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應該改變自己經年累月對她的看法——一個性情乖張、心神不定的失意者。

而蘇珊・凱文的思路則絲毫未將玻格特包括在內。許多年前，她就已經對這個手腕圓滑、自命不凡、油頭粉面的傢伙不屑一顧。

吉拉德・布萊克去年剛拿到乙太物理學的學位，與所有同輩的物理學家一樣，他一頭鉆進超原子引擎的研發。在超空間基地的這些會議中，他的加入帶來一股新氣象。現在，他穿著沾污的白色工作服，顯露出百分之五十的叛逆與百分之百的茫然。他渾身的精力似乎不斷在試圖掙脫，而那十根緊張兮兮、互相猛力拉扯的手指，則活脫能扭曲一根鐵條。

寇納爾少將坐在他旁邊，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兩位成員則坐在他對面。

布萊克道：「我聽說，在納斯特十號失蹤前，我是最後一個見到他的人。我想你們是要問我這件事。」

凱文頗感興趣地望著他。「聽你的口氣，年輕人，好像你自己並不確定。難道你不知道，你究竟是不是最後見到他的人？」

「他原本和我一起架設伽馬場產生器，女士。他失蹤的那天上午，的確是和我在一起。我不知道午後是否有人再見到他，但沒有人承認這回事。」

「你認為有什麼人說謊嗎？」

「我可沒那樣說，但我也沒說我希望因此而受責備。」他的黑眼珠開始冒火。

「沒有任何人該受責備，那機器人的失蹤是他本身的問題。我們只是試圖把他找出來，布萊克先生，所以讓我們把其他的一切拋在一邊。既然你曾經和那個機器人一起工作，你也許比任何人更了解他。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有任何不尋常？你有沒有和別的機器人共事過？」

「我和這裏其他的機器人一起工作過——構造簡單的那些。納斯特型沒有什麼不同，除了他們聰明得多——而且煩人得多。」

「煩人？怎麼個煩人法？」

「這個嘛——或許不是他們的錯。這裏的工作相當艱辛，我們大多變得有些毛躁。搗弄超空間可不是好玩的事。」他淡淡一笑，體會到什麼是一吐為快，「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冒險，隨時可能把普通時空結構打個窟窿，而讓小行星和這一切從整個宇宙中消失。聽來相當離奇，是嗎？自然，有時你會心神不寧，但這些納斯特卻不會。他們十分好奇，十分冷靜，而且無憂無慮。有時這就足以把你逼瘋——當你十萬火急想要完成某件事，他們卻似乎不慌不忙。有些時候，我寧願自己單打獨鬥。」

「你說他們不慌不忙？他們曾經拒絕聽命嗎？」

「喔，不。」他趕緊答道，「這方面他們很好。不過，當他們認為你做錯了什麼，他們會告訴你。除了我們教過他們的知識，他們對這方面一竅不通，但這阻止不了他們。也許是我的想象，但其他人員的納斯特也為他們帶來同樣的困擾。」

寇納爾將軍若有深意地清了清喉嚨。「為什麼我從未接到這方面的申訴，布萊克？」

年輕物理學家面紅耳赤。「我們並非真想舍棄機器人，將軍。何況我們並不確定這樣……呃……這樣小的申訴究竟要如何上達。」

玻格特輕聲打岔道：「你最後見到他的那天上午，有沒有發生任何特別的事？」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凱文悄悄作勢制止寇納爾眼看就要脫口而出的評語，自己則耐心等待。

然後，布萊克忽然火冒三丈地說：「我和他有點糾紛。那天上午，我打破了一根金柏爾管，五天的心血都報銷了；我的整個進度落後；我有好幾周沒收到家書。而他卻來找我，要我重復一個我一個月前就放棄的實驗。他總是拿那件事煩我，我厭煩透了。所以我叫他走開——這就是全部經過。」

「你叫他走開？」凱文博士極感興趣地問，「就是這樣說的嗎？你說的是『走開』嗎？試著想起確切的字句。」

布萊克顯然在進行一場內心掙扎，他將額頭擱在粗大的手掌上一會兒，然後猛然抬頭，不客氣地說：「我說的是『給我消失掉。』」

玻格特發出一陣短暫的笑聲。「而他照做了，啊？」

不過凱文尚未問完，她以哄誘的口吻說：「現在我們有點眉目了，布萊克先生。可是確切的詳情相當重要，想要了解機器人的行為，一個字眼、一個動作、一個強調語氣都可能代表一切。比方說，你不可能只說了那五個字而已，對不對？根據你自己的敘述，你一定處於一種急躁的情緒中，說不定你把話講重了點。」

年輕人又漲紅了臉。「這個嘛……我也許罵了他……幾句話。」

「究竟罵了什麼？」

「喔——我記不清了，再說我也不能重復那些話。你也知道，一個人激動時會變成什麼樣子。」他的尷尬笑聲幾乎像是傻笑，「我有那麼點容易說粗話。」

「那沒什麼關係。」她一本正經地答道，「此時此刻，我是一名心理學家。我要請你盡可能根據記憶，忠實地重復當初說的話，而更重要的是，忠實地重復當初的語氣。」

布萊克望向他的指揮官，想要尋求支持，結果一無所獲。他雙眼圓睜，透出驚恐的眼神。「但我做不到。」

「你一定要做到。」

「這樣吧，」玻格特帶著難掩的興致說，「你對著我講，也許會覺得容易些。」

年輕人將緋紅的臉孔轉向玻格特，嚥了一下口水。「我說……」聲音至此消失，他又試了一遍，「我說……」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隨即迅速吐出一長串音節。然後，在揮之不去的緊繃氣氛中，他幾乎流著淚把話說完。「……差不多就是這樣。我不記得我到底是不是用這個順序罵他的，也不確定有沒有漏掉什麼，或添加了些什麼，但八九不離十了。」

機器人心理學家的感受則僅由雙頰極淡的紅暈透露些許。她說：「這些字眼的意思大部分我都了解。我想，其他的也具有同樣的侮辱性。」

「只怕正是如此。」狼狽不堪的布萊克承認。

「而這樣罵的時候，你還說要他消失。」

「那只是比喻性的說法。」

「這點我了解。我確定，不會對你採取任何懲戒行動。」五秒鐘前，將軍似乎還根本不確定，但給她瞥了一眼之後，立刻氣呼呼地點了點頭。

「你可以走了，布萊克先生，謝謝你的合作。」

蘇珊・凱文花了五小時約談六十三個機器人。在這五個小時中，她一再重復同樣的程序；看著同樣的機器人來來去去；提出同樣的問題甲、乙、丙、丁；聽到同樣的回答甲、乙、丙、丁；仔細保持著溫和的表情、中性的語氣、友善的氣氛，並仔細藏好一臺錄音機。

約談結束後，這位機器人心理學家覺得精疲力盡。

玻格特正在等她，當她將錄音卷「叮當」一聲丟到高分子桌面時，他滿懷期待地望著她。

她搖了搖頭。「在我看來，六十三個機器人似乎通通一樣。我無法分辨……」

他說：「你不可能指望用耳朵來分辨，蘇珊。我們應該分析這些錄音。」

一般而言，對機器人的言辭反應進行數學詮釋，屬於機器人分析學中較復雜的一支。它需要一組訓練有素的技術員，以及大型計算機的幫助。這點玻格特知道，而他正是這樣說的。那時他已聽完每一組回答，列出了字句偏差表，畫出了反應間隔曲線。他心中感到極度厭煩，只是未曾表露出來。

「並未顯現任何異常，蘇珊。字句和反應時間的變化，都在普通頻率組的範圍內。我們需要更精密的方法，他們這裏一定有電腦。不——」他皺起眉頭，並優雅地啃起拇指的指甲，「我們不能用電腦，泄密的危險性太大。或者如果我們……」

凱文博士以不耐煩的手勢打斷他的話。「拜託，彼得，這可不是你在實驗室遇到的小問題。假如我們無法借著某項肉眼看得出的粗淺差異，判斷哪個纔是修訂型納斯特，而且肯定絕對錯不了，我們就要倒黴了。那樣的話，判斷錯誤而讓他逃掉的機會太大了。在圖表上指出一個微小的異常是絕對不夠的。我告訴你，假如這些是我唯一的線索，為了確保萬無一失，我會把他們通通毀掉。你和其他的修訂型納斯特談過嗎？」

「談過了，」玻格特迅速回應，「他們沒有任何不對勁。非要挑剔的話，就是他們過分友善。他們樂意回答我的問題，對自己的知識表現出自傲——只有那兩個新來的例外，他們還沒有時間學習乙太物理。我對此地某些專業知識的無知，引來他們相當善意的嘲笑。」他聳了聳肩，「我想這一點，就是此地技術人員對他們產生反感的原因之一。那些機器人或許太喜歡賣弄他們的知識，讓你感到自嘆不如。」

「你能不能試試幾個普蘭納反應，看看他們的心智結構自出廠後有沒有任何改變，或任何衰退？」

「我還沒試，但我會的。」他舉起一根細瘦的手指，沖著她搖了搖，「你嚇到了，蘇珊。我不知道你有什麼戲劇化的想法，但他們本質上是無害的。」

「是嗎？」凱文火了，「是嗎？你可了解他們其中之一在說謊嗎？在我剛約談過的六十三個機器人當中，有一個故意對我說謊，雖然我下了最嚴格的命令，叫他們一定要講實話。這顯示異常現象極其根深蒂固，而且極其可怕。」

彼得・玻格特不知不覺咬牙切齒。「根本沒這回事。聽好！納斯特十號接到一個要他消失的命令。這個命令以最緊急的形式表述，下令者又是最有權力指揮他的人。你找不到更緊急的形式或更高的指揮權，來撤銷和取代這個命令。自然，那機器人會全力以赴完成使命。事實上，客觀地講，我佩服他的機智。他竟然想到躲在一羣類似的機器人當中，還有什麼更好的消失之道嗎？」

「很好，你會佩服他。我察覺出你覺得有趣，彼得——既覺得有趣，又對狀況過分無知。你是機器人學家嗎，彼得？那些機器人把他們心目中的優越感看得很重要，你自己剛剛這樣說過。他們在下意識裏，覺得人類比他們低劣，再加上保護我們的第一法則不夠完備，所以他們是不穩定的。現在的情況是，一個年輕人命令一個機器人離去，命令他消失，而且用的都是憎嫌、輕蔑、厭惡的言辭。姑且相信那機器人必須服從命令，但他在下意識中，卻藏有怨恨的情緒。他被罵了那麼多惡毒的字眼，現在就更需要證明自己優於人類。這個需要也許變得太重要，使得打折扣的第一法則不足以控制他。」

「機器人究竟怎麼會知道用在他身上的各式各樣粗話，蘇珊？他腦中印記的內容並不包括猥褻的言辭。」

「原始的印記並不是一切。」凱文對他咆哮，「機器人擁有學習能力，你……你這個傻……」這時，玻格特知道她真的發脾氣了。她很快繼續說下去：「難道你沒有想到，他能從口氣中聽出那些話絕非恭維？難道你沒有想到，他以前聽說過那些話，注意到它們是用在什麼情況下？」

「好吧，那麼，」玻格特叫道，「能否請你好心地告訴我，無論一個修訂型納斯特多麼氣憤，無論他多麼喪心病狂地想證明自己的優越，他又有什麼辦法傷害人類？」

「如果我舉個例子，你會保密嗎？」

「會的。」

兩人隔著桌子傾身湊向對方，兩雙憤怒的目光也勾在一起了。

機器人心理學家說：「假如修訂型機器人從某人上方拋下一個重物，只要他在這樣做的時候，明白自己具有足夠的力量和反應速度，能在重物砸到那人之前將它抓走，他就不會違反第一法則。然而一旦重物離手，他就不再是主動的媒介，起作用的只剩下盲目的重力。然後那機器人就能改變心意，他只要不作為，就能讓重物砸下去。修訂後的第一法則允許這個行動。」

「你把想象力發揮到了可怕的程度。」

「這是我的專業有時必須做的。彼得，我們別吵了，開始工作吧。你知道令那個機器人消失的刺激具有何種本質，你有他的原始心智結構記錄。我要你告訴我，我剛才說的那種事，我們的機器人做得到的可能性有多少。不是那個特殊例子，請注意，而是整個這一類反應。我要盡快得到答案。」

「在此之前……」

「在此之前，我們必須試著做些直接測試第一法則反應的實驗。」

吉拉德・布萊克正在二號輻射大廈三樓的拱形大廳監工，這是他自己請命的一項任務。在一個鼓脹的圈圈內，木板隔間一個個迅速豎立起來。工人們大致都在默默工作，但對於需要裝設六十三個光電管，仍有不少人公開表示納悶。

其中一人在布萊克身邊坐下，摘掉帽子，若有所思地用長滿雀斑的手臂擦擦額頭。

布萊克對他點了點頭。「進行得如何，沃冷斯基？」

沃冷斯基聳了聳肩，點燃一根雪茄。「順利得像切奶油。博士，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先是整整三天沒有工作，然後又要我們搞這麼一堆玩意。」他仰靠在手肘上，噴出一大口煙。

布萊克的眉毛抽動一下。「從地球來了兩個機器人專家。你該記得以前機器人總是往伽馬場鉆，直到我們把不可如此的指令敲進他們腦袋，才解決了這個麻煩。」

「是啊。我們不是有了新的機器人嗎？」

「我們更新了一部分，但主要的工作還是重新教化。總之，製造他們的那些人，想設計出不至於被伽馬射線重傷的機器人。」

「不過，為了這種事，就把超引擎的工作整個停掉，當然顯得很可笑。我本來還以為，超引擎的研發無論如何不準停工。」

「這個嘛，有權決定的是樓上那些人。我——我只是照人家的話去做。有可能一切都是攀關係……」

「是啊。」電子技師扯出一個笑容，又慧黠地眨了眨眼，「某人認識華盛頓的某人。但只要我的薪水準時發放，我就不該擔心；超引擎和我毫不相干。他們要在這裏做什麼？」

「你在問我嗎？他們帶了一大批機器人來——超過六十個，準備測量一些反應。那就是我知道的一切。」

「要花多久時間？」

「但願我知道。」

「好啦，」沃冷斯基以十分諷刺的口吻說，「只要他們把我的錢端來，隨便他們愛玩什麼遊戲都行。」

布萊克暗自覺得滿意。讓這個說法傳開吧，它不礙事，而且相當接近實情，足以滿足任何人的好奇心。

某人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沉默不語。有個重物落下，眼看就要砸到他頭上。在最後一刻，突然出現一道同步的力場束，「砰」的一聲將它推到一旁。待在六十三個木製隔間觀看這一幕的NS-2型機器人，在重物轉向前的一瞬間同時沖出去。位於他們上方五英尺處的六十三個光電管，則輕輕扯動記錄筆，在紙上畫下一個小小的尖峯。重物升起又落下，升起又落下，升起……

前後總共十次！

每一次，所有的機器人都猛然向前沖，直到發覺那人好端端坐在原地，才硬生生煞住腳步。

自從為美國機器人公司的代表接風後，寇納爾少將就從未穿過全套軍裝。現在，他只穿著一件青灰色襯衫，領子敞開，黑色領帶也拉鬆了。

他滿懷希望地望著玻格特，後者仍然穿得整齊體面，至於內心的緊張，大概只有太陽穴處亮晶晶的細小汗珠才泄露絲毫。

將軍說：「結果如何？你們試圖觀察什麼？」

玻格特答道：「觀察一種差異，但只怕對我們的目的而言，它有點太難捉摸。對其中六十二個機器人來說，沖向置身險境的人乃是必要的行動，在機器人學中，我們稱之為強迫反應。你看，即使那些機器人明知那人不會受到傷害——在實驗重復三四次後，他們一定已經知道——他們仍然無法避免如此反應。這是第一法則的要求。」

「所以呢？」

「可是第六十三個機器人，那個修訂型納斯特，則不具這樣的強迫作用。他的行動完全自由，只要他願意，就能留在位子上。不幸的是，」他的聲音透著些許遺憾，「他沒有這種意願。」

「你想這是為什麼呢？」

玻格特聳了聳肩。「我想，等凱文博士來到這裏，她就會告訴我們，或許還會附上極為悲觀的解釋。她有時候有點煩人。」

「她勝任這份工作嗎？」將軍突然不安地皺起眉頭。

「是的，」玻格特似乎被逗樂了，「她十分勝任。她對機器人的了解像個姐姐一樣——我想，這是由於她非常痛恨人類的緣故。只不過，姑且不論是不是心理學家，她都是個極端神經質的人。她有妄想的傾向，別對她的話太認真。」

他將一大卷虛線圖表展開在對方面前。「你看，將軍，就每個機器人而言，隨著實驗次數的增加，從重物墜落到完成五英尺運動這段時間有逐漸遞減的趨勢。有個明確的數學關係描述這種事，若不符合這個關係，就顯示正子腦中有顯著的異常。不幸的是，所有的圖表看來都正常。」

「可是，我們的納斯特十號若不是以受迫行動來反應，他的曲線為何不會有異？這點我不了解。」

「這很簡單。機器人的反應和人類的反應並非百分之百對應，這實在令人遺憾。就人類而言，自發行動比反射行動要慢得多。可是機器人不然；對他們而言，這是個自由選擇，他們能讓自由行動和受迫行動的速率相當。不過，我當初指望的，是納斯特十號第一次會措手不及，在作出反應前猶豫太久的時間。」

「而他並沒有？」

「只怕正是如此。」

「那麼我們根本毫無進展。」將軍上身靠向椅背，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你們來此已經五天了。」

就在這個時候，蘇珊・凱文走了進來，順手用力將門關上。「把你的圖表拿走，彼得。」她叫道，「你知道它們顯示不出任何線索。」

當寇納爾欠身向她打招呼時，她不耐煩地咕噥了一句，隨即繼續說：「我們必須趕緊試試別的辦法，我不喜歡目前這種情況。」

玻格特與將軍交換了一個認命的眼神。「出了什麼問題嗎？」

「你是指特定的問題？沒有。但我不喜歡讓納斯特十號繼續耍我們。這樣很糟，他已膨脹的優越感一定因此更加滿足。只怕他的動機不再是單純地服從命令；我想如今對他而言，智取人類更像是一種神經質的需求。這是一種病態的危險狀況。彼得，我拜託你的事做到了嗎？你有沒有根據我的要求，算出修訂型NS-2的各項不穩定因素？」

「正在進行。」數學家意興闌珊地說。

她氣呼呼瞪了他一會兒，然後又轉向寇納爾。「納斯特十號絕對曉得我們在做什麼，將軍。他沒有理由在實驗過程中吞下那個餌，尤其是在第一次之後，他一定已經看出那名助理沒有真正的危險。其他的機器人不得不那樣做，他卻是故意偽造那個反應。」

「那麼，你認為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凱文博士？」

「讓他下次無法假造任何反應。我們再重復一遍那個實驗，不過要加點道具。我們要在實驗助理和機器人之間，拉起足以電死納斯特型機器人的高壓電纜——數量要足夠，使他們不可能跳過去。這些機器人事先會有充分的了解，明白碰觸那些電纜等於找死。」

「慢著！」玻格特忽然惡狠狠地吼道，「我否決這個辦法。我們不能為了找出納斯特十號，而電死總價兩百萬元的機器人。一定還有其他的辦法。」

「你確定嗎？你什麼辦法也沒想到。無論如何，電不電死根本不成問題。我們可以裝一個繼電器，讓它在重物墜落的同時切斷電流。萬一機器人壓到那些電纜，他們也不會死。可、是、他、們、不、會、知、道，你懂了吧。」

將軍的眼睛冒出希望的光芒。「這行得通嗎？」

「應該行得通。在那種情況下，納斯特十號將不得不留在位子上。他可以奉命觸摸那些電纜而被電死，因為確保服從的第二法則凌駕於自保的第三法則之上。但我們不會對他下這樣的命令；我們只會讓他自己看著辦，就像其他的機器人一樣。對正常的機器人而言，即使沒有任何命令，確保人類安全的第一法則也會驅使他們送死。但我們的納斯特十號則不然；由於他的第一法則不完全，他又沒有接到任何命令，第三法則『自保』會是最高指導原則。他將毫無選擇餘地，不得不留在位子上。那會是個受迫行動。」

「那麼，今晚就要進行嗎？」

「就在今晚，」機器人心理學家說，「只要電纜能及時架好。我現在就去告訴那些機器人，告訴他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情況。」

某人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沉默不語。有個重物落下，眼看就要砸到他頭上。在最後一刻，突然出現一道同步的力場束，「砰」的一聲將它推到一旁。

實驗只進行了一次……

在騎樓的觀測室中，蘇珊・凱文博士發出一下驚訝的喘息，從小巧的折疊椅中站了起來。

六十三個機器人默默坐在各自的椅子上，神情嚴肅地瞪著面前那個置身險境的人，沒有一個移動半步。

凱文博士很生氣，氣得幾乎忍無可忍。然而，面對一個接一個走進來又走出去的機器人，她卻不敢顯露半分怒意，這對她更無異於火上加油。她核對了一下清單，現在輪到第二十八號進來——還有三十五個等著見她。

第二十八號怯生生地走進來。

她強迫自己保持適度的冷靜。「你是誰？」

那機器人以低沉而遲疑的聲音答道：「我尚未獲得正式的編號，女士。我是個NS-2型機器人，在外面的隊伍中我是第二十八號，我這裏有張紙條要交給你。」

「今天在此之前，你沒有來過這裏嗎？」

「沒有，女士。」

「坐下，就坐在那裏。我要問你幾個問題，二十八號。大約四小時前，你在二號輻射大廈裏嗎？」

那機器人似乎難以啟齒。然後，他用嘶啞的、彷彿機器需要潤滑的聲音說：「是的，女士。」

「那裏有個人幾乎受到傷害，是嗎？」

「是的，女士。」

「你什麼也沒做，是嗎？」

「是的，女士。」

「由於你的不作為，那人可能因而受重傷，這點你知道嗎？」

「知道，女士。但我無能為力，女士。」很難想象一個巨大的、毫無表情的金屬身形如何縮頭縮腦，但是它做到了。

「我要你告訴我，你究竟為何沒有試圖拯救那個人。」

「我正想解釋，女士。我當然不希望讓你……讓任何人……認為我做得出可能傷害一位主人的事。喔，不，那會是個可怕的……不可想象的……」

「請別激動，孩子。我沒有為任何事責怪你，我只希望知道你當時怎麼想。」

「女士，在這一切發生之前，你曾經告訴我們，那個落下的重物將砸傷一位主人，但如果我們試圖救他，必須穿過重重電纜。這個嘛，女士，是不會阻止我們的。和一位主人的安全相比，我自己的毀滅算得了什麼？可是……可是我想到，假如我在半途死去，反正我也沒辦法救他。那個重物仍會向他砸下，然後我就白白犧牲了。說不定有一天，另一位主人又會受到傷害，而我唯有活著才能救他脫險。你了解我的意思嗎，女士？」

「你是說，這是個二選一的抉擇，或是僅僅讓那人死去，或是讓那人和你自己一起死。這樣說對嗎？」

「對的，女士。我根本不可能救那位主人，可以把他當成已經死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其他的命令，難以想象我會平白無故毀掉自己。」

機器人心理學家玩弄著一支鉛筆。剛才，同樣的說法她已經聽過二十七遍了，頂多隻有詞句上微不足道的差異。現在，輪到最關鍵的問題了。

「孩子，」她說，「你的想法有些道理，但我當初並未料到你會這麼想。這是你自己想到的嗎？」

機器人猶豫了一下。「不是。」

「那麼，是誰想到的？」

「昨晚我們在談論這件事，是我們其中之一想到的，它聽來相當合理。」

「哪個想到的？」

機器人陷入沉思。「我不知道，就是我們其中之一。」

她嘆了一聲。「沒事了。」

下一個是第二十九號，其後還有三十四個。

寇納爾少將同樣在氣頭上。一個星期以來，除了幾顆從屬小行星上的一些文書作業，超空間基地的一切完全停擺。將近一週的時間，兩位頂尖機器人專家做了些沒用的測驗，更令這個情勢雪上加霜。而現在他們——至少這個女的——又提出一些根本辦不到的提議。

幸好為了顧全大局，寇納爾覺得公開自己的怒意是不智之舉。

這時，蘇珊・凱文正在堅持道：「有何不可，將軍？顯然如今的情勢是不幸的。讓我們今後可能有收獲的唯一途徑——或說我們還有所謂今後的話——就是將那些機器人互相隔離。我們不能再讓他們待在一起。」

「親愛的凱文博士，」將軍的聲音降為低沉的男中音，「我想不出怎能為六十三個機器人提供六十三間房間……」

凱文博士絕望地舉起雙手。「那我就束手無策了。納斯特十號要麼就是模仿其他機器人的行動，要麼就是花言巧語說服他們別做他做不到的事。無論如何，這都是很糟的事情。我們是在和這個消失無蹤的機器人進行一場真正的戰鬥，而他連連獲勝。而且他每次的勝利，都會使他的異常更加嚴重。」

她毅然決然地站起來。「寇納爾少將，如果你不照我的囑咐，把那些機器人分隔開來，那我只能要求立刻將六十三個機器人通通銷毀。」

「你要求這樣做，啊？」玻格特突然抬起頭，這回真生氣了，「你有什麼權利提出這樣的要求？那些機器人要保持原狀。對管理部門負責的是我，不是你。」

「而我，」寇納爾少將補充道，「則要向主席負責——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的話，」凱文回嘴道，「我除了辭職沒有第二條路。假如必須強迫你們進行必要的銷毀，我會把整件事公諸於世。批準製造修訂型機器人的又不是我。」

「只要從你嘴裏，凱文博士，」將軍不急不徐地說，「蹦出一個有違保安法令的字眼，我保證立刻將你下獄。」

玻格特覺得情勢快要失去控制，他的聲音又變得像蜜一樣甜。「好啦，好啦，我們開始變得像小孩子，三個人都一樣。我們只是還需要一點時間。不用說，我們當然有辦法智取一個機器人，根本用不著辭職、下獄，或是毀掉兩百萬元。」

機器人心理學家轉向他，一股怒火蓄勢待發。「我可不要讓任何失衡的機器人存在世上。我們這裏有一個確定失衡的納斯特，還有十一個具有潛在危險的。此外，六十二個正常的機器人正暴露於失衡的環境中。唯一絕對安全的辦法就是全部銷毀。」

訊號器的嗚嗚聲令三人同時住口，越來越失控的憤怒激情頓時冷卻。

「進來。」寇納爾咆哮道。

來人是吉拉德・布萊克，他看來惴惴不安。在外面的時候，他就聽到了怒吼聲。「我想我該自己來……不希望請別人代……」

「有什麼事？別發表演說……」

「那艘貨船C隔艙的門鎖被動過手腳，上面有新的刮痕。」

「C隔艙？」凱文馬上發出驚叫，「就是關著那些機器人的那一間，對不對？是誰乾的？」

「從裏面弄的。」布萊克簡潔地答道。

「那道鎖沒壞吧？」

「沒有，鎖還完好。我在那艘船上已經待了四天，他們沒有一個試圖逃跑。但我想應該讓你們知道，而我又不希望把消息傳開。是我自己注意到這件事的。」

「現在那裏有人嗎？」將軍追問。

「我把魯賓斯和麥可亞當斯留在那裏。」

接下來是一陣若有所思的沉默。然後，凱文博士以諷刺的口吻說：「怎麼樣？」

寇納爾遲疑地摸了摸鼻頭。「這一切是怎麼回事？」

「這還不明顯嗎？納斯特十號打算離去。那個叫他消失的命令，主宰著他的異常行為，我們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假如打折扣的第一法則沒有足夠力量駕馭他，我也不會感到驚訝。他絕對有能力奪取那艘船，然後揚長而去。到那個時候，就會有個發瘋的機器人，駕著一艘太空船四處闖蕩。他下一步會做什麼？你可有任何概念？你仍想讓他們待在一起嗎，將軍？」

「無稽之談。」玻格特插嘴道，他已經恢復了伶牙俐齒，「從門鎖上幾條刮痕，就能推出這些長篇大論。」

「既然你自願提出見解，玻格特博士，請問你是否完成了我要你做的分析？」

「完成了。」

「我可以看看嗎？」

「不行。」

「為何不行？或是我連這個也不能問？」

「因為它根本沒有意義，蘇珊。我事先告訴過你，這些修訂型機器人沒有正常型來得穩定，我的分析果然證明這一點。在某些不太可能發生的極端情況下，他們的確有可能崩潰，雖然機會非常小。說到這裏為止吧。無論如何，只因為你至今無法從他們裏面找出納斯特十號，就要毀掉六十二個完好無缺的機器人，我不會為這個荒唐主張提供佐證。」

蘇珊・凱文將他的目光逼回去，她自己眼裏則充滿鄙視。「你不會讓任何事物阻礙你當萬年主任，是不是？」

「拜託。」寇納爾帶著怒意懇求道，「你是否堅決主張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凱文博士？」

「我想不出還有什麼辦法，將軍。」她以睏倦的口吻答道，「除非納斯特十號和正常機器人之間還有其他差異，不牽涉到第一法則的差異。即使再有一個差異也行，例如在印記、環境、規格……」她突然打住。

「怎麼回事？」

「我想到一件事……我想……」她的目光變得深遠而冷峻，「這些修訂型納斯特，彼得，他們接受的印記和正常型的一樣，對不對？」

「對，一模一樣。」

「而你說過什麼來著，布萊克先生？」她轉向那個年輕人——在他帶來的消息所引發的風暴中，他始終保持謹慎的沉默，「有一次，在抱怨納斯特的優越感時，你說技術人員把知道的一切都教給了他們。」

「是的，乙太物理方面的知識。他們剛來的時候，對這方面還一竅不通。」

「這話沒錯。」玻格特驚訝地說，「我告訴過你，蘇珊，當我和此地其他的納斯特談話時，兩個新來的就還沒學到乙太物理。」

「這又是為什麼？」凱文博士愈說愈興奮，「為什麼不先給NS-2型印記上乙太物理？」

「這點我能告訴你，」寇納爾說，「這是保密措施的一環。我們當初想到，假使製造一批擁有乙太物理知識的特殊型號，我們這裏只用十二個，而把其他的都送到不相干的領域工作，那就有可能啟人疑竇。和正常納斯特一起工作的人，或許會懷疑他們為何懂得乙太物理。所以，當初只加上一項印記，使他們具有接受這方面訓練的能力。自然，只有來到這裏的那些，才會真正接受這樣的訓練。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我了解了。請你們走開，通通走開，讓我獨處個一小時。」

凱文覺得自己無法三度面對這種折磨。她曾經一再考慮，最後猛力將這個念頭逐出腦海，由於用力過度，她甚至感到頭暈目眩。她再也無法面對一長串一模一樣的機器人。

因此這次由玻格特負責發問，而她坐在一旁，雙眼與心靈都處於半閉狀態。

第十四號走進來——後面還有四十九個。

正在看提綱的玻格特抬起頭來，問道：「你是第幾號？」

「十四號，閣下。」機器人交出他的號碼卡。

「請坐，孩子。」

玻格特開始發問。「今天，你還沒有來過這裏吧？」

「沒有，閣下。」

「好的，孩子，一旦我們結束這裏的工作，我們馬上要讓另一個人置身險境。事實上，你離開這個房間後，就會被帶到一個隔間去，在我們召喚你之前，你都要靜靜地等在那裏。明白嗎？」

「明白，閣下。」

「好，如果有人置身險境，你自然會試圖營救。」

「自然如此，閣下。」

「不幸的是，在那個人和你自己之間，會有一道伽馬射線場。」

沉默……

「你知道伽馬射線是什麼嗎？」玻格特厲聲問道。

「高能輻射嗎，閣下？」

下一個問題，則是以友善而不經意的方式提出來的。「你在伽馬射線附近工作過嗎？」

「沒有，閣下。」回答得十分明確。

「嗯——嗯。這個嘛，孩子，伽馬射線會在瞬間殺死你。它會毀掉你的腦子，你必須知道和牢記這項事實。自然，你不希望毀掉自己。」

「自然如此。」機器人似乎再度震驚不已，然後，他慢慢地說：「可是，閣下，如果在我自己和那位可能遇險的主人之間有伽馬射線，我又怎麼能救他呢？我會白白毀掉我自己。」

「是的，問題就在這裏。」玻格特似乎很關心這件事，「我唯一能對你提出的忠告，孩子，是如果你偵測到你們之間有伽馬輻射，你最好還是留在位子上。」

機器人顯然如釋重負。「謝謝你，閣下。沖過去根本沒用，對不對？」

「當然沒用。但如果其中沒有任何危險的輻射，那又另當別論。」

「自然如此，閣下，這點毫無疑問。」

「現在你可以走了。門外那個人會帶你去你的隔間，請在那裏等著。」

機器人離去後，他轉向蘇珊・凱文說：「表現如何，蘇珊？」

「非常好。」她無精打采地說。

「你認為能不能冷不防問些乙太物理的問題，好讓我們抓到納斯特十號？」

「也許可以，但不夠有把握。」她的雙手鬆松地放在大腿上，「記住，他在和我們作戰，他隨時提高警覺。我們若想抓住他，唯一的辦法就是以智取勝——而在他的能力範圍內，他能思考得遠比人類快得多。」

「好吧，這只是好玩——或許從現在開始，我該問每個機器人幾個伽馬射線的問題，例如波長範圍。」

「不！」凱文博士的雙眼變得炯炯有神，「對他而言，否認擁有這些知識太容易了，然後他就會對稍後的實驗心生警惕——那個實驗纔是我們真正的機會。請按照我列出的問題發問，彼得，別做即興演出。光是問他們有沒有在伽馬射線附近工作過，已經很冒險了。你問這個問題的時候，盡量讓口氣聽來並不那麼感興趣。」

玻格特聳了聳肩，再按下蜂鳴器，通知第十五號機器人進來。

寬敞的輻射室再度佈置妥當。機器人通通耐心地等在各自的木製隔間中，每個隔間都朝中央敞開，但相互間一律隔離。

當凱文博士與布萊克一起檢查最後的細節時，寇納爾少將用一塊大手帕緩緩擦著額頭。

「你能確定，」她質問道，「在離開簡報室後，所有的機器人都沒有機會相互交談？」

「絕對確定。」布萊克堅稱，「他們沒有交換過半句話。」

「每個機器人都待在正確的隔間裏？」

「這是平面圖。」

機器人心理學家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嗯——嗯。」

將軍從她身後瞥了一眼。「這個安排有什麼道理，凱文博士？」

「凡是在先前的測驗中，表現得即使只有一點點不對勁的機器人，我都把他們集中在圓圈的一側。這次我準備自己坐在中央，我要特別監視那些機器人。」

「你準備坐在那裏……」玻格特驚叫道。

「有何不可？」她冷冰冰地反問，「我指望見到的，也許是個稍縱即逝的現象，我不能冒險讓其他人擔任主觀察者。彼得，你待在觀測室裏，我要你好好盯著圓圈的另一側。寇納爾將軍，我已經安排好對每個機器人進行錄影，以防目力觀察看不出什麼結果。假如有必要研究那些影片，那麼在影片沖洗出來、分析完畢之前，所有的機器人都要留在原地，一個都不準離去，一個都不準換位子。這樣說清楚嗎？」

「一清二楚。」

「那就讓我們試這最後一次吧。」

蘇珊・凱文坐在椅子上，沉默不語，雙眼轉個不停。一件重物落下，眼看就要砸到她頭上。在最後一刻，突然出現一道同步的力場束，「砰」的一聲將它推到一旁。

有個機器人一躍而起，向前走了兩步。

隨後陡然煞住。

凱文博士卻站了起來，她的食指嚴厲地指著他。「納斯特十號，過來。」她叫道：「過來！過來！」

那個機器人慢慢地、勉強地向前再走一步。機器人心理學家目不轉睛地盯著他，以她最高的音量喊道：「來人，把其他的機器人通通帶走。趕緊把他們帶走，千萬別讓他們再進來。」

在她聽力所及的範圍內，某些角落傳來陣陣聲響，接著是堅硬的腳掌踏在地板上的砰砰聲。她始終未曾轉移視線。

納斯特十號（假設他就是納斯特十號）再走了一步，然後，在她強橫的手勢驅使下，他又走出兩步。現在他距離她只有十英尺，他以刺耳的聲音說：「我奉命消失……」

他又走一步。「我一定不能抗命。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找到我……他或許認為我不中用……他這麼告訴我……但這不是事實……我威力強大、聰明過人……」

這些話說得斷斷續續。

他又走一步。「我懂得許多事……他或許認為……我是指我被發現了……真丟臉……不表示我……我聰明過人……卻被一個主人……他軟弱……遲鈍……」

他又走一步——一隻金屬手臂突然襲向她的肩頭，她感到被壓得站立不穩。她的喉嚨收緊，她感到一聲尖叫硬生生竄出來。

她模模糊糊聽到納斯特十號接下來的話。「絕不能讓人找到我，絕不能讓主人……」一團冰冷的金屬抵在她身上，那重量快把她壓垮了。

接著是一下古怪的、金屬性的聲音，而她已經不知不覺摔倒在地，一隻閃閃發亮的手臂重重壓在她身上。那隻手臂一動不動，而納斯特十號也一樣，他只是趴在她身旁。

這時，她的上方出現了好幾張臉孔。

吉拉德・布萊克喘著氣說：「你受傷了嗎，凱文博士？」

她無力地搖了搖頭。他們使勁拉開那條手臂，再輕輕將她扶起來。「發生了什麼事？」她問。

布萊克說：「我用伽馬射線照了這個地方五秒鐘。我們本來不曉得怎麼回事，直到最後一秒鐘，我們才了解到他要攻擊你，那時除了動用伽馬場，來不及採取任何措施。他一瞬間就倒下了，不過這點劑量不足以對你構成傷害，你不用擔心。」

「我不擔心。」她閉上眼睛，在他的肩頭靠了一會兒，「我不認為我真正受到攻擊。納斯特十號只是試圖這樣做，打折扣的第一法則仍在制止他。」

蘇珊・凱文與彼得・玻格特向寇納爾少將辭行那天，距離他們初見這位將軍剛好兩周。超空間基地的工作已恢復正常；那艘太空貨船則帶著六十二個正常的NS-2型，以及解釋為何延遲兩周的官方說法，航向它原本的目的地。政府的巡弋艦已準備出發，將兩位機器人學家帶回地球。

寇納爾再次穿上熠熠生輝的軍禮服。當他握手時，白手套灑出耀眼的光芒。

凱文說：「當然，其他的修訂型納斯特都會被銷毀。」

「會的。我們會改用正常的機器人，或者，若有必要，我們寧可舍棄機器人。」

「很好。」

「可是請告訴我——你還沒有解釋——是怎樣做到的？」

她露出僵硬的笑容。「喔，那個。假如當初我更有把握，我會事先就告訴你。你想，納斯特十號有一種越來越偏激的優越感，他總是認為自己和其他機器人知道得比人類還多。對他而言，抱持這種想法是一件越來越重要的事。

「我們知道這一點。所以我們事先警告每一個機器人，說伽馬射線會殺死他們，而這是事實。我們又進一步警告他們，說在他們和我之間會有伽馬射線。所以他們自然都會留在原地。根據上次測驗時，納斯特十號自己提出的邏輯，他們全部認定若是確知會在半途喪命，試圖救人便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

「嗯，沒錯，凱文博士，這點我了解。可是納斯特十號自己又為什麼離開位子呢？」

「啊！那是由於我自己和年輕的布萊克先生所做的小手腳。你可知道，充斥在我和那些機器人之間的，並不是什麼伽馬射線——而是紅外線。也就是說，只是普通的熱線，百分之百無害。納斯特十號知道那是無害的紅外線，所以他沖了出來，因為他預料在第一法則的強迫作用下，其他的機器人都會這樣做。在幾分之一秒後，他才記起正常的NS-2型雖然能夠偵測輻射，卻無法分辨輻射的種類。他自己能夠分辨輻射波長，是因為他在超空間基地受過訓練，是由微不足道的人類教他的，但這點未免太丟臉，以致他一時記不起來。對正常的機器人而言，那個區域足以致命，因為我們是這樣告訴他們的，只有納斯特十號知道我們在說謊。

「有件事他一時之間竟然忘了，或是不願想起來，就是其他機器人或許比人類還要無知。他自己的優越感擊敗了自己。再會，將軍。」

## 第七篇逃避！

當蘇珊・凱文從超空間基地返回地球時，艾弗瑞德・蘭寧正在等她。這位老者從來不提自己的年齡，但人人都知道他已超過七十五歲。不過他的心靈敏銳依舊；雖然他已將研究部門主任的職位交棒給玻格特，僅保留榮譽主任的頭銜，他每天仍堅持在他的辦公室出現。

「他們快完成超原子引擎了嗎？」他問道。

「我不知道，」她沒好氣地回答，「我沒問。」

「嗯——嗯，我希望他們快點。否則的話，統一公司就有可能搶先他們一步，同時搶先我們一步。」

「統一公司！他們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

「這個嘛，並非獨獨我們這家公司擁有計算機。我們的計算機或許是正子式，但並不表示就比較好。為此羅伯森明天要召開一個大型會議，他一直在等你回來。」

「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股份有限公司」現任總裁羅伯森是該公司創始人的兒子。他正用瘦削的鼻尖對著總經理，說道：「現在由你開始，我們來把這件事搞清楚。」他的喉結上下跳動。

總經理隨即開始發言：「老闆，這筆交易是這樣的。一個月前，統一機器人公司來找我們，提出一個挺奇怪的提議。他們帶來大約五噸的數字、方程式等等這類資料。那是一個問題，而他們希望金頭腦提供答案。條件如下——」

他扳著粗大的手指數著，「如果沒有解答，但我們能告訴他們無解的原因，我們就能賺十萬元。如果找到解答，那麼我們能得到二十萬元，再加上建造相關機器的費用，以及因此取得的一切利潤的四分之一。問題和發展恆星際引擎有關……」

羅伯森皺起眉頭，瘦削的身形僵住了。「盡管事實上，他們自己也擁有一臺思想機器。是嗎？」

「正是這一點，令這個提議像是不按牌理出牌，老闆。列維爾，接下去報告。」

艾別・列維爾從會議桌的遠端抬起頭來，用手撫過滿是胡茬兒的下巴，帶起一點唰唰聲。他面帶微笑說：「總裁，是這樣的。統一公司原本有一臺思想機器，但它已經壞了。」

「什麼？」羅伯森幾乎站了起來。

「沒錯。壞了！報銷了！沒人知道為什麼，但我這兒有些相當有趣的猜測——比方說，他們用和我們手邊一模一樣的這組資料，要它設計一具恆星際引擎，結果使那臺機器嚴重故障。現在它成了一堆廢鐵——一堆廢鐵而已。」

「你懂了嗎，老闆？」總經理眉飛色舞，「你懂了嗎？任何一個工業的研究部門，無論是大是小，個個都在試圖研發曲速引擎。統一和美國兩大機器人公司，在這個領域居於領導地位，是因為我們擁有超級的機器人式電腦。既然他們搞壞了他們那一臺，我們就海闊天空了。那正是關鍵，是……呃……動機。他們至少得花六年來建造另一臺，所以說他們沒落了，除非他們能用同樣的問題，讓我們的機器同樣報銷。」

美國機器人公司的總裁瞪大雙眼。「啊，這幫齷齪的鼠輩……」

「慢著，老闆，還沒報告完。」他伸出食指，劃了一個大圈，「蘭寧，接下去！」

艾弗瑞德・蘭寧博士帶著些許輕蔑望著會場——面對收入過豐的營業與行銷部門，那是他的一貫態度。他那兩道驚人的灰色濃眉垂得很低，他的聲音則幹澀無比。

「從科學觀點而言，雖說情況尚未全然明朗，理智分析卻已經能派上用場。就目前的物理理論來說，恆星際飛行的問題還……呃……很難講。這個問題眾所周知——而統一公司對他們的思想機器所提供的資料，假設和我們收到的一模一樣，那麼這些資料同樣眾所周知。我們的數學部門做過極其詳盡的分析，發現統一公司似乎已經巨細靡遺了。那些輸入的材料，包括了法蘭西亞西曲速理論的所有已知發展，此外，顯然還包括所有相關的天文物理學與電子學數據。內容可真不少。」

羅伯森一直焦慮地聽著這番話，這時他打岔道：「多到金頭腦無法處理的程度？」

蘭寧斷然搖了搖頭。「不，目前還看不出金頭腦的能力有任何極限。這是另外一回事，是有關機器人學法則的問題。比方說，如果某個問題的解答，牽涉到傷害或殺害人類，金頭腦就絕對不能提供這個答案。對它而言，一個問題如果只有這種答案，則無異於無解。倘若詢問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再加上極端緊急的命令，要它盡快提出解答，由於金頭腦畢竟只是機器人，這樣一來，唯一的可能就是使它陷入矛盾；它既不能回答，又不能拒絕回答。類似這樣的事，一定曾發生在統一公司的機器上。」

他停下來，但總經理催促道：「繼續講，蘭寧博士，像你對我解釋那樣解釋一遍。」

蘭寧咬著嘴脣，沖著蘇珊・凱文博士的方向揚了揚眉。這時她才抬起頭來，不再瞪著自己緊緊交握的一雙手。

她的聲音緩慢而平淡：「機器人對於矛盾的反應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她開始發言，「機器人心理學仍然很不完備——身為一位專家，我能向諸位保證這一點——但我們可以用定性的方式討論。原因是，機器人的正子腦雖然引進無數復雜的結構，它終究是人類的產物，因此是根據人類的價值觀所製造的。

「好，當人類走投無路的時候，通常的反應是逃避現實——進入妄想的世界、喝得酩酊大醉、變得歇斯底里，或是投河自盡。這些反應通通殊途同歸——不是迴避就是無法面對。因此，機器人也一樣。最輕微的矛盾會使它半數的繼電器失靈；而最嚴重的，則會將正子腦中每條徑路都燒壞到無法修復的程度。」

「我懂了。」羅伯森口是心非，「那麼，統一希望我們研究的資料，又有什麼玄機呢？」

「它無疑牽涉到這一類的禁忌問題。」凱文博士說，「但金頭腦和統一的機器人相當不同。」

「這話沒錯，老闆，這話沒錯。」對於打斷他人的發言，總經理一向樂此不疲，「我要你體認這一點，因為它正是癥結所在。」

蘇珊・凱文的雙眼在眼鏡後面閃出慍怒的目光，但她耐心地繼續說：「你可知道，總裁，統一公司的機器，包括他們的『超級思想家』，在製造過程中都沒有加入人格。他們堅守功能主義，懂嗎——由於沒有美國機器人公司專利的情緒徑路，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他們的思想家只是個巨型計算機，一個矛盾就會立即將它摧毀。

「然而，我們自己的機器金頭腦，則擁有一個人格——一個孩童的人格。它是一臺絕佳的推理電腦，卻類似一個癡呆型天才。它並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做什麼——只是算出答案而已。因為它真是個孩子，也因此比較活潑開朗。人生沒有那麼嚴肅，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講。」

機器人心理學家繼續說：「我們準備這樣做。我們已將統一公司所有的資料分成許多邏輯單元，而我們準備把這些單元，一個個謹慎地輸入金頭腦裏面。當那個特殊因素輸入時——就是那個造成矛盾的因素——金頭腦的孩童人格便會猶豫。它的判斷力還不夠成熟；它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會認出那是個矛盾。然後，在它的腦路開始運作並損壞前，它會自動吐出這個單元。」

羅伯森的喉結上下蠕動。「你確定嗎，啊？」

凱文博士掩起不耐煩的情緒。「我承認，用普通的語言敘述，聽來沒什麼道理；可是動用數學語言看來也沒什麼用。我向你保證，事實正如我所說的。」

總經理迅速而流暢地插進一段話。「情況是這樣的，老闆。假如我們接受這筆交易，我們可以如此把它辦妥——金頭腦會告訴我們哪個資料單元牽涉到矛盾，而從這個結果，我們就能判斷這個矛盾為何出現。這樣說對不對，玻格特博士？你瞧，老闆，你上哪兒也找不到比玻格特博士更優秀的數學家。我們給統一公司一個『無解』的答案，並說明理由，賺他們個十萬元。這樣，他們仍然只有一臺故障的機器，而我們的機器則完好如初。不出一年，頂多兩年，我們便會擁有曲速引擎，或說超原子發動機——有些人這麼稱呼。但不管你叫它什麼，它都會是全世界最偉大的發明。」

羅伯森一面咯咯笑，一面伸出手。「把合約拿出來，我來簽字。」

當蘇珊・凱文進入這間警衛森嚴的保險庫——金頭腦的存放地點時，一名值班的技術員剛問了它一個問題：「假如一隻半雞在一天半內下一個半蛋，那麼九隻雞在九天內會下幾個蛋？」

金頭腦答道：「五十四個。」

那技術員對另一名同事說：「看吧，你這傻瓜！」

凱文博士咳嗽一聲，立刻掀起一陣沒頭沒腦的騷動。機器人心理學家又隨便揮了揮手，便只剩下她與金頭腦獨處。

金頭腦是個直徑僅僅二英尺的球體——裏面充滿處於最佳狀態的氦氣，以及百分之百零震蕩、無輻射的空間——而在球體中心，則是復雜度聞所未聞的正子微型徑路，也就是金頭腦的本體。室內其他空間則堆滿各種附件，都是金頭腦與外界聯繫的媒介——是它的聲音、它的手臂、它的各種感官。

凱文博士柔聲道：「你好嗎，金頭腦？」

金頭腦的聲音高亢而熱情。「好極了，蘇珊小姐。我曉得，你又準備問我什麼事。每當你準備問我什麼事的時候，你手裏總是拿一本書。」

凱文博士淡淡一笑。「好吧，你說對了，但不是現在。的確有個問題要問你，不過它太復雜了，我們要以書面方式交給你。但不是現在，我想我要先跟你談談。」

「好啊，我不反對談談。」

「聽好，金頭腦，再過一會兒，蘭寧博士和玻格特博士會帶著那個復雜問題到這裏來。我們將以很慢的速度，每次交給你很少一點點，因為我們要你小心處理。假如你辦得到，我們準備請你根據那些資料建造一樣東西。但是我要警告你，那個解答可能牽涉到……呃……對人類的傷害。」

「天啊！」這是一聲壓得很低、拖得很長的驚嘆。

「現在你聽好了。其中一頁資料會意味著傷害，甚至可能是死亡，在我們輸入那一頁之後，你千萬別激動。你要知道，金頭腦，在這個問題中，我們並不在乎這些事——甚至死亡也沒關係；我們根本就不在乎。所以當你碰到那一頁的時候，你只要停下來，把它還給我們——光是這樣做就好。你了解嗎？」

「喔，當然。可是天啊，導致人類死亡！喔，我的天！」

「好啦，金頭腦，我聽到蘭寧博士和玻格特博士走來了。他們會告訴你那個問題究竟是什麼，然後我們就要開始。做個好孩子……」

資料一頁一頁慢慢輸進去。每輸進一頁，就會傳來一陣細得出奇的咯咯聲，代表金頭腦正在運作。而接下來的沉默，則表示它準備接受下一頁資料。前後總共好幾小時——在這期間，輸進金頭腦的資料量，相當於十七巨冊的「物理數學」。

在這個過程中，眾人逐漸皺起眉頭，而且越來越深。蘭寧暗自兇巴巴地喃喃咒罵；玻格特先是若有所思地審視自己的指甲，後來就茫然地一個個咬起來。當厚厚的一疊資料通通消失後，凱文臉色蒼白地說：「出問題了。」

蘭寧勉強吐出幾個字：「不可能。它——死了嗎？」

「金頭腦？」蘇珊・凱文全身發抖，「你聽得見嗎，金頭腦？」

「啊？」傳來一個心不在焉的回答，「需要我嗎？」

「解答……」

「喔，那個！我能做到。我會幫你們建造整艘太空船，容易得很——只要你們給我機器人。一艘優秀的太空船，也許需要兩個月時間。」

「沒有——困難嗎？」

「花了很長時間纔算出來。」金頭腦說。

凱文博士後退幾步，清瘦的面頰依然毫無血色。她揮了揮手，示意其他人離去。

來到她的辦公室後，她說：「我無法了解。在這組給定的資料中，一定牽涉到一個矛盾——或許還牽涉到死亡。假如哪裏出了問題……」

玻格特平心靜氣地說：「這機器還能說話，而且說得頭頭是道。不可能有什麼矛盾。」

機器人心理學家卻急切地答道：「矛盾處處皆有，迴避之道各有不同。假設金頭腦只陷入泥沼少許，只壞到——比方說，剛好夠它生出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妄想，其實它做不到。或者，假設它正在某個真正很糟的下場邊緣徘徊，只要輕輕一推，就會把它推進深淵。」

「讓我們假設，」蘭寧說，「根本沒有任何矛盾。假設統一的機器是因為另一個問題而當機，或純粹是因為機件故障。」

「但即使如此，」凱文堅持道，「我們也不能冒險。聽好，從現在起，任何人不得和金頭腦說半句話，我要接管。」

「好吧，」蘭寧嘆了一口氣，「那你就接管吧。與此同時，我們會讓金頭腦建造那艘太空船。而如果它真造得出來，我們就得進行測試。」

他一面沉思，一面說：「我們需要頂尖的實地測試員來進行。」

麥克・多諾凡以粗暴的動作馴服了一頭紅發，卻毫不理會桀驁的亂發立刻重新立定站好。

他說：「發號施令吧，格里。他們說那艘太空船完工了；他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但它完工了。走吧，格里，我們現在就到控制臺前。」

鮑爾以厭倦的口吻說：「少廢話，麥克。你的幽默感即使是最新鮮的，也有一種熟過頭的怪味，連這兒的幽閉空氣都蓋不住。」

「好吧，聽著。」多諾凡再次徒勞地攏了攏頭發，「我對我們那位鑄鐵打造的天才，以及它打造的錫箔太空船倒不怎麼擔心。問題在於我的假期報銷了，還有這份單調！這裏除了銅線就是數字——還是不倫不類的數字。喔，他們為什麼要給我們這種工作呢？」

「因為，」鮑爾溫和地答道，「如果失去我們，他們也沒什麼損失。好啦，放鬆點！蘭寧博士正朝這兒走來。」

蘭寧正走過來，他的灰色眉毛濃密依舊，年老的身形依然直挺，而且充滿活力。他一言不發地陪同他們兩人走上坡道，來到露天工作場。那裏有許多機器人，在沒有人類監督的情況下，正默默地建造一艘太空船。

不對，是已經建好一艘太空船！

因為蘭寧說：「這些機器人停工了，今天沒有一個有所行動。」

「這麼說它完成了？確定嗎？」鮑爾問。

「我又怎麼知道？」蘭寧心情欠佳，倒掛的濃眉險些遮住眼睛，「看來是竣工了。旁邊沒有多餘的材料，內部也修整得亮晶晶的。」

「你去過裏面？」

「進去一下就出來了，我又不是太空駕駛員。你們哪位對引擎理論有深入研究？」

多諾凡望向鮑爾，鮑爾望向多諾凡。

多諾凡說：「我有駕駛執照，主任，但我翻了翻，發現它絲毫沒提到超引擎或曲速航行，都只是三維空間的普通兒戲。」

艾弗瑞德・蘭寧抬起頭來，露出極不以為然的表情，還用高挺的鼻子使勁哼了一聲。

他冷冰冰地說：「好吧，我們自有輪機人員。」

他正要走開，鮑爾及時抓住他的手肘。「主任，這艘船仍是禁區嗎？」

老主任猶豫了一下，然後揉了揉鼻樑。「我想不是，至少對你們兩位而言。」

當他離去時，多諾凡望著他的背影，在他背後咕噥了幾個字，雖然簡短卻意味深長。然後，他轉向鮑爾說：「我真想當他的面，好好對他作一番描述，格里。」

「請跟我來吧，麥克。」

太空船內部已經完工，百分之百完工；這點在一眨眼間便能一目了然。在整個太陽系中，沒有誰能做得像這些機器人那麼幹凈利落。經過表面處理的艙壁銀光閃閃，上面未曾殘留任何指紋。

艙內沒有任何棱角，艙壁、地板、艙頂皆以圓滑曲面交接。一旦置身於隱藏式照明的金屬性冷光中，上下四周便映出六個冰冷的倒影，個個都和自己一樣不知所措。

主通道是個狹窄的隧道，通往一段走起來咔嗒咔嗒響的堅硬通路，通路兩旁則有許多一模一樣的艙房。

鮑爾說：「我想傢俱都裝設在艙壁內。或者，也許人家根本不要我們坐下或睡著。」

在最接近船首的最後一間艙房，這種千篇一律才被打破。艙房裏有個零反射玻璃製成的弧形窗，是一體成形的金屬內壁所僅有的孔眼。它的下方有個巨大的儀表，裏面那根指針一動不動指著零點。

多諾凡說：「看看那個！」他指著精密刻度上唯一的文字標記。

那幾個字是「秒差距」，而在弧形刻度的右端，則有一個細小的數字「1,000,000」。

艙房內有兩張椅子——沉重、寬敞、沒有襯墊。鮑爾小心翼翼地坐下，發覺它是依照人體曲線塑造的，坐起來很舒服。

鮑爾說：「你有什麼感想？」

「依我看，金頭腦患了腦膜炎。我們趕緊出去。」

「你確定不想再多看幾眼嗎？」

「我已經看了一遍。我來了，我看了，我不幹了！」多諾凡的一頭紅發根根豎起，「格里，我們離開這兒吧。我在五秒鐘前已經辭職，這地方不準非工作人員進入。」

鮑爾油滑地露出得意的笑容，並順了順他的八字鬍。「好啦，麥克，把你流向血管的腎上腺素關掉吧。我原本也在擔心，但現在不了。」

「不了，啊？怎麼會不了？你把壽險保額提高了？」

「麥克，這艘太空船飛不起來。」

「你怎麼知道？」

「這個嘛，我們從頭到尾走了一遍，對不對？」

「似乎如此。」

「相信我的話，的確如此。除了這裏有個舷窗和一個秒差距儀表，你看到任何駕駛艙了嗎？你看到任何控制臺了嗎？」

「沒有。」

「你又看到任何引擎了嗎？」

「天啊，沒有！」

「那就對了！麥克，我們把這消息透露給蘭寧吧。」

他們一面咒罵，一面走過一條條毫無特色的通道。最後，兩人終於誤打誤撞來到通向氣閘的短廊。

多諾凡愣住了。「你鎖上這玩意了嗎，格里？」

「沒有，我從沒碰過它。你來拉這根桿子，好嗎？」

盡管多諾凡使盡了力氣，整個臉孔都扭曲變形，那根桿子依然一動不動。

鮑爾說：「我沒看到任何緊急出口。要是這裏出了什麼差錯，得燒熔氣閘才能救我們出去。」

「沒錯，而我們只好等著，等到他們發現有個笨蛋把我們鎖在裏面。」多諾凡在狂怒中補充一句。

「我們回到有舷窗的那間艙房去吧。只有在那裏，我們纔有可能引起注意。」

不過，他們並未如願。

來到盡頭處那間艙房，舷窗外卻不再是藍天白云。它呈現一片黑暗，而其中黃色的點點星光，則是太空的招牌標記。

他倆立刻癱在兩張椅子上，激起兩下鈍鈍的砰砰聲。

艾弗瑞德・蘭寧在辦公室門口碰到凱文博士。他緊張兮兮地點燃一根雪茄，再作勢請她進去。

他說：「好啦，蘇珊，我們已經涉入很深，羅伯森漸漸心神不寧了。你和金頭腦在做些什麼？」

蘇珊・凱文兩手一攤。「失去耐性根本沒用。在這筆交易中，我們可能喪失的任何東西，都比不上金頭腦那麼有價值。」

「可是你詢問它有兩個月了。」

機器人心理學家的聲音平板，卻多少帶些威脅性。「你寧可自己攬下這件事嗎？」

「唉，你知道我的意思。」

「喔，我想我知道。」凱文博士神經質地互搓雙手，「這可不簡單。我一直在縱容它，在小心刺探它，但我還沒有任何成績。它的反應並不正常，而它的回答——多少有些古怪。可是目前為止，我還無法指出哪裏不對勁。你明白吧，在我們知道有什麼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十二萬分謹慎行事。我根本不曉得哪個簡單的問題或評語……會把它推倒……然後……嗯，然後我們手上的金頭腦就變得毫無用處。你想面對這種事嗎？」

「可是，它無法違反第一法則啊。」

「我也願意這麼想，不過……」

「你甚至連這點都不確定？」蘭寧深感震驚。

「喔，我無法確定任何事。艾弗瑞德……」

警報系統冷不防地響起可怕的叮當聲。蘭寧以近乎不聽使喚的動作按下通訊器，立刻被一陣氣喘吁吁的報告嚇呆了。

他說：「蘇珊……你聽到啦……那艘太空船飛走了。半小時前，我把那兩個實地測試員送了進去。你一定得再去見見金頭腦。」

蘇珊・凱文強作鎮定，問道：「金頭腦，那艘太空船怎麼了？」

金頭腦高高興興地說：「我建造的那艘太空船嗎，蘇珊小姐？」

「是的。它發生了什麼事？」

「啊，什麼事也沒有。預定測試它的兩個人一旦進去，一切便已就緒，所以我把它送走了。」

「喔——好吧，這樣很好。」機器人心理學家覺得呼吸有些困難，「你認為他們會安然無事嗎？」

「絕對沒事，蘇珊小姐，我已經做好一切安排。它是一艘美——麗——的——太空船。」

「沒錯，金頭腦，它的確美麗。但你認為他們有足夠的食物嗎？他們會舒服嗎？」

「食物多得很。」

「這件事可能會嚇壞他們，金頭腦。你該知道，這是意料之外的事。」

金頭腦敷衍道：「他們會安然無事，他們應該感到很有趣。」

「有趣？怎麼說？」

「就是有趣。」金頭腦狡猾地答道。

「蘇珊，」蘭寧氣咻咻地盡量壓低聲音說，「問問它會不會導致死亡，再問問有些什麼危險。」

蘇珊・凱文憤怒得臉孔都扭曲了。「安靜！」然後，她以顫抖的聲音對金頭腦說，「我們能和那艘太空船聯絡吧，金頭腦？」

「喔，如果你用無線電呼叫，他們聽得見。這件事我已經安排好了。」

「謝謝，暫時沒事了。」

兩人出來後，蘭寧馬上怒不可遏地斥道：「銀河啊，蘇珊，如果這事泄露出去，會把我們全毀了。我們非把那兩個人弄回來不可。你為什麼不問問有沒有出人命的危險——就這麼直接問？」

「因為，」凱文心灰意懶地說，「那正是我不能提的事。如果它真面對一個矛盾，那個矛盾就是人命。假如以任何不當的方式提出這個問題，就有可能把它完全毀掉。那時我們的處境會更好嗎？現在聽著，它說我們可以和他們聯絡。我們趕緊進行，找出他們的位置，把他們帶回來。他們自己或許無法使用控制臺；金頭腦或許在用遙控操縱。來吧！」

過了好一陣子，鮑爾才振作起來。

「麥克，你感覺到任何加速度嗎？」他用冰冷的嘴脣吐出這句話。

多諾凡瞪著一雙茫然的眼睛。「啊？沒有……沒有。」

然後這位紅頭發緊握拳頭，以突如其來的傻勁一躍而起，來到冰冷的弧形窗前。除了星辰，什麼也看不見。

他轉過身來。「格里，他們一定是趁我們在裏面的時候，啟動了這架機器。格里，這是個有預謀的行動；他們和那個機器人串通好，硬逼我們當試飛員，以防我們想臨陣脫逃。」

鮑爾道：「你在說些什麼？如果我們不知道怎樣操作這架機器，把我們送出來又有什麼用？我們又該如何帶它回去？不對，這艘太空船是自己起飛的，而且沒有任何明顯的加速度。」他站起來，踱著緩慢的步伐。鏗鏘的腳步聲從金屬艙壁反彈回來，成為一陣響亮的回聲。

他以平板的語調說：「麥克，我們從來沒碰到過這麼摸不著頭腦的狀況。」

「這我倒是真不曉得。」多諾凡刻薄地說，「你這麼講的時候，我正準備要狂歡一番呢。」

鮑爾不理會這句話。「沒有加速度——代表這艘船的工作原理不是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

「反正，不是我們知道的任何原理。」

「不是已知的任何原理。沒有可用手動控制的引擎；或許它們安裝在艙壁內，或許這就是艙壁那麼厚的原因。」

「你在咕噥些什麼？」多諾凡追問。

「為什麼不好好聽？我是說不論這艘船配備什麼動力，顯然都不需要人工操作。這艘太空船是靠遙控駕駛的。」

「由金頭腦遙控？」

「有何不可？」

「那麼你認為，我們要一直留在這裏，直到金頭腦把我們帶回去？」

「有此可能。倘若真是這樣，那我們就靜靜等待。金頭腦是個機器人，它必須服從第一法則，不能傷害任何人類。」

多諾凡慢慢坐下來。「你這樣推想？」他仔細地將頭發撫平，「聽好，這個有關曲速的爛問題打垮了統一的機器人，而那些學究說這是因為恆星際飛行會令人喪命。你準備相信哪個機器人？據我了解，我們的那個擁有相同的資料。」

鮑爾拼命扯著他的八字鬍。「別假裝你不懂機器人學，麥克。在機器人出現任何違反第一法則的跡象之前，許多環節至少已經崩潰十次，而它一定早就變成一堆廢鐵了。這件事有個簡單的解釋。」

「喔，當然，當然。讓管家上午叫醒我就行，這一切都太簡單、太簡單了，我犯不著在小睡片刻前煩心。」

「唉，木星啊，麥克，目前為止你有什麼好抱怨的？金頭腦在照顧我們。這個地方溫暖舒適，不缺照明，不缺空氣。甚至沒有足夠的加速度弄亂你的頭發，我是說，即使它還有弄亂的餘地。」

「是嗎？格里，你一定沒學到教訓，否則誰也無法在這種情況下還這麼樂觀。我們喫什麼？我們喝什麼？我們在哪裏？我們要怎麼回去？萬一發生意外，我們要從哪個出口逃生、穿什麼太空衣？我在這裏甚至沒看到一間浴室，或是浴室裏那些小用品。是啊，我們是受到照顧——多好的照顧！」

打斷多諾凡長篇大論的並非鮑爾。那聲音不屬於任何人；它就在那裏，滯留在半空中——聲音洪亮，震懾人心。

「格里哥利・鮑爾！麥克・多諾凡！格里哥利・鮑爾！麥克・多諾凡！請報告你們現在的位置。假如你們的太空船接受控制，請返回基地。格里哥利・鮑爾！麥克・多諾凡！……」

這段通訊機械性地一再重復，每遍結束後總有固定的間歇。

多諾凡說：「從哪裏來的？」

「我不知道。」鮑爾的聲音既緊張又細弱，「這些光線是從哪裏來的？這一切是從哪裏來的？」

「好吧，我們要怎樣回答？」他們只能趁著這段通訊的間歇交談，否則帶著回聲的巨響會淹沒他們的聲音。

艙壁上空無一物——只是一片平滑而彎曲的金屬。鮑爾說：「扯開喉嚨喊吧。」

他們這樣做了。有時輪流叫，有時一起喊。「位置不明！太空船失去控制！情況危急！」

他們的聲音逐漸升高，逐漸沙啞。這些簡短的、公式化的回答開始夾雜著尖叫與加強語氣的粗話，可是那個冰冷的呼叫聲，卻依然一而再、再而三不倦地重復著。

「他們聽不見我們。」多諾凡喘著氣說，「這裏沒有發送機件，只有接收機。」他的目光胡亂地聚焦在艙壁上某一點。

那個外來的聲音漸漸疲軟、漸漸衰弱。當它接近耳語時，他們又呼叫了一次；當一切恢復靜寂時，他們又以嘶啞的嗓子再試了一遍。

差不多過了十五分鐘後，鮑爾有氣無力地說：「讓我們再從頭走一趟，哪裏一定有些喫的東西。」這句話聽來並不抱希望，幾乎是承認失敗的宣言。

在通道中，他們分別往左右走去。借著腳步聲的回響，他們能知道彼此在哪裏。兩人偶爾在通道相遇，那時他們會互瞪一眼，然後擦肩而過。

鮑爾的搜尋忽然有了結果。與此同時，他聽見多諾凡發出一陣歡呼。

「嘿，格里，」多諾凡吼道，「這艘船裏有水管。剛才我們怎麼沒注意到？」

大約五分鐘後，多諾凡誤打誤撞找到了鮑爾。這時，多諾凡正在說：「不過，還是沒有淋浴……」但說到一半就咽回去。

「食物。」他喘著氣說。

艙壁消失了一大片，弧形空隙後面露出兩個櫥架來。上方的櫥架擺滿了未貼標簽的罐頭，大大小小、各種形狀都有，令人眼花繚亂；下方放置的搪瓷罐則是統一的樣式。多諾凡感到一股冷氣吹向腳踝，原來下面一半是冷藏室。

「怎麼會……怎麼會……」

「它原來不在那裏。」鮑爾隨口答道，「我進門的時候，那面艙壁突然消失。」

他已經開動了。這些罐頭屬於預熱型，裏面附有湯匙，烤豆子的溫熱香氣溢滿整間艙房。「拿個罐頭吧，麥克。」

多諾凡猶豫起來。「有哪些菜式？」

「我怎麼知道！你那麼講究嗎？」

「不是，但我在太空船上總是喫豆子，別的食物我會優先考慮。」他的手繞來繞去，最後選了一個閃閃發亮的橢圓形罐頭，那種扁平形狀使人聯想到鮭魚或類似的美食。加上適度的壓力，罐頭便自動打開。

「豆子！」多諾凡吼道，伸手就要拿另一個。鮑爾一把抓住他的褲腰。「就喫那個吧，小老弟。補給品有限，而我們或許會在這兒待上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多諾凡悻悻地抽回手。「我們的食物就是這些嗎？豆子？」

「有可能。」

「下面的架子放些什麼？」

「牛奶。」

「只有牛奶？」多諾凡怒氣沖沖地大叫。

「看來如此。」

他們默默喫完這頓豆子牛奶大餐。當他們離去時，消失了的艙壁隨即升起，再度形成完好如初的壁面。

鮑爾嘆了一口氣。「一切都是自動的，一切都是這樣子，我這輩子從沒感到這麼無助過。你找到的水管在哪裏？」

「就在那裏。我們頭一回檢查的時候，同樣沒有看到。」

十五分鐘後，他們又回到那間鑲著玻璃的艙房，坐在椅子上大眼瞪小眼。

鮑爾沮喪地望著室內唯一的儀表。它仍標示著「秒差距」，最大的刻度仍是「1,000,000」，而指針依舊堅定地指著零點。

在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核心辦公室中，艾弗瑞德・蘭寧正以睏倦的聲音說：「他們是不會回答的。我們試過每一種波長，公用的、私家的、密碼的、明碼的，甚至剛發明的次乙太波。金頭腦仍然什麼也不肯說嗎？」最後這一句是向凱文博士發問。

「它不肯詳細說明，艾弗瑞德。」她以斷然的口吻答道，「它說他們聽得見我們……但當我試圖逼它說下去，它就變得……唉，變得憂鬱起來。它不該這樣——有誰聽說過憂鬱的機器人？」

「那就請把你知道的告訴我們吧，蘇珊。」玻格特說。

「聽好！它承認太空船完全在它自己的控制下。它對他們的安全絕對樂觀，但沒有說明詳情。我不敢逼它。然而，問題的核心似乎在恆星際躍遷本身。當我提起這件事的時候，金頭腦真的哈哈大笑。此外還有其他徵狀，但這點最能顯示它已陷入異常。」

她望了望其他兩人。「我是指歇斯底里。我立刻不再提這件事，我希望沒有造成傷害，但它給了我一個啟示。我能對付歇斯底里，給我十二小時！假如我能使它恢復正常，它就會把太空船帶回來。」

玻格特好像突然捱了一拳。「恆星際躍遷！」

「怎麼回事？」凱文與蘭寧同時叫出來。

「金頭腦給我們的那些引擎相關數據。嘿……我剛想到一件事。」

他匆匆離去。

蘭寧凝望著他的背影，直截了當地對凱文說：「蘇珊，你管好你分內的事。」

兩小時後，玻格特以熱切的口吻說：「我告訴你，蘭寧，關鍵就在這裏。恆星際躍遷不是瞬間的事——只要光速有限就不可能。生命無法存在……事實上，是物質和能量本身無法存在於曲速空間。我不知道真實情形如何——但這就是關鍵。正是這個問題，殺死了統一公司的機器人。」

多諾凡覺得自己正如外表一樣憔悴。「才過了五天？」

「才過了五天，這點我確定。」

多諾凡慘兮兮地環顧四周。窗外的星辰都還熟悉，卻顯得冷漠無比。艙壁觸手冰涼；剛剛重新亮起的照明發出冷酷的光芒；儀表上的指針頑固地指著零點；此外，多諾凡始終無法擺脫一股豆子的味道。

他愁眉苦臉地說：「我需要洗個澡。」

鮑爾抬了抬頭，然後說：「我也一樣，你不必覺得不好意思。但除非你想泡在牛奶裏，讓自己沒東西喝……」

「反正，我們終究會沒東西喝。格里，恆星際飛行什麼時候開始？」

「我還等你告訴我呢。或許我們只是一直這樣走。我們終究會抵達目的地，至少我們的骨灰會——但金頭腦之所以發生故障，不正是因為我們會死嗎？」

多諾凡背對著對方說：「格里，我一直在想，這實在很糟，沒什麼好做的——除了四處亂轉或自言自語。你該聽說過那些太空放逐的故事，那些人早在餓死前就發瘋了。我不知道，格里，但自從燈光亮起，我就感到怪怪的。」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然後鮑爾以細弱的聲音說：「我也一樣。是什麼感覺？」

紅發多諾凡轉過身來。「裏面感覺怪怪的。我體內好像在敲敲打打，到處都繃緊了。我覺得呼吸困難，連站也站不穩。」

「嗯——嗯，你感覺到振動嗎？」

「你是什麼意思？」

「坐一會兒，好好聽我說。你聽不見，但你感覺得到——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哪裏顫動，連帶整艘太空船一塊顫動，而你也就跟著發抖。聽——」

「是啊……是啊。你認為那是什麼，格里？你不會猜是我們自己吧？」

「有這個可能。」鮑爾慢慢撫著八字鬍，「但也可能是太空船的引擎，它或許快準備好了。」

「準備好什麼？」

「準備好做恆星際躍遷。也許就快進行了，鬼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多諾凡沉思一番，然後兇巴巴地說：「如果它要做，那就讓它做。但我希望我們能反抗，只能束手待斃實在丟臉。」

大約一小時後，鮑爾望著擺在金屬座椅扶手上的右手，以僵凝的冷靜口吻說：「摸摸艙壁，麥克。」

多諾凡依言照做，然後說：「感覺得到它在振動，格里。」

現在連星光似乎也朦朧起來。某處傳來一種模糊的感覺，像是一架巨型機器正從艙壁吸取動力，積蓄著能量以待奮力一躍。隨著能量逐漸增加，悸動也越來越明顯。

變化突如其來，伴隨著一陣刺痛。鮑爾全身僵硬，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他的目光捕捉到多諾凡，而當多諾凡微弱的叫聲轉為啜泣、進而消失時，他眼前變成一片空白。他感到體內有東西在扭動，在對抗一張越來越厚的冰毯。

有東西掙脫了，在一陣耀眼的強光和痛苦中拼命打轉。它一面向下墜落——

——一面仍在打轉

——頭下腳上倒栽

——終至一片靜寂！

這就是死亡！

這是個既沒有活動又沒有感覺的世界，是個由模糊的、無知覺的意識所構成的世界——意識的主體只有黑暗、靜寂與無形的掙扎。

最重要的是，竟然意識到了永恆。

他的自我成了一條細微的白色絲絮——冰冷而恐懼。

然後，上方傳來一段油腔滑調、聲音洪亮的話語：

您的棺木最近是否不再合身？何不試試死屍先生專利的伸縮棺材？它經過科學設計，適合人體自然曲線，並添加了維生素B1。想要舒適，就請用死屍牌棺材。別忘了——你——將要——死掉——很長——很長——一段——時間！

那並非真正的聲音，但無論是什麼，它都在一陣滑溜的隆隆聲中逐漸消失。

那條白色絲絮（它或許就是鮑爾）與周遭無形的永恆時間徒勞地拔河——最後垮作一團。此時，一億個魔鬼化作一億個女高音，刺耳的尖叫組成一個漸強的旋律：

當你死去時，我會很高興，你這個壞蛋，你呀。

當你死去時，我會很高興，你這個壞蛋，你呀。

當你死去時……

歌聲盤旋而上，越來越慷慨激昂，最後超越聽力的極限，進入尖銳的超音波音域，然後還不斷升高……

白色絲絮帶著陣痛不停發抖。它默默繃緊……

接著傳來的是普通的聲音——而且為數眾多。那是許多人在說話，是漩渦般的人潮以迅速的動作穿過他、超過他、越過他，偶爾留下隻字片語在空間飄蕩。

他們找你去做啥，孩子？你看來被痛打……

……我猜是熱火，但我有防護罩……

……我造了一個天堂，但老聖彼得……

不——不，我和那傢伙有點關係，跟他打過交道……

嘿，山姆，過來這裏……

你弄到一個話筒嗎？魔王說……

……繼續走嗎，我的好小鬼？我的約會是和撒旦……

凌駕這些噪音之上的，還是原先那個嘹亮的吼聲，它傳遍每個角落：

快點！快點！快點！！！扯動你的骨頭，別讓我們久等——後面還有很多人排隊。把你的證書準備好，確定上面蓋了彼得的開釋章。看看你是不是排在正確的入口，會有很多火焰招待大家。嘿，你——那裏那個人，好好排隊，否則……

面對步步進逼的叫喊，化成白色絲絮的鮑爾匍匐後退，並感到被一根指頭猛戳一記。然後，所有的一切爆成五顏六色的聲音，碎片一一滲入他劇痛的頭部。

鮑爾又坐回椅子上，感到自己正在發抖。

多諾凡雙眼睜得有如兩個巨大的銅鈴，藍色的眼珠呆滯無神。

「格里，」他以近乎嗚咽的細聲說，「你剛才死了嗎？」

「我……覺得死了。」他的聲音低啞，連他自己也認不出來。

多諾凡顯然企圖站起來，結果卻是一敗塗地。「我們現在活了嗎？或是還沒完？」

「我……覺得活了。」鮑爾仍以嘶啞的聲音回答，接著又謹慎地說，「當你……當你死去的時候，你有沒有……聽到任何聲音？」

多諾凡頓了頓，然後非常緩慢地點了點頭。「你呢？」

「有的。你可聽到棺材的廣告……還有女人在唱歌……還有排隊準備進入地獄？有沒有？」

多諾凡搖了搖頭。「只有一個聲音。」

「響亮嗎？」

「不，很輕，但聲音粗得像是銼指甲。那是一場佈道，講的是地獄之火。他描述那種折磨……好啦，反正你也知道。我曾聽過一次像這樣的佈道——幾乎一樣。」

他滿頭虛汗。

他們察覺到有陽光射進舷窗。不過光芒微弱，而且是藍白色——那遙遠的光源是個明亮的斑點，看來絕非熟悉的太陽。

鮑爾用顫抖的手指指著那個儀表。現在，指針堅定而驕傲地停在另一條細標線上，旁邊的數字是300,000秒差距。

鮑爾說：「麥克，如果這是真的，我們一定完全脫離銀河系了。」

多諾凡說：「見鬼！格里！我們是第一批脫離太陽系的人。」

「沒錯！正是這樣。我們脫離了太陽系，我們脫離了銀河系。麥克，這艘太空船就是答案。它為全人類帶來自由——散佈到每顆恆星的自由——幾億幾兆顆恆星。」

然後，他「砰」的一聲跌坐下來。「可是我們怎麼回去呢，麥克？」

多諾凡有氣無力地微微一笑。「喔，那倒不用擔心。這艘船把我們帶來這裏，就會把我們帶回去。我要再喫點豆子。」

「可是麥克……慢著，麥克。如果它用和來時同樣的方式帶我們回去……」

剛要站起來的多諾凡又重重坐回椅子上。

鮑爾繼續說：「我們必須……再死一次，麥克。」

「這個嘛，」多諾凡嘆了一聲，「倘若必須如此，那我們就只好如此。至少它不是永恆的，不是『非常』永恆的。」

蘇珊・凱文正在慢慢說話。過去六個小時，她都在慢慢刺探著金頭腦——卻始終一無所獲。她厭倦了一再重復，厭倦了拐彎抹角，厭倦了一切。

「現在，金頭腦，只剩最後一個問題，你一定要盡全力簡單明了地回答。你對恆星際躍遷是不是一清二楚？我的意思是，躍遷是否能把他們帶到很遠的地方？」

「他們想去多遠都行，蘇珊小姐。天啊，曲速飛行沒什麼訣竅。」

「然而，他們會看到什麼？」

「星星啦。你以為還有什麼？」

下一個問題脫口而出。「那麼，他們會活著？」

「當然！」

「恆星際躍遷不會傷害他們？」

當金頭腦保持沉默時，她也跟著發愣。就是這個問題！她終於搔到癢處了。

「金頭腦，」她以懇求的口吻，心虛地說，「金頭腦，你聽到我說話嗎？」

金頭腦以微弱而顫抖的聲音答道：「我必須回答嗎？我是指有關躍遷的問題。」

「你不想答就不必答。可是它會很有意思——我是說你若想回答的話。」蘇珊・凱文盡可能輕描淡寫。

「哎——喲，你把一切都搞砸了。」

機器人心理學家突然跳起來，臉上現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喔，我的天。」她喘著氣說，「喔，我的天。」

她覺得這幾小時乃至這幾天來的緊張都頓時消失。一會兒後，她對蘭寧說：「我告訴你一切沒問題。不，你現在一定要放我一馬。那艘太空船會平安歸來，那兩個人不會有事的。我想要休息了，我一定要休息，現在請便吧。」

如同起飛時一樣，太空船靜靜地、不聲不響地返回地球。它不偏不倚落在著陸地點，主氣閘隨即打開。兩個人一面小心翼翼地鉆出來，一面搔著長滿胡茬兒的下巴。

然後，紅頭發那位慢慢地、刻意地跪下來，在混凝土跑道上印下堅實而響亮的一吻。

他們揮手驅走聚過來的人羣。從飛奔而來的救護車中，已經跳出兩名抬著擔架的醫護人員，但他們同樣作勢表示婉拒。

格里哥利・鮑爾說：「最近的淋浴在哪裏？」

立刻有人帶他們去。

他們全部圍坐在一張會議桌旁，這是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主要成員的全員會議。

鮑爾與多諾凡慢慢地、高潮迭起地講完一個生動且扣人心絃的故事。

蘇珊・凱文打破隨之而來的沉默。過去這幾天，她已經恢復了冰冷且有些尖酸的鎮定——但臉上仍透出一絲尷尬的神情。

「嚴格說來，」她道，「這是我的錯——全都是我的錯。當我們首次向金頭腦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希望你們有人還記得，我曾不厭其煩地對它再三強調，要它務必拒絕任何會產生矛盾的資料。那時，我曾說過類似下面這番話，『若有導致死亡的答案，你千萬別激動，我們根本不在乎。只要把那一頁還給我們，忘掉這件事就好。』」

「嗯——嗯，」蘭寧說，「接下來呢？」

「接下來就很明顯。那項資料進入它的計算機制後，產生了控制恆星際躍遷最短時段的方程式——這意味著人的死亡。統一公司的機器會完全崩潰，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但我已將死亡的嚴重性貶低——並非整個取消，因為第一法則永遠無法違反——剛好足以讓金頭腦能對這個方程式多看一眼；足以給它時間去了解，這段時期過後，那些人會起死回生——正如太空船中的物質和能量會重新出現。換句話說，這個所謂的『死亡』絕對只是暫時現象。你們懂了嗎？」

她環顧四周，大家都在專心聆聽。

於是她繼續說：「所以它接受了那項資料，但並非毫無疑慮。即使只是暫時的死亡，嚴重性又打了折扣，仍能使它陷入非常輕微的失衡。」

她以平靜的口吻公佈答案：「它發展出一種幽默感——那是一種逃避，懂了吧，是勉強逃避現實的一種方法。它變得喜歡惡作劇。」

鮑爾與多諾凡同時站起來。

「什麼？」鮑爾喊道。

而多諾凡的反應還要生動得多。

「就是這樣。」凱文說，「它照顧好你們兩位，確保你們的安全，但你們無法操作任何控制儀器，因為它們不是為你們準備的——而是專供幽默的金頭腦操作。我們能用無線電呼叫你們，但你們無法回答。你們有很多食物，但通通是豆子和牛奶。然後你們死了，姑且這樣說，接著又重生，但你們的死亡經歷被安排得……嗯……很有意思。我真希望知道它是怎麼做到的。那是金頭腦得意的小玩笑，但它無意造成傷害。」

「無意造成傷害！」多諾凡喘著氣說，「喔，可惜那可愛的小鬼沒有脖子。」

蘭寧做了一個肅靜的手勢。「好啦，這是一場混亂，但全都過去了。現在怎麼辦？」

「這個嘛，」玻格特平心靜氣地說，「改進曲速引擎的責任顯然在我們身上。一定有什麼辦法，能免掉躍遷的時間。在這個前提下，既然擁有大型超級機器人的機構只剩我們一家，我們一定要找到答案。到那個時候——美國機器人公司將有恆星際飛行的能力，而人類則有建立銀河帝國的機會。」

「統一公司要怎麼打發呢？」蘭寧問。

「嘿，」多諾凡突然打岔道，「這點我想提個建議。他們害美國機器人公司陷入好一場混亂，雖然不如他們預期中那麼糟，而且圓滿收場，但他們的意圖可不值得恭維。而格里和我是主要的受害者。

「好吧，他們想要答案，而答案已經出爐。把那艘太空船交給他們，附上保證書，美國機器人公司就能收他們二十萬，再加上建造費用。如果他們測試那艘船——那麼在金頭腦恢復正常之前，我們何不讓它再找點小樂子。」

蘭寧嚴肅地說：「在我聽來這個提議合情合理。」

玻格特隨口補充一句：「而且絕對遵守合約。」

## 第八篇證據

「但這也不是我要講的。」凱文博士若有所思地說，「喔，到頭來，那艘太空船和其他類似的發明成了政府的財產，超空間躍遷的研發大功告成。如今，在一些鄰近恆星系的行星上，我們真有了人類殖民地，但這並不是我要講的。」

我已經喫完那一餐，正在邊抽煙邊望著她。

「真正重要的，是過去五十年來地球上的居民所經歷的變遷。當我出生時，年輕人，最後一次世界大戰才剛結束。那是歷史上一個低潮——但它標志著國家主義的結束。地球太小了，容納不下那麼多國家，於是各國開始組成界域，這件事費了不少時間。我剛出生的時候，美利堅合眾國還是一個國家，並非只是北方界域的一部分。事實上，本公司的簡稱至今仍是『美國機器人……』從國家到界域的演變穩定了我們的經濟，並且可說帶來一個黃金時代，因為本世紀要比上個世紀好得太多。而這個演變，同樣是我們的機器人帶來的。」

「您是指機體。」我說，「您剛提到的金頭腦就是第一臺機體，是嗎？」

「是的，沒錯。但我想到的並非機體，而是一個人。他去年過世了。」她的聲音突然透出深刻的悲傷，「至少是他自願離世的，因為他知道我們不再需要他——史蒂芬・拜爾萊。」

「是啊，我就猜您指的是他。」

「他在2032年首度擔任公職。那時你只是個孩子，所以不會記得這件事多麼詭異。他競選市長的經過，絕對是歷史上最離奇的……」

法蘭西斯・奎恩是一位新派的政治人物。當然，正如所有這類敘述一樣，這句話其實毫無意義。如今大多數的「新派」，在古希臘社會中便已存在。我們若對它了解得更透徹，或許還能肯定它早在古蘇美的社會，以及史前瑞士的湖居社會中就已經出現。

不過，為了避免必然沉悶且復雜的開場白，最好還是趕緊說明如下的事實。奎恩從不參選也從不拉票，他不曾發表演說，也不幫任何人非法競選。就像拿破侖在奧斯特里茲戰役中，不曾發過一槍一彈一樣。

由於政治會將毫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現在艾弗瑞德・蘭寧坐在辦公桌後面，與奎恩隔桌相對。他那驚人的白眉毛彎到眼睛前面，目光中的不耐煩已逐漸增溫到了沸點——他很不高興。

即使奎恩知道這項事實，也不會對他造成任何困擾。他的聲音相當友善，這或許是職業習慣。

「蘭寧博士，我猜你該認識史蒂芬・拜爾萊。」

「我聽說過他，許多人都聽說過他。」

「沒錯，我也一樣。也許下次選舉，你打算投他一票。」

「我不敢說。」這句話透著些許明顯的酸味，「我並沒有天天留心政治潮流，所以我不曉得他要競選公職。」

「他有可能成為我們的下任市長。當然，他現在只是個檢察官，但萬丈高樓……」

「沒錯，」蘭寧打岔道，「我聽過這個成語。但不知道我們能否進入正題。」

「我們已經進入正題，蘭寧博士。」奎恩的聲調非常輕柔，「讓拜爾萊先生頂多做到地方檢察官，對我個人會有好處，而幫我達到這個目的則對你有好處。」

「對我有好處？得了吧！」蘭寧的雙眉垂得很低。

「好吧，那就說對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有好處。我是把你當成研究部門的榮譽主任來拜訪你，因為我知道你和他們的關係，或許我們能比喻為『元老政治家』和後生晚輩的關係。你說的話雖然人人尊重，但你和他們的關係已不再那麼密切，這使得你的行動能保有相當大的自由，即使那些行動多少有點離經叛道。」

蘭寧博士沉默了一會兒，咀嚼著自己的思緒。然後，他以更輕的聲音說：「我根本聽不懂你在講什麼，奎恩先生。」

「我並不驚訝，蘭寧博士，但一切都相當簡單。你介意嗎？」奎恩用樸素雅緻的打火機點燃一根細長的香煙，寬大的臉龐現出一種暗自得意的神情，「我們剛才提到拜爾萊先生——一位奇怪且多彩多姿的人物。三年前他默默無聞，如今卻鼎鼎有名。他是個有毅力、有才幹的人，而且絕對是我見過的檢察官中最能幹、最聰明的一位。可惜的是，他不是我的朋友……」

「這點我了解。」蘭寧盯著自己的指甲，機械性地回答。

「過去一年間，」奎恩鎮定地繼續說，「我曾經調查過拜爾萊先生——做得巨細靡遺。針對改革派政治人物的過去做一番相當徹底的調查，你知道嗎，總是一件很有用的事。如果你知道幫助有多大……」他頓了頓，沖著燒紅的煙頭露出冷笑，「可是拜爾萊先生的過去平淡無奇。在一個小鎮上過著平靜的生活，接受過大學教育，有個早逝的妻子，出過一場很久才復原的車禍，曾在法學院求學，後來遷居到這個大都會，成為一名律師。」

法蘭西斯・奎恩緩緩搖了搖頭，然後補充道：「但他現在的生活，啊，可真是古怪稀奇。我們這位檢察官從來不喫東西！」

蘭寧猛然抬起頭，一雙老眼射出銳利之極的目光。「你說什麼？」

「我們這位檢察官從來不喫東西。」他一字一頓地重復一遍，「我要稍微做點修正：從來沒有人見過他喫喝。從來沒有！你了解這句話的意義嗎？不是罕見，而是從來沒有！」

「我覺得這相當難以置信。你能信任你的調查員嗎？」

「我能信任我的調查員，而我不覺得有什麼難以置信。非但如此，還從來沒人見過我們這位檢察官喝過什麼——不論喝水或喝酒，也沒人見過他睡覺。此外還有其他事例，但我想我已經把意思表達清楚了。」

蘭寧上身靠回椅背，兩人之間緊繃著挑戰與回應的沉默。然後，年老的機器人學家搖了搖頭。「不！如果我把你的這些敘述，和你來找我的這件事實聯想在一起，那麼你試圖暗示的只有一個可能，而那是不可能的事。」

「但那個人相當不像人，蘭寧博士。」

「假使你告訴我說他是撒旦化裝的，我還有一點可能相信。」

「我告訴你，蘭寧博士，他是個機器人。」

「而我告訴你，我從未聽過這麼不可能的想法，奎恩先生。」

接著又是劍拔弩張的沉默。

「縱然如此，」奎恩以分外仔細的動作按熄煙頭，「你必須動員貴公司所有的資源，來調查這件不可能的想法。」

「我確定自己無法進行這種事，奎恩先生。你該不會是建議本公司插手地方政治吧。」

「你毫無選擇。假如我公開調查結果，雖然沒有確實證據，但間接證據也足夠了。」

「你高興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但這並不會讓我高興，直接證據要好得多。而且它也無法讓你高興，因為鬧開了對貴公司會有嚴重傷害。我想，對于禁止在住人世界使用機器人的嚴格規定，你一定比任何人都清楚。」

「當然！」回答得直截了當。

「你該知道，在整個太陽系中，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是正子機器人唯一的製造商，而拜爾萊若是機器人，他就一定是正子機器人。你也應該曉得，所有的正子機器人都只租不賣，貴公司對每個機器人皆保留所有權和管理權，因此對它們的行為都要負責。」

「要證明本公司從未製造過人形機器人，奎恩先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造得出來嗎？僅就可能性而言。」

「可以，造得出來。」

「我猜，還得祕密進行，不會把它登錄在你們的日誌上。」

「正子腦絕不可能，閣下。它牽涉到太多因素，此外還有政府最嚴密的監督。」

「沒錯，可是機器人會磨損，會故障，會壞掉——最後會被解體。」

「正子腦則會回收或銷毀。」

「真的嗎？」法蘭西斯・奎恩故意透出一絲諷刺的口吻，「假如有一個未曾銷毀——當然只是偶發事件，而又剛好有個人形軀體欠缺正子腦。」

「不可能！」

「將來你得對政府和公眾證明這一點，所以何不趁早先對我證明。」

「但我們能有什麼目的？」蘭寧氣急敗壞地追問，「我們的動機何在？請相信我們還有點理智。」

「拜託，親愛的主任。貴公司巴不得各界域都允許在住人世界使用『人形正子機器人』，那將帶來巨額利潤。可是，公眾在這方面偏見太深。假如你讓他們先習慣這樣的機器人——看，我們有個高明的律師，一位優秀的市長——他正是機器人。你還不買我們的機器人管家嗎？」

「徹頭徹尾的幻想，荒唐得近乎滑稽。」

「我想是吧。何不對我證明呢？或是你寧願試著對公眾證明這一點？」

辦公室的光線漸漸暗下來，但還不至於掩蓋艾弗瑞德・蘭寧臉上代表挫折的紅暈。這位機器人學家慢慢伸出手指，碰了碰一個按鈕，壁燈隨即發出柔和的光芒。

「好吧，」他咆哮道，「我們等著瞧。」

史蒂芬・拜爾萊的臉孔不容易描述。根據出生證明，他今年四十歲，而他的外表看來也是四十歲——但那是個健康、營養均衡、和藹可親的四十歲外表，自然而然會使人脫口而出：「看來就是那個年紀。」

這點在他大笑時尤其真切，而此時他就在哈哈大笑。他的笑聲響亮、綿延不絕，小歇一下之後又再度響起……

艾弗瑞德・蘭寧的面孔則僵成一個象徵不茍同的石像。他沖著坐在一旁的那位女士隨便做個手勢，但她又薄又蒼白的嘴脣只是稍微抿了一下。

拜爾萊勉強喘過氣來。

「真是的，蘭寧博士……真是的……我……我！……是個機器人？」

蘭寧猛然打斷他的話。「這可不是我說的，檢察官，我十分樂意把你當成人類的一員。因為本公司從未製造過你，所以我十分確定你是人類——至少，就法律角度而言。但既然有人鄭重其事，向我們指出你是機器人，而此人又有相當的地位……」

「別提他的名字，以免有損你那花崗巖般堅硬的道德感。不過為了討論方便起見，從現在起，我們姑且假定他是法蘭西斯・奎恩。」

由於對方不客氣地打岔，蘭寧猛地倒抽一口氣，又兇巴巴地暫停了一下，才以更加冰冷的口氣繼續說：「而此人又有相當的地位——我沒興趣對他的身份玩猜謎遊戲。所以我一定要請你和我們合作，共同駁斥這個指控。光是此人有可能將這個說法公諸於世這件事實，對我所代表的公司就是一個嚴重打擊——即使這個指控始終無法證實。你了解我的話嗎？」

「喔，了解，你的處境我很清楚。這個指控本身荒謬絕倫，但另一方面，你如今的處境則不然。如果我的笑聲冒犯了你，我要請你原諒。我笑的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我能幫你什麼忙嗎？」

「這件事非常簡單。你需要做的只是到一家餐廳去，在見證人面前喫一頓飯，並且拍些相片。」蘭寧在椅子裏向後一仰，這次晤談中最難的一關過去了。而他身旁那位女士，則以顯然十分專注的神情望著拜爾萊，她自己卻什麼也沒說。

史蒂芬・拜爾萊與她的目光交接片刻，然後又轉向機器人學家。有那麼一會兒，他若有所思地輕撫著他的辦公桌上唯一的裝飾品，一個青銅紙鎮。

他心平氣和地說：「我想我無法從命。」他隨即舉起手來，「慢著，蘭寧博士。我能體會整個事件令你多不愉快；你心不甘情不願地被迫這樣做；你感到自己在扮演一個沒有尊嚴，甚至滑稽的角色。話說回來，這件事和我自己有更切身的關係，所以請少安毋躁。

「首先，你為何肯定你正在進行的事，並非奎恩——你知道，就是那個有相當地位的人——設計誘使的結果？」

「啊，一個有名望的人，似乎不可能以這麼荒謬的方式冒險，除非他深信自己擁有安全的立足點。」

拜爾萊的眼神毫無笑意。「你不了解奎恩。即使是山羊都上不去的峭壁，他也有辦法找到安全的立足點。我想他曾經聲稱對我做過調查，並且告訴你一些特別的發現？」

「足以說服我相信一件事：本公司若試圖駁斥會太麻煩，而你做起來則容易得多。」

「那麼當他說我從來不喫東西的時候，你的確相信他嘍。你是一位科學家，蘭寧博士，想想其中的邏輯。沒有人見過我喫東西，因此我從來不喫東西，證畢。就是這樣！」

「你是在用法庭戰術混淆一個實在非常簡單的情況。」

「正好相反，我是在試圖釐清被你和奎恩弄得非常復雜的一件事。你知道嗎，我睡得不多，那是事實，而我當然不會在公開場合睡覺。我從來不喜歡和別人共餐——這是不尋常的個性，或許可說是神經質，但它不會傷害任何人。聽好，蘭寧博士，讓我對你提出個假想狀況。假設有個政治人物，想要不計任何代價擊敗一個改革派候選人，而他在調查後者的私生活時，發現了些像我剛才提到的怪事。

「我們再進一步假設，為了有效地抹黑這位候選人，他以舍我其誰的姿態到你們公司去。你會不會指望他對你說：『某某某是機器人，因為他幾乎不曾與人共餐，我也從未見過他在辦案中打盹；有一天午夜，我從他家的窗戶向內窺探，發現他還在讀書；我也檢查過他的冰箱，裏面根本沒有任何食物。』

「假使他那樣告訴你，你會把他當成精神病患。但如果他告訴你說：『他從來不睡覺；他從來不進食。』那麼這句話帶來的震撼，會使你忽略了這種說法根本無從證明。你成了他掌中的傀儡，替他製造這場騷動。」

「姑且不論你認為這件事嚴重與否，檢察官，」蘭寧帶著迫人的固執說，「我說過，它只需要一頓飯就能解決。」

拜爾萊再度轉向那位女士，後者仍然面無表情地凝視著他。「對不起，我沒記錯你的名字吧？蘇珊・凱文博士？」

「是的，拜爾萊先生。」

「你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心理學家，是嗎？」

「拜託，是機器人心理學家。」

「喔，機器人和人類有那麼大的差異嗎，我是指精神上？」

「天差地遠。」她露出冰霜般的笑容，「機器人本質上都是高尚的。」

檢察官的嘴角扯出一絲笑意。「好，這可是當頭棒喝。但我想要說的是，既然你是一位心理學——機器人心理學家，而且又是一名女性，我敢說你做了一件蘭寧博士沒想到的事。」

「什麼事？」

「你的手提包裏有喫的東西。」

蘇珊・凱文訓練有素的漠然眼神動搖了一下。她說：「你令我嘆服，拜爾萊先生。」

她打開手提包，拿出一個蘋果，默默遞給他。蘭寧博士在驚訝之餘，以萬分警覺的目光追蹤著兩人手部的慢動作。

史蒂芬・拜爾萊安閑地咬了一口，又安閑地嚥下去。

「看到了嗎，蘭寧博士？」

蘭寧博士鬆了一口氣，露出笑容，連兩道眉毛都顯得慈祥了。但這口氣只鬆了短短一秒鐘。

蘇珊・凱文說：「我之前的確很好奇，想看看你會不會喫這個蘋果。可是，當然，就目前這個問題而言，這樣做證明不了什麼。」

拜爾萊咧嘴一笑。「不能嗎？」

「當然不能。這很明顯，蘭寧博士，假如此人是人形機器人，他就是十全十美的仿製品；他幾乎和真人一樣無懈可擊。畢竟，我們一生中一直在觀察人類，僅僅接近完美的東西不可能騙得了我們，它必須百分之百完美才行。仔細看看這皮膚的紋理、虹膜的品質、手部骨胳的構造。假如他真是機器人，我倒希望他是美國機器人公司的產品，因為他是個傑作。你想想看，不論是誰，他既然能顧到這些無關緊要的細節，難道還會忽略諸如喫喝、睡眠、排泄等功能嗎？或許只是為了應付緊急需要，例如預防今天這種情況。所以說，一頓飯無法真正證明任何事。」

「慢著，」蘭寧咆哮道，「我還不算是你們兩人口中的那種傻瓜。我對拜爾萊先生是不是人類的問題毫不關心，我關心的是讓本公司脫離困境。當著眾人的面喫一頓飯，就能把這件事作個了結，讓奎恩無論如何也不能再興風作浪。至於細節問題，我們可以留給諸位律師和機器人心理學家去傷腦筋。」

「可是，蘭寧博士，」拜爾萊說，「你忘了其中的政治因素。正如奎恩一心渴望我落選一樣，我一心渴望能夠當選。對啦，你可注意到你也用了他的名字。這是我所用的訟棍伎倆，我就知道你遲早會說出來。」

蘭寧面紅耳赤。「這件事和選舉又有什麼關係？」

「公開這件事有利也有弊，主任。如果奎恩想叫我機器人，而且有膽這樣做，我就有膽照他的規則來玩這個遊戲。」

「你的意思是你……」蘭寧顯然是嚇壞了。

「正是這樣。我的意思是，我要讓他放手去做，選取他的繩索，測試繩索強度，剪取適當長短，結一個圈套，把他自己的腦袋伸進去，齜牙咧嘴笑一笑。我可以負責最後一點必需的工作。」

「你實在太自信了。」

蘇珊・凱文站了起來。「走吧，艾弗瑞德，我們無法替他改變心意。」

「你看，」拜爾萊淡淡一笑，「你也是一位人類心理學家。」

不過當天傍晚，當拜爾萊將車子停在直通地下車庫的自動梯面，走到家門口的時候，似乎並未完全帶著蘭寧博士所說的那份自信。

當他進門後，輪椅上的人立刻抬起頭來，微微一笑。拜爾萊流露出見到親人的神情，向那人走了過去。

那瘸子的嘴巴永遠扭向一側，臉孔有一半布滿疤痕。「你回來晚了，史蒂。」他的聲音嘶啞而粗嘎，並且有如耳語般微弱。

「我知道，約翰，我知道。但我今天碰到個既特別又有趣的麻煩。」

「是嗎？」破相的臉孔與損毀的嗓音都無法流露情緒，但一雙澄澈的眼睛透著焦慮，「沒什麼你應付不了的吧？」

「我不十分確定。我也許需要你的幫助，你纔是我們家真正傑出的人。你想要我帶你到花園去嗎？這是個美麗的黃昏。」

拜爾萊用一雙強壯的手臂從輪椅中舉起約翰，再輕柔地、近乎愛撫地一隻手抱著瘸子的肩膀，另一隻手抱著纏上繃帶的雙腿。然後，他小心地、慢慢地穿過數個房間，走下一段輪椅亦可通行的平緩坡道，最後走出後門，來到高墻與鐵絲網圍著的花園。

「你為什麼不讓我用輪椅，史蒂？這樣做很傻。」

「因為我寧願抱你。你反對嗎？你知道自己喜歡離開那個電動輪椅一會兒，正如我喜歡看到你脫離它的禁錮。你今天感覺如何？」他以極其謹慎的動作，將約翰放在涼爽的草地上。

「我又能有什麼感覺？還是把你的麻煩說給我聽聽吧。」

「奎恩的戰略，將以聲稱我是機器人為基礎。」

約翰張大眼睛。「你怎麼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可不相信。」

「喔，得了吧，我告訴你，正是這樣。他策動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一個大牌科學家，到我的辦公室來和我談判。」

約翰的雙手慢慢扯著地上的青草。「我懂了，我懂了。」

拜爾萊說：「但我們可以讓他選擇自己的戰場。我有個主意，聽我說說，告訴我是否可行……」

當天晚上，艾弗瑞德・蘭寧的辦公室中出現了一個面面相覷的靜止畫面。法蘭西斯・奎恩若有所思地瞪著艾弗瑞德・蘭寧，蘭寧的目光粗暴地落在蘇珊・凱文身上，而她則無動於衷地望著奎恩。

法蘭西斯・奎恩盡量以輕描淡寫的口吻打破沉默。「唬人，他是臨時胡謅的。」

「你準備賭上一賭嗎，奎恩先生？」凱文博士漠然問道。

「這個嘛，其實這是你們的賭博。」

「聽我說，」蘭寧借著裝腔作勢掩飾悲觀的態度，「我們照你的要求做了，我們親眼見到那人喫東西。推測他是機器人簡直荒唐。」

「你也這樣想嗎？」奎恩向凱文發問，「蘭寧說你是專家。」

蘭寧以近乎威脅的口吻說：「聽著，蘇珊……」

奎恩順口打斷他的話。「何不讓她說呢，老兄？她坐在那裏模仿門柱，已有半小時之久。」

蘭寧覺得萬分困擾。他現在所經歷的一切，與初期妄想癥只有一步的距離。他說：「很好。你講吧，蘇珊，我們不會打斷你。」

蘇珊・凱文神情嚴肅地瞥了他一眼，然後將冰冷的目光固定在奎恩身上。「想要百分之百證明拜爾萊是機器人，閣下，總共只有兩個方法。目前為止，你只提出間接證據，你能用它作指控，可是無法證明——而我想，憑拜爾萊先生的聰明才智，他足以駁倒那樣的證據。你或許自己也這麼想，否則你不會到這裏來。

「兩個證明方法分別是物理的和心理的。就物理層面而言，你可以將他解剖，或使用Ｘ射線。至於如何進行，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就心理層面而言，你可以研究他的行為。倘若他真是正子機器人，就必須遵守機器人學三大法則，因為沒有它們就造不出正子腦。你知道這些法則嗎，奎恩先生？」

她仔細地、清晰地逐字引述《機器人學手冊》首頁中以粗體印刷的三條著名法則。

「我聽說過。」奎恩漫不經心地說。

「那你就不難理解。」機器人心理學家冷淡地應道，「假如拜爾萊先生違反任何一條法則，他就不是機器人。可惜的是，這條途徑只是單行道。假如他遵行這些法則，卻並不能證明或反證什麼。」

奎恩客客氣氣地揚起眉毛。「為何不能，博士？」

「因為，你想一想就會明白，機器人學三大法則也是世上許多倫理體系的主要指導原則。不用說，理論上人人都有自保的本能，這相當於機器人的第三法則。而每個擁有社會良心和責任感的『好人』，理論上都會服從適當的權威；聽從他的醫生、老闆、政府、精神醫師，以及同事的意見；並且守法重紀，循規蹈矩——即使會影響到他自己的安適或安全——這相當於機器人的第二法則。此外，理論上每個『好人』都會愛人如己，保護他的同胞，冒著生命危險拯救他人，這相當於機器人的第一法則。總而言之——假如拜爾萊服從所有的機器人學法則，他有可能是機器人，卻也可能只是個非常好的人。」

「可是，」奎恩說，「你是在告訴我，你永遠無法證明他是機器人。」

「我也許有辦法證明他並非機器人。」

「那不是我要的證明。」

「你想要的證明並不存在。除了你自己，誰也沒有義務對你自己的需要負責。」

這個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令蘭寧心跳加速。「有沒有任何人想到，」他使勁說道，「對一個機器人而言，地方檢察官是個相當奇怪的職務？起訴人類——判他們死刑——帶給他們天大的傷害——」

奎恩的口氣突然變得尖銳。「不，你不能這樣一語帶過。身為地方檢察官，並不代表他就是人類。你不知道他的記錄嗎？你可知道他常常自誇，說他從未起訴一個無辜的人；說好些人未經審判便重獲自由，因為他認為證據不足，即使他或許能說服陪審團把他們送進原子分解爐？事情就是這樣。」

蘭寧瘦削的雙頰微微打戰。「不，奎恩，不。機器人學第一法則完全沒有考慮到人類的罪惡。機器人不能判斷一個人是否該死，那不是他該決定的事。他、不、能、傷、害、人、類——不論那人是下三濫還是天使。」

蘇珊・凱文的聲音透著倦意。「艾弗瑞德，」她道，「別說傻話了。假如有個瘋子要放火燒一間住人的房舍，恰好給一個機器人碰上了，他會出手阻止那個瘋子，對不對？」

「當然。」

「假如唯有殺死他才能阻止他……」

蘭寧的喉嚨發出一個模糊的聲音，如此而已。

「這個問題的答案，艾弗瑞德，是他會盡可能不殺他。萬一瘋子死了，那個機器人便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因為他面對的這個沖突——違反第一法則以奉行更高層次的第一法則——很有可能令他發瘋。但某人確有可能喪命，而且是機器人殺死的。」

「好吧，拜爾萊瘋了沒有？」蘭寧以極盡諷刺的口吻質問。

「沒有，但他自己從未殺過任何人。他曾經揭露一些事實，以顯示某些人可能危及我們稱之為社會的一大羣人。他保護大多數人，這是奉行最極致的第一法則。他做的事到此為止。在陪審團判定嫌犯有罪後，是由法官判處死刑或有期徒刑。監禁他的是獄卒，處決他的是劊子手。拜爾萊先生所做的，只不過是彰顯真理，幫助這個社會。

「事實上，奎恩先生，在你使我們注意到這件事之後，我曾對拜爾萊先生的生平做過一番了解。我發現他在對陪審團陳述結辯時，從未要求死刑的判決。我也發現他曾經為廢除極刑大聲疾呼，並對致力研究『犯罪神經生理學』的機構做過慷慨捐獻。顯然他相信罪犯應當接受的不是懲罰，而是治療。我發覺這點很耐人尋味。」

「是嗎？」奎恩微微一笑，「或許，是能尋些機器人的味道吧？」

「或許吧。又何必否認呢？像他這樣的行為，只有可能出自機器人，或是非常正直、非常高尚的人類。可是你看，你就是無法區分機器人和聖人有何異同。」

奎恩上身靠回椅背。他的聲音顫抖，透著不耐煩的情緒。「蘭寧博士，製造一個外表完全類似真人的人形機器人，是完全有可能的事，對不對？」

蘭寧清了清喉嚨，思考了一番。「美國機器人公司做過這種實驗，」他勉為其難地說，「當然，沒有加上正子腦。利用人類卵子，加上激素控制，就能在多孔硅氧樹脂的骨架上培養人類肌膚，肉眼絕對看不出真假。眼睛、頭發、皮膚都會是真品，並非只是徒具人形。如果再加上一副正子腦，以及你希望放進去的其他裝置，你就有了一個人形機器人。」

奎恩立即追問：「製造一個需要多少時間？」

蘭寧思索了一下。「假如你擁有一切設備——正子腦、骨架、卵子、適當的激素和輻射——嗯，兩個月吧。」

政客坐直身子，挺起胸膛。「那我們就來看看拜爾萊先生體內有些什麼。這代表美國機器人公司將惡名遠播——但我已經給過你們一次機會。」

蘭寧不耐煩地轉向蘇珊・凱文。「你為什麼堅持……」這時已經只剩他們兩人。

她真動氣了，立刻厲聲答道：「你想要什麼——要真理還是要我辭職？我不會為你說謊。美國機器人公司有辦法照顧自己，別變成懦夫。」

「萬一，」蘭寧說，「他把拜爾萊打開，結果掉出好些齒輪，那時怎麼辦？」

「他辦不到。」凱文以輕蔑的口吻說，「無論如何，拜爾萊至少和奎恩一樣聰明。」

拜爾萊接受提名之前一週，那消息就在城裏散播開來。可是說「散播」並不正確，它是在城中蹣跚地緩緩蔓延。有人開始發笑，也有人大發議論。而當奎恩那隻黑手逐步收緊時，笑聲就漸漸變得勉強，人們心中則浮現不確定的陰影，不禁紛紛嘀咕起來。

提名大會本身就像一匹脫韁野馬。根本沒有角逐，一週前便已確定只有拜爾萊可能獲得提名，即使現在也沒有替代人選。他們不得不提名他，但是大家對這件事卻一片茫然。

更糟的是，一般民眾必須面對兩極化的結果。假如指控屬實，那就是滔天大罪；假如指控不實，那就成了天大的笑話。

在拜爾萊草草接受提名後次日，一家報紙終於發表了蘇珊・凱文博士的訪談摘要，稱她為「舉世知名的機器人心理學與正子學專家」。

接下來的變故，若以通俗而簡明的方式描述，就是鬼才知道怎麼一回事。

這正是基本教義派等待的時機。他們不是一個政黨，他們也假裝不是正式的宗教。本質上，他們是當初未能適應所謂「原子時代」的一羣人。（原子還是新奇玩意的那幾十年，一度被人稱為「原子時代」。）事實上，他們只是簡單生活派，一心向往簡單的生活，但在真正過著那種生活的真正簡單生活派看來，它或許並不那麼簡單。

基本教義派向來憎惡機器人與機器人制造商，根本無需任何新的理由。但是，諸如奎恩的指控與凱文的分析這類新理由，卻足以鼓舞他們將這種憎惡公之於世。

武裝警衛將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巨大廠房擠得水泄不通，整個公司進入戰備狀態。

而在城中，史蒂芬・拜爾萊的住宅周圍則布滿警察。

當然，這次選舉變得沒有其他議題了。它唯一類似選戰的一點，就是它成了從提名到投票的一段必經過程。

史蒂芬・拜爾萊沒有讓那個惹人厭的小個子擾亂他的情緒。面對一羣穿制服的警員，他依舊保持著泰然自若的神態。屋外，在警衛封鎖線的外緣，文字記者與攝影記者依據尊卑傳統列隊等候。某家行事積極的視訊電臺，甚至將一架掃描機對準這棟樸質住宅的空洞入口。此時，一位故作激動的播報員，正在進行誇張的暖身報道。

那個惹人厭的小個子向前走來，遞出一份式樣精美而復雜的文件。「這是法院的命令，拜爾萊先生，授權我搜查這房產，尋找非法的……呃……任何式樣的機械人或機器人。」

拜爾萊欠身取過那份文件。他隨便看一眼就還了回去，同時露出微笑。「全部合法。去吧，去進行你的工作。霍朋太太，」他對那位從隔壁房間不情不願走出來的管家說，「請跟他們一塊去，有可能就幫點忙。」

名叫哈洛威的小個子猶豫了一下，臉上浮現明顯的紅暈。他完全不敢接觸拜爾萊的目光，只是對兩名警員喃喃道：「來吧。」

十分鐘後他回來了。

「搜完了？」拜爾萊問道，他的語氣代表他對問題本身或答案都不特別感興趣。

哈洛威清了清喉嚨，卻仍然發出尖銳的假聲。他再試了一遍，氣咻咻地說：「聽好，拜爾萊先生，我們接到的特別指示，是要我們非常徹底地搜查這間房子。」

「你們沒有這樣做嗎？」

「我們的指示明確告訴我們要找什麼。」

「找什麼？」

「用簡單的，而且不太委婉的方式來說，拜爾萊先生，我們奉命搜查你。」

「我？」檢察官帶著逐漸擴大的笑容說，「你打算怎麼做？」

「我們有一臺穿透放射儀……」

「這麼說，我要接受Ｘ射線攝影嘍？你有權這樣做嗎？」

「你看過我的搜索票。」

「我能再看看嗎？」

哈洛威將那份文件再次遞出去，他的額頭亮晶晶地閃著過分熱心的汗珠。

拜爾萊心平氣和地說：「我來讀一讀你該搜查什麼——『坐落於艾凡斯壯市柳叢街三五五號，登記在史蒂芬・艾倫・拜爾萊名下的住所，連同附屬的任何車庫、儲藏室或其他建築設施，連同附屬的所有土地……』嗯……等等。相當正確。可是，老兄，它根本沒有提到搜查我的身體。我不是這個房產的一部分，如果你認為我在口袋裏藏了一個機器人，你可以搜一搜我的衣服。」

對於究竟是誰賞飯喫，哈洛威心中毫無疑問。他並不打算退縮，因為他有機會賺到一個好得多（也就是薪水高得多）的工作。

他有點虛張聲勢地說：「聽好，我獲準搜查你屋內的傢俱，以及我在屋裏所發現的一切。你待在屋裏，對不對？」

「很出色的觀察，我的確待在裏面，但我並不是一件傢俱。身為一名成年公民——這點我有精神科醫生的證明——在界域法規的保護下，我擁有某些權利。搜查我的身體就是觸犯我的隱私權，那份文件不能作數。」

「當然。但如果你是機器人，你就沒有隱私權。」

「十分正確——但那份文件仍不作數，它已經默認我是個人。」

「哪裏？」哈洛威將它一把抓回去。

「就在寫著『某某名下的住所』那裏，因為機器人不能擁有財產。你可以告訴你的僱主，哈洛威先生，如果他試圖簽發一份類似的文件，其中的敘述並未默認我是人類，他將立刻收到一份禁止令，還要面對我提出的民事訴訟，要求他以手頭現有的資料證明我是機器人，否則他就得付出一筆天大的罰金，因為他企圖以不當手段剝奪界域法規所賦予我的權利。你會這麼告訴他嗎？」

哈洛威大步走到門口，又轉過頭來說：「你是個滑溜的律師……」他將右手放在口袋裏，在原處站了一下，然後才走出去。他沖著影像掃描機的方向微微一笑，對記者們揮揮手，喊道：「我們明天會有好東西給你們，各位，絕不開玩笑。」

鉆進地面車之後，他向後一仰，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微小的機件，仔細檢視了一番。這是他第一次利用X射線拍照，他希望自己操作得正確。

奎恩與拜爾萊從未單獨面對面交談，但影像電話中的溝通已相當接近。事實上，就字面而言，或許「面對面」是正確的說法，雖然對方只是一排光電管的明暗圖樣。

打電話的人是奎恩，先開口的也是奎恩。他沒有特別的客套話，劈頭便說：「想必你有興趣知道，拜爾萊，我打算公開你穿著抗放射防護罩這個事實。」

「是嗎？這樣說來，你或許已經把它公開了。我有個感覺，那些積極進取的新聞界朋友，他們竊聽我的各種通訊線路已有好一陣子。我知道他們把我的辦公室線路弄得百孔千瘡，這就是我這幾周都縮在家裏的原因。」拜爾萊相當友善，幾乎可算滔滔不絕。

奎恩的嘴脣稍微繃緊。「這通電話具有屏蔽——百分之百。我打這通電話，也冒著一些個人的風險。」

「我也這麼想。沒有人知道你是幕後主使者，至少，沒有人正式知道。不過，也沒有人私下不知道這回事。我沒有什麼好擔心的。所以說，我穿著一件防護罩？你會發現這件事，我想是因為那天，你的走狗所拍的『穿透放射相片』竟然過度曝光。」

「你該了解，拜爾萊，一經公開，人人都會明白你不敢面對Ｘ射線分析。」

「也會明白你，或說你的手下，企圖非法侵犯我的隱私權。」

「他們會注意那種事纔有鬼。」

「他們也許會。這倒是你我兩人政治角力的一個象徵，對不對？你毫不關心每位公民的權利，而我卻極其關心。我不會接受Ｘ射線分析，因為我希望維護我的權利，這是原則問題。正如我當選後，我會盡力維護他人的權利一樣。」

「毫無疑問，這會成為一篇非常動人的演說，可是沒有人會相信你。這有點唱高調，不可能是實話。還有一件事，」他突然乾脆利落地轉變話題，「那天晚上，你家裏的成員沒有到齊。」

「怎麼說？」

「根據報告，」他翻弄著面前的文件，它們剛好在顯像板的畫面範圍內，「有個人不在——一個瘸子。」

「正如你所說，」拜爾萊的語氣平板，「一個瘸子。他曾是我的老師，和我住在一起，現在人在鄉下——已經去了兩個月。套一句老話，因為他『非常需要靜養。』他需要你的批準嗎？」

「你的老師？算是科學家嗎？」

「他曾是一名律師——在他成為瘸子之前。他是業餘的生物物理學家，擁有政府發給的研究執照，以及一間私人實驗室。關於他在進行的工作，詳細報告已經呈交有關單位，我可以告訴你該找誰問。他的工作微不足道，但是對一個——可憐的瘸子而言，卻是有益無害、引人入勝的消遣。你看，我盡可能和你合作。」

「我懂了。而這位……老師……對製造機器人知道多少？」

「對於我不了解的領域，我無法判斷他擁有多少知識。」

「他拿不到正子腦吧？」

「去問你在美國機器人公司的朋友，他們才知道答案。」

「我長話短說，拜爾萊。你的瘸子老師纔是真正的史蒂芬・拜爾萊，你則是他創造的機器人，這點我們可以證明。出過車禍的是他，而不是你。追查記錄的辦法多得很。」

「真的嗎？那就請便，祝你好運。」

「我們可以搜查那位所謂老師的『鄉間別墅』，看看我們能在那裏找到什麼。」

「這個嘛，並不盡然，奎恩。」拜爾萊露出開朗的笑容，「實在非常遺憾，那位所謂的老師是個病人，他的鄉間別墅是他靜養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身為一位成年公民，他的隱私權自然更加不容侵犯。若是不能提出正當理由，你不可能取得搜查令。然而，我絕不會阻止你做這個嘗試。」

沉默了不長不短一段時間之後，奎恩上身向前傾。他的臉部影像因而擴大，額頭上細微的皺紋變得清晰可見。「拜爾萊，你為什麼要撐下去？你選不上的。」

「選不上嗎？」

「你認為你選得上嗎？你未能對機器人的指控作出任何反駁——其實很簡單，你只要違反三大法則任何一條就行了——如今這種情形，除了使人深信你是機器人，你以為還會有什麼其他結果嗎？」

「目前為止，我只發覺我從一個小有名氣但絕非家喻戶曉的都市律師，一舉成為一個世界級人物。你是個優秀的宣傳家。」

「但你是機器人。」

「是有人這麼說，但沒人能證明。」

「對選民而言，已有足夠的證明。」

「那就鬆口氣吧——你已經贏了。」

「再見。」奎恩首度透出一絲惡毒的口氣，影像電話隨即切斷。

「再見。」對著空白的畫面，拜爾萊泰然自若地說。

投票前一星期，拜爾萊將他的「老師」接了回來。飛車很快降落在城中一個偏僻的角落。

「投票前你都要留在這裏。」拜爾萊這樣告訴他，「萬一事情生變，你還是別卷進去比較好。」

「有暴力沖突的危險嗎？」約翰用扭曲的嘴巴痛苦地扯出嘶啞的聲音，其中或許帶有關懷的聲調。

「基本教義派這樣威脅，所以我想理論上有此可能。但實際上，我並未預期會發生這種事。那些基派並沒有真正的力量，他們只是不斷興風作浪，每隔一段時日就可能煽起一場暴動。你不介意留在這裏吧？拜託，如果我得為你操心，我就什麼也做不好。」

「喔，我會待在這兒。你仍然認為事情會順利嗎？」

「我確信如此。在那裏沒人打擾過你吧？」

「從來沒有，我可以確定。」

「你那部分進行得順利嗎？」

「足夠順利，不會有任何問題。」

「那就好好照顧自己，約翰，明天記得看電視。」拜爾萊握了握放在自己手上那隻嶙峋的手掌。

冷頓皺著眉頭，露出一副忐忑不安的表情。他接下一份完全不值得羨慕的工作，那就是在這場不算選戰的選戰中，擔任拜爾萊的競選經理。他的候選人拒絕透露自己的戰略，也不肯接受競選經理的建議。

「你不能這樣做！」那是他最常用的口頭語，現在則成了他唯一的口頭語，「我告訴你，史蒂，你不能這樣做！」

他沖到檢察官面前，後者正在利用時間翻閱打好的演講稿。

「把它放下，史蒂。聽好，那羣人是基派組織起來的。他們不會聽你演講，他們更有可能會向你丟石頭。你為什麼非得在羣眾面前演講不可？利用錄音——或錄影有何不妥？」

「你希望我贏得這場選舉，對不對？」拜爾萊溫和地問道。

「贏得選舉！你不會贏的，史蒂，我是試圖救你一命。」

「喔，我沒有危險。」

「他沒有危險，他沒有危險。」冷頓的喉嚨裏發出一下古怪的嘎嘎聲，「你的意思是，你要出現在那個陽臺上，面對五萬名瘋狂的羣眾，試圖跟他們講理——站在陽臺上，像個中世紀的獨裁者？」

拜爾萊看了看手錶。「再過五分鐘左右——一旦電視線路有空就開始。」

冷頓的回應不太適宜化為文字。

繩索圍出的聽講區擠滿羣眾，樹木與房屋好像全部漂浮在人潮中。此外借著超波，世界各個角落也都在觀看實況轉播。這純粹是個地方性選舉，不過照樣吸引了全世界的觀眾。想到這點，拜爾萊露出會心的微笑。

但羣眾本身卻沒有值得他微笑之處。旗幟與布條四處飄揚，寫著各式各樣指控他是機器人的標語。敵對氣氛彷彿一團濃重的有形物質，逐漸擴散到空氣中。

演講一開始就不成功。羣眾的怒吼聲，以及左一堆、右一堆的「基派」所發出的節奏性喊叫淹沒了一切。拜爾萊慢慢地、毫不動容地一路說下去……

待在屋內的冷頓，則在扯著頭發，發出呻吟——等待一場流血沖突。

前幾排突然出現騷動，有個聽眾擠到前面來。這個人骨瘦如柴，雙眼凸突，細長的四肢露在過短的衣褲之外。一名警員緊追著他，在人羣中喫力地緩緩前進。拜爾萊氣呼呼地揮了揮手，示意那名警員離去。

那個瘦子來到陽臺正下方，眾人的吼聲掩蓋了他的吶喊。

拜爾萊湊到陽臺邊。「你說什麼？如果你有正當的問題，我願意回答。」他轉頭對貼身警衛說，「把那人帶上來。」

羣眾中出現緊張的氣氛。「安靜、安靜」的呼聲先是此起彼落，不久成為無處不在的喧嘩，然後才逐漸緩和下來。此時那個瘦子正面紅耳赤、氣喘吁吁地面對著拜爾萊。

拜爾萊說：「你有什麼問題嗎？」

瘦子瞪大眼睛，以嘶啞的聲音說：「打我！」

他突然用力伸出腦袋，抬起下巴。「打我！你說你不是機器人，那就證明啊。你不能打人，你這個怪物。」

四下是一片詭異、空洞、死寂的沉默。「我沒有理由打你。」拜爾萊的聲音刺穿這份寂靜。

瘦子縱聲狂笑。「你不能打我，你不會打我。你不是人，你是個怪物，是個假人。」

這時，史蒂芬・拜爾萊嘴脣緊繃，在現場數萬人以及熒光幕前數千萬觀眾的注視下，對準那人的下巴狠狠擊出一拳。那位挑釁者立刻仰頭倒地，垮作一團，臉上只有茫茫然、茫茫然的驚訝。

拜爾萊說：「很抱歉。把他帶進去，好好照顧他，我演講完後要跟他談談。」

當貴賓區的凱文博士掉轉車頭準備離去時，只有一名記者勉強從震撼中回過神來。他在她後面緊追不捨，喊著一個她聽不見的問題。

蘇珊・凱文轉過頭來說了一句：「他是真人。」

這就夠了，記者隨即奔向自己的目的地。

那場演講的後半段，或許可用「有人講沒人聽」來描述。

凱文博士與史蒂芬・拜爾萊再度碰面——在他宣誓就任市長的一週前。時間相當晚——已經過了午夜。

凱文博士說：「你看來毫不疲倦。」

市長當選人微微一笑。「我可以熬一會兒夜，但別告訴奎恩。」

「我不會。不過既然你提到他，奎恩那個故事倒是有趣，推翻了實在可惜。我想，你該知道他的理論吧？」

「知道一部分。」

「它極其戲劇化。史蒂芬・拜爾萊是一位年輕的律師，一位口才極佳的演說家，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者——還對生物物理學有些天分。你對機器人學有興趣嗎，拜爾萊先生？」

「僅限於法律層面。」

「這位史蒂芬・拜爾萊有興趣。但意外不幸降臨，拜爾萊的妻子死了，他自己則更糟。他的雙腿沒了，他的臉孔沒了，他的聲音沒了。他一部分的心靈——扭曲了。他不願接受整形手術，他遁出這個世界，他的法律事業告終——剩下的只有他的智慧，以及他的一雙手。而他竟然有辦法取得正子腦，甚至很復雜的那種，擁有判斷倫理問題的超卓能力——就目前的發展而言，那是機器人最高級的功能。

「他為這個腦子培養了一個身體，將它在各方面訓練成另一個自己。他讓它以史蒂芬・拜爾萊的身份在世上出現，自己則躲在幕後，成了那位年邁、殘廢、從來沒人見過的老師……」

「不幸的是，」市長當選人說，「我打了一個人，把這些都推翻了。報上說，當時你便作出正式判定，說我是個真人。」

「那是怎麼發生的？你介不介意告訴我？它不可能是偶發事件。」

「不全然是，大部分要歸功於奎恩。幾周前，我的人開始悄悄散播消息，說我從來沒有打過人；說我不能打人；說我若在挑釁之下仍不出手，我是機器人這件事便證據確鑿。因此我安排了一場愚蠢的公開演講，帶有各種宣傳色彩，於是幾乎不可避免地，某個傻瓜上鉤了。本質上，它是我所謂的訟棍伎倆，靠著催生出的氣氛幫我完成一切。當然，不出我所料，情緒效應果然確保我順利當選。」

機器人心理學家點了點頭。「我發覺你侵犯了我的領域——我想，每個政治人物都會吧。但這樣的結局令我非常遺憾。我喜歡機器人，我喜歡他們遠勝於人類。假如能製造出足以勝任行政官的機器人，我想他會成為官員中的佼佼者。根據機器人學第一法則，他無法傷害人類，無法做出暴虐、腐敗、愚蠢、偏見的行為。而他雖然是不朽的，但在漂亮地做一任之後，他便會離開那個職位，因為他絕不能傷害人類，不能讓他們知道自己曾被機器人統治。這會是最理想的情況。」

「只不過，機器人或許會因為先天不足而無法勝任，正子腦的復雜度向來比不上人腦。」

「他會有許多顧問。沒有他人的幫助，人腦也無法單獨經營一個政府。」

拜爾萊帶著嚴肅的興味打量蘇珊・凱文。「你笑什麼，凱文博士？」

「我在笑奎恩先生有些事沒想通。」

「你的意思是，他的故事還能有更多的情節。」

「一點點而已。選舉之前三個月，奎恩先生所說的這位史蒂芬・拜爾萊，這位殘障人士，因為某個神祕的理由去了鄉下。他及時趕了回來，沒有錯過你那場著名的演講。畢竟，老瘸子曾經做過的事，他自己當然能再做一遍，何況第二次的工作要比第一次容易得多。」

「我不十分明白。」

凱文博士起身，將她的套裝撫平，顯然是準備離去。「我是指有一種情況，機器人可以毆打人類而不違反第一法則。只有唯一的一種情況。」

「那是什麼情況？」

凱文博士已走到門口。她不急不徐地說：「假如捱打的人，其實是另一個機器人。」

她露出燦爛的笑容，清瘦的臉龐熱情洋溢。「告辭了，拜爾萊先生。我希望五年後能再投你一票——選你當界域總協。」

史蒂芬・拜爾萊呵呵大笑。「我不得不說，那可有點異想天開。」

房門在她身後關了起來。

我駭然地望著她。「這是真的嗎？」

「都是真的。」她說。

「偉大的拜爾萊竟然是機器人？」

「喔，真相永遠無法水落石出。我認為他是，但當他決定離世時，他自己走進原子分解爐，所以不會留下任何證據——何況，那又有什麼分別呢？」

「這……」

「對於機器人，你也有相當非理性的偏見。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市長；五年後，他果然成為界域總協。而在2044年，當地球各個界域組成聯邦時，他成為首任的世界總協。不過那個時候，反正已經是機體在治理這個世界。」

「沒錯，可是……」

「沒有可是！機體就是機器人，現在是它們在治理世界。五年多前，我才發現所有的真相。那是2052年，拜爾萊即將卸任第二任世界總協……」

## 第九篇可避免的沖突

總協的私人書房裏有個中世紀古董，一個壁爐。老實說，中世紀的古人或許認不出來，因為它並不具有實際功能。寧靜的、熊熊燃燒的火苗，是藏在一個絕熱壁凹內的一片透明石英板後面。

爐中的圓木在送進來之前，早已在遠方先借用供應市內公共建築的能束點燃。控制點火的同一個按鈕，還負責先傾倒先前的灰燼，再引進新鮮的木柴。懂了吧，它是個百分之百文明的壁爐。

但火焰本身則是真實的。它與音響設備相連，所以你能聽見那些畢剝聲。當然，也能看著它在灌入的氣流中躥動。

總協的紅色酒杯上反映出火焰的低調跳躍。而兩個更微小的火焰映像，則出現在他一雙沉思的瞳孔中。

——此外，火焰也映在美國機器人與機械人公司的蘇珊・凱文博士那一雙冷若冰霜的瞳孔中。

總協說：「我請你到這裏來，蘇珊，不完全是為了社交。」

「我也這麼想，史蒂芬。」她答道。

「——然而，我不太清楚該如何敘述我的問題。就某方面而言，它可能是子虛烏有；另一方面，它卻可能代表人類的終結。」

「我遇到過許多具有這種極端可能性的問題，史蒂芬，我想所有的問題都是這樣。」

「真的嗎？那麼你判斷一下——世界鋼鐵公司累積兩萬英噸的過剩產量；墨西哥運河的進度落後兩個月；阿馬丹的水銀礦去年春天起便產量不足；天津的水耕廠最近一直在解僱員工。這些都是我此刻剛好想到的，類似事件還有好幾樁。」

「這些事情嚴重嗎？我不能算經濟學家，看不出這種事會引發什麼可怕的後果。」

「就它們本身而言，問題並不算嚴重。如果阿馬丹的情況惡化，我們可以派些礦務專家去；如果天津的水耕工程師太多，可以在爪哇或錫蘭派上用場；兩萬英噸的鋼頂多是數天的全球需求量；墨西哥運河比預定日期晚兩個月通航，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令我擔心的是那些機體——我已經和你們的研究部門主任談過。」

「文生・西佛？他完全沒對我提過這件事。」

「我請他別對任何人說，顯然他做到了。」

「他又告訴你些什麼呢？」

「容我把他的回答留待稍後討論，我想先談談機體。我想和你討論一下，因為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對機器人足夠了解，能在這個節骨眼上幫助我——我能不能說得抽象一點？」

「今天晚上，史蒂芬，你想怎麼說或說些什麼都行，只要你先告訴我，你打算證明什麼。」

「在我們完美的供需系統中，正如我剛才所說，竟然出現這樣小小的不平衡，這或許是最後一戰的第一步。」

「嗯，說下去。」

雖然她的座椅設計得很舒適，蘇珊・凱文並沒有讓自己放鬆。她冰冷的臉孔一年比一年更冰冷，平板的聲音一年比一年更平板。雖然史蒂芬・拜爾萊是她可以喜歡與信任的人，但她已經年近七十，一生養成的習慣實在難以打破。

「人類發展的每一個時期，蘇珊，」總協說，「都有它本身特殊形式的沖突——它本身特有的問題，這顯然只能靠武力解決。而每一次，說來令人感嘆，武力卻從未真正解決問題。反之，隨著經濟環境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在貫穿一連串沖突後，武力本身便銷聲匿跡。有句話是怎麼說的——啊，對，『並非轟轟烈烈，而是黯然消逝』。然後，又出現新的問題，以及一連串新的戰爭——顯然這是個無止盡的循環。

「回顧相當晚近的歷史。在十六到十八世紀間，曾有一連串的王室戰爭。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問題，是究竟該由哈布斯堡抑或瓦羅斯・波旁世族統治這個大陸。那是『不可避免的沖突』之一，因為歐洲顯然不能分成一半一半。

「不過事實正是如此，沒有哪次戰爭消滅了某一方，或是為另一方建立起霸權。後來到了1789年，法國境內興起一股新的社會風潮，終於將波旁和哈布斯堡先後推進了歷史焚化爐。

「而在這幾個世紀中，還有些更野蠻的宗教戰爭，爭的是歐洲究竟該歸屬舊教或新教這個重要問題。歐洲同樣不能分成一半一半，它『不可避免』要由刀劍決定——不過事實並非如此。在英國境內，新的產業主義開始萌芽；而在歐陸，則出現新的國家主義。直到今天，歐洲的宗教仍然是新舊各半，卻再也無人關心這個問題。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出現了一輪國家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問題，是歐洲的哪一部分應該控制其他大陸哪一部分的經濟資源和消費市場。其他大陸顯然不能一部分屬於英國，一部分屬於法國，一部分屬於德國等等。最後，國家主義的力量普及到了全世界，讓其他大陸得到任何戰爭所無法得到的結果，並能相當安穩地獨立在世界上。

「所以我們有了一個模式……」

「沒錯，史蒂芬，你講得很清楚。」蘇珊・凱文說，「但這些並不算非常深刻的觀察。」

「是的——話說回來，大多數時候，難以看出的正是明顯的事實。人們常說：『像你的鼻子一樣清楚。』可是除非有人在你面前舉起鏡子，你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幾分之一？進入二十世紀後，蘇珊，我們開始了一輪新的戰爭——我該稱之為什麼？意識形態戰爭？宗教情感被用到經濟體制上，而不再是超自然的對象。這種戰爭又是『不可避免』的，而這回出現了原子武器，所以人類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茍延殘喘到必然性必然被用盡的那一天。就在這個時候，正子機器人問世了。

「它們及時出現，與其攜手並肩出現的是行星際旅行。因此，世界究竟應當歸屬亞當・斯密或卡爾・馬克思，似乎不再那麼重要了。在新的情勢下，兩者的學說同時失去深意。兩者同樣必須調適，而最後幾乎達到相同的境地。」

「這麼說，它可算是雙重意義的『機器中的神仙。』」凱文博士淡淡地說。

總協輕輕一笑。「我以前從未聽你說過雙關語，蘇珊，但你說得很對。然而，還有另一項危險。每一個問題的結束，只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這個嶄新的世界性機器人經濟，也會發展出自身的問題。由於這個緣故，我們有了那些機體。如今地球的經濟很穩定，今後仍將持續穩定，是因為它建立在那些計算機的決策上——第一法則至高無上的力量，使機體念念不忘人類的福祉。」

史蒂芬・拜爾萊繼續說：「雖然機體不過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計算電路集合體，但就第一法則的意義而言，它們仍然是機器人，所以如今的全球性經濟符合人類最大的利益。地球上的居民都知道，今後不會再有失業現象，不會再有生產過剩或糧食短缺；浪費和饑饉則成了歷史名詞。因此，生產機制所有權這個問題遭到了淘汰。無論是誰擁有它們——倘若這句話還有意義——無論是某個人，某個團體，某個國家，或是全人類，都只能遵照機體的指示運用——並非因為被迫如此，而是因為那是最明智的抉擇，這點大家都知道。

「這便終止了戰爭——不只是上一輪的戰爭，還包括下一輪的，以及今後所有的戰爭。除非……」

接下來是長久的沉默。凱文博士為了鼓勵他說下去，重復了一遍：「除非……」

火苗沿著一根圓木上下竄動，然後突然間爆開。

「除非，」總協說，「那些機體並未圓滿執行它們的功能。」

「我懂了。你剛剛提到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調——鋼廠和水耕廠等等事件，就是這麼來的。」

「正是如此。那些錯誤不該出現，西佛博士告訴我不可能。」

「他否認事實嗎？多麼不尋常啊！」

「不，他當然承認那些事實，我那麼說對他不公平。他所堅持的是，無論機體中有任何錯誤，都不會導致他所謂的『答案中的錯誤』。他聲稱機體會不斷自我修正，如果電驛電路中存在任何錯誤，就會違反基本的自然律。所以我說……」

「你說『無論如何，讓你的手下做個檢查，確定一下。』」

「蘇珊，你看穿了我的心。我正是那樣說的，但他說他做不到。」

「太忙了？」

「不，他說沒有人做得到，這點他很坦白。他告訴我——我希望我沒誤解他——那些機體是個巨大的外推產物。是這樣的，一組數學家花了幾年時間，計算出一個具有某些類似計算功能的正子腦。利用這個正子腦，他們又做了進一步的計算，創造出一個更加復雜的正子腦，接著再用這一個來計算另一個還要復雜的正子腦，依此類推。根據西佛的說法，我們所謂的機體，是這種步驟重復十次的結果。」

「是的——這聽來挺耳熟。幸運的是，我不是數學家。可憐的文生，他是個年輕人，在他之前的兩位主任，艾弗瑞德・蘭寧和彼得・玻格特都去世了。當年他們從未碰到這種問題，而我同樣沒碰到過。或許機器人學家這個角色也該死了，因為我們再也無法了解我們自己的產物。」

「這話顯然不對。機體並非報紙週日增刊中所說的那種超級電腦——雖然週日增刊對它們的描寫就是那樣。只不過，就這項特殊功能而言，我是指以趨近於零的時間蒐集和分析趨近於無限大的資料與關係，它們已演進到人力不可能詳加控制的地步。

「於是我又嘗試別的辦法，我直接去問機體。在最機密的情況下，我們輸入了鋼產問題的原始資料、它自己當初的答案，以及後來的實際發展——也就是生產過剩，然後要求它解釋兩者的差異。」

「很好，它的答案是什麼？」

「我能一字不差地背給你聽：『這件事不可解釋。』」

「文生又如何詮釋這個結果？」

「有兩種可能。一是我們提供給機體的資料不足，使它無法得出明確的答案。但這不太可能，西佛博士自己也承認。二是對於那些暗示它能傷害人類的資料，機體無法承認能從中得到任何答案。這一點，自然是第一法則所暗示的結果。於是，西佛博士向我推薦你。」

蘇珊・凱文顯得非常疲倦。「我老了，史蒂芬。彼得・玻格特去世後，他們要我當研究部門主任，但我拒絕了。當時我已經上了年紀，我不想背負那個責任。結果他們讓年輕的西佛接下這個重擔，令我如釋重負。但我現在若被拖下水，那又有什麼兩樣呢？

「史蒂芬，讓我對你說明我的處境。我的研究的確牽涉到根據機器人學三大法則詮釋機器人的行為。而現在，我們面對的則是這些不可思議的計算機。它們也是正子機器人，因此也服從機器人學法則。可是它們欠缺人格；也就是說，它們的功能極其有限——必須如此，因為它們是那麼專業化。因此，三大法則的互動空間非常狹窄，令我的研究方法幾乎失效。總之，我不知道我能幫你什麼忙，史蒂芬。」

總協乾笑了一聲。「縱然如此，我還是要對你說說其餘部分。讓我把自己的理論跟你講一遍，或許聽完後，你就能告訴我，根據機器人心理學，這些理論有沒有可能。」

「當然好，請說吧。」

「好的，既然機體確實得出錯誤的答案，倘若假設它們不可能犯錯，那就只有一個可能。它、們、接、受、了、錯、誤、的、資、料！換句話說，問題在於人類，而不在機器人身上。所以最近我做了一次全球視察旅行……」

「你剛結束這趟旅行回到紐約？」

「是的。確有這個必要，你懂嗎，因為機體共有四臺，每一臺負責一個界域。而、四、臺、全、部、產、生、有、瑕、疵、的、結、果。」

「喔，但那是必然的，史蒂芬。任何一臺機體的瑕疵，都會自動反映在其他三臺所得的結果上，因為其他三臺在作出決定時，都會假設那臺機體完美無缺，並把這個假設當作資料的一部分。在錯誤的假設下，自然會得出錯誤的答案。」

「呃——呼，我看似乎就是這樣。好，我這兒有我和每位副總協的會談記錄。請你陪我從頭看一遍好嗎？喔，我先問你，你聽說過『人本協會』沒有？」

「嗯，聽過。基本教義派根據不公平的勞力競爭等等理由，一直阻撓美國機器人公司推廣正子機器人。『人本協會』便是基本教義派的一支，宗旨是反對機體，對嗎？」

「是的，是的，不過——好吧，你會看到的。我們可以開始了嗎？讓我們從東方界域看起。」

「請便——」

東方界域

面積：7,500,000平方英里

人口：1,700,000,000

首都：上海

秦修林的曾祖父在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中遇難，但是除了他的孝子賢孫，並無人哀悼甚至知曉他的不幸。秦修林的祖父在1940年代末的內戰中九死一生，但是除了他自己的孝子賢孫，同樣無人知曉或關心這件事。

而秦修林本人則是一位界域副總協，負責照顧地球一半居民的溫飽。

或許是因為將這一切牢記在心，秦修林以兩張地圖作為辦公室墻壁上唯一的裝飾。其中一張是老舊的手繪本，描繪出一兩英畝的土地，上面標記著已過時的中國象形文字。一道小溪流過一些褪色的標記，周圍有些代表簡陋房舍的精緻圖標，其中之一就是秦修林祖父的出生地。

另一張地圖則大得多，而且色彩鮮明，所有的標記都是端正的西里爾字母。劃定東方界域的紅色邊界線綿延萬裏，圍住當年的中國、印度、緬甸、中南半島與印尼的全部版圖。在這張地圖上當年四川省的某一點，秦修林做了一個很淡很輕、別人看不出來的小標記，指出祖先的農莊所在的位置。

秦修林站在這兩張地圖前，以標準的英語對史蒂芬・拜爾萊說：「我的工作幾乎是個閑差事，總協先生，這點沒有人比你更清楚。它具有某些社會地位，而我這個人則僅僅代表行政上的一個樞紐，但除此之外一律由機體負責！機體執行所有的工作。比方說，你對天津水耕廠有什麼看法？」

「好極了！」拜爾萊說。

「這樣的水耕廠有好幾十座，它還不是最大的。上海、加爾各答、雅加達、曼谷都有——分佈廣泛，養活『東方』十七億人全靠它們。」

「然而，」拜爾萊說，「天津那裏出現失業問題。你們可能生產過剩嗎？難以想象亞洲會為糧食過多而煩惱。」

秦修林的黑眼睛周圍現出皺紋。「沒有，還沒到那種程度。沒錯，過去這幾個月，天津的確關閉了幾個水耕槽，但這沒有什麼不得了。工人們只是暫時被解僱，而那些不願改行的，都已經被送到錫蘭的科倫坡，那裏有座新廠剛剛開工。」

「可是那些水耕槽為何要關閉？」

秦修林淡淡一笑。「我懂了，你對水耕知道得不多。好吧，這並不令人驚訝。你是北界人，你們那裏的土耕農業仍然有利可圖。在北方界域，即使人們想到水耕，也總喜歡把它想成在化學溶液中培養蕪菁。基本上是這樣——但要復雜無數倍。

「首先我要說，在我們培養的作物中，最最主要的是酵母——而且百分比持續不斷上升。我們生產的酵母品種高達兩千種，而且仍在逐月增加新品種。基本上，各種酵母不可或缺的食品化學物質，在無機物方面是硝酸鹽和磷酸鹽，以及微量的必需性金屬，甚至需要百萬分之幾的硼和鉬。至於有機物，主要是纖維素水解所衍生的糖類混合物。可是，除此之外，還必須添加許多種食品要素。

「要辦成功水耕農業——以便養活十七億人——我們必須在整個界域進行大規模的重新造林；我們必須有巨大的木材轉化廠，來應付我們的南方叢林；我們必須有能源、鋼鐵，尤其是化學合成品。」

「最後一項是為什麼，副總協？」

「因為，拜爾萊先生，不同品種的酵母各有各的特殊性質。正如我所說，我們已經發展出兩千種品種。你今天喫的那客所謂的牛排，其實是酵母做的。而你當甜點喫的果凍，其實是冰凍酵母。此外我們還有酵母液所濾成的酵母汁，它的口味、外觀以及一切營養價值都和牛奶一樣。

「你懂了吧，使酵母食品廣受歡迎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味道。為了改良味道，我們發展出一些人工馴化的品種，它們已不再是基本的鹽類和糖水養得活的。其中一種需要生物素，另一種需要葉酸，還有一種需要十七種不同的氨基酸，而維生素Ｂ除了一種之外通通都要——然而它很受歡迎，基於經濟上的考量，我們不能放棄……」

拜爾萊在座椅中欠了欠身。「你告訴我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

「因為你剛才問我，為什麼天津有人失業。我還要作些解釋：我們必須做的，不只是生產各種酵母食品，我們還得面對其他的復雜因素，例如大眾的口味逐漸改變，以及為了新的需要和喜好而發展新品種的可能性。我們必須預見這一切，而機體便負責這項工作……」

「但做得並不完美。」

「並非十分不完美，別忘了我剛剛提到的復雜狀況。好吧，天津有幾千名工人暫時失業。不過請你想想，過去這一年的資源浪費——我是指因供需失調而導致的浪費——還不到我們總產量的千分之一。我認為這……」

「但在初用機體的那幾年，這個數字卻不到十萬分之一。」

「啊，可是在機體開始正式運作的頭十年，我們曾經利用它，將酵母產量增加到『前機體時代』的二十倍。你該料想得到，不完美的程度必定隨著復雜度而升高，不過……」

「不過什麼？」

「拉瑪・巫拉薩耶拿倒是個稀奇的例子。」

「他怎麼了？」

「巫拉薩耶拿是一家鹽水蒸發廠的負責人。他們生產的是碘，雖然酵母或許不需要，但人類卻不可或缺。他的工廠被強制接管了。」

「真的嗎？是什麼緣故？」

「競爭，信不信由你。一般來說，機體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指出各個生產單元最有效的分佈。讓某個地區數量太少顯然是錯誤的做法，那樣會讓運輸成本佔總開銷太大的比例。同理，讓某個地區數量過多顯然也是錯誤的，那必定會使各家工廠在生產力低落的情況下運作，或是彼此惡性競爭。就巫拉薩耶拿來說，是同一個城市有了兩家工廠，而新工廠擁有更有效率的萃取系統。」

「機體準許這樣做？」

「喔，當然。這沒什麼好驚訝的，新系統已在各地廣泛使用。令人驚訝的是，機體未曾通知巫拉薩耶拿進行革新或合併。話說回來，這也沒關係。巫拉薩耶拿接受了新廠的工程師職位，即使他的責任和待遇都減少了，他並沒有實際的損失。工人們則不難在別處找到工作；舊廠被改成——改成別的什麼廠，總之會有用的。我們把一切都交給機體負責。」

「除此之外，你沒有任何抱怨。」

「絕對沒有！」

熱帶界域

面積：22,000,000平方英里

人口：500,000,000

首都：首都市

林肯・勾馬的辦公室中那張地圖，遠比不上秦修林的那張來得細致精準。熱帶界域的邊界印成寬闊的深棕色曲線，包圍著一大片多彩多姿的領域，上面有些諸如「叢林」「沙漠」「這裏有大象和各式各樣奇怪野獸」等標示。

邊界線內的面積廣大，因為就陸地而言，熱帶界域涵蓋了兩大洲的大部分：南美洲阿根廷以北，以及非洲亞特拉斯以南的所有土地。此外，它還包括格蘭河以南的北美洲，甚至亞洲的阿拉伯與伊朗。它和東方界域恰好相反：「東方」將全人類的半數像螞蟻般擠在地球15﹪的陸地上，「熱帶」則將全人類的15﹪散佈在全球一半的地表。

但它的人口不斷增長。只有這個界域的人口增長因素，是「移民」凌駕於「生育」之上。而所有新來的移民，在此地一律能派上用場。

對勾馬而言，史蒂芬・拜爾萊似乎像個膚色蒼白的移民，前來尋找拓荒之類富創造性的工作。他發覺自己對這位遠客生出些許輕蔑；面對欠缺艷陽眷顧的可憐蟲，一位熱帶壯漢自然而然會有這樣的反應。

熱帶界域擁有全球最年輕的首都，它就叫做「首都市」，象徵著年輕的驕傲與自信。這座首都位於尼日尼亞肥沃的高地上。從勾馬的窗戶向外望，下面充滿五彩繽紛的生機；上面則是明亮耀眼的太陽，以及來去匆匆的傾盆陣雨。連七彩小鳥的呱呱聲聽來都輕快活潑，而晴朗夜空中的星辰則分外清晰燦爛。

勾馬哈哈大笑。他身材高大、頭發烏黑，面容冷峻且英俊。

「是啊，」他說的是俚俗英語，而且相當誇張，「墨西哥運河是落後了。那又怎樣？反正遲早會完工，老友。」

「上半年它還進行得很順利。」

勾馬一面望著拜爾萊，一面慢慢將一根粗大的雪茄咬下一小截，隨即點燃另一頭。「這是個正式的調查嗎，拜爾萊？怎麼回事？」

「不是，絕對不是。我會表示好奇，只是我身為總協的本分。」

「好吧，如果你只是沒事找事幹，我就告訴你實情，我們總是欠缺人手。熱帶同時在進行許多工程，那條運河只是其中之一……」

「難道你們的機體沒有預測可動用的運河工人嗎？我是說，把所有的同期計劃都納入考量？」

勾馬將一隻手放在脖子後面，沖著天花板噴煙圈。「它有點失靈。」

「它常常有點失靈嗎？」

「不像你料想的那麼頻繁。我們對它不抱太大期望，拜爾萊。我們對它輸入資料，我們接受它的結果，我們照著它說的做——但它只是個方便的工具，只是個節省勞力的裝置。如果必須放棄它，我們也無所謂。或許不會做得那麼好，或許不會那麼快，但我們一定克服得了。

「我們這兒充滿自信，拜爾萊，這就是祕訣。自信！當其他界域被前原子時代的混亂局面弄得四分五裂時，等了我們幾千年的新土地到了我們手中。我們不必像東界朋友那樣喫酵母，也不必像你們北界人那樣，擔心上個世紀所留下的污染。

「我們已經消滅了采采蠅和瘧蚊，人們現在可以生活在陽光下，而且很喜歡這種生活。我們開拓叢林，獲得了土壤；我們灌溉沙漠，獲得了園圃。我們在處女地發現了煤和石油，還有數不清的礦藏。

「你們讓開就好，這是我們對外界唯一的請求。讓開，讓我們工作。」

拜爾萊以平淡的語氣說：「可是那條運河——六個月前它還符合進度。發生了什麼事？」

勾馬雙手一攤。「勞工問題。」他在灑滿辦公桌的一疊文件中翻找半天，最後決定放棄。

「這裏有一份相關資料，」他喃喃道，「不過別管啦。在墨西哥某個地方，曾經因為女人的問題而缺人手，因為附近沒有足夠的女人。似乎沒人想到把兩性資料輸進機體。」

他開懷大笑幾聲，然後嚴肅地說：「等一等，我想我記起來啦——威拉法蘭卡！」

「威拉法蘭卡？」

「法蘭西斯哥・威拉法蘭卡——他原來是總工程師。好，讓我想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造成一次塌方。對，對，就是這樣。我記得沒人遇難，可是搞得亂七八糟，真是丟臉。」

「哦？」

「他的計算有些錯誤。或者，至少機體是這麼說的。他們把威拉法蘭卡的資料重新輸入，就是他的那些假設什麼的，結果得出不同的答案。似乎是威拉法蘭卡當初所用的那些答案，沒考慮到工地邊緣的豐沛雨量所造成的影響，或是某種類似的情形。你該了解，我並不是工程師。

「反正，結果威拉法蘭卡呼天搶地，大喊冤枉。他聲稱機體的答案和上次不同，他一向忠實遵循機體的指示。然後他就辭職了！我們設法留住他——強調這是合理的懷疑，他過去的表現令人滿意等等——當然，只能給他較低的職位——至少得這麼做——對於過錯不能不聞不問——那樣會破壞紀律——我說到哪裏了？」

「你們設法留住他。」

「喔，對。他拒絕了——好吧，通通加在一起，我們落後了兩個月。媽的，那不算什麼。」

拜爾萊伸出一隻手，以手指輕敲桌面。「威拉法蘭卡怪罪機體，對不對？」

「這個嘛，他總不會怪他自己吧？讓我們面對現實，人性是我們的老朋友。此外，現在我又想起另一件事——為何我要的文件總是偏偏找不到？我的檔案系統一文不值——這個威拉法蘭卡是你們北界一個組織的成員。墨西哥太接近北界！這是麻煩之一。」

「你說的是什麼組織？」

「他們管它叫『人本協會』。他常常參加在紐約舉行的年會，我是說這個威拉法蘭卡。他們是一夥狂人，但沒什麼害處。他們不喜歡機體，聲稱它們毀掉了人類的進取心，所以威拉法蘭卡自然會怪罪機體。我自己不了解那羣人，看看首都市，人類像是失去了進取心嗎？」

首都市沐浴在金黃色陽光下、黃金般的榮耀中——它是「都市智人」最新推出的一件產物。

歐羅巴界域

面積：4,000,000平方英里

人口：300,000,000

首都：日內瓦

在好幾方面，歐羅巴界域都是個異數。就規模而言，它比其他界域小得多；它的面積不到熱帶界域的五分之一，人口則不到東方界域的五分之一。就地理而言，它與前原子時代的歐洲只有幾分相似，因為並不包括當年的俄羅斯歐洲部分，以及當年的不列顛羣島，卻涵蓋了非洲與亞洲的地中海岸，甚至越過大西洋，將阿根廷、智利與烏拉圭包括在內。

它也不太可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來和其他界域並駕齊驅，頂多隻有南美洲地區帶來的活力例外。在四大界域中，過去半世紀以來，唯有它呈現明顯的人口銳減。也唯有它並未積極發展生產設備，或對人類文化作出任何嶄新貢獻。

「歐羅巴，」齊葛思蘇斯卡夫人以輕軟的法語說，「本質上是北方界域的經濟附庸。這點我們知道，不過沒有關係。」

在副總協女士的辦公室裏，墻上並未掛著歐羅巴地圖，彷彿她徹底接受欠缺獨立性這個事實。

「然而，」拜爾萊特別指出，「你們有一臺自己的機體，而且，你們當然並未受到大洋對岸的經濟壓力。」

「一臺機體！呸！」她聳了聳纖細的肩膀，用細長的手指按熄香煙，並讓一抹淺笑掠過她嬌小的臉龐，「歐羅巴是個死氣沉沉的地方。我們的人不是設法移民熱帶，就是跟它一起變得無精打採、死氣沉沉。你自己看到了，副總協這個擔子落在我——一個弱女子身上。嗯，幸好這不是困難的工作，沒人指望我有多大的作為。

「至於機體——它除了會說『這樣做對你們最好』，還能說些什麼呢？可是什麼才對我們最好？哈，作為北方界域的經濟附庸。

「這樣很可怕嗎？沒有戰爭啊！我們活在太平歲月——經過七千年的戰亂之後，這是個可喜的結果。我們是古老的國度，拜爾萊君。在我們的邊境，某些地區曾是西方文明的搖籃。我們有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克里特和敘利亞，小亞細亞和希臘。但古老未必代表悲慘歲月，它也可以是豐碩的……」

「或許你說得對，」拜爾萊殷勤地說，「至少在這兒，生活的步調不像其他界域那樣緊張。這是個愉快的氣氛。」

「可不是嗎？茶來啦，拜爾萊君，請問你喜歡哪種奶精和砂糖——謝謝你。」

她輕輕呷了一口，然後繼續說：「的確是愉快。世界的其他部分大可繼續鬥爭。我在歷史上找到了類比，一個非常有趣的類比。曾有一段時期，羅馬是世界的共主。它承繼了希臘的文化和文明；而希臘卻從未統一過，它以戰爭埋葬了自己，在一堆爛攤子中走向盡頭。羅馬將它統一，為它帶來和平，讓它生活在安全的平淡中。它致力發展哲學和藝術，遠離戰爭和擴張所導致的沖突。這可算是一種死亡，卻帶來休養生息的機會。結果，它在小風小浪中持續了大約四百年。」

「然而，」拜爾萊說，「羅馬最後終究滅亡了，一場幻夢也隨之結束。」

「如今已不再有傾覆文明的野蠻人。」

「我們自己便有可能扮演這個角色，齊葛思蘇斯卡夫人。喔，我正打算問你。阿馬丹水銀礦的產量一落千丈，總不會是蘊藏量下降得比預期迅速吧？」

嬌小婦人的灰色眼珠機靈地盯著拜爾萊。「野蠻人——文明的衰亡——機體可能的故障。你的思考過程非常透明，拜爾萊君。」

「是嗎？」拜爾萊微微一笑，「我看得出來，我早該像以前那樣，派人去處理這件事。你將阿馬丹事件視為機體的過失嗎？」

「絕對沒有，但我猜你倒是這麼想。你，你自己，是北方界域土生土長的，而且總協的中央辦公室位於紐約。我還注意到了好一陣子，你們北界人對機體缺乏幾分信心。」

「是嗎？」

「你們的『人本協會』在北方勢力強大，但在死氣沉沉的古老歐羅巴，我們相當樂意讓虛弱的『人心』靜養一陣，它自然補充不了什麼新鮮血液。不用說，你屬於那個充滿自信的北方，而不是這個憤世嫉俗的古老大陸。」

「這和阿馬丹有關聯嗎？」

「喔，有的，我想是有的。那些礦區在統一辰砂公司的控制下，它當然是一家北界公司，總部設在尼科拉夫。私底下，我懷疑他們的董事會究竟有沒有在諮詢機體。在我們上個月舉行的會議中，他們說他們有。當然，我們沒有任何反證，但在這件事情上——請別介意——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相信北界人的說法。縱然如此，我想還是會有圓滿的結局。」

「這話怎麼說，親愛的女士？」

「你必須了解，過去幾個月的經濟動蕩，已經在西班牙地區造成不小的騷動。它雖然比不上過去的大風大浪，卻對我們平靜無波的心境造成相當的擾動。據我了解，該公司正準備把礦區賣給當地一羣西班牙人，這很令人欣慰。如果我們真是北方的經濟附庸，讓這個事實過分宣揚就是恥辱。然而，你對我們的人可以比較放心，他們會忠實地遵從機體。」

「這麼說，你認為不會再有麻煩了？」

「我確定不會再有。至少，阿馬丹不會再有。」

北方界域

面積：18,000,000平方英里

人口：800,000,000

首都：渥太華

在希蘭姆・麥肯日副總協位於渥太華的辦公室中，有一幅以北極為中心的地圖。除了屬於歐羅巴的斯堪地那維亞區與冰島區之外，北極地區全都是北方界域的版圖。北方界域在許多方面都是世界之冠，而從這張地圖便能看出端倪。

它可約略分成兩大地區。地圖左方是格蘭河以北的整個北美洲，右方則包括當年蘇聯的全部疆域。這兩個地區加在一起，代表了原子時代初期地球上的核心勢力。位於兩者之間的是大不列顛，它像是該界域舔向歐羅巴的舌頭。而在地圖的頂端，扭曲放大成怪模怪樣的，則是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兩者同樣是這個界域的成員。

過去數十年的一切變化，皆未能改變「北方」是全球經濟主宰這項事實。

因此，在拜爾萊所見過的官方界域地圖中，唯有麥肯日的版本畫出了整個地球，彷彿表示「北方」無懼於競爭，無需特別強調自己的顯著地位。這個事實，幾乎便是一個誇耀的象徵。

「不可能。」麥肯日一面喝著威士忌，一面以倔強的口吻說，「拜爾萊先生，我相信，你沒有受過機器人技師的訓練。」

「沒錯，我沒有。」

「嗯。這個嘛，秦修林、勾馬和齊葛思蘇斯卡也都沒有，在我看來這實在是大不幸。地球居民有個太普遍的看法，認為總協只需要具有組織的長才、兼容幷蓄的胸懷，以及和藹可親就行了。但如今這個年頭，他也應該了解機器人學——請別介意我這樣說。」

「我不介意，我同意你的說法。」

「比方說，根據你剛剛講的那些話，我猜你是在憂心最近世界經濟的小小脫序。我不知道你懷疑些什麼，但過去曾有人想到——他們應該知道得比你多——萬一有錯誤資料輸入機體會怎麼樣。」

「會怎麼樣，麥肯日先生？」

「這個嘛，」這位蘇格蘭人挪了挪屁股，嘆了一口氣，「蒐集來的所有資料，都會通過一個復雜的篩選系統，由人工和機器做雙重檢查，所以這種問題不太可能發生。但我們暫且忘掉這點——人容易犯錯，也容易墮落，普通的機械裝置則容易出現機械故障。

「問題真正的重點，在於我們所謂的『錯誤資料』，是指和所有已知資料不一致的那些。這是我們判斷正誤的唯一依據，對機體而言也是一樣。比方說，假如你命令它，根據七月平均氣溫為五十七華氏度的資料，指導愛荷華州的農業活動，它是不會接受的，它不會給出任何答案。並非由於它對那個特殊氣溫有任何成見，或不可能得出一個答案；而是因為，根據歷年來輸給它的所有資料，它知道七月平均氣溫為57度的機會趨近於零。因此，它拒絕接受這個資料。

「唯一能將『錯誤資料』強行輸入機體的辦法，是把它藏在一組自圓其說的完整資料裏面，其中的資料一律含有巧妙的錯誤——不是微妙到機體偵檢不出來，就是在機體的經驗範圍之外。可是前者超出人類的能力，後者也幾乎如此，而且隨著機體的經驗一秒秒增加，後者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小。」

史蒂芬・拜爾萊將兩根指頭放到鼻樑上。「這麼說，機體不可能被人動手腳——那麼，你又如何解釋最近這些錯誤？」

「親愛的拜爾萊，我看得出來，你直覺地犯了那個最大的錯誤——以為機體無所不知、無所不曉。讓我對你舉個親身經歷的例子：在棉紡業這一行，負責採購棉花的人員個個經驗豐富。他們檢驗棉花的手續，是從許多捆裏面隨便挑一捆，再從那捆中抽出一簇。然後，他們用眼睛觀察那簇棉花，用手撫摸它，用舌頭舔它，還把它梳得起毛，說不定這時還會傾聽那陣噼啪聲。經由這些手續，他們便能決定這捆棉花的等級——總共有十來種等級。而交易的價格，以及棉絮的混合比例，都是根據他們的檢驗結果而定。好，目前為止，機體還不能取代這些採購員。」

「為什麼？相關資料當然不會太復雜吧？」

「或許不會，但你指的是什麼資料？沒有任何織品化學家知道，當那些採購員撫摸一簇棉花時，他究竟在檢驗些什麼。想必是纖維的平均長度、它們的質感、光滑的程度和特質、纏在一起的方式等等。總共好幾十個項目，他們憑借多年的經驗，下意識地一一衡量。但這些檢驗的定量特性卻都是未知數；甚至某些檢驗的本質或許也是未知數，因此我們沒有東西可以輸入機體。而那些採購員也無法解釋他們自己的判斷，他們只能說：『這個嘛，看看它，你看不出來它是某某等級嗎？』」

「我懂了。」

「像這樣的例子無窮無盡。畢竟機體只是工具，它替人類分擔一些計算和詮釋的重擔，以加速人類進步的步伐。人腦的工作仍舊保持不變——發現需要分析的新資料，發明有待測試的新概念。可惜『人本協會』不會了解這一點。」

「他們反對機體？」

「假使他們生活在古代，他們還會反對數學、反對文字。這些保守分子聲稱機體奪走了人類的靈魂。我注意到在我們的社會中，能幹的人仍是珍貴資源；我們仍然需要那些擁有足夠智慧的人，想出和提出一些適當的問題。說不定，我們若能找到足夠的這種人，總協，你憂心的那些脫序現象就不會發生了。」

地球（包括無人居住的南極大陸）

面積：54,000,000平方英里（陸地面積）

人口：3,300,000,000

首都：紐約

石英板後面的爐火孱弱無力，已不情不願地燃燒到盡頭。

總協一臉憂鬱的表情，他的心境恰如逐漸熄滅的火焰。

「他們都盡量將事態淡化。」他以低沉的聲音說，「不難想象他們都在嘲笑我吧？可是——文生・西佛說機體不可能出毛病，而我必須相信他。希蘭姆・麥肯日說它們不會接受錯誤資料，我也必須相信他。但機體不知怎地出了問題，我同樣必須相信這個事實。所以，僅僅剩下最後一個可能。」

他瞟了蘇珊・凱文一眼，後者閉著眼睛，乍看似乎睡著了。

「那是什麼？」她卻立即作出回應。

「啊，機體的確接受了正確的資料，也的確送出了正確的答案，但答案隨即被棄置一旁。機體沒辦法強迫人類服從它的指令。」

「在我看來，齊葛思蘇斯卡夫人做了這種暗示，她泛指的是北界人。」

「是的。」

「違背機體又能達到什麼目的呢？我們來考慮一下動機。」

「我看動機很明顯，你也應該有同感。那等於是故意搖晃這條船。當機體統治世界時，地球上不可能有嚴重的沖突。反之沖突倘若存在，某些人便能為了自身利益而攫取更多的權力，全然無視人類整體所受到的傷害。如果能摧毀大眾對機體的信心，令它們遭到廢棄，那麼叢林法則將再度出現。而四個界域，個個脫不了有此打算的嫌疑。

「東方界域境內擁有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熱帶界域則有超過一半的地球資源。兩者都可能覺得自己自然是全球的主宰，而且兩者都有一段受北方欺侮的歷史，想要作非理性的報復乃是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歐羅巴擁有唯我獨尊的傳承，它一度真正統治了地球，而權力是最令人難忘的一樣東西。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這卻是難以置信。東方和熱帶目前都在自己境內大肆發展，兩者皆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躥升，它們不可能有餘力進行軍事冒險。而歐羅巴能擁抱的只是夢想，它的軍事實力等於零。」

「所以，史蒂芬，」蘇珊說，「你只剩北方了。」

「是的，」拜爾萊中氣十足地說，「沒錯。北方是如今最強盛的界域，若將其成員的歷史包括在內，這個局面已經持續近一世紀。可是現在，相較之下它正在走下坡。熱帶界域可能即將攻佔文明最前線，那會是法老時代之後的首例，有些北界人害怕這個事實。

「你也知道，『人本協會』主要是一個北界組織，他們不諱言不想要機體——蘇珊，他們人數很少，卻都是有權有勢之輩。這個組織的成員包括：不願成為他們口中『機體工友』的工廠廠長、工業界和農業界領袖，此外還有野心分子，以及覺得自己足以決定什麼對自己最好、不願聽從機體的那些人。

「總而言之，那些人只要一起拒絕接受機體的決定，便能在短時間內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該協會的成員就是他們那些人。

「蘇珊，一切都吻合了。世界鋼鐵公司有五名董事是它的成員，而該公司正面臨生產過剩的問題。在阿馬丹開採水銀的統一辰砂公司，是一個屬於北界的企業。我們仍在調查它的名冊，但至少有一位負責人是會員。獨力延遲墨西哥運河達兩個月的法蘭西斯哥・威拉法蘭卡，我們已經知道他是會員——而拉瑪・巫拉薩耶拿也是，發現這點時我毫不驚訝。」

蘇珊心平氣和地說：「這些人，我應該指出，表現得都很差……」

「但自然如此，」拜爾萊插嘴道，「不聽從機體的分析，就是不遵循一條最佳化的路徑，得到的自然是較差的結果，那是他們付出的代價。他們現在日子難過，但在終將來臨的混亂中……」

「你究竟打算做什麼，史蒂芬？」

「顯然不能浪費任何時間。我要把『人本協會』列為非法組織，將一個個會員從重要崗位上換下來。從今以後，所有行政和技術人員的職位，申請者必須具結一份非該會員的誓詞，否則絕不錄用。這將代表放棄某些基本人權，但我確信世界議會……」

「行不通的！」

「什麼！為何行不通？」

「我來作個預測。你若嘗試任何這樣的舉動，將會發現寸步難行——你將發現這個命令不可能貫徹，你將發現相關措施通通都會陷入困境。」

拜爾萊吃了一驚。「你為什麼這樣說？我滿心希望你會贊成這件事。」

「只要你的行動建立在錯誤前提上，我就絕不會贊成。你承認機體不可能出錯，不可能接受錯誤資料。但你認為『人本協會』可以違背機體，現在我要對你說明，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這點，我完全看不出來。」

「那就聽好。任何主管的任何行動，倘若並非切實遵循機體的指示，那個行動就會成為下批資料的一部分。因此，機體會知道那個主管有些不服從的傾向。它能將這個傾向融入那些資料——甚至作定量分析，也就是說，判斷出不服從的確實程度和方向。它的下一組答案，便會剛好有足夠的偏頗，讓那位主管在故意違背後，會自動將那組答案修正到最佳化的方向。機體一清二楚，史蒂芬！」

「你不可能確定這一切，你只是在猜測。」

「這是根據我和機器人相處一生的經驗所作的猜測。你最好信賴這樣的猜測，史蒂芬。」

「但若是這樣，那還剩下什麼呢？機體本身是正確的，它們根據的前提是正確的，這些我們已經同意。現在你又說，沒有人能違背它們的意思。那究竟是哪裏有問題？」

「你自己已經回答了。根、本、沒、有、問、題！稍微想想那些機體，史蒂芬。它們是機器人，它們服從第一法則。可是機體並非為任何一個人工作，而是為全體人類服務，所以第一法則變成：『機體不得傷害人類整體，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好啦，那麼，史蒂芬，什麼會傷害人類整體呢？經濟脫序最有可能，不論它的導因為何。你不同意嗎？」

「我同意。」

「未來最有可能導致經濟脫序的又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史蒂芬。」

「我會說，」拜爾萊不情願地答道，「是機體被作廢。」

「我也會這麼說，而機體也會這麼說。因此之故，為了我們，它們的首要考量是保全自己。所以，它們悄悄處理了威脅它們的最後一項因素。其實並不是『人本協會』搖晃這條船，試圖令機體遭到毀滅，你一直把這一幕看反了。我們應該說，是機體搖晃這條船——搖得非常非常輕——剛好能把攀附在邊緣的少數人搖掉，因為機體認為他們的行動會危害到人類整體。

「所以巫拉薩耶拿失去了他的工廠，在他無法為害的地方找到另一份工作——他沒有受到嚴重傷害，沒有失去謀生能力，因為機體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必須盡可能輕微，而且必須是在拯救更多人的前提下。統一辰砂公司在阿馬丹失去了控制權；威拉法蘭卡不再是一項重要計劃的總工程師；而世界鋼鐵公司的那些董事，則正在失去鋼鐵業的支配權——或說即將如此。」

「但你不算真正看透這一切，」拜爾萊激動地堅持道，「我們怎能冒險假設你是對的？」

「你必須這樣做。你還記得當你對機體提出這個問題後，它自己的回答是什麼嗎？它說：『這件事不可解釋。』機體並未說根本沒有解釋，或說它能斷定沒有解釋，它只是不容許出現任何解釋。換句話說，假使公佈這個解釋，就會對人類造成傷害，所以我們只能猜測——一直猜下去。」

「假設你是對的，蘇珊，但那個解釋怎能對我們造成傷害呢？」

「啊，史蒂芬，假如我是對的，那就代表機體為我們籌劃未來的方式，並非只是針對我們直接的問題提出直接的答案，而是對世界整體的局勢、對人類整體的心理提出一般性答案。知道這點可能會令我們難過，可能會傷害我們的自尊。而機體不能——絕對不能讓我們難過。

「史蒂芬，我們又怎麼知道人類終極的幸福會伴隨著什麼？機體掌握著無限多的因素，我們卻無從掌握！讓我舉個不算不熟悉的例子：整個的科技文明所帶來的不幸和悲慘，說不定還超過它所送走的。一個擁有較少文化、較少人口的農業或牧業文明，說不定反而會更好。若是這樣，機體就必須朝那個方向前進，而且最好別讓我們知道，因為根據我們無知的偏見，我們只曉得自己習慣的纔是好的——我們會堅決反對改變。也說不定，一個完全都會化的社會，或者一個完全階級化的社會，或者一個完全無政府的社會，纔是真正的答案。我們不知道；只有機體知道，而它們正帶著我們走向那裏。」

「但你是在對我說，蘇珊，『人本協會』是對的；人類對未來已經失去自己的決定權。」

「其實，人類從來沒有任何決定權。人類總是受到自己所不了解的經濟和社會力量的擺布，此外反復無常的氣候、勝敗難料的戰爭也一直在宰制人類。機體則了解這些因素，不會被任何一項所阻止，因為機體會像對付『人本協會』那樣對付這些因素——它掌握了最強大的武器，那就是對全球經濟的絕對控制權。」

「多麼可怕！」

「或許是多麼美好！想想看，如今，所有的沖突終於能避免了。從今以後，只有機體是不可避免、不可或缺的！」

石英板後面的火焰熄了，只留下一縷輕煙作為它的遺跡。

「故事講完了。」凱文博士緩緩起身，「我從頭到尾看了個仔細。一開始機器人還不會說話，最後他們挺立於人類與毀滅之間。我看不到什麼了，我的生命已到盡頭。你將會看到下一波的發展。」

此後我再也不曾見到蘇珊・凱文。她於上個月逝世，享年八十二歲。

# 銀河帝國09：鋼穴（TheCavesofSteel）

## 機器人小說背後的故事

我和機器人結下不解之緣的時間，就寫作而言是在1939年5月10日，然而身為科幻迷的我，在更早之前就愛上了機器人。

畢竟，機器人並不是什麼新鮮的科幻題材，早在1939年已是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紀的神話傳說中，就有不少機械所製造的人類。至於「robot」這個名詞，最早則是出現於卡雷爾・恰佩克（KarelCapek）所寫的劇本《RUR》，這出舞臺劇於1921年在捷克首映，而劇本很快就翻譯成許多種外語。

RUR的意思是「羅素姆的萬能機器人」，劇中的羅森是一位英國工業家，他為了讓人類能夠過著充滿創造性的悠閑生活，因而製造了一批人造人來為人類服務（「robot」就是衍生自捷克文的「奴工」一詞）。雖說羅森的立意良好，事實並未照他的計劃發展，那些機器人叛變了，人類因此自取滅亡。

這種想象中的新科技，會在1921那個年頭被視為大災難的根源，或許並沒有什麼好驚訝的。別忘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人類才見識過戰車、飛機和毒氣的威力——借用「星際大戰三部曲」的說法，那正是「原力的黑暗面」。

相較於《科學怪人》這個更有名的故事，《RUR》注入了較濃的悲觀色彩，前者雖然也有人造人的情節，而且這個舉動同樣導致不幸，相對而言規模卻小得多。由於這兩部經典作品的影響，在1920和1930年代的科幻作品中，作者經常將機器人描寫成危險的裝置，照例一定會毀掉它的創造者。這類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一個寓意，那就是「有些事物人類不該知道」。

不過，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有不同的見解，我無法接受「如果知識代表危險，無知就是解決之道」這樣的觀點。在我看來，解決之道似乎是善用人類的智慧才對。人類不該拒絕面對危險，而應當學習如何化險為夷。

畢竟，早在某一羣靈長類變成人類之初，這樣的問題已經是人類所面臨的挑戰。任何一項新科技都有可能帶來危險，打從一開始，火就是一種危險的科技，而語言又何嘗不是（且危險性猶有過之），這種情形直到今天仍未改變。可是如果沒有這兩項科技，人類就不是人類了。

總之，當時我雖然不太清楚自己對機器人故事有何不滿，內心卻一直在期待更精彩的作品。不久我終於等到了，那是刊登於《驚奇故事》1938年12月號的一個短篇《海倫・奧洛》，作者是萊斯特・德爾雷（LesterdelRey），他以極富同情心的筆調來描寫一個機器人。我相信那只是他所發表的第二個故事，但從此以後，我就是個至死不渝的德爾雷迷了（請大家千萬別告訴他，他一定還不知道）。

而幾乎同一時間，在1939年1月號的《驚異故事》中，因多・班德（EandoBinder）在短篇小說《我，機器人》裏也創造了一個引人同情的機器人。雖然相較之下，這個故事的內容貧乏得多，但我再度大受感動。不知不覺間，我開始有了想要創作機器人故事的念頭，而且決心要把我的機器人寫得人見人愛。在1939年5月10日這一天，我終於動筆了，前後總共寫了兩周，因為在那個時代，我寫作的速度還相當慢。

這個故事被我命名為《小機》，主角是個機器人保姆，雖然它和所照顧的女孩感情很好，女孩的媽媽卻怕它怕得要死。然而，弗雷德・波爾（FredPohl，當年他和我一樣才十九歲，此後我們的歲數也年年相同）比我來得聰明，他讀完這個故事之後告訴我，由於情節和《海倫・奧洛》太接近了，大權獨攬的《驚奇》主編約翰・坎貝爾（JohnCampbell）不可能刊登。他說得很對，後來坎貝爾正是以這個理由退稿。

沒想到幾個月後，弗雷德成為兩家新雜志的編輯，而他竟然在1940年3月25日買下了《小機》，並將它刊登於1940年9月號的《超級科幻小說》，不過題目改成了《奇異的玩伴》。（弗雷德有個可怕的惡習，就是喜歡亂改別人的題目，而且幾乎總是改得更糟。後來，這個故事在別處發表過許多次，一律使用我原來的題目。）

然而在那個時代，除非是將作品賣給坎貝爾，否則我無論如何都會感到遺憾。所以不久之後，我便試著創作另一個機器人短篇。不過，這回我先和坎貝爾討論了自己的構想，以確定本篇完成之後，他退稿的唯一原因就是寫得不夠好。然後，我才正式動筆寫出《理性》這個故事，大意是說一個機器人有了宗教信仰。

坎貝爾於1940年11月22日接受了這篇小說，並於次年四月刊登在他所主編的《驚奇》。這是我賣給他的第三個作品，但卻是他第一次照單全收，沒有要求我作任何修改。我因此感到十分得意，於是很快又寫了我的第三個機器人短篇，主角是個擁有讀心術的機器人，題目叫做《騙子！》。坎貝爾同樣爽快地接受了，將它刊登於1941年5月號，換句話說，連續兩期《驚奇》都有我的機器人小說。

但我並未打算就此停手，我心中有一系列的故事要寫。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1940年12月23日，當我和坎貝爾討論讀心機器人這個構想的時候，兩人不知不覺談起了規範機器人行為的規則。在我看來，機器人應該是具有內設安全機制的工業產品，於是我們開始替這些安全機制設想白話的版本——這就是「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前身。

後來，我在第四個機器人短篇《轉圈圈》中，首次寫出三大法則的確定內容，並在故事裏直接引用。這個短篇發表於1942年3月號的《驚奇》，其中「機器人學三大法則」在該刊第一百頁首次出現。我很重視這件事，因為據我所知，這也是「機器人學」這個名詞在人類歷史上首度亮相。

在1940年代結束之前，我又賣了四個機器人短篇給《驚奇》，分別是《抓兔子》、《逃避》（坎貝爾改成了《矛盾的逃避》，因為兩年前他刊登了一篇同樣叫做《逃避》的故事）、《證據》和《可避免的沖突》，分別發表於1944年2月號、1945年8月號、1946年9月號以及1950年6月號。

自1950年起，幾家大型出版機構（其中最有名的是雙日公司）開始出版精裝的科幻小說。1950年1月，雙日公司出版了我自己的第一本書——長篇科幻小說《蒼穹一粟》，與此同時，我已在埋首撰寫自己的第二部長篇。

那陣子，我的經紀人剛好是弗列德・普爾，他自然而然想到，或許我的機器人故事也可以出一本書。雖然當時雙日公司對短篇小說集沒什麼興趣，但另一家非常小的格言出版社態度則不同。

於是，1950年6月8日，我將這個選集交給了格言出版社，暫訂的書名是《心靈與鋼鐵》。結果，出版商搖了搖頭。

「改為《我，機器人》吧。」他說。

「不行。」我說，「十年前，因多・班德的短篇小說就用過這個題目。」

「管他的！」出版商答道（不過這幾個字是經過我刪節之後的版本），結果，我懷著相當不安的心情，勉強被他說服了。《我，機器人》成為我的第二本書，在1950年的年尾問世。

這本書收錄了我在《驚奇》所發表的八個機器人短篇，但次序經過了調整，好讓前因後果更為合理。除此之外，我還把那篇《小機》也收在裏面，因為雖然它被坎貝爾退稿，我仍舊很喜歡這個故事。

其實在1940年代，我另外還寫過三個機器人短篇，它們或是遭到坎貝爾退稿，或是他根本沒看過，但由於和其他故事構成的主線欠缺直接關聯，我並未將它們收錄於《我，機器人》。後來，在該書出版後的幾十年間，我又寫了好些機器人短篇，最後它們連同上述三篇，全部毫無遺漏地收錄於另一個選集中——書名是《機器人短篇全集》，由雙日公司於1982年出版。

《我，機器人》的出版並未造成什麼轟動，但是年復一年，它的銷售量即使不大，至少一直很穩定。而在五年之內，這本書又陸續推出軍用平裝本、平價精裝本、英國版和德文版（這是我的書第一次譯成外文）。到了1956年，「新美國文庫」甚至也替它出了平裝本。

唯一的問題是，格言出版社長期處於茍延殘喘的狀態，從未提供一份清楚的銷售報表給我，稿酬就更別提了。（我的「基地三部曲」也交給了格言出版社，所以遭到同樣的命運。）

1961年，雙日公司在獲悉格言出版社的困境之後，趕緊設法接手《我，機器人》以及「基地三部曲」。從那時開始，這幾本書的銷售狀況不可同日而語。事實上，《我，機器人》自問世以來，始終未曾絕版過，至今已經三十三年了。而在1981年，我甚至賣出了電影版權，可惜目前為止尚未開拍。此外據我所知，它被翻譯成了十八種語言，包括俄文和希伯來文在內。

但我的故事好像講得太快了。

再回到1952年吧，當時《我，機器人》尚未脫離苦海，只是格言出版社的叢書之一，而我根本不覺得有任何成就感。

當時，好些新的一流科幻雜志出現了，科幻文壇又來到「百家爭鳴」的時期。例如1949年創刊的《奇幻與科幻雜志》，以及1950年的《銀河科幻》都是代表。約翰・坎貝爾因而喪失了獨霸的地位，1940年代的「黃金時代」也隨之結束了。

在這種環境下，我開始為《銀河》的主編侯瑞斯・高德（HoraceGold）供稿，而這也令我鬆了一口氣。前後曾有八年的時間，我一律只投稿給坎貝爾，不禁覺得自己是他的專屬作家，萬一坎貝爾哪天出了意外，我也就完了。好在，和高德的密切合作解除了我這方面的焦慮。高德甚至連載了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繁星若塵》，不過他將書名改成《太暴星》，我覺得很糟糕。

我新認識的編輯其實不只高德一人，例如我還把一個機器人短篇賣給了霍華德・布朗尼（HowardBrowne），那陣子他正任職於想轉型為高格調雜志的《驚異》。後來，這篇《保證滿意》發表於該刊的1951年4月號。

不過，這件事只能算是例外。整體而言，當時我已不打算再寫機器人的故事。《我，機器人》的出版似乎自然而然為我這方面的文學生涯畫上了句點，而我也已經開始朝其他方向發展了。

然而，高德幫我連載完那部長篇之後，非常希望再接再厲，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我剛完成的另一部長篇《星空暗流》已交由坎貝爾連載。

於是，1952年4月19日，高德找我討論接下來能再為《銀河》寫一部什麼樣的長篇。他建議寫個機器人的故事，我卻堅決地搖了搖頭。在此之前，我寫的機器人都是短篇，而我根本不確定能否以機器人為題材，寫出一部長篇小說。

「你當然沒問題，」高德說，「要不要寫一個人口過剩的世界，機器人逐漸取代了人力。」

「太灰色了。」我說，「我不覺得自己會想處理這麼沉重的社會議題。」

「那就保持你的風格。你喜歡推理故事，就在裏面安排一樁謀殺案，然後讓一名偵探和一個機器人合作辦案，如果偵探束手無策，機器人就會取而代之。」

這句話激起了火花。坎貝爾常常說，所謂的「科幻推理」本身就是個矛盾的名詞，因為作者可以投機取巧，利用新科技替偵探解決疑難雜癥，而讀者也就上當了。

因此，我決心寫一個不會欺騙讀者的正統推理故事——但同時也要是標準的科幻小說。結果我寫出了《鋼穴》，隨即在1953年10月號至12月號的《銀河》分三期連載完畢。次年，雙日公司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是為我的第十一本書。

毫無疑問，《鋼穴》是我那時為止最成功的作品，不但比之前的每一本書都要暢銷，就連讀者的來函也變得更為親切了，而（最佳的證明是）雙日公司對我眉開眼笑的程度大大超過以往。過去，他們在簽約之前，一律要求我提供大綱並試寫幾章，但從此以後，我只要表示想寫一本新書，合約就會立刻送來。

事實上，由於《鋼穴》太過成功，令我無可避免地想要寫個續集。要不是當時我剛投入科普的創作，而且覺得其樂無窮，我想自己一定會馬上動筆。由於這個緣故，我直到1955年10月，才真正開始撰寫《裸陽》這個故事。

然而一旦開動，一切便很順利。就許多方面而言，它和前一本書起著互相平衡的作用：《鋼穴》的時空背景是未來的地球，那是個人類太多而機器人太少的世界；《裸陽》的故事則發生在索拉利，那個世界恰恰相反，人類太少而機器人太多。此外，雖然我的小說通常欠缺男歡女愛，這回我卻刻意用輕描淡寫的筆法，在《裸陽》中引進一段愛情故事。

我對這個續集極為滿意，而且在我內心深處，甚至認為它比《鋼穴》更精彩，問題是，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呢？當時我和坎貝爾已經有些疏遠，因為他開始涉獵一種稱為「戴尼提」的偽科學，而且竟然對飛碟、心靈力學等等的怪力亂神越來越感興趣。但另一方面，我受過他太多的恩惠，因而對於自己將重心轉移到高德身上（我最近的兩個作品都交給他連載）我感到相當內疚。好在高德從未參與《裸陽》的寫作計劃，它的歸宿當然可以完全由我決定。

因此之故，我將這部小說投給了坎貝爾，他立刻接受了，分成三部分連載於《驚奇》的1956年10月號至12月號，而且照例沒有更動我的書名。次年，也就是1957年，雙日公司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成了我的第十二本書。

即使沒有青出於藍，《裸陽》的表現也絕對不輸《鋼穴》，於是雙日公司立刻指出，我可不能到此為止。正如我的「基地三部曲」那樣，我應該再寫一本，湊成另一個三部曲。

我完全同意，而且心中很快就有了粗略的構想，甚至連書名都想好了，叫做《無限的邊界》。

1958年7月，我們全家安排了一個長達三週的假期，住在麻州馬什菲爾德的海濱度假小屋。我原本打算利用這個空當，把這本新書寫出七八成來。故事預定發生在奧羅拉，其中的「人類／機器人比」相當合理，既不像《鋼穴》那樣前者遠遠超過後者，也不像《裸陽》那種剛好相反的情形。而且，我決定對其中的愛情部分更加著墨。

看來是萬事俱備——結果還是出了問題。這麼說吧，進入1950年代之後，我對「非小說文類」的寫作越來越感興趣，於是生平頭一遭，寫小說時竟擦不出火花。我勉強寫了四章，就再也寫不下去，最後只好放棄。我檢討了一下，認為那是由於我在內心深處，總是覺得自己無法處理男女之愛，也無法將人類和機器人的比例調整到旗鼓相當的地步。

其後的二十五個年頭，這個情況一直沒有改變。但另一方面，《鋼穴》和《裸陽》始終沒有絕版，更沒有消失。比方說，這兩本書曾合併為《機器人小說》重新出版，也曾經和其他幾個機器人短篇組成一大冊的《機器人續集》。此外，還有好幾種平裝本陸續問世。

因此，在這二十五年間，讀者都不難找到這兩本書，而且（我假設）讀得津津有味。於是有許多讀者來信要求我再寫一本續集，而在科幻大會之類的場合，他們更是當面質問我。久而久之，它成了我最難迴避的一個要求（唯一能相提並論的，就是要求我寫第四本基地小說的呼聲）。

而每當被問到我是否有這個打算，我總是回答：「會的——總有一天——所以祈禱我長命百歲吧。」

雖然我也覺得應該寫，但一年又一年過去了，我卻越來越肯定自己處理不了這個主題，也就越來越含淚相信自己永遠寫不出第三本機器人小說。

然而，1983年3月某一天，我還是將這個「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第三冊交給了雙日公司。這本書叫做《曙光中的機器人》，內容和1958年那個半途夭折的嘗試毫無關係。1983年10月，它終於和讀者見面了。

艾薩克・阿西莫夫

於紐約市

## 第一章局長

利亞・貝萊剛走到他的座位，便察覺機・山米正以期待的眼神望著自己。

他的長臉立刻板了起來，顯得更加嚴峻。「什麼事？」

「利亞，老闆要見你。馬上，不得有任何耽擱。」

「好吧。」

機・山米仍呆呆地站在那裏。

貝萊說：「我已經答應了，給我走開！」

機・山米這才轉身離去，繼續執行其他任務。貝萊氣呼呼地尋思，這種工作為何不能交由真人執行呢？

然後他開始檢查煙草袋的存量，並作了一個簡單的心算。一天抽兩鬥煙，他就能夠撐到下一個配給日。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走出自己的圍欄（兩年前他升級，才獲得一個有圍欄的角落隔間），一路穿過大辦公室。

經過辛普森的時候，正埋首於水銀資料庫的他抬起頭來。「老闆要見你，利亞。」

「我知道，機・山米告訴我了。」

水銀資料庫的「記憶」是以微幅振蕩的型樣，儲存在閃閃發光的水銀表面。此時，這個小型裝置正在將記憶搜尋分析的結果，以密碼的形式輸出到紙帶上。

「要不是怕折斷腿，我真想朝機・山米的屁股踢一腳。」辛普森說，「前幾天，我碰到了文森・巴瑞特。」

「哦？」

「他很想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或是局裏任何工作都行。可憐的小子急得不得了，但是我又能怎麼辦呢？我只好老實告訴他，機・山米接替了他的工作。現在，那小子只得在酵母農場跑跑腿。他是個聰明的小夥子，大家都喜歡他。」

貝萊聳了聳肩，說了一句：「這種事，我們遲早都會碰到。」他的口氣比自己想象中更為生硬。

「老闆」擁有一間個人辦公室。門口的毛玻璃上，以優美的字體刻著他的名字「朱里斯・恩德比」，而在名字之下，則是正式的頭銜「紐約大城警察局局長」。

貝萊一面走進去，一面說：「局長，你找我嗎？」

恩德比抬起頭來。他戴了一副傳統的近視眼鏡，那是因為他的眼睛太敏感，不能戴普通的隱形眼鏡。你必須先花點時間習慣那副眼鏡，才會開始對他那張相當普通的臉孔有些印象。不過，貝萊一直懷疑局長的眼睛並非那麼敏感——他之所以離不開那副眼鏡，只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有個性罷了。

局長顯然很緊張，他拉拉自己的袖口，上身往後一靠，以過分熱絡的口吻說：「請坐，利亞，請坐。」

貝萊硬邦邦地坐下，等待對方開口。

恩德比局長說：「潔西好嗎？孩子呢？」

「都好，」貝萊敷衍道，「都很好，局長家人呢？」

「都好，」恩德比也這麼說，「都很好。」

真是一段虛偽的開場白。

貝萊心想：他的臉孔看來有點不對勁。

但他卻大聲說：「局長，我希望你不要再派機・山米來找我。」

「嗯，你也知道我對這種事的看法，利亞。可是他既然被派到這裏，我就必須讓他做點事。」

「這令我很不自在，局長。他告訴我說你要見我，然後就站在一旁，你該明白我的意思。我必須命令他走開，否則他會一直站在那裏。」

「喔，那是我的錯，利亞。我派他送口信給你，卻忘了特別交代他，事後繼續做其他的工作。」

貝萊嘆了一口氣，深棕色眼珠周圍的細紋因此加深了。「總之，你要找我。」

「沒錯，利亞。」局長說，「而且這回非比尋常。」

他站了起來，轉身走向辦公桌後面那面墻，按下一個並不起眼的開關，墻壁的一部分竟然就變得透明了。

灰濛濛的光線立刻湧進來，貝萊不禁眨了眨眼睛。

局長笑了笑。「利亞，這是我去年特別改裝的，我應該還沒有給你看過吧。過來，好好看一看。在古代，像這樣的東西每個房間都有，稱為『窗戶』，你知道嗎？」

貝萊熟讀歷史小說，因此非常了解這件事。

「我聽說過。」他答道。

「過來吧。」

貝萊猶豫了一下，但最後還是遵命了。凡是有教養的人，都應當避免暴露室內的私隱。有些時候，局長將他的「懷古主義」發揮到了極致，真是相當愚蠢的一件事。

就像他戴的那副眼鏡，貝萊心想。

對了，就是那副眼鏡，讓他今天看來不太對勁。

貝萊說：「不好意思，局長，請問你是不是換了一副新眼鏡？」

局長帶著少許驚訝瞪了貝萊一眼，然後摘下眼鏡審視一番，接著又再望了望貝萊。摘下眼鏡之後，他的圓臉顯得更圓，下巴的輪廓則更分明些許。而由於眼睛無法正確聚焦，他也顯得神情有些茫然。

他答道：「沒錯。」

他將眼鏡戴回鼻樑，帶著如假包換的憤怒說：「原來那副眼鏡三天前打破了。由於接二連三的事故，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換了一副新的。利亞，這三天簡直不是人過的日子。」

「因為沒有眼鏡？」

「還有別的原因，我正要開始講。」

他轉身面向窗戶，貝萊也照著做。貝萊發現外面正在下雨，不禁有點訝異。有那麼一會兒，水滴從天而降的奇觀令他著迷。局長則一副相當驕傲的樣子，彷彿這是他一手安排的。

「這個月，我已經三度欣賞到雨景。相當壯觀，你說對不對？」

雖然有些矛盾，貝萊內心卻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他已經四十二歲，看到雨景的次數至今寥寥可數，更別提其他的自然奇觀了。

他說：「讓雨水全部流到城裏似乎浪費了，應該導入水庫才對。」

「利亞，」局長說，「你是個現代派，而這正是你的問題。在中古時代，人們生活在露天的空間，我並非僅僅指農場，我是指所有的城市，甚至包括紐約。當下雨的時候，人們不會覺得那是浪費，而是感到欣喜。他們的生活接近大自然，這要比我們的生活方式更好、更健康。現代生活的問題來自疏離自然環境，你有空研究一下『煤炭時代』吧。」

其實貝萊早就研究過。他曾聽過許多人抱怨原子堆的發明，而當諸事不順，或是心神俱疲的時候，他自己也會發出如此的怨嘆。類似這樣的抱怨，其實是人類的一種天性。當初在煤炭時代，曾經有人抱怨蒸氣機的問世。而在莎士比亞的劇作裏，曾有一個角色抱怨火藥的發明。等到一千年以後，正子腦又會成為抱怨的對象。

去他的，不管了！

他繃著臉說：「聽好，朱里斯。」通常，無論局長如何開口閉口「貝萊」，他卻不習慣在上班的時候和局長稱兄道弟，可是今天情況特殊，似乎應該破例一次。「聽好，朱里斯，你天南地北無所不談，就是沒講找我幹什麼，這令我坐立不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局長答道：「我會講的，利亞，你讓我自己講下去。這回是……是個大麻煩。」

「那還用說，在這顆行星上，有哪件事例外呢？又是『機字頭』惹的禍嗎？」

「沒錯，利亞，可以這麼說。我常站在這裏自問，這個古老的世界還能承受多少災禍？我當初開這扇窗戶，並不只是為了偶爾看看天空，我還要看見整座大城。我常望著這座城市，尋思一個世紀之後，它會變成什麼模樣。」

局長突然多愁善感起來，令貝萊有點反感，可是說來奇怪，貝萊自己竟然也出神地望著窗外。雖然天氣不太好，這座大城看來壯觀依舊。警察局位於市政廳的高樓層，而市政廳本身則高聳入云。從這扇窗戶望出去，周遭的高塔都顯得矮小，塔頂一一可見。一座座的高塔，就像一根根向上伸張的手指，它們的外墻是千篇一律的空白單調。如果人類是蜜蜂，這些高塔就是蜂巢的外殼。

「這場雨，」局長道，「也可以說來得不是時候，害得我們看不見太空城。」

貝萊向西方望去，發現局長說得完全正確，地平線消失無蹤，遠方的高塔顯得迷迷濛濛，逐漸隱沒在一片白茫茫之中。

「我知道太空城是什麼樣子。」貝萊說。

「我喜歡從這裏觀賞，」局長說，「從上下兩個伯倫瑞克區之間的隙縫，剛好可以看到那座太空城。三三兩兩的低矮穹頂，便是我們和太空族的差異。我們向高空發展，人人擠在一起，而他們，則是每個家庭擁有一座穹頂屋——一家一屋，而且穹頂和穹頂之間都還有空地。你有沒有和太空族交談過，利亞？」

「有過幾次。大約一個月前，就在這裏，我還用你的室內通話器做過這件事。」貝萊耐著性子說。

「對，我記得。不過，我只是突然有感而發。我們和他們，生活方式大不同。」

貝萊感到胃部一陣輕微的抽搐，心想，局長說話越是拐彎抹角，最後的結論就會越要命。

然後他說：「好啦，這又有什麼好驚訝的？你不可能將地球上八十億人口放在一個個小穹頂內。既然他們自己的世界空間遼闊，就讓他們遵循傳統吧。」

局長走回自己的位子，坐了下來，他的雙眼（由於戴著近視眼鏡，看來縮小了一點）一眨不眨地望著貝萊。他說：「面對文化差異，並非人人都那麼寬容，不論我們或太空族都一樣。」

「好吧，所以呢？」

「所以三天前，死了一個太空族。」

終於講到正題了。貝萊的嘴角微微上揚，不過那張長長的苦瓜臉並未泄露任何情緒。他說：「真糟糕。我希望是傳染病，病毒導致的，或許是感冒。」

局長顯然吃了一驚。「你在說些什麼？」

貝萊並不想多作解釋。眾所皆知，太空族不遺餘力地將一切疾病趕出自己的社區，而他們盡可能避免接觸「渾身病菌的地球人」這件事，那就更是家喻戶曉了。然而，局長竟然並未聽出貝萊的反話。

貝萊說：「我只是隨便猜猜。他的死因到底是什麼？」他又轉身面對著窗戶。

局長說：「他的死因是胸腔不見了。有人用手銃轟了他。」

貝萊感到背部一陣僵硬。他頭也不回地問道：「你又在說些什麼？」

「我在說發生了謀殺案。」局長輕聲道，「你是便衣刑警，該知道謀殺是什麼。」

貝萊總算轉過身來。「但死者是太空族！三天之前？」

「沒錯。」

「是誰殺的？怎麼殺的？」

「太空族說兇手是地球人。」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你不喜歡太空族，我也不，又有哪個地球人喜歡他們呢？不過某人的不喜歡稍微過了頭，就是這麼回事。」

「當然，可是……」

「洛杉磯工廠區發生過火災，柏林發生過『毀機』事件，上海也發生過暴動。」

「好吧。」

「這都代表不滿的情緒逐漸升高，或許還代表出現了某種組織。」

貝萊說：「局長，這我就搞不懂了，你是故意在測驗我嗎？」

「什麼？」局長看來完全一頭霧水。

貝萊望著他說：「三天前，一名太空族遭到謀殺，而太空族認為兇手是地球人。可是直到現在為止，」他輕輕敲著桌面，「沒有任何動靜，這有可能嗎？局長，這簡直難以置信。耶和華啊，局長，倘若真發生這種事，整個紐約會因此從這顆行星上消失。」

局長搖了搖頭。「事情沒有那麼簡單。聽好，利亞，這三天我都在外頭。我和市長開過會，我去過太空城，此外我還去了一趟華盛頓，和『地球調查局』進行溝通。」

「哦？地調局的人怎麼說？」

「他們說這是我們的事，太空城位於大城之內，因此屬於紐約管轄。」

「可是卻有『地外法權』。」

「我知道，我正要說這件事。」在貝萊的堅定瞪視下，局長將目光慢慢縮了回去。就好像突然之間，他覺得自己降級成了貝萊的手下，而貝萊卻表現得彷彿接受了這個事實。

「太空族可以自己來辦。」貝萊說。

「慢著，利亞，」局長懇求道，「別催我。我正試著以朋友的身份，和你商量這件事，而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處境。事發當時我也在場，我和他——拉吉・尼曼奴・薩頓——剛好有約。」

「他就是死者嗎？」

「他就是死者。」局長呻吟道，「再晚五分鐘，那麼我——我自己，就會發現他的屍體了。那會是多大的震撼啊，現場實在太殘忍，太殘忍了。他們半途碰到我，轉述了這一切。從那一刻起，為期三天的惡夢就開始了，利亞。雪上加霜的是，我眼前一片模糊，偏偏沒有時間去配眼鏡。不過，至少這個問題不會再發生了，我已經一口氣訂了三副。」

貝萊試圖想象當時的畫面。他幾乎可以看到，一羣高壯俊美的太空族向局長走來，以他們一貫毫不掩飾的冷漠態度，向局長公佈這個消息。朱里斯聽完，一定就摘下眼鏡慢慢擦拭。這時無可避免的事便發生了，他在震驚之餘，未能抓穩那副眼鏡，然後他就望著摔碎的鏡片，肥軟的嘴脣還直打哆嗦。貝萊相當確定，至少有五分鐘的時間，摔壞眼鏡帶給局長的困擾超過了那宗謀殺案。

局長這時又開口：「如今情況萬分兇險。正如你所說，太空族擁有地外法權，他們可以堅持自行調查，並自行向母星政府提出報告，愛怎麼寫就怎麼寫。而外圍世界可以拿這件事當藉口，要求一大堆的損害賠償。你該知道，這會對地球人造成多大的負擔。」

「如果白宮同意賠償，無異於政治自殺。」

「不賠償的話，又是另一種自殺。」

「你不必對我描述那種後果。」貝萊說。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來自外太空的星艦曾經飛到華盛頓、紐約和莫斯科上空，然後軍隊從天而降，開始搜刮「屬於他們的財產」。

「你明白了吧，無論賠償與否，都是大麻煩。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我們自己找出兇手，交給太空族處置。一切看我們的了。」

「為何不讓地調局出面？即使在法律上，這個案子歸我們管轄，可是其中牽涉到了星際關係……」

「地調局不肯碰這個案子。這是個燙手山芋，而且已經掉在我們身上。」他抬起頭來，以尖銳的目光凝視這位手下好一陣子。「而且那樣做並沒有好處，如今，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丟掉飯碗。」

貝萊說：「把我們通通換掉？別傻了，有資格取代我們的人還沒有出生呢。」

「機字頭的，」局長說，「他們早已出生了。」

「什麼？」

「機・山米只是先頭部隊，他頂多跑跑腿，更先進的則能在捷運帶上巡邏。他媽的，我可比你更了解太空族，老弟，我知道他們在打什麼主意。既然有機字頭的能夠接替我們的工作，你我都有可能遭到解僱。別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想想我們這把年紀，還要重新投入就業市場……」

貝萊粗聲道：「好了。」

局長顯得有點尷尬。「抱歉，利亞。」

貝萊點點頭，盡量避免因此聯想到自己的父親。那是一段不愉快的過去，而局長當然不陌生。

貝萊問：「這種取而代之的勾當，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聽好，你太天真了，利亞。此事由來已久，早在二十五年前，太空族從天而降，就開始進行這件事了，這你總該知道吧。只不過，目前剛開始發展到上層。萬一這個案子搞砸了，我們向退休金說再見的機會就要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處理得宜，失業危機就會被我們拋到九霄云外。而且對你來說，這是個難得的轉機。」

「對我來說？」貝萊問。

「你將負責這個案子，利亞。」

「我不夠資格，局長，我只是個C5而已。」

「你希望升到C6，對不對？」

對不對？貝萊很清楚C6級擁有哪些特權：在高峯期的捷運帶上享有座位（C5保留座則僅限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在社區食堂享有更高的選擇權，甚至可能有機會換個更好的公寓，並替潔西爭取到日光浴層的使用券。

「我接了。」他說，「當然，我怎麼會拒絕呢？可是，如果我破不了案，又會有什麼下場？」

「你怎麼會破不了案呢，利亞？」局長哄誘道，「你那麼優秀，你是我們這兒數一數二的高手。」

「可是我的同事中，有五六個官階都比我高，為什麼不指派他們？」

貝萊並未提高音量，但無論他的口氣或表情，都強烈暗示局長似乎遇到了萬分緊急的狀況，否則絕不會對自己破格任用。

局長將雙手交握。「我這麼做，原因有二。首先，你在我心目中不只是個警探而已，利亞，我們還是朋友，我從未忘記我們的大學時代。有些時候，看起來我似乎忘記了，但那是官階的問題。我是局長，你該知道那代表了什麼。但我仍舊是你的朋友，而如今則是你的大好機會，我要你好好把握。」

「這是原因之一。」貝萊的口氣並不熱絡。

「第二個原因，我將你視為朋友，所以有個不情之請。」

「什麼不情之請？」

「我要你答應，這次和一名太空族合作辦案，這是太空族開出的條件。他們同意不向母星報案，他們同意將本案交給我們偵辦，而他們的交換條件，就是堅持要派一名自己的探員參與，而且是全程參與。」

「聽你這麼說，他們似乎完全不信任我們。」

「你果然看出了他們的用意。如果這件事處理不當，好些太空族都會遭到他們政府的責罰。我可以包容他們的疑心，利亞，我願意相信他們是出於善意的。」

「這點我也確信，局長，而這正是他們難纏之處。」

局長似乎無言以對，只好繼續說：「你到底願不願意和太空族一起辦案，利亞？」

「你是在拜託我嗎？」

「是的，我拜託你接下這個案子，並且答應太空族所有的條件。」

「我答應和太空族合作辦案，局長。」

「謝謝，利亞，而他必須和你住在一起。」

「喔，喔，等一等。」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利亞，你的公寓夠大，共有三個房間，而你們夫妻只有一個孩子。你們可以容納他，他不會帶來任何麻煩，完全不會。而且，這種安排確有必要。」

「潔西會不高興的，我可以想象。」

「你去告訴潔西，」局長顯得誠意十足，他激動得一雙眼珠似乎都跳到鏡片之外，「只要你替我辦這件事，大功告成之後，我會全力提拔你。C7級，利亞，C7！」

「好吧，局長，就這麼說定了。」

貝萊正準備起身，突然看到恩德比局長的表情，於是又坐了下來。

「還有什麼事嗎？」

局長慢慢點了點頭。「還有一點。」

「什麼事？」

「那位太空族搭檔的名字。」

「名字有什麼大不了的？」

「太空族的作為，」局長說，「不能以常理度之。他們派出的探員，並不是……不是……」

貝萊瞪大雙眼。「沒搞錯吧！」

「你一定要接受，利亞，一定要，沒有別的辦法了。」

「那種東西？住在我家？」

「看在朋友的份上，拜託了！」

「不行，不行！」

「利亞，這件事我無法信任其他任何人。我需要向你說得更明白嗎？我們必須和太空族合作，而且我們必須成功，否則不久之後，討債的星艦就會飛來地球了。可是如果不知變通，我們就不可能成功，因此你必須和他們的機字頭合作。然而，如果由他破了案，如果他回報說我們無能，那我們可就萬劫不復了——我們，我是指整個警局，你明白了，是嗎？所以說，你就像是走在一條鋼索上，你必須和他合作，可是一定要確保案子由你自己偵破，了解了嗎？」

「你的意思是，我要百分之百和他合作，只不過還要在背後給他一刀？還要割斷他的喉嚨？」

「我們還能怎麼做呢？沒有別的辦法了。」

利亞・貝萊猶豫不決地站起來。「我真不知道潔西會怎麼說。」

「如果有需要，我來跟她說吧。」

「不必了，局長。」他感嘆地深深吸了一口氣，「那個搭檔叫什麼名字？」

「機・丹尼爾・奧利瓦。」

貝萊帶著悲傷的口吻說：「事到如今，不必再避諱什麼了，局長。既然我接下這件任務，就讓我們稱呼他的全名吧——機器人・丹尼爾・奧利瓦。」

## 第二章捷運

捷運帶上照常擠滿形形色色的乘客：擁有特權的人士坐在上層，其他人則站在下層。隨時隨地都有連續不斷的人潮離開捷運，他們越過減速路帶後，有些人前往緩運帶，有些則步行穿過拱門或天橋，進入無邊無際的市區迷宮。另一股同樣連續的人潮，沿著剛好相反的方向前進，跨過加速路帶，最後登上捷運帶。

放眼望去，光線無所不在：墻壁和天花板一律發出均勻的冷光，廣告招牌則閃爍著五顏六色，努力吸引人們注目，此外還有一條條刺眼的「光蟲」，以穩定的閃光標示著：「往澤西各區」「沿此箭頭接駁東河」「長島區各線請上樓」。

但最顯熱鬧的，莫過於那些和生命息息相關的聲音：上百萬人在交談、在嬉笑、在咳嗽、在通話、在哼歌、在呼吸。

看不出該如何前往太空城，貝萊這麼想。

他踏著駕輕就熟已有半輩子的腳步，跨過一條又一條路帶。如今，小孩子一旦學會走路，馬上就會開始學習「跳路帶」。雖然貝萊每跨出一步，速度就增加一點，他卻幾乎感覺不到任何不適，甚至未曾察覺自己微微向前傾，以抵抗加速度所產生的力量。不到三十秒，他就已經抵達時速六十英里的最高速路帶，可以登上圍在柵欄和玻璃內的前進平臺，也就是所謂的捷運帶。

貝萊心想，還是沒看到前往太空城的路標。

或許並無必要設置什麼路標。如果你和太空城有來往，就應該知道怎麼去，如果你不知道，就代表你和太空城毫無瓜葛。

且說大約二十五年前，太空城建立之初，曾有一股很強的力量，想推動它成為觀光勝地。於是，一羣羣的紐約人蜂擁而至。

太空族及時阻止了這股風潮。他們以圓滑的手腕，客客氣氣（這種態度從無例外）卻毫無妥協地在兩城之間建造了一道力場關卡。然後，他們成立了一個兼顧「移民」和「海關」的聯合機構。如果你要去太空城辦事，必須以真實身份提出申請，並且默許他們對你進行搜身、健康檢查以及例行的消毒。

此項措施自然引發地球人的不滿。這股不滿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嚴重阻礙了現代化的進程。貝萊清楚記得當年的「關卡暴動」，因為他自己也是暴民的一員，他們爬上捷運帶的圍欄，他們擠進捷運上層的特權保留座，他們不顧生命危險在路帶上橫沖直撞，最後他們在太空城關卡外面聚集了整整兩天，一面呼口號，一面搗毀公共設施來泄憤。

貝萊只要努力回憶，就能想起那些抗議歌曲怎麼唱。比方說，有一首歌叫做《地球是人類的原鄉，你聽到沒聽到？》，是取材自一首歌詞怪異的古老民歌《阿爾芒蒂耶爾小姐》，填入新詞而成：

地球是人類的原鄉，你聽到沒聽到？

人類誕生於地球，你聽到沒聽到？

太空族啊太空族，滾出地球，滾回太空，

骯臟的太空族，你聽到沒聽到？

這首歌共有幾百組歌詞，少數還算詼諧，但大多數相當愚蠢，許多甚至接近下流。然而，每組歌詞最後皆以「骯臟的太空族，你聽到沒聽到？」作為結束。骯臟，骯臟——在太空族加諸地球人的污辱之中，最惡毒的莫過于堅稱地球人個個渾身是病，因此他們以「骯臟」兩字回敬太空族，以取得精神上的勝利。

當然，那些太空族並未因此離去，他們甚至沒有動用任何攻擊性武器。落後的地球艦隊早已學到教訓，知道千萬別接近外圍世界的星艦，否則就等於自殺。在太空城建立之初，曾有幾架地球飛機大膽飛到它的上空，結果一一失蹤，毫無例外。最好的情況，就是支離破碎的翼尖有機會落回地面。

此外，不論暴民多麼瘋狂，也不敢忘記在一世紀前的那場戰爭中，次乙太分解槍所示範的殺傷力。

因此，那道關卡成了太空族的安全屏障——它本身就代表著太空族的先進科技，地球武器拿它簡直毫無辦法。他們就在關卡後面不急不躁地等待，直到紐約當局利用催眠和催吐氣體收拾了那些暴民為止。事後，下層監獄人滿為患，包括帶頭分子、示威羣眾，以及剛好在附近而遭逮捕的倒黴鬼。但過了一陣子，他們通通無罪開釋。

若干時日之後，太空族主動放寬了管制，他們將關卡撤除，改由紐約警察負責守護那座太空城。最重要的是，健康檢查的方式也變得比較溫和。

如今，貝萊心想，恐怕又要開倒車了。假如太空族堅決認定，是一名地球人進入太空城並犯下謀殺案，那麼關卡很可能又要恢復了，這種發展可不妙。想著想著，他登上了捷運平臺，穿過站在下層的乘客，爬上窄小的螺旋梯，最後在上層坐了下來。但直到通過哈得遜各區之後，他才將特權票掛在自己的帽帶上。因為在哈得遜以東和長島以西，C5級並沒有座位權，雖然此時有許多空位，捷運管理員還是會主動將他趕走。對於特權這種事，民眾現在越來越敏感，而且老實說，貝萊也將自己歸類為「民眾」。

每個座位上方都有一個弧形擋風玻璃，它和空氣摩擦會產生一種特殊的呼呼聲。這種噪音使得交談成為苦差事，可是隻要你習慣了，並不會對思考造成任何阻礙。

至少就某些方面而言，大多數的地球人都是「懷古人士」。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為在中古時代，地球還是唯一的世界，並非如今的五十分之一，而且還是居於劣勢的五十分之一。想到這裏，貝萊突然聽到女人的尖叫聲，猛然轉頭向右望去。原來是有位女士掉了皮包，他只有機會瞥一眼，它看起來只是灰色路帶上一個粉紅色的圓點。一定是某個乘客離開捷運時，匆忙間不小心將它踢到減速路帶，導致失主和失物的距離越拉越遠。

貝萊的嘴角抽動了一下。如果她懂得趕緊沖向一條速度更慢的路帶，而且其他人不再將皮包踢來踢去，她還是有失而復得的機會。不過，他不可能知道這件事的結局了，因為這個時候，他距離事發地點已有半英里。

她撿回皮包的可能性其實微乎其微。根據統計，平均每三分鐘，紐約大城就會有一件物品遺失在路帶上，再也沒有機會物歸原主。大城政府的「失物招領局」是個龐大機構，現代生活的復雜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貝萊想到：過去則比較簡單，每件事都比較簡單，因此纔有懷古人士的出現。

懷古主義有許多不同的表現方式。比方說，對毫無想象力的朱里斯・恩德比而言，懷古就是使用仿古的器物，眼鏡！窗戶！

對貝萊而言，則是研究古代歷史，尤其是古代的習俗。

以他安身立命的這座大城為例，在這個世界上，紐約大城的面積僅次於洛杉磯，人口僅少於上海。然而，它只有三個世紀的歷史。

沒錯，在這個地理位置上，曾經存在過另一個「紐約市」，那個原始的聚落擁有三千年（而非三百年）的歷史，可是它並非一座大城。

當年並沒有任何大城，古代所謂的城市，只能算是聚集在一起的許多建築，而且無論大小，一律處在露天環境中。那些建築有點像太空族的穹頂屋，不過兩者的差異當然還是很大。而那些數以千計的聚落（其中最大的勉強有一千萬人口，大多數則不到一百萬）零星散佈在地球上，就現代標準而言，完全談不上經濟效益。

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地球不得不開始重視效益。起初，藉由逐步降低生活標準，這顆行星還能勉強維持二十億、三十億，甚至五十億人的溫飽，然而，當人口打破八十億大關之際，半饑餓狀態隨時可能會惡夢成真。這時，人類的文明就必須作出根本的改變，更何況地球人終於了解，外圍世界（一千年前，它們還只是地球的殖民地）對於移民限制竟然極其嚴格。

這個根本的改變，就是在其後一千年的歲月中，許多大城逐漸形成了。越大越有效率——即使在中古時代，雖然還沒有具體的理論，已經有人體會出這個道理，因此家庭手工業逐漸進化為工廠，而工廠又進化到跨洲工業。

想想看，十萬戶家庭住在一個隔成十萬間的社區裏，是不是比佔用十萬棟住宅有效益得多？同理，將書籍全部集中於社區圖書中心，以影視傳送系統取代一家一臺放映機，所產生的效益都是難以計數的。

更好的例子，則是大城文明所造就的高效率食堂和衛生間，終止了當年家家戶戶各自為政的愚蠢和浪費。

於是，地球上有越來越多的村莊、城鎮和傳統都市逐漸消失，由一座座的大城取而代之。即使早年還有原子戰爭的陰影，也只能減緩而非阻止此一趨勢。而隨著力場防護罩的發明，這個趨勢更是加速前進，銳不可當。

此外，大城文明還意味著將食物作最理想的分配，因此酵母農業和水耕法的應用大幅提升。紐約大城佔地二千平方英里，根據上次的普查結果，人口遠超過兩千萬，而在地球上，這樣的大城共有八百座，平均人口為一千萬。

大城是個半自治的政治體，經濟上幾乎自給自足。每座大城皆可自行加上穹頂，圍上網柵，或是向地底發展。它們就像是一座座由鋼鐵和混凝土鑄成的洞穴，一座座巨大的、自足的「鋼穴」。

大城的結構相當符合科學。中央是行政單位使用的巨大建築羣，而各個大型居住區的整體方位和相互方位都經過仔細規劃，兩兩之間皆有捷運帶及緩運帶相連。郊區則保留給水耕農場、酵母農場、工廠和發電廠。除了這些亂中有序的建築之外，還有數不盡的水管、下水道、學校、監獄、商店、電力線和通訊電路穿插其間。

毫無疑問，大城就是人類征服自然的極致成就。無論是太空旅行，或是那五十個如今翅膀長硬的殖民世界，比起大城來都相形見絀。

全世界沒有一個地球人住在大城外面。大城之外就是荒野，很少有人能夠安然面對那種露天環境。誠然，露天空間還是有必要的，它不但替人類儲存不可或缺的水分，還提供了各類塑膠和酵母培養基的基本原料——煤和木材（石油早已用完了，富含油質的酵母菌種是合格的替代品）。大城和大城之間的土地仍然蘊藏著各種礦物，而且所生產的傳統糧食和牧草超過一般人的想象。雖說這是欠缺效益的農業，可是牛肉、豬肉和穀物總是能賣到好價錢，而且可以外銷其他大城。

不過，無論是經營礦場和牧場，或是開墾農場和引水灌溉，其實都不需要多少人力。只要少數幾人遠距離監督，機器人就能將這些工作做得更好，而且成本更低廉。

機器人！說來真是一大諷刺。正子腦的發源地是地球，最早使用機器人當作生產勞力的也是地球。

是地球，並非外圍世界！當然啦，外圍世界總喜歡將機器人當成它們的文明產物。

就某方面而言，沒錯，機器人社會的高峯是在外圍世界出現的。而在地球上，機器人一直被侷限在礦區和農場工作，直到四分之一世紀前，在太空族的驅策下，機器人才慢慢滲入大城裏。

大城有益於人類。除了懷古人士，人人都知道（在合理範圍內）大城是無可取代的。問題是好景不長，由於地球人口仍在增長，總有一天，即使大城竭盡所能，每個人所能攝取的熱量還是會低於基本維生水平。

相較之下，更可惡的卻是太空族，這些地球移民的後裔，住在那些人口稀少、機器人充斥的外太空豪華世界。他們自行決定要保有空間寬廣的舒適生活，因此之故，他們壓低了生育率，並且拒絕人滿為患的地球輸出任何移民。而這……

太空城快到了！

貝萊的潛意識提醒自己，現在正接近紐瓦克區，如果繼續留在座位上，他就會轉向西南方前進，來到特倫頓區，穿過高溫且充滿黴味的酵母業心臟區。

時間必須估得準確。他需要時間走下樓梯，需要時間擠過站在下層的聒噪乘客，需要時間穿越柵欄以便離開捷運，還需要時間跨過一條條減速路帶。

完成這些程序之後，他置身於月臺的正確出口。從頭到尾他都沒有刻意計算腳步的快慢，否則可能會弄巧成拙。

這時貝萊才發覺，自己處於一種奇特的半孤立狀態中：在這個月臺上，只有他和一名警察而已，除了捷運的呼嘯聲之外，四周安靜到幾乎令人不安的程度。

那名警察走過來，貝萊不耐煩地亮出自己的警徽，警察便做了一個允許通行的手勢。

通道相當狹窄，而且總共轉了三四個急彎。這種設計顯然有其目的，它使得地球暴民很難一口氣擠進來，而直接攻擊更是絕無可能。

根據約定，貝萊將和他的搭檔在太空城的這一邊碰面。謝天謝地，雖然據說健康檢查相當客氣，貝萊還是敬而遠之。

前方出現一排緊關著門的出口，門上標示著「通往露天空間與太空城的穹頂屋」，一名太空族就站在那裏。他有一張寬闊高顴的臉龐，一頭銅色的短發，而他的穿著則頗有地球風，長褲緊束腰際但褲管寬松，兩側各有一條彩色的條紋；上身是一件普通的人造纖維襯衫，領口敞開，前方有拉鏈，袖口有折邊。然而，他絕對是一名太空族，因為他的站姿與眾不同，抬頭的方式與眾不同，那鎮定而漠然的表情與眾不同，就連向後梳得整齊的短發也與眾不同，在在顯示他並非土生土長的地球人。

貝萊硬著頭皮向他走去，生硬地說：「我是紐約大城警局C5級便衣刑警，以利亞・貝萊。」

他出示了證件，又繼續說：「我奉命在太空城入口處，會見機・丹尼爾・奧利瓦。」他看了看手錶，「我來早了一點，能否請你通報一下？」

他覺得背脊一股涼意。雖然他對於地球製造的機器人多少有些認識，但太空族的機器人卻另當別論。他自己從來沒見過，然而地球上普遍流傳著駭人的傳說，繪聲繪影地描述在遙遠的、華麗的外圍世界，有許多令人望而生畏的機器人，在各方面都勝過人類。想到這裏，他不知不覺咬緊牙關。

那名太空族一直禮貌地聽他說話，直到現在才開口：「其實沒有這個必要，我早已在等你了。」

貝萊自然而然伸出手，半途卻垂下去，而他的長臉則拉得更長了。他想說些什麼，不料話到嘴邊竟然凍結了。

那名太空族說：「請容我自我介紹，我就是機・丹尼爾・奧利瓦。」

「是嗎？我搞錯了嗎？我以為『機』代表……」

「相當正確。我是個機器人，你還不知道嗎？」

「我知道。」貝萊將冒汗的手掌插進頭發裏，下意識地撥了撥頭發，然後才正式伸出去。「很抱歉，奧利瓦先生，我的思緒有些混亂。你好，我叫以利亞・貝萊，是你的搭檔。」

「好極了。」機器人握住貝萊的右手，然後慢慢增加壓力，一直加到最熱情的程度，力道才開始減輕。「但我似乎察覺到不安的情緒。可否請你跟我有話直說？像我們這種合作關係，最好一切都能開誠布公，以促進彼此的了解。而根據我們那個世界的習慣，合作伙伴會直呼對方的名字或暱稱，我相信這點並未違反你們的風俗。」

「只不過，你知道嗎，你看來並不像機器人。」貝萊沖口而出。

「這點令你感到不安？」

「我想，不至於吧。丹……丹尼爾，在你們的世界，機器人都像你這模樣嗎？」

「還是有個體差異的，以利亞，就像人類一樣。」

「我們的機器人……嗯，你看得出它們是機器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吧，而你卻像個太空族。」

「喔，我懂了。你原本以為我是那種粗製型，所以吃了一驚。可是在這件事情上，若想避免任何不愉快，我的族人就必須派出一名惟妙惟肖的人形機器人。這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決定，對不對？」

一點都沒錯。如果一個普通機器人走在大城裏，很快就會惹出禍端。

貝萊答道：「對。」

「那我們就動身吧，以利亞。」

他們向捷運的方向走去。機・丹尼爾一旦了解了加速路帶的功能，很快便像老手般走在上面。貝萊起先刻意放慢腳步，後來卻沒好氣地加快速度。

機・丹尼爾始終和貝萊並駕齊驅，看不出他這麼做有任何困難。貝萊甚至懷疑，這個機器人是不是故意走得慢一點。等到兩人終於抵達捷運帶，貝萊以幾近玩命的動作爬了上去，機器人則輕輕鬆鬆地跟上他。

貝萊漲紅了臉，吞了兩口口水，然後說：「我陪你站在下層。」

「下層？」丹尼爾說，對於周遭的噪音和平臺的規律搖擺，這個機器人顯然都不在乎，「我的資料錯了嗎？據我所知，除了某些限制，C5級有資格坐在上層。」

「你沒錯，我可以上去，但是你不行。」

「我為什麼不能跟你上去？」

「至少要C5級纔行，丹尼爾。」

「這點我很了解。」

「你並不是C5級。」由於下層擋風設備簡陋，空氣摩擦的嘶嘶聲特別響，所以交談相當困難，而貝萊又心虛地刻意壓低聲音。

機・丹尼爾說：「為什麼我就不能是C5級？我是你的搭檔，理當平起平坐，所以被賦予了這個官階。」

他從襯衫內袋掏出一張如假包換的長方形證件，上面的名字是「丹尼爾・奧利瓦」，故意省略了那個最重要的「機」字，而官階果然是C5。

「上去吧。」貝萊硬邦邦地說。

兩人坐下之後，貝萊雖然明知那機器人坐在身旁，卻直直望著前方，自顧自生悶氣。他已經失誤兩次，第一次是並未認出機・丹尼爾是機器人，第二次則是沒猜到機・丹尼爾理應擁有C5的官階。

當然，問題出在他並非什麼小說人物，而是個活生生的便衣刑警，他沒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本領，沒有喜怒不形於色的修養，沒有取之不盡的適應力，更沒有閃電般銳利的頭腦。過去，他從不曾幻想自己擁有這些天賦，卻也從來沒有因此感到遺憾。

現在他會萌發這種憾意，是因為機・丹尼爾・奧利瓦顯然就是這樣的「人物」。

他完美無缺，因為他是機器人。

貝萊開始替自己找藉口。他平常接觸的機器人，都是像機・山米那種在辦公室跑腿的，因此才會以為他的搭檔有著光滑堅硬的塑質外殼，渾身是那種毫無生氣的慘白色。他還預期對方始終掛著一副固定的、虛假的、愚蠢的笑容，四肢還經常不大聽使喚。

機・丹尼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貝萊偷偷瞥了這個機器人一眼，不料機・丹尼爾竟然同時轉過頭來迎接他的目光，並嚴肅地點了點頭。此時貝萊又想到，他說話時嘴脣會自然嚅動，不像地球的機器人，只會一直張著嘴。而且，剛才貝萊還瞥見他有一根靈巧的舌頭。

貝萊心想：何必強迫他乖乖坐在這裏？這些噪音、光線、人羣，對他來說一定都是完全陌生的經驗。

貝萊起身離去，並在掠過機・丹尼爾時說：「跟我來！」

兩人離開了捷運，沿著減速路帶向外走。

貝萊開始尋思：老天，我到底該怎麼跟潔西講？

這個縈繞在他心中的問題，曾經由於那機器人的出現而暫時沉寂，可是現在，當他們順著緩運帶，即將來到南布隆克斯區的入口，這個問題不但重新浮現，而且成為燃眉之急。

他說：「你知道嗎，丹尼爾，你所見到的一切，這整個大城，其實就是一座建築，總共有兩千萬人住在這裏面。捷運帶日夜不斷流動，時速六十英里，總長度有兩百五十英里，此外還有好幾百英里的緩運帶。」

接下來，貝萊想，我大概要心算紐約每天會消耗多少噸酵母食品，多少立方英尺的淡水，以及原子爐每小時生產多少百萬度的電力。

丹尼爾說：「我在聽取簡報時，已經獲悉這一類的資料。」

貝萊心想：嗯，那就一定涵蓋了食物、飲水和電力的相關數據，我又何必向一個機器人吹噓這些呢？

他們來到了東一八二街，前方大約二百碼處，有一棟鋼筋混凝土建造的大樓社區，屬於他的那間公寓就在裏面。底下有一整排電梯，每一臺都能直通他家。

大樓的底層有一排商店，貝萊正準備說「這邊請」，卻硬生生嚥了回去，因為在一家商店門口，炫目的力場門前聚集著好些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怎麼回事？」他以自然而然帶著權威的口氣，詢問最靠近自己的那個人。

那人一面踮著腳尖，一面回答：「我知道個鬼，我剛來而已。」

旁邊有人興奮地說：「這家店裏有機字頭的笨蛋，我想它們也許會被拖出來。乖乖，我真想把它們給拆了。」

貝萊緊張兮兮地望向丹尼爾，不過，後者即使聽到了或聽懂了那句話，他也絲毫沒有表現出來。

貝萊沖進了羣眾中。「讓我過去，警察，警察！」

羣眾勉強讓路，貝萊向前鉆，身後傳來了咒罵聲。

「……把它們全拆了，一個個螺絲慢慢拆，沿著接縫撬開來……」還有人哈哈大笑。

貝萊有點不寒而慄。大城雖然代表著效率的極致，可是居民必須因此付出代價，例如必須過著極其規律的生活，一切都在嚴格而科學的控制之下。如此日積月累的壓抑，總有一天會爆發出來。

他想起了所謂的關卡暴動。

反機器人的暴動當然其來有自。一個人努力了大半生，竟然面臨遭到解僱這樣的絕境，任何人毫無例外，一定會遷怒到機器人頭上，至少可以拿它們出出氣。

反之，像「政府政策」或「機器人創造的高產量」這種抽象的東西，就不太可能遭到拳打腳踢。

政府將這種現象稱為「成長的陣痛」，只能沉痛地搖搖頭，並且向民眾保證，經過一段必要的調適期，大家就會過上更新更好的日子。

可是，隨著解僱的持續進行，懷古運動開始逐漸擴張。人們變得越來越絕望，而到底是要忍氣吞聲還是拼個同歸於盡，往往只是一念之間的決定。

一旦發生這種事情，要不了幾分鐘，壓抑已久的敵意就能轉變成一場血肉橫飛的暴動。

想到這裏，貝萊拼命向力場門擠過去。

## 第三章鞋店

那家商店裏面不像門口那麼擁擠。店長頗有先見之明，一看不對勁就關上了力場門，以防有人借機闖入興風作浪。雖然這麼一來，那些「導火線」也出不去了，但那只是個小問題。

貝萊利用自己的警用解除器，順利穿過了力場門，但意想不到的是，機・丹尼爾竟然仍跟在他後面。此時，這個機器人正將自己的解除器放進口袋，相較之下，他的解除器要比標準的警用型來得纖細，而且較為精緻。

店長立刻跑到他倆面前，大聲說：「警官，這些店員是大城政府指派給我的，我絕對有權使用。」

店內共有三個機器人，它們直挺挺地站在後面，而力場門附近還站著六個人，通通都是女性。

「大家注意，」貝萊朗聲道，「怎麼回事？到底在鬧些什麼？」

其中一名婦人尖聲說：「我是來買鞋的，為何就不能找個體面的店員招呼我？瞧不起人嗎？」她的穿著，尤其是那頂帽子，充分說明她絕對不準任何人瞧不起。婦人氣得滿臉通紅，但臉上的濃妝仍舊隱約可見。

店長說：「如果有必要，我會親自為她服務，可是我沒辦法招呼她們每一個人，警官。我的人沒有什麼不對，他們都是領有執照的勞工，我這裏有他們的規格表和保證卡……」

「規格表！」那婦人怪叫一聲，然後一面尖聲大笑，一面轉向其他人，「你們聽聽，他管它們叫人！你到底哪裏不對勁？它們可不是人，它們是機——器——人！」她一字一頓地說出那三個字，「如果你什麼都不懂，就讓我來告訴你吧。它們偷走了人類的工作，所以政府才會那麼保護它們。它們幹活不要錢，就因為這個緣故，許多人家就得住牛棚屋，喫酵母糊——本來都是勤勞的好人家。如果我當老闆，我會打爛所有的機——器——人，我向你們保證！」

其他人議論紛紛，而在力場門之外，羣眾的鼓譟則越來越大聲。

貝萊（百感交集地）意識到機・丹尼爾・奧利瓦就站在自己旁邊。他望了望那些機器店員，它們都是地球貨，而且還是比較廉價的類型。這類機器人只懂得一些簡單事物，例如各種鞋子的型號、價錢和尺碼。它們能夠記錄貨品庫存量，這方面或許做得比人類更好，因為它們心無旁騖。此外，它們還會計算下週的進貨量，並且蹲下來替顧客量腳丫。

它們本身有益無害，可是作為一個族羣，它們卻萬分危險。

兩天前，不，兩小時前，貝萊還無法想象自己竟會這麼認同那名婦人的言論。但此時機・丹尼爾就在他身旁，令他忍不住自問，難道機・丹尼爾不可能取代一名C5便衣刑警嗎？想著想著，他彷彿看到了牛棚屋，嘗到了酵母糊，還憶起了自己的父親。

他的父親原本是一名核物理學家，在大城中擁有頂級的身份和地位。後來由於發電廠出了一樁意外，他的父親扛起責任，因而遭到了解僱。詳細情形貝萊並不了解，因為當年他才一歲。

但他清楚記得童年棲身的牛棚屋，那種難熬的集體生活簡直到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限。母親死得很早，以至於他毫無記憶，但貝萊對父親的印象很深，他總是喝得醉醺醺，一副鬱郁寡歡、窮困潦倒的模樣，偶爾還會用沙啞的聲音，有一句沒一句地訴說自己的過去。

當他八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至死都沒有復職。從此，小貝萊和兩個姐姐搬到了美其名為「兒童層」的孤兒區。他們雖然有個名叫波瑞斯的舅舅，但他自己也太窮了，根本自顧不暇。

接下來的日子艱苦依舊。而在求學過程中，由於沒有權貴的家世替他鋪路，他在學校的日子也一直不順遂。

而現在，置身於一場逐漸升溫的暴動中，他卻必須鎮壓那些和自己命運相同的男女老少，畢竟，他們只不過是（和他自己一樣）擔心自己和他們所愛的人被機器人取代而已。

他以平板的語調，對剛才發表高見的那位婦人說：「女士，別再起鬨了，那些店員不會傷害你的。」

「它們當然沒有傷害我，」她又唱起了女高音，「它們也根本傷害不了我，我怎麼可能讓那些冷冰冰、油漬漬的手指碰到我呢？我光臨這家店，是指望能夠得到人類應有的待遇。我是大城的公民，我有權利找人類來為我服務。聽好，我家有兩個小孩等著喫晚飯，他們不能像孤兒那樣自己走進社區食堂，你們趕緊放我走。」

「唉，」貝萊覺得自己的火氣快要壓不住了，「如果你肯接受店員的服務，現在早就回家了。你根本就是無事生非，快別鬧了。」

「哎喲！」那婦人流露出驚訝的神色，「也許你認為可以不把我放在眼裏，可以隨便作踐我。也許政府該覺悟了，地球上不光只有機器人而已。我是個勤奮工作的婦女，應當享有一切權利。」她滔滔不絕，說個沒完沒了。

貝萊深感大事不妙，情況眼看就要失控了。即使那位婦人願意讓步，外面那些人卻早已羣情激憤，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這個時候，櫥窗外面至少擠了上百人。自從這兩位便衣刑警進來之後，短短幾分鐘，圍觀羣眾就增加了一倍。

「碰到這種情況，一般是如何處理的？」機・丹尼爾・奧利瓦突然發問。

貝萊差點要跳腳了。「這根本就不是一般情況。」

「法律怎麼說？」

「這些機字頭是依法派遣來工作的，它們是有照勞工，這裏沒有任何違法行為。」

兩人壓低聲音交談，與此同時，貝萊試著讓自己看起來既威嚴又兇悍，丹尼爾則依然毫無表情。

「既然這樣，」機・丹尼爾說，「命令那個婦人接受店員服務，否則馬上離開。」

貝萊揚了揚嘴角。「我們要應付的不是那婦人，而是一羣蠢蠢欲動的暴民，看來只有請鎮暴組來處理了。」

「沒這個必要，一名執法人員就可以指揮這些公民了。」丹尼爾說。

他轉過頭來面向店長。「老闆，請打開力場門。」

貝萊猛然伸出右手，卻在半途緊急煞住。他本想抓住丹尼爾的肩膀用力搖搖，可是在這個節骨眼，兩名執法人員如果公然沖突起來，可就代表再也沒有和平解決危機的希望了。

店長不想從命，望向貝萊求助，貝萊卻不接觸他的目光。

機・丹尼爾不為所動地說：「我以執法人員的權威命令你。」

店長喃喃抱怨：「如果有任何貨品或設備遭到損毀，我要大城政府負全責。我在此特別聲明，我這麼做只是奉命行事。」

無形的柵門降下了，外面的男女老少蜂擁而入。他們嗅到勝利的氣息，發出了快樂的喧嘩。

貝萊不但聽說過類似的暴動，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他曾見到機器人被十幾隻手舉起來，沉重的身軀聽天由命地被傳過來又傳過去。人們用力拉扯、使勁扭折那些模仿人類的金屬之軀，錘子、刀子、針槍通通出爐，終於將那些可憐的東西分解成一堆破銅爛鐵和電線。而好些昂貴的正子腦，原本是最復雜、最精密的人類心智產物，卻像足球一樣被拋來拋去，不久便爛成一團廢物。

然後，毀滅的本能如同脫韁野馬，一發便不可收拾，暴民開始尋找任何可以拆卸搗毀的東西。

那些機器店員或許對這些歷史毫不知情，可是當羣眾一擁而上，它們便開始嘰呱亂叫，並將雙臂舉到臉部，就像啟動了一種原始的自我保護反應。至於那名引發事端的婦人，眼見事態突然發展到始料未及的地步，她嚇得張大了嘴，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好了，住手。好了，住手。」

她的帽子被撞到了臉上，她的聲音變成了毫無意義的尖叫。

而店長同樣在尖叫：「阻止他們，警官，阻止他們！」

這時，機・丹尼爾開口了。他雖然明明以普通的方式說話，音量卻陡然升高，超出人類所能達到的分貝。當然啦，貝萊第十次想到，他並不是……

機・丹尼爾說：「誰敢動一動，誰就是靶子。」

站在很後面的一個人大喊：「抓住他！」

但一時之間，沒有人採取行動。

機・丹尼爾利用一張椅子當跳板，以敏捷的身手跳到了一個材質展示櫃上。櫃中的極化分子薄膜從隙縫間透出彩色的螢光，照在他的冷漠臉龐上，令人覺得他好像不屬於這個空間。

對，不屬於這個空間，貝萊心想。

整個現場頓時成了一幅靜止的畫面，機・丹尼爾更是不動如山，令人望而生畏。

等了一陣子之後，機・丹尼爾朗聲道：「你們想必正在議論紛紛，此人手中拿的不是神經鞭就是癢癢針，只要我們一起向前沖，就能將他推倒，頂多一兩個人受傷，但不會有生命危險。然後，我們就能為所欲為，把法律和秩序拋到外太空去。」

他的聲音既不嚴厲也不憤怒，卻帶有權威性，是一種充滿自信的命令口吻。只聽他繼續說：「你們錯了，握在我手中的既不是神經鞭，也不是癢癢針，而是一柄威力強大的手銃。我會毫不猶豫地開火，而且保證百發百中。在你們抓住我之前，我將盡量解決你們，或許能夠殺掉一大半。我說得出做得到，你們看看我像不像在開玩笑？」

羣眾的最外圍開始出現一些動作，不過人數再也沒有增加。雖然還是有些路人出於好奇而駐足，但原本看熱鬧的人卻紛紛散去。至於最靠近機・丹尼爾的幾個人，他們不但屏住氣息，而且拼了命站穩腳跟，以免後面的人將自己向前推。

最後，還是那個戴帽子的婦人打破了僵局，她突然一面大哭，一面嘶喊：「他要殺了我們。我可什麼都沒做。喔喔喔，讓我出去。」

她猛然轉身，面對的卻是一堵無法撼動的緊密人墻，只見她雙腳一軟，便跪倒在地上。此時，這羣沉默羣眾向後退卻的趨勢更加明顯了。

機・丹尼爾從展示櫃上跳了下來，對眾人說：「我現在要走向門口，誰碰碰我誰就沒命。等我走到門口，如果還有任何人捨不得離開這裏，我就要開始掃射了。這位女士……」

「不，不。」那婦人吼道，「我告訴你，我什麼都沒做，我沒有任何壞心眼。我不要買鞋了，我只想趕快回家。」

「這位女士，」丹尼爾繼續說，「必須留在這裏，買完鞋子再走。」

他邁開腳步。

一大羣人面對著他，誰也不敢哼一聲。貝萊閉上了眼睛，束手無策地想，這可不是我的錯；雖然接下來一定會鬧人命，還會出現史無前例的大亂，但這並不是我的錯，誰叫他們硬塞一個機器人當我的搭檔，還給了他與我一樣的官階。

但這根本不算理由，他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他應該一開始就阻止機・丹尼爾，他應該把握時間盡快請求警車支援。可是他什麼都沒做，而是讓機・丹尼爾負責處理，自己還因此偷偷鬆了一口氣。而當他試圖拿「機・丹尼爾的本領足以控制場面」這個理由自我安慰，突然忍不住厭惡起自己來。讓一個機器人控制……

好一會兒過去了，並未出現不尋常的聲音，既沒有叫囂和咒罵，也沒有呻吟或嘶喊。他慢慢張開了眼睛。

羣眾正在散去。

那名店長逐漸恢復了鎮定，他一面拉拉外套，整整頭發，一面沖著離去的羣眾咕噥一堆狠話。

外面傳來一陣由遠而近的警車笛聲，直到抵達門口才停止，貝萊心想：哈，來得可真是時候。

店長拉了拉貝萊的袖子。「我不想把事情鬧大，警官。」

貝萊說：「不會鬧大的。」

打發警車上的巡警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他們之所以趕來這裏，是因為據報這條街上有羣眾聚集，但他們並不了解詳情，這時又親眼看到此地毫無異狀。貝萊負責對巡警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刻意避重就輕，而且絕口不提有機・丹尼爾這號人物。機・丹尼爾則站到一旁，絲毫沒興趣和巡警打交道。

事後，貝萊將機・丹尼爾拉到一旁，令他靠在一根鋼筋水泥柱上。

「聽好，」他說，「你該了解，我並不是要搶你的舞臺。」

「搶舞臺，這是地球的慣用語嗎？」

「我並沒有向巡警報告你的所作所為。」

「我對你們的行事慣例不能說百分之百了解，可是在我們的世界，作報告就應該盡量完整，但也許你們的世界有著不同的標準。無論如何，一場暴亂已經化解了，這才重要，對不對？」

「是嗎？你給我聽好了。」雖然必須壓低聲音，貝萊仍舊試圖讓這句話盡可能強而有力。「今後再也別這麼做了。」

「再也別堅決執法？如果不這麼做，我還有什麼其他用途？」

「我是說，再也別拿手銃威脅人類。」

「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會開火的，以利亞，這點你再明白不過，我無法傷害任何人類。可是，你自己也看到了，我根本不必開火，我早就料到沒這個必要。」

「那只是天大的僥幸，我是指你不必開火這件事。再也別冒這種險了，這種搏命演出其實我也……」

「搏命演出？那是什麼？」

「別管了，你能體會我的意思就行了。我自己也可以拿手銃指著羣眾，我隨身也帶了一柄。可是不論你或我，於情於理都不該玩這種遊戲。比起一個人逞英雄，請求警車支援要安全得多。」

機・丹尼爾將這番話咀嚼了一番，然後搖了搖頭。「我認為你說得不對，以利亞夥伴。根據我所接受的有關地球人特質的簡報，你們不像我們外圍世界的同胞，你們一生下來就開始學習接受權威，顯然這是你們的生活方式所導致的結果。而我剛剛證明了一件事，一個人只要堅決地擺出權威的架式，就能鎮住一大羣人。老實說，你想請求警車支援這種沖動，恰好說明你本能上想尋求更高的權威來替你承擔起責任。當然，如果換成是我的世界，我承認自己剛才的舉動極不恰當。」

貝萊氣得漲紅了臉。「萬一他們認出你是機器人……」

「我確定他們認不出來。」

「無論如何，牢牢記住你是機器人。你不多不少，剛好是個機器人而已，就像鞋店裏那些機器店員。」

「這毫無疑問。」

「重點是你並非人類。」雖然萬分不願，貝萊還是覺得有必要說出這個殘酷的事實。

機・丹尼爾似乎聽進去了，他想了想才說：「或許人類和機器人的分野，比不上有沒有智慧來得重要。」

「也許你們的世界是這樣。」貝萊說，「地球上卻另當別論。」

他看了看手錶，幾乎不敢相信已經耽擱了一小時又一刻鐘。一想到機・丹尼爾贏了第一回合，而且是在自己束手無策的情況下贏的，他的喉嚨不禁一陣又幹又痛。

他突然又想到了文森・巴瑞特，那個被機・山米取代的年輕人，而如今他自己，以利亞・貝萊，也隨時有可能被機・丹尼爾取代。耶和華啊，當年父親被趕出發電廠，至少是因為出了意外，害死了一些人。也許真的是父親的錯，這點貝萊也說不準。然而，假使當年他被掃地出門，只是因為必須將職位讓給一名機器物理學家，而沒有其他任何原因，萬一真是這樣，父親也同樣無計可施。

想到這裏，他突然冒出一句：「走吧，我得帶你回家去。」

機・丹尼爾說：「我認為，除了智力之外，其他的區分標準並不……」

貝萊提高音量說：「好啦，討論結束了，潔西還在等我們呢。」他向最近的一個區內通訊管走去，「我最好先通知她，我們馬上就到了。」

「潔西？」

「我太太。」

耶和華啊，貝萊想，我竟然要用這種心情來面對潔西。

## 第四章家人

想當年，以利亞・貝萊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她，正是因為她名叫潔西。時間是02年，場合是社區的聖誕晚會，地點則是一缸水果酒旁。那時他剛完成學業，剛在大城找到第一份公職，也剛搬進這個社區，住在122A號公共住宅一個還算不錯的單身套房裏。

她當時正在發送水果酒。「我叫潔西，」她說，「潔西・納伏尼。我好像沒見過你？」

「我叫貝萊，」他答道，「利亞・貝萊。我才搬進這個社區。」

他接過那杯水果酒，露出機械式的笑容。由於潔西給人一種開朗友善的感覺，因此他並沒有馬上走開。人生地不熟的他，在這種晚會中，看到人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自己卻無法融入，難免有一種落寞感。等到足夠的酒精下肚，情況或許會好一點吧。

於是，他暫且待在酒缸旁，一面看人來人往，一面若有所思地啜飲。

「這酒是我和朋友一起調的，」那女孩的聲音打斷他的思緒，「所以我保證好喝，你要不要再來一杯？」

貝萊這才注意到自己的杯子空了，他微微一笑，答道：「好啊。」

那女孩有一張鵝蛋臉，算不上漂亮，主要是因為她的鼻子稍微大了些。她的穿著端莊，淺棕色的頭發在額前梳成卷卷的劉海。

她陪他喝了一杯水果酒，他的心情變好了。

「潔西——」他咀嚼著這兩個字，「嗯，真好聽。我可不可以就這樣叫你？」

「只要你喜歡，當然可以。你知道這名字的由來嗎？」

「潔西嘉的簡稱？」

「你永遠猜不到的。」

「我想不到其他答案了。」

她哈哈大笑，用淘氣的口吻說：「我的全名是耶洗別。」

貝萊的好奇心猛然高漲，他放下酒杯，連忙追問：「不會吧，真的嗎？」

「天地良心，我可沒開玩笑，正是耶洗別。我在所有的文件記錄上，都是登記這個如假包換的名字，我父母喜歡這三個字的發音。」

雖說在這個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比她更不像「耶洗別」的女子，她卻對這個名字相當自豪。

貝萊一本正經地說：「你已經知道了，我叫以利亞，我的意思是，我的全名叫以利亞。」

她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反應。

他又說：「以利亞是耶洗別的死敵。」

「是嗎？」

「千真萬確，《聖經》裏有詳細記載。」

「哦？我並不知道。這豈不是太有趣了嗎？我希望在真實生活裏，你不會因此變成我的死敵。」

至少就這點而言，打從一開始就毫無疑問。起初，正是由於名字上的巧合，使她不再只是酒缸旁一個親切的女孩而已。可是後來，他又逐漸發覺她不但開朗活潑，而且心地善良，最後甚至越看越漂亮。他尤其欣賞她的爽朗個性，自己憤世嫉俗的人生觀正需要這樣的良藥。

不過，潔西似乎從不介意他總是拉長了臉，而且一臉嚴肅。

「哎呀，」她說，「就算你看起來的確像個酸檸檬又如何？反正我知道真正的你不是那樣。而且我想，如果你像我一樣，一天到晚嘻嘻哈哈，那麼我們兩人在一起，豈不是要笑爆了？你就保持原來的個性，利亞，這樣我就不必擔心會飄走了。」

反之，利亞・貝萊因為有了她，就不必擔心自己會沉沒。不久之後，他申請到了一間雙人公寓，但條件是結婚之後才能入住。他將文件拿給她看，並說：「你能不能幫助我脫離單身套房，潔西？我不喜歡住在那裏。」

這也許並非世上最浪漫的求婚方式，但正中潔西下懷。

在貝萊的記憶中，潔西始終維持一貫的開朗，而唯一的一次例外，竟然也和她的名字有關。那是婚後的第一年，他們的孩子班特萊尚未出生，更精確地說，那是潔西懷孕的頭一個月。（根據他倆的智商等級、基因價值，以及貝萊在警局的職位，他們有資格生兩個，而且婚後第一年就可以懷第一胎。）後來每當貝萊想起這件事，總覺得她之所以如此浮躁，或許和剛剛懷孕脫離不了關係。

那段時間，由於貝萊經常加班，潔西早已有點不高興。

她說：「我每天晚上一個人在食堂喫飯，實在很尷尬。」

貝萊已經累了，情緒自然欠佳。他答道：「何必抱怨呢？你剛好有機會認識幾個黃金單身漢。」

不用說，她立刻火冒三丈。「利亞・貝萊，你以為我吸引不了他們嗎？」

或許只是因為他太累了，也或許是因為他的學長朱里斯・恩德比在C階上又升了一級，而他自己卻落空；不過也有可能，只不過是因為他有點厭倦了她的矛盾心理——她總是試圖表現得像「耶洗別」，偏偏她根本不是那種人，也永遠不可能成為那種人。

總之，他以帶刺的口吻說：「我相信你可以，但我不信你會那樣做。我希望你忘掉那個名字，好好做你自己。」

「我愛做誰就做誰。」

「模仿耶洗別對你毫無意義。如果你真想知道實情，我可以告訴你，這個名字並不代表你想象中那個意思。《聖經》裏的耶洗別，根據她自己的標準，可說是個忠貞的好妻子。我們沒聽說過她有情夫，而且她從不過度享樂，在道德上也謹守分寸。」

潔西氣呼呼地瞪著他。「並非如此。我聽過『濃妝艷抹的耶洗別』這種說法，我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也許你只是自以為是，現在聽我說：當耶洗別的丈夫亞哈王去世之後，他的兒子約蘭繼位，後來一位軍事將領耶戶起兵叛變，射殺了約蘭。然後，耶戶啟程前往耶斯列，去找住在那裏的太后，也就是耶洗別。耶洗別聽到這個消息，知道自己難逃一死，在驕傲和勇氣的驅使下，她擦脂抹粉，穿上最華麗的服裝，繼續扮演高高在上的王后，以便借機羞辱耶戶。結果，她被耶戶從王宮窗戶扔出去摔死了，可是在我看來，她這是死得其所。所以，人們所說的『濃妝艷抹的耶洗別』其實是這個意思，雖然很多人並不知道這個典故。」

次日晚上，潔西輕聲說：「利亞，我讀過《聖經》了。」

「什麼？」一時之間，貝萊真的一頭霧水。

「我讀了耶洗別的故事。」

「喔！潔西，我向你道歉，你可別傷心難過，是我太幼稚了。」

「不，不。」她推開他放在自己腰際的手，坐到了沙發上；她表情冷淡，姿態僵硬，而且和他保持好一段的距離，「能知道真相真好，我不希望被無知愚弄。所以我讀了關於她的記載，她的確是個邪惡的女人，利亞。」

「嗯，那幾章都是她的敵人寫的，我們無從知曉她的觀點。」

「凡是她能抓到的先知，她通通殺害了，一個也沒放過。」

「歷史是這樣記載沒錯。」貝萊將手伸進口袋，想找一條口香糖。（多年後，他終於戒了這個習慣，因為潔西一再說，他的那張長臉配上一對棕色眼珠，嚼口香糖就像老牛嘴裏塞了一團難喫的牧草，咽不下也吐不出來。）然後他說：「如果你想知道她的觀點，我可以替你揣摩一下。她珍惜祖先傳下來的宗教，早在希伯來人來到之前，她的祖先早已在那片土地上安居樂業。希伯來人帶來他們自己的神，而且，那還是個排他性極強的神。他們覺得僅僅自己敬拜它並不夠，還要求勢力範圍之內所有的民族一起信奉。

「耶洗別是個守舊派，她堅持原本的信仰，不肯改信新的宗教。畢竟，那個新宗教或許具有較高的道德意涵，但是她原本的信仰卻比較能撫慰人心。她殺害教士的舉動，只能說明她是那個時代的人物。在她那個時代，那是逼人改變信仰常用的一種手段。如果你讀《列王記・上》，一定要注意以利亞——這回換我的名字出場了——曾經和八百五十名巴力的先知比賽，看誰的神能夠降下天火。以利亞贏了之後，立刻命令圍觀者殺死那八百五十名巴力的先知，而他們真的照做了。」

潔西咬了咬嘴脣。「可是拿伯的葡萄園那件事呢，利亞。那個拿伯又沒招誰惹誰，只不過拒絕將葡萄園賣給國王，耶洗別竟然就找人作偽證，硬說拿伯犯了什麼褻瀆罪。」

「正確的說法是他『謗瀆神和王』。」貝萊說。

「對，於是他們將他處死，然後沒收了他的產業。」

「那樣做的確不對。換成了現代，當然很容易處理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大城需要拿伯的產業，甚至遠在中世紀，如果某個國家需要他的產業，法院就能命令他交出來，若有必要甚至可以強制執行，然後付給他一筆他們認為合理的補償金。可是，亞哈王當年沒有這種制度可用。話說回來，耶洗別的解決方式也是不對的，唯一情有可原的是，當時亞哈王被這件事差點氣壞了身體，所以她覺得，自己對於丈夫的愛高過了約拿的身家性命。我一直對你強調，她是個忠貞妻子的典……」

潔西氣得面紅耳赤，立刻站得遠遠的。「我覺得你真是卑鄙惡毒。」

他充滿無力感，望著她說：「我做了什麼？你到底怎麼啦？」

她什麼也沒說，便離開了公寓，在次乙太影音層待了大半個夜晚，賭氣般地匆匆瀏覽一部又一部影片，用光了她自己兩個月的配額（她丈夫的配額也不能倖免）。

當她回到公寓時，利亞・貝萊仍在熬夜等她，但她並沒有再說什麼。

後來——很久以後——貝萊才終於想通，自己當天已將潔西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徹底摧毀了。在她心目中，她的名字代表了某種耐人尋味的邪惡，對於她那拘謹的、過度正派的人生而言，那是一種令人愉快的調劑。換言之，這個名字帶給她一種道德出軌的幻想，而她相當珍愛這件事。

可是這已經一去不返了。從此以後，不論是對利亞或是她自己的朋友，她全都再也未曾提起「耶洗別」這三個字，而且貝萊還推測，她自己也試圖忘掉這個名字。她就是潔西，沒有其他名字，此後她簽名也一律用這兩個字。

幾天后，她終於不再和他冷戰，然後過了大約一星期，他們的關係恢復了正常，雖然偶爾還是會爭吵，但再也沒有吵得那麼兇。

前後只有一次例外，但也只是間接提到那個話題而已。那是在她懷孕八個月的時候，由於剛剛辭去A23社區食堂助理營養師的工作，突然閑下來很不習慣，她索性以準媽媽的種種想望和準備工作來打發時間。

某天晚上，她忽然說：「班特萊好不好？」

「什麼，親愛的？」正在家裏加班的貝萊，從一堆公文中抬起頭來。（由於馬上要多一張嘴，而潔西的收入又沒了，再加上他自己調升外勤的日子遙遙無期，加班自然有其必要。）

「我是說，如果我們生男孩，叫他班特萊好嗎？」

貝萊扁起嘴。「班特萊・貝萊？你不覺得聽起來太重復了？」

「這點我不確定，我只是覺得這個名字自有一種韻律。而且，等到孩子長大了，隨時可以自己選個喜歡的名字放在中間。」

「好吧，我並不反對。」

「你確定嗎？我是說……或許你希望他也叫以利亞。」

「於是人們得稱他小以利亞？我認為這並非好主意，如果他有心，不妨替他自己的兒子取名為以利亞。」

然後潔西又說：「還有一件事。」但沒有再說下去。

過了一會兒，他抬起頭來。「什麼事？」

她並未迎向他的目光，但口氣仍不失強而有力。「班特萊並不是《聖經》上的名字，對嗎？」

「不是，」貝萊說，「這點我相當肯定。」

「那就好，我就是不想用《聖經》上的名字。」

到了今天，也就是以利亞・貝萊帶著機器人・丹尼爾・奧利瓦回家那一天，他們結婚已經超過十八年，兒子班特萊・貝萊也已經十六歲（仍未選定一個中間名字），可是算來算去，往事重提也就那麼一次而已。

在亮著「男用衛生間」幾個大字的雙扇門前，貝萊停下了腳步。門上還有幾個較小的字體：「IA-IＥ子區」，而在鑰匙縫的正上方，另有一行更小的字：「萬一遺失鑰匙，立即聯絡27-101-51」。

一名男子和他倆擦身而過，將一個鋁制薄片插入鑰匙縫，然後走了進去。男子隨手關上門，絲毫沒有讓貝萊一起進去的意思。其實假如他那麼做，反倒是對貝萊的大不敬。根據一個根深蒂固的習俗，在衛生間裏面或者門口，男性彼此之間一定要做到互不理睬。不過貝萊記得，當他和潔西交換夫妻小祕密的時候，潔西曾經告訴他，女用衛生間的情形卻完全不同。

她總是這麼說：「我今天在衛生間遇到了約瑟芬・葛瑞利，她告訴我……」

後來，隨著貝萊的晉升，家中臥室的臉盆終於獲準啟動，潔西的社交生活便打折扣了。或許，這就是階級提升所帶來的懲罰吧。

貝萊說：「請在外面等我，丹尼爾。」他未能完全掩飾自己的尷尬。

「你打算梳洗一番嗎？」機・丹尼爾問。

貝萊立刻惴惴不安，心想：該死的機器人！如果他們曾經對他簡報過鋼穴中的一切，為何不順便教教他規矩？萬一他對別人也這麼問東問西，我還得替他負責。

他說：「我要沖個澡。到了晚上就很擁擠，那時候再洗會浪費時間。如果我現在洗完，整個晚上都是我們的。」

機・丹尼爾仍然一臉安詳的表情。「是不是根據社會習俗，我應該等在外面？」

貝萊感到更加尷尬。「你又何必進去，這……這毫無意義。」

「喔，我了解了，沒錯，當然沒錯。話說回來，以利亞，我的手也弄臟了，我想洗洗手。」

他攤開雙手，伸到貝萊面前。那雙手看來粉粉嫩嫩，還有著幾可亂真的掌紋。在這雙手掌上，貝萊看到了一絲不茍的絕頂工藝成就，但就是沒看見絲毫污垢。

貝萊說：「你知道嗎，我的公寓裏有臉盆可用。」這句話他只是隨口一提，反正即使刻意炫耀，機器人也聽不出來。

「謝謝你的好意，然而總的來說，我認為還是利用一下這個地方比較好。既然我要和你們地球人住在一起，最好盡量多多習慣你們的習俗和觀點。」

「那就進來吧。」

衛生間裏的環境清雅舒適，和大城中其他各處的實用主義風格形成強烈對比，偏偏今天貝萊感覺不到任何明亮或愉悅的氣氛。

他對丹尼爾悄聲說：「我大概要花上半小時，你在這裏等我。」他向前走去，又折回來補了一句：「聽好，別跟任何人說話，也別望著任何人。一個字也別說，一眼也別看！這就是習俗。」

他匆忙地四下張望一番，以確定這番交談未被任何人聽到，也沒有接觸到任何驚訝的目光。幸好這個前廊沒有別人，但畢竟這只是前廊而已。

他隱隱感到了渾身的汗臭，迫不及待地向內走去，經過公共澡堂，來到了私人小間。早在五年前，他就榮獲一個夠大的私人間，裏面有淋浴設備、小型洗衣機，以及其他各種必備的裝置，此外還有一個小型投影機，可用來放映新聞影片。

「簡直就是另一個家。」這是他首次使用小間的時候說的一句玩笑話。可是如今，他卻常常擔心，萬一這個特權給取消了，他該如何自我調適，重新適應那種斯巴達式的公共澡堂。

他按鈕啟動了洗衣機，光滑的儀錶板隨即亮了起來。

機・丹尼爾則一直在耐心等待，終於等到貝萊全身洗凈，穿上了幹凈筆挺的衣褲，全身舒爽地向他走過來。

「沒問題吧？」兩人走出去，走了一段距離之後，貝萊才開口。

「毫無問題，以利亞。」機・丹尼爾答道。

潔西帶著緊張的笑容守在家門口，貝萊上前吻了她一下。

「潔西，這是我的新搭檔，」他含糊其詞地說，「丹尼爾・奧利瓦。」

潔西伸出右手，機・丹尼爾輕輕握了一下。然後，她回到了丈夫身邊，羞怯地望著機・丹尼爾。

她說：「請你坐一會兒好嗎，奧利瓦先生？我必須和我先生談點家務事，一下子就好，希望你別介意。」

她抓著貝萊的袖子，他便乖乖跟她進了隔壁房間。

然後，她急忙壓低聲音說：「你沒受傷吧？聽到廣播後，我一直在擔心。」

「什麼廣播？」

「將近一小時前播出的，主要是說有家鞋店險些發生暴動，還說是兩名便衣刑警阻止的。我知道你當時正帶著一個搭檔回家，事情又正好發生在我們這個子區，而且時間也那麼湊巧，所以我想他們可能報喜不報憂，你已經……」

「拜託，潔西，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嗎？」

潔西努力讓自己平靜下來，然後以顫抖的聲音說：「這個搭檔並不是你們那個部門的，對不對？」

「對。」貝萊無奈地答道，「他不是……不是什麼熟人。」

「我該怎麼招待他？」

「就像招待任何人一樣，他只是我的搭檔，如此而已。」

他的語氣完全欠缺說服力，潔西那雙銳利的眼睛瞇了起來。「有什麼不對勁？」

「沒有。來吧，我們趕緊回起居室，不然客人要覺得奇怪了。」

利亞・貝萊對這間公寓突然有些失去信心，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事實上，這間公寓總是令他感到自豪。它總共有三個房間，每間都有壁櫥，而且相當寬敞，例如起居室長寬各為十八和十五英尺。有一條主通風管剛好通過他家，雖然偶爾有些隆隆的噪音，但另一方面，這代表他家擁有一流的溫控和濕控。至於最大的便利，則是這裏距離男女衛生間都不算遠。

可是現在，一個外太空世界製造的怪物坐在它正中央，使得貝萊突然信心動搖，覺得這間公寓似乎變得又破又窄。

潔西帶著有點虛偽的好心情問道：「利亞，你和奧利瓦先生喫過了嗎？」

「事實上，」貝萊迅速回答，「丹尼爾已經喫飽了，不過我還沒喫。」

潔西毫無異議地接受了這個答復。由於食物供應受到嚴格的限制，配給越來越緊縮，婉謝他人的招待成了一種禮貌。

她說：「奧利瓦先生，希望你不介意我們開始用餐。利亞、班特萊和我通常是在社區食堂喫飯，一來比較方便，二來菜色豐富，你知道吧，還有我可以透露一個小祕密，第三個好處就是分量比較多。然而，利亞和我的確有權可以每週在家喫三頓——利亞在局裏相當受賞識，所以我們有非常好的地位——我想這是個難得的機會，如果你不反對，改天我們就在家裏辦一場私人宴席，雖說我堅決認為，你也知道，過度使用隱私特權的人多少有些反社會的傾向。」

機・丹尼爾一直溫文有禮地聽著。

貝萊說：「潔西，我餓了。」同時偷偷做了一個「噓——」的手勢。

機・丹尼爾說：「貝萊太太，如果我直接叫你的名字，會不會有違禮俗？」

「啊，不，當然不會。」潔西從墻壁里拉出一張折疊桌，再將加熱器插進桌子中央的凹槽。「只要你喜歡，盡管叫我潔西，而我就叫你——呃——丹尼爾。」她喫喫笑了笑。

貝萊立刻大怒。才短短幾分鐘，情況竟變得越來越不對頭了。潔西以為機・丹尼爾是個真人，所以事後一定會在女用衛生間好好吹噓一番。更何況，這機器人是個不茍言笑的美男子，而且他的禮數讓潔西分外欣賞，這點誰都看得出來。

貝萊不禁納悶，潔西給機・丹尼爾的印象又如何呢？過去十八年來，她並沒有多大的改變，至少利亞・貝萊看不出來。當然，她的體重增加了些，她的身形再也無法散發青春活力；她的嘴角出現了皺紋，臉頰則顯得有點鬆垮。至於她的頭發，不但色澤稍微褪去，而且發型更保守了。

可是，貝萊沒好氣地想，這一切根本就無關緊要。在那些外圍世界，女性無論外型或氣質一律不輸給男性，至少書上是那麼說的，而機・丹尼爾一定看慣了那樣的女性。

然而，潔西似乎並未嚇著機・丹尼爾，不論是她的言談或外表，或是她貿然直呼他的名字，都沒有令他出現任何負面反應。這時他說：「你確定這樣妥當嗎？潔西這個名字似乎是個暱稱，或許僅限於親朋好友使用，而我應該稱呼你的正式名字才合適。」

潔西正在解開晚餐外面的隔熱包裝，她忽然低下頭，全神貫注於手頭的工作。

「就是潔西，」她硬邦邦地說，「大家都這樣叫我，我沒有別的名字。」

「很好，一言為定，潔西。」

這時大門打開，一個男孩規規矩矩走進來，他幾乎立刻看到了機・丹尼爾。

「爸？」男孩有點不知所措。

「這是小兒班特萊，」貝萊並未提高音量，「班，這位是奧利瓦先生。」

「他是你的搭檔，對不對，爸？你好你好，奧利瓦先生。」班的雙眼睜得又大又亮，「對了，爸，那家鞋店裏發生了什麼事？新聞幕說……」

「現在別發問，班。」貝萊猛然打斷他的話。

班特萊臉一沉，隨即向母親望去，她則示意要他坐下。

「我交代你的事都做完了嗎，班特萊？」兒子一坐下，她就這麼問他，同時伸出雙手，愛憐地撫過他的頭發。他的發色和父親一樣深，身高也快趕上父親了，但其他的特徵似乎全部遺傳自母親，包括他的鵝蛋臉，他的淡褐色眼珠，以及他那瀟灑的人生觀。

「那還用說，媽。」班特萊一面說，一面急忙傾身查看冒著熱氣的雙層盤，「今天我們喫什麼？不會又是酵母牛肉吧，媽？啊，媽？」

「酵母牛肉並沒有什麼不好。」潔西抿起嘴來，「好了，有什麼你就喫什麼，別再發表任何高見。」

相當明顯，他們的晚餐正是酵母牛肉。

接著貝萊也就座了，雖然他同樣希望喫些別的，而不是氣味嗆鼻而且久久揮之不去的酵母牛肉，但潔西早就對他解釋過自己的難處。

「唉，我就是沒辦法，利亞。」她當時這麼說，「我整天就在這幾層上上下下，我絕對不能樹敵，否則日子可難過了。我們這一層，幾乎家家戶戶都沒有在家喫飯的特權，連週日也不例外，而且人人都知道我當過助理營養師，如果我每兩周就帶一塊牛排或雞肉回家，她們會說我在食物籌備室有熟人或其他門道。於是閑話便會沒完沒了，沒完沒了，那我可就一隻腳也踏不出門了，連上衛生間都會心驚膽戰。其實，酵母牛肉和原生蔬菜都是非常好的食物，不但能提供均衡的營養，而且絲毫不浪費，此外實事求是地說，這兩種東西富含人類所需的各種維生素和礦物質等養分，還有別忘了，每當『雞肉週二』我們都可以去食堂大喫一頓雞肉。」

貝萊很容易就被說服了，正如潔西所說，生活的首要課題就是學習盡量減少和周遭眾人的摩擦。但是，班特萊就比較難以接受。

這回他又借題發揮：「唉，媽，我為什麼不能拿爸的餐券自己去食堂喫？我寧可那麼做。」

潔西惱怒地搖了搖頭，然後說：「你真有出息啊，班特萊。想想看，如果讓人看到你一個人在那兒喫飯，好像家人對你不好或是把你趕出了公寓，別人會怎麼說？」

「嗯，唉，別人才不會多管閑事呢。」

貝萊的聲音透著不安：「聽你媽的話，班特萊。」

班特萊聳了聳肩，一副不高興的樣子。

機・丹尼爾的聲音突然從另一個角落傳過來，他說：「你們喫飯的時候，能否允許我看看這些膠卷書？」

「喔，當然行。」班特萊趁機下了桌，而且一臉興味昂然的表情，「那些書都是我的，學校特別允許我從圖書館借出來。我替你拿我的閱讀鏡，又新又好用，是爸上回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他將閱讀鏡拿給機・丹尼爾，然後說：「你對機器人有興趣嗎，奧利瓦先生？」

貝萊突然失手掉了湯匙，連忙彎腰撿起來。

機・丹尼爾說：「有的，班特萊，我相當有興趣。」

「那你就會喜歡這些書，它們都是在談論機器人。學校要我寫一篇關於機器人的文章，所以我正在做研究，這是個相當復雜的題目。」他自豪地強調，隨即補充道，「我自己的立場是反對機器人的。」

「坐下，班特萊。」貝萊氣急敗壞地說，「別打擾奧利瓦先生。」

「他並沒有打擾我，以利亞。我很樂意和你討論這個問題，不過得改天，我和你父親今晚會非常忙。」

「謝謝你，奧利瓦先生。」班特萊回到座位上，臭著臉望了望母親，然後用叉子切下一塊松軟的粉紅色酵母牛肉。

貝萊尋思：今晚會非常忙？

然後，隨著腦中一聲轟然巨響，他記起了自己確有要務在身——他不但想起了太空城裏有個太空族死於非命，還忽然想通了，原來過去幾個小時，他深陷於自己的困境之中，以至於完全忘了這樁冷血謀殺案。

## 第五章分析

潔西穿了一件角纖維小外套，戴上一頂很正式的帽子，然後向兩位男士道別：「不好意思，我失陪了，奧利瓦先生，我知道你和利亞有很多事要討論。」

她一面開門，一面把兒子往外推。

「你什麼時候回來，潔西？」貝萊問。

她頓了頓才說：「你希望我什麼時候回來？」

「嗯……你沒必要整夜待在外面，何不仍照平常時間回來？子夜左右吧。」他望向機・丹尼爾，希望他有所表示。

機・丹尼爾點了點頭。「很抱歉把你趕出了家門。」

「千萬別這麼說，奧利瓦先生，我可不是被你趕出去的，我們幾個姐妹淘晚上經常聚會。走吧，班。」

男孩萬分不情願。「啊，為什麼我也非去不可，我又不會打擾他們，真是的！」

「快，聽話。」

「那麼，為何我又不能和你一起去影音層？」

「因為我要跟幾個朋友聚聚，而你有別的事……」此時大門便關了起來。

這一刻終於來了。在此之前，貝萊在心裏一直將它往後延，他對自己說：先會會那個機器人，看看他到底什麼樣子。然後又告訴自己：先帶他回家再說。最後則是：先喫飯吧。

可是現在，那些事情都成了過去式，他再也沒有推遲的藉口。此時此刻，他終於要正面迎戰那宗謀殺案，迎戰相關的星際糾紛，並且迎戰升級、降級甚至撤職的各種可能性。而他根本不知從何著手，只好向這個機器人求助。

他漫不經心地用指甲在餐桌上劃來劃去——晚餐結束後，這張桌子還沒來得及收回墻內。

機・丹尼爾問：「我們遭到竊聽的機會有多大？」

貝萊驚訝地抬起頭來。「不會有人偷聽別人家公寓裏的動靜。」

「所以說，你們的習俗裏沒有竊聽這回事？」

「應該說沒有人會這麼做，丹尼爾。與其擔心竊聽，你還不如擔心別人——我想想——擔心他們會在你喫飯的時候瞪著你的餐盤。」

「或是擔心有人會犯下謀殺案？」

「什麼？」

「殺人絕對有違你們的習俗，對不對，以利亞？」

貝萊覺得火氣上來了。「給我聽好，如果你希望和我搭檔，千萬別模仿太空族的自大狂。你沒這個資格，機・丹尼爾。」他忍不住特別強調那個「機」字。

「如果戳到你心中的痛處，我願意向你道歉，以利亞。我的本意只是想指出，既然人類偶爾會打破習俗，犯下謀殺案，就同樣能違背習俗，做些像竊聽這種小惡。」

「這間公寓的隔音足夠好。」貝萊仍然皺著眉頭，「你並未聽見左鄰右舍傳來任何聲音，對不對？好啦，同理他們也聽不到我們。何況，怎麼可能會有人想到我們正在討論重要事件呢？」

「我們可別低估了敵人。」

貝萊聳了聳肩。「我們開始吧。我掌握的資料很簡略，所以三言兩語便很容易交代清楚。我知道有一位奧羅拉星的公民，他同時也是太空城的居民，名叫拉吉・尼曼奴・薩頓，遭到了不明兇手的殺害。此外我還了解，太空族認為這並非一樁單一的個案，我說得對不對？」

「你說得相當正確，以利亞。」

「太空族目前在推動一項計劃，打算以外圍世界為藍本，將地球轉化為人類和機器人融於一爐的社會，但這項計劃最近屢遭蓄意破壞，於是他們將兩件案子聯想在一起，假設謀殺案的兇手來自一個組織嚴密的恐怖集團。」

「對。」

「很好，那麼首先要討論的，就是太空族的假設真能成立嗎？那樁謀殺案的兇手，為何不能是一個獨來獨往的狂熱分子？地球上的確有強烈的反機器人情緒，可是並沒有任何組織在宣揚這種暴力行為。」

「也許只是並未公開宣揚。」

「即使真有一個專門破壞機器人和機器人工廠的祕密組織，它的成員也應該有點常識，明白謀殺太空族乃是下下之策。相較之下，兇手更有可能只是一個心理不平衡的人。」

機・丹尼爾仔細聽完這番話，然後說：「我倒認為『狂熱分子理論』成立的幾率比較小。死者的身份太敏感，而案發的時機又太湊巧，在在顯示這樁兇案是由一個嚴密組織所精心策劃的。」

「好吧，那就代表你掌握的資料比我多，吐出來吧！」

「你的用詞含糊不清，但我想我了解你的意思。我必須對你解釋一些相關的背景，就太空城的觀點而言，以利亞，我們和地球的關係並不令人滿意。」

「這可真糟。」貝萊喃喃道。

「據我所知，在太空城建立之初，我們的同胞大多一廂情願地認為，人機融於一爐的社會在外圍世界運作得那麼好，地球應該會欣然接受的。後來即使出現了暴動，我們起初還是天真地認為，這只是短暫的陣痛，你們地球人終究會克服新奇經驗所帶來的震撼。

「後續的發展，證明事實並非如此。即使地球政府以及大多數的大城政府都和我們合作，反抗運動依然持續，使得我們的進展非常緩慢。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的同胞自然萬分憂心。」

「我想，這憂心是出於利他主義。」貝萊說。

「並不盡然，」機・丹尼爾答道，「不過我很感謝你如此正面地解讀他們的動機。我們一直有個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一個健康的、現代化的地球對整個銀河系有極大的益處。至少，這可說是太空城成員的共同信念，但我必須承認，在外圍世界，的確有很強的反對聲浪。」

「什麼？太空族之間也有歧見？」

「當然有。有人認為現代化將催生一個危險的、帝國主義的地球。尤其是在那些距離地球較近、歷史較悠久的世界，那裏的太空族始終難以忘記，在星際旅行出現後最初幾個世紀，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他們的世界都受到地球的控制。」

貝萊嘆了一口氣。「都是陳年舊事了，他們真的還擔心嗎？他們還會為了一千年前的事情，繼續記恨我們嗎？」

「人類啊，」機・丹尼爾說，「構造特殊，自成一格。在許多方面，他們都比不上我們機器人那麼理性，因為他們的線路並非預先設計好的。不過也有人告訴我，這其實也算是優點。」

「或許吧。」貝萊冷冷地說。

「這點你比我容易明白。」機・丹尼爾說，「總之，我們在地球上接二連三的失敗，促使外圍世界上那些民族主義政黨勢力高漲。他們聲稱地球人顯然和太空族不同，太空族的傳統根本無法套用。他們還說，如果我們以高壓手段強迫地球接受機器人，最後將會導致整個銀河系的毀滅。你要知道，他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就是地球共有八十億人口，而五十個外圍世界的人口加起來，也頂多隻有五十五億而已。我們這些待在此地的同胞，尤其是薩頓博士……」

「他是博士？」

「他是社會學博士，專長是機器人學，而且他非常傑出。」

「我知道了，請繼續。」

「如我所說，薩頓博士等人早已明白，如果我們在地球上繼續這麼一事無成，以致外圍世界的不滿情緒不斷升高，那麼不久之後，太空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將不復存在。薩頓博士覺得，事到如今，當務之急是盡最大努力去了解地球人的心理。如果只知道批評地球人通通生性保守，或僅僅將『頑固不化的地球』『地球人心難測』這些老生常談掛在嘴邊，那只是逃避問題而已。

「薩頓博士說，那些都是無知的論調罷了，我們不能光用幾句成語或陳腔濫調，便想輕易打發地球的問題。他說，凡是有志於重塑地球的太空族，都必須走出遺世獨立的太空城，和地球人打成一片；必須像他們那樣生活，像他們那樣思考，像他們那樣做個地球人。」

貝萊說：「太空族？絕無可能。」

「你說得相當正確。」機・丹尼爾道，「薩頓博士雖然抱持這種觀點，自己卻無法進入任何一座大城，而他也心知肚明。巨大的城市和擁擠的羣眾，都是他難以忍受的。即使他在手銃的威脅下，勉強走進去，由於外在環境會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絕對無法洞察各種問題的癥結。」

「還有他們總是擔心疾病，這又要如何解決呢？」貝萊追問，「千萬別忘了這點。光是這個原因，我就不相信有任何太空族會冒險進入大城。」

「這也是個難題。地球人所謂的疾病，是外圍世界無從知曉的一種東西，而無知總會引發病態的恐懼。薩頓博士對這點一清二楚，可是即便如此，他仍堅持一定要借著親密的接觸，設法逐漸了解地球人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

「他似乎把自己逼進了死衚衕。」

「並不盡然。只有人類太空族無法走進大城，機器太空族則另當別論。」

貝萊心想：該死，我總是忘記這點。然後，他故意大聲說：「哦？」

「是的。」機・丹尼爾說，「至少就這個問題而言，我們自然具有更大的彈性。我們可以被設計得適應地球的生活；只要把我們的外觀造得和人類極為相似，地球人便能接納我們，讓我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的生活。」

「而你自己……」貝萊頓時恍然大悟。

「正是這樣的機器人。薩頓博士花了一年的時間，設計並製造出我們這種機器人。我是第一個產品，也是目前唯一的一個。可惜的是，我還來不及接受完整的教育，就因為這樁謀殺案，不得不匆匆提前上陣。」

「所以說，並非所有的太空族機器人都像你一樣？我的意思是，有些更像機器人而比較不像人類，對嗎？」

「喔，這個自然。機器人的外表根據功能而定，我的功能需要酷似人類的外形來配合，因此我足以亂真。其他的機器人則沒有那麼像，不過仍然算是人形機器人，人模人樣的程度絕對超過今天鞋店裏那些超原始的機型。你們的機器人都是那個樣子嗎？」

「差不多，」貝萊說，「你不以為然嗎？」

「當然不以為然。一個那麼不像人的粗劣仿製品，很難被人類視為另一種智慧生物，你們的工廠造不出更好的產品嗎？」

「我確信他們造得出來，丹尼爾。我認為我們之所以這樣做，只是為了一眼就能看出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不是機器人。」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刻意直視對方的眼睛——那雙眼睛明亮而濕潤，簡直就是惟妙惟肖，不過貝萊覺得，這機器人的目光太穩定了，不像真人那樣會微微遊移。

機・丹尼爾說：「我希望自己能慢慢了解這樣的觀點。」

一時之間，貝萊懷疑對方語帶諷刺，但隨即否定了這個可能性。

「總而言之，」機・丹尼爾說，「薩頓博士清楚地看出，這是碳／鐵文明所面對的一個課題。」

「嘆帖？那是什麼？」

「就是碳和鐵這兩種化學元素，以利亞。人類以碳為生命的基礎，而機器人則是鐵。如果有一種文明，是在平等且並行的基礎上，結合人類和機器人的精華，就很適合用『碳／鐵』這個簡稱。」

「怎麼寫？中間加一條直線嗎？」

「不，以利亞，中間加一條斜線比較合適，這象徵了既非碳亦非鐵，而是兩者不分先後的混合體。」

貝萊驚覺自己竟然聽得津津有味，不禁感到很矛盾。關於外圍世界的歷史，地球上的正規教育皆以所謂的『大叛亂』為分水嶺，對於外圍世界獨立之後的歷史和社會結構，地球的課本幾乎一律隻字不提。沒錯，在那些通俗小說中，不乏外圍世界的種種人物，例如造訪地球的大君（一律性情暴躁、行為乖張）、美麗的女繼承人（總是被地球男子的魅力征服，墜入情網無法自拔），以及狂妄的太空族反派（行事邪惡無比，最後一定被打敗），不過，這些故事其實毫無存在價值，因為它們違背了一項最基本、最廣為人知的事實：太空族從不進入大城，太空族女性則是根本不曾造訪地球。

有生以來，貝萊首度冒出一種古怪的好奇心：太空族的真實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花了一點力氣，才將思緒拉回原來的方向。「我想我明白了你要推出什麼結論。你們的薩頓博士從一個嶄新的、大有可為的角度出發，探討如何解決讓地球接受碳／鐵文明這個問題。而我們的保守分子，也就是自稱懷古人士那批人，對此則深感不安，他們生怕博士會成功，所以便先下殺手。由於有這個動機存在，使得這宗謀殺案很可能是有組織的圖謀，而並非孤立的暴力事件。對嗎？」

「沒錯，我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以利亞。」

貝萊意味深長地悄悄吹了一聲口哨。他用長長的手指輕敲桌面，然後搖了搖頭。「站不住腳，完全站不住腳。」

「抱歉，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我試著想象事發的經過：一個地球人走進太空城，走向薩頓博士，用手銃轟了他，然後走了出來。但我就是想不通，太空城的入口當然有警衛把守。」

機・丹尼爾點了點頭。「我想比較保險的說法是：沒有任何地球人能夠非法通過那個入口。」

「那你還能推出哪門子結論呢？」

「如果那個入口是紐約大城進入太空城的唯一通道，以利亞，那麼我們的確無法推出什麼合理的結論。」

貝萊若有所思地望著他的搭檔。「你把我弄糊塗了，那個入口正是兩地之間唯一的通路。」

「應該說是唯一的直接通路。」機・丹尼爾等了一下，然後說：「你還是沒聽懂我的意思，是不是？」

「是的，我完全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好吧，你若不介意的話，讓我試著仔細解釋一下。可否借我一張紙和一隻電筆？謝謝。看好了，以利亞夥伴，我先畫一個大圓，註明是『紐約大城』，接著，我再畫一個和它相切的小圓，註明是『太空城』，最後，我在兩者的交會處畫一個箭頭，註明是『關卡』。現在你看看，沒有其他的通路嗎？」

貝萊說：「當然沒有，沒有任何其他通路。」

「就某方面而言，」機器人說，「我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講。你的這種反應，完全符合我腦中的地球人思考模式。注意，那關卡只是兩地之間唯一的直接通路，因為無論紐約或太空城，四面八方都和鄉間相鄰，一個地球人大可從某個出口離開大城，經過鄉間走到太空城，而不會被任何關卡阻擋。」

貝萊用舌尖抵著上脣好一陣子，然後才開口：「經過鄉間？」

「是的。」

「經過鄉間！一個人？」

「有何不可？」

「步行？」

「毫無疑問是採取步行，這樣被偵測到的機會最小。謀殺是當天早上發生的，兇手無疑在黎明前幾小時就上路了。」

「不可能！大城裏沒有任何人會這麼做。一個人離開大城？」

「沒錯，在通常的情況下，這似乎是不可能的。這點我們太空族也知道，而這正是我們只警戒那個入口的原因。即使在當年那場大暴動中，你們的人也僅僅攻擊那個保護入口的關卡，沒有任何人離開過大城。」

「嗯，所以呢？」

「我們現在碰到的卻是一個非常狀況。這回，並非一羣暴民循著阻力最小的路線發動盲目攻擊，而是一個小團體，在精心策劃下，攻向一處毫無防範的地點。而這就解釋了，如你所說，為何有個地球人能夠進入太空城，走向行兇目標並將他殺害，然後從容離去。那兇手充分利用了我方的保安盲點。」

貝萊搖了搖頭。「太不可能了。你們可曾針對這個理論做過任何調查？」

「我們做過，比方說，你們的警察局長幾乎撞見了這樁謀殺案……」

「我知道，他告訴過我。」

「這一點，以利亞，再次說明行兇時間掌握得分秒不差。你們的局長和薩頓博士有過合作關係，而現在，薩頓博士打算派出像我這樣的機器人滲透到你們的社會，在這項計劃中，他這個地球人正是博士心目中的內應。他們約好當天早上碰面，就是要討論這件事。當然，那項計劃因謀殺案而停擺了，至少暫時如此。此外，由於案發當時，你們的警察局長剛好在太空城，所以對地球當局而言，整件事變得更尷尬、更棘手，而我方的處境也好不到哪裏去。

「言歸正傳，其實我要講的是，當時我們就對你們局長說：『兇手一定是從鄉間進入太空城的』，而他的反應和你一樣，直呼『不可能』或『不可思議』。當然，那時他相當心慌意亂，或許正是這個緣故，他難以看出這個關鍵。即便如此，我們還是硬要他立刻調查這種可能性。」

貝萊想起局長那天跌破了眼鏡，但即使腦海中的畫面那麼嚴肅，他的嘴角還是抽動了一下。可憐的朱里斯！沒錯，他當時的確心慌意亂。可是，他當然無法對那些高傲的太空族解釋自己的困境，因為地球人不像他們那樣經過基因篩選，生理缺陷在所難免，他們卻總是因此百般鄙視地球人。堂堂的朱里斯・恩德比局長可丟不起這個顏面，因此絕對不能解釋。嗯，在某些方面，地球人必須一致對外，所以這機器人休想從我貝萊口中獲悉局長視力不佳。

機・丹尼爾繼續說：「於是，大城的出口徹頭徹尾被清查了一遍，一個也沒遺漏。你知道總共有多少出口嗎，以利亞？」

貝萊搖了搖頭，然後放膽一猜：「二十個？」

「五百零二個。」

「什麼？」

「起初還更多，這五百零二個都是目前還能運作的。你們的大城一直在慢慢成長，以利亞，早年它曾暴露在陽光下，人們可以自由來往大城和鄉間。」

「當然，我知道。」

「好，在大城剛被圍起來的時候，曾留下了許多出口。而到了現在，還剩下五百零二個，其他的或是被新建築掩蓋，或是直接堵死了。當然，空運的出入口都還沒有計算在內。」

「嗯，那些出口能否提供什麼線索？」

「完全沒希望。它們全部無人看守，我們找不到負責的官員，也沒有任何官員認為那些出口歸他管轄，彷彿根本無人知曉它們的存在。人人可以隨興在任何時間從任何一個出口走出去，然後隨時可以回來，永遠不可能被偵測到。」

「還有其他線索嗎？我想兇器也不見了吧。」

「喔，對。」

「這方面有任何進展嗎？」

「沒有。我們對太空城的周圍做過地毯式調查，那些照顧蔬菜農場的機器人不太可能成為目擊者，它們和農場的自動機器相差無幾，幾乎不具人形。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機器人，更別提人類了。」

「哎呀，接下來呢？」

「目前為止，太空城這端一無所獲，所以我們即將把箭頭轉向紐約大城。我們有責任追查所有可能的恐怖組織，一一過濾所有的異議團體……」

「你們打算花多少時間？」貝萊插嘴問道。

「若有可能，越少越好；若有必要，多多益善。」

「真是一灘渾水，」貝萊語重心長地說，「我多麼希望你還另有搭檔。」

「沒有了，」機・丹尼爾說，「局長對你的忠誠和能力都贊譽有加。」

「他可真看得起我。」貝萊自我解嘲，然後想到：可憐的朱里斯，覺得有愧於我，所以拼命試圖補償。

「我們並非完全仰賴他的推薦。」機・丹尼爾說，「我們還調查過你的紀錄。你在警局裏，曾經公開發言反對使用機器人。」

「哦？你又不以為然嗎？」

「一點也不會。你的意見顯然只是個人意見而已，但這件事使得我們必須非常仔細地研究你的心理檔案。我們發現雖然你極其討厭機字頭的，然而，如果你認為那是職責所在，你還是會願意和機器人共事。你具有非比尋常的忠誠度，以及對正統權威的高度尊重，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恩德比局長對你的評價十分中肯。」

「關於我的反機器人情緒，你個人沒有反感嗎？」

機・丹尼爾說：「如果不會妨礙你我的合作，不會妨礙你協助我完成調查，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貝萊覺得無言以對，只好以挑釁的口吻說：「好吧，如果說我通過了測試，那麼你呢？你又怎麼有資格擔任警探？」

「我不了解你的意思。」

「你的原始設計將你定位為一具人形的情報蒐集機，專門替太空族記錄人類的生活方式。」

「情報蒐集？那正是調查員的基本素養，不是嗎？」

「基本素養，或許。但整體而言，還差得遠呢。」

「沒錯，所以我的線路還經過最後的調整。」

「我很想聽聽其中的細節，丹尼爾。」

「簡單得很，在我的『動機庫』里加入一項特別強烈的驅力：對正義的渴望。」

「正義！」貝萊大叫一聲。他掛在臉上的嘲諷隨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副打死也不相信的神情。

不料這時，坐在椅子上的機・丹尼爾迅速轉身，瞪著大門說：「外面有人。」

的確沒錯。大門隨即打開，潔西走了進來，只見她雙脣緊抿，臉色蒼白。

貝萊嚇了一跳。「啊，潔西！出了什麼事？」

她站在那裏，刻意避開他的目光。「很抱歉，我不得不……」她的聲音越來越小。

「班特萊呢？」

「他今晚住青年館。」

貝萊說：「為什麼？我沒叫你那樣安排。」

「你說你的搭檔今晚會住這裏，我覺得他應該睡班特萊的房間。」

機・丹尼爾說：「沒有這個必要，潔西。」

潔西揚起目光望向機・丹尼爾的臉龐，而且看得十分專注。

貝萊則低頭望著自己的指尖，對於即將發生的事充滿無力感。接下來的短暫沉默，像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緊壓著他的耳膜，然後，彷彿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透過一層層的膠膜，傳來了他妻子的聲音：「我認為你是機器人，丹尼爾。」

機・丹尼爾鎮定如常地答道：「是的。」

## 第六章低語

在大城中某些最富裕的子區，頂層設有天然日光浴館，其中的活動金屬罩鑲有石英隔板，能夠阻絕空氣卻不妨礙日照。在這裏，政府首長的妻女們可以曬出美麗健康的膚色；在這裏，每天傍晚會出現一個奇觀。

夜幕會降臨。

反之，大城其他各個角落，就只有人工設定的晝夜週期（包括各個紫外日光浴館，也就是幾百萬民眾根據嚴格的時間表進行人工日光浴的地方）。

其實，只要採取三八制或四六制，大城的運轉即可持續不斷，無分「晝」「夜」；無論照明或人力，皆可輕易做到無止無休。因此每隔一段時日，總會有改革派以促進經濟和效率為名，提出這樣的建議。

但是大眾始終難以接受。

同樣是在經濟和效率的大旗下，地球社會已經放棄許多早已養成的習慣，包括擁有開闊的空間、個人隱私，以及百分之百的自由意志。然而，那些都是文明的產物，出現至今絕對不到一萬年。

另一方面，日落而息這個習慣則和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久，至少也有一百萬年，所以並非輕易能放棄的。雖然看不見真正的夜幕，但每當「黑夜」來臨的時候，公寓的照明就會變暗，大城的脈動也會減緩。同理，雖然在完全密封的大城裏，無人能夠藉由天象判斷正午或子夜，人類的作息還是遵循著時鐘的無聲指揮。

於是捷運帶空了，噪音沉寂了，巨大街巷裏的人羣也消散了；紐約大城靜靜躺在地球上一個陰暗的角落，其中的居民陸續進入夢鄉。

以利亞・貝萊並未入睡。他只是躺在牀上，將所有的照明熄滅，如此而已。

在一片漆黑中，潔西一動不動地躺在他旁邊。他非但感覺不到，甚至也聽不到她有任何的動作。

而在墻壁的另一邊，機・丹尼爾・奧利瓦此時正坐在（或站在？躺在？貝萊也不確定）起居室裏。

貝萊低聲呼喚：「潔西！」然後又是一聲：「潔西！」

他身旁那牀隆起的被單微微動了一下。「什麼事？」

「潔西，你就別給我難上加難了。」

「你應該先告訴我。」

「我該怎麼說？我原本打算先想好一個說法，然後再告訴你。耶和華啊，潔西……」

「噓！」

貝萊趕緊壓低了聲音。「你是怎麼發現的？你不告訴我嗎？」

潔西轉過身來，他感覺得到她的眼睛正透過黑暗望著自己。

「利亞，」她的聲音幾乎細不可聞，「他能聽見我們嗎？我是說那東西？」

「我們輕聲講，他就聽不見。」

「你又怎麼知道？也許他的耳朵特別靈敏，能夠聽見很小的聲音。什麼事都難不倒太空族的機器人。」

這點貝萊也知道。凡是吹捧機器人的宣傳，總是會強調太空族機器人的神奇本領，包括堅固耐用、感官靈敏，以及能為人類提供上百種新奇的服務。但他自己認為，這種宣傳適得其反；機器人越優秀，地球人就越痛恨它們。

他又悄聲說：「丹尼爾例外。他們故意將他造得和人類一模一樣，就是要我們將他視為同類，所以他一定只有人類等級的感官。」

「你怎麼知道？」

「假如他有超級的感官，他就會做得太多，知道得太多，因而大大增加他無意間暴露身份的危險。」

「嗯，或許吧。」

又是一陣沉默。

大約一分鐘後，貝萊又不死心地再度勸道：「潔西，你能不能什麼都別過問，等到……等到……聽著，親愛的，你對我生氣實在太不公平了。」

「生氣？喔，利亞，你真傻。我不是生氣，我是害怕，簡直怕得要死。」

她用力吸了一口氣，然後抓住他的睡衣衣領。兩人緊緊擁抱了一陣子，貝萊心中的委屈逐漸消散，由關心和擔心取而代之。

「怕什麼，潔西？根本沒什麼好怕的。他對人類毫無威脅，我可以發誓。」

「難道你就無法擺脫他嗎，利亞？」

「你知道我做不到。這是局裏的公事，我怎麼擺脫？」

「什麼樣的公事，利亞？告訴我。」

「聽好，潔西，我很驚訝你會這麼問。」他在黑暗中摸索到她的臉龐，輕輕拍了拍，發現她淚流滿面。於是他抓起睡衣袖子，仔細替她擦乾眼淚。

「看看你，」他溫柔地說，「真像個小孩子。」

「不管是什麼公事，你去告訴上級，要他們改派別人。拜託，利亞。」

貝萊的聲音變得強硬了些。「潔西，你當警察的妻子也這麼多年了，早該知道命令只有服從，沒有商量。」

「那麼，為何偏偏是你？」

「因為朱里斯・恩德比……」

被摟在懷裏的她突然肌肉緊繃。「我早就該想到。你為什麼不能告訴朱里斯・恩德比，要他至少這次換個人去赴湯蹈火。你太忠心耿耿了，利亞，簡直是……」

「好啦，好啦。」他安撫道。

她平靜下來，但仍微微發顫。

貝萊心想：她永遠無法了解的。

打從訂婚那天起，朱里斯・恩德比這個名字在他倆之間便有著負面含意。想當年在大城行政學院，恩德比是高貝萊兩屆的學長，私下兩人則是好朋友。然而，當貝萊通過了一系列的性向測驗和神經分析，準備進入警界工作時，恩德比不但早已當上警察，而且已經調到便衣刑警部門。

貝萊一路追隨恩德比的腳步，怎奈兩人的距離越拉越遠。嚴格說來，這並不是誰的錯，貝萊的工作能力夠強，效率也夠高，偏偏欠缺恩德比擁有的一些特質。在龐大的行政機器中，恩德比就像一個完美的重要零件；他是那種天生適合吃公家飯的人，在官僚體系中簡直就是如魚得水。

恩德比局長的腦筋並非一流，這點貝萊心知肚明。他有些幼稚的怪癖，例如每當心血來潮，便會擁抱一下華而不實的懷古主義。然而，他和同僚相處融洽，從不得罪任何人；他總是從容優雅地接受命令，下達命令的態度則是堅定與溫和兼顧。他甚至和太空族也處得不錯，雖然或許過分諂媚些（如果換成貝萊和太空族打交道，不到半天就會劍拔弩張，這點他自己十分肯定，雖然他從未真正面對過太空族），但他賺到了太空族的信任，使他成為紐約大城不可或缺的人才。

凡是在公家機關討生活，個人能力永遠比不上交際手腕來得重要，因此恩德比一路平步青云，當貝萊只是個C5級的時候，他已經爬到局長的位置。對於這種差異，貝萊並不怨恨，但他畢竟是凡人，仍免不了感到遺憾。恩德比則從未忘記他們當年的友誼，為了彌補這份遺憾，他常常用自以為是的方式盡可能照顧貝萊。

這回他指派貝萊擔任機・丹尼爾的搭檔，就是個現成的例子。這個任務既棘手又無趣，可是毫無疑問，其中隱藏著連升兩三級的大好機會，身為局長的他大可將這種好事讓給別人。而當天早上，他故意強調需要貝萊伸出援手，只是一種欲蓋彌彰的說辭罷了。

潔西卻從不這麼想。在此之前，一個類似的情況下，她曾經這麼說：「你那愚蠢的忠誠指數真是害人不淺，我實在聽厭了人人贊美你充滿責任感，你就偶爾為自己著想一回吧。我早就注意到，那些高官一向不拿自己的忠誠指數當話題。」

此時，貝萊毫無睡意地僵躺在牀上，靜待潔西冷靜下來。他必須好好思考，將自己的懷疑一一落實。於是在他心中，許多小事彼此逐漸拼湊起來，慢慢形成了一個規律的圖樣。

潔西忽然動了動，令他覺得牀墊微微下陷。

「利亞？」她湊在他耳畔喚道。

「什麼事？」

「你何不乾脆辭職算了？」

「別說蠢話。」

「有何不可？」她突然有些激動，「這麼一來，你就可以擺脫那個可怕的機器人。你只消走進恩德比的辦公室，撂下一句話就行了。」

貝萊冷冷地說：「我手上有這麼重要的案子，絕不能半途辭職，否則豈不像把整件事當成垃圾，隨時隨地可以丟棄。我要是玩這種把戲，一定會被正式解僱。」

「即使解僱，你還是可以東山再起。你做得到的，利亞，你一口氣就能找到十幾份勝任的公職。」

「遭到正式解僱的人，公家機關不會再錄用了。到時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出賣勞力，而你也一樣，這就代表班特萊會失去所有的家傳地位。天哪，潔西，你根本不了解那是什麼日子。」

「我在書上讀過，沒什麼好怕的。」她喃喃道。

「你瘋了，你真的瘋了。」貝萊覺得自己渾身打戰，與此同時，他腦海中閃現一個熟悉的身影——在窮困潦倒中逐步邁向死亡的父親。

潔西重重嘆了一口氣。

貝萊狠下心不再理睬她，強迫自己將思緒拉回到剛才那個拼圖上。

他堅定地說：「潔西，你一定要告訴我，你如何發現丹尼爾是機器人的？你到底是怎麼確定的？」

「這……」她說了一個字便難以為繼，這已經是她今夜第三次欲言又止了。

他緊緊抓著她的手，鼓勵她繼續說下去。「拜託，潔西，你究竟在怕什麼？」

她說：「我就是猜到他是機器人，利亞。」

他反駁道：「沒有任何線索引導你這麼猜測，潔西。你在出門前，並未想到他是機器人，對不對？」

「沒——錯，但我腦子裏一直……」

「得了吧，潔西，真相究竟如何？」

「嗯……好吧，利亞，女生們會在衛生間聊天，你也知道那是怎麼回事，就是天南地北閑聊。」

女人啊！貝萊暗自感嘆。

「總之，」潔西說，「傳聞已經滿城飛，這是免不了的。」

「滿城飛？」貝萊心頭猛然冒出一絲（近似）勝利的快感。又有一塊拼圖到位了！

「她們的口氣就是那樣，她們說，據傳有個太空族的機器人進了大城，聽說他看起來和人類一模一樣，而且他準備和警方合作。她們甚至還笑著問我：『你家利亞知道這件事嗎，潔西？』我也笑著回答：『你們別傻了。』

「當我們到了影音層，我就不由自主想到了你的新搭檔。你還記不記得，為了讓我看看太空族長什麼樣，你曾將朱里斯・恩德比在太空城拍的照片帶回家？嗯，我不由得想到你的新搭檔就是那個模樣。這是我冷不防想到的，於是我對自己說：喔，天哪，他一定是在鞋店給人認了出來，而當時利亞和他在一起。然後我趕緊說我頭痛，然後我就跑……」

貝萊說：「好了，潔西，別講了，別講了。你給我冷靜下來，告訴我到底你在怕什麼？你並不是怕丹尼爾這個人，剛剛你進家門，還能面對著他，一點也不畏縮。所以……」

躺在牀上的他突然住口，坐了起來，在黑暗中徒勞地睜大眼睛。

他感覺到妻子擠了過來，趕緊伸手用力捂住她的嘴巴。她拼命掙扎，雙手抓住他的手腕用力扭扯，他卻反倒加重了力道。

等到他突然間鬆了手，她開始啜泣。

他以沙啞的聲音說：「抱歉，潔西，我剛才聽見一點動靜。」

他下了牀，在襪子外面套上保溫膠膜。

「利亞，你要去哪兒？別走開。」

「不要緊，我只是要走到門邊。」

當他繞過牀鋪的時候，保溫膠膜發出了輕微的沙沙聲。

他將通往起居室的門打開一條縫，然後等待了好長一段時間。沒有任何異狀，四周安靜到了極點，他甚至聽得見潔西的輕微呼吸聲，以及自己耳朵裏的脈搏節奏。

貝萊從門縫裏伸出一隻手，在黑暗中摸索著一個熟悉的位置，不久就抓到了控制天花板照明的旋鈕。他施以小到不能再小的力量，天花板便開始微微發亮，但由於光線實在太微弱，起居室下半部仍處於半昏暗狀態。

然而，他已足以一覽無遺。公寓大門緊閉，起居室則空無一人。

他將照明關閉，回到了牀上。

這正是他期待的結果，證據一一到位，拼圖也完全拼好了。潔西心虛地問道：「利亞，有什麼問題嗎？」

「沒什麼問題，潔西，一切都好得很。他不在這兒了。」

「那個機器人？你是說他走了？再也不回來了？」

「不，不，他會回來的。但趁他不在這兒，我要你回答我的問題。」

「什麼問題？」

「你到底在怕什麼？」

潔西並未開口。

貝萊的態度變得比較強硬。「你自己說的，你怕得要死。」

「我怕他呀。」

「不對，這點我們已經討論過了。你根本不怕他，況且，你相當清楚機器人不能傷害人類。」

她一字一字慢慢說：「我擔心，如果大家都知道他是機器人，就會引起一場暴動，而我們都會被殺害。」

「為什麼會被殺害？」

「你也清楚暴動是什麼樣子。」

「他們甚至不知道機器人在哪裏，對不對？」

「他們可能會找到。」

「而這就是你害怕的事，一場暴動？」

「這……」

「噓！」他一把將潔西按到枕頭上。

然後他湊到她耳邊說：「他回來了。現在你注意聽，但一個字也別說。一切都不用擔心，明天早上他就會走，而且再也不會回來。不會發生暴動，也不會出任何事。」

在說這番話的時候，他感到相當滿意，幾乎可以說完全滿意。他覺得自己可以入睡了。

他又默想了一遍——不會發生暴動，也不會出任何事，更不會遭到解僱。

而就在真正睡著的前一刻，他心中又冒出一個聲音：甚至不必再調查什麼謀殺案，因為整件事已經解決了……

他終於進入夢鄉。

## 第七章太空城

警察局長朱里斯・恩德比將他的眼鏡仔仔細細擦了一遍，然後戴回鼻樑上。

貝萊心想：這一招真是高明，在思考該說些什麼的時候，你還有事可做，而且不像點煙鬥那樣得花錢。

正因為想到這一點，他忍不住掏出自己的煙鬥，將所剩無幾的低劣煙絲塞了些進去。煙葉是地球上僅存的奢侈作物之一，但不久的將來恐怕也要消失了。從貝萊出生那年算起，煙葉的價格就一直上漲，從未下跌；配額則是越來越少，從來沒有增加過。

調整好眼鏡後，恩德比將手伸向位於桌沿的開關，輕輕一按，辦公室的門便暫時變成單向透明。「對了，現在他在哪裏？」

「他告訴我說想在局裏到處看看，於是我請傑克・託賓擔任向導。」貝萊點燃煙鬥，並謹慎地鎖緊隔板，因為局長和大多數非癮君子一樣，對煙味相當反感。

「我希望你沒告訴他丹尼爾是機器人。」

「我當然沒說。」

局長漫不經心地隻手撥弄著桌上的自動月歷，顯然還放不下這檔事。

「情況如何？」他的眼睛並未望向貝萊。

「中等棘手。」

「真抱歉，利亞。」

貝萊以堅決的口吻說：「你應該先警告我，他看來和人類一模一樣。」

局長顯得相當驚訝。「我沒說嗎？」然後，他突然火冒三丈，「媽的，你自己早該料到。如果他長得像機・山米，我絕不會要求你把他帶回家去，你說對不對？」

「我明白，局長，可是你見過像他那樣的機器人，我卻從未見過，我甚至不知道這種東西真正存在。我只是希望你能先提一下，如此而已。」

「好吧，利亞，我向你道歉。你說得對，我應該先告訴你的。只不過我這份工作，這些煩心的事，搞得我心神不寧，所以我有一半的時間都在無緣無故亂發脾氣。他，我是說那個叫丹尼爾的東西，是個新型的機器人，目前仍處於實驗階段。」

「他自己已經對我說明了。」

「喔，是嗎，那就好。」

貝萊覺得有點緊張，因為時機終於到了。他咬著煙鬥，故意若無其事地說：「機・丹尼爾替我安排了一趟太空城之旅。」

「太空城！」恩德比立刻滿臉怒容地抬起頭來。

「是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下一步，局長。我想看看犯罪現場，當場提幾個問題。」

恩德比斷然搖了搖頭。「我認為這並非好主意，利亞。我們已經做過詳盡的現場搜證，我不相信你還能發現什麼新東西，更何況他們是一羣怪人。小心謹慎！對付他們需要格外小心謹慎，而你欠缺這種經驗。」

他將豐腴的手掌按在額頭上，以突如其來的激動口吻說：「我恨他們。」

貝萊也刻意在聲音中透出敵意。「媽的，那機器人根本不該來，我也根本不該去。和機器人平起平坐已經夠糟了，矮一截更令我受不了。當然，如果局長認為我不足以勝任這項調查工作，那麼……」

「不是這樣的，利亞，問題不在你，而在那些太空族，你不知道他們有多古怪。」

貝萊的眉頭鎖得更緊了。「既然這樣，局長，請你跟我一起去吧。」這時，他放在膝蓋上的右手，食中兩指下意識地交叉起來。

局長瞪大了眼睛。「不，利亞，我不能去，你別為難我。」他顯然好像及時剎住車，並沒有一吐為快。然後，他帶著虛假的笑容，改用平靜許多的口吻說：「你也知道，我有很多公事需要處理，已經積壓好幾天了。」

貝萊若有所思地望著他。「那麼我告訴你一個辦法，你不妨稍後利用三維化身出現在那裏。只要一下就好，明白吧，以便適時對我伸出援手。」

「嗯，可以，我想這點我做得到。」他的口氣不怎麼熱切。

「太好了。」貝萊看看墻上的鐘，點了點頭，然後站起來，「我會和你保持聯絡。」

在離開這間辦公室之際，貝萊回頭望了一眼，還故意將關門的動作放慢幾分之一秒。他瞧見局長正準備趴到桌上，將頭埋進臂彎裏，而且身為便衣刑警的他，幾乎可以發誓聽到了一聲啜泣。

耶和華啊！他感到震驚不已。

當他越過大辦公室時，走到一半突然停下腳步，就近在一張辦公桌旁坐了下來。那張桌子的主人抬起頭，隨口打了個招呼，便繼續忙自己的事，貝萊卻完全沒有理會他。

他從煙鬥內取出隔板，用力一吹，再將煙鬥反轉，放在桌面的一個小型吸灰器上，下一刻，煙絲化成的白色灰燼便被一吸而盡。然後，他頗為懊悔地看了看空煙鬥，重新裝上隔板，最後將它放回口袋。又有一斗煙和自己永別了！

他開始重新考量剛才發生的一切，就某方面而言，恩德比的反應並不令他訝異。他早就料到自己安排這趟太空城之旅並不會很順利；他也早就聽過局長一再強調和太空族打交道有多麼困難——即使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得由經驗豐富的談判專家出馬，否則勢必兇險萬分。

然而，他並未預期局長那麼容易就讓步了。在他的想象中，最起碼恩德比也會堅持要和自己同行。面對這麼重大的刑案，其他公事的那點壓力根本不算什麼。

而貝萊並不希望出現那種結果，他所希望的正是目前這樣的安排。他就是要局長以三維化身的方式出現，以便能在一個安全無虞的地點，目睹一件事的全程經過。

安全兩字正是關鍵。貝萊需要一個不會及時蒸發的目擊證人，當作他自身安全的最低限度保障。

沒想到局長二話不說，便一口答應下來。貝萊隨即聯想起臨走前聽見的啜泣聲（雖然細微難辨），心中不禁感嘆：耶和華啊，學長承受的壓力快要令他崩潰了。

這時，貝萊身旁冒出一個愉悅卻含糊的聲音，嚇了他一大跳。

「你又在搞什麼鬼？」他兇巴巴地問。

機・山米臉上維持著那個愚蠢的笑容。「傑克要我告訴你，利亞，丹尼爾在等你了。」

「好，你可以滾了。」

他望著那個機器人的背影，忍不住直皺眉頭。一個那麼笨拙的金屬裝置，竟然把自己的名字隨時掛在嘴上，真是欺人太甚了。當初機・山米剛進警局的時候，他就曾經抱怨過這件事，但局長聳了聳肩，解釋道：「凡事不能兩頭兼顧，利亞。民眾要求公務機器人必須內設強大的友善線路，好吧，結果就是這樣。他對你有好感，所以他毫無顧忌地直呼你的名字。」

友善線路！事實上，無論任何類型的機器人，一律不可能傷害人類，這正是所謂的「機器人學第一法則」：

「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在每一個正子腦的製作過程中，這條命令都被深深印在基礎線路上，沒有任何情緒能夠幹擾或取代它，所以毫無必要加裝特定的友善線路。

但是局長的說法也沒錯，地球人對機器人的疑慮已經到了非理性的程度，因此友善線路必須存在，正如同每個機器人都必須配上一張笑臉。至少在地球上，無論如何有其必要。

不過，機・丹尼爾卻從來不曾微笑。

貝萊一面嘆氣一面起身，心想：太空城是下一站——也或許就是終點站！

如今，大城警方和某些高級官員仍有一項特權，那就是乘坐警車駛過大城內各條通道，甚至可以使用一向禁止行人進入的古代地下公路——多年來，自由派人士一再要求將這些公路改建成兒童遊樂場或購物區，不然改為捷運帶或緩運帶也好。

然而，諸如「安全至上！」這樣的強烈呼籲始終勢不可當。萬一發生社區消防設施無法自行撲滅的大型火災，萬一發生電力或通風系統的大規模故障，更重要的是，萬一發生嚴重的暴動，那麼大城的警消人員必須有辦法盡快抵達現場。因此，無論現在或將來，這些公路都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性。

在此之前，貝萊曾經數度穿越這些公路，但空空蕩蕩的悽涼感總是令他心情沮喪。感覺上，溫暖且充滿生命脈動的大城彷彿遠在百萬英里外。坐在警車的駕駛座上，眼前的公路就像一條中空的巨蟒，不斷向前延伸；每當經過一段彎道，它又會沿著新的方向繼續展延。而在身後，他不看也知道，則是另一條不斷收縮封閉的中空巨蟒。這些公路雖然一律燈火通明，但在一片沉寂和空虛之中，光亮顯得毫無意義。

機・丹尼爾並未試圖打破沉寂，也並未試圖填補這份空虛。他只是直直地望著前方，就像當初面對人潮洶湧的捷運帶一樣，他對空蕩蕩的公路同樣無動於衷。

說時遲那時快，這輛警車突然鳴起警笛，同時猛然躥出公路，轉入屬於大城通道系統的「車道」。

為了表示對舊日的崇敬，每條車道仍一板一眼地在重要通道口設置路標。不過，這些車道上的車輛早已消失無蹤，只剩下警車、消防車和維修車輛偶爾使用，因而總有行人毫無顧忌地走在上面。這時，由於貝萊的車子聲勢驚人，眾人狼狽地連忙四散走避。

聽見噪音自四面八方湧來，貝萊大大鬆了一口氣，可惜好景不長，他們又走了不到二百碼，噪音便逐漸消失，因為警車已轉進通往太空城入口的另一條車道。

太空城的警衛顯然一眼就認出了機・丹尼爾，紛紛向他點頭致意。雖然他們都是人類，卻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自然。

其中一名警衛向貝萊走過來，行了一個完美但稍嫌僵硬的軍禮。他身型高大，神情嚴肅，不過就體格而言，他並非機・丹尼爾所代表的那種十全十美的太空族。

他說：「閣下，請出示您的身份證件。」

接過證件後，警衛迅速但詳盡地檢視了一遍。貝萊注意到他戴著一副肉色手套，而且兩個鼻孔各塞了一個幾乎看不見的濾器。

警衛又敬了一個禮，然後歸還了證件。「這裏有一間小型的男用衛生間，如果您想淋浴，我們十分歡迎。」他說。

貝萊打算說並沒有這個必要，但就在警衛後退之際，他發覺機・丹尼爾趁機拉了拉自己的袖子。

機・丹尼爾說：「根據慣例，以利亞夥伴，大城居民進入太空城之前都要淋浴。我知道你絕不希望由於消息不靈通，而令你自己或你我為難，所以我才直言不諱。我還要進一步建議，如果你有任何衛生上的需要，最好順便處理一下。在太空城裏面，並沒有任何相關設施。」

「沒有相關設施！」貝萊大聲喊道，「但這是不可能的。」

「當然啦，我的意思是，」機・丹尼爾說，「沒有供大城居民使用的相關設施。」

貝萊臉上露出明顯的驚訝與敵意。

機・丹尼爾說：「很抱歉，慣例如此，我只能表示遺憾。」

貝萊一語不發地走進衛生間，隨即覺得（而非看到）機・丹尼爾跟著自己走了進來。

他心想：監視我嗎？要確保我把大城的灰塵通通洗掉？

在狂怒之中，他猛然想起自己給太空城所準備的「驚喜」，心頭不禁一陣快感。雖然這樣做等於拿著一把手銃抵住自己胸口，他卻突然不在乎了。

衛生間相當小，但設備齊全，而且非常幹凈，就像剛剛消毒完畢。空氣中有點刺鼻的氣味，貝萊刻意聞了聞，一時之間並沒有答案。

不久他便想到：臭氧！原來他們是利用紫外輻射來消毒。

一個小型指示燈明滅了幾次，然後便一直亮著，上面有一排字：「訪客請脫去所有的衣物和鞋襪，置於下方容器內。」

貝萊勉強照做。他先解下手銃，等脫光衣服後，再將手銃皮帶纏在腰際。可想而知，感覺上又重又不舒服。

那個容器隨即關上，吞沒了他的衣物。原先的指示燈熄滅了，前方又亮起一個新的指示燈。

燈上寫著：「訪客請料理衛生需求，然後根據箭頭指示使用淋浴。」

貝萊覺得自己好像裝配線上的一臺工具機，正在被遠方的力場刀慢慢切割成形。

進入小小的淋浴間之後，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將手銃皮套的防濕蓋拉出來，上下左右緊緊扣住。基於長時間的練習，他仍有把握五秒鐘內抽出手銃。

由於裏面沒有可掛東西的把手或掛勾，甚至看不到蓮蓬頭，他只好將手銃放在淋浴間入口附近。

此時，另一個指示燈亮了，上面寫著：「訪客請將雙臂向前伸直，站在淋浴間中央，雙腳踩在指定位置。」

等到他踏進中央凹陷處，指示燈隨即熄滅。與此同時，一股又一股強勁的泡沫，分別從天花板、地板以及四周墻壁噴到他身上，他甚至覺得腳底下都有水柱向上噴。足足有一分鐘的時間，在熱力和壓力雙重沖擊下，他的皮膚逐漸變紅，而在溫熱的霧氣中，他的肺臟必須使盡全力吸取空氣。接下來的一分鐘，低壓的冷水取代了原先高溫高壓的泡沫，而最後一分鐘，則有溫暖的空氣將他吹得乾爽舒適。

他拾起了手銃皮帶，發覺整條皮帶同樣乾燥而溫暖。他將皮帶繫好，踏出淋浴間，正巧看見機・丹尼爾從隔壁間走了出來。理當如此！機・丹尼爾雖然不是大城居民，身上仍然累積了大城的灰塵。

貝萊幾乎自然而然移開了目光，然後纔想起大城的習俗並不適用於機・丹尼爾，於是他又強迫自己將視線轉回來一下子。他的嘴角隨即扯出一絲笑容，原來機・丹尼爾和人類的相似之處並不止於臉孔和雙手，而是渾身上下全部達到足以亂真的程度。

貝萊循著一路走來的方向繼續前進，果然發現自己的衣物等在前面。它們不但疊得很整齊，而且散發出一股溫暖潔凈的氣味。

又一個指示燈亮起：「訪客請重新著裝，再將一隻手放在指定的凹槽。」

貝萊依言照做。當他將右手放在一塵不染的乳白色凹槽之後，立刻感到中指指尖傳來一下明顯的刺痛。他連忙舉起手，發現一小滴血正滲出來，好在不多久便止住了。

他將那滴血甩掉，用力捏了捏手指，但是並未再擠出任何血絲。

顯然，他們是在分析他的血液，這著實令他感到忐忑不安。他可以肯定，局裏那些醫生替自己所做的年度健康檢查並沒有那麼詳盡，或者應該說，他們不具備這些外太空怪胎那麼淵博的知識。可是，貝萊並不確定他想不想深究自己的健康狀況。

他覺得彷彿等了很長的時間，指示燈才重新亮起，好在上面只是寫著：「訪客請前進。」

貝萊大大鬆了一口氣，繼續往前走。當他正準備通過一道拱門，兩條金屬棒突然橫擋在他面前，半空中還冒出幾個字：「訪客注意，不得繼續前進。」

「搞什麼鬼……」貝萊脫口而出，他實在氣壞了，忘了自己仍在衛生間。

機・丹尼爾的聲音在他耳畔響起：「我猜電子鼻偵測到了某種能量源，你是不是帶著手銃，以利亞？」

貝萊猛然轉身，滿臉漲得通紅。他至少試了兩次，才勉強發出沙啞的聲音：「警官隨時隨地不遠離手銃，上下班皆然。」

這可是他成年之後，第一次在衛生間裏面開口說話。上次這樣做時他才十歲，那回是他和波瑞斯舅舅一起去衛生間，而他只是因為踢到腳趾，下意識地抱怨了一句。等到回家後，波瑞斯舅舅痛打他一頓，並且狠狠告誡他，務必牢記公共場所的禮節。

機・丹尼爾說：「訪客一律不得攜帶武器，這是我們的慣例，以利亞。即使是你們的局長，他每次來訪也會將手銃留在這裏。」

倘若換成其他情況，貝萊幾乎都會轉身一走了之，不但離開太空城，而且再也不和這個機器人打交道。然而，這時他實在太想執行自己所擬定的方案，實在太想扎扎實實進行自己的復仇計劃。

他想，雖然剛才的健康檢查比起早年已經溫和得多，但自己的體會還是十分深刻，能夠百分之百理解導致當年「關卡暴動」的那種怒火。

貝萊憤憤不平地解開手銃皮帶，機・丹尼爾接了過去，將它放入一個壁槽內，一條薄薄的金屬片立刻滑下來，封住了整個壁槽。

「可否請你將拇指按在這裏，」機・丹尼爾說，「從現在起，就只有你的拇指能開啟了。」

貝萊突然覺得自己像是赤身裸體，而且，相較於剛纔在淋浴間，現在這種感覺更加強烈。就這樣，他走過剛才被金屬棒阻擋的地方，最後終於走出衛生間。

他再度置身於一條通道，可是其中充斥著一種古怪的氣氛。比方說，前方的光線顯得相當陌生，同時，他感覺到一股氣流拂過臉龐，自然而然聯想起剛有警車開過。

機・丹尼爾想必看出他滿臉不自在，連忙解釋：「你現在等於已經來到露天空間，以利亞，一切都是天然的。」

貝萊覺得有點惡心。太空族僅僅由於某人來自大城，就對他採取這麼嚴密的防範，而他們自己卻呼吸著露天的骯臟空氣，這究竟是何道理？他用力縮緊鼻孔，彷彿如此便能較有效地過濾吸入的空氣。

機・丹尼爾說：「我相信你終究會發現，天然空氣並不會危害人類的健康。」

「好吧。」貝萊有氣無力地說。

惱人的氣流仍不斷沖擊他的臉龐，雖然很輕柔，但也很古怪，令他心神不寧。

更糟的是，通道遠方竟然呈現一片藍色，而當他們抵達通道口，隨即有強烈的白色光芒傾泄而下。貝萊並非沒見過陽光，某次出任務時，他曾進入一間天然日光浴館，不過由於四周有防護玻璃阻隔，太陽的影像被折射成一個不起眼的光暈。反之，此地則是全然的露天環境。

他自然而然抬頭望了望太陽，又連忙低下頭來，但還是免不了眼冒金星，而且淚水直流。

一名太空族向他們走來，貝萊頓時感到坐立不安。

然而，機・丹尼爾卻向那人迎了上去，並且和他握了握手。那太空族隨即轉身面對貝萊，對他說：「警官，請跟我走好嗎？我是漢・法斯陀夫博士。」

進了穹頂屋之後，情況便好些了。貝萊不知不覺眼珠轉個不停，室內空間的寬敞以及規劃之隨性令他驚嘆不已，但另一方面，他很慶幸能夠回到有空調的環境。

法斯陀夫坐下來，交疊起一雙長腿，然後說：「我猜你目前還無法接受自然風。」

他表現得似乎很友善。貝萊趁機打量他，只見他的額頭有些細小的皺紋，眼下和下巴的皮膚已經有些鬆垮；他的頭發雖然稀疏，但沒有灰白的跡象。此外，他有一對頗大的招風耳，使他看起來其貌不揚，甚至有些滑稽，讓貝萊產生了幾分親切感。

今天早上，貝萊又將恩德比在太空城拍攝的照片看了一遍。那時，機・丹尼爾剛剛安排好太空城之旅，貝萊滿腦子想的都是即將和太空族面對面了。雖然他曾數度和遠在幾英里外的他們通話，但在感覺上，透過載波和當面接觸可是天差地遠。

總體來說，那些照片裏的太空族和膠卷書中的人物差不多：身材高大、滿頭紅發、神情嚴肅、面貌俊美。或者說，他們都很像機・丹尼爾・奧利瓦。

且說當時，機・丹尼爾將那些太空族的名字一一告訴貝萊，貝萊突然指著一個人，驚訝地說：「這不會是你吧？」機・丹尼爾回答：「不是我，以利亞，那是我的設計者薩頓博士。」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不帶一絲個人情感。

「你的製造者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貝萊語帶諷刺地問，但並未得到任何回應，而且老實說，他也未曾指望能問出什麼結果，因為據他了解，《聖經》在外圍世界的流傳程度趨近於零。

而現在，貝萊望著這位非常不像一般太空族的漢・法斯陀夫，身為地球人的他覺得感激不盡。

「你想不想喫點東西？」法斯陀夫指著面前的桌子問。

這時他與機・丹尼爾坐在同一邊，和他們的地球訪客隔桌相對。桌上只有一個大碗，裏面盛滿五顏六色的球體，貝萊原本以為那是裝飾品，這時不禁有點訝異。

機・丹尼爾解釋道：「這些水果全部來自奧羅拉上的天然植物，我建議你試試這種，它叫做蘋果，出了名的好喫。」

法斯陀夫笑了笑。「當然，這並非機・丹尼爾的個人經驗，但他說得相當正確。」

貝萊拿起一顆紅裏透綠的蘋果，它摸起來涼涼的，聞起來有一股淡淡的香味。他將蘋果湊到嘴旁，鼓起勇氣咬了一口，不料果肉竟然出奇地酸，令他的牙齒很不好受。

他小心翼翼地咀嚼著陌生的果肉。當然，在配額範圍內，大城居民都能享用天然食物，他自己就經常喫到天然肉類和麪包。不過，那些食物總是經過某種處理，例如烹煮或碾磨、混合或化合。至於所謂的水果，正確地說其實都是果醬或果乾。而他手中這顆蘋果，卻一定是直接來自另一顆行星的土壤。

他心想：希望他們至少清洗過。

想到這裏，他再度質疑太空族對於清潔的定義和標準。

法斯陀夫開始說：「讓我更具體地自我介紹一下，針對薩頓博士的謀殺案，我負責太空城這端的調查工作，正如同恩德比局長負責大城那一端。如果我能對你提供任何幫助，請你盡管開口。我們和你們一樣，極其希望不聲不響地解決這次的危機，並且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謝謝你，法斯陀夫博士。」貝萊說，「我很認同你這種態度。」

客套話到此為止吧，他這麼想。然後，他朝蘋果核心部分咬了一口，立刻有幾個硬硬的小顆粒彈進他嘴裏。他下意識地用力一吐，黑黑的小顆粒便一一墜落地面，要不是法斯陀夫閃避得快，其中一顆就會打中他的小腿。

貝萊滿臉通紅，趕緊彎下身去。

法斯陀夫和氣地說：「真的沒關係，貝萊先生，請你別管了。」

貝萊重新挺直腰，小心謹慎地將喫剩的蘋果放在一旁。他有個尷尬的預感，一旦自己離開這裏，那些小顆粒就會被一個個吸起來，此外整碗水果都會被燒掉，或是丟棄到太空城外很遠的地方，而他們待過的這個房間則會徹底噴灑殺毒藥水。

為了掩飾自己的窘態，他顧不得禮貌，趕緊轉移話題：「希望能允許我邀請恩德比局長，以三維化身的方式參加我們的會議。」

法斯陀夫揚了揚眉。「既然你開口，當然沒問題。丹尼爾，請你進行連接好嗎？」

貝萊惴惴不安地僵坐在那裏，緊盯著房間的一角，那裏有個巨大的平行六面體，亮晶晶的表面正逐漸轉趨透明，朱里斯・恩德比局長和半張辦公桌就在其中出現。直到這一刻，貝萊才感到如釋重負。他忽然覺得這個熟悉的形象太可愛了，而且好希望能和他一起安然地待在那間辦公室——或是待在大城任何角落都好，即使是最討人嫌的澤西酵母區也無所謂。

既然目擊證人出現了，貝萊認為沒必要再拖延，於是說：「我確信自己已經揭開了薩頓博士死亡之謎。」

從眼角的餘光，他看見恩德比猛然跳了起來，手忙腳亂地抓向飛掉的眼鏡（這回成功了）。但是站起來之後，局長頭部超出了三維接收器的範圍，於是不得不重新坐下，只見他漲紅了臉，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法斯陀夫博士雖然也很震驚，但他的反應溫和得多，只是將頭偏向一側。唯一不為所動的，只有機・丹尼爾一個人。

「你的意思是，」法斯陀夫說，「你知道兇手是誰？」

「不，」貝萊說，「我的意思是並沒有發生謀殺案。」

「什麼！」恩德比尖叫一聲。

「慢著，恩德比局長。」法斯陀夫一面說，一面舉起手來，然後，他緊盯著貝萊的眼睛，問道：「你的意思是，薩頓博士還活著？」

「是的，博士，而且我相信，我知道他在哪裏。」

「在哪裏？」

「就在這裏。」貝萊堅定地指著機・丹尼爾・奧利瓦。

## 第八章機器人？

接下來好一陣子，貝萊能夠清清楚楚查覺到自己的脈搏，而在他的感覺中，時間似乎完全靜止了。機・丹尼爾的表情一如往常，看不出任何情緒，而漢・法斯陀夫僅僅流露出斯文人的驚訝，沒有其他更激烈的表情。

然而，貝萊最關心的還是朱里斯・恩德比局長的反應。但由於三維接收器的效能並不完美，恩德比的臉孔總是出現輕微閃動，分辨率也不夠理想，雪上加霜的是這位局長又戴著眼鏡，使得貝萊幾乎看不清他的眼神。

貝萊心想：千萬別崩潰，朱里斯，我需要你。

其實，他並不擔心法斯陀夫會由於一時沖動而倉促採取行動，因為他曾經讀過一段記載：太空族沒有任何宗教信仰，而是以冷冰冰的、提升到哲學層次的「唯智主義」取而代之。他相信這個說法，並將賭注押在上面——他們凡事一定會慢慢來，而且一定會以理性為基礎。

假使這裏只有他一個地球人，那麼在說完剛才那番話之後，他確定自己絕不可能再回到大城，因為冷酷的理性不會允許。對太空族而言，他們的計劃要比一個大城居民的性命更重要許多倍。他們會找個藉口搪塞朱里斯・恩德比；或許他們會將自己的屍體交給這位局長，然後搖搖頭，聲稱這是地球人的陰謀再度得逞。局長會相信他們，他就是這種人。若說他恨太空族，那也是由懼生恨。總之，他不敢不相信他們。

這就是為什麼局長必須成為真正的目擊證人，而且必須安然置身於太空族的精密算計之外。

這時，尚未完全回過神來的局長喫力地說：「利亞，你大錯特錯了，我見過薩頓博士的屍體。」

「你見到的只是一團燒焦的東西，是他們告訴你那是薩頓博士的屍體。」貝萊大膽反駁，與此同時，他沒好氣地想到局長那副摔壞的眼鏡，對太空族而言，那可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不，不，利亞。我和薩頓博士很熟，而他的頭部依然完好，所以死者的確是他。」局長不安地摸了摸眼鏡，彷彿他自己也想到了那回事，趕緊又補充：「我看得很仔細，非常仔細。」

「那麼這位呢，局長？」貝萊再度指著機・丹尼爾，「難道他不像薩頓博士嗎？」

「像歸像，但是一尊雕像也會像。」

「面無表情這件事是可以假裝的，局長。假設你所看到的屍體其實是個機器人，你說看得很仔細，可是究竟有多仔細？你能否分辨，傷口到底是被手銃轟成焦黑的有機組織，還是在熔解過的金屬上覆蓋著一層碳化物質？」

局長帶著厭煩的表情說：「你越說越荒唐了。」

貝萊轉向那位太空族。「你們是否願意挖出屍體來開棺驗屍，法斯陀夫博士？」

法斯陀夫博士微微一笑。「原則上我不反對，貝萊先生，可是隻怕辦不到。我們從不埋葬死者，太空族的葬禮一律使用火化，沒有任何例外。」

「可真方便哪。」貝萊說。

「請告訴我，貝萊先生，」法斯陀夫博士說，「你到底是用什麼方法，纔得到這個離奇至極的結論？」

貝萊心想：他還不肯放棄，他會想盡辦法抵賴到底。

他一口氣說：「這並不困難。想要模仿機器人，除了呆滯的表情和硬邦邦的說話方式，還要照顧其他許多細節。你們這些來自外圍世界的人，問題在於早就和機器人相處慣了，你們幾乎將他們視為人類，於是你們對於兩者的差異逐漸視而不見。在地球上則不然，我們非常清楚機器人是什麼東西。

「首先我要指出，機・丹尼爾這個『機器人』實在太像人類了。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名太空族，後來我花了很大的力氣，才調整自己的心態，相信他是機器人。當然啦，這是因為他根本就是太空族，而並非機器人。」

機・丹尼爾插嘴道：「我告訴過你，以利亞夥伴，我的設計就是要讓我能融入人類社會一段時間，酷似人類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他侃侃而談，並未因為自己正是這場爭論的焦點而有絲毫不自然。

「甚至不厭其煩地仿造人體所有的外觀，」貝萊追問，「雖然有些部位在一般情況下總是藏在衣服裏面？甚至連機器人根本不會用到的器官，也仿造得惟妙惟肖？」

恩德比突然說：「你是怎麼發現的？」

貝萊有些臉紅。「我在……在衛生間，忍不住多看兩眼。」

恩德比一副驚訝不已的表情。

法斯陀夫說：「想必你也了解，若要真正實用，相似度就必須百分之百。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半吊子的仿造只能得零分。」

貝萊忽然改口問：「我可以抽煙嗎？」

雖說一天抽三鬥煙簡直是窮奢極侈，但此時此刻他正身冒奇險，亟需煙葉來幫助自己放鬆。畢竟，他正在和太空族脣槍舌戰，要設法逼他們將謊言吞回肚子裏。

法斯陀夫說：「抱歉，我希望你別抽。」

貝萊清楚地感到這個「希望」具有命令的力量，但由於原本的預期太過樂觀，他早就將煙鬥抓在手上，這時只好再放回口袋。

這當然是自討沒趣，他在心中自我檢討。恩德比沒有事先警告我，是因為他自己不抽煙，但這也太明顯了，誰都可想而知。在那些衛生至上的外圍世界，他們自己不抽煙、不喝酒，杜絕了人類所有的不良嗜好，怪不得在那個該死的——丹尼爾稱它什麼？碳／鐵社會？他們無條件接受機器人；怪不得丹尼爾能將機器人扮演得惟妙惟肖，因為骨子裏他們全是機器人。

他說：「百分之百相似這一點，只是眾多疑點之一。昨天，當我將他帶回家的時候，」貝萊無法決定該稱他機・丹尼爾還是薩頓博士，只好用手一指，「我家附近險些發生一場暴動。是他平息了那場風波，而他所用的方法，竟然是拿手銃指著滋事的羣眾。」

「老天，」恩德比中氣十足地喊道，「報告上說是你……」

「我知道，局長，」貝萊說，「那份報告的內容是我提供的，我不希望正式記錄上寫著有一個機器人曾經威脅要轟死人類。」

「不行，不行，當然不能寫。」恩德比顯然嚇壞了，他身體向前傾，查看一個位於三維接收器之外的東西。

貝萊猜得到，局長是在檢查電力計，以確定發射機沒有遭到竊聽。

「這也是你的論證之一？」法斯陀夫問。

「那還用說，機器人學第一法則要求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

「可是機・丹尼爾並未造成任何傷害。」

「沒錯。事後他甚至表明，在任何情況下，他都絕對不會開火。話說回來，我從未聽過有哪個機器人能違背第一法則的精神到了威脅人命的程度，即使他並未真正打算這麼做。」

「我懂了。你是機器人學專家嗎，貝萊先生？」

「不是，但我上過普通機器人學和正子線路分析的課程，博士，所以我也不能算門外漢。」

「很好。」法斯陀夫表示贊同，「但你該知道，我是真正的機器人學專家，而我可以向你保證，機器人心智的一大特點，在於完全從字面意義來詮釋萬事萬物；對它而言，第一法則就是那幾個字，背後並沒有什麼『精神』。你們地球人所使用的那種簡單機型，它們的第一法則或許被加上好些額外的安全機制，所以沒錯，它們很可能無法威脅人類。可是，像機・丹尼爾這樣的先進機型則另當別論。根據我對當時情況的猜測，為了阻止那場暴動，丹尼爾確有必要那麼做。他的目的是要防止人類受到傷害，所以他是在服從而並非違反第一法則。」

貝萊內心七上八下，但盡力維持表面的鎮定。戰況越來越白熱化，但即使對方另闢戰場，他也絕不要輸給這個太空族。

他說：「我提出的各項疑點，你或許能逐一反駁，但如果把它們加起來，我看你就沒輒了。昨天晚上，當我們在討論所謂的謀殺案時，這位自稱機器人的仁兄曾說，他之所以能扮演偵探，是因為他的正子線路加裝了一種新的驅力，那就是，聽好了，正義的驅力。」

「我可以替這件事背書。」法斯陀夫說，「那是三天前，在我親自監督下完成的。」

「正義的驅力？正義，法斯陀夫博士，是個抽象的概念，只有人類懂得這兩個字。」

「如果你將『正義』定義成一個抽象概念，如果你說正義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者就是堅持公正和公義等等，那麼我也同意你的論點，貝萊先生。以我們目前的知識水平，的確無法在正子腦中模擬出人類對抽象概念的理解。」

「所以說，你也承認這一點——以機器人學專家的身份？」

「當然承認。但問題是，機・丹尼爾所說的『正義』到底作何解釋？」

「根據我們的談話內容判斷，他對這兩個字的解釋，和你我或任何人類的解釋如出一轍，那絕非機器人所能做的解釋。」

「你何不直接問他，貝萊先生，要他自己下個定義。」

貝萊覺得信心有點動搖了，他轉身面對機・丹尼爾。「你怎麼說？」

「什麼事，以利亞？」

「你對正義的定義是什麼？」

「所謂的正義，以利亞，就是讓所有的法律都發揮應有的效力。」

法斯陀夫點了點頭。「對一個機器人而言，貝萊先生，這是個很好的定義。所以說，在機・丹尼爾腦中有個內建的渴望，讓他想要見到所有的法律都發揮效力。對他而言，正義是非常具體的東西，因為正義建立在有效的執法之上，而有效的執法又建立在明確的法律條文之上，這其中沒有任何一環是抽象的。對人類而言，或許可以根據抽象的道德標準，看出某些法律是惡法，將導致不公正的結果，可是你怎麼說呢，機・丹尼爾？」

「不公正的法律，」機・丹尼爾心平氣和地說，「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名詞。」

「對機器人而言正是如此，貝萊先生。所以你明白了吧，你心目中的正義和機・丹尼爾所謂的正義絕不能混為一談。」

貝萊猛然轉向機・丹尼爾，冷不防地說：「昨天夜裏，你曾經離開公寓。」

機・丹尼爾答道：「是的，如果我的行動打擾到你們的睡眠，我向你道歉。」

「你去了哪裏？」

「去男用衛生間。」

一時之間，貝萊啞口無言。這個答案是他早已認定的事實，但他並未指望機・丹尼爾會主動承認。他覺得自信又悄悄溜走一點，但他仍舊堅守陣地。局長正在觀看這場論戰，他的目光在雙方身上來來往往。貝萊提醒自己，無論對方使出什麼詭辯，都絕對不能退縮，一定要堅持住自己的論點。

他說：「我們抵達社區之後，他堅持要和我一起進衛生間，但他的藉口相當拙劣。而正如他剛剛承認的，他在半夜又離開我家，去了衛生間一趟。如果他是人類，我會說這麼做合情合理，道理太明顯了。然而，身為機器人，這種舉動就毫無意義，因此唯一的結論就是——他是人類。」

法斯陀夫點了點頭，可是似乎毫無認輸的跡象。他說：「實在太有趣了，讓我們來問問丹尼爾，昨夜他為何要去衛生間。」

恩德比局長傾身向前。「拜託，法斯陀夫博士，」他咕噥道，「這種問題可不……」

「你不必擔心，局長，」法斯陀夫彎起薄薄的嘴脣，做出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確信丹尼爾的答案不會刺激到你或貝萊先生的敏感神經，還不趕緊告訴我們，丹尼爾？」

機・丹尼爾說：「昨天晚上，以利亞的妻子潔西在離開公寓時，對我還相當客氣，顯然她還毫無理由懷疑我並非人類。但回來的時候，她已經知道我是機器人了。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明顯的結論：她是在公寓外面獲悉這個祕密的。由此可知，昨晚我和以利亞的談話遭到了竊聽，否則我的祕密身份不會變得人盡皆知。

「以利亞告訴我，公寓的隔音效果極佳，但我們還是低聲交談，因此普通的竊聽裝置是無法得逞的。話說回來，很多人都知道以利亞是警察，如果大城中有個組織嚴密的陰謀集團，本事大到足以刺殺薩頓博士，他們想必也獲悉了受命調查這件案子的就是以利亞。因此不能排除——甚至很有可能——他的公寓遭到間諜波束竊聽。

「等到以利亞和潔西就寢後，我盡全力搜索那間公寓，偏偏找不到任何發射器，這就代表情況更復雜了。即使沒有發射器，『聚焦雙波束』也能進行竊聽，可是這就需要更精密的設備。

「仔細分析這個情況，便能導致以下結論：大城居民只有在一個地方，可以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不會受到任何干擾或質疑，那個地方就是衛生間。那裏的絕對隱私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習俗，你在裏面甚至可以設定雙波束，其他男士連看也不會看一眼。以利亞的公寓相當接近衛生間，所以距離因素並不重要，只要手提型即可發揮功能。我半夜去衛生間，就是要調查這個可能性。」

「你找到了什麼？」貝萊立刻追問。

「什麼也沒找到，以利亞，沒有任何雙波束的跡象。」

法斯陀夫博士說：「好啦，貝萊先生，在你聽來這個答案還算合理嗎？」

但此時貝萊已恢復了自信，他答道：「乍聽之下或許還算合理，不過距離完美無缺還差得遠。我太太曾私下告訴我她是何時何地聽到這個消息的，而他並不知道這件事。聽著，她是在離家不久之後，便猜想到他是機器人，但當時風聲早已流傳了好幾個鐘頭。所以說，他是機器人這項事實，不可能是從我們當晚的談話中泄漏出去的。」

「雖然如此，」法斯陀夫博士說，「我想，他昨晚去衛生間這回事還是有了合理的解釋。」

「可是卻帶出另一個無解的問題，」貝萊激動地反駁，「這個祕密究竟是何時、何地以及如何泄漏的？大城中出現一個太空族機器人的消息，到底是如何傳開的？據我所知，我們這頭只有兩個人知道這個計劃，那就是恩德比局長和我自己，而我們並未告訴任何人。局長，局裏還有第三個人知道嗎？」

「沒有，」恩德比急忙澄清，「就連市長也矇在鼓裏。除了你我，就只有法斯陀夫博士知情了。」

「還有他。」貝萊又伸手一指。

「我？」機・丹尼爾問。

「我說錯了嗎？」

「我一直和你在一起啊，以利亞。」

「並非如此。」貝萊厲聲喊道，「在我們進家門之前，我在衛生間至少待了半小時，這段時間，我們完全不知道對方在做什麼。你就是利用這個時機，和你們在大城中的組織取得了聯絡。」

「什麼組織？」法斯陀夫問。

「什麼組織？」恩德比局長幾乎同時冒出相同的四個字。

貝萊站了起來，轉身面對三維接收器。「局長，下面這番話我希望你仔細聽好，然後告訴我能否從中拼出什麼來。首先，太空城發生了一樁謀殺案，而且無巧不巧，剛好發生在你正要去赴約會見死者的時候。你看到了一具所謂的屍體，可是那具屍體很快就被處理掉，以致無法再作更詳細的檢查。

「太空族堅稱兇手是地球人，不過他們之所以敢這麼指控，唯一的依據只是假設兇手在夜間獨自從大城經過鄉間來到太空城。這種可能性有多小，你老兄再清楚不過。

「他們的下一步，則是指派一個所謂的機器人來到大城；其實應該說，是他們堅持要派他來的。這個機器人抵達後，第一件事便是用手銃威脅一羣人類，第二件事則是放出風聲，讓大家都知道大城中出現一個太空族機器人。事實上，這個風聲的內容非常明確，所以潔西告訴我，據說那機器人正在和警方合作。這就代表要不了多久，大家便會想到亂用手銃的正是這個機器人。而此時此刻，或許已經謠言滿天飛，就連酵母農業區和長島的水耕廠，也無人不知有個殺手機器人正在四處遊走。」

「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恩德比呻吟著。

「不，並非不可能，而且這正是真實的情況。局長，難道你看不出來嗎？沒錯，大城中的確有個陰謀集團，但它是由太空城所遙控的。太空族希望發生謀殺案，他們希望引起暴動，他們希望太空城遭到攻擊。事情鬧得越大，藉口也就越好——然後太空族的星艦就會降臨，佔領地球上每一座大城。」

法斯陀夫和和氣氣地說：「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們就能拿關卡暴動當藉口。」

「那時你們還沒準備好，現在萬事俱備了。」貝萊感到心臟在胸腔內狂跳。

「根據你的指控，這是個相當復雜的計劃，貝萊先生。如果我們想要佔領地球，大可用簡單許多的方式。」

「也許不行，法斯陀夫博士。這個所謂的機器人告訴過我，在你們那些外圍世界上，大家對地球的看法絕對談不上統一，我相信至少在這點上，他說的全是真話。也許直接佔領地球並不能為母星同胞所接受，也許確有必要製造一個事端當藉口，而且是個駭人聽聞的重大事端。」

「例如一樁謀殺案，啊？是不是？而且必須是假的，這點你該接受吧？我希望你不會想要暗示，我們為了製造事端，真的殺掉一名同胞。」

「你們製造了一個酷似薩頓博士的機器人，把它轟掉後，再將殘骸出示於恩德比局長。」

「既然，」法斯陀夫博士說，「我們在一場假謀殺中，利用機・丹尼爾扮演薩頓博士，就必須在其後的假調查中，讓薩頓博士扮演機・丹尼爾。」

「正是這樣，我當著目擊證人的面揭穿你的陰謀。請注意，這位證人的真身並不在這裏，所以你無法令他瞬間蒸發，而他又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能取信於大城政府和華盛頓當局。我們已經知道你們的圖謀，我們將會有所準備，如果有必要，我們的政府會直接訴諸你們的同胞，毫無保留地揭露這一切，我就不信太空族能容忍這種星際暴行。」

法斯陀夫搖了搖頭。「拜託，貝萊先生，你越說越不合理了。真是的，你簡直就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可否暫且假設，僅僅假設而已，機・丹尼爾的確是機・丹尼爾，是個真正的機器人，在這個前提下，恩德比局長見到的屍體豈不真的是薩頓博士了？除非你認為屍體是另一個機器人，但這點幾乎說不通。恩德比局長曾經目睹機・丹尼爾的製造過程，他可以證明這個機型是獨一無二的。」

「如果扯到這個問題，」貝萊以頑強的口吻說，「局長並不是機器人學專家，你們有可能瞞著他造了十來個這樣的機器人。」

「請別扯遠了，貝萊先生。萬一機・丹尼爾真的就是機・丹尼爾，你又怎麼說？這麼一來，你的整個推理架構豈不就垮臺了？或是你還有其他的根據，能繼續支持你堅信這個既胡鬧又胡扯的星際陰謀？」

「他根本不是機器人！我咬定他是人。」

「你並未真正探究過這個問題，貝萊先生。」法斯陀夫說，「要分辨機器人和人類的差別，即使是非常像人的機器人，也不必根據他的一言一行來推理，那樣反倒不可靠。比方說，你有沒有試過用針戳戳機・丹尼爾？」

「什麼？」貝萊驚訝得嘴巴都合不攏。

「這是很簡單的實驗，其他的實驗或許就沒那麼簡單了。例如他的皮膚和毛發看來都不假，但你有沒有試著將它們放大來觀察？此外他似乎也會呼吸，尤其當他利用空氣來說話的時候，但你有沒有注意到他的呼吸並不規律，有時幾分鐘根本沒吸一口氣。你甚至可以收集些他呼出的空氣，測量其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還有，你還可以試著替他抽血，試著偵測他腕部的脈搏或胸部的心跳。你懂我的意思了嗎，貝萊先生？」

「這只是一堆廢話，」貝萊有點不安了，「我可不會給你唬到。我大可試著這麼做，可是你想想，這個所謂的機器人會讓我拿皮下注射器、聽診器或顯微鏡來研究他嗎？」

「有道理，我懂你的意思。」法斯陀夫說完，望了機・丹尼爾一眼，並做了一個小手勢。

機・丹尼爾用左手碰了碰右手的袖口，整條袖子的反磁接縫便從頭裂到尾，令他的手臂整個露在外面。那是一條光滑、結實而且毫無異狀的人類手臂，上面的古銅色汗毛無論在數量上或分佈上都如假包換。

貝萊問：「怎麼樣？」

機・丹尼爾伸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了右手中指的指尖，至於接下來有些什麼細部動作，貝萊就看不清楚了。

不過，正如剛才反磁接縫的力場消失後，整條衣袖裂成兩半，這時同樣的事也發生在那條手臂上。

在一層薄薄的、類似肌膚的物質之下，竟然呈現一片灰藍色，仔細一看，裏面是不銹鋼所製成的骨胳、韌帶和關節。

「你想不想靠近一點，看看丹尼爾是如何運作的，貝萊先生？」法斯陀夫博士客客氣氣地問。

貝萊幾乎沒聽見這句話，因為他的耳朵正在嗡嗡作響，而且局長還突然發出高亢且歇斯底里的大笑。

## 第九章太空族

幾分鐘過去了，嗡嗡聲越來越響亮，逐漸蓋過遠方的笑聲。穹頂屋以及其中的一切似乎都在搖晃，就連貝萊的時間感也不例外。

最後，他終於發現自己仍坐在原來的位置，但明顯感到一段時間已經消失。局長不見了，三維接收器變回不透明的乳白六面體；機・丹尼爾坐在他旁邊，正捏著他上臂的一小塊皮膚。在那塊皮膚下面，貝萊看見一個「埋針」的細小暗影，它在自己的注視下逐漸消失，滲透進細胞間液，然後開始擴散至鄰近的細胞和血液，最後抵達他全身每一個細胞。

他總算回到現實之中。

「你覺得好些了嗎，以利亞夥伴？」機・丹尼爾問。

貝萊的確好多了，他試著將自己的手臂抽回來，機器人則完全配合。然後，他一面拉下衣袖，一面四下望了望。法斯陀夫博士仍面帶微笑坐在原處，那抹笑容替他的平庸相貌加分不少。

貝萊問：「我昏過去了嗎？」

法斯陀夫博士答道：「可以這麼講，想必你受到了相當大的震撼。」

貝萊清清楚楚地想起剛才發生的一切。他迅速抓起機・丹尼爾的一隻手臂，盡量將袖子向上拉，以便露出手腕的部分。一摸之下，他發現這個機器人的肌膚雖然柔軟，其下卻有比骨胳更硬的東西。

機・丹尼爾任由自己的手臂抓在這位便衣刑警手中。貝萊開始審視這隻手臂，並且沿著中線一路捏上去，心想，到底有沒有一條看不見的接縫呢？

照常理來說，當然應該有。這個機器人故意造得酷似人類，全身包覆著人工皮膚，因此不可能用普通的方式進行修理；他的胸板不可能靠鉚釘來拆卸，頭顱也不可能借著鉸鏈來開闔。所以，這個機械軀體的各個部分，必定是沿著微磁場的一條力線組裝在一起的。只要找對位置輕輕一碰，就能令手臂、頭顱甚至整個身體裂成兩半，而輕觸另一處則能使它還原。

貝萊抬起頭，帶著極度的羞愧含糊問道：「局長呢？」

「他臨時有急事。」法斯陀夫博士說，「所以我勸他先退席，並向他保證我們會好好照顧你。」

「你的確將我照顧得相當好，謝謝你。」貝萊繃著臉說，「我想，我們的會已經開完了。」

他硬生生撐起疲累的身體，轉眼間，突然覺得自己老了好多歲，老得再也無法東山再起了。此時此刻，他不需要什麼神機妙算，就能輕易預見自己的未來——

局長的反應，一定是恐懼和憤怒參半。他會臉色蒼白地面對著貝萊，而且每隔十五秒便摘下眼鏡擦拭一次。然後，他會輕聲細語地（朱里斯・恩德比這個人幾乎從不咆哮）仔細解釋太空族如何被氣得半死。

「和太空族講話不能用你那種方式，利亞，他們是不會接受的。」貝萊能在心中將恩德比的聲音聽得非常清楚，連最細微的抑揚頓挫也不會遺漏，「我要先警告你，很難說你造成了多大的傷害。你給我聽好了，我明白你的想法，也明白你打算怎麼做。如果他們是地球人，情況就完全不同，我會答應你，讓你碰碰運氣，冒冒險，揪出他們的狐貍尾巴。可是，太空族啊！你應該先告訴我一聲，利亞，你應該先跟我商量一下。我了解他們，我徹徹底底了解他們。」

而貝萊又能如何回答呢？一、正巧恩德比就是絕對不能事先知情的那個人。二、這個計劃冒著極大的風險，而恩德比生性卻極其小心謹慎。三、恩德比自己曾特別指出，不論貝萊是徹底失敗，或是取得錯誤的成功，都會導致極度的兇險。四、唯一能夠避免他們遭到解僱的一條路，就是證明錯在太空族自己……

恩德比又會這麼說：「我們必須針對此事提出一份報告，利亞，然後各式各樣的反應便會陸續出現。我了解太空族，他們會要求換人辦這個案子，而我們必須照辦。你該了解我的難處，利亞，對不對？我會設法從輕發落你，這點你大可放心；在能力範圍內，我會盡力保護你，利亞。」

貝萊知道這番話句句屬實，局長的確會設法保護他，但唯有在能力範圍內，而不會，比如說，在火冒三丈的市長頭上再添一把火。

他心中也能聽到市長會怎麼說：「他媽的，恩德比，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事先不跟我商量？這座大城是誰在當家做主？為什麼一個未經核準的機器人能夠入城？而這個貝萊又到底在搞什麼鬼……」

如果貝萊和局長兩人在警界的前途只能顧全一個，貝萊還能有什麼指望呢？他甚至找不到正當理由怪罪恩德比。

最好的結果是降級處分，而這就夠慘了。這麼說吧，即使遭到了解僱，只要仍舊生活在當今的大城，便能確保一定活得下去，可是活得下去是什麼意思，他自己再清楚不過。

唯有依靠身份地位，才能掙得一些額外的權利：座位比較舒適、牛排比較精美、排隊等候的時間較短等等。

對一個豁達的人而言，似乎不值得打破頭去爭取這些小小的特權。然而，不論一個人多麼豁達，一旦擁有這些特權，絕對不會隨便放棄，這就是問題所在。

比方說，如果過去三十年間，跑衛生間已經成為生活中再自然不過的一件事，一旦公寓裏的臉盆獲準啟動，又能增加多少便利呢？即使想將它當作「地位」的表徵，恐怕也派不上什麼用場，因為炫耀「地位」是社會所不恥的行為。可是萬一臉盆又遭到禁用，勤跑衛生間會是多麼羞辱和令人難以忍受的一件事！在臥室刮鬍子將會是多麼難忘的甜蜜回憶！而這種失落感又是個什麼滋味！

如今，政論作家每當回顧中古時代，會一窩蜂地以高高在上的態度否定當時的「金權主義」，亦即以金錢作為經濟的基礎。他們認為那時的生存競爭非常慘烈，由於「搶錢搶破頭」的壓力始終存在，因而無法維系一個真正復雜的社會。（學者對於「錢」的本質各有各的解釋，但對於這句話的意義則並無歧見。）

相較之下，當今「公民精神」的效率和開明則受到高度的贊譽。

或許吧。然而，傳奇性或感性的歷史小說卻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懷古人士則認為正是「金權主義」孕育了個人主義和進取心。

對於這個問題，貝萊原本不願選邊站。可是現在，他不得不捫心自問，一個努力搶錢的古人，和一個努力保有周日雞腿的大城居民（在此所謂的雞腿，是指家禽身上長出的真正肉類），兩相比較之下，到底誰比較辛苦呢？萬一失敗了，誰又會比較難過呢？

貝萊心想：我倒無所謂，可是還有潔西和班呢。

這時，法斯陀夫博士的聲音打斷了他的思緒。「貝萊先生，你聽見我說話嗎？」

貝萊眨了眨眼睛。「啊？」他已經像呆子那樣站在那兒多久了？

「你何不坐下來呢，警官？既然你心中的結已經解開，或許你有興趣看看我們拍攝的影片，包括犯罪現場以及後續處理的經過。」

「不了，謝謝你，我在大城還有其他公事。」

「薩頓博士的案子該是第一優先吧。」

「對我而言不是，我想這個案子已經不是我的了。」說到這裏，他突然萬分激動，「他媽的，既然你能證明機・丹尼爾是機器人，為何不立刻澄清呢？你為什麼要導演一出這樣的鬧劇？」

「我親愛的貝萊先生，因為我對你的推論非常感興趣。至於這個案子還是不是你的，我看很難說。在局長離開之前，我特別要求他把你留住，我相信他會合作的。」

貝萊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坐下。「為什麼？」他猛然冒出一句。

法斯陀夫博士雙腿交疊，嘆了一口氣。「貝萊先生，我遇見過的大城居民，一般來說分為兩類，那就是暴民和政客。你們的局長對我們很有幫助，但他是個政客，他只會說我們想聽的話，而且常常操弄我們，我想你了解我的意思。而你不同，你一來到這裏，就大膽地指控我們犯了滔天大罪，而且努力設法證明你的論點。我很喜歡這種事，而且我認為這是很有希望的發展。」

「多麼有希望？」貝萊語帶諷刺地問。

「足夠有希望了，因為我可以和你這個人直來直往。昨天晚上，貝萊先生，機・丹尼爾曾用屏蔽次乙太波向我報告，當時我就對你的背景非常感興趣，比方說，你家裏的那些藏書相當耐人尋味。」

「那些書怎麼樣？」

「有許多都是歷史和考古方面的書籍，看來你對人類社會這個主題感興趣，對它的演化也略有了解。」

「即使是警務人員，下班後也有讀書的自由。」

「沒錯。我很高興你把休閑時間花在這上面，這對於我想進行的溝通很有幫助。首先，我打算解釋，至少試著解釋，外圍世界的同胞為何好像抱持著排外主義。我們住在太空城內，我們從不進入大城，我們只有在非常嚴苛的條件下，才和你們大城居民作有限度的來往。雖然我們呼吸露天的空氣，但總是透過了過濾裝置。此時我坐在這裏，鼻孔塞著濾器，雙手戴著手套，而且下定決心和你保持距離，你以為這都是為什麼？」

貝萊說：「沒必要讓我猜吧。」他心中響起一個聲音：讓他自己講。

「如果你的猜測和某些同胞一樣，那麼你會說，這是因為我們鄙視地球人，不願和他們沾上邊，以免喪失高高在上的地位。事實並非這樣，而真正的答案實在相當明顯：你所經歷的健康檢查以及清潔程序，沒有一項是儀式，全部確有必要。」

「預防疾病嗎？」

「對，正是這個原因，我親愛的貝萊先生。話說當年，那些開拓外圍世界的地球人，來到一個完全沒有地球細菌和病毒的新世界。當然，他們自己帶去一些，可是他們也帶去了最先進的醫療和微生物科技。他們只需要對付那一小羣微生物，而且中間宿主並不存在，例如沒有蚊子傳播瘧疾，沒有蝸牛傳播血吸蟲病。於是病原被一掃而空，只留下共生細菌繼續繁衍。漸漸地，外圍世界都變成了零疾病的環境，如此日久天長，外圍世界便越來越不能承受疾病的侵襲，對地球移民的限制也自然就越來越嚴格。」

「你自己從未生過病嗎，法斯陀夫博士？」

「從未生過有病原體的疾病，貝萊先生。當然，我們仍會罹患退化性疾病，例如動脈硬化。可是我從來沒有得過你們所謂的感冒，萬一染上了，我可能會病死，因為我對它毫無抵抗力。這就是我們太空城同胞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來到這裏，其實是冒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地球上充滿各種疾病，而我們毫無防範，我是指天然的防範。你自己身上幾乎帶著所有已知的細菌，但你渾然不覺，因為借著體內從小到大培養出的各種抗體，你在大多數的時候都能將那些細菌控制得很好，而我自己則欠缺那些抗體。你奇怪我為何不靠近你一點嗎？相信我，貝萊先生，我之所以表現得那麼不禮貌，純粹只是為了自保。」

貝萊說：「如果真是這樣，為何不讓地球人知曉事實的真相呢？我的意思是，並非你們覺得我們惡心，而是為了防範一種真實的、具體的危險。」

這位太空族搖了搖頭。「我們是少數，貝萊先生，何況還是不受歡迎的外人。為了我們自己的安全，我們不得不利用相當脆弱的威望，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我們不能承認是我們不敢接近地球人，因為我們丟不起這個臉。除非有一天，地球人和太空族彼此更加了解。」

「以現在的條件，不可能出現那種情況。我們……他們之所以討厭你們，正是由於你們裝出來的那種優越感。」

「這是兩難的困局，別以為我們自己不知道。」

「局長知道嗎？」

「對他，我們從未像對你這樣明白解釋過。然而，他或許猜得到，他是個相當聰明的人。」

「假如他猜到了，應該會告訴我。」貝萊若有所思地說。

法斯陀夫博士揚了揚眉。「果真如此的話，你就不會考慮機・丹尼爾是真人的可能性了，對不對？」

貝萊微微聳了聳肩，想要敷衍過去。

但法斯陀夫博士繼續說：「你該知道，事實理當如此。即使不考慮心理上的障礙，我是指噪音和羣眾帶給我們的可怕壓力，一名太空族進入大城仍然等於被判了死刑。這正是薩頓博士推動人形機器人計劃的原因，他們是太空族的替代品，專門設計來替我們進入大城……」

「對，機・丹尼爾對我解釋過這件事。」

「你不贊同嗎？」

「聽著，」貝萊說，「既然我們彼此開誠布公，就讓我直截了當問你一個問題。你們太空族來到地球到底是為了什麼？你們為何要來干涉我們的生活？」

法斯陀夫博士帶著明顯的驚訝說：「你對地球上的生活滿意嗎？」

「還過得去。」

「好，可是這樣還能維持多久呢？你們的人口持續增長，於是你們只有越來越賣命，才能提供足夠的熱量給每一個人。地球已經走到死衚衕了，老兄。」

「我們還過得去。」貝萊頑固地重復這句話。

「勉勉強強罷了。像紐約這樣的一座大城，光是讓清水進、廢水出，就必須不遺餘力了。核能發電廠需要鈾來推動，而且需求量穩定增加，但就算跑遍太陽系，鈾元素也是越來越難取得。此外，大城居民想要活下去，各種原料一刻也不可或缺：酵母農場需要木漿，水耕廠需要礦物質，而空氣則必須不停地循環。這是一種在各方面都非常脆弱的平衡，而且一年比一年更脆弱。萬一如此巨量的輸入輸出突然中斷，哪怕只有一小時，請問紐約會變成什麼樣子？」

「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

「但不能保證將來不會發生。在原始時代，人口集中區基本上都是自給自足的，附近的農作物就能養活所有的人。除了直接的天災，例如洪水、瘟疫或歉收，沒有其他事物會對居民造成傷害。隨著這些集中區逐漸成長，以及科技逐漸進步，發生天災的集中區亦可藉由其他集中區伸出援手而渡過難關，代價則是互賴的地域範圍日漸擴大。在中古時代，即使是最大的露天城市，也至少存有一週份的糧食和各種緊急用品。當紐約剛變成大城的時候，可以自行撐一整天，現在卻連一小時也不行。一場天災，如果一萬年前僅僅造成生活不便，一千年前只能算事態嚴重，一百年前頂多是緊急狀況，如今則一定會帶來毀滅。」

貝萊有點坐不住了，頻頻更換姿勢。「這些說法我早就通通聽過。懷古人士希望廢掉所有的大城，希望我們回歸大地，重拾自然農業。嗯，我看他們都瘋了，我們不能這麼做。現在人口實在太多了，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只能勇往直前。當然啦，如果移民外圍世界沒有那麼嚴格的限制……」

「你也知道為何必須嚴加限制。」

「那還有什麼解決之道呢？你根本是在緣木求魚嘛。」

「移民到新的世界怎麼樣？銀河系有上千億顆恆星，根據估計，適合人類居住或是能改造成可住人的行星，至少也有一億顆。」

「這太荒謬了。」

「為什麼？」法斯陀夫博士激動地問，「這個建議為什麼荒謬？地球人曾經開拓過其他行星，在五十個外圍世界裏，有超過三十個是由地球人直接開拓的，我們的母星奧羅拉也包括在內。難道地球人再也做不到了？」

「這……」

「答不出來了嗎？讓我來說說看，如果真的再也沒有可能，那是因為地球上發展出了大城文明。大城出現之後，地球人的分工越來越專、越來越細，以致幾十億人全部粘在一起，不可能分出一部分到另一個新世界另起爐竈。另起爐竈這件事，過去的地球人曾經做過三十次；如今的地球人卻個個嬌生慣養，只能躲在溫暖的鋼穴裏，事實上是遭到永久禁錮。你，貝萊先生，甚至不相信大城居民能夠跨越鄉間來到太空城，所以對你而言，跨越星空前往一個新世界就是不可能的平方了。所謂的公民精神正在毀滅地球，警官先生。」

貝萊氣呼呼地說：「即便如此又怎麼樣？這和你們太空族又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的問題，我們自己會解決。如果解決不了，也是我們自己下地獄。」

「你們寧願一步步走下地獄，也不想換條路上天堂，啊？我了解你目前的感受，聽一個陌生人對你說教絕非愉快的事。但我倒是希望你的同胞也能對我們說說教，因為我們也面臨著一個相當類似的問題。」

貝萊冷冷一笑。「人口過剩？」

「我是說類似，而不是相同，我們的問題是人口過少。你看我有多大年紀？」

這位地球人考慮了一下，然後故意高估些。「我看你有六十歲。」

「你應該再加一百歲。」

「什麼！」

「準確地說，我快要滿一百六十三歲了。我是以地球標準年計算的，並沒有玩什麼數字遊戲。如果我運氣不錯，如果我好好照顧自己，最重要的是，如果沒有染上地球的疾病，我很有可能再活一百六十三年。在奧羅拉，已有不少超過三百五十歲的人瑞，而我們的平均壽命還在不斷提高。」

貝萊望向機・丹尼爾（他一直在默默聆聽這段對話），彷彿希望確認這件事。

然後他說：「這怎麼可能呢？」

「一個人口過少的社會，當然需要致力研究老人病學，並盡量了解老化的過程。在你們那樣的社會裏，延長平均壽命會導致災難，因為你們無法承受人口增加的後果。而在奧羅拉，即使人人活到三百歲也不成問題。所以說，我們的長壽當然要比你們的長壽珍貴兩三倍。

「假如你現在死了，或許會損失四十年的壽命，還可能更少。但如果換成我，我將損失一百五十年的壽命，還可能更多。於是，在一個像我們那樣的文明裏，每個生命都極為重要。我們的出生率一向很低，人口增長則受到嚴格的控制。我們將機器人對人類的比例維持在一個定值，它能讓每個人都過著最舒適的生活。而理所當然，當孩童處於發育期、尚未長大成人的時候，我們就會仔細篩檢出那些有生理和心理缺陷的。」

貝萊插嘴道：「你的意思是，你們會殺掉那些……」

「殺掉那些不合格的。我向你保證，過程完全沒有痛苦。乍聽之下，你一定無法接受我們的做法，但你們地球人漫無節制地生育，同樣令我們無法接受。」

「我們還是有節制的，法斯陀夫博士，每個家庭的子女人數都有限制。」

法斯陀夫博士擠出一個寬容的微笑。「子女人數雖有限制，但不一定是健康的子女。而且即使有明文規定，還是有很多人違法，使得你們的人口不斷攀升。」

「誰又能決定哪些孩子應該活下去？」

「這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能夠回答的，改天我們再好好討論吧。」

「好，那麼你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聽你這麼說，你對你們的社會好像很滿意。」

「它很穩定，但問題就出在這裏，它太穩定了。」

貝萊說：「在你眼中簡直沒一個好的，我們的文明來到了混沌的邊緣，而你們自己的文明又太穩定。」

「太穩定真有可能不是好事。過去兩個半世紀以來，沒有任何外圍世界開拓過新的行星，在可見的未來也不會有這方面的計劃。我們這些太空族一來壽命太長，所以不敢冒險，二來日子太舒服，所以捨不得放棄。」

「這我倒不清楚，法斯陀夫博士，你自己不就冒著染病的危險，來到了地球。」

「是的，沒錯。我們當中有些人，貝萊先生，覺得人類的未來太重要了，甚至值得我們拿倍增的壽命賭一賭。但我必須很遺憾地說，這樣的人太少太少了。」

「好吧，我們說到重點了。太空城在這方面又能提供什麼幫助？」

「我們嘗試將機器人引進地球，以便全力顛覆大城經濟結構的平衡。」

「這就是你所謂的幫助？」貝萊氣得嘴脣發抖，「你的意思是，你們故意製造出一批又一批遭到撤換和解僱的地球人？」

「請相信我，我們的出發點完全是善意的。我們正需要這麼一批遭到撤換的人，姑且借用你的說法，作為開拓外星的核心分子。正如歷史上的美洲，是由滿載罪犯的船隻所發現的。難道你看不出來，那些遭到撤換的人已被大城徹底放棄了，他們已經一無所有，唯有離開地球，才能贏得一個新世界。」

「但這是行不通的。」

「對，是行不通。」法斯陀夫博士痛心地說，「因為出了一點問題，地球人對機器人的憎恨成了絆腳石。其實，那些被視為罪魁禍首的機器人，可以在人類抵達新世界之初，幫助他們解決適應上的種種困難，使得開拓外星變得實際可行。」

「然後呢，創造更多的外圍世界？」

「不，早在公民精神席捲地球，甚至早在大城出現之前，外圍世界就已經誕生了。我心目中那批新殖民者，將兼具大城文明以及早期碳／鐵文明的背景，而新殖民地則會是一種綜合體，一種混血生物。照現在的情勢，在不久的將來，地球的社會結構就會搖搖欲墜，而在更久遠的未來，外圍世界也會慢慢衰退和衰敗，反之，那些新殖民地會是一個嶄新的健康品種，將兩種文明的精華合而為一。我們這些舊世界，包括地球在內，則可藉由和它們的互動，讓我們自己獲得新生的力量。」

「我不知道該怎麼講，一切都太難料了，法斯陀夫博士。」

「是的，這只是個夢想，但你還是放在心上吧。」說到這裏，這位太空族突然站了起來，「我和你會面的時間超過了我的預期，事實上，也超過了我們保健條例的允許。可否容我告退了？」

貝萊和機・丹尼爾離開了穹頂屋。陽光再次灑在他們身上，這次換了一個角度，色澤也黃了一點。貝萊心中隱隱然有個疑惑：不知在另一個世界，陽光會不會有些差別；或許比較不那麼刺眼，比較宜人也說不定。

另一個世界？貝萊想，那位有著一對招風耳的太空族，在不知不覺間，將許多古怪的想法塞進了自己的腦袋。當年奧羅拉上那些醫生，可曾望著幼小的法斯陀夫，考慮是否應該允許他長大？他會不會太醜了？或者應該說，他們的標準到底有沒有包括外貌在內？醜到什麼程度纔算畸形，而哪些畸形會……

當他們走進通往衛生間那道門，陽光隨即消失後，貝萊的情緒反倒更加起伏。

他義憤填膺地搖了搖頭。簡直是荒唐，竟然想強迫地球人移民，到外星建立一個新社會！根本就是一派胡言！這些太空族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他努力思索，卻百思不得其解。

隨著警車在車道內緩緩前進，貝萊重新沐浴在真實環境中。他的手銃沉甸甸地緊貼著臀部，那是一種既溫暖又令人安心的負擔，而大城的喧囂和紛擾也是同樣溫暖，同樣令人感到安心。

在大城逐漸將他們吞沒之際，他突然聞到一股輕微而且飄忽的刺鼻氣味。

貝萊半信半疑地想：大城的空氣竟然有味道。

他很快就想通了，一來，在這個巨大的鋼穴裏，足足塞了兩千萬人，二來，生平第一次，自己的鼻子被戶外空氣清洗了一遍。

他又聯想到：在另一個世界，情況會不同嗎？人口比較少，因而空氣比較——比較幹凈？

不過，在午後大城的聲浪包圍下，那股氣味逐漸淡去，最後再也聞不到了，貝萊忽然感到有點慚愧。

他將操縱桿慢慢向前推，以加強定向動力。警車轉入一條空蕩蕩的公路，隨即猛然加速。

「丹尼爾。」他喚道。

「什麼事，以利亞？」

「法斯陀夫博士為何將他的所作所為，一五一十告訴我？」

「在我看來，以利亞，或許他希望用這種方式，讓你明白這項調查工作有多麼重要。我們不只是在偵辦一樁謀殺案，我們還在拯救太空城，同時也是在拯救人類的未來。」

貝萊冷冷地說：「我覺得與其這樣做，他還不如讓我看看犯罪現場，順便偵訊一下最先發現屍體的人。」

「我不太相信你能找到什麼新線索，以利亞，我們的調查做得相當徹底了。」

「是嗎？但你們一無所獲，既沒有找到線索，也沒發現可疑人物。」

「對，你說得對，所以答案一定在大城這端。不過嚴格說來，我們還真的鎖定過一名涉嫌人。」

「什麼？你一直沒對我提過。」

「我覺得沒這個必要，以利亞，你當然看得出有個涉嫌人近在眼前。」

「誰？你在搞什麼鬼，到底是誰？」

「唯一一位在現場的地球人，朱里斯・恩德比局長。」

## 第十章午後

行駛在公路里的警車猛然靠邊，最後停在冷冰冰的水泥墻旁。當引擎聲停止後，四周只剩下一片迫人的靜寂。

貝萊望著身旁那個機器人，大可不必地壓低聲音說：「什麼？」

等待答案的時間感覺上特別漫長。在此期間，只出現了一陣細微的震蕩，慢慢由弱而強，然後又逐漸消逝。那是另一輛有任務在身的警車，剛從後面超過他們，大概是趕去前方一英里處吧。或者，也可能是一輛消防車，正趕著去赴火神的約會。

貝萊的心思逐漸一分為二，其中一半開始關心起紐約大城「腹內」百轉千回的公路系統，他想，不知還有沒有人對這些公路了若指掌。雖說無論晝夜，整個公路系統都不可能有完全空無一人的時候，但一定有某些道路已經多年無人使用。他突然分外清晰地想起兒時讀到的一個短篇故事。

那個故事用倫敦的公路當背景，以一樁不怎麼起眼的謀殺案作為序幕。兇手犯案後，便準備逃往預先在公路里覓得的藏身之處（至少有一百年，那個塵封的角落只出現過他自己的腳印）。他打算待在那個被人遺忘的小天地，安安全全地靜待風聲過去。

不料他轉錯一個彎，在死寂的彎道之間迷了路，於是他發了一個瘋狂而褻瀆的誓言：即使聖父、聖子、聖靈和所有聖徒從中作梗，他也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天堂。

從那時起，他再也未曾找到正確的方向。他在無盡的迷宮中徘徊，從瀕臨海峽的布來頓區輾轉來到諾威治區，又從科芬特里區摸索到坎特柏立區。在倫敦大城的地底下，他不停地鉆來鉆去，從這頭鉆到那頭，幾乎鉆遍中古英格蘭的東南部。他的衣服成了破布，鞋子成了廢物，他的氣力越來越弱，偏偏從未真正耗盡。他很累很累，可是停不下來；雖然明知一定會走錯路，他還是隻能繼續不斷向前走。

偶爾他會聽到有車子經過，但總是在隔壁車道，而且無論他跑得多快（如今他已萬分樂意向警方自首），當他沖過去之後，迎接他的總是另一條空曠的車道。有些時候，他也會看到遠方有個出口，可以讓他重新回到大城的懷抱，但他越是往前走，出口卻彷彿飄得越遠，而一旦他轉個彎，就再也看不到它了。

後來，那些為了執行公務而穿越地底的倫敦人，有時會看見一個模糊的身影，一瘸一拐、無聲無息地走過來；他們還會見到一隻半透明的手臂在揮動，一張嘴巴無聲地開開闔闔。可是隨著越走越近，它也越來越不穩定，終於消失在空氣中。

這個故事的出處早已不可考，也就是說，它已經從小說晉身為民間傳說了，而「浪遊的倫敦人」則成了舉世皆知的一個典故。

在紐約大城的地底深處，貝萊忽然想起這個故事，他不禁打了一個冷戰。

機・丹尼爾終於開口：「我們可能會被竊聽。」他的聲音激起了輕微的回聲。

「在這下面？門都沒有。你說，局長到底有什麼嫌疑？」

「他當時在現場，以利亞，而且他是大城居民，所以起初有無可避免的嫌疑。」

「起初！現在他仍涉嫌嗎？」

「不了，我們很快就證明了他的清白。原因之一，他身上並沒有手銃，因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他是以正常方式進入太空城，這點我們相當肯定，而你也知道，手銃是一定會被扣下的。」

「對了，兇器究竟找到了沒有？」

「還沒有，以利亞，我們檢查過太空城裏每支手銃，沒有任何一支最近曾經發射過。這點，只要檢查輻射膛便能相當肯定。」

「所以說，不論兇手是誰，他要不是把兇器藏得很好……」

「絕對不會藏在太空城任何角落，我們找得相當徹底。」

貝萊不耐煩地說：「我是想要考慮所有的可能性。兇手要不是把它藏了起來，就是把它隨身帶走了。」

「完全正確。」

「而如果你只承認第二個可能性，那麼局長就是清白的。」

「沒錯。當然，為了謹慎起見，我們還是對他做了一次大腦分析。」

「什麼？」

「我所謂的大腦分析，是指對大腦細胞電磁場所作的一種解譯。」

「喔。」貝萊根本沒聽懂，「你們得到了什麼結果？」

「大腦分析能針對一個人的性格和情緒結構，提供相關的資料。就恩德比局長而言，我們因此獲知他不可能殺害薩頓博士，相當不可能。」

「對，」貝萊表示同意，「他不是那種人，這件事只要問我就行了。」

「有客觀的資料還是比較好。當然，太空城裏所有的同胞也都自願接受了大腦分析。」

「全部不可能，我想。」

「毫無疑問。因此我們才一口咬定，兇手一定是大城居民。」

「好吧，既然這樣，我們只要讓整個大城接受那個什麼分析，就能破案了。」

「那麼做非常不切實際，以利亞，可能有幾百萬人具有這樣的性格。」

「幾百萬。」貝萊喃喃道，同時想起了多年前那些高喊「骯臟太空族」的羣眾，以及昨晚鞋店外面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圍觀者。

他心想：可憐的朱里斯，竟然也會涉嫌！

他彷彿又聽見局長正在描述發現屍體後的情形：「現場實在太殘忍，太殘忍了。」難怪他會在驚慌失措中摔壞了眼鏡，難怪他不想再去太空城。「我恨他們。」他曾咬牙切齒地這麼說。

可憐的朱里斯，其實他最懂得應付太空族；對大城而言，此人最大的價值就在於他有辦法和太空族稱兄道弟。他之所以平步青云，這個天分到底有多少貢獻呢？

怪不得局長要貝萊接手這個案子。老好人貝萊、忠實的貝萊、守口如瓶的貝萊、大學時代的哥兒們！萬一他發現了這個小插曲，也一定不會聲張。貝萊不禁好奇大腦分析到底是如何進行的，在他的想象中，應該有大型的電極讀取腦波、有忙碌的指針在方格紙上來回畫線，還有自動調整的齒輪不時轉來轉去。

可憐的朱里斯，多虧他異於常人，才得以極力保持鎮定，沒給嚇得魂飛魄散，否則他很可能已經被迫寫好辭職信，交到了市長手中。

就在這個時候，警車轉入了市政廳的下層。

十四點三十分，貝萊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局長並不在辦公室，機・山米咧嘴一笑，表示不知道局長在哪裏。

貝萊花了些時間思考問題，並沒有注意到自己已經餓了。

到了十五點二十分，機・山米來到他的辦公桌旁，對他說：「局長回來了，利亞。」

貝萊答道：「謝謝。」

這回他並沒有被機・山米惹惱，因為機・山米畢竟和機・丹尼爾有親戚關係，而機・丹尼爾顯然不是個討厭的人——或者應該說，不是個討厭的「物件」。貝萊忍不住自問，如果在一顆新的行星上，人類和機器人重建一個大城文明，那會是什麼光景呢？他以相當理性的心情，試圖想象那種情形。

當貝萊走進局長辦公室之際，局長正在翻閱一些文件，偶爾還會提筆做些注記。

「你在太空城捅的婁子可真不小啊。」局長說。

舌戰法斯陀夫的場景隨即歷歷在目。

貝萊的長臉露出一個悔恨交集的表情。「我承認我錯了，局長，我很抱歉。」

恩德比抬起頭來，雖然戴著眼鏡，他的眼神依然相當尖銳。過去三十個小時以來，此刻似乎是他最像自己的時候。「其實沒什麼大不了，法斯陀夫似乎並不介意，我們就把這件事忘了吧。真是難以捉摸啊，這些太空族。這次算你小子走運，利亞，下次如果你又想扮演獨行俠，記得一定要先跟我商量。」

貝萊點了點頭，一個無形的重擔總算卸下來了。這件事，就像是他想要當眾表演一場特技，結果失敗了，那就認了吧。他居然能這麼處之泰然，連他自己都有點驚訝，但事實就是如此。

他說：「局長，我想替丹尼爾和我自己申請一間兩人公寓，我今晚不帶他回家了。」

「這是怎麼回事？」

「他是機器人的事實早已傳了出去，你不會忘了吧？也許一切將平安無事，但是萬一發生暴動，我可不希望家人受到牽連。」

「胡說，利亞，我已經調查過了，大城裏沒有這樣的傳聞。」

「潔西就聽說了，局長。」

「嗯，或許該說只有零星的傳聞，一點也沒危險性。自從我的三維化身離開法斯陀夫的穹頂屋，我就一直在追查這件事。那正是我提早離去的原因，我當然必須查，而且越快越好。總之，報告都回來了，你自己看吧。其中有一份是桃樂絲・吉里德的報告，她調查了大城各處共十來個女用衛生間。你也認識桃樂絲，她是個很能幹的姑娘。嗯，沒查出什麼來，各處都沒查出什麼來。」

「那麼潔西又是如何聽到傳聞的，局長？」

「這倒不難解釋，因為機・丹尼爾昨天在鞋店裏出盡了風頭。他到底有沒有真的拔出手銃，利亞，還是你稍微誇大了些？」

「他真的拔出了手銃，而且瞄準羣眾。」

恩德比局長搖了搖頭。「好吧，於是有人認出他來，我的意思是，認出他是機器人。」

「慢著，」貝萊氣呼呼地說，「誰也看不出他是機器人。」

「為什麼？」

「你有這個本事嗎？我可沒有。」

「這又能證明什麼呢？你我並不是專家。假設當時，羣眾中有個溫徹斯特機器人廠的技師，一位專業人士，他這輩子都在設計和建造機器人，而他注意到機・丹尼爾有些古怪，也許是說話的方式，也許是行為舉止，於是他起了疑心。或許後來他告訴了他太太，而她又轉告了一些朋友，然後傳聞就停止了。這種事太不可能，不會有什麼人相信的，只不過它及時傳到了潔西的耳朵。」

「或許吧。」貝萊半信半疑地說，「可是，到底能不能撥給我一間兩人住的單身套房呢？」

局長聳了聳肩，拿起室內通話器。過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他們只能安排你住Q27區，那可不是什麼非常好的環境。」

「可以了。」貝萊答道。

「對了，機・丹尼爾在哪裏？」

「他在查閱我們的檔案，試圖從中找出可疑的懷古人士。」

「老天，至少好幾百萬哪。」

「我知道，但他樂在其中。」

貝萊幾乎已經走到門口，卻因一時沖動又轉過身來，問道：「局長，薩頓博士有沒有跟你提過太空城的計劃？我的意思是，關於引進碳／鐵文明的計劃？」

「引進什麼？」

「引進機器人。」

「偶爾。」局長的口氣充分顯示他對這個問題不太感興趣。

「他有沒有解釋過太空城的宗旨？」

「喔，增進健康，提高生活水平等等，都是老生常談，對我毫無吸引力。唉，總之我表示同意，不停點頭就對了。我又能怎麼做呢？還不就是盡量安撫他們，希望他們不要有太過分的念頭，或許有一天……」

貝萊等了很久，但沒有等到「或許有一天」會怎麼樣。

於是貝萊又問：「他有沒有提到任何關於移民的事？」

「移民！從來沒有。地球人想移民外圍世界，有如想在土星環找到一顆鉆石小行星。」

「我的意思是移民新的世界。」

局長卻只是以充滿懷疑的目光回應這個問題。

貝萊花了點時間揣摩這個表情，然後單刀直入地突然發問：「大腦分析呢，局長？你聽說過嗎？」

局長並未皺起那張圓嘟嘟的臉龐，連眼睛也沒有眨一下。「沒有，那是什麼東西？」他平靜地說。

「沒什麼，我隨便聽來的。」

他離開了局長辦公室，回到自己的座位繼續思考。當然，局長並沒有那麼好的演技，好吧，既然這樣……

十六點零五分，貝萊打電話給潔西，說他今晚不回家了，而且這種情形可能會持續好些天。他好說歹說了一陣子，她才勉強答應。

「利亞，有什麼麻煩嗎？你有危險嗎？」

警察的工作總是或多或少有些危險，他輕描淡寫地如此解釋。可是她並不滿意，又問：「你要住哪裏呢？」

他並未回答這個問題。「如果你今晚覺得孤單，」他說，「就去住你媽媽那兒吧。」說完這句話，他冷不防收了線，也許長痛不如短痛吧。

十六點二十分，他打了另一通電話到華盛頓，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接通他要找的人，然後又花了幾乎相同的時間，才說服對方明天該飛來紐約一趟。十六點四十分，他終於完成這件事。

十六點五十五分，局長下班了，經過貝萊身邊的時候，還擠出一個含糊的笑容。然後，日班的同仁一鬨而散，值晚班和大夜班的同仁則陸續出現，每個人都難掩驚訝地和他打招呼。

機・丹尼爾抱著一捆紙，來到了他的座位。

「那是什麼？」貝萊問。

「一份名單，裏面的男男女女都有可能是懷古組織的成員。」

「名單裏有多少人？」

「超過一百萬，」機・丹尼爾說，「這裏只是一部分而已。」

「你打算全部查證一遍嗎，丹尼爾？」

「那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做法，以利亞。」

「你可知道，丹尼爾，至少就某些方面而言，幾乎所有的地球人都是懷古人士，包括局長、潔西和我。你看看局長的——」他差點說出「眼鏡」兩字，突然想起地球人一定要團結，而局長的面子一定要保護好（在此「面子」可說是雙關語），於是他勉強改口說：「眼飾。」

「對，」機・丹尼爾說，「我注意到了，可是我怕不禮貌，所以一直沒提。我在大城其他居民身上，都沒見過這種飾物。」

「那是一種非常老式的首飾。」

「它有任何作用嗎？」

貝萊突然轉移話題：「你是如何取得這份名單的？」

「是一臺機器幫我做出來的。很簡單，你只要設定好某種犯罪形式，其餘工作交給它就行了。我要它找出過去二十五年來，每一樁有關機器人的違法事件，而另一臺機器負責以同樣的年限，掃描大城所有的報紙，找出每一個針對機器人或太空族發表過反對言論的人。很難相信三小時內就完工了，它甚至還將過世的人從名單中自動剔除。」

「你會覺得難以置信？你們外圍世界當然有電腦吧？」

「那還用說，各式各樣的都有，而且非常先進。話說回來，它們都比不上這裏的電腦那麼龐大和復雜。你當然不會忘記，即使是最大的外圍世界，人口數也幾乎比不上你們的一個大城，太復雜的電腦對我們根本沒用。」

貝萊問：「你曾經到過奧羅拉嗎？」

「沒有，」機・丹尼爾說，「我是在地球上組裝的。」

「那麼你對外圍世界的電腦為何如此了解？」

「答案其實很明顯，以利亞夥伴，我腦中的資料直接取自薩頓博士的記憶，它理所當然富含外圍世界的內容。」

「我懂了。你能喫東西嗎，丹尼爾？」

「我使用核動力，我以為你早就知道了。」

「這點我百分之百了解。我不是問你需不需要喫東西，我是問你能不能喫——能不能把食物放進嘴裏，嚼爛之後吞下去。想要模仿人類，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懂你的意思了。可以，我可以進行咀嚼和吞嚥的機械動作。不過，我的容量當然頗為有限，凡是吞下去的東西，遲早需要從我的所謂『胃部』清出來。」

「好吧，今晚回到宿舍後，你大可悄悄地『反芻』或清理那些食物。總之，重點是我現在餓了，他媽的，我連中飯都忘了喫。我要你陪我去喫晚餐，但如果你光是坐在那裏，一定會惹人注目的，所以我很高興知道你也能進食，咱們走吧！」

無論在大城哪個角落，社區食堂都是同一個模樣。更有甚者，貝萊曾經出差到華盛頓、多倫多、洛杉磯、倫敦和布達佩斯，卻從未發現不同模樣的社區食堂。或許在中古時代，就像當時的語言一樣，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食物，因而食堂也各有特色。時至今日，從上海到塔什干，從溫尼伯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各地的酵母食品都如出一轍；另一方面，現在的「英語」恐怕也不是莎士比亞或丘吉爾所用的英語，而是通行各大洲的一種大雜燴語言，甚至在外圍世界，也只是版本稍有不同而已。

相較於語言和食物，各地食堂的相似程度只有更高，比方說，所有的食堂都毫無例外，充斥著一種無以名之的獨特氣味，只能稱為「食堂味」。此外，食堂外面隨時可見三排隊伍緩緩前進，在入口處逐漸匯集，然後又分成左、中、右三排。食堂裏面則能聽到各種人為的噪音，包括說話聲、腳步聲，以及餐具碰撞的刺耳聲響；放眼望去，則一律是打磨得亮亮的仿木裝潢、晶瑩剔透的玻璃、長長的餐桌，而空氣中還彌漫著些許蒸氣。

貝萊在隊伍中慢慢向前走（無論怎樣錯開大眾的用餐時間，幾乎還是無法避免人人至少等上十分鐘），心中突然浮現一個疑問。「你會笑嗎？」他問機・丹尼爾。

機・丹尼爾正全神貫注地凝視著食堂裏面，他隨口答道：「可否請你再講一遍，以利亞。」

「我只是好奇，丹尼爾，你到底會不會笑？」他小聲說。

機・丹尼爾隨即展露笑容，那是個既突兀又驚人的舉動，他的嘴脣向後拉，嘴角的皮膚皺了起來。然而，這個笑容僅限於嘴巴，除此之外，這機器人的臉部毫無變化。

貝萊搖了搖頭。「別為難了，機・丹尼爾，這種表情毫無用處。」

他們終於來到入口處，排隊的人一個接一個將金屬制的餐卡刷過掃描槽，咔嗒、咔嗒、咔嗒……

曾經有人作過計算，一個運作順暢的食堂，每分鐘能夠放二百人進來，並完成每張餐卡的掃描，以杜絕換食堂、換梯次或寅喫卯糧之類的行為。此外也有人算過，等候用餐的隊伍到底應該多長，才能達到最高的效率；如果有人需要特別的服務，又會浪費其他人多少時間。

因此，如果有人突然脫隊，打亂流暢的咔嗒咔嗒，一定會引起一場大混亂。此時貝萊和機・丹尼爾就成了這樣的人，他們為了將特許證交給食堂的主管，不得不走到人工服務窗口。

擔任過助理營養師的潔西，曾經對貝萊解釋過這個道理。

「這會搞得我們人仰馬翻。」她說，「特許證會打亂消耗量和庫存量的紀錄，這就代表需要特別清點一次。我們必須將手中的單子和其他食堂一一核對，以確定不會偏離收支平衡太遠，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我們每週要製作一張收支平衡表，如果出了什麼錯，有了超支的情形，一定會歸咎到我們頭上。總之，亂發特許證給親朋好友的大城政府絕對沒錯，唉，真受不了。每當我們宣佈不得不暫停自由選餐，你想想，排隊的民眾難道不會鼓譟嗎？最後背黑鍋的，總是櫃臺後面的服務人員……」

貝萊早已將潔西這番話背得滾瓜爛熟，所以這時他相當清楚窗口後面那張晚娘面孔是怎麼回事。那女員工匆匆記下相關資料：原社區、職業、換食堂的原因（「公務需要」真是個令人非常惱恨卻無法拒絕的理由）。然後，她用誇張的動作將那張單子對折，塞入一個狹縫，電腦立即開始讀取並消化那些資料。

接下來，她轉向機・丹尼爾。

貝萊毫不留情地說出她最不想聽到的答案：「我的朋友是外城人。」

看來那女子的火氣終於全面爆發了，她說：「勞駕告知哪個大城。」

貝萊再次替丹尼爾擋下這個問題。「公務需要，無須細表，每餐記到警局賬上即可。」

那女子猛地抬起手來抓下一本單據，然後，她熟練地用右手的食、中兩指按出暗光碼，填好了必要的資料。

她又問：「你們要在這裏喫多久？」

「由上級決定。」貝萊答道。

「在這裏按指紋。」她將資料表倒轉過來。

當機・丹尼爾伸出手指按下去的時候，貝萊僅僅擔心了一下子。不用說，他們既然為他做出整整齊齊的指頭，還鑲上光亮的指甲，當然不會忘記製作指紋。

那女子將表格取回，插入手肘邊那臺永遠喂不飽的機器。機器吞下表格後，並沒有吐出任何東西，貝萊因而又鬆了一口氣。

最後，她取出兩張鮮紅色的金屬卡交給他們，這種顏色顯然代表「暫時」。

她說：「坐DF桌，不能自由選餐，我們本週有些困難。」

他們乖乖走向DF桌。

機・丹尼爾說：「據我所知，你的同胞幾乎每天都在這種食堂用餐。」

「沒錯，這是當然的，但在陌生的食堂用餐是件相當可怕的事，周圍沒有一個你認識的人。在你自己的食堂，情況就大不相同，你可以坐在自己的固定座位，身邊不是家人就是朋友。尤其小時候，走進食堂是一天裏最愉快的一件事。」貝萊沉浸在回憶中，不禁露出微笑。

DF桌顯然和周圍幾桌一樣，專門保留給「差旅客」使用。凡是坐在那一區的人，個個不自在地盯著自己的盤子，彼此並沒有交談。不過，他們不時會偷偷抬起頭來，以羨慕的目光望著鄰區那些有說有笑的人。

貝萊心想，再也沒有比在外區喫飯更不舒服的事了。有句老話說得好，無論怎樣粗陋，自家食堂都沒的比——甚至食物都特別好喫。雖然已有無數的化學家指天發誓，即使你到了約翰內斯堡，喫到的仍是完全一樣的食物。

他選了一個板凳坐下，機・丹尼爾跟著坐到他身旁。

「不能自由選餐。」貝萊一面說，一面搖搖手指，「所以只要按下那個開關，就等著上菜吧。」

兩分鐘後，桌面上一塊碟形區域滑向一旁，一個餐盤升了上來。

「洋芋泥、酵母牛肉醬，還有燜杏仁。唉，好吧。」貝萊說。

這張桌子中間有一道矮欄，將長長的桌面一分為二。這時，矮欄左右兩端各冒出一把叉子和兩片全酵母麪包。

機・丹尼爾壓低聲音說：「如果你想喫我這一份，盡管自己動手。」

一時之間，貝萊感到一陣錯愕。但他隨即想通了，喃喃道：「那樣不禮貌，你趕緊喫吧。」

貝萊喫得很用心，只可惜無法放鬆心情來享受這些食物。他偶爾會細心地瞥瞥機・丹尼爾，發現這機器人的嘴巴一開一闔，動作非常精確。問題就是太精確了，以致看來不怎麼自然。

真奇怪！一旦貝萊確定了機・丹尼爾真是機器人，各種小瑕疵一下子全顯露無遺。舉例而言，當機・丹尼爾吞嚥食物的時候，他的喉結並未隨之移動。

但是現在他並不怎麼在意了。這是否代表他逐漸習慣這玩意了呢？假設有人前往一個新世界從頭開始（這個想法，自從法斯陀夫博士灌輸給他之後，就一直在他腦袋裏打轉），假設（比方說）班特萊是其中的一分子，他是否也會逐漸習慣，因而不在乎和機器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有何不可呢？太空族自己早就這樣做了。

機・丹尼爾忽然說：「以利亞，別人在喫飯的時候，是不是不該盯著他看？」

「如果你是指直視著對方，那當然不禮貌。這簡直是常識，對不對？任何人都有隱私權，交談的時候當然無妨，但對方在吞嚥食物時，千萬別緊盯著人家不放。」

「我懂了。可是為什麼我算出有八個人正望著我們，而且目不轉睛？」

貝萊放下叉子，四下望了望，裝作只是在找鹽罐。「我看不出有任何異常。」

他雖然這麼說，可是自己也沒有把握。在他眼中，用餐民眾只是亂哄哄的一大羣人而已。然而，當機・丹尼爾將目光轉向他的時候，貝萊忍不住開始懷疑，那對棕色眼珠根本就是兩具掃描儀，不但能在瞬間看清全景，而且具有高級相機的精確度。

「我相當確定。」機・丹尼爾冷靜地說。

「好吧，那又怎麼樣？雖然這是很失禮的行為，但又能證明什麼呢？」

「我答不上來，以利亞，可是這八個人當中，有六個昨晚也在那間鞋店外面，難道這只是巧合嗎？」

## 第十一章脫逃

貝萊突然像抽筋般緊緊抓住叉子。

「你肯定嗎？」他自然而然脫口而出，話還沒說完，他已經了解這個問題毫無意義。如果是一臺電腦提供答案，你絕對不會問它肯不肯定，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擁有四肢的電腦。

機・丹尼爾說：「相當肯定！」

「他們離我們近嗎？」

「並不很近，他們散坐在各處。」

「那就好。」貝萊繼續喫他的晚餐，事實上卻只是機械地揮動著叉子。在那張皺著眉頭的長臉後面，他的腦子正在全速運轉。

假設昨晚的風波其實並非偶發事件，而是由一羣狂熱的反機器人分子策劃的，那麼在這羣人當中，很可能包括出於敵意而對機器人有深入研究的成員，或許其中一人當場就認出機・丹尼爾的真實身份。（局長曾提到類似的可能性，媽的，他還真不簡單。）

這個推論合情合理。就算昨晚由於意想不到的變數，令他們無法採取有組織的行動，這些人還是可以擬定下一步計劃。如果他們能夠認出機・丹尼爾是機器人，一定也有辦法獲知貝萊自己是個警官。而普普通通的一名警官，絕對不會陪在一個人形機器人旁邊，這就代表貝萊極有可能是警局裏的重要人物。（借著一點後見之明，貝萊輕輕鬆鬆地一路推論到這裏。）

由此便可繼續推知，市政廳裏面的眼線（或許是大城政府的成員）一定能在不久之後便查出貝萊和機・丹尼爾的行蹤。這些人能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這件事，一點都不令人驚訝，若非貝萊今天花了很多時間在往返太空城上，他們應該更早就完成任務了。

機・丹尼爾已經喫完這一餐，他安靜地坐在那裏，一雙完美的手掌輕輕放在桌沿。

「難道我們不該有所行動嗎？」他問。

「在食堂中不會有危險。」貝萊說，「拜託，這個問題就交給我吧。」

貝萊仔仔細細環顧四周，彷彿從來沒見過這間食堂。

到處都是人，至少好幾千！一般食堂的平均容量是多少？他印象中有個數字，大概是兩千兩百吧，他想，而這間食堂還要大一些。

假設突然有人將「機器人」三個字送到空氣中，假設這三個字隨即在幾千人口中傳來傳去……

他真不曉得該怎麼比喻，不過沒關係，這種事並不會發生。

不論是在食堂、迴廊或電梯，偶發性的暴動隨時隨地都有可能爆發。或許在食堂爆發的幾率更大，因為用餐時間比較無拘無束，一個稍微過分的玩笑就可能擦槍走火。

可是有計劃的暴動又另當別論了。如果發生在食堂，由於人滿為患，策劃者自己也會困在裏面。一旦發生掀桌砸盤的混亂場面，想要脫困可沒那麼容易。最後，死亡人數一定不下幾百，而他們自己也很可能包括在內。

不，若想策劃一場安全的暴動，地點必須選在大城中比較狹窄的巷道。在那種受限的空間，恐慌的情緒傳播得比較慢，如此他們便有充裕的時間，可以沿著預先選好的路線，例如側巷或是一條不起眼的上升緩運帶，迅速抵達上層，然後逃逸無蹤。

貝萊想到可能還有更多的人等在外面，頗有身陷重圍之感。他們會跟蹤貝萊和機・丹尼爾到一個合適的地點，然後再引爆一場混戰。

機・丹尼爾說：「為什麼不逮捕他們？」

「那隻會讓危機提早爆發。你記住他們的臉孔了，是嗎？你不會忘掉吧？」

「我無法忘掉任何一件事。」

「那麼我們改天再抓他們。現在，我們先突破他們的包圍，跟著我，我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他站了起來，小心翼翼地將碟子翻個身，放到可升降的碟形區域正中央，又將叉子放回面前矮欄的凹槽。機・丹尼爾一面看，一面模仿他的動作。不久，那些餐具便消失無蹤。

機・丹尼爾說：「他們也起身了。」

「很好，我覺得他們不會太靠近我們，至少在這裏不會。」

他們兩人又開始排隊，這回是朝出口處慢慢前進，在那裏，刷卡的咔嗒咔嗒聲像時鐘般響個不停，每一個「咔嗒」記錄著一份配額的消失。

貝萊回頭一望，眼前一片霧濛濛的蒸氣和鬧哄哄的人羣，一段往事便毫無來由地清晰浮現腦海。那是班六七歲的時候，父子倆去逛大城動物園——不，當時班已經八歲，因為他剛過完生日。（耶和華啊！時間怎麼過得那麼快？）

那次是班頭一回去動物園，其興奮可想而知。畢竟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親眼見過貓狗這些動物，而更重要的是，那裏還有一座鳥園！就連貝萊自己，雖然已經逛過十餘次，仍然無法抗拒它的魅力。

任何人第一次見到許多活物在空中飛舞，都一定會感到無比震撼。而他們剛好趕上麻雀園的餵食時間，工作人員正將碾碎的燕麥倒入一條長長的飼料槽（雖然人類已經習慣了酵母食物，動物卻比人類保守，仍堅持要喫真正的穀物）。

成羣的麻雀一起降落地面，看來有好幾百隻。它們發出刺耳的嘰喳聲，翅膀挨著翅膀，列隊站在飼料槽旁……

沒錯，就是它，當貝萊回過頭，對食堂投以最後一瞥時，心頭浮現的正是這個畫面。飼料槽旁邊的一大羣麻雀，這個想法令他起了一陣反感。

他想：耶和華啊，一定有更好的方法吧。

但什麼纔是更好的方法？現在這個方法又有什麼不好呢？他以前從來沒有為這種問題感到頭痛。

想到這裏，他突然對機・丹尼爾說：「準備好了嗎，丹尼爾？」

「準備好了，以利亞。」

他們離開了食堂，至於該如何脫逃，當然一切看貝萊的了。

有一種競賽遊戲，青少年稱之為「奔路帶」。它的規則在全球各個大城皆大同小異，一個來自舊金山的少年，可以毫無困難地參加開羅當地的奔路帶。

簡單地說，這個遊戲是要玩家利用大眾運輸系統，從甲地前往乙地，其中擔任「領導者」那個人，要盡可能甩脫所有的「追隨者」。領導者若能單獨抵達目的地，或是追隨者始終緊跟在後，都能享有技藝超羣的榮耀。

這種遊戲通常選在傍晚的高峯期進行，借著通勤的人潮來增加危險性和復雜度。領導者出發後，就在加速路帶之間跑來跑去，盡量做些別人意想不到的舉動，例如在某條路帶上盡可能停久一點，然後突然跳到旁邊的路帶。他也可以迅速跑過幾條路帶，然後出其不意地停下腳步。

如果追隨者不小心沖過了頭，那就很遺憾了。除非他的身手異常敏捷，否則還來不及更正錯誤，他和領導者的距離已經開始拉遠了。這時，聰明的領導者會趕緊跳到另一條路帶，以便擴大戰果。

有時候，領導者會登上捷運帶或緩運帶，然後盡快從另一邊跳下去，這麼一來，追蹤的復雜度便會增加十倍。你若完全不碰這兩種路帶就是耍賴，但在上面逗留太久同樣不行。

成年人很難體會這種遊戲的吸引力，尤其是那些自己年輕時不曾奔過路帶的人。而合法的用路人都恨透了那些玩家，所以每當近距離接觸，玩家無不趕緊逃之夭夭。此外，警察會毫不留情地對付他們，父母的處罰更是免不了。而且無論是在學校或是次乙太網路上，他們都會受到師長的責罵。根據統計，這種遊戲每年總會導致四五個青少年死亡，數十人受傷，以及數不清的無辜路人受到程度不一的波及。

然而，奔路帶的玩家是無論如何不會消失的。遊戲越危險，玩家就能得到越大的無價獎賞——同伴們的欽佩眼光。一個成功的玩家整天神氣活現，而成名的領導者更是有如一方霸主。

就拿以利亞・貝萊來說，即使到了今天，他對自己奔路帶的紀錄仍舊感到自豪。他曾經領導二十個玩家，從中央區一路奔到皇后區的邊界，途中跨過三條捷運帶。在那馬不停蹄的兩小時之間，他甩掉了幾個最頂尖的布朗克斯區玩家，最後獨自一人抵達終點。後來，這則佳話流傳了好幾個月。

當然，如今貝萊已經四十幾歲，已有二十多年沒奔過路帶，但他多少還記得一些技巧。雖然身手不再那麼矯捷，但他可以截長補短，別忘了他是一名警務人員。只有像他這樣經驗豐富的警察，纔有可能對這座大城了若指掌，連每條巷道的頭尾幾乎都能如數家珍。

他以利落的步伐逐漸遠離食堂，但並沒有走得太快。一開始這幾十秒是最危險的，他隨時預期背後會有人大喊「機器人、機器人」。他一面走，一面仔細算著腳步，直到腳底終於傳來踩上加速路帶的感覺。

他停了一下，機・丹尼爾順利跟了上來。

「他們還在我們後面嗎，丹尼爾？」貝萊輕聲問道。

「是的，而且越來越近。」

「等著瞧吧。」貝萊信心滿滿地說。他隨即東張西望一番，在他看來，左側各條路帶上的人都在快速前進，而且離他越遠的人速度越快。雖然他這一輩子，幾乎每天都會踩上路帶好幾次，可是若說彎下膝蓋準備在上面狂奔，卻是七千多天以前的事了。昔日那種熟悉的刺激一下子湧上心頭，他的呼吸也越來越急促。

這時，他根本忘記了自己嚴禁兒子參與這種遊戲。班有一次奔路帶被他逮到，他不但沒完沒了訓了他不知多久，還威脅要將他交給警方看管。

他輕巧地、迅速地（以「安全速度」的兩倍）向更高速的路帶走去，為了對抗加速度，他將身體猛力向前傾。緩運帶在他身旁呼嘯而過，有那麼一下子，看來他好像要爬上更高的速度，不料他突然開始後退，一面忽左忽右地閃避人羣，一面退向人潮越來越密的低速路帶。

最後他停下腳步，待在時速只有十五英里的路帶上。

「還有多少人跟著我們，丹尼爾？」

「只剩一個了，以利亞。」那機器人站在他旁邊，非但臉不紅氣不喘，連頭發都依然服帖。

「他當年一定也是高手，但他跟不了多久。」

充滿自信的貝萊，此時依稀重溫了當年奔路帶的各種感受，其一是沉浸在神祕儀式中的亢奮，其二是強風吹過頭發和臉龐的快感，其三則是似有若無的一點心驚膽跳。

「下面這招稱為『側閃』。」他壓低聲音對機・丹尼爾說。

他邁開大步，但這回是沿著一條路帶向前走，一路輕而易舉閃過循規蹈矩的用路人。他一面走，一面慢慢移到路帶的邊緣，但由於他不斷在人羣中鉆動，頭部看起來始終筆直前進——這正是他的目的。

然後，他在並未停步的情況下，忽然向旁邊移動兩英寸，踏上了隔鄰的路帶。但當他盡力維持平衡時，大腿肌肉猛然一陣抽痛。

他飛快穿過一羣通勤者，來到時速四十五英里的路帶。

「現在怎麼樣，丹尼爾？」他又問。

他得到一個冷靜的答案：「他仍然跟在我們後面。」

貝萊緊抿著嘴脣。看來除了利用運動平臺，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可是這需要極佳的協調性，如今的他或許已經力有未逮。

現在到底身在何處？他迅速地環顧四周，剛好看見B22d街飛快掠過。他趕緊心算一番，隨即展開行動。他以順暢而穩健的步伐，跨越其餘的加速路帶，最後一舉翻上捷運帶的平臺。

當貝萊和機・丹尼爾爬上平臺、擠過柵欄之後，迎接他們的是一羣已經站得很累的男女老少，下一刻，他們的倦容不約而同轉為滿臉的憤怒。

「喂，當心。」一名女子尖叫，同時緊緊抓住帽子。

「抱歉。」貝萊氣喘吁吁地說。

他用力擠過那些人，一陣左彎右拐之後，終於從另一邊跳下去。但就在最後關頭，一名遭撞的乘客氣得猛砸他的背部，他立刻一陣踉蹌。

他拼命試圖站穩腳步，勉強跨過了路帶的邊緣，但突變的速度就像一股無形的力量，令他膝蓋著地，隨即向後一仰。

他頓時有一種恐怖的預感：一大羣人撞在他身上，接著紛紛跌倒，一場混亂立即沿著路帶傳開——這就是可怕的「人形骨牌」，一次可將幾十個折手斷腳的傷患送進醫院。

好在機・丹尼爾及時捧住他的背部，然後，他便感到自己被一股超人的力量抬起來。

「謝了。」貝萊只來得及吐出這兩個字。

他又出發了，這回是以高難度的步法，一路跨越減速路帶，最後剛好讓腳步落在緩運帶的Ｖ型接點。接著他利用餘勢再度加速，一口氣跳上了緩運帶。

「他還跟著我們嗎，丹尼爾？」

「看不見了，以利亞。」

「很好。你可真是奔路帶的個中高手，丹尼爾！哎呀，快，快！」

他們轉身登上另一條緩運帶，然後噼裏啪啦地大步越過數條路帶，對準一個出口沖過去。出口處有一扇看來屬於公家機關的大門，旁邊一名警衛及時站了起來。

貝萊亮了亮證件。「執行公務。」

他們順利走了進去。

「發電廠。」貝萊說得言簡意賅，「這樣就能切斷我們的行蹤了。」

他曾經造訪過許多發電廠，這座也包括在內，但熟悉感總是敵不過一種負面的敬畏。尤其每當想到自己的父親曾在這樣的發電廠官居要職，負面的感覺就更加強烈。想當年……

這是一座典型的發電廠，隱藏在護墻內的巨大發電機不停嗡嗡作響；空氣中彌漫著有點刺鼻的臭氧味；處處可見沉默而嚴肅的紅色警告線，標示著必須穿防護衣才能跨越的禁區。

在發電廠某個角落（貝萊並不清楚正確位置）每天會消耗一磅的裂變物質，而每隔一小段時日，那些俗稱「熱灰」的放射性裂變產物就會被送進鉛管，一路被空氣壓力推送到十英里外的海洋，最後躺進比海牀還深半英里的人工洞穴內。貝萊有時不禁納悶，一旦那批洞穴通通填滿了，又該怎麼辦？

他板起臉孔對機・丹尼爾說：「離那些紅線遠一點。」然後，他突然想到一件事，又很不好意思地補充道：「但我想你根本不在乎。」

「你是指放射性嗎？」丹尼爾問。

「對。」

「那我可就在乎了。伽瑪輻射會破壞正子腦中的微妙平衡，它對我的影響會比對你還要快得多。」

「你的意思是它會殺死你？」

「至少我需要換個新的正子腦，由於每個正子腦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會成為一個新的個體。這樣一來，就某種意義而言，現在跟你說話的丹尼爾當然死了。」

貝萊以疑惑的目光望著對方。「我從來不知道——來，走這個斜坡。」

「沒有人強調過這一點，太空城希望地球人接受機器人的特長，而不是我們的弱點。」

「那又為何告訴我？」

機・丹尼爾雙眼直視著他的人類搭檔。「你是我的夥伴，以利亞，所以最好讓你知道我的弱點和短處。」

貝萊清了清喉嚨，沒有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朝這個方向走。」過了一會兒他才開口，「再走四分之一英里，就到我們的宿舍了。」

這是一間陰森森的下等公寓，總共就一個小房間，裏面有兩張牀、兩把摺椅以及一個衣櫃。此外還有一個嵌入式的次乙太屏幕，它沒有任何控制鍵，只能在固定時間播放固定的節目。屋內沒有臉盆，連未啟動的臉盆都沒有，也看不到任何烹飪乃至燒水的設備。只有一根小型垃圾處理管赤裸裸地躺在房間的一角，看來非常礙眼，毫無任何美感可言。

貝萊聳了聳肩。「就是這樣了，我想我們可以湊合。」

機・丹尼爾走到垃圾處理管旁邊，按開襯衫的接縫，露出足以亂真的結實胸膛。

「你在幹什麼？」貝萊問。

「把我喫進去的食物清理掉。如果留在體內，它很快會腐敗，我就會變得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機・丹尼爾將兩根手指仔細放在左乳下方，以特殊的手法按了幾下，他的胸部便由上而下齊中打開。他將手伸進去，從一大堆炫目的金屬零件中，抽出一個有點鼓脹的半透明薄袋。在貝萊驚恐眼神的注視下，他打開了那個袋子。

機・丹尼爾猶豫了一下，才說：「這些食物絕對幹凈，我沒有咀嚼，更沒有分泌唾液。要知道，我是利用吸力讓它通過食道，最後進入袋中，所以還可以喫。」

「沒關係，」貝萊輕聲細語道，「我不餓，你把它處理掉吧。」

根據貝萊判斷，機・丹尼爾的食物袋應該是氟碳塑料製成的。總之它對食物沒有粘性，所以輕輕一倒，裏面的東西就滑順地一點一點排進了垃圾管。真是暴殄天物，貝萊這麼想。

他坐到牀邊，脫掉了襯衣，然後說：「我建議明天一大早就出門。」

「有特別的原因嗎？」

「那些『朋友』還不曉得這間宿舍的位置，至少我這麼希望。如果我們早些離開，將會安全得多。回到市政廳之後，我們趕緊檢討一下你我還能不能繼續搭檔合作。」

「你認為或許不能了？」

貝萊聳了聳肩，悶悶不樂地說：「我們可不能天天經歷這種事。」

「可是在我看來……」

鮮紅色的叫門燈號突然亮了，硬生生打斷了機・丹尼爾這句話。

貝萊悄悄站起來，並拔出了手銃。這時，叫門燈號又閃了一次。

他輕巧地來到門邊，將拇指按在手銃扳機上，並開啟了門上的單向窺視鏡。那窺視鏡並不怎麼高明，不但視野狹小，而且影像扭曲，但即便如此，貝萊還是清楚看出是自己的兒子班站在門口。

正當班準備再次叫門的時候，貝萊猛然打開房門，兇狠地抓住他的手腕，一把將他拉了進來。

班順勢撞在一堵墻上。上氣不接下氣的他倚著那堵墻，驚恐和疑惑的眼神久久才消退。

班使勁揉著手腕。「爸！」他用可憐兮兮的語調說，「你沒必要那樣抓我嘛。」

貝萊貼近再度緊閉的房門，透過窺視鏡往外看。但無論怎麼看，他仍看不到走廊上有任何人。

「外面有人嗎，班？」

「沒有。唉，爸，我只是來看看你是否安好。」

「我有什麼理由不好？」

「我也不知道。是媽媽啦，她哭得什麼似的，叫我一定要找到你。她還說如果我不肯來，她就自己走這一趟，那樣的話，可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她逼我來的，爸。」

貝萊問：「你是怎麼找到我的？你媽媽知道我在哪裏嗎？」

「不，她不知道，所以我打電話到你的辦公室。」

「他們告訴你的？」

父親的強烈反應令班嚇了一大跳，他壓低聲音說：「當然，他們不該告訴我嗎？」

貝萊和丹尼爾面面相覷。

貝萊懷著沉重的心情站了起來，問道：「班，你媽媽在哪裏？在公寓嗎？」

「不，我們去外婆家喫晚飯，然後就留在那兒。現在我也該回那兒去了，我的意思是，只要你沒事，爸，我就能交差了。」

「你給我待在這裏。丹尼爾，這層樓的通話器到底在哪裏，你有沒有印象？」

那機器人說：「有，但你打算走出這個房間去打電話嗎？」

「我必須這麼做，我必須和潔西取得聯絡。」

「我可否建議改派班去，這樣比較合邏輯。這件事有危險，而他的價值比較低。」

貝萊怒目而視。「什麼，你……」

他隨即想到：耶和華啊，我這是生哪門子氣？

他改用較平靜的口吻說：「這你就不懂了，丹尼爾。在人類社會中，父親通常不會派自己的兒子去冒險，即使這是合乎邏輯的決定。」

「冒險！」班用驚喜參半的聲音大叫，「發生了什麼事，爸？啊，爸？」

「沒什麼，班。聽好，這根本不關你的事，懂了嗎？準備就寢吧，我回來的時候要看到你已經上牀了，聽到沒有？」

「啊，真掃興。你可以信得過我，我會守口如瓶。」

「睡覺去！」

「真掃興！」

貝萊走到那層樓的通話器旁，為了隨時能拔出手銃，他將外套掀了起來。然後，他對著話筒說出個人代號，一臺位於十五英里外的電腦便開始確認他的資格。他只等了很短的時間，便獲準進行通話，這是因為便衣刑警的公務通話次數沒有任何限制。他念出了岳母家的號碼。

通話器底部的小屏幕亮了，映出了她的臉孔。

他壓低聲音說：「媽，我找潔西。」

潔西一定正在等他的電話，下一刻就出現在屏幕上。貝萊望著她的臉，然後刻意將屏幕調暗。

「好啦，潔西，班在我這裏。你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與此同時，他的雙眼還不停地東張西望。

「你還好嗎？沒什麼麻煩吧？」

「我顯然好得很，潔西，別疑神疑鬼。」

「喔，利亞，我擔心死了。」

「擔心什麼？」他兇巴巴地追問。

「你知道的，你的朋友。」

「他怎麼樣？」

「我昨夜告訴過你，會惹麻煩的。」

「你聽好了，這都是無稽之談。今晚我會把班留在這裏，你去睡覺吧，再見，親愛的。」

他收了線，做了兩次深呼吸，然後才往回走。他的臉色一片死灰，充滿憂慮和恐懼。

貝萊回到套房時，班正站在房間正中央，他已經將一片隱形眼鏡妥善地放入小吸杯，但另一片仍在他眼睛裏。

班說：「真掃興，爸，這地方到底有沒有水？奧利瓦先生說，我不能去衛生間。」

「他說得對，你不能去。把那片戴回去，班，就一夜而已，不礙事的。」

「好吧。」班戴回隱形眼鏡，放好了吸杯，然後爬上牀，「乖乖，這是什麼牀墊！」

貝萊對機・丹尼爾說：「我想你不介意坐一宿吧。」

「當然不介意。對了，我對班特萊眼睛上那兩片玻璃很感興趣，每個地球人都戴著這種東西嗎？」

「不，只有少數。」貝萊心不在焉地說，「例如我就不戴。」

「戴這種東西有什麼用意？」

貝萊並未回答這個問題，因為他已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那是一些令他感到不安的思緒。

燈熄了。

貝萊仍舊醒著，他隱約能聽見班的呼吸變得沉重而規律，甚至有點刺耳。當他轉過頭去，便在黑暗中逐漸看出機・丹尼爾的身形——他面向房門，一動不動地坐在椅子上。

然後他就睡著了，還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身在一座核能發電廠，潔西突然掉進裂變腔，正在迅速墜落。她拼命尖叫，還伸出手來希望抓住他，可是他只能僵立在紅線之外，眼睜睜看著她在半空中無助地翻滾，她的身軀則越來越小，最後變成一個黑點。

在這個夢裏，他束手無策，而他心知肚明，把她推下去的人正是他自己。

## 第十二章專家

當朱里斯・恩德比局長走進大辦公室的時候，以利亞・貝萊立刻抬起頭來，無精打采地對他點了點頭。

局長看了看時鐘，咕噥道：「千萬別告訴我，你一夜都沒走！」

貝萊答道：「放心，我不會那麼說。」

局長壓低了聲音問：「昨晚有任何麻煩嗎？」貝萊搖了搖頭。

局長接著說：「我一直在想，可以盡量將暴動的幾率降到最低，如果有任何……」

貝萊語氣強硬地說：「看在老天的份上，局長，如果有什麼問題，我一定會告訴你。事實上，目前為止一切平安。」

「那就好。」局長轉身離去，走進自己那間享有隱私的高級主管辦公室。

貝萊望著他的背影，心想：他昨夜一定沒有再失眠。

貝萊繼續埋首撰寫所謂的例行報告，用以掩飾過去兩天的真正行動。可是他剛低下頭，就覺得紙上那些字看起來又閃動又模糊。過了一會兒，他才察覺原來有個東西站在辦公桌旁，害得自己心神不寧。

他猛然抬起頭。「你要幹什麼？」

敢情又是機・山米，貝萊心想：當局長的好處可真不少，它不就是恩德比的私人僕役嗎。

機・山米帶著一成不變的蠢笑說：「局長要見你，利亞，他說馬上。」

貝萊揮了揮手。「他才見過我，告訴他，我待會兒再進去。」

機・山米又講一遍：「他說馬上。」

「好啦，好啦，滾開。」

那機器人一面後退，一面還說：「局長馬上就要見你，利亞，他說馬上。」

「耶和華啊，」貝萊咬牙切齒，「我來了，我來了。」他離開座位，朝那間象徵位高權重的辦公室走去，機・山米這才閉嘴了。

貝萊一進去便說：「他媽的，大局長，別再派那東西來找我，好不好？」

局長只是回應道：「請坐，利亞，請坐。」

貝萊坐了下來，凝視著對方。或許自己冤枉了老友朱里斯；或許昨晚他根本沒闔眼，他看起來相當疲倦。

局長輕敲著面前的一份文件。「這份記錄顯示，你曾經利用隔離波，打電話給華盛頓的傑瑞格博士。」

「沒錯，局長。」

「既然是隔離波，自然沒有通話內容記錄。你們到底講些什麼？」

「我在做些背景調查。」

「他是一位機器人學家，對嗎？」

「沒錯。」

局長努著下脣，看起來活脫撅嘴要哭的小孩子。「目的是什麼呢？你到底在調查什麼背景？」

「我也不確定，局長。我只是有一種感覺，像這樣的案子，不妨多蒐集些有關機器人的資料。」貝萊說到這裏便閉起嘴巴，他早已打定主意，不作更詳細的說明。

「我不以為然，利亞，我可不以為然，我認為這麼做並不明智。」

「你反對的理由為何，局長？」

「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自然會盡可能對他保密。」

「我還是認為這麼做並不明智。」

貝萊覺得很反感，終於失去耐心了。

他說：「你是在命令我別見他？」

「不，不，你自己看著辦。這個調查是你在主導，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

局長搖了搖頭。「沒什麼——喔，他在哪裏？你曉得我在說誰。」

貝萊的確曉得，他回答說：「丹尼爾還在檔案室。」

局長頓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才說：「你該知道，我們並未取得多大的進展。」

「我們並未取得任何進展，話說回來，事情不會一成不變的。」

「那就好。」局長說，可是從他的表情看來，他並非真的這麼認為。

當貝萊回到自己的座位時，機・丹尼爾已經在那裏等他。

「你好，有些什麼收獲？」貝萊硬邦邦地說。

「我對那些檔案匆匆做完了第一遍搜尋，以利亞夥伴，我在裏面找到兩個人，他們不但昨晚試圖跟蹤我們，而且在前天的事件中，他們也出現在鞋店現場。」

「一起看看。」

機・丹尼爾將幾張僅有郵票大小的卡片放到貝萊面前，卡片上布滿由許多小圓點組成的密碼，這機器人又掏出一臺攜帶式解碼機，將其中一張卡片插了進去。由於小圓點具有和卡片不同的導電系數，電場一旦通過卡片，隨即扭曲成特定的型樣，最後這個型樣便會以文字的形式，顯示在解碼機的（3×6）屏幕上。這些文字如果未曾轉成密碼，需要好幾張報表紙才印得出來，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警方的解碼機，任何人都不可能解譯這些密碼。

貝萊面無表情地瀏覽這些文字資料。第一個人是法蘭西斯・克勞沙，兩年前遭到逮捕，當時三十三歲，罪名是煽動暴亂。他是紐約酵母廠的員工，住址是某街某號，父母名叫某某某，接下來是他的頭發和眼珠顏色、面貌特徵、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心理分析檔、生理狀況檔，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資料，最後則是他的照片在罪犯資料室中的編號。

「你查過那張照片嗎？」貝萊問。

「查過了，以利亞。」

第二個人叫吉哈德・保羅，貝萊看了一眼相關資料便說：「這完全沒用。」

機・丹尼爾答道：「我確定絕對有用。如果地球上真有那麼一個組織，有本事犯下這樁謀殺案，這兩個人就是它的成員。難道這個可能性還不夠明顯嗎？難道不該偵訊他們一番嗎？」

「我們並未掌握任何證據。」

「他們曾經出現在那兩個現場，鞋店和食堂，這點不容他們否認。」

「光是這樣並不構成犯罪，況且他們可以否認，他們只要堅稱當時不在那裏即可，事情就是那麼簡單。我們要如何證明他們在說謊？」

「我看到他們了。」

「那不算證據。」貝萊兇巴巴地說，「就算真的上了法庭，也不會有人相信你能在上百萬張模糊的人臉中記住他們兩個。」

「顯然我就有這個本領。」

「好啊，那麼你不妨表明你的真實身份。一旦你這樣做，下一秒你就不是證人了。你和你的同類，地球上沒有任何法庭承認你們的法律地位。」

機・丹尼爾道：「這麼說的話，我想你是改變心意了。」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昨天在食堂裏，你說我們沒有必要當場行動，你說只要我能記住他們的面貌，事後隨時可以逮捕他們。」

「好吧，我當時沒想清楚。」貝萊說，「我一時鬼迷心竅，那樣根本行不通。」

「即使打心理戰也不行嗎？他們可不知道我們並未掌握合法的證據，無法證明他們就是共犯。」

貝萊繃著臉說：「聽好，我正在等華盛頓的安東尼・傑瑞格博士，他半小時內就會抵達，可不可以等他走了之後再繼續討論？可不可以？」

「我可以等。」機・丹尼爾說。

安東尼・傑瑞格是個中等身材、態度嚴謹，而且非常有禮貌的人，怎麼看他都不像是地球上最博學的機器人學家。事實上，他遲到了將近二十分鐘，因而感到相當愧疚。貝萊早已又急又氣，他鐵青著一張臉，不怎麼接受對方的道歉，只是隨便聳了聳肩，便開始確認先前預約的第四會議室，並對相關人員重申，接下來一小時無論如何不得打擾他們。然後，他就帶著傑瑞格博士和機・丹尼爾穿過走廊，爬上一個坡道，再走過一道門，最後終於抵達那間足以隔絕間諜波束的會議室。

在就座之前，貝萊還針對四面墻壁仔細檢查了一遍。他手中握著一具脈動計，在正常情況下，它只會發出穩定的嗚嗚聲，但如果隔絕體出現裂縫，哪怕只是一個小孔，脈動計的音量也會明顯減弱。他又檢查了天花板和地板，並對房門做了特別仔細的檢查，皆未發現任何異常。

傑瑞格博士淡淡一笑——他正像是那種頂多帶著一絲笑意的人。他一身的穿著極其整潔，只能用吹毛求疵四個字來形容；他的鐵灰色頭發平整地往後梳，一張紅潤的臉龐看來剛清洗過。他的坐姿又直又挺，彷彿母親在他幼時叮嚀了太多遍，導致他的脊椎永久性僵化了。

他對貝萊說：「你把這件事弄得像如臨大敵。」

「這件事相當重要，博士。我這裏有些關於機器人的問題，或許只有你能夠提供解答。所以我們在此的談話，當然都是最高機密，會議結束後，大城政府希望你將這一切完全忘記。」說完，貝萊看了看手錶。

機器人學家臉上的笑意消失了，他說：「請容我解釋遲到的原因。」他顯然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後來我決定不搭飛機，因為我會暈機。」

「那實在太糟了。」貝萊一面說，一面放下脈動計。他剛剛完成對脈動計本身的檢查，確認功能一切正常，這才坐了下來。

「或許不該說是真的暈機，而只是會很緊張。我有輕微的空曠恐懼癥，這並不算特別不正常，但多少會造成困擾，所以最後我是搭捷運來的。」

貝萊突然好奇心大發。「空曠恐懼癥？」

「我好像把它說得太嚴重了。」機器人學家立刻更正，「那只是搭飛機時的一種負面感覺，你搭過飛機嗎，貝萊先生？」

「搭過幾次。」

「那麼想必你會明白我的意思。那種感覺就像被空虛包圍著，覺得……覺得和大氣只隔著一英寸的金屬，總之非常不舒服。」

「所以你決定搭乘捷運？」

「對。」

「一路從華盛頓搭到紐約？」

「嗯，我以前就這麼走過，自從『巴爾的摩─費城隧道』開通之後，這是個相當簡單的旅程。」

的確如此。貝萊自己雖然從未走過這樣的路線，但他了解這是絕對可行的。過去二百年來，華盛頓、巴爾的摩、費城和紐約不斷成長，到了將近兩兩相交的程度。「四城區」幾乎已經是這一段東岸的正式名稱，甚至有很多人贊成將這四個行政區合併，組成一個超級大城。貝萊卻不同意這樣做，他認為紐約大城本身已經太大，幾乎無法由一個中央政府來管理，萬一出現一座擁有五千萬人口的超級大城，它自己就會把自己壓垮。

「問題是，」傑瑞格博士繼續說，「我在費城的切斯特區錯過了一條轉接帶，浪費了些時間。再加上申請差旅宿舍時碰到一點麻煩，最後我就遲到了。」

「別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博士。不過，你剛才的說法引起我的好奇，既然你不喜歡搭飛機，請問你會不會徒步走出大城的邊界，傑瑞格博士？」

「為什麼要那樣做？」看他的表情，這個問題嚇了他一大跳。

「這只是個假設性的問題，我並不是說你真應該那樣做。我只是想知道這個說法令你有什麼感覺，如此而已。」

「它令我感到非常不愉快。」

「假設你必須於夜間離開大城，在鄉間走上至少半英里。」

「我……我想我不會答應做這種事。」

「不論這有多麼重要嗎？」

「若是為了救我自己一命，或拯救我的家人，那麼我可能會試試……」他顯得手足無措，「我能否請問這些問題到底有什麼意義，貝萊先生？」

「我來告訴你吧。我們這裏發生了一樁重大刑案，一樁特別棘手的謀殺案，但請恕我無法提供詳情。總之，我們建立了一個理論：兇手為了犯案，一定做過我們剛才討論的那件事，也就是在半夜獨自跨越露天的鄉間。我想不通的是，什麼樣的人有這種膽量。」

傑瑞格博士打了個冷戰。「我不知道，我自己確定沒有。當然，在數千萬人口中，我想還是可以找到幾個如此膽大包天的人。」

「但你認為一般人不太可能那麼做。」

「對，確實不太可能。」

「事實上，這件案子如果有其他的解釋，其他可能成立的解釋，我們都應該考慮一番。」

傑瑞格博士顯得更不自在了，但他仍舊坐得筆直，一雙善加保養的手掌彼此交握，端端正正放在膝蓋上。「你想到了另一種可能嗎？」

「對，比方說我曾經想到，機器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跨越露天的鄉間。」

傑瑞格博士立刻站起來。「喔，親愛的貝萊先生！」

「有什麼不對？」

「你是指機器人有可能犯這種罪？」

「有何不可？」

「殺人？謀殺一名人類？」

「是的，請坐下說話，博士。」

機器人學家依言照做，然後說：「貝萊先生，我們的討論牽涉到兩種行動：跨越鄉間和謀殺。一個人可以輕易執行後者，卻很容易被前者難倒；機器人可以輕易做到前者，但是對它而言，後者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如果你想拿一個絕無可能的理論，取代一個不太可能的……」

「絕無可能是個極強烈的用詞，博士。」

「你聽說過機器人學第一法則嗎，貝萊先生？」

「當然，我甚至會背誦：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貝萊突然伸出手來指著那位機器人學家，然後才繼續說：「為何就不能製造不具第一法則的機器人呢？這有什麼可怕的？」

傑瑞格博士大喫一驚，隨即又傻笑幾聲。「喔，貝萊先生。」

「好啦，你到底怎麼回答？」

「不用說，貝萊先生，只要你懂得一點點機器人學，一定會知道在製造正子腦的過程中，牽涉到多麼龐大的數學和電子學。」

「我有些概念。」貝萊答道，他清楚記得曾經為了辦案而造訪一家機器人工廠，在那家工廠的書庫裏，他看到許多長卷的膠卷書，每一卷都是某個正子腦的數學分析。雖然書中都是濃縮的符號，但平均而言，若用正常速度掃描，每卷的瀏覽時間仍會超過一小時。而且，即使採用最嚴苛的規格，仍然不可能造出兩個完全相同的正子腦——據貝萊了解，那是由於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的關係——這就代表每卷書都必須附上一些附錄，來描述各種可能的變異。

好吧，這的確不簡單，貝萊不會否認這一點。

傑瑞格博士又說：「既然如此，那麼你一定了解，想要設計一個新型正子腦，即使只有輕微的更新，也並非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通常，需要一個中型工廠的整個研究團隊，花上至少一年的時間，這還是因為正子線路的基本理論已經標準化，可以用來當作進一步研發的基礎，否則必須投入的人力和時間還要多得多。而所謂的標準基本理論，牽涉到了機器人學三大法則，其中第一法則你已經說過了，第二法則是這麼說的：『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而第三法則是：『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你明白了嗎？」

機・丹尼爾原本一直在仔細聆聽這段對話，此時突然插嘴道：「不好意思，以利亞，我想確認一下是否聽懂了傑瑞格博士的意思。你試圖說明的是，博士，若想製造一個正子腦中沒有三大法則的機器人，首先必須發展一套嶄新的基本理論，而這個工作需要很多年的時間。」

機器人學家流露出非常滿意的表情。「這正是我的意思，您是……」

貝萊等了一下，才以不著痕跡的方式介紹機・丹尼爾。「傑瑞格博士，這位是丹尼爾・奧利瓦。」

「你好，奧利瓦先生。」傑瑞格博士和丹尼爾握了握手，然後繼續說：「根據我的估計，想要在理論上發展出非阿西寧正子腦——也就是不具三大法則基本假設的正子腦——而且達到可用來製造機器人的程度，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時間。」

「從來沒有人試過嗎？」貝萊問，「我的意思是，博士，機器人的發展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麼長久的歲月裏，花五十年試試又算什麼，怎麼會從未試過呢？」

「當然不算什麼。」機器人學家說，「可是沒有任何人想要做這種實驗。」

「我覺得難以置信，人類的好奇心應該是無所不包的。」

「偏偏不包含非阿西寧機器人，貝萊先生，這是因為人類懷有強烈的科學怪人情結。」

「那是什麼？」

「這個典故出自一本中古時代的小說，故事描述一個機器人反撲他的創造者。我自己並未讀過原文，但這點並不重要，我想強調的是不具第一法則的機器人根本造不出來。」

「甚至相關理論都不存在？」

「至少不在我的知識範圍之內，而我的知識，」他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可以說相當廣博。」

「另一方面，內建第一法則的機器人就一定不能殺人？」

「絕對不能。除非是百分之百的意外，或是為了拯救其他更多的人。而在這兩種情況下，由於正子電位突然暴增，正子腦都會損壞到無法修復的程度。」

「好吧。」貝萊說，「你講的這些都是地球上的情況，對不對？」

「當然啦。」

「那麼外圍世界呢？」

傑瑞格博士的自信似乎突然打了折扣。「哎呀，貝萊先生，我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回答這個問題，可是我確定，如果外圍世界發展出非阿西寧正子腦，或是相關的數學理論，我們一定會聽說。」

「是嗎？好吧，接下來我想談談心中另一個想法，傑瑞格博士，我希望你不會見怪。」

「不會，絕對不會。」他帶著無奈的神情，先望望貝萊，又望了望機・丹尼爾，「畢竟，如果事情真有你說的那麼重要，我很樂意全力協助。」

「謝謝你，博士，我想問的是，人形機器人為何得天獨厚？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從小到大，一直把人形機器人視為理所當然，但我現在突然發覺，自己從來不知道『人形』的原因何在。為什麼機器人必須有頭顱又有四肢？為什麼它們多多少少都像人類？」

「你的意思是，它們的外形為何不像其他機械那般功能取向？」

「對，」貝萊說，「為什麼？」

傑瑞格博士淡淡一笑。「老實說，貝萊先生，你生得太晚了。在早期的機器人學文獻中，針對這個問題的討論處處可見，而且雙方爭辯得非常激烈，甚至口不擇言。如果你想對這場『功能主義對反功能主義論戰』有所了解，我可以推薦一個非常好的參考資料，那就是韓福所寫的《機器人學史》，其中用到的數學少之又少，我相信你會覺得那本書非常有趣。」

「我會找來看看。」貝萊耐著性子說，「此時此刻，你可否先給我一點概念？」

「主要還是經濟上的考量。聽好，貝萊先生，如果你要管理一座農場，而你眼前有兩種選擇，一是購買裝有正子腦的牽引機、裝有正子腦的收割機、裝有正子腦的鬆土機、裝有正子腦的擠奶機以及裝有正子腦的汽車等等，二是隻買一個正子腦機器人，由它操縱所有的普通農機。我要提醒你，第二個選擇的花費是前者的五十到一百分之一而已。」

「可是為什麼一定要人形呢？」

「因為在整個自然界，人形是最成功的一種廣用形體。撇開神經系統和某些器官不談，貝萊先生，我們並非單一功能的動物。如果你想設計一款機器，可以做許許多多五花八門的工作，而且都做得不錯，那麼模擬人形便是最佳方案。此外，一切科技都是以人形為基礎所發展的，以汽車駕駛座為例，它之所以做成那個樣子，就是要讓人類的手腳操作起來最容易，而我們的手腳和四肢相連，四肢則和身體相連，每一部分的大小和形態都有大致的規格。就連那些最簡單的用品，例如桌子、椅子、刀子、叉子，也都是根據人類的大小規格和運作方式來設計的。因此相較之下，讓機器人模仿人類的形狀，要比徹底重新設計各種用品和工具簡單得多。」

「我懂了，這樣說有道理。那麼我想請問，博士，外圍世界的機器人學家所製造的機器人，是不是比我們的機器人更像真人？」

「我相信的確如此。」

「他們製造的機器人會不會太惟妙惟肖，以致在一般情況下會被誤認為人類？」

傑瑞格博士揚起眉毛思索了一番。「我想有此可能，貝萊先生。這需要投入極大的成本，可是我懷疑回報率能有多高。」

「根據你的判斷，」貝萊毫不放鬆地繼續追問，「他們可不可能造出一個酷似人類的機器人，連你都唬得了？」

機器人學家又傻笑幾聲。「喔，親愛的貝萊先生，我不相信有這種事。事實上，機器人絕對不只外表……」

傑瑞格博士說到一半便戛然而止，然後，他慢慢轉頭望向機・丹尼爾，紅潤的臉龐突然變得毫無血色。

「喔，我的天。」他悄聲說，「喔，我的天。」

他小心翼翼伸出手來，碰了碰機・丹尼爾的臉頰。機・丹尼爾並未迴避，始終平靜地凝視著這位機器人學家。

「我的天，」傑瑞格博士的聲音幾乎透著嗚咽，「你是機器人。」

「你花了很久的時間，才發現這個事實。」貝萊冷冷地說。

「我原先完全沒料到。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機器人，外圍世界製造的嗎？」

「是的。」貝萊說。

「現在看起來就很明顯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說話方式，並沒有模擬到完美的程度，貝萊先生。」

「但已經夠好了，對不對？」

「喔，太神奇了，我不相信有誰能夠一眼就看出真假。我非常感謝你，讓我有機會和他面對面，我可不可以檢查他一下？」機器人學家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

貝萊做了一個手勢。「請便，博士，但不是現在。要知道，那樁謀殺案優先。」

「照你這麼說，那是真的嘍？」傑瑞格博士毫不掩飾失望的神情，「我以為或許只是引我分神的幌子，看看我會被唬弄多久……」

「那並非什麼幌子，傑瑞格博士。所以請告訴我，要製造一個這麼像人的機器人，而且目的就是要令人難辨真假，是否需要讓它的大腦運作盡量接近人類？」

「當然。」

「太好了。這種人形機器人的大腦，難道不能違反第一法則嗎？或許只是設計上的無心之失？你說相關理論仍是未知的領域，我卻認為『未知』正意味著不具第一法則的正子腦有可能出現，而製造者並不清楚該避免什麼危險。」

傑瑞格博士連連搖頭。「不，不，不可能。」

「你確定嗎？我們可以先測試一下第二法則——丹尼爾，把你的手銃給我。」

貝萊的目光始終未曾離開那個機器人，他的右手則偷偷地緊握自己的手銃。

機・丹尼爾輕描淡寫地說：「給你，以利亞。」隨即將手銃遞過去，並刻意讓銃柄朝前。

貝萊說：「身為便衣刑警，他絕對不能繳出手銃，可是身為機器人，他只能服從人類的命令。」

「除非，貝萊先生，」傑瑞格博士說，「他要服從的命令違反了第一法則。」

「你可知道，博士，丹尼爾曾用手銃瞄準一羣手無寸鐵的民眾，而且威脅要發射？」

「可是我並未發射。」機・丹尼爾說。

「同意，但你居然會威脅人類，此舉本身就非比尋常，對不對，博士？」

傑瑞格博士咬了咬嘴脣。「我需要知道確切的詳情，否則無法驟下斷言，但聽來的確不尋常。」

「那麼，請考慮下列情況。兇案發生時，機・丹尼爾幾乎就在現場，如果排除了地球人能夠帶著兇器跨越鄉間的可能性，那麼在所有置身命案現場的人士當中，只有丹尼爾一個人有辦法藏起兇器。」

「藏起兇器？」傑瑞格博士問。

「讓我進一步解釋一下。行兇的那柄手銃下落不明，命案現場雖然經過地毯式搜查，卻怎麼找也找不到。但它絕不會化成一縷輕煙，所以只有一個地方可藏，只有那個地方，沒有人會想到也該找找。」

「哪裏，以利亞？」機・丹尼爾問。

貝萊舉起了手銃，並將銃口牢牢對準機器人的方向。

「在你肚子裏，」他說，「在你的食物袋中，丹尼爾！」

## 第十三章儀器

「那並非事實。」機・丹尼爾輕聲答道。

「是嗎？我們還是讓博士來斷定吧，傑瑞格博士？」

「啊，貝萊先生？」機器人學家愣了一下。剛才，當人類警探和機器人警探對話的時候，他的目光在兩人身上跳來跳去，這時終於固定在人類身上。

「我請你來，是希望你對這個機器人作一次權威性的分析。若有必要，我可以替你申請『大城標準局』的實驗室，萬一他們那裏欠缺什麼設備，我也一定會替你找齊。我只想要一個迅速而明確的答案，任何費用或人力都在所不惜。」

說到這裏，貝萊站了起來。剛才那番話他說得心平氣和，可是他感覺得到，這後面隱藏著一股蓄勢待發的瘋狂情緒。曾有那麼片刻，他覺得自己很想掐住傑瑞格博士的脖子，硬把他的證詞給捏出來——如果那樣做真有用，他寧可放棄所有的科學。

「怎麼樣，傑瑞格博士？」他問。

傑瑞格博士發出神經質的傻笑，然後說：「親愛的貝萊先生，我並不需要什麼實驗室。」

「為什麼？」貝萊憂心忡忡地問，他緊繃著肌肉站在那裏，甚至覺得自己開始發抖。

「測試第一法則並非什麼難事。我從未做過，因為沒有必要，你了解吧，但這實在簡單得很。」

貝萊張開嘴巴，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吐出來。「可否請你解釋一下這句話的意思？你是不是說，你可以在這裏進行測試？」

「當然可以。聽好了，貝萊先生，我給你打個比方：如果我是醫生，當有必要替病人驗血糖的時候，我需要一間生化實驗室；同理，我需要有各方面的精密設備，才能測量病人的基礎代謝率、查驗他的皮質功能，或是檢查他的基因以便確認某種先天性異常。但另一方面，我只要在他眼前揮揮手，就能確定他瞎了沒有，只要摸摸他的脈搏，就能知道他是否還活著。

「我想強調的是，有待測試的功能越重要、越基本，所需要的設備就越簡單。這個道理同樣適用於機器人，第一法則非常基本，因此它的影響無所不在；如果第一法則消失了，機器人就會出現二三十種異常的反應。」

他邊說邊掏出一個扁平的黑色物件，展開之後，它就成了一個小型閱讀鏡。他將一個相當破舊的膠卷插進閱讀鏡插槽，然後又取出秒錶，以及一組白色的塑膠片——經過簡單組裝，就變成相當特殊的計算尺，共有三個獨立的活動標度，不過貝萊並不熟悉它上面的記號。

傑瑞格博士輕敲著閱讀鏡，露出淡淡的笑容，彷彿即將展開的臨牀實驗令他精神振奮。

他說：「這是我的《機器人學手冊》，我到哪裏都會隨身攜帶，好像一件衣服一樣。」說完，他有點不好意思地喫喫一笑。

他將目鏡貼近眼睛，用食指輕巧地操縱控制鈕，閱讀鏡便開始忽轉忽停，忽停忽轉。

「內建的索引。」機器人學家驕傲地說，但因為閱讀鏡蓋住了他的嘴巴，聲音有點含糊不清。「我自己製作的，可以替我節省大量的時間。不過，現在這點無關緊要，對不對？讓我想想看，嗯，可否請你把椅子挪近我一點，丹尼爾。」

機・丹尼爾依言照做。剛才，當機器人學家進行準備時，他一直仔細靜觀全部的過程。

與此同時，貝萊移開了手銃。

接下來一連串的發展，卻令貝萊既困惑又失望。傑瑞格博士問了好些似乎毫無意義的問題，又做了好些似乎毫無意義的動作，但他偶爾也會停下來，用用他的三重計算尺，或是看看閱讀鏡。

例如，其中一個問題是：「如果我有兩個表親，兩人相差五歲，年輕的是表妹，那麼另一個是男生還是女生？」

丹尼爾鄭重其事地回答（貝萊覺得根本多此一舉）：「根據既有資料無法判定。」

聽到這樣的答案，傑瑞格博士除了瞥一眼秒錶，唯一的反應就是將右手盡量向外伸，然後說：「可否請你用左手第三根指頭的指尖，碰碰我的中指指尖？」

丹尼爾立刻輕松地做出這個動作。

傑瑞格博士頂多花了十五分鐘，就完成了所有的測試。他默默地用計算尺做了最後一個計算，隨即三下兩下將它拆解。然後他收好秒錶，再從閱讀鏡中抽出《機器人學手冊》，並將閱讀鏡折疊起來。

「都做完了嗎？」貝萊皺著眉頭問。

「都做完了。」

「但這實在太荒謬了。你所問的問題，沒有半個和第一法則有關。」

「喔，我親愛的貝萊先生，如果醫生用橡膠槌輕敲你的膝蓋，難道你不相信這樣就能測試你是否得到某種退化性神經病變嗎？如果醫生仔細檢查你的眼睛，測試虹膜對光線的反應，然後斷定你可能對某些生物堿上癮，難道你也會感到驚訝嗎？」

貝萊說：「好吧，怎麼樣？你的診斷如何？」

「丹尼爾配備了完整的第一法則！」機器人學家毫不猶豫地點頭。

「你一定搞錯了。」貝萊粗聲說。

然而，貝萊做夢也想不到，傑瑞格博士的腰桿竟然能挺得比平常更直，但他顯然做到了，同時他還瞇起眼睛，射出憤怒的目光。

「你是在教我該怎麼做嗎？」

「我並非暗示你能力不足。」貝萊做了一個請聽我說的手勢，「可是難道你不可能犯錯嗎？你自己說過，誰也不了解非阿西寧機器人的理論。讓我打個比方，其實盲人也能閱讀，只不過讀的是盲文書或有聲書，假如你不曉得這兩種書的存在，難道你不會因為某人知道某本書的內容，便錯誤地一口咬定他視力良好嗎？」

「好的，」機器人學家又恢復了和顏悅色，「我懂你的意思了。可是話說回來，我就繼續用你的比喻吧，盲人還是無法用眼睛閱讀，而我測試的正是這一點。請相信我，姑且不論非阿西寧機器人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我還是肯定機・丹尼爾配備了第一法則。」

「他回答問題時就不能作假嗎？」貝萊心知肚明自己是在作困獸鬥。

「當然不能，這正是機器人和人類的差別。不論是人類或是任何哺乳類的大腦，都無法用現有的數學方法進行完整的分析，因此沒有任何大腦反應是百分之百確定的。反之，機器人的正子腦卻是可以完整分析的，否則根本造不出來，這就代表我們對於哪個刺激會導致哪個反應一清二楚，所以機器人絕對無法在答案上作假。你所謂的『作假』這件事，根本不存在於機器人的意識中。」

「那麼我們來談談實例吧，機・丹尼爾曾經拿手銃指著一羣人類，當時我在場，是我親眼看見的。即使他不曾發射，難道說第一法則就不會起一點作用，例如令他神經失常？但答案竟是否定的，要知道，事後他仍然百分之百正常。」

機器人學家摸了摸下巴，露出遲疑的神色。「這點的確反常。」

「一點也不反常，」機・丹尼爾突然開口，「以利亞夥伴，可否請你檢查一下從我手中拿走的手銃？」

貝萊低頭望了望握在自己左手的那柄致命武器。

「打開銃膛，」機・丹尼爾催促道，「仔細看看。」

貝萊權衡了一下風險，然後慢慢將自己的手銃放到桌上，再以迅速的動作打開另一柄手銃。

「是空的。」他茫然道。

「裏面根本沒有電囊。」機・丹尼爾附和道，「如果你檢查得更仔細，會發現裏面從未裝過電囊。事實上，這柄手銃並沒有擊發器，根本就不能使用。」

貝萊說：「你用一柄不能發射的手銃指著羣眾？」

「我必須有一柄手銃，否則無法扮演便衣刑警。」機・丹尼爾說，「可是帶著一柄真槍實彈的手銃，會有意外傷人的可能，這種事當然萬萬不可發生。當時我就想要解釋，但你在氣頭上，硬是不肯聽我說。」

貝萊悵然若有所失地望著那柄形同廢鐵的手銃，低聲說：「我想就到此為止吧，傑瑞格博士，感謝你的熱心協助。」

貝萊訂了一份午餐，可是送來之後（酵母胡桃蛋糕，以及一片相當厚實的炸雞，下面還墊著脆餅），他卻只能盯著這盤食物發呆。

他腦海中的思潮翻騰不已，長臉上蝕刻著深深的憂鬱。

他彷彿活在一個不真實的世界，一個殘酷且混沌不已的世界。

這一切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如今回顧，自從踏進朱里斯・恩德比的辦公室，開始和謀殺案以及機器人糾纏不清那一刻起，他就像是陷入一場迷離夢境之中。

耶和華啊！纔不過是五十個小時之前的事。

他曾堅定不移地在太空城中尋找答案，甚至兩度指控機・丹尼爾是兇手，第一次認為他是人類假扮的，第二次雖然承認丹尼爾真是機器人，仍舊認為他涉有重嫌。可是無論哪一次，最後的結果都是他自己灰頭土臉。

現在他終於被迫轉向了，他心不甘情不願地將心思轉回大城（打從昨夜起，他一直不敢朝這個方向想）。某些問題不斷地敲打他的意識，可是他不想聽，他覺得自己做不到。萬一聽見了，他就不得不回答，喔，天哪，他實在不想面對那些答案。

「利亞！利亞！」突然有人猛搖貝萊的肩膀。

貝萊立刻驚醒，問道：「什麼事，菲力普？」

C5級便衣刑警菲力普・諾瑞斯坐了下來，他將兩隻手放在膝蓋上，身體向前傾，以便仔細審視貝萊的臉。「你到底是怎麼回事？最近被人下了藥嗎？你就這麼睜大眼睛坐在這裏，我差點以為你真的死了。」

他摸摸自己逐漸稀疏且褪色的金發，一對鼠眼緊盯著貝萊始終未動的午餐。「雞肉！」他說，「這年頭想喫雞肉，非得弄個醫師處方不可。」

「喫點吧。」貝萊無精打采地說。

諾瑞斯天人交戰一番，然後說：「喔，不了，我馬上就要出去用餐，你留著自己喫吧——對了，你最近和頭兒進展如何？」

「你說什麼？」

諾瑞斯設法表現得從容，但他的雙手卻背叛了自己。他說：「少裝蒜，你知道我的意思，自從他回來之後，你就和他形影不離。到底怎麼回事？要升官了嗎？」

貝萊皺起眉頭，這種辦公室政治令他覺得又回到了現實世界。諾瑞斯和自己年資差不多，當然要分分秒秒注意貝萊是否受到上級的青睞。

貝萊說：「絕無此事，請相信我，一切純屬空穴來風，空穴來風。如果你那麼喜歡局長，我倒希望可以把他送給你。耶和華啊！把他拿走吧！」

諾瑞斯說：「可別誤會我，我並不在乎你升不升官。我只是想說，如果你和頭兒關係不錯，何妨拉那孩子一把？」

「什麼孩子？」

這個問題其實多此一舉，因為就在這個時候，文森・巴瑞特——那個被機・山米取而代之的年輕人——從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慢慢走了過來。只見他心慌意亂地不停轉動著手裏的帽子，雖然他也試著擠出一絲笑容，卻只牽動了高聳顴骨上的皮膚。

「午安，貝萊先生。」

「喔，午安，文森，最近好嗎？」

「不太好，貝萊先生。」

文森如饑似渴地四處張望，貝萊心想：他看來簡直失魂落魄，半死不活——這就是遭到解僱的下場。

然後他又毫不留情地想到（而且差點脫口而出）：可是他到底希望我做些什麼呢？

結果他只是說：「很遺憾，孩子。」

除此之外，他又能說什麼呢？

「我一直在想——也許有了什麼轉機。」

諾瑞斯湊近貝萊的耳朵，低聲說：「這種事不能再發生了，一定要有人挺身而出，如今連陳洛也要被趕走了。」

「什麼？」

「你沒聽說嗎？」

「沒有，媽的，他是個C3，至少有十年的資歷。」

「我同意，怎奈一臺有腿的機器就能做他的工作。下一個會是誰呢？」

文森・巴瑞特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中，這時他突然喚道：「貝萊先生？」

「什麼事，文森？」

「你聽過一則傳聞嗎？他們說黎娜・米蘭——那個次乙太節目的舞者——是一個機器人。」

「一派胡言。」

「是嗎？他們說有人能將機器人造得和人類一模一樣，外表披著一種特製的塑質皮膚。」

貝萊立刻聯想到機・丹尼爾，不禁一陣心虛，再也說不出話來，只好搖了搖頭。

年輕人又說：「如果我四處走走，你想會不會有人介意？看看熟悉的老地方，我會覺得舒坦些。」

「去吧，孩子。」

年輕人走開了，貝萊和諾瑞斯目送他一程，然後諾瑞斯才說：「看來懷古分子似乎說對了。」

「你是指回歸大地？是嗎，菲力普？」

「不，我是指機器人這件事。回歸大地，哈！咱地球的未來希望無窮。但我們並不需要機器人，絕不需要。」

貝萊喃喃道：「地球擁有八十億人口，但眼看鈾要用完了！有什麼好希望無窮的？」

「萬一鈾真用完了，我們可以進口啊，或者我們可能發現另一種核能。人類總是有辦法找到出路的，利亞。這方面你一定要樂觀，要對咱人類的大腦有信心。我們最偉大的資產就是足智多謀，這可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利亞。」

他相當陶醉在自己的言論中，繼續滔滔不絕：「比方說，我們可以利用太陽能，這就能夠撐上幾十億年。我們可以在水星軌道上建造太空站，當作能量收集器，然後利用定向波束把能量傳回地球。」

貝萊早就聽過這個計劃，那些紙上談兵的前衛科學家，至少已經花了一百五十年在探討這種想法。它之所以無法跳脫理論層次，乃是由於目前為止，誰也無法將波束壓縮得足夠緊致，好讓它走過五千萬英里卻仍不會散開。貝萊根據記憶，將上述事實稍微說了說。

諾瑞斯說：「真有需要的時候，就一定做得到，何必擔心呢？」

貝萊腦海中忽然浮現一個能源無窮無盡的地球，人口可以不斷增加，酵母農場可以一直擴充，水耕農業也可以一直強化。既然能源不虞匱乏，礦物可以取自太陽系的無人天體；如果淡水有所短缺，則能從木星的衛星運來補給。還有，可以將地球的海洋冷凍，然後一塊塊拖到太空去，讓那些冰球像小衛星般繞著地球轉；它們會永遠待在那裏，隨時可以再取回來。一旦海牀暴露在外，就等於變出許多可以開發、可以居住的陸地。甚至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和氧氣含量，亦能藉由土衛六的甲烷大氣和天衛二的凍氧來維持和調節。

如此一來，地球上的人口便能增加到一兩兆。有何不可呢？過去曾經有人認為，如今的八十億人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甚至還曾經有人認為，十億人口就已經難以想象了。自從中古時代以來，幾乎每個世代都會出現馬爾薩斯學派的末日預言，而事實總是證明那只是杞人憂天。

可是法斯陀夫又會怎麼說呢？一個擁有一兆人口的世界？當然有可能！然而，它的空氣和淡水都需要仰賴進口，能源則需要由五千萬英里外的「倉庫」來提供，那會是個多麼不穩定的狀況。地球距離全面瓦解仍舊只有一線之隔，只要這個「泛太陽系機制」任何一環出了一丁點兒問題，就會導致地球萬劫不復。

貝萊說：「我自己認為，還是把多餘的人口運走些比較容易。」這句話，與其說是在回應諾瑞斯，不如說他是在回應自己心中所勾勒的圖像。

「誰會要我們呢？」諾瑞斯酸溜溜地說。

「任何尚未住人的行星。」

諾瑞斯站了起來，拍拍貝萊的肩膀。「利亞，你的迷藥一定還沒退，多喫點雞肉，早些恢復正常吧。」他帶著咯咯的笑聲走了。

貝萊望著他的背影，冷冷地揚起嘴角。諾瑞斯會開始散佈這個消息，接下來幾個星期，辦公室裏那些碎嘴的同事（每間辦公室都有這種人）可有的聊了。但這麼一來，至少他可以暫時擺脫文森、機器人和解僱這些話題。

他嘆了一口氣，拿起叉子刺向一塊已經冷掉而且有點硬的雞肉。

貝萊喫完最後一塊蛋糕的時候，丹尼爾剛好離開（當天早上才分發給他的）桌位，朝這個方向走過來。

貝萊不太自在地望著他。「怎麼樣？」

機・丹尼爾說：「局長不在自己的辦公室，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我已經交代機・山米，我們要借用那間辦公室，除了局長本人，不準他放任何人進來。」

「我們借用來做什麼？」

「開一次祕密會議。我們必須開始計劃下一步行動，這點你一定同意吧。畢竟，你並不打算放棄這項調查工作，對不對？」

其實，那正是貝萊夢寐以求的一件事，但他顯然不能說出口。他站了起來，帶頭向恩德比的辦公室走去。

進了辦公室，貝萊立刻說：「好吧，丹尼爾，到底怎麼回事？」

那機器人答道：「以利亞夥伴，打從昨夜起，你就魂不守舍，我發現你的精神氛圍起了明顯的變化。」

貝萊心中冒出一個極可怕的念頭，隨即大叫：「你會讀心術？」

若非此時心亂如麻，他也不會想到這種可能性。

「不，當然沒有。」機・丹尼爾說。

貝萊總算不那麼驚慌了，他又問：「那麼你所謂的精神氛圍又是什麼鬼東西？」

「我只是借用這個名詞，來描述一種你並未透露的感覺。」

「什麼感覺？」

「這並不好解釋，以利亞。但你應該記得，我原本的功能是幫助太空城的同胞研究地球人的心理。」

「對，我知道。你只是加裝了一組正義線路，就搖身一變成為警探。」貝萊並未刻意避免諷刺的口吻。

「完全正確，以利亞。但我的設計基本上保持不變，而我原本的功能是用來進行大腦分析。」

「分析人類的腦波？」

「喔，對。只要有特定的接收器，原則上就能遠距離接收，無需電極的直接接觸，而我的大腦就是這樣的接收器。難道地球人沒有使用這個原理嗎？」

貝萊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只好反守為攻，再度發問：「你在測量腦波的時候，會測到些什麼東西？」

「並不是思想，以利亞。我可以測到一點情緒，但最重要的是我能夠分析性格，也就是分析一個人的潛在動機和態度。舉例來說，當初只有我能確定，在那樁謀殺案發生之際，恩德比局長處於一種無法殺人的心理狀態。」

「由於你這麼說，他們便排除了他的嫌疑。」

「是的，這樣做其實很保險。就這方面而言，我是個非常精密的儀器。」

貝萊心中又冒出一個念頭。「慢著！恩德比局長並不知道他接受了大腦分析吧？」

「沒有必要讓他心裏不舒服。」

「我的意思是，你就只是站在那裏望著他，沒有動用任何儀器，沒有任何電極，也沒有指針和圖表？」

「當然都沒有，我是個自給自足的裝置。」

貝萊緊咬下脣，感到又怒又惱。這是最後一個小小的矛盾，這個碩果僅存的漏洞本來勉強還能當作箭靶，或許仍有機會將嫌疑推到太空族身上。

機・丹尼爾曾說局長接受過大腦分析，不料一小時之後，局長自己卻光明正大地否認聽過這個名詞。照理說，任何人若是在涉嫌的情況下，接受了傳統的腦波測量，腦袋上曾貼過許多電極，應該都忘不了那種駭人的經驗，更應該記得什麼叫大腦分析。

可是現在矛盾消失了，局長的確接受過大腦分析，只是他自己並不知道。機・丹尼爾所言句句屬實，而局長也並未說謊。

「好吧，」貝萊厲聲道，「我的大腦分析又是什麼結果？」

「你心神不寧。」

「這可真是個偉大的發現，啊？我當然心神不寧。」

「不過，說得更明確些，你之所以心神不寧，是因為有兩種力量正在你心中起沖突。一方面，你為了忠於自己的專業，很想深入調查昨晚那批圍攻我們的地球陰謀分子，以及他們背後的組織，可是，另一個同樣強烈的動機，卻將你朝反方向用力推。在你的大腦細胞電場中，這個趨勢顯示得一清二楚。」

「我的大腦細胞，得了吧。」貝萊氣呼呼地說，「聽著，我來告訴你為何並無必要調查你所謂的陰謀組織，因為它和那樁謀殺案毫無關係。我承認，我曾經這樣想過；昨天在食堂，我的確以為我們身陷險境。可是後來發生了什麼呢？他們跟蹤我們出來，然後很快就被我們利用路帶擺脫了，不過如此而已。如果他們是組織嚴密、視死如歸的陰謀分子，絕對不會這麼容易善罷干休。

「我兒子輕而易舉便查到了我們的住處；他只是打電話到局裏，甚至不必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些所謂的陰謀分子若想獵殺我們，大可如法炮製。」

「難道沒有嗎？」

「顯然沒有。如果他們想引發暴動，當初在鞋店就有機會，但僅僅一個人和一柄手銃，就讓他們溫馴地撤退了。而你其實是機器人，一旦他們認出你的身份，便能確定你無法使用那柄手銃。他們只是懷古分子，只是一羣沒有危險的邊緣人，你並不清楚這些事，但我應該明白。要不是這一切誤導我……誤導我一個勁兒胡思亂想，我早就該明白了。

「我告訴你，我知道什麼樣的人會變成懷古分子。他們一來個性溫和，二來愛做白日夢，由於現實生活太辛苦了，於是他們沉迷在一個從未真正存在的古代理想世界中。如果你能像對一個人那樣對一個團體進行大腦分析，你會發現他們就和朱里斯・恩德比一樣不可能殺人。」

機・丹尼爾慢慢地說：「我無法照字面上的意義接受你的說法。」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的看法轉變得太突然，而且其中有些矛盾。昨天，你早在晚餐前幾小時，就已經安排好和傑瑞格博士的會面。當時你還不知道我有食物袋，也就不可能懷疑我是兇手。所以說，你聯絡他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那個時候，我已經懷疑你了。」

「還有，昨夜你一邊睡覺一邊說話。」

貝萊睜大眼睛。「我說些什麼？」

「沒什麼，就是連續喊了幾聲『潔西』，我相信你是在叫你太太。」

貝萊盡量放鬆緊繃的肌肉，然後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做了一個惡夢，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當然欠缺親身經驗，但根據字典上的定義，惡夢就是不好的夢境。」

「你知道什麼是做夢嗎？」

「我同樣只知道字典上的定義。當意識層面暫時中止思考，也就是在所謂的睡眠之際，如果出現類似真實的幻覺，那就是做夢。」

「幻覺，好吧，我可以接受。有些時候，幻覺還真他媽的足以亂真。嗯，我夢見我太太身陷險境，人們常常會做這種夢。於是在這種情形下，我大喊她的名字，這種事也並不罕見，你大可相信我。」

「我萬分樂意相信你。但這讓我聯想到另一個問題，潔西怎麼會發現我是機器人？」

貝萊感到自己的額頭又濕了。「我們別再捲入這個問題，好不好？傳聞……」

「抱歉我打個岔，以利亞夥伴，其實並沒有什麼傳聞。如果真有的話，整個大城早已動蕩不安了。送進局裏的報告，我一一檢查過了，沒有一則提到這件事。這項傳聞根本不存在，於是問題來了，你太太是怎麼發現的？」

「耶和華啊！你到底想說什麼？你認為我太太是一名……一名……」

「是的，以利亞。」

貝萊雙手緊緊互握。「聽好，她不是，這個話題到此為止。」

「這並不像你的作風，以利亞。在辦案過程中，你曾兩度指控我是兇手。」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報復我？」

「我不確定是否了解你所謂的報復是什麼意思。不用說，我贊成你對我採取懷疑的態度，你自有你的理由。這些理由很可能是對的，雖說事實不然。現在，我用來指證你太太的證據，也同樣強而有力。」

「指證她涉嫌謀殺？他媽的，潔西不會傷害任何人，哪怕是她的死敵；她也不可能走出大城，更不可能……唉，如果你是血肉之軀，我就……」

「我只是說，她是陰謀集團的一分子，我認為應該偵訊她一次。」

「休想，這輩子你都休想。你給我聽好，懷古分子並不想取我們性命，那不是他們的行事風格，但他們的確想把你趕出大城，這個企圖顯而易見。而他們用的是心理戰，他們設法讓你我的日子不好過，因為我倆已經綁在一起。他們很容易就查出潔西是我太太，於是，理所當然的下一步就是把消息泄漏給她。她和所有的地球人一樣不喜歡機器人，她絕不希望我和一個機器人合作，尤其是當她以為這是個危險任務，而他們一定會這樣暗示她。我告訴你，這招有效，她求了我一個晚上，要我放棄這個案子，或是設法把你趕出大城。」

「想必，」機・丹尼爾說，「你有非常強烈的動機要保護你太太，避免她遭到偵訊。所以在我看來，你顯然在編造些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論證。」

「你以為自己是他媽的何方神聖？」貝萊咬牙切齒，「你根本不是警探，你只是個大腦分析器，和我們這兒的腦波儀差不了多少。你雖然有頭有手有腳，能說話能喫飯，但這並不代表你比大腦分析器高明一丁點兒。多插入一組什麼正義線路，並不能讓你成為真正的警探，所以你又知道些什麼呢？你給我閉嘴，讓我來作些設想。」

機器人心平氣和地說：「我想你最好還是放低音量，以利亞。就算我並非像你一樣是個貨真價實的警探，我還是希望提醒你注意一件小事。」

「我沒興趣聽。」

「拜託你聽聽，如果我說錯了，你可以指正我，這對你我都沒有害處。是這樣的，昨晚當你正要離開我們的宿舍，到走廊上打電話給潔西，我曾建議由你兒子代替你去，但你告訴我，在你們地球上，父親通常不會派自己的兒子去冒險，如此說來，是否母親通常就會這樣做呢？」

「不，當然……」貝萊這句話只說到一半。

「你懂我的意思了。」機・丹尼爾說，「照常理來講，如果潔西擔心你的安危，希望能夠警告你，她會寧可拿自己的生命冒險，也不會讓兒子代勞。她派班特萊出馬這件事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她覺得班的安全無虞，而她自己則剛好相反。如果陰謀集團的人和潔西並不相識，上述情形就不會成立，起碼她毫無理由作這樣的設想。另一方面，如果她是陰謀集團的一分子，那麼她就會知道——以利亞，她就會知道——自己受到了監視，會被人認出來，而班特萊的行動則能神不知鬼不覺。」

「慢著，」貝萊心裏很不好受，「這種推論太薄弱了。」

其實他沒有必要叫停，因為就在這個時候，局長辦公桌上的訊號燈忽然大閃特閃。機・丹尼爾等著貝萊接聽，他卻只是茫然無助地望著閃光，最後還是由機器人按下了通話鍵。

「什麼事？」

只聽機・山米的聲音含含糊糊地說：「有一位女士想見利亞，我說他很忙，但她不肯走，她說她叫潔西。」

「讓她進來。」機・丹尼爾冷靜地說，同時揚了揚眉，那雙棕色眼珠隨即接觸到了貝萊驚慌失措的目光。

## 第十四章名字

貝萊目瞪口呆地僵立在原處，任由潔西沖向他，抓住他的肩膀，將他緊緊摟住。

終於，他從蒼白的嘴脣吐出一個名字：「班特萊？」

她望著他，搖了搖頭，一頭棕發也隨之甩動。「他沒事。」

「那麼你這是……」

潔西突然開始啜泣，她一面哭，一面用細不可聞的聲音說：「我憋不住了，利亞，我再也憋不住了。我喫不下、睡不著，我一定要告訴你。」

「什麼也別說，」貝萊感到痛苦萬分，「看在老天的份上，潔西，趕緊閉嘴。」

「我一定要說，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非常可怕的事。喔，利亞……」說到這裏，她就語無倫次了。

貝萊無可奈何地說：「這裏還有別人，潔西。」

她抬起頭瞪著機・丹尼爾，但似乎沒認出他來。此時淚水在她眼眶中泛濫，很容易將這個機器人折射成一團模糊的光影。

機・丹尼爾壓低聲音說：「午安，潔西。」

她倒抽一口氣。「這就是那……那個機器人？」

她趕緊用手背拭去淚水，並離開貝萊的懷抱。然後，她做了幾回深呼吸，嘴角還閃現一個短暫而羞怯的笑容。「真的是你，對嗎？」

「對，潔西。」

「我叫你機器人，你不會介意吧？」

「不會，潔西，這是事實。」

「那我也不介意你叫我笨蛋、白癡或……或是顛覆分子，因為這也是事實。」

「潔西！」貝萊想喝止她。

「沒有用的，利亞。」她說，「既然他是你的搭檔，還是讓他知道比較好。我再也受不了啦，從昨天開始，我就備受煎熬。我不介意去坐牢，也不介意他們把我下放到最底層，只靠生酵母和清水度日，我更不介意……但你會保護我，對不對，利亞？別讓他們懲罰我，我好……好害怕。」

貝萊輕拍她的肩膀，讓她哭個痛快。

與此同時，他對機・丹尼爾說：「她太激動，我們不能留她在這裏，現在幾點了？」

機・丹尼爾隨口答道：「十四點四十五分。」他並未望向時鐘，也沒有低頭看錶。

「局長隨時可能回來。聽好，你去調一輛警車，我們到公路里再詳談。」

潔西猛然抬起頭。「公路？喔，不，利亞。」

他則盡可能用安撫的語調對她說：「好啦，潔西，別迷信了。你現在這樣子，根本不能搭乘捷運。乖乖聽話，冷靜下來，否則我們連大辦公室都穿不過去。我先替你弄點水來。」

稍後，她用沾濕的手帕擦了擦臉，傷心欲絕地說：「喔，你看我的妝。」

「別擔心你的妝了。」貝萊說，「丹尼爾，警車備好了嗎？」

「已經在等我們，以利亞夥伴。」

「走吧，潔西。」

「等等，等我一下，利亞，我一定得補補妝。」

「這根本無關緊要。」

但她還是轉過身去。「拜託，我不能這樣子穿過大辦公室，頂多一秒鐘就好。」

兩位男士只好默默等她，其中那位真人不耐煩地忽松忽緊攥著拳頭，機器人則未顯露任何情緒。

潔西開始翻找自己的皮包。（貝萊曾經鄭重其事地宣稱，只有一樣東西，自中古時代起便抗拒科技的改良，那就是女用皮包，就連磁性接縫取代金屬扣環的嘗試都以失敗告終。）最後，她掏出一面小鏡子，以及一個鏤銀的化妝器，後者是三年前貝萊送她的生日禮物。

化妝器上有好幾個小孔，她一一輪流使用，不過看起來，只有最後一道噴霧並非無質無形。她的動作精巧，手法細膩，令人相信化妝的確是女性天生的權利，即使最緊急的情況也不例外。

她先在臉上噴一層均勻的粉底，將油光和粗糙部分都遮掩起來，同時留下淡淡的金色光暈，根據長期累積的經驗，潔西確定這種光暈最適合自己的頭發和眼珠色澤。然後，她在前額和下巴噴了一點古銅色，又在兩頰至顴骨的部分輕輕刷上腮紅，此外，她還在眼瞼和耳垂塗了些許藍色陰影。最後，她將淡粉紅色的噴霧對準嘴脣，這道噴霧在半空中真正可見，彷彿是閃動著水光的粉紅霧氣，但它一旦沾上嘴脣便立刻變幹，而且顏色加深不少。

「好了，」潔西迅速拍了拍頭發，顯得非常不滿意，「我想應該可以了。」

整個過程當然超過一秒鐘，但總共還不到十五秒。雖然如此，貝萊卻覺得這段時間漫無止盡。

「快走吧。」他說。

她幾乎來不及將化妝器放回皮包，就被他推出門外。

公路里的陰森死寂壓在每個人的心頭。

貝萊說：「可以了，潔西。」

打從離開局長辦公室，潔西臉上便戴著一副泰然自若的面具，直到這個時候，那副面具纔有崩裂的跡象。她帶著無助的沉默，望了望自己的丈夫，又望了望丹尼爾。

貝萊說：「打起精神來，潔西，拜託。你到底有沒有犯罪？真正犯罪？」

「犯罪？」她不確定地搖了搖頭。

「給我保持鎮定，別再歇斯底里。你只要說有沒有就行了，潔西，你可曾……」他遲疑了一下，「殺害任何人？」

潔西的表情瞬間由疑惑轉為憤怒。「你在說什麼，利亞・貝萊！」

「告訴我有沒有，潔西。」

「沒有，當然沒有。」

貝萊胸口所承受的壓力頓時消散一大半。「你有沒有偷任何東西？有沒有偽造配額數據？有沒有攻擊過任何人？毀損過任何公物？說出來，潔西。」

「我什麼都沒做——至少這些都沒做，我指的並不是這些事。」她回頭望了望，「利亞，我們有必要待在這兒嗎？」

「除非你說清楚，否則我們不走。來吧，從頭說起，你來找我們，到底是要說些什麼？」此時潔西剛好低下頭，貝萊和機・丹尼爾的目光因而短暫接觸。

潔西用輕柔的聲音開始陳述，而且越講越清楚，越講越有力。

「我要說的是關於那些人，那些懷古分子，你了解他們的，利亞，他們總是在你周圍，總是高談闊論。早在很久以前，我還是助理營養師的時候，情況就是那樣了。還記不記得伊麗莎白・嵩恩波？她就是個懷古分子，她總是說當今的問題全部來自大城，過去沒有大城的日子比現在好多了。

「當年，我常常問她為何那麼確定，尤其是我認識你之後——你該記得我倆作的那些討論吧——每一次，她都會從那些無所不在的懷古書籍中，引用一兩句話來回答我。你知道的，比方說《大城之恥》，我忘記作者是誰了。」

貝萊隨口說：「奧葛文斯基。」

「對，只不過相較之下，那本書算是很好的了。後來，我和你結了婚，她就變得好尖酸好刻薄，甚至說：『既然嫁了警察，我想你難免會變成真正的大城婦女。』從此以後，她就很少和我講話，不久我辭去了工作，這個插曲便告一段落。我想，她所說的那些事，大多隻是為了唬我，或是為了讓自己散發神祕感和魅力。要知道，她是個老處女，一輩子沒結過婚，大多數的懷古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社會適應的問題。記得嗎，利亞，你曾經說過，人們有時會將自己的問題誤以為是社會的問題；他們之所以想改造大城，只是因為不知如何改造自己。」

貝萊的確記得說過這番話，但如今自己聽來，這番話顯得輕率而膚淺。他柔聲說：「別偏離主題，潔西。」

於是她繼續說：「總之，麗莎不斷強調，總有一天我們得團結起來。她說所有的錯誤都該歸咎太空族，因為他們想讓地球一直處於衰弱和頹廢的狀態。『頹廢』是她的口頭語之一，比方說，她會盯著我規劃的下週菜單，嗤之以鼻地說：『頹廢，頹廢。』珍・邁爾曾經在廚房模仿她，我們差點沒笑死。而她——伊麗莎白——她還說，總有一天我們要摧毀大城，回歸大地的懷抱，至於那些強迫我們使用機器人，想把我們永久禁錮在大城的太空族，我們要和他們好好算個賬。只不過，她從來不用『機器人』三個字，而總是說『沒靈魂的鬼機器』。請你千萬別介意，丹尼爾。」

那機器人說：「我並不了解這個說法有什麼特殊含意，潔西，但無論如何，我是不會介意的，請繼續說下去。」

貝萊開始坐立不安。這就是潔西的作風，即使火燒眉睫，即使天塌下來，她還是會用那種迂迴曲折的方式繼續說故事。

只聽她說：「伊麗莎白在言談之間，總是表現得好像她有很多同黨，例如她會先說：『上次的聚會……』然後趕緊停下來，帶著又驕傲又擔憂的表情望著我，彷彿希望我的追問能凸顯她的重要性，卻又擔心我會害她惹上麻煩。當然啦，我從來沒問過她，我纔不要讓她稱心如意呢。

「總而言之，我們結婚之後，利亞，事情就告一段落，直到……」

她停了下來。

「繼續說，潔西。」貝萊催促道。

「你還記得我們那次的爭論嗎，利亞？我是指，關於耶洗別的爭論。」

「哪個耶洗別？」貝萊花了一兩秒鐘才恍然大悟，原來她是在說自己的名字，而不是另一個女人。

他自然而然轉向機・丹尼爾，替自己辯護道：「耶洗別是潔西原來的名字，她不喜歡，所以從來不用。」

機・丹尼爾嚴肅地點了點頭，貝萊心想：耶和華啊，我又何苦擔心他的觀感呢？

「那件事造成我很大的困擾，利亞。」潔西說，「真的，千真萬確。我猜這很傻，但我當時一直不斷在想你說的那些話，我是指關於耶洗別只能算保守派，她為了保存祖先的傳統，挺身抗拒異族帶來的陌生事物。畢竟，我也叫耶洗別，而我總是……」

她想找一個適當的詞，結果貝萊先想到了。「認同她？」

「對。」但她說完之後，幾乎立刻搖了搖頭，而且別過臉去，「當然，並非真的認同，並非照單全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你最清楚，而我自己並不是那個樣子。」

「我很清楚，潔西，你別傻了。」

「但我還是常常想到她，而且，我不得不這麼想，歷史好像又重演了。我的意思是，我們地球人擁有傳統的生活方式，太空族卻帶來許多新奇的事物，並想盡辦法讓我們接受，我們便誤入歧途了。或許懷古分子是對的，或許我們應該回歸傳統的優良方式。於是，我回過頭去找伊麗莎白。」

「好，繼續。」

「起初她說聽不懂我在講些什麼，何況我還是個條子老婆。我強調這是不相干的兩碼子事，最後她終於答應跟某人提一提。大約一個月之後，她主動告訴我通過了，於是我加入了他們，從此每次聚會我都參加。」

貝萊難過地望著她。「你卻從未告訴我？」

潔西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向你道歉，利亞。」

「唉，於事無補，我是指你的道歉。你可以將功贖罪，我需要了解你所謂的聚會，首先，你們在哪裏舉行？」

與此同時，一股疏離感悄悄爬上他的心頭，麻木了所有的情緒。他一直不願相信的事，如今證實竟是真的，是千真萬確，是絕對錯不了的。既然塵埃終於落定，就某方面而言，也算是一種解脫吧。

她說：「就在這裏。」

「在這裏？你是指就在這個地點？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是指在公路里面，所以我纔不想到這兒來。不過，這是個絕佳的聚會地點，我們……」

「多少人？」

「我不確定，大約六七十吧，我們只能算是一個地方支部。有人會負責準備摺椅和點心，而且每回都有人發表演說，大多是講過去的生活多麼美好，總有一天我們會把妖魔鬼怪通通趕走，那是指機器人，當然還有太空族。那些演講實在很無聊，總是千篇一律，但我們都能容忍，因為吸引我們的是聚會本身，以及一種肩負重任的感覺。我們會立下許多誓言，還會發明在其他場合打招呼的暗號。」

「你們從未受到幹擾嗎？沒有任何警車或消防車經過？」

「從來沒有。」

機・丹尼爾打岔道：「這很不尋常嗎，以利亞？」

「也許還好。」貝萊深思熟慮之後答道，「有些支線根本從來沒人用。不過，找出這些支線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你們在聚會中，就只做這些事嗎，潔西？發表演說、玩玩陰謀遊戲？」

「差不多就這樣，有時還會唱唱歌。當然，總要喫喫喝喝，東西不多，通常就是三明治和果汁。」

「既然這樣，」他的口氣近乎兇狠，「現在你又擔什麼心？」

潔西心頭一凜。「你生氣了。」

「拜託，」貝萊勉強耐著性子，「回答我的問題。如果都是像這樣的平和活動，過去這一天半，你為何如此驚慌失措？」

「我認為他們會傷害你，利亞。老天啊，你為什麼偏要裝作不明白呢？我已經解釋給你聽了。」

「不，沒有，你還沒解釋。你只是告訴我，自己常常參加一種故作神祕的茶會罷了。他們有沒有舉行過公開示威？有沒有破壞過機器人？有沒有發起暴動？有沒有殺人？」

「從來沒有！利亞，我絕對不會做那些事，而他們如果想那麼做，我也絕不會留在裏面。」

「好吧，那麼你為何又說自己做了一件可怕的事？為何預料自己會坐牢？」

「嗯……嗯，他們曾經討論，總有一天要向政府施壓。他們說，我們應該組織起來，然後舉行大規模的罷工罷市；我們可以強迫政府廢止所有的機器人，並將太空族趕回他們的老家。我原本以為這只是空談，結果真的發生了，我是指你和丹尼爾這件事。於是他們開始說：『現在我們要採取行動了。』以及『我們今天要殺一儆百，讓機器人入侵成為歷史。』有人在衛生間高談闊論，雖然並不知道談論的就是你們兩人。可是我知道，立刻就知道了。」

說到這裏，她語塞了。

貝萊不禁軟化。「好啦，潔西，這些都沒什麼，的確只是空談罷了。你大可自己看看，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好……好害……害怕，而且我想，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發生流血暴動，你就有可能遇害，班特萊也會有危險，而算來算去都是我……我的錯，我萬萬不該加入他們，所以我應該去坐牢。」

貝萊伸手摟著她的肩膀，讓她嗚嗚咽咽發泄一番，同時他緊抿著嘴望向機・丹尼爾，後者則冷靜地回望他。

他說：「聽著，我要你好好想想，潔西，誰是你們這個團體的領導？」

她現在比較平靜了，正在用手帕輕拭眼角的淚水。「領導名叫約瑟夫・克列明，但他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身高頂多五尺四，而且我覺得他非常怕老婆。我認為他沒有任何危險性，你該不會想要抓他吧，利亞？不會只因為我的一面之詞吧？」她似乎萬分懊悔。

「我暫時還不會抓任何人。這個克列明由誰指揮？」

「我不知道。」

「有沒有任何陌生人參加過聚會？你知道我的意思：來自中央總部的大人物。」

「偶爾會有外人來演講，但並不常見，大約一年兩次吧。」

「你曉得他們的名字嗎？」

「不曉得。他們總是被稱為『我們的一分子』或是『來自傑克森高地的朋友』之類的。」

「我懂了。丹尼爾！」

「請說，以利亞。」機・丹尼爾答道。

「將你認為可疑的人物通通描述一遍，看看潔西是否認得他們。」

機・丹尼爾以極其精準的方式開始描述，詳細說明每個嫌犯的外貌特徵和背景資料，潔西卻逐漸露出沮喪的表情，而且搖頭搖得越來越堅定。

「沒有用的，沒有用的。」她喊道，「我怎麼會記得？我不可能記得他們任何一個人的長相，我不可能……」

她突然住口，似乎在思索，然後又說：「你是不是說，其中一人是酵母工？」

「法蘭西斯・克勞沙，」機・丹尼爾說，「他是紐約酵母廠的員工。」

「嗯，你知道嗎，某次，有個外人來演講，我剛好坐在第一排，不斷聞到一絲生酵母的味道，真的，只有一絲絲而已，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之所以記得這件事，是因為那天我有點反胃，那種味道一直讓我感到惡心。後來，我不得不站起來，換到後面的座位，但我當然無法解釋哪裏不對勁，實在非常尷尬。也許他就是你說的那個人，畢竟，當你一天到晚和酵母打交道，氣味就會黏在你的衣服上。」說著說著，她皺起了鼻子。

「你不記得他的長相吧？」貝萊問。

「不記得。」她十分肯定地回答。

「好吧，暫時這樣。聽著，潔西，我要把你送到你媽媽那兒，班特萊也會跟你一起去，你們兩人千萬不要離開那一區。班可以向學校請假，我會安排好一切，定時派人送食物給你們，還會派警察監視附近的通道。」

「你自己呢？」潔西聲音發顫。

「我不會有危險的。」

「可是這樣要多久？」

「我不知道，也許只有一兩天。」即使在他自己聽來，這句話都相當空洞。

貝萊和機・丹尼爾又回到了公路里面，車內只剩下他們兩人。貝萊表情凝重，顯得心事重重。

「在我看來，」他說，「我們要對付的這個組織，發展出了上下兩層結構。第一層，也就是底層，只是為了替最後的行動儲備羣眾，並沒有特定的計劃。第二層，則是一小羣精英分子，他們正在進行一個周密策劃的行動。我們必須找出來的正是這羣精英分子，至於潔西所說的那些只會過家家的團體，可以不予理會。」

「如果潔西的故事可以照單全收，」機・丹尼爾說，「那麼我想，你說的這一切都有道理。」

「我認為，」貝萊強硬地說，「潔西的故事可以視為百分之百的實情。」

「似乎沒錯。」機・丹尼爾說，「根據她的大腦脈沖，完全看不出她有說謊的壞習慣。」

貝萊狠狠瞪了機器人一眼。「這點我敢擔保。所以，我們在報告中，並沒有必要提她的名字，你了解嗎？」

「如果你希望這樣做，以利亞夥伴，我沒有意見。」機・丹尼爾心平氣和地說，「但這樣一來，我們的報告會既不完整也不精確。」

貝萊說：「嗯，或許如此，但不會有什麼實質的害處。她主動來找我們，將她知道的事實和盤托出，如果我們提及她的名字，她就會有案底了，我可不希望發生這種事。」

「既然如此，當然要避免，但前提是要先確定不會再有更多的內幕。」

「不會再有什麼能牽扯到她了，我可以保證。」

「那麼可否請你解釋一下，為什麼一個名字，單單耶洗別這三個字，就能使她放棄原先的信念，然後另起爐竈？她的動機似乎令人費解。」

這時，他們正緩緩駛過空無一人的弧形隧道。

貝萊說：「這的確不容易解釋。耶洗別是個罕見的名字，偏偏在歷史上，有個惡名昭彰的女人叫做耶洗別。我太太很珍惜這個巧合，這帶給她一種虛幻的邪惡感，對她規規矩矩的生活是一種補償。」

「一個奉公守法的女子，為何需要覺得自己邪惡呢？」

貝萊差點笑出來。「女人就是女人，丹尼爾。總之，我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我曾經在氣頭上，堅稱歷史人物耶洗別並不怎麼邪惡，甚至可以說是個好妻子。對於這件事，我一直後悔不已。

「結果，」他繼續說，「我這麼做，令潔西難過得不得了，因為我毀掉了她心中一件無可取代的事物。我想後來發生的那些事，就是她對我的報復。我可以想象，她希望藉由參加那些我無法贊同的活動來懲罰我，不過，我所謂的希望並非意識層面的。」

「希望竟然可以不是意識層面的？這難道不會自相矛盾嗎？」

貝萊望著機・丹尼爾，實在懶得再對他解釋什麼是潛意識，所以他只是說：「更何況，《聖經》對人類的思想和情緒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聖經》是什麼？」

一時之間，貝萊感到相當驚訝，但隨即又對自己的驚訝感到驚訝。據他所知，太空族的人生哲學屬於標準的機械論和無神論；太空族不知道的事，機・丹尼爾當然也不知道。

他簡單地說：「是一本書，在半數地球人的心目中，它是一本神聖的經典。」

「我不了解『神聖』這兩個字在此作何解釋。」

「我的意思是，這本書具有崇高的地位。在適當詮釋下，它的某些篇章包含了一整套的行為準則，而許多人認為，這套準則最有可能帶給人類至高無上的幸福。」

機・丹尼爾似乎在咀嚼這番話。「這套準則有沒有融入你們的法律？」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它並不具有法律的約束力，人類必須心甘情願、自動自發地去遵循。就某種意義而言，它的層次甚至高於任何的法律。」

「高於法律？這難道不也是自相矛盾嗎？」

貝萊苦笑了一下。「要不要我引述一段《聖經》給你聽？你有沒有興趣？」

「勞駕了。」

貝萊讓車子慢慢停下來，然後閉起眼睛，花了一點時間來回憶。他很想背誦出《中古聖經》裏那些鏗鏘有力的字句，可是對機・丹尼爾而言，中古英語只是一堆無意義的音節罷了。

於是，他用接近聊天的方式，以「現代英語」講述這個故事，彷彿他並非追溯一段遠古的人類歷史，而是在轉述一則當代的新聞：

耶穌前往橄欖山，清早又回到了神殿。眾人聚集到他身邊，他就坐下來對他們傳道。不久，幾位律法專家和法利賽人帶來一名行淫時當場被捕的婦人，將她帶到他面前，然後對他說：「夫子，這婦人行淫時被逮個正著，摩西的律法要求我們用石頭打死這樣的人。你的意見如何？」

他們這麼說，是想要陷害他，用以製造控告他的藉口。耶穌卻彎下腰，用指頭在地上寫字，彷彿沒聽見他們在說什麼。當他們再次問他的時候，他站了起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沒有罪，就先拿石頭打她。」

然後他又彎著腰在地上寫字。聽到這番話的人，受到了良心譴責，於是從最年長的開始，一個個陸續走光了。最後只剩下耶穌一人，而婦人仍站在他面前。等到耶穌站起來，發現只有她一個人，就對她說：「婦人，指控你的那些人在哪裏？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主啊，沒有。」

耶穌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婦人，從此別再犯罪了。」

仔細聽完之後，機・丹尼爾問：「行淫是什麼意思？」

「那並不重要，總之她犯了一種罪，而當時公認的刑罰是石刑，也就是說，大家向犯人丟石頭，直到打死她為止。」

「那婦人真的犯了罪？」

「是的。」

「那麼她為何沒受到石刑？」

「聽完耶穌的一番話，指控她的人都覺得自己做不到。這個故事的寓意是，有些事物甚至凌駕於你腦中的那組正義之上。人類內心有一種沖動叫做慈悲，化為外在的行動則稱為寬恕。」

「我並不熟悉這兩個名詞，以利亞夥伴。」

「我曉得，」貝萊喃喃道，「我曉得。」

他突然發動了警車，令它猛力向前奔馳，後座力隨即將他緊壓在椅背上。

「我們要去哪裏？」機・丹尼爾問。

「去酵母鎮。」貝萊說，「去找那個陰謀分子法蘭西斯・克勞沙，設法讓他吐實。」

「你有辦法讓他吐實，以利亞？」

「嚴格說來，是你有辦法，丹尼爾，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警車繼續快速前進。

## 第十五章逮捕

貝萊感覺得出來，酵母鎮那股氣味隱隱然越來越濃，越來越無孔不入。有些人，例如潔西，很不喜歡這種味道，但貝萊不然。反之，他甚至可說喜歡，因為它會帶來愉快的聯想。

每當他聞到生酵母的氣味，感官的神奇作用便會將他帶回三十多年前，當時他才十歲，常在波瑞斯舅舅家中作客。波瑞斯舅舅是一名酵母工，家裏總是放著一些酵母美食，例如酵母餅幹、內有糖漿的酵母巧克力、做成貓狗形狀的酵母糖果。雖然年紀很小，他已經明白波瑞斯舅舅其實不該那麼做，因此他總是偷偷享用這些糖果和點心。通常他會以面壁的姿勢坐在房間的角落，而且喫得很快，以免被人逮個正著。

正因為如此，那些糖果反倒特別好喫。

可憐的波瑞斯舅舅！不久他就意外身亡了。至於確切死因為何，從來沒有人告訴過貝萊，於是他猜想舅舅是因為偷竊廠裏的酵母而遭到逮捕，進而慘遭殺害，所以他哭得格外傷心。他料想自己也會被捕，然後也會被處決。許多年後，他在警方的資料中仔細查找，才終於發現真相，波瑞斯舅舅是失足落到運輸帶下而喪命的。對於他的浪漫幻想，這個真相帶來一個幻滅的結局。

然而，每回聞到生酵母的味道，他心中總會再度浮現這個幻想，哪怕只有一時半刻。

其實，酵母鎮並非紐約大城的一個正式行政區。無論在任何地名辭典或官方地圖上，都沒有這樣一個地名。一般人所謂的酵母鎮，對郵政單位而言，只是紐瓦克區、新布朗斯維克區和特倫頓區的統稱。它是個寬闊的帶狀區域，跨越了中古時代的新澤西，其間點綴著一些住宅區（尤其以紐瓦克和特倫頓的市中心最為密集），但大多數的土地都開發為多層農場，用以培育和繁殖品種數以千計的酵母菌。

大城的兩千萬居民中，有五分之一在這些酵母農場工作，另有五分之一從事各種相關行業，包括：從亞利加尼山脈的原始森林中，將堆積如山的木材和粗質纖維素拖到大城裏，然後讓它們在酸液槽內水解為葡萄糖，並加入大量的硝石和磷礦粉（兩者是最重要的添加物），此外還要加入化學實驗室提供的許多有機物。最後的產物只有一樣，除了酵母還是酵母。

若是沒有酵母，地球八十億人口當中，有六十億會在一年之內餓死。

想到這裏，貝萊感到不寒而慄。三天前，雖然這個恐怖的可能性與現在無異，可是三天前，他絕不會想到這件事。

他們從紐瓦克郊區的出口鉆出了公路，兩旁是一座又一座毫無特色的農場，巷道則稀稀疏疏，因此他們根本不必減慢速度。

「現在幾點了，丹尼爾？」貝萊問。

「十六點零五分。」機・丹尼爾答道。

「只要他上日班，這時應該還在。」

貝萊將警車停在卸貨區，鎖好了駕駛儀。

「所以這裏就是紐約酵母廠，以利亞？」機器人問。

「是它的一部分。」貝萊說。

他們走進一條兩側都有辦公室的通道，轉角處一名女接待員立刻笑臉迎人地說：「你們想找哪位？」

貝萊打開皮夾。「警察辦案。法蘭西斯・克勞沙是不是在你們紐約酵母廠工作？」

女孩顯得有些不安。「我可以查查。」

她將面前的交換機連到標示著「人事室」的線路上，然後，只見她嘴脣緩緩嚅動，卻沒有聲音傳出來。

貝萊對這種喉頭麥克風並不陌生，知道它的功能是將喉部的輕微運動直接翻譯成語音。他說：「請發出聲音來，好讓我能聽見。」

她終於出聲了，但只有最後半句話：「……他說他是警察，主任。」

一位膚色黝黑、穿著體面的男士走了出來，他留著細細的八字鬍，發線則已經明顯後退。他帶著燦爛的笑容說：「我是人事室的普列斯考特，出了什麼問題嗎，警官？」

貝萊冷冷地瞪著他，普列斯考特的笑容開始僵化。

他說：「我只是不想打擾我們的員工，他們對警察有點敏感。」

貝萊說：「真倒黴，是嗎？克勞沙現在是否在廠裏？」

「他在，警官。」

「那就給我們一根引路棒，如果他及時離去，我會再回來找你。」

對方的笑容幾乎完全消失了。「我這就拿給你，警官。」他喃喃道。

引路棒的目標設定為CG課的第二區。至於CG在這一行的術語中代表什麼意思，貝萊並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所謂的引路棒，是一個可以抓在手裏、看起來不怎麼起眼的裝置。當它和設定的目標成一直線的時候，棒頭就會微微發熱，反之則會迅速降溫。而當你逐漸接近目標時，溫度還會越來越高。

由於這種冷熱變化速度太快、幅度太小，因此對外行人而言，引路棒幾乎派不上用場，然而在大城居民中，卻很難找到這方面的外行。長久以來，最受孩童歡迎的遊戲之一，就是在「學校層」的通道中，利用玩具引路棒來玩躲貓貓。（熱不熱，來問我；引路棒，最靈光。）

想當年，貝萊曾經利用引路棒，在上百座建築之間找到正確的路徑。甚至只要一棒在手，他就絕不會走冤枉路，彷彿引路棒能替他規劃一條捷徑。

十分鐘後，當他踏入一間燈火通明的大房間之際，棒頭幾乎已經燙手了。

貝萊對最靠近門口的工人說：「法蘭西斯・克勞沙在這裏嗎？」

那工人腦袋用力一甩，貝萊立即會意，朝他所指的方向走去。室內雖有許多不停嗡嗡作響的抽風機，酵母的氣味仍然非常刺鼻。

一名男子出現在房間的另一個角落，正在脫掉圍裙。他有著中等身材，雖然還算年輕，臉上卻有很深的皺紋，頭發也已經稍有花白。他正在用一條纖維毛巾擦手，看得出他的手掌很大，而且指節很粗。

「我就是法蘭西斯・克勞沙。」他說。

貝萊望了機・丹尼爾一眼，機器人點了點頭。

「好的。」貝萊說，「可有方便談話的地方嗎？」

「也許有，」克勞沙慢吞吞地說，「可是我很快就要下班了，明天怎麼樣？」

「明天還早得很，夜長夢多，咱們還是現在就談吧。」貝萊打開皮夾，舉到這位酵母工面前。

但克勞沙完全沒有中斷擦手的動作，只是冷淡地說：「我不知道警察局怎麼運作，可是在這裏，用餐時間沒有任何彈性。我必須在十七點到十七點四十五分之間喫晚餐，否則就沒得喫。」

「這不成問題。」貝萊說，「我會叫人把你的晚餐送過來。」

「喔，喔。」克勞沙沒好氣地說，「簡直就像貴族了，C級條子都有這種特權嗎？還有什麼？私人浴室？」

「你只要回答問題就行了，克勞沙。」貝萊說，「把高級幽默留給你的女友吧。哪裏可以談談？」

「如果你想講話，天平室怎麼樣？你可以盡情發揮，至於我，我沒什麼好說的。」

貝萊伸出拇指一比，克勞沙便邁開腳步。天平室是個正方形的空間，整個漆成一塵不染的白色，並且擁有完全獨立（因而更有效率）的空調設備。放眼望去，墻壁上滿是排列整齊的精密電子天平，一個個都罩在玻璃罩內，只能藉由力場進行操作。貝萊在大學時代，曾經用過類似的裝置，所以一眼就認出來，其中一型連十億個原子的質量都測量得到。

克勞沙說：「我想暫時不會有人進來這裏。」

貝萊咕噥了一聲，然後轉向丹尼爾說：「可否請你去找人送晚餐來？然後，不好意思，請你留在外面接應一下。」

他目送機・丹尼爾離去，然後才對克勞沙說：「你是化學家？」

「抱歉，我是發酵學家。」

「有什麼差別？」

克勞沙顯得相當自負。「化學家只會攪攪湯汁，倒倒餿水，發酵學家則要負責養活幾十億人口。換句話說，我是酵母培養專家。」

「好吧。」貝萊說。

克勞沙卻打開了話匣子：「這間實驗室是紐約酵母廠的樞紐。每一天，甚至他媽的每個小時，我們都閑不下來，公司所有的酵母菌株都忙著在這些大鍋裏生長。我們不斷測試並調整食物需求因子，還要確定它們都繁殖得正確無誤。我們也會改造基因，發展新的品系，去蕪存菁，挑出具有特性的，再作進一步的改造。

「幾年前，紐約人開始四季都喫得到草莓，老兄，那些其實並非草莓，只是一種高糖分的酵母，它擁有如假包換的顏色，只要再加一點調味添加劑即可。這種酵母草莓正是在這間屋子發展出來的。

「二十年前，班氏油脂酵母只是一種低劣的品系，味道像豬油，一點用處也沒有。如今，它的味道雖然仍像豬油，但脂含量已經從百分之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七。如果你今天搭過捷運，別忘了捷運所用的潤滑油正是AG7品系的班氏油脂酵母，它正是在這間屋子裏發展出來的。

「所以請別叫我化學家，我是發酵學家。」

面對著對方表現出的高傲自大，貝萊的氣勢不知不覺弱了下來。

他連忙轉變話題：「昨晚十八點到二十點之間，你在哪裏？」

克勞沙聳了聳肩。「在散步，我喜歡晚餐後散個小步。」

「有沒有拜訪朋友？或是看次乙太節目？」

「沒有，就只是散步。」

貝萊抿起嘴來。如果克勞沙去看次乙太節目，他的配額票就會有紀錄；如果他去拜訪朋友，就可以把對方找來對質一番。「所以說，沒有人看到你？」

「我不確定，也許有吧，不過我沒碰到熟人。」

「那麼前天晚上呢？」

「一樣。」

「所以說，兩個晚上你都沒有不在場證明？」

「我好端端的，警官，為何需要不在場證明？如果真犯了案，那我才需要呢。」

貝萊並未搭腔，他看了看自己的筆記本，又說：「你曾經被送上法庭，罪名是煽動暴亂。」

「好吧，我告訴你，只不過是有個機字頭的擠了我一下，然後我把他絆倒了，這就是煽動暴亂嗎？」

「法庭是這麼認定的，所以你被定罪並罰款。」

「事情就這麼了了，不是嗎？難道你想要再罰我一次？」

「前天晚上，布隆克斯區的一家鞋店差點發生暴亂，有人看到你在那裏。」

「誰？」

貝萊說：「當時應該正是你的晚餐時間，前天晚上你在這裏用餐嗎？」

克勞沙遲疑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前天我腸胃不舒服，即使是酵母專家，偶爾也會給它弄得消化不良。」

「昨天晚上，威廉斯堡也差點發生暴亂，又有人看到你在那裏。」

「誰？」

「你否認自己出現在那兩個現場嗎？」

「你說得不清不楚，我想否認也無從否起。這兩件事到底發生在哪裏，看到我的又是什麼人？」

貝萊直勾勾地瞪著這位發酵學家。「我想你自己心裏再明白不過。我認為，你在一個非法的懷古組織中擔任要職。」

「我不能阻止你這麼想，警官，但你的想法並不是證據，或許你也明白這一點。」克勞沙咧嘴一笑。

「或許，」貝萊的長臉則毫無表情，「我現在就能讓你說一兩句實話。」

貝萊走到天平室門口，打開房門，沖著一直等在外面的機・丹尼爾說：「克勞沙的晚餐送來了嗎？」

「馬上就到，以利亞。」

「請你送進來好嗎，丹尼爾？」

不久之後，機・丹尼爾端著一個金屬餐盤走進來。

貝萊說：「把它放到克勞沙先生面前，丹尼爾。」他在一排靠墻的板凳中挑了一張坐下，翹起二郎腿，一隻腳規律地晃來晃去。等到丹尼爾將餐盤放到這位發酵學家面前的板凳上，他注意到克勞沙的身體硬生生挪了一下。

「克勞沙先生，」貝萊說，「我替你介紹一下我的搭檔，丹尼爾・奧利瓦。」

丹尼爾伸出右手，並說：「你好，法蘭西斯。」

克勞沙並未開口，也沒有想要和丹尼爾握手的意思。丹尼爾卻一直維持那個姿勢，克勞沙不禁臉紅起來。

貝萊柔聲道：「你實在很沒禮貌，克勞沙先生，難道你驕傲得甚至不屑和警察握手嗎？」

克勞沙喃喃道：「不好意思，我餓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柄萬用刀，從中拉出一支叉子，然後坐了下來，目光停留在那份晚餐上。

貝萊說：「丹尼爾，我想一定是你的態度太冷淡，令我們這位朋友不滿。你該不是在生他的氣吧？」

「絕無此事，以利亞。」機・丹尼爾說。

「那就用行動證明一下，把你的手臂擱到他肩膀上。」

「十分樂意。」機・丹尼爾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

克勞沙放下叉子。「這是怎麼回事？你們想幹什麼？」

機・丹尼爾若無其事地伸出手臂。

克勞沙反手用力一揮，打偏了機・丹尼爾的臂膀。「他媽的，別碰我。」

他猛然跳開，結果餐盤因此遭殃，「當啷」一聲掉到了地板上。

貝萊冷冷地對機・丹尼爾點了點頭，後者便開始步步進逼那位不斷後退的發酵學家。與此同時，貝萊走到了門口。

克勞沙吼道：「叫那東西離我遠點。」

「你不該這麼講話。」貝萊平心靜氣地說，「他是我的搭檔。」

「他是個該死的機器人。」克勞沙尖叫道。

「讓開吧，丹尼爾。」貝萊立刻說。

機・丹尼爾向後退去，最後退到了貝萊身後，抵住房門靜靜站著。克勞沙面對著貝萊，不但氣喘吁吁，而且雙拳緊握。

貝萊說：「好啦，天才小子，你怎麼會想到丹尼爾是機器人？」

「誰都看得出來！」

「留給法官去判斷吧。此時此刻，克勞沙，我想我們要帶你回總部去。到底你是如何知道丹尼爾是機器人，我們希望你能從實招來，此外還有很多很多事，先生，需要請你解釋清楚。丹尼爾，你出去設法聯絡局長，他現在應該在家裏。告訴他盡快趕去辦公室，並且告訴他，我手裏有個人迫不及待要接受偵訊。」

機・丹尼爾走了出去。

貝萊問：「你腦子裏在轉些什麼啊，克勞沙？」

「我要律師。」

「別擔心，你會有的。此時此刻，請你先告訴我，你們這些懷古分子究竟受到什麼力量驅動？」

克勞沙轉過頭去，顯然決心保持沉默。

貝萊說：「耶和華啊，老兄，我們對你以及你的組織已經了若指掌，我可不是在唬人。但為了滿足我的好奇心，請你告訴我：你們這些懷古分子到底想要什麼？」

「回歸大地。」克勞沙悶聲說，「很簡單，不是嗎？」

「說來簡單，」貝萊回應道，「但是做起來可就難了。我們的大地如何供養八十億人口？」

「我只說回歸大地，有沒有說一夕之間？一年之間？或是一百年之間？一步一步來嘛，警察先生。需要多長的時間都無所謂，可是我們應該盡快走出這些鋼穴，應該盡快走進天然的環境。」

「你自己可曾走進天然的環境？」

克勞沙抓耳撓腮。「好吧，就算我也沒救了，可是孩子們還有救。每天不斷有新生兒出世，看在老天的份上，讓他們出去吧，把開放的空間、新鮮的空氣和陽光都還給他們。若有必要，我們還可以一點一點逐步減少人口。」

「換句話說，退回到一個不可逆的過去。」貝萊並不明白自己為何據理力爭，只是覺得體內燃起一股熊熊烈火，「這就好像退回到種子、退回到精卵、退回到子宮裏。為何不大步向前呢？不必減少地球的人口，只要對外輸出即可。這也算回歸大地，但卻是其他行星的大地，我是指殖民外星！」

克勞沙發出刺耳的笑聲。「製造更多的外圍世界？更多的太空族？」

「不會的。當年那些建立外圍世界的地球人，來自一個尚未出現大城的地球，他們都是個人主義者兼物質主義者，而且將這些特質發揮到了病態的極致。現在這個社會則發展出了互助的模式，雖然或許過了頭，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模式去開拓外星。新環境和傳統可以碰撞出一個折中的新火花，它將和古老的地球以及外圍世界都很不一樣，不但更新，而且更好。」

他明知自己是在重復法斯陀夫博士的說法，可是竟然說得流暢無比，彷彿這個觀念已在他心中孕育了許多年。

克勞沙又說：「胡扯！放棄腳下的世界而去開拓荒蕪的外星，什麼樣的傻子會如此舍近求遠？」

「很多人都會，但他們不是傻子，他們會帶著機器人當幫手。」

「不行，」克勞沙萬分激動，「絕對不行！絕對不要機器人！」

「老天啊，為什麼呢？我也不喜歡機器人，但我不會因為偏見而自我閹割。我們到底為什麼要怕機器人？如果你問我，我會猜是因為自卑感。我們——你我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比太空族矮一截，我們痛恨這種感覺，所以必須在另一個地方，用另一種優越感來補償。如果我們連機器人都無法瞧不起，那可就活不下去了。機器人似乎比我們優秀——但事實並不然，他媽的，這是最大的諷刺。」

貝萊越說越覺得熱血沸騰。「看看這個丹尼爾，我和他已經相處兩天了。他比我高大，比我強壯，比我英俊，事實上，他的外表活脫一個太空族。他的記憶力比我好，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他既不需要睡覺，也不需要喫喝，他更不會為各種疾病或七情六慾所苦。

「但他終究是個機器，就像這裏的微量天平，我可以對他為所欲為。如果我給微量天平一巴掌，它絕不會還手，而丹尼爾也一樣。我可以命令他舉起手銃射擊自己，而他會立刻照做。

「不論在哪一方面，我們都無法制造和人類同樣優秀的機器人，更遑論優於人類了。我們造不出一個擁有審美觀、道德感或宗教情操的機器人，我們無法讓正子腦超越完美機械裝置的層次，哪怕只有一絲一毫。

「我們做不到，只要我們還不了解自己的腦袋如何運作，只要還有一些事物是科學所無法測量的，他媽的，我們就做不到。什麼是美，什麼是善，什麼是藝術，什麼是愛，什麼是神？我們永遠在挑戰明明不可知的事物，永遠在嘗試了解不可能了解的問題，這正是人的本性。

「機器人的腦子必須是有限的，否則製造不出來；它的結構必須計算到最後一個小數點，否則會沒完沒了。耶和華啊，你到底在怕什麼？機器人可以貌似丹尼爾，可以貌似天神，本質上卻比一堆木頭好不到哪裏去。你難道想不通嗎？」

由於貝萊連珠炮似的滔滔不絕，克勞沙幾度企圖插嘴都失敗了。現在，貝萊的情緒發泄到了一個段落，克勞沙才理不直氣不壯地說：「條子成了哲學家，你又懂得什麼呢？」

機・丹尼爾又進來了。

貝萊望著他，不禁皺起眉頭，一半是由於餘怒未消，一半是因為他有不祥的預感。

他問：「為何去那麼久？」

機・丹尼爾說：「我一直找不到恩德比局長，以利亞，最後才發現他還在辦公室。」

貝萊看了看手錶。「這個時候？為什麼？」

「臨時有個突發狀況，局裏發現了一具屍體。」

「什麼！天哪，誰的屍體？」

「那個跑腿的機・山米。」

貝萊一時說不出話來。然後，他望著這個機器人，憤憤不平地吼道：「我以為你說有一具屍體。」

機・丹尼爾隨即作了修正：「當然你也可以說，是一個完全停擺的機器人。」

克勞沙突然哈哈大笑，貝萊立刻轉向他，粗聲道：「你給我閉嘴！聽到沒有？」他還故意亮出手銃，克勞沙果然變得非常安靜。

貝萊說：「好吧，到底怎麼回事？機・山米爆了一條保險絲，有什麼大不了？」

「恩德比局長一直閃爍其詞，以利亞，不過雖然他沒直說，我卻有一種感覺，局長相信機・山米是被人刻意弄停擺的。」

正當貝萊默默咀嚼這句話的時候，機・丹尼爾又嚴肅地補充道：「或者你也可以說，他遭到了謀殺。」

## 第十六章動機

貝萊將手銃收了起來，但右手仍不著痕跡地放在銃柄上。

他說：「你在前面帶路，克勞沙，走到第十七街的B出口。」

克勞沙說：「我還沒喫飯。」

「你活該。」貝萊不耐煩地說，「誰叫你把晚餐扔到地上。」

「我有喫飯的權利。」

「你可以到拘留所再喫，或者少喫一頓也無妨。餓不死你的，走吧。」

三人開始穿越迷宮般的紐約酵母廠，誰也沒有再說什麼。克勞沙硬邦邦地走在前面，貝萊居中，而由機・丹尼爾殿後。

當克勞沙再度開口的時候，貝萊和機・丹尼爾早已辦好了簽退手續，克勞沙也請好了假，並且留話要人去清理天平室，而他們三人已經來到了警車旁邊。

「慢著。」克勞沙說完，隨即停下腳步，繞到機・丹尼爾身邊，在貝萊根本來不及阻止的情況下，他一個箭步沖上去，結結實實打了機器人一耳光。

「搞什麼鬼。」貝萊一面喊，一面狠狠抓住克勞沙。

克勞沙沒有作任何抵抗。「別擔心，我會跟你走，我只是要親眼看看。」他咧嘴冷笑。

機・丹尼爾心平氣和地凝視著克勞沙，剛才他雖然及時閃避，卻未能完全躲開那一巴掌。不過，看不出他臉頰上有任何紅腫或傷痕。

他說：「這是個危險的舉動，法蘭西斯。要是我沒後退，你很容易傷到手。現在這種情形，一定還是弄痛了你，我感到十分遺憾。」

克勞沙哈哈大笑起來。

貝萊說：「進去，克勞沙，你也進去，丹尼爾，和他一起坐在後座，絕不能讓他輕舉妄動，即使扭斷他的手臂我也不在乎，這是命令。」

「第一法則哪裏去了？」克勞沙嘲笑道。

「我相信憑丹尼爾的身手，足以在不傷害你的情況下把你制服，但為了你著想，或許還是扭斷你一兩條手臂比較好。」

貝萊坐上駕駛座，警車隨即加速前進。他和克勞沙都被風吹亂了頭發，只有機・丹尼爾的頭發依然服帖。

機・丹尼爾輕聲細語問：「你是怕機器人搶了你的工作嗎，克勞沙先生？」

貝萊無法轉頭去看克勞沙的表情，但他可以確定，那張臉一定充分反映出嫌惡的神色，而且，他相信克勞沙會盡量坐到另一側，離機・丹尼爾越遠越好。

這時，傳來了克勞沙的聲音：「還有我的孩子，以及所有下一代的工作。」

「這當然並非無解的問題。」那機器人說，「舉例而言，如果你的子女接受移民外星的訓練……」

克勞沙插嘴道：「你也這麼說？這個警察曾經大談移民外星，想必他受過很好的機器人訓練，或許他就是機器人。」

貝萊咆哮道：「夠了，給我閉嘴！」

機・丹尼爾以平靜的口吻說：「成立移民外星的訓練機構，將會連帶提供安全、身份以及職業的保障，如果你關心你的子女，這條路值得考慮。」

「我絕不會有求於機器人、太空族或是政府馴養的任何走狗。」

這段對話到此為止，寂靜隨即吞沒了他們。空曠的公路里，只剩下警車引擎的輕微噪音，以及輪胎摩擦路面的嘶嘶聲。

回到了警局，貝萊簽署一份拘留令，便將克勞沙移交了。辦完手續後，他隨即和機・丹尼爾搭乘電動螺旋梯前往「總部層」。

對於舍電梯不用這件事，機・丹尼爾並未表示驚訝，而貝萊也早就料到了，這兩天，他對機器人既能幹又服從的天性越來越習慣，逐漸不再將丹尼爾視為需要考慮的變數。拘留所和總部層的垂直距離很長，搭電梯纔是合理的做法。反之，電動螺旋梯又慢又繞路，通常只用來上下兩三層的距離；各個行政部門的人來來去去，停留時間都不超過一分鐘。只有貝萊和機・丹尼爾兩人一直留在螺旋梯上，隨著它愣愣地、緩緩地向上爬。

事實是，貝萊覺得自己需要一點時間。雖然頂多隻有幾分鐘，可是一旦抵達總部，他就會一頭栽進另一個難題之中，他想要先喘口氣，想要先整理一下思緒、轉換一下心情。因此，雖然螺旋梯走得很慢，他卻覺得還是太快了些。

機・丹尼爾說：「看來我們暫時還不會偵訊克勞沙。」

「他可以等一等。」貝萊沒好氣地說，「咱們先把機・山米那件事弄清楚。」然後他又低聲對機・丹尼爾補充道：「這不可能是獨立事件，兩者間必定有關聯。」這句話卻更像是對他自己說的。

機・丹尼爾又說：「真可惜，克勞沙的大腦特質……」

「怎麼樣？」

「有了奇怪的變化。我不在天平室的時候，你們兩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貝萊心不在焉地說：「我除了對他講道，沒有做別的事，我把法斯陀夫聖徒的福音傳給他了。」

「我不懂你在說什麼，以利亞。」

貝萊嘆了一口氣，然後說：「聽好了，我試著對他解釋地球最好能接納機器人，並將多餘的人口送到其他行星。換句話說，我試著把一些迂腐的懷古分子思想從他腦袋裏敲出來。天曉得我為何這樣做，我從來不認為自己適合傳教。總之，除此之外並未發生任何事情。」

「我懂了。嗯，這就對了，或許這樣就說得通了。告訴我，以利亞，關於機器人，你跟他說了些什麼？」

「你真想知道？我告訴他機器人其實就是機器，這句話則是傑瑞格聖徒的福音。我想，這類的福音應該不少吧。」

「你有沒有剛好告訴他，人類可以攻擊機器人，不必擔心受到反擊？因為無論什麼機器，捱打都是不會還手的。」

「大概只有沙包例外吧。沒錯，我說過，你又是怎麼猜到的？」貝萊好奇地望著那機器人。

「這符合他的大腦變化，」機・丹尼爾說，「而且能解釋我們剛離開酵母廠時，他為何會給我一巴掌。他一定對你那番話念念不忘，於是打算一舉數得，一來測試你的說法，二來發泄他的情緒，三來又能享受一下地位在我之上的快感。要產生像這樣的動機，考慮到他的五次方δ變異……」

他頓了好長一段時間，然後又說：「是的，這相當有趣，現在我相信可以整理出一組自恰的完整數據了。」

總部層眼看就要到了，貝萊問：「現在幾點鐘？」

他隨即在心中埋怨自己：笨蛋，我大可自己看錶，這樣更節省時間。

話說回來，他其實知道自己為何這麼做。事實上，他的動機和克勞沙毆打機・丹尼爾差不了多少，對機器人下一個簡單的命令，看著他乖乖服從，等於在強調自己是人類，而他只是機器人。

貝萊心想：我們都是一丘之貉，裏裏外外都沒啥兩樣，耶和華啊！

機・丹尼爾說：「二十點十分。」

他們走出了電動螺旋梯，有那麼幾秒鐘，貝萊照例有個古怪的感覺，那是人體在長時間的穩定運動突然終止後所必須進行的一種調適。

他說：「我還沒喫飯呢，真是個該死的差事。」

恩德比局長的辦公室並未關門，因此貝萊還沒走進去，就看見了局長並聽到了他的聲音。大辦公室此時空空蕩蕩，彷彿剛經歷一次大掃蕩，恩德比的聲音貫穿其中，聽起來特別空洞。由於摘下了眼鏡，他那張圓臉看來毫不設防，這時，他正一手抓著眼鏡，一手用薄紙巾擦拭油光的額頭。

正當貝萊走到門口時，局長一眼瞧見了這位下屬，聲音立刻拔了一個尖。

「老天啊，貝萊，你死到哪裏去了？」他氣咻咻地埋怨。

貝萊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然後說：「怎麼回事？夜班人員都到哪裏去了？」直到這個時候，他才發現局長辦公室裏還坐著一個人。

他一頭霧水地喚道：「傑瑞格博士！」

灰發的機器人學家微微點頭，算是回應了這聲茫茫然的招呼。「很高興又見到你，貝萊先生。」

局長戴回眼鏡，睜大眼睛瞪著貝萊。「全體人員都在樓下，或在接受偵訊，或在簽聲明書。我找你快要找瘋了，你怎麼不見了呢，真搞不懂。」

「誰說我不見了！」貝萊奮力吼道。

「我說你不見了。此事一定是局裏人乾的，這回我們可要喫不完兜著走了。真是一團糟！真是他媽的一團糟！」

他舉起雙手，彷彿在祈求上蒼，就在這個時候，他的目光落到了機・丹尼爾身上。

貝萊幸災樂禍地想：這還是你頭一回和丹尼爾正面相對，好好看看他吧，朱里斯！

局長用經過剋制的聲音說：「他需要簽個聲明書，連我也得簽，我！」

貝萊道：「我說局長，你為何那麼肯定機・山米並非自己爆了一個零件？為何一口咬定是有人蓄意破壞？」

局長一屁股坐下來。「問他。」他伸手指向傑瑞格博士。

傑瑞格博士清了清喉嚨。「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貝萊先生。從你的表情可以看出來，我的出現令你相當驚訝。」

「或多或少。」貝萊承認。

「是這樣的，我並不急於回華盛頓去，而且我不常來紐約，自然想要待久一點。更重要的是我越來越覺得，在我離開這座大城之前，至少應該再做一次努力，看看有沒有機會研究那個神奇的機器人，否則我會有罪惡感。對了，」他一副非常渴望的樣子，「我看到他又在你身邊了。」

貝萊立刻坐立不安。「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機器人學家顯得很失望。「現在不可能，或許不久之後？」

貝萊毫無反應，他的長臉也沒有任何表情。

傑瑞格博士繼續說：「我打電話找你，可是你不在，也沒有人知道你在哪裏。後來我找到了局長，他便邀我到總部來等你。」

局長趕緊插嘴道：「我認為不該等閑視之，我知道你想見這個人。」

貝萊點了點頭。「謝了。」

傑瑞格博士又說：「不幸的是我的引路棒有些失靈，也可能是我操之過急，誤判了它的溫度。總之，我轉錯了方向，走進一個小房間……」

局長再度打岔：「他走進一間攝影器材室，利亞。」

「沒錯。」傑瑞格博士說，「結果裏面竟然有個俯臥的軀體，而且顯然是個機器人。我匆匆檢查了一下，就相當肯定他永遠停擺了，或者也可以說死了。至於他停擺的原因，其實也不難判定。」

「什麼原因？」

「那機器人的右手微微攥著，」傑瑞格博士說，「手中有個亮晶晶的卵形物體，大約兩英寸長、半英寸寬，一端有個透明的云母片。那隻手貼近他的頭部，彷彿那就是他死前的最後一個動作。他握著的東西叫做阿爾法噴射器，我想，你應該知道那是什麼吧？」

貝萊點了點頭。想當年上物理實驗課，他曾經使用過幾個阿爾法噴射器，所以不必查字典或翻手冊，他就能詳細描述這個裝置：它外面包覆著一層鉛合金，裏面有一條長長的孔洞，洞底放置一小塊鈈鹽；洞口則蓋著一片云母，可以讓阿爾法粒子直接穿透，所以在云母片這一端，會源源不絕噴出硬輻射來。

阿爾法噴射器有許多用途，但不包括殺害機器人在內，至少，那不能算是它的合法用途。

貝萊說：「我猜他曾將這裝置舉到頭部，而且云母端朝前。」

傑瑞格博士說：「對，於是他的正子腦徑路立刻被隨機化，可說是瞬間暴斃。」

貝萊轉向面色蒼白的局長。「沒搞錯嗎？真的是阿爾法噴射器？」

局長點了點頭，撅起肥嘟嘟的嘴脣。「絕對沒錯。計數器在十英尺外就能偵測到輻射，而且器材室裏的軟片通通起霧，所以毫無疑問。」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沉思這件事，然後忽然改變話題：「傑瑞格博士，只怕你得在大城裏待上一兩天，直到我們錄好你的證詞為止。我會派人護送你去休息，你不介意有人守護你吧？」

傑瑞格博士緊張兮兮地說：「你認為真有必要嗎？」

「這樣比較安全。」

傑瑞格博士開始和大家逐一握手，連機・丹尼爾也沒有放過，他似乎心事重重，握完手之後就默默離開了。

局長嘆了一口氣。「兇手就在我們之間，利亞，我頭痛的正是這一點。外人不會為了打死一個機器人而潛入警局，外面多得是機器人，而且安全得多。此外，一定是個能取得阿爾法噴射器的人，那玩意可不容易弄到手。」

機・丹尼爾突然開口：「這樁謀殺案的動機是什麼？」他用沉著而平穩的聲音切斷了局長的激動言語。

局長帶著明顯的嫌惡瞥了機・丹尼爾一眼，隨即別過頭去。「我們也是人啊，我想，警察可沒本事比其他人更喜歡機器人。現在他死了，或許某人的眼中釘也消失了。他常常惹得你火冒三丈，利亞，記得嗎？」

「這點很難成為謀殺動機。」機・丹尼爾說。

「沒錯。」貝萊斬釘截鐵地表示同意。

「這並不是謀殺。」局長說，「只是毀損財物，我們都應該慎用法律名詞。問題是這件事發生在局裏，換成別的地方就根本沒事，啥事都沒有。可是現在，卻有可能成為一級醜聞。利亞！」

「啊？」

「你最後一次看到機・山米是什麼時候？」

貝萊說：「午餐後，機・丹尼爾曾經和機・山米說話，我估計大約是十三點三十分。他們是在安排借用你的辦公室，局長。」

「我的辦公室？做什麼用？」

「我希望找個隱密的場所，以便和機・丹尼爾討論案情。你出去了，我們理所當然借用你的辦公室。」

「我懂了。」局長似乎有點懷疑，但隨即拋在腦後，「當時你自己並沒有見到他？」

「沒有，但是大約一小時之後，我還聽見他的聲音。」

「你確定是他嗎？」

「毫無疑問。」

「那時大概是十四點三十分？」

「或許還早一點。」

局長若有所思地咬著自己肥厚的下脣。「好吧，這就確定了一件事。」

「是嗎？」

「是的，那個名叫文森・巴瑞特的孩子今天來過這裏，這事你知道嗎？」

「知道。可是，局長，他不會做這種事的。」

局長揚起眼珠，直視著貝萊的臉。「為何不會？機・山米搶了他的工作，我能想象他的心情，他感到極度不平，因此會想要報復，換成你不會嗎？然而事實是，他十四點整便離開了總部，而你在十四點三十分還聽見機・山米的聲音。當然，他有可能在離去前先交給機・山米一個阿爾法噴射器，囑咐他一小時之後再用，可是話說回來，他要去哪裏弄個阿爾法噴射器呢？這個假設禁不起考驗。所以我們再回到機・山米身上，你在十四點三十分的時候，到底聽見他說了些什麼？」

貝萊猶豫了好一陣子，然後謹慎地說：「我不記得，後來我們很快就走了。」

「你們去哪裏？」

「最後的目的地是酵母鎮，對了，我想談談這件事。」

「待會兒，待會兒。」局長摸了摸下巴，「我注意到潔西今天也來了，我的意思是，我們把今天的訪客清查了一遍，我剛好看到她的名字。」

「她的確來過。」貝萊冷冷地說。

「來做什麼？」

「一點家務事。」

「她也需要接受偵訊，只是例行公事。」

「我了解警方的辦事原則，局長放心。順便問一下，那個阿爾法噴射器也是線索吧？有沒有追查它的來源？」

「喔，有的，它來自一家發電廠。」

「廠方如何解釋？」

「他們沒解釋，他們對此事毫無概念。可是聽好了，利亞，除了照例要做一次筆錄，這件事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你專心去辦自己的案子，只不過……嗯，你專心調查太空城謀殺案就好。」

貝萊說：「我可否晚些再做筆錄，局長？事實上，我還沒喫飯哩。」

恩德比局長瞪大眼睛望著貝萊。「拜託你去喫點東西吧，可是不要離開警局，好不好？不過，你的搭檔說得對，利亞，」他似乎想要避免直接和機・丹尼爾交談，甚至不想提他的名字，「我們需要的是動機，動機。」

貝萊突然僵住了。

有個彷彿不屬於他的，而且完全陌生的力量，正在撥弄著今天、昨天和前天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一塊塊的拼圖彼此開始接榫，完整的圖樣就快成形了。

他問：「那個阿爾法噴射器來自哪家發電廠，局長？」

「威廉斯堡廠，問這幹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當貝萊領著機・丹尼爾大步走出辦公室之際，他聽見局長仍在喃喃自語：「動機，動機。」

貝萊來到又小又乏人問津的警局便餐廳，草草吃了一頓。主菜是擺在萵苣上的有餡蕃茄，他狼吞虎嚥地一口接一口，甚至不太清楚喫下些什麼，而且，當晚餐通通下肚之後，他仍下意識地用叉子在光滑的紙盤上劃來劃去，尋找著早已不存在的食物。

一兩秒鐘後，他發覺不對勁了，趕緊放下叉子，咕噥了一聲：「耶和華啊！」

然後他大叫：「丹尼爾！」

機・丹尼爾一直坐在另一張餐桌前，彷彿不希望打擾顯然滿腹心事的貝萊，也彷彿他自己需要一點隱私，但貝萊沒興趣追究真正的原因。

丹尼爾站起來，坐到了貝萊那一桌。「什麼事，以利亞夥伴？」

貝萊並未抬起頭。「丹尼爾，我需要你的合作。」

「哪方面的合作？」

「他們會偵訊我和潔西，這是可以肯定的。我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他們的提問，你了解嗎？」

「我當然了解你在講什麼。話說回來，如果有人直截了當問我一個問題，我怎麼可能不照實回答呢？」

「如果有人直截了當問你一個問題，那又另當別論。我只是請求你別主動提供信息，這點你做得到吧？」

「我想沒問題，以利亞，除非保持沉默有可能使我傷害到人類。」

貝萊繃著臉說：「如果你不這麼做，就會傷害到我，這點我可以向你保證。」

「我不太了解你的觀點，以利亞夥伴，機・山米這件事明明不會牽連到你。」

「不會嗎？這件案子的關鍵在於動機，對不對？兇手動機何在，你曾經問過，局長也問過，甚至可以說連我也問過。為什麼會有人想要殺掉機・山米？請注意，這個問題並不等於為什麼會有人想要毀掉一兩個機器人，實際上，任何地球人都想做那件事。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到底什麼人會單挑機・山米下手？文森・巴瑞特雖有嫌疑，但局長說過，他無法弄到阿爾法噴射器，這個說法有道理。因此我們的調查必須另起爐竈，而剛好另一個人正巧也有動機，而且這個動機太明顯了，太招搖了，簡直就是盡人皆知。」

「那人是誰，以利亞？」

貝萊柔聲說：「就是我，丹尼爾。」

機・丹尼爾只是搖了搖頭，這句話所帶來的震撼仍舊沒有改變他毫無表情的面容。

貝萊說：「你不同意？我太太今天來過辦公室，這事他們已經知道。局長甚至起疑了，如果我們沒有私交，他不會只是簡簡單單問一兩句而已。我可以肯定，他們會把前因後果查個一清二楚。她是某個陰謀集團的成員，雖然那個組織既愚蠢又無害，但仍然是個陰謀集團，而身為警察，我不能容許自己的妻子和這種組織有任何牽連，所以我有想要掩蓋事實的明顯動機。

「好，那麼誰會知道這件事呢？你我當然知道，此外就是潔西——以及機・山米，他曾經見到她驚慌失措的樣子。當他告訴她說我們嚴令不得打擾之後，她一定曾經情緒失控；她走進辦公室時那副德行，你是親眼見到的。」

機・丹尼爾說：「她不太可能會對他吐露什麼真相。」

「或許如此，但我現在是根據他們的思維來重建案情。他們會說她吐露了，而這就是我的動機，我為了滅口而將他殺害。」

「他們不會這麼想的。」

「他們會這麼想的。兇手所作的一切安排，都是為了把嫌疑引到我身上來。為什麼要用阿爾法噴射器？這樣做有相當的風險，一來不易取得，二來不難追查來源，但我認為這正是它成為兇器的原因。兇手甚至命令機・山米走進攝影器材室，然後才殺死他，在我看來這樣做的原因很明顯，無非是要讓死因一目了然。即使大家都幼稚到沒有立刻發現阿爾法噴射器，要不了多久，一定會有人注意到那些起霧的軟片。」

「這一切又如何牽扯到你呢，以利亞？」

貝萊硬生生咧開嘴，長臉上卻完全沒有任何笑意。「非常巧妙。那個阿爾法噴射器是從威廉斯堡發電廠偷來的，而你我昨天正巧曾借道威廉斯堡發電廠。有人看到了我們，所以這件事遲早會曝光的。於是，身為嫌犯的我，除了有動機之外，還有取得兇器的機會。此外，調查的結果很可能證明我們是機・山米死前所接觸的最後兩個人，當然，我是指除了真兇之外。」

「在發電廠的時候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可以作證，你並沒有機會偷竊阿爾法噴射器。」

「謝謝。」貝萊悲傷地說，「但你是機器人，你的證詞沒有法律效力。」

「局長是你的朋友，他會相信你的。」

「局長需要保住自己的職位，而且他對我已經有點敏感了。如今我只有一個機會，可以幫我自己脫離這個險惡異常的境況。」

「什麼機會？」

「我曾經自問，為何會有人嫁禍於我？目的顯然是要把我除掉，可是為什麼呢？答案仍然很明顯，因為我對某人產生了威脅。目前我正在全力調查那樁太空城謀殺案，因此我威脅到那個殺害薩頓博士的真兇。當然，真兇應該就是懷古分子，起碼他們的核心團體涉有重嫌。想必就是這個核心團體知道我曾經借道發電廠，因為其中至少有一名成員，昨天一路跟蹤我到了那裏，雖然你認為已經將他們通通甩掉了。

「所以說，如果我能找出謀害薩頓博士的兇手，就有機會找出試圖令我出局的人。如果我能想透，如果我能破案，如果我能揭開這樁陰謀，那麼我就安全了。至於潔西，我絕對不能讓她……可是我沒有多少時間了。」他忽松忽緊地攥著拳頭，「我沒有多少時間了。」

貝萊望著機・丹尼爾如雕像般的臉孔，心中突然燃起一股希望。不論他算不算人，但他既強壯又忠誠，而且沒有絲毫私心私慾。像他這樣的朋友，還有什麼可挑剔的？貝萊此時亟需身邊有個朋友，至於這個朋友到底是不是血肉之軀，他可沒心情吹毛求疵。

沒想到，機・丹尼爾竟然開始搖頭。

然後，這機器人開口道：「我很抱歉，以利亞，」當然，他臉上並沒有一絲悲傷的表情，「但我未曾料到會有這樣的發展。或許我的行動對你造成了傷害，然而在整體利益的要求下，我只能說抱歉了。」

「什麼整體利益？」貝萊結結巴巴地問。

「我一直在和法斯陀夫博士通訊。」

「耶和華啊！什麼時候開始的？」

「你喫飯的時候。」

貝萊緊緊抿起嘴脣。

「是嗎？」他勉力故作鎮定，「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你想證明自己並非殺害機・山米的兇手，恐怕要另謀他途，不能再用偵辦薩頓博士的案子當跳板了。根據我所獲得的信息，太空城的同胞決定今天過後便終止這項調查，全力投入離開太空城和地球的籌劃工作。」

## 第十七章終止

貝萊以異常平靜的心情看了看手錶，現在是二十一點四十五分，距離子夜還有兩小時一刻鐘。他今天不到六點就醒了，此後一直沒闔過眼，而像這樣的緊張生活已經持續了兩天半。在他的感覺中，一切似乎變得不太真實了。

他取出煙鬥以及珍藏著一點點煙絲的小袋子，並竭力要求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然後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機・丹尼爾答道：「你還不了解嗎？我說得不夠明白嗎？」

貝萊耐著性子說：「對，我還不了解，你說得不夠明白。」

「我們來到這裏，」機器人說，「我所謂的我們，是指太空城裏的同胞，我們的目的是要打破地球周圍的藩籬，強迫地球人再度向外發展、殖民外星。」

「這點我知道，請別再多費脣舌了。」

「我必須費些脣舌，因為這是關鍵。若說我們急於懲處殺害薩頓博士的兇手，並非我們指望能讓薩頓博士起死回生，你了解吧；真正的原因是，如果連這點也做不到，母星上那些反對太空城宗旨的政客就會更加振振有詞。」

「可是現在，」貝萊突然變得很兇，「你卻說你們自己決定要回家了，這是為什麼呢？看在老天的份上，這究竟是為什麼？薩頓案即將真相大白，這點錯不了，否則他們不會費這麼大的力氣把我趕走。我有一種感覺，我已經掌握了破案所需的一切事實，答案一定就在這裏，」他猛敲著太陽穴，「或許一句話，或許幾個字，馬上能讓我開竅。」

他使勁閉上眼睛，過去六十個小時所累積的重重迷霧，彷彿眼看就要被朝陽驅散了。可惜事與願違，事實並非如此。

貝萊哆嗦著吸了一口氣，突然覺得很丟臉。在一個凡事無動於衷、只會默默瞪著自己的冰冷機器面前，他居然表現出軟弱的窘態。

他粗聲說：「嗯，不管了。太空族為什麼要走掉？」

機器人說：「我們的計劃告一段落了，我們相信地球人會開始殖民外星。」

「所以說你們變得樂觀了？」這位便衣刑警總算可以心平氣和地吸一口煙，而且覺得比較能夠掌握自己的情緒了。

「是的。長久以來，太空城一直用改造經濟結構的手段試圖改造地球。我們試著引進自己的碳／鐵文明，而你們地球政府和各大城的政府都願意和我們合作，因為這是有益無害的一件事。話說回來，我們花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最後還是失敗了。我們越努力，懷古分子的反對勢力就越增長。」

貝萊說：「這些我都知道。」但他同時心想：沒用的，他一定得用自己的方式說一遍，就像播放實況錄音那樣。於是在內心深處，他沖著機・丹尼爾無聲地大喊：你這機器！

機・丹尼爾繼續說：「薩頓博士率先提出一個理論，認為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戰術。我們必須先從地球人口中找出一批人，他們要和我們有共同的心願，或是至少能接受並執行我們的理念。藉由鼓勵和幫助他們，我們可以促成一個不帶外來色彩的本土運動。不過，困難在於如何找出最適合我們的本地人，而你，以利亞，就代表一個有趣的實驗。」

「我？我？你是什麼意思？」貝萊追問。

「我們很高興你們局長推薦的是你。根據你的心理檔案，我們斷定你是個很有用的樣本。而我一和你碰面，立刻對你進行大腦分析，確認了我們的判斷無誤。你是個務實的人，以利亞。雖然你對地球的過去感興趣，但心態很健康，不會浪漫地沉湎其中。另一方面，你也不會固執地擁抱當今地球的大城文化。我們覺得就是要像你這樣的人，才能領導地球人再度前往星際。昨天上午，法斯陀夫博士急著想見你，這正是原因之一。

「老實說，你的務實天性未免太過強烈。你拒絕相信有人會為了狂熱的理想，哪怕是錯誤的理想，而能做出大大超越自己能力的事，例如在半夜跨越鄉間，去摧毀他心目中的地球公敵。因此之故，當你固執地、勇敢地試圖證明這件案子是騙局時，我們並不怎麼驚訝。就某方面而言，這剛好證明你正是我們要找的實驗對象。」

「天哪，那是什麼實驗？」貝萊用力捶了桌子一拳。

「說服你相信唯有殖民外星才能解決地球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的實驗。」

「好吧，我願意承認，我被說服了。」

「不過，是在適度藥劑的影響下。」

貝萊突然牙齒一鬆，再也咬不住煙鬥，好在他在半空中及時接住。與此同時，太空城穹頂屋中的場景再度浮現眼前：他被丹尼爾終究是機器人的事實嚇呆了，等到逐漸恢復神智的時候，機・丹尼爾正用手指捏著他的手臂；那塊皮膚底下有個「埋針」的暗影，但很快就消失不見了。

他激動萬分，吞吞吐吐地問：「埋針裏是什麼藥？」

「你完全不需要緊張，以利亞，那是一種溫和的藥物，只會讓你的心胸更開放。」

「從此不論別人說什麼，我都會照單全收，對不對？」

「並不盡然。如果不合乎你的基本思想結構，你仍舊不會接受。事實上，實驗的結果頗令人失望。法斯陀夫博士希望你會變得對我們的理念既狂熱又專一，結果你只是勉強認同，如此而已。你的務實天性從中作梗，不讓你有進一步的反應。這使得我們了解，其實那些浪漫主義者纔是我們唯一的希望，不幸的是，浪漫主義者本質上都是懷古分子，只是有顯性和隱性之分罷了。」

貝萊心中忽然冒出好些突兀的感覺，一來相當自傲，二來對自己的頑強深感欣慰，三來很高興自己令他們失望——讓他們找別人實驗去吧。

他狠狠地咧嘴一笑。「所以你們現在放棄了，準備打道回府了？」

「喔，並不是這樣，剛才我曾經說過，我們相信地球會開始殖民外星。而且，這個答案還是你提供給我們的。」

「我提供你們的？怎麼提供？」

「你曾對法蘭西斯・克勞沙提到殖民外星的種種好處。據我判斷，你講得相當賣力，我們的實驗至少達到了這個效果。而克勞沙的大腦特質因此改變了，雖說非常輕微，但的確改變了。」

「你的意思是我居然說服了他？我可不相信。」

「不，要說服一個人並沒有那麼簡單。可是大腦分析所顯示的變化，充分證明懷古分子在這方面是可以被說服的。我自己又做了進一步的實驗，在我們離開酵母鎮的時候，我根據他的大腦變化，猜到你和他可能有過一番對話，於是我提出移民訓練機構的想法，並指出這麼一來，他的子女便能前途無憂。他雖然拒絕了，可是他的精神氛圍再度改變，因此我相當確定，這種心理戰術是正確的。」

機・丹尼爾頓了頓，然後繼續說下去。

「在所謂的懷古主義中，蘊藏著一種做先鋒的渴望。沒錯，這個渴望投射到了地球本身，這是因為地球距離最近，而且擁有輝煌的過去。可是若將願景投射到其他世界，本質上並沒有什麼差別，而浪漫主義者不難做到這一點，例如你給克勞沙上了一課，他便深受吸引，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你看，我們太空城的宗旨不知不覺已經成功了。我們自己就是那個擾動因素，它比我們刻意引進的其他因素更為有效。由於我們的催化，地球人對母星的激情落實為懷古主義，甚至還出現了相關的組織。畢竟，想要打破成規的是懷古分子，並非一心想要保持現狀以獲取最大利益的大城官僚。如果我們現在離開太空城，不再繼續刺激懷古分子，即可避免他們擁抱地球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如果我們暗中留下一些人，或是像我這樣的機器人，他們就能聯合像你這種認同我們的地球人，共同建立起我所說的移民訓練機構。在這些前提下，懷古分子最後一定會放棄地球而擁抱太空，那時他們會需要機器人，我們當然樂意提供，他們也可以自己製造。然後，他們會發展出一種適合自己的碳／鐵文明。」

機・丹尼爾很少發表這樣的長篇大論，他自己一定也注意到了，所以再度頓了頓之後，他說：「我把這一切都告訴你，是想解釋我為何不得不做些可能傷害你的事。」

貝萊憤憤地想：對，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除非他有辦法證明這樣做其實是為了此人的終極利益。

然後他說：「慢著，我要提出一個務實的顧慮。你們回到母星之後，外圍世界就會知道有個地球人殺了一名太空族，最後他卻逍遙法外，於是他們會聯合起來向地球索取賠償。可是我要警告你，對於這樣的威脅，地球再也不會忍氣吞聲，所以勢必會引起爭端。」

「我確定不會發生這種事，以利亞。在我們的母星上，最希望向地球索賠的那些人剛好也是最希望關閉太空城的人。我們大可利用後者當誘因，要求他們放棄前者。總之，這正是我們的打算，所以地球會安然無事的。」

貝萊突然情緒失控，聲音沙啞且帶著絕望。「那我怎麼辦？一旦太空城不再追究，局長立刻會終止薩頓案的調查，可是機・山米一案卻會繼續查下去，因為它是警局的家醜。他隨時可以拿出一堆不利於我的證據，這點我知道，一切都已經安排好了。我會被解僱，丹尼爾，還有別忘了潔西，她會被污衊成罪犯，而班特萊……」

機・丹尼爾說：「你千萬別以為我不了解你的處境，以利亞。為了人類整體的利益，必須容忍一些小冤小錯。薩頓博士身後留有父母、妻子、兩個兒女、一個妹妹，以及許多親朋好友，他們對於他的慘死一定傷心不已，然而，每當想到兇手並未接受法律制裁，更會令他們痛上加痛。」

「那你為何不留下，把真兇找出來？」

「現在已經沒這個必要了。」

貝萊憤憤不平地說：「你何不乾脆承認整起調查只是一個幌子，真正目的是為了要在實際情境中研究我們地球人？他媽的，你們根本不在乎誰殺了薩頓博士。」

「我們原本也很想知道。」機・丹尼爾冷冷地說，「可是若將個人和整體放在天平兩端，我們向來不會以為兩者能夠平衡。如果繼續調查下去，會干擾到我們已經感到滿意的現狀，我們無法預估會造成何等危害。」

「你的意思是，兇手有可能是個很重要的懷古分子，而此時此刻，太空族無論如何不想和新朋友為敵。」

「我自己並不會這樣說，但是你的說法不無道理。」

「你的正義線路哪兒去了，丹尼爾？這是正義嗎？」

「正義有許多等級，以利亞。當較低和較高的正義無法相容時，較低的必須退讓。」

在這段時間裏，貝萊的心思一直繞著對方無懈可擊的正子腦邏輯在打轉，試圖尋找漏洞和弱點。

他又說：「難道你個人沒有好奇心嗎，丹尼爾？你自許為警探，但你可知道這代表著什麼？你可明白調查工作並不只是一件差事而已？它是一種挑戰，是你和罪犯之間的角力，是一種智慧的對決。你能輕易放棄、舉手投降嗎？」

「如果根本不值得繼續下去，當然要放棄。」

「難道你不會有失落感嗎？不會納悶嗎？不會有一點點不滿意嗎？好奇心不會受挫嗎？」

貝萊起初就沒有抱多大希望，後來則是越說越氣餒。而在第二次提到「好奇心」的時候，他聯想到四個鐘頭之前，自己對法蘭西斯・克勞沙說的那番話。當時他就相當清楚人類和機器的差異何在，好奇心必定是其中之一。一個六週大的小貓就懂得好奇，可是難道真有好奇的機器嗎？即使這個機器那麼像真人？

機・丹尼爾像是在呼應貝萊的想法，他說：「你所謂的好奇心是什麼意思？」

貝萊盡可能說得冠冕堂皇。「好奇心三個字，是用來描述一種拓展知識領域的渴望。」

「如果拓展知識是為了執行任務的需要，那麼我心中也有這種渴望。」

「是啊，」貝萊以反諷的口吻說，「例如你為了深入了解地球的習俗，因而追問班特萊的隱形眼鏡。」

「正是如此。」機・丹尼爾似乎對貝萊的諷刺一無所覺，「然而，漫無目標地拓展知識——我想你所謂的好奇心其實是這個意思——則是毫無效率的行為，而我被設計得可以避免這種事。」

就在這個時候，以利亞・貝萊等待已久的「那句話」總算出現了，原先擋在眼前的重重迷霧也終於開始消散。

當機・丹尼爾說到一半的時候，貝萊已經張開嘴巴，然後一直沒有闔上。

這並不能說是一種頓悟，過程絕對沒有那麼簡單。在他的潛意識深處，他謹慎地、周詳地建立了一個理論，可惜其中卻有一個自相矛盾之處。那個矛盾極其頑強，既不能忽略也不能避開，只要有它存在，那個理論便會繼續深埋腦海，不會浮現到他的意識層面來。

但如今那句話出現了，矛盾隨之消失，他終於掌握了那個理論。

這股靈光看來帶給貝萊極強的激勵，至少他突然想通機・丹尼爾的弱點何在了，那是所有思想機器共同的弱點。他興奮不已、滿懷希望地想：我喫定了你這死腦筋的東西。

他說：「太空城計劃今天就要結束，而薩頓案的調查亦將同時終止，對不對？」

「這是我們太空城同胞的決定。」機・丹尼爾冷靜地回應。

「可是今天還沒有過完。」貝萊看了看手錶，現在是二十二點三十分，「距離子夜還有一個半小時。」

機・丹尼爾並未搭腔，似乎是在思索這句話。

貝萊迅速說道：「所以說，這個計劃將持續到子夜時分，而調查也要進行到那時候。」他越說越快，速度直逼連珠炮，「你是我的搭檔，咱們要有始有終。讓我放手去做，我向你保證，這樣對你的同胞非但沒害處，還會有極大的好處。如果你斷定我言行不一，隨時可以阻止我，我只要求再給我一個半小時。」

機・丹尼爾說：「你說得對，今天還沒過完。我並未想到這一點，以利亞夥伴。」

貝萊再度成為「以利亞夥伴」了。

他咧嘴一笑，然後說：「當我在太空城的時候，法斯陀夫博士是不是提到一部關於兇案現場的影片？」

「是的。」機・丹尼爾說。

貝萊問：「你能弄到一份嗎？」

「可以，以利亞夥伴。」

「我是指現在！立刻！」

「如果我能借用警局的發射機，只需要十分鐘。」

結果要不了十分鐘，貝萊已經用顫抖的雙手握著一個小鋁塊，而從太空城傳來的微妙力場，已在其中建立了一個特定的原子型樣。

就在這個時候，朱里斯・恩德比局長出現在餐廳門口。他一看到貝萊，那張圓臉便閃過一絲焦慮，隨之而起的是越來越惱怒的表情。

他帶著猶豫的口吻說：「你呀你，利亞，你這頓飯可喫得真慢啊。」

「我實在太累了，局長，抱歉讓你久等。」

「我倒無所謂，不過……你最好到我的辦公室來一趟。」

貝萊對機・丹尼爾使了一個眼色，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兩人隨即雙雙走出便餐廳。

朱里斯・恩德比在辦公桌前不停踱步，來來回回，來來回回。貝萊靜靜望著他，自己其實同樣心神不寧，不時低頭看看手錶。

二十二點四十五分。

局長將近視眼鏡推到額頭上，用拇指和食指按摩雙眼，直到眼眶四周都揉紅了，他才重新戴上眼鏡，再對貝萊眨了眨眼。

「利亞，」他突然開口，「你到威廉斯堡發電廠，是什麼時候的事？」

貝萊答道：「昨天，我離開辦公室之後。據我估計，大約是十八時或更晚一點。」

局長搖了搖頭。「你為何不早說？」

「我是打算要說，但一直沒機會正式做個報告。」

「你去那裏做什麼？」

「沒什麼，前往臨時宿舍的半途剛好路過罷了。」

局長突然停下腳步，站到了貝萊面前，然後說：「這個答案很糟，利亞，一個人不論要去哪裏，都不會剛好路過發電廠。」

貝萊聳了聳肩。時機未到，那段被懷古分子追蹤、在路帶上狂奔的經過，目前還沒必要講出來。

於是他說：「如果你是想暗示，我有機會取得那個毀掉機・山米的阿爾法噴射器，那麼我要提醒你，丹尼爾當時和我在一起，他可以替我作證，當天我直接穿過發電廠，沒作任何停留，離去時也沒有帶著任何噴射器。」

局長慢慢坐下來，他並未望向機・丹尼爾，也並未打算和他交談。他只是將一雙肥嫩的手掌擱在辦公桌上，帶著一副愁苦的表情，仔細凝視著這雙手。

他終於開口道：「利亞，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或相信什麼，總之，你不能用你的……你的搭檔當證人，他根本不能作證。」

「總之，我否認拿過阿爾法噴射器。」

局長的十根手指纏扭在一起。「利亞，今天下午潔西來找你做什麼？」他問。

「你曾經問過我，局長，我的答案照舊，一點家務事。」

「我從法蘭西斯・克勞沙那裏取得一些口供，利亞。」

「什麼口供？」

「他供出有個要以武力推翻政府的懷古組織，其中一名成員叫做耶洗別・貝萊。」

「你確定他講的不是別人？姓貝萊的可多得是。」

「耶洗別・貝萊可就不多了。」

「他指名道姓了，是嗎？」

「他說了耶洗別這個名字，是我親耳聽到的，利亞，我不會提供二手報告給你。」

「好吧，潔西的確加入一個近乎瘋狂可是無害的組織，但是她除了偶爾開開會、過過幹癮，其他什麼也沒做。」

「評議會可不會這麼想，利亞。」

「你的意思是我要被停職了，因為我涉有毀損機・山米這項政府財產的重嫌？」

「我希望不會，利亞，可是看來情況很兇險。大家都知道你不喜歡機・山米，而且今天下午有人看到你太太和他在說話。她一面說一面哭，旁人或多或少聽進去了。這些事本身都沒什麼，但加在一起就難說了，利亞。或許你覺得為了保密必須殺他滅口，何況你又有機會取得兇器。」

貝萊插嘴道：「如果我想消滅不利於潔西的一切證據，為何還要把法蘭西斯・克勞沙抓來？關於潔西的事，他知道的似乎比機・山米要多得多。另一方面，我經過那家發電廠的時間，比機・山米碰到潔西早了十八個小時，難道說我有超感應，能夠預知我要毀掉他，所以順手拿了一個阿爾法噴射器？」

局長道：「這些說辭對你有利，我會盡力而為。其實我也很遺憾，利亞。」

「是嗎？你真的相信我是無辜的，局長？」

恩德比慢吞吞地說：「坦白告訴你，利亞，我也不知道該相信什麼。」

「那麼我來告訴你該相信什麼吧，局長，整起事件是個精密策劃的嫁禍行動。」

局長突然強硬起來。「慢著慢著，利亞，別像瘋狗那樣亂咬。你想用這種方式自衛，是不會得到任何同情的，太多壞蛋用過這個伎倆了。」

「我不是要博取同情，我只是在陳述事實。有人為了不讓我查到薩頓案的真相，想盡辦法要把我趕出去。可是算他倒黴，這傢伙出手太遲了。」

「什麼！」

貝萊又看了看錶，現在是二十三點整。

他說：「我已經知道是誰在陷害我，也已經知道薩頓博士是如何遇害的，甚至知道兇手是誰。我還有一小時的時間，可以把這一切告訴你，然後抓住兇手，圓滿結束這起調查。」

## 第十八章結案

恩德比局長瞇起雙眼，兇巴巴瞪著貝萊。「你想做什麼？昨天上午，你在法斯陀夫的穹頂屋就試過一次，別再來這套了，拜託。」

貝萊點了點頭。「我知道，上次是我搞錯了。」

他氣咻咻地想：後來又錯了一次，可是現在，這一回，可不會……

但這個想法隨即消逝，就像是受到了正子阻尼器的阻擋。

他說：「你自己來判斷吧，局長。假設不利於我的證據是偽造的，請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看看你都能想到些什麼。問問你自己，有誰能夠偽造這個證據？答案很明顯，一定是知道我昨晚去過威廉斯堡發電廠的人。」

「好吧，那會是誰呢？」

貝萊說：「昨天走出食堂之後，我被一羣懷古分子跟蹤。後來我甩掉了他們，或者應該說我這麼以為，但事實顯然並非如此，他們至少有一個人看到我穿過那家發電廠。你該了解，我那麼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擺脫他們。」

局長考慮了一下。「克勞沙？他也在其中嗎？」

貝萊點了點頭。

恩德比局長說：「好吧，我們會再偵訊他。如果他知道任何內幕，我們一定會問出來。除此之外，我還能做些什麼，利亞？」

「慢著，別忙著打發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嗯，我來琢磨一下。」局長雙手緊緊交握，「克勞沙看見你走進威廉斯堡發電廠，也或許是他的同黨看到之後，再把這個消息傳給他，於是他決定利用這件事來陷害你，令你退出調查。你是這個意思嗎？」

「相當接近。」

「很好。」局長似乎越來越投入，「他自然知道你太太隸屬於他們的組織，所以你絕不允許自己的私生活遭到深入探查。他認為你寧願辭職，也不會挺身對抗這個間接證據。對了，利亞，要不要真的考慮辭職？我是說，如果情勢對你實在不利，我們可以把事情壓下……」

「百萬分之一的可能都沒有，局長。」

恩德比聳了聳肩。「好吧，我說到哪裏了？喔，對，於是他弄到一個阿爾法噴射器，想必是從發電廠的同謀那兒取得的，然後，他又叫另一個同謀下手毀掉機・山米。」他輕敲著桌面，「沒說服力，利亞。」

「為什麼？」

「太過牽強附會，需要太多同謀了。我忘了說，不論是昨晚或太空城謀殺案發生之際，他都有堅不可摧的不在場證明。我們幾乎立刻就查了出來，不過，只有我知道為何要特別調查後者。」

貝萊回應道：「我從來沒說是克勞沙乾的，局長，都是你說的。那個懷古組織的成員個個都有嫌疑，克勞沙會被我們揪出來，只是因為丹尼爾剛好認出他的臉。我甚至並不認為他在那個組織中有多麼重要，不過話說回來，他背後倒是有件奇怪的事。」

「什麼事？」恩德比狐疑地問。

「他竟然知道潔西是他們的成員。請你想想，難道那個組織的成員他通通認識嗎？」

「我不知道。反正他認識潔西就對了，或許因為她是警察的妻子，所以地位特殊；或許是這個緣故，他才對她有印象。」

「你說他自動供了出來，說耶洗別・貝萊是他們的成員。他是這麼說的嗎？耶洗別・貝萊？」

恩德比點了點頭。「我一再對你強調，是我親耳聽到的。」

「那就有趣了，局長。早在班特萊出生之前，潔西就不再用耶洗別這個名字，從無例外，我非常肯定。而她加入懷古組織，是在班特萊出生之後，這點我也相當肯定。所以說，克勞沙怎麼會稱呼她耶洗別呢？」

局長突然滿臉通紅，連忙解釋：「喔，既然這樣，或許他說的是潔西，是我下意識地改成了正式的說法。事實上，我現在相當確定，他的確是說潔西。」

「在此之前，你相當確定他說的是耶洗別，我問過你好幾次。」

局長提高了音量。「你該不是說我在撒謊吧？」

「我只是懷疑或許克勞沙什麼也沒說，我只是懷疑這都是你編造的。你認識潔西已有二十年，所以你知道耶洗別這個名字。」

「你腦袋有問題，老弟。」

「是嗎？今天喫完午餐之後，你到哪裏去了？你至少有兩個鐘頭不在辦公室。」

「你在質問我嗎？」

「我還要替你回答呢，你去了威廉斯堡發電廠。」

局長站了起來，看得出他的額頭正在冒汗，兩側嘴角則有白色的乾燥斑點。「他媽的，你到底想要說什麼？」

「難道你沒去？」

「貝萊，你被停職了，把證件交給我。」

「別急，聽我說完。」

「我不想聽。你心懷不軌，你和魔鬼一樣邪惡，真沒想到，你居然用這麼低賤的方法想讓我，身為局長的我，看來像是在設計陷害你。」他氣到講不出話來，不知所云地尖叫了一陣子，才勉強喘著氣說：「事實上，你已經被捕了。」

「不，」貝萊堅定地說，「別急，局長，我的手銃正指著你呢。我瞄得很準，隨時可以發射。別想唬弄我，拜託，因為我已經沒有退路了，但我一定要把話講清楚。然後，愛怎麼處置隨便你。」

朱里斯・恩德比瞪大眼睛，緊盯著貝萊手中的殺人武器。

他結結巴巴地說：「這足以讓你關二十年，貝萊，而且是在大城最底層的監獄。」

機・丹尼爾突然採取行動，他緊緊抓住貝萊的手腕，但仍心平氣和地說：「我不能讓你這麼做，以利亞夥伴，你絕對不能傷害局長。」

「你，抓住他，這是第一法則！」自從機・丹尼爾進入大城以來，這還是局長第一次直接對他說話。

貝萊迅速解釋：「我並不打算傷害他，丹尼爾，除非你縱容他逮捕我。你說過，你會幫助我弄個水落石出，目前我還有四十五分鐘。」

機・丹尼爾仍舊抓著貝萊的手腕。「局長，我認為應該允許以利亞暢所欲言。現在，我已經和法斯陀夫博士取得聯絡……」

「怎麼做的？怎麼做的？」局長急忙追問。

「我身上有個自給自足的次乙太裝置。」機・丹尼爾答道。局長瞪大眼睛，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

「我會和法斯陀夫博士一直保持著通訊，」機器人不帶感情地繼續說，「如果你不讓以利亞發言，將會留下很糟的印象，局長，而後果則不難推想。」

局長跌回椅子裏，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貝萊開始陳述：「我說你今天去過威廉斯堡發電廠，局長，而且從那裏取得一個阿爾法噴射器，然後交給了機・山米。你故意選擇威廉斯堡發電廠，就是為了要誣陷我。你甚至抓住傑瑞格博士再度出現的機會，邀請他來警局，卻刻意交給他一根定錯目標的引路棒，將他引到攝影器材室，好讓他發現機・山米的遺體。你打算利用他的專業，第一時間作出正確的診斷。」

貝萊將手銃放到一旁。「現在如果你想要逮捕我，可以動手了，但太空城是不會接受這個結果的。」

「動機！」恩德比氣急敗壞地勉強吐出兩個字。他摘下起霧的眼鏡，使得他的臉孔再度顯得有些茫然和無助。「我可能有任何動機嗎？」

「你給我製造了麻煩，有沒有？薩頓案的調查工作因而受阻了，對不對？退一萬步來講，機・山米知道得未免太多了。」

「老天啊，他知道什麼？」

「他知道五天半前，那位太空族是怎樣遇害的。別忘了，局長，太空城的薩頓博士正是被你殺害的。」

恩德比只能緊抓著頭發拼命搖頭。機・丹尼爾回應了這句話。

那機器人說：「以利亞夥伴，你的理論恐怕相當有問題。你也知道，恩德比局長是不可能殺害薩頓博士的。」

「那麼聽好，你給我聽好，恩德比當初一心求我接下這個案子，從未考慮任何更高階的警探，他這樣做其實有好幾個原因。首先，我們是大學時代的哥兒們，他認為光憑這一點，我就絕不會懷疑這位老友兼可敬的上司是兇手。我的忠誠有口皆碑，令他覺得高枕無憂，你懂了吧。其次，他知道潔西參加了一個地下組織，萬一我快要查出真相，他大可利用這點逼我退出調查，或是威脅我閉嘴。事實上，他不太擔心會有這樣的發展，因為打從一開始，他就竭盡所能地誘導我懷疑你，丹尼爾，而且想盡辦法讓你我無法同心同德。他知道我父親曾經遭到解僱，所以能夠猜到我的反應。你瞧，這正是由兇手主導兇案調查的好處。」

局長終於能開口了，他孱弱無力地說：「我怎麼可能知道潔西的祕密呢？」然後，他轉向機器人，「你，如果你正在將這一切發送給太空城，告訴他們這是謊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貝萊插嘴道：「你當然知道潔西的祕密，因為你也是一名懷古分子，而且是那個組織的成員。你的老式眼鏡！你的窗戶！在在顯示你這方面的性格。不過，我這兒還有更好的證據。」他起初說得很大聲，隨後又將音量降低，聽起來冷靜到了詭異的程度。

「潔西怎麼會發現丹尼爾是機器人？當初我百思不解。現在我們當然知道了，她是從那個懷古組織聽來的，但這只是將問題推到另一個層次。那些懷古分子又是怎麼知道的？你，局長，提出過一個理論來打發這個問題，你說丹尼爾是在鞋店糾紛中被認出來的。我始終不太相信這個理論，我沒法相信。我剛見到他的時候，曾經以為他是真人，而我的眼睛正常得很。

「昨天，我邀請華盛頓的傑瑞格博士過來一趟。後來我才發現，他對我的幫助還真不少，可是，當初我打電話給他的時候，唯一的用意只是請他來做個實驗，看看在無人提醒的情況下，他能否認出丹尼爾的真實身份。

「局長，他並未認出來！我為他介紹了丹尼爾，他們握了握手，然後我們三人開始交談，直到觸及人形機器人這個話題，他才頓時恍然大悟。請注意，那可是傑瑞格博士，地球上最偉大的機器人學家。你是不是想告訴我，兩三個激進的懷古分子，在既緊張又混亂的情況下，竟然能表現得比他還好，而且僅僅由於覺得丹尼爾是機器人，他們整個組織就會傾全力展開行動？

「現在看來，那些懷古分子顯然一開始就知道丹尼爾是機器人。那起鞋店糾紛是故意設計的，好讓丹尼爾見識到大城中的反機器人情緒多麼高漲，以便透過他傳達到太空城。這樣做是為了要混淆視聽，將嫌疑從一個人轉移到一羣人身上。

「好，如果他們一開始就知道丹尼爾的身份，那麼是誰告訴他們的？一來不是我，二來不是丹尼爾自己，雖然我懷疑過他。所以，知道真相的地球人就只剩下你了，局長。」

恩德比不知哪兒來的力氣，突然大聲說：「警局裏也可能有間諜，懷古分子不難滲透到我們身邊，你太太就是一個。既然你覺得連我都很可能是懷古分子，局裏其他人又有何不可？」

貝萊的嘴角微微向後扯，做出一個不屑的表情。「暫且別扯什麼神祕的間諜，先讓我們看看直截了當的答案能解釋多少問題。我要說，顯然你就是那個如假包換的內應。

「如今回顧，局長，過去這幾天，你的情緒一直隨著我和真相的距離而起伏，這點可真有意思。起初你相當緊張，而昨天上午，當我想造訪太空城卻不告訴你原因時，你幾乎要崩潰了。你以為我已經逮到你，是嗎？你以為我是在製造機會，將你交到他們手中？你告訴過我，你痛恨他們，當時你真的流下眼淚。一時之間，我還以為是由於你曾在太空城被當成嫌犯，那種屈辱令你悲憤不已，可是後來丹尼爾告訴我，他們十分重視你的感覺，處理得很謹慎，你壓根兒不知道自己曾是他們心目中的嫌犯。所以，你的慌亂是由於恐懼，而不是其他的情緒。

「然後，當我提出那個完全錯誤的答案時，你透過三維線路聽得一清二楚，立刻看出我距離真相天差地遠，於是你又恢復了信心。你甚至和我爭辯，並義正詞嚴地維護太空族。事後則有一陣子，你表現得相當穩定，相當自信。先前你在教訓我的時候，極力強調太空族有多麼敏感，後來卻輕饒了我對他們的錯誤指控。當時我很驚訝，現在才知道你巴不得我犯這個錯。

「接下來，我打電話找傑瑞格博士，你希望知道原因，我偏不告訴你，這又令你的心情跌入谷底，因為你怕……」

這時，機・丹尼爾突然舉起手來。「以利亞夥伴！」

貝萊看了看手錶，二十三點四十二分！「怎麼樣？」他問。

機・丹尼爾說：「假設他真的和懷古分子暗通款曲，由於擔心給你查出來，他的確有可能心神不寧。可是，那宗謀殺案卻和他扯不上關係，不可能和他有任何牽連。」

貝萊說：「你錯得離譜了，丹尼爾。當初他不知道我找傑瑞格博士做什麼，但自然而然會假設事情和機器人學有關。這就嚇壞了我們的局長，因為機器人和他所犯下的重罪有密切關聯，對不對，局長？」

恩德比搖了搖頭。「你等著瞧……」然後就哽住了，聽不清他說些什麼。

「這起謀殺是怎麼做到的？」貝萊壓抑著胸中的怒火，「碳／鐵，他媽的！就是碳／鐵！我在借用你的說法，丹尼爾。雖然你身上充滿碳／鐵文明的優點，但你看不出來一個別有居心的地球人會怎樣利用它。讓我來簡單說說吧。

「機器人可以毫無困難地跨越露天的鄉間，即使在夜晚，即使單獨行動都沒問題。於是，局長將一柄手銃交給機・山米，告訴他需在何時抵達何處。他自己則循著正常管道進入太空城，在衛生間交出了自己的手銃。然後，他從機・山米手中拿到原先那柄，殺掉了薩頓博士，再讓機・山米循原路將它帶回紐約大城。而今天他毀掉了機・山米，以免這個祕密泄漏出去。

「這樣一來，一切都有合理的解釋了，包括局長當時為何在場，兇器為何不翼而飛。而且在這個理論中，不必假設有什麼人需要在半夜走入露天的環境。」

可是，當貝萊講完之後，機・丹尼爾緊接著說：「我必須表示遺憾，以利亞夥伴，不過同時也為局長感到高興，因為你的理論什麼也解釋不了。我已經告訴過你，根據局長的大腦特質，他絕不可能犯下蓄意謀殺罪。我不確定哪些字眼適用於這樣的心理狀態：懦弱、天良、慈悲。我知道這些字眼的定義，但我無法正確判斷。無論如何，局長並沒有謀殺任何人。」

「謝謝你。」恩德比喃喃道，聲音中又有了力量和自信，「我不知道你的動機何在，貝萊，也不明白你為何想用這種方式毀掉我，但我一定會追查到底……」

「慢著，」貝萊道，「我還沒說完呢，我這裏還有個東西。」

他掏出那個小鋁塊，「啪」的一聲放到辦公桌上，然後試著感受渾身上下所散發的自信（至少他希望如此）。過去這半個小時，他一直避免想到一件小小的事實：自己並不知道其中有些什麼畫面。他是在孤注一擲，但除此之外，他已別無選擇。

恩德比趕緊向後閃。「這是什麼？」

「反正不是炸彈。」貝萊以諷刺的口吻說，「只是個很普通的微投影機。」

「是嗎？它又能證明什麼？」

「我們來看看吧。」他的指甲摳到鋁塊上一條隙縫，局長辦公室的一角隨即消失，由一個陌生的三維景象取而代之。

這個景象上下銜接天花板和地板，並一路延伸到辦公室之外。其中充斥著一種灰濛濛的光芒，和大城內任何人工照明都不一樣。

貝萊心中交雜著厭惡和愛慕兩種矛盾的情緒，他想：這一定就是所謂的曙光。

這個場景正是薩頓博士的穹頂屋，中央擺放著一具怵目驚心的殘骸，當然就是薩頓博士的遺體。

恩德比的眼珠幾乎凸了出來。

貝萊說：「我知道局長並不是殺手，這點不需要你來告訴我，丹尼爾。如果在此之前，我有辦法解釋這個矛盾，早就可以宣佈破案了。事實上，直到一小時前，我無意間提到你曾對班特萊的隱形眼鏡感到好奇，才終於恍然大悟。這就是我要的，局長，我馬上聯想到你的近視和你的眼鏡正是解謎的關鍵。我相信，外圍世界並沒有近視這回事，否則他們很可能第一時間就查出薩頓案的真相。局長，你的眼鏡是什麼時候跌破的？」

局長反問：「你是什麼意思？」

貝萊答道：「我們第一次討論案情的時候，你告訴我那副眼鏡是在太空城跌破的，當時我曾假設，那是你聽到噩耗之後心慌意亂的結果。可是你從未這樣說，我也就沒有理由保留這個假設。事實上，你在進入太空城之際，如果早已心懷不軌，那麼在動手之前，很可能已經相當心慌意亂，足以令你把眼鏡跌破或踩壞。我說得對嗎？這是否就是事實？」

機・丹尼爾說：「我不明白你的論點，以利亞夥伴。」

貝萊心想：再過十分鐘，我就不是以利亞夥伴了。趕快！快點說！快點想！

他一面說話，一面調整穹頂屋內的影像。他試著將它放大，動作有些笨拙，而且由於他緊張得全身緊繃，指甲幾乎不聽使喚。終於，那具屍體忽快忽慢地逐漸變長、變寬、變高，而且距離越來越近，貝萊甚至覺得聞到了它所散發的焦味。死者的頭部、肩膀和一隻臂膀幾乎和身體分了家，勉強借著殘缺不全的脊椎連接到臀部和大腿，中間部分則只剩下一根根燒成焦炭的肋骨。

貝萊斜睨了局長一眼，發現他早已閉上眼睛，一副惡心欲嘔的樣子。貝萊自己也覺得很惡心，但他不得不看個仔細。他利用發射機的控制鈕，慢慢旋轉這個三維影像，同時拉近和地面的距離，以便從各個象限仔細觀察這具屍體。突然間，他的指甲滑了一下，影像中的地板隨即傾斜，並且不斷放大，直到地板和屍體雙雙變作一團矇矓，遠超過發射機的解析度。他趕緊將影像縮小，並讓屍體滑到一旁。

與此同時，他仍一直在說話。他必須這樣做，在找到想要找的東西之前，他絕對不能住口。可是萬一找不到，他說的一切就都是廢話，甚至比廢話還不如。他的心跳越來越猛，脈動一路傳到他的腦袋。

他說：「局長不可能蓄意殺人，這是真的！可是，如果摘掉蓄意兩字，任何人都有可能過失致人於死。局長當天進入太空城，並不是想要殺害薩頓博士，他是特地去殺你的，丹尼爾，你！在他的大腦分析結果中，有沒有證據顯示他無法毀掉一具機器？那並非謀殺，只是一種破壞。

「他是個懷古分子，而且非常狂熱。他一直和薩頓博士合作，因此知道製造你是為了什麼，丹尼爾。他擔心這個計劃可能成功，導致地球人最後終於放棄地球，所以他決心毀掉你，丹尼爾。目前為止，像你這樣的機器人，真正出廠的只有你一個，而他自認十分有把握，只要展現懷古主義在地球上的勢力和決心，就能令太空族知難而退。這是因為他很清楚，在外圍世界上，結束太空城計劃的輿論有多麼強大。薩頓博士一定和他討論過這件事，所以他認為這會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但我要強調，即使是殺害你，丹尼爾，也並非什麼愉快的想法。我猜，如果不是你的外表太像人類，使得機・山米那種原始機器人無法分辨真假，他就會命令山米代勞。山米不了解其中的差異，因此第一法則會阻止他。另一方面，局長應該也考慮過找真人行兇，可惜只有他一個人能夠隨意進出太空城。

「讓我來重建一下局長的計劃吧。我承認這只是我的猜測，但我相信八九不離十。他和薩頓博士約好了會面時間，但故意早到了。當時是黎明時分，我猜薩頓博士應該還在睡覺，而你，丹尼爾，你當然醒著。對了，我想你應該和薩頓博士住在一起吧，丹尼爾。」

機器人點了點頭。「你說得很對，以利亞夥伴。」

貝萊說：「那就讓我講下去。你會來到穹頂屋門口，丹尼爾，隨即胸部或頭部被轟一記，然後就報銷了。局長會立刻離去，穿過清晨渺無人煙的太空城街道，回到機・山米等待之處。一旦將手銃還給山米，他會再慢慢走回薩頓博士家。若有必要，他會自己『發現』你的屍體，但他還是比較希望由別人來發現。若有人質疑他為何早到，他就會說，讓我想想，他聽說懷古分子打算攻擊太空城，所以提前來找薩頓博士，想勸他採取祕密防範措施，以免太空族和地球人爆發公開沖突。有個機器人死在眼前，他的話自然可信。

「如果他們問起，局長，為何你在進入太空城之後，過了好久才抵達薩頓博士家，你就會說——讓我再想想——你發現街上有人鬼鬼祟祟，一路朝露天鄉間走去，於是你追了一陣子，這個說法更會把他們引導到錯誤的方向。至於機・山米，不會有人注意到他的，大城外的蔬菜農場多得是機器人，不差他一個。

「我說得有多正確，局長？」

恩德比捶胸頓足。「我沒……」

「對，」貝萊說，「你沒有殺死丹尼爾，他好端端站在這裏。自從他來到大城，你一直未曾和他正面相對，也沒喊過他的名字，現在你好好看看他，局長。」

恩德比並未那麼做，反之，他用顫抖的雙手掩住了臉。

貝萊的雙手也在發抖，險些未能抓穩發射機，因為他終於找到了。

此時影像聚焦於薩頓博士的家門口。大門並沒有關，整扇門滑進了墻壁之內，而在那條閃閃發亮的金屬滑軌裏面，有了！有了！

微弱的閃光，絕對錯不了。

「我來告訴你發生了什麼事，」貝萊說，「你的眼鏡是在這間屋子裏跌破的。那天你一定很緊張，而我太了解你在緊張時會做什麼，你會摘下眼鏡，一遍一遍擦拭。當時你正是在這麼做，但你的手抖得太厲害，眼鏡因此掉到地上，或許還被你踩了一腳。總之眼鏡壞了，而就在這個時候，大門滑開來，一個看似丹尼爾的人站在你對面。

「你轟了他一記，隨即撿起眼鏡，拔腿就跑。後來是他們發現了屍體，而不是你，等到他們找到你的時候，你才驚覺自己殺害的並非丹尼爾，而是早起的薩頓博士。薩頓博士照著自己的形象製造丹尼爾，這是他最大的不幸，而你在萬分緊張之際，由於沒戴眼鏡，根本分不出兩人的差別。

「如果要我提出具體證據，就在那裏！」在影像不斷晃動的過程中，貝萊小心翼翼地將發射機放到桌上，右手仍緊緊抓著。

恩德比局長和貝萊的臉孔都極度扭曲，前者是出於恐懼，後者則是緊張，只有機・丹尼爾看起來仍無動於衷。

貝萊伸手一指。「門軌裏有些亮晶晶的東西，那是什麼，丹尼爾？」

「兩片碎玻璃。」機器人冷冷地說，「和我們的討論毫無關聯。」

「有關聯的。它們是某個凹透鏡的碎片，只要測一下它們的光學性質，再和恩德比今天所戴的眼鏡做個比較……別毀滅證據，局長！」

他沖到局長面前，從對方手中奪下眼鏡。然後，他將這個證據交給機・丹尼爾，並喘著氣說：「我想，這就足以證明，當天他抵達現場的時間比大家想象中來得早。」

機・丹尼爾說：「你完全說服了我。現在我終於明白，局長的大腦分析整個把我誤導了。恭喜你，以利亞夥伴。」

此時，貝萊的手錶剛好指著二十四點整，新的一天正式開始了。

局長的臉慢慢埋進了臂彎裏，然後他以含混的聲音，抽抽噎噎地說：「那是誤會，是誤會，我壓根兒沒想要殺他。」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他的身體滑落椅子，癱到了地板上。

機・丹尼爾一個箭步跳到他身邊。「你傷害了他，以利亞，這實在太糟了。」

「但他沒死，對吧？」

「沒有，可是昏迷不醒。」

「他會醒過來的，我想他只是一時承受不了。我不得不這麼做，丹尼爾，不得不。除了這番推論，我並未掌握任何能夠呈上法庭的證據。所以我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刺激他，並一點一滴套他的話，希望他最後自己崩潰。結果真是這樣，丹尼爾，你聽到他認罪了吧？」

「聽到了。」

「好的，我答應過你，結果將會有利於太空城的計劃，所以……等等，他醒過來了。」

局長先是呻吟幾聲，隨即眼皮動了幾下，這才終於睜開眼睛，無言地瞪著他們兩人。

貝萊說：「局長，你聽得見嗎？」

局長無精打采地點了點頭。

「很好，那麼聽我說，太空族其實另有打算，並非一定得起訴你，如果你願意和他們合作……」

「什麼？什麼？」局長眼中射出一絲希望的光芒。

「你在紐約的懷古組織中一定是個大人物，甚至在全球性懷古組織中應該也有影響力，從現在起，策動他們向太空發展。你應該知道如何宣傳吧？我們的確可以回歸大地——只不過是外星的大地。」

「我不明白。」局長喃喃道。

「這正是太空族的訴求，而且天地良心，自從我和法斯陀夫博士談了一回之後，這也成了我的訴求。對他們而言，這比什麼都重要。他們長駐在地球，時時刻刻冒著生命危險，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如果薩頓博士的死，能夠間接導致懷古分子改弦易轍，重新考慮開拓銀河，他們或許就會認為這個犧牲是值得的。現在你明白了嗎？」

機・丹尼爾道：「以利亞說得很對，只要幫助我們，局長，我們便既往不咎。這句話，我是代表法斯陀夫博士和我們全體同胞說的。當然，如果你現在一口答應，事後卻違背承諾，我們隨時可以公佈你的罪證。這點希望你也明白，雖然這麼說令我很不舒服。」

「我不會被起訴嗎？」局長問。

「只要你肯幫助我們。」

他眼中充滿淚水。「我願意。那是個意外，是個意外，替我解釋一下，我只是做了一件自以為正確的事。」

貝萊說：「你唯有幫助我們，纔是做正確的事。移民太空是地球唯一的自救方式，只要你拋棄成見，其實不難想通這個道理。如果還想不通，就去找法斯陀夫博士談談吧。而現在，你趕緊把機・山米這件事解決掉，就是幫了第一個忙。隨便編個意外之類的理由，總之做個了結！」

說到這裏，貝萊站了起來。「請記住，知道實情的並非只有我一個人，局長。太空城已經人盡皆知，除掉我只會害了你自己，懂了吧？」

機・丹尼爾道：「不必再說這些了，以利亞。他是真心願意幫忙的，從他的大腦分析就顯而易見。」

「很好，那麼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到潔西和班特萊身邊，恢復正常的生活，還要好好睡一覺——丹尼爾，太空族走了之後，你還會留在地球嗎？」

機・丹尼爾說：「我尚未接到通知，你問這做什麼？」

貝萊咬了一下嘴脣，然後說：「我從來沒想到，會對像你這樣的人說出下面這番話，丹尼爾，可是我真的信任你，我甚至……佩服你。我年紀太大，離不開地球了，不過當移民訓練機構成立之後，別忘了還有班特萊。或許有一天，班特萊和你，會一起……」

「或許吧。」機・丹尼爾依然面無表情。

然後，這機器人轉向朱里斯・恩德比，後者正望著他倆，鬆垮的臉龐上總算有了一點生氣。

機器人說：「朱里斯好友，我一直在試圖理解以利亞對我說的一些話。或許我快要開竅了，因為我突然覺得，與其毀滅不當存在的事物，也就是你們所說的『惡』，還不如將這個『惡』轉化成你們所說的『善』。」

他猶豫了一下，然後，說出一句彷彿令自己也感到驚訝的話：「走吧，從此別再犯罪了。」

貝萊突然綻露笑容，抓起機・丹尼爾的手肘，兩人手挽著手，走了出去。

# 銀河帝國10：裸陽（TheNakedSun）

## 第一章問題

以利亞・貝萊頑強地抵抗著內心的恐懼。

這個恐懼感至少累積了兩個星期。不，甚至更久，應該追溯到他們把他召去華盛頓，將另有任用的消息平靜地告訴他那一刻。

被召去華盛頓已經是一件令人頭痛的事，更糟的是徵召命令中並沒有任何說明。不過最令他頭痛的，則是隨函附上的那張往返紐約與華盛頓的飛機票。

他意識到這意味著情況緊急，當下便開始坐立不安。而一想到搭飛機，就令他更加坐立不安了。不過，話說回來，這兩種不安的情緒都還不難抑制。

畢竟在此之前，以利亞・貝萊已有四次搭飛機的經驗，其中一次甚至是跨洲飛行。因此，雖然這絕不是什麼愉快的旅行方式，至少他並非踏入完全未知的領域。

而且，從紐約飛往華盛頓只要一小時而已。飛機將從紐約的第二跑道起飛，在華盛頓的第五跑道降落。兩者都是官方專用的跑道，因此密閉防護做得特別周全，比方說，飛機一定要達到起飛速度，通往大氣層的閘門才會自動開啟。

此外，貝萊還很清楚，飛機上固然應有盡有，例如充足的照明、精美的食物等等，唯獨不會有任何窗戶。這種由無線電控制的飛行相當平穩，一旦飛機升空，乘客幾乎不會再有任何感覺。

想當初，除了如此自我安慰，他還這麼安慰他的妻子潔西。她不但從未坐過飛機，而且一想到這種事就心生恐懼。

她說：「我不希望你搭飛機，利亞，那太不自然了。為什麼不搭捷運去呢？」

「因為那要花上十個小時，」貝萊的長臉整個皺了起來，「而且因為我隸屬於大城警局，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如果我想保有C6級的官階，至少得做到這件事。」

這一點，當然毫無爭議。

上了飛機之後，貝萊一直緊盯著在他眼前不停卷動的新聞報表。大城對於這項服務相當自豪：新聞、專題、幽默小品、知性文章，甚至小說都一應俱全。據說，總有一天這種報表會由膠卷取而代之，因為蓋住眼睛的閱讀鏡能更加有效地分散乘客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力。

貝萊目不轉睛地讀著新聞報表，除了故意要讓自己分神，也是為了遵守基本禮節。飛機上另外還有五名乘客（他不可能不注意到這個簡單的事實），人人都有權根據先天的本質和後天的教養，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畏懼和焦慮。

在這種坐立不安的時刻，貝萊當然痛恨有人刺探自己。比方說，他現在雙手緊抓著座椅扶手，指節都因而泛白，而且一旦抬起手來，一定會留下兩攤汗漬，他絕不希望別人見到這些窘態。

他告訴自己：我仍處於封閉空間，這架飛機是個具體而微的大城。

可是他騙不了自己。他的手肘能感覺到左邊是一塊一英寸厚的鋼板，而鋼板後面，就什麼也沒有了——嗯，有空氣！但其實等於什麼也沒有。

左側是一千英里的空氣，右側也一樣。而正下方的空氣，也有一兩英里厚吧。

他多麼希望自己能夠直視下方，瞥見沿途那些地底大城的頂端——紐約、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他開始想象那些起起伏伏綿延不斷的低矮穹頂，雖然從未見過，但他確定它們一定存在。而在其下一英里處，那些向四面八方延伸幾十英里的空間，就是所謂的大城。

他彷彿在心中見到了大城裏那些密密麻麻、沒有盡頭的通道，人來人往熱鬧無比。此外還有數不清的公寓、社區食堂、工廠、捷運帶——處處充滿人羣，因此充滿了舒適和溫暖。

而他自己，則鎖在一個金屬彈丸內，孤立於冰冷的半空中，朝向一片虛空飛去。

他感到雙手在發抖，於是強迫自己將目光鎖定在新聞報表上，讀了一小段。

那是一篇講述銀河探索的短篇小說，而且主角顯然是地球人。

貝萊惱怒地咕噥了一聲，然後趕緊屏住氣息，十分後悔自己發出這個魯莽的聲音。

不過，那個故事實在太荒謬了。為了迎合那些幼稚的讀者，居然假設地球人能征服太空。銀河探索！地球人休想。整個銀河都被太空族霸佔了，雖說他們幾個世紀前也是地球人。太空族的祖先搶先抵達外圍世界，發現那些星球條件極佳，而在幾代之後，他們的子孫就再也不歡迎移民了。他們這麼做，等於將地球上的遠親都圈禁起來。而地球的大城文明則更上一層樓，把地球人關進一個個大城中——甚至由於畏懼開放空間，地球人連自己世界上的機器人農場和礦場都不敢去。

貝萊痛苦地想：耶和華啊！如果不喜歡這種事，我們就做點什麼吧，別拿這些童話故事浪費時間了。

可是他也知道，什麼事都做不了。

飛機著陸了。他和其他乘客一起出來，隨即四下散去，彼此始終沒有看一眼。

貝萊看了看手錶，認為還來得及梳洗一番，然後再搭捷運前往司法部。他很高興還有這點時間。此時此刻他的所見所聞，不論是喧囂的人聲，巨大的封閉式機場，以及通往大城各層的通道，在在令他覺得自己又回到了溫暖安全的大城子宮內。他的心情逐漸恢復平靜，現在只要再沖個澡，就能把焦慮徹底沖幹凈了。

根據規定，必須有差旅許可證才能使用公共浴室，但他亮出了出差文件，所有的困難便一掃而空。唯一的例行手續就是蓋個章，賦予他使用私人小間的特權（特別加註日期以防濫用），然後他就收到一張紙條，上面註明它的詳細位置。

踩在路帶上的踏實感令貝萊不禁謝天謝地。等到他逐漸換到高速路帶，一步步向捷運帶接近時，那種加速感更是一種奢華的享受。他借著一個輕巧的轉身登上捷運帶，隨即找了一個適合自己官階的座位。

現在並非高峯時段，因此有不少空位。當他抵達公共浴室之後，發現同樣不算太擁擠。他申請到的那個小間狀況良好，裏面還有一個自助洗衣機。

在善用了自己的清水配額，把衣服也洗好之後，他覺得有心情去司法部了。相當諷刺的是，他甚至覺得心情愉快。

司法部次長阿伯特・敏寧擁有一副短小精悍的身材，他的皮膚紅潤，頭發大半灰白，全身上下幾乎沒有什麼棱角。他散發著一種凈潔的氣息，以及淡淡的刮鬍水味道。這一切，都在說明像他這樣的高官擁有充足的民生配額，得以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

相較之下，貝萊覺得自己簡直就是面黃肌瘦。站在次長面前，他更加體會到自己有著一雙粗大的手掌，一對深陷的眼窩，而且從頭到腳似乎骨瘦如柴。

敏寧熱誠地說：「坐吧，貝萊。你抽煙嗎？」

「我只抽煙鬥，次長。」貝萊答道。

與此同時，他取出了自己的煙鬥，敏寧便將抽出一半的雪茄又推了回去。

貝萊立刻後悔了。有見面禮總比沒有的好，就算是雪茄也不錯。雖然他剛從C5級晉升到C6，煙草的配給隨之增加，但還是不足以抽個過癮。

「如果你想抽，就點著吧。」敏寧說。然後，他像個慈祥的父親一般，耐心看著貝萊仔細裝填適量的煙草。

貝萊的眼睛仍盯著自己的煙鬥。「次長，我還不知道自己被召來華盛頓的原因。」

「這我知道，」敏寧微微一笑，「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你要被暫時調往他處。」

「離開紐約大城嗎？」

「距離相當遠。」

貝萊揚了揚眉，顯得若有所思。「暫時又是多久呢，次長？」

「我不確定。」

貝萊對於調職的優點和缺點都很清楚。如果以出差的身份，暫時住在另一個大城，他或許能過著超過他目前官階所能享有的生活。但另一方面，潔西和他們的兒子班特萊幾乎不可能獲準和他一起去。當然，他們會在紐約受到良好的照顧，但貝萊是個戀家的男人，不喜歡和家人分隔兩地。

此外，調職意味著執行一件特殊任務，這是好事，但肩負的責任要超過一名普通刑警，這就可能不太好受了。沒幾個月之前，紐約附近發生了一樁太空族謀殺案，貝萊歷經千辛萬苦才終於破案。如果又是這樣的案件，或是類似的案子，他將感到興趣缺缺。

他問：「可否請您告訴我要把我派去哪裏？任務屬於什麼性質？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開始揣度次長所說的「距離相當遠」究竟是指何處，還在心中和自己打了一個小賭。「相當遠」似乎有強調的意味，於是貝萊心想：加爾各答？悉尼？

然後，他注意到敏寧終究還是抽出一根雪茄，仔細點著了。

貝萊想道：耶和華啊！他感到難以啟齒，他根本不想講。

敏寧將嘴裏的雪茄取出來，一面望著煙圈一面說：「司法部是要派你去索拉利執行一件臨時任務。」

貝萊隨即在心中尋思索拉利的位置：在亞洲，在澳洲……？

他突然一躍而起，硬邦邦地說：「你的意思是，外圍世界之一的索拉利？」

敏寧並未接觸貝萊的目光。「完全正確！」

貝萊說：「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們不會允許地球人踏上任何外圍世界。」

「這叫此一時彼一時，便衣刑警貝萊，索拉利上發生了一樁謀殺案。」

貝萊的嘴角扯出一個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那有點超出我們的管轄範圍了，是不是？」

「他們主動請求協助。」

「請求我們？請求地球？」貝萊在困惑和難以置信之間掙扎不已。外圍世界一向只會鄙視地球這顆母星，想要他們對地球做點施捨都是癡心妄想，他們怎麼可能請求地球協助呢？

「請求地球協助？」他又問了一遍。

「的確不尋常，」敏寧主動承認，「但事實如此。他們希望地球指派一名警探負責那件案子。這件事，是雙方最高層通過外交途徑談定的。」

貝萊坐了回去。「為什麼找我呢？我不年輕了，我已經四十三歲。我有妻有子，我不能離開地球。」

「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便衣，對方指定要你。」

「要我？」

「紐約大城警局C6級便衣刑警以利亞・貝萊。他們知道要找的是誰，而你當然知道為什麼。」

貝萊倔強地說：「我不夠資格。」

「他們認為你夠。你處理那樁太空族謀殺案的經過，他們顯然知之甚詳。」

「他們一定完全搞錯了，傳聞一定誇大了許多。」

敏寧聳了聳肩。「無論如何，反正他們指名要你，而我們也已經同意派你去。所以你暫時被調職了。所有的手續都已經辦好，你非走不可。當你不在地球的時候，你的妻子和小孩會受到C7級的待遇，因為這正是你這段時期的暫時官階。」他頗有深意地頓了頓，「只要圓滿完成任務，這官階就永遠是你的。」

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不應該是這樣的。他不能離開地球，這點難道他們不明白嗎？

他用自己聽來都感到不自然的聲音，平平板板地問道：「什麼樣的謀殺？情況到底如何？為什麼他們自己處理不了？」

敏寧伸出善加保養的手指，挪動了辦公桌上的一個小物件，然後搖了搖頭。「我對這樁謀殺案一無所知，不知道情況到底如何。」

「那麼誰有所知呢，次長？你總不希望我腦袋空空地去那裏吧？」這時，他心中又響起那個絕望的聲音：但我不能離開地球啊。

「這件事，凡是地球人都一無所知，索拉利人根本未曾告訴我們。這是你的工作，你要查出這樁謀殺案究竟有什麼重大幹系，逼得他們非找地球人辦案不可。或者應該說，那是你的工作之一。」

情急之下，貝萊竟然脫口而出：「要是我拒絕呢？」當然，他知道會得到什麼答案。他完全了解對他自己以及家人而言，解僱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但敏寧並未以解僱回應，他輕聲答道：「你不能拒絕，便衣，這是你的責任。」

「我對索拉利有責任？讓他們去死吧。」

「不，是對我們，貝萊，對我們。」敏寧頓了頓，然後繼續說：「面對那些太空族，地球的處境如何，我想不必我多說了。」

貝萊的確知道地球的處境，凡是地球人都知道。五十個外圍世界人口都不多，總共加起來仍遠小於地球的人口數，話說回來，他們的軍事潛力有可能是地球的一百倍。在那些地廣人稀的世界上，他們致力發展正子機器人經濟，個人平均能量產值高達地球的幾千倍。而無論軍事潛力、生活水準、幸福指數，以及其他的一切，皆取決於每個人生產能量的多寡。

敏寧又說：「無知是令我們陷入這個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兩個字，無知。太空族對我們了若指掌，他們頻頻組團前來地球，天曉得為什麼。而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則僅限於他們告訴我們的事。從來沒有地球人踩上任何一個外圍世界的土地，而你卻有機會。」

貝萊試著強調：「我不能……」

可是敏寧繼續說了下去：「你卻有機會，而且你的機會絕無僅有。你是應邀前往索拉利的，你要做的事都是他們所指派的。任務結束後，你會帶回對地球很有用的情報。」

貝萊以憂鬱的目光望著這位次長。「你的意思是，要我當地球的間諜。」

「談不上什麼間諜。除了他們要求你的事，你什麼也不必做。你只要張大眼睛，敞開心胸，給我好好觀察！等你回來後，地球上的專家會負責分析和詮釋你的觀察結果。」

貝萊說：「我猜應該是出現危機了，次長。」

「為何這麼說？」

「派地球人去外圍世界是有風險的。太空族憎恨我們。地球固然有最大的誠意，但即使我是應邀前往，仍有可能引發星際糾紛。地球政府只要願意，其實很容易推掉這件事，他們可以說我生病了。太空族對疾病有病態的恐懼，如果他們聽說我病了，無論如何不會想再要我了。」

「你是在提議，」敏寧說，「要我們試試這種伎倆？」

「不。如果政府沒有其他的動機，早該自己想到這個藉口，甚至更好的藉口。由此可知，要我扮演間諜纔是真正重要的事。果真如此的話，政府冒這個險一定有更重要的原因，絕非只是希望我張大眼睛而已。」

貝萊本以為對方會暴跳如雷，而在他想來，能用這種方式釋放壓力也不錯。但敏寧只是露出冰冷的笑容，回應道：「你似乎有看透表象的本事。然而，這點我早就料到了。」

次長從辦公桌後面傾身面對著貝萊。「下面這些情報，你絕不能泄漏出去，甚至不能和其他政府官員討論。關於目前的銀河局勢，我們的社會學家得出一個結論：那五十個外圍世界，人口稀少，勢力強大，善用機器人，民眾個個健康長壽。反觀我們，擁擠不堪，科技落後，壽命不長，而且在他們支配之下。這是個不穩定的局面。」

「往遠裏看，任何事物都是不穩定的。」

「這個不穩定卻近在眼前，據我們估計，頂多在一百年之後。沒錯，我們碰不到，但我們還有下一代。到頭來，我們會對外圍世界產生太大的威脅，終將自取滅亡。地球人有八十億之眾，個個痛恨太空族。」

貝萊說：「太空族禁止我們接觸銀河，操弄我們的貿易從中獲利，控制著我們的政府，並將我們視為糞土。他們指望什麼回應？感激嗎？」

「說得很對，但我們的互動模式早已定型。反抗，鎮壓，反抗，鎮壓——一個世紀之內，地球上的人類將被徹底消滅。社會學家就是這麼說的。」

貝萊顯得坐立不安。社會學家和他們的電腦通常是不會遭到質疑的。「如果一切都是事實，你又指望我能做些什麼呢？」

「為我們帶回情報。我們對太空族所作的社會學預測，最大的瑕疵就在於欠缺資料。我們只能根據被派到地球來的少數太空族作出種種假設。我們只能藉由他們提供的資料來了解他們，於是覺得他們除了長處還是長處。他媽的，他們有機器人，他們人口少，他們壽命長。可是他們有沒有短處呢？有沒有什麼可供我們利用的條件，能夠改變我們註定滅亡的社會學必然性；有沒有什麼行動指導方針，能夠增加地球存活的幾率。」

「改派社會學家去，難道不是更好嗎，次長？」

敏寧搖了搖頭。「如果我們能任意派人去，那麼早在十年前，這些結論首先浮現之際，我們已經這麼做了。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才首度有這種機會；他們需要我們的警探支援辦案，這是天賜良機。警探也是社會學家——憑經驗法則行事的應用社會學家，否則他就不算優秀的警探。記錄會說話，你正是優秀的警探。」

「謝謝您，次長。」貝萊機械式地答道，「萬一我碰到麻煩呢？」

敏寧聳了聳肩。「那是當警察的風險之一。」他揮揮手，表示不願多談這個問題，隨即又補充道：「總而言之，你非去不可。你的啟程時間已經定好，太空船也已經在等你了。」

貝萊僵住了。「等我？我何時動身？」

「兩天后。」

「那麼我得趕回紐約一趟。我太太……」

「我們會去探望你太太。你該明白，絕不能讓她知道你在出什麼任務。我們會告訴她，這段時間別指望你會跟她聯絡。」

「但這簡直沒人性。我一定要見她一面，我可能再也見不到她了。」

敏寧說：「我要再講一句或許更沒人性的話，想想看，你每天早上出任務的時候，是否同樣無法確定她晚上還能不能再見到你？貝萊便衣，我們都得盡忠職守。」

貝萊的煙鬥已經熄了一刻鐘，但他一直沒注意到。

沒有任何人能提供他進一步的資料。對於那樁謀殺案，每個人都一無所知。其後他所接觸的一個個官員，毫無例外地催促他盡快上路，直到他終於來到太空基地，心中仍舊無法接受這個事實。

太空船活像一支瞄準天際的巨炮，周遭這片開放空間令貝萊不寒而慄。夜幕逐漸降臨（貝萊感到謝天謝地），彷彿四面深黑的墻壁逐漸聚攏，並在頭頂形成黑色的天花板。這是個典型的陰天，但云縫中仍透出一線星光，貝萊雖然在天象館看過星星，此時還是忍不住吃了一驚。

那是很遠很遠的一個小亮點。他逐漸不再恐懼，只是好奇地凝視著它。看起來它相當近，相當不起眼，但那些銀河之主就住在這種天體附近，更明確地說是住在它周圍的行星上。他想，太陽也是這樣的天體，只不過近得多，目前正在地球的另一端閃閃發光。

他突發奇想，將地球想象成一個大石球，上面貼著一層水氣薄膜，薄膜外面就是一片虛空；所謂的地底大城其實都很淺，顫顫巍巍地夾在巖石和空氣之間。他覺得毛發直豎！

那艘太空船當然屬於太空族所有。星際貿易完全掌握在太空族手中。現在他落單了，他已經置身大城之外。在登船之前，他經歷了沐浴、洗刷和消毒的過程，總算達到了太空族的安全標準。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隻派一個機器人來接他。他這個大城居民身上仍舊黏著大城裏的上百種病菌，雖然他自己不在乎，那些有如溫室花朵的優生太空族卻是毫無抵抗力。

在黑夜中，機器人顯得特別巨大，雙眼還射出暗紅的光芒。

「便衣刑警以利亞・貝萊？」

「是的。」貝萊答得很乾脆，後頸的汗毛卻豎起了一些。看到機器人做著人類的工作，身為地球人的他難免會氣得起雞皮疙瘩。雖說當初偵辦太空族謀殺案的時候，機・丹尼爾・奧利瓦曾經和他聯手辦案，但那另當別論。丹尼爾是……

「請你跟我來。」那機器人說，隨即有一道白光從他們的位置一路射向太空船。

貝萊邁開腳步。他走上階梯，登上太空船，穿過幾條走廊，最後走進一間艙房。

那機器人說：「這是你的房間，便衣刑警貝萊，在整個旅程中，你要一直待在這裏。」

貝萊心想：是啊，把我關起來，這樣才安全，其實就是將我隔離。

剛剛穿過那些走廊時，他沒有見到任何人影。現在，那裏也許正有許多機器人在進行消毒。而面前這個機器人離去後，也許會立刻去做一次殺菌浴。

那機器人說：「這裏面有完善的盥洗設備。食物會定時供應，閱覽的資料隨手可取。舷窗由這個面板控制，現在是關著的，但如果你想觀賞太空……」

貝萊有點激動地說：「不必了，小子，就讓它關著吧。」

地球人一向習慣用「小子」稱呼機器人，但那個機器人並沒有任何負面的反應。它當然不會有，它的反應一律受到機器人學三大法則的限制和掌控。

機器人彎下巨大的金屬身軀，做了一個滑稽的鞠躬動作，便轉身離去了。

單獨待在艙內的貝萊開始評估目前的狀況。這至少比搭飛機來得好。一架飛機能從頭看到尾，能看到它的邊界；太空船則大得多，裏面有許多走廊、甲板和艙房。它本身就是一個小規模的大城，貝萊幾乎可以自由地呼吸。

燈光忽然閃了一下，通話器中傳出機器人的金屬聲音，對他詳細說明起飛加速之際如何做好自我防護。

他感覺到安全帶傳來的壓力以及液壓系統的緩沖作用，還聽見遠處傳來微質子堆噴射引擎的隆隆聲。大氣層被撕裂的聲音隨即響起，而接下來一個鐘頭，這個聲音越來越小、越來越尖銳，終於逐漸消失。

他們進入太空了。

彷彿所有的感官皆已麻木，彷彿再也沒有什麼真實的事物。他告訴自己，每過一秒鐘，他距離地球、距離潔西便又多了好幾千英里，但他心中並未體會這個事實。

到了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現在他只能靠喫飯睡覺來計時，因此說不準），突然出現一種身體內外翻轉的詭異感覺，但下一刻便消失無蹤。貝萊知道這就是所謂的躍遷，這種借道超空間的特殊運動，能以極其不可思議，甚至近乎神祕的方式，將太空船和其中的一切瞬間轉移好幾光年。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太空船又做了一次躍遷。然後又過了一段時間，又再做了一次躍遷。

貝萊在心中告訴自己，現在距離地球已有幾光年、幾十光年、幾百光年，甚至幾千光年。

他不確定究竟有多遠。地球上沒有任何人知道索拉利位於何處。這點他敢一口咬定。地球人相當無知，沒有任何例外。

他覺得分外孤獨。

當他感到減速之際，那機器人也隨之出現。它用那對暗紅色眼睛仔細檢查了貝萊的安全帶，很有效率地拴緊一顆螺絲，又迅速檢查了一遍液壓系統。

它說：「我們將在三小時後著陸。請你留在這間艙房。有人會來護送你出去，將你帶到你的住處。」

「等等。」貝萊緊張地喚道——被安全帶綁著的他感到十分無助。「我們著陸時，當地是幾點鐘？」

機器人立刻回答：「根據銀河標準時間，是……」

「當地時間，小子，當地時間！耶和華啊！」

機器人繼續不疾不徐地說：「索拉利的一天有28.35個標準小時，每個索拉利時有10個索拉利分，每個索拉利分有100個索拉利秒。預計我們抵達航站時，是當地時間的零時五分二十秒。」

貝萊恨透了這個機器人。不只是因為它頭腦簡單，更因為它逼得自己必須直接提出那個自曝其短的問題。

可是他不得不問。他冷冰冰地說：「會是白天嗎？」

兜了這麼一大圈，機器人終於回答：「是的，先生。」然後就走了。

會是白天！他必須在大白天，走在毫無遮掩的行星表面。

他不太確定那會是什麼情況。他曾經在大城某些角落瞥見過地球的表面，甚至曾經短暫置身大城之外。不過在此之前，大城的圍墻總是保護著他，或起碼近在咫尺。他總是感到安全無虞。

現在他會感到安全嗎？黑夜或許還能製造圍墻的假象，可是現在，他連這點期望都落空了。

由於絕對不願在太空族面前示弱——寧死也不肯——他勉強在安全帶中挺直身子，閉上眼睛，頑強地抵抗著內心的恐懼。

## 第二章老友

貝萊快要堅持不住了。光憑理性並不足以戰勝恐懼。

他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告訴自己：有些人一輩子都生活在開放空間，例如現在的太空族，以及過去的地球人。沒有圍墻並不等於會有實質危險。我根本不該那麼想，那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可是這一切都徒勞無功。他心中一直有個非理性的聲音，哭喊著要找圍墻，死也不肯接觸開放空間。

隨著時間慢慢溜走，他認為自己不可能做到了。最後他一定會可憐兮兮地縮成一團，渾身不斷發抖。前來接他的太空族（鼻孔裏插著濾器以防細菌，雙手戴著手套以避免接觸）甚至不會瞧不起他，只會感到惡心而已。

貝萊咬緊牙關撐著。

太空船終於停下來，安全帶自動解開，液壓系統也退回到艙壁內。貝萊留在座位上，雖然很害怕，但他決心不表現出來。

當艙門傳來一聲輕響，他刻意將目光移往別處，僅從眼角瞥見門口出現一個高大的、有著古銅色頭發的人物——那是一名太空族，雖然他們是地球人的後裔，但高傲的他們甚至不願承認這個事實。

那太空族喚道：「以利亞夥伴！」

貝萊猛然轉過頭去，立刻睜大眼睛，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

他盯著這張臉孔，凝視那寬闊高聳的顴骨、絕對平靜的表情、完全對稱的輪廓，尤其是那雙藍眼睛所射出的直勾勾的目光。

「丹——丹尼爾。」

那太空族說：「很高興你記得我，以利亞夥伴。」

「何止記得你！」貝萊覺得大大鬆了一口氣。對方不但和地球有淵源，而且是他的朋友，令他感到安慰，感到得救了。他差點忍不住要沖上去擁抱這個太空族，非但緊緊抱住不放，還要縱聲大笑，用力拍打對方背部，總而言之，凡是老友久別重逢會做出的瘋狂舉動，他都很想照做一遍。

但是他並沒有那麼做，他不能那麼做。他只能上前一步，一面伸手一面說：「我怎麼會忘記你呢，丹尼爾。」

「我很高興你這麼說。」丹尼爾嚴肅地點了點頭，「而你十分清楚，我只要還在運作，就不太可能忘記你。能再見到你真好。」

丹尼爾堅定地握住貝萊的手，五指施加的壓力恰到好處，一會兒後才松開。

貝萊心中瞬間湧現一股濃烈的感情，或許可稱之為金蘭之愛，許久之後仍未完全消退。貝萊有些難為情，衷心希望對方那深不可測的目光無法看穿自己的內心。

畢竟，貝萊不能把丹尼爾・奧利瓦當成朋友那般友愛，因為他並非人類，他只是個機器人。

這位酷似人類的機器人說：「我申請了一輛由機器人駕駛的地面交通工具，將以空氣管和這艘太空船直接相連……」

貝萊眉頭一皺。「空氣管？」

「對。這是一種在太空中常用的技術，無需特殊的抗真空裝備，便能在兩艘太空船之間運送人員或物資。你似乎並不熟悉這種技術。」

「沒錯，」貝萊說，「但我聽懂了。」

「當然，把這種裝置用在太空船和地面交通工具之間就沒那麼簡單了，但我還是要求務必辦到。幸好你我從事的這項任務有最高優先權，各種困難都很快克服了。」

「你也被派來調查這樁謀殺案？」

「你還不知道嗎？真抱歉我沒有立刻告訴你。」當然，在這機器人完美的臉龐上，看不出任何抱歉的神情。「我希望你還記得漢・法斯陀夫博士，上回我們在地球上合作時，你曾和他見過一面。最初就是他提議的，說你是偵辦這個案子的適當人選。而且他還開出條件，必須讓我和你合作，就像上次那樣。」

貝萊擠出一個笑容。漢・法斯陀夫博士是奧羅拉人，而奧羅拉是外圍世界中最強大的一員。奧羅拉人提出的建議顯然頗有分量。

貝萊說：「一對好搭檔是不該被拆散的，呃？」（這時，初見丹尼爾的喜悅逐漸褪去，貝萊胸口又感覺到一股壓力。）

「我不知道他心裏是否真這麼想，以利亞夥伴。從他對我下的命令看來，我認為他只是希望你的搭檔曾接觸過你們的世界，因而了解你們的怪癖。」

「怪癖！」貝萊皺起眉頭，覺得對方太過分了。他不喜歡和這個名詞牽扯在一起。

「比方說，我就知道需要安排空氣管。我十分了解你對開放空間有多麼反感，因為你一直生活在地球的大城中。」

或許是由於「怪癖」這個說法令貝萊覺得必須反擊，以免被一臺機器踩在腳下，但也可能是長久以來所受的訓練，讓他無法容忍任何邏輯上的矛盾，總之，他猛然間轉換了話題。

他說：「這趟旅程中，有個機器人負責隨船照顧我。那個機器人——」他的口氣透出敵意了，「看起來就像機器人。你認識它嗎？」

「我登船之前，跟它說過話。」

「它叫什麼名字？我該怎麼聯絡它？」

「它就叫RX2475，索拉利人通常只用序號稱呼機器人。」丹尼爾的目光掃到了艙門附近的控制面板，「這個按鈕就能呼叫它。」

貝萊望向那個控制面板，丹尼爾所指的那個按鈕標示著「RX」，意思似乎相當明顯。

貝萊伸手按了一下，不到一分鐘，那個看起來像機器人的機器人便進來了。

貝萊說：「你就是RX2475。」

「是的，先生。」

「不久前你告訴我會有人護送我下船，你說的是不是他？」貝萊指了指丹尼爾。

兩個機器人目光相交。RX2475說：「他的文件可以證明他就是來接你的那個人。」

「除了那份文件，在此之前你還知道些什麼？有沒有人對你形容過他的樣貌？」

「沒有，先生。然而，我知道他的名字。」

「是誰告訴你的？」

「這艘太空船的船長，先生。」

「他是索拉利人嗎？」

「是的，先生。」

貝萊舔了舔嘴脣。下一個問題起著關鍵性作用。

他說：「你從船長那裏聽到的是什麼名字？」

RX2475說：「丹尼爾・奧利瓦，先生。」

「好孩子！你可以走了。」

RX2475又做了一次機器人式的鞠躬，隨即一個轉身，走出了艙房。

貝萊轉向他的夥伴，若有所悟地說：「你並未將實情全部告訴我，丹尼爾。」

「此話怎講，以利亞夥伴？」丹尼爾問。

「剛纔跟你聊著聊著，我忽然想到一個疑點。當RX2475告訴我即將著陸時，它提到會有人來護送我。這點我記得相當清楚。」

丹尼爾靜靜聽著，什麼也沒說。

貝萊繼續講下去：「我本來以為或許是那個機器人弄錯了。我也曾經以為原本奉命來接我的人臨時由你取而代之，RX2475並不知道這件事。但你也聽到我怎麼問它了。它聽說你會帶著文件，還知道你的名字。可是，它所知道的名字並不完整，對不對，丹尼爾？」

「沒錯，它並不知道我的全名。」丹尼爾承認道。

「你的名字並非丹尼爾・奧利瓦，而是機・丹尼爾・奧利瓦，對不對？更完整的說法則是機器人・丹尼爾・奧利瓦。」

「這麼說相當正確，以利亞夥伴。」

「由此可知，RX2475始終不曉得你是機器人，它一直誤以為你是人類。既然你有人類般的外貌，這樣的偽裝的確行得通。」

「我不打算反駁你的推論。」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貝萊開始感到一種狂野的喜悅。他抓到了一點線索，雖然並不多，但他一向擅長這種鬥智遊戲。正是因為他有這方面的專長，才會被請到太空的另一頭來辦案。「好，為何會有人想欺騙一個可憐的機器人呢？對它而言，你是人還是機器人毫無差別，反正它都得服從命令。因此我得到一個合理的結論：那位索拉利船長自己也不知道你是機器人，才會這麼告訴它，同理，把這件事告訴船長的索拉利官員同樣不知道真相。如我所說，這是一個合理的結論，但或許並非唯一的結論。它到底正不正確？」

「我相信是正確的。」

「很好，那麼我猜對了。可是為什麼呢？漢・法斯陀夫博士在推薦你擔任我的搭檔時，為何要讓索拉利人以為你是人類？這麼做難道不危險嗎？索拉利人如果發現真相，可能會相當生氣。他為何要這麼做呢？」

這個人形機器人答道：「我所聽說的解釋如下，以利亞夥伴。如果你和一名太空族聯手辦案，會提高你在索拉利人心目中的地位，反之，如果你和一個機器人合作，則會讓他們更瞧不起你。既然我熟悉你的作風，能夠和你合作愉快，博士因而想到，不如就讓索拉利人誤以為我是人類，但絕不主動以任何資料欺騙他們。」

貝萊並不相信這種說法。不太可能有任何太空族會自然而然對一個地球人的感覺顧慮得那麼周到，即便開明如法斯陀夫也不例外。

他想到了另一個可能性，於是說：「索拉利人是否以善於製造機器人聞名外圍世界？」

「我很高興，」丹尼爾說，「你對索拉利的經濟結構已有若干了解。」

「恰恰相反，」貝萊說，「我頂多隻能猜到索拉利三個字怎麼寫。」

「那我就不懂了，以利亞夥伴，你怎麼會問出這樣的問題，而且還是那麼貼切的問題。你簡直是一語中的。我的資訊儲藏提供了如下事實：無論就機器人的款式或性能而言，在五十個外圍世界中，索拉利的產品都是最有名的。其他外圍世界都從索拉利進口特殊型號的機器人。」

貝萊繃著臉點了點頭，對這個答案表示滿意。當然啦，丹尼爾並不懂得從人性弱點出發，進行直覺式的跳躍思考。貝萊也不覺得有必要解釋自己的推理過程。如果索拉利真是機器人學的聖地，漢・法斯陀夫博士和他的同僚就可能會有意炫耀他們自己的機器人傑作，這是非常符合人性的動機。而這樣的動機和一個地球人的安全或感覺毫無關係。

如果索拉利的專家上了當，把這個奧羅拉機器人當成人類，就等於證明了法斯陀夫他們高人一等。

貝萊覺得好多了。說也奇怪，剛才他動用了所有的理智力量，想盡辦法說服自己，卻仍舊無法脫離恐懼，沒想到自己虛榮心一浮現，所有的恐懼就被一掃而空。

當然，發現太空族居然有虛榮心，這點也是有幫助的。

他想道：耶和華啊，畢竟我們都是人類，包括太空族在內。

他扯開喉嚨，大聲問道：「我們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地面車？我早就準備好了。」

好些跡象都顯示空氣管並不適合現在這個用途。他們兩人——一個人和一個人形機器人——走出太空船，進入了空氣管，而隨著他們的移動，柔軟的網狀結構開始彎曲和搖擺。（貝萊可以隱約想象，在太空中的失重狀態下，只要輕輕一踢，任何人都能順著管子從一艘船滑到另一艘。）

空氣管的另一端縮得很窄，彷彿被一隻巨掌使勁捏住，網眼擠成了一團。拿著手電筒的丹尼爾開始匍匐前進，貝萊也有樣學樣。他們就這樣爬完最後的二十英尺，終於鉆進了所謂的地面車。

上車後，丹尼爾小心翼翼地關上滑門。接著便傳來厚重的「咔嗒」一聲，想必是空氣管撤離了。

貝萊好奇地四下張望。這輛地面車並沒有太古怪的地方。一前一後有兩排座椅，每排能容納三名乘客，而且前後左右都有車門。車壁的光滑部分應該都是窗戶，不過現在一片漆黑，不透任何光亮，想必正處於極化作用之下，這點貝萊倒是很熟悉。

車頂有兩個圓形照明器，射出的黃色光芒充斥車內。一言以蔽之，貝萊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裝在正前方隔板上的那個發話器，以及看不到駕駛儀器這件事。

貝萊說：「我猜司機坐在隔板的另一邊。」

丹尼爾說：「完全正確，以利亞夥伴，我們可以這樣下達指令。」他微微傾身向前，輕觸一個按鍵，一盞紅燈便閃了起來。他輕聲說道：「我們已就座，可以啟程了。」

貝萊聽到一陣細微的呼呼聲，但幾乎立刻便消失了。與此同時，他的背部感到一股非常輕、非常短暫的壓力，然後就再也沒有任何動靜。

貝萊訝異地問道：「我們在前進嗎？」

丹尼爾說：「是的。這輛車並沒有輪子，而是靠著反磁力場貼地滑行。除了加速和減速，你什麼也感覺不到。」

「轉彎的時候呢？」

「車子會自動傾斜以抵抗離心力。就連上坡或下坡的時候，車內仍然會保持水平。」

「操作起來一定很復雜吧。」貝萊硬邦邦地說。

「幾乎全自動，司機是機器人。」

「喔。」貝萊對這輛地面車總算有了充分了解，他又問：「這段路要走多久？」

「大約一小時。其實搭飛機會比較迅速，但我擔心你的狀況，想讓你一直處於封閉空間內，而索拉利的飛機無法提供足夠的封閉性，比不上我們目前乘坐的這種地面車。」

對方的「擔心」不禁令貝萊惱火。他覺得自己好像一個抱在保姆懷中的嬰兒。奇怪的是，他對丹尼爾的遣詞用字同樣感到惱火。他覺得這麼正式的話語非但毫無必要，而且很容易泄漏他的機器人身份。

接下來好一會兒，貝萊都在好奇地凝視著機・丹尼爾・奧利瓦。這個機器人則一動不動地望著正前方，完全不在意對方的目光。

丹尼爾的皮膚完美無瑕，頭發和汗毛也都是精心打造、細心組合的。他皮膚底下的肌肉動作更是真實無比，用不遺餘力來形容他的製造過程絕不為過。可是，貝萊有第一手的經驗，知道他的四肢和胸膛能沿著看不見的接縫裂開，以便進行修復。他還知道在亂真的皮膚底下，藏著金屬和硅氧樹脂；在金屬頭顱之中，藏著一個正子腦——雖然極其先進，仍是一堆電路而已。他更清楚丹尼爾的「思想」是什麼，那隻不過是一道道壽命短暫的正子流，流過嚴密規劃的正子徑路罷了。

但如果事先並不知情，專家要如何看出破綻呢？丹尼爾的說話方式有那麼點不自然？他始終顯得嚴肅而不帶感情？他的人格完美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

這種胡思亂想只會浪費時間，於是貝萊說：「我們談正事吧，丹尼爾。我猜你來這兒之前，曾經聽取過有關索拉利的簡報？」

「是的，以利亞夥伴。」

「很好，我就沒有這樣的機會。這個世界有多大？」

「直徑有九千五百英里。在本星系的三顆行星中，它是最外面的，也是唯一住人的行星。它的氣候以及大氣層都很類似地球，但可耕地的比例較高，礦藏量則較低，不過開採當然也比較少。這個世界本身就能自給自足，加上出口機器人帶來的收入，可以維持很高的生活水準。」

貝萊問：「人口有多少？」

「兩萬人，以利亞夥伴。」

貝萊聽了進去，不久又客客氣氣問道：「你是指兩千萬吧？」他對外圍世界所知不多，但至少也知道，雖然根據地球的標準，這些世界的人口個個少之又少，不過幾千萬人還是跑不掉的。

「兩萬人，以利亞夥伴。」這機器人又重復了一遍。

「你的意思是，這是個新開拓的世界？」

「絕對不是。它已經獨立了將近兩個世紀，而在此之前，它還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人口維持在兩萬是故意的，索拉利人自認那是最佳的數目。」

「這些人住在這顆行星的哪些部分？」

「凡是可耕地都有人住。」

「面積有多少平方英里？」

「如果包括邊陲地帶，三千萬平方英里。」

「可是隻住了兩萬人？」

「此外還有兩億左右的正子機器人，以利亞夥伴。」

「耶和華啊！那就是——平均一個人有一萬個機器人。」

「這的確是外圍世界中最高的比例，以利亞夥伴，遠超過第二名奧羅拉的一比五十。」

「他們要那麼多機器人做什麼？生產那麼多糧食又有什麼用？」

「相對而言，糧食的生產只是小宗。比較大宗的是礦產，而能源就更大宗了。」

想到這裏有那麼多機器人，貝萊不禁有點暈頭轉向。兩億個機器人！一定滿山遍野到處都是，而人類卻那麼少。如果有人從外太空觀察，或許會以為索拉利完全是個機器人世界，而忽略了起著關鍵作用的少數人類。

貝萊突然覺得有必要好好看一看。他想起了敏寧對他說的那番話，以及關於地球危機的社會學預言。雖然似乎已經很遙遠，有點不真實，但他依舊記得。離開地球之後，種種艱難險阻使得這段記憶變模糊了，但它從未全然遭到掩蓋。因此，他並未忘記敏寧曾以冷靜精準的語言，陳述這些生死攸關的問題。

多年來，貝萊受到責任感驅使，早已習慣永遠任務第一，即使可怕的開放空間也攔不住他。另一方面，無論是從太空族或太空族機器人的言談中搜集資料，都已經是地球社會學家不難做到的事。真正需要的是直接觀察，而這正是他的工作，就算再不愉快，他也必須盡力達成。

他開始檢視地面車的頂部。「這輛車有天窗嗎？」

「抱歉，以利亞夥伴，我沒聽懂你在說什麼。」

「這輛車的頂棚能不能推開？從裏面能不能直接看到——天空？」（積習難改，他差點要說「穹頂」兩字。）

「可以的。」

「那就這麼做，丹尼爾，我想看一看。」

機器人嚴肅地回應：「很抱歉，我不能讓你這麼做。」

貝萊覺得很驚訝，說道：「聽著，機・丹尼爾。」他特別強調「機」這個字，「讓我再說一遍，我命令你打開天窗。」

不管外形多麼像人，對方畢竟是機器人，也就必須服從命令。可是丹尼爾並未採取行動，他說：「我必須說明，我的首要考量是避免你受到傷害。如果你處在一個巨大的空曠空間中，那麼根據我接到的指令，以及我的親身經驗，我很清楚你難免會受傷。因此之故，我不能允許你暴露自己。」

貝萊覺得氣血上湧，漲得他滿臉通紅，但與此同時，他也想到生氣毫無用處。對方是機器人，而貝萊對機器人學第一法則相當熟悉。

它是這麼說的——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在機器人的正子徑路中，其他事物都得臣服於這個最高指導原則之下——在這個銀河裏，任何一個世界的任何一個機器人都不例外。當然，機器人需要服從命令，可是不得抵觸這個至高無上的前提。服從命令只是機器人學第二法則的要求。

它是這麼說的：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

貝萊強迫自己以平靜而理智的口吻說：「我想短時間我還能忍受，丹尼爾。」

「我並不這麼覺得，以利亞夥伴。」

「這點讓我自己判斷，丹尼爾。」

「如果這是命令，以利亞夥伴，我無法服從。」

貝萊仰靠在柔軟的座椅上開始動腦筋。當然，對付機器人不能用蠻力。丹尼爾的力氣太大了，至少是血肉之軀的一百倍，他絕對能在完全不傷人的情況下制住貝萊。

貝萊隨身帶著武器。他可以拿手銃指著丹尼爾，但這麼做只能使他暫時感到占上風，緊接著會帶來更大的挫折感。用這種方式威脅機器人毫無用處，自保只是第三法則的要求。

它是這麼說的：在不違背第一及第二法則的情況下，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

如果只有兩種選擇，丹尼爾寧肯遭到摧毀，也絕不會違背第一法則。貝萊當然不想摧毀丹尼爾，絕對不想。

但他還是很想看看車外的景象，就像著了魔一樣，他揮不去這個念頭。他不能讓這種保姆嬰兒的關係繼續發展下去。

曾有那麼片刻，他甚至想用手銃指著自己的太陽穴——你不打開天窗，我就立刻自殺——用一個更嚴重更緊急的狀況，壓制第一法則原本的作用。

但貝萊明白自己做不到。那樣太丟臉了。一想到那種畫面，他心中就起反感。

他無精打采地說：「可否請你問問司機，距離目的地還有幾英里？」

「當然沒問題，以利亞夥伴。」

丹尼爾傾身向前，按下那個按鍵。不料這時貝萊也湊向前去，大聲喊道：「司機！打開車頂的天窗！」

緊接著，一隻手——一隻人類的手——在那個按鍵上又按了一下，並堅定地擺在那裏，再也不肯松開。

貝萊一面微微喘氣，一面瞪著丹尼爾。

丹尼爾愣了一秒鐘，彷彿他的正子徑路為了適應這個新狀況而暫時失去平衡。但這一秒很快便過去，他的手開始有動作了。

貝萊早已預料到了。機器人的手會把人類的手從按鍵上移開（輕柔地，絕不會造成傷害），然後丹尼爾會重新啟動發話器，重新下達命令。

貝萊說：「我警告你，如果你想扳開我的手，一定會令我受傷，甚至可能扳斷我的手指。」

貝萊心知肚明，事實並非如此。但丹尼爾還是停止了動作。兩種選擇都會造成傷害，因此正子腦必須衡量兩者的幾率，再轉譯成一正一反兩種電位。這就代表他會多猶豫一下子。

貝萊說：「來不及了。」

他終於贏了這場比賽。天窗正逐漸滑開，車子不再密閉，索拉利的太陽開始將刺眼的白光灌進車內。

剛開始的時候，貝萊嚇得想閉上眼睛，但他努力對抗內心的恐懼。他望見無數藍藍綠綠的光點，數量多到不可思議。他感覺得到亂風吹著自己的臉龐，除此之外，他對周遭的事物感到相當模糊。一個運動中的物體迎面沖來，可能是一個機器人、一隻動物，也可能是卷在風中的什麼東西。他無法分辨，車子開得太快了。

藍色、綠色、氣流、噪音、運動——這些都不算什麼，可是天上那顆大球，正在猛烈地、無情地、兇狠地發射出白色的光芒。

有那麼一瞬間，他重新抬起頭，向索拉利的太陽望去。他就這麼直接看，而並非像以前那樣，透過大城頂層日光浴館的漫射玻璃。現在他正望著一顆赤裸裸的太陽。

就在這個時候，他覺得丹尼爾的雙手壓向自己的雙肩。在這昏亂而不真實的一刻，他心裏同時冒出好些念頭。他必須看出去！他必須盡可能地看，而身旁的丹尼爾卻必須阻止他看下去。

不過，機器人當然不敢對人類使用暴力。這個信念凌駕了一切。丹尼爾不能強行阻止自己，偏偏貝萊覺得那雙機器手正在將自己壓下去。

貝萊舉起雙臂，正要推開那兩只無血無肉的手掌，突然完全失去了知覺。

## 第三章死者

貝萊重歸封閉空間的懷抱了。丹尼爾的臉孔在他眼前搖晃，臉上似乎有好多斑點，而當他眨眼時，那些斑點開始由黑轉紅。

貝萊問：「發生了什麼事？」

「很遺憾，」丹尼爾說，「雖然我就在你身旁，還是讓你受到了傷害。直射的陽光會損傷人類的眼睛，不過你接觸陽光的時間很短，我相信並未造成永久損傷。剛才你探頭出去的時候，我不得不把你拉下來，然後你就失去意識了。」

貝萊做了一個鬼臉。這番話並未說明他究竟是由於太過興奮（或太害怕）而自己昏倒，還是被一拳打昏的。他摸了摸下巴和頭部，不覺得有任何疼痛。他把這個問題憋在肚子裏，就某個角度而言，他並不想知道答案。

他說：「不算太糟。」

「從你的反應看來，以利亞夥伴，我斷定你並不覺得這是什麼愉快的經驗。」

「絕無此事。」貝萊倔強地反駁。眼前那些斑點正逐漸淡去，不再刺痛眼睛了。「我只覺得可惜，車子開得太快，我看到的東西太少了。我們遇到一個機器人是嗎？」

「一路上我們遇到好些機器人。我們正在穿越金堡德的屬地，它本身是一大片果園。」

「我得再試一次。」貝萊說。

「只要有我在，就絕對不準。」丹尼爾說，「還有，剛才我已經完成了你交代的事。」

「我交代的事？」

「記得吧，以利亞夥伴，你在命令司機打開天窗之前，曾經命令我問問目的地還有多遠。現在只剩十英里的路程，大約六分鐘就能抵達。」

貝萊忽然感到一股沖動，但他壓抑住了。他本想問問丹尼爾可曾因為受騙而發火，以便看看那完美的臉龐會不會不再完美。丹尼爾當然會回答沒有，而且不帶絲毫怨恨或憤怒。他一定會冷靜嚴肅如常地坐在那裏，表現得既沉著又鎮定。

貝萊心平氣和地說：「還是那句話，丹尼爾，你該知道，我必須習慣這種事。」

機器人凝視著他的人類搭檔。「你指的是什麼事？」

「耶和華啊！我是指——戶外。這個世界到處都是戶外。」

「你沒有必要面對戶外。」丹尼爾說。然後，彷彿這個問題就這麼被打發了，他又說：「我們正在減速，以利亞夥伴，想必我們已經抵達目的地了。現在我們得等一等，一旦空氣管接好，便能從車門直接走到我們的寓所，它同時也是我們這次行動的大本營。」

「沒必要接空氣管，丹尼爾。如果我得在戶外執行任務，那就不該拖延，越早讓我習慣越好。」

「你根本不必在戶外執行任務，以利亞夥伴。」機器人正要說下去，貝萊卻蠻橫地揮了揮手，示意要他閉嘴。

此時此刻，他可不想聽到丹尼爾對他作出什麼保證，或是說些安慰或安撫的話，例如一切都沒問題，他會受到妥善的照顧等等。

他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內化的知識，讓他不但能照顧好自己，還能順利完成任務。他已經領教過戶外的滋味，那種感覺的確不好受。等到必須再度面對戶外時，他或許會欠缺那個膽量，因而賠上他的自尊，以及（可想而知）地球的安全。只是一片虛空罷了，竟成了難以跨越的障礙。

即使只是在腦海里想到這一幕，他已經繃起臉來。遲早，他將面對空氣、太陽，以及那一片虛空！

以利亞・貝萊覺得自己像是來自那些小型的大城，例如赫爾辛基的觀光客，此刻正懷著敬畏的心情，細數紐約大城共有幾層。他曾經以為「寓所」就是公寓裏的一個居住單位，實際上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從一個房間走到另一個房間，彷彿永遠走不完。所有的廣角窗都被遮得十分嚴密，不讓任何日光滲透進來。每當他們走進一個房間，隱藏式照明便會悄悄啟動，當他們離去時，又會靜靜地熄滅。

「這麼多房間，」貝萊難掩驚奇，「這麼多，簡直像個微型的大城，丹尼爾。」

「似乎沒錯，以利亞夥伴。」丹尼爾以平靜的口吻答道。

這位地球人不禁感到奇怪。為何要讓那麼多太空族和他擠在一個屋檐下，真有這個必要嗎？他說：「會有多少人跟我一起住在這裏？」

丹尼爾說：「當然就只有我自己，以及一些機器人。」

貝萊心想，他應該說「以及其他一些機器人」。這再度證明丹尼爾顯然打算徹頭徹尾扮演人類，即使沒有其他觀眾在場，他在熟悉內情的貝萊面前也不肯放鬆。

然後，這個想法被另一個更急迫的疑問取而代之。他大叫道：「機器人？我是問有多少人類？」

「完全沒有，以利亞夥伴。」

這時他們剛走進另一個房間，裏面從地板到天花板堆滿膠卷書。四個角落各有一臺固定式閱讀鏡，其中三臺設有二十四英寸的大型閱讀面板，另一臺則配備著動畫熒幕。

貝萊老大不高興地四下望了望。「莫非他們把其他人通通趕走了，好讓我在這座陵墓裏孤獨地遊蕩。」

「本來就沒有別人。根據索拉利的風俗習慣，這樣的寓所一律只住一個人。」

「人人如此嗎？」

「絕無例外。」

「他們要那麼多房間做什麼？」

「索拉利人習慣每個房間只作一種用途，例如這間是圖書室。此外還有音樂室、健身房、廚房、烘焙房、餐廳、機器工場，以及修理和測試機器人的各種房間，再加上兩間臥室……」

「停！這些你怎麼通通知道？」

「這是我在離開奧羅拉之前，」丹尼爾流暢地說，「所接受的資料型樣之一。」

「耶和華啊！這麼多房間，誰來照顧呢？」貝萊大幅度地揮了揮手。

「有一批管家機器人。它們奉命來照顧你，盡可能讓你住得舒服。」

「可是這些我都不需要。」貝萊說。他突然有股沖動，想要就地坐下，拒絕再走半步。他不想再看其他的房間了。

「你希望的話，我們可以留在一個房間裏，以利亞夥伴。打從一開始，他們就想到有這個可能性。話說回來，既然索拉利的風俗習慣如此，當初建造這棟房子的時候……」

「建造！」貝萊瞪大眼睛，「你是說這棟房子是為我建造的？這整座建築？特別為了我？」

「這是個徹底機器人化的社會……」

「對，我明白你要說些什麼。等到一切結束之後，他們要怎樣處理這棟房子？」

「我相信，他們會把它拆了。」

貝萊緊緊抿起嘴來。當然！該拆了它！為了一個地球人特別蓋一座宏偉的建築，不久之後，再把他碰觸過的一切通通拆掉。房子下面的泥土需要消毒！他呼吸過的空氣也得凈化！太空族或許個個身強體壯，可是他們也有不少愚蠢的恐懼。

丹尼爾似乎能看穿他的心思，或者至少能解讀他的表情。他說：「也許在你看來，以利亞夥伴，他們毀掉這棟房子是為了避免傳染。如果你真這麼想，我建議你大可不必耿耿於懷。太空族對於疾病的恐懼絕非那麼極端，只不過對他們而言，建造這棟房子簡直輕而易舉。在他們看來，再把它拆掉也並不算多大的浪費。

「而且根據法律，以利亞夥伴，它也不能成為一座永久性的建築。這裏是漢尼斯・葛魯爾的屬地，而任何屬地都只能有一棟合法的寓所，就是主人自己的家。這棟房子是為了特殊目的而在特許下興建的，它的功能就是供我們住一段特定的時間，直到我們完成任務為止。」

「漢尼斯・葛魯爾又是誰呢？」貝萊問。

「他是索拉利安全局的局長。我們抵達後，馬上就要見他。」

「是嗎？耶和華啊，丹尼爾，我什麼時候才能對周遭的一切有一點了解？我像是在與世隔絕的狀況下執行任務，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我還不如回地球去，我還不如……」

他覺得自己越說越氣憤，趕緊就此打住。丹尼爾始終不為所動，只是在靜待說話的機會。這時他說：「我很遺憾令你感到不高興。我對索拉利的認識的確似乎強過你，但我對那樁謀殺案的了解和你一樣有限。葛魯爾局長會把我們需要知道的都告訴我們，索拉利政府是這麼安排的。」

「好，那麼我們就去見這位葛魯爾吧。這趟路程有多遠？」一想到又要趕路，貝萊不禁畏縮不前，胸口的壓迫感也再度出現了。

丹尼爾說：「不必再走了，以利亞夥伴，葛魯爾局長將在會談間等我們。」

「還有專供會談使用的房間？」貝萊不以為然地咕噥著。然後，他提高音量道：「他已經在等我們了？」

「我想正是如此。」

「那我們就去找他吧，丹尼爾！」

漢尼斯・葛魯爾是個不折不扣的光頭，不但頭頂禿得精光，旁邊也沒有半根頭發——名副其實的寸發不生。

貝萊嚥了一下口水。為了避免失禮，他試著將目光從那顆光頭移開，卻發現做不到。地球人一向根據太空族自己的標準來認定太空族：他們無疑是銀河之主，他們高大英俊，有著古銅色的皮膚和頭發，散發著冷酷的貴族氣息。

簡言之，他們個個是機・丹尼爾・奧利瓦，然而個個都是真人。

前往地球的太空族通常都是這個模樣，或許正是由於上述原因而被挑選出來的。

可是面前這個太空族無論怎麼看都像地球人。他不但禿，而且鼻子有點歪。雖然並不嚴重，但對太空族而言，即使一點點不對稱都會很顯眼。

貝萊開口道：「午安，局長。很抱歉，不知有沒有讓你久等。」

禮多人不怪。他還需要和這些人共事呢。他忽然有個沖動，想要大步走到房間另一頭（這房間實在太大了），向對方伸出右手。這個沖動倒是不難壓下去。太空族當然不會歡迎這種握手禮，想想看，一隻沾滿地球細菌的手？

葛魯爾嚴肅地坐在那兒，盡可能離貝萊越遠越好。他的雙手藏在長長的袖子裏，他的鼻孔或許還插著濾器，只不過貝萊看不見而已。

貝萊甚至覺得葛魯爾對丹尼爾投以不以為然的眼光，彷彿在說：你這個奇怪的太空族，居然跟一個地球人站得那麼近。

這就代表葛魯爾根本不知道真相。然後，貝萊突然注意到丹尼爾因此站開了些，兩人的距離比平常遠了幾步。

當然啦！如果站得太近，會令葛魯爾覺得不可思議。丹尼爾早已打定主意要冒充人類。

葛魯爾說：「我並沒有等多久。兩位，歡迎來到索拉利。你們覺得一切都好嗎？」他的聲音愉悅而友善，但他的目光總是偷偷停在丹尼爾身上；每次移開之後，不久又會飄回來。

「相當好，局長。」貝萊說。他曾經想到，是不是讓「太空族」丹尼爾代表他倆發言才符合禮數，最後把這個顧慮憤憤地拋在腦後了。耶和華啊！受邀前來辦案的是他自己，丹尼爾是後來才加入的。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他的搭檔是真正的太空族，貝萊也覺得不必自我矮化；機器人當然更不用說了，就算這個機器人是丹尼爾也一樣。

但丹尼爾並未試圖搶在貝萊前面說話，葛魯爾也並未顯得驚訝或不悅。反之，他立刻把注意力集中在貝萊身上，再也不看丹尼爾了。

葛魯爾說：「關於我們請你來偵辦的這件案子，便衣刑警貝萊，目前為止你還一無所知。這到底是為什麼，我想你一定相當納悶。」他將衣袖向後一甩，雙手輕輕握拳放在膝蓋上。「兩位怎麼不坐呢？」

坐下之後，貝萊說：「我們的確納悶。」他注意到葛魯爾並未戴著手套保護雙手。

葛魯爾繼續說：「便衣刑警，那是故意的。我們不希望你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我們希望你來到此地後，能夠不帶任何成見地面對這個難題。你很快會拿到一份關於這個案子的完整報告，包括目前為止我們所進行的一切調查。不過，便衣刑警，只怕從你的經驗看來，會覺得我們的調查草率得近乎荒唐。在索拉利，根本沒有警察部門。」

「完全沒有嗎？」貝萊問。

葛魯爾微微一笑，還聳了聳肩。「沒人犯罪，懂了吧。我們這個世界地廣人稀，根本沒有犯罪的機會，因此警察毫無用武之地。」

「我懂了。但即便如此，終究還是有人犯罪了。」

「沒錯，這還是兩個世紀以來，頭一樁的暴力犯罪。」

「真不幸，頭一樁竟然就是謀殺案。」

「的確不幸。而更不幸的是，死者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他可以說是最死不得的死者。而且，這樁謀殺案的手法還特別殘暴。」

貝萊說：「我猜目前還完全沒有兇手的線索。」（否則，為何還得從地球進口警探呢？）

葛魯爾顯得極其不安。他轉頭瞥了丹尼爾一眼，後者正一動不動坐在那裏，形同一個在默默觀察和記錄的機器。貝萊很清楚，凡是丹尼爾聽過的對話，無論多長多短，事後他都隨時能夠原音重現。就這方面而言，他無異於一臺人形的錄音機器。

葛魯爾知道這件事嗎？他望向丹尼爾的目光當然帶有懷疑的成分。

葛魯爾說：「不，不能說完全沒有兇手的線索。事實上，有可能做到這件事的只有一個人而已。」

「你確定自己是這個意思，而不是有嫌疑的只有一個人而已？」貝萊一向不信任斬釘截鐵的說法，對於光靠邏輯便咬定兇手的安樂椅神探更是敬而遠之。

但是葛魯爾搖了搖他的光頭。「不，只有一個人有可能是兇手。其他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不可能。」

「百分之百？」

「我向你保證。」

「那麼這就不是什麼難題。」

「正好相反，我們的確碰到了難題。那個人同樣不可能犯案。」

貝萊心平氣和地說：「那就沒有兇手了。」

「可是的確有謀殺案。瑞坎恩・德拉瑪被殺了。」

線索來了，貝萊心想，耶和華啊，總算有點線索了，我聽到了死者的名字。

他掏出筆記本，開始一本正經地做起筆記。這可算是一種無言的抗議，表示自己直到如今才總算撿到一點點事實，此外也是因為自己身邊坐著一臺錄音機，他不希望把這個事實表現得太明顯。

他問：「死者的名字是哪幾個字？」

葛魯爾回答了。

「他的職業呢，局長？」

「胎兒學家。」

貝萊根據猜測寫下這四個字，便將這個問題擱在一旁。他又問：「好，有誰能告訴我兇案現場的實際情況？要盡可能是第一手資料。」

葛魯爾露出陰森的笑容，他又朝丹尼爾瞄了一眼，隨即收回目光。「這得問他的妻子了，便衣。」

「他的妻子……？」

「是的，她叫作嘉蒂雅。」葛魯爾說明了是哪三個字。

「有任何子女嗎？」貝萊的目光並未離開筆記本。良久等不到答案，他才抬起頭來。「有任何子女嗎？」

沒想到葛魯爾一直撅著嘴，彷彿喫到什麼很酸的東西，甚至臉色也很差。最後他終於說：「我不太可能知道。」

貝萊驚呼：「什麼？」

葛魯爾連忙補充道：「總之，我認為你最好等到明天再展開實際行動。我知道你一路上很辛苦，貝萊先生，你現在不但累了，或許肚子也餓了。」

貝萊正準備否認，突然發覺喫飯這個念頭對自己有著異常的吸引力。他說：「你會跟我們一起用餐嗎？」他並未指望葛魯爾這個太空族作出肯定的答復。（但對方已經從「便衣刑警」改口為「貝萊先生」，算是很大的進展了。）

不出所料，葛魯爾答道：「很抱歉，我另有公事，不能再奉陪了。」

貝萊隨即起身。基於禮貌，他應該把葛魯爾送到門口才對。然而，一來他實在不想接近毫無遮掩的開放空間，二來也不確定大門到底在哪裏。

他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葛魯爾微微一笑，點了點頭。「我們改天見。如果你想聯絡我，你的機器人個個都知道我的號碼。」

然後他就消失了。

貝萊立刻失聲驚叫。

葛魯爾和他的椅子就這麼不見了。而且猛然間，他背後的墻壁和他腳下的地板也都變了樣。

丹尼爾平靜地說：「他的肉身本來就不在這裏，那只是個三維影像。我以為你應該知道，地球上也有這種東西。」

「跟這個不一樣。」貝萊咕噥道。

地球上的那些三維影像，一律侷限在邊緣閃閃發亮的立方力場中，而且影像本身也會微微閃爍。在地球上，你絕不會把影像當成真的。而在這兒……

怪不得葛魯爾沒有戴手套，而且也不需要鼻孔濾器。

丹尼爾說：「你現在想喫飯了嗎，以利亞夥伴？」

不料這頓飯竟然是天大的折磨。有許多機器人出現在餐廳中，一個佈置餐桌，另一個端來食物……

「這房子裏到底有多少機器人，丹尼爾？」貝萊問。

「大約五十個，以利亞夥伴。」

「我們喫飯時，它們還會留在這兒嗎？」（其中一個已經退到角落，他的金屬臉孔轉到貝萊這邊，雙眼還發出紅光。）

「它們通常都會的，」丹尼爾說，「以便隨時聽候召喚。如果你不希望這樣，只要命令它們離開就行了。」

貝萊聳了聳肩。「讓這個留下來吧！」

若是在正常情況下，貝萊或許會覺得這些食物很可口。現在他卻只是機械式地把食物送進嘴裏。不知不覺間，他注意到丹尼爾也在喫，而且動作不疾不徐。當然，稍後他會把現在喫進氟碳胃囊的食物清理出來。但此時此刻，丹尼爾裝得有模有樣。

「外面天黑了嗎？」貝萊問。

「是的。」丹尼爾答道。

貝萊躺在牀上，悶悶不樂地睜著眼睛。牀鋪太大了，整個臥室都太大了。沒有毛毯能讓他鉆進去，只有薄薄的被單，不能提供完善的遮蔽。

每件事都不簡單！剛才，他在臥室隔壁的淋浴間心驚膽跳地沖了一個澡。就某方面而言，這是極度奢華的享受，可是另一方面，這種建築規劃似乎並不符合衛生標準。

他突然問：「燈要怎麼關掉？」牀頭板射出了柔和的光線，或許是為睡前閱讀提供照明之用，但貝萊可沒有那個心情。

「一旦你躺在牀上準備入睡，它就會被關上。」

「有機器人在監看，對不對？」

「那是它們的工作。」

「耶和華啊！這些索拉利人自己什麼都不做嗎？」貝萊喃喃道，「現在我有點納悶，剛才沖澡的時候，怎麼沒有機器人來替我刷背？」

丹尼爾絲毫不像開玩笑地說：「你只要提出要求，它們一定做到。至於索拉利人，他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機器人只會奉命行事，你不叫它們做，它們就不會做，當然，牽涉到人類的安全福祉則另當別論。」

「好吧，晚安，丹尼爾。」

「我會在另一間臥室，以利亞夥伴。半夜無論任何時候，你若需要任何東西……」

「我知道，會有機器人來。」

「牀頭櫃上有個觸控片，你只要碰一下，我也會馬上到。」

貝萊無法入睡。他腦海中一直浮現著這棟房子的外貌，它顫顫巍巍地貼在這個世界的表面，周遭盤旋著一隻名叫虛空的怪獸。

回想在地球上，他家的公寓——那棟溫暖、舒適、擁擠的公寓——安安穩穩地建在許多公寓之下。在他自己和地球表面之間，還有幾十層空間和成千上萬的人類。

他試著說服自己，即使在地球上，還是有人住在最頂層。那些人和戶外僅有一線之隔。絕對是這樣！但正因為如此，那些公寓的租金才那麼低廉。

然後他想到了潔西，此時她至少在一千光年之外。

他萬分渴望能立刻跳起來，穿好衣服，一路向她走去。他的意識逐漸矇矓了。如果有一條隧道該多好，一條完善安全的隧道，挖穿無數既安全又堅固的巖石和金屬，從索拉利一路延伸到地球。他會一直走啊走啊走啊……

他會徒步走回地球，回到潔西身邊，回到舒適和安全的……

安全！

貝萊睜開眼睛，感到手臂有點僵硬，而在不知不覺間，他已經用手肘撐起上半身。

安全！今天那個官員，漢尼斯・葛魯爾，正是安全局的局長，至少丹尼爾是這麼說的。這個「安全」是什麼意思呢？如果這兩個字的意思和地球上的用法一樣，這個葛魯爾的職責就是保護索拉利不受內亂外患的侵擾。

一宗謀殺案為何會引起他的興趣？難道是因為索拉利沒有任何警力，於是安全局成了最懂得處理謀殺案的機關？

葛魯爾似乎對貝萊毫無戒心，可是，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偷偷打量丹尼爾。

莫非葛魯爾懷疑丹尼爾的動機不單純？貝萊自己曾奉命張大眼睛，丹尼爾很有可能也接到了類似的指令。

葛魯爾自然會懷疑這類間諜行動的可能性。他的職責就是要處處疑神疑鬼。但他並不需要多麼擔心貝萊，貝萊只是地球人，而地球是全銀河最不必擔心的一個世界。

然而丹尼爾來自奧羅拉，它不但是外圍世界中最古老，也是最大最強的一員。那可就另當別論了。

貝萊現在想起來，葛魯爾未曾對丹尼爾說過一句話。

還是那個老問題，丹尼爾為何那麼積極地偽裝成人類？貝萊先前對自己提出的解釋——丹尼爾的設計者在玩一場虛榮遊戲——只怕太簡單了。現在看來，丹尼爾的偽裝有著更嚴肅的原因。

人類能享有外交豁免權，以及若干禮遇和款待，機器人則否。問題是，奧羅拉何不乾脆派個真人來呢？為什麼要不顧一切作假呢？貝萊心中立刻冒出了答案：一個真正的奧羅拉人，一個真正的太空族，不會願意和一名地球人合作得太久，或是太密切。

但如果這些都是事實，索拉利又為何把一樁謀殺案看得那麼重要，不得不容忍一個地球人和一個奧羅拉人來到他們的世界？

貝萊覺得陷入重重困境。

他的任務將他困在索拉利上。地球的危難又進一步困住他，令他陷在一個自己幾乎無法忍受的環境中，以及一個他義不容辭的責任裏。不過更糟的是，他還困在一場自己完全不了解的太空族沖突中。

## 第四章女子

他終於睡著了。他並不記得是什麼時候真正進入夢鄉的。唯一的印象就是自己的思緒曾經飄忽了一陣子，然後，牀頭板就亮了起來，天花板則發出白晝般的冷光。他看了看手錶。

原來已經過了好幾小時。管理這棟房子的機器人認定他該起牀了，因而採取了行動。

他想，不知丹尼爾是否也醒了，隨即領悟到這是不合邏輯的想法。丹尼爾並不能睡覺，於是貝萊又想，不知丹尼爾的偽裝是否包括假裝入睡在內。他是否換上了一身睡衣？

無巧不巧，丹尼爾這時剛好走進來。「早安，以利亞夥伴。」

這機器人穿戴得整整齊齊，而且一臉安詳平靜。他問：「你睡得好嗎？」

「還好，」貝萊淡淡地說，「你呢？」

他下了牀，拖著沉重的步伐走進浴室，正準備進行清晨的例行盥洗，忽然叫道：「如果有機器人要來幫我刮臉，你把它趕走。它們令我緊張，即使不在我眼前，它們還是會令我緊張。」

他一面刮臉，一面審視自己的臉龐——和在地球上照鏡子沒什麼差別，不禁令他有點詫異。如果鏡中人並非自己的光影幻象，而是能跟他討論案情的另一個地球人該多好。如果能將已經查到的事仔細說一遍，雖然沒多少……

「太少了！繼續查。」他對著鏡子喃喃道。

他走出浴室，擦了一把臉，然後在新內褲外面套上長褲。（機器人把一切都準備好了，真他媽的。）

他說：「請你回答我幾個問題好嗎，丹尼爾？」

「你該知道，以利亞夥伴，我一定盡我所知回答任何問題。」

或是根據你的指令來回答，貝萊這麼想。「為什麼索拉利只有兩萬人？」他開始發問。

「這只不過是個事實，」丹尼爾說，「是個數據罷了。換句話說，只是一個統計結果而已。」

「沒錯，但你是在迴避問題。這顆行星至少能容納幾百萬人，所以說，為何只有兩萬呢？你曾說索拉利人認為兩萬是最佳的數目，這又是為什麼？」

「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你的意思是，他們在進行生育控制？」

「對。」

「故意讓這顆行星空空蕩蕩？」貝萊並不確定自己為何緊咬著這個問題不放，不過，索拉利的人口數是他獲悉的少數事實之一，除此之外，他實在問不出什麼了。

丹尼爾說：「這顆行星並非空空蕩蕩。它劃分成許多屬地，每塊屬地由一位索拉利人監管。」

「你是說索拉利人個個住在自己的屬地上，兩萬塊屬地，上面各有一個索拉利人？」

「並沒有那麼多，以利亞夥伴，夫妻共享一塊屬地。」

「沒有任何大城？」貝萊覺得一股寒意。

「完全沒有，以利亞夥伴。他們過著百分之百的獨居生活，除非有極不尋常的情況，彼此甚至從不碰面。」

「一羣隱士？」

「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這又是什麼意思？」

「葛魯爾局長昨天是以三維影像和你見面。索拉利人彼此之間隨時可以這麼做，這也是他們唯一的見面方式。」

貝萊凝視著丹尼爾，問道：「我們也受這個規範？我們也得這樣行事嗎？」

「這個世界的風俗習慣就是如此。」

「那麼我要如何調查這件案子？如果我想見某個人……」

「在這棟房子裏，以利亞夥伴，你能和這顆行星上任何一個人取得三維顯像聯繫。不會有任何問題。事實上，這還能讓你不必硬著頭皮離開這棟房子。所以昨天剛到的時候，我才會說你根本不必試著適應戶外。這樣很好，其他的辦法你都會喫不消。」

「喫不喫得消，我自己說了算。」貝萊說，「我今天的第一件工作，丹尼爾，是要聯絡那位名叫嘉蒂雅的女子，也就是死者的妻子。如果這個三維的玩意兒不盡理想，我就要親自登門造訪。這件事完全由我決定。」

「我們不妨看看怎麼做最好也最可行，以利亞夥伴。」丹尼爾不置可否地說，「我這就去安排早餐。」說完他便轉身離去。

貝萊望著機器人寬闊的背部，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丹尼爾・奧利瓦在反串主人的角色。如果他的任務是阻撓貝萊獲悉案情之外的任何事物，貝萊手中仍有一張王牌可打。

畢竟，對方其實只是機・丹尼爾・奧利瓦。貝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訴葛魯爾（或任何索拉利人）丹尼爾並非人類，而是一個機器人。

但另一方面，丹尼爾的假身份也可能有極大的用處。這張王牌不必急著打，有時王牌握在手中會更有用。

靜觀其變吧，想到這裏，他便跟著丹尼爾去餐廳了。

貝萊問道：「我們要如何建立三維聯繫呢？」

「不必我們親自動手，以利亞夥伴。」丹尼爾伸出手，按向一個召喚機器人的觸控片。

立刻進來一個機器人。

貝萊想不通它們是從哪裏來的。當他在這個渺無人煙的迷宮胡亂遊蕩之際，眼前從未出現任何機器人。是否每當人類靠近，它們便會倉皇而逃？是否它們一直互通訊息，以便清出一條路給人類？

但無論你何時發出召喚，總有機器人在第一時間出現。

貝萊審視著這個機器人。它擁有光滑卻並不閃亮的外殼，全身塗著一層暗灰色塗料，只有右肩那個類似棋盤方格的肩章有點色彩。那些方格黃白相間（實際上是有著金屬光芒的金色和銀色），但似乎沒有任何規律。

丹尼爾說：「帶我們去會談間。」

機器人一鞠躬，馬上向後轉，一句話也沒說。

貝萊喚道：「等等，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機器人轉向貝萊，口齒清晰且毫不猶豫地答道：「主人，我沒有名字，我的序號是——」它將一根金屬手指按在肩章上，「ACX2745。」

丹尼爾和貝萊跟著它走進一個大房間。貝萊認出這里正是葛魯爾昨天現身的地方。

已經有個機器人等在裏面了，身為機器的一員，它有著無比的耐心，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先前那個機器人隨即鞠躬告退。

貝萊趁著這個機會，把兩個機器人的肩章比較了一下。兩者的金銀相間圖樣並不一樣。這種「棋盤」長寬各有六個方格，可能的組合共有二的三十六次方，也就是七百多億種。怎麼用也用不完。

貝萊說：「顯然，每件事由一個機器人負責。一個領我們到這兒，另一個開啟顯像儀。」

丹尼爾說：「索拉利的機器人分工分得很細，以利亞夥伴。」

「既然數量那麼多，並不難理解。」貝萊望向這個後來出現的機器人，除了肩章（以及鉑銥合金大腦中的無形正子型樣）之外，它簡直就是先前那個的復製品。「你的序號呢？」他問。

「回主人，ACC1129。」

「我還是叫你小子吧。聽著，我要聯絡嘉蒂雅・德拉瑪夫人，也就是已故的瑞坎恩・德拉瑪的妻子——丹尼爾，有沒有什麼地址之類的東西，能標示出她的所在地？」

丹尼爾輕聲道：「我想並不需要進一步的資料。讓我問問這個機器人……」

「我來問吧，」貝萊說，「好啦，小子，你知不知道怎麼聯絡那位女士？」

「知道，主人。我腦中擁有每一位主人的聯絡碼。」這句話聽不出一絲驕傲的口氣。它只是在陳述一件事實，就好像在說：我是金屬之軀，主人。

丹尼爾插嘴道：「這沒什麼好驚訝的，以利亞夥伴。總共不到一萬個聯絡碼，這麼一點點資料，很容易灌入記憶電路中。」

貝萊點了點頭。「有沒有可能不只一個嘉蒂雅・德拉瑪？如果有，就可能搞錯。」

「主人？」反問一句之後，機器人陷入全然的沉默。

「我想，」丹尼爾說，「這個機器人並不了解你的問題。我相信在索拉利上，並不存在同名同姓的情況。每個人的名字都是一出生就登記了，如果正巧有人在用這個名字，就不會獲準重復使用。」

「很好。」貝萊說，「我們時時刻刻都會學到新東西。現在聽好，小子，不管需要使用什麼儀器或裝置，反正你負責把我教會，再把你說的那個什麼聯絡碼告訴我，然後站到一邊去。」

機器人在回答之前頓了好一陣子，最後才說：「你是不是想自己進行聯絡，主人？」

「是的。」

丹尼爾輕輕碰了碰貝萊的衣袖。「且慢，以利亞夥伴。」

「又怎麼了？」

「如果由這個機器人聯絡，我相信會簡單得多。這是它的專長。」

貝萊繃著臉說：「我確定它能做得比我好。由我自己動手，可能弄得一團糟。」他直勾勾地瞪著面無表情的丹尼爾，「話說回來，我還是寧可自己聯絡。這裏到底是不是由我發號施令？」

丹尼爾說：「當然由你發號施令，以利亞夥伴，只要不違背第一法則，我們都會服從你的命令。然而你若允許，我想提供一些關於索拉利機器人的客觀資料。在索拉利，機器人的分工程度遠超過其他世界。雖然實際上，索拉利機器人個個多才多藝，可是在心理上，它們只認定一件特殊的工作。想要它們發揮專長外的功能，就得藉由三大法則直接提供一個高電位。同理，想要它們不做自己專長的工作，同樣需要直接訴諸三大法則。」

「這麼說的話，我的直接命令應該能啟動第二法則了，對不對？」

「沒錯。可是對機器人而言，這樣的電位是『不愉快的』。這種情形一般來說並不會發生，因為索拉利人幾乎不會干涉機器人的日常工作。一來，他們沒興趣幹機器人的活；二來，他們不覺得有這個必要。」

「你是要試著告訴我，丹尼爾，如果我搶著做它的工作，會傷害到這個機器人？」

「你也知道，以利亞夥伴，在機器人的諸多反應中，並不包括人類所謂的痛苦。」

貝萊聳了聳肩。「所以呢？」

「即便如此，」丹尼爾繼續說，「據我所知，這種不愉快的經驗，和人類所體驗的痛苦不相上下。」

「可是，」貝萊說，「我並非索拉利人，而是地球人。凡是我想做的事，我不喜歡由機器人代勞。」

「還有一點，」丹尼爾說，「如果一個機器人被我們弄得痛苦不堪，我們的主人可能會覺得這是失禮的行為。在一個像這樣的社會，對於人類該如何對待機器人，想必或多或少有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得罪我們的主人，對我們的工作絕無幫助。」

「好吧，」貝萊說，「就讓這個機器人幹它的活吧。」

他退到了一旁。這個小插曲並不算浪費時間，它讓貝萊體會到了機器人化的社會有多麼冷酷。機器人一旦加入人類，就不容易把它們請走了。人類即使只是想要暫時擺脫它們，也會發現根本做不到。

貝萊半閉著眼睛，望著機器人朝那面墻走去。剛才這件事背後的意義，讓地球的社會學家去慢慢研究吧。至於貝萊，他開始有些自己的想法了。

那面墻滑開了一半，露出好大一片控制面板，用來控制大城一個區的電力站也綽綽有餘了。

貝萊萬分想念他的煙鬥。出發之前，他已被告知索拉利是個禁煙的世界，抽煙乃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所以他的抽煙工具必須留在地球上。想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如果現在能將煙鬥緊緊咬在嘴裏，或是握在手中感受它的微溫，不知會帶來多大的安慰。

那機器人動作迅速地調整了好些變阻器，並以快速和精準的動作將力場逐漸升高。

丹尼爾說：「想要進行顯像聯繫，首先必須發訊號給對方。當然，接收訊號的也是機器人。如果對方有空，願意接收顯像，就能啟動完整的影音聯繫了。」

「真的需要那麼多控制裝置嗎？」貝萊問，「機器人幾乎沒有摸到控制面板。」

「這方面的資料我掌握得並不完整，以利亞夥伴。然而，我知道在某些情況下，有必要安排多方顯像或行動式顯像。尤其是後者，特別需要不斷進行繁復的調整。」

機器人說：「主人，聯繫已經獲準。一旦你準備好，就可以顯像了。」

「準備好了。」貝萊大吼道。這幾個字彷彿一道指令，房間的另一半隨即亮了起來。

丹尼爾馬上說：「我忘了讓機器人交代對方，凡是接觸戶外的門窗都得遮起來。這是我的疏忽，我們得趕快……」

「沒關係，」貝萊咬著牙說，「我能應付。你退下吧。」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間浴室，或者應該說，那是他根據房間的樣子所作的猜測。其中一角看起來是一座完善的化妝臺，於是他腦海中浮現一個畫面，有一個（或好幾個？）機器人正以準確迅速的動作，替一位女士梳頭發並打理門面，好讓她以最美麗的形象出現在外人面前。

此外還有一些裝置和陳設，但他根本懶得猜了。除非在此地生活過一段時間，否則無從知曉它們的用途。墻壁上鑲嵌著一組繁復的圖樣，乍看之下幾乎令人相信那是一幅寫實畫，多看兩眼才能確定其實只是抽象的圖案。由於它太過吸引目光，造成一種讓人心神寧靜甚至近乎催眠的效果。

另一個角落可能是個很大的淋浴間，它並沒有任何實質障蔽，而是利用光學魔術築起一道不透明的圍墻。放眼望去，看不到一個人。

貝萊將視線移到地板上。哪裏是會談間的終點和那個浴室的起點呢？這倒不難分辨。有一條直線劃分出兩種不同的光線，一定就是那裏。

他朝那條直線走去，猶豫一下之後，將右手伸到了對面。

什麼感覺也沒有，就像將手伸進地球的原始三維影像之中。不過，在地球上這麼做的時候，他至少還能看到自己的手；或許有點模糊，而且和影像重疊，但終究看得見。而現在，那隻手完全消失無蹤。在他眼中看來，自己的手無異於被齊腕切掉了。

假使他整個人跨過那條線，又會如何呢？或許他的視覺將無法運作，令他陷入一個完全黑暗的環境中。這種徹頭徹尾的封閉是一種愉快的聯想。

突然響起一個聲音。他抬起頭來，有點狼狽地趕緊退了幾步。

嘉蒂雅・德拉瑪出現了，至少可以說貝萊假設那就是她。淋浴間的那道光墻矮了一截，露出她的頭來。

她對貝萊微微一笑。「我在跟你打招呼。抱歉讓你久等，我很快就會幹了。」

她有一張瓜子臉，顴骨處雖然有點寬（微笑時顴骨更明顯），但逐漸往下收攏，最後在豐脣之下是個尖尖的下巴。根據她的頭部位置，貝萊判斷她的個子並不高，大概五尺二吧。（這並非標準身高，至少貝萊認為並不標準。太空族女子應該更高、更有威嚴才對。）她的頭發也並非太空族特有的古銅色，而是偏黃的淡棕色。這時，那一頭長發正在四散紛飛，貝萊不難想象那是被一股熱風吹的。整體而言，這個畫面相當賞心悅目。

貝萊有點不知所措地說：「或許你想暫時切斷聯繫，先把你……」

「喔，不必。我快好了，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談。漢尼斯・葛魯爾說你會透過顯像找我。我知道，你是從地球來的。」她雙眼緊盯著他，像是要徹底打量他一番。

貝萊點了點頭，坐了下來。「我的搭檔來自奧羅拉。」

她微微笑了笑，目光隨即又鎖定貝萊，彷彿只有他纔是難得一見的稀世奇珍。貝萊心想，當然這也沒錯。

她將雙手高舉，不停用手指梳理著頭發，似乎是要加快吹乾的速度。她的雙臂纖細而雅緻，非常吸引人，貝萊心中這麼想。

但他隨即不安地想到：潔西會不高興的。

丹尼爾的聲音在耳畔響起：「德拉瑪夫人，可否請你把我們看到的那扇窗戶極化或遮起來？日光會讓我的搭檔心神不寧。你或許也聽說過，在地球上……」

那年輕女子（貝萊猜她大概二十五歲，隨即酸溜溜地想到，光憑外表根本無法判斷太空族的年齡）雙手捧住臉頰，說道：「啊，糟糕。我的確聽說過。怎麼我會這麼笨呢。請原諒，我立刻改善。我馬上找個機器人來……」

她踏出淋浴間，一面伸手按向觸控片，一面抱怨道：「我一直想在這個房間多裝幾個觸控片。一棟好房子，應該無論你站在哪裏，觸控片都伸手可及——我現在卻得走上五英尺，這簡直——咦，怎麼回事？」

她滿臉驚訝地望著貝萊，這時他已經跳起來，匆忙地別過頭去，不但撞倒了椅子，而且滿臉漲得通紅。

丹尼爾心平氣和地說：「德拉瑪夫人，在你召喚機器人之後，最好立刻回淋浴間，如果你不想那麼做，請在身上披兩件衣服吧。」

嘉蒂雅愣了一下，這才望著自己一絲不掛的身體說：「喔，當然好。」

## 第五章案情

「你該知道，這只是顯像啊。」嘉蒂雅的聲音中帶著歉意。現在她裹著一件浴袍似的衣物，手臂和肩膀仍舊露在外面，一隻腿也只遮了一小部分，但貝萊卻視若無睹——他早已完全恢復鎮定，覺得剛才的反應實在太蠢了。

他說：「我只是吃了一驚，德拉瑪夫人……」

「喔，拜託，你可以叫我嘉蒂雅，除非——除非這有違你們的習俗。」

「好吧，嘉蒂雅。你別擔心，我只是想要告訴你，我絕對沒有起任何反感，你了解吧。我只是喫驚而已。」自己的愚蠢反應已經夠糟了，他想，可別再讓這個可憐女子以為自己討厭她。他當然不會起反感，其實……其實……

唉，他不知道該怎麼說，但他相當確定自己絕對無法把這件事告訴潔西。

「我知道我冒犯了你，」嘉蒂雅說，「但我並非故意的，我只是沒想到而已。我當然了解人人都應該顧慮到其他世界的習俗，可是有些習俗實在太古怪了。不，不是古怪，」她趕緊更正，「我不是指古怪，而是指陌生，你知道吧，所以很容易忽略，就好像我忘記要調暗窗戶一樣。」

「真的沒關係。」貝萊喃喃道。這時她已來到另一個房間，那裏每扇窗戶都拉上了窗簾，其中的光線有點人工化，帶有舒適且和自然光略微不同的質理。

「可是另一方面，」她一本正經地說，「要知道，這只是顯像罷了。畢竟，剛才我在淋浴間的時候，同樣沒穿任何衣服，但你並不介意和我說話。」

「這個嘛，」貝萊希望她能盡快結束這個話題，「聽見你的聲音沒什麼，看見你卻另當別論。」

「你剛好說到了重點。你根本就沒有看見我。」她有點臉紅，低下了頭去，「你可千萬別以為我真會那麼做，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人在看我，我還會這樣走出淋浴間。這只是顯像罷了。」

「難道不是一回事嗎？」貝萊說。

「絕對不是一回事。你現在只是看到我的顯像，你不能碰到我，也不能聞到我，對不對？如果你真正看到我，就能做到這些事了。此時此刻，我離你至少有兩百英里遠。所以怎麼會是一回事呢？」

貝萊漸漸感到有趣了。「但我能用眼睛看到你。」

「不，你不能看到我，你只能看到我的顯像。」

「有什麼差別嗎？」

「簡直就是天差地遠。」

「我懂了。」他這麼說並不算敷衍。兩者的微妙區別雖然有些費解，但其中的確自有道理。

她把頭稍微偏向一側。「你真的懂了嗎？」

「真的。」

「這是否意味著你並不介意我現在脫掉浴袍？」她微微一笑。

他心想：她在挑逗我，我應該好好跟她較量較量。然而，他只是大聲說：「不，那會令我分心。我們改天再試試吧。」

「那麼，你介不介意我繼續裹著浴袍，不換上正式服裝？我是說真的。」

「我不介意。」

「我能不能直接叫你的名字？」

「只要你覺得有此必要。」

「你叫什麼名字？」

「以利亞。」

「很好。」她舒舒服服地坐進椅子裏，那張椅子看起來硬邦邦的，幾乎像是陶瓷做的，但她一坐上去，椅面就逐漸下陷，最後將她整個包住。

貝萊說：「現在談正事吧。」

她答道：「好，談正事。」

貝萊突然覺得困難無比，甚至不知該如何開口。若是在地球上，他會詢問姓名、階級、住所，以及幾百萬個例行問題。開頭的一些問題，他甚至早已知道答案，但這是進入正式問答的跳板——一來讓對方熟悉他這個人，二來幫助他決定偵訊的策略，避免僅僅根據直覺來發問。

可是現在呢？他如何能確定任何一件事？光是「看」這個動詞，他和這名女子就有不同的解讀。還有多少詞匯有著不同的意義？在他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每天會發生多少次類似的誤解？

他終於開始發問：「你結婚多久了，嘉蒂雅？」

「十年了，以利亞。」

「你今年幾歲？」

「三十三。」

貝萊隱約有點竊喜。她很可能已經一百三十三歲了。

他又問：「你的婚姻幸福嗎？」

嘉蒂雅露出不安的表情。「你這是什麼意思？」

「嗯——」貝萊一時詞窮了。一樁幸福的婚姻要如何定義呢？或者應該說，索拉利人認為怎樣的婚姻纔算幸福呢？最後他說：「嗯，你們彼此經常見面？」

「什麼？好在答案是否定的。要知道，我們又不是動物。」

貝萊心頭一凜。「你們的確住在同一座宅邸吧？我以為……」

「我們結了婚，當然住在一起。但我們各有各的住處。他的事業非常重要，佔用了他很多時間，而我也有自己的工作。有需要的時候，我們就以顯像聯絡。」

「他常見到你，對不對？」

「這是不該談論的問題，但的確如此。」

「你們有子女嗎？」

嘉蒂雅猛然跳了起來，顯得萬分激動。「這太過分了，這是最下流的……」

「慢著，慢著！」貝萊用力捶了一下座椅扶手，「別這樣為難我。我是在調查一樁謀殺案，你了解嗎？謀殺案，而死者正是你的丈夫。你到底想不想見到兇手落網，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就問有關謀殺案的問題，別問……別問……」

「我得問各式各樣的問題。比方說，我想知道你是否對他的死感到難過。」他刻意惡毒地加上一句：「你看起來並不難過。」

她以傲慢的目光瞪著他。「不管誰死了，我都會難過，更何況他是個年輕有為的人。」

「既然他是你的丈夫，你的難過難道不會更多一點嗎？」

「他是被指派給我的。好吧，我們的確按時見面，不過……不過……」接下來她說得很快，「不過，如果你一定要知道，那麼我們並沒有子女，因為我們尚未領到配額。我不懂，這些事和我現在難不難過有什麼關係？」

也許完全沒有關係，貝萊心想。這取決於社會習俗，而他對這方面並不熟悉。

於是他改變話題：「據我所知，你對這樁謀殺案有第一手的資料。」

她似乎突然繃緊了神經。「是我……是我發現的屍體。我這麼說對不對？」

「所以說，你並未真正目擊兇案的過程？」

「喔，沒有。」她壓低了聲音。

「好吧，請把當天的經過告訴我。你可以慢慢說，盡量用你自己的詞匯。」他靠向椅背，準備洗耳恭聽。

她說：「那是五時三二……」

「銀河標準時間是什麼時候？」貝萊立刻追問。

「我不確定。我真的不知道。但我想你可以查到。」

她的聲音似乎有些顫抖，眼睛則張得很大。他注意到她的眼珠太偏灰色，並不能稱為藍眼珠。

她繼續說：「那天他來我的住處。那是我們的見面日，我知道他會來。」

「他總是在見面日來找你嗎？」

「對啊。他是非常認真負責的人，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他從未錯過任何見面日，而且總是準時抵達。當然，他不會待太久。我們還沒有領到子……」

她沒把話說完，但貝萊還是點了點頭。

「總之，」她說，「你要知道，他總是準時抵達，所以整個過程都很安閑自在。我們會聊上幾分鐘；見面是一件苦差事，但他和我說話時總是相當正常。他就是那樣的人。然後他便會去做他的實驗，至於細節我就不大清楚了。他在我的住處設了一間實驗室，以便在見面日使用。當然，在他的住處還有一間大得多的實驗室。」

貝萊很想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實驗。或許和所謂的胎兒學有關吧。

他又問：「那天他可有任何不自然的表現？例如憂心忡忡？」

「不，不，他一向無憂無慮。」她差點笑出聲來，但在最後一刻忍住了。「他總是能百分之百控制情緒，就像你那位朋友一樣。」她用纖細的小手指了指丹尼爾，後者完全不為所動。

「我懂了。好，請繼續。」

嘉蒂雅並未說下去，而是悄聲問道：「你介不介意我喝點東西？」

「請便。」

嘉蒂雅的右手在椅子扶手上滑了一下，不出一分鐘，便有個機器人悄悄走進來，將一杯熱騰騰的飲料（冒出的熱氣清晰可見）遞給她。她慢慢呷了幾口，然後放下杯子。

她說：「這樣好多了。我能否問你一個私人問題？」

貝萊說：「你盡管問。」

「嗯，我讀過不少關於地球的記述。我一直很有興趣，你知道吧。一個那麼古怪的世界。」她倒抽一口氣，趕緊補了一句：「我並不是那個意思。」

貝萊微微皺起眉頭。「凡是你沒住過的世界，對你而言都是古怪的。」

「我其實是想說很不一樣，你知道吧。總之，我想問你一個無禮的問題，但我希望至少在地球人聽來不算無禮。當然，我不會拿這個問題問索拉利人，絕對不會。」

「什麼問題，嘉蒂雅？」

「關於你和你的這位朋友——奧利瓦先生，對不對？」

「對。」

「你們不是彼此顯像吧？」

「你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們彼此看得到。你們兩人都在那裏。」

貝萊說：「對，我們實際上共處一室。」

「你能碰觸他——如果你真想這麼做的話。」

「沒錯。」

她輪流掃視他們兩人，然後說：「喔。」

這聲「喔」有可能是任何意思。惡心？反感？

貝萊起了一個促狹的念頭，如果他現在站起來走向丹尼爾，然後伸出手，不偏不倚地放到丹尼爾臉上，那麼她的反應一定很有意思。

但他只是說：「剛才，你正準備說明當天你丈夫來見你的情形。」他萬分確定，她之所以把話岔開——不論她對另外那個問題多麼感興趣——主要還是因為她想避開這個問題。

她又花了點時間喝飲料，這才答道：「沒有多少好說的。我看得出他很忙，這點我相當肯定，因為他總是在做有建設性的事，所以我也回到我的工作崗位去了。然後，大約過了十五分鐘，我聽到一聲叫喊。」

她說到這裏就打住了，貝萊只好主動提問：「什麼樣的叫喊？」

她答道：「是瑞坎恩，是我丈夫的叫喊。只是叫喊，沒說任何話。那是一種恐懼，不！應該說是驚訝、是震驚。在此之前，我從未聽過他的叫喊。」

她舉起雙手捂住耳朵，彷彿想要阻擋記憶中的那個聲音，與此同時，她身上的浴袍緩緩滑到腰際。她並沒有注意到，貝萊則緊盯著自己的筆記本。

他問：「你的反應是？」

「我馬上跑，跑去找他。我不知道他在哪裏……」

「我以為你剛才說過，他去了那間設在你那兒的實驗室。」

「沒錯，以——以利亞，但我不知道它在哪裏。反正我不確定，我從來沒去過，那是他的實驗室。我對它的位置有個大致的概念，知道它在西側，但我心亂如麻，甚至沒想到要召喚機器人。任何一個機器人都能輕易把我領到那裏去，但如果沒召喚，它們當然都不會來。等到我好不容易找到那裏，他已經死了。」

她突然打住，低下頭哭了起來，這個舉動令貝萊感到極不自在。她並未試圖遮住臉龐，只是閉著雙眼，讓淚水順著臉頰慢慢向下流。她幾乎沒發出任何聲音，肩頭也只是微微顫抖。

然後，她張開了眼睛，淚眼汪汪地望著他。「我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死人。他渾身是血，而他的頭……簡直……全部……我勉強找來一個機器人，它又叫來其他同伴。接下來，我想是它們在照顧我，並處理了瑞坎恩。我不記得了，我不……」

貝萊問：「你說它們處理了瑞坎恩，這話什麼意思？」

「它們把他帶走，把一切都清理幹凈了。」她的聲音中帶著一絲氣憤，證明她是一位注重整潔的女主人。「房間給弄得一團糟。」

「屍體是怎麼處理的？」

她搖了搖頭。「我不知道。我想是燒了吧，跟其他的屍體一樣。」

「你沒有報警嗎？」

她顯得一臉茫然，貝萊恍然大悟：這裏沒有警察！

他說：「我想，你還是跟某人說了。這件事才會傳開來。」

她答道：「機器人找來一名醫生。我也必須通知瑞坎恩的工作場所，讓那裏的機器人知道他再也不會回去了。」

「我想，醫生是替你找的吧。」

她點了點頭。直到這個時候，她似乎才注意到浴袍正垂掛在自己的臀部。她將浴袍拉到適當位置，可憐兮兮咕噥著：「真抱歉，真抱歉。」

她無助地坐在那裏，渾身發抖、臉孔扭曲地回憶著那段可怕的往事，令貝萊覺得很不自在。

她從來沒有見過死人，也從未見過四濺的鮮血和破碎的頭顱。雖說索拉利上的夫妻關係相當薄弱，她還是見到了一具死狀甚慘的屍體。

接下來，貝萊簡直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他起了想道歉的沖動，但身為一名警員，他這麼做只是盡忠職守罷了。

可是這個世界並沒有警務人員。她能否了解他只是在盡忠職守？

他慢慢地，盡可能溫柔地說：「嘉蒂雅，當時你有沒有聽到任何聲音？任何除了那聲叫喊以外的聲音？」

她抬起頭來，雖然一臉悲苦，那張俏臉美麗依舊，或許還因而更具吸引力。她答道：「沒有。」

「沒有腳步聲？沒有其他聲音？」

她又搖了搖頭。「我什麼也沒聽到。」

「當你發現你丈夫的時候，你確定他是單獨一人？現場只有你們兩位嗎？」

「是的。」

「沒有任何外人來過的跡象？」

「我完全看不出來。總之，我無法想象外人怎麼到得了那裏。」

「你為何這麼說？」

一時之間她顯得很驚訝，不久卻又沮喪地說：「你是地球來的，我一直忘記這件事。好吧，因為不可能有外人到得了那裏。除了我之外，我丈夫從來不見任何人；他自幼如此，絕無例外。他當然不是那種喜歡見人的人，我的瑞坎恩不是那種人。他一向非常嚴謹，非常遵從習俗。」

「或許並非出於他的自願。萬一有個不速之客前來見他，而他事先完全不知情？不論他多麼遵從習俗，也不可能避開那個不速之客。」

她說：「或許吧，但他一定會立刻召喚機器人，叫它們把那人趕走。他一定會那麼做！何況如果沒有受邀，誰也不會試圖見我丈夫。我無法想象會有那種事。而瑞坎恩是絕對不會邀請任何人來見他的。這種事光是想想都很荒謬。」

貝萊柔聲道：「你丈夫是頭部受到重擊而死亡的，對不對？這點你應該承認吧。」

「我想是吧。他……整個……」

「現在我並不是在詢問細節。請你想想，那個房間有沒有任何機械裝置，可以讓人透過遙控砸爛他的頭顱。」

「當然沒有。至少，我並沒有看見。」

「如果真有那樣的東西，我想你當時應該看得見。由此可知，曾有一隻手抓著一件能夠砸爛頭顱的東西，而且曾經用力揮舞。換句話說，一定曾經有人距離你丈夫不到四英尺，所以那人的確見到他了。」

「不可能的。」她義正詞嚴地說，「凡是索拉利人，都不會見任何人。」

「一個會犯下謀殺案的索拉利人，不會介意稍微見見人，對不對？」

（在他自己聽來，這句話並沒有多大的說服力。他知道地球上有一樁案例，某個喪盡天良的兇手最後之所以被捕，只是因為他無法違反在公共浴室必須絕對禁聲的習俗。）

嘉蒂雅搖了搖頭。「你對見面這件事並不了解。地球人隨時隨地想見誰就見誰，所以你並不了解……」

她似乎再也壓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她的眼睛也為之一亮。「對你而言，見面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一件事，對嗎？」

「我總是視之為理所當然。」貝萊說。

「不會給你帶來困擾？」

「怎麼可能呢？」

「嗯，膠卷書沒提，而我一直很想知道——我問個問題無妨吧？」

「問吧。」貝萊硬邦邦地說。

「你擁有一個指派給你的妻子嗎？」

「我已婚，至於所謂的指派我就不懂了。」

「據我所知，只要你想見你的妻子，隨時能夠見到她，而她也隨時能見到你，你們從不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

貝萊點了點頭。

「嗯，當你見到她，我是說當你想要的時候——」她將雙手舉在胸前，遲疑了片刻，彷彿在尋找適當的用詞。然後她又試了一次：「是不是任何時候，你都能……」她未能說下去。

貝萊並未試著幫她。

她又說：「唉，算了。反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拿這種事煩你。你問完了嗎？」看來她好像又要掉眼淚了。

貝萊說：「最後一個問題，嘉蒂雅。暫且忽略沒有人見得到你丈夫，假設的確有人見到他，誰最有可能呢？」

「這麼猜毫無用處。誰都不可能。」

「一定有這樣的人。葛魯爾局長說他的確有理由懷疑某人，所以你看，一定有這樣一個人。」

女子臉上閃現一抹極其勉強的笑容。「我知道他在懷疑誰。」

「很好，是誰？」

她將纖細的小手按在自己胸部。「我。」

## 第六章推論

「我想我應該說，以利亞夥伴，」丹尼爾突然開口發言，「這是個明顯的結論。」

貝萊對這位機器人搭檔投以驚訝的一瞥。「為什麼明顯？」他問。

「這位女士自己強調，」丹尼爾說，「她是唯一見得到她丈夫的人。索拉利的社會習俗正是如此，她不想說實話也不行。而葛魯爾局長當然有理由相信，甚至可以說不由得他不信，在索拉利上只有妻子見得到她的丈夫。既然只有一個人能夠來到見面的距離，那就只有一個人可能是兇手。你該記得，葛魯爾局長曾說只有一個人有可能這麼做，他認為其他人都絕不可能。對不對？」

「他也提到過，」貝萊說，「那個人同樣不可能犯案。」

「他也許是指並未在兇案現場找到任何兇器。想必德拉瑪夫人能夠解釋這件怪事。」

他以機器人特有的文雅動作指了指嘉蒂雅的位置，這時她仍在顯像的中心，只見她目光低垂，一張小嘴抿得很緊。

耶和華啊，貝萊心想，我們差點忘了這位女士。

或許是由於惱羞成怒，他的記性才會突然失靈。而自己之所以惱怒，他想，都要怪丹尼爾那種不帶感情的辦案方式。但禍首也可能是他自己，是他的辦案方式太感情用事了。

他並未繼續分析下去。「今天就到此為止，嘉蒂雅。不管切斷聯繫時該說些什麼，總之再見了。」

她柔聲應道：「有些人會說『顯像結束』，但我比較喜歡說『再見』。你似乎心神不寧，以利亞。我很抱歉，但我已經習慣被人當成兇手了，所以你不必覺得內心不安。」

丹尼爾問：「真是你做的嗎，嘉蒂雅？」

「不是我。」她憤憤地說。

「那麼，再見了。」

直到消失的那一刻，她臉上的怒意依舊未消。有那麼一陣子，貝萊仍能感到那雙灰眼珠帶給他的無比震撼。

她大可宣稱自己習慣了被人當成兇手，但那顯然是十分拙劣的謊言。她的怒意比她的言語更能吐露實情。貝萊不禁納悶，她到底有本事撒多少謊呢。

貝萊現在又和丹尼爾獨處了，他說：「好啦，丹尼爾，我可不是大笨蛋。」

「我也從不這麼想，以利亞夥伴。」

「那就告訴我，你為何會說並未在兇案現場找到兇器？目前為止，我還沒查到任何證據，也沒問到任何口供，能讓我們作出這個結論。」

「你說得很對。我得到一些新的資料，還來不及拿給你看。」

「我就知道。什麼樣的資料？」

「葛魯爾局長曾說，他會送過來一份他們自己的調查報告。就是我手上這份，今天早上送來的。」

「你為什麼現在纔拿給我看？」

「我覺得，或許至少在最初階段，最好讓你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調查，不要受到他人的影響，何況他們自己也承認並未得到滿意的結論。而我自己，正是因為我覺得自己的邏輯程序可能受到了那些結論的影響，所以剛才並沒有參與討論。」

邏輯程序！貝萊腦海中突然冒出他和一位機器人學家聊天的記憶片段。那人說：機器人講求邏輯，可是不講理。

他說：「最後你還是加入了討論。」

「沒錯，以利亞夥伴，但那是因為我有了獨立的證據，足以支持葛魯爾局長的懷疑。」

「什麼樣的獨立證據？」

「從德拉瑪夫人的言行推論出來的證據。」

「明確一點，丹尼爾。」

「假設這位女士正是兇手，卻試圖證明自己是無辜的，那麼辦案的警探若能相信她的清白，會對她相當有利。」

「所以呢？」

「如果她有辦法利用他的弱點來左右他的判斷，她很可能會這麼做，對不對？」

「純粹是假設。」

「並不盡然。」這是個心平氣和的回答，「我想，你也注意到了，她將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你身上。」

「因為我負責問話。」貝萊說。

「打從一開始，在她還沒猜到將由你問話之前，她的注意力就放在你身上了。事實上，就邏輯而言，她應該會以為將由我這個奧羅拉人來主導調查。但她卻認定了你。」

「你從這點導出了什麼結論？」

「她把自己的希望全寄託在你身上，以利亞夥伴。因為你是地球人。」

「那又怎樣？」

「她研究過地球，這點她暗示了不只一次。晤談剛開始時，我要求她擋掉外面的日光，她完全知道我在講什麼。這就代表她對地球有著真正的認識，否則她一定會顯得驚訝或不解。」

「所以呢？」

「既然她研究過地球，我們就能相當合理地假設，她發現了地球人的一項弱點。她一定知道赤身露體這個禁忌，以及裸露會帶給地球人怎樣的震撼。」

「她……她解釋過那是顯像……」

「她的確解釋過，但你覺得她的解釋能說服你嗎？她曾兩度在你認為衣不蔽體的情況下，向你展露她自己——」

「你的結論是，」貝萊說，「她在試圖引誘我，對不對？」

「試圖誘使你偏離專業的客觀，在我看來就是如此。對於這樣的刺激，我雖然無法產生人類的反應，但根據印記在我指令線路上的內容，我斷定這位女士的肉體相當具有吸引力。更何況根據你的行為，我覺得你體認到了這個事實，而且對她的身體極為贊賞。我甚至敢斷言，德拉瑪夫人的策略奏效了，她的行為模式果然令你對她產生了好感。」

「聽著，」貝萊不太自然地說，「不管她可能對我造成什麼影響，我仍舊是一名執法的警官，我對自己的職業道德沒有絲毫鬆懈。這點千萬給我記住。現在，我們來看報告吧。」

貝萊默默讀了一遍報告。讀完之後，他翻回第一頁，又從頭到尾讀了一遍。

「這裏面有點新東西。」他說，「那個機器人。」

丹尼爾・奧利瓦點了點頭。

貝萊若有所思地說：「她並沒有提到。」

丹尼爾說：「因為你沒有問對問題。你問的是當她發現屍體時，是不是隻有她丈夫一個人；你問的是現場還有沒有其他人。機器人並不能算『其他人』。」

貝萊點了點頭。假使他自己是嫌犯，有人問他兇案現場還有些什麼人，他也不太可能回答：「就只有這張桌子了。」

他說：「我想，我該問她是否有任何機器人在場？」（他媽的，在這個奇怪的世界上，到底該怎麼問問題才對？）他又說：「機器人作證有多少法律效力，丹尼爾？」

「你是什麼意思？」

「在索拉利，機器人能不能算目擊者？能不能提供證詞？」

「你為何有此一問？」

「機器人不是人類，丹尼爾。在地球的法庭上，它們不能擔任證人。」

「但腳印卻可以，以利亞夥伴，雖說腳印要比機器人更不像人類。就這點而言，地球所抱持的立場是不合邏輯的。在索拉利，只要條件符合，機器人作證都是合法的。」

貝萊並未提出任何反駁。他將下巴靠在右手的指節上，把這個新線索好好想了一遍。

站在丈夫屍身旁邊的嘉蒂雅・德拉瑪，曾在極度恐懼的情況下高聲召喚機器人。當它們來到現場時，她已經不省人事。

那些機器人供稱，它們發現她和那具屍體躺在一起。此外現場還有一樣事物：那個機器人。它並非召喚來的，而是原本就在那裏。它並不屬於這個管家團隊。其他的機器人都沒有見過它，更不知道它負有什麼功能或任務。

而從這個機器人身上也查不出什麼來。它早已無法正常運作了。被發現的時候，它的動作全然毫無章法，正子腦的功能顯然也好不到哪裏去。無論語言或動作，它的反應都很不正常。一位機器人專家做了徹底調查後，宣稱它已經完全沒救了。

當時，它僅有的一點點有意義的行為，就是一直不停重復說著：「你要殺我……你要殺我……你要殺我……」

偏偏找不到可能用來砸爛死者頭顱的兇器。

貝萊突然說：「我想要喫點東西，丹尼爾，然後我們再跟葛魯爾見個面——或者應該說，見見他的顯像。」

當取得聯繫時，漢尼斯・葛魯爾仍在用餐。他喫得很慢，每一口都是從菜餚中精挑細選出來的，而且他一面喫，還一面急切地盯著每一盤菜，彷彿想從中發掘出他覺得最滿意的組合。

貝萊心想：他或許已有好幾百歲，對他而言，用餐這回事也許越來越乏味了。

葛魯爾說：「晚安，兩位。我相信你們已經收到我的報告了。」當他俯身攫取美食之際，他的光頭看起來閃閃發亮。

「收到了。我們還和德拉瑪夫人做了一次有趣的晤談。」貝萊說。

「很好，很好。」葛魯爾說，「你們是否得到任何結論了？」

貝萊答道：「我們認為她是無辜的，局長。」

葛魯爾猛然抬起頭來。「真的？」

貝萊點了點頭。

葛魯爾說：「但她是唯一能夠見到他的人，唯一有可能走到他近前……」

貝萊說：「這點我已經很明白了，但無論索拉利的社會習俗多麼強而有力，這個說法也絕非定論。我能解釋一下嗎？」

又喫起晚餐的葛魯爾說：「當然。」

「謀殺案共有三大要素，」貝萊說，「三者同樣重要，那就是動機、方法和機會。不論指控任何嫌犯，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我同意你的說法，德拉瑪夫人有犯案的機會。至於動機嘛，你們完全沒提到。」

葛魯爾聳了聳肩。「我們完全沒找到。」他的目光突然飄向沉默的丹尼爾。

「好吧。嫌犯並沒有已知的動機，但她仍有可能是個心理變態的殺手。這點我們可以暫且保留，繼續討論下去。當時他們夫妻倆都在他的實驗室，而她基於某個原因想要殺他。她沖著他揮舞一根木棒或某種重物，一兩秒鐘後，他才終於了解他的妻子當真想傷害他。他驚慌地大喊：『你要殺我。』然後她就下手了。他轉身想跑，卻晚了一步，於是後腦遭到重擊。對了，有沒有醫生檢查過他的屍體？」

「可以說有吧。機器人找了一名醫生來照顧德拉瑪夫人，可想而知，他順便瞧了瞧那具屍體。」

「報告裏沒提到這件事。」

「這可以說是無關緊要。反正人已經死了。事實上，當醫生以顯像見到屍體時，它已經被剝掉衣服，沖洗幹凈，正準備照例進行火化了。」

「換句話說，那些機器人毀滅了證據。」貝萊氣咻咻地說，隨即又問：「你剛纔是不是說他以顯像觀看屍體？他並未真正見到？」

「太空啊，」葛魯爾說，「多麼惡心的想法。他當然是以顯像觀看，我確定他用了特寫鏡頭，而且各個角度都沒漏掉。在某些情況下，醫生免不了親自見到病人，但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原因，要他們不得不見到屍體。行醫是個骯臟的工作，但即使醫生也有個底線。」

「嗯，那麼我的問題是：那位醫生有沒有提到關於德拉瑪博士的致命傷？」

「我知道你想導出什麼了。你認為傷勢或許太嚴重，不可能是女子造成的。」

「女性總是比男性柔弱些，局長，而且德拉瑪夫人身材嬌小。」

「可是行動相當敏捷，便衣。只要有合用的武器，萬有引力和槓桿原理能夠發揮最大的作用。就算這些因素都不存在，發了狂的女人還是能做出難以置信的事。」

貝萊聳了聳肩。「你提到了兇器，它在哪裏？」

葛魯爾換了一個坐姿。他伸手取了一個空杯子，立刻有個機器人進入顯像範圍，在杯中注滿很可能是清水的無色液體。

葛魯爾將杯子握在手中片刻，然後放下來，彷彿又不想喝了。「正如報告中所述，我們一直無法找到兇器。」他說。

「我知道報告上是這麼說的。有幾件事我想要百分之百確定，你們的確找過兇器？」

「徹底找過。」

「你自己進行的？」

「機器人進行的，可是從頭到尾，我都以顯像監督它們。我們找不到任何可能是兇器的東西。」

「這就減輕了德拉瑪夫人的嫌疑，對不對？」

「的確如此。」葛魯爾平靜地說，「這件案子有好些我們想不通的地方，這是其中之一。我們之所以沒有對德拉瑪夫人採取行動，這便是主要的原因。我之前告訴你，唯一有嫌疑的人也不可能犯下此案，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或許我應該說，表面上看起來，她不可能犯下這樁謀殺案。」

「表面上？」

「她一定設法把兇器處理掉了，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本事找出來。」

貝萊毫不放鬆地問：「你們考慮了所有的可能性嗎？」

「我想是的。」

「我存疑。讓我們動動腦吧，某人的頭顱被某種兇器砸爛了，兇案現場卻遍尋不到它。唯一的可能就是它被帶走了，但不可能是瑞坎恩・德拉瑪帶走的，因為他死了。有沒有可能是嘉蒂雅・德拉瑪帶走的呢？」

「一定是這樣。」葛魯爾說。

「怎麼做到的？當機器人抵達現場時，她倒在地板上昏迷不醒。或許她只是假裝昏迷，但無論如何她躺在那裏。從兇案發生到第一個機器人趕來，這段時間有多久？」

「這需要知道兇案發生的精確時刻，但我們不知道。」葛魯爾心虛地說。

「我把報告讀完了，局長。有個機器人供稱它聽到了騷動，以及它認為是屬於德拉瑪博士的一聲喊叫。它顯然是最接近現場的機器人。五分鐘後，召喚訊號響了起來，要不了一分鐘，那個機器人就趕到了現場。」（貝萊想到自己的親身經驗，機器人一旦接到召喚，便會十萬火急地趕過來。）「五分鐘，就算十分鐘吧，德拉瑪夫人既要把兇器帶離現場，又要及時趕回來假裝昏迷，她能把兇器藏多遠？」

「她可以用垃圾處理器將它銷毀。」

「根據這份報告，垃圾處理器也檢驗過了，殘餘的伽瑪射線相當低。二十四小時內，它頂多處理過很小的東西。」

「這我知道。」葛魯爾說，「我只是舉例說明可能的情形。」

「沒錯。」貝萊說，「但也可能有個非常簡單的解釋。我想，德拉瑪家的機器人通通接受過檢查，完全沒有可疑之處。」

「是啊。」

「而且通通運作正常。」

「是的。」

「兇器有沒有可能是被哪個機器人帶走了，而它或許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沒有任何機器人從兇案現場移走任何東西，它們甚至未曾碰觸任何東西。」

「這話有問題。至少屍體確定是被它們移走了，而且做了火化前的準備。」

「嗯，這當然沒錯，但這不算什麼。誰都知道機器人會這麼做。」

「耶和華啊！」貝萊咕噥一聲。他得努力設法保持冷靜。

他說：「好，假設現場還有另一個人。」

「不可能。」葛魯爾說，「怎麼可能有人闖到德拉瑪博士面前呢？」

「假設！」貝萊喊道，「好，機器人從未想到會有人闖進來。我猜，它們也不會立刻對那棟房子作地毯式搜索。報告中就完全沒有提到。」

「直到我們要找兇器才進行了搜索，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當初，也並未搜索任何地面車或飛車留下的蛛絲馬跡？」

「對。」

「那麼，萬一有人壯著膽子，如你所說，闖到德拉瑪博士面前，就能將他殺害，然後從容離去。不會有人阻止他，甚至不會有人看到他。事後，由於大家確信現場不可能出現其他人，所以他能高枕無憂。」

「不可能出現其他人。」葛魯爾肯定地說。

貝萊說：「還有一個問題，最後一個了。這件案子還牽涉到一個機器人，當時它就在現場。」

丹尼爾首度打破沉默。「案發當時，那個機器人並不在現場，否則就不會發生這樁謀殺案了。」

貝萊猛然轉過頭去。剛舉起杯子似乎想喝的葛魯爾也將杯子重新放下，雙眼緊盯著丹尼爾。

「難道不是嗎？」丹尼爾問道。

「相當正確。」葛魯爾說，「機器人會阻止人類彼此傷害，這是第一法則。」

「很好。」貝萊說，「我同意。但當時它一定在附近。其他機器人趕到現場時，它已經在那兒了。就說它原本在隔壁房間吧。兇手向德拉瑪步步進逼，於是德拉瑪喊道：『你要殺我。』家裏其他的機器人並未聽到這句話，它們頂多聽到了呼喊，但由於未受召喚，它們並沒有過來。可是，那個神祕的機器人聽到了這句話，於是第一法則驅使它主動前來，可惜太遲了。有可能，它親眼見到了行兇過程。」

「它一定是見到了行兇過程的最後一幕。」葛魯爾表示同意，「所以才會出故障。目睹人類受到傷害而未能阻止，就是違背了第一法則，會使得正子腦或多或少受損，損傷程度則由實際情況而定。在這個例子裏，損傷極其嚴重。」

葛魯爾來來回回轉著杯子，雙眼凝視著自己的指尖。

貝萊說：「所以那個機器人就是目擊者，有沒有人偵訊過它？」

「偵訊有什麼用？它已經壞掉了。它只能說『你要殺我』這幾個字。目前為止，你所做的現場重建我都同意。那或許是德拉瑪所說的最後一句話，它深深烙印在那機器人的意識裏，成為它唯一殘存的記憶。」

「但我聽說索拉利人精通機器人學。難道沒辦法修理那個機器人嗎？不能接好它的電路嗎？」

「沒辦法。」葛魯爾斷然答道。

「現在那個機器人在哪裏？」

「拆了。」葛魯爾說。

貝萊揚了揚眉。「這是個相當奇特的案子。沒有動機，沒有方法，沒有目擊者，也沒有證據。就算證據原本有一點，後來也給毀了。你手上只有一個嫌犯，大家似乎都相信她就是兇手；至少，大家都確定其他人通通沒有嫌疑。顯然，這也是你的看法。所以問題是：找我來做什麼？」

葛魯爾皺起眉頭。「你似乎有點煩躁，貝萊先生。」他突然轉向丹尼爾，「奧利瓦先生。」

「請說，葛魯爾局長。」

「能否請你把這座寓所檢查一遍，確定所有的窗戶都關了起來並且遮蔽妥當。貝萊便衣可能受到了開放空間的影響。」

這句話令貝萊吃了一驚。他立刻有個沖動，想要駁斥葛魯爾的假設並命令丹尼爾留在原地，但正準備開口之際，他聽出葛魯爾聲音中帶著一絲驚恐，還看到他眼中射出懇求的目光。

他往椅背一靠，目送丹尼爾離開這個房間。

下一瞬間，葛魯爾彷彿摘掉一副面具，臉上露出赤裸裸的恐懼表情。他說：「這要比我想象中來得容易。我原本想了好些設法跟你獨處的計策。我從未想到奧羅拉人會這麼聽我的話，但我實在想不到別的辦法了。」

貝萊說：「好，我們現在獨處了。」

葛魯爾說：「有他在場，我就無法暢所欲言。他是奧羅拉人，我們接受他是不得已的，那是把你找來幫忙的代價。」這位索拉利官員傾身向前，湊近了貝萊一點。「我們請你來，並非單單因為那樁謀殺案。兇手是誰並非我唯一關心的事。索拉利上有些祕密黨派，祕密組織……」

貝萊瞪大眼睛。「不用說，這方面我幫不了你。」

「你當然幫得了我。請你務必了解，德拉瑪博士是傳統主義者，他相信古老的、優良的傳統。但我們之間還有一股新勢力，要求改變的勢力，於是德拉瑪就被滅口了。」

「是德拉瑪夫人乾的？」

「一定是假手於她，但這並不重要。她背後還有個組織，那纔是真正嚴重的問題。」

「你確定嗎？你有證據嗎？」

「只有很薄弱的證據。我也沒辦法。瑞坎恩・德拉瑪當初在追查一件事。他向我保證找到了扎實的證據，而我相信他。我對他很了解，他這個人絕非愚蠢或幼稚之輩。不幸的是，他對我講得非常少。很顯然，他打算先完成調查，然後再對當局公開這整件事。他一定是即將完成調查了，否則他們也不會冒這個險，以暴力手法公然殺害他。不過，德拉瑪還是對我講了一點，那就是整個人類如今都有危險。」

貝萊覺得自己心頭一震。一時之間，他彷彿又聽到了敏寧的言論，只是這回涵蓋的範圍更大。難道自己成了宇宙救星，人人都要找他求救？

「你為什麼認為我幫得上忙？」他問道。

「因為你是地球人。」葛魯爾說，「你了解了嗎？我們這些索拉利人對這種事毫無經驗。就某方面而言，我們並不了解人類。我們的人數實在太少了。」

他顯得很不自在。「我並不喜歡這麼說，貝萊先生。我的同事都嘲笑我，有些甚至惱羞成怒，但我確確實實有這種感覺。在我想來，僅僅因為你們的世界人滿為患，地球人對於人類的了解就一定遠勝過我們。而在這方面，警探的表現又勝過一般人。對不對？」

貝萊勉強點了點頭，忍住了沒開口。

葛魯爾又說：「換個角度來看，這樁謀殺案也算是一件幸事。我本來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德拉瑪的調查，因為我不確定那個陰謀牽連多廣，有多少人涉入其中，而德拉瑪自己又不願在調查完成前公佈任何細節。就算德拉瑪能夠完成調查，接下來我們又該怎麼辦？我們該怎樣對付有敵意的人類？我毫無概念。打從一開始，我就覺得我們需要地球人幫忙。當我聽說你在地球上偵破了那樁太空城謀殺案，我就知道你正是我們需要的人。我先和奧羅拉取得聯絡，因為他們曾經和你有過密切合作，然後又透過他們接觸到了地球政府。但我無法說服那些同事同意我這麼做。不久便發生了這樁謀殺案，這個巨大震撼給了我說服同事的機會。這時候，任何事情他們都會同意了。」

葛魯爾遲疑了一下，又補充道：「向地球求助並非簡單的事，但我必須這麼做。記住，不管那是什麼陰謀，總之整個人類都有危險，地球也不例外。」

所以說，地球面臨著雙重的危險。從葛魯爾的聲音，聽得出他已走投無路，他的真誠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若說這樁謀殺案是一件幸事，讓葛魯爾得以展開他一直急於想做的工作，它又真的是全然的幸事嗎？貝萊心中突然冒出一個新的想法，但並未反映在他的臉上、眼中或是聲音裏。

貝萊說：「我奉派至此，局長，就是專程來幫忙的。這件事，我會全力以赴。」

葛魯爾終於再度舉起玻璃杯，透過杯緣望著貝萊。「很好。」他說，「拜託，千萬別對奧羅拉人透露半個字。無論那是什麼樣的陰謀，奧羅拉都可能有份。他們對這件案子的關注顯然異乎尋常。比方說，他們堅持要派奧利瓦先生擔任你的搭檔。奧羅拉勢力強大，我們不得不同意。他們說之所以這麼做，只是因為奧利瓦先生和你共事過，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希望有個可靠的自己人親臨現場，嗯？」

他慢慢啜飲著，眼睛仍緊盯著貝萊。

貝萊用指節磨蹭著自己長長的臉頰，顯得若有所思。「如果說……」

說到這裏，他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差點就要向對方沖過去，好在及時想到他所面對的只是影像。

至於葛魯爾，他雙眼狂瞪著那杯飲料，雙手掐著喉嚨，嘶啞地呻吟著：「好燙……好燙……」

玻璃杯從他手中墜落，裏面的液體灑了一地。葛魯爾隨之倒下，臉孔極度扭曲，顯得痛苦萬分。

## 第七章醫生

丹尼爾出現在門口。「發生了什麼事，以利亞夥……」

但貝萊根本不必解釋。丹尼爾隨即提高音量喊道：「漢尼斯・葛魯爾的機器人！你們的主人受傷了！機器人！」

立刻有個金屬之軀大搖大擺走進餐廳，而在一兩分鐘後，又有十多個機器人魚貫而入。其中三個輕輕抱起葛魯爾，其餘的則忙著收拾善後，包括將散落一地的餐具一一撿起來。

丹尼爾猛然叫道：「你們這些機器人，別管那些杯盤了。組織一個搜索隊，找找屋內有沒有其他人類。同時通知戶外所有的機器人，要它們把這塊屬地每個角落都搜一遍。不論發現任何主人，都要把他留住，別傷害他——」（這話多此一舉）「但也別放他走。如果並未發現其他主人，也要向我回報。我會一直在這個顯像號碼上。」

等到機器人散開後，以利亞對丹尼爾喃喃道：「好戲開始了。當然是中毒。」

「沒錯，至少這點很明顯，以利亞夥伴。」丹尼爾以古怪的姿勢坐下來，彷彿他的膝蓋出了問題。在此之前，貝萊從未見過他有任何軟弱的時刻，更遑論表現得像一個膝蓋有毛病的人類。

丹尼爾說：「目睹人類受到傷害，對我的機件有不良影響。」

「你根本救不了他。」

「這點我了解，但我的思想徑路就是好像有點阻塞。借用人類的說法，我的感受大概等同於震驚。」

「若是這樣，就設法克服吧。」貝萊無法同情一個不舒服的機器人，甚至有點不耐煩。「我們得稍微研究一下責任歸屬。有人中毒，一定有人下毒。」

「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

「純屬意外的食物中毒？在一個這麼衛生的世界上？絕無可能。此外，有毒的是那杯飲料，而且毒性發作得又猛又突然。那一定是毒藥，而且劑量很高。聽著，丹尼爾，我要去隔壁房間，好好想一想這件事。你去聯絡德拉瑪夫人，要確定她正在家裏，順便查一下她和葛魯爾兩人的屬地距離有多遠。」

「你是不是認為她……」

貝萊舉起手來。「去查就對了，好嗎？」

他走出那個房間，設法獨處一會兒。在索拉利這樣的世界上，絕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發生兩件毫無關聯的蓄意謀殺。而兩者如果確實有關，最簡單的假設就是葛魯爾所說的陰謀真有其事。

貝萊覺得心中湧現一股熟悉的興奮感。他來到這個世界時，心頭壓著兩個重擔，一個是地球的危機，另一個是他自己的。那宗謀殺案原本感覺上相當遠，現在卻要真正展開緝兇行動了。想到這裏，他的下顎肌肉不禁一緊。

畢竟，兇手（或兇手們）竟然在他面前行兇，對他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對方就這麼不把他放在眼裏？貝萊心知肚明，自己的職業尊嚴受到了傷害，但他也因而感到高興。至少，現在他有一個堅實的理由，可以將這件事當成一個單純的謀殺案，不必再把地球的安危牽扯進來。

這時丹尼爾剛好找到他，正大踏步向他走過來。「我已經照你的吩咐做了，以利亞夥伴。我以顯像和德拉瑪夫人聯絡過，她的確在家，而她家距離葛魯爾局長的屬地超過了一千英里。」

貝萊說：「稍後我會親自見見她，我是指透過顯像。」他若有所思地瞪著丹尼爾，「你認為她和這個下毒案有任何牽連嗎？」

「看起來並沒有直接的牽連，以利亞夥伴。」

「你是否在暗示可能有間接的牽連？」

「她或許說服了其他人替她行兇。」

「其他人？」貝萊立刻追問，「誰？」

「這點，以利亞夥伴，我就答不出來了。」

「如果是由別人替她下手，那人一定到過現場。」

「是的。」丹尼爾說，「那人一定曾經到過那兒，才能將毒藥放進飲料裏。」

「有沒有可能飲料是當天稍早遭到下毒的？也或許提前了更久？」

丹尼爾平靜地答道：「這點我也想過，以利亞夥伴，所以當我提到德拉瑪夫人和下毒沒有直接牽連時，我故意用『看起來』這幾個字。的確有可能她在稍早的時候到過現場，最好查一查她今天的行蹤。」

「我們一定要查。我們要查查她是否親自去過那裏，不論是任何時候。」

貝萊撅起嘴來。他曾猜測機器人的邏輯總有不靈的時候，現在終於得到證實了。正如那位機器人學家所說：它們講求邏輯，可是不講理。

他又說：「我們回顯像室去，重新聯絡葛魯爾的屬地。」

那個房間現在煥然一新，完全看不出幾十分鐘前曾有人痛苦萬分地倒在地上。

三名機器人背靠著墻站立，表現出機器人一貫的恭順態度。

貝萊說：「你們的主人可有任何消息？」

中間那個機器人答道：「回主人，醫生正在照顧他。」

「透過顯像還是在現場？」

「透過顯像，主人。」

「醫生怎麼說？你們的主人有救嗎？」

「回主人，目前還不確定。」

貝萊又問：「房子搜索過了嗎？」

「徹底搜過了，主人。」

「除了你們自己的主人，有沒有其他主人的蹤跡？」

「回主人，沒有。」

「有沒有其他主人最近來過的蹤跡呢？」

「回主人，完全沒有。」

「戶外也正在進行搜索嗎？」

「是的，主人。」

「目前可有任何結果？」

「沒有，主人。」

貝萊點了點頭。「我想跟服侍晚餐的那個機器人談談。」

「它正在接受檢查，主人，它的反應有些奇怪。」

「它可以說話嗎？」

「回主人，可以。」

「那就第一時間把它找來。」

不料第一時間毫無反應，貝萊開口催促：「我說……」

丹尼爾毫不猶豫地打岔道：「這些索拉利機器人彼此間都保持著無線通訊，你要找的那個機器人已經接到召喚。如果它來得慢，是因為剛才發生的事故幹擾了它的正常運作。」

貝萊點了點頭。他應該猜到無線通訊這檔事。在這個幾乎將一切交給機器人的世界上，機器人之間一定要保持著密切聯繫，否則整個體系便會崩潰。這也解釋了為何一個機器人受到召喚，竟然有十幾個跟在它後面，那是因為當時確有這個需要，否則它們絕對不會現身。

一個機器人一跛一跛走了進來。貝萊不禁大為好奇，最後卻只是聳了聳肩。即使是那些相當原始的地球機器人，當它們的正子徑路受損時，外行人也根本看不出所以然來。以現在這個例子而言，受損的電路可能影響到了腿部的正常功能，但只有機器人學家了解背後的道理，其他人完全不明白其中的意義。

貝萊小心謹慎地說：「你記不記得主人的餐桌上有一壺無色液體，你曾經倒了一些到他的高腳杯中？」

那機器人答道：「憶得，土人。」它的發音咬字也出了問題！

貝萊說：「那個無色液體到底是什麼？」

「回土人，系水。」

「只是水嗎？沒有別的東西？」

「回土人，僅系水。」

「你是從哪裏取來的？」

「回土人，從一個吐水槽。」

「在你端到餐廳之前，它一直在廚房裏嗎？」

「土人不喜歡太冷的水，總命令我們餐前一小時先把水倒出來。」

貝萊心想，如果有人知道這個習慣，那可就太方便了。

他說：「找個機器人來聯絡照顧你們主人的那個醫生，一旦他有空，立刻替我接通他。與此同時，我要另一個機器人來解釋一下儲水槽怎樣操作，我要徹底了解此地的給水系統。」

過了一陣子，那位醫生才終於有空。在貝萊見過的太空族當中，他算是年紀最大的一位，而這就意味著，貝萊心想，他或許已經超過三百歲了。他的雙手布滿一條條青筋，剪成平頭的短發根根雪白。他習慣用指甲敲打著自己的門牙，發出「喀喀喀」的噪音，令貝萊覺得很不舒服。

這位大名亞丁・索爾的醫生說：「幸好，他把毒藥吐出來很多。話說回來，他還是有生命危險。真是太不幸了。」他重重嘆了一口氣。

「到底是什麼毒藥，醫生？」貝萊問。

「只怕我不知道。」（喀——喀——喀）

貝萊回應道：「什麼？那你如何治療他？」

「直接刺激神經肌肉系統來預防癱瘓，但除此之外，我就讓他聽天由命了。」一個懇求的表情出現在他的臉孔上（那微黃的皮膚看起來好像久經磨損的高級皮革）。「對於這種事，我們的經驗少之又少。我行醫有兩個多世紀了，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病例。」

貝萊用蔑視的眼神瞪著對方。「你總該知道有種東西叫毒藥吧？」

「知道，」（喀——喀）「普通常識嘛。」

「你可以從膠卷參考書中查到進一步的資料。」

「那要花上好幾天的時間。無機毒素種類繁多，此外這個社會普遍使用殺蟲劑，而要取得細菌性毒素也並非不可能。即使膠卷書中記載得很詳細，若想檢驗這些毒素，我也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找齊足夠的設備，發展出足夠的技術。」

「如果索拉利沒有任何專家。」貝萊繃著臉說，「我建議你盡快聯絡其他世界，設法找個精通的人。與此同時，你最好驗一下葛魯爾家的儲水槽有沒有毒性反應。如果有必要，親自跑一趟，親自動手做。」

面對一位年高德劭的太空族，貝萊竟以粗魯的態度把他當成機器人使喚，卻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麼不對。居然這位太空族也並未提出任何抗議。

索爾醫生深表懷疑地說：「儲水槽怎麼可能有毒呢？我確定這是不可能的。」

「或許不可能，」貝萊表示同意，「但總要驗一下才能確定。」

的確，儲水槽遭人下毒的可能性極低。根據機器人所作的詳細說明，儲水槽是索拉利上一項標準的民生用品，無論任何來源的水皆能凈化。它不但能去除所有的微生物以及無生有機物，還會進行適量的曝氣過程，並在水中適度加入人體所需的各種微量離子。在如此的重重把關下，幾乎不可能再有任何毒物殘留。

話說回來，若能確定儲水槽安全無虞，本案的時間表就更加明確了。拜葛魯爾個人癖好之賜，開飯前有整整一小時的時間，那壺水被放在一旁慢慢回溫（暴露在空氣中，貝萊不以為然地想）。

索爾醫生卻皺著眉頭說：「可是我要怎樣檢驗那個儲水槽呢？」

「耶和華啊！帶一隻動物去，從水槽中抽出一點水來，注射到它的血管裏，或讓它喝下去。動動腦筋，老兄。那個水壺裏面剩下的水，也要做同樣的檢驗，如果不出所料有毒，你再根據膠卷參考書中的說明，做些正式的檢驗。找幾個簡單的來做，總之一定要做。」

「慢著，什麼水壺？」

「裝水的那個水壺。機器人倒出毒水的那個水壺。」

「喔，天啊——我猜它早就被清洗幹凈了。管家機器人絕對不會讓它留在原處。」

貝萊悶哼一聲。當然不會的。有這些認真負責、盡忠職守的管家機器人跟在後面拼命破壞，想要保留任何證據都是不可能的事。他應該下令保持現場完整才對，可是他對這個社會並不熟悉，自然難以作出正確的反應。

耶和華啊！

他們終於接到了回報，葛魯爾的屬地已經清查完畢，沒有任何外人闖入的跡象。

丹尼爾說：「這麼一來，真相變得更加費解了，以利亞夥伴，因為下毒的人似乎並不存在。」

陷入沉思的貝萊幾乎沒聽見這句話，他說：「什麼？……剛好相反，剛好相反，這樣反倒釐清了案情。」雖然明知丹尼爾無法了解或相信自己所認定的答案，但他並未立即作出解釋。

丹尼爾也並未要求他解釋。打擾人類的思考絕非機器人的行事作風。

貝萊坐立不安地來回走動，一直停不下來。他心知肚明，隨著睡眠時間的迫近，自己對開放空間的恐懼將逐漸升高，對地球的思念更會有增無減。現在，他覺得自己有個近乎瘋狂的渴望，最好永遠有新狀況不斷發生。

他對丹尼爾說：「我想還是和德拉瑪夫人再見一次面吧，叫機器人進行聯繫。」

他們兩人走進顯像室，看到一個機器人正在靈巧地揮舞金屬手指。突然間，一張擺滿佳餚的餐桌佔據了半個房間，貝萊這才猛然一驚，中斷了虛無縹緲的胡思亂想。

嘉蒂雅的聲音隨即出現：「嗨。」不久之後，她走進顯像範圍，坐了下來。「別顯得那麼驚訝，以利亞。現在是晚餐時間，而且我的穿著非常正式。看到了嗎？」

的確沒錯。她穿著一件閃閃發亮、以淡藍色為主的洋裝，上上下下一路遮到手腕和腳踝。洋裝的頸部和肩部裝飾著黃色滾邊，比她的發色淡了一點。她的一頭秀發則梳得整整齊齊，呈現美麗的波浪狀。

貝萊說：「我無意打斷你的晚餐。」

「我還沒開始呢，你們何不跟我一起喫？」

他狐疑地望著她。「一起喫？」

她哈哈大笑。「你們地球人真有趣。我不是指真正聚在一起喫，你怎麼做得到呢？我的意思是，你們到自己的餐廳去，然後你和另外那位就能和我一起吃了。」

「但如果我離開……」

「顯像技工機器人會幫你保持聯繫。」

丹尼爾鄭重地點了點頭，貝萊則半信半疑地轉身走向門口。只見嘉蒂雅和她的餐桌，以及其上的菜餚、餐具和裝飾品，果真一起跟著他前進。

嘉蒂雅露出鼓舞的笑容。「看到了嗎？你的顯像技工讓我們一直保持聯繫。」

貝萊和丹尼爾沿著一個斜坡往上走，不過貝萊並不記得之前走過這條路。顯然在這座不可思議的巨宅中，任何兩個房間之間都存在著許多聯繫管道，而他只知道一小部分。不過，丹尼爾當然全部了然於胸。

在這段路程中，不論穿過任何一堵墻，嘉蒂雅和她的餐桌始終緊隨著他們，只是桌腳有時比地板低一點，有時則高出一些。

貝萊停下腳步，喃喃說道：「我不太適應這種事。」

嘉蒂雅立刻問：「你覺得頭暈嗎？」

「有一點。」

「那我來告訴你怎麼辦。乾脆叫你的技工把我固定在這裏，等你們到了餐廳，一切就緒之後，再讓它把我們放在一起。」

丹尼爾說：「我來下命令，以利亞夥伴。」

當他們抵達餐廳時，餐桌已經佈置妥當。兩盤深褐色的濃湯不但冒著熱氣，裏面還翻滾著好些肉塊，此外餐桌正中央擺著好大一隻完整待切的烤雞。丹尼爾對服侍用餐的機器人說了幾句話，那機器人便以效率極佳的動作，將兩人的座位調到了餐桌同一側。

這個動作彷彿是個聯絡訊號，對面那堵墻似乎立刻向外移動，餐桌也似乎瞬間拉長了，而嘉蒂雅則出現在餐桌的另一頭。兩個房間彼此完美相接，兩張餐桌也一樣，若非雙方的墻壁和地板花色不同，以及兩組餐具大異其趣，很容易令人相信他們三人真正聚在一起用餐。

「又見面了。」嘉蒂雅滿意地說，「這樣是不是很舒服？」

「還不錯。」貝萊答道。他謹慎地淺嘗了一點湯，發覺很好喝，隨即替自己裝了一大碗。「你聽說葛魯爾局長的事了？」

她立刻臉色一沉，放下了湯匙。「很可怕，不是嗎？可憐的漢尼斯。」

「你直呼他的名字，你認識他嗎？」

「索拉利上的重要人物我幾乎都認識。索拉利人大多彼此相識，這是很自然的事。」

的確很自然，貝萊心想。畢竟，他們總共纔多少人哪？

貝萊說：「那麼或許你也認識亞丁・索爾醫生，正在看顧葛魯爾的那位。」

嘉蒂雅輕聲笑了笑。這時，服侍用餐的機器人切下了一片肉，在旁邊配上金黃色的薯條和胡蘿蔔片。「我當然認識他，他替我治療過。」

「什麼時候的事？」

「就在那——那個意外之後。我是指我丈夫的意外。」

貝萊萬分驚訝地說：「他是這星球上唯一的醫生嗎？」

「喔不。」只見她嘴脣嚅動了一陣子，彷彿正在默數人數。「醫生至少有十位。我還知道有個正在學醫的年輕人。但索爾醫生是最好的一位，他的經驗最老到。可憐的索爾醫生。」

「為什麼可憐？」

「嗯，你該知道我的意思。醫生是個多麼骯臟的職業啊。有時你一定需要見到病人，甚至摸到他們。可是索爾醫生似乎甘之如飴，當他覺得有必要時，總是親自去見病人。打從我還是小女孩，他就一直替我看病，而且一向都很友善很親切。如果他不得不見我，老實說，我覺得自己幾乎不會介意。比方說，這回他就見到我了。」

「你是指，在你丈夫死後？」

「是的。當他親眼見到我丈夫的遺體，還有我躺在旁邊時，你應該能想象他作何感受。」

「我聽說他是透過顯像見到遺體的。」貝萊說。

「這話沒錯。但等到他確定我還活著，而且並無大礙，他便命令機器人在我腦後放個枕頭，再替我打了一針不知什麼藥劑，然後他就出門了。他是坐噴射機來的，真的，噴射機！不到半小時，他就開始親自照顧我，確保我一切安然無事。當我蘇醒的時候，頭腦還不太清楚，以為只是透過顯像見到他，你懂吧，直到他碰到了我，我才明白自己正和他面對面，嚇得我失聲尖叫。可憐的索爾醫生，他尷尬死了，但我知道他是好意。」

貝萊點了點頭。「我想，醫生在索拉利派不上什麼用場吧？」

「我也這麼希望。」

「我知道這裏並沒有微生物導致的疾病。但新陳代謝方面的病癥呢，例如動脈硬化，例如糖尿病等等？」

「的確有的，而且一旦染上就很可怕。醫生可以設法改善這些病人的生活品質，但其他方面就束手無策了。」

「喔？」

「沒什麼好奇怪的。這意味著基因分析還不夠完善。你該不會以為我們刻意讓糖尿病之類的缺陷代代相傳吧。凡是出現這類癥狀的人，必須接受非常仔細的追蹤分析。他們的配偶則會遭到重新指派，對那些配偶而言，這是難堪之極的事。而這也代表不會……不會有……」她的聲音變得有如耳語，「子女。」

貝萊以正常的音量說：「不會有子女？」

嘉蒂雅臉紅了。「這兩個字，真是難以啟口啊！子——子女！」

「多說幾次就容易了。」貝萊半開玩笑道。

「沒錯，但如果我說習慣了，改天就會在其他索拉利人面前脫口而出，那會令我羞愧得無地自容……總之，如果兩人已經有了子女——瞧，我又說了一次——就得把子女一個個找出來，讓他們一一接受檢驗——對了，這就是瑞坎恩的工作之一——唉，反正麻煩得很。」

關於這個索爾，貝萊心想，問到這裏就行了。這位醫生的無能是這個社會的自然產物，並非他個人心術不正。沒必要認為他心術不正。刪掉他吧，貝萊想，可是別忘掉。

他望著正在用餐的嘉蒂雅。她的動作流暢而優雅，她的胃口似乎也算正常。（他自己桌上的烤雞也很好喫。總之，至少就食物而言，他很容易會被外圍世界慣壞了。）

他又問：「你對下毒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嘉蒂雅？」

她抬起頭來。「我盡量不去想這件事，最近可怕的事情太多了。或許並不是下毒。」

「是下毒。」

「可是附近沒有人啊。」

「你怎麼知道？」

「不可能有人的。目前他並沒有妻子，因為他已經用完配額，不能再有子……你知道我的意思。既然不會有任何人下毒，他又怎麼可能中毒呢？」

「但他的確中毒了。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

她的眼神變得迷濛。「你是否認為，」她說，「是他自己服毒自殺的？」

「我不信。他為何要那麼做？而且如此公開進行？」

「那就沒有其他可能了，以利亞，不可能有了。」

貝萊說：「剛好相反，嘉蒂雅。想要下毒非常容易，而且我確定自己已經完全想通了。」

## 第八章太空族

一時之間，嘉蒂雅似乎屏住了氣息。然後她撅著嘴，幾乎像是吹口哨般呼出這口氣。「我可以肯定我真的想不通。你知道是誰乾的嗎？」她問。

貝萊點了點頭。「就是殺害你丈夫的那個兇手。」

「你肯定嗎？」

「你懷疑嗎？你丈夫的兇案是索拉利有史以來第一樁，而一個月之後，又發生了另一樁謀殺。這有可能是巧合嗎？在一個零犯罪率的世界上，短短一個月內，竟然發生兩件獨立的謀殺案？更何況，第二案的受害者正在調查第一個案子，當然給那個兇手帶來極大的威脅。」

「好吧！」嘉蒂雅開始喫甜點，吃了幾口之後又說：「如果照你這麼講，我就是無辜的。」

「怎麼說呢，嘉蒂雅？」

「唉，以利亞。我從未接近過葛魯爾的屬地，這輩子從來沒有，所以我當然無法毒害葛魯爾局長。而如果我沒……唉，那我也並未殺害我丈夫。」

然後，由於貝萊保持著堅定的沉默，她彷彿泄了氣般，嘴角的笑容也垮了下來。「你不這麼想嗎，以利亞？」

「我無法肯定。」貝萊說，「我已經告訴你，我知道兇手是用什麼方法毒害葛魯爾的。方法相當高明，任何一個在索拉利上的人都做得到，而且不一定要置身葛魯爾的屬地，甚至不一定要曾經到過葛魯爾的屬地。」

嘉蒂雅將雙手用力攥起來。「你是說我就是兇手？」

「我沒有這麼說。」

「你在這麼暗示。」她氣得緊緊抿起嘴巴，高聳的顴骨也一陣紅一陣青。「你和我見面就是為了這個嗎？為了問我這些狡猾的問題？為了陷我入罪？」

「慢著……」

「你表現得那麼有同情心，那麼善解人意。你——你這個地球人！」

說到最後，她低沉的嗓音變成了粗嘎的哀號。

丹尼爾將俊美的臉孔伸向嘉蒂雅，說道：「抱歉打個岔，德拉瑪夫人，你正緊抓著一把刀，很可能會傷了自己。請務必小心。」

嘉蒂雅氣呼呼地瞪著手中那把又短又鈍、不太可能造成傷害的刀子。猛然間，她將那把刀高高舉起。

貝萊說：「你碰不到我的，嘉蒂雅。」

她喘著氣說：「誰要碰到你？呸！」她渾身發抖，像是厭惡至極點。「立刻切斷聯繫！」她高聲喊道。

最後那句話一定是對視線外的機器人說的。下一刻，嘉蒂雅和她的房間便消失了，原來的那面墻又跳了出來。

丹尼爾說：「你開始懷疑這位女士就是兇手，我這麼想對不對？」

「不對。」貝萊斷然道，「無論兇手是誰，他的某些人格特質都遠超過這個可憐的女孩。」

「她脾氣不好。」

「那又怎樣？大多數人脾氣都不好。別忘了，她承受著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了。如果換成是我承受這樣的壓力，當有人以這麼容易引起誤會的方式質問我時，我的反應可能會比揮動一把小餐刀激烈許多倍。」

丹尼爾說：「你說你想到了遠距離下毒的手法，可是我還推理不出來。」

「我知道你做不到。這個謎太特殊了，你剛好欠缺破解它的能力。」能夠這麼說，貝萊覺得沾沾自喜。

他說得斬釘截鐵，丹尼爾則以一貫的冷靜和嚴肅接受了這個說法。

貝萊又說：「我要你做兩件事，丹尼爾。」

「哪兩件事，以利亞夥伴？」

「首先，聯絡那位索爾醫生，問清楚德拉瑪夫人在她丈夫遇害之後的身體狀況，例如需要接受多久的治療等等。」

「你有什麼特別想要確定的事嗎？」

「沒有，我只是在蒐集資料而已。在這個世界上，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而第二件工作，是查出葛魯爾的安全局長職位由誰接替，然後安排我明天一大早便和他進行顯像會談。至於我自己，」這麼說的時候，他的心裏和聲音中都並不怎麼高興，「我要就寢了，希望好歹能睡一會兒。」然後，他像是無緣無故發了火。「你認為這裏找得到一本像樣的膠卷書嗎？」

丹尼爾說：「我建議你召喚管理藏書的機器人來。」

每當不得不和機器人打交道，貝萊總會覺得惱怒。若有任何選擇的餘地，他寧願自己隨意瀏覽一番。

「不，」他說，「不要古典文學，我只想讀普通的小說，而且內容要跟當今索拉利日常生活有關。給我五六本吧。」

那機器人（只好）讓步了，但它還是繼續以恭敬的語氣，喋喋不休地細數著書庫中其他種類的藏書。與此同時，它的雙手並未閑著，一直在操縱著相關裝置，將一本本膠卷書從架上取出來，移到出口槽中，再轉到貝萊手裏。

比方說，它建議主人也許可以考慮探索時代的冒險小說，或是有著原子模型動畫的精美化學圖鑒，或是奇幻小說，或是銀河地理方面的書籍。這裏的藏書簡直無窮無盡。

貝萊繃著臉接過六本小說，說道：「這些就行了。」他伸出雙手（終於能自己動手了）拿起一個掃描儀，便離開了藏書室。

機器人卻跟在他後面問：「你是否需要我幫忙調整儀器，主人？」貝萊轉身吼道：「不必，給我乖乖待在原地。」

機器人停下腳步，鞠了一個躬。

等到他躺在牀上，開啟了牀頭燈之後，貝萊對自己的決定有點後悔了。他從未用過這種類型的掃描儀，剛開始的時候，他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插進膠卷書。但他並未輕言放棄，最後把掃描儀整個拆開，將各個零件逐一檢視一番，總算研究出一點端倪。

至少，現在他能閱覽這些書了。如果焦距不甚理想，就算是他暫時擺脫機器人所付出的小小代價吧。

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他把其中四本書匆匆瀏覽了一遍，覺得相當失望。

他原本有個理論，認為若想深入了解索拉利的生活方式，最好的辦法就是讀他們的小說。想要進行有效的調查，這種深入了解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現在，他不得不放棄這個理論了。從這幾本小說中，他只讀到一些荒謬的人生問題，而在面對這些難題時，小說人物一律表現得既愚蠢又令人費解。當女主角發現她的子女選擇了和自己相同的職業，竟然就放棄她的工作，直到事情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她才勉強說明緣由，這到底是為什麼？一名醫生和一名藝術家被指派為配偶，兩人有什麼好羞愧的？那名醫生後來堅持要改行研究機器人學，這個決定又高尚在哪裏？

他將第五本書插進掃描儀，調整好了焦距。這時他已疲憊不堪。

事實上，他累到完全忘記那本書寫了些什麼（他認為應該是一本懸疑小說），只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某個屬地的新主人走進自己的宅邸，遇到一個恭順的機器人，請他閱覽這個屬地的相關記錄。

想必看到這裏他就睡著了，當時他手中還握著掃描儀，而房間還燈火通明。想必有個機器人恭恭敬敬地走進來，輕手輕腳地拿走掃描儀，並關上了燈。

總之他睡著了，而且夢到了潔西。夢中的他回到了過去，當時他還沒有離開地球。他們正準備前往社區食堂，然後打算和朋友一起觀賞次乙太節目。他倆將搭乘捷運，將會遇見很多人。他和她都對世事毫無牽掛，他覺得很快樂。

夢中的潔西很漂亮，而且竟然瘦了不少。她怎麼會如此苗條，如此美麗呢？

只有一件事不對勁，陽光竟然向他們灑下來。他抬頭向上望，視線僅僅達到上一層的拱形底部，但陽光還是灑下來，照亮了萬事萬物，誰也沒有感到害怕。

醒來之後，貝萊覺得心煩意亂。他接過機器人送來的早餐，但並未開口和丹尼爾交談。他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問，就連那杯上好的咖啡，他也只是食不知味地一口吞下去。

怎麼會夢見一個似有若無的太陽呢？他能了解自己為何夢到地球和潔西，但太陽算哪門子呢？而且為何一想到這個夢，自己就會心神不寧？

「以利亞夥伴。」丹尼爾輕聲喚道。

「什麼事？」

「半小時後，考文・亞特比希會跟你進行顯像會談。我已經安排好了。」

「這個叫考文什麼的是哪裏蹦出來的？」貝萊厲聲問道，然後又倒了一杯咖啡。

「他是葛魯爾局長的左右手，以利亞夥伴，現在是安全局的代理局長。」

「那就立刻聯絡他。」

「如我所說，會談安排在半小時之後。」

「我不管你怎麼安排，立刻聯絡他，這是命令。」

「我會試試看，以利亞夥伴。然而，他可能會拒絕顯像。」

「我們試試看吧，說做就做，丹尼爾。」

安全局的代理局長同意了顯像。自抵達索拉利以來，這還是貝萊首度見到一位地球人心目中的太空族。亞特比希身材又高又瘦，有著古銅色的頭發、淡棕色的眼珠，以及一個巨大剛強的下巴。

他和丹尼爾有點神似。但丹尼爾太過完美，幾乎像是神族，而考文・亞特比希臉上則有著凡人的輪廓。

這時亞特比希正在修面，磨胡筆將特殊微粒不斷噴灑到他的雙頰和下巴，把胡須齊根磨斷，然後這些微粒便化作輕煙消失了。

貝萊雖然從未用過這種裝置，但好歹聽說過，所以一眼就認了出來。

「你是地球人？」亞特比希上脣沾滿磨胡粉，幾乎是抿著嘴迸出這句話的。

貝萊說：「我是以利亞・貝萊，C7級便衣刑警。是的，我來自地球。」

「你提前了。」亞特比希猛然關上磨胡筆，將它丟到貝萊的視線之外，「有何貴幹，地球人？」

即使是在心情最好的時候，貝萊也難以消受這樣的口氣，更何況他現在一肚子火。他說：「葛魯爾局長情況如何？」

亞特比希說：「他還活著，很可能活得下來。」

貝萊點了點頭。「下毒殺害葛魯爾的索拉利人缺乏經驗，搞不清劑量。他們用了太多毒藥，反倒讓他吐了出來。一半的劑量就足以毒死他。」

「下毒？沒有這方面的證據吧。」

貝萊瞪大眼睛。「耶和華啊！不是下毒還是什麼？」

「有很多種可能。人的身體處處都會出毛病。」他用手指在臉上來回摩挲，摸索著沒刮幹凈的地方。「你大概不知道，一個人超過兩百五十歲之後，會有多少新陳代謝方面的問題。」

「如果真是這樣，可有合格的醫療診斷？」

「索爾醫生的報告……」

這句話是最後一根稻草，一大早就在貝萊心中翻騰的怒火終於爆發了。他以最大的音量吼道：「我可不管那個什麼索爾醫生，我是指合格的醫療診斷。你們的醫生和你們的警探一樣什麼都不懂，只不過你們根本沒有警探。既然你們必須從地球請警探來，那就再請個醫生吧。」

這位索拉利人冷冷地望著他。「你是在指導我的行動嗎？」

「是的，而且完全免費，千萬別客氣。葛魯爾是遭人下毒，我親眼目睹全程經過。他喝了一口水，隨即邊吐邊喊喉嚨好燙。把這一幕和他正在進行的調查聯想在……」貝萊突然住了口。

「調查什麼？」亞特比希不為所動地反問。

貝萊察覺到丹尼爾照例和自己保持大約十英尺的距離，不禁暗叫一聲糟。葛魯爾不想讓丹尼爾這個奧羅拉人獲悉這項調查。他心虛地改口道：「一些政治糾紛。」

亞特比希雙臂交抱胸前，顯得既不關心又不耐煩，還帶著淡淡的敵意。「別的世界上那些所謂的政治問題，我們索拉利通通沒有。漢尼斯・葛魯爾是個好公民，可是他想象力太豐富。聽說你的事跡之後，他就大力主張把你找來，甚至願意接受附送一個奧羅拉人這樣的條件。我認為根本沒有這個必要，這件事毫無神祕可言。瑞坎恩・德拉瑪是被他妻子殺害的，我們終究會查出本案的動機和方法。即使我們查不出來，仍會要求她接受基因分析，然後採取必要的措施。至於葛魯爾中毒這件事，純粹只是你的幻想罷了。」

貝萊以難以置信的口吻說：「你似乎在暗示這兒不需要我了。」

「我的確這麼想。如果你想返回地球，隨時可以動身。我甚至會說，我們勸你趕緊走。」

貝萊吼道：「不，局長，我不走。」這句話脫口而出，連他自己都驚訝不已。

「我們既然僱用你，便衣刑警，就有權將你解僱。我們會把你送回你的母星去。」

「不！你給我聽好，我建議你豎起耳朵來。你是個尊貴的太空族，而我只是地球人，但請恕我直言，我先向你致上最深最虔敬的歉意，因為我要說——你心存恐懼。」

「收回這句話！」亞特比希挺直了六尺多的身軀，傲慢地俯視這個地球人。

「你恐懼得要死。你認為如果繼續追查下去，自己會是下一個受害者。你打算放棄，好讓他們放你一馬，好讓他們容許你繼續茍活。」貝萊對於所謂的「他們」其實並無概念，甚至不確定「他們」是否真正存在。他只是憑借直覺舌戰這名高傲的太空族，而他很高興看到自己的言語嚇得對方逐漸失去自制力。

「一小時之內，」亞特比希氣得指著貝萊的鼻子，「我就會把你送走。沒有任何外交禮儀或外交慣例能阻止我，我向你保證。」

「別再威脅我了，太空族。我承認，你可以不把地球放在眼裏，但我並非一個人來的。讓我介紹一下我的搭檔，來自奧羅拉的丹尼爾・奧利瓦。他這個人沉默寡言，因為他不是來這裏說話的，這方面由我負責。不過，他聽得可仔細呢，一個字都不會放過。

「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吧，亞特比希——」貝萊懶得再冠上什麼局長的頭銜，「不論索拉利正在上演什麼戲碼，奧羅拉和其他四十幾個外圍世界都很感興趣。如果你把我們趕走，下一批來訪索拉利的可就是星際戰艦了。我來自地球，我了解這種事怎麼運作。一旦傷了感情，別人就會帶著戰艦找上門來。」

亞特比希將目光轉移到丹尼爾身上，心中似乎正在盤算。「這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任何外星人士沒有關係。」他的口氣比較溫和了。

「葛魯爾並不這麼想，我的搭檔聽他親口說過。」這時撒個小謊無傷大雅。

最後那句話令丹尼爾不禁轉頭望向他，但貝萊裝作沒看見，繼續說下去：「我打算接手這項調查。照理說，我會無所不用其極地設法回地球去。光是想到這件事，便會令我熱血沸騰坐立難安。即使這座塞滿機器人的宮殿是我個人的財產，甚至整個索拉利都屬於我的，我也願意拿它換一張回家的船票。

「但是你不能命令我離去。當我手上還有一件沒偵破的案子，你絕對趕不走我。如果你敢那麼做，一旦你抬起頭，立刻會看到來自太空的火炮。

「還有，從現在起，這個案子的調查工作要照我的方式進行。我要當家做主。凡是我想見的人，我都要見到。我是說見到本人，而不是透過顯像。我習慣面對面進行調查，從今以後一律要這麼做。以上這些事，我要你們的安全局通通正式批準。」

「這是不可能的，簡直是奇恥大辱……」

「丹尼爾，你跟他說。」

這個人形機器人以不帶情緒的聲音說：「正如我的搭檔向你強調的，亞特比希局長，我們受邀到這裏來，是來調查一樁謀殺案。我們一定要盡力完成這項任務。當然，我們不希望妨害你們的習俗，或許實際面對面的確沒必要，但為了有助於我們的調查，還是希望你能批準在便衣刑警貝萊提出要求的情況下，允許我們真正見到對方。至於逼我們離開索拉利這件事，我們認為萬萬不可。如果我們留在索拉利會讓你或任何索拉利人感到不滿，我們也只能說抱歉了。」

貝萊扁著嘴，帶著似笑非笑的表情聆聽這段彷彿演說的言論。對於知道丹尼爾真實身份的人而言，他說這番話只是為了盡忠職守，絕對無意冒犯任何人，無論是貝萊還是亞特比希。然而，如果有人以為丹尼爾是奧羅拉公民——來自外圍世界中最古老、軍事力量最強的世界——這番話聽起來就像一連串彬彬有禮的威脅。

亞特比希用手指輕按著額頭。「讓我考慮一下。」

「別考慮太久。」貝萊說，「因為我一小時內就要動身，我要親訪當事人，而不是用顯像儀。顯像結束！」

他對機器人做了一個切斷聯繫的手勢，然後帶著驚喜交集的心情望著亞特比希剛才顯像的地方。一切都並非計劃之中的事，而是被昨晚那場夢以及亞特比希無端的傲慢逼出來的。但既然發生了，他覺得很高興。這正是他想要的，真正掌握主導權。

貝萊心想：無論如何，給了那醜惡的太空族一點顏色看！

他多麼希望每個地球人都能親眼目睹這一幕。那傢伙怎麼看怎麼像太空族，這樣效果當然更好，更好得多了。

只不過，自己為何那麼熱衷於親自造訪？貝萊簡直想不通。他知道自己在打什麼主意，而面對面進行調查（並非透過顯像）是其中的一部分。好吧。可是，剛才談到要親自造訪時，他感到精神為之一振，彷彿已經準備拆掉這座宅邸的圍墻，縱使這麼做毫無意義。

為什麼呢？

除了這件案子之外，還有另一股力量正在驅使他，而這股力量甚至和地球的安危無關。但那究竟是什麼呢？

說也奇怪，他又記起了那個夢：在地球的一座座地底大城中，陽光穿過了一層又一層不透明的樓板。

丹尼爾以深思熟慮的口吻說：「我懷疑，以利亞夥伴，這麼做真的沒有安全顧慮嗎？」他的聲音已經盡可能透出感情。

「恫嚇這號人物？奏效了啊。而且這並非真正的恫嚇。我相信奧羅拉亟需查出索拉利上到底在醞釀什麼，而奧羅拉也明白這一點。對了，謝謝你剛才沒拆穿我的謊話。」

「這是很自然的決定。替你背書只會對亞特比希局長造成一點無形的傷害，可是如果戳破你的謊言，則會對你造成較大而且比較直接的傷害。」

「兩種電位針鋒相對時，較高的電位勝出，呃，丹尼爾？」

「正是這樣，以利亞夥伴。據我了解，人類的心靈也會這樣運作，只是無法定義得那麼明確。然而，我再說一遍，你提出的這個新方案並不安全。」

「什麼新方案？」

「我不贊同你放棄顯像，改採親自造訪的方式。」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我並未要求你贊同我。」

「我是奉命行事，以利亞夥伴。昨晚我不在的時候，漢尼斯・葛魯爾局長究竟對你說了些什麼，我無從知曉。但他顯然對你說了一件事，因為你對這件案子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然而，對照我所肩負的使命，我便不難猜到了。他一定是對你提出警告，如果索拉利目前的局勢繼續發展下去，有可能危及到其他世界。」

貝萊慢慢摸索著自己的煙鬥。他不時仍有這個動作，但每當他恍然大悟，想起自己根本不能抽煙，身上也沒有煙鬥，就總是感到一肚子火。他說：「索拉利只有兩萬人，能帶來什麼威脅？」

「我的那些奧羅拉主人，他們擔心索拉利已經有些時日了。顯然他們掌握了一些情報，但沒有完全告訴我……」

「而你雖然多少知道一點，卻奉命不得對我轉述，對不對？」貝萊追問。

丹尼爾說：「必須先查清好些事情，我才能毫無顧忌地談論這個問題。」

「好吧，索拉利人到底在做什麼呢？發展新武器？進行顛覆？計劃刺殺某個重要人物？面對好幾億的太空族，兩萬人能起什麼作用呢？」

丹尼爾並未回答。

貝萊又說：「我打算查個水落石出，知道吧。」

「但並非使用你提議的方式，以利亞夥伴。奧羅拉主人對我千叮萬囑，要我務必保護你的安全。」

「你無論如何得這麼做。這是第一法則！」

「不只第一法則而已。在無法兼顧時，我必須保護你，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當然，這我了解。如果我有任何不測，你想繼續留在索拉利可就難了，而奧羅拉尚未準備好面對這種復雜的情勢。只要我還活著，就是索拉利的貴賓，若有必要，我們可以盡量強調自己的重要性，讓他們捨不得放我們走。萬一我死了，整個情勢也就變了。所以說，你的命令是讓貝萊活著。我說得對嗎，丹尼爾？」

丹尼爾說：「我不能擅自解釋這些命令背後的意義。」

貝萊說：「好啦，別擔心。如果我覺得有必要造訪某人，開放空間還不至於要我的命。我死不了，甚至會慢慢習慣戶外。」

「問題不只是開放空間而已，以利亞夥伴。」丹尼爾說，「主要問題在於面見索拉利人，這點我無法贊同。」

「你的意思是那些太空族會不高興。那算他們倒黴。讓他們戴著手套、插著濾器，讓他們去消毒空氣吧。如果和我見面有違他們的善良風俗，讓他們去面紅耳赤吧。反正我已決心親自造訪他們。我認為有必要這麼做，而且一定會這麼做。」

「但我無法允許你這麼做。」

「你無法允許我？」

「你當然明白為什麼，以利亞夥伴。」

「我不明白。」

「那麼請你想想，那位葛魯爾局長——索拉利上負責調查那樁謀殺案的主要人物——如今已遭到毒殺。如果我允許你執行你的計劃，任意將自己暴露在他人面前，那麼可想而知，下一個受害者必定是你自己。所以說，我怎麼可能允許你脫離這座宅邸的保護呢？」

「你要怎麼阻止我，丹尼爾？」

「若有必要我會出手，以利亞夥伴。」丹尼爾心平氣和地說，「即使傷害到你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不這麼做，你一定會沒命的。」

## 第九章人形機器人

貝萊道：「所以又是較高的電位勝出，丹尼爾。為了避免我喪命，你會不惜傷害我。」

「我相信並不需要做到這一步，以利亞夥伴。你明明知道我比你強壯，所以不會想作無謂的抵抗。然而，如果真有必要，那我也不得不傷害你。」

「我能拔出手銃，」貝萊說，「當場把你轟掉！我腦中可沒什麼電位阻止我。」

「我早已料到在這次合作過程中，你遲早有可能跟我翻臉，以利亞夥伴。說得更明確些，我是前天想到的，當時我們正搭地面車趕來這裏，而你突然有了激烈的動作。相較於你的安全，我的存亡無關緊要，但如果你毀了我，自己終究會惹禍上身，進而幹擾到我的主人所制訂的計劃。因此之故，在你首次進入睡眠週期之際，我就第一時間將你的手銃放了電。」

貝萊緊緊抿著嘴脣。他竟然帶著一柄沒電的手銃！他的手立刻滑向皮套，取出那柄武器。一看電量讀數，果然不偏不倚指著零。

他將那柄形同廢鐵的武器抓在手中掂了又掂，彷彿隨時會朝丹尼爾臉上砸去。又有什麼用呢？這機器人一定閃得開。

貝萊收起手銃。稍後充飽電，它就不再是廢鐵了。然後，他慢慢地、若有所思地說：「你並沒有騙倒我，丹尼爾。」

「怎麼說，以利亞夥伴？」

「你太像人類了，我幾乎完全受制於你。你真是機器人嗎？」

「你以前也懷疑過我。」丹尼爾說。

「去年在地球上，我曾懷疑機・丹尼爾・奧利瓦是否真的是機器人。結果答案是肯定的，而我仍舊這麼相信。然而，我現在的問題是：你真是機・丹尼爾・奧利瓦嗎？」

「真的是。」

「是嗎？丹尼爾被設計得盡可能模仿太空族，那麼太空族又何嘗不能盡量模仿丹尼爾呢？」

「這麼做的原因是？」

「以便在這次調查中，發揮超越機器人的積極性和行動能力。但是借著丹尼爾的角色，又能讓我誤以為自己在當家做主，如此便能安安穩穩地控制我。畢竟，你打算把我當成傀儡，所以我必須易於掌握。」

「你說的這些都並非事實，以利亞夥伴。」

「那麼，為何我們碰到的每一個索拉利人，通通把你當成人類？他們都是機器人專家，會那麼容易受騙嗎？於是我想到，怎麼會眾人皆錯而我獨對呢，更可能許多倍的情形，應該是眾人皆對而我獨錯吧。」

「絕非如此，以利亞夥伴。」

「證明給我看。」貝萊一面說，一面慢慢走向一張茶幾，掀開其中的垃圾處理器，「如果你是機器人，這對你而言太容易了。讓我看看你肌膚下面的金屬。」

丹尼爾說：「我向你保證……」

「讓我看。」貝萊說得很乾脆，「這是命令！還是你覺得不一定得服從命令？」

丹尼爾解開了上衣，只見古銅色皮膚上覆蓋著稀疏的胸毛。丹尼爾在右乳下方用力一按，胸前的皮膚和肌肉隨即齊中裂開，裏面的金屬光澤隱約可見，絕非任何鮮血淋漓的畫面。

就在這個時候，貝萊將放在茶幾上的手向右移半英寸，砸向一個觸控片。幾乎立刻有個機器人走了進來。

「別動，丹尼爾。」貝萊吼道，「這是命令！給我定住！」

丹尼爾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彷彿他的生命（或說模擬的機器生命）在瞬間消失了。

貝萊對那個機器人喊道：「你若不移動腳步，能不能再找兩個同伴來這裏？如果可以，趕快進行。」

那機器人說：「可以的，主人。」

不久便進來兩個接到無線電召喚的機器人。三個機器人肩並肩站成一排。

「小子們！」貝萊說，「有沒有看到這個原本你們以為是主人的傢伙？」

六隻紅眼睛鄭重其事地轉向丹尼爾。「我們看到他了，主人。」它們齊聲道。

貝萊又說：「你們是否也看出來，這個所謂的主人其實和你們一樣是機器人，因為它也是金屬之軀。它只是被設計成好像真人。」

「是的，主人。」

「你們並不需要服從它所下的命令，了解嗎？」

「了解，主人。」

「話說回來，我，」貝萊說，「是真正的人類。」

三個機器人遲疑了一下。貝萊不禁擔心，讓它們見識到那麼像真人的機器人之後，它們還會不會把任何具有人形的東西當成人類。

好在其中一個機器人終於說：「你是人類，主人。」貝萊這才喘了一口氣。

他說：「很好。丹尼爾，你可以動動了。」

丹尼爾換了一個比較自然的姿勢，平靜地說：「我想，剛才你對我的身份表示懷疑，其實只是幌子，目的是要向其他機器人揭露我的本來面目。」

「的確如此。」貝萊說完便別過頭去。他在心中告訴自己：這東西是機器，不是人，談不上欺騙不欺騙。

但他無法完全壓抑心中的羞愧。縱使丹尼爾敞開胸膛站在那裏，他還是或多或少像個真人，或多或少令人不忍背叛他。

貝萊說：「闔上你的胸膛，丹尼爾，然後聽我說。就氣力而言，你敵不過這三個機器人。這點你也明白，是嗎？」

「這很明顯，以利亞夥伴。」

「很好！……小子們聽著，」他再度轉向那三個機器人，「不準你們對任何同類，或任何主人，提到這傢伙是機器人。任何時候都不行，而且從今以後，只有我才能解除這個命令。」

「感謝你。」丹尼爾輕聲插嘴道。

「然而，」貝萊繼續說，「我不容許這個像人的機器人以任何方式干涉我的行動。萬一它試圖對我進行干涉，你們就出手製住他，但除非有絕對必要，千萬別傷了它。除了我之外，不準它和其他人聯絡，除了你們之外，不準它和其他機器人說話，無論面對面或顯像都不行。還有無論任何時候，都不能讓它脫離你們的視線。把它留在這個房間，你們三個也一樣。在接到後續命令之前，你們的其他職務都暫時解除。我所說的都聽清楚了嗎？」

「清楚了，主人。」它們齊聲應道。

貝萊又轉身面對著丹尼爾。「你現在什麼也不能做，別再試圖阻止我了。」

丹尼爾任由雙臂鬆垮地垂下來。「我絕不能由於不作為而使你受到傷害，以利亞夥伴。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我只能選擇不作為。這個邏輯是無懈可擊的，所以我什麼也不會做。我相信你會自求多福，會安然無恙。」

這就對了，貝萊心想。邏輯就是邏輯，機器人除了邏輯什麼也不懂，而邏輯告訴丹尼爾他完全無計可施。另一方面，理性或許會告訴他一切變數都是難以預料的，對方說不定也可能犯錯。

丹尼爾並未想到這一層。機器人只懂邏輯，卻欠缺理性。

貝萊再度感到羞愧難當，忍不住試圖出言安慰。「聽好，丹尼爾，就算我深入險境，雖說事實並非如此，」他趕緊補上這一句，並飛快瞄了其他機器人一眼，「那也是我分內的工作，是我的職責所在。正如你必須保護每個人類，我的工作是要避免人類整體受到傷害，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以利亞夥伴。」

「那是因為你有先天的限制。相信我，如果你是人類，一定會明白的。」

丹尼爾低下頭來，彷彿默認了這句話。當貝萊朝門口慢慢走去時，他仍舊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另外三個機器人為貝萊讓出一條路，但它們的光電眼始終緊盯著丹尼爾。

貝萊覺得自己正一步步走向自由，心跳也因此加快——不料突然停了一拍。原來他在門口看到另一個機器人，正朝這個房間走來。

出了什麼問題嗎？

「什麼事，小子？」他喝叱道。

「我奉命轉交一封信給你，主人，是從亞特比希代理局長的辦公室發來的。」

貝萊接過那個私人信囊，它立刻自動開啟，裏面的紙卷隨即攤開來。（他並不驚訝。索拉利一定有他的指紋記錄，而這個信囊一定是利用他的指紋當開啟密碼。）

他將其上的工整字跡讀了一遍，長臉便流露出滿意的表情。那是批準他安排「面對面晤談」的官方許可，上面雖然註明必須受訪者同意，但同時也強調受訪者應盡可能配合「貝萊與奧利瓦探員」的行動。

亞特比希屈服了，他甚至把貝萊這個地球人的名字放在前面。這是個好兆頭，看來終於能以正常的方式進行調查了。

貝萊再度坐進空中交通工具，上次搭飛機還是他從紐約飛華盛頓那一趟。然而，這回有一點很不一樣，不但並非封閉式機艙，連窗戶都保持著透明狀態。

這是個晴朗的艷陽天，從貝萊的座位看出去，一扇扇窗戶好像一片片藍色的斑點。相當單調，不能帶來任何安全感。他強迫自己別縮成一團，直到實在受不了的時候，他才把頭埋在雙膝之間。

這種活罪是他自找的。他覺得自己打了勝仗，先後擊敗了亞特比希和丹尼爾，爭取到了寶貴的自由，並在太空族面前保住了地球的尊嚴，這些戰果在在要求他更上一層樓。

而他邁出的第一步，就是直接走向等在戶外的飛機，雖然感到有點頭昏眼花，但他甘之如飴。然後，他彷彿被過度的自信沖昏了頭，下令每扇窗戶都要保持原狀。

我必須設法習慣戶外，他這麼想。於是他開始盯著窗外的藍天，直到心跳加速、喉頭腫脹到再也受不了的程度。

他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閉起眼睛，並用雙手緊緊護著頭。他的自信一點一滴逐漸溜走，即使頻頻觸摸手銃皮套也無濟於事。

他試著將心思放在作戰計劃上。首先，熟悉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畫出一張藍圖，弄清每件事物的定位，一切才會合情合理。

求助社會學家吧！

於是他問機器人，誰是索拉利上最有名望的社會學家。機器人就有這點好處，它們不會質疑任何問題。

那機器人告訴他一個名字，外加此人的基本資料，頓了頓之後，機器人又補充道：那位社會學家很可能正在喫午餐，因此或許會要求稍後再聯絡。

「午餐！」貝萊厲聲道，「別開玩笑了，距離中午還有兩小時。」

那機器人說：「我用當地時間算的，主人。」

貝萊怒目而視，但不久便想通了。地球上的大城一律深埋地底，所謂的晝夜或醒睡週期都是人工制訂的，以便配合當地社區與整個地球的需要。反之，在索拉利這種裸露於陽光的行星上，晝夜完全不能自由選擇，而是強行加在人類頭上的。

貝萊試著設想一個畫面：一顆行星不斷旋轉，各個角落時明時暗。他發覺實在難以想象，不禁有點瞧不起這些萬分優越的太空族了——時間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他們竟然甘願將主導權交給行星的自然運轉。

他說：「聯絡他就對了。」

飛機著陸時，已有好些機器人在等候。貝萊一走進開放空間，立刻發覺自己抖得很厲害。

他對身旁的機器人低聲說：「小子，讓我抓著你的手臂。」

在一條長廊的盡頭，那位社會學家帶著僵硬的笑容等著他。「午安，貝萊先生。」

貝萊一面喘氣，一面點頭致意。「晚安，閣下。可否請你把窗戶都遮起來？」

社會學家說：「已經遮起來了。我對地球的事物還算稍有了解。請跟我來好嗎？」

貝萊推開機器人，自己勉強邁開腳步，在遠遠落後主人的情況下，他在一座迷宮中穿梭了好一陣子。等到終於抵達一間又大又精緻的房間並坐定之後，他很高興總算有了休息的機會。

那房間的墻壁有著許多淺淺的弧形壁凹，裏面擺滿了粉紅和金色的雕像——全是抽象造型，雖然賞心悅目卻無法一眼看出任何意義。此外室內還有一個巨大的箱型物體，上面垂掛著好些白色的柱狀物，底下還有許多踏板，看來應該是某種樂器。

貝萊望著這位站在自己面前的社會學家。這位太空族的樣貌和稍早在顯像中一模一樣，又高又瘦，有著一頭雪白的銀發。他的臉形極為尖削，鼻子很挺，雙眼凹陷但炯炯有神。

他的大名是安索莫・奎摩特。

兩人互望了一會兒，貝萊才確信自己的聲音大致恢復正常了。他說的第一句話和這項調查毫無關係，事實上，原本他從未打算這麼說。

他說：「可否給我一杯飲料？」

「飲料？」社會學家的聲音稍嫌高亢，聽起來並不怎麼悅耳。「你想喝水嗎？」他問道。

「我比較想喝點酒精飲料。」

社會學家的表情突然變得極不自然，彷彿他完全不了解地主之誼是怎麼一回事。

貝萊隨即想到，這倒是一點也不假。在一個無不使用顯像的世界上，誰也不會明白什麼是待客之道。

機器人為他端來一個琺瑯質的小杯子，裏面盛滿粉紅色的液體。貝萊小心翼翼地聞了聞，又更加小心地嘗了一口。那一小口隨即在他嘴裏暖暖地化開來，舒服的感覺一路沿著他的食道向下滑。下一口，他就不客氣了。

奎摩特說：「如果你還想要……」

「謝謝，暫時這樣就好了。博士，十分感謝你同意和我見面。」

奎摩特試著擠出一點笑容，但明顯地失敗了。「是啊。我已經好久沒有做這種事了。」

他幾乎是惴惴不安地說出這句話的。

貝萊說：「我猜這令你感到相當為難。」

「的確如此。」奎摩特猛然向後轉，走到房間盡頭一張椅子旁。然後，他將那張並未正對著貝萊的椅子轉得更偏了些，這才坐了下來。他那雙戴著手套的手彼此緊握，而他的鼻孔似乎在迅速翕動。

貝萊喝完了飲料，不但覺得四肢暖和起來，就連信心也恢復不少。

他問：「你坐在我對面到底是什麼感覺，奎摩特博士？」

社會學家喃喃道：「這是個非常私人的問題。」

「我知道。但我想我們稍早以顯像聯絡時我便解釋過，目前我正在調查一樁謀殺案，所以需要問的問題很多很多，其中勢必包含一些私人的問題。」

「我會盡量幫忙。」奎摩特說，「我希望你多問些體面的問題。」他說話的時候，雙眼仍然望著別處。偶爾他的視線掃到貝萊的臉孔，也會立刻滑到一旁，沒有絲毫停留。

貝萊說：「我之所以問你的感覺，並非單純基於好奇心。這對我的調查起著重大的作用。」

「我不懂這個道理。」

「我得盡可能試著了解這個世界，我必須知道索拉利人對日常事物的感受。這樣你懂了嗎？」

奎摩特現在完全沒有看著貝萊。他慢慢地說：「十年前，我的妻子去世了。和她見面一向不是多麼容易的事，可是，當然啦，我還是逐漸學著克服了，而她也不是那種令人受不了的人。我並未被指派另一個妻子，因為以我的年紀，我已經不能……不能……」他望著貝萊，彷彿希望他幫忙說下去，但貝萊並沒有開口，他只好壓低聲音繼續說：「不能生育了。既然連妻子都沒有，對於見面這種事，我就越來越不習慣了。」

「但你到底有什麼感覺呢？」貝萊堅持追問到底，「你會恐慌嗎？」他想到自己搭飛機的情形。

「不，不會恐慌。」奎摩特微微轉頭，瞥了貝萊一眼，然後幾乎立刻收回目光，「但我坦白對你說，貝萊先生，在我的想象中，我能聞到你的氣味。」

貝萊自然而然向後一仰，簡直羞得無地自容。「我的氣味？」

「當然是純屬想象。」奎摩特道，「我不敢說你到底有沒有氣味，或是氣味有多濃，但即使你真有很濃的氣味，我鼻孔中的濾器也不會讓我聞到。可是，想象……」他聳了聳肩。

「我了解。」

「想象之中的更糟。請原諒，貝萊先生，但有個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我強烈地感到好像有什麼臟東西要碰到我。我一直不斷退縮，這種感覺令人太不愉快了。」

貝萊若有所思地撫弄著自己的耳朵，勉力壓住一肚子的怒火。畢竟，這只是對方對於一個單純現象的神經反應而已。

他說：「如果真是這樣，我很難想象你會這麼乾脆就答應見我。你當然預見了這些不愉快的反應。」

「沒錯。但你可知道，我也十分好奇，因為你是地球人。」

貝萊暗自苦笑，這對見面的意願應該只有扣分的作用，但他只是心中這麼想，嘴巴上卻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奎摩特的聲音突然顯得興奮異常。「這種事我很難解釋清楚，不只對你，對我自己也一樣，真的。不過，我研究社會學已經有十年了，我是指真正投入。我發展出一些相當新穎、相當驚人的論點，但基本上都是對的。其中一個論點，讓我對地球和地球人產生非比尋常的興趣。你可知道，如果仔細觀察索拉利的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你就不難發現，兩者顯然是直接從地球學來的，而且學得很像。」

## 第十章文明

貝萊忍不住大叫：「什麼！」

接下來是一陣寂靜，然後奎摩特轉頭望了一眼，終於開口說：「不，我並不是指地球現在的文明。」

貝萊應道：「喔。」

「而是已經不存在的一種。身為地球人，對於地球的古代史，你當然不陌生吧。」

「我讀過幾本書。」貝萊謹慎地答道。

「啊，那你就應該了解。」

偏偏貝萊一點也不了解，他說：「讓我來解釋一下我到底想要什麼，奎摩特博士。我要你盡可能告訴我索拉利和其他外圍世界為何那麼不同，為何這裏有那麼多機器人，為何你們普遍有這些怪異的行徑。很抱歉，我似乎換了一個話題。」

其實貝萊是故意的。索拉利文明和地球文明的異同，無論哪方面都太有吸引力了。如果討論起這個問題，他很可能會在這裏泡上一整天，等到告辭離去的時候，卻完全沒蒐集到任何有用的資料。

奎摩特微微一笑。「你不想比較索拉利和地球，卻想拿索拉利和其他外圍世界比較一番。」

「我了解地球，博士。」

「隨你便吧。」這位索拉利人輕咳一聲，「我想把椅子整個轉過去背對著你，你不介意吧？這樣我會比較——比較自在。」

「隨你便吧，奎摩特博士。」貝萊硬邦邦地說。

「太好了。」奎摩特一聲令下，立刻有個機器人替他轉了椅子。等到這位社會學家再度坐下，或許由於椅背遮住了貝萊的目光，他的聲音變得比較有生氣，連語氣都比較強而有力了。

奎摩特開口道：「索拉利的開拓，最早是大約三百年前的事，最初的拓荒者是涅克松人。你熟悉涅克松這個世界嗎？」

「只怕不熟悉。」

「它距離索拉利很近，大約只有兩秒差距。事實上，在整個銀河中，找不到另一對像索拉利和涅克松這麼靠近的住人世界。而早在人類殖民之前，索拉利就是個生氣蓬勃的星球，極為適合人類居住。它對於相當富裕的涅克松顯然很有吸引力，因為涅克松人發覺母星已經人滿為患，難以繼續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

貝萊打岔道：「人滿為患？我以為太空族一直在實施人口控制。」

「你說的是索拉利，但一般而言，其他外圍世界控制得不算嚴格。在我所說的那個時代，涅克松的人口剛剛達到兩百萬。由於人數攀升，每家所能擁有的機器人數目必須受到規範。於是有能力的涅克松人開始在索拉利建造夏季別墅，因為那裏土壤肥沃，氣候溫和，而且沒有危險的動物。

「住在索拉利的那些移民仍能輕易來去涅克松，而在索拉利的時候，他們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過日子。只要負擔得起，或覺得有需要，他們想用多少機器人都可以。他們的屬地也是想要多大都行，因為這是個空曠的行星，空間絕無問題，而機器人的數目沒有上限，代表拓荒的人手同樣不成問題。

「隨著機器人越來越多，必須以無線電彼此聯絡，這就開啟了我們著名的機器人工業。我們開始發展新的機型，新的配件，新的功能。文化為發明之母，我相信這句話是我發明的。」奎摩特呵呵笑了幾聲。

一個機器人為奎摩特端來一杯類似貝萊剛才喝的飲料，想必他曾以某種方式下達命令，但由於椅背的阻隔，貝萊並沒有看到。貝萊並未受到相同的待遇，而他也不打算爭取。

奎摩特繼續說：「索拉利式生活的優點顯然是有目共睹的。於是索拉利成了一種風潮。越來越多的涅克松人在這裏建立家園，於是索拉利成了我所謂的『別墅行星』。至於那些移民，他們有越來越多的人喜歡終年留在這個世界，而把他們在涅克松的事務交給代理人處理。機器人工業開始在索拉利建立起來。此外農產和礦產也逐年成長，終於到了能夠出口的程度。

「簡單地說，貝萊先生，當時人人都看得出來，不出一個世紀，索拉利就會變得像涅克松一樣擁擠。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新世界，卻由於缺乏遠見而毀了它，這似乎太荒謬，也太可惜了。

「為了避免詳述復雜的政治背景，我只想強調一件事，索拉利後來設法取得了永久獨立的地位，而且完全沒有動武。索拉利特產的機器人成了我們的籌碼，為我們在外圍世界爭取到盟友，讓我們因而受惠。

「獨立後的當務之急，就是確保人口的增長不會超過合理的上限。我們開始管制移民數和生育率，並且盡量增加機器人的種類和數量，以便應付各種需要。」

奎摩特又開始高談闊論社會學，貝萊不禁大起反感，問道：「索拉利人為什麼不喜歡彼此見面呢？」

奎摩特從椅子後面偷瞄了一眼，幾乎立刻又把頭縮回去。「這是必然的結果。我們每個人的屬地都很大，一萬平方英里不算多麼稀罕，只不過越大的屬地就包含越多的不毛之地。我自己的屬地只有九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每一寸都是良田。

「無論如何，和其他因素比較起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主要還是取決於他的屬地大小。龐大的屬地至少有一項優點，你能近乎漫無目標地在其中閑逛，卻不必擔心會走進隔鄰的屬地，因而撞見你的鄰居。你懂了嗎？」

貝萊聳了聳肩。「我想我懂了。」

「簡單地說，索拉利人以碰不到鄰居為傲。此外，你的屬地被機器人管理得井井有條，達到自給自足的境界，所以你也沒必要和鄰居碰面。這種心態導致我們發展出日趨完美的顯像裝置，而隨著這些裝置越來越精良，鄰居彼此見面的需要也就越來越少。這是一種反饋作用，是個良性循環。你了解嗎？」

貝萊說：「聽好，奎摩特博士，你不必為了怕我聽不懂，刻意說得那麼淺顯。我雖然不是社會學家，但我在大學修過一些基本課程。當然，那只是地球上的大學，」貝萊心不甘情不願地謙虛一番，以免對方用更刺耳的說法指出這個事實，「但這些數學我還懂。」

「你是說數學嗎？」奎摩特問，最後那個「嗎」字已近乎尖叫。

「嗯，我不是指用在機器人學上的數學，那些我並不懂，但社會學的關係式還難不倒我。比方說，我對特拉敏關係式就很熟。」

「警官，你說什麼？」

「或許你們用不同的名稱，就是將『大眾的不便』對『少數的特權』做微分，取到第Ｎ階……」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貝萊很少聽到太空族以這麼嚴厲而蠻橫的語氣說話，令他一頭霧水，不知如何開口。

不用說，想要研究如何避免爆發民怨，就一定要充分了解「大眾的不便」和「少數的特權」之間的關係。如果由於某種原因，在公共浴室裏設立一個單人小間，便會導致Ｘ個人耐心等候相同的好運找上自己。Ｘ的數值會隨著環境因素和大眾情緒作規律的變化，而特拉敏關係式就是這個變化的定量描述。

話說回來，在一個人人都有特權，毫無任何不便的世界上，特拉敏關係式可能會退化成一加一等於二。他舉這個例子或許並不恰當。

於是他另起爐竈。「聽著，博士，關於索拉利人日漸討厭面對面這個問題，雖然你能提出定性的解釋，但是對我沒什麼用。我想要的是對於這種反感的精確分析，這樣我纔能有效地將它化解。我想要說服大家同意和我見面，就像你現在這樣。」

「貝萊先生，」奎摩特說，「你不能把人類的情緒看成像是正子腦的產物。」

「我並沒有那麼說。機器人學是一門演繹性的科學，社會學則是歸納性科學，可是數學對兩者同樣適用。」

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奎摩特以顫抖的聲音說：「你已經承認自己並非社會學家。」

「我知道，但我聽說你是，而且是全球頂尖的一位。」

「我是唯一的一位。幾乎可以說這門科學是我創立的。」

「喔？」下一個問題令貝萊有點猶豫，因為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太禮貌，「你讀過這方面的書籍嗎？」

「看過些奧羅拉出版的。」

「你看過地球的社會學著作嗎？」

「地球？」奎摩特發出不安的笑聲，「我從未想到閱讀地球的任何科學文獻。請別介意我有話直說。」

「嗯，真令人遺憾。我原本以為能從你這裏得到些數據，讓我在面對面詢問其他人的時候，不至於……」

奎摩特突然發出一個古怪、刺耳、口齒不清的的聲音，他坐的那張椅子隨即重心不穩，「啪」的一聲翻到地上。

貝萊隱約聽到一句「真抱歉」。

在奎摩特踏著笨拙的步伐奪門而出之前，貝萊只來得及再瞥一眼他的背影。

貝萊揚了揚眉。自己這回又說錯了什麼話？耶和華啊！還是又按錯了什麼鈕？

正當他準備起身離去，一個機器人走進來，貝萊便暫停了動作。

「主人，」機器人說，「我奉命來通知你，主人很快會以顯像和你見面。」

「顯像嗎，小子？」

「是的，主人。在此之前，你或許想再用些點心。」

於是，貝萊身邊又出現了一杯粉紅色飲料，這回還多了一盤剛出爐且香氣四溢的糕點。

貝萊重新坐下，謹慎地嘗了一口飲料，便放了回去。那些糕點摸起來硬硬的，而且有點燙，不過外面的脆皮入口即化，而內餡則更熱更軟。由於味道特殊，他吃不出裏面是些什麼，不禁納悶那是不是索拉利特產的香料或作料。

然後，他聯想到地球上那些種類貧乏的酵母食物，不禁突發奇想，或許可以發展一些酵母菌種，專門模仿外圍世界農產品的味道。

但他的思緒突然中斷了，因為就在這個時候，社會學家奎摩特竟憑空出現在他面前。這回是在他面前！他坐在一張較小的椅子上，而且顯然是在另一個房間裏，因為他周圍的墻壁以及地板都和貝萊這邊有極大的差異。他現在面露笑容，臉上的細紋因此加深，但吊詭的是，這使得他的雙眼更有生氣，整個人也顯得年輕不少。

他說：「萬分抱歉，貝萊先生。我本以為自己一定能忍受這種事，沒想到那只是我的妄想。或許可以這麼說，剛才我已經瀕臨崩潰，而你的話起了臨門一腳的作用。」

「到底是哪句話，博士？」

「你說什麼面對面——」他搖了搖頭，還伸出舌頭很快舔了舔嘴脣，「我還是別說的好，我想你該了解我的意思。這句話令我想到一幅極其鮮明的畫面，我們兩人在呼吸——呼吸彼此的空氣。」這位索拉利人哆嗦了一下，「你不覺得惡心嗎？」

「我好像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這種習慣似乎骯臟得很。剛才你這麼說的時候，我腦海中就浮現出那個惡心的畫面。我覺悟到你我畢竟還是待在同一個房間裏，即使我沒有面對著你，從你肺中吐出的空氣還是會來到我身邊，甚至進入我體內。而我又是那麼敏感……」

貝萊說：「索拉利所有的空氣分子都進入過成千上萬人的肺臟。耶和華啊！此外還曾待過動物的肺和魚鰓裏面。」

「那倒是真的，」奎摩特無可奈何地搓著臉頰，「但我一直避免做這方面的聯想。然而，當你真正和我共處一室，我便覺得事情發生到自己頭上了，你我不斷在呼吸彼此的空氣。現在換成顯像，說也奇怪，我就輕松多了。」

「我仍在這棟房子裏，奎摩特博士。」

「所以我才說自己也覺得奇怪。你我仍舊待在同一棟房子裏，但僅僅因為改用三維顯像，一切就變得不同了。現在，我至少明白了和陌生人見面是什麼感覺，我再也不會試第二次了。」

「聽來你好像是在進行見面的實驗。」

「就某方面而言，」這位太空族答道，「我想的確可以稱之為實驗，只不過動機並不強。我得到了很有趣的結果，雖說也是很不舒服的結果。這是個有價值的測試，或許我該記錄下來。」

「記錄什麼？」貝萊茫然地問。

「我的感覺啊！」奎摩特和對方交換著茫然的目光。

貝萊嘆了一口氣。牛頭不對馬嘴，始終牛頭不對馬嘴。「我會這麼問，是因為我假設你有什麼測量情緒反應的裝置，或許是腦電儀吧。」他作勢四下望了望，「不過我想，你用的應該是袖珍型，不需要電線連接。我們地球上就沒有這種好東西。」

「我相信，」這位索拉利人硬邦邦地說，「我不需要任何裝置，就能評估自己的感覺，因為它太明顯了。」

「這當然沒錯，但定量分析……」貝萊只說到這裏。

奎摩特氣咻咻地打岔道：「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麼。不管了，我打算告訴你另一件事，其實，那是我自己的理論，書裏面讀不到的，而我自己相當引以為傲……」

貝萊問：「到底是什麼呢，博士？」

「啊，就是索拉利文明是在模仿地球過去的某個文明。」

貝萊嘆了一口氣。倘若不讓對方一吐為快，想得到對方的合作恐怕難上加難。於是他問：「哪個文明？」

「斯巴達！」奎摩特抬起頭來，一頭白發被燈光照得熠熠生輝，幾乎像是一道光暈，「我肯定你聽說過斯巴達！」

貝萊不禁鬆了一口氣。年輕的時候，他對地球的古代史十分感興趣。（這個主題對很多地球人都有吸引力——那是地球的黃金時代，因為當時的地球唯我獨尊，地球人就是主人，因為太空族根本不存在。）話說回來，地球的古代範圍太大了，奎摩特很可能會說出一個他沒聽過的名詞，那貝萊可就尷尬了。

現在，他可以審慎地答道：「對，我看過這方面的膠卷書。」

「很好，很好。且說全盛期的斯巴達，人口結構相當特殊：真正的斯巴達公民少之又少，那些叫作庇裏阿西人的二等公民反而較多，其餘絕大多數的人口則是奴隸，也就是所謂的希洛人。希洛人和斯巴達人的比例是二十比一，而這些希洛人都是人類，擁有人類一切的情感和一切的優缺點。

「為了確保為數眾多的希洛人無法造反，斯巴達人個個成了軍事專家，經年累月過著戰爭機器的生活。而斯巴達社會的努力並未白費，希洛人的叛變從來沒有成功過。

「我們這些住在索拉利的人類，就某方面而言，和斯巴達人沒有兩樣。我們有我們的希洛人，只不過我們的希洛人並非人類，而是機器。雖然它們和我們的比例是兩萬比一，遠超過希洛人和斯巴達人的二十比一，但是它們不可能叛變，我們根本不必擔心。所以說，我們享有斯巴達人那種高高在上的好處，卻不必犧牲時間精力來強化自己的統治。反之，我們可以模仿雅典人，過著充滿藝術和文化的生活。雅典是和斯巴達同一個時代……」

貝萊說：「我也看過關於雅典的書籍。」

奎摩特越講越興奮。「文明始終是一種金字塔結構。當一個人逐漸爬向社會階級的頂端，就會有越來越多的閑暇、越來越多的機會追求幸福快樂。可是你爬得越高，就會發現和自己同樣幸運的人越來越少。總會有些人遭到剝削，那是無可避免的。還有別忘了，不論金字塔底層的人實際上過得多好，相較於頂端那些精英，他們仍是遭到剝削的一羣。比方說，即使最窮困的奧羅拉人，他們的日子也好過地球上的貴族，但是和奧羅拉貴族相較之下，他們就成了被剝削階級。他們拿來作比較的，一定是在自己的世界上當家做主的那些人。

「因此在一般的人類社會中，社會摩擦總是免不了的。所有的社會革命運動，以及預防那些革命的反制行動，或是壓制那些革命的戰事，都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禍。翻開歷史，這樣的事例層出不窮。

「而在索拉利，人類首度全部站上金字塔的頂端，遭到剝削的全是機器人。自從蘇美人和埃及人發明城市以來，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項發明；我們首度發明了一種新的社會，一個真正的新社會。」

他帶著微笑，靠回椅子裏。

貝萊點了點頭。「這個理論你發表了嗎？」

「將來或許會吧。」奎摩特裝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樣，「現在我還沒有這個打算。這是我生平的第三個成果。」

「另外兩個成果也這麼博大精深嗎？」

「其實都和社會學毫無關係。我曾經當過雕刻家，你四周的這些作品——」他指了指那些雕像，「都是我親手做的。此外我還當過作曲家。但後來我逐漸上了年紀，而且瑞坎恩・德拉瑪一直強烈主張純藝術比不上應用藝術，於是我決定轉攻社會學。」

貝萊說：「聽你的口氣，德拉瑪似乎是你的好朋友。」

「我們認識。活到我這個年紀，一定會認識索拉利上所有的成年人。但我沒有理由否認我和瑞坎恩・德拉瑪其實很熟。」

「德拉瑪是個怎樣的人？」說也奇怪，一提到這個名字，貝萊腦海中竟浮現出嘉蒂雅的身影，下一刻，那段不愉快的回憶便湧上心頭——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時候，她被自己氣得五官都扭曲了。

奎摩特顯得有點若有所思。「他是個傑出人士，一心一意守護著索拉利和它的社會制度。」

「換句話說，是個理想主義者。」

「對，完全正確。這一點，光從他自願擔任——擔任胎兒工程師就看得出來。你可知道，這就是一門應用藝術，而我已經說過他對應用藝術的偏好。」

「這種自願行為不尋常嗎？」

「你不覺得嗎——但我忘了你是地球人。是的，很不尋常。這是一種必須有人做卻找不到自願者的工作。通常，我們必須指派一個人接任這個職位，為期若干年，而中選的人都高興不起來。德拉瑪卻自願終身堅守這個崗位。他覺得這個工作太重要了，不該硬塞給那些不情願的人。他曾經想說服我也投入這一行，但我當然不會自願做這種事，我絕不可能做這麼大的犧牲。不過對他而言，犧牲或許更大，因為他注重個人衛生到了近乎偏執的程度。」

「他的工作到底是什麼性質，我仍不確定自己是否已經了解。」

奎摩特的雙頰微微泛紅。「這個問題，你是不是跟他的助理談比較好？」

貝萊說：「如果在此之前，有人願意告訴我德拉瑪有個助理，我一定早就這麼做了，博士。」

「我對此表示遺憾，」奎摩特說，「但他有助理這件事，同樣反映出他多麼重視社會責任。以前這個職位是沒有助理的，然而，德拉瑪覺得有必要找個適當的後生晚輩，由他親自負責訓練，以便將來繼承這個職位，因為總有一天他會退休，或是，嗯，死去。」這位老者重重嘆了一口氣，「他比我年輕得多，竟然先我而去。我曾經跟他下過好多盤棋。」

「你們怎麼下棋？」

奎摩特揚起雙眉。「最普通的方式。」

「你們面對面？」

奎摩特露出驚恐的表情。「多麼可怕的想法！就算我能忍受，但哪怕只有一秒鐘，德拉瑪也絕對不會答應。身為胎兒工程師並未使他的感覺變得遲鈍，他是個吹毛求疵的人。」

「那麼你們……」

「跟任何人一樣，用兩個棋盤來下。」這位索拉利人突然聳了聳肩，一副寬大為懷的模樣，「好吧，你是地球人。我的棋步記錄在他的棋盤上，反之亦然，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一件事。」

貝萊又問：「你認識德拉瑪夫人嗎？」

「我們以顯像見過幾次。她是一名力場彩繪師，你知道吧，她的一些畫作我也看過。可以說很精緻，但只能算新奇，談不上原創性。話說回來，那些作品挺有趣的，看得出她有個敏銳的心靈。」

「你覺得，她有這個能耐殺害她的丈夫嗎？」

「我從未想過這個問題。女人是一種匪夷所思的動物。不過，此事幾乎沒有什麼爭辯的餘地，對不對？只有德拉瑪夫人能夠貼近瑞坎恩，然後把他殺掉。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瑞坎恩絕不會因為任何理由而讓第二個人見到他。他極度吹毛求疵，但我或許不該用這幾個字。他沒有絲毫不正常，沒有任何一點點反常。他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

「你答應見我，難道你會說這是反常嗎？」貝萊問。

奎摩特答道：「對，我想我會這麼說。我應該說我自己有點戀臟癖。」

「德拉瑪會不會是由於政治因素遭到謀殺的？」

「什麼？」

「我聽說他自稱為傳統主義者。」

「喔，我們都是啊。」

「你的意思是，索拉利上並沒有什麼非傳統主義者的團體？」

「我敢說還是有些人，」奎摩特慢慢說道，「他們認為太過擁抱傳統主義是危險的。對於我們的稀少人口，對於其他世界的人數遠遠超越我們，他們有點過度擔心。他們認為，萬一其他外圍世界打算發動侵略，我們將毫無招架之力。這麼想可真是愚蠢，好在這些人為數不多，我並不認為他們有什麼力量。」

「你為什麼說他們愚蠢呢？在人數居於如此劣勢的情況下，索拉利有什麼辦法保持勢力的均衡？你們有什麼新武器嗎？」

「武器，當然有，但一點也不新。我提到的那些人，他們不只愚蠢，根本就是瞎子，竟然沒看到這個武器一直在發揮作用，而且威力無窮。」

貝萊瞇起眼睛。「你不是在開玩笑？」

「當然不是。」

「你了解這種武器嗎？」

「其實大家都了解。只要動動腦筋，你也不難想通。或許因為我是社會學家，所以比大多數人更容易看出來。沒錯，它並不是一般的武器。它不會殺人也不會傷人，但它的威力仍強大無比。正因為沒有人注意到，所以它的威力就更強大了。」

貝萊有點惱火地說：「這個非致命武器到底是什麼？」

奎摩特答道：「正子機器人。」

## 第十一章育場

貝萊覺得一股寒意。正子機器人是太空族超越地球人的象徵，稱之為武器綽綽有餘。

他盡量保持聲音的沉穩。「這是一種經濟武器。索拉利對其他外圍世界很重要，沒有索拉利就沒有先進的機器人，所以你們當然不會受到侵略。」

「這點顯而易見。」奎摩特無精打采地說，「它有助於我們保持獨立的地位。但我指的卻是另一件事，一件更微妙、範圍更廣的事。」奎摩特的目光停留在自己的指尖上，他的心思則顯然在神遊物外。

貝萊問道：「這也是你發明的社會學理論嗎？」

奎摩特難掩驕傲的神色，那種欲蓋彌彰的表情令對面的地球人幾乎忍俊不禁。

這位社會學家說：「的確是我發明的理論。據我所知，原創性百分之百，但如果你仔細研究外圍世界的人口數據，這個結論其實很明顯。首先我要強調，正子機器人自從問世後，在銀河各個角落都越來越受重用。」

「地球例外。」貝萊說。

「慢著，慢著，便衣刑警。我對你們的地球所知不多，但我起碼知道機器人也進入了你們的經濟體系。你們地球人通通住在大城裏，你們的行星表面幾乎毫無人煙。所以，是誰在經營你們的農場和礦場？」

「機器人。」貝萊大方地承認，「但如果說到這一點，那麼博士，最初發明正子機器人的正是地球人。」

「是嗎？你確定？」

「你可以去查，此事千真萬確。」

「真有趣。但機器人在那裏最沒有發展。」社會學家若有所感地說，「或許是因為地球的人口太多，所以需要的時間特別久。對，沒錯……話說回來，連你們的大城裏也已經有機器人了。」

「是的。」貝萊說。

「現在要比——例如比五十年前更多。」

貝萊不耐煩地點了點頭。「是的。」

「那就對了，差別僅僅在於時間因素而已。機器人會逐漸取代人工，這樣的經濟體系是一條單行道；機器人越來越多，而人類越來越少。我曾經非常仔細地研究過人口數據，把它們畫成圖解，並做了一些外推。」他突然住口，彷彿吃了一驚，「啊，這就是把數學應用到社會學上，對不對？」

「對。」貝萊說。

「而且，似乎有些深刻的意義，我得好好想一想。總之，這些都是我得到的結論，而我確信正確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一個接受機械勞工的經濟體系中，機器人對人類的比例一律會直線上升，任何試圖避免這個趨勢的法規命令都是徒勞的。上升的速度雖然緩慢，可是永遠不會停止。起初人口會顯著增加，但機器人增加的速度卻快得多。一旦達到某個臨界點之後……」

奎摩特又頓了頓，然後說：「我們這麼講吧。我很想知道有沒有決定臨界點的精確方法，例如能否真的定出一個數值來。這又要用到你喜歡的數學了。」

貝萊顯得坐立不安。「達到臨界點之後又會怎樣，奎摩特博士？」

「啊？喔，那個世界的人口會開始真正下降，整個行星會趨近真正的社會穩定性。奧羅拉一定會這麼發展，就連你們的地球也會。地球或許還需要好幾個世紀，但遲早必定會發生的。」

「你所謂的社會穩定性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索拉利這裏的情形。在這樣的世界上，人人屬於悠閑階級。所以其他的外圍世界都沒什麼好怕的。或許只要再等一個世紀，它們就會通通變成索拉利。我猜就某個角度而言，那將是人類歷史的終點，至少可以說是大功告成。終於，人類終於擁有了他們所需要的和想要的一切。你知道嗎，我曾經讀到一句話，內容和追求幸福有關，但我並不知道真正的出處。」

貝萊語重心長地說：「所有的人類『秉造物者之賜，擁諸無可轉讓之權利，包含生命權、自由權與追尋幸福之權。』」

「你說對了。它到底出自哪裏？」

「某個古老的文獻。」貝萊說。

「你可知道在索拉利，以及將來在整個銀河，這句話該如何修正嗎？追尋將會結束。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會變成生命權、自由權以及幸福權。不必追尋，就有幸福。」

貝萊冷冷地說：「或許吧，但你們索拉利剛剛發生兩樁兇案，一死一重傷。」

此話一出口，他幾乎立刻反悔了，因為奎摩特的表情活像被甩了一巴掌。這位老者垂著頭說：「我已經盡可能回答你的問題了。你還希望我做些什麼嗎？」

「沒有了，謝謝你，博士。很抱歉，對於你痛失摯友這件事，我對你造成了二度傷害。」

奎摩特慢慢抬起頭來。「我很難再找到另一位棋友了。他赴約一向萬分準時，而且他的棋品極佳。他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

「這我了解。」貝萊柔聲道，「我能否使用你的顯像儀，聯絡我要去見的下一個人？」

「當然可以，」奎摩特說，「我的機器人供你差遣。現在我要告退了，顯像結束。」

奎摩特消失後還不到三十秒，便有個機器人來到貝萊身邊。貝萊不禁再度大感好奇，想不通它們是如何接受指揮的。他記得奎摩特在告退之前，曾經伸手按向一個開關，此外什麼也沒做。

或許那是一種相當概略的訊號，內容僅說：「執行勤務！」或許機器人時時刻刻都在用心聆聽，當人類有需要時，它們總是第一時間知曉。如果附近的機器人（無論身軀或心智）並不適合執行那件任務，整合機器人的無線網絡便會啟動，以便挑選最適當的機器人出馬。

一時之間，貝萊把眼前的索拉利想象成一張「機器人網」，它的網眼雖然很小，但還在繼續縮小之中，而所有的人類全住在這網子裏。他還想到奎摩特說過每個世界都會變成索拉利，那豈不是處處都會出現這些越收越緊的網，連地球也逃不掉，最後……

這時，剛剛進來的那個機器人突然開口，打斷了他的思緒。「我隨時能替您服務。」它說得輕聲細語，表現出身為機器應有的敬意。

貝萊說：「你知道如何聯絡瑞坎恩・德拉瑪生前的工作場所嗎？」

「知道，主人。」

貝萊聳了聳肩。他總是忘記避免提出這些沒用的問題。機器人當然知道，沒什麼好問的。他忽然想到，若想真正有效率地指揮機器人，你得先成為專家，成為機器人學家纔行。於是他不禁好奇，一般的索拉利人表現如何呢？或許只是平平吧。

他說：「聯絡那個地方，找德拉瑪的助理講話。如果助理不在那裏，不管他在天涯海角，也要把他找出來。」

「是的，主人。」

機器人正要轉身離去，貝萊又從後面把它叫住。「慢著！現在那裏是什麼時間？」

「大約0630時，主人。」

「早上嗎？」

「是的，主人。」

貝萊再度起了反感，一個世界怎麼會任由太陽的起落決定一切。這就是赤裸裸生活在行星表面的壞處。

他自然而然聯想到地球，連忙收回了思緒。專注於手邊工作時，他能把自己控制得很好。如果任由鄉愁滋長，那他可就毀了。

他說：「不管了，小子，聯絡那個助理，告訴他這是公事——然後叫另一個小子拿點喫的來。一份三明治，一杯牛奶就行了。」

他心事重重地嚼著那份夾有某種燻肉的三明治，同時不知不覺地想到，在葛魯爾出事後，丹尼爾・奧利瓦一定會認為每樣食物都很可疑。而且，丹尼爾的想法或許沒錯。

然而，他喫完了三明治，並沒有什麼不良的後果（至少沒有立即的反應），於是開始一口口呷著牛奶。他並未從奎摩特身上問出他想知道的事，可是仍有意料之外的收獲。他在心中稍加整理後，覺得自己學到的還真不少。

沒錯，兇案的線索仍舊零零星星，但他對大環境的了解卻突飛猛進。

機器人回來了。「那位助理願意顯像，主人。」

「很好，有沒有碰到什麼困難？」

「助理仍在睡覺，主人。」

「不過，現在醒了吧？」

「是的，主人。」

這時，那位助理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帶著一臉的慍怒坐在牀上。

貝萊猛然後退，彷彿面前毫無預警地升起一道力場屏障。他又沒有問對問題，以致又一次錯失了重要的訊息。

誰也沒有想到要特別告訴他，瑞坎恩・德拉瑪的助理是一名女性。

她的頭發凌亂，但看得出頗為濃密，而且比太空族一般的古銅色來得深。她有一張圓臉，一點點蒜頭鼻，下巴則相當大。只見她伸手慢慢抓了抓腰部上方，貝萊馬上擔心牀單會溜下來——他聯想到了嘉蒂雅在進行顯像時的開放作風。

這種幻滅的經驗令貝萊覺得五味雜陳。地球人總是假設所有的太空族女性都是美女，而嘉蒂雅當然是個強有力的例證。不過面前這位，即使以地球的標準，也只能算平庸而已。

因此當她開口之際，貝萊難以相信她低沉的嗓音居然那麼迷人。她說：「喂，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鐘？」

「我知道。」貝萊說，「但既然馬上要去見你，我覺得應該先通知你一下。」

「見我？老天啊——」她瞪大眼睛，伸手按著下巴。（她手上戴著一枚戒指，這是貝萊在索拉利上見到的第一項個人飾物。）「慢著，你該不會是我的新助理吧？」

「不是，和那件事完全無關。我是來調查瑞坎恩・德拉瑪死因的。」

「喔？好，那就調查吧。」

「你叫什麼名字？」

「克蘿麗莎・康特羅。」

「你為德拉瑪博士工作多久了？」

「三年。」

「我猜你現在應該是在工作場所。」（這麼含糊的說法，連貝萊自己都有點心虛，但他實在不知道胎兒工程師上班的地方該怎麼稱呼。）

「你是指我是否在育場裏？」克蘿麗莎憤憤地說，「我當然在這裏。自從老闆玩完了，我就沒有離開過，而且，看來，除非他們指派一個新助理給我，否則我休想離開。對了，你能不能幫這個忙？」

「很抱歉，女士，我在這方面毫無影響力。」

「我就知道白問了。」

克蘿麗莎拉開被單下了牀，一點也沒有害羞的意思。她穿著一件單套的睡衣，只見她將手伸到頸際，摸索著睡衣接縫末端。

貝萊趕緊說：「慢著。如果你同意和我見面，我們立刻可以結束顯像，然後你就能私下換衣服了。」

「私下？」她努出下脣，用好奇的目光望著貝萊，「你很吹毛求疵，是不是？就像老闆一樣。」

「你願意和我見面嗎？我想參觀一下這座育場。」

「我不明白你為何要見我，但如果你想透過顯像參觀育場，我可以擔任向導。我很高興有機會打破例行作息，但請容我先梳洗一番，處理些雜事，順便讓自己更清醒一點。」

「我不想透過顯像，我想要親眼觀看一切。」

這位女士把頭偏向一側，敏銳的眼神透出職業的好奇心。「你是不是哪裏不正常？你上次接受基因分析是什麼時候的事？」

「耶和華啊！」貝萊咕噥道，「聽好，我叫以利亞・貝萊，是從地球來的。」

「從地球來的？」她激昂地喊道，「老天啊！你來這裏做什麼？這是個精心設計的玩笑嗎？」

「我可沒開玩笑。我是應邀前來調查德拉瑪死因的。我是一名便衣刑警，一名警探。」

「你的意思是那種調查啊。但我以為大家都知道兇手就是他太太。」

「不，女士，我心中仍舊存疑。可否請你允許我親自造訪你以及那座育場。你該了解，身為地球人的我對顯像並不習慣，它令我覺得不舒服。我有安全局長簽發的文件，準許我親訪本案的關係人。如果你想看，我這就拿出來。」

「看看吧。」

於是，貝萊將那份官方文件舉到她的「眼前」。

她搖了搖頭。「親訪！真臟呀。話說回來，老天啊，這份工作已經臟透了，我會在乎再臟這一點嗎？不過，你給我聽好，千萬別靠近我，一定要和我保持一大段距離。若有必要，我們大可扯開嗓子交談，或是派機器人傳話。你了解了嗎？」

「我了解了。」

在顯像中斷的那一瞬間，她的睡衣剛好齊中裂開，貝萊還聽到她咕噥了一聲：「地球人！」

「這樣夠近了。」克蘿麗莎說。

此時貝萊和這位女士相距約二十五英尺。「這個距離我能接受，但我想趕緊進屋去。」

無論如何，今天的情況還算不賴。他已經不怎麼在乎飛行了，但是沒必要把自己逼到極限。他很想扯扯衣領，讓呼吸更順暢些，最後還是忍住了。

克蘿麗莎犀利地問道：「你哪裏不對勁？好像虛脫了。」

貝萊說：「我不太習慣戶外。」

「那就對了！地球人！你們一定要被關在籠子裏。老天啊！」她伸出舌頭舔了舔嘴脣，彷彿喫到什麼味同嚼蠟的東西，「好，那就進來吧，不過你得先讓我騰出位子。好了，請進。」

她的頭發現在結成兩條粗大的辮子，再以繁復的式樣盤在頭頂上。貝萊不禁納悶，梳這種頭得花費她多少時間，但他隨即恍然大悟，八成是由那些精準的機械手指代勞的。

她的圓臉被這種發型襯托出一種對稱感，即使談不上美麗，也令人覺得賞心悅目。她臉上並沒有任何化妝，同理，她的穿著也只注重實用性而已。她全身上下幾乎都是深藍色，只有一雙手套例外。那雙手套罩住她半個手臂，淡紫的色調和她的衣服很不協調，顯然並非她平日裝扮的一部分。貝萊注意到手套底下有根手指分外粗大，想必是仍戴著戒指的緣故。

兩人站在房間的兩端，面對面遙遙相望。

貝萊說：「你不喜歡這種事，對不對，女士？」

克蘿麗莎聳了聳肩。「我為什麼要喜歡？我又不是野獸，不過我還能忍受。當你必須接觸……接觸……」她頓了頓，然後翹起下巴，彷彿下定決心要把該講的話大大方方講出來，「接觸兒童，你就會慢慢變得堅強。」她把「兒童」兩字講得特別清楚。

「聽你的口氣，你並不喜歡目前這份工作。」

「這工作很重要，一定得有人做。話說回來，我還真不喜歡。」

「瑞坎恩・德拉瑪喜歡嗎？」

「我猜他也不喜歡，但他從不表現出來。他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

「但他吹毛求疵。」

克蘿麗莎顯得很驚訝。

貝萊道：「是你自己說的。剛才我們以顯像交談時，我說你最好私下換衣服，你就說我像老闆一樣吹毛求疵。」

「喔，好吧，他的確吹毛求疵。即使在顯像時，他也一向不隨便，總是一絲不茍。」

「這並不尋常嗎？」

「不該這樣的。理論上，你應當正襟危坐，但從來沒人理會，顯像時誰也不管這一套。既然並非真正在場，何必那麼麻煩呢？你知道吧？我在顯像時從不自找麻煩，只有見老闆例外。見他的時候，一切都得很正式。」

「你敬重德拉瑪博士嗎？」

「他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

貝萊說：「你將這個地方稱為育場，剛才又提到了兒童。你們在這裏養育下一代嗎？」

「從一個月大開始，每個索拉利胎兒都會被送到這裏來。」

「胎兒？」

「是的。」她皺起眉頭，「我們在受孕後一個月接手，這令你感到尷尬嗎？」

「不會。」貝萊斷然答道，「你能帶我參觀一下嗎？」

「可以，但你要保持距離。」

當貝萊俯視那個狹長房間之際，他自己的長臉絲毫沒有表情。他們是隔著玻璃觀看那個房間的，而在玻璃的另一面，他十分肯定，無論溫度、濕度或無菌程度都在完美的控制之下。放眼望去只見一排排的罐子，裏面盛著成分精準、含有均勻養分的溶液，而一個個小生物就泡在那些罐子裏。生命就在這裏逐漸成長。

那些胎兒可真小，有些還比不上他的半個拳頭。他們個個蜷曲著身子，有著鼓脹的頭顱、正在發芽的四肢，以及逐漸消失的尾巴。

站在二十英尺外的克蘿麗莎問道：「你覺得怎麼樣，便衣刑警？」

貝萊問：「總共有多少？」

「以今天上午來說，共有一百五十二個。我們每個月收進十五到二十個新的，送出同樣多長大的。」

「在這顆行星上，這樣的機構只有你們這一所嗎？」

「沒錯。由於人口只有兩萬，平均壽命又有三百歲，一所育場便足以維持人口的穩定。這棟建築相當新，是德拉瑪博士親自監工建造的，他還對作業流程做了很多改進。現在，我們的胎兒死亡率幾乎等於零了。」

有不少機器人在玻璃罐之間來回穿梭。在每個罐子前它們都停一下，不厭其煩且一絲不茍地檢查各項數據，並仔細觀察其中的微小胚胎。

「誰替那些母親動手術？」貝萊問，「我的意思是，取出那些小東西。」

「自有專人負責。」克蘿麗莎答道。

「德拉瑪博士？」

「當然不是他，我是指真正的醫生。你該不會以為德拉瑪博士會甘願做……唉，算了。」

「為何不能用機器人呢？」

「用機器人動手術？第一法則很難允許這種事，便衣刑警。為了拯救某人的性命，機器人如果有辦法，或許的確會替他割除闌尾，但我相信事後它得經過大修，否則就會成為一堆廢鐵。對正子腦而言，切割人類肌膚是一種相當傷痛的經驗。人類醫生能慢慢克服這種事，即使必須親自到場，他們也受得了。」

貝萊又問：「不過，我注意到是機器人在照顧那些胎兒。你和德拉瑪博士會介入嗎？」

「有時出了錯，例如某個胎兒的發育出了問題，我們就必須介入了。凡是攸關人命的事，不能假設機器人一定會作出正確判斷。」

貝萊點了點頭。「我能想象，太容易因為誤判而鬧出人命了。」

「剛好相反。太容易過度珍惜生命，而救回不該救的。」她說得斬釘截鐵，「身為胎兒工程師，貝萊，我們要確保生出的孩子都很健康，健健康康。但就算父母做了最詳盡的基因分析，也無法保證基因的排列組合通通是好的，更何況還有突變的可能。意料之外的突變，要算是我們最大的挑戰。我們已將突變率降到千分之一以下，可是，這仍意味著平均十年會碰到一次。」

在她的示意下，他跟著她沿著二樓走廊向前走。

她又說：「我帶你去看育嬰室和孩童寢室。他們要比胎兒麻煩得多。在他們身上，我們能讓機器人代勞的工作極為有限。」

「為什麼呢？」

「如果你曾試著教導機器人如何維持紀律，貝萊，你就會知道了。第一法則令它們在這方面幾乎使不上力。千萬別以為孩童不懂這些，他們剛會說話便學到了。我曾見過一個三歲的小孩，光是大喊『別傷害我，你們別傷害我』，就使得十來個機器人動彈不得。唯有極為先進的機器人，才會了解小孩子可能故意說謊。」

「德拉瑪能應付這些小孩嗎？」

「通常都能。」

「他是怎麼做到的？是不是鉆到他們中間，用棍子跟他們講道理？」

「德拉瑪博士？接觸他們？老天啊！當然不會！但他的確會對他們訓話，還會對機器人下達特別指令。我曾見過他以顯像叫住一個小孩，然後讓機器人打他的屁股，前後長達十五分鐘，而機器人真的一直打個不停。這麼幾次之後，那孩子就不敢對老闆造次了。而且老闆這方面很高明，因此一般說來，機器人事後只需要接受例行調整即可。」

「你自己呢？你自己也會走近那些小孩嗎？」

「有時我不得不這麼做。我可沒有老闆的本事。或許有一天，我也能進行遠距離指揮，但如果現在嘗試，我只會毀掉那些機器人。指揮機器人可以算是一種藝術，你知道吧。每當我想到這種事，我是指走近那些小孩，唉，那些小野獸！」

她突然轉頭望著他。「我想你不介意見見他們吧。」

「一點也不介意。」

她聳了聳肩，饒富興味地瞪著他。「地球人！」然後，她重新邁開腳步。「總之，這到底是為什麼呢？你一定會得到嘉蒂雅・德拉瑪是兇手的結論，一定會的。」

「這點我並不肯定。」貝萊說。

「怎麼可能不肯定呢？除了她還會有誰？」

「還有其他的可能，女士。」

「比如說誰？」

「嗯，比如說你！」

克蘿麗莎對這句話的反應令貝萊相當驚訝。

## 第十二章箭靶

她竟啞然失笑。

她笑得越來越大聲，簡直一發不可收拾，直到喘不過氣來才勉強停止，而她那張圓臉幾乎漲成了醬紫色。她靠在墻邊，大口大口喘著氣。

「不，別過來。」她懇求道，「我還好。」

貝萊神情嚴肅地說：「這種事有那麼可笑嗎？」

她試著開口，不料又縱聲大笑起來。最後，她以耳語般的聲音說：「喔，你果然是地球人！怎麼可能是我呢？」

「你很了解他。」貝萊說，「你了解他的習慣，不難策劃這樁謀殺。」

「你以為我見得到他？以為我會走到他身邊，拿東西猛擊他的腦袋？你對這件事根本毫無概念，貝萊。」

貝萊覺得臉都紅了。「你為何不能走到他身邊，女士？你早已適應了——呃——走入人羣。」

「走入這羣小孩。」

「適應是可以循序漸進的。你似乎也能忍受我站在你對面。」

「距離二十英尺。」她以不屑的口吻說。

「我剛剛造訪過另一個人，由於我的出現，他很快便瀕臨崩潰。」

克蘿麗莎板起臉孔來說：「只是程度上的差別。」

「我認為程度上的差別具有重大意義。既然你對孩童早就習以為常，只要假以時日，或許你就有辦法面對德拉瑪。」

「我想要指出一點，貝萊先生，」克蘿麗莎再也沒有被逗樂的樣子，「我有辦法面對誰和此事絲毫沒有關係。德拉瑪博士是個吹毛求疵的人，這方面他幾乎和李比一樣糟。李比喔。即使我有辦法面對他，他也沒辦法面對我。除了德拉瑪夫人，他不容許任何人來到和他面對面的距離。」

貝萊追問：「你提到的這個李比是什麼人？」

克蘿麗莎聳了聳肩。「另一個古里古怪的天才，希望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和老闆一起研究機器人。」

貝萊默默記下這件事，隨即又回到原先的話題。「我們也可以說你擁有動機。」

「什麼動機？」

「他一死，你就能接管這個機構，繼承他的職位。」

「你把這件事稱為動機？老天啊，誰會想要這個職位？索拉利上有這種人嗎？恰恰相反，這剛好是讓他能好好活著的原因，剛好是罩在他頭上的保護傘。你需要找個更好的動機，地球人。」

貝萊伸出食指抓抓脖子，一副信心動搖的模樣。他聽得出這句話頗有道理。

克蘿麗莎又說：「你注意到我的戒指嗎，貝萊先生？」

一時之間，她似乎要脫下右手的手套，最後卻忍住了。

「注意到了。」貝萊說。

「我想，你並不知道它的意義吧？」

「不知道。」他難過地想，自己永遠無法擺脫這種無知的窘境。

「那麼，你可願意上一堂課？」

「只要能幫助我更加了解這該死的世界，」貝萊沖口而出，「我萬分樂意。」

「老天啊！」克蘿麗莎微微一笑，「我猜我們在你眼中，和地球人在我們眼中差不多。全憑想象。啊，這裏有個空房間，我們進去找個地方坐下——不，這房間不夠大。不過，我想這麼辦吧，你去裏面坐，我就站在這裏。」

她朝走廊另一頭走了幾步，騰出空位讓他進屋去，然後又走回來，貼墻站在門口，和他剛好能夠面對面。

貝萊僅僅稍微擔心了一下紳士風度，便一屁股坐下來。他賭氣似的想：有何不可？就讓這個女太空族站著吧。

克蘿麗莎將那雙粗壯的手臂交握胸前，開口道：「基因分析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運作關鍵。當然，我們並不直接分析基因。不過，每一個基因控制一種酶，而我們有辦法分析這些酶。了解酶，就能了解人體的化學；了解人體的化學，就能了解人類。你聽懂了嗎？」

「理論我聽懂了，」貝萊說，「但不明白實際上如何運作。」

「實際運作由這裏負責。當寶寶尚未脫離胎兒期的時候，我們便開始驗血，這就能讓我們有個粗略的估量。理論上，此時我們已能抓出所有的突變，判斷是否要讓寶寶生下來。但事實上，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仍有不足，無法將誤判的可能清除殆盡。或許總有這麼一天吧。總之，寶寶出生後我們會繼續進行切片和體液的化驗。而無論如何，早在他們長大成人之前，我們就會把這些小男生小女生體內的一切完全弄清楚。」

（蜜糖和香料……貝萊腦海中自動浮現出這幾個沒意義的字眼。）

「我們手上的戒指，上面用密碼刻著我們的基因結構。」克蘿麗莎說，「這是個古老的習俗，是從索拉利人尚未採用優生篩選的時代一直流傳下來的。如今，我們每個人都健健康康。」

貝萊說：「可是你仍然戴著戒指，為什麼呢？」

「因為我與眾不同。」她大言不慚，顯得十分自傲，「德拉瑪博士花了很多時間才找到我擔任助理。他需要一個與眾不同的人——心靈手巧、工作勤奮、穩定性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穩定性。換句話說，要能學著接觸小孩，不至於精神崩潰。」

「他自己做不到，對不對？這代表他的穩定性不夠嗎？」

克蘿麗莎說：「可以這麼講，但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不穩定都是良性的。你經常會洗手，對不對？」

貝萊低頭看了看自己的雙手，不用說當然很乾凈。「對。」他答道。

「很好。所謂的不穩定，我想可以比喻成你很討厭弄臟雙手，即使在緊急狀況下，你也無法清理一個充滿油污的機件。話說回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反感讓你能保持幹凈，所以是好事。」

「我懂了，請繼續。」

「沒有了。我的基因健康指數是索拉利有史以來的第三名，所以我戴著這枚戒指。我喜歡隨身攜帶這個光榮紀錄。」

「恭喜你。」

「你不必冷嘲熱諷。這也許不算我的成就，也許只是我的親代基因盲目組合之下的結果，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感到驕傲。因此，誰也不可能相信我會心理變態到殺人的程度，我這種基因做不到。所以別在我身上浪費時間了。」

貝萊聳了聳肩，什麼也沒說。這女子似乎把基因和證據混為一談了，想必其他索拉利人也都會這麼做吧。

克蘿麗莎說：「你想去看那些孩子了嗎？」

「好，謝謝你。」

一條條的走廊似乎沒有盡頭。這顯然是一棟巨大的建築，雖然比不上地球大城內一排排的巨型公寓，但就一個黏在行星表面的獨立建築而言，它想必已經像一座小山。

眼前出現好幾百張嬰兒牀，一個個粉嫩的初生兒或是啼哭，或是睡覺，或是在喫奶。然後，他們又經過幾間遊戲室，看到好些已經會爬的嬰兒。

「甚至到了這個階段，他們也還不算太壞。」克蘿麗莎的口氣有些勉強，「不過他們佔用了很多機器人。在學會走路之前，幾乎一個寶寶就需要一個機器人。」

「為什麼呢？」

「如果欠缺個別照顧，他們會病懨懨的。」

貝萊點了點頭。「對，我想需要關愛是一種無從消除的本能。」

克蘿麗莎皺起眉頭，不客氣地說：「寶寶需要的是照顧。」

貝萊說：「機器人竟然能滿足關愛的需要，倒是令我有點驚訝。」

她猛然轉身面向他，雖然隔著一大段距離，仍能讓對方將她的不悅看得一清二楚。「聽好，貝萊，如果你想拿這些不雅的詞匯困擾我，你不會得逞的。老天啊，別那麼天真。」

「困擾你？」

「我也能說這兩個字，關愛！你想聽更簡潔有力的說法嗎，我照樣敢講，愛！愛！如果你覺得鬧夠了，那就安分點吧。」

貝萊懶得跟她爭辯這些字眼有何不雅，只是說：「那麼，機器人真能好好照顧他們嗎？」

「顯然可以，否則這所育場不會那麼成功。它們跟小孩玩在一起，甚至相親相愛地抱成一團。小孩子並不在乎它們只是機器人。不過，三歲到十歲這個階段，他們就越來越難伺候了。」

「喔？」

「這段年齡的小孩堅持要和其他小孩玩，幾乎毫無例外。」

「我想你們會順他們的意。」

「我們沒辦法，但我們也從未忘記有義務教導他們如何成為成年人。每個小孩都有一間可以關上的房間。打從一開始，他們就一定要自己睡，這點我們很堅持。然後，他們每天都會有一段隔離的時間，而且隨著年齡逐漸增加。到了十歲的時候，孩子就能連續一星期只用顯像。當然，顯像裝置都很精巧，他們在戶外行動時也能使用，而且整天不間斷。」

貝萊說：「你們竟然把本能消除得那麼徹底，這令我很訝異。我看得出你們刻意這麼做，但我仍很訝異。」

「什麼本能？」克蘿麗莎追問。

「羣居的本能。這是最現成的例子。你自己說的，孩子們堅持要玩在一起。」

克蘿麗莎聳了聳肩。「你把這種事稱為本能？不過，即使是又怎麼樣？老天啊，小孩都有懼怕墜落的本能，訓練有素的成年人卻能在高處工作，就算時時刻刻冒著摔落的風險，他們也能克服。你沒看過在高空鋼絲上進行的體操表演嗎？某些世界上還有人住在很高的建築裏。此外，小孩對於巨響也有本能的恐懼，可是你會怕嗎？」

「除非是特殊狀況。」貝萊答道。

「我敢打賭，在萬分安靜的情況下，地球人根本睡不著。老天啊，只要有良好的、持續的教育，無論任何本能都可以被取而代之。總之人類的本能都很脆弱。事實上，只要摸對方向，這種教育會一代比一代容易，這就是一種進化。」

貝萊問：「此話怎講？」

「你看不出來嗎？每個人在發育過程中，都會重演自己的演化史。剛纔看到的那些胎兒，都會經歷一段有鰓有尾巴的時期。這些過程是無法跳過的。同理，小孩子必須經歷一段羣居動物期。但正如胎兒能在一個月內完成相當於一億年的演化，我們的小孩也能很快走過羣居動物期。根據德拉瑪博士的看法，這個過渡階段會一代比一代更短。」

「是嗎？」

「照目前的進度，他估計再過三千年，我們的後代便會直接進入顯像期。老闆還有些其他的想法，他有心把機器人改造成能出手管教小孩，而不至於變得心智不穩定。有何不可呢？今天的管教是為了讓他們明天會更好，這是第一法則的真諦，只要能讓機器人明白這點就行了。」

「這種機器人發展出來了嗎？」

克蘿麗莎搖了搖頭。「只怕沒有。但德拉瑪博士和李比曾經努力研發實驗機型。」

「德拉瑪博士有沒有將這種機型送到他自己的屬地？他對機器人學有多精通，能夠自己進行測試嗎？」

「當然。他經常測試機器人。」

「你知不知道，他遇害的時候，身旁有個機器人？」

「我聽說了。」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機型？」

「這點你得問李比。如我所說，和德拉瑪博士合作的機器人學家就是他。」

「你對此一無所悉？」

「毫無概念。」

「如果你想到了任何事，請讓我知道。」

「我會的。還有，別以為德拉瑪博士只對新型機器人有興趣。他經常提到，總有一天我們能將卵子儲存在液態空氣的溫度下，以待人工受精之用。這麼一來，優生原理便能真正付諸實現，而我們便能徹底消除演化的最後一點遺跡，也就是見面的需要。我不確定自己是否完全贊同他的觀點，但他是個思想先進的人，是個非常優秀的索拉利公民。」

她很快又補了一句：「你想不想到外面去？我們鼓勵五到八歲的小孩多多參與戶外活動，你可以看到實際的狀況。」

貝萊謹慎地答道：「我會試試看。但我也許很快就得回到室內。」

「喔，對，我忘了。或許你根本不想出去？」

「不。」貝萊擠出一個笑容，「我要試著慢慢習慣戶外。」

外面的風很強，令人覺得呼吸困難。就直接感受而言，溫度並不算低，可是那種陌生的感覺——那種衣服貼在身上拍動的感覺，讓貝萊打心底竄出一股寒意。

當他想要開口說話時，牙齒竟然不由自主打戰，他只好一個字一個字迸出來。放眼望去，地平線顯得分外遙遠，而且是一片朦朦朧朧的藍綠色，令他的眼睛很不舒服，唯有收回視線，看看腳邊的小徑，才勉強帶來一點舒緩。更重要的是，他避免抬起頭——除了偶爾飄來的白云以及火辣辣的太陽，天空盡是一望無際的青藍色，顯得空虛無比。

但他並未拔腿飛奔逃回室內，他終究擊敗了這個沖動。

他尾隨在克蘿麗莎後面，保持大約十步的距離。經過一棵樹的時候，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摸起來又粗又硬。好些類似蕨類的葉子在他頭頂迎風飄曳，但他並未抬頭向上望。反正這是棵活生生的樹！

克蘿麗莎喊道：「你覺得怎樣？」

「很好。」

「你從這裏就能看到一羣小孩。」她說，「他們正在進行某種競賽。機器人負責主持這個活動，隨時防範那些小野獸把同伴的眼睛踢出來。真正面對面的時候，就會有這種可能，你知道吧。」

貝萊緩緩揚起目光，沿著水泥小徑向前延伸，逐漸望向草坪和坡地，然後繼續向更遠的地方望去——非常小心——如果開始害怕，他隨時準備收回視線——他用自己的眼睛來感覺——

他看到好些小男生小女生在互相追逐，他們完全不在乎置身於這個世界的表皮，上面只有大氣層和太空。此外，還有個閃閃發亮的機器人靈巧地穿梭其間。他們的嬉鬧聲遠遠傳過來，聽起來只是此起彼落的尖叫。

「他們喜歡這種活動。」克蘿麗莎說，「你推我，我拉你，摔倒了再爬起來，不停地互相接觸。老天啊！他們什麼時候才能長大？」

「年齡較大的在做些什麼呢？」貝萊指了指站在旁邊的另一羣孩童，他們彼此間保持著一定距離。

「在練習顯像。他們並非真正在那裏。但借著顯像，他們可以一起散步，一起聊天，一起奔跑，一起遊戲。除了沒有真正的接觸，什麼都做得到。」

「離開這裏之後，這些小孩會去哪裏呢？」

「去他們自己的屬地。平均來說，索拉利每年的死亡人數大約等於我們的畢業人數。」

「所以他們會去父母的屬地？」

「老天啊，大錯特錯！如果小孩成年時，他的父母正好死去，那可真是天大的巧合。不，哪個屬地空出來，他們就去哪裏。反正，如果有人剛好住進父母遺留的宅邸，也很難說他會不會特別高興——當然，前提是他們知道父母是誰。」

「他們不知道嗎？」

她揚起眉毛。「為什麼要知道？」

「父母不會來這兒探望他們的小孩嗎？」

「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他們為什麼想要來？」

貝萊說：「我可否請你幫我釐清一件事？如果我問某人他有沒有小孩，是不是很不禮貌？」

「這是個敏感的問題，你不覺得嗎？」

「看怎麼說了。」

「我自己不在乎。我的工作就是照顧小孩。別人就不一樣了。」

貝萊問：「你自己有小孩嗎？」

克蘿麗莎吞了一口口水，喉嚨明顯地微微動了一下。「我想這是我自找的，你有權這麼問。我沒有。」

「你已婚嗎？」

「是的，而且我有自己的屬地，要不是這個緊急狀況，我也不會過來這裏。我如果不親自到場，恐怕無法控制所有的機器人。」

她怏怏地轉過身去，然後伸手一指。「有個小孩摔倒了，自然在放聲大哭。」

立刻有個機器人大步向他跑去。

克蘿麗莎說：「機器人會把他抱起來，好好哄慰一番。如果他真受了傷，我就會被找去。」她有點緊張地補了一句：「希望不必我親自出馬。」

貝萊做了一個深呼吸。然後，他注意到左方五十英尺處有三棵樹排成一個小三角形。他朝那個方向走去，松軟的草地踩起來很不愉快，甚至令人覺得惡心。（好像踏著腐屍前進，想到這裏，他險些要作嘔了。）

他來到那三棵樹之間，背靠其中一棵站著。感覺上，周遭彷彿是一圈支離破碎的圍墻。陽光透過樹葉灑下來，成了一串串不連續的搖曳光影，幾乎不怎麼可怕了。

克蘿麗莎原本站在小徑上望著他，這時慢慢向他走來，將兩人的距離拉近了一半。

「我在這裏待一會兒好嗎？」貝萊問。

「沒問題。」克蘿麗莎答道。

貝萊說：「這些孩子離開育場後，如何讓他們和異性交往？」

「交往？」

「彼此互相了解，」貝萊有點擔心該怎麼表達才保險，「以便有機會結婚。」

「那不是他們的問題。」克蘿麗莎說，「他們是由基因分析來配對的，通常在很小的時候就決定了。這是個明智的辦法，對不對？」

「他們總是欣然接受嗎？」

「你是指結婚？從來不會！那是個非常傷痛的過程。一開始，他們必須彼此適應，每天見面一下子，等到反感消失，就會出現奇跡了。」

「萬一他們不喜歡自己的配偶呢？」

「什麼？如果基因分析顯示兩人適合婚配，又有什麼……」

「我了解了。」貝萊連忙說。他想到了地球，不禁嘆了一口氣。

克蘿麗莎說：「你還想知道些什麼嗎？」

如果繼續待下去，貝萊不太相信還能再有什麼收獲。他寧願就此告別克蘿麗莎和胎兒工程學，以便進行下一階段的調查。

他把自己的意思說了出來，就在這個時候，克蘿麗莎突然沖著遠處吼道：「你，小孩，就是你！你在做什麼？」然後，她轉過頭來說：「地球人！貝萊！小心！小心！」

貝萊沒聽清楚她說些什麼，僅僅針對她焦急的聲音作出反應。原本繃緊的情緒突然像是脫了韁，令他感到一陣恐慌。開放空間和無邊天際所帶來的恐懼感頓時爆發了。

貝萊彷彿站在很遠的地方旁觀這一切，他聽見自己發出一些無意義的聲音，又感覺到自己猛然雙膝著地，然後側身慢慢倒下去。

與此同時，他還聽到頭頂傳來一串破空之聲，最後以尖銳的重擊聲收尾。

貝萊閉上眼睛，雙手緊緊抓著浮在地表的小樹根，指甲深深陷入泥土中。

他睜開眼睛（一定只過了一兩秒而已）。克蘿麗莎正在厲聲責罵遠處一個小孩，而她身邊則多出一個默不作聲的機器人。在移開視線之前，貝萊只來得及看到小孩手中抓著一樣弧形的物件，上面好像還綁著一根線。

貝萊氣喘吁吁地掙扎著爬起來。一根亮晶晶的金屬桿插在他靠過的那棵樹上，吸引了他的目光。他伸手向它抓去，很容易便拔了出來，原來並未刺入太深。他看了看尖端，但沒有伸手觸摸。雖然不算尖銳，可是若非他摔倒了，這玩意兒足以刺穿他的肌膚。

他至少試了兩次，才終於能邁開腳步。他一面向克蘿麗莎走去，一面喊道：「你，小孩。」

克蘿麗莎轉過頭來，看得出她漲紅了臉。她說：「這是個意外，你受傷了嗎？」

「沒有！這是什麼東西？」

「它叫弓箭，是用繃在弓上的弦來發射的。」

「像這樣。」那小孩囂張地說，同時向天空射出了一支箭，隨即哈哈大笑起來。他看起來身軀柔軟，頭發顏色很淡。

克蘿麗莎說：「你會受罰的。給我走吧！」

「等一等。」貝萊叫道，「我有些問題。你叫什麼名字？」他一面說，一面揉著被石頭撞傷的膝蓋。

「比克。」他吊兒郎當地答道。

「這支箭是你射的嗎，比克？」

「是啊。」那孩子說。

「你可了解，如果我未能及時閃避，你就會射中我了？」

比克聳了聳肩。「我就是要射你。」

克蘿麗莎連忙接口：「你必須聽我解釋，射箭是一種受到鼓勵的運動。這種競技不需要身體的接觸，男孩一律透過顯像來比賽。我得承認只怕有些孩子會拿機器人當箭靶，他們自得其樂，而機器人又不會受傷。我是這塊屬地上唯一的成人，因此這孩子一定是把你當成機器人了。」

貝萊用心傾聽。他的腦筋漸漸清楚了，而他的長臉因而顯得更加憂鬱。「比克，你以為我是機器人嗎？」他問。

「不，」那小孩說，「你是地球人。」

「很好，走吧。」

比克立刻轉身，吹著口哨跑走了。貝萊轉向那個機器人，問道：「你！那個小孩怎麼會知道我是地球人？還有，他射箭的時候，你沒陪在他身邊嗎？」

「我的確陪著他，主人。我告訴他說你是地球人。」

「你有沒有告訴他『地球人』是什麼意思？」

「有的，主人。」

「地球人是什麼意思？」

「是一種次等人類，他們會傳播疾病，所以不該讓他們來到索拉利，主人。」

「這又是誰告訴你的，小子？」

機器人默然不語。

貝萊又問：「你知不知道這是誰告訴你的？」

「我不知道，主人。它來自我的記憶庫。」

「所以你告訴那孩子，我是個會傳播疾病的次等人類，他就立刻拿箭射我。你為何不阻止他呢？」

「我應該阻止的，主人。我不該坐視人類受到傷害，即使地球人也一樣。但他動作太快，我來不及反應。」

「或許你認為我只是地球人，並非道地的人類，所以有些猶豫。」

「沒有，主人。」

這句話回答得相當篤定，貝萊卻不高興地噘起嘴來。機器人的否認或許誠實不虛，可是貝萊覺得蹊蹺正在這裏。

他又問：「你陪在那孩子身邊做什麼？」

「我替他背箭筒，主人。」

「我能看看那些箭嗎？」

他伸出手來。機器人走到他近前，遞給他十來支箭。貝萊謹慎地將那枝射中樹乾的箭放在腳旁，這才一一檢視其他那些箭。檢查完畢，他將那些箭奉還，再拾起原來那一支。

他問：「你為何刻意拿這支箭給那孩子？」

「沒有特別的原因，主人。他跟我要一支箭，而我剛好摸到這支。他四下尋找目標，然後發現了你。他問我這個陌生人是誰，我便解釋……」

「我知道你是怎麼解釋的。其他那些箭後面的羽毛都是黑色，只有你遞給他的這支是灰色的。」

機器人幹瞪著眼睛，說不出話來。

貝萊繼續問：「你故意引導那小孩來這裏嗎？」

「我們信步走來的，主人。」

地球人貝萊從兩棵樹之間望出去，剛才那支箭就是從這個空隙飛進來的。「有沒有可能，這個叫比克的小孩，他剛好是你們這裏最會射箭的？」

機器人點了點頭。「他是最優秀的射手，主人。」

克蘿麗莎目瞪口呆。「你是怎麼猜到的？」

「不難推想。」貝萊冷冷地說，「請你把這支灰羽箭拿去和其他那些箭比較一下。唯有灰羽箭的箭頭似乎有點油。我不介意說得誇張一點，女士，你的警告救了我一命。我躲過的是一支毒箭。」

## 第十三章機器人學家

克蘿麗莎說：「不可能！老天啊，絕對不可能！」

「我不管你是老天啊還是老地啊。育場裏有沒有什麼可殺的動物？找一隻來，拿這支箭劃它一下，看看有什麼結果。」

「但為什麼會有人想要……」

貝萊厲聲道：「我知道為什麼。問題是，誰乾的？」

「誰也不會幹這種事。」

貝萊再度感到有點頭昏眼花，脾氣也暴躁起來。他將那支箭朝她丟過去，她則低頭盯著它著地的位置。

「撿起來。」貝萊喊道，「你若不想做實驗，就把它毀掉。留它在那裏，萬一讓哪個小孩拿去，就會發生意外。」

她連忙撿起那支箭，用拇指和食指捏著。

貝萊拔腿奔向最近的一扇門，克蘿麗莎緊隨著他進入室內，那支箭一直被她小心翼翼地捏在手上。

進入封閉空間之後，貝萊覺得心情平靜了一點。他說：「毒箭是誰做的？」

「我想不出來。」

「我認為不太可能是那男孩自己做的。你有沒有辦法知道他的父母是誰？」

「我們可以查資料。」克蘿麗莎沉著臉答道。

「所以說，你們的確保有親屬關係的資料？」

「為了基因分析，一定要這麼做。」

「那孩子知道他的父母是什麼人嗎？」

「絕對不知道。」克蘿麗莎斬釘截鐵地說。

「他有沒有什麼辦法查到？」

「他得闖進資料室，那是不可能的。」

「假設有個成年人來訪，想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哪……」

克蘿麗莎面紅耳赤。「幾乎不可能有這種事。」

「假設一下無妨。如果他這麼問，會得到答案嗎？」

「我不知道。其實，他這麼問並非不合法，只是絕對違反習俗。」

「你會告訴他嗎？」

「我會盡量別說。我知道德拉瑪博士不會說，他堅信親屬關係資料應該僅供基因分析。在他之前，或許沒有那麼嚴格……總之，你問這些問題做什麼？」

「我看不出那孩子自己能有什麼動機，所以我想，他可能受了父母的利用。」

「實在太可怕了。」心慌意亂之下，克蘿麗莎不知不覺離貝萊越來越近，甚至伸出手來指著他，「怎麼會發生這些事呢？老闆被殺了，你也險些遭到殺害。在我們索拉利上，誰也沒有訴諸暴力的動機啊。我們要什麼有什麼，所以不會有個人的野心。我們對親屬關係一無所知，因此家族的野心也無從存在。我們個個都擁有健康的基因。」

她隨即做恍然大悟狀。「慢著，這支箭不可能有毒，我不該讓你說服我相信這種事。」

「你為何突然這麼肯定？」

「比克身邊那個機器人絕不會容許他下毒。我無法想象它會做出任何令人類受到傷害的事。這是機器人學第一法則給我們的保證。」

貝萊問：「是嗎？我有點好奇，第一法則到底保證了什麼？」

克蘿麗莎茫然地瞪著他。「你這話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你去化驗一下箭頭，就會發現它有毒。」貝萊幾乎懶得再討論這個問題，他對自己的判斷沒有絲毫懷疑。「你仍舊相信德拉瑪夫人是殺害丈夫的兇手嗎？」他轉換了話題。

「事發當時，她是唯一在場的人。」

「我懂了。可是，當我差點被毒箭射中的時候，唯一在場的成年人則是你。」

她中氣十足地吼道：「我和這件事毫無關係。」

「或許吧。但德拉瑪夫人或許同樣是無辜的。我能使用你的顯像裝置嗎？」

「當然可以。」

貝萊心知肚明，他打算聯絡的人絕非嘉蒂雅。因此，當他聽到自己說出「找嘉蒂雅・德拉瑪」這幾個字，內心感到驚訝不已。

機器人毫無異議地服從命令，開始進行顯像操作。貝萊望著它，心中的詫異有增無減，怎麼也想不通自己為何下達這個命令。

是因為剛才他們討論到了她這個人？還是因為上回顯像時不歡而散，令他有點不安？或者僅僅由於他看久了克蘿麗莎粗壯的、幾乎可說是中用不中看的體型，因而覺得有必要再瞥嘉蒂雅一眼，才能取得視覺上的平衡？

他在內心替自己辯護：耶和華啊！有時男人必須懂得隨機應變。

嘉蒂雅立刻出現在他面前。由於坐在一張巨大筆直的椅子裏，她顯得比先前更嬌小，而且更無助。她的頭發向後梳，盤成一個鬆鬆的髻。她雙耳都戴了長長的耳環，上面的飾物很像是鉆石。這回她的穿著相當簡單，腰身束得很緊。

她低聲說：「我很高興你又顯像了，以利亞，我一直在設法找你。」

「早安，嘉蒂雅。」（午安？晚安？他不知道嘉蒂雅的當地時間，也無法從她的穿著判斷出來。）「你為什麼一直在找我？」

「為了告訴你，我對上次顯像時的情緒失控感到抱歉。連奧利瓦先生都不知道你在哪裏。」

貝萊眼前突然浮現丹尼爾仍被那些機器人嚴加看管的畫面，差點笑了出來。他說：「別放在心上了。我會在幾小時後去見你。」

「當然沒——見我？」

「真正面對面。」貝萊鄭重其事地說。

她睜大眼睛，指甲陷進柔軟的塑質扶手中。「你這麼做有任何原因嗎？」

「我必須這麼做。」

「我認為沒……」

「你允許嗎？」

她別過頭去。「有絕對的必要嗎？」

「有的。不過，我必須先去見另一個人。你丈夫生前對機器人很感興趣，你跟我提過這件事，我也從別處獲得了佐證。可是，他自己並非機器人學家吧？」

「他學的不是這個，以利亞。」她仍舊避開他的目光。

「但他和一名機器人學家合作，對不對？」

「約珊・李比，」她立刻答道，「他是我的好朋友。」

「是嗎？」貝萊精神為之一振。

嘉蒂雅似乎嚇了一跳。「我不該這麼說嗎？」

「如果是實情，又有何不可？」

「我總是擔心會說錯話，令我自己好像——你不了解我現在的處境，大家都咬定我做了一件壞事。」

「放輕松點。李比怎麼會是你的朋友呢？」

「喔，我也講不清楚。或許原因之一，是他的屬地就在旁邊，顯像幾乎不需要能量，因此我們隨時隨地可以顯像，連自由行動也沒什麼困難。我們總是一起散步，至少以前常這麼做。」

「我不知道你能和別人一起散步。」

嘉蒂雅面紅耳赤。「我是說透過顯像。哎呀，我常常忘記你是地球人。自由行動顯像是指鏡頭跟著我們跑，無論雙方走到哪裏，聯繫始終不會中斷。我們分別在自己的屬地，我走我的，他走他的，但我們始終在一起。」她揚起下巴，「這能帶來許多歡樂。」

然後，她突然喫喫笑了起來。「可憐的約珊。」

「為何這麼說？」

「我想到你以為我們並非透過顯像，而是真正一起散步。他要是知道竟然有人這麼想，一定會氣死。」

「為什麼？」

「這方面他很極端。他告訴過我，打從五歲起就再也不見任何人，一律只用顯像。有些小孩就是這樣。瑞坎恩——」她頓了頓，顯得有點困惑，然後繼續說，「瑞坎恩，我的丈夫，當我提到約珊的時候，他曾對我說，會有越來越多的小孩像他那樣。他還強調這是一種社會進化，不愛用顯像的會逐漸被淘汰。你認為有道理嗎？」

「我沒資格回答這個問題。」貝萊說。

「約珊甚至不肯結婚。瑞坎恩因此很生氣，告訴他這是反社會的行為，而且我們的基因庫需要他貢獻基因，但約珊硬是不肯考慮。」

「他有這個權利嗎？」

「沒——有。」嘉蒂雅頗為遲疑地說，「但他是個非常傑出的機器人學家，你知道吧，而機器人學家在索拉利十分受重視。我猜他們對他特別通融吧。不過，我想瑞坎恩打算終止和約珊的合作。他曾告訴我，約珊是索拉利的敗類。」

「他跟約珊這麼說過嗎？」

「我不知道。他去世前，一直和約珊維持著合作關係。」

「但他認為約珊是索拉利的敗類，因為他拒絕結婚？」

「瑞坎恩曾經說，婚姻是生命中最困難的事，但無論如何要忍受。」

「你怎麼想呢？」

「你指哪方面，以利亞？」

「婚姻，你也認為它是生命中最困難的事嗎？」

她的表情逐漸變得空洞，彷彿她正盡力摘除掛在臉上的情緒。「我沒想過這個問題。」她答道。

貝萊又問：「你原本說總是和約珊・李比一起散步，隨即改口說那是以前的事。所以，你不再和他一起散步了？」

嘉蒂雅搖了搖頭，臉上再度有了表情——悲傷。「對，似乎再也不會了。我聯絡過他一兩次，他總是很忙的樣子，所以我不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這是你丈夫死後的事嗎？」

「不，在那之前，至少好幾個月吧。」

「你會不會認為是德拉瑪博士命令他別再理你？」

嘉蒂雅似乎又嚇了一跳。「他為何要這麼做？約珊又不是機器人，我當然也不是。瑞坎恩為何要對我們下令，我們又怎麼會接受他的命令？」

貝萊懶得再多作解釋了。如果真要解釋，他也只能用地球的詞匯，那會使她越聽越糊塗。萬一她真聽懂了，也只會感到惡心而已。

貝萊說：「只是隨便問問罷了。等我找到李比之後，嘉蒂雅，我會再跟你聯絡。對了，你那裏現在是什麼時間？」脫口而出之後，他立刻後悔了。機器人會換算成地球時間來回答這個問題，但嘉蒂雅說的很可能是索拉利鐘點，而貝萊再也不想表現得那麼無知了。

好在嘉蒂雅並未使用鐘點，只是約略地說：「下午。」

「所以李比的屬地也是下午嘍？」

「是啊。」

「很好，我會盡快再跟你聯絡，到時我們再來安排見面。」

她又猶豫起來。「有絕對的必要嗎？」

「是的。」

她低聲答道：「好吧。」

聯絡李比有點小困難，貝萊利用這個空當又吃了一個三明治——一個原本並未拆封的三明治。不過他越來越謹慎了，在拆封之前，他先仔細檢查了封套，然後又花了很大的力氣，把三明治也好好檢查了一遍。

喫完後，他拿起一個密封的塑膠容器，用牙齒咬出一個開口。那是一罐未完全解凍的牛奶，而他就直接這麼喝了。他悶悶不樂地想到，據說有些無臭無味的慢性毒藥，能夠借著針頭或高壓注射神不知鬼不覺地注入容器內。他隨即覺得這個想法太幼稚，便將它拋在腦後了。

目前為止，這幾樁謀殺都是以最直接的方式進行的。無論是把受害者的頭部打爛、將毒得死十幾個人的毒藥放進杯子裏，或是公然以毒箭發動攻擊，通通算不上精巧的手法。

然後他又（幾乎同樣悶悶不樂地）想到，如果自己一直在許多時區之間跳來跳去，就不可能有規律的用餐時間。而如果這麼持續下去，規律的睡眠也將與他絕緣。

機器人來到他身邊。「李比博士指示你明天再找時間聯絡，他正忙著一件重要的事。」

貝萊跳了起來，高聲吼道：「你去告訴那傢伙……」

他並未說下去。對機器人大吼大叫根本沒用。或者應該說，你想吼想叫當然隨便你，得到的結果卻和輕聲細語沒有兩樣。

他改用平常的語氣說：「你去告訴李比博士——或是他的機器人，如果你見不到他本人的話——就說我正在調查一樁謀殺案，死者是個優秀的索拉利公民，而且跟他有事業上的合作關係。你告訴他，我不能等他把事情做完。然後你再告訴他，如果五分鐘內沒看到他顯像，我馬上飛去他的屬地，一小時內就會跟他面對面。你就用『面對面』這三個字，以免有任何誤會。」

說完，貝萊繼續喫他的三明治。

結果還不到五分鐘，李比——其實是個陌生的索拉利人，但貝萊假定他就是李比——已經在他面前齜牙咧嘴。貝萊也不甘示弱地還以顏色。

身材瘦削的李比站得筆直。他有一雙鼓凸的黑眼珠，令他看起來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更何況這時他的雙眼滿是怒火。他的另一個特徵是一邊的眼瞼有點下垂。

他說：「你就是那個地球人？」

「以利亞・貝萊，」貝萊答道，「C7級便衣刑警，正在負責偵辦瑞坎恩・德拉瑪博士的命案。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約珊・李比博士。你怎麼有這個膽子打斷我的工作？」

「很簡單，」貝萊平心靜氣地說，「這是我的工作。」

「把你的工作拿到別處做去。」

「我得先問你幾個問題，博士。我確信你和德拉瑪博士曾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對嗎？」

李比突然攥起一隻拳頭，朝一個壁爐大步走過去。壁爐上有個小巧的機械裝置，正在進行著繁復的週期運動，令人看得眼花繚亂。

顯像的鏡頭一直聚焦在李比身上，因此當他走動時，身體始終保持在投影的正中央。相較之下，室內的景物似乎不斷後退，而且伴隨著小幅的起伏。

李比說：「如果你就是葛魯爾堅持要找來的外星人士……」

「正是在下。」

「那你就是我所反對的對象。顯像結束。」

「且慢，別切斷。」貝萊不但猛然提高音量，還猛然伸手指向對方，機器人學家則做了一個明顯的閃避動作，同時扁起嘴來，顯得極其厭惡。

貝萊說：「你該知道，我說要和你面對面，絕非虛張聲勢。」

「別耍地球人的野蠻，拜託。」

「我只是想用最直截了當的方式作個說明。如果我不能透過顯像和你說話，就只好直接去見你了。我會抓著你的衣領，讓你不得不聽我說。」

李比回瞪他一眼。「你是卑鄙下流的野獸。」

「隨便你怎麼講，但我會照我說的來做。」

「如果你試圖侵入我的屬地，我就……我就……」

貝萊揚了揚眉。「就殺了我？你常常做這種威脅嗎？」

「我沒威脅誰。」

「那就開口吧。如果你沒有浪費時間，我們可能已經談得差不多了。你和德拉瑪博士曾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對嗎？」

機器人學家低下頭來。他的肩膀微微起伏，顯示他的呼吸逐漸平穩緩和了。等到再抬頭時，他已經恢復自制，甚至勉強擠出一個短暫而無力的笑容。

「對。」

「據我所知，德拉瑪對新型機器人很感興趣。」

「是的。」

「哪種機器人？」

「你是機器人學家嗎？」

「不是，請別對我說行話。」

「我懷疑自己是否做得到。」

「試試看！比方說，我想他希望能讓機器人有辦法教訓小孩，這牽涉到哪些修改？」

李比稍稍揚了揚眉，然後說：「如果略過所有的細節，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就是要提高C積分的強度，以便影響W65階上的斯氏串聯路徑反應。」

「你在故弄玄虛。」貝萊說。

「這是實情。」

「在我聽來就是故弄玄虛。你還能換個什麼說法嗎？」

「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削弱第一法則。」

「為什麼呢？管教孩子是為了他的將來著想。這理論有什麼不對？」

「啊，為了將來著想！」李比激動得雙眼放光，他似乎越來越不在意對方，越來越能滔滔不絕。「你認為這是簡單的觀念？有多少人會為了美好的將來，而願意接受一點點的不便？我們都知道為了避免胃痛，現在應該少喫點美食；或是為了治療胃痛，現在必須吞下苦口良藥，可是小孩需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學會呢？而你，竟然想要機器人了解這個道理？

「機器人如果打痛小孩，正子腦就會產生很強的幹擾電位。要抵消這個電位，機器人必須明白『為了將來著想』是什麼意思，這需要很多額外的正子徑路才做得到，除非犧牲其他一些電路，否則正子腦的重量會增加百分之五十。」

貝萊說：「所以，你並沒有成功造出這樣的機器人。」

「沒有，我也不太可能成功，任何人都不可能。」

「德拉瑪博士遇害的時候，是不是正在測試這樣的實驗機型？」

「不是那種機型。我們也在研究其他比較實用的機型。」

貝萊心平氣和說：「李比博士，我得多學一點有關機器人學的知識，我要請你教我。」

李比拼命搖頭，原本下垂的眼皮垂得更低了，勉強可以說有點像瞇著一隻眼睛。「機器人學的知識絕非一時半刻能說清楚的，我沒那個時間。」

「縱然如此，你還是必須教我。在索拉利這個世界上，機器人的氣息幾乎無處不在。如果我們需要多花些時間，我就更有必要和你面對面交談。我是地球人，無法透過顯像安心自在地工作或思考。」

在貝萊想象中，李比的強硬態度已經到頂了，但事實則不然。只聽他說：「你們地球人的恐懼癥與我無關，面對面絕無可能。」

「我想你會改變主意的，因為我馬上要告訴你，我想請教你的主要是什麼問題。」

「不會的，沒有什麼能改變我的心意。」

「是嗎？那麼聽好，我堅決相信在正子機器人的發展史上，機器人學第一法則一直遭到刻意的曲解。」

李比彷彿突然抽了筋。「曲解？傻瓜！瘋子！為什麼？」

「為了掩蓋一個事實，」貝萊泰然自若地說，「機器人能夠進行謀殺。」

## 第十四章動機

李比慢慢張大嘴巴。貝萊起初以為他要咆哮一番，後來卻相當驚訝地發現，那是他生平所見最不成功的一個笑容。

李比開口道：「別這麼說，千萬別這麼說。」

「為什麼？」

「因為那是有害的言論，會削弱人類對機器人的信心，任何這類言行都是有害的。不信任機器人是人類的通病！」

他彷彿是在教訓小孩子；彷彿是將一串怒吼刻意輕聲細語地說出來；彷彿他雖然很想祭出死刑，仍先試著勸誘對方浪子回頭。

李比問道：「你對機器人學的歷史清楚嗎？」

「還可以。」

「身為地球人，你應當清楚。你可知道，機器人剛出現的時候，引發了很強的科學怪人情結？人類對機器人充滿疑慮，非但不信任它們，而且心懷恐懼。於是，機器人學幾乎成了一門地下科學。機器人之所以個個內建三大法則，最初就是為了克服這種疑慮，但即便如此，地球上還是不可能發展出機器人化的社會。當初會有人離開地球，移民到銀河其他角落，原因之一就是為了善加利用機器人，好讓人類永遠脫離貧困勞苦。可是，大家對機器人仍有潛在的疑慮，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這種心理便會竄出來作怪。」

「這種不信任機器人的內心掙扎，你自己也經歷過嗎？」貝萊問。

「很多次。」李比繃著臉說。

「莫非這就是你們這些機器人學家願意稍微曲解事實，以便盡可能消除疑慮的原因？」

「我們沒有曲解任何事！」

「比方說，三大法則沒遭到曲解嗎？」

「沒有！」

「我能提出明確的證據。除非你有辦法說服我，否則只要有機會，我就會向全銀河證明這件事。」

「你瘋了。我向你保證，無論你自以為掌握了什麼證據，都一定靠不住。」

「我們是不是該討論一下？」

「如果不太花時間的話。」

「面對面討論？」

李比那張瘦臉扭成了一團。「不行！」

「再見了，李比博士。會有人願意聽我說的。」

「慢著。銀河啊，老兄，慢著！」

「見面？」

機器人學家將雙手舉到下巴附近，晃來晃去了一陣子。只見一隻拇指慢慢鉆進他嘴巴里，就再也沒有出來了。他的眼睛則茫然地望著貝萊。

貝萊心想：他是不是讓自己退回到五歲之前，以便心安理得地和我相見？

「見面？」他又說。

不料李比緩緩搖了搖頭。「我做不到，做不到。」他含著拇指，口齒不清地呻吟，「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吧。」

在貝萊的瞪視下，李比轉過身去面對著墻壁。這個直挺挺的索拉利人終於彎腰了，還將臉孔埋到了顫抖的雙手中。

貝萊說：「好吧，我同意，就用顯像吧。」

李比背對著他說：「失陪一會兒，我馬上回來。」

貝萊利用這段空當去了一趟衛浴間，然後，他從鏡子裏端詳那張剛剛洗過的臉。自己是否逐漸受到索拉利和索拉利人的影響？他心中沒有答案。

他嘆了一口氣，拍下按鍵召來一個機器人。然後，他沒轉頭便說：「除了我正在用的這一臺，育場裏還有其他的顯像儀嗎？」

「另外還有三個機座，主人。」

「那你就告訴克蘿麗莎・康特羅——告訴你的女主人，我要繼續使用這臺，請她別打擾我。用完了，我自會跟她說。」

「是的，主人。」

貝萊回到原來那個房間，顯像儀依舊對準李比剛才現身之處。現在那裏仍是一片空洞，他索性坐下來等待。

不多久李比便出現了，隨著他的腳步，房間彷彿又開始輕微晃動。顯然，鏡頭毫無延遲地從鎖定房中央轉為鎖定他這個人。貝萊想起顯像控制的復雜程度，不禁感到有點肅然起敬。

李比幾乎恢復正常了，這相當明顯。他的頭發梳得服服帖帖，衣服也換過了。他現在穿著一套寬松的服裝，閃閃發光的質料十分吸引目光。他從墻上拉出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你對第一法則到底有什麼獨到的看法？」他一本正經地說。

「我們會遭竊聽嗎？」

「不會，我做了預防。」

貝萊點了點頭。「我先來引述一下第一法則。」

「我看沒必要。」

「我知道，但還是讓我引述一下吧：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怎麼樣？」

「且說剛抵達索拉利時，我是搭乘地面車前往指定給我的屬地。為了避免讓我接觸到開放空間，那輛地面車在行進中完全封閉。身為地球人……」

「這點我知道，」李比不耐煩地說，「但這又和第一法則有什麼關係？」

「駕駛那輛車的機器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我要它打開天窗，它立刻遵命了。根據第二法則，它必須服從命令。我當然覺得很不舒服，好在天窗及時關閉，否則我就要崩潰了。能不能說那機器人傷害了我？」

「它是奉命行事。」李比回嘴道。

「我來引述一下第二法則：除非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的命令。所以你看，我的命令應該無效才對。」

「荒謬。機器人並不知道……」

坐在椅子上的貝萊傾身向前。「啊！這就對了。讓我們把最正確的第一法則說一遍吧：機器人不得在知情的情況下傷害人類，或在知情的情況下因不作為而使人類受到傷害。」

「這個道理大家都懂。」

「我認為一般人並不懂。否則，人人都會了解機器人能進行謀殺。」

李比臉色蒼白。「你有精神病！你是瘋子！」

貝萊凝視著自己的指尖。「我想，凡是不會對人類造成傷害的任務，機器人都會執行？」

「必須有人下令。」李比說。

「是的，當然必須有人下令。而如果有另一個機器人，奉命執行另一件任務，只要這件任務不會對人類造成傷害，我想它也是會執行的？」

「沒錯。」

「有沒有可能，這兩件任務本身對人類都毫無危害，加在一起卻構成了一樁謀殺案？」

「什麼？」李比的表情變得很陰沉。

「我想請教你對這個問題的專業意見。」貝萊說，「我來說一個假設性個案吧。假設某人對機器人說：『把這種液體放一點到某處的一壺牛奶裏。這種液體無毒無害，我只是想知道它對牛奶有何影響。一旦我確定了，便會把那壺牛奶倒掉。等你做完這項工作，把它忘得一干二凈。』」

李比依舊沉著臉，什麼也沒說。

貝萊繼續說道：「如果我叫機器人把那個神祕液體加到牛奶裏，然後拿給某人喝，第一法則會促使它提出質疑：『這個液體到底是什麼？會不會對人類有害？』即使我向機器人保證這麼做絕對安全，第一法則還是會讓它存疑，因而拒絕端出那壺牛奶。然而，如果我告訴它最後會把牛奶倒掉，第一法則就不會介入了。請問機器人會不會服從命令？」

李比開始面露兇光。

貝萊又說：「然而，第二個機器人並不知道那壺牛奶被動了手腳。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它把牛奶倒出一杯給某人喝，而那人就被毒死了。」

李比大叫一聲：「不會的！」

「為何不會？兩件任務本身都是無害的，只有加在一起才會構成謀殺。難道你否認有這種可能性嗎？」

「兇手應該是那個下令的人。」李比吼道。

「如果你追根究底，這麼說當然沒錯。不過，那兩個機器人卻是直接的兇手，是行兇的工具。」

「沒有人會下這種命令。」

「有這種人，而且他真做了。謀殺葛魯爾局長一定就是用這種方法進行的。我想，你應該聽說過這件事了。」

「在索拉利，」李比喃喃道，「每件事都會傳到你耳朵裏。」

「那你就該知道，葛魯爾是在喫晚餐時遭毒害的，而且是當著兩個人的面，除了我自己，還有我的搭檔，也就是來自奧羅拉的奧利瓦先生。你能想出把毒藥送進他嘴裏的第二種方法嗎？當時，他的屬地上沒有別人。身為索拉利人，你一定明白這個事實。」

「我又不是警探，我對犯罪手法一竅不通。」

「我已經告訴你一種了。我想知道它是否可能；我想知道兩個不知情的機器人能否合作完成一件謀殺案。你是專家，李比博士，有這個可能嗎？」

不堪其擾的李比終於答道：「可能。」聲音低到貝萊幾乎都聽不見。

貝萊說：「很好。第一法則的討論到此為止。」

李比瞪著貝萊，只見他那下垂的眼皮慢慢眨了一兩下。他原本緊握的雙手這時已分了開，不過手指依舊彎曲，彷彿那兩隻手仍各握著一隻隱形的手掌。最後，他終於把雙手擺到膝蓋上，直到這個時候，十根指頭才總算放鬆了。

貝萊出神地瞧著整個過程。

李比說：「理論上有可能，僅僅理論上！可是地球人，別那麼容易就把第一法則否定了。想要智取第一法則，你必須對機器人下達非常高明的命令纔行。」

「同意。」貝萊說，「我只是個地球人，我對機器人幾乎一無所知，剛剛我說的那些命令只是舉例而已。在這方面，索拉利人一定比我優秀得多，下的命令也高明得多。這點我很肯定。」

李比恐怕根本沒聽進這句話，他高聲道：「萬一機器人真能用來傷害人類，那就意味著正子腦的功能必須趕緊擴充。或許有人會說我們應當改良人類的品行，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須讓機器人更不容易受騙。

「我們一直有進展，相較於一個世紀前，我們的機器人變得更多元，更專門化，能力更強，而且更加安全了。而一個世紀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的進展。如果船艦的操控裝置能夠內建正子腦，何必還要由機器人操控那些裝置呢？這就是專門化。不過，我們也能朝普遍化發展。何不替機器人裝上可置換的四肢，啊？有何不可呢？如果我們……」

貝萊突然打岔：「你是索拉利上唯一的機器人學家嗎？」

「別傻了。」

「我只是好奇。比方說，除了他的助手，德拉瑪博士就是你們唯一的——呃——胎兒工程師。」

「索拉利上的機器人學家超過二十位。」

「你是最優秀的一位嗎？」

「是的。」李比大言不慚地說。

「德拉瑪生前和你合作過。」

「是的。」

貝萊又說：「據我所知，後來他打算終止和你的合作關係。」

「沒這跡象啊。你怎麼會這麼想？」

「據我所知，他很不認同你的獨身主義。」

「或許吧，他是個典型的索拉利人。然而，這並不影響我們兩人在事業上的合作。」

「換個話題。除了發展新型機器人，你是否也負責製造和修理現有的機型？」

李比答道：「製造和修理的工作主要由機器人執行。在我的屬地上，有一間很大的工廠，以及一間維修廠。」

「順便問問，機器人是否經常需要修理？」

「恰好相反。」

「這是否意味著你們尚未發展出修理機器人的科學？」

「沒這回事。」李比硬邦邦地說。

「那個出現在德拉瑪博士兇案現場的機器人，現在情況如何？」

李比別過頭去，只見他雙眉深鎖，彷彿試圖將一個痛苦的想法鎖在心頭之外。「完全毀了。」

「真的完全毀了？它還能回答什麼問題嗎？」

「什麼也答不出來，百分之百成了廢物。它的正子腦完全短路了，沒有一條徑路完好。想想看！它目睹了一場謀殺，而它竟然無法阻止……」

「對了，它為什麼會無法阻止呢？」

「誰曉得？當時德拉瑪博士正在研究那個機器人，我不知道它被設定成怎樣的心理模式。比方說，他也許正在檢查一個特殊的電路元件，因而命令它暫停所有的運作。這時，如果有個德拉瑪博士和那機器人都絕不會懷疑的人，突然發動致命的攻擊，機器人就很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藉由第一法則電位克服德拉瑪博士的暫停命令。至於這段時間到底有多長，則取決於攻擊的方式，以及德拉瑪博士到底下達了怎樣的命令。此外，我還可以想出十幾個理由，來解釋機器人為何無法阻止那樁謀殺。然而，無法阻止就是違背了第一法則，這就足以把機器人腦中的正子徑路通通燒壞。」

「但機器人既然根本無能為力，它還需要負責嗎？第一法則會要求機器人執行不可能的任務嗎？」

李比聳了聳肩。「盡管你試圖把第一法則說得一文不值，其實它對人類的保護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它絕不允許任何藉口。只要違背第一法則，機器人一定完蛋。」

「這是個普適的規律嗎，博士？」

「所有的機器人普遍適用。」

貝萊說：「我真學到了一點東西。」

「那就再多學一點吧。你剛剛提出的那個理論，什麼兩個無害的機器人加起來就能完成一樁謀殺，對於偵辦德拉瑪博士的命案根本毫無幫助。」

「為什麼？」

「他的死因並非中毒，而是遭到鈍器重擊。必須有人揮動那個兇器，請注意一定是人，而絕非機器人。沒有任何機器人會砸爛人類的頭顱。」

「假設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貝萊說，「某個機器人按下啟動機關的按鍵，讓重物掉到德拉瑪頭上。」

李比冷笑了一下。「地球人，我以顯像看過兇案現場。我也熟悉這則新聞，你該知道，這樁謀殺是索拉利上的大事。所以我很清楚，並無跡象顯示現場架設過什麼機械裝置，或曾有任何重物墜落。」

貝萊說：「所以也沒有什麼鈍器嘍。」

李比挖苦道：「你是警探，找出來啊。」

「既然機器人不可能殺害德拉瑪博士，那麼兇手到底是誰呢？」

「人人都知道兇手是誰。」李比吼道，「他的妻子！嘉蒂雅！」

貝萊心想：至少這點是他們一致的共識。

他提高音量道：「那麼，毒害葛魯爾的機器人又是服從何方神聖的命令呢？」

「我想這……」李比越說越小聲。

「你該不會認為兇手另有其人吧？倘若第一個案子是嘉蒂雅乾的，第二個案子她也一定脫不了干係。」

「沒錯，你說得很對。」他的聲音又恢復了信心，「一定就是這樣。」

「一定？」

「別人通通無法和德拉瑪博士接近到能下殺手的距離。他和我一樣堅決不見人，只不過他對一個人破例，那就是他的妻子，而我則沒有任何例外。我比較聰明。」機器人學家狂笑幾聲。

「我相信你認識她。」貝萊冷不防地說。

「認識誰？」

「她。我們只談論過一個『她』，嘉蒂雅！」

「誰告訴你說我跟她特別熟？」李比追問。他將手舉到喉嚨附近，把衣服的頸部接縫拉下一英寸，好讓呼吸順暢些。

「嘉蒂雅自己說的。你們常常一起散步。」

「是嗎？我們是鄰居，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她算是個挺可愛的人。」

「所以說，你對她有正面評價？」

李比聳了聳肩。「和她聊天是件輕松愉快的事。」

「你們聊些什麼？」

「機器人學。」他有幾分訝異，彷彿這是個意料之外的問題。

「她也聊機器人學嗎？」

「她對機器人學一竅不通，完全不懂！但她聽得進去。而她會說些她自己在玩的力場什麼的，她稱之為力場彩繪。我對那玩意兒提不起勁，但我願意聽聽。」

「你們始終沒有面對面？」

李比露出嫌惡的表情，並未回答這個問題。

貝萊另起爐竈，問道：「她對你有吸引力嗎？」

「什麼？」

「你覺得她對你有吸引力嗎？肉體上的？」

李比瞪大眼睛，連那個不太正常的眼皮都揚了起來。「卑鄙下流的野獸。」他用顫抖的嘴脣吐出這幾個字。

「那就讓我換個方式說吧。你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嘉蒂雅不可愛了？剛才你用了『可愛』兩字，希望你還記得。」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說你曾經覺得她可愛，如今你又相信她謀殺了親夫，所以應該不覺得她可愛了。」

「之前我看錯了她。」

「就算她真是兇手吧，可是在她殺害親夫之前，你便認定自己看錯了人。早在兇案發生前好一陣子，你已經不再和她一起散步了。為什麼呢？」

李比說：「這重要嗎？」

「在被過濾之前，任何事物都是重要的。」

「聽好，如果你要我以機器人學家的身份提供意見，盡管發問，但我可不回答任何私人問題。」

貝萊說：「你和本案的死者以及主嫌都曾經有密切的關係，難道你看不出私人問題是免不了的嗎？你到底為什麼不再和嘉蒂雅散步了？」

李比回嘴道：「我忽然發覺和她沒話可說了，忽然發覺自己太忙了，忽然發覺和她散步沒什麼意義了。」

「換句話說，你忽然發覺她不再可愛了。」

「好，就算是吧。」

「她為什麼突然不再可愛了？」

李比咆哮道：「不為什麼。」

貝萊並不理會對方的激動。「但你仍然十分了解嘉蒂雅，她究竟會有什麼動機呢？」

「什麼動機？」

「誰也沒有跟我提過她的動機。不用說，嘉蒂雅絕不會無緣無故犯下謀殺案。」

「銀河啊！」李比仰起頭來，彷彿準備張口大笑，結果卻沒有。「沒人告訴你嗎？嗯，或許沒有人知道。不過我知道，她告訴過我，她常常跟我說。」

「跟你說什麼，李比博士？」

「唉，她經常和她丈夫吵架，而且吵得很兇。她恨他，地球人。真的沒有人告訴過你嗎？她自己也沒告訴你嗎？」

## 第十五章光雕

貝萊像是眉心著實捱了一記，但他努力表現得若無其事。

從索拉利人的生活方式看來，他們想必將私生活看得神聖不可侵犯。凡是有關婚姻或子女的問題一律上不得臺面。因此他假設，夫妻之間也有可能出現經常性的爭吵，但同樣被視為不可打探的隱私。

可是如果牽涉到命案呢？難道也沒有人甘冒大不韙，詢問嫌犯是否經常和丈夫吵架嗎？而那些知道內情的人，應訊時難道也不會稍微提一下嗎？

嗯，至少李比做到了。

貝萊問：「他們到底吵些什麼？」

「我想，你最好還是問她吧。」

貝萊心想此話有理。他硬邦邦地站了起來。「李比博士，謝謝你的合作。稍後我或許還會需要你的協助，希望能隨時聯絡到你。」

「顯像結束。」剛說完，李比和他那部分的房間立刻消失無蹤。

貝萊竟然不在乎搭飛機穿越開放空間了，這還是生平頭一遭。非但一點也不在乎，而且幾乎有如魚得水的感覺。

他甚至並未想到地球或潔西。離開地球纔不過幾個星期，感覺上卻好像有好幾年了。而他來到索拉利還不滿三天，居然像是已經住了一輩子。

一個人對惡劣環境的適應，真有那麼快嗎？

或者是因為嘉蒂雅的關係？他很快就要見到她，真正地面對面。莫非他的信心正是由此而來，而那種交織著憂慮和期待的古怪感受也同出一源？

她能忍受面對面嗎？他十分好奇。她會不會像奎摩特那般，不到幾分鐘便溜走，然後以顯像求饒？

當他進門時，她正站在狹長房間的另一頭等著他。今天，她幾乎像是印象派畫家筆下的人物，被濃縮到了最本質的成分。

她的嘴脣擦著淡淡的口紅，眉毛輕輕畫了幾筆，耳垂則塗著淡藍色，但除此之外，她臉上未施任何脂粉。她看起來有點蒼白，有些害怕，而且非常年輕。

她淡棕色的頭發向後梳，灰藍色的眼珠顯得有些羞澀。她穿著一身暗藍色的服裝，說是黑色也不為過，只有兩側鑲著細細的白色滾邊。她借著長袖遮住手臂，並戴著一副白手套，外加一雙平底鞋。除了臉龐，她可以說沒有任何肌膚顯露在外，就連脖子都繞著一圈不算起眼的褶帶。

貝萊停下腳步。「這個距離夠近了嗎，嘉蒂雅？」

她的呼吸有點急促。「我差點忘了你真的會來到面前。這和顯像沒什麼差別，不是嗎？我的意思是，只要別想著是面對面就行了。」

貝萊說：「對我而言相當稀鬆平常。」

「在地球上，的確。」她閉上眼睛，「有時我也會試著想象那種情形。到處擠滿了人，你走在路上，身旁總是有其他人，對面還會有人迎面向你走來。幾十個……」

「幾百個。」貝萊說，「你可曾在膠卷書中看過地球的照片？或是在小說中讀到過地球的場景？」

「那種書我們這兒不多，但我讀過以其他外圍世界為背景的小說，在那些世界上，面對面是家常便飯。小說裏沒有什麼新奇感，似乎像是多方顯像而已。」

「小說中的人物會接吻嗎？」

她羞得滿臉通紅。「我不讀那種小說。」

「從不？」

「嗯——你也知道，總會有幾本淫穢讀物私下在流傳，有些時候，僅僅出於好奇——真惡心，我不騙你。」

「是嗎？」

她突然又精神振奮地說：「可是地球不同，上面有那麼多人。你們走在街上，以利亞，我猜你們會碰——碰觸到別人。我的意思是，一個不小心。」

貝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一個不小心，你還會把人撞倒呢。」他想到了捷運帶上那些跳上跳下、你拉我推的青少年，不免竄出一股濃濃的鄉愁。

嘉蒂雅說：「你不必站得那麼遠。」

「我靠近些你受得了嗎？」

「我想還好吧。如果我希望你停下來，會跟你直說的。」

貝萊一步步向她接近，嘉蒂雅一直瞪大眼睛望著他。

她忽然冒出一句：「你想不想看看我的力場彩繪？」

這時貝萊站在六英尺外。他停下腳步打量對方，她看起來既嬌小又柔弱。他試著想象她手中握著一樣東西（到底是什麼？）朝她丈夫的頭顱猛力揮去。他試著想象她在盛怒之下喪失了理智，因而成了殺人兇手。

他必須承認，這是有可能的。只要有合用的武器，並且足夠惱羞成怒，就算她只有一百零五磅，仍然能夠令受害者腦袋開花。貝萊知道有些女殺人犯（當然是在地球上），當她們靜下來的時候，簡直就是小白兔。

他問：「力場彩繪是什麼，嘉蒂雅？」

「一種藝術品。」她答道。

貝萊想起李比曾經提到嘉蒂雅的藝術創作，連忙點了點頭。「我很想開開眼界。」

「那就跟我來吧。」

貝萊謹慎地和她維持著六英尺的距離。這要比克蘿麗莎所要求的距離短得多，還不到三分之一。

他們走進一間亮晃晃的房間，每個角落都映出五顏六色的光芒。

嘉蒂雅顯得很得意。她抬頭望著貝萊，眼神中充滿期待。

雖然貝萊並未開口，他的反應顯然完全符合她的期待。他慢慢轉身，試圖弄清楚自己到底在看些什麼，因為這裏除了光線還是光線，根本沒有任何有形的實體。

一個個環形底座上擺放著一團又一團的光芒。它們彷彿活生生的幾何形體，由無數的彩色線條編織而成，雖然互繞成一個完整的造型，各自仍維持著獨立性。每件作品各有特色，甚至彼此沒有絲毫相似之處。

貝萊為了適當的字眼而搜索枯腸，最後說：「這些作品有什麼意涵嗎？」

嘉蒂雅發出悅耳的低沉笑聲。「你喜歡它們有什麼意涵都行。它們只是一團團會讓你感到憤怒、快樂或好奇的光線，總之會把我在創作時的情緒傳達給你。我可以替你做一個，就像為你畫像一樣。不過或許不會做得太好，因為只是即興創作而已。」

「你願意嗎？我非常感興趣。」

「沒問題。」她快步走向房間的一角，在經過他身邊時，和他相距僅僅數英寸，但她似乎並未注意到。

她來到某個光雕旁，碰了碰它的底座，那個傑作立刻消失無蹤。

貝萊倒抽一口氣，叫道：「別那麼做。」

「沒關係，反正這個我已經看膩了。我還要把其他作品暫時調暗，以免令我分神。」她打開附在墻上的控電盤，調動了一個變阻器，那些五光十色便幾乎看不見了。

貝萊問：「沒有機器人替你做這種事嗎？我是指開關電路？」

「噓，噓。」她有點不耐煩，「我不讓機器人來這裏。這是我的天地。」她皺著眉頭望著他，「我對你不夠熟悉，這是個小麻煩。」

她並未望著那個底座，但她的雙手輕輕放在它的光滑表面上——十指通通彎著，彷彿蓄勢待發。

一根手指開始有了動作，在光滑的表面畫出半個圓弧。一道深黃色的光芒從底座鉆出來，斜斜地一路向上延伸。一旦那根指頭稍微向後退，深黃色便逐漸變淡了一點。

她打量了一下子。「我想它算完成了。一種沒有重量的力量。」

「耶和華啊。」貝萊說。

「你不高興了？」她舉起雙手，那道黃色光芒依舊豎立在原處。

「不，一點也不。但這是什麼呢？你是怎麼做出來的？」

「這可不容易解釋，」嘉蒂雅若有所思地望著那個底座，「因為我自己也不算真正了解。有人告訴我，這是一種光學幻象，實質上是用各種能階所建立的力場。它們來自超空間，真的，因此欠缺普通空間應有的性質。不同的能階，會讓人眼看到不同的色澤。這些色澤和色彩全由我的指尖溫度控制，我只要輕觸底座的適當位置即可。在每個底座裏頭，都藏著各式各樣的控制器。」

「你的意思是，如果我把手指放到那裏……」貝萊走過去，嘉蒂雅隨即讓位給他。他試探性地把食指放到底座上，感到了輕微的震動。

「試試看，動動你的手指，以利亞。」嘉蒂雅說。

貝萊依言照做，底座便冒出一團暗灰色的光芒，把那道黃光給擠歪了。貝萊連忙抽回手指，嘉蒂雅被逗得哈哈大笑，但立刻表示了悔意。

「我不該笑你的。」她說，「真的非常不簡單，就算你練了很久也一樣。」她伸出手來輕輕一拂，速度快到貝萊根本看不清楚，下一刻，他做出的那個怪東西就不見了，只剩下黃光繼續一枝獨秀。

「這手藝你是怎麼學來的？」貝萊問。

「我只是自己不斷嘗試。這是一種新的藝術，你知道吧，只有一兩個人真正精通……」

「而你是最棒的。」貝萊沒好氣地說，「在索拉利，人人都能聲稱自己最棒，或是獨一無二。」

「你不必嘲笑我。我的作品曾經公開展出，我還親自做過示範。」她揚起下巴，她的驕傲是毋庸置疑的。

她繼續說：「讓我把你的光雕做完吧。」她的手指又動了起來。

在她的操弄下，又有幾條彎彎曲曲的光線竄出來，每一條都有著尖銳的角度，而且皆以藍色為主要色調。

「這算是地球吧。」嘉蒂雅咬了咬下脣，「我總是把地球想成藍色，上面擠滿了人，時時刻刻面對面，面對面。顯像則比較接近玫瑰色。這是我的看法，你說呢？」

「耶和華啊，我無法把任何事物想成顏色。」

「無法？」她心不在焉地問，「例如你常說的『耶和華啊』，就像是一小塊紫色。而且帶個尖角，因為通常你都是脫口而出，像射箭一樣。」一小塊紫光冒了出來，很接近底座的正中心。

「然後，」她說，「再加上這個，便大功告成了。」這時憑空出現一個既單調又毫無光澤的藍灰色空心立方體，將整個作品團團圍住。裏面的光線仍舊透得出來，只是暗了不少，像是遭到了囚禁。

貝萊感到一陣難過，彷彿他自己被關了起來，無法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最後這個是什麼？」他問。

嘉蒂雅說：「就是你的圍墻啊。這是你內心最深的感受，你走不出去，你必須待在裏面。你被關在這裏頭，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貝萊又看了幾眼，但就是不敢茍同。他說：「那些圍墻不會一直關著我，我今天就出來了。」

「是嗎？你很自在嗎？」

他忍不住發動反擊。「和你見我的情形差不多。你雖然不喜歡，但還能夠忍受。」

她若有所思地望著他。「你現在想不想出去？跟我一起？去散散步？」

貝萊的直覺反應是：耶和華啊，不要。

她又說：「我從來沒有跟別人散過步，我是指面對面。現在還是白天，而且天氣不錯。」

貝萊望了望以自己為主題的抽象派光雕，然後說：「如果我去，你會把那團灰色拿掉嗎？」

她笑了笑，答道：「我先看看你表現如何。」

在他們離去後，那座光雕仍舊留在原處。它用代表大城的灰色光芒，將貝萊的靈魂牢牢禁錮住。

貝萊有點發抖。一陣微風吹過，令他感到一絲寒意。

嘉蒂雅問：「你冷嗎？」

「之前溫度沒這麼低。」貝萊咕噥道。

「那是因為天色已晚，但這種溫度還不能算冷。你想不想穿外套？我可以叫機器人馬上送過來。」

「不，沒關係。」他們沿著狹窄的人工小徑向前走，他忽然問道：「當初你和李比博士就是在這裏散步嗎？」

「喔不。我們在田野間到處亂逛，不時能聽見動物的聲音，卻很少見到幹活的機器人。不過為了以防萬一，這回你我只能在房子附近走走。」

「萬一什麼？」

「嗯，萬一你想進屋去。」

「或是萬一你受不了面對面了？」

「我真的無所謂。」她不在乎地說。

放眼望去，四面八方全是黃色和綠色的組合。頭上的樹葉隱約傳來陣陣的沙沙聲，周遭不時響起尖銳的鳥叫和刺耳的蟲鳴，地面上則有一團團的黑影。

他特別注意的是那些黑影。其中一個就在他面前，形狀像一個人，而且動作和他自己出奇相似，令人感到毛骨悚然。貝萊當然聽說過所謂的影子，也知道那是怎麼回事，但由於大城裏到處都是間接的照明，他始終未曾特別注意影子的存在。

他知道索拉利的太陽就在背後。雖然他提醒自己千萬別回頭，但他心知肚明，它就在那裏。

太空很大，而且很寂寞，他卻發覺自己深受它的吸引。他心中浮現一個畫面，自己走在一顆行星的地表，頭上有好幾千英里，不，好幾千光年的空間。

這個孤獨寂寞的畫面，為何對他有那麼大的吸引力？他並不想與孤獨寂寞為伴，他想要的是地球，是那些擠滿了人的大城，他渴望那種溫暖和熱鬧。

偏偏這個畫面就是不出現。他試著在心中召喚紐約，召喚其中的嘈雜、擁擠和紛擾，不久他便發現，目前自己所能想到的，就只有這個寧靜且帶有涼意的索拉利星表面。

在有意無意之間，貝萊逐漸向嘉蒂雅走近，直到兩人相距只有兩英尺的時候，他才發覺她露出驚嚇的表情。

「很抱歉。」他立刻邊說邊後退。

她喘著氣說：「沒關係。你想不想往那邊走？那裏有些花圃，或許你會喜歡。」

她所指的那個方向和太陽剛好相反。貝萊默默跟著她向前走去。

嘉蒂雅說：「再過幾個月，一切就會很有趣了。每到溫暖的季節，我就能跳進湖裏游泳，或是在田野間盡情奔跑，跑到再也不想跑的時候，我便會一頭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著。」

她低頭審視自己的穿著。「但今天並不適合這麼做。穿著這身衣服，我只能走路了。文文靜靜地，你知道吧。」

「你喜歡怎麼穿呢？」貝萊問。

「頂多穿個背心和短褲吧。」她一面喊，一面舉起雙臂，彷彿正在享受那種想象中的自由。「有時穿得更少，有時我只穿涼鞋，這麼一來，每寸肌膚都能感受到空氣——喔，抱歉，我冒犯你了。」

貝萊說：「沒有，沒關係。你和李比博士散步時，就是這麼穿的嗎？」

「不一定，要看天氣。有時我穿得非常少，但那只是顯像，你知道吧。我希望你真的了解。」

「我了解。不過李比博士呢？他也穿得很少嗎？」

「約珊穿得很少？」一抹笑容掠過她的臉龐，「喔不，他總是非常莊重。」嘉蒂雅硬擠出一個嚴肅的表情，還瞇著一隻眼睛，把李比的特徵模仿得惟妙惟肖，令貝萊忍不住低聲叫好。

「他是這麼講話的，」她說，「親愛的嘉蒂雅，考慮到一階電位對正子流所造成的效應……」

「他真的和你說這些嗎？機器人學？」

「大多都是。喔，你知道嗎，他可認真呢。他總是想試著教我機器人學，從未放棄過。」

「你學到什麼嗎？」

「什麼也沒學到，半點都沒有。那些話聽起來完全不知所云。他難免會生我的氣，不過每當他罵我，如果我們剛好在湖邊，我就會跳到水裏，用水潑他。」

「用水潑他？我以為你們是在顯像。」

她哈哈大笑。「你真是個地球人。他當然是在自己房裏，或是他自己的屬地。我潑的水碰不到他，但他照樣會閃躲——你看那裏。」

貝萊放眼望去。他們剛繞過一片茂密的樹林，這時已經來到一塊空地。一條條小紅磚道從中穿過，將它切成好幾部分，空地正中央還有個裝飾用的池塘。這裏盛開著無數花朵，排列得井然有序。貝萊在膠卷書中看過照片，因此知道它們就是所謂的花。

那些花和嘉蒂雅製作的光雕可說有些神似，貝萊因而猜想，這個花圃就是她的靈感來源吧。他小心謹慎地摸摸其中一朵，然後四下望了望，發覺紅花和黃花佔了絕大多數。

而在四下張望之際，貝萊瞥見了天際的太陽。

他不安地說：「太陽垂得很低。」

「因為快傍晚了。」嘉蒂雅背對著他叫道。她已經跑到了池塘邊，坐在一張石頭打造的長椅上。「過來，」她一面揮手一面喊，「如果你不喜歡坐在石頭上，站著也無妨。」

貝萊慢慢向前走去。「它每天都會這麼低嗎？」問完這句話，他立刻後悔了。只要行星不斷旋轉，太陽就只有中午才會高懸天頂，上下午一定會比較接近地平線。

他雖然能告訴自己這個事實，卻不能改變心中長久以來的既定想法。他知道所謂的夜晚是怎麼回事，甚至親身經歷過；在這段時間中，整個行星都會安穩地替你擋在太陽前面。他也知道到了白天，仍會有一片片的云朵扮演保護傘的角色。話說回來，每當他想到行星表面，心中總會浮現一幅太陽高掛天際、放出灼熱光芒的畫面。

他回頭很快望了一下，快到僅瞥見太陽一眼，然後他開始尋思：如果自己決定回房去，距離會不會太遠了。

嘉蒂雅指了指石椅的另一端。

貝萊說：「和你的位子很近，不是嗎？」

她將那雙小手一攤。「我已經漸漸習慣了，真的。」

於是他坐下來，面對著她，以免看到太陽。

她忽然上身向後仰，從水裏拉出一朵杯狀的小花——外面是黃色，裏面有著白色條紋，絲毫談不上艷麗。她說：「這是個土生土長的植物。這裏大多數的花，其實都是從地球引進的。」

她小心翼翼地將花遞給他，花柄的斷處仍在滴水。

貝萊同樣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來。「你把它殺死了。」他說。

「只不過是一朵花，這兒有好幾千朵呢。」不料他尚未碰到那朵小黃花，她便突然抽回手去，而且雙眼射出異彩，「還是你想要暗示，既然我能殺死一朵花，也就能夠殺人。」

貝萊好言好語勸道：「我什麼也沒有暗示。能否讓我看看？」

貝萊其實並不想碰那玩意兒。它原本生長在潮濕的泥土中，現在還散發著一股污泥味。這些索拉利人，他們採取那麼謹慎的態度，盡量避免接觸地球人，甚至避免彼此接觸，怎麼會如此隨便地碰觸臟泥巴呢？

貝萊將花柄握在拇指和食指之間，仔細端詳了一番。這朵花由好幾片薄薄的組織所組成，它們源自一個共同中心，然後逐漸向上彎。「杯子」裏則有一個白色的突起，外表看起來很濕潤，邊緣則有些像是黑絲線的東西，正在風中輕微抖動。

她問：「你聞得到它的味道嗎？」

貝萊立刻注意到它所散發的香氣。他將鼻子湊過去，然後說：「聞起來像是女人身上的香水。」

嘉蒂雅用力一拍手，顯得相當開心。「果真是不折不扣的地球人。你真正的意思應該是香水聞起來很像這朵花。」

貝萊懊喪地點了點頭。他對戶外逐漸厭煩了，所有的影子都越來越長，景色則越來越陰暗。可是他堅決不肯示弱。他想要除去圍住自己那尊雕像的灰色光墻。雖說有點不自量力，但他別無選擇。

嘉蒂雅作勢要從他手中取走那朵花，貝萊欣然放手。她一面慢慢扯去花瓣，一面說：「我想，每個女人的味道都不一樣。」

「看她用什麼樣的香水嘍。」貝萊漫不經心地答道。

「想想看，靠近到足以分辨香水的距離。我不擦香水，因為沒有人靠近我。現在是例外。但我想你常常聞得到香水，甚至天天聞到吧。在地球上，你的妻子總是在你身邊，對不對？」她將注意力完全放在那朵花上，皺著眉頭仔仔細細地一瓣瓣將它肢解。

「她並非總是在我身邊，」貝萊說，「並非分秒形影不離。」

「但大多時候都在。無論何時你想要……」

貝萊突然打岔道：「李比博士為何那麼想要教你機器人學，你猜是什麼原因？」

那朵花現在只剩花柄和裏面那團突起了。嘉蒂雅用手指夾著它轉來轉去，然後隨手丟進池塘，但它並未立刻沉下去。「我想，他希望我當他的助理。」她說。

「他跟你這麼說過嗎，嘉蒂雅？」

「最後才說的，以利亞。我想他是不耐煩了。總之他曾問我，難道不覺得機器人學是個有趣的領域嗎？我自然照實回答，說自己再也想不到有什麼比機器人學更無趣的了。結果他相當生氣。」

「後來，他就再也沒有跟你一起散步了？」

她說：「你知道嗎，我想你說得很對。想必我傷了他的心。問題是，我又能怎麼做呢？」

「不過，在此之前，你已經把你和德拉瑪博士爭吵的事告訴他了。」

她的雙手彷彿抽筋般牢牢攥緊，她整個人則僵立在原處，頭垂了下來，微微偏向一側。「什麼爭吵？」她的聲音高得很不自然。

「你和你丈夫的爭吵。我曉得你恨他。」

她惡狠狠地瞪著他。「誰告訴你的？約珊？」她的臉孔不但扭曲，而且一陣紅一陣青。

「李比博士提到過，我想這是真的。」

她渾身發抖。「你還是在試圖證明我是兇手。我一直把你當成朋友，沒想到你只是——只是個警探。」

她舉起拳頭，貝萊一動不動。

他說：「你知道你不能碰我。」

她終於放下拳頭，別過臉去，開始飲泣。

貝萊則低下頭，閉上雙眼，把那些惱人的長長影子關在眼皮外面。「德拉瑪博士並不是個感情非常豐富的人，對吧？」他說。

她像是掐著脖子回應道：「他是個工作非常忙碌的人。」

貝萊說：「反之，你的感情非常豐富。你對男人感興趣，你自己了解嗎？」

「我情——情不自禁，我知道這很惡心，但我情不自禁。這種事光……光是說說就很惡心。」

「不過，你的確跟李比博士說過吧？」

「我必須找人說說，找約珊自然最方便，而且他似乎並不介意，說出來我就覺得好多了。」

「這就是你和你丈夫爭吵的原因嗎？因為他感情不夠豐富，對你冷冰冰的，所以你心生怨恨？」

「有時我真恨他。」她無奈地聳了聳肩，「他只是個優秀的公民罷了，我們甚至沒有打算生……生……」她說不下去了。

貝萊耐心等待。他覺得滿肚子寒氣，而且戶外的壓力重重壓在他身上。等到嘉蒂雅的抽噎逐漸平息，他盡可能柔聲問道：「是你殺了他嗎，嘉蒂雅？」

「不——是。」然後，突然間，彷彿她的心防通通融化了。「我還有些事沒告訴你。」

「好，那現在請說。」

「當時我們正在爭吵，我是說他死的時候。那種爭吵千篇一律，我對他大叫大嚷，他卻從來不回嘴。他甚至幾乎不說一句話，那隻會讓氣氛更僵。我好生氣，非常生氣。然後我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耶和華啊！」貝萊輕晃了一下，他瞪大眼睛，目光鎖定長椅上的灰石板。「你說什麼都不記得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他就這麼死了，我拼命尖叫，馬上進來幾個機器人……」

「是你殺了他嗎？」

「我不記得了，以利亞。如果是我做的，我應該會記得，對不對？問題是我也記不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好害怕，非常害怕。幫幫我，拜託，以利亞。」

「別擔心，嘉蒂雅，我會幫你的。」貝萊設法把紛擾的思緒鎖定在兇器上。它到哪裏去了呢？一定被人拿走了。如果真是這樣，就只有兇手做得到這件事。既然案發之後，立刻有機器人在現場看到嘉蒂雅，她就不可能拿走兇器。兇手一定是別人，不論索拉利人全都怎麼看這件案子，兇手一定是別人。

貝萊覺得一陣暈眩，心想：我得趕緊回屋去。

他說：「嘉蒂雅——」

不知怎麼回事，他開始凝視地平線附近的太陽。他必須轉頭纔看得見，而他彷彿著了魔，居然看得目不轉睛。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太陽，又大又紅，但有點暗淡，盯著看也不至於刺眼。他看到好些細長的云朵飄在太陽上方，還有一條壓在它身上，活像一根黑色的棍子。

貝萊喃喃道：「太陽看起來好紅。」

他聽到嘉蒂雅無精打采地悶聲道：「落日總是紅的，一副即將熄滅的樣子。」

貝萊心中浮現一個畫面。太陽之所以落到地平線上，其實是由於行星表面以一千英里的時速在不斷後退；索拉利星就這麼在裸陽下旋轉，完全無顧於表面上有好些稱為人類的微生物，它瘋狂地不停旋轉，旋轉……旋轉……

他的腦袋也開始旋轉了，下方的長椅逐漸傾斜，上方的天空也起了變化，藍色，深藍色，而太陽已消失無蹤。他看到樹梢和地面同時跳起來，聽到嘉蒂雅隱約發出尖叫，接著又聽到一聲……

## 第十六章解釋

貝萊首先察覺到這是個封閉空間，戶外景色全都不見了，然後纔看到一張臉孔正在俯視自己。

他定睛望去，並未立刻認出那是誰。一會兒之後，他叫道：「丹尼爾！」

聽到這聲叫喚，機器人臉上並未顯露出意味著寬心或任何其他情緒的表情，他只是說：「你能恢復意識就沒問題了，以利亞夥伴。我認為你並未受到任何外傷。」

「我很好。」貝萊不耐煩地應道，同時喫力地用手肘把自己撐起來，「耶和華啊，我在牀上嗎？這是幹什麼？」

「今天你數度暴露在開放空間中，身體已經承受不了，需要好好休息。」

「不，我需要先問幾個問題。」貝萊四下張望了一番，雖然有點暈眩，他卻試圖在心中否認這個事實。這個房間看起來很陌生，但窗簾通通拉了下來，而所有的光線都是人工照明，讓他覺得舒服多了。「比方說，我在哪裏？」

「在德拉瑪夫人宅邸的一個房間裏。」

「下一個問題，讓我們把話講清楚。你在這裏做什麼？我明明命令幾個機器人看住你，你是怎麼逃脫的？」

丹尼爾說：「我早已猜到這樣的發展會令你不高興，但為了能讓我執行命令，更為了保護你的安全，我覺得沒有選擇……」

「你究竟做了什麼？耶和華啊！」

「幾小時前，德拉瑪夫人似乎在試著找你。」

「沒錯。」貝萊想起嘉蒂雅曾經提過這件事，「這我知道。」

「當初你命令那些機器人把我當囚犯看管，你是這麼說的：『不準它——你是指我——和其他人聯絡，不準它和其他機器人說話，無論面對面或顯像都不行。』然而，以利亞夥伴，你完全沒提到不準其他人或機器人和我聯絡。你看出其中的差異了嗎？」

貝萊呻吟了一聲。

丹尼爾又說：「不必難過，以利亞夥伴。這道命令中的瑕疵可說救了你一命，因為它讓我及時趕了過來。你知道嗎，當德拉瑪夫人以顯像聯絡我時，看管我的機器人並未阻止她，因此我們說上話了。她開口就問你在哪裏，而我相當誠實地答道，我對你的行蹤並不清楚，但我能試著幫她找一找。看來她似乎急於要我幫忙。我說，我想你可能暫時離開我們的宅邸了，我會先確認這件事，與此同時，她最好能命令我身邊的機器人在宅邸裏也找找看。」

「難道她不覺得奇怪，你為何不自己下命令？」

「我想我給了她一個印象：我是奧羅拉人，對機器人並不像她那麼熟悉，因此她下的命令會更有權威性，會讓機器人更快完成任務。眾所周知，索拉利人對於他們操縱機器人的技巧一向很自負，而且一向瞧不起其他太空族對機器人的掌控能力。你難道不這麼認為嗎，以利亞夥伴？」

「於是，她就把它們支走了？」

「沒有那麼簡單。它們堅決奉行原來的命令，可是當然說不清楚是怎麼回事，因為你曾命令它們絕對不可以泄露我的真實身份。最後她還是收服了它們，只不過她是在盛怒之中吼出那些命令的。」

「然後你就離開了。」

「是的，以利亞夥伴。」

貝萊心想，真可惜，嘉蒂雅並不認為這段插曲有多麼重要，所以並未在顯像時告訴自己。他說：「你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我，丹尼爾。」

「索拉利機器人共享一個透過次乙太傳遞的訊息網，一個熟練的索拉利人隨時能夠從中取得訊息。可是，由於這些訊息得透過幾百萬個機器人傳遞，換成像我這樣欠缺經驗的人，便註定得花些時間才能找到有用的資料。過了一個多小時，我才終於獲悉你的下落。然後我又花了一些時間，在你之後造訪了德拉瑪博士的工作場所。」

「你去那裏做什麼？」

「進行我自己的調查。很抱歉我不得不擅自這麼做，可是情況緊急，我也就別無選擇了。」

貝萊問：「你有沒有以顯像或當面見到克蘿麗莎・康特羅？」

「我以顯像見過她，不過並非從我們的屬地，而是從她那裏的另一個房間。那所育場有些重要記錄，我必須查一查。在一般情況下，透過顯像就足夠了，但我恐怕不宜繼續待在我們的屬地，因為那三個機器人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很可能會再把我拘禁起來。」

貝萊覺得幾乎恢復了。他跳下牀來，發現自己穿著一件像是睡袍的衣服，不禁露出嫌惡的表情。「把我的衣服拿來。」

丹尼爾立刻遵命。

貝萊一面穿衣服，一面問：「德拉瑪夫人在哪裏？」

「她遭到軟禁了，以利亞夥伴。」

「什麼？誰下的命令？」

「我下的命令。她被軟禁在自己的臥室，由機器人看管，只能下達和個人需求相關的命令，其餘命令一律無效。」

「你自己下令？」

「這塊屬地上的機器人並不曉得我的真實身份。」

貝萊穿好了衣服。「我知道嘉蒂雅涉嫌重大。」他說，「她的確有行兇的機會，事實上，她掌握的機會超過我們原先的想象。她並非聽到丈夫的叫喊才趕到現場的，之前她並未吐露實情，其實她一直都在那裏。」

「她是否聲稱目睹了行兇經過，或看到了兇手？」

「沒有。她對那個關鍵時刻毫無記憶，這倒是常有的事。此外，我還查到了她也有動機。」

「什麼動機，以利亞夥伴？」

「一個打從一開始我就在懷疑的動機。我曾告訴自己，如果這裏是地球，又如果德拉瑪博士正如他人所說的那樣，而嘉蒂雅・德拉瑪則是個表裏如一的女子，那麼我會說她的確愛他，至少曾經愛過，偏偏他卻只愛自己。問題是，索拉利人對愛情的感受和反應到底和地球人相不相同，那就很難說了。對於他們的情感和反應，我認為自己還抓不準。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我必須見見他們。不是以顯像，而是面對面。」

「我聽不懂了，以利亞夥伴。」

「我也不知道能否對你解釋清楚。這些索拉利人早在出生之前，就對他們的基因做好詳細規劃，而在出生後，還經常接受基因分析。」

「這我知道。」

「但基因無法代表一切，環境也是一項重要因素。基因只能指出某種精神疾病的可能性，環境卻能讓人真正發病。你有沒有注意到嘉蒂雅對地球很感興趣？」

「我還提到過呢，以利亞夥伴，我說那是她為了影響你的判斷，故意裝出來的。」

「假設她真感興趣，甚至十分著迷；假設地球人的某項特質令她感到興奮；假設吸引她的東西被她視為骯臟下流，她卻不由自主受到吸引。這就可能是一種異常心態。為了證實我的猜測，我必須和一些索拉利人碰面，看看他們有何反應，此外我還得和她本人碰面，以便看看她有何反應。正因為如此，我必須不計任何代價擺脫你，丹尼爾；也正因為如此，我必須舍棄以顯像當調查工具。」

「你並未這麼解釋過，以利亞夥伴。」

「這樣的解釋，會減輕第一法則要求你擔負的責任嗎？」

丹尼爾沉默不語。

貝萊繼續說：「這個實驗奏效了。我試著造訪幾個索拉利人，也幾乎都見到了。一位年邁的社會學家試著接見我，但半途便知難而退。一位機器人學家拒絕接見我，無論我怎麼威脅都沒用。光是想到這個可能性，就嚇得他幾乎退化成嬰兒，一面吸手指一面掉眼淚。德拉瑪博士的助理由於職業上的訓練，還算習慣和人面對面，所以她能當面見我，但始終保持二十英尺的距離。另一方面，嘉蒂雅……」

「她怎樣，以利亞夥伴？」

「嘉蒂雅只猶豫了一下子，就答應見我了。她很容易就適應了和我面對面，而且不難看出，她的緊張情緒一直在減輕之中。這完全符合精神疾病的界定。她不介意和我見面，她對地球深感興趣，她對自己的丈夫也可能表現出異常的興趣。這通通可以歸納成一個強烈的慾望，而且是索拉利人眼中病態的慾望，那就是渴望異性出現在自己面前。德拉瑪博士自己並不是這種人，所以無法配合她，更不可能產生共鳴。這一定令她非常沮喪。」

丹尼爾點了點頭。「沮喪到了足以因為一時氣憤而痛下殺手。」

「即便如此，我仍不這麼想，丹尼爾。」

「或許是你自己被自己的動機給影響了，以利亞夥伴？德拉瑪夫人是個迷人的女子，對你這個地球人而言，喜歡面對迷人的女子絕對不算病態。」

「我有更好的理由。」貝萊顯得不太自在。（丹尼爾的冷酷目光簡直能把他的靈魂看穿。耶和華啊！這傢伙只是個機器罷了。）他繼續說下去：「如果她真是殺夫的兇手，那麼她一定也曾試圖謀殺葛魯爾。」他差點忍不住要解釋如何用兩個機器人來進行謀殺，最後壓下了這個沖動。如果讓丹尼爾聽到這個理論——機器人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兇手——很難想象他會有什麼反應。

丹尼爾說：「除此之外，她還試圖殺害你。」

貝萊皺起眉頭。他從未打算告訴丹尼爾自己險些被毒箭射中；丹尼爾對他的安危已有過度的顧慮，犯不著再火上加油了。

他氣呼呼地說：「克蘿麗莎到底跟你講了什麼？」他該叮囑她什麼也別提，話說回來，他又怎麼知道丹尼爾會查案查到那裏去？

丹尼爾心平氣和地說：「康特羅夫人和這件事毫無關係，這樁罪行是我親眼目睹的。」

貝萊完全糊塗了。「當時你並不在場啊。」

丹尼爾說：「一小時前，是我親手接住你，把你抱來這裏的。」

「你到底在說些什麼？」

「你不記得了嗎，以利亞夥伴？那幾乎是個完美的謀殺計劃。德拉瑪夫人有沒有建議你到戶外走走？我並未目睹這一幕，但我敢說是她提議的。」

「對，的確是她提議的。」

「為了讓你走出去，她甚至可能對你做了些暗示。」

貝萊立刻想到自己那尊「雕像」，以及一重重的灰色圍墻。那是一種高明的心理戰術嗎？身為索拉利人，她能光憑直覺就對地球人的心理那麼了解嗎？

「沒有。」他答道。

丹尼爾說：「後來，是不是她提議走到池塘邊，坐在長椅上？」

「這倒沒錯。」

「她可能一直在從旁觀察你，注意到你的暈眩越來越嚴重，這點你從未想到嗎？」

「她曾問我要不要回去，問過一兩次。」

「她或許只是做做樣子。她或許巴不得坐在長椅上的你越來越不舒服。她甚至有可能推了你一把，但也可能根本沒這個必要。當我及時趕到、伸手接住你的那一刻，你正從長椅上往後倒，眼看就要落入三英尺深的池塘，萬一真掉進去，你一定會淹死的。」

貝萊首度憶起昏倒前那一瞬間的感覺。「耶和華啊！」

「更何況，」丹尼爾毫不放鬆地繼續說，「德拉瑪夫人當時就坐在你旁邊，卻眼睜睜看著你倒下去，完全沒有想要拉住你。她也不會試圖把你從水裏撈出來，她會讓你活活淹死。她或許會呼叫機器人，但機器人一定無法及時抵達現場。事後她只需要解釋說，自己當然不可能伸手碰觸你，即便是為了救你的命。」

很有道理，貝萊心想。誰也不會質疑她為何不敢碰觸另一個人。萬一有人感到訝異，也只是針對她怎敢和自己坐得那麼近這一點。

丹尼爾說：「所以你瞧，以利亞夥伴，她的罪嫌幾乎沒有質疑的餘地了。你剛才說，如果她就是真兇，她一定也曾試圖謀殺葛魯爾局長，彷彿這個說法能夠替她脫罪。現在你總該明白，一定是她乾的。她謀害你和謀害葛魯爾乃是出於相同的動機，那就是為了擺脫你們對第一樁命案的苦苦糾纏。」

貝萊說：「剛才發生的事，可能只是一連串巧合。她可能根本不了解戶外環境對我會有什麼影響。」

「她研究過地球，她知道地球人的怪癖。」

「我曾向她誇口，今天我一直在戶外，已經逐漸習慣了。」

「她或許了解這並非實情。」

貝萊一拳打在自己的手掌上。「你把她說得太聰明了。這與事實不符，我不想採信。無論如何，除非你能說明兇器是如何失蹤的，否則我絕不會指控她是兇手。」

丹尼爾目不轉睛地望著這個地球人。「這件事我也能解釋，以利亞夥伴。」

貝萊望著這個機器人夥伴，臉上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怎麼解釋？」

「你應該記得，以利亞夥伴，你是這麼推論的：假使德拉瑪夫人就是兇手，那麼不論兇器是什麼東西，它一定還留在兇案現場。可是，那些幾乎立刻趕到的機器人並未發現任何兇器，因此它一定被拿走了，因此一定是兇手拿走的，因此德拉瑪夫人不可能是兇手。我所說的都正確嗎？」

「都正確。」

「然而，」機器人繼續說，「那些機器人卻漏找了一個地方。」

「哪裏？」

「德拉瑪夫人身體下面。不論她是不是兇手，當時她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因而昏倒在地，而不論兇器到底是什麼，一定壓在她身體下面，以致誰也看不到。」

貝萊說：「那麼一旦她被抬走，兇器立刻會被發現了。」

「完全正確，」丹尼爾說，「但她並未被機器人抬走。昨天晚餐時，她親口告訴我們，那些機器人遵循索爾醫生的命令，在她頭下放了一個枕頭，然後就離開了。直到亞丁・索爾醫生趕到現場，準備替她檢查的時候，才親自把她抬起來。」

「所以呢？」

「所以，以利亞夥伴，出現了一個新的可能性。德拉瑪夫人就是兇手，而兇器就留在現場，可是索爾醫生為了保護德拉瑪夫人，把它偷偷帶走，並且處理掉了。」

貝萊覺得大失所望。他原本以為對方真能提出什麼合理的推論。「動機付之闕如。索爾醫生為什麼要做這種事？」他說。

「為了一個非常好的理由。你該記得德拉瑪夫人曾經這麼說：『打從我還是小女孩，他就一直替我看病，而且一向都很友善很親切。』這令我不禁懷疑，他是不是有什麼動機，才會對她另眼相看。由於這個緣故，我造訪了那所育場，檢視其中的記錄。結果，我的憑空猜測居然獲得了證實。」

「什麼？」

「亞丁・索爾醫生是嘉蒂雅・德拉瑪的父親，而且，他自己知道這層關係。」

貝萊並沒有想要懷疑這個機器人。他只是感到深深的懊惱：這個不可或缺的環節，竟然並非他自己，而是由機器人・丹尼爾・奧利瓦發現的。即便如此，邏輯分析仍不完整。

他問道：「你有沒有和索爾醫生談過？」

「談過，而且我把他也軟禁了。」

「他怎麼說？」

「他承認自己是德拉瑪夫人的父親。主要是因為我掌握了關鍵證據，不但有出生證明，還有他在她小時候詢問她健康狀況的記錄。在這方面，身為醫生的他要比其他索拉利人多了一點機會。」

「他為何要詢問她的健康狀況？」

「我也這麼問過自己，以利亞夥伴。當初獲得多生一個孩子的特許時，他已經上了年紀，但重要的是，他真的做到了。他將此舉視為自己基因優良而且身體健康的明證。他心中的驕傲或許超過了這個世界的常情。此外，由於他是個必須頻頻接觸他人的醫生，在索拉利沒什麼社會地位，因此這份驕傲對他就更有意義了。正因為這個緣故，他一直和他的女兒保持著低調的接觸。」

「嘉蒂雅知道這件事嗎？」

「據索爾醫生判斷，以利亞夥伴，她並不知道。」

貝萊又問：「索爾承認了兇器是他取走的？」

「沒有，這點他並未承認。」

「那你就是一無所獲，丹尼爾。」

「一無所獲？」

「你必須證明兇器是他取走的，或至少誘使他招認這件事，而且還得把兇器找到，纔算是掌握了證據。環環相扣的推理雖然漂亮，但是並不等於證據。」

「想要他招認，必須使用非常的手段，這種事我自認無能為力。他十分珍愛這個女兒。」

「絕非如此。」貝萊說，「他對女兒的情感絕非你我所能揣測的。索拉利人與眾不同！」

他在房間裏來回走了一趟，好讓自己冷靜下來。然後他說：「丹尼爾，你的邏輯推理完美無缺，話說回來，卻沒有任何一環是合理的。」（講求邏輯但不講理，這不就是機器人的定義嗎？）

他繼續說下去：「姑且不論索爾醫生二三十年前是否還能生兒育女，他現在絕對已經年老力衰。太空族也是會衰老的。你不妨設想一下，當天他抵達現場，發現他的女兒昏迷不醒，而他的女婿慘遭殺害。你能想象這對他是多大的打擊嗎？你還能假設他有辦法保持鎮定嗎？事實上，是必須鎮定到能做出一連串的驚人之舉。

「聽好！首先，他必須注意到他女兒身體下面壓著一樣東西，而且一定壓得很牢，所以機器人始終沒注意到。其次，他必須從蛛絲馬跡推論出那東西就是兇器，而且立刻想到，如果他能神不知鬼不覺把兇器帶走，他女兒的謀殺罪嫌就難以成立。對一個處於驚嚇狀態的老人而言，這可是相當精細的推理。此外還有第三點，他必須親自執行這個計劃，這對當時的他而言同樣是很困難的事情。除此之外，他還得有膽子再犯下一項偽證罪，也就是撒謊撒到底。這些或許都是合乎邏輯的推論，但沒有一項是合理的。」

丹尼爾說：「你對這件案子另有解釋嗎，以利亞夥伴？」

剛才發表長篇大論之際，貝萊坐了下來，現在由於太過疲倦，再加上椅子太深，他竟然站不起來了。「借你的手用用好嗎，丹尼爾？」他沒好氣地伸出手去。

丹尼爾望著自己的手。「請問你在說什麼，以利亞夥伴？」

貝萊在心裏罵了幾聲死腦筋，然後說：「拉我一把，幫我站起來。」

丹尼爾伸出強壯的手臂，毫不費力地將他拉起來。

貝萊說：「謝謝。不，我沒有其他的解釋。但至少，我看得出兇器的下落是整件事的關鍵。」

他踏著焦躁的步伐，走向一面幾乎全被窗簾遮住的墻壁，下意識地順手拉起厚重窗簾的一角。他盯著黑漆漆的玻璃好一陣子，纔想明白所見到的其實是窗外的夜色。與此同時，丹尼爾已悄悄走近，一把將他手中的窗簾搶過去。

貝萊看著這機器人的作為，不禁聯想到母親阻止孩子玩火的畫面，就在這電光石火的一瞬間，他心中冒出一個叛逆的念頭。

他先是猛力一拉，從丹尼爾手中將窗簾搶回去。然後他利用全身的重量，硬生生把整片窗簾從墻上撕下來。

「以利亞夥伴！」丹尼爾輕聲說，「你該知道開放空間對你有什麼害處。」

「有什麼害處，」貝萊說，「我當然知道。」

他從窗戶望出去。除了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見，但所謂的黑暗無非就是戶外。即使毫無光亮，它仍是連綿不斷、毫無阻隔的空間，而自己現在正望著它。

這是他第一次隨興望著戶外。不再是為了逞強，或出於扭曲的好奇心，也不是為了尋找兇案的真相。他望著戶外是因為他想這麼做，是因為他需要這麼做。這其中有著天壤之別。

墻壁是一種保護傘！黑暗和人羣也是保護傘！他在潛意識裏一定有這種認知。雖然他明白自己多麼珍愛、多麼需要這些保護傘，偏偏又恨之入骨。否則，他為何那麼痛恨嘉蒂雅所做的那個灰色牢籠？

他覺得心中充滿勝利感，而且這種情緒彷彿具有催化力量，下一瞬間，他心中像是發出一聲巨響，另一個想法隨之迸現。

貝萊暈乎乎地轉向丹尼爾。「我知道了，」他悄聲說，「耶和華啊！我知道了！」

「知道什麼，以利亞夥伴？」

「我知道兇器是怎麼失蹤的，我也知道是誰乾的。轉瞬之間，一切的一切都有解了。」

## 第十七章會議

丹尼爾不贊成立即行動。

「明天！」他恭敬卻堅定地說，「採納我的建議，以利亞夥伴。時候不早了，你需要休息。」

貝萊必須承認此話有理，何況還有許多準備工作尚未完成。他已經揭開這樁兇案的謎底，這點他很肯定，但正如丹尼爾的理論一樣，他自己的答案也建立在推理上，證據力十分薄弱。因此，他需要索拉利人的幫助。

而如果他要面對他們——一個地球人面對五六個太空族——他必須能掌控全局。這就意味著需要好好休息，好好準備。

但他睡不著，他確定自己睡不著。即使有靈巧的機器人替他在嘉蒂雅宅邸的客房準備了柔軟的牀鋪，即使這個房間裏有著輕柔的香氣和更輕柔的音樂，他仍然肯定自己無法進入夢鄉。

丹尼爾默默坐在房間中一個陰暗的角落。

貝萊問：「你還在擔心嘉蒂雅嗎？」

機器人答道：「我認為最好有人一夜陪著你，保護你。」

「好，就依你。至於我希望你做些什麼，你都清楚了嗎，丹尼爾？」

「清楚了，以利亞夥伴。」

「希望第一法則不會令你有所保留。」

「關於你想召開的會議，我的確還有些保留。可否請你配備武器，隨時留心自己的安全？」

「我會的，我向你保證。」

丹尼爾發出一聲極為類似人類的感嘆，一時之間，貝萊發覺自己竟然試圖透視黑暗，以便審視對方那張完美的機器臉孔。

丹尼爾說：「在我看來，人類的行為有時並不合邏輯。」

「我們也需要自己的三大法則，」貝萊說，「但我很高興它們不存在。」

他凝視著天花板。自己還需要大力仰仗丹尼爾，卻只能對他透露真相的冰山一角。這件案子和機器人的關係太深了。奧羅拉星派出一個機器人當代表，他們這麼做自有道理，不過卻是錯誤的決定。機器人有其自身的侷限。

話說回來，如果一切順利，那麼不出十二小時，一切就會結束了。他能夠在二十四小時內出發，帶著希望返回地球。一種怪異的希望——自己對它毫無信心，但它卻是地球的出路，它一定得是地球的出路。

地球！紐約！潔西與班！那親愛的、熟悉的、舒適安詳的家鄉！

在半睡半醒間，他把心思投射到地球，卻無法喚起他所期盼的舒適安詳。自己和那些大城似乎已經有了無形的距離。

不知道過了多久，一切都逐漸淡去，他也終於睡著了。

貝萊一覺醒來，沐浴更衣完畢，看來該準備的都準備好了，但他心裏仍然不踏實。並非因為在清晨的微曦中，他昨晚的推論似乎不再那麼有說服力，而是因為他即將面對那些索拉利人。

他到底能不能掌握他們的反應？還是仍舊會在盲目中摸索？

第一位出現的是嘉蒂雅。她當然最方便，因為她就在這座宅邸裏，只要使用室內線路即可。她臉色蒼白，面無表情，身上那件白袍似乎將她裹成一座冰冷的雕像。

她無助地凝視著貝萊。貝萊回以一個溫柔的笑容，似乎讓她覺得自在了一點。

其餘人士也一一現身。緊接著出現的是瘦削而高傲的亞特比希，也就是安全局目前的代理局長，他把粗大的下巴拉得老長，一副不以為然的模樣。然後是機器人學家李比，他看起來既憤怒又不耐煩，那個不靈光的眼皮還不停地翻上翻下。社會學家奎摩特則帶著一點倦容，但他透過深陷的眼窩對貝萊投以帶著笑意的目光，彷彿在說：我們見過，我們很熟。

而克蘿麗莎・康特羅出現時，發現有那麼多人在場，似乎有些不自在。她看了嘉蒂雅幾眼，故意哼了一聲，然後便低下頭望著地板。索爾醫生則是最後現身的，他顯得很憔悴，幾乎像個病人。

除了葛魯爾，大家都到齊了。葛魯爾仍在慢慢復原中，沒力氣出席這樣的場合。（算了，貝萊想，沒有他也無妨。）他們個個穿著正式的服裝，各自的房間一律拉起了窗簾。

丹尼爾把一切安排得很好。貝萊萬分希望他會把其餘的工作也做得一樣好。

貝萊逐一望向這些太空族，心跳不禁開始加速。每個人的顯像都來自不同的房間，五花八門的光線、傢俱和壁飾看得他眼花繚亂。

貝萊開口道：「我打算從三個方面來討論瑞坎恩・德拉瑪博士的謀殺案，依序是動機、機會和方法……」

亞特比希突然打岔：「你要發表長篇大論嗎？」

貝萊厲聲答道：「或許會。我是被請來調查這樁謀殺案的，這種工作正是我的專長和專業。我最了解該如何進行。」（別受他們任何影響，他想，否則就會白忙一場。控制住局面！控制住！）

他盡可能使用最尖銳的言語說下去：「首先談動機。就某方面而言，三者之中最難取得共識的就是動機了。機會和方法是客觀的，可以實事求是地進行調查。動機則是主觀的，有時能被他人觀察到，例如某人遭到羞辱而心生怨恨。但有些動機表面上完全看不出來，一個律己甚嚴的人可能由於非理性的恨意而起殺機，他卻始終隱藏得很好。

「在此之前，你們幾乎都陸續告訴過我，你們相信嘉蒂雅・德拉瑪就是兇手。當然，誰也沒提到可能另有嫌犯。嘉蒂雅有動機嗎？李比博士提出過一個。他說嘉蒂雅經常和她丈夫吵架，後來嘉蒂雅也對我承認了這件事。不難想象，因爭吵而累積的怒火，的確可能使一個人成為兇手。很有道理。

「不過，她是不是唯一擁有動機的人呢？我對這個問題有所保留。李比博士自己……」

那位機器人學家幾乎跳了起來，他伸出一隻手，硬邦邦地指著貝萊。「你講話當心點，地球人。」

「我只是在討論可能性。」貝萊冷冷地答道，「你，李比博士，當時正和德拉瑪博士研究新型的機器人。在索拉利所有的機器人學家中，你是最優秀的一位。這是你告訴我的，我也相信此言不虛。」

李比毫不客氣地微微一笑。

貝萊繼續說道：「可是我聽說，德拉瑪博士由於不贊同你的某些作為，打算終止和你的合作關係。」

「亂講！亂講！」

「或許吧。但萬一是真的呢？你可能會為了避免羞辱，因而先下手為強，這不就是動機嗎？我有個感覺，面對這種公開拆夥的羞辱，你不是那種會忍氣吞聲的人。」

為了不讓李比逮到回嘴的機會，貝萊趕緊繼續說下去：「而你，康特羅夫人，德拉瑪博士一死，你就會繼任胎兒工程師，這可是一項要職。」

「老天啊，我還以為我們已經說清楚了。」克蘿麗莎惱怒地大叫。

「我知道我們說清楚了，但無論如何，還是要把這個可能考慮進去。至於奎摩特博士，他跟德拉瑪博士會定期較量棋藝，或許他輸了太多次，因而惱羞成怒。」

這位社會學家輕聲細語地插嘴道：「輸棋當然算不上什麼動機，便衣刑警。」

「那得看你把下棋這回事看得多麼重要。一名兇手心目中的天大動機，在別人看起來可能完全微不足道。嗯，別追究這些了。我要強調的是，單有動機絕對不夠。任何人都可能有動機，尤其是殺害德拉瑪博士這種人的動機。」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奎摩特怒沖沖地追問。

「很簡單，我是指德拉瑪博士是一位『優秀的索拉利公民』這回事，你們都這麼形容過他。他生前嚴格遵守索拉利所有的習俗；他是個完美的典型，幾乎不像真實人物。這樣的一個人，有誰會去愛他、甚至只是喜歡他呢？一個毫無瑕疵的人，只會讓別人意識到自己的缺陷。有個名叫丁尼生的遠古詩人曾這麼寫道：『沒有缺點便是他最大的缺點。』」

「誰也不會因為某人太好，而把他殺了。」克蘿麗莎皺著眉頭說。

「你太武斷了。」不過貝萊並未借題發揮，而是繼續說下去，「德拉瑪博士察覺到——或說自認察覺到索拉利上醞釀著一樁陰謀，那就是有人準備對其他世界發動攻擊，打算征服整個銀河。他很希望阻止這件事，或許那些陰謀分子因此覺得有必要除掉他。在座各位都有可能參與這樁陰謀，德拉瑪夫人自然有嫌疑，但是就連安全局的代理局長考文・亞特比希也不例外。」

「我？」亞特比希毫不動容地說。

「顯然你在接替葛魯爾之後，便想盡快終止我的調查行動。」

貝萊慢慢呷了幾口飲料，以便補充體力。（他是直接從原封容器喝的，而在開封前，他沒有讓任何人或機器人碰過那罐飲料。）目前為止，這仍是個較量耐心的遊戲，他很高興這些索拉利人都還端坐在那裏。他們不像地球人，沒有近距離和他人打交道的經驗。他們不善於短兵相接。

他又說：「接下來討論機會。大家普遍認為只有德拉瑪夫人有犯案的機會，因為只有她能夠真正接近她丈夫。

「我們能夠肯定嗎？可否假設決心殺害德拉瑪博士的另有其人呢？這麼堅決的意志難道不能克服面對面的不自在嗎？如果打定這個主意的是你，難道你不能硬著頭皮面對被害者一時半刻嗎？難道你不可能溜進德拉瑪的宅邸……」

亞特比希冷冷地打岔道：「你對事實認識不清，地球人。我們能否這麼做並不重要，事實是，德拉瑪博士自己不會允許任何人和他面對面，這點我能向你保證。如果有人來到他面前，不論此人和他的交情多麼深厚或多麼可貴，德拉瑪博士都會立刻把他趕走，若有必要，他還會召喚機器人幫忙趕人。」

「沒錯，」貝萊說，「但前提是德拉瑪博士知道有人在他面前。」

「你什麼意思？」索爾醫生問，他顯得很驚訝，連聲音都在發抖。

「當天你抵達兇案現場，在救治德拉瑪夫人的時候，」貝萊直勾勾地望著對方，「原本她還以為那是你的顯像，直到碰觸到你，她才恍然大悟。這是她告訴我的，我願意相信。而我自己一向習慣和人面對面，因此我在抵達索拉利之初，在會見葛魯爾局長的時候，還以為見到了他本人。等到我們會晤結束，葛魯爾立刻消失，當時我還嚇了一大跳。

「現在，不妨假設一個剛好相反的情形，假設某人成年後一律以顯像見人，再也未曾面對他人，只有他的妻子是唯一例外。然後，假設有另一個人真正向他走近，他會不會自然而然假設那只是顯像——尤其是還有機器人奉命告訴他顯像已接通的時候？」

「絕無可能，」奎摩特說，「一致的背景會露出馬腳。」

「或許吧，可是現在你們哪位注意到了背景呢？在德拉瑪博士覺得有些不對勁之前，至少已經過了一分鐘左右吧，在這段時間裏，他的那位朋友——不管是誰——已經能夠走到他面前，舉起棍子用力砸下去。」

「不可能。」奎摩特堅持己見。

「我不這麼想。」貝萊說，「我認為從現在開始，不能再用『機會』一口咬定德拉瑪夫人就是兇手。她是有機會，但別人也有。」

貝萊又等了一下。他覺得額頭冒汗了，但伸手擦汗會令自己顯得軟弱。他必須對整個議程保有絕對的主導權。一定要讓他心中的目標自覺處於劣勢——地球人要讓太空族有這種感覺，可是難上加難的事。

貝萊向眾人一一望去，認定目前的進展至少還算順利。就連原本冷冰冰的亞特比希，現在似乎也相當投入了。

「因此，」他說，「最後我們要討論方法了。這是最費解的一項，因為這樁命案的兇器始終沒被找到。」

「這點我們也知道。」亞特比希說，「如果不是這個緣故，我們已將德拉瑪夫人正式定罪，不會展開什麼調查了。」

「也許吧。」貝萊說，「所以，讓我們來分析一下所謂的方法。這件案子的兇手可能是德拉瑪夫人，但也可能不是，因此共有兩種可能性。如果德拉瑪夫人就是兇手，除非兇器事後被移走了，否則一定仍然留在兇案現場。我的搭檔——來自奧羅拉的奧利瓦先生，今天他並不在場——認為索爾醫生有機會取走兇器。現在，我當著眾人的面，正式質問索爾醫生，你到底有沒有這麼做，有沒有趁著檢查德拉瑪夫人之便取走了兇器？」

索爾醫生渾身發抖。「沒有，沒有，我可以發誓。不管你怎麼問，我的回答都一樣。我發誓，當天什麼也沒拿走。」

貝萊說：「現在，有沒有誰想要指控索爾醫生說謊？」

接下來是一陣沉默，與此同時，李比望向顯像視野外的某個角落，咕噥了一聲時間不早了。

貝萊接著說：「第二個可能性，則是兇手另有其人，而他在離去時帶走了兇器。倘若真是這樣，我們就得問為什麼了。把兇器帶走，等於宣告德拉瑪夫人並不是兇手。除非這個外來的殺手十足是個白癡，否則一定會把兇器留在屍體旁邊，以便嫁禍德拉瑪夫人。因此無論如何，兇器一定還在現場！偏偏誰也找不到。」

亞特比希說：「你把我們當成了傻子還是瞎子？」

「我把你們當成了索拉利人。」貝萊心平氣和地說，「因此，兇器雖然明明留在現場，你們卻認不出來。」

「我完全聽不懂了。」克蘿麗莎苦著臉說。

就連幾乎始終一動不動的嘉蒂雅，這時也萬分訝異地瞪著貝萊。

貝萊說：「當天，除了他們夫妻倆一死一昏迷，現場還有一個機器人，一個故障的機器人。」

「所以呢？」李比氣呼呼地問。

「太明顯了吧，排除掉所有不可能的情況之後，剩下的無論多麼難以置信，也一定就是事實。那個出現在兇案現場的機器人就是兇器，由於你們從小受到制約，這種兇器你們是無法認出來的。」

眾人立刻你一言我一語，唯有嘉蒂雅例外，她只是瞪大了眼睛。

貝萊舉起雙手。「好了，安靜！聽我解釋！」他把葛魯爾險遭謀殺的經過重新講了一遍，並說明了兇手可能使用的方法。最後，他還提到自己也險些命喪育場那件事。

李比不耐煩地說：「我想這沒什麼難的，首先，讓一個機器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做一支毒箭，然後讓另一個機器人先告訴那孩子你是地球人，再將那支毒箭交給他，當然，第二個機器人並不知道箭上有毒。」

「八九不離十。總之，必須對兩個機器人下達完整的指令。」

「牽強附會至於極點。」李比說。

奎摩特臉色慘白，看來好像隨時可能病倒。「沒有任何索拉利人會用機器人來傷害人類。」

「或許沒錯。」貝萊聳了聳肩，「但重點是你的確能這麼使喚機器人。問問李比博士，他是機器人學家。」

李比說：「這並不適用於德拉瑪博士的命案，昨天我已經告訴過你了。你怎麼可能讓機器人砸爛人類的頭顱？」

「我該解釋一番嗎？」

「你最好能夠解釋。」

貝萊說：「那個機器人是德拉瑪博士正在測試的新機型。我原本沒看出背後的意義，直到昨天晚上，我碰巧需要叫一個機器人拉我一把，所以我說：『借你的手用用！』那機器人卻不解地望著自己的手，彷彿以為我要他把手拆下來遞給我。我不得不改用更直接的說法，把命令重新說一遍。但我隨即聯想到李比博士稍早告訴我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們正在研究替機器人安裝可置換的四肢。

「假設這個正在接受德拉瑪博士測試的機器人屬於這一型，也就是說，它能輕易換上各種形狀的四肢，以便從事各式各樣的工作。假設兇手知道這一點，猛然對那機器人說：『把手臂借我一下。』機器人就會拆下自己的手臂，遞給那個兇手。那隻手臂就是絕佳的兇器。等到殺死了德拉瑪博士，它可以立刻被裝回去。」

當貝萊進行這番陳述之際，眾人逐漸從驚愕中醒轉，七嘴八舌地發表反對意見。貝萊必須提高音量吼出最後那句話，但即便如此，它還是幾乎遭到淹沒。

亞特比希面紅耳赤地站起來，往前走了幾步。「就算你說的通通都對，德拉瑪夫人仍舊是兇手。當時她就在現場，而且正在跟他吵架。她見到她丈夫在研究那個機器人，所以知道它的四肢可以置換——必須強調，我自己並不相信這回事。反正不管你怎麼做，地球人，一切的證據仍舊指向她。」

嘉蒂雅開始低聲啜泣。

貝萊並未望向她。「剛好相反，很容易證明無論兇手是誰，總之不是德拉瑪夫人。」

約珊・李比突然將雙臂交抱胸前，露出明顯的輕蔑神情。

貝萊注意到這個舉動，立刻說：「你得幫我一個忙，李比博士。身為機器人學家，你一定知道需要極為高明的技巧，才能操縱機器人進行這種間接謀殺。昨天我曾為了安全的理由，試圖把某人軟禁起來。我對三個機器人下達了詳盡的指令，告訴它們該怎麼做。這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可是我對機器人並不在行。我的指令裏有漏洞，讓那人趁機溜掉了。」

「你軟禁的是誰？」亞特比希追問。

「無關緊要。」貝萊不耐煩地答道，「重要的是由此可知，外行人無法精準地掌控機器人。而就索拉利的標準而言，或許某些索拉利人也只能算外行。比方說，嘉蒂雅・德拉瑪對機器人學了解多少？……嗯，請李比博士回答好嗎？」

「什麼？」機器人學家瞪大眼睛。

「你曾想傳授德拉瑪夫人機器人學。她這個學生怎麼樣？她學到什麼東西嗎？」

李比不安地四下張望。「她不……」然後就說不下去了。

「她完全不是這塊料，對不對？或是你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李比硬生生地說：「她也許只是假裝不懂。」

「那麼你是否準備以機器人學家的身份宣稱，你認為德拉瑪夫人的本事足以指揮機器人進行間接謀殺？」

「這要我怎麼回答呢？」

「讓我換個方式說吧。無論想在育場用毒箭暗算我的是誰，他一定是利用機器人的聯絡網找到我的。畢竟，我並未把自己的目的地告訴任何人類，只有負責載送我的機器人知道我的行蹤。昨天稍後，我的搭檔丹尼爾・奧利瓦花了好大一番工夫，才終於找到我在哪裏。反之，那兇手卻一定不費吹灰之力，因為他不但找到了我，還在我離開育場之前，便將這場暗算從頭到尾安排好了。請問德拉瑪夫人有本事做到嗎？」

考文・亞特比希傾身向前。「在你心目中，地球人，誰有這個本事呢？」

貝萊說：「約珊・李比博士自認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機器人學家。」

「你是在指控我嗎？」李比高聲喊道。

「是的！」貝萊吼了回去。

李比眼中的怒火慢慢褪去，但嚴格說來取而代之的並非平靜，而是一種被強行壓抑的緊張。他開口道：「兇案發生後，我檢查過德拉瑪的那個機器人。至少在一般人眼中，它並沒有可拆換的四肢。想要拆下它的手腳，必須動用特殊的工具，並由專家親自操作。所以說，那機器人並非殺害德拉瑪的兇器，你的理論無法成立。」

貝萊問：「還有誰能替你的說法背書？」

「我說的每個字都不容置疑。」

「現在例外。我正在指控你，而你這番單方面的說法一點用也沒有。如果有人替你作證，那便又另當別論。順便問一下，你很快就把那個機器人銷毀了，這是為什麼？」

「沒必要留著它。它完全失靈了，成了一堆廢鐵。」

「原因呢？」

李比沖著貝萊搖了搖手指，兇巴巴地說：「之前你就問過我這個問題，地球人，而我也回答過了。它目睹了一樁它無力阻止的謀殺。」

「當時你告訴我，這種情形一定會導致機器人全盤崩潰，這是普適的規律。可是在葛魯爾中毒後，端水給他的那個機器人只是變得手腳不靈、口齒不清而已。在那個看來應該是謀殺的事件中，它不僅僅是目擊者，而是實際上有所參與，但它的心智並未崩潰，它仍然能接受偵訊。

「因此這個機器人，德拉瑪命案中的這個機器人，涉案程度一定遠超過葛魯爾案的那個機器人。這個機器人的手臂一定曾被當作殺人兇器。」

「胡說八道。」李比喘著氣說，「你對機器人學一無所知。」

貝萊答道：「我不否認這句話。但我會向安全局的亞特比希局長建議，把你的機器人工廠和維修廠裏的記錄通通扣押。這麼一來，或許我們便能確定你有沒有製造可拆換四肢的機器人，以及有沒有送交這樣的機器人給德拉瑪博士，以及何時送去的。」

「誰也不準碰我的記錄。」李比吼道。

「為什麼？如果你沒有任何祕密，為何不能碰？」

「但我究竟為什麼想要殺德拉瑪呢？告訴我，我的動機是什麼？」

「我能想到兩個動機。」貝萊說，「你和德拉瑪夫人交情很好，好過了頭。索拉利人或多或少也算人類。你從未接觸過異性，但這並不能讓你免於——這麼說吧——生物的沖動。你曾親眼看過——抱歉，透過顯像看過——德拉瑪夫人穿得很不正式，而且……」

「沒有。」李比極其痛苦地喊道。

嘉蒂雅也壓低聲音吐出一句：「沒有。」

「或許你自己並未認清這種情慾的本質，」貝萊說，「也可能你隱約有些概念，卻將它視為弱點而感到不恥，而既然這都是德拉瑪夫人撩起來的，你自然對她懷恨在心。但你或許同樣痛恨德拉瑪，因為她是他的人。你的確邀請過德拉瑪夫人當你的助手，這是你對自己本能慾望所作的妥協。而她婉拒了你，因此更加強了你的恨意。於是你殺了德拉瑪博士，並嫁禍給德拉瑪夫人，這樣便能同時報復他們兩人。」

「有誰會相信這種粗劣的、如同戲詞的下流言語？」李比啞著嗓子追問，「地球人或許會，野獸或許會，索拉利人絕對不會。」

「這個動機僅供參考而已。」貝萊說，「我相信它存在，至少存在於你的潛意識，可是你還有個更明顯的動機。瑞坎恩・德拉瑪博士妨礙了你的計劃，所以你必須除掉他。」

「什麼計劃？」李比追問。

「你打算征服銀河的那個計劃，李比博士。」貝萊說。

## 第十八章答案

「這地球人瘋了。」李比轉向眾人喊道，「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

有些人無言地瞪著李比，其他人則瞪著貝萊。

貝萊不給他們下結論的機會，趕緊接著說：「你自己最清楚，李比博士。德拉瑪博士死前正準備和你拆夥，德拉瑪夫人以為問題出在你不想結婚，我卻不這麼想。德拉瑪博士自己就在開創一個以人工生殖取代婚姻的未來。可是德拉瑪博士和你有著合作關係，因此對你的研究工作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或說猜得更準。如果你試圖進行危險的實驗，他一定會知道，而且會設法阻止你。他曾對葛魯爾局長暗示過這件事，但並未提供詳情，因為詳情他自己也不確定。顯然，你發現他已經起疑，於是殺了他。」

「你瘋了！」李比又罵了一句，「我不想管這件事了。」

亞特比希卻插嘴道：「聽他說完，李比！」

貝萊聽得出安全局長聲音中欠缺同情之意，但他緊抿著嘴，以免過早流露出得意之色。他又說：「昨天，當你提到可拆換四肢的時候，李比博士，你還提到星艦可以內建有正子腦。當時你的話未免太多了些。是不是因為你覺得我只是地球人，無法了解機器人學的發展潛力？或是因為我原本威脅說要見你，後來迴心轉意，所以你高興得頭腦不清了？無論如何，總之奎摩特早已告訴我，正子機器人正是索拉利對抗其他外圍世界的祕密武器。」

奎摩特冷不防地聽到自己的名字，猛然跳了起來，喊道：「我指的是……」

「我知道，你指的是社會學上的意義，但這句話帶給我不少啟示。想想看，內建正子腦的星艦和載人的星艦究竟有什麼不同。在實際作戰時，載人的星艦根本無法使用機器人。無論敵艦上或敵方世界上的人類，機器人都無法摧毀，因為機器人無法將人類分成敵人和自己人。

「當然，你可以告訴機器人說敵艦上沒有任何人類，還可以告訴它遭到轟炸的是一顆無人行星。但實際上很難做到這一點，機器人看得出自己的船艦上有人，也知道自己的世界上住著人類，它當然會假設敵方陣營也是同樣的情形。想讓機器人服服帖帖，得由真正的機器人學專家出馬，例如李比博士你自己，而這樣的專家少之又少。

「但配備正子腦的星艦就完全不同了，在我想來，它會樂意奉命對任何船艦展開攻擊。它自然而然會假設其他船艦上同樣沒有人。正子腦星艦不難被設定成無法接收敵艦的訊息，因而無從獲悉實情。既然武器和防禦系統都在正子腦的直接控制下，它會比任何載人星艦更加靈活。此外，由於上面不需要活動空間、補給品、清水以及空氣濾清器，它能擁有更多的武器，更強的裝甲，因而比普通的星艦更無懈可擊。一艘正子腦星艦就能擊敗一支普通的艦隊，我有沒有說錯？」

最後那個問題當然是針對李比博士，而他早已站了起來，挺直到了近乎僵硬的程度，似乎心中充滿——憤怒？恐懼？

他並未回答，誰也沒聽見他說半句話。這時緊繃的氣氛突然瓦解，人人競相發出瘋狂的吶喊。克蘿麗莎像是戴上一副復仇女神的面具，就連嘉蒂雅也坐不住了，她不但站起來，還不斷沖著空氣揮拳。

李比成了眾矢之的。

貝萊放心地閉上眼睛，試著暫且放鬆肌肉並舒展肌腱。

成功了。他終於按對了按鈕。奎摩特曾把索拉利上的機器人比喻成斯巴達的希洛人。他說機器人不可能叛變，因此索拉利人可以高枕無憂。

可是，萬一有人妄想教導機器人如何傷害人類呢？換言之，給了它們叛變的能力？

難道這還不算罪大惡極嗎？在索拉利，機器人和人類的比例是兩萬比一；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如果某人只是涉嫌想讓機器人有能力傷害人類，難道就不會成為全民公敵嗎？

亞特比希喊道：「你被捕了。絕對不準再碰你的筆記和記錄，政府會盡快派人去檢查……」他近乎語無倫次地說下去，但現場亂成一團，誰也聽不清楚他還說了些什麼。

這時，一個機器人走近貝萊。「主人，奧利瓦主人捎來的口信。」

貝萊神情嚴肅地聽完口信，然後轉過頭來，大聲喊道：「大家靜一靜。」他的聲音幾乎有著魔力，眾人紛紛鄭重其事地朝他望去，全神貫注地注視著這個地球人（只有李比仍舊怒目而視）。

貝萊開口道：「只有傻子才會指望李比博士再也不碰那些記錄，乖乖等著政府官員前來接收。所以早在開會之前，我的搭檔丹尼爾・奧利瓦便已啟程前往李比博士的屬地。我剛接到他的消息，他已經抵達目的地，即將找到李比博士，以便牢牢看住他。」

「看住我！」李比彷彿一頭受驚的野獸，發出悽厲的嗥叫。他的眼睛睜到了最大的程度，彷彿腦袋上的兩個窟窿。「有人要來這裏？和我面對面？不！不！」第二個「不」根本就是一聲尖叫。

「只要你合作，」貝萊冷冷地說，「他不會傷害你的。」

「但我不要見他，我不能見他。」這位機器人學家跪倒在地，卻似乎渾然不覺。他雙手合十，活脫一副求人饒命的模樣。「你到底要什麼？要我招認嗎？那個機器人的四肢的確可以拆換。沒錯，沒錯，沒錯。葛魯爾中毒是我一手策劃的，令你差點中箭的也是我。我甚至如你所說，正在策劃建造那樣的星艦。我還沒成功，不過，沒錯，我的確在策劃。我都招了，拜託叫那人走開，別讓他進來，叫他走開！」

他越說越含混不清。

貝萊點了點頭。又按對了一個鈕，拿面對面來威脅他，比任何刑求逼供更有效。

然後，在其他人看不到也聽不到的某個角落，不知出現了什麼動靜，李比猛然轉過頭去，立刻張大嘴巴。他還舉起雙手，像是要擋住什麼東西。

「走開，」他懇求道，「走開。別過來，求求你別過來，求求你……」

他趴下來爬了幾步，突然將手伸進外套口袋中。只見他掏出一樣東西，迅速放進嘴裏。搖晃兩下之後，他便仆倒在地了。

貝萊很想大叫：你這傻瓜，走近你的並非人類，只是一個你最喜愛的機器人。

丹尼爾・奧利瓦沖進顯像範圍，瞪著那個倒地不起的身軀，愣了一陣子。

貝萊屏息以待。萬一丹尼爾想通了是他的人類外形害死李比的，那麼第一法則恐怕會讓他的腦子喫不消。

不過丹尼爾只是跪下來，用細長的手指在李比身上到處摸了摸。然後他抬起李比的頭，緊緊摟在懷中，彷彿抱著一件珍愛之極的事物。

他將雕像般俊美的臉孔朝向眾人，輕聲說道：「這個人死了！」

貝萊正在等她，因為她曾表示要跟他話別。可是當她出現的時候，他不禁睜大了眼睛。

他說：「你在我面前。」

「沒錯，」嘉蒂雅說，「你怎麼看出來的？」

「你戴著手套。」

「喔。」她不知所措地望著自己的雙手。然後，她輕聲說：「你介意嗎？」

「不，當然不介意。但你為何決定當面見我，而不用顯像呢？」

「這——」她硬擠出一抹笑容，「我必須習慣這件事，對不對，以利亞？我的意思是，既然我要去奧羅拉了。」

「所以一切都安排好了？」

「奧利瓦先生似乎很有影響力。一切都安排妥當，我再也不會回來了。」

「很好。你會過得更快樂，嘉蒂雅，我對你有信心。」

「我有點害怕。」

「我知道。那意味著你隨時會面對他人，再也不像在索拉利這麼自在了。但你會習慣的，更重要的是，你會慢慢忘掉這些可怕的經歷。」

「我不想忘掉任何事。」嘉蒂雅輕聲細語地說。

「你會的。」然後，貝萊望著這個站在自己面前的纖細女子，帶著一絲悵惘說：「總有一天你還會結婚，我是指真正的婚姻。」

「不知道為什麼，」她消沉地說，「現在聽起來，這似乎對我沒什麼吸引力了。」

「你的想法會逐漸改變的。」

兩人站在那裏，無言地對望了片刻。

嘉蒂雅又說：「我一直還沒有謝你。」

貝萊說：「這是我分內的事。」

「你馬上要回地球去了，是嗎？」

「是的。」

「我再也見不到你了。」

「或許吧。但別因此感到難過。我頂多再過四十年就會死了，而那個時候，你看起來不會和現在有絲毫不同。」

她的表情扭曲了。「別這麼說。」

「這是實話。」

她彷彿想要強行改變話題，快速說道：「關於約珊・李比那些事都不假，你知道吧。」

「我知道。其他幾位機器人學家清查了他的記錄，發現他的確在研究無人駕駛的智慧型星艦。而且，他們又發現了幾個擁有可置換四肢的機器人。」

嘉蒂雅打了一個哆嗦。「你想，他為什麼要做這種可怕的事呢？」

「因為他怕見人。為了避免和人面對面，他甚至不惜自殺。他打算將其他世界的人通通殺光，好讓索拉利再也接觸不到外人，讓面對面永遠成為禁忌。」

「他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她抱怨道，「其實面對面可以是很……」

相隔十步的兩人又面面相覷地沉默了一陣子。

然後，嘉蒂雅突然叫道：「喔，以利亞，你會覺得我不知廉恥。」

「什麼事不知廉恥？」

「我能碰碰你嗎？我再也見不到你了，以利亞。」

「如果你想，我不反對。」

她一步步向他走近，只見她雙眼發亮，卻也同時顯露出憂慮。最後，她在三英尺外停下腳步，彷彿被催眠般，開始慢慢摘下右手的手套。

貝萊連忙做了一個制止的手勢。「別做傻事，嘉蒂雅。」

「我不怕。」嘉蒂雅說。

她的右手露了出來，一面發抖一面向前伸。

貝萊抓住她的手，他自己的手同樣在發抖。一時之間，他們就維持著這個姿勢，看得出她顯得既羞又怕。等到他松開手，她的手也立刻抽回去，但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那隻手猛然伸到他眼前，指尖輕輕地、迅速地掃過他的臉頰。

她說：「謝謝你，以利亞，再見了。」

他回了一句：「再見了，嘉蒂雅。」便默默目送她離去。

雖然明知自己即將搭乘太空船返回地球，此時此刻，他心中還是感到若有所失。

阿伯特・敏寧次長刻意在臉上堆出正式的歡迎神情。「很高興看到你回來了。當然，你的報告比你早一步回到地球，我們正在研究呢。你圓滿完成任務，我們會好好為你記上一筆。」

「謝謝您。」貝萊說。對於這種好消息，他已經有點麻木。回到了地球，投入了鋼穴安全的懷抱，還聽到了潔西的聲音（他跟她通過話了），竟然令他興出一種詭異的空虛感。

「然而，」敏寧說，「你的報告只提到了兇案的調查經過。還有一件事，我們也很感興趣，能否請你口頭做個報告？」

貝萊遲疑了一下，右手自然而然伸向外套的內袋，這回，他終於摸到那根能帶給他溫暖自在的煙鬥了。

敏寧立刻說：「你盡管抽，貝萊。」

貝萊故意把點煙過程拖得相當長。「我並不是社會學家。」他說。

「不是嗎？」敏寧淺淺一笑，「我記得我們好像討論過，一名成功的警探，即使從未聽過漢克特方程式，也一定是個憑經驗法則行事的一流社會學家。看你現在這種不自在的神情，我想你對外圍世界已經有些見解，只是不確定我會作何感想，是嗎？」

「這麼說也沒錯，次長……當初您派我去索拉利的時候，曾經問我一個問題，那就是外圍世界到底有沒有短處。他們的長處是人口少、壽命長以及擁有機器人，但他們又有些什麼短處呢？」

「嗯？」

「我相信我已經發現索拉利人的短處了，次長。」

「你能回答我的問題了？很好，說吧。」

「他們的短處，次長，就是他們人口少、壽命長以及擁有機器人。」

敏寧瞪著貝萊，表情沒有絲毫變化，但雙手不自覺地在紙張上畫來畫去。

他問：「你為何這麼說？」

在返回地球途中，貝萊花了許多時間整理思緒，包括仔細想象如何用說之以理的方式跟地球官員侃侃而談。現在他卻不知如何開口。

他答道：「我不確定能否說得清楚。」

「沒關係，讓我聽聽看。反正只是大略描述罷了。」

貝萊說：「有一樣東西，人類保有了百萬年，卻被索拉利人放棄了。這樣東西要比原子能、城市、農業、工具、火，乃至一切的一切更為重要，因為一切的一切都是它所造就的。」

「我不想猜謎，貝萊，那到底是什麼？」

「就是羣居，次長，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索拉利把它完全放棄了。那個世界上的人個個離羣索居，他們唯一的社會學家居然還引以為傲。順便提一下，那位社會學家從未聽過社會數學這門學問，因為連社會學都是他自己發明的。沒有任何人教導他，沒有任何人幫助他，沒有任何人替他找出自身的盲點。在索拉利，只有機器人學是唯一真正發達的科學，但也只有一小撮人從事研究；一旦需要分析機器人和人類的互動，他們就得向地球人求助了。

「索拉利的藝術，次長，都是抽象的。在地球的眾多藝術形式中，當然也有抽象藝術，但索拉利卻只有這一種。人味兒通通不見了。而他們對未來的展望則是人工生殖，是讓人類完全不再自然生育。」

敏寧說：「這些聽起來都很可怕，但有實際的害處嗎？」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沒有了人與人的互動，無論是人生的樂趣、智慧的價值，甚至活下去的理由都所剩無幾了。顯像無法取代見面，索拉利人自己也明白顯像只是一種遠距離的接觸。

「如果相互隔離還不足以造成文明的停滯，別忘了還有長壽這一項。在地球上，不斷有年輕人加入我們的社會，他們無論在各方面都還來不及僵化，因而樂於求新求變。我認為壽命有個最佳值——必須夠長，好讓人人能有真正的貢獻，但也必須夠短，好讓更新換代的速度不會太慢。而在索拉利，速度卻太慢了。」

敏寧繼續用手指畫著圈圈。「有意思！有意思！」他抬起頭來，雙眼露出欣喜的神采，原本掛在他臉上的面具似乎不見了。「便衣刑警，你很有洞察力。」

「謝謝您。」貝萊硬邦邦地說。

「你可知道我為什麼鼓勵你對我說這些嗎？」這時的他活脫一個歡天喜地的孩子，不等貝萊回答，他就繼續說下去。「我們的社會學家已經對你的報告做過初步分析，我只是好奇，對於你為地球帶來的這個大好消息，你自己到底有沒有任何想法。現在我知道了，你的確有。」

「且慢，」貝萊說，「我還沒講完。」

「你的確沒講完。」敏寧歡欣鼓舞地說，「索拉利的停滯狀態已經沒救了。它已經跨過臨界點，他們對機器人太過依賴了。即便適當的管教是必須的，機器人也不能出手管教小孩。機器人只看得到當下的疼痛，看不到將來的好處。推而廣之，就算索拉利的制度已經誤入歧途，索拉利機器人也無法管教這個世界，否則它們大可放手讓這個制度崩潰。機器人只看得到一時的混亂，看不到崩潰後的重生。因此，外圍世界唯一的下場就是永遠停滯，而地球終將脫離他們的控制。這個嶄新的數據改變了一切。我們甚至不必起而反抗，自由就會自己到來。」

「且慢，」貝萊又更大聲地說了一遍，「我們僅僅在討論索拉利而已，並未討論到其他外圍世界。」

「它們都一樣。那個索拉利的社會學家——圭摩特——」

「奎摩特，次長。」

「好吧，奎摩特。他是不是說過，其他外圍世界都沿著索拉利的軌跡在發展？」

「他是這麼說過，但他對其他外圍世界並沒有第一手的認識。何況嚴格說來，他也不算真正的社會學家。我想這點我早就說明了。」

「我們的社會學家自會仔細研究。」

「他們同樣欠缺數據。對於那些真正強大的外圍世界，我們一無所知。比方說，丹尼爾的世界奧羅拉就是現成的例子。在我看來，把它們和索拉利作任何聯想都沒什麼道理。事實上，在整個銀河中，只有一個世界類似索拉利……」

敏寧輕松愉快地揮了揮手，表示不想討論下去了。「我們的社會學家自會研究，我相信他們會同意奎摩特的觀點。」

貝萊的眼神變憂鬱了。如果地球的社會學家渴望發掘好消息，那麼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會欣然同意奎摩特的看法。只要找得夠久夠勤，並適度忽略或漠視一些資料，不難在數據中找到任何結果。

他猶豫了一下。現在他正面對一名政府高官，這是暢所欲言的好時機嗎，還是……

不過貝萊未免猶豫得太久。敏寧再度開了口，他一面撥弄桌上的文件，一面以比較認真的口吻說：「便衣刑警，還有幾個小問題，是關於德拉瑪的命案，講完你就可以走了。你是不是故意逼李比自殺的？」

「我只打算逼他招認，次長，從未想到他會自殺。說來也真諷刺，走近他的只是一個機器人，根本不會觸犯什麼面對面的禁忌。可是，坦白講，我對他的死絲毫不覺得遺憾。他是個危險人物。像他這種集病態心理和不世才華於一身的人，是不會經常出現的。」

「這點我同意，」敏寧冷冷地說，「我也認為他死得好。可是，難道你不擔心索拉利人突然想通李比絕不可能殺害德拉瑪，導致你功虧一簣嗎？」

貝萊將煙鬥從嘴裏拿出來，但什麼也沒說。

「得了吧，便衣刑警。」敏寧說，「你也知道不是他乾的。這起謀殺必須面對面進行，李比卻寧死也不肯和人見面。他之所以自殺，就是為了避免見人。」

貝萊答道：「您說得對，次長。當初我抱著一點投機心態，希望索拉利人被李比濫用機器人這回事嚇傻了，以致想不到這一層。」

「那麼德拉瑪到底是誰殺的？」

貝萊慢吞吞地說：「您若是問真正下手的是誰，那麼答案早已眾所周知。當然是嘉蒂雅・德拉瑪，他的妻子。」

「而你放走了她？」

貝萊說：「就情理而言，這筆賬不該算到她頭上。李比早就知道嘉蒂雅和她丈夫經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兇。此外，他也一定知道她生起氣來會變得多兇悍。李比希望一石二鳥，將丈夫的死嫁禍到妻子頭上。因此他替德拉瑪做了一個機器人，而且我猜他使出渾身解數，確保那機器人會在嘉蒂雅盛怒之際，將自己的手臂拆下來遞給她。在那個關鍵時刻，她暫時失去了理智，一旦有東西在手，第一時間便砸下去，令德拉瑪和那個機器人都來不及阻止。嘉蒂雅可以說和那個機器人一樣，都只能算是李比的行兇工具。」

敏寧說：「那機器人的手臂一定沾上了血跡和毛發。」

「有此可能，」貝萊說，「但那個機器人是由李比負責善後的。若有其他機器人注意到這件事，他也很容易命令它們忘得一干二凈。索爾醫生或許也注意到了，但他只負責檢查死去的丈夫和昏迷不醒的妻子。李比僅僅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他認為嘉蒂雅的罪證太過明顯，兇器在不在現場無關緊要。當然，他也無法預見會有個地球人被找去協助辦案。」

「因此李比一死，你就趕緊安排嘉蒂雅離開索拉利。你是為她著想，以免哪天索拉利人又對這件案子起疑？」

貝萊聳了聳肩。「她受的罪也夠了。大家都在折磨她，包括她的丈夫、李比，以及索拉利這個世界。」

敏寧說：「你這麼做，難道不是以個人好惡來曲解法律嗎？」

貝萊剛直的臉孔變得更冷峻了。「這不算個人好惡。我並不受索拉利法律的管轄。對我而言，地球的福祉比什麼都重要，為了保護地球，我一定要讓那個危險分子李比受到制裁。至於德拉瑪夫人——」他和敏寧正面相對，覺得自己即將邁出最關鍵的一步。「至於德拉瑪夫人，我把她當成一個實驗品。」這是他非說不可的一句話。

「什麼實驗？」

「我想知道她願不願意活在一個把面對面視為理所當然的世界，更想知道她有沒有勇氣打破自己那些根深蒂固的習慣。我原本擔心她會拒絕我的安排，擔心她不願放棄目前這種扭曲的生活方式，堅持要留在那個對她而言無異煉獄的索拉利。但她選擇了改變，這令我很高興，因為我覺得這彷彿是個象徵，彷彿替我們自己找到了自救之道。」

「我們？」敏寧中氣十足地說，「你葫蘆裏在賣什麼藥？」

「我並不是指你我兩人，次長。」貝萊嚴肅地說，「而是指所有的人類。您對其他外圍世界的了解並不正確。他們的機器人並不多，他們並不在乎面對面，而且他們一直在研究索拉利。您也知道，機・丹尼爾・奧利瓦全程參與了我的調查工作，他也會帶一份報告回去。他們的確有可能變成另一個索拉利，但他們或許看得出這個潛在危機，因而設法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這麼一來，他們就能繼續領導所有的人類。」

「那只是你個人的看法。」敏寧不耐煩地說。

「我還沒說完呢。的確有一個世界很像索拉利，那就是地球。」

「貝萊便衣！」

「這是事實，次長，我們是索拉利的翻轉版。他們退縮到彼此隔絕的程度，我們則是退縮到了和整個銀河隔絕。他們被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屬地帶到了死衚衕，我們的死衚衕則是這些地底大城。除了那些無法回嘴的機器人，他們沒有其他的追隨者。而我們呢，只有封閉的大城提供安全保障，卻找不到任何領導者。」說到這裏，貝萊握緊了拳頭。

敏寧根本聽不進去。「便衣刑警，這趟任務讓你吃了不少苦。你需要好好休息，我們不會虧待你的。讓你帶薪休假一個月，然後晉升一級。」

「謝謝您，但我要的不是這個，我要您聽我說下去。只有一個方向能讓我們走出死衚衕，那就是向外走，向太空前進。銀河中有百萬個世界，屬於太空族的僅五十個而已。他們人口少而壽命長，我們則是人口多而壽命短。相較之下，我們比他們更適合探勘和開拓銀河。我們有人口壓力在背後驅策，還有迅速的世代交替不斷替我們補充求新求變的年輕成員。想當初，建立那些外圍世界的正是我們的祖先。」

「好，我懂了——但恐怕時間不早了。」

貝萊明顯感受到對方急於擺脫自己，卻不動如山地站在原處。「後來，那些移民世界逐漸獨立，並發展出超越我們的科技，而我們的因應之道竟是打造許多有如子宮的地底大城。太空族令我們感到自卑，我們只好盡量躲避。這絕不是辦法。想要避免循環不已的起義和鎮壓，我們必須跟他們競爭——必要的話，不妨追隨他們；可以的話，還要領導他們。想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面對開放空間，我們必須教會自己這個本事。如果教育我們自己已經太遲，那就務必從下一代教起。這太重要了！」

「你需要好好休息，便衣刑警。」

貝萊兇巴巴地說：「聽我講完，次長。假如太空族的確強大，而我們甘於保持現狀，那麼不出一個世紀地球就會毀滅。您自己告訴過我，這是社會學家算出的結果。反之，假如太空族確實不強，而且越來越弱，我們就有機會逃過一劫。可是誰說太空族不強呢？索拉利的確外強中幹，但目前為止，我們就只知道這個世界而已。」

「可是……」

「我還沒講完呢。不論太空族是強是弱，都不妨礙我們進行一項改變，那就是我們自己的心態。只要我們願意面對開放空間，就再也不需要起義造反。我們自己也能變成太空族，也能擴散到許許多多的外太空世界。如果我們一直把自己囚禁在地球上，那些徒勞的、自取滅亡的叛亂永遠沒完沒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假設太空族虛有其表，因而抱持錯誤的希望，那就更糟了。去，去問問那些社會學家，看看他們是否認同我的立論。如果他們仍舊存疑，就設法把我送到奧羅拉去。等到我針對真正的太空族提出一份報告，你就會知道地球必須怎麼做了。」

敏寧點了點頭。「好，好。再會了，貝萊便衣。」

貝萊帶著歡欣的心情離去。他並未指望敏寧會當場迴心轉意；想要扭轉那些根深蒂固的想法，絕非一朝一夕的事。不過，他的確看到敏寧臉上掠過一絲遲疑的神色，而且至少有那麼一下子，這份遲疑取代了原本毫無保留的洋洋得意。

他覺得未來的發展已經呈現眼前。敏寧會去詢問一些社會學家，其中總有一兩位會有點動搖。他們會感到好奇，然後便會來請教貝萊。

頂多一年，貝萊心想，頂多再過一年，我就能啟程前往奧羅拉。而一個世代之後，我們就能重返太空。

貝萊上了北向的捷運帶。他很快就會見到潔西，她能了解這一切嗎？他們的兒子班特萊今年十七歲了，等到他自己的兒子十七歲之際，班會不會正站在某個無人世界上，努力打造一個開闊的人生？

這是個可怕的想法。貝萊對開放空間仍舊心存恐懼。但這個恐懼已經嚇不倒他！他再也不要逃避這種恐懼，他要正面迎戰。

貝萊覺得自己似乎有點著了魔。打從一開始——當他智取了丹尼爾、打開了地面車的天窗——開放空間就對他有一種詭異的吸引力。

當時，他自己也不太了解。丹尼爾認為他只是一時行為反常，貝萊自己則認為那是出於專業需要——想要偵破這個案子，他就得面對開放空間。直到離開索拉利的前夕，他用力一把扯下窗簾，才明白自己之所以有這種需要，純粹是由於開放空間本身的吸引力，以及它所應許的那份自由。

一定還有好幾百萬地球人感受得到這種沖動。當然，必須先讓他們了解這份吸引力，讓他們邁出第一步。

他四下望了望。

捷運帶正在迅速前進，一排排公寓則不斷後退。周遭充滿了人工照明、交通標志、商店的櫥窗、各式各樣的工廠——光線、噪音和人羣，以及更多的噪音，更多的人羣，更多更多的人羣……

這一切，原本都是他所珍愛的，都是他不敢也不捨拋棄的，都是他在索拉利時以為自己所懷念的。

現在看來，一切都好陌生。

他竟無法重新適應這個環境。

在前往外星辦案這段時間中，他身上發生了一些變化。

他曾告訴敏寧大城好像子宮，事實也的確如此。一個人想要長大成人，第一步該怎麼做？自然是必須呱呱墜地，必須離開子宮。然後，就再也不可能回去了。

貝萊已經離開過大城，他回不去了。大城再也不屬於他，這些鋼鐵洞穴已經形同陌路。這是個必經的過程，其他人也將會經歷一遍。然後地球便能重生，開始對外發展。

他的心臟跳得又急又猛，周遭形形色色的聲音反倒幾乎聽不見了。

他猛然想起在索拉利所做的那個夢，終於了解它的意義了。他抬起頭來，覺得自己的視線能輕易穿透頭頂所有的鋼筋混凝土和所有的人羣。太空中有一座吸引人類勇往直前的燈塔，而他一眼就看到了。他看到它正灑下萬丈光芒，那是一顆赤裸裸的太陽！